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一〇四冊目次

秋崖先生小稿文集四十五卷詩集三十八卷（宋）方岳撰　明嘉靖五年方謙刻本　〇〇一
雪磯叢稿五卷（宋）樂雷發撰　清初鈔本　三六五
孝詩一卷（宋）林同撰　清鈔本　三九〇
疊山集十六卷（宋）謝枋得撰　明嘉靖十六年黄齊賢刻本　四一八
魯齋王文憲公文集二十卷（宋）王柏撰　明正統刻本　四九三

秋崖先生小稿文集四十五卷詩集三十八卷

（宋）方岳撰

明嘉靖五年方謙刻本

秋崖集四十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宋方岳撰。岳字巨山、號秋崖、歙縣人。紹定五年進士。淳祐中爲趙葵參議官、移知南康軍。以杖舟卒忤荊帥賈似道。後知袁州、又忤丁大全、被劾罷歸。其集世有二本。一爲秋崖新藁、凡三十一卷、乃從宋寶祐五年刻本影鈔。一爲秋崖小藁、凡文四十五卷、詩三十八卷、乃明嘉靖中其裔孫方謙所刊。今以兩本參校、嘉靖本所載較備。然寶祐本所有而嘉靖本所無者、詩文亦尚各數十首。又有別行之本、題曰秋崖小簡、較之本集多書札六首。謹刪除重複、以類合編、併成一集、勒爲四十卷。岳才鋒凌厲。洪焱祖作秋崖先生傳、謂其詩文四六不用古律、以意爲之、語或天出。可謂兼盡其得失。要其名言雋句、絡繹奔赴、以駢體爲尤工、可與劉克莊相爲伯仲。集中有在淮南與趙葵書、舉葵馭軍之失。辭甚切直、亦不失爲忠告。至葵兄范爲帥失律、致襄陽不守、所係不輕、而其罪亦非小。岳以居葵幕府之故、乃作書曲爲寬解。載之集中、則未免有愧詞矣、

秋崖先生集序

文豈易言哉六經之文而傳者
篇不冥於世道不可傳不朽於
言義不足傳不朽矣世變雖
殊傳而不能傳如天之文日
月星辰地之文山川草木人
之文聖人作觀縮察莫於
以為洪荒以孔子刪述六經於
被其文是已於文中子曰吾
於孔子見因格之思歷八世族
祖秋崖翁諱岳字巨山其
宋紹定五年與第一人
徐元杰榜進士雄于文章
如黄河出匯之豈可望
而不可狎宋史雖未傳
時權奸柄國淳祐以為忌
廢黜積身廢家而變間
莫窮之際之餘其賦志見志
探奇索隱遺去正宗而為之
謫其見賦類乎詩體
熟讀之少陵奇英蹤類章
要經歷變遷世更疊國事
嗟時悖物而為江荒播遷
招邪引正李馬來之氣

托情寄興焉爾與法浩浩
之氣充於中而發於外
自不容已也推較所由蓋純以救
學者以借文於古詩而道失
則幾宗之為宗或本今無
閩廣之間文山之困危矣
之死謝臯羽仿如意之指廬
玉潛冬青樹之淺鳴呼直
道雖以而後世易售正不
足以操翰大抵皆也既其家
為之所以不竟其施而於權
奸所沮死人也可也秋崖集

宋時板刻本據國時行
傳於流人間刻本又有耐軒
高氏抄刻本自先祖今二百
年矣剝蝕殘缺篇零落業
業重官之後有述收拾採
訪於群籍蒐羅數歲得十一
於千百年以來張宗賢為推
而錄之家塾以垂後於書今
而後世譚人正士本以不自
於當時公論自存於後世
彼權奸如鬼如蜮赫赫爽爽而
操術之術已消熾澌其視

前哲合轍源源稍有生氣典
日月爭光者惟吾河東李
寺逕廣庸德生與節目一本
常充香輝於吾因讀吾集
春節之精謀勤敏吾不待生
而吾不信陸雲之言如無吾自
序節之集之于後
大明嘉靖丙戌秋九月菊日後
齋孫男進士方謙頓首百
拜書

秋崖先生小藁目錄

方岳　巨山

卷一

表

賀太后冊寶　以下代趙知州
賀皇太后
賀皇帝御正殿
賀皇太后
趙忠肅賜謚　以下代趙相公
謝除刑部尚書
謝除淮東制置
辭免樞密使　二表
辭免兼知建康府
謝除樞密兼知政事
辭免宰執恩例　二表
謝御賜常武詩
建康謝到任　又箋
謝落宮觀
代辭免趙復知州
辭免太府寺丞
謝放罪　卻武
天基節　又箋
謝賜曆日
進銀狀

卷二
表
謝賜衣帶以下代范丞相
謝賜衣帶鞍馬
辭免左丞相
謝
辭免國史會要
辭免進書銀絹二表
辭免生日牲餼二表
謝
辭免除職予祠二表
謝
謝御書三學碑
宗學進墨碑
御札訓諭知舉以下
代景獻邸謝夫人號
謝皇后
代景獻邸賀冬至
南康謝到任
天基節
邵武謝到任
卷三
奏狀
代范丞相二狀
代趙同知
代范丞相
代趙參政
卷四
奏狀
南康軍薦許子良
薦僉判米巨宏
南康軍丐祠
邵武軍丐祠
卷五
奏劄
輪對第一劄子
輪對第二劄子
中省乞祠
又
卷六
制誥
擬加中書令管城子毛穎進封管城侯食邑
制
擬除石鄉侯石虛中翰林學士誥
擬除陳玄子墨客卿詔
擬賜楮知白詔
擬賜毛穎辭免進封管城侯恩命不允詔
擬賜石虛中辭免翰林學士恩命不允詔

擬除陳玄洿煙閣學士依舊子墨客卿封松
滋侯誥
擬賜楮知白號純素先生誥

卷七

啓

通丁察院
通王宰
通虔侍郎
通蔡總郎
通余侍郎
通方提刑
通陳漕使
通吳總卿
通交代趙宰
通王倉使
通林泉使
通權教蔡僉
通丁憲

卷八

啓

代趙丞謝解
代汪表姪謝解
代大兄謝解
代謝陞陟
代謝薦舉
代謝任滿
代謝除華文閣直學士
代謝除軍器簿
代謝除端明殿學士淮東制置大使

卷九

啓

謝除禮兵部架閣添差制幹
謝制使趙端明
謝吳總侍
謝廟堂
謝執政臺諫
謝丞相
又
南康軍到任謝廟堂
兩易卲武軍謝廟堂
卲武軍到任謝廟堂

卷十

啓

通李制帥冬書
通吳總卿
通劉徽州
通趙通判
通知縣

回黃黃州
回丘運使
與丘運使
與宰執
與侍從
回潘宰
回諸邸
回樞府
回從藩
回京尹
回殿巖
回朝士
回監司
回鄭少傅
回楊郡王
回鄭監丞
賀丞相
又
回景獻邸
回榮邸
回鄭丞相
卷十一
通州府年書
通通判
通教授
通幕職
回王知軍
回諸縣
回丘憲
回吳總侍
回潘宰
回景獻邸
賀范丞相
荅程教賀正
荅景獻邸
卷十二
啓
賀曹常卿
賀呂宗卿
賀范尚書
賀吳閣學
賀吳尚書
賀程恭父
賀徽倅葉秘書
賀葉秘書
賀景獻邸
賀韓寺丞
賀王吏部

賀程右司
賀蔡憲
賀吳總侍
賀李運使
卷十三
啓
賀袁太監
賀高秘書
賀新守入郡
賀謝刑部
賀趙大資
賀謝刑部
賀高運使
賀李制帥
賀劉寺丞
賀李參政
賀李撿樞
賀游禮書
賀趙户書
賀許兵書
賀李吏書
賀王右司
卷十四
啓
代賀余寺丞
代賀杜安撫
代賀趙刑郎
代賀傅右司
代賀黄檢詳
代賀韓檢正
代賀史督相
代賀杜制置
代賀游吏書
代賀許兵書
代賀蔣諫議
代賀林侍郎
代賀李右史
代賀馬郎中
代賀葉秘書
代賀程常侍
代賀尹潽
代賀喬佑神
代賀别尚書
代賀吳尚書
代賀岳都丞
代賀吳尚書
代賀黄少卿
代賀史尚書

代賀魏侍郎

卷十五

啓

代上王提舉

代上劉寺丞

代上李制使

代與諸監司

上趙端明

卷十六

啓

回朱尉

回劉學録

回趙學正

回張學正

回曹直學

回周學録

回周糾彈

回戴學諭

回蔣學諭

回徐齋諭

回湯掌儀

回蔣齋長

回葉教諭

回程齋諭

回薛集正

回徐學諭

回奚監酒

回許察推

回王高郵

回沈宰

回趙漕

回丘憲

回朱制幹

回李簿

回張制幾

回士友

十一

回鮑上舍

回黃宰

回衆官

又

回趙尉

回趙縣丞

回景獻邸

回榮王

回程學諭

回景獻邸

回南康軍舉人第一名熊東之

回第二名陳大猷

回第三名劉震酉
回第四名于飛龍
回第五名于方
回第六名段夢賢
回第七名黃桂
回第八名何德新
回第九名陳道可
回第十名彭夢文
回第十一名李鑣
回第十二名劉夢六
回第十三名陳
回第十四名凌鼎龍
回第十五名利卓
卷十七
啓
代回趙簿
代回范侍郎
代回丘提刑
代回史參政
代回史督相
代回趙文昌
代回項秘書
卷十八
書
與趙端明
代與史尚書
代諸監司與廟堂
代與趙檢正
代與廟堂
代與史太監
卷十九
簡
與吳侍郎
又
與廟堂
與史都督
與史侍郎
與董丞相
與陳和仲
與吳運使
與吳尚書
與繆路鈐
與謝太監
卷二十
簡
與徐常卿
與趙尉
與趙同知

與趙宰
與范丞相
與吳尚書
與吳毅齋
與程兄
與丘制置
與趙丞
與王吏部
與趙帥
與蔡憲
又
與吳尚書
與余宣撫
與胡兄

卷二十一

簡

與余總卿
與葉殿院
與廟堂
又
與吳參政
與邵武同官
與李編修
與廟堂
與王參政
又
與蔡編修
與樓太監
與族人

卷二十二

簡

與程尚書
與蔡尚書
與程户
與甯尉
與杜監丞
與丘文昌
與程提幹
與廟堂
與程朝陽
與葉殿院
與樓提舉
與榮王
與廟堂
與陸中書
與王起居
與吳總卿
與徐學士炎

與吳侍郎
又
與趙制使
與吳集撰
又
與胡司直
與吳總侍
與魏參政
與別制置
與何滁州
又
與潘侍郎
與吳相公
與陳司業
又
與黃漕
與謝少監
卷二十三
簡
回余義夫
回陳教授
回趙端明
回鄭監丞
回史制置
回郭提幹
回吳參賛
回吳提幹
回陳撫幹
回王通州
回方幹
回鄭省倉
回潘宰
卷二十四
簡
回趙子淵
回程務定
回王監門
回程直學
回程會稽
回史監丞
又
回方宰
回劉教授
回游參政
回吳丞
回米權郡
回馮憲
回陳尉

回饒宰
回劉帥幾
回袁吏部
回黃權郡
回趙簽判
回李宰
回吳朝瑞
回鄭郡謝守

卷二十五

簡

答吳總侍
答恭宰翁
答謝兄
答黃宰
答饒監丞
答甯知錄
答金守
答吳兄
答曹帥幾
答鄉友
答朱兄
答汪兄
答張兄
答陳教
答李錄
答韓寺丞
答范丞相
又
答吳尚書
答趙郁統
答陳料院
答趙倅
答葉秘書
答金興國
答滿南夫
答魏監丞

卷二十六

簡

答高吏部
答南康同官
答吳倅
答饒監丞
答劉教授
答兼兄
答湯侍郎
答程教
答李兄
答馮北山

答葉兄
答趙推
答掾尉
答蔡憲
答方教
又
答高宰
答費宰
答鄭提管
答汪運幹
答龔國録
答許教

卷二十七

簡

答范丞相
答同官
答陳料院
答吳兄
答陳司直
答陳提幹
答張丞
答應武諭
答葉正言
答程部大

又
答方僉
答黄正奏
答趙寺丞
答林兄
答洪宗諭
又
答潘兄
答蔡憲
答吳丈
答胡兄
答金臨江
答趙運管
答趙教授
答胡文叔
答費司法

卷二十八

簡

答汪兄
答許知縣
答林倅
答楊元謹
答汪知觀
答陳教

荅高宰
荅曹工部
荅劉知府
荅鄭運幹
荅程教
荅趙提刑送春衣冬絹
荅朱尉
荅胡簿
荅謝司户
荅陳常博
荅吳殿撰
荅李實夫
荅史湘潭
荅洪侍郎
荅胡文叔
荅葉巡檢
荅葉華父
荅吳運幹
荅宋尉
荅楊宰
荅陳守
荅趙運屬
荅程兄
荅趙尉

荅謝太監
又
荅謝守
卷二十九
簡
代與高察微
代與許侍郎
代與陳尚書
代與史昝相
代與史參政
親書
又
親書
代與何總鄉
代與魯參政
代與浦城塵宰
代與江西陳漕
代與姚簿
卷三十
簡
代與袁太監
代與趙大使
代與丁察院
代與高漕

代與虞侍郎
代與房憲
代與趙宰
代與喬樞密
代與趙宗判
代與王倉
卷三十一
簡
代回王都丞
代回陳同知
代回趙提幹
代回丞相
代回喬佑神
卷三十二
樂語
壽慶錫宴
王母望闕
天基錫宴
對廳
王母望闕
又御試
對廳
王母望闕
趙制使讌吳宣參

讌李知縣
南康讌考試官
南康鹿鳴讌
南康讌趙安撫
邵武讌交代權郡
邵武讌翟通判
邵武讌新進士
卷三十三
上梁文
淮東制司儀門上梁
招信軍燕樓上梁
工部草堂上梁

福星門上梁
歸來館上梁
蔺窩上梁
卷三十四
雜文
瘞牛伯耕銘
後義倡傳
揚州勸農文
又
卷三十五
榜
宗學

南康諭俗
南康軍免設醮
南康大比勸諭
卲武軍勸諭
卷三十六
祝文
帥幕謁夫子廟
諸廟
代督視府謁廟
代督視府拜學
先聖南康到任十首
兖國公
鄒國公
社稷
二賢
西祠
東祠
谷源
諸廟
三聖
卲武詣學
諸廟
祈晴
謝晴

祈雨
謝雨
祈晴
焚黄
卷三十七
賦
秀錦樓賦
茶僧賦
白鹿洞後賦
水月圖後賦
繭窩賦
卷三十八
記
耕舍記
重修珠溪院記
依綠堂記
狼山寺重建僧堂記
淮東安撫司幹辦公事題名記
休寧縣修學記
野堂記
徽州平糴倉記
方氏萊山堂記
只恁麽軒記
月莊記

卷三十九
記
吳元帥友梅堂記
就日堂記
歸來館記
荷嘉塢記
徽州重建慶豐橋記
順齋記
在菴記
朱氏六可堂記
方長者祠堂記
卷四十
序
送許允杰序
滕和叔尚書大意序
卷四十一
銘
帥硯銘
唯塾銘
致思菴銘
野航銘
致存堂銘
潘令君刷絲硯銘
贊
吟溧圖贊
季觀真贊
牛衣贊
晉謝文靖公真贊為建安謝詵作
自贊
又
卷四十二
箴
復齋六箴
不遠復
休復
頻復
獨復
敦復
迷復
蒙姪名訓
謝謹習字訓
卷四十三
題跋
趙景山村田集
程務實詩集
吳睎之家集
王周卿註鶴山詩
董同年先生所得

仁皇御書刑政二字
董仲鈞所藏晦菴殘帖
李氏唐告
朱祐之詩
竹所主人所藏余詩
程以章文藁
奚朝瑞詩
常御帶論孟集語
胡氏乞米詩
程達原字訓
思齋說
代題同銓小録
郭氏種德記
忠烈劉公遺事
林君詩卷
潘君詩卷
徐貳君與彭監帖
跋人會稽詩卷
書景獻府講詩終篇
跋月潭淨照詩
跋謝正夫論語言仁
跋岳武穆帖
跋崔菊坡洪平齋與高守帖二
題朱兄文

跋徐衡伯詩
跋全尚書奏藁
跋李君蜀識
跋許兄桐嶺書院本末
跋陳平仲詩
跋趙兄詩卷
卷四十四
祭文
祭岳武穆
祭魏參政
祭趙龍圖
祭杜丞相
祭徐侍郎
祭徐知郡
祭胡文靖
祭杜尚書
祭外姑李夫人
卷四十五
墓誌銘
奉議郎淮東轉運司幹辦公事李人墓誌銘
鄉貢進士汪公夫人李氏墓誌銘
朝奉大夫知道州徐公墓誌銘
鄉貢進士柯君墓誌銘
操勵士葉夫人墓誌銘

目録畢

方岳 巨山

表

皇太后冊寶賀表以下代廣州

正一元而居極丕昭帝歷之傳煉五色以補天肇輯冊闈之慶思皇懃德於赫典謨中賀臣竊仰慈宸翊扶熙運雖聖人退藏於密揆黃屋以非心惟天子必有所尊啓綠圖而薦瑞適追來孝追琢其章恭惟皇帝時御六陽獨觀萬化系堯統接漢緒茂隆擁右之功握乾符闡坤珍用篤勤勞之報聲名有偉揚厲無前臣叨綰麾符違瞻冊殿虁六爲七欣閱太史之屢書咸五登三何幸此身之親見

壽明皇太后賀表

斷鼇而立四極於皇擁右之勳乘龍而御萬邦誕輯歸尊之冊文所以聖民無能名中賀臣聞洛書闡於龜疇九五福而曰壽河圖著於羲畫重兩離而繼明獨燕二者之華徽有俟萬年之熙洽恭惟皇太后濬猷淵靖秉喆懿恭挈神器而置諸安爲天下毋洗道心而藏於密與造物游緝之詩書施于孫子臣覩逢盛際久頌康衢巍乎成功既補媧皇之石昭哉嗣服未娛長樂之終

皇帝御正殿賀表

天臨南面於赫當陽星拱北辰惟皇建極雖麗於恭嘿無爲之後乾行於始初觀政之時中賀恭惟皇

閒

帝濬喆睿明廣淵齊聖三年無改父道謙未處於法宮一德克享天心渙已新於大號時乘龍御當宁虎門臣越在侯藩聽言帝座朝既盈矣勤勞願警于雞鳴夜如何其箴美莫陪於鸞噦

皇太后賀表

天子當陽奮揚剛德聖人在宥丕顯慈謨若昨更朝雖右之休篤棐南面尊臨之大中賀恭惟皇太后睿文而聰智淵靜而含洪御于家邦彌贊審求之治施于孫子於昭傳與之功纘序其皇有室大競臣叨分郡寄企想朝儀庭燎因以歲之敢忘美報思齊所以聖也惟嗣徽音

趙忠肅賜謚謝表以下代趙相公

星霜代謝未忘沒世之忠雲漢昭回遄摩易名之典感恩之渥有涕其滂伏念臣先臣某起自諸生久膺緊使誓欲揃檠於昭代實錄遺際於先皇九閫外制將軍曾徹聲肘儻冊中爲敵國安所容身以故十年無胡馬之盜邊四境謂老熊之當道乃莫迈長沙之舍己懷鵩賦之憂至今登峴山之巔或墮羊碑之淚痛營也於細柳共尸祝於允祭於赫旌題聿嚴廟貌木其拱矣尚與當饋之思謚而誄之肆及涌泉之澤此蓋恭遇皇帝陛下勵精新政拊髀舊臣求惟華袞之褒榮甚凌煙之畫臣教忠之言在耳移孝之志填膺北有攙抢而西昆夷常負前茅之恨生走仲達而死諸葛尚邀橫草之知

除刑部尚書謝表
祈父王之爪牙久負臨邊之寄尚書國之喉舌遽膺
司憲之班愬避無從叨踰已甚中謝臣竊以班固志
刑法兼存兵甲之繕脩皋陶作士師曰惟寇賊之姦
宄蓋二者相為於表裏而四夷正賴於鞭笞乃咨分
閫之臣與釐司臬之事繫此責則重矣非其人而謂
何伏念臣受國厚恩遭時多事當其南牧既不能折
遐衝以寢虜謀戒爾西征復不能殲群醜以敵王愾
縱犬羊之肖遁尚狐兔之晝噑奚有微勞肆茲懋渥
此蓋恭遇 皇帝以并包立皇極以勸懲與人心謂
賞僭及淫固難私於八柄然功疑惟重顧何愛於一
官遂令孤外之蹤亦玷文昌之選臣敢不相為嘗膽
獨有捐軀突厥通不習文已莫辭於憲部馬伏波雖
已老誓當死於邊城

除端明殿學士淮東制置大使謝表
青冥投錢遹遵覇第之長紫殿通班驟峻使名之大
曾未竟於憂顧乃誕示於祭懷久矣循墻惴如臨谷
中謝臣惟端殿所以待儒學大閫所以重威權顧自
愧於謏聞莫遠稽於前載言觀希紳謂復家毡寧知
不肖之孤所謂無能於後蓋以先臣餘科第出臣則
不過司勳之賞官先臣以物望閫臣則不過守邊之
庸吏況五年於外禦殆四郤之皆驚其如冥目而有
知何所施顏而下見世選勞予不掩舊允罰誤恩考
作室予弗肯堂久孤先訓今者臣父建大閫於十載
無塵之後而臣非久任臣父榮端殿於九原莫起
餘而臣則身親勤勞不及者遭際過之學問無聞者
清華已甚此蓋伏遇 皇帝以天保釆微治內外以
洪範皇極克剛柔惟干戈省厥躬久切焦心之慮遣
將率衛中國毋勤排解之恩迄使微臣越膺異數臣
謹無忘嘗膽求矢捐軀朝廷有自治之規其偷安之
為戒夷狄無常盛之理或送死之可期對越明謨有
如皦日

肯視辭免樞密使表
邊圉經騷敢憚師于之役樞庭宥密難叨使範之華
用昨瀝於愚衷覬終回於聰聽中謝伏念臣少更煩
使曾蔑微勞雖有之是以似之竊愧兩平之子令老
矣無能為矣盍投南岳之陰封章凡幾上而乞骸時
事艱一思而捲游適比交馳於羽檄詎容高卧於巖
廊矧惟經之無籌孰慨其亂既甲兵之有問當該之
誰將慷慨以請行肯趄趄而避事壯是仍政塗之機
柄俾使領於神樞過竊寵榮實踰涯分恐匪在師之
吉有乖受任之心伏望 皇帝穆然周思赫以獨斷
念四郊多壘非人臣嬲利祿之時使五大在邊豈聖
主馭英雄之畧無嫌反汗俾遂牢辭

第二表
事君之誼唯命東西董戎之權以人輕重初不在班
聯之峻陟使之溢涯分而疚顏未格四聰用忘三瀆
中謝伏念臣蝣蛛之福蒸蠢鉗壘之量已盈雖一夫

向隅爲已憂何堪任大今四郊多壘則臣辱敢復辭
難故枕戈不憚於驅馳而出綍過憂於假借若稽暫
視厥有故常在紹興時則義問以知院行在隆興時
則汪澈以參政往要皆下丞相之一等安得與同日
而並除臣實何人輒干公議伏望 皇帝亟收渙汗
以繹師虞惟明主可與言當熟覆出師之表仍舊貫
何必改觀仰循列聖之規此臣至情惟天從欲

辭免兼知建康府表

督護戎旃政慙豹畧典司留鑰更綰麟符盡江左以
畨宣顯殊陵而塡守豈伊重寄可付謭材欲望聖慈
委鑒師言收還渙汗庶少輕於負荷俾無誤於使令

除樞密使兼知政事督視軍馬謝表

假鉞而督諸軍曾微威望進班而聯二府有靦恩徵
制書不許於辭難事任凜如於履薄中謝臣聞自昔
艱難之會聿求經濟之材使盡謀於戎昭用借籌於
廟勝故能出入將相注意安危內外修攘兼資文武
學力則有若臣浚之剛大智名則有若臣鼎之高明
必維斯人始稱上意如臣者器不足以適時用識不
足以燭事機仲淹胸中之百萬兵何能爲役富弼河
朔之十三策多見謂愚徒以父教之忠抑累聖知之
誤遂嚮兩地倏臾再期遣軍書飛羽之秋敢安駑劣
顓幕府重師之任爲稱膺揚茲蓋伏遇 皇帝旋轉
乾坤輯寧海宇非賢罔乂謹一日萬幾之微無兢維
人幹三軍五兵之運肆令愚陋張我皇威臣敢不遵

奉明謨布昭聖武惟當鞠躬而後已其責在臣若夫
成功則不知惟天祚宋

辭免宰執恩例奏

受任軍門冐膺重寄秪愧寧府敢玷殊恩曙奎畫之
陸離凜愚衷而悚震欲望聖慈收還宸翰俾守官常
上以成一相之尊下以安微臣之分其於事體允合
人情

第二表

體貌特殊洊被十行之詔等夷必辯寧干三瀆之誅
伏念臣受任非材叨榮過分機庭使領雖均承弼之
務官致枋參贊下台衡之一等列總師干之試可
班禮絕之崇伏望亟還明綸昭示丕棐庶爲起興爲
下蓋獨隆一相之儀車既攻馬既同是以整六師之
訓臣何敢爾天必從之

御書賜常武詩謝表

於赫王師整我修戎之政倬彼雲漢有嘉立武之章
昭聖訓之丁寧寓神毫而申勑中謝臣曩欲驅馳於
斯世蓋嘗復熟於是詩竊以爲天生五材雖治不能
忘戰武有七德於文則爲止戈其曰固以戒然亦殆
有所謂矣味臣紹匪遊之旨繹不留不處之辭知王
者不嘉兵維陳行而省徐土性靈臣能彌患遄執醜
而鋪淮濆故六師曾不淹時而三事爲之就緒必有
程伯休父之輩克成周室中興之功臣實何人敢當
此賜茲蓋恭遇 皇帝以聪同之光飾萬物以溫柔

之教行三軍修政事以攘夷伊欲皇威之振遣戍役以守國用勤奎畫之垂仰止鑾翔第從駕勞臣敢不寶爲大訓誓報殊恩匈奴不滅何以家爲敢憚東征之役王事多難維其棘矣覬寬北顧之憂思不負於宣王第無忘於召穆未言忠激臨發涕零

樞使督視兼知建康府到任謝表

竣班宥府出董戎旃宅牧陪都併司宮鑰迺炎蒸而于邁覬憂顧之少寬道以軍門具宣潮筭臣聞應事變者不遑於寧處視師征者焉有於定居顧長江合上下之流風寒非一惟鍾阜據東南之會形勝猶存俾於此以建牙殆猶身之使臂竊仰明謨之指授既堪多事之驅馳有若臣愚寧逃淵鑒意者乃聖乃神之英主方折箠而笞四夷雖以不文不武之具臣可授鉞而護諸將肅將帝命已視師于茲蓋伏遇 皇帝獨斷眷謀兼收群策謂明威可畏詎容蛇豕之妖今厄運當銷自應佛貍之讖顧如臣等足辨邊防臣敢不夙夜匪遑東西于役縱無遠見料軍戎萬里之情豈乏孤忠運帷幄一籌之勝

皇后謝牋

領使機庭出提師律留司宮鑰已建帥藩東南之形勝不殊表裏之江流猶壯 中謝伏念臣蚕叢父訓上誤主知半生馳驚於兵間徒注安危之意兩地推排於人之孰兼文武之資致邊陲飛羽之繹騷豈廊廟重紳之遑暇蓋以主憂臣辱誼不辭難如使上恬下熙斂將誰執乃揚庭而孚號俾假鉞以臨戎茲蓋伏遇 皇后志在憂勤德惟輔佐雖攘夷修政吾君獨奮於陽剛而求賢審官天下實受其陰賜肆殫膂力亦與顏行臣敢不將天之威敵王所愾適五月渡瀘之候夙戒中權成七旬格苗之功遄資內治

趙龍學落宮觀謝表

囊封自効分校蕪篇之居綸旨載頒僅削真庭之秩感寬息之天大隕孤涕以雨如 中謝臣本老修能誤叨重寄有死耳不可屈每思馬革而裹之今老矣無能爲豈知驍技之窮已粤臨峴首遙蹙旄頭悲環城餘靺鞨之腥痛列郡化夔魖之宅禍一至於此極身百戰以何裨積國之威彼阿其道而臣材不足以御衆智不足以察姦羝羊觸藩尚駭塞垣之未靖虎兕出柙詎圖家賊之難防變忽起於蕭墻勢竟蔵於屏翰擢髮以數莫贖其追思昔先臣父茲分閫析薪罔克負荷孰云泉壤之無知稽田既勤數畜竊嘆金湯之安在謂且賜屬鏤而肆市不然禦魑魅於九夷敢意清朝丞從輕典此蓋恭遇 皇帝仁深在宥德洽好生意若曰美及子孫盍稽八議辜無以贖遺君父姑綏五刑迨回物論以進包用貸微軀於顯戮臣敢不省厥愆於羈旅終其老於桑因念死有餘辜莫寢逆雛之梗化儻生無以報當爲厲鬼以滅胡

辭免起復知州表

綫墨臨戎事非彝典詔泥假守情駭誤恩幸生孝治

之朝敢干名教之罪三綱所繫九殞以辭 中謝 伏念
臣本自諸生狃聞大訓金革之事無辟其如禮何血
氣之屬有知矧伊人矣乂慨隙駒之過相傳胡馬之
驚時則師夾責之以急難重以軍旅誅之於憂患力
戰峴山之北載驅淮浦之東蓋嘗務之此以已不容
於淸議然猶曰王事之孔棘亦奚忍於私親之獨懷
匪以謀身庶其藉口今乃班之匠籌付以州麾登堂
而宣上德音孰爲教化下車而問民疾苦自愧簡書
豈惟不肖之孤見非有識之士言觀忠孝恐累聖朝
伏望 皇帝篤叙彝倫誕修人紀矜臣報親之日短
難勝風木之悲察臣事國之時長未憾桑榆之晩毋
嫌反汗何吝轉圜變禮豈治世之常弟深感嘆終制

者聖王之則別効奔馳

辭免太府寺丞

提師西援偶退賊於孤城賜詔東來驟進丞於外府
雖懋賞者國家之典然盡忠者臣子之常何有勞能
先承獎賚臣曾微他技實起諸生間嘗聞儒先長者
之緖餘亦羞與武夫健將之等伍迫於師夾其義在
三憤此戎夷有死無二廻者韓窺淮甸兵震江流切
憂丙枕之莫遑況復寅牌之甚遽譬之奉漏甓而沃
焦釜敢姑徐徐恨不殪封豕而斬長蛇至今譬譬所
幸文城之雪夜大驚淝水之風聲迄解重圍盡殲群
醜此蓋將士三軍之力與夫守臣百戰之功臣則奚
爲而冒斯寵伏望 聖慈深念君臣之誼殆猶父子

之間幹蠱者職分之當然能家者無勞之焉取亟賜
轉圜之聽毋抱反汗之嫌

謝放罪表 邵武

挺刃胥戕刑茲無赦抗章自劾罪在專誅恩言沛若
於江河法令昭如於星日臣某 中謝 伏以此邦之俗
佩犢帶牛輕生之民喜入怒鬭而爲者常行之獄訟
乃卒然擅動於干戈鷄犬爲空使二入身首之異處
械狃皆怒宜一時血氣之憤張臣方此來亟其馳入
惟恐變成於瞬息幸而令信於嚚頑乃正邦刑以紓
衆怨雖殺人者死漢網恢恢然大德曰生堯仁蕩蕩
敢不請而論訣亦何意於矜容茲蓋恭遇 皇帝惟
德動天以義制事念郡綱泯泯追胥何以兵爲謂祖

訓明明犯法惟有勑耳用布罰除之令盡捐專輒之
辜臣繼今以恩若古有訓斷若不可復屬稟如上帝
之監臨殺之寧失不經敢負本朝之仁厚

天基聖節表 邵武

惟天數五正淵獻之孟陬聞嶽呼三增泰元之神筴
星樞明潤海宇清夷恭惟 皇帝受命溥將躋民仁
壽華夏蠻貊罔不率俾茲太平國家閒暇及是時所
其無逸祥開申觀春在寅堦臣幸假熊馮嘗陪獸舞
河千里一曲雖遠京師亥二首六身但忻歲紀

牋

恭長三陽天基有永坤載萬物地道無疆適臨捧日
之辰並衍齊箕之壽恭惟 皇后母儀維則王化所

基思彝之嗣徽音陽光多助太平之當今日陰賜不
知誕逢神聖之生竊仰儉慈之慶臣莫瞻曉殿亦在
春臺亥首六身但紀蟠桃之實未央萬歲想賡椽不
之詩

謝賜曆日表

亥有二首如身適當歷紀閏定四時成歲誕布璽書
尺地寸天矩秋衡夏恭惟　皇帝建五皇極登三太
平玉燭調而陰陽和物無疵癘璿璣彝而人民育家
用平康嘉與堪輿共茲正朔臣恭承詔旨祗率典章
勸課春臺願華帶牛之俗表釆月令想闡發斂之規

進銀狀

斗樞瑶月式篤商生尺地寸天適修禹貢　前件物有
邦之式厥賦惟中仁壽八荒不賓裘帝之品玉帛萬
國但怍虹渚之祥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一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二

表　　方岳　巨山

賜衣帶謝表 以下代范丞相

恩言押至聿高鳴玉之班命服斯皇更佩環金之飾
有華枯朽難稱榮光臣中謝伏念臣家本綈袍起從
韋帶半生貧苦誰憐身世之寒一念蕤虞久覺腰圍
之減分歸尋於短褐何堪繫於精鏐敢意微軀荐叨
誤渥此蓋恭遇　皇帝仁足以衣被四海明足以約
束群才文帝親御弋綈盛德茂加于恭儉光皇自解
佩綬殊恩不替於賢勞乃錫身章於昭眷賚臣敢不
書紳圖報束帶懷慙又敗爲兮不嘆無衣之七亦足
敬也庶逃終褫之三

賜衣帶鞍馬謝表

襲衣寶帶有靦梁鵜偉華鏐錫更分厩駟於槃服乘
之貴何知俯僂之榮臣中謝伏念臣寒故念於綈袍
駑不堪於羈勒矍鑠哉是翁也老矣奚爲逢掖者儒
服與退然何有每念牛衣之泣卧居慭馬革之裹歸
敢意寵光榮茲衰朽此蓋恭遇　皇帝藩飾百度鞭
笞四夷武王之一戎衣將韜寧於華夏文帝之千里
馬必駕馭於英雄顧惟何人亦徼異數臣敢不曳婁
圖報彝走服勞要之襋之好入服之箾之彌縫之用
瘏矣痡矣云何吁矣恐貽負乘之譏

辭免左丞相表

序

使璿將指不遠咫尺之威寧敢非材難避拜三之嘖澟乎臨谷尚此循墻臣中謝臣聞天生不世出之興王時則得非常之哲輔惟尹咸有一德㝷繇心腹之同惟說命總百官嘿契精神之表茲所謂風雲之會用能成霖雨之功夫何聦明獨冠於羣倫乃以庸愞進持於魁柄股肱之惰體貌謂何伏念臣起自孤寒生而拙直今老無能爲也屢陳閑退之私德轄解克舉之咼任燮調之寄則將焉用寧勿固辭伏望 皇帝憐臣下愚而不移察臣中立而不倚雖詢茲黃髮神聖殊知然技以赤心治安長策願趣還於成渙庶允移於僉諧

謝表

祈聞未遂逢聖世之下賢式暨何裨齊老臣於左轄懇辭不獲兢懼難勝中謝臣仰惟 皇帝臨纂基圖餘二十稔重精機務欲三四王閱事久而輝光日新燭理明而智勇天錫於赫聖訓雷厲風飛丕變物情乾旋坤轉所謂克艱厥后不易爲臣矧上相之彌綸豈中材之負荷必得棟隆之吉方回瀾倒之狂臣則何堪帝之所鑒老至而耄將及徒有憂治世之心學講而德不修此豈讀書人之謂言觀制可諫震愚衷茲盡恭遇 皇帝以睿聖得君子小人義利之真以陽剛起學士大夫朋比之痼謂臣雖無光明儁偉之望靡取辟他察臣似有中庸正直之資不作不靖迄令衰朽背與彌諧臣敢不祗若周官丕承畢册開衆

正杜摹枉惟以訓詞爲元龜式百辟爭一人惟以公忠爲治象亦頑大有爲之志無持間斷純不已之德與天泯行庶令逢昌之蹤得附與平之運

辭免提舉國史會要玉牒要畧

贊化均陶一無可取提綱筆削四者難兼於此懇辭詎容黍冒伏念臣懷鉛抱槧本起諸生當軸秉鈞寧堪守相自愁文墨莫補汗青史有三長臭聞雖久慮無一得典領何堪伏望聖慈曲循故常趣還成渙將令簡册罔愧詩書

辭免進書銀絹

臣切以提綱筆削允謂故常出持匪頒曾微功實矧經一覽已錫茂恩九式幣餘詎容濫予百僚寮缺何

以具瞻欲節費浮願從臣始所有

第二奏

臣昨貢封章懇還恩賚未回聦聽殊震危衷言念老臣實懇濫予況今日百爾浮費苦節爲宜一時彌文酌損何害敢願受藏内府以待有勞昭示外庭謹無輕用臣無任

辭免生日牲餼

臣切以後月之三日實惟老臣之賤生若稽故常厥有禮賜豫深兢懼莫敢違寧蓋以臣待罪寧庭股肱無補積愆私室手足方虧其間又慮春嘒之或馳上累宵憂之未艾是殆家國多難之日殊非君臣相樂之時所有臣生日牲餼等賜欲望矜俞亟從寢免

第二奏

臣比以始生預辭異數敢圖廖眷尚闕俞音其若欣榮第當將順然以時方多事禮樂未遑家有私憂日月猶近一念及此百感與俱豈有身爲宰相曾微體國友于兄弟罔既在原凡爾聽聞寧無指日用忘濆告必覬矜從

謝表

矜度無愆方抱鶺鴒之痛太官有賜不遺犬馬之生弗遂懇辭旣其感塞伏念臣老將耄及意與年凋借箸以籌何補宸猷之告當饋而嘆尚勤旰食之憂恍不知弧射之朝其敢尊罍亨之養茲蓋恭遇皇帝禮隆體貌義重股肱眷此衰遲癈蓼莪之久夫憐其患難悲棠棣之萎知終莫逕於恩微靡遑安於衰祭臣其拜手寧勿銘心嗟病骨之支離素餐安用惟愚衰之孤拙穫祿是虞

辭免除職予祠侍讀奏

臣猥以衰殘之年迫於危篤之疾懇求骸骨備歷肺肝方幸天意哀憐奎章開允恩隆眷厚感極涕零而臣猶有區區之愚不勝縷縷之瀆切以臣禀賦迂拙遭逢聖明久汚清朝遂躋元宰顧微臣之謹畏惟陛下之簡知外此無長自量甚審既遂山林之衰老已爲天地之生成而乃峻以文階冠于書殿優游真館寮勿輕帷凡往前歸老之大臣無令使蕃之異數人將不恕臣亦何顏伏望聖慈盡免殊恩曲矜晩節但令閑退即是寵榮所有特轉兩官除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恩命臣不敢祗受外欲乞別降指揮許歸田里臣不勝

第二奏

臣昨以聖恩從欲幸遂退閑御札踈榮過爲優渥覬還收於異數俾待盡於餘齡不圖天聽未回雲章荐至曲盡君臣之誼莫量天地之仁更與閑祠許令便處可謂始終寵遇進退從容自揣衰殘之蹤何補聖明之世而人言不貸帝眷獨隆感涕之零隕身無所惟是執茲賤士致位元台得詩山林復瞻丘隴以臣忖度無此僥踰豈可貪榮不知戒望欲望聖慈察臣之一員無偽念臣之百爲不欺盡削恩徽即安田里庶幾屛伏不累生成臣無任

謝表

嗟維大耋宜弗嚴瞻嘖有煩言尚均祠佚清峻崇寘之直先華白髮之歸恩與天同涕其雨若 中謝 伏念臣頃承之使遂誤登庸老世故而三折肱何敢試瞑眩之藥陳治安而六太息詎能施髖髀之斤揆衰殘則罔然祈退閑之久矣念奏牘未多於造膝而控情幾至於犯顏諒猶簡在聖心奚以解何物論風其漂女甚槁簪之易危清斯濯纓因滄浪之自取人言不恕帝力何加而乃盡掩疵瑕曲成終始上丞相之印不從冊免之規置散吏之員更假禁嚴之寵洪惟涵育自愧冥頑茲蓋伏遇皇帝仁及股肱事存體貌

知臣山林淸苦之素恐亦無他念臣歲時荏苒之間
失於不勇用矜衰朽但與歸休臣來日無多大恩難
報踰七望八旣佚老於華民咸五登三惟祝釐於聖
世

御書太學及崇化堂武學及立武堂牌謝表　時爲太傅

文武未墜於地久恢兩學之規雲漢於昭于天肇啓
千齡之遇寶軸下宸奎之四榮光動胄雅之三臣等
中謝切以國家疊矩重規左庠右序寫諸琬琰翬扉
思於孔聖之經炳若丹青御神毫於樂毅之論皆極
一時之崇奬未如今日之表章踵堂者八千餘仰東
璧日星之照圜門蓋億萬計拱北辰翰墨之輝諸生

如近於帝尊百世難名於道大比蓋恭遇　皇帝神
文經緯聖學緝熙崇化而風四方親接素王之統立
武而有七德聿思大老之歸乃肆筆以成書揭在天
之垂象揆古未有惟帝爲能臣等適列虞庠恭承羲
畫昭回之光下飾誕揚爲辟之聲咫尺之威不遠更
繹止戈之義

御書宗學牌進墨本表　時爲宗博

倬彼雲章峻極麟鸞之表刻之琬琰昭回象緯之光
奉墨本以進呈覺神毫之飛動中謝臣聞惟聖有作
與天爲徒故雖筆札之間罔測機緘之妙無以鍾王
之陋跋我宸奎要皆舜禹之傳形諸心畫八法具嚴
於篆勒一毫不失於本眞恭惟　皇帝德以日新學
以時敏聲爲律身爲度夙成神聖之資河出圖洛出
書盡闡乾坤之秘肆璇題之巨扁煥璧牒之靈暉有
開斯文用作爾寶臣恭想萬幾之暇乙覽思皇夫子
生民以來未如今日宗盟異姓爲後敢負吾君

御札訓諭知舉以下謝表　時爲參詳

思皇多士俾呈甲乙之科選不作人誕布丁寧之訓
昭回雲漢飛躍天淵中謝臣等洪惟國家有道之長
進士得人爲盛崇雅正黜浮誕率繇鑒裁之精先器
識後藝文豈但度程之合故以忠厚之論則有若臣
軾以混成之賦則有若臣曾蓋主司旣擇於名儒宜
貢部不孤於隆指豈伊臣等可稱上心此蓋恭遇
皇帝思恪丕平敷求哲乂方政化更而賢路闢通觀

厥成欲俊良登而治具張無競維烈用勤肆筆申飭
持衡臣等敢不仰揆宸衷旁搜衆彥鬱鬱乎如穀粟
之用斯謂實材炳炳焉若日星之璧敢忘明詔

代景獻邸夫人封號謝表　時爲講官

王假有家展親公族婦無公事進號小君與宗社以
同休等乾坤而莫報臣中謝恭惟　皇帝儉勤如禹
篤睦如堯八柄以馭臣工聿先風化三綱以明夫婦
蓋厚人倫施及閨門叨承爵邑臣永有伉儷共載穹
隆諸侯曰夫人願已踰於有室一德尊天子懷永矢
於維城

又皇后謝表

坤元贊化恩及宗藩渙號疏封寵踰閫壼仰徽音之

儷極有仁澤以配天中謝恭惟　皇后志在憂勤德
惟輔佐忠厚而親九族克相家齊風化之始二南式
明婦順猥茲中饋亦進小君臣退省其私不知所報
積累鵲巢之德何以堪之信厚麟趾之風是之勉耳

代景獻邸冬至賀表

律回天統閶闔日長春麗帝居觚稜雲暖於穆太和
之世有開剛長之期中賀恭惟　皇帝天德出寧人
時敬授用衆君子俙陰霾之劃開更一化元喜陽明
之休復朋來七日有僕萬年臣猥奉宗藩獲聰宸扆
百獸率舞親逢黃帝推筴之功六龍時乘請祝國家
過曆之祚

南康軍到任謝表

戍朔偶繙請從罷散之宜詔旨弗俞併下趣行之令
聿臨邦域巳布教條中謝臣嘗按輿圖歷觀郡國非
不枵然大也莫若廬山之高其斯宜若小然徒得臣
熹而重故凡五老之山水妙天下政以四書之義理
在人心變朱輪奚所道哉一白鹿足爲重矣何俗吏
念不到此使是邦爲之薦焉而臣少不如人晚未聞
道必恭敬梓無亦曰互鄉之童於樂采芹要曾是文
學之掾夫何憂患未遂瞻儀於今十八稔而與世風
波終以二千石而識山面目幸哉承學主此藏書茲
蓋恭遇　皇帝表章六經厲精庶政意儒先所至猶
庶幾鄒魯之遺凡規式之皇皆發揮河洛之秘以故
頓增於地望諒惟簡在於天心乃者慨拊髀而思之

蓋有不旋踵而摒去使承其乏見謂非材臣敢不師
仰仁賢奉行寬大豈曰前車覆後車戒固無健決之
能將使懦夫立貪夫廉則有典刑之在

天基聖節賀表

神授甲子五百歲而聖人生天闓昌辰萬斯年而景
命僕惟皇建極申命用休恭惟　皇帝乃武乃文惟
精惟一內之中國外之夷狄訖是多盤言爲尚書事
爲春秋動無過舉於時假樂式際誕彌臣假守軍符
瞻言宸扆唐相上千秋錄莫陪嵩嶽之呼廬山有五
老人共致華封之祝

邵武到任謝表

以挪易播尚誤寬息自江入閩已祗遠戍感歎聖朝

之仁厚矜容臣子之戇愚中謝伏念臣守剛而乏沉
潛學朴而少涵養事人以直道豈令世之能容得封
如曲鈎亦平生之不取惟知公是未覺昨非粵從簪
議之參商出守廬山之僻小可以悔矣鄭商人之深
何必爭抑有疑焉蔡楚侯之地不相及夫奚湖廣之
懷所具析江東之守臣不能忍於一憖巳自甘於三
黜爲臣懼者皆曰南陽帝親惟天知之乃謂東朝公
事第與更其竹使亦不俟於瓜時茲蓋恭遇　皇帝
徧覆無私容光必照天下事惟其是而已何間賤微
我之心亦有曲者乎一惟端直故雖肺腑之請曾靡
毫釐之偏肆令危蹤無失牧步臣敢不仰遵公溥益
勸直方毋虐煢獨而畏高明安用前車之戒與致平

理而鋪愁嘆勉爲後効之圖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三

方　岳　巨山

奏狀

代范丞相

臣屢貢封章丐從罷免聖恩天大委曲諭晉使臣夙
夜憂惶衰病增劇政恐遠先朝靡上累聖明蓋以
陛下寔英睿有爲之君而臣亦不肯爲頑鈍無恥之
輩若　陛下優容不斷臣遂偃蹇自如君臣之間胥
失之矣兼臣昨蒙內引業已跪辭豈有今日遠離清
光明日出入禁近其爲舉措殊失觀瞻每出城闉輒
宣恩旨待罪于外厥路無繇臣今只得卧病杜門祈
天從欲中書庶務難以與聞臣已截自某日雖常程
文書一切不敢書押外跼蹐俟命必得請而後已
陛下不早賜處分却恐以次臣輔未免尚避嫌疑必
致彼此因循稽壅朝政今何時也而可以臣費日弃
成斷必遂愈重臣罪　陛下雖欲寬其雷霆之怒而
不可得矣伏望　陛下憐臣之齒髮已朽察臣之肝
膽無欺前後奏陳必蒙聖抱若不上勤省憶眞成擔
禮之爲罔上之誅豈容苟免臣不勝大願願賜骸骨
歸田里使去位一日而塡溝壑臣瞑目無所憾矣煩
瀆天威臣無任恐懼怔營祈哀俟命之至

又

臣一介迂愚遭逢明聖自塵丞轄愈切憂虞蓋以時
方多艱而臣惟有謹長實無大臣之才入皆求全而

臣惟有朴直又無大臣之量何以運挥庶務調娛衆情必致顛擠上孤委寄荏苒年歲幾控忱恂前後封章無慮數十至於衆俞祈懇備極册衷皆緣天語丁寧諭留切至臣無决去之定力而懷感遇之小忠黽勉以思因循至此乃今年以耄及病以篤危猶復不畏入言但知聖眷則是不惟無大臣之才不惟無大臣之量而且無大臣之識矣臣伏讀御札感極涕零重以中使傳宣次輔將指聖恩隆厚天地莫量臣非不知違命之誅嚴負恩之罪大而自揆清議寧安微軀 陛下如容之於覆載之間生之於殞越之際賜以骸骨投之山林在 陛下爲始終保全之大恩在微臣爲進退不愆之晚節祈控之切下愚不移惟天必從庶無煩瀆

代趙同知

臣伏自去冬丕承睿訓分命樞近總領兵財臣夙夜以思大懼駑劣無以稱陛指分顧憂者陳情控免至于再三天語丁寧俾須數月臣俯伏俟命於今又四閱月矣不勝憂責敢以奏聞伏緣臣區區愚衷本非避事實以公朝之大體豈容同列之異岐事若不由中書要是古人所戒如使自分彼此無乃猶有二三建議之初本自有說而今者大臣無我同列盡情何嫌何疑爲此形迹況事無鉅細一惟其公進則奏之于君退則白之于相分任亦如此不分亦如此則又安用紛紛爲哉臣愚欲望聖慈收還成命所貴中書之務一用彰通列之心同至於竭愚盡忠臣何敢不勉以負隆委惟 陛下幸垂聽焉

代范丞相

臣老朽無堪待罪寧揆當務之急謂宜知無不爲非若言語侍從之臣專以論思獻納爲職業者也而臣玩愒無補仰負隆知過煩訓辭條列所見臣有以仰見 陛下望治之切晷刻爲遲若稽仁皇開天章閣之時實同執轍一念奮發可致隆平然臣觀慶曆中所謂宰執者曰范仲淹曰韓琦曰富弼此其經濟之器宜必素蘊於胸中方仁皇以太平責之數令條奏當世務仲淹猶語人曰上用我至矣然事有先後非朝夕可能也況如臣者碌碌庸材忝當其位則其猝

承天問憂懼謂何伏念月餘罔知攸措推是一二同列敢不盡情苟懲和恭豈逃聖鑒每自忖度有把無隱臣不如範茈涼多聞臣不如佀明允淳篤臣不如性傳寧不自知敢肆胃臆蓋嘗與三臣者講求祖宗立國之意其所以垂之數百年而端命上帝惠篤不忘者曰仁而已是則我國家之元氣也國之元氣補之則實瀉之則虛調之則通壅之則滯以今天下之勢譬之於人四體百骸其尫羸亦甚憊矣所以綿綿延延視息自如者元氣存焉耳當此之時以參苓養之而不足以對萬伐之而有餘臣如庸醫惟知畏謹療此證候姑亦徐徐意謂平常之劑雖不大快人意然亦不至於誤寧瞑眩之藥投之是則可以立起而

敎之誤則有不可追之悔矣故惟神瞖方敢用瞑眩
而庸醫不若守平常此非臣之愚借之以自解何也
實惟一綫之脉不容逞快以戕之耳自昔能富國強
兵使人主思其材而不置如裴延齡等輩者其筭計
見效豈不有可喜者哉然而曾脳一快而元氣衰矣
此非久生之道也惟仲淹惟琦惟弼其經綸輔相近
世罕儔然皆不以聰明稱不以智術著惟能爲國家
護養元氣故無赫赫之績而慶曆之治盛世莫加焉
至如王安石呂惠卿夫豈無才而能以豐亨豫大悅
上心者不知財聚而民散兵強而本弱於是慶曆之
元氣至熙豐而傷至紹聖而索矣臣老且耄雖識見
淺陋而閱事亦多實不敢爲新奇可喜之談以聳動
一時之觀聽而已謹列其大者爲十條惟聖明采擇

一曰正人心

臣竊惟人主正心蓋老生之常談迂儒之腐說也
臣雖愚暗夫豈不知然而司馬光所謂歷觀古今
之行事竭盡平生思慮質諸聖賢之格言治亂安
危存亡之道舉在於是不可移易者也臣是以敢
爲　陛下誦之夫人之心至虛至明至神至靈舉
天下之事事物物森然紛至乎吾前者以此心照
之了無遁形而以物慾汨之以人僞棄之則虛者
窒明者昏神且靈者冥矣於是乎邪與正倒置於
是乎公與私逆施於是乎君子與小人迭勝而終
負然則治亂安危其不自是出歟　陛下以道宅
心他無嗜好萬幾聽斷神動天隨而臣猶以平常
陳熟之言塵瀆聰聽蓋以大臣無他職業惟在格
君此而不陳事孰爲大臣顧　陛下以天之心爲
心罔有間斷戒謹不睹恐懼不聞惟日兢兢終始
惟一危微之際實非他人所能用力惟　陛下留
神

貼黃

臣觀前代土木玩好女謁宦寺皆足以蠱人
主治心之學聖明在上一無此事臣所陳不
過庸庸之論拳拳之忠耳

二曰定國本

臣歷觀前代人主諱言儲嗣其臣雖有遠慮莫敢
白發其端至我仁皇乃有昌言其事者聖度容受
廣大如天國史書之爲盛德事此仁皇之聖所以
爲度越千古也伏況　陛下春秋富盛無疆惟休
前星之祥未爲遲暮而中間群臣已有以宗廟社
稷之計爲言者宮闈教育磐石維城慶澤延洪根
本深固此　陛下之聖所以爲同符仁皇也然則
何以臣言爲哉實以身爲寧輔乃不能言群臣之
所已言則是首鼠懼禍有負宗社伏惟　陛下以
天下之大慮行天下之大公敵之聖心自有眞廟
時故事在其君事已久玩歲月悠悠則叔孫通所
謂天下之本柰何以天下爲戲者不可謂過計也
惟取之廣擇之精而斷之果天下幸甚臣不勝昧

死

貼黃

臣見臣庶之家亦有撫育一二族子將有所擇而未決他日鮮有不爭訟者

三曰別人材

臣聞司馬光有言德勝才爲君子才勝德爲小人自古小人之爲天下患豈其庸愚不肖無所用於斯世者哉如其無所用也時君世主亦安肯傾心嚮之惟其所爲實快人意以之治財則眞有錢流地上之富以之治獄則眞有察見秋毫之明刻核之能罔不如志故人主倚之集事未免同視君子爲無能爲矣天下之治所以衆君子成之而不足一小人敗之而有餘者職此之由也何者君子雖衆其道易孤小人雖寡其勢易蔓善乎蘇軾之言曰君子猶嘉禾也封殖之甚難小人猶惡草也不種而生去之復蕃歷觀前代之君未嘗不欲近君子而君子常疎未嘗不欲遠小人而小人常密其故可覩矣書曰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又曰時則勿有間之惟不以其所可喜者忘其所可憂者則小人不得乘間而入矣　陛下黜陟惟允好惡旣明區以別之固已在天運神化中臣猶願加聖心焉

四曰謹王言

臣聞王言作命蓋在三代爲訓誥在漢唐爲制詔其所以皷舞天下者不輕用也漢人有言曰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故古之稱人君者曰恭嘿思道曰躬行元嘿未嘗事爲之訓每每丁寧蓋恐輕褻王言習常爲玩則人君所以皷天下之動者有時而爲空言矣伏惟　陛下天縱之睿聰明冠倫渙發巽申動中事會播告不匿洋洋聖謨而臣區區之愚妄有意見切以爲勞神於翰墨之間者不若儲神於淵聽疲精於訓飾之嚴者不若聚精於靜觀　陛下望治之深曾不遑暇厲精更始亦幾何時而所下御筆史不絕書傳之方來足爲總叢然而聖心澄穆慮有所分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臣願　陛下法天以恭己而已所貴天下頌王言爲大而不敢玩王言爲常則心之精微一有所發莫不聳然丕應矣

五曰節邦用

臣切惟聖心所甚憂而今日所甚急者得非玫圓數貢以東南一隅之賦入而用度過於全盛之時乎今日之東南亦非祖宗之東南矣而兵食之費十倍於昔吏祿之費百倍於昔只此二事已難支吾若公若私眞可哀痛民力困憊幾不自聊財非天雨鬼輸則所謂能幹運者君子之所蹙頞而不忍爲也故刮之兩稅而農民窮刮之鹽筴而商賈窮刮之牙兒而州縣窮田里蕭條所在愁嘆則夫生財之說固識治者之所不敢道也國貧甚矣而

孔子則曰不患貧而患不安聚歛之臣惟知富國
不知民有不安其生者且將去爲盜賊矣財聚於
上民散於下爲國者亦何利於此無已則有節用
而已仁皇慶曆之盛先自宮禁裁損一切用度至
於聖躬奉給亦令罷供於是詔張方平等議減浮
費此 陛下家法也 陛下克己恭儉聖德彰聞
而悠悠之言或以爲掖館一墻無慮數鉅萬如此
等可節者恐亦不但一事也臣愚謂宜如慶曆故
事於兩省官選才敏之士據國用歲計之數通其
有無一切裁減條具節目三省公共斟酌而奏行
之冗費既除經用自足其與巧取以妄用者相萬
也

貼黃

臣竊見所在州郡或獻羨餘在於朝廷所補
無幾其實掊克之吏有慊于中姑取九牛一
毛以塞衆議朝廷何苦乃爲姦貪受此名哉
臣愚欲乞立爲科條務令禁止

六曰討軍實

臣嘗謂自兵農之分而列營坐食仰給縣官於是
乎國用屈而軍愈貧軍籍單而國愈困悉力供億
不贍飢寒平時怨咨緩急何恃是知養兵貴精不
貴雜用兵貴少不貴多前代用兵寡者常勝昆陽
之戰纔六千人而却王尋百萬之師淝水之戰纔
二三萬人而破符堅百萬之衆是非以少勝也以
精勝也今內外兵籍不下七十餘萬不可謂少矣
然而手藝者十之一占破者十之一虛籍者十之
二老弱者十之三此其大較耳是七十餘萬之兵
不得七八萬人之用無怪乎愈增而愈少常戰而
常負也坐坊賣餅亦謂軍人此固韓愈所嘆今之
吹竹彈絲抽金盡翠之類要不可以言兵矣而諸
閫也三衙也其所以植旗旄羅弓矢夾道而疾趍
者必皆偉岸雄桀可以言兵而徒以供出入與衛
爲塞塗之從者耳臣願 陛下赫然奮威嚴飭諸
將絕其手藝者收其占破者核其虛籍者處其老
弱者則於此七十萬之中便可得四五十萬兵矣
古人以一當十今固未敢望但得以一當一亦不
至枉費錢糧不然但務增多耗民耗國政使邊方
安靜天下亦坐困矣

貼黃

臣聞諸處閫帥率自其所治每二三十里置
一鋪以達于畿謂之擺鋪每鋪不下五七人
皆選其兵之翹捷者充之只此一項大約亦
用勝兵五七千人徒爲探刺中朝動息之用
每一家落輒有數項擺鋪少者亦約有二三
十人共聚一處故其所處之地剽敗自由遂
使商旅不行邸店停閉臣每念邊郤不知何
時復見煙火萬里氣象豈圖內地亦有此景
臣愚欲畫旨行下各抽回司以備戰守其傳

送文字只依祖宗舊法令赤遞趕限豈失事機庶使朝廷養兵不為徒費而一路聚落按有期亦非小補

七曰徵士習

臣聞風俗之厚薄上之人實為之故士大夫不言風俗以風俗自士大夫出也西漢有一孔光張禹便能化其風俗為柔謏東漢有一李固杜喬便能化其風俗為沽激雖沽激與諛柔不同而其失一也今天下風俗亦弊矣知有利祿而不知有名節知有權勢而不知有義理蠅營狗苟惟得之趍推其受病之源蓋必有任其責者夫一念私意起於芽孽之微耳然而推是心以往則貪爵慕祿而寧

負天子矣薦賢附勢而不卹清議矣義利之界限可不謹哉而世之士大夫方且有為吏商而舳艫相銜以壞朝廷之鈔法者方且有為駔儈而市井交關以虧朝廷之楮令者方有為城狐社鼠而漿酒藿肉囊金櫃帛以漁獵朝廷之百姓者此士大夫心髓之病非鍼艾所能達藥石所能療也惟在陛下清心寡慾以神化轉移之耳書曰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而況於躬行以厚風俗乎

八曰清仕塗

臣惟今日東南一隅之天下其郡縣窠局不能當祖宗時十之二三而入仕之塗曰進士者十倍於昔曰特奏者二十倍於昔曰資蔭者數十倍於昔而所謂武舉所謂軍功所謂雜流者又不知幾百倍於昔矣縱使以祖宗全盛之天下猶且無以容之蘇軾當神宗時已有一官而三人共之之嘆而況今日乎是宜差注不行愈益浮競向猶曰賢愚同滯也今則雖賢者不免於壅底向猶曰清濁混淆也今則雖清者不免於攀緣蓋有登科十有餘年不能沾一日之祿而老死者有三年大比闔郡除授官外無可與考試者然則入仕之塗亦太不清矣臣愚以為自唐以來進士一科得人為最盛此固未易輕議至於特奏止緣鄉貢遂列簪紳貧

蓋不限才愚盡居祿位較之進士不甚差殊充塞銓曹無毀可補如此等類蓋思所以通變之乎臣觀孫沔之論磨勘遷轉歐陽修之論舉主改官一則以但居三周不問賢不肖例遷一級為非一則以舉主數足不問賢不肖便與改官為否僕以二臣之議下之有司更與討論惟務才實則公勤者有以自見而浮競者將不至甚僥倖矣

貼黃

臣竊惟左戚姻聯從昔所重謂當富貴覩厚之不煩以政苟惟不衛遠責保全

九曰結人心

臣仰惟藝祖肇造區夏傳之數百年而屹然泰山之安三代以來有道之長無如本朝之盛者非徒

制度紀綱有以維持之也夫亦德澤在人心淪肌浹髓有不可得而解者故其財以不聚為富兵以不用為威人以不作聰明為賢祖宗相傳惟此一道蓋所謂得天下以仁守天下以仁者也王安石不知此故以開邊而失人心章惇蔡確之徒不知此故以殺士大夫而失人心是則熙豐之人心豈怨矣而元祐收之靖康之人心胥怨矣而紹興回之夫豈不甚可畏哉伏惟 陛下遠覽古今克邁前聖治亂興衰之監其得之聖學者固已高明而老臣愚忠無出於此意謂天下所欲惟 陛下行之天下所惡惟 陛下去之蓋天下之所欲者在安生天下之所惡者在失業未有惡欲與天下同而人心離者也書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可不謹歟

十曰祈天命

臣聞人君之所以祈天永命者非牲牷玉帛祝史薦辭之謂也非占筭推測求之幽遠之謂也蓋天命不在天而在人則其所謂祈天永命者要亦求之德而已書曰常厥德保厥位又曰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非於人事之外別有所謂天命也恭惟國家克相上帝中命用休天之所以顧諟者有加無已而卜祝之流傳訛聽舛妄用丙午丁未率與谷讖會逢不知禍福無門惟人所召陛下不可委之於數以為厄運當然日監在茲駿命不易天人之際影響相符臣故以為 陛下捨已以稽衆則可以祈天命違欲以遵道則可以祈天命遠憸佞而親忠良則可以祈天命杜讒間而廣諫諍則可以祈天命是在 陛下一念間耳陛下果盡此道不沮不疑伊邇明禋對越無愧上帝降監方將貽億萬年無疆之休臣不勝至願

右臣所條十事雖若陳言而臣積日精思無越於此儻其言不以人廢必留聖心其於睿明不為無補意之所切辭不覺繁干瀆天聰惟 陛下幸赦

代趙參政丐祠

臣輒控愚衷仰塵睿聽臣聞君臣相與惟以眞情命義之間蓋有大戒其知進而不知退則天下之大戒謂何欲言而不敢言則臣子之眞情安在臣今懇請天實鑒臨蓋以臣本乏修能僅堪煩使當分梱東淮之日忽叨恩西府之除自以授任於領兵謂宜闘命而就道第亟祗於召綍寧敢與於事樞儻得至冕旒之前便當乞骸骨而去不圖未回天聽嘖有人言是以惴恐而控聞倉惶而遠逝當時言者之有劾至謂微臣之無君及茲化慈之更偶與招旌之數則其趍走豈敢趑趄臣雖至愚極知非據直以君臣之大義不可終絶於闕庭天地之隆恩不可委棄於草野黽勉一至荏苒兩年其若庸材不逃聖鑒今齒髮日以遲暮筋力日以疲駑課其功能負此歲月欲望聖慈察臣之孤立寡與憐臣之朴直無他凡茲懇祈盡出

眞實俾歸田里以畢年齡則君臣之眞情以孚其命義之大戒以著在臣某爲有進退之分在　陛下爲有終始之息一遂所祈兩極其至惟　陛下垂聽焉臣無任激切祈天俟命之至

又

臣昨貢封章仰干宸衷愚衷雖切淵聽未孚竊伏思惶愈深兢懼豈以在廷之有請率皆備禮之虛談若稽故常例不俞允而臣自詭搖性厭事浮文故凡告上之言罔匪由衷之懇安有貪榮而未止姑爲求退以自文顧臣雖無用世之能亦決不爲欺君之語但以羇縻之會正費支吾庸陋之材何堪倚仗譬如滔天之巨浪駕茲陋底之弊舟旁觀者至於驚呼高卧者不知進退僨致淪胥之敗雖追悔恨之遲是知罔遇於風波無曰莫施於結楫欲望察臣所乞盡出眞忱觀臣所爲委無他技愛念造朝之初意敢干誤國之後誅徒以曩歲丐歸人或議其匆遽則夫前日祗召勢不可以稽留是則出處之間蓋以君臣之義豈謂罔措成月瞬息兩年老朽精神狼狽萬狀欲望賜以早衰之骸骨俾之退守於丘墳此臣至情惟天從欲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四

方　岳　巨山

奏狀

南康軍薦知都昌縣許子良

臣猥以非材假守廬郡雖其壤地褊小固亦古諸侯國也諸侯得薦士士亦豈易薦哉自有科目以來士之所以夙夜刻厲者場屋聲病之文耳抽黃對白賦聲摩空以學則駁矣彈見洽聞上下今古以政則敗矣爲用薦臣今所薦者蓋有文有學而有政者也謹上其名氏曰宣教郎知南康軍都昌縣事兼弓手寨兵軍正許子良臣究觀其人蚤登諸老之門頗臻作者之域文固非其所慊也而淵源師友猶有典刑濂洛以來遺書之在者無不習也其易所謂多識前言往行者乎臣是以知子良之學癯然一老若不勝衣而剖决如流不回不奪義理之勇固如此其詩所謂柔亦不茹剛亦不吐者乎臣是以知子良之政若斯人者如孳得徒之分教養之邃何詎不如龔遂使之攬澄淸之轡何詎不如范滂若雨露之司存日月之獻納又安知不與冠冕佩玉趨走丹地者可頡頏以相上下也而子良之行年亦既踰知命矣姚崇之薦張柬之曰其人老用不可以不亟也臣不勝大願頭少破拘攣之說度越資格而錄用之漢法附下罔上爲大不恭有不如臣言臣請坐之惟睿慈采擇

薦僉判米巨宏

臣觀徽國文公朱熹序向子諲之文以爲抗強虜百勝之鋒遏群盜橫流之勢未嘗不慨然思見其人而不可得也非才假守待罪廬山有朝奉大夫僉書南康軍判官廳公事米臣宓若耆宿而志不衰身癯而心愈壯抵掌肥腕負有矍鑠是翁之風當其令蓮城時劇盜蜂起傍縣連陷贛撫數州臣宓崎嶇鞍馬間身自蔽翼邑以無恐巋然獨存試嘗問其世家則固米芾之諸孫而子諲之自出也臣與之共事於今且半載見其簿書雍容必躬必親有以知其能勤攝郡踰時例卷弗取有以知其能廉方幸協恭而以滿替告矣臣忝爲之長敢不以其實聞欲望聖慈特與陞擢以風示四方之小吏是亦厲精之一云

南康軍乞祠

某輒控愚忱仰干鈞聽某蒙恩假守待罪踰時適當凋瘵之餘殊費補苴之力帑廩幾於赤立鬢髮爲之白紛事事荒殘殆難措手日日整葺良以焦心久欲控乞祠之章或又拘滿歲之典趦趄不勇跼蹐靡遑忽有得於傳聞實不勝其幸會某今月十八日據邸報內一項知南康軍方岳與新知邵武軍游孝巖兩易其任某治郡無狀法當汰歸得報易麾尚從禮遣此雖廟堂委曲之意政契田里便安之私除已截日不敢治事外欲望特賜敷奏別賦叢祠某只候省劄到交割與以次官一面起離前路聽候指揮

邵武軍乞祠

某輒有悃悰仰干鈞聽某蒙恩假守自揆謬庸最在康廬亦既九閱月非不欲勉竭駑劣以仰稱聖君賢相愛養元元之盛心而褊狹不容觸怒嬖閹一斥有餘罪矣天地函蓋兩易此來感激寸膺夙夜思所以爲報效者蓋於今又九閱月合而言之歲且有半而邵武之俗大與康廬傷弓之民難安帶刀之俗易動每自惟念孤負使令無補涓埃未敢言去不圖今者力與年凋衰疾驟增輒生奇證緣某鼻竅偏塞有年于兹才拙心勞忽爾穿潰遂致文書壅底多滯常程戀祿不歸必將誤事幸今田里之收自倍帑廩之積無虧某於此時可以情懇欲望朝廷特賜敷奏畋畀祠祿以便養痾不勝幸甚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四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五

方岳　巨山

奏劄

輪對第一劄子

臣適歲屏處田廬日伍樵牧蓋已謂休此生矣陰霾晦蝕白日晝冥駭鹿驚麕惟恐入林之不密耳會陛下赫然改紀奮發威斷夜半片紙抉疵根而篲去之迅雷劃然不及掩耳耘夫蕘子有傳其事山間者則相與喈曰吾君庶幾悔悟歟何其英武也吾國庶幾安靜歟何其果決也無何而弓旌四出岩穴爲空臣於此時亦且三入故府所以于然纓冠而來者將欲與扶持之老少忍須臾以觀德化之成耳歲月

逝邁星周有奇而化紘之更張未見有大強人意者延聞今日一書數靈杞之罪明日一疏裂延齡之麻而政柄朝綱莫之底績天運神化僅了簿程政恐紙上之虛談實所以挑天下之實禍也嘻共懼哉然則改紀以來望治迨逡遊筭計見效迮如捕風意者　陛下之德猶有未盡出於一者歟成有一德之書得之聖學久矣而臣猶以爲言者一則純一則久一則神一則天純則不已久則不變神則不測天則不息文以此一純其德湯以此一新其德堯舜以此一兢業其德而天下治故曰德惟一動罔不吉閒之以二其初則疑參之以三其究則雜故凡前且却者終却而不前乍進乍退者有退而無進隋文帝身致開皇之治不可謂不賢明也而二三其德則身以隨亡唐文宗身致開元之治不可謂不英毅也而二三其德則身以隨亂故曰德二三動罔不凶蓋人主者天下之主也人主此心人主之主也人主而不自主其主則兢畏者出入於舒泰於是乎有高天下之心憂勤者出入於逸樂於是乎有享天下之心揫斂者出入於開拓於是乎有小天下之心敬忌者出入於放肆於是乎有輕天下之心而德之所謂一者不能不二三矣試嘗妄議今日之事小臣抗疏追記危言給札玉堂發自聖志　陛下此時此意天下皆知其爲去邪勿疑也夫何霜臺白簡竟以留中親洒神毫曲爲調護徒使御史失職而前日之意鬱終於晦昧則未免疑

天下士大夫之心矣其何二三如之內降有禁開悟寢罷制絕攀緣同符仁祖　陛下此時此心天下皆知其爲自昭明德也夫何瑣闥塗歸上煩屏却玉音宣諭曾靡回天徒使給舍包羞而前日之規模似若轉移則得以藉擴竅遶逕乘間抵巇者之口矣其何二三如之故自更化迄于今謂之清明耶則不無陰幽謂之剛果耶則不無牽制今日則乾健明日則坤柔今日則夬決明日則巽順波流風靡莫之適從則端人正士之言終不能奪左右便嬖之意廣庭大衆之論終不能回深宮隱嬖之私雖輿服奇衺本非良家之選而殫土木以彰寵賂何爲見於化瑟已更之後怪民孖姓本非南陽之親而汙環列以示私昵何

為見於戚枋既收之餘　陛下毋謂天縱英明羣臣莫望而可以自用其心也自用則小無乃不如抑畏乎　陛下毋謂臨御日久明習國家事而可以輕用其心也輕用則肆無乃不如兢謹乎夫是以收攬權綱風飛雷厲奮然號於天下曰更化而還觀却顧卿使尓耳軍國大政異於前日者幾何唯有鳳凰于飛翽翽其羽差似可喜者而狐踪鼠跡亦且捷有蹊蹤矣其何二三如之夫以　陛下聖明而其德猶未能盡出於一如此是無怪乎二三大臣遠避嫌疑之時多而經綸政事之時少洪濟艱難之意淺而計較利害之意深有不能不二三其心也是無怪乎羣工百執太息儒者之無益而澁縮於方今之良圖隱憂群

邪之復興而潛避於他日之奇禍有不能不二三其說也是無怪乎皇天上帝震怒陽剛之虧而日食於正陽之月鬱積沈陰之極而雪沍於甲圻之時有不能不二三其春也然則天人之際所以爲是二三者皆自聖德之不能盡出于一若始臣恐頹復者未必不終於迷復而治亂安危之所伏特未可知也故敢以咸有一德之言爲　陛下誦之臣不勝大願願　陛下進此之一不已如江河守此之一不變如金石用此之一不測如風霆運此之一不息如元氣則所謂一德者天德也於更化乎何有不然元祐一更化也紹聖又一更化也聿會無極臣瞿焉而已矣惟　陛下留神取進止

輪對第二劄子

臣竊惟　陛下於今二十有三年百尔臣工得對而望清光者無慮千數百人矣千慮一得豈無憂世之言聖度如天一切容受然而遠慮者多迂闊盡言者似詩張痛哭流涕之書卒於無事則得無以不驗而玩之歟抑臣之愚以爲天下不可一日無憂世之言而要不可使其言之驗也憂世之言驗則引裾折檻遂成孺子之名而天下國家有不可追之悔矣吳楚之叛晁錯之言則驗矣而漢幾殆祿山之亂張九齡之言則驗矣而唐遂衰有天下者方棄其言之不驗也顧可要其言之驗歟蓋今之憂世者曰元祐之初若皇垂扶羣憸斥逐盡出宣仁故當章蔡諸人覆出

爲悪則專指聖后爲逞蹴之地動以簾幃爲朋邪之將收專私書誣謗盛德至以天下之毋逐其仇報之心反易天常萬世切齒觀宣仁聖訓所謂蔡確他日復來恐　皇帝制御此人不得則確之斃於元祐八年者天也確於是時年五十有七八矣當安陸之謫齒髮方強滄海揚塵之思蓋已有人壽幾何之興則其懷憾銜毒欲釋忿於一聲者其意無日不在鉅鹿下也確而無斃快快當不止於宣仁彼厚與京爲確之黨者耳怨望之禍猶能覆人之國家孰謂元祐四年八月已未詔書候服闕與宮觀一指揮所能抵哉然則今日之事有可爲寒心者聖明在上獨運權綱登良去邪一出英斷其事大異宣仁時而赫怒矯誣

朋姦者逐塗改進擬發姦者召則其尤大彰明者也
薄海懽舞窺見聖心而彼固以　陛下爲何如主無
父無君鬼蜮如確安知其不移所以譬宣仁者而敢
譬哲皇也如有密奏書萬言爲題品而召與宮觀者
爲左僕射則其憤恐不但荼毒諸賢之家誣蔑一朝
之史而已也蝮蛇反噬草木爲枯盭氣上騰必于穹
昊　陛下以爲此言可使驗乎剏惟流俗之言方以
今茲丙午爲自古危運雖堯以甲辰踐祚粤二年而
爲丙午初不害其帝者盛時而致之國朝則是李邦
彥從吉之年而靖康之禍烈矣何其適相遭也燭武
已老丐骸而去幸矣王陵少戇不知誰可助之萬有
一當饋之思慨然有不如之歎則天下事不可勝諱
此在二三大臣努力勉旃勿爲窺伺者所訕笑而
陛下謹毋惑焉可也臣故以爲　陛下於此而惑則
將恐激而爲靖康之丙午而憂世之言驗　陛下於
此而不惑則或可轉而爲放勳之丙午而憂世之言
不驗然則今日所以銷悪運遏亂原而祈天永命於
億萬年無疆之休者是在　陛下不惑而已惑則其
州別駕之貶陽城白麻之裂皆無益也所憂者林甫
番伺徼旨餉遺左右襃夫御婢皆所欵暱則讒言壁
語浸潤而膚受之不能不使人惑耳非有學力此心
移矣夫子之學四十而不惑更事多而閱理熟也
陛下當夫子不惑之年而赫然有爲聖學亦卓矣加
以數年則自不惑充之遂可以知天命而何嫌乎丙
午不然臣恐憂世之言有時而驗也臣不勝拳拳取
進止

貼黃

臣久處田間親見兩事或可少裨兵財之一畫
蓋今之言救楮者曰無策則亦信無策矣然中
人之家楮非其所有也而日用百爲悉仰給於
楮家無造楮之枋日有仰楮之需而不見其不
足者有田以權之也田之毛秋入而春出之則
穀散而楮聚一歲之用於是沛然蓋不造楮而
足也今所謂沒官田者於朝廷曾幾何之入而
悉爲強有力者佃之某官某邸某刹某府宰非
能自耕者也而占佃多至千百頃者何也有利
焉耳事今急矣與其以公室之田爲私門之利
孰若收之以自救乎且以劉漢弼徐元杰賜田
計之凡爲田千畝也截長補短而入之歲可得
穀千斛又截長補短而出之斛可收楮五十緡
是千斛之穀歲收五萬楮也百之則五百萬千
之則五千萬合天下而言當不止萬億頃畝也
發廩有若干之入即造無若干之出則凡收百
萬者爲二百萬合而計之收楮之數多而造楮
之數少矣謂宜下有司抄劄沒官田畝凡爲強
有力所占佃者悉歸之官歲收歲今占佃者十
二三而別爲倉廩貯之秋收春發一如民家依
山之州糶以收楮邊江之郡運以供軍則取發

綱運梢水之費又省幾何緡在民間矣此其大
略也若夫條畫之則有司存如臣言可採乞下
國用所施行

申省乞祠

準九月十二日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 聖旨方某
差知饒州某榮恩予郡何幸起家而以衰暮之年莫
任承宣之寄兼有從弟占籍浮梁大功之親所合回
避欲望特賜敷奏收還成命姑賦叢祠所有前項劄
子未敢祗受須至申聞者

又申

某昨蒙公朝起之半舍分以魚符近次無旬月之淹
都篋無蹄輪之役非不感聖恩之寬大戴元宰之生
成而某賦性寡諧與時多迕雖大君以天爲度必不
以一青蠅疵夫而微躬無地可容自當終此生編民
伍儻不量而冒昧恐益重其顛隮比以近降旨揮已
嘗被受今聞遣迓敢勿控辭欲望特賜敷奏仍畀叢
祠以安孤跡

爓

方岳 巨山

制誥

擬文房四制 文房四制經安晚後村老筆無復着手處矣自長無事試一效顰亦可知文章家之無盡藏也

中書令管城子毛穎進封管城侯加食邑制

押翰長紫薇之省允藉時髦拓封仍清渭之川就開
茅社誕予有衆增賁斯文具官某胄出神明世稱豪
傑獨掃千人之陣諸學士闕手避之老挾九秋之霜
儒家者注心久矣自簡拔乎廣寒之府旋染濡乎子
墨之卿蒐輯舉言十行俱下勒成鉅典一字不遺盖
將補造化而天無功豈但落雲煙而紙爲貴施及璧
貊煥乎文章朕詳延英豪網羅遺逸掌握之間惟所
使極五三載籍之傳毫毛之益不敢忘矧上下結繩
之代用加崇上併衍圭腴同校爾而恢定遠之封方
搜爾而書汾陽之考有嘉乘亦勲在汗青於戲今天
下書同文朕既博觀於烏迹惟君子才兼德爾無自
絕於麟經往盡乃心奚煩多訓

石鄉侯石虛中除翰林學士誥

朕慨想碩儒爓興文治它山之石可攻玉既久琢磨
祈招之音式如金是資潤色時予端彥遂長禁林具
官某溫潤乎其粹中凝重乎其方外磨而不磷常面
缶其坐人鑽之彌堅亦眼高於餘子有美傳巖之璞

居然孔席之珍一拳石未足多乃獨專於文翰萬斛泉所宜出且世掌於絲綸𨼆禁省之久虛趣宗工而入直方且研究乎墨卿之妙與之提携乎香案之旁歷代寶之龜玉無櫝中之毀台輔器也甕牖極天下之英是爲天子私人所謂文章宿老噫出一言以悟主正賴切磨煉五色以補天毋忘起沃其發爾蘊以昌斯文

陳玄除子墨客卿詔

客卿秦官也昔者斯爲之而經籍之禍烈矣豈其鄉今天下書同文亦惟爾二三子者是賴卿自處於膠漆之固受知於楮白之間蓋有賓友之道焉如珪如璋儀我九棘文不在茲乎其研精覃思磨以歲月使翰林主人慨然嘆曰膏沃者光燁質堅者氣凝此其有功於經籍甚大則予汝嘉

賜楮知白詔

朕蒐輯六藝之羣書興起百代之墜學凡曰文友皆從吾游頗侯穎侯泓而卿玄幾若漢朱雲所謂相史者至知白則獨師尊之曰楮先生柰何不與三子者俱耶今三子者曰鋪張國家之休明舒卷古今之成敗惟先生能其舖然來思毋事邊幅若夫高下洛陽之價壽夭剡溪之藤則三子者事也先生毋辭

予既爲四制或曰前二駢儷後二散文紙墨得無有語乃爲二詔二誥使之前二散文後二駢儷云

賜毛穎辭免進封管城侯恩命不允詔

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抑天之將衮斯文則投棄於班超號簿於史弘肇者皆一世豪也此漢文帝所以慨然於飛將軍之不逢歟方今天開文明穎異輩出卿以神明之後濡染多聞泰山毫芒功在百世一微侯豈足道㧞穎獨以山中丈人自高指不屑於孤竹之管者詮老而禿匪朕攸聞詩不云乎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朕固爲斯文計也傳不云乎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卿而不得與於斯文乎亟釐乃封毋格予命

賜石虛中辭免翰林學士恩命不允詔

延翰墨之林非髦士卽秀士也而得端士之難若卿者可謂端也已在方大其學易者歟金玉其相其學詩者歟望之儼然卽之也溫其學禮者歟潛珍巖穴之中獻璞匠石之手所以磨礱其性質追琢其文章有年於此矣入直鑾禁時從予游寶而器之遠出時髦若口頑鈍則誰汝孚嗚謙雖休毋或辭費

陳玄除授煙閣學士依舊子墨客卿封松滋侯誥

勅閣飛翬騰文章之光歆佚邦肸爵割風露之膏腴咨吾膠漆之舊交申錫璽泥之新渥仍陪棘列大啓茅封具官某惡紫而不亂乎朱知白而自守其黑如珪如璋如璧匪儒者之寶乎非煙非霧非雲蓋文字之祥也故磨以歲月而未易動每研其青華而愈益

遺

奇幽然可鑒之光凜有難犯之色眞御史號爲鐵面獨專席上之珍五大夫固已灰心要豈池中之物思昔燈窓之夜定交杵臼之間詎不念於青氈退無湯沐乃相攸於墨壤中衍租畬不移金掌之華峻立寶儲之瓷噫予欲模寫日月以爾爲治水之元圭予欲筆削春秋以爾爲韞匵之美玉其祇典訓思責人文

楮知白賜號純素先生誥

朕垂精文化側席幽人披剡溪萬䈂既得方幅之士賜鑑湖一曲聿高粹白之風以爾卷舒自如裁制甚整方枕流於氷壑不勝徹骨之清比延月於山簾已覺擬皮之似玉雪麗麗風雲番番信純素而不緇非汗青之敢豉茲以文會本無宦情卷而懷之亦異三子之撰與其潔也用華一字之褒謹勿爲帝城之書罔自損洛陽之價噫弢程一䥴不直漢汝斑瑕今交九尺以長何窘邊幅毋或怵劌通之華面其自珍姑射之肌膚勉矣鋪張副予傾寫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六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七

方岳　巨山

啓

代通丁察院

伏以地接莆田之近雅識行秘書天開栢府之嚴凜有眞御史方時仗馬尋我輩爲儒式朝陽之鳴破此晝冥之晦恭惟韞著蔡先見之明而發之勇挺松栢後凋之操而守之堅粤自易東共推斗北接武夔龍進羽鵷鷺有嘉坤六二之直方當道豺狼安問狐狸聿逢乾九五之剛健謂顔跖忠邪之莫辨雖堯舜聰明而奈何幸陰霾之劃開赫陽光於晦蝕試嘗讀宥府編摩之冊疏已條上皇家綱紀之一端矧乘驄當不諱之朝而冠豸立敢言之地想驚傳爲殿上虎辟小人斂迹避之彼局促如轅下駒有識者寒心久矣地天之泰堂陛自孚然魏鄭公爲良臣不願忠臣何煩彈擊抑魯仲連非國士通天下士過奉都俞其遭逢熙明傳誦蹇諤學錦製於琴瑟更張之後詎曰斗辟縣而不爲如蠒絲於杼軸空荒之餘夫豈肅政臺之所許清議之畏赤立奚憂每自賦先生鐵作肝之詩其敢爲此翁身是膽之事儻取搢紳之公論不廢綈袍之故情雖筆隨墨凡尚能作石徂徠聖德之頌使山搖嶽動亦將著韓昌黎諫臣之書翹想風猷慓如霜凜

代通王宰

伏以天各一涯幾費池塘之春夢地方百里遙分鄰壁之夜光翊同班飛太史之鳧敬憑櫝傳故人之鯉時其後矣喜則翌然恭惟某官落霞孤鶩之辭英驚雲遊龍之墨妙斗以南斗以北獨高奎宿之躔江之西江之東兩贊使星之幞囊聞畫諾備極拊摩於以知寶婺之源賴有此玉山之秀晝簾之寂夜户自恬大夫曰賢何乃奏瑾琴於五柳之縣天子有詔爾其鏘瓊琚於萬笋之班某一拜以還幾年于此方買櫝叢山之底誰念吾民之最窮想停驂野驛之寒曾入君侯之太息敢不三沐頭聞一言堯舜爲吾君民毋憂掣肘魯衛之政兄弟緊欲比肩翹企金相庶幾王我

代通度侍郎

伏以容臺進宗伯之班幸釱覲鳳巖邑從大夫之政屬耳飛鳧敢緣一日之私切幸二天之近寫之棐墨企此溼册恭惟某官粹然蜀琛陳在廟璉貝宫胎寒而弄明月挾文響以孤鍔逢山秋老而吸朝霞眇塵氛其獨立儒藝叢之開國多麟德以尊朝上方嘉殿西角之頭代不乏老東坡之手謂綿蕝之儀陋矣疇一洗之緊典章之盛郁然有諸老在毋讀壇登禮樂鄉之句雅知世推翰林伯之文司宗夙夜寅清堯有一夔而足侍臣日月獻納周其百世可知如使彌綸乎二三公之間必將鋪繹其六五帝之學適觀說命盡展皐謨其不勝馬跡之間閱翹企龍門之岌嶪南

而東之數千里何堪糊口之忙恍其惚矣五十年轉覺許身之拙試之以製錦奈何乎麥絲瞻彼春曹玆予夏屋思昔世父識小異於千人之中有懷明公誦新句於百僚之上敢借此以藉手儻聞之而動心愛其人者愛屋烏況後兒曹之在觀吾政而觀野雉亦惟父老之知

代通蔡總郎

伏以聳聲斗北爛其郎宿之暉出宰江東幸甚使天之近敢於傳鯉告以鼯龜伏念某汗青者流副墨之子窺諸父詞林之根柢何碌碌未有奇籍一官家世之蔓延寧欝欝久居此雖張儀之舌在豈虞龢之骨也奧自落南極知計左挾書冊於關雪嶺雲之外化衣襟以蠻煙瘴雨之腥方與庾梅而別歸又爲陶柳而驅去思昔中年之化今已在七不堪之間正復陽城之生亦付之六太息而已過不自料勇爲此來安知債邑之窮介在叢山之底厥土剛燥歲無萬寶之穣其民焦熬家乏百金之殖蓋凜然其掣肘亦何爲乎折腰獨以鷦鷯之一枝適覽鳳凰於千仞則其依緇詎不切深恭惟某官以中郎人物之宗傳魁省文章之印所謂有是父有是子欝然歆向之家其將使吾君使吾民盛於堯舜之世有美三衢之頌略如兩漢之循民方佩犢而帶牛時或鳴狐而嘯鼠曰司直吾父母至則息潢池之兵觀而曹皆鄉鄰豈欲爲緑林之盜奪情而起華函如携於此見信之及豚魚亦

爲用威之以貔虎是爲素蘊上所深知若然則出總於軍儲夫豈惟有事於邊圉侯誰在矣未嘗不歎曰江左之有夷吾遅之幾何亦將相戒以中國之相司馬其靖言綿薄惟恐錦傷堡障乎蠶絲乎擇斯二者山嶽也河海也孰能一之尚邀福於前人亦有辭於來世

代通余侍郎

伏以鵷班峻極所恃二天之我知凭爲畢飛願聞一語以自壯亦云僭矣其與進之恭惟某官語言實宇之森羅人物玉山之秀整星辰而上江河而下要是文章之一奇泰華爲高滄海爲深猶及承平之諸老璽璪深嘉其端雅鏘瓊幾徧於清華頓今貫爵之憂倍覺入流之冗臭銅之子忽已青衫毛錐者流弗如紅腐豈不知賢愚之同滯此亦恐君相之欲閒深想中書容勿之間妙有異日彌綸之畧廼制曰可惟汝其諧某不勝鋤口四方之忙何堪重跰百舍之役出入梅花之嶺巾幭亦腥浮沉明月之舟簡編無恙初臨巖邑恍在窮山遂欲賦歸去來兮之辭姑亦作亡可柰何之計安得近舍皇甫湜不使爲足下之游談但願生識韓荊州儻尚記東中之半面瞻斗以北如水之東

代通方提刑

伏以繡衣而立霄漢聿瞻使者之星壘綬而走塵埃切嘆郎官之宰雖迥有天淵之隔方將戴日月而行

敢以名聞道其懷仰恭惟某官周雅壯猶之老唐詩元勳者流當其揮玉麈於宗藩固已鏘瓊裾於帝扆胡爲軒讞廼輒鵷班曰古者有德惟刑必吾儒然後知此矧我朝以仁立國於民生若恐傷之經頒冊肇之春晝布紫泥之音然金科奉九重之敬恤而玉山有一卒之吽讙繫我丼棠勤公行李持斧而捕盜賊想聞綦公子之威名騎竹而走兒童復見郭細侯之故事少駐凝香之寢難稽聽履之朝某徒抱區區見謂碌碌昔我世父竊意爲生馬之駒許以象賢乃畫成類狗之虎歸舐詞林之衣鉢無忘家世之箕裘粵自落南幾於敗北尉溧陽而吟借家具寧免郊寒令彭澤而賦歸去來欲從陶隱偶脫瘴煙之遊勤尚驚風雨之漂捏方自拔於選階曾何知於縣譜邑而謂之債邑蓋亦望而凜然民皆可爲良民或相安於拙者亦惟綿薄退懼錦傷一婦不織一夫不耕敢廢農桑之課五刑有服五流有宅尚邀鞠草之仁

代通陳漕使

伏以迴亟丈之席無日不仰於諸談奉咫尺之書此意獨愧於清夢諒記韓門之弟子自羞吳下之阿蒙每聞華除有懷雅望雖莫激西江之水洗此傾思惟具瞻北斗之躔爲之贊喜恭惟某官骨格金莖之露精神玉壺之冰吸沆瀣而餐朝霞幾欲絕人間煙火之氣被明月而珮寶璐要自是天上神仙之流方其駕蟾蜍而飛固已摶鵾鵬而上有用之學無施不能

銅虎符竹使符兩入三刀之夢木牛運流馬運載歌
萬竈之乜諒迄外肅式遄中詔出駘蕩經馭娑輦涂
在步武之間叫閶闔呈琅玕高論妙語言之外僉所
矚者身其見之恭肝萬無奇頭顱如昨夜讀寒窗之
雪巳負初心曉看前山之雲居懷慚色雖了痴兒之
事不幾俗吏之爲事先生于茲有年恍記孔融之絳
帳見似人跫然而喜寧忘范叔之綈袍

代通吳總卿

伏以廻野躔於斗比於皇吾道之華分嚴邑於江東
卒甚使天之近仰榮光之下屬賞弱翰之未遑如責
以世俗事大之恭當巳獲門墻廢禮之罪敢不自訟
道其所懷恭惟某官由孟氏之後而得其傳出漢庭
之右而奪之氣大對陳天人之際内之治中國而外
之治遠夷比聲揚梁楚之間上不負天子而下不負
所學自其褎然子大夫之首固巳輩諸名卿相之流
方排閶闔呈琅玕之奇乃蓋崑崙躡蓬萊而去益以
有事於邊圉小煩出總於軍儲士飽而歌勇自百倍
虜歸相戒誓毋再來豈但使錢穀甲兵之間不至齒
堂於此見忠信篤敬之士可行蠻貊王人叙諸侯之
上雖曰無以易堯賢者爲邦家之光正恐思不見賈
某所歸戴若敢誦言之竊以昔者孔融登李膺之門
猶叙先世夫子與老聃之契矧今事會何幸親逢三
千字而日未斜大父嘗覦於兹議九萬里而風在下
吾翁亦並於英遊聽言再世之逢雖有一日之好則

其依嚮詎不切深愛其人者愛屋上之烏况復子孫
之在觀吾政而觀桑下之雉所恃父兄之知

代通交代趙宰

伏以東帶而見督郵肯爲噲伍彈琴而治單父愧在
盧前雅於伯仲之間最有子孫之契可無辭令道此
情悰恭惟某官蔚然麟趾之英允矣虬髯之似吟剡
水三更之雪比輿甚高飽鑑湖一曲之秋其清可掬
肆以烹鮮之政得於訓鯉之傳意其駕風雲而上星
辰易於決汝漢而排淮泗胡靜綰銅之緒少遲鳴玉
之班李方難弟而元方難兄共此閩江之渌周公拜
前而魯公拜後式遄漢殿之春某五技巳窮百爲皆
綠菊荒舊徑但欲賦歸去來兮之辭茅葺高齋詎敢
作居無幾何之計正有庭緣以累高明四顧而解全
牛懸新硎之發又一洗而空凡馬觀敏手之揮毫敢
告及瓜之期敬諏行李之御

代通王倉使

伏以占使者之星粲兌躔於斗北愧郎官之宿分稠
邑於江東聽言出岫之雲共飲入閩之水閭里老父
私相語矣謂鄉先生其必憐之恭惟某官妙摘玉兎
之毫幾跨金鼇之背方賜對於蓬萊殿雖阿房賦第
五而名益高如起草於明光宮則詞林世少雙而文
有體當其呈琅玕而謁閶闔謂巳朝閬風而夕崑崙
胡爲勇去於箇班廼肯平放於粟庾意者皇華之使
簡於清燕之間若曰欲聚民毋聚財何俗吏之念不

到此自昔有弊入無弊法惟通儒則仁在其中切嘗竊蕭平原詳試之才眞不負賈太傅治安之策民豈無漢公其有慶第聞芝宇之香滿直花塼之暖敢端此笏引聯于庭某技止黔驢朴如鄭鼠三戰犇北燃寒幾絕於帛編一官落南衫老半枯於荷葉毎賦泣勤檳榔之霧雨偶脫蕭條茅葦之瘴煙迄班引於嚴宸後驅來於積縣至則數家聚耳坐想吾民之窮知者幾何人哉誰憐作邑之苦辛枌榆之相望豈桃李之不言于彼高崗而鳳凰鳴雖迴珠於寥寞旣成大廈而燕雀賀將自樂於棲遲仰贕盛心不任覬兩

代通林泉使

伏以寶治騰驊切仰韓文公之斗銅章課政有開蘇刺史之天可無傳鯉之書告以眡龜之日恭惟某官五鳳樓之巨筆九龍巽之大鏞絲孔壁汲冢先秦古書以來口授若決雲夢凡周誥殷盤莊騷太史所錄手抉以分天章要是道山神仙之流盡絕人間煙火之氣何至屈臨於圜府聽其久去於方壺仰窺上心斷有深意謂朝廷權山澤之利緊欲上足國而下足民惟君子知財貨之源能使輕權母而重權子俗吏念不到此吾儒容可忽諸如其推鑄金以鑄人即所謂範模而範世三節召矣一陶治之某鹿鹿無奇魚魚自守六題十二體故家之衣鉢猶存五車數萬言矮牕之燈火良苦迺欝欝而居此豈區區之所期粵自落南幾於敗北偶脫黃茅之瘴通班紫禁之雲竟

分邑於山間如置身於井底飛尚方之舄敢以𠛬新而優爲有造化之爐升曰鑛頑而棄去

過權教蔡僉判

伏以把芝眉於鶴府曾論師學之同揚木舌於黌堂式借賓僚之重得君爲代告我以情蓋將綢繆朋友之交其必脫略世俗之外云胡不喜久已相知恭惟某官得中郎之異書稱君謨之妙墨嘗袖周官而獨往豈惟識河汾王氏之傳欲起漢儒而與言當盡得洙泗聖門之蘊方其拔琅玕以叫閶闔謂且跨元圃而登崑崙奚爲環滁山水之間肯尋歐陽文字之樂依芙蓉於僚幙漫穿從事之衫采芹藻於魯宮毎重博士之席於以見斯文之寄其或捨吾曹而誰過有蓸函置之渠觀某學從兩別坐想風期思昔老先生幾眼空於四海毎評諸第子僅齒及於數人顧惟見収於犇北之餘亦曾未快其圖南之意推一變於別省鷄失旦而始鳴儕八愷於甲科鴻遇風而猶卻就爲幸會身在交承有嘉益友之分深敢歎廣文之官冷山行六七里想未寒鷗鷺之盟雲飛九萬程恐莫企鵾鵬之化頓聞一語謹已三熏

通丁憲

伏以有美皆山雖遠長安之日於樂半水聿瞻使者之星獨抱遺經而來所恃會盟之主敢於傳鯉告以眡龜恭惟某官得學問於易東垂聲光於斗北簫韶儀卅六之鳳匪但甲科籌帷剗碧海之鯨迄安丙號

當其腦余吾而髓沙漠謂已朝閶風而夕崑崙乃頻洪範之作鹹無亦多材而自苦意者皇華之遺簡於清要之間若曰欲聚民毋聚財何俗吏之念不到此自昔有弊入無弊法惟通儒則仁在其中第閱芝宇之香逖直花甎之暖譴書之劳引傃于庭其涉世最迂識字可數寧爲鷄口僅推別省之一夔豈上鰲頭竟列首科之八愷既傳臚於曉殿肆分敎於康廬將求白鹿之遺書喜有伯魚之故武遠纏悲於風木亦增慨於泮芹不得已而遊琅琊山水之間所可談者則歐陽文字之樂倚博士之席正俛首西南之諸峯掃相君之門已馳心東北之一候不知其僭敬誦所聞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七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八

方岳 巨山

啓

代趙丞謝解

伏以哦竹笑丞抃之負幾羞遊於父書踏槐隨舉子之忙或揶揄其兒戲敢意鵠頭之選偶分麟趾之暉竊伏思惟逢有僥倖昔我皇祖篤叙宗盟廼睠箕裘易染膏粱之習俾同韋布自收翰墨之功此豈直角無用之文亦因以觀平生之蘊如曰志於得耳則吾夫何慊哉蓋場屋所以假塗寧忝有唐之科目謂辭章特其餘事况復神堯之子孫凡我銀潢無忘鐵硯如某者襟靈不韻骨相最凡兩寒幾落於簷花所未傳者家學杉花半枯於荷葉亦多鄙其世恩澤祖芴以未甘彈儒冠而良苦雖技止雕蟲之巧然功慙畫虎之難意者冊成而九返其蒐胡爲璞獻而三刖其足場屋光驚於昨夢詔書又過於秋風戰豈屢北耶雪寃之蹬故在吾亦欲東耳雲衢之興甚高勇於請行犖而得雋此蓋恭遇金玉右文之化冊青左戚之儒德裕不喜决科肖爲詭論王吉欲除任子深厭庸流廼從吏於棘闈濫吹嘘於竽奏某敢不挈蒐舊業就緒初心擊水而搏扶搖如借鵬程之翼排雲而叫閶闔敢嬰驪頷之鱗

代汪表姪謝解

伏以聖天子新端平之攻飭士習者再三鄉大夫登

賢能之書推禮經於第一㮚有盧前之愧喜無牛後之嘲何德堪之爲倖多矣試嘗謂士生堯舜之世誰不欲身致晁董之科剏惟琴瑟之更張豈復筌竽之雜襲風飛雷厲漢礼十行地闢天開唐文一變迺酌討階之額聿回儒學之心于然而來卓乎其傑猶共逐中原之鹿人人自謂得之至獨爲前列之鼇區區秖有愁耳顧如某者僅若而人結髮從諸公遊竊攷太平之典朿書有四方志頗爲君子之儒雖極知文舉之才跡未易詆洛陽之年少一燈夜雪兩戰秋風思昔故家起龍魚而洗日繄我季父有鵰鶚之在天寥乎相業之無傳幸而書種之不絶賈予餘勇與衆先登孰云楊紕之前或歎穿楊之巧邑有故事人多誦言謂疇昔當甲午之元嘗魁北斗以春秋無巳亥之誤遄冠南宫意其氣數之循環俾此功名之破的茲蓋恭遇蜀文公之教化今韓愈之聲光扶雲漢分天章涵浸詩書之澤星琅玕叫閶闔醲薰翰墨之香言觀才屈宋而道羲黄將使家皐夔而人稷契玉我文明之治㷀然熙洽之朝有嘉燕疑不知蠡躍迄致遼東之獻亦空兾北之羣其敢不運茅拔之征乘破竹之勢鳥之鷙累百數而不如鶚巳先雌伏之畀鯤之大幾千里而化爲鵬遄借雄風之便冊衷所屬赤牘奚殫

代大兄謝解

伏以鴈行別省謬推李廣之無雙鶚薦計臺乃賓牧之於第五卑有出於偶爾人或謂之當然雖未信月評之是非亦姑免秋風之寥落嘗謂文章雖有定價然而場屋特其假塗歷觀隋唐以來問學之畀竊歎晁董而有科舉之累波流之漫風靡以從至今日而謂之時文豈聖門所望於儒者吁幾年于此矣誰一洗而新之如某者聞道最迂識字可數悲歌長鋏飽諳世路之崎嶇凝守短檠倦聽雪樓之鍾鼓嘗撫周官而大息欲起漢儒而有言其如文閣哇陋之爲不過書生呫嗶而巳乃難入箏琶之耳巳久寒筆硯之心科第有利不利恥奚必南之燕而北之粵時所謂可則可耳豈負愚於虞而智於秦幸而見收誠不自意茲蓋恭遇綏論子方之家世麗藻子西之典刑驄馬退朝共駿鐵冠之御史木牛流運誓鋤環耳之夷[illegible]言觀才屈宋而道羲黄且欲家皐夔而人稷契王我文明之治㷀然熙洽之朝有俻會盟遂爲虜主乃賈揮毫之勇迄今换骨而仙某敢不緝綷所聞激越其忐獨懋兩宋弟不可以先之要有一韓敵自爲之驚耳勉旃行矣當亦褎然

代謝陞陟

伏以十室必有忠信錦製何功一字嚴於春秋寀褒甚寵不圖今日復見古風每觀世道之波流竊嘆人情之瀾倒一鵰挾兔則必爭公帝城之書五羊易牛猥曰孔融通家之契勢利之合習俗所同故天下無公是非惟視臧勝之巨力雖常情有私好惡難記緣

抱之故人矧如蠛蠓之官旁之蚍蜉之援未及識荆之半面且微蟜木之先容儼然取之猗歟盛矣顧某碌碌徒抱區區蓋嘗從諸老之遊未甘爲俗吏之事簿書耳獄訟耳固已在七不堪之間保障乎蠶繇乎直付之六太息而已曾何材諝而有聲稱豈閨棠下之言遂取溝中之斷刻馳椎墨紳佩雌黃月明而烏鵲依豈待繞枝之三匝水擊而鯤鵬化是爲運海於一飛此蓋恭遇如古人之特達而急於賢旣公導之寂寥而立於獨恥脅肩而進者寧取呂醫山人以爲高市駿骨以先之不綠諫議書箚而後予恭惟盛德有激懦東某敢不自奮所遺勉思其至一經品題便作佳士敢辱已知毋失名譽善事上官不爲私謝第持家訓仰報師門

代謝薦舉

戴刺史之二天秋蹈瓜戍得將軍之一諾春在桃蹊庶其無錦製之傷否則奚寇褒之寵於以籍口敢無銘心蓋聞吾儕私相謂之辭每歎天下無可爲之邑簿書耳獄訟耳固已在七不堪之間保障乎蠶繇乎直付之六太息而止況復覽鼎湯之沸安得撽壺冰之清凡其戴星而來例皆數日而去苟赦其不聞教訓而免於罪戾爲幸已多遽許以備著勤勞而違夫政經則吾豈敢有如某者僅若而人抑嘗觀循吏傳之所書未甘與流俗徒而爲伍旣嘗恭不可見已邈乎乳雉之仁然武城亦奚爲我莞爾割鷄之笑一用

緩　任

其拙三年而餘人謂斯何戒爾西征之行李侯誰在矣有吾東道之主人眼驚雄墨之飛穎沘雌黃之過此蓋恭遇妙擇拔茅之踪無忘釆菲之詩一氣轉而天下皆春隨試洪鈞之轉九里潤而京師蒙福豫儲冊府之求雖微織綿之材亦軫袴襦之念甦茲去尹竽在諸生某敢不祗此溢言作其懦志去之日如始至謹以書子張之紳矜於人口已知何啻執李膺之御

代謝任滿

種彭澤之柳化工陪賁於春疇熟楚丘之瓜歸與已濃於山色如釋百鈞之負凜有二天之臨敢不書紳跂茲解組蓋今日無可爲之縣在吾曹微捷取之塗非不知爲保障爲蠶絲之兩難寧償邑債亦惟曰有社稷有人民則一耳第守官歲幸而令更誠不自意伏念某朴如鄭鼠技止黔驢操刀而製錦其傷實多曾何一日之敢暇學優而安弦亦在乎熟比及三年而有成始爲此來巳井汰去承之於十羊九牧之後無怪乎征稅之藉虛相仍以二蝗三旱之時轉覺其催科之政拙每旋觀而歎息不圖至於今茲請言所遭厥惟有自此蓋恭遇漢循吏傳之嘉政古君子儒之盛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盡入胷中之雲夢嗃嗃乎不可尚已詎知皮裹之陽秋洪惟包涵毋庸束濕謂治道去甚若耳未害許丞之聾雖撫字奚勞之云亦滿陽城之考某少爲交篆行矣班庭故將軍無能爲

豈預狐濡其尾新令尹來何碁尚虞狼掇其胡式覬
矜慈是爲終造

代謝除華文閣直學士

分梱邊城幾閱治狀進班邃閣猥玷除書蓋懇切而牢辭者凡六章其趑趄而未進者餘半載終莫回於成渙亦竊慮於瀆蒙雖李廣數奇正不羨侯於校尉然汲黯戇發或疑敢薄於淮陽蚤夜以思進退維谷正恐酬恩之無所復虞畱令之有誅宜貶而褒以榮爲懼伏念某馬齒加長罷技已窮匈奴不滅何以家爲報國之心猶熾王事多難維其棘矣惡時之髮欲銀旋觀兵氣之纓可駭旌頭之彗孰禦強勇之將夏天筆以咨盍來羣策以防秋寸陰是惜令乃脉絡之

不貫安得精神之自強内阻外訌事已至此朝奏暮報人尚遲之胡爲書檄之交馳竟令歲月之虛老思慮所及夢寐亦驚君然則進直於西清亦奚以少寬於北顧言觀綸綍有靦縉紳茲蓋伏遇妙造化之權公刑賞之柄陳十事以堅帝意首及人材有一德以享天心力扶世運進言之毅勸上勿遺使非意之僥踰迄不容於控避某巳上巧辭之請難忘刻骨之銘一夫向隅爲主憂豈敢懷於畎畆四郊多壘則臣辱慨徒死於封疆

代謝除軍器簿

班聯廷理俾共贊於遴籌簿最司兵忽賜還於朝著何過聽之及是感誤知而凜如伏念某蚤由諸生偶竊末第遭時多事顧毛雖子安用哉不學少文蓋嘗肄技止此耳徒以叔舅適當於梱寄得同子姓參典於軍書每憖區區紙上之傳爲有[illegible]中之畫縱或因人而成事其敢貪天以爲功展敘[illegible]苟孰云無怠之咭似有書道在自甘李廣之數奇惟公朝欲增重於制垣故内暮亦嘗膺於寵綍居刑書而秉中正未遑入佐於法媿除戎器而戒不虞乃復叨居於短簿況伯舅長鈞衡之務在一時爲冰玉之榮雖自爲謀殆無過此茲蓋恭遇以吾身爲世道之標準以吾心爲人物之權衡妙斡一元措天下於内雍之固無杈羣策翠明主於三代之隆曾微對菲之遺於樂菁我之育致茲冗散亦被生成某敢不服此厚恩勉諸

遠器兮人爲兮而矢人爲矢將技藝之成精智者謂智而仁者謂仁惟鈞陶之獨運行瞻定範畫布輪囷

代謝除端明殿學士淮東制置大使

赤桑旁午兵氣未靖於窮邊紫殿隍華軍紀聿嚴於大梱此固廟謨之宏遠其如物望之卑凡既莫遂於懇辭不得已而祗受敢告吾祖恐負已知蓋聞祖宗之盛時已分文武而異樹儲書禁殿所以優崇篤學之儒授鉞元戎所以假借馭軍之柄豈有俗吏而班之中祕豈有庸材而使以大名顧天下安天下危兩注之意然閫以内閫以外一惟其人覩是微蹤嚌當重寄伏念某頭顱欲老肝膈無奇對越一心雖誓不以賊而遺君父驅馳五載乃未能安邊而立功名閒

者援師之西捷報彼酋之北是始因人而成事其敢貪天以爲功夫何異數之便蕃抑重微躬之惕厲思昔先考遇知寧皇濫有威名猶加大於十稔無壓之後裔繇科第僅遺榮於九原莫起之餘豈伊不肖之孤克邁前人之睠此蓋伏遇愛人材如護元氣與治化如播大鈞非道不陳於前惟天保釆微之次第有謀入告于右皆車攻袪杜之規模盡嘗欲釐百工而庶績熙豈但曰整六師而四夷服顧瞻東鄙幸弊北風故寧就歸焦頭之勞毋或久勤拊髀之歎致茲庸瑣亦誤褒綸共收不永矢捐軀無忘嘗膽惟上策莫如於自治時非借箸之時彼遠人何有於常強但勵枕戈之志忠貫所激臨鑒在茲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八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九

方岳　巨山

啓

謝除禮兵部架閣添差制幹

伏以贊畫戎垣忱失邯鄲之步策名故府又爲淮海之遊江山木𢇁於逢迎歲月幾何其契闊一陶厚矣再鶩瞿然伏念某戇簡故貧半衣猶暖半畦夜雨甘自隨黃獨之鑱兩鬢秋風已不作青衫之夢等輩迫之於場屋詞章奚有於度程亦惟山林鄙野之人未解世俗婉阿之語寧爲鷄口雖別闈先諸子之鳴幾上蠶頭而當路斥老生之戇時已不偶今其謂何故方解檄埃於田間未免化兜鍪於塞上每懷士稚風濤作擊檝之聲竊憤元顏沙草漆盜邊之骨顧頻年之多事豈吾國而無人乃飛塵餘秣羯之腥而淒雨嘯燐魑之鬼寧復屋火萬里之氣象秖傷山河兩戒之圖書恨無能爲惟有痛哭謂此曹宜來高閣請俟太平矧多病欲歸故廬自知坎壈夫何誤塗仍贊舊知與閒典故之藏增重賓僚之遺緊錯節盤根之無取然輕車熟路之可尋芍藥揚州歎已老三生之杜牧桃花春觀笑重來前度之劉郎大哉坱圠之中容此幺微之賤茲蓋恭遇以帝典熙庶績以皇極受羣材日月亭午而無斜陰已開治象天地既交而成泰

道盡入鈞衡念窮邊有北擬犹之憂屬大栢重東諸侯之寄遂使菁莪之樂育亦勤棫樸之能官某敢不夙夜在公東西唯命文書盈於几閣固非庸陋之堪任勝筭運於籌帷式覬艱難之共濟庶酒腐儒之恥用酬真相之知

謝制使趙端明

伏以無補玉垣濫當解去誤塵金耀趣使復來蓋三騰薦禰之章喜再有依劉之幸自鄮元白倍費雌黃伏念某起山林憔悴之餘極門地單平之最抱璞而泣莫知我兮鼓瑟雖工其誰好者何一望末光之始知三生夙契之歡政以冷官愁紫邏之雲乃不暖席入青油之幕癖而自信瓶罌中耿耿者尚存愚且弗移與世間落落而難合敢圖國士之遇獨推男子之奇行天下得此於人固亦寡矣觀遠臣以所爲主若將終焉適老親一病之幾危而羈宮百憂之交集兄伯遷沉於泉壤室廬久化於灰埃坐銷少日之壯心每滴故鄉之老淚居官何樂幸已近及瓜之期將父言歸豈但爲誅茅之計用不憚家山之幽阻亦詎知俗駕之勤回粵思故府之歲仍賛元戎之晝斬新秋色久憶松江之鱸依舊春風重跨楊州之鶴世有推之去耳誰肯邀而留之永懷此息欲報無所茲蓋恭遇以身許國以人事君謂安邊竟立功名雖不假一狐之腋然識時務在俊傑尚或取九牛之毛旋觀大幕之間尤增敝帚之重雅相歎賞實異等倫故凡奏牘於公車罔俾謝恩於私室蓋他人知其一未知其二何有何亡獨我公至於再而至于三不進不已遂還去馬無棄前魚某敢不銘而書紳行矣樸被丈夫當濟四海何必中朝之官烈女不踐二庭寧負平生之志勉圖已試無忝所知

謝吳總侍

伏以身落邊城久矣思鱸之夢名聯故府居然騎鶴之遊所愛負臨賀之知敢曰失邾鄭之步亦云幸甚請具陳之伏念某起山林憔悴之餘極場屋摧頹之久抱璞而泣莫我知兮鼓瑟雖工其誰好者儻不遇天下第一人之鑒將復有平時日五色之迷蓋刑賞忠厚之文前輩猶疑其門下士而寘之次惟有物混成之賦識者始覘爲公轉器而擢之魁故雖試別闈而主司喜韓愈之奇然至對殿廬則當路斥子由之直方抖擻田間之襏襫覓低回塞上之兜鍪所賴王人實維座主謂夜半既傳於衣鉢豈春風不寘於襟懷逢人而說項斯何惜牙齒之潤下車而薦文舉相期羽翼之成夫何俗駕之勤回大負公車之劄進乃典司於金耀仍晝諾於玉垣芍藥楊州歎已老三生之杜牧桃花春觀笑重來前度之劉郎第懷此息欲報無所茲蓋恭遇與禮樂如諸葛亮而無其短陳天人如董仲舒而無其迂以皇極受人材蓋將爲他日股肱之備以論語治天下豈惟滋後生口耳之傳用能得士於發殺之間每亦觀人於筆墨之外遂還去

馬毋棄前魚莫敢不銘而書紳行矣樸被所考試士踵爲宰相當不愧權德輿之知門無恙外賀得主人幸自致李中丞之側永言稱塞惟有好修

謝廟堂

天地開除一賢柱石山林深密羣蟄風霆故雖肖翹蠢動之微亦在坱圠陶鈞之數偉哉造化可以隆平恭聞持天下國家猶權衡此首輕則彼尾重譬君子小人若氷炭衆陰長則微陽消試嘗還觀二三年以來豈但可爲六太息而已朋比成痼寒之疾姦諛推狂回之瀾夫然故舉世無公是非盡網空諸賢之去而未已此身有小利害擲筆嘆名節之壞而不慭厥有繇我嘻其甚矣聖上離照於久儲神之後乾旋於一反手之間爰立眞儒旁招俊彥昔何爲者鰍鱔晝羣而狐狸夜號今則易然蟋蟀秋蟄而蜉蝣陰出兮旂所及冠蓋相望孰云風飛雷厲之物亦起月釣雲耕之輩如恭者晚末聞道愚不識時木居士經幾度春自憐傳癖毛錐子乃作此祟盍坐文窮鬼擘口而草東梱之書璞則足而種南山之豆三年牛下謂休此生一桃鷗邊敢作他夢適會我公之大用遽令去婦之復還上方稽之乾道而等之紹興聿咨薦進士雖棄於熙寧而用於元祐何愧行藏我儀圖之孰主張是茲蓋恭遇以伊訓任天下之重以戴經統吾道之傳立大政與太平世賴有股肱之喜開衆正杜群枉帝知無毫髮之私用能索之麋鹿之群曾不棄此蟲魚之註某敢不賦菁莪之樂育連茅茹之彙征幼而學壯而行儻遂書生之志人所棄我所取難忘國士之知苟負初心有如皦日

謝執政臺諫

雲耕月釣久坐文窮地闢天開聿回化造雖亡羊之惑可爲抱脘而屈蠖之伸殆已冥心不圖黃紙之除亦到青山之外伏念某自與少可所遭輙奇方仕之前盍投經白鹿之洞繼家之棘竟乏軔青牛之車意坱圠於此時已胚胎於茲事乃使環滁而讀醉亭之記因遂臨淮而爲辯幕之賓時則議諸梱之不咸甚至勤九重之有訓彼陸賈者本欲交歡平勃之間如晁錯何適自取亡吳楚之削慨念一時之建白無慭萬世之汗青以羣狐晝嗥之秋豈兩虎私鬬之日盍集尋常之隙具陳咫尺之書如能披肝瀝而布腹心物亦爲之感動或尚事形骸而分爾汝世自有於是非于時然雍之言卽授相如之簡文成數刻寧誤禍機事繫三邊敢爲身計謂相捨以和數清議謂賊撫以和誤聖朝誰實主之患無大此猶記紹絆當日之俘誦或塵晃旒乙夜之覽觀曾幾何時閭中國之相司馬其孰爲罪殆彌天之釋道安用煩杜後之抨彈追詠幕中之屬藁家客馬周所爲也豈惟趣召之今無後世子雲必好之聊復解嘲而奚有蓋已屈平問卜詹之歲曾微子公入帝城之書若將終焉何意今者鶴譬愚公之夢犬驚去婦之還所謂起公道於寂

寥之餘於此見盛世有清明之象兹蓋恭遇執政以至公開衆賢之路以樂與立太平之基黃鍾鼓而萬宇春地天交泰驚霆轟而羣蟄奮巖穴爲空肆令憔悴之蹤亦在欣榮之數臺諫以至公杜羣枉以樂與基太平某也忠某也回未嘗一日無君子之論執當衡執當黜方以此身主吾道之盟是用包荒亦容連茹某敢不拔除筆墨之祟埜歛山林之心三年不蜚不鳴既久知命義之戒百世而上而下方將求義理之歸

謝丞相

予來幾日慨懷歸去之辭禮絶百僚敢意褒榮之字妙鈞播於坱圠繁神光之陛雖永言藏之可謂遇矣伏念某起於樵牧僻在山林古心古貌而讀古書自忘其拙圓行圓言而應圓物要匪所長故雖碌碌以無奇亦每落落而難合不自意揚州之役誰其誤老子之知季鷹憶蓴菜而言還方且泣數行下何遽爲栴花而再往則已難頃刻留顧女無醜好而見妬者事之常然心有是非而傾異者機之駭吾亦從此遊矣徑尋三逕之盟未嘗過而問焉恍隔十年之夢嗟短檠其來棄倚長鋏而不彈會班文德以聽麻知董戎昭而授鉞長者絶予予絶長者有邀元亮於道中將軍負腹腹負將軍欲致石洪於幕下衆人固不識也夫子可復許乎獨自傷驚餌之魚今安用乘軒之鶴攻恐重煩於指目亦嘗盡布其腹心趨勤翰墨之

光堅如金石之約豈兩魯生不至固亦博士之所羞我一范增何如來必楚王之能用至則間忌之入不逃忖度之私盍上實口有於卻超諒下客難容於毛遂吹不用言大不行道我則奚爲向以國士今以衆人是殆宜上深鑒覆前之轍亟回與盡之舟既與世以無緣因抗章而有請謂徑卧一丘而已足初不失於晉羊性曲成萬物而不遺恃使充於根鷇縶然雲飛來自日邊將令論著於道山仍畀潛華於郎省夫何爲者有移光範之書止戒尼之倍貲化鈞之鑄仰窺妙畫莫贊元工茲蓋恭遇學足以爲帝者師言足以爲天下法治象如一陽之復迄回否運於熙平兵氛無半燧之驚坐實邊陲於寧乂念中國夷狄盛衰之變在君子小人進退之間故凡夾袋之搜羅至飭緹函而酬酢重念某已上有司之廩祿久稽莫府之文書縱微我公厥薄之心寧免等輩嫌疑之跡天地寬如有礙方知行路之難田園蕪胡不歸終覬還山之榮敢因謝幅併控懇悰

又

某丐歸田里本爲出英之謀霈吹江城更胃分麾之寵荀有以藉口而去豈不勝強顏之多即日就塗拜命抵舍相國之賜大矣今者其謂斯何亦曰求仁而得仁庶幾可止而則止蓋如某者戇以爲直執而無權始爲建議而背之不忠未解公孫之詐與人商論而不能下氣自取昌黎之窮熾非一轉於化鈞將必

贖

重羅於謗焰吾在汶上矣今奚賁於移文君薄淮陽耶敢更陳於免擯

南康到任謝廟堂

一麾江海敢圖綰戍之期三逕林丘莫遂投閑之請言林其馬式開我龜敢告至於鈞衡請具陳於竿牘伏念某受命於獨許身何愚蠢魚之癖不除信書成誤麋鹿之性故野與世絕蹤但知惡元子之圜窜辭乞天孫之巧汲黯妄發或者亦多憚之李廣數奇不過不得侯耳無可柰何莫中之辯盍歸乎來谷口之耕徑削牘以丐祠卒出綸而予壘樵牧既還其處所會魚皆覺其歡欣方將娛憂舒悲一發於詩政自伏喚潛深無關於世使移生去我果安知不楚市之鉗彼和氏泣奚爲曾未毀荆山之璞乃迎弈丘之戌巳俾張翰之歸詔恩弗許於辭行心口自爲之相語悔痊往矣寧復斯人廬山高哉妙絕天下將不負平生之目且飽觀老子之書茲蓋恭遇以立道統爲帝師以聚人材爲相業當端平琴瑟更張之始律呂調而正聲諧及淳祐魚龍雜襲之餘雷霆轟而群陰蟄天開一泰公得衆賢不惟中朝無檮杌饕餮之儔亦欲方國有渤海潁川之政還觀近者厥亦儒哉謂先儒所藏書存而俗吏乃敗人意間濂溪幾傳至此每慨思貂續之難范文正一筆勾之何耕去狼貪之勇遂承人之夫豈材堪某敢不近戒覆車遠窺往躅第漁取適遺於竭澤恐書癡無救於陋風把菊賦歸未免

何　　捐　　宍

有吁先生稱太守之誚蘭亭帖在蓋備閒以著廷還即省之言其求寶之非敢望也

兩易邵武軍謝廟堂

同舟遇風其敢視人之溺鄰國爲壑不虞按吏之遝脫非覆轍以如天誰與轉移而易地某知自矣請具陳之伏念某窮且益堅愚而自用當汲黯之妄發不能爲性命而忍須臾雖李廣之數奇未嘗以屈辱而遂摧沮故知有是非不知有利害毋得罪於獨寧得罪高明平生所爲每坐如此會守廬山之荒壘正臨匯澤之重湖飛揚舳艫惟鐔舟之湊集藥宍闤闠甚羣盜之歎呼每挺刃以駭吾民至殺人而尸諸市可爲太息莫敢誰何豈惟雄霸之風乃見清平之世此而不戢亂亦非難痛繩治之眞是驅龍蛇而搏虎豹稍懲艾矣卒無鼯鰍鱔而號狐狸獨有湖廣之網稍敢據康廬之石間薄人於險竟致漂淪覆天何辜有來赴愬然則爲之長者得不追而杖之夫奚禁黠吏之畢辭已觸權貴人之盛怒冠雖弊不以苴履人謂斯何水之激可使在山慮不及此其所謂之體統實可駭於文移縱自卧上床使客卧下床未除豪氣然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胡涉吾疆驟騰劾奏之章重費并包之度此蓋伏遇以皇極容受以大明照臨謂爾湖廣謂我江東睟然漢地理之志劾此鄰邦劾彼朝士岌乎唐藩鎮之憂於其不得已之中示以聊復爾之意敝自客運薄言對移失一老兵得一老兵似

無傷於毫髮待以國士報以國士敢敬布其腹心尚念其草茅之習固然萍梗之蹤方定若曰統隔之部本無界限之分恐邵國難而朝廷處之亦難既江東可則福建奚其不可畏首畏尾吾身餘幾誰云天地之寬何蓑何笠爾牧來思孰與山林之容敢因摧謝併以懺祈

邵武軍到任謝廟堂

以㭊易搢盡出寬恩自江入閩已祗遠戍[illegible]曰老生之直諒備知吾相之曲成庶幾此輩坐以無事盍燃外之爲郡多風波之悍民問馬及羊莫施鉤距帶牛佩犢動以兵爭固嘗弄鉏梃而貽丙枕之憂至今鮮綢紐而無甲令之懼真喜則人怒則獸之處屬方有於小驚迨車如樓馬如狗之來乃亡何而自定豈龔遂能安渤海之盜豈汲黯能寢淮南之謀事有偶然況如某者徒以柔不茹剛不吐或嚴憚之若夫用之行舍之藏孰主張是比觸權貴人之怒已歌歸去來之辭或曰自近移遠宜若慰然詎容堅卧如使以退爲進是謂過矣必毋晉行冒爲此來吁豈得已不圖狂狷乃有聲梁楚之間或可輯寧俾無異魯鄒之俗閩之道路相與誦言無犯有司是嘗析南陽帝親者頗衰老于其將如嬰兒官事何幸此危蹤轉而安跡此蓋伏遇以六經熙帝載以三代育人材不得中行而與之寧使負草茅之氣吾見君子斯可矣毋令坐口語之愆乃陶埏扎之鈞不失坤卿之步某敢不愈堅苦飭無縱詭隨所恃本朝清明直爲壯而曲爲老固使初心變化前日是而今日非惟有拊摩是爲補塞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九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十

方岳 巨山

啓

通李帥制冬書

霄在地中復日增繡璧之紅子爲天之正春麗油幢之碧若時龍綍式對麟符某官聲明黃鍾之和文物清臺之瑞長嘯而却胡騎喜鯨海之波澄高卧而護國門覺蜺旌之雲暖方勤勲於汗竹肆委蛻於浮葭琱戈淑旗其視爾師鼷鼠已消於陰慝元衮赤舄入趨王覲鳳凰遄覽於陽暉某辱出帥墻邉睇帥鉞紀漢宮之迎至晏鶩節物之崢嶸吹鄒律以破寒難既襟期之磊硯其爲系頌第劇蘊悰

通吳總卿

子爲天之正日極南躔之景霄在地中復春連北斗之魁喜緹室之律回覺總臺之雲麗某官天人三㝡禮樂百年方排閶闔呈琅玕之奇鵷鷺集九霄之曉廼蓋崑崙薄蓬萊而去貔貅飽萬竈之煙要不爲紙上巴陳之言姑將試胷中有用之學鼷鼠盡消於陰慝聿逢劉長之休鳳凰遄覽於陽暉式對亨嘉之會某遥睇鄉月丕蕆使天吹鄒律以破寒覬放梅梢之暖朝漢宮而迎至倚飛芝宇之香其若頌言莫殫襟抱

通劉徽州

霄在地中復葭飛緹室之書子爲天之正梅迯練漢之暖憧騰縈襃頌浹鯨尊某官聲明黃鍾之和文物清臺之瑞朝崑崙夕元圃豈但曰一二千石之良左浮丘右洪崖乃背賦三十六峯之秀於穆袴襦之最有來綸綍之褒坐而堯言進而舜趨已覺觚稜之天近前有召父後有杜母何知戰衛之日長某式對亨期丕承劉德紀漢宮之迎至晏鶩節物之崢嶸吹鄒律以破寒更探陽和之消息其爲瞻詠第劇蘊悰

通趙通判

驗長安之日五紋添弱線之紅瞻別駕之星一札奉香泥之紫嘉亨之會劉長惟休某官翹秀銀潢搴華瑶海跨蓬萊而餐沆瀣要是斗南之人排閶闔而呈琅玕自奏河東之賦練帶何煩於賺足綸褒已下於螭頭七日而一陽生是爲天地之泰九遷而三節召式符朝野之需某遄覽陽暉丕承陰賜春回鄒律易消窮谷之寒雲麗魯臺更放孤根之煖其爲系頌未易名言

通知縣

律應黃鍾之宮雲酣葭暖春到青山之縣雪沁梅清有嘉雙凫舄之飛遄襲玉鳳樓之喜某官民自得於彈琴之外治不出乎讀書之間蓋崑崙薄蓬萊廼肯同於餘子呈琅玕罷閶闔當不減於諸公倚催鳴玉之班丕對綰銅之最吾道亨矣想賡酬鶢鵲之杯帝曰俞哉其猷納鵷鴻之陛某分睥鄒壁馳頌慶庭吹鄒律以破寒莫既襟期之磊砢紀漢宮之迎至第鬱

節物之崢嶸

回黃黃州

強圉協洽之年剝餘必復上元甲子之辰陰極而陽啟訶護室之春壯勞竹樓之月共惟溫其愛日瑞則慶雲黃州冰雪之官六宜在否赤壁風月之留萬頃茫然式對迎長思皇受祉某押頭欲去拜手未能孤鶴橫江乃飛落東坡之字一牛耕雨恐歸尋西崦之盟

回丘運使

繡壁春融有永漢宮之日綻函曉襲聿飛郇翰之雲佩雅意之相先愧頌言之已後此蓋某官文成唾玉誼重斷金惠我雙鯉魚共喜廿芬之錯落出呼五花馬第驚節物之崢嶸

與丘運使

玉琯春回已動揚州之梅輿霜臺雲煖尚飛詞掖之芝香若時繁釐集我儒彥某官蒼璧之粹秀黃鍾之函和消羣慝於六陰慨有澄清之略復亨期於七日徯陳平治之謨式對迎長於皇入覲某聞歡聲之旁午嘉卒會於同寅贈我明月珠敬佩搢紳之感報之青玉案敢忘獻賤之銘

與宰執

曉奏觀臺蒼籙紀五雲之瑞曉回宮壁洪鈞轉一氣之春維時元臣克受蕃祉某官履日月之會見天地之心坐廟堂而進退百官盡消羣慝斡造化而開張萬物潛復初陽茂迎愛景之長有衍丕圖之慶某屬分栩符進企階符天子之寧通神明諒臻純嘏太平之朔當今日式對亨嘉

與侍從

霽景浮空雲紀魯臺之瑞初陽襲筦春回鄒谷之寒有懷禁班丕承帝賚某官蒼玉粹秀黃鍾函和播一中羣消群慝於六陰之極與衆君子致亨期於七日之間嘉此迎長既多受祉某謬將使指莫賀賓榮[illegible]入孤根已動揚州之梅輿曉傳珠瀣喜聞詞掖之芝香

回潘宰

魯臺書至聿來七日之亨潘縣回春已上三年之景

雖時綸檢式對緩苗某官有水其相如日可愛暖入夫三之景頌如之何徑排尺五之天會且歸矣某放還山墅久典朝衣暴章服揖上官要非閒居者之事登靈臺認雲物已候見上方之歸敢修記室之辭往代掃門之禮

回諸郎

倬彼魯雲必書為瑞溫其趙日可愛如春維周宗盟自天棐祿某官土圭之正玉琯之和予嗟麟兮式時公姓衆維魚矣衆對天休福穰綏之君子樂只某明農未遂介壽無繇節物崢嶸第驚老朽文章爾雅徒負寵榮不敏之辭何足以謝

回樞府

日行北陸六琯初飛雲麗西樞五兵不試於皇亞歲克相明時某官舒爲慶雲溫如愛景頫氏之復萌動一陽孔聖之時會逢千載與國無極對天之休某免牘未俞慶函敢後耄及之矣惟有賦歸歌以訊之亟其爰立善頌無斁德音不瑕

回從藩

天回候館䜿室浮春地重价藩荷橐錫羙若時亞歲衷對殊休某官一陽剛方六氣純厚俗濊愛日暖入袴襦操凜層氷蔚爲冠冕迎長有慶登最維良某退然衰蹤辱此華翰頌言無斁聊附回翔歸與甚濃第增揺曳

回京尹

律回天統閶闔日長春洽王畿氤稜雲暖思皇工尹介爾邦休某官體備四時氣函六琯爲國喉舌於穆論思藹腹精神適先彈壓萃只第祿昭哉蓋臣某耄亦何爲歸則甚力比驚日至䜿室陽生終必天從茅簷曉暖未央感戢敢拜重勤

回殿巖

土圭襲景玉帳浮春有赫虎臣聿來麗祉某官以國心膂爲王爪牙羽林神兵鬬其有勇觀臺雲物於鑠我師某政爾感時遽勤飛翰瞻言推謝不盡銘藏

回朝士

黃宮氣應一線日長紫殿班回五色雲見端人萃只吾道甚休某官禀有歲寒溫如愛景瑟彼䝹琯陽長陰消於粲瑆林日光玉絜有邦之慶秉時以亨某然衰蹤辱此華問渠央感戢敢拜重勤

回監司

六琯雲飛有開亞歲一臺春郁於樂明時某官衷對初陽導迎純嘏既書魯史非霧非煙宜布堯仁如天如日某老驚節物愧見書辭槐位碁年屢陳耄矣茅簷愛景終賦歸歟徒負頌言未央感戢

回鄭少傅

春浮緹室遊復新陽天啓經帷有皇舊穆帝王之學造化同功某官治格端平身爲元氣至今化日宮線屢添共徯書雲衮衣再入與國無極對天之休某久問歸期聿逢亞歲土圭莫測塊北無垠調鼎重來太平有象於㮣壽豈未央頌言

回楊郡王

日躔北陸肇正天元春入南陽聿連帝晚黃宮浮暖紫極流暉某官一氣之和五雲之瑞爲國元舅自牧以謙得易初交不遠而復皇明所燭景福來同某久欲垂車未遑削牘華星字字猥奉函書髮壟塋第驚節物

回鄭監丞

愛景雪融黃宮初睹老傛雲卧白日自長諒深丙枕之思寧久午橋之夢某方修襖頌道奉緹函君子有酒旨且多更蜃蟻泛治世之音安以樂式徯鳳儀

賀丞相

茍挻芸生一陽初復柳舒梅放萬象皆於有皇播物之仁盡入迎圭之景某官識參造化德備中和衆正進而小人消君臣賡慶群陰退而吾道長天地開除一氣洪鈞八荒壽域某猥爲宗翰莫望台符块比無垠但覺觀臺之雲暖太平有象永依化國之日長

又

天地開除一陽生而羣陰蟄國家閒暇衆正進而萬象春某官行孔之時學顔之復經綸天縡有開剛長之休闔闢神機盡屏私邪之沴皇明所燭景福來同某藐是宗華莫瞻台極春浮緹室巳先南北之枝雲爛窓衣徒致東西之府

回景獻邸

一陽萌動緹室春浮萬象開張藩房天近有備亨嘉之會聿開剛長之期某官自牧以謙不遠而復温其趙日歛爲可愛之陽和倬彼會雲要是太平之瑞氣對天之祐與國同休某近列講臺逆瞻宗翰景長宫壁喜添一春之書暖入圭璧茂錫百朋之祉

回榮邸

日長宫壁巳浮葭律之春天近藩房有韡棣華之鄂襃時之對與國同休某有事紫壇未瞻翠水忽枉五雲之翰謙以先之又添一卷之書復其亨矣

回鄭丞相

天地開除一陽生而羣陰蟄國家閒暇衆正進而萬象春於赫休期相時元宰某官運璣衡於皇極熙宇宙於洪鈞天下再太平一卦爻之消長治世小元祐六律呂之中和有嘉播物之仁盡入迎圭之景某粤從幹蘇落在廬山南枝暖而北枝寒夫豈化工之意陰氣剥而生氣復言觀块比之春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十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十一

方岳巨山

啓

通州府年書

閶闔開黃道聿新鳳曆之元絲寢凝清香誕輯虎符之瑞春駢簇管頌浹椒盤某官氣函玉燭之和識造璣衡之妙昔無襦而今袴汗青遄紀於竹書言如絲而出綸泥紫已塗於芝宇地天之泰朝野所需某三見娵訾一歸块圠雲深戟衛諒鳴琴蟻泛之春日轉觚稜覬鏘珮鵷人之曉中和之詠熙皞惟均

通通判

春皇撫宇宙聿新鳳曆之元霽色滿乾坤誕輯熊轓之瑞雲䣛簇管香沁椒盤某官氣函玉燭之和識造璣衡之妙治中半刺史喜光風霽月之平分新安古富州覺練水屏山之增麗於皇渙渥式對泰亨某三見娵訾一歸块圠暖融泥軾諒鳴琴蟻泛之春晴轉觚稜覬鏘珮鵷人之曉康沂之詠蠶邑惟均

通教授

春皇撫宇宙聿新五鳳之元霽色滿乾坤誕輯三鱣之瑞雲䣛簇管香沁椒盤某官發括山煙雨之奇浥石門洞天之秀捕龍蛇搏虎豹駭觀昌黎奇怪之文騎麒麟驂鳳凰雅有周公太平之器猗歟紫綍美彼青規某遝遡匪華敢忘傳鯉先生自此升矣春浮柏葉之觴館下立而蒔之雲麗槐陰之市衷册所屬楷素吳殫

通幕職

經謂一為元璇曆更新於簇管陽內三為泰璦琚盛集於蓮池時若青規誕敷紫綍某官識造璣衡之妙氣函玉燭之和幕府粹清不妨尋練水屏山之勝江城寥沉豈久稽紛闌瓊闥之遊肆及正陽渙流春澤某陸沉僚底三易歲端浮蟻沁柏葉之香莫塵燕廈朝馬踏梅花之月遄覲鵷墀其若衷册對窮楮素

回王知軍

青旗催曉遙新鳳曆之端皂蓋班春誕輯虎符之瑞某官慶流戟衛恩浹遝城式遄咫尺之需愁對茂三之泰某濫塵烏幕肅奉魚書遙瞻竹使之華已後椒花之頌

回諸縣

蒼龍易次青鳥司衣達新花縣之春於穆椒盤之頌某官政成三異仁及一同愁迎寅令之和丕輅庚牌之召某未遑削牘猥辱飛緘頭言調琖父之音相與布正王之澤

回丘憲

彼美青衿聳布王春之令於皇綸斧誕敷帝皞之仁芝函與璇曆俱新簇管並玉花齊瑞某官奉行寬大遂有光華一氣轉洪鈞催攬澄清之轡九天開黃道遄歸禁近之班喜聞摳馬之喧共候詔鵷之下某又逢穀旦載頌椒盤分淮海之陽和有來雲朵樁麓湖

之明月徒想風期

回吳總侍

風轉青旂肇布王春之令天開紫禁誕敷帝皡之仁邊有蕃釐介茲茂德其官星避南斗華同東風才名當世之少雙上匭佇之久矣江山天下之第一民歌舞著再焉及此端辰聿來異數盍簪而喧櫪馬想忻奉於湓輿飛墨而落詔鶚屽趣歸於漢殿其又遂穀旦載頌椒盤比固樓臺正隅濤江之雪東皇宇宙幸逮淮海之雲顧言飭宣招受渙澮惟精調於鼎食惟函尉於巖瞻

回湓宰

閶闔天高蒼發開而一元始河陽地暖洪鈞轉而萬象春維時發端既多受祉其官大簇之動孟陬之和妙彈單父之琴遄歸晃羽徑造承明之殿覲發猷樽某自放還山久不齋禎壽之栢酒無手版之倒持寫以竹書有背芒之若負

回景獻郎

輦路春回初鳴鷄人之曉瀋房天近聿開麟趾之祥恭惟與時偕亨維德是懋玩聖經之五始學以日新會春王之三朝道隨元長地天之泰宗國同休某猥之見聞繆陪講習閶命幾何日矣乃今方堂帖之頌往見猶未能焉是以後賓榮之賀

賀范丞相

鵷閣脩廂肇登寀揆麟經書始遡屆王正一元隨萬化皆春肇動與三陽交泰共惟以大學爲相業以無逸爲廟謨積陰開除形肇和而天地應歲正興起元首明而股肱良有儒蒼社斂時皇極某仰瞻翹館迥隔叢霄新年賀太平共喜洪鈞之轉陽春布德渾式顒寒谷之吹

荅程教賀正

歲在作噩天開用九之乾正于孟陬春洽內三之泰聿來墨詔起我筆峯共惟有秘畫前無盡名下騎長鯨而訪白將薄遊芹水之宮駕飛鳳以凌清當徑上芸香之閣橫經何日用易一元某雲卧草亭風傳椒頌千金裘五花馬莫醉樽酒之細論尺素書雙鯉魚但愧故人之遠意

荅景獻郎

歲紀攝蒙丕對一元之始晨趨閶闔有開萬象之春於穆青陽介時朱邸恭惟制行信厚秉心塞淵識參羲易之占發而後泰學謹麟經之法正次於王與宗國以同休交天地而錫羨某嘗陪講席敢後慶函關笑聒言恍三山之如舊尚其問學與六籍以維新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十一

秋崖先生小藳卷之十二

方岳　巨山

啓

賀曹常鄉

某伏讀贊書誥躋宗伯文章宿老寧久法冠禮樂清卿有華儒几盖所謂景星鳳凰之瑞夫豈樂秋天鴟鴞之爲乃咨秩宗新我頌典當使文物聲明之盛無慙太平經制之書上意則然吾道幸甚某出無僮馬坐陽顱犀招諸生齊魯之間則俎豆闕之矣致吾君堯舜之上豈玉帛云乎哉嗣有綸言奚爲緜延

賀呂宗鄉

恭審擢從爲府董正黼宗上帝鑒觀四方獨系隆於我宋文王本支百世思篤叙於吾儒乃咨蹇蹇之王臣糾合振振之公姓是皆法從有儒名卿非熊非羆非虎非貙公望久矣如圭如璧如金如錫人快觀之式顯詔草之頻增我社枌之重某喜於賀厦出則無車猶未免鄉人豈惟可太息者六恥獨爲君子所賴有達尊之三敢不彈冠倚須聽履

賀范尚書

伏讀贊書誥躋常伯大司空掌邦事須觀風俗之淳老成人有典刑自繫朝廷之重盖以孔氏中庸之學能立周家太平之基詔曰予虞時維汝翼謂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允藉納言然入則有保出則有師薄聞後命某彈冠以喜望履未還歸來乎出無車亦正坐馮歡之歎告之曰行有日且將送韓愈之窮敬竚遠离亟彈欣豫

賀吳閣學

伏覩邸函顯躋册府二三誤典於皇繼序之傳百萬甲兵增重提綱之寄遷通班於曳履殆舉國以彈冠抑人有言方時多事共慨四郊之多壘遺君父憂誰爲萬里之長城衛行在所表裏正兹於外禦本根尤急於內寧惟浙東西在帝左右既久狃安於畿甸曾微穿朽之干戈額今當艱難之時安可習承平之故乃陞延閣誕誥戎兵雖以文章鳴國家固吾君之親擢然而忠信爲甲冑非眞儒而孰歸行矣登庸式宏經濟某陽兹衣帶之水莫旅簪纓之塵丕顯哉文王謨喜峻直西清之邃歸來乎太公望豈久爲北固之遊側耳思言馳心丈席

賀吳尚書

伏審峻陟文昌併提戎律統六師平邦國已折佛貍窺江之萌方千里曰王畿要有虎豹在山之勢兹惟上意允屬我公某嘉與薦紳誦傳綸綍今日之功成於一儒者豈但羞武夫之顏長江之險可敵十萬人自足破胡人之膽言觀王佐式濟時艱

賀程恭父

伏審令嗣凱奏橋門護傳里閈鵲袍園聽已觀一半之青燐畫橫陳遏解兩優之褐不負金籯之教子某矜璧水之得人某尋在契家白之叔氏仲孺有服雖

歸賀慶之牆阿戎共談敢代緘縢之臆其如雀躍莫
既魚傳

賀徽倅葉校書

伏審夙駕綎屏聿臨練帶新安之山水大好要識行
秘書别駕之風月平分豈但半刺史聊復爾耳能久
此乎恭惟獨抱遺經追配古作故能奪多士之氣取
象魁三蓋嘗登太微之庭去天天五胡以獲麟之筆
而監無辦之州如聞此來有欲爲王留行者雖曰小
屈焉能使予不遇哉頎紬金匱之藏亟侍玉皇之案
某枌橋一别苫塊三年素韡已終甹索長安之米青
山無恙竟回剡曲之舟自憐黍谷之難春能到草堂
之幾日隔曲江之面幾若避於燕鴻寄盛山之詩尚
相忘於鷗鷺

賀葉秘書

竊諗宣室興思道山入直獨提麟筆兼史氏之三長
寖近鰲岑異元都之再至每嘆南省第一人之選胡
爲東藩半刺史之淹盍歸乎來公論則爾恨見之晚
上意可知玆特起於借塗會立登於要路恭尊居榜
下每在談間石渠天祿之得人爲斯文青綾瞑林扉
之留我有老圃存敢竊問於行期容重陳於别悃

賀景獻郎

恭審眷隆外邸思錫中闈石窌脂田都小君之美號
金花羅紙煥公族之殊榮壺則維嘉人倫以厚恭惟
學請而德益進身正而家自齊親親賢賢不曰諸侯

王之子夫夫婦婦要皆士君子之風是有柔儀聿來
微敎某濫塵經席欣覩綸函雖微詩禮之漸磨但敬
閨門之雍穆

賀韓寺丞

伏審出綸中禁提餉外臺閒廟堂選士大夫之廉惟
君侯可念郡國奪慈父母之愛如吾民何故其依戀
首山情所以慶快者公道獨直紫陽之大振必爲黃
山而小留某三遷已荒二天猶在想鄉人即轍共思
煙簑雨笠之春然舉世貪泉敢爲浪舶風帆之賀

賀王吏部 新安人紹時

伏審使符作牧兵衛在行太微二十五星郎潜華甚
新安三十六岫公望久之敢告前驅寛予後至恭惟
淵深七澤洞達四窗早登詞翰之場如驅龍蛇而搏
虎豹自典文書之庋已騎麒麟而驂鳳凰方飄飄然
道家蓬萊之山殆駸駸乎甘泉侍從之槖乃迴湖陰
而出節旋分郎寄而易麾豈其愛江水之至清淺深
見底或若念歲惡之不入衆未皆傷誰手摩之民瘼
甚矣抑恐君相之意不先一州其歸報政之成寧淹
五月行春近只見晚謂何某白首寡諧青山獨往昔
侍同朝甚喜已膺萬户之侯封今受一廛爲氓真是
二天之我有敢無扣角叩跂巾車

賀程右司 嚴人

伏審三節星馳九閑天近每慨吾鄉之氣數誰在帝
傍有如我公之聲光亦勞使傳久當召矣無以歸兮

諒自兹不出於都城將盡還大好之山水若文昌若內翰不曰同姓爲近乎有丞相有樞臣則固易地皆然耳切幸明公之衮衮頻回吾郡之寥寥其未免鄉人放聞邸報君命召不俟駕敢問行期帝賚弼用作霖遄觀制可

賀蔡憲

伏審饗廟之日召環自天貫索星沉已底祥刑之績絲綸詔下聿聯法從之班恭惟親得考亭之傳是爲名父之子政事自學問中出孰能禦之文章與氣節相高又其餘者雖以蹇蹇而去國所謂拳拳於愛民豈不爾思上固聖神之主取以自近朝多直諒之儒其即問塗當毋俟駕某誦言盈耳喜懽交懷寧勿躍然相傳司馬公用矣焉知來者能爲李將軍地乎増結私情敢志公賀

中丞

賀吳總侍

伏審虎節建臺龜符秖稱大小馮之相代豈惟圖盛事於衣冠東西總之迭爲兹用分頗憂於旒扆有美江山之第一共嘉國士之無雙波神胥舞於鷁舟春氣肇開於鷁印歌謡載道想續劉常林之碑香火满城當封寫凌煙之像斯民樂只於帝念哉某朋友同倫兄弟異姓頭言思伯訪戴之興勃然豈無他人依劉之志遂矣式候𨰻瓊之珮聽言浮玉之山追數平生莫踰此喜

賀李運使

伏審內班郎潛外將使指參大都督軍諮之重爲小朝廷人物之英簡在帝心聿寧江面恭惟赫矣龍門之望隱然虎石之威規姚姒而逮莊騷豈但語言之妙引夔龍而陳堯舜雅知籌策之良適戎馬之縱横賴木牛之飛輓乃進班於武部罷轉餉於兵屯文之虎人之龍盍侍玉皇於香案東有刜西有虺乃煩金節於江城言觀竹帛之勲亟下絲綸之詔某切依襟帶頭拜纓約鞭縣宿萬竈之煙敢忘共濟鵷鷺集九霄之曉政恐遄歸仰止高山有如此水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十二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十三

方岳　巨山

啓

賀袁太監

恭審渙發綸函晉陞繕監帝曰茲維師匠入紬金匱之書時則有若儒宗無負玉墀之對夫以海内寡二之學登收天下第一之科十年而到鳳池竊以爲晚五工之居雖正其謂斯何獨喜端人之登可爲清朝而賀恭惟緒守絜齋之訓親得慈湖之傳吾之心即周孔之心曾何求於紙上所謂道非堯舜之道不以陳於王前方其發諸詞章初無意於科目九萬里而風在下奚計修程三千字而日未斜特其餘事出用於世欲行所言第觀使指之將明夫豈儒效之迂闊乘軺而講荒政溺由己溺飢由己飢駐車而談聖經仁者謂仁智者謂智洪惟箕翼之兆宿端是青齊之福星蓋其所懷之春或者不言而化人皆悍汲黯此聲在江之東上不見賈生有詔自天而下若曰咸五登三欲帝萬世鄉其襲六爲七作末一經不然營繕之勞曷究彌綸之蘊某不量其贛敢誦所聞竊惟古之共工皆有關於世變如制度之先樸將風俗之再淳作大匠箴而獻諸朝尚何容喙讀梓人傳而知爲相所頤留情

賀高秘書 禾人

伏審綸綍起家旌麾載道帝讀蓬萊集歎其久去於紫微天開會稽圖何至獨私於綠野妙有春風之句雅宜煙雨之樓恭惟學該玉府之深藏筆捲銀河而倒瀉舒翹揚英轇轕宇宙二十八宿之羅胸疏條緝綿貫穿古今千數百年之在目上帝自嚮而論渠太乙下觀其校讐襲六爲七作一經與紙上已陳之語自甲至丁凡四庫皆腹中有本之書方片雲遊物外之心俄半夜動席前之問涇乘剡雪坐嘯括山此所謂行秘書耶昔公安在如欲用眞學士者舍我其誰某髮種種以驚秋意寥寥其厄間雖乏益公清凈之助當驅兒童立馬以迎郊如聞王褒中和之章喜與父老買牛而耕壟

賀新守入郡

恭審肅駕朱幡儼臨畫戟先聲戒曉鼓角爲之精明粹氣浮春山川至於翔舞嘉與父老聳觀教條恭惟以赤城之仙班傳紫垣之相印惟有是父有是子勳名肆邁於常平其使吾君使吾民風俗再淳於堯舜敢謂三十六峯之秀遽得一二千石之良視篆云初賢郵以喜某待將軍之約束前屬吏之驅馳登堂而宣上德音坐見太平之官府下車而問民疾苦敢稽簡靜之文書

賀謝刑部 部郎出郡

恭審慶覃慈扆恩輯勳階天近兩轓親見五三之盛泥香十錦式華千一之逢帝綍斯皇侯藩增重恭惟昭回象緯峻極嶽靈如古大臣以所學乃伊周之學

思昔先正使吾君爲堯舜之君惟天佑于我邦將世
濟其賢業所謂金薤琳琅之美凜然玉壺水露之寒
班紫禁之昇朝晞不曰相門之相賦黃山而晩對何
獨爲詩人之詩方春洽於燕香屬祥開於鼇極七十
古希有誕揚玉冊之暉二千石維良丕對瑗林之彦
肆孫明陟入奉都俞某嘉與斯民共陶熙旦厦成而
燕雀賀容依使竹之華韶作而鳳凰儀共宴毋挑之
壽

賀趙大資

恭審誕播制函峻班書殿眞儒無敵於天下帝其寬
北顧之憂比虜已在於目中時則有東歸之喜於皇
王佐允穆宗工恭惟識際天人勳在社稷蜚聲轢轄
於五緯有晉夷吾則何患爲著書羽翼乎六經皆孔
安國所未到者惟其平生不爲紙上之學以故倉卒
能吐胷中之奇屬犬羊之不天誠豨貐而畧地顧何
負於漢賊折尺箠而笞之所未下者聊城不遺鏃而
歸我方爲宗國無窮之計盡復寧人有指之疆誓將
挽九河以洗氛埃詎曰畫一江而限夷夏皇靈斯赫
儒效豈虛言觀曉昔之所成奚至今日而未相繫股
肱之寄在忠力當據坐論之謨然道德之威成安強
正賴折衝之畧特與優崇之典陛華禁邃之庭增重
麟符瓶儀鵷閣詞掖下絲綸之制蓋一命再命三命
而益恭太常兼鍾鼎之銘其大書特書屢書而未已
丕視功載厥有彝章蘊憂未服而韓相衎共倚琱戈
之重貝州既平而潞公入遂覲几舄之還某嘉與斯
人鋪時偉績藏在盟府夫誰曰彭越之同功訊之司
宗抑豈比汾陽之異姓式俟介圭之覲具陸巖石之
瞻開邊吏之戒殘胡洗甲兵而不用謂中國之相司
馬讀制冊而可知仰斗之私與江俱下

賀謝刑部

伏審陛華寶字移填玉山碧草綠波殊郡慰棠之父
老朱幡皂蓋已歌騎竹之兒童安得一語借冠君於
帝前正恐兩州爭杖公於境上去思之極喜躍伊何
恭惟高府斗牛相門星鳳夢池塘之草家自有於詩
聲鄒墻砌之蘭世共推於儒傑思昔先正時維鉅公
使吾君爲堯舜之君今猶被於宗社以所學皆周孔
之學端復在其子孫獨先生自取之廉有識者見謂
之屈婁乞一麾而去嵩飛五袴之謳方茲蹈德而詠
仁奈何奪此以與彼雖未覺雲霄之迥已頓驚分野
之殊恐閫藩之未聞不俟駕而歸覲前有召父後有
杜母賴拊摩凋瘵之餘坐而亮言進而舜趍昕獻納
熙怙之盛某猥誤衮褒之舜每屢錦製之傷鳴鳳凰
於高岡式候九苞之瑞世徒鯤鵬於溟海莫隨六翮
之培風

賀高運使

伏審輟自鵷墀誕分虎節引星辰於碧落有開蜀道
之天將禮樂之皇華不遠長安之日竊窺帝意深有
廟謨若曰當宁思古名臣其維武侯爲時王佐每讀

出師之表無慙伊訓之書雖吳魏自裂而三分豈漢賊可岐而兩立草廬所蘊竹簡莫傳蓋卧龍之蟄匪徒然繫流馬之運其小者乃睠西土而凜有遺跡寬予北顧者詎無若人幸今天道之好還大快人情之共憤何止扼亢而拊其背已焚老上之庭恨不食肉而寢其皮爰戮防風之骨然亡胡之未幾方新粗之可憂試以唐書與五代史而攷之其見於中國亦三百年而餘矣既犬羊之相啗魯蛇豕之無厭如使狂嘷於封域之間奚啻鼾睡於卧榻之側吾恐患方深耳見謂一秦之復生公其起而圖之縱無百參而何缺若然則朝家之委寄夫豈惟使者之將輸聞之縉紳偉哉綸綍恭惟道山蓬萊之胄次楚澤雲夢之筆端當其排閶闔而呈琅玕信已跨崑崙而餐沆瀣迺煩視草出以飛芻意者復周土宇而興六月之師其必張漢天聲而決千里之勝飽吾貔虎取彼鯨鯢折尺箠而笞之不留賊以遺君父無隻輪之返者迄安邊而立功名使鼎湖弓劍之藏與渭上衣冠之廟王氣開而天地闢妖氛掃而河洛清則多多益辦之勛皆陳陳相因之助以故誦言乎諸葛不復比數於蕭何其布所聞匪爲之佞逢此盛舉未嘗不歎曰江左之有夷吾邏之幾何將亦相戒以中國之相司馬惟抵掌而談天下之事敢折腰而及吾身之私其若翹瞻莫殫忻頌

賀李制帥

恭審誕開制閫居守留臺南浦雲飛虎節占使星之動北門天近麟符分郷月之暉於皇玉壘之威增重金陵之勢帝意若曰時方顧憂盜亦吾民何至帶牛而圜起韃爲黠虜幾欲牧馬而內窺使長江得人如孤羆之據深叢則絕漢之域寧匪兕而率曠野繼我宗彥維時人英恭惟風神肖老聃之仙文物爭長庚之秀維錙畫河朔十三策每慨然於俎豆雍容之時而敢爲小范有胷中百萬兵雖投之於羽檄交馳之地而不亂粤從鵷陛出擁蜺旌遂令落霞飛鶩之墟役有明月吠龍之警乃睠陪京之重遹司留鑰之嚴俾盡護於列營諒聳聞於選裔蠢彼小醜耳當折箠而笞之如吾中原何且傳檄而定矣用底碧幢之績遄觀赤舄之華江左有夷吾而復何憂允歸朝望中國相司馬而無生事已捐虜謀皇矣吾君偉哉此舉某屬聞綸綍如拜麾旌入一天我獨二天覲重咳安期之棗行百里半九十里遹將熟楚成之瓜寧少俟於須臾幸毋忘於疇昔

賀劉寺丞

伏審風戒麾符儼臨戟衛呈琅玕叫閶闔正聯星宿之班蓋崑崙薄蓬萊自求山水之郡此名此德甚盛甚休恭惟玉鏁黃鍾之函和瑾瑟朱絃之挺直雖不爲表襮於議論之際要自有公是非顧未嘗標置於名氏之間此所謂眞道學蚤築勲於翰墨乃課最於簿書州縣之職徒勞人薦出郎官之宰賢能之舉不

待次尚參計相之賓凡晉權萬貨之經與均會百工之給皆未究其所蘊何厥閒之甚都龍左角爲天田肆陛華於九匰驂右騑者刺史詑自詭於一麾上若曰古君子之儒時則入漢循吏之傳以去帝城不遠耳冀潤九里而及京師然豈君相之意哉乃先一州而後天下間有迅召頗無疾驅某自守其迂見謂之拙思昔中年之化今已在七不堪之中正復陽城之生亦付之六太息而已過不自料勇爲此來一用其策之平平兩書其考之下下有人民有社稷久矣厚顏爲保障爲蠒絲禀乎掣肘公旣至止吾知免夫披雲霧而覩青天敢忘賀叟爲草木而到赤地或可逢春

賀李參政

恭審誕揚制冊參秉政機當聖賢馳騖之時聿思元老覬道德安強之效迄底丕平簡在帝心於皇廟論恭惟養其氣以剛大尊所聞而高明姚崇應變而宋璟守文兼負經綸之蘊元齡善謀而如晦能斷克成綜核之功自續武於樞庭茂結知於宸極明良千載仁義一言伊欲天下皆堯舜之民正以胷中有孔周之學會羽檄達憂於內桃宜鋒車趣駕於庾牌王曰歸哉舊鄧爲中朝之望天其或者太平當今日之期遥觀介主入陪台衮共濟巨川之濟式隆巖石之瞻恭惟同符閒兩社以爲公輔神鼎增重有一德以享天心傾聽白麻登延黃閣某覩逢盛事思見熙辰甲兵之間不至廟堂蓋邊臣之至願忠信之言可行蠻貊惟公相之所爲嘉與函生悉歸陶冶

勵

賀李發樞

恭審望尊青殿位峻機庭惟吉士勤相我國家師言允穆用眞儒無敵於天下屢瞻已寒於赫聖哉有嘉王佐恭惟以二典之書鳴治世以三館之學儀清朝非堯舜不陳於前大吾君之無過將文武未墜於地率斯道之有倚仁義一言明良千載式慶風雲之會聿臨樞斗之躔遭時多難屬望尤切繫華夏蠻貊罔不率其孰使然今左右國人皆曰賢必能辦此曾何患乎鼈黿當自靖夫鯨鯢蓋天開奠枕之期繼日望止戈之武言覩偉績敬竚宸綸軍旅俎豆之事嘗聞之正有關於輕重大尉丞相之尊則等耳行兼保於安危其傳誦制函鈞陶化治命將帥以衛國讋彈折並之勞修政事以援夷傾聽借箸之畧具瞻巖石用濟巨川

賀游禮書

恭審疏恩曉殿正位春曹蜀第一人重見器能之諸葛舜十六相最推典禮之伯夷朝有儒宗世知治象恭惟藻繪五采之古作簫韶九成之正音吉合稷契謨合皋夔久罄忠嘉之沃竊則孔顏達則周召曾微夷險之分自抱膝於隆中已傾心於天下乃班朝著乃殿帥藩聲名隨風而流式慶明良之會議論決江而下無非仁義之旨丕揆閫華屹爲時棟宗伯掌邦

禮諒祈治世之彌文聖主得賢臣誕揄卿人之嘉頌某欣聞綸綍相賀縉紳言觀孤鳳之騫敢贊雙魚之素意之所屬言莫能殫

賀趙户書

恭審進長地官增重天府六卿紫橐民部雖繁三輔黄圖神京愈肅有儒綸函之播於昭黼座之知恭惟奕奕銀潢粹然玉璞言語妙天下魯諸儒何以尚之智略轢上前漢庭臣無出右者誕昇九嶷之政密聯八座之騫欲遷春貢於地輿豈祈秋毫於户版尚書爲國喉舌允簹帝輦之浩繁執政猶吾股肱遄仰台垣之峻極某想聞書接頌溪辰歆聿聰聽發之班寵有彈冠之喜敢忘傳鯉如對歷犀

賀許兵書

恭審渙敷周誥晉陟夏卿祈父王之爪牙壹甕九法尚書帝之喉舌式綜五兵國有人焉民胥悦矣恭惟筆掃軍于之萬騎胸吞禹貢之九河袍翰林主人擬入花甎之直列文昌司馬聿高荷橐之班遭時多難屬望尤切若曰用眞儒而天下無敵其惟進有德而朝廷自尊得頗牧於禁中兮何憂乎蛇豕玩蒐夷於掌上將自靖夫鯨鯢言觀儒績之無前咸曰徙綸之已後某得之傳誦私以忻愉式遄孤鳳之騫敢贊雙魚之素有言粗淺莫旣精微

賀李吏書

恭審光奉賛書峻登文部思皇多士聿生綜核之朝無競維人式董銓衡之選國有公是人能誦言恭惟蔚然皋夔之彦洋乎晁董之對金華勸講非堯舜之道則不陳玉匱紬辭編詩書之冊而無愧茂昭帝簡備極儒榮乃領四選之權獨冠六曹之長咸造在庭而袞爲首已推名世之賢仰惟前代而訓厥官遄正冢司之拜某欣傳郵置敢後牋函諒藻鏡之餘間流電巖之迅騎嗣聞除目庸快夙心

賀王右司

伏審丕承帝簡密贊樂衡予大夫入覲王庭魏冠儒科之一左右司學爲丞相進聯台宿之三式負重名茲惟妙選竊仰省曹之叢委適遭時事之艱難邊撽縱横而有桀驁之角夷京華尊嚴而有湯焚之爇火

廟堂相語宗社爲懷是勤經濟之憂允賴彌綸之略天將平治時乃疇咨恭惟文續古餘學到聖處以賢良三策而爲舉首人快覩先起徒步數年而取封侯上見嗟晩聿班台佐豈久郎潜歷艱政路之聯每補侍臣之缺思皇寵渥遄即禁塗某闕譽處之甚都讀除書而相賀天下自此寧矣知省闥之有人主上注意倚之想巖廊之無日其爲欣頌莫旣蘊悰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十三

方岳　巨山

啓

代賀余寺丞

伏審捷音西上除目東來雪夜馳至蔡城不專美於李愬風聲走之淝水今復見於謝安否則孤城其殆哉吾有此客亦重矣蓋自韃敢盜邊而凌中夏所謂發不恤緯而憂宗周孰嬰其鋒徒得賣降之健將愈肆其毒久韃效死之無人既殘浮光而進焉若曰安豐特易耳氣吞堅壁夜合重圍不量螳臂之愚直有轍尖蹴破之意懼亡無日卻敵者誰自非某官以國之藎臣爲今之儒帥共話對床之風雨屢吐壯懷於口清並塞之煙塵輒張怒髮則何以脫生靈於虎口挫強虜之狼心上嘉乃勳休有成命某作爲凱樂顯後班師寧失智高雖頭顱之可辨盡逐卻克何肝膽之相知式對絲綸勉旃竹帛

代賀杜安撫

伏審渙發綸函晉登藩岳勳業聿高於淝水聲威遠播於淮壖恭惟國之藎臣今之儒帥崇詩書說禮樂窺聖域之妙而探其心安邊境立功名闢武夫之口而奪之氣此所謂有用之學賴以濟多難之時故雖雞鼯之夜嘷頻驚風鶴而宵遁肆放一札增重十連帝曰俞哉有夷吾而何患功亦偉矣召季布而可知某聞命云初翹風以望兩淮猶左右手正資運掉之勞九重披輿地圖更竚經綸之略敢因慶幅進贊壯猷

代賀趙刑郎

伏審光奉紫泥之詔入踐白雲之司天地之德曰生庶幾刑措祖宗以仁相授謹簡郎潛乃睠麟宗咨平犴獄恭惟玉瓚黃流之釀郁冰壺朱絃之勁清縣浙以西有羨閭平之經術維斗之北於皇齊魯之福星正茲大夏之賀成遄以小秋而召去民曰奪吾父矣帝其得賢臣焉獨提冊筆之春已傳呂命徑荷紫囊之褒聿矢皋謨某蚤所傾心喜而舞手贈以芍藥敢不書子張之紳報之瓊琚久欲聽鄭崇之履輕芹塵瀆別楮叩陳

代賀傅右司

伏審渙發宸綸晉登臺轄左右司學爲丞相聖訓有之天下事皆在都曹職任隆矣惟此名家之彥廷爲有國之華恭惟忠義相傳詩書自許思昔乃祖滕不屈於穹廬至今裔夷膽尚寒於旄節此殆唐第一人之李揆豈惟漢十九年之子卿天實鑒之代有聞者顧此艱難之會孰踰叢委之司乃眷髯髭佐吾元老密勿巖廊之邃相業在茲清華禁索之嚴師言具瞩某猥分邊閫遥企朝班遄覽賜暉幸際孤鳳凰之瑞願受陰賜敢忘雙鯉魚之書

代賀黃檢詳

伏審密勿廟謨討論基命亦白囊之旁午渴聞帷幄

之籌東西府之同寅增重巖廊之勢一賢進矣四達翕如恭惟博大而裕和高明而肅括文能附衆武能威敵無兢維人退思補過進思盡忠不過有佐帝曰邊烽之未靖卿其樞極之是陪庶以贊萬微之幾且將制千里之難蓋眞儒用而天下無敵何憂狐兔之群今有德進而朝建益尊遐邇夔龍之武某遐聞出綍喜欲振纓足食足兵皆頓受其陰賜且耕且戰惟肅臯於成謨

代賀韓檢正

伏審渙發綸函晉陪政路與大臣上下其議論相業在焉惟吾儒明習於典章國是定矣求言雅望簡在清衷恭惟忠義相傳風流是似惟先王佐中興之運

有大勳勞繄皇穹嘉貫日之精生賢輔佐言語妙於天下智略湊於上前屬時多難光贊元老斷國論而謀王體惟克彌綸騰茂實而蜚英聲遐觀經濟行踐禁塗之邃睹言寵渥之新某竊仰令猷忻聞成命聖賢相逢張治具不在茲乎日月獻納爲侍臣無出右者敬修慶牘式媵賛書

代賀史督相

伏審參持國柄董護戎昭江左有夷吾而復何憂正資妙畧中國相司馬而無生事坐折遐衝天啓聖心睠維王佐恭惟濟時以治安之策致主以太平之書南鄭相北鄭相而譜世家豈特衣冠之盛大馮君小馮君而難兄弟並關宗社之休薦紳竊仰其經綸旋

晃渴聞其論議夜下虞牌之召席前丙枕之安廟謨獨斷於一言國勢重增於九鼎乎惟克邁乃訓巳釐嘉猷天將降任是人遂陪政路肆颺大冊兼總全師蓋宰相外撫四夷允賴精神之運惟天子明見萬里迄成道德之威遐徯公歸丕承帝賚某猥縻梱寄莫遂庭班聽彼熊旂徒有執干戈之志已窮鼯技頓虞洗兵馬之詩是開休顯之期式慶明良之會

代賀杜制置

伏審進班司府分梱藩垣謝元城淝水之勳彼曾其遺裴度任淮西之寄我武維皇諒草木之皆兵檏闕河之入貢恭惟以少陵之詩名而自比於稷契以阿房之賦手而高論於唐虞精神之折遐衝不愆于素

謀慮之熔勍敵克壯其猶故能全孤城於百戰之餘於此見眞儒爲萬人之傑既勒銘於冊地乃授鉞於青冥頓惟風塵澒洞之秋要有意氣激昂之暇平居推赤心而置人腹其孰不懷緩急蹈白刃則得士情何戰弗克殉天意之滅虜適歲星之照吳國豈賴盟兵毋撤警惟事事備乃其無患頓修軍旅之定規言人人殊則困成功更極賓僚之高選聿觀儒業丕對殊褒某客遊鄭光難傳帝賚闕以內閫以外喜盡寄於爪牙陝以東陝以西賴相依於唇齒

代賀游吏書

伏審渙攽一札晉長六卿尚書古之納言無易瓚闈之拜治官周之冢宰獨專銓選之權國有人焉才無

遺者恭惟親傳伊洛之學妙摛河漢之辭蜀道難於青天毓此山川之秀故國非有喬木禀乎文獻之尊上嘗歷數西州之英曰孰可與東坡而並歎鶴山其已矣訊叢叢之渺然乃得公於草廬之中欲致治於簡編之盛有謀猷入告于后共談虎觀之經非仁義不陳於王屢劫鸞臺之敎粤從人望擢冠禁塗惟茲與選之班自昔蒼庸之地前裴馬而後盧李豈專美於唐人左稷禹而右皐夔佇疇咨於舜典某遊閒除目坐閑邊頭能世俗書敢覬山濤之啓事爲朝廷喜竊想鄭崇之履聲過江以南維斗之比

代賀許兵書

伏審於皇周誥之華就正夏卿之位丈夫即爲真耳何以假爲國人皆曰賢焉夫然後用維上所倚濟時之難恭惟太嶽之宗神山之秀議論度越諸子蔚爲當世之典刑文章自成一家夐絕尋常之畦逕粤代言於禁苑滋簡眷於宸襟乃躋丼泉法從之班誕緝周官司馬之政蓋文事必有武備烏可歧而二之今內寧猶多外憂孰能定于一者坐制此釁端在吾儒與言邊徼之日驕竊憤胡星之未霣頻年入塞妄意飲江脫非折箠而笞直欲投鞭而渡如曰舉天塹而與之共恐或不然要當立砥柱而爲之防庶幾其可惟士大夫毀家而紓楚國之難俾聖天子制梃而撻秦人之兵則吾免於魚乎不然憂未欲也厥有廟筭以張皇綱某敢誦所聞峙以自壯真儒用而天下無敵言覬帷幄之籌有德進而朝廷益尊邀正鈞衡之柄其爲期嚮莫既蘊悰

代賀蔣諫議

伏審簡自中宸擢居正諫粤躋橫榻得李勉而朝廷始尊斗上大坡用仲淹而士夫相賀蓋以久持天下之正其必能格君心之非未惟治亂之端在小人與君子此其消長之道非宰相則諫官肆吾祖宗立國以來盡洗秦漢諱言之習聽納之盛載籍所無是知累朝熙洽之休正賴諸老箴規之力茲實主上用公之至意豈但先生軌政之繫頭恭惟質堅百鍊而愈精節貫四時而不改仕者皆嚴憚顯巳消落膽之姦帝曰無以易堯當有沃心之論竊窺聖德時憲天聰雖艱難有甚於絲棼而恭儉本無於袞闕惟是外則糾驁不臣之虜久矣鴟張內則囂讙不靖之兵敢於狙詐爭執大於此者時其條而上之非仁義不陳於前可使主憂而臣辱有謀猷入告于后所願乾清而坤夷某越在邊城莫瞻朝著稱慶曆者曰四諫尚能賡祖徠之詩今陽城號爲一賢何待作昌黎之論敢無動色傾聽嘉言

代賀林侍御

伏審出綸丙掖執憲南床天子明明用皐陶而不仁者遠矣王臣蹇蹇如行父見無禮者誅之茲得一賢重增九鼎恭惟二典三謨之學問五音六律之辭章覬經世之宏規雖伊管未能遠過讀責難之確論非

仁義不敢前陳適當不諱之朝久立得言之地援武夔龍邅羽鵷鷺綴赤墀供奉之班當道豺狼安問狐狸凜白筆抨彈之志使顛踣忠邪之莫辨雖堯舜聰明而柰何矧今士習之媮未明國是之定倖門如鼠穴而不可塞弊事如蝟毛而不可為外之則黠虜之鴟張内之則驕兵之狙詐勿用小人必亂邦也誰當共濟於艱難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時則渴聞於忠讜願言密勿悉意敷云庶幾回事變於危急之秋或可觀德化於須史之頃某逖居邊瑣欣誦宸綸有爭臣者七人邈底阜謨之積舉明主於三代顧聞說命之篇敢不濡毫以需染牘

代賀李右史

伏審渙發龍綸晉登螭陛堯言布於天下宜載典謨還史藏之名山無慙筆削茲實帝王之盛豈惟儒學之榮恭惟如樂九韶如鼎萬斛韜涵雅訓蓋平生無未見之書刊落塵言有古人所不到之妙嘗讀梅亭之藁喧傳薇省之詩所謂洗萬馬而空之直欲障百川而東耳乃夾侍玉皇之香案俾共紬金匱之秘文陳洪範九疇密贊吾皇之聖作春秋一藝襲為有宋之經偉哉眞儒成此信史某瞻斗以北與江俱東雖莫陪鴛鷺班肅上賓榮之賀儻得與牛馬走頭窺帝典之輝倚聽褒綸别馳慶幅

代賀馬郎中

伏審進班郎省敷訓蕃房以六經淑天揖之親以九式均地官之賦初傳除目允穆師言恭惟五常白眉一時巨擘言議如周而有草茅之氣功名如援而無意炎之疑乃珥筆於華軒乃為楧於朱邸簡知之渥寵數斯呈彌綸豈久於郎潛獻納邀躋於禁從某同條厚甚聞命躍如敢忘汙美之蓋庸致慶成之賀

代賀葉秘書

伏審對剔芝璽綸選蓬山楊雄之校秘書恍驚昨夢蘇軾之可著作甚稱上心賁然來思升自此矣恭惟曾吞雲澤手攬斗魁東三傳而抱遺經合是獲麟之筆不十年而起徒步邀歸浴鳳之池人皆曰然恨見之晚某舊親談麈慨想顏犀文不在茲旣為吾道之賀君子至止亦寫我心之思

代賀程常博

伏審擢從學省峻立頌臺八索九丘之書旣重講席五禮六樂之教其佐秩宗均為極儒者之榮所謂妙天下之選某屬閩海範欣觀除綸夙夜寅清尚借藩房之重日月獻納有開禁橐之華於穆緒言等幾紆監

代賀尹漕

伏審借才匠監將指神皐蕭相國轉漕關中蓋為根本之計范孟博澄清天下莫先華轂之間上意則然師言惟允某貌玆宗邸恃有使軺我獨二天無忘麟趾之信厚畿方千里但瞻牡轡之光華無數頌言等祈涵在

代賀喬佑神

伏審天啓相門思深帝衷雖迫於典故姑佚佚於祠庭然咨爾家傳實賛褒於鼎路世嘉元老代有聞人恭惟寶婺流輝金莖擢秀惟君牙乃祖成績紀于太常惟魏公諸孫論議挺有風烈此豈但衣冠之盛蓋自閼宗社之休奕矣髫髦踵于王父共逊閫綸綍懽動縉紳曰學爲箕學爲裘文章特其餘者當用作霖用作楫將相真有種哉近隔雲屏遙觀泥璽

代賀别尚書

伏審渙颺周誥晉陟夏卿圻父爲王爪牙增重留都之梱寄尚書乃天喉舌仍參楷相之軍謀大張天聲聿寧江面恭惟肝膽一劍精神五兵柚有太平之書真儒無敵於天下氣吞餘子之輩北虜已在於目中屹然爲國之藩垣久矣簡知於旒扆適旄頭之騷屑煩麈尾之指麾北有獵狁西有昆夷孰分憂於丙枕出則股肱居則心膂遙趣駕於庚牌於赫皇威有吾王佐某相期竹帛快覩絲綸一命再命三命而益恭豈但曰接夔龍之武大書特書屢書而未已尚當賦洗兵馬之詩粤若山瞻有如江水

代賀吳尚書

伏審中詔置郵上流開梱尚書乃天喉舌寖高曳履之班圻父爲王爪牙增重建旄之寄帝心簡在江面聿寧恭惟學足以度越群公材足以康濟斯世前有召父後有杜母孰知濡者之兵廉若鮑叔信若尾生隸著仁人之勇當此迨氛之須洞深虞江介之繹騷狼子無厭直曰投鞭而度耳虎臣如在必將折箠而笞之顧瞻縉紳大夫之間妙有詩書元帥之選重國九鼎維斗一人乃勤茄鼓之西出填琵琶之北武騎千群而無所用鬭胡膽之已驚使者四輩而趣之歸想天顏之有喜某舊同手足今籍咲衿雖江左有夷吾可無患矣然中國相司馬其孰愈乎引瞻泰嚴飛渡溢浦

代賀岳都丞

伏審通班邃閣尊旨機庭惟雲漢昭回之章寶爲大訓惟夙夜寅恭之命厥有明謨併授傑才兹爲顯遷蓋朝廷之成幾事所賴親臣而夷狄之亂中華無甚今日孰有平戎之策我得本兵之賢綸綍初傳縉紳相賀恭惟材足以濟斯世學足以窺古人君子是以之慨想肯蒐之無敵王事誰其棘矣不圖武穆之後生大書岳字之旗盡索虜庭之氣如使知中興四將之有後雖欲加諸華一矢而莫能乃陪帷幄之謀甚稱衮旒之意蓋淵雲之精筆妙墨豈但論思而已執彼秦楚之堅甲利兵直可笑談而却耳遙觀詔璽徑跋政塗共望履無縣彈冠有喜焚香而對撥史每嘆倦翁之可人仰天而問階符更審相公之何日瞻斗以北與江俱東

代賀吳尚書

伏審峻蹐武部肇建戎旃制梱號小朝廷密拱王畿

之近政職曰大司馬用挺軍律之嚴海道江防國門鼎重恭惟器能如諸葛亮而無其短賢良如董仲舒而無其迂權則知變經則知常略具天人之三策元難爲兄季難爲弟共推宇宙之兩呉故處之於上下流之間殆不啻如左右手之砥蓋自古豈無於外患而當今尤務於内寧乃睠北辰之居實據東南之會統六師以平邦國豈但攘夷淵九里而及京師莫先尊主乃闢大棞以鎮近畿式遏竹帛之暉入覲宸旒之邃某手足何異唇齒相依念有德進而朝廷愈尊常恐追鋒之召今眞儒用而天下無敵願聞解甲之期宏濟多艱厥在茲舉

代賀黄少卿

伏審升華邃閤臨鎮雄藩無愧六一翁方過閤而式午木乃聞二三子至守闕而留陽城是行偉哉有餘榮矣獨念某聿親講部遷遠師資老聃出函谷關悵莫瞻於紫氣馬融上廣成頌徒結戀於絳帷無斁頌馳等幾監在

代賀史尚書

伏審光奉明綸趣還起部謀猷入告于后久探禹穴之奇器械咸精其能更核漢朝之實增華曳履簡在凝旒某竊是宗維於閒宸綍君牙乃祖乃父惟帝念哉周公之美之才有世臣矣未央慶緒等覬監紆

代賀魏侍郎

伏審渙剔書贊進貳憲曹氏自得於湖山久奏呉門之最帝慨思於入物趣歸漢殿之班豈得詳刑斯皇殊綍某不勝燕賀敢後魚傳致治幾成康坐想措刑之盛使君爲堯舜諒懷濟世之忠無斁頌言切惟監在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十四

方　岳　巨山

啓

代上王提擧

課桑麻於屬邑幸而有蘇刺史之天訊桃李於年家寧不爲李將軍之地儻可寘之牙頰是用布其腹心蓋以昔者孔融登元禮之門借叙先世夫子與老聃之契矧予兩叙同此一科受其人者及屋上之烏肯相忘於子姓察吾政而興兒傍之雉已難揜於先生然則攀附者雖私情而其挈提者乃公道不知僭矣請具陳之伏念某巍然孤蹤切有微志家惟故書耳未能寒燈犬之盟兒濤吾澤耶竟以墮塵埃之吏至鬱鬱而居此豈區區之所期舉眼視八荒綠鬢已霜蓬之短折腰爲五斗青衫幾荷葉之枯自得邑於山間如置身於井底參差兩政荏苒四年意者有待而然否則旣歸之久莫非王事我獨勞也諸公嘗借之齒牙豈無他人胡不比焉父執寶爲之眉目安用不鳴之雁自同旅汎之鳧恭惟所懷如春風其道卽元氣方落筆於蓬萊殿雖阿房賦第五而名益高如起草於明光宮則辭林世少雙而文有體此學者之斗北爲儒家之指南士有一經於品題語亦十倍其精彩敢忘精白自誤雌黃但頭生譏韓刺州盖久已傾心於門墻師弟子之數安得近舍皇甫湜使無以籍口於薦紳士大夫之間竊仰盛心必垂明聽

代上劉寺丞

百乘之家可爲之宰已熟戊瓜數仞之墻不得其門亦慙行李敢借齒牙之論略陳眉目之書苟有以藉其口於縉紳之間則何嘗被吾身以文繡之美試垂靜聽倘尋誤知伏念某巍然孤蹤竊有微志瀾翻夜讀燈寒幾落於簷花潦倒冥行衫老半枯於荷葉自詭青山之縣幾成白髮之翁已日乃革已日乃孚吾知免矣戴星而出戴星而入夫何爲哉雖微尚方雙鳧之歸安得平原一鶚之薦幸草木之同味豈桃李之不言庶其此行恃以自壯恭惟其道卽元氣所懷如春風蓋崑崙薄蓬萊牽擬香於燕寢披琅玕罨閬閬巡飛翰於鰲扉凡所雌黃相傳淸白一舉手一投足而生其羽翼大丈夫用力於當世之所爲三吐哺三握髮而假之色詞下執事待士之以禮者如此使龔比之駑駘猶市則淮南之鷄犬亦仙委身而依劉公夫豈無其故若下榻而待徐穉亦唯所以命之靖惟盛心式頒嘉誥

代上李制使

祗乘餘五色之冊曾亦淮南之鷄犬棄車下千金之骨不幾龔比之駑駘敢陳眉目之書吏借齒牙之論蓋待以國士則雖至於再且至于三而何嫌亦豈無他人謂特知其一未知其二而奚取貝若參苓之舊又觀桃李之新切仰聽慈寧以瀆告伏念某苦無奇氣亦有壯心舉眼視八荒綠鬢已霜蓬之短折腰爲

五斗青衫半荷蕖之枯然雖碌碌州縣之間未肯瑣簿書而止思昔蘭亭之禊遄熏藥籠之芬予不負丞丞亦不負予惟倚春風之信烏能擇木木豈能擇烏夕棲明月之枝公爲此來時已自慶竊以爲兩地之相望皆適在二天之所臨意其造物之與謀或者功名之見逼安用不鳴之鴈覬摶已化之鵬恭惟轉洪鈞而萬象春持清議而一諾重方出而將入而相其紀之旂常而勒之鼎彝雖耕者農戰者兵皆歌于田野而賀于軍旅凡百奔走預一品題逾若生識韓荊州曾到花邊之洞安得近舍皇甫湜地尋李下之蹊丞以此懷布之明聽予取予求而不厭詎曰前日之是今日之非自棄自暴而弗陳則恐不失之瀆而失之悔靖惟盛德儻賜真知

代與諸監司

某蓋聞不負知已乃能不負國家何有吾身則亦何有官爵大義所在庶言必同伏見大使尚書挺身於強韃之虎豺脫命於逆旻之梟鏡不幸失金湯之守謹以攻之試嘗論鐵石之心有足悲者凡爾見知於疇昔正欲相期於歲寒我思古人切爲浩歎劉少傅棄城逃而遁去謫之白州吳武順上節鉞而贖之載在青史至今聞者相與聳然豈有平時握手出肺肝請義結於弟兄之行而乃一旦全軀保妻子不哀鳴於君父之側敢告同門共爲削牘願納吾儕之秩覬寬此老之辜人而無禮而無儀則不如於一死俟自我得自我失亦何憂於數官庶幾使風俗薄惡之時知猶有志氣激昂之士諒嘉與論慨列朝衙

上趙端明

士爲知已者用誰嘗賦歸去來兮之辭事有大謬不然輒自贊無可奈何之說試垂靜聽盡布真情伏念某初以冷官跧於窮塞交舊無蚍蜉之援所挾伊何勢分有馬牛之風奚求之敢乃一見下陳蓄之棉輕于企築郭隗之臺歎昔平生過於儕等豈但倒屣而迎王粲相親禮貌之間所謂逢人而說項斯毋費齒牙之及甚至父兄疾則以霖雨之手而爲之脉室廬燬則勤暴露之憂而致之貲殆同休戚於一家畧無貴賤之兩眂旋觀國士遇我之意寧忘小人懷惠之私蓋駑駘猶識於戀軒而燕雀亦知於賀廈夫何決去莫肯爲留肯薄淮陽即自難啓囁嚅之口不負臨賀者其奚受幺麽之身然以窮鬼之欺凌不堪奇禍之竊發始則故里有王參元之火繼而舉家懷秦越人之憂伯兄竟殁於異鄉旅櫬未歸於孠土至若老者風淫之已甚爲之人子雨泣而危之今殆生無以居而死無以葬不但老之爲喜而病之爲懼我之懷矣亦何幸於依劉天實爲之曾莫如於送魯大非得已敢不具陳欲望惻然於穎叔之言賜之以毛義之檄爲傷而哺庶幾晚歲之安鷹飽則颺不可同年而語誓以桑榆之境重歸桃李之蹊

秋崖先生小稿卷之十五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十六

方岳　巨山

啓

回朱尉

伏以傳吳氏之隱梅讙然旁午倚會宮而采藻莘其同寅辱魚腹之遞緘喜馬蹄之壓境占辭已晚有靦謂何恭惟某官筆下波瀾之老成胷中丘壑之灑落將軍百戰胡爲看市人之先封兄弟二難頗亦怪大夫之後駿黃絹吐辭之絕妙青衫入手而未甞謂當纔天上星辰之班乃復塵人間神仙之吏鼠輩相目此其聰明尉耶鴟序有言且爲清望官矣某泥古之學背時而馳讀賢於十從事之書知同臭味賦不願萬户侯之句快覩光塵

回劉學錄

某得劉公一紙書知爲畏友笑遂生五經笥敢曰吾師願從山水之間共尋文字之樂伏惟某官刋落訓故深繹典墳歲貢鄉曲英已快雲天之橫鶚妙在言語外當爲學海之老龍若徒擷其葩華恐自枯於根本正不必泥古人之糟粕甚至於以箕子爲荄滋言觀訓詁誓命之文要識唐虞成周之際庶乎有得奚患無聞某技止黔驢朴如鄭鼠鍜晦庵之遺響敬佩贈言訪醉翁之舊遊倚需投分尚邀傾倒相與發揮

回趙學正

某問訊二三子雅聞趙日之溫緬懷六一翁遺春響雲之麗士氣振矣我心寫兮伏惟某官蘭猗猗而自香菊鮮鮮而獨秀少日彫蟲之賦慨壯夫之不爲今者伯魚之詩幾古人之可到靖惟吾道匪在陳言蓋此心即堯舜之心其所學必孔周之學儒之謂貴君豈苟云若徒疲精於摛章繪句之間可以得意於含英咀華之外斯文關百聖之統覩明辨之盛名題千佛之經特餘事耳某了無器局奚以範模人之患在爲師其惟歛袵古之學者爲己當共書紳深幸得朋無忘規我

回張學正

某與滁人遊瑣瑣愧一經之陋有賢者在琅琊記三餘之遺蔚然秀峰得此益友伏惟某官鄒家傳於黃石換仙骨於赤松兩上鄉書每爲子大夫之首幾年侯類久傾衆朋友之心惟領袖之非難必紀綱之自肅子帥以正何嫌乎同隊之魚人得而輕則必有敗羣之馬欲覘所學奚止於文頗言淡墨之題式快螢黃之迅某自知其拙見謂之迂冠者五六人遄共詩書之樂山行六七里喜聞翰墨之香不須而規乃孚所望

回曹直學

某采芹藻之香何幸相從於衆楚挹芝蘭之秀孰云無缺於百參勝然裁緘喜甚折殺伏惟某官妙六義四始之旨遺一唱三歎之音獻賢能之書于王有嘉薦鶚升俊秀之士於學增重堂饘惟此子衿言觀領

柚必操履之正者豈辭章而已哉識字幾何驚異言之太甚持身惟謹喜咒說以相資式遄甲乙之科少售辛勤之志某蚤遊諸老自守一癯學不講德不脩敬佩聖言於洙泗年相若道相似毋懋師說於昌黎何以見規竦然改聽

回周學録

某邇聊聊之深秀行矣鑽堂琬璞玉之菁華如蹈豹略有士若此我心則夷伏惟某官尉乎傳太公望之書浩然投班定遠之筆東勲汗馬固嘗登瀛岸而望長安疲精蠹魚要當瞬河汾以抱洙泗必有胷中之兵甲匪徒陌上之弓刀特特以古今遠之豈無識者區區爲利祿計耳亦安取斯會有恩言丕視功載某枵然無學奚以爲師紹懷六一翁每歌豐樂之記頗與二三子共守文昭之箴如切如磋勿迁勿迮

回周糾彈

某辱教之及荷意甚厚糾豈易然是謂一學之風憲身率先耳毋蓋諸子之月評跂相覩於俎豆之間要自得於翰墨之外功名入手何其足以爲重輕歲月到頭勉矣擇之於賢否匪伊胥語共話所懷

回藏學諭

某辱問勤懷桮棬恐慭擬人必於其倫柰何孔孟乎也遜汝求諸非道奚以籍湜輩爲嗜言吾黨之交情可略世俗之駢語勿憚改過縱今畫[illegible]之辭在好爲師正有不範模之患友直友諒是究是圖

回蔣學諭

某辱書感甚啓讀悚然見一刺史即周孔之曾何愊尺非大丈夫無逍孟者柱以直尋其孰敢當抑予之過求之方冊須無忘燈火之一寒安得圓機亦欲和風煙之三逕言之喋喋意則拳拳

回徐齋諭

某濫塵經席端本書函患在好爲師已切式微之嘆未有不須友敬猷伐木之章敢致贈言因以報既挑逕而云挑闥豈員誤歟弄璋而寫弄麞恐貽譏矣幸毋憚掉頭之細更詳稽馬尾之訛

回湯掌儀

某猥辱長牋備聞高誼師道不古今直章句之云儒行無他亦曰綱常而已嘉與吾黨深跂前修抑抑威儀予勿俄於側弁褒褒臺省吾何歉於無毺少須拱揖之間覘見藏修之益

回蔣齋長

某未奉匪牮遽勤傳鯉文以會友敢陳古學之緒餘患在爲師安有國人之矜式予則曰用力之銳吾正愛見道之難優而柔之當如江海之浸饜其歎矣枌無山嶽之高心之精微語則粗淺

回葉敎諭

某交龜屬耳烹鯉覺然謂王通講太平之書不過專於泥古然賈誼陳治安之策乃以直而迕時其爲獨冷之官墮在極寒之塞仰韓公之斗恐負滌朔披樂

廣之雲或傾高論勉旃自力毋逸乃心

回翟齋論

某齎盍有期賤題甚寵倚博士之席其何以堪見逢掖之衣云胡不喜佳我山水容此圖書詩有六義焉當共話爐亭之雨予來幾日矣後詠歸沂浴之風勉爾好修無忘忠告

回薛集正

某幸甚論交睠然尋問師道不立久矣以我奚爲入心所存者何惟子之勉如但優於分數正恐失之毫釐見所見聞所聞是之審耳德其德道其道亦焉取斯不曰文乎又其細者

回徐學諭

某茲辱乃翁彈冠有書衢袖得賢父子而與語爲我心兮遡徃山水而共遊則吾道在杏爾青衿之樂豈惟黄絹之辭鳳閣絲綸於乎奚取鯉庭詩禮期于無忘勉哉惟時行矣胥昭

回奚監酒

學起讀堂小留虎帳談笑青油幕安用腐儒飛墮碧雲賤甚懸鄉友此豈醉翁之誤我改恐空山之怨人不曰師乎何厭廣文之冷拔其尤者孰云處士之良尚邀枌社之春毋斵樂言之益

回許寮推

騎鶴記揚州之夢魯話辛勤烹魚得故人之書喜同寅協君子至止我心寫兮恭惟某官飽鑑湖一曲秋詠剡水三更之雪要是放翁宅相詩派有傳得非許遠家兒邊城獨勇佐大閫芙蓉之府尋平山楊柳之春飛書塞北之風沙特餘事耳歆枕江南之煙雨寧久此乎某別去幾何傾翹已甚倚博士之席甘老鱣堂脊從事之杉苦留烏幕歎毛錐子之安用笑田舍翁其盍歸問訊黄花坐想馬蹄之疾笑談清夜頓開塵尾之餘

回王高郵

伏審銅符分虎金印視龜登堂而宣上德音重見太平之官府下車而問民疾苦第行簡静之文書邊壘晏然壓帳歡甚恭惟某官老成而其慮定重厚而其材宏惟軍旅俎豆兼聞之自得詩書之趣謂太尉丞相尊等耳奚分文武之岐乃技筆於蟲魚注爾雅之時自立幟於貂蟬出兜鍪之句丕視功載越有戰多塞草秋黄防胡組之犁濡淮山暮紫勞五馬以再來訊之鼇社之珠隱若長城之寶遄覩儒績式對褒綸某翹想匪厓摂勤傳鯉今將軍計安出其送洗天河之兵雖書生無能爲或可作浯溪之頌頭盲凱奏於辦皇靈

回沈寧

伏審雲飛舄春洽雉郊事大夫之賢坐想彈琴而治去父母之國何當騎竹而迎遠我遲遲于以貝貝恭惟某官毫端苕霅之秀胸襟湖海之豪孤嘯風煙未覺休文之詩瘦獨醒塵滓寧甘東老之書貧縱不

盛之白玉之堂奚至屈此青山之縣民瘼極矣吏奸柰何如使倒持太阿而授之焉用若發新硎之爲者一牛横笛第令安兩外之耕五鳳塗芝之政恐有日邊之召願言公尹留惠疲氓某起從田間寘之幕底遑城吹角毛錐顧安用弐茅屋生苔老生亦欲歸耳自笑儒冠之誤每思農畝之荒望美人兮一涯庶幾玉我共明月於千里翹企金相

回趙漕

搴車帷而巡所部固嘗瞻韓斗之光遣幕府而人爲書久不報郇雲之妙豈有使者撝謙之至此而爲掾曹偃蹇以自如政使病風喪心之人猶知矜已傲物之禍況以賤而事貴亦何恃而敢然請具陳之在所貸矣伏念某比聞親老道感風寒亟馳至於都門遄奉迎於官舍幾廢人事第親方書幸茲喜懼之年纔有壽康之望惟是晨昏定省之不暇莫知日月往來之寢深每吐舌以自驚曼濡毫而復止念韓愈亦人耳心敢傲於翰林柳茅容有毋爲禮未遑於重客深愧子家之執訊竟無放浩之空函時惟不韙之辜所恃有容之量敢望某官待人以恕及老以慈察其承顏挨辭已懷慕藺之志何至掃影滅迹自取簡雖之誅輙布其愚幸垂之聽

回丘憲

某昨以行告宜若禮然乃勤界玉之題遠致兼金之餘可以予可以無予此奚爲司府之須謀之臧謀之

與
與

不臧或正坐浮家之請噬臍何及拜手　懇盖以郤之不恭夫豈受之而是泛剡曲夜深之　已借一帆遡江東日暮之雲莫殫万緒唉趁簟較丿扛緘滕

回朱制幹

思鱸鱠去柰何主金耀之書騎鶴復來奚以贊玉垣之畫獨喜衛寮之君子率皆冀部之故人夙已會心歡其晤語恭惟某官辯足以折五鹿忠足以集千烏幕府翱翔信有瓊花之詩債邊城驛眉小迂玉笋之仙班誰言官閣之梅幾老山莊之橘賴吾此客增重元戎小郤盛之白玉堂開且召矣古云樂者青油幕甯久居乎某叢萃芙蓉味同草木許身何愚而自比稷契恐貽笑大方之家同官盡俊而偏善柳劉不妨回俗士之薦豈其久要而我忘遺

回李潭

青山擁縣有嘉棲枳之鸞綠水護田雖記去家之鶴聿來瑾宇如見玉人恭惟某官華行則魯靈光器韻則禹神鼎蓋謫仙人之苗裔無敵於詩何飛將軍之聲名不侯如故安有學者之北斗屈於進士之南廊帝曰嗟哉公等何見晚也仕其漫耳高人亦主簿卿第閱鄉曲之誦言少紆田里之愁歎幸無忘於鐵硯許重對於金鑾丘壑政塗厥有故事某起從擾攘幾化焚蟹多病每思故廬曾莫遂畢方之祟此曹宜束高閣何當低太白之芒乃司金耀之書仍贊玉垣之畫其雌歸我所欠識公萬户錦荊州今之賦昔一諧

習鑿齒秋以爲期斷金則同報瓊爲有

回張制幾

公車飛刻帥閫借籌人物愀然竊嘆四郊之多壘時
半如此孰爲萬里之長城玆得一賢重增九鼎恭惟
某官以燕公大手之筆傳穀城老父之書儒者乃知
兵乎用能决千里之勝丈夫當爲眞耳豈惟記三篋
之亡試嘗覽披輿地之圖固已熟玫華夷之勢彼爲
乎強吾爲乎弱戰何爲勝守何爲堅了然胷中殆猶
燭照而龜卜運諸掌上寧慮秋高而馬肥有俘兮旌
之招式後甲兵之洗攻恐青油譚笑雖賀得賢主人
然有紫禁煙花詎久稽天下士某逝言已去于思復
來前度劉郎絶歎桃花之老我秋風張翰終懷蓴菜

之可人又將賦歸去來兮之辭亦姑作居無我何之
計功名付公等相期久遠之看煙水有吾廬儻遂究
閑之適頤旨載色共話此心

回士友

某自揆何人有來秀句我輩畏名如畏虎欲捲錦鯨
而還之書生得句勝得官復貪黄絹之妙甚雖愧衮
褒之誤敢輕綈一之藏

回鮑上舍

某昨辱高軒過予逆旅適千里見似人而喜况復鄉
枌得一紙賢從事之書第嘉辭藻乃苦歎儒冠之誤
恨相逢客路之寒因索笑於梅簷欲賦歸於茅屋視
吾舌在雅無取縱横之家與予目成當有識離騷之

妙

回黄宰

伏審脊飛五鳳趣駕雙鳧相傳紫霖之家直聽履而
上耳不郤青山之縣欲彈琴而治之覺松竹之自矜
與草萊而相賀恭惟某官家聲江夏人傑洪都左圖
右史之往來無虛名下南浦西山之朝莫盡在胷中
故嘗出其緒餘所至爲之特立謂且破拘攣之格便
當趨禁近之斑璽綵乎保障乎方軫垂旒之念野馬
也塵埃也亦煩製錦之材然而四轄六院之除多在
一同五月之冣民望攸屬公行勿遲某自塵一科不
啻十稔拙於涉世曾掌故之幾何放以還山煩惠文
之彈去今既久於耕雨亦無復於問天但得縣公如

漢吏之循則與里老共勝恨之幸看山無笏或容野
服而迎種樹有書儻遂巖棲之托其非公事寧敢私
陳

回黎官

某荒磔先廬久燼王參元之火蓬蒿舊逕僑還張仲
蔚之居不堪上雨而旁風豈但仰天而見月爾乃灑
埽之敝略加生草之淺雲住半間還是玉川之屋談
傾四座寧容金谷之車何誤聰闘肯辛臨况不特小
人之環堵莫當長者之移尊且聽琴絃賤之堂尚煩
御去詎栽酒楊雄之宅而獨偃然庸敢固辭嗣彈深
謝

又

某脊拜連璧之翰極佩斷金之心雖微突兀眼前瞻烏之止誰屋而乃推敲月底下馬之氣如虹不圖至于再三夫豈容於執一如自坐東鄉肯爲風月之主人當掛起西窻留作雲山之佳話

回趙尉

伏審趣舍人裝隱神仙吏一琴一鶴故有家風八人八龍雅聞譽處胡瓚剌蠅之手小煩射鴨之弓恭惟某官冰雪照人風煙滿抱衙故太末也盡攬斕柯之奇尉其眞仙乎式瞻喬木之古雖溧水欠孟郊之句顧吳門有梅福之書奚事弓刀少迂塗轍高眠田里北部今無狐貍重酣江山西臺當有鸂鶒某拙于涉世放以還山杞未棘而菊未荒吾耕勞止荷爲衣兮蘭爲佩公望久之得無脩容則降既見

回趙縣丞

伏以藍田千竹喜入吟邊揚子一壥適在宇下雖若燕鴻之避雅聞笙鶴之音恭惟某官胷有層巒身爲盤石提筆秋風之戰鵰已疊雙袖芻樵溪之遊鴻方漸陸脫或肯排雲而罵閶闔安知不跨海而望蓬萊資歷拘之歎息久矣世豈舍我姑徐徐六月之飛丞不負予寧鬱鬱千山之底式遄爲壘不次除綸某久卧秋崖偶塵壁水開緘見諫議之函三印斜封論文敵開府之詩一樽何日有懷注仰無斁戢藏

回景獻郎

某平生大繆纔脫小銓青衫半荷葉之枯不勝歷落白髮盡霜蓬之茁亦笑宜放荒未控於謝言遽有來於慶牘今殆可去矣敢稽謝部之晋此何以賀歟巳後賓榮之敬

回榮王

倚席賢關久懋衿佩橫經公族何取範模極知北海之疎無補東平之樂恭惟某官受系宗祐挺生神明建毋弟以屛周有辭棣華之鄂錫純嘏以保魯誕開茅土之苴雅閑容勿於縉紳晋意討論於載籍文昭武穆信知龍種之自殊沛易楚詩寧許豹麟之時見夫何朴學仰稱盛心恭懷剌未漫辱書良寵謙卑以自牧也乃能無斁于之家貧賤者驕人乎豈在設穆生之醴

回程學諭

白雪千鍾吾生行且休矣陽春一曲遠道胡爲來哉迴如清曉南枝之花更是大江東去之調把玩不容於釋手摧頹亦復以驚心有蓼者莪誰無犬馬之養維桑及梓寧勿尊鱸之思況當大學聲盟之時敢作生日湯餅之夢美人青玉案眞是晴投小奚古錦囊第當重襲

回景獻郎

吾年如此已驚蒲柳之秋人壽幾何又見桑蓬之旦乃重煩於後覿終不棄於前魚講堂之昨夢恍然書卷之故情甚厚五十學易笑屈指之無多八千爲春愧贈言之何有

回南康軍舉人第一名熊東之

籍甚文名老熊當道巍然舉首凡馬空羣得聖人筆削之心重鄉老賓興之選恭惟妙探絕學獨抱遺經誰不黜伯而尊王是陳言耳或者褒子而貶父如名義何放出一頭了無殺手以此戰何不克得臣將寓目焉惟不矜莫與爭晉霸在此行矣

回第二名陳大猷

衆人逐鹿何有何亡老手射鵰毎發毎中雖曹參之第二知李廣之無雙恭惟熟講中庸卓爲茂異許孟容有禮學典章多所裁之公孫弘衆賢良郡國無以易也迨援枹而再鼓又拔戟以先登鹿洞古而聘君來莫如之子鼇洲圓而狀元出其在此行

第三名劉震酉

項羽敵萬不亦壯哉荀伯在三幾少囧矣歎伏老蒼之筆驚嗟英妙之年恭惟賦聲摩空詩才論斗文章有氣意其與廬山高學問藏身乃亦如卿子大於此見士之秀何必曰老而成勉旃此行逐鹿所廣寒之桂毋曰得意羅馬看長安之花

第四名于震龍

經窮羲畫妙在函三帝謂晉公合居第四眞足射鵰之手又登薦鶚之書恭惟風雲軒軒燈火兀兀文章則有若司馬發貢儁華郡國無以易公孫毎先賓貢在此行矣其必勉之聲圓而神已作連茹彙征之兆氣剛以直無爲看花得意之詩

第五名于方

失李方叔五色已迷得曾南豐一言可决亦喜窮波斯之識寶要是古戰場之驚人恭惟能讀三墳之書自成一家之學衆人固不識也幾爲爨下之棄遺小子不知裁之眞似暗中之摸索忽驚傑作足張吾軍其必勉之脩辭於春螢毋令或者笑老眼之冬烘

第六名殷夢賢

登後王粲賦自有聲入洛陸機年不可及遂占易文之六獨當筆陣之千恭惟譜傳甲族於文昌學富酉陽之雜俎八叉手頃已成擲地之奇五色目中頗有摩空之想是叔英妙賓貢賢能三薦一門可想詩書之盛重闈雙慶又觀袍笏之歸

第七名黃柱

詩有六義大肆厥辭作者七人適當其數儒横秋之健翮逆擊水以雄飛恭惟筆墨無塵詩書有種千人小異嘗識君賓退之交三年不鳴果驚人文戰之捷勉圖遠業亟奮脩程今仲舒何如古仲舒但喜姓名之似杜子夏白爲兩子夏不妨科目之同

第八名何德新

太冲妙思賦必十年荀鶴異才名高第八要是摩空之手不孤擲地之聲恭惟脩水之英弘齋之學垂髫領異孟毋之賢可知落筆老蒼何蕃之歸覲別果翩文響勇拔薦書有客點頭不負平生之燈火爲君燒屣頻驚一夕之風雷

第九名陳道可

周有六宮雅闡作者陽爲九數屈使居之聿登天府之賢書知是年家之子姓恭惟志在姬旦學於河汾我思伯㝏有一千佛名經之在人言今者當十九年繼霸之時名果不虛書寧無種苟明經取科第豈惟家世之相仍以是綿致太平罔俾古人之專美

第十名彭夢文

老彭世家故多學者伏生口授類以書聞是與大比之賢適在就盈之數恭惟廬山之秀彊齋之宗怪怪奇奇遂入不雷同之眼渾渾噩噩更須極潛聖之心頓鼓行於南宮必改圖而東轍文章官樣自是朱衣之點頭衣鉢家傳豈但青衫之入手

第十一名李鑣

廬山之陽居多人傑弘齋之後今見聞孫遂以伏羲之書來群鳴鹿之彥恭惟夢吞三畫辭闢九師爾尚迪前人探花開庚戌之榜式克至今日莽芳適甲子之周若有數然厥在此矣山房九十卷貽藏文字之光臚傳第一人當入衣冠之盛

第十二名劉夢六

精神之接非想非因文字之祥不五不七豈以音同於袍色宜乎名在於薦書恭惟早有賦聲信爲人瑞翁忍窮而教子書豈窮人文得助則通神居吾助汝蘧然有蝶訊以化鵬摶翮九霄以其數則然矣連鼇一釣將與子其成之

第十三名陳

名登薦書勲在翰府十三卦之取象正得異才二千石之觀光亦驚老眼恭惟秀出玉峽銜爲金聲泉石地靈況是鹿眠之諸子文字天巧難榜鯤化之脩程維其勉旃在此行矣文惠公之衣鉢毋曰逍遥臚句傳之姓名自當表表

第十四名淩飛龍

上林司馬氣欲凌雲北冥有鯤風斯運海快矣天池之徙飄其月府之登恭惟擲地文聲補天賦手雕蟲篆刻何恨中眉之三薦鶚横飛遂聯科目之一幸甚覩駕勉旃着鞭亦步亦趨我則慙爲於雞口必勝必取君當男跨於鼇頭

第十五名利卓

半水采芹雅知能賦秋風撇棘相賀得人足爲鄉校之光未覺廬山之老恭惟人今而心古齒宿而意新白髮無情每歎中眉之屢青衫有種未嫌入手之遲竟擅名場觀光上國衡霊之第十五年後何居莊冥之擊三千鵬飛訊矣壯扎曉錦其在此行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十六

方　岳　巨山

啓

代回趙簿

伏以黼黌分夜瓊之燈未寒草夢魚素遞春風之訊適近枳棲跂重論疇昔之心喜不隔同年之面恭惟某官聲光如斗氣韻欲仙小奚佩古錦囊吟盡風檣之騷句太乙然青藜杖讀殘寶苑之秘書久已騰淡墨之輝何至試勾朱之最雲深曉殿盍隨鴛鷺之行花動春城式快鸞凰之翥屹須理札儀我銀潢某拙則未除貧亦不改弓彎一尉樗櫟之材何堪硯老半生虀鹽之味故在抵掌豈耳於俗吏折腰猶迂於世情群然龐吠之信中以烽燧之毒官事未易了也無已太寢吾道其果非耶奚爲敢愠延覬金蘭之好惠垂玉雉之規野梅吹江路之香尚稱佳晤山雨話爐亭之舊重把清芬

代回范侍郎

某本之修能誤膺重寄虜敢盜邊而凌中夏端繇闚閫之非人婺不卹緯而憂宗周竊慣長淮之多壘學覘淝水幾雷江流北吾君丙夜不安枕之時豈我輩旁觀而袖手之日奉涌韲而沃焦釜敢姑徐徐出險道而援孤城蓋亦岌岌雖卒解西陲之急殊未寬北顧之思胡騾發於詔函乃誕躋於憲部退揆君臣之誼殆猶父子之間幹蠱者職分之當然能家者功勞

憤棱

之奚有已陳免牘冊俘俞音践軔而飛賀書慙誦昌黎之聯句圍棊而閩捷奏頎同謝傅之雅懷其若心焉難於言旣

代回丘提刑

伏審誕將綉斧仍在錦鄉諗已滌龜敢忘傳鯉恭惟某官珠寒鶴社玉潤秦郵有胸中百萬兵蚤傾漕輓畫河朔十三策妙有帷籌惟帝思祖宗立國之仁謂誰識天地好生之德還觀當世無若吾儒趣六轡而東之肇兩臺之屹爾山川如故不移前日之棠陰歲月幾何遄下春風之芝詔某誼同手足喜見面顏頗言快着於祖鞭已戒先馳於鄭驛心之所蘊言莫能殫

代回史參政

伏以護師外閫五年無補於宵衣進職中臺一札俾司於秋典正此循墻之避莫違記室之恭尋瀝玉以先之感斷金而愧甚伏念某椅無他技徒有壯心久在其間而父教之忠深忝西平之子横行虜中而歸無以報遠勤北顧之憂惟不勝忠憤之懷思欲濟艱難之會蠢玆夷醜大入漢邊旣檉犇於豐黃復垂涎於甬毫如使老熊之當道孰能侮之殆將困獸之鬬泥盡成擒矣今縱驚於風鶴猶未靖於鯨鯢夫何罔功誤此借賞玆蓋某官招俊乂以列庶位同心德以興太平當我公之歸兮時事甕金甌之論有爲王而當者人材參鼎鉉之調雖東陲微横草之勞而南面

念釆薇之戍端縣寄啓曾靡遐遺然叙勤者國家之懋恩惟盡忠者臣子之常節敢叨賸賚以得已知其非己力控巽章巽杈渙渥魯仲連天下士豈耳市道之爲諸葛亮王佐材其樂成人之美有言欲吐因謝以祈

代回史督相

伏以邊城分𨶒胄微赤羽之勞書蹳通班忽峻紫宸之寵無因至此何德以堪豈有方辭太常伯之除而廼驟躋眞學士之冠已控陳於免檄滋愧負於賀言伏念某本乏將能誤膺重寄虜敢盜邊而凌中夏端繇護塞之非人發不䣛綿而憂宗周竊憤臨淮之多壘使宸衷莫安於丙枕趣兵符亟下於庚牌如有老熊當道之威安得佛狸窺江之事興言及是厥㪺安歸顧雖遁走於犬羊神已大驚於鴻雁慨烽火萬里之氣象幾不聊生撫山河兩戒之輿圖可爲痛哭恩欲自拘於司敗孰云特被於賁書躐登鱗趾之華愈重狐冰之懼茲蓋某官澗澤以霖雨之手包涵於雲夢之胸以其介圭入覲于王自任天下之重得諸傳巖爰立作相每歎人材之難微如腹背之毛亦玷齒牙之論然端殺所以貽興數而大柄所以重中權顧惟何人敢當茲選某抗章之懇得請爲期人欲天必從之諒無勤於再命波及君之餘也覬力贊於一辭是謂玉成敢忘環報

代回丘漕

揆予初度頗驚滿鬢之霜惠我好音忽墮郢歌之屢厥有嘉篪爛其盈門誼則重於斷金榮更深於倚玉矧茲多事繫我何心豈有邀徼之飛馳正此師于之徂調而乃尚記垂弧之日不爲解甲之圖今何如時但欲捲錦繡而還耳辭不獲命勉其享素鯉而藏之

代回趙文昌

校中元之籍近在泱旬揆初度之時適臨巧夕敢圖藻翰猥記桑弧多儀於案於珍投盛德未知於瓊報敢無拜手寧勿銘心尺素書雙鯉魚媿加餐之雅意千金裘五花馬歎換酒之何悰

代回項秘書

某端奉英題尚憐初度吾年今已如此政悲弧矢之垂遠道胡爲來哉更委瓊瑤之貺此皆某官交同金石誼薄雲天春入講臺未忘書帶之草香凝燕寢忽夢筆頭之花滋感歎於歲寒猥記存於生晩歌麟趾之什自慙子瑕之青青得魚腹之書但感綈袍之戀戀

秋崖先生小藳卷之十七

在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十八

方岳　巨山

書

與趙端明

其惟邊圉多艱所在騷動獨我東鄙屹然泰山而四維之上嘉乃勲睠渥殊特進斑端發建號大柤所以昭異數勸薰臣也玆者涓辰顯拜萬目瞻儀惟其受知門墻不同餘子故其忻喜之情與衆一而其忠愛之意與衆殊者曰道古今譽盛德以爲賓賛之賀而已者則人能言之何待於某區區愚鄙敢誦所聞則其所謂賀者亦固異於雕肝而獻笑詁譎而貢諛者矣蓋某以爲公府之開相於今且五年雖公相之爲始終如一日而坐久則神怠立久則精疲亦人情之常也而一欠伸而精神固已大異矣然則今玆之命豈非公相起而欠伸之日乎一念之發群動皆新此固其機也故某之所欲爲公相言者曰仗忠義曰正體統曰明紀律曰重選辟夫物必有所仗熊虎仗爪牙鵰仗羽鯛魚仗水龍仗雲一日而失所仗則狐兎狎之螻蟻恆之矣至於人之所仗者何歟曰惟有忠義而已耳然則捨忠義之外非所仗也共惟先忠肅公越暨我公相勲在社稷名在華夷對越上天同一忠義而公相又親冐矢石出入兵間身被十數創蓋幾危者數矣其負名譽享顯榮夫豈因人而成寅緣至此者哉是固無假乎梁楚之游揚蕭朱之援引也

悏

而縣其迹觀之則王邸也而締交於外柤戚畹也而通譜於内姻有傢薾之徒而麾滓六府之來者則或恐失其心有裨賍之夫而汚䕶五侯之第者則或謂藉其力此曹儻視壁聽而借爲效街談巷說而詭爲忠豈眞有關於損益之數哉公相因其來而納之孰其求而役之要亦不過古名將遺路中朝之意固非仗此數人者以爲助也然而不可不謹焉蓋王右軍抱經濟具謝安石一流人也惟其托於字故字足以揜其學本朝文與可妙楚辭當無遜於陳黄張晁矣惟其托於畫故畫足以揜其文一犬吠形百犬吠聲或者不知其謂公相所仗者王邸也戚畹也相府也則平生光明雋偉之功適爲所揜耳可不惜哉是則前日寄賜之御札草茅者猶未敢以爲然而況其他乎某之所願仗忠義者此也夫衆一路之兵而制之以柤臣蓋下至衆而上至寡也所恃以維持之者體統而已耳故名分所以守此體統者也儀文所以彰此體統者也禮云禮云文具云乎哉劉濟以司徒爲幽州至於紅帕首鞾袴握刀俯立道左以迎天子之使而今之將帥待制使如僚友視制府如家庭往往便衣謁於後堂腰輿徑造於聽事歲時節序盃酒招邀騶車過之何啻儕等非不知艱難之際不同常時欲得其心姑與無間然此曹何所知識偎然自尊如此則制柤豈不懼卑哉或者徒見逆李庭參許國端受山陽之變茅孽於玆故遂指爲覆車謂不可以

虐文挑實禍而不知逆李之叐狀因已久矣邀節鉞則節鉞邀錢帛則錢帛其無紀綱莫甚焉向使正體統以防微寧復至是祖宗時武臣莫尊於三衙見執政必橫梃庭趍肅揖而退盖以爲等威不如此則不足以相制云耳今端明執政也軍可復如前日之陵夷乎况夫交際之間密邇者情親疎遠者分隔情親則狎分隔則睽此其勢然也今公相之於莫府日不過一見見不過數刻而諸將出入無禁啓處不時凡百軍謀獨與參决而所謂莫府者僉文書於已行數日之後揣事情於茫然不知之時誠知莫府庸庸無足以稱使令者然而體統則不若是諸葛武侯所與謀者法孝直輩耳關張之徒不得而與也裴晉公所與謀者韓昌黎耳愬武古通之徒不得而與也莫府之庸庸是擇而易之而已矣因噎而廢食懲羹而吹虀則亦安用莫府爲哉天長移治之匆匆淮西招軍之擾擾不知誰爲畫此謀者恭之所願正體統者此也彼天長淮西之事道路議之廟堂議之盖至今公相代爲此三數人者受謗也則亦諸將無紀律故耳今舉天下之軍無紀律矣獨公相威望隱然軍行整肅而安得結韃數十公參錯于麾下以備一旦之指呼哉去春從士卒之願行巡行邊鄙軍次宣化有取民穀以飼馬者立斬之雖揚干之僕不卹也而諸將則不然所過驛騷甚於寇敓古語有之賊來猶可官軍殺我昔聞此謡今見此若是可不爲之寒痛歎某

嘗記前年出城南門有數兵負芻與爭道者前呵者曰制幹也兵曰何物制幹此趙侍郎馬芻也時適相值於吊橋進退不能而數兵者盛氣直前轎墜焉有一兵倚芻道傍立呼而勞之淮交百而趣從者擒不遜者得三卒諭之曰爾軍人也我制幹也制幹之與軍人自有統攝爾猶敢爾如百姓何榜之百軍士環觀如堵嗟服而散蹂此小小者觀之則知使此曹有紀律本無難事賞罰公而已矣道傍立者本何足賞而欲示罰於彼則不得不借賞於此是亦一機括也閫軍中撻罰未嘗有輕貸者然而非營運折閱則陪納不足者耳不聞有折逆旅匕箸即斬以狥如高崇文者不聞有軍行露宿且朝與民家掃門而去如岳飛者是不特縱之爲暴而驅之爲暴矣故據其室則子女其子女過其墟則雞犬其雞犬此明以官軍而恐喝者也語音不辨而行者歔犇衣裝可疑而居者鳥散此假以賊兵而剽奪者也自荊襄回者則斷腕取金自天長歸者則放兵大掠自淮西來者則郡邑戒嚴雖平居自詭嚴於持軍而近至通川亦未免秦圍一空草木皆盡矣諸將徒知以此市恩而不知以此賈禍他日手滑無厭及我矣雖欲禁止之得乎其之所謂明紀律者此也制梱號小朝廷以其爲人材所聚焉耳戎書辟士謂當朝取一人技其尤暮取一人技其尤羅而致之以望此府可也而運籌帷幄載筆旌麾乃無大強人意者盖人材品目色色不同有

如象犀珠玉雖不適用而可爲寶者有如楩楠豫章雖多節目而可隆棟者有如烏喙野葛雖有甚毒而可伐病者是必有一取得未聞無謂而見収者也今莫府何所而名麗卅書有不得調者則借以爲捷徑相議何事而號爲販夫人所不齒者則據以爲亨衢今日一計議矣明日又一計議也而奚取於莫謀今日一兼僉矣明日又一兼僉也而奚取於撥筆外而郡守倅下而州縣官則又有甚焉者起廢分符而專事囊橐得無倚鄕曲之私乎兼幕題輿而不識府寺得無怙卽第之援乎風寒之邑胡爲寄之験于濱淮之縣胡爲易之鄙夫此殆有不可曉者矣甚者不特衆人不知其姓名雖公相亦不知其姓名也挾一緣故則不俄焉而曹掾矣不特衆人不覩其面目雖公相亦不覩其面目也寄以書信則不俄焉而屬吏矣故有罪者指爲進之主而國法廢有服者占爲起復之地而人倫滅竊聞近者有以登進士第冒昧圖起復而公相亦辟之夫口誦聖人之言身爲市人之行一至於此門墻亦安取斯之人也而忍其親則亦何性而不忍於公相夫金華之事無辟者君固逼之有不得已焉可也而我固求之謂非名教之罪人歟且古者以辟置而取重曰是嘗爲藩府之所推擇也今者以辟置而取輕曰是蓋與其廝役爲曹僚也夫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公相旣列之王官矣則凡仕於此者可不謂之同官乎吁可歎已某之所頗重選辟者此也伏惟公相一江之屏蔽係焉一道之生靈係焉其負荷至不輕也今城池信高深矣器甲信犀利矣誠能仗忠義則勳名大正體統則名分嚴明紀律則軍政修重選辟則人材出而老熊當道之勢猛虎在山之威眞足以壯長淮而衛中國匈奴自此當不敢近越邊矣某不勝晉粤之罪輒疏其云云代斲四驪六之慶積者如此公相不以書生爲不武而加栽擇焉則繼此以進某何敢自愛惟公相容之而已

代與史尚書

某月日某謹端拜奉書某官尊執事某所以拜狀者蓋非區區小夫之竿牘拘世俗之禮文也以故略彝恭刊長語而直道情愫罄盡底蘊以自明其注仰之懷惟執事垂聽某先君子與尊翁誼同兄弟自尉蒲圻時尊翁實官鄰邑彼此以意氣相許而恨不得以亟見也則以執事胥晤于兩邑境上蓋其相與傾許如此一時翰墨兄弟藏之篋衍襲之重綈者如新是則其得以假寵於尊翁暨執事以婉畫前籌用佐我先君子之所不逮先君子於當世之士少所許可獨稱執事爲望一府不敢以僚友平眡之是某得以假寵於執事再世之遇契與與京意者將藉此以自托焉而中間不無云云則有說也某之生也晩不聞君子之大道而執事亦負其才以自高往往輕眡世故俱不能無少年氣習而其跡始異家兄襄州之失公

論不貸虎兕出柙悔其噬臍雖某亦不得爲尊者諱然暴其過而擠之某實不滿於執事而其跡愈異難貿戎馬足荐食諸華飄忽巨量古無與比其吞噬窮比之國十六七卒皆以和誤之而我朝之薦紳大夫不以爲覆轍之當戒叛全衛命徒以辱國賊檝再至暴兵隨之此其證候果何如而通國以爲主和議者執事也某竊謂秦檜之得罪於萬世者以此不圖執事實主之而其跡遂大異矣夫始之所以異者客氣也中之所以異者私情也終之所以異者國事也客氣可除私情可克而國事不可誤某是以不能無介介焉忽閱邸狀見執事十難之論喟然嘆曰嗟乎史子申盖爲戰守慮者也夫豈百事不理而靠一和字哉厥今莫危於蜀莫急於襄而莫重於淮執事之料事勢析利害備矣且朝籌之暮夜思之則庶乎可以共濟時艱力抗此虜然則某其得不以一書謝不敏之過圖未艾之憂乎多事之秋日不暇給而當事任者不數人子華老儒讀書謭而更事多受材敏而立志果往者亦嘗有纖芥於不肖而某自知其不及也奉書謝之卒子華亦亮之胥會儀真相見歡甚慷慨時事至於泣數行下某今茲實不能不以望子華者望執事亦頗執事執倒於子華如使三相爲一家三帥爲一體則必利於國必不利於賊如使三相自町畦三帥自胡越則必利於賊必不利於國伏惟執事深圖之某前日之爲若與執事異國事也今日之爲欲與執事同亦國事也前日之異則疑執事溺於和今日之同則知執事堅於守某非敢謂和之爲非也和之說行則宗社賴之生靈賴之而封疆之臣與受其賜和豈不可嘉尚特以其未易恃耳惟以和爲形以守爲實以戰爲應卒執事者留之意某輒不自揆盡布其腹心以徼福於名門再世之契執事如亮其愚而賜之教某當繼此以請

代諸監司與廟堂

某等不避誅夷輒殫懇切某等聞吳公玠爲稗將時世固未知名也而劉公子羽獨奇之其後劉公守興元撒離喝之兵奄至興元失守劉公僅以身免朝廷責散官安置白州吳公至納節以贖而劉公卒得爲有宋名臣國史書之聞者興起盖以必罰者朝廷之公法也相友者天下之大義也公法在朝廷則誅戮竄殛一毫不可以輕貸大義在天下則哀鳴救解雖赴湯蹈火有不可辭者而况官秩云乎哉某等辱知於前荊湖制使趙尚書盖不啻吳公玠之於劉公子羽也今尚書公不幸有子羽之罪而某等不能爲玠之所爲則不負知己而羞當世矣尚書力禦數十萬强韃於襄樊之圖斯亦難已而變起於不虞禍生於所玩蕭墻之內梟獍驟興事至於此固已無可言者抑太史公所謂身雖陷敗然其所摧敗亦足暴於天下吁可悲夫某等不勝區區之請輒以聞奏欲各納三官以贖尚書公之罪伏惟　聖君賢相天地幷包

特屈刑章俾從末減如此則尚書未死之日猶有勉思報國之時不然某等恐其函蓋九原長不瞑目矣情迫辭急惟鈞慈其垂情焉

代與趙檢正

某憂恐之餘不復能事筆墨以溷主書吏睇眉象綿敢布腹心惟環明其垂哀焉某家兄不幸遭襄州之變死有餘辜適會寬恩國言未靖此雖刀鋸鼎鑊有所不辭然仁厚之朝未嘗殺士列聖相授實惟萬世丕丕之基豈可以蟣蝨臣上爲仁厚之累家兄白捍強韃繼擢叛兵脫命於絲毫之間驚心於變故之後精神爲之恍惚形體爲之支離蓋去死不能以寸某日夜危之若遷徙流移未有寧日萬一溘先朝露求負明時則某以鶺鴒之急難憂惶孤苦夫亦何以爲生也生比一青而發二去意者士大夫風流篤厚殆不其然區區所望於造化之筆者雖盡鑄其官猶爲僥倖獨願追念先公之舊存録前日之勞而不賜之遷竄焉則庶幾得以天年視息於聖明之世不勝大幸伏惟與憐於不報之地施恩於垂盡之人其總自今至瞑目之日皆閤下所賜之餘齡也某拳拳祈扣涕泗與俱

代與廟堂

某伏準省劄家兄過蒙聖恩大肆赦宥縱之於羈旅佚之以祠庭寬大之書自天而下某雖以韃戎東寇憂緒縈紆然亦不覺孤涕之橫流懦衷之增激也求

卷

惟　聖朝仁厚如歲之春薦紳士大夫其不克負荷以干典刑者多矣而容之以天地之恭宥之以雷雨之解蓋不崇朝而霈澤也閫外之失好水之敗使此二公者不幸生秦漢時則必將禦魑魅於四夷賜屬鏤於兩觀而安望其豐功偉烈勒鼎彝而銘旂常如今日之所觀也哉是故士不可以不遇明世也家兄之罪雖汗荊山之竹不足以書傾漢江之水不足以洗而聖上恩之以善地貸之以餘生亦既歌堯詠舜於穹壤間矣乃今渙然除罪籍而解縱之非聖天子好生之德洽于民心非二三大臣一氣之轉萬象春氣非一時卿大夫風流篤厚肚言人過則亦何以至是某謹齋拜以謝而言曰世之所謂銜環結草者抑虛言耳君區區之心天實鑒之惟鈞慈垂亮

代與史太監

某謹東望端拜奉書某官丈丈尊執即辰冬仲霜晴寒意未力恭惟冲想逸發於林壑德聲渙揚於朝廷黃髮與刑森有宣翼台候動止萬福慶門尊大之姥伏想中外均休某惟先公之筮仕而尉蒲圻也蓋韞實玉於匵中含宮商於爨餘過而睨之者千萬人而不識其爲國器也獨尊執見之心領而意會道同而氣合管鮑已矣自陳雷以下莫擬焉其不謂之白璧之卞和黃金之子期歟先公之得銘旂常傳載籍以顯當時而垂之後世者皆相國衛王之知而相國之所以能磨之者則尊執之知也微尊執則以先公之

自負者果何如其肯低回於風饕雪虐之辰而求以自售其志哉然則微尊執之知安知其不在南山之南北山之北也先公一辱知己而爲尊執者上則有功於先公之君父下則有恩於老公之子孫惟某一二兄弟受恩之不貲也如此則某輩之眂公猶父也公之眂某輩猶子也其假寵於先公以自附於名門也固宜蓋昔者李膺以一世龍門非通家子弟不通也彼孔融者魯國一男子耳踵門告曰吾家夫子與公家李老君同德比義通家久矣膺矍然起迎之延之上座而融繇此爲漢名勝士然則某以望先公者望尊執固不爲僭越也伏惟高蹈乎世外靜觀乎物表天下事固已洞然胸次間矣朝之政某不敢知也而夷狄鶩甚邊祲日騷鼠技已窮夙夜凜凜尊執其何以教之某於尊執子姓也則於尚書公昆弟也向固有鬪其閱墻而啖其分剝者某以白焉尚書公案焉然則本無廉藺之隙而遂還乎勃之素歟竊想父母之懷亦有樂乎此也惟尊執以其如先公者施及其不肖孤則不惟再世之恩天下傳誦而我端明亦且瞑目於九原矣不惟不肖孤能效古人感一飯之報而九原之靈其肯有慙色於抗杜回之一章乎某敢加拜以請未期侍見頌言金玉體府以壽斯道之傳朝野所瞻臨紙飛越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十九

方 岳 巨山

簡劄

與吳侍郎

某於尊兄朋友則人倫也兄弟則猶天倫也乃者職事之間不圖爲左右者所交鬪一時胥過雖未深諒區區之素心然以襟度如兄識見如兄必能地負海涵容而載之茲聞前驅戒嚴移鎮藩輔聽言江水實用黯然此非人情之虛談竿牘之常語也區區慕戀豈不欲跨浮玉之山望登瀛之舟以吐露其胸次之一二秋防正急恐或者又以爲不然憂讒畏譏將發復止敢贊祖行之禮敬寓壓拳而告於侍御者曰上流之寄宗社倚毗頤愛不貲之軀以對無前之蹟天下幸甚

又

某姓名不登門墻者八閱月繇他人觀之則當誅繇先生觀之則當憫蓋某自去冬嗽廬嗽今春老人病而近又先兄殁二三百日之間憂惱熏心禍患銷骨恍然莫知身世之所在也先生聞此必將蹙額咨嗟矜而憐之尚忍責以門弟子事師之敬掾曹吏迎部使者之禮乎某是以不敢致一語之賀而赴愬其不自堪者如此先兄既下世老人一足不隨每自思惟則生者無以爲居死者無以爲歛病者無以爲養殆不可與從仕矣出處之計亦欲從先生籌之仲秋之

矜老人少定敢不負荊下吏叒謝不敏

與趙大資

某罪逆殘餘日以痛楚而平生受知之地未嘗少忘乃者伏惟峻秩禁庭均儀揆路生靈怙恃式具爾瞻某在哀疚之中不惟不當言賀與世疎絶蓋亦踰時而後始有聞也孤生多難日不暇遑及今始能東望扣頭拜一紙書敬頌先生爲天下受此不貲之身以遮蔽江淮使民生莫一捄之安國勢增九鼎之重某有環堵與被賜焉某不勝起居瞻頌之至

與廟堂

某不肖似幸得以康廬斗大之壘布宣寬書化鈞無垠同一塊圠而某也自以爲偏方下國一介之疵賤吏不當時以其名氏塵瀆清明蓋自丁未之秋與嘗府議不合上書凂範丐一祠官鈞畫陸離自天飛下方且欲以著庭還郎省可謂殊知流傳子孫未作鎮實時則嘗以啓謝無何而廟堂造命使得以南康之紱藉手而歸恭惟此恩柯所論報即日就道返吾屠羊田園將蕪松菊無恙微大丞相之賜豈不強抑於羇參軍短主簿也時則又以啓謝山林深密不知歲月之推移忽涉三年縣未而酉耕閑釣寂亦既化爲木石矣不圖趣戍扶曳此來矜見吏民具道聖天子與吾大丞相所以愛養元元之意時則又以啓謝然而此三謝也不知其嘗登太微三光之庭耶抑泰階六符天下莫敢仰視而無有以干岩下之電者也某

鮑　跋

至愚極陋三謝而三不答則竦然懼矣某切以爲康廬雖蕞爾郡然譬之身焉牽一髮而頭爲之動拔一毛而身爲之變毛髮甚微而關節脉絡其係於吾身一也某頑縱自今以往事有關白於朝者不以其僭而莫之應則駑鈍如某等輩亦或有以自見某不自抑畏輒以控聞惟鈞慈貫之

與史都督

某惟弃荊在唐爲大都督而公相以主上之左右大臣領之位貌之崇威嚴之重有非尋常竿牘所可敵輮和而溷符釆蓋趑趄而不敢進者亦既越月踰時於此矣退自惟念則某之於公相勢雖疎而情親分雖隣而誼重其可足恭謟敬自同他人於是決然奮曰寒暄流俗之談起居何如之問公相豈欠此哉惟時艱難主上丙夜不安枕凡二三大臣之所私憂過計百爾在位之所遊談聚議豈非以夷狄鷲甚而邊禊之日以騷與試嘗舉眼八荒蓋有人物眇然[illegible]獨公相崇詩書悅禮樂而胸中百萬甲兵直可闢武夫之口而奪之氣上其少寬北顧之憂乎某是以敢爲朝建賀上流綿地數千里莽爲盜區茅葦蕭然暴骨盈野政使羊陸等輩復生斯時將亦蹙額咨嗟付之無可柰何而後已非公相慨然以安危爲已任肯橫身而當風寒之衝則鴻鴈之居何時安犬羊之腥何時歇蓋非特四體一支之患也某是以敢爲荊湖賀我東鄙西淮腹海而負江風塵一驚四向受敵前

乎此歲有應天以扼南牧之吭而今者河流失行盡底枯竭不知天固爲虜之地耶抑自有數存乎其間耶不然浩浩蕩蕩之漫流何一旦而走毫社也北邊之事其可慮者如此自滁以西則亦惟鄰壁之固是賴而光黃等郡幸已隷公相之鈇鉞下矣某是以又敢自爲淮東賀伏惟公相慨時事之孔棘撫歲月之遄邁罔俾竹帛專美古人而某區區有懷將維公相之所指呼惟揚守備雖可以保無踈虞然還觀諸州尚多靡靡帑藏亦立塵土一空徒有此心未知攸濟所謂胥保惠胥教誨則公相之責也某其書紳秋風已生惟萬萬爲社稷自愛以成無前之偉績以佐中興之令猷某不勝大願

與史侍郎

某伏以春韶之極風日暄妍共惟某官紆肅神皐之治繁默納帝謨之淵窮有紫有翼嘉我藎臣台候動止萬福某退然山間之鄙夫不自意蓬跡於上國一念塵土後墮邊荒蓋嘗奉咫尺之書謝常所往來者於今又幾何時矣星斗燀煜江山愁予而不敢以名氏入帝城惟有翹想天佑我宋聖賢相逢惟三輔黃圖立極商邑時則有宅牧之任文昌卿少樞轄萬微時則有禁從之除論經燕間啓沃朕志時則有勸講之命觀古人得君之專儒生稽古之榮無以過是某敢不敬爲朝家賀今天下亦多事矣外之有桀驁不臣之虜内之有跋扈不靖之軍則夫進而見旒退而輦轂其所施設其所彌縫必將使萬世無疆惟休而某不足以測識也竊窺治象猶須臾無死見太平惟侍郎圖之暫參相公以詩書參國秉以忠信護戎昭宗社生靈同一皇極羽書正急非韓范固不足以辦西賊然中國相司馬邊吏相戒無生事以需此霖雨八荒一雲曷若開政事堂以坐治之乎瞻言泰階飛度轇轕暄風捲暖節宣惟時敢頓鼎食之間少留之意他日讀庚寅相世系當不在諸公後也某不勝拳拳

與董丞相

某仰惟巖廊峻極禮絶百僚下土蟣蝨之微惟有屏息豈敢以凡筆陋墨塵滓太清而山林之日長未嘗得望符采平生本末有不得不略陳於宰衡之下惟鈞慈其垂聽焉某起於草茅與世落落在督府則以忤同幕歸在廬山則以怒鄰椢陡在邵武則以劾巡屬罷某雖至愚亦豈欲其至此性有偉直之累學無涵養之功執而不通毎毎妄發然亦不過爭公事耳獨邵武之斥有足慨歎屬邑建寧縣因有追胥嗣頑群輩而叔敓之敢弄鋤梃某既絕治隨已帖息椎原本始則一小小寄居實爲囊橐某以爲此而不治亂也乃具按劾不知何者章格不下某非才守壘如此則胡顏以見吏民自劾歸田得請而罷一斥不復五年于茲中間當國者屢齋擢之進士第座主也獨此薦爲文字官知己也然猶自信薄命未嘗敢有非意

之干乃今天地開除眞儒柱石某徒爲耕夫耘子相賀于田而光範無某之三黜翅材無某之一跡某雖欲固於陶鑄其不懸譴斥而輒有請耶不圖贊化之物亦在起廢之數共惟此意對越在天古風寂寥忽見今日某謹具啓事一通惟經綸之暇略賜覧觀某老矣無能非以受恩爲喜而以受知爲喜蓋不請而與之雖萬鍾之重於造化爲大公不請而得之雖一介之微於幺麼爲大榮不腆蕪陋之辭固非爲己私謝而爲天下賀也某而後知所歸矣

與陳和仲

某維冬日之至朋陽以升乃瞻浙江之雪濤遡鄞山之煙霏拜手奉書敬爲習庵發長之賀伏想潘輿燕喜謝庭樂豈一家三代申申如也彼有道習庵宜以學術在上旁近不宜一日去而從林壑之幽深與鷗朋鷺侶相往來於無何有者抑淺之爲丈夫耳然聞去閩之日民之攀車轍者百十計壯者持門闌不得啓老者幼者橫身卧道上不得行蓋自班孟堅傳循吏以來世不見此事幾何年矣習庵涖閩纔幾日何以得此於民惟習庵教之某一官邊城數日以爲歸計蓋自去冬弊廬火今夏先兄歿而老人末疾凄其越吟閫公不察其私泣數行下而留之一至脩門差遣已定往往又閫公意也邊郵多事書生何能爲顧吾家則生者無以爲居死者無以爲葬病者無以爲安終當丐一嶽麓祠官特未敢遽耳一詣習鑿齒浩然此懷堂有病親不能頃刻去左右爲之柰何歲惟萬萬自重以藩垣斯文以棟榦吾道

與吳運使

某自八月發惟揚九月至在所犇走道路塵埃迷人以故一介疵賤之姓名不徹閽於門墻者如此其闊亦以兩淮民擾擾之徙而南者盡隷戲下先生發倉粟貸緡錢身與十數萬窮餓無俚之人相周旋於荒煙野山間閒不暇寢與食也則其省覧無益之書疏奚其暇每一念至西望凄其某不武之蹤先生所知者不復道也去惟揚之日閫公爲之泣數行下然不容不爾則生者無以爲居死者無以爲葬病者無以爲養蓋欲從此逝矣纔抵關外已報新差此固先生與諸公更相推轂之盛心於某得之大踰分量敢不端拜以謝然與時如某等輩未有以掌故出者雖閫公遮留之意厚要不得不謂之辱諸公之知去就未能徒竊禀凛其爲此來始者欲上祠請耳及今則又恐或者有君薄淮陽之疑然則如之何其可時事孔棘進退一愛惟先生爲國良圖宏濟多難使某有環堵安業犁鋤先生之賜大矣

某侍在門墻卒爾冒瀆鄉郡陳教曰夢高往年尉祈門與之交甚稔今茲來言曰某卑甚以教事隷尚書公凡盡心職業以求知者敢不力提學司春削二而一路文學椽多物筌獨未有爲某道姓名者耳尚書公不可以勢撼于其門下士也得無意乎惟先生命

其一第餘二十年尚寂寂爲諸侯客慨然思有以振
起之則幸甚不然寒士幾何其歡顏也某不任交游
之誼輙以布聞死罪死罪

與吳總侍

某竊聞先生巍揭江淮表裏之棲雄視南北甚頎樑
瓻以從先生後或者王勃之名托滕王以不朽而老
人趣渡之說甚力莫可違者豈山靈勒回俗士篤固
應爾耶然旣約而與不辭而歸宜得罪於謁者敢謂
馳一介之使追至惟揚而勞賜之燕及父兄盡露臺
饋某知所感愧矣老人病未能謝不敢不情而代之
書惟相對歎息以佩盛心耳

與吳尚書

暑鬱如惔山意自奕清泉白石涵泳詩書共惟嘉遯
於聖眞之涯超然於世味之外身退而道進心恬而
體胖天賚生之景福有僕某辱門下士於今有年惟
薄命數奇遭家不造先人無祿下世顛沛來歸至則
無所於居僑寓寄食者三閱歲去春寧故之命僅僅
五十六日而罷於是歸影戢跡幾若自棄於門墻巖
巖仰高敢不夙夜事會無極從古固然如某何知但
得安兩外之錮足矣間從里老語知戎政嚴色者乃
吾東閣郎君推家學以仁斯民眞所謂人皆一天我
獨二天也敢因掌許輙布其私竿牘常談先生之所
厭聞者某謹略伏想閒居多暇著書以垂無窮者傳
在後學獨某家窮山之底所與過從者不過丟夫蕘

焉

子未之有聞願先生卒教之暑律尚袢惟金玉體府
以待天者之定

與繆路鈐

某伏以韶風已蹖冊奠成綠恭惟某官肅將戎旅於
穆和旌休有翼宜台候動止受福某謹斂衽以贊名
氏

某雅聞奴路爲國虎臣凋瘵鼎襃必有踴躍後先者
誦黃庭二景之章稽洪範五福之嗜某何庸贊
某與東嘉士友淑論芳躅舊有年獨鈍爭袖司馬穰
苴之書小遊塞上雖聲光如斗欠此一識每談當世
偉傑某豈勝馳情
某聞之嶺中大夫以爲瑤林霧秀妙墨琳琅地上老
人乃以一編細授受於夜半業焚紋纔長我甦師此
固在旦夕間耳壹砂圭刀換骨儻去又抖從八月之
槎問訊廣寒之玉蟾也某敬竚
某家新安萬山之底退然一腐儒耳雖魁濟關冠別
省擢甲科而此匹匹者何益於世晨時請學士賦詩
詠退此賊政恐不滿高瓊掌一笑某尚其勉之
某溯風醉亭夢生六翮大翮不知其無以留畫惟篝
毛錐子安用錢貫同此歡今幸得請其相從於林霏
巖螟之外有日矣惟玉帳嚴請俾二三子得安意於
學宮抑某受賜
某何者辱灑翰先之開闡一再謹件其感且謝者如
左九霞飛珮寅想郁穆翠蓬此有刊委敢請

與謝太監

某之仕宦鮎魚也其於循轉鷄肋也然猶不免世俗之念敢以一宗文字仰干主維其聯三十年不陳乞磨劾者亦大有間矣惟戲下憫笑而併從之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十九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二十

方　岳　巨山

簡劄

與徐常卿

某奉出榜下十有三年憂患之故多於平時廢放之日長於仕宦潛深伏隩幾與世相忘矣以故不惟莫之見而亦莫之書也異時倫魁有不十年冊拜若雖太常不是卿未足爲執事者賀平生之志不在溫飽亦未足爲執事者惜獨有一事不得不爲時惜而爲吾道賀也芸夫蕘子乃有能傳寫常卿奏篇至林下者讀之三返不能已其紆餘而有味優柔而得體眞所謂朝陽之鳴鳳也皐夔以來遠矣試數我朝之一二公若司馬若文富蓋一代之名相百世之名士舉動小差初非有得罪於名敎失身於憸險者而已若是況所謂王荊公者乎士習陵夷廉恥道喪喑喑嘿嘿惟利之趨未有如今日之甚遂使天下之公論溢出於草茅者之口撞搪叫號不顧事體則士大夫激之也常卿不出此奏則是擧朝皆仗馬也皆驟駒也萬鍾而下一命而上垂紳正笏而立於朝者不知其幾何人而能爲上一言者僅僅一徐常卿是可不爲時惜而爲吾道賀哉冬候煖然如春願毋爽調護以棟幹吾道以圭玉斯文

與趙尉

某維僊曹冲逸月靜吠厖乃能不遺孤遠之入記憶

礿度孟光守舍偓佺駕飛雲而過之想見裙布釵荆驚走俍俱其失禮必多而五噫君子之感當何如多謝多謝

與趙同知

某旦旦望衡山之雲想像先生於湘煙嶽翠之外一貧累我不能自致其身於李中丞之側者三年有便長寄書無便長回首此先生所賜翰墨中語也每倚徙危欄擊節三歎聖上離照於久儲神之後乾旋於一反手之間走卒兒童知先生出有日庚牌夜下無賢愚遠近讙然一辭翹跂馬首之東者日相訊也負此望於天下思所以副僉矚者亦良不易伏惟閑義理於退閑之久審事會於潛嘿之中抱膝長吟成筭已定國事幸甚須臺計進服歲月久已當除然出處從容要自有大臣體教儲及之若某之私則惟恨敢闕之不蚤也某又塵故府所謂三入承明賀賀然來真是頑鈍無恥翹風瞻望無任此情

與趙宰

迺者假道宇下辱所以顧遇者甚備一蓬高卧君侯賜也而又酒壺船頭米囊船尾七日至在所不至彈鋏歎行路之難感當何如某又塵故府殆是三入承明倦焉就之亦可謂頑鈍無恥何以挈我毋使笑八年不攺之稱呼遡風馳情非所以謝

與范丞相

某惟天克相有宋將使億萬年無疆惟休是生耆儒雋髤元后迺蘭亭禊日誕啓綫麟九百翹材館下之人方將濡墨大字作爲歌詩以鋪張格天之王勳祈頌難老之壽若而某也竊意相國之不爾樂也伏惟憂國之念上通于天罔或驩虞以自滿假太官有賜方且固以期功辭則如某等伍其麾之門墻外決也某用拜稽首望泰階六符而心祝之不敢以勤門下舍人要束惟鈞慈賜幸

與吳尚書

某自先生礿羅國太之變敢問氣體何如於今又八閱月矣音郵隔闊未有甚於此時伏想讀禮端憂天相純孝哀慕之至祝履支持維天生賢將以用斯世也方時之剥五陰在內一陽在外於是乎北山之北南山之南君子固無所置疑於天也及時之復群陰伏而微陽升矣小人以退君子以進而乃斬然在衰絰之中不得與烝徒共濟於汎汎其流之際天之意果安在此某之所甚不解也某愚不肖出入故府者八年於茲矣頑鈍無恥殆是三入承明顧瞻徘徊素髮颯以垂領嗟卑嘆老非所以黷先生惟台慈貰之

與吳履齋

某門墻老生也當先生端憂讀禮之時罔極柰何之日謂當時問啓處體力何如而姓名不至几格者幾何月矣三年牛下日夜望先生爲蒼生起引衆君子而聚之柰之何卦氣爲剥一小人足以爲間所謂吾未如之何者今伏戎于莽天下之憂方未歇也夫之

為卦以五君子决一小人其勢甚易乃不曰小人道消而曰小人道憂何也其意蓋曰苟非上下交而志同如泰之時適足以使小人憂而已夫其憂之必將圖之圖則無所不至矣中外之議以為能折其圖者非先生莫可乃儼然在衰經之中天意竟何如也某起流落為掌故吏殆是三入承明歎老嗟卑亦非雅志故具論中外之所不滿者如此惟先生教之

與程兄 歲寄作共

某惟此歲寒瑞白交集共惟梅邊竹外吟與甚高某竊者撿校山莊率然訪戴亦不嘗以語家人也時事一變羣陰退而朋陽升於赫玉音城狐氣讋意前日之泥蟠究蟄其遂亨乎會且歸矣式遄晤言

與丘制置

某聞開閫有日矣九疑三峽而東數千百里倚以為重江神川后誕受約束妖狐瘈狗喘不敢嗥吾道幸甚杜元愷不作世以吾儒不知兵武夫嗔目語難都毛錐子安用豈知郤縠夷歸侵疆乃吾夫子也頤先生勉之上流國西門自古爭衡天下者莫先焉而荊州華離斷不復續江北諸郡浮寄一旦之命於沙渚間鴻鴈嗸嗸絕江而南者無以處不虺不蛇則亦攘食我矣虛淮不居孳為盜藪先生謂如此可為安乎頤先生勉之適王省庫者來以所通先生書附置某固莫知所置也返以此書寄之省庫名華九江人磊落奇士自幸其為膝恨此書之所以作也併惟先生

垂亮

與趙丞

某伏以冬至之日吾道共亨共惟某官涉筆松間清入雪句台假連止萬福某望昭亭翠氣疊嶂高寒其下有人餐沆瀣而吸朝霞若將飄飄事外者蓋趙家玉也祈山底處所乃辱臨之七八年雲耕月釣之氓一旦脫夫須襏襫而去適相先後旬月耳士之不相遭如此劉向漢宗彥方當校讐天祿有駕蓮業讀王書之仙然青藜而下觀者豁某凡骨或者得於此時見之乎受勝一壓見大夫灑墨先之某知罪矣綈襲藏去愍感渠央鼓琯浮春玉輯均祉某踈且賤者不敢僭此有凡役頤與聞之

與王吏部

某伏以作噩之春乾元用九共惟某官於皇戟衛以先啓行山川駿奔台候連止萬福某敢拜稽首敬為里父老迎候於前驅若

某惟君諸侯以天子明命宅牧作藩麾符在行神百受職某不勝大願願用易之泰康濟吾身以及其吾民

某聞之昌黎公歙大州也刺史尊官也地望之重於今餘三百年矣戟下駕蓬萊之雲氣導太微之星宿而辱臨之制下之日所謂至清之水大好之山相與動色自得意若曰繼自今田里其無愁歎之聲乎某於是不以賀執事之得州而賀州之得執事也

某亦既以賀矣抵有進而言者曰吾州久凋瘵非復唐舊今玆歲比不入微君侯其誰拊摩之而天球河圖宜在東序恐君侯不吾州之留也具宮胎寒弄明月天網下罩一月収某猶願少徐之

某往年綴末斑幸甚得望匿犀於萬玉之表曾幾何日變陽仙凡舉手而謝盧敖第聞笙鶴之音隱隱在青冥間耳某抵也奚其攀拊之敢

某一生骯髒與世少諧乃從軍諾丐祠猥亦予壘荷鋤耕舍夫須襏襫固無恙也潁川得黃霸抵將責劭買牛我有二天實同此幸

某日與耘夫蕘子處無能爲言新史君之來筆硯無書所以後若其論大嫌則晉粤啓凡役則妄庸某謹略

與趙帥

某窮山之鄙細人也木石之與居鹿豕之與遊而已耳當世之公卿大夫士蓋有聲相聞而跡相絕也地相邇而人相遠也則其駕轂觫而耕蒼莽帶笭箵而釣滄浪世寧有知我者哉儻然出山與戲下僅僅南北一雲耳然而意戲下之不我知也人間書疏姑謏之張君房不自意其未見蔑之面而已得仲之心也歐陽子之譜牡丹也其言曰嗅根而知之者上也縣今觀之是亦爲天下之無鼻孔者言也若戲下則不根之嗅而知之矣雖然衡氣機之見乎杜德機之見乎某謹再拜以謝而以請

與蔡憲

某紲寒暄無盐之常談稱頌不情之繆敬度節下之所厭聞者不敢瀆也獨念起家爲郡適在照臨古人所謂人皆有一天獨我有二天實同此幸某雖不學然其念慮之所及者不敢不勉江城凋瘵景象蕭然方自月十日來始有頭貫于塗者一二行鋪纔此開張聯巷在前豈能遽還富教之盛第較之初入境時似亦小異矣使華廉問然否莫逃必能包之以雲夢之胸澤之以霖雨之手某其免矣所不可知者他人耳風濤鼓而蛟鼉怒陰霾作而魑魅啼宦塗之巇巔如此瞻望崇臺無任歸倚

又

某假守于此事有崇臺之欲知者輒一二條件之

一南康雖是先賢教化之邦而人士之忘其諱者久矣某日日引狀其間毋子凡弟叔姪之相訟蓋多有之風化所關其敢輕易所謂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弟如此而已然以某操脩無素未易轉移囂訟之風終亦不免一日有持碎骨兩片訴乃叔折其父之足者天倫之逆豈不駭然責反坐而追究之則皆妄也舉此一事可以例其餘

一白鹿書院實先賢講道之地水木幽茂雅宜藏脩而比年以來師道不立士之處其間者亦多粥飯僧耳某初至見學校不肅令之曰紫衫戎服涼衫凶服恐不可以見先聖先師自今以來不具襴幞者其勿

與殿謁不具深衣者其勿與聽講則皆不以爲是有一寄居曰陶教授持文公家禮來曰凉衫盛服也文公自言之矣何不可之有某笑指旁一㕓兵而謂之曰若此輩祭其祖先亦着襴幞豈非怪事文公家禮爲祭祖先言也不爲拜先聖言也故曰凡言盛服者官貟公裳士人襴幞庶人凉衫市井小人亦有祖先也則凉衫其盛服矣文公之禮士人猶不可以凉衫見其祖先而謂可以凉衫見先聖先師乎蓋禮文之粗淺者其議論尚如此則其所講明可類推矣

一近準使牒差請饒堂長以領袖學者此白鹿之所甚幸也某即日遣人齎禮幣乃承繳至省劄及辭免公狀某以其免牘必不容但已即與繳申乞劄催供職矣此中久無堂長事體放紛其於義利之間恐有界限未甚分曉者至於今日要取某人之田明日要撲某處之渡亦非好氣象耳與之則民怨不與則士譁非有以澂其心又何以革其習也

一晦庵在郡時嘗祠濂溪于學後人又以祠晦庵是矣不知何者忽剽出於學門之外使兩先生不得祠于學宮非禮也而又有大不然者周朱以塑像居中而明道伊川侑坐於其西可乎某之此來其謁文曰惟五先生之傳與周子朱子合堂而處禮也師友淵源之所自顧退然居西廡下或者其不謂禮某祗謁之始徘徊太息方將下博士諸生議所以盖嘗牒前廣文竟不報而去矣不知此事合與釐正之否

一本軍財賦上供十九軍用十二向來郡計豐裕猶欠三月軍糧比年以來狼狽特甚某以三月十二日交事二十四日打請凡該二千四百餘石而在倉見管三百石耳和糴蓋在去年八月悉自領錢此時市價初不如今日之高也領錢踰年計利亦該若干矣方且訴于使臺不肯如約有袁淳夫者歸而給其邑曰已得判配四吏且不追錢不輸米於是未納者二千餘石皆圜視不納郡縣殆無如之何也惟台慈主張之

一本軍昨準發下先正書傳近方刊成所以惠後學者多矣謹印造十部計四十册申解所有印板不委留在白鹿書院或合申解使臺取自行下

一某之在此若得年歲間恐亦可以粗成軍郡然事有大繆不可以一日留已懇泉使稟聞敢顧全其平生保其末路使得遄歸田里無玷已知不勝大幸設使泉使趑趄稟控切告爲一扣之對越此心無任顒跋

一某頻奉使牒一一僉名累具公申乞存體統伏准回翰猶執謙尊竊伏思惟豈不欲安然受之使吏民悚動知綏守之見禮於上臺如此然而天下之所恃者名分耳節下不得而私以假諸人某亦不得而私受於節下昌黎在唐爲一世儒宗袁州申狀猶致嚴於故牒謹牒之間而況於僉名乎伏乞改就舊式以正官常

與吳尚書

某惟人子之事親雖亘天地無終窮罔極之哀豈以國太之年開八秩兩先生之位登兩地一門孫曾罝笏滿床爲足以無憾耶獨念先生此身天下國家之身也庶民之孝與卿大夫之孝固自有在敢頌先生爲天下國家節順以愛不貲之身某在門墻則子姓也謂當匍匐奔赴執事左右而形影單虛欲往不能遥以瓣香敬致門下士之慟瞻望東北無任悽斷

與余宣撫

某屏廢山林於今且三年所謂理亂不聞黜陟不知徒見或者稱執事曰侍郎則知其爲侍郎而已以故今書亦直稱之曰侍郎他不知也蓋山林草野之勢固如此伏惟侍郎討論古人事業於詩書之中揅度當世利害於形勢之外固已燭照龜卜而黑白數於胸中矣出而用蜀天下其屬目焉蓋自諸葛公以來蜀凡幾變而至崇巖此其尤大彰明者也而皆不能無遺憾某少之日拊髀肉而太息亦既考見一二而不能爲侍郎誦言之者山林草野之體不爾也不爾則曷爲以名聞人不今吾而猶故我也從軍古云樂談笑青油幙此故我也時則執事在焉不吏我也而友我亦不惟友我也而弟我春臺之酒夜觀之棋倡予和女之墨未乾而予聲猶丁丁然在耳也棲宿不同遽如許矣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親此今吾也而何有於當世之卿大夫彼黄觳觫掛書一束此碧崔嵬吸露一杯亦未嘗以筆墨奉帝城之書以辭色貽世俗之笑也而一時之貴介公子其以乘車戴笠而下揖之者亦幾希矣夫何人之不我知也蓋鄉人有劉姓而駢其名者嘗倅於淮東而今茲教授于峽峽與蜀壤地接而侍郎鉅公也一顧之則驊騮不顧之則駑駘是以越境而一鳴焉以故我而謁之書不知今吾之莫可以書也雖然侍郎固萬萬於世俗也以今吾而不書是世俗侍郎也世俗侍郎是某之薄也某不敢夫勢隔則對面萬里此書不得數也心親則萬里對面此書不必數也惟侍郎以人心爲金湯以人才爲武庫以詩書爲政事以忠義爲功名則誦之當時傳之後世垂之史冊勒之鼎彝其與國匹休亦永有辭無斁

與胡兄

某方束書冊戒行李時得詩幸甚亡何至此墮在膠膠擾擾之中今亦不記韻也廬山佳山水而主人翁乃猶未識面目儼然俗吏安得筆床茶竈如興時行春故事也二百楮聊奉醉資所冀一笑相望正遠臨紙詹馳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二十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二十一

方岳 巨山

簡劄

與余總卿

某亦既倩張君房藁草上慶牘矣過不自料乃復脫春皐之䄄襟䊵夜澗之笭箵為山一來改以晦翁藏書在為耳知我者少又不圖揚瀾左蠡洪濤巨浪日夕之相舂撞也抵掌而談天下之事扼腕而歎世間之人不識猶記金陵語乎古詩有之山上舉仙司下土地位清高備風雨某敢不以賀安得知百萬億蒼生命墮在懸層受辛苦某敢不以請

與葉殿院

某下土蟣蝨臣也視天子之中執法等威截然無時而書焉茲敬也祇所以為慢也某則不敢乃朔日郎狀殿院以人才薦進于吾君者二十四人而某亦在選中謂殿院為公於人才耶則某也場屋骫骳之文何觀乎高古謂殿院為私於榜下士耶則玉立臺端一言而為天下法何物小子可以曲春秋之筆也求其說而不可得乃盥薇露焚玉蕤東望再拜謝而敢問其所以然者

與廟堂

某至愚極陋於光範未嘗有一日趨承之舊也大鈞坱圠同然一春雨露所濡卉苦齊實蓋於是遭際者三矣始其不容於督幕抗章丐祠鈞瀷陸離自天來下當是時方欲以著庭還郎曹一也假守廬阜意者以是名其歸耳前守為或者所耕去徑與書旨趣行二也抵治所八閱月事事風波而白鹿洞其最甚者也取晦翁之田於盜竇玉大弓之手久知其有今日事由為易地容庸而善汰之三也此恩如天無所論報方寸感激改此崔嵬忽拜十月間所賜鈞翰中有親灑片幅榮光凜然乃知鈞陶深欲汲引而其間有委折焉自非化冶甄鎔素知愚戇則或者之逞憾其靡矣感大恩之莫報歎直道之難行惟有拜手稽首而已某見具申都省丐賦叢祠欲望鈞慈迄賜大造某山林深密沒齒無忘于隮鈞嚴無任祈扣

又

某孤危之蹤大造之所曲成者至矣始之閒兩易之命茫然不知所以然自以治洞學田謗焰未熄適會鈞翰有委折之訓意其此故之以也今乃聞得罪秋壑經卯累生成南康當揚瀾左蠡之衝網船湊集多者百十少者數十舉輩橫逆挺刃頡頏居人撟然市井晝閉當陸宗卿出守時蓋有殺人城中而莫之敢孼者某之初至實以為長此不已是生亂階痛繩治之委曾擒制數輩而湖廣其一也於是方有忌憚畧成官府東西行者必有能言其故而此輩顧為征稅地激怒總使卻不知其本無綂攝也以秋壑之按劾誰其回之不圖洪鈞乃一轉至此恩斯難報無所容聲某謹拜稽首以謝而具錄本末乞賜罷斥惟大丞相

所勵分某不勝皇懇祈懇之至

與吳參政

某治郡無狀蒙恩易麾即日解印綬歸以臘之八抵牛下乃聞先生誕膺顯冊再秉事樞海隅蒼生日夜望此久矣堯言鼓舞不獨一老門生也息肩方始未能治筆墨以賀在門墻豈欠一通啓事而以此爲恭慢哉某敬略某兩易之命初亦不知所以然汎汎丐祠未準行下已乃聞爲秋壑所劾亦已具録本末乞罷斥矣去郡之日幸無得罪於士民吠泣之聲塡街溢衢兒戲綵旗所至以千百數皆謝遣之獨有一旗遣之不肯去曰不願得錢願一過目試取觀之則云秋崖秋壑兩鼓秋湖廣江東又不侔直至南康彝體統江西自隔兩三州亦可發一笑也獨山家南康其姪司户君所自擊先生試嘗舉似之惟某攉頹不根之蹤每貫造化前所賜鈞翰所謂極吾力所之者今可以自用吾力矣或謂冬享之日嘗有進擬應先生以爲未可乃爾中止某自受知於應先生不薄嘗於辭免詞掖稱引而薦進之暫參告詞蓋特筆也所謂大筆鴻文當不在韓愈氏下某雖非其人然時時持以自矜於是同幕怒生癭矣審如所傳則又是讒忌之入也天之所以命我者如此某其何尤

與邵武同官

某本耕田夫耳夫須撥擲固亡恙也起牛背上爲吏素自不辦一張君房而執事者况之以雙鯉魚之書

吾

借之以孤鳳凰之譽某宜如何荅也歸卧林壑方手吉一草廬決意不出山矣再三辭不可而謝士突如其來將飭固陋之辭而復之不惟不能亦不暇謹奉幽檳上之受書謁者而告之曰古所謂同寅協恭和衷者非若後世恭至於足敬至於謗焉而已也設施當何以條教當何先民瘼當何疹吏奸當何戢敢頭一二熟數之至於某之所以來則有故矣始某在廬山有鐸舟横吾境者撈之百亡何而荊州牧詰怒之曰吾人也爾之撈也奚其可某復之曰吾境也彼之撈也奚其不可公牧荊州某列戍江東郡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而具析之是鄙我也鄙我不如斥牧愈益怒舉劾之夫是有今者之命然則某之此行將改前之爲耶則魚肉吾民者無適與爲主也不改前之爲耶則所至撑觸人得罪又無日矣何以教我敢無書紳

與李編修

某於莫府無能爲役納草稿歸里田行有日矣會王兄以翰墨來自笑曰某命窮所遭固如此某試嘗爲善之能相與荷鋤畦蔬分租共糴於煙雨之外乎曰不能能挾兎園策與童子一二人吾伊茅屋下乎曰不能如此則有復見荊溪主人耳朝士奉一囊粟食客坐常滿豈有爲二千石顧令子彈馮驩之鋏耶勉旃行矣其毋以于思自沮惟執事者肯可之

與廟堂

某不避嚴誅輒陳危懨某山林鄙朴之士無他技能初筮滁陽校官遂得事今樞參督視已而叨入帥幕似若以國士遇之於是知無不言頗相采聽一時中外推稱東閫者翕然蓋其所親近猶是鄙朴無能之人耳當某垂滿督樞泣下留之未至修門已有掌故贊幙之命某雖不肖然嘗爲教授又嘗爲幹官故事不復贊幙矣李昭文留供掌故之職而某感激督樞知遇竟復過淮既至則容貌辭氣之間若與疇昔異者某知讒間之入也亟諵告以歸不圖中途遭罹艱棘服闋則史集賢當國矣顧又坐東淮一書斥逐四載歲在乙巳濫塵末班未幾督樞坐廟堂而某遠讒畏謗不敢時節造請惟自勵於無能而已乃四月十八聽宣布督樞忽呼召之詰言從容俾從賓客之後某不勝恐懼辭控者累日亦嘗告急於兩樞密參政宛轉一言今王先生可覆也朝命既出督樞手書鐫諭且有某庸鄙不足以辱門下之助則有矣若謂其不可保則高見誤矣之訓某再三熟念以爲辭必不獲命惟當丐祠又恐朝廷謂大臣視師既許其擇廷臣以從矣丐祠之請必不見允如此則有委之而歸耳事苟至是不幾太相形迹乎督府宏開取一人士而掉頭不肯許是蓋督府也某則不敢然則某之此來蓋專爲賓主之交耳居無幾何忽忽不樂隱憂成疾袖手無可爲者遂以八月初五謁告初十就道而督府眷留不已訓告勤拳既乃戒其帳下爲挈行李以回必不容去所以竟貰之者至矣今督樞行邊西上某誼不可以不告而歸惟是衰疾轉增難於久待朝夕慮敢盡布其腹心大鈞無垠不遺微小使某苟有以藉其口不至得罪於當世之士大夫則林壑山深無非雨露謹具劄子申尚書省外某不勝俯伏竢命之至

與王參政

某仰恃門墻之舊敢喋喋布懇悰蓋以迫切之懷不能自已而戇直寡與非先生無以爲歸初某此來不可謂不翔而集者矣所賴先生坐廊廟必能拔之衆濁之外使之潔身而去少須之未晚耳事有大繆不然者殆不可以頃刻留也乃八月初五某已戒行李入江將以初十丐去得請與不得請行矣未及請而督樞聞之以參贊尚書來諭鈞意已而又以其東閣內幾來遂戒其帳下挈行李以回某非不能挺身逃也適會荆妻疽作于背勢不可耳仰揆督樞鈞抱不過以某决從此逝恐負不能相容之名莫若犬馬薦之而二三人者所爲愈益乖將使督樞之名愈益損幙下之客其亦何以爲容他日二三太臣如有問焉則將何辭以對再三熟念只得告廟堂丐祠耳如先生念其無罪與一小壘固所願也異時得上不得上蓋未可知然且以得去爲佳又不然則直與之祠亦一快也其稟丞相劄子謹錄申呈某之區區蓋求去而非求進先生知之丞相未必知也敢願於聚精會

伏

神之頃爲道所以然某不勝祈懇俟命之至

又

某政此拜狀置中忠準鈞翰詑誦不勝感刻督樞以某決去恐於行府不甚好看必欲安排一處使之善辭事既不諧而先生之所成就則又有大造化焉所謂騰倒一館職嘆回郎省此豈某所敢請抑某之愚以爲先生之所鈞陶固所願也然又竊有憂焉督樞以某此來謂疎之耶則以之爲參議矣謂親之耶則事有不爾者此必當時有告之者曰留之在朝不若挈之出外以此爲納忠耳萬一某得綴末班而此間事體朝廷或不謂然則多言者必指某藉口矣恐非某之福柰何涉世之難如此併惟先生教之

與蔡編修

某脫穢𥟖起民伍中朝士之相知者落如也獨明執事一見輒器許之若將以爲可與驅馳斯世者而不知其愚戇疎直與人枘鑿適可着之穎簷敗尾下耳始某爲督樞招致方日日詣府辭行不暇與明執事道心曲也不得已來此無幾何日矣輒忽忽不樂自度無一事可爲報效蓋嘗東擔徑歸田矣督樞不以爲罪挽留之再三今又西行邊某誼不可不告而去重以老妻疽作于背姑謁告以俟其還讀執事與懷當世之書三復感歎自此山深林密無相見期田家作勞或與黄犢對眠時不能不一思高致也某臨紙惘然

與樓大監

某惟敬之至者禮不煩情之眞者辭不費蓋某之於節下至疎遠也未執李膺之御而徑達殷浩之函莫窺子贛之墻而驟言曾點之志其嚴其謹當何如而某也束冠裳而還𥟖模閣筆研而事犂鋤竿牘之敬固非山林之事也然則盍已乎生斯之世不能高飛遠舉脫離人間亦未能免俗耳某請言所以闖漕鄭幹名江少時嘗師之不遠數千百里以書走耕舍下者再前既辭不敢今殆不敢辭也蓋其言曰節下嘗歷歷道賤姓名似不以凡子待者乎既以闖陛尋門墻矣子能爲道我意則今茲尚餘一京削必我與也某不識其審爾否然觀七八月之間旱苗則槁矣造物者一漑而滋之亦既蘇醒何惜遂霈然使有秋乎明執事之心造物者之心也某敢借以諭而惟節下恕其僭

與族人

某鄉有所懷不敢泯嘿某於宗派其行最卑尋常雖有區區之愚何繇吐露今茲族人互訟見非於邑大夫令某諭之用略陳其梗槩夫一族之内有貴有賤有富有貧有賢有不肖固自不齊而長長幼幼正不以貴賤貧富賢不肖論也其人雖貴雖富雖賢然而有卑幼焉其人雖賤雖貧雖不肖然而有尊長焉貴者恤賤者富者賙貧者賢者誨不肖者以此爲尊長則卑幼敬之以此爲卑幼則尊長愛之是爲衣冠之

族是爲詩書之家是爲禮義之鄉豈不甚美而乃有相虞詐者相扇誘者相吞啗者相敖謗者今日一詞曰幼悖其長也明日一詞曰尊欺其孤也是爲蠻夷之俗是爲盗賊之行是為饕杌之宗豈不堪惡其以爲族人相與實利害則當求直而不失其和鬭是非則當委曲而毋遏其忿宗盟不可内叛家醜不可外揚若人慾熾然天理澌盡則賭博惡少也而我爲之矣爭訟譁徒也而我爲之矣鬭毆兇人也而我爲之矣汚穢歉行也而我爲之矣爲人類而至於此則亦何所不至也苟利吾居或圖其祖之墟苟葺吾屋或薪其墓之木一念之蚌而人倫庬物之分何啻天淵哀哉某承命於大夫敢爲族人誦言之如不以卑鄙而垂聽焉宗族幸甚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二十一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二十二

方岳　巨山

簡劄

與程尚書

某惟吾鄉諸老不登政事堂者有年於此矣明公清忠粹學主知日隆猶以柱下爲執法之官不若近侍論思之密勿也渙發大號四方顒顒跂而望之莫甚於耕野之老蓋以明公一日登政事則前日之所取而薦進者吾今自陶成之矣然則某之賀也上以爲天子賀下以賀其私也

與蔡尚書

某之於明執事非有門族瓜葛之親與夫州鄉餼殽之舊也一見傾蓋使爲己知某雖刻在肺肝間猶世俗悠悠其斯之未能必也乃者不勝嗣續之私妄意祠請歷思中朝之士豈無交游之事契里閈之情分某蓋有有適而不敢書者焉亦有有書而不敢言者焉竊揆明執事必無面從必無色授可則可不可則不可而已耳慨然重諾如響應聲一燈之傳不絶如綫是則明執事之有大造於我家也某謹北面以謝吾君而西面以謝明執事抑某于此亦不能無疑焉夫子之言曰富而可求雖執鞭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某之守此訓久矣故其詩曰與世無求竿牘少對人可語笑談多又曰看人面孔有何好如此頭顱只麽休亦不可謂信道不篤者縣今觀之四年

而無求四年而無得也一旦而求之則一旦而得之孔氏之訓亦殆有不然者乎然則某當何從雖然不敢不自守也

與程户

某之於明執事非有葭莩之親與夫燈火之舊也談間傾蓋固亦無幾見耳以故明執事之擢高科登膴仕某方自慊其踈也而莫之敢書明執事之踈之也宜牛下四年誰念流落不自意宜我踈者之獨我親也每得鄭提管及程朝陽信具言提挈之盛心某其何以得此抑某居山間久備見草木之榮枯凡其自本自根元氣流溢則條達暢茂各遂其天若根本中乾而強加之力焉亦徒揣揣耳然則受勁之意古人所謂銜感則有之知己則未也某謹再拜道其所以感者幸其所以知者

與甯尉

某維江鄉霜熟安樂有年共惟以文章家試神仙吏山意於穆某老矣然於明執事後一輩也觀書之眼如月作賦之聲摩空聞而知之亦久其日低頭一尉僅隅武亭之片雲莫吾面焉惟有瞻悵異時爲此官者能使村無明月之吠人有緑野之耕斯亦奇矣明執事又復與二三子者誾誾侃侃詠沂舞雩不吏而師以教爲政獨憾某入林之密是正無繇注深仰焉敢問執訊

與杜監丞

某卧雲牛下與世了不相聞西淮長城倚公爲重適以憂去兵民驚嘆而山中之人其勢無繇遽知也久而知之則貧與病俱終不能絜酒千里以見平生兄弟之情耿耿此心有如皦日伏惟日月綿邈號慕如初爲國爲家頗少裁抑某投棄既久不復知有人間事矣草廬之北已鑿片山携鍤自隨死便埋我嘗有句題其處云云此便是有宋秋崖老樵墓誌銘也山深林密無相見期西望安淮如在天外臨紙惘惘不勝下情

與丘文昌

某辱在門墻於今餘二十年豹尾神旗建號大纛草廬耕鑿適隸二天豈不願依倚末光壯此流落而山林屏廢之迹漁樵踈散之人固不能奉咫尺書以自附於門籍也伏惟育人材如詩菁莪拔彙征如易茅茹聞某此言必將動心焉而奚其逋慢之罪恃此無恐有如青天某一斥五年不復知有人間事矣里人有廣德倅劉姓而騏其名者苦欲介一書於轅和某辭之不能也劉君自太學取高科垂三十年甫得副選斯亦可念也已敢告先生澤之以霖雨之手包之以雲夢之胷如某受賜某不自抑畏輙敢爲一布之惟先生之函蓋也而恕其僭

與程提幹

某維丈丈治中之過乎廬而歸也容澤極豐腴音吐極洪暢留之飯不可曰親戚族人之候乎者多日矣

然聞子卜地大好子欲觀焉必從容乃可耳他日至楨溪先塋當率爾諧子為半日容某以治中至誠長者語不妄日日俟秋風之涼儻未造朝必來矣忽有異傳不敢信乃聞常所用漆匠則祈門人亟呼訊之為之驚呼失聲夫以未艾之年當嚮用之日天不與我而止於斯為人子者無窮之痛固與天地相終非言語所可解也惟提幹式克負荷治中翁為不亡所覬以窀穸為心以顯揚為孝毋或致節貽憂九原

與廟堂

某何物么微不兩月之間而以區區姓氏黷流電之光者三矣西曹地忍某獨無愳於此乎惟是木石之與俱鹿豕之與遊未嘗得自覆孩之間几研之下也

不啻一旦遂為已知平生遭逢蓋所未有恭惟凝[illegible]吁咈之英鼓洪鈞轉移之妙密可謂極天下之難矣使某終身不齒已載洪私況如屢却屢前迄回淵聽此趙韓王所以為真宰也某殘骨易朽大恩難忘方寸之微有如皦日謹具啓事一通如左亦固世俗禮耳惟鈞覽而知其心之所存則某雖在荒山野水之濱如侍袞衣繡裳之側矣

與程朝陽

某自闒勝帖為之喜不自持弃居山林一字不入帝城所謂此膝不屈於人若千年今為公屈矣伏惟大對昕庭遂魁天下不惟居家積累有此盛事而成吾宅相亦與光榮先公有知豈不含笑地下夫是以不得不一書為賀也中外凡弟不同它人徒賀而已焉者古人有言盛名之下難居猶願賢表留之意此則不肖者區區美所之心耳時方祥暑惟珍愛自厚

與葉殿院

某方出而仕時未嘗敢以函書至王公大人之門雖篤年盟如殿院重交情如殿院某猶守愚分敢荅書而不敢奉書也退處林壑伏陝潛深姓名愈不得入帝城矣讜言鯁論天子動色未幾而聞為左補闕又未幾而聞為中執法某皆不敢以書賀蓋洗長鐃於牛下縶短綆於龜邊法不當爾今茲迫不得已輒犯不韙上書臺端鄭運幹辱一日之知所以望殿院者不啻老農之望歲責某以羽言者至于再至于三矣

其說以為秋杪得兩台翰俱墮覆蕉兩使者必日以過孤盛心懷此慊慊殿院辛而再屬之為春請當遂得之閭端於前時就緒於今日某同此拳切敢頫與一書趙憲一書樓倉執謂齊飢發棠殆不可復將前日之雅者所以為今日之盧也某不勝皇悚引領之至

與樓提舉

某惟世之所藉以干請者二曰勢也曰情也今某將有謁於節下其勢耶則節下一道使者而某投閒之匹夫也抑情歟某固未嘗得一日望末光節下其以某為何如人哉二者無一可而猶眛眛焉猶喋喋焉則亦有迫不得已者矣始某為鄭運幹以秋削請有

司者曰後今其伻來以書則朕矣得無愈後乎弃餓
發棠皆曰殆不可復不知仁賢襟度與流俗相百儻
然而予之則麋鹿也而眞失馬也而得所謂特達之
知也以勢者挾貴以情者挾故無所挾而言意者惟
某爲可乎超古道於寂寞薄世態之冷暖非節下之
望而誰望其君以某爲僭越而斥絕之者某不敢辭

與榮王

某伏以芇雨既足薰其以風共惟以周姬公之親爲
漢宗室之表有赫王社泰山四維天其篤棐我家某
生於穹林長谷之間長於窮閻敗瓦之下蓋魚蝦之
與侶麋鹿之與遊而已耳不自意乃歲得授經於朱
邸講道於絳帷其迂闊之談可厭也而王不之厭其
鄙朴之狀可憎也而王不之憎楚元之詩河間之書
固亦不專美於前人矣潛觀嘿察則易之謙撝貧賤
者所不能也詩之溫恭富貴者所未有也以故每進
其狂瞽之說盡殫其愛助之忠望大王爲史冊英賢
爲國家磐石爲天下之鎮公子不但曰漢表之諸侯
王徒以上貴介弟爲劉氏醉酒而止也切磋之心雖
至講習之樂幾何而裴晉公督九節度之師擇以自
從於是詩書而戎行俎豆而軍旅遠藩房不九萬里
翅矣方是時大王出餞於楊柳橋之驛謂載於水雲
鄉之舟道傍咨嗟觀者駭動故其心事之磊落胸次
之崔嵬不能不一二吐之獨不知大王能記憶否也
蓋其翔而後集不可以莫之行色斯舉矣不可以莫
之逝言猶在耳而屠羊說返吾肆矣拾墮樵而煮瀑
布焉蝕餘而耕荒煙若將終焉豈意其眞在廬山也
瞻望太息書不盡言惟鈞慈垂亮

與廟堂

某惟禮絕之地峻極于天僻壤遐陬一介之蟣蝨吏
其敢以人間書疏塵瀆太虛顧某疎慵蒙恩假守蓋
以今月十二日領郡事初見吏民具宣君相仁愛元
元之盛心與夫統盟學道之至意雖郡如垂磬塵土
不遺而荼陽之藏書故存白鹿之講學無恙如使得
從簿書期會之外揚厲儒先之緒餘推以及民是亦
報稱謹具啓事一通如左敬道其所以然者經邦論
道之暇試垂巖電之末光焉某不勝大願

與陸中書

某惟天子之從臣位貌隆重而某向也窮居而野處
幽探而澗飲其棲息固不同也人間書疏自非林壑
事蓋於是掃迹於典籤者矣起家爲郡則棠陰蔽芾
相去纔年歲耳蕭規如在頗聞其所以爲教者謹具
啓事一通如左惟垂紳正笏之暇少流觀焉

與王起岩

某束書鄭鄉於今不十年翅一時交舊凡相與看雲
於竹溪吟雪於梅塢者猶可一二數飄泊湖海清夜
之夢栩然塵埃迷人江山愁予其間了不相聞者不
獨於左右也表姪承學宇下足見義方靈潤演迤及
人甚盛甚休外甥一生刻苦僅領鄉書乃不克試春

闡賁志下世其家書種幾絕今得與王謝家子弟遊或者蓬生麻中耳頗少垂憐

與吳總鄉

某適讀邸報切知召還嚴近三節在涂正人登朝吾道幸甚恭惟　聖天子屬精之始獨運廟謨乾端坤倪軒豁呈露如一元之氣閉藏磅礴剝極而復明陽以升將使王藻瓊敷在帝左右精神聚會謨明弼諧以復端拱咸平之盛烈此上意也某至不肖亦知從史故其身雖草土不能測識然切以為天運神化固已在風飛雷厲中而所以持之者定力耳某私有以卜所為上言者

與滁學士友

某伏拜書教懇懇勤勤頌而不規抑非所以玉我也學校非官府比要相與講切箴規以無愧於士而已彼儷語何為者而師弟子間胥為不情哉某嘗從諸老遊頗與諸君一發揮之大概不知其愚留之幕府非其所樂也特以天寒歲莫未可以勞吾親春且和矣從二三子於林霏巖瞑之外有月矣勉旃函養某敢不脩容以扣

與吳侍郎

某伏想召節在行士之上謁於賛賓削櫝於莞記盖將應接不暇而某獨不能致一書于庭者無他趣者四輩趣還輿情歡豫以謂主上更新萬化於今三年邊祲日以騷國論日以非兵日以驕財日以匱聖君賢相蚤夜訏謨而效猶邈如此非得經濟之學起而襄翼之政恐補漏雜下於沉痼之際陰陽錯繆於壞證之後其憂未艾也禁塗政路虛席尚多四方顒顒引領望先生之入以刻為歲庚其有瘳今何為者乃以小司空出為湓江守也某固以為未足為朝廷賀耳非慢非慢

又

某以先生洗濯於碌碌盆盎中僥倖一第然祗事以來其意自覺鬱鬱有不樂者歲月老於奔走精神荒於應酬亦可哀已婁上丐歸之請臺閫皆不以為然打包徑行則恐大拂制侍意前日曾又入一劄謹錄呈似金山胥會敢告從容及之

與趙制使

某忽聞羅致師幕司令已具辭書此固他人睥睨而不可得者第區區愚見以為自領教事於今纔八閱月耳登山有道徐行則不跌頻歇則氣舒惟台慈更少緩之

與吳集撰

某昨侍制纛坐切知先生實主會盟將以區區姓名列剡聞于上山公啓事則又大手筆親為之伏惟一世膺門少所許可某復何者乃辱題評敬取以觀其間無一字敢當者謹再拜以祇佩樂育之盛心而告於涓埃同肇削之間盍少貶焉庶幾聞之朝廷論之朋友傳之子孫先生無愧辭某無愧色不亦可乎

又

某欲丐一嶽麓祠官而去此與已久人考肯為山林長往計打包便行可也何必繚繞如此獨念制㝘知遇不薄其去不可不委曲不圖轉以呈似又勞訓飭讀所與制㝘書大增弊帚之重然適以堅其繫匏之意也如此則區區之請不知者以為邀利知之者以為邀名徒貧不疑耳

與胡司直

某竊諗壽毋尊夫人錫佩瑶池旦日初度而某也司直之同年生也東坡與王定國書云吾兒即公兒謂當袖手叛而前與子姪列堂下以舞老萊子戲綵衣之斑舉潘安仁知慈顏之觴抑官盛匹諫或者其不謂年家子法當如此謹道其所以而自附於五君詠云

與吳總侍

某比者伏準照牒蒙糾合諸司猥以姓名聞于上會某初入帥幕日與司幕者唱籌較錙銖而老人又欲治歸日以衮衮於是竟不得奉一書道謝惟易之咸感也感不言感而言咸兊說也說不言說而言兊蓋無心之感天下之真感不言之說天下之真說也然則先生奚以某之必謝而後為感且說哉某行侍老人歸敬當晉謁於賓贊矣

與魏參政

某惟泰階六符躔次在望日夜引領以為元老盡歸亟正鈞軸庶幾傳說之輔台德山甫之補衮闕而乃浩其捲懷不可回奪遡月峽而上山高水長傲睨風煙問訊白鶴則先生之退信勇矣抑周公明農在堯驁既醉時然猶終不得遂其志今何時也公獨拂衣高蹈乎如使一念及天下蒼生殆將蹙然以悲皤然以起不得為泉石計也某遡風歸艎此意悽斷

與別制置

某竊耳贊書于鐵府意謂韃為封豕長蛇薦食上國矣我蘭隴殘我漢沔敢於憑陵無厭者正以諸公袖手於綠野之閑冥心於曇纏之慘而上流是用急也使星滿行若寒色正彼雖鞣鞨之醜裔信然狂嘷亦既讋膽而奪之氣矣梁襄王問孟軻氏曰天下惡乎定曰定于一孰能一之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蠢茲韃夷惟殘惟忍負戎馬足所過無噍類爲彼蒼者天寧不愛類於此禍盈之極必取滅亡伏惟鉞下一世聲名草木震疊乃敵王愾殲此醜虜使邊境永清復見平世則旂常鼎彝有不勝載者矣惟爲國家勉圖之

與何滁州

某遡風和門冉冉春莫未嘗不引睇三嘆也韃爲不道入蜀入荆上流數千里間有可痛哭流涕者襄州僅以城免濠淮之外薺爲暴骨矣不知時事竟何如也伏惟籌幄多暇深爲吾圉良圖之

又

某本冷曹掾若與二三子相從於瑯琊山水之間則必終日翛然超出塵外其得拖史君之談笑而舉觴以酹山川者當無虛月此樂詎可涯涘迺今投之膠擾之境界強以叢脞之簿書歷日彌長且不得以頃刻暇問啓處麾下以某爲樂乎此耶否也乃六月既望聞制彙以帥幕辟懇辭者無慮數十日日丐一指麾祠官而堂帖下矣非麾下奬進而游揚之亦何以至是然而非區區之心也或者不察其謂制彙爲私於某矣使此聲在梁楚之間無乃適所以爲累進退維谷麾下其何以教之

與潘侍郎

某屛廢山林于今三閱歲矣耕雲鉏雨一字不入帝城所謂此膝不屈於人若千年今爲公屈耳平生久要蓋異姓而兄弟也乃今一居九天之上與吾君講論唐虞之際一居九地之下與芸夫蕘子櫛沐風雨之交於是乎莫之可以兄弟云也雖然今日而不敢於兄弟者某之説也今日而不屑於兄弟者豈明執事之心哉謂明執事而有此心是淺之爲待明執事也某則不敢始楓齋相客有相勞者某答之曰本自滄浪一釣竿秋風還我舊沙灘未論表聖宜休去只作劉蕡不第看書授我猶懇取稷位因人莫便彈冠不然林下何曾見靈澈能拈作笑端不知竟其去不沾一點化筆也明執事方大用前咨又相勞云云未知吾詩復何如耳久不奉談笑不覺覼縷惟尊明恕之

與吳相公

某自至廬山每見五老之雲三峽之雪未嘗不喟然太息以爲蘇李不作二三百年無有以筆墨之奇氣發山川之英靈者安得吾稷齋翁酒酣興逸一吐出胷中之磊砢而使老門生得以地主梯青壁而鑱之猶可張吾軍傳後世也思而不可見則奉悔翁之藏書與其遺墨之在山巔水涯者上之燕几而諗於左右御者曰吾先生寧一水一石無不可意而愉愉怡怡乎將一寢一飯不吾暇遑而戚戚咨咨乎寧太虛爲室與往古之人神交於沖漠之機乎將大川作舟與當今之世心競於風波之險乎寧舍者爭席煬者爭竈而天地萬物之莫我知乎將飢者求食寒者求衣而形骸爾汝之猶我識乎老先生必有見於此矣

與陳司業

某惟習菴方以斯道化辟廱而權衡天下士凡士之好修者以不得出門下爲羞某用敢以士白蓋吾鄉有胡兄嵩屢爲有司所推擇而每見輒悵憮曰是區區者何足云人乃以堂上不我知意者吾行不稱其文乎非鄉評何所信某是以輒言之而非敢謁以私也

又

鄉友林金陳鼎新以舊書試禮部盛名之下久矣服膺兹頌登龍門一言以自壯教之以大道之要語之

以當務之急使得發揮於寸㫋者固寒畯之所欲聞而國子先生成就之盛心也

與黃漕

某以舴艋從斷港中來兀盡之勞苦未蘇醒也雖欲奉咫尺書話疇昔止或尼之竊恃寬涵敢徑率請事滁之胡僉同年進士也襟度磊磊政自不在餘子後沙上草創豈但出無車食無魚如彈鋏者所歎而已某不勝大願願大漕分一枝棲之他日檄筆當自知其不凡耳某輒以士薦無任主臣

與謝少監

某仰惟明執事佩二千石印綬開府之初百函而通爵里者紛如也講習不情之繆敬授時無用之空談亦既飫聞而厭聽之矣某敢略惟某祁下之鄙細人也木石之與居鹿豕之與遊而已矣詩不堪羹起而糊其口於四方乃以草茅不除與世少可所至撑觸往往欲不及熱而去之蓋自竊第奉常于今二十又三年計其在官不過五合六聚成七考耳牛衣無恙山林日長每歸田廬一字不出柴荊外也如有明執事之至仁聲載塗方將父母吾邦而某則氓也又奚其書之敢謹自道其所以然者具啓事一通如左惟戱下垂覽爲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二十二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二十三

方岳 巨山

簡劄

回余義夫

某與義夫別之明日孤蓬泊枯葦中夜半微風過之琴策策如雨明發不寐凄其懷人以爲從軍三年乃不能執鞭弭於戱下以效尺寸使有志之士嘻曰國家養兵三十年今日之功乃成於一儒者顧不韙歟徒手而來鄧禹笑人寂寂至此則見中朝士大夫適義夫不去口蓋曹呂兩爹其尤也合肥之圍已解浮光之失已復義夫豈不能爲端明老子出氣使吾曹幕下士面目增光惟義夫勉之某前者見昭文具言淮東兵數變然而駭竊意吾言爲不然此何事也廟堂乃不知底蘊如此可發橫槊賦詩之一噱也霜寒惟萬萬自愛以爲吾國之鎮公子

回陳教授

某伏以歲亦莫止山迮雪寒共惟某官鏞繹遺經新媺多士吾道幸甚台候動止萬福某乃春奉碧琳之帖如話故情特則知重越席於三鱣之堂鏗古磬於九龍之冀思欲寄聲爲鄉友賀而吾父病吾兒殃三數閲月殆無以爲生也又何心事筆墨治書尺於舊交新識間哉月數歸期幸及瓜熟梱公不察其故泣數行下留之苦口以辭直欲返吾屠羊之肆耳乃未至柱所已報新差堂帖既頒進退維谷執事知我亦

復不能憐我而以賀我非所望於執事也新安山水郡俗故多儒師友閭閻舞雩之詠歎可想會且歸矣盛之玉堂歲寒惟祿御篺彝武道殊紓此有凡委惟所命之

回趙端明

某拜十二月二十日所賜書猶念旅食京華餉餽五十萬伏讀泣數行下時當多事正將士效死以報知己之秋乃今緩急臨危一籌不畫徒使先生負謗議於天下則如某輩書生又何所倚仗而先生聽聽不忘一至于此客之負先生者多矣先生乃猶待客不衰盛德固有光爲門下士者獨無愧乎此某所以泣也李寮使之在亡議者籍籍審已脫命至招信猶是先生不幸之幸不然家置一喙何以自明某奇蹇之蹤懷抱月惡正以老親風溼轉甚啓勵良囏欲仕則侍疾有妨幾於不孝欲歸則有辜知遇幾於不忠進退兩難天實臨鑒

回鄭監丞

某拱拜翰灑紳佩盛心麾下好賢如緇衣表厲先哲揭閣而祠之戢冠于千聿來觀禮而某方饕風虐雪跰足數百里而歸病未能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某也敢不自勉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某也敢不自訟惟麾下紓鑒焉

回史制置

某適者伏聞當宁西望而歎以爲吾臣有袖太平之典足以寄天下安危者盍歸乎來王我王度飛騎而召當已不俟駕行矣嘗奉咫尺之書敬候前馭未幾日而拜所惠翰則猶舊題也申之以兄弟之情誨之以軍國之務某既賜矣鑲遺珍腆錯落璀璨所以昭貺子而將慇懃者何其盛也時適多故而以不肖似如某者當此風寒得無有狀顧之憂乎肎章乞骸天未從欲亦惟相公良圖之

回郭提幹

某伏以榆火春新霽景韶秀共惟某官典司國貨與世作鹹有棐靖共台候遭止萬福某乃秋試浙漕適在選中客有籍榜貼揩盛名者曰此赤城閩人今之郭有道也自是姓名耿耿胷次間者八年不圖今茲共此淮月而兩地相望又在邊城吹角水茫茫之外也天落雲錦字皆華瞱乃知以洪範八政佐常平使者柳子厚所謂可以利民非民利者其不在吾儒乎與時金張許史連光雲日固有傲睨一世以相誇詡而執事者退然山澤之癯竊郤梁肉於此可以覘其不凡矣何時佳晤傾倒所懷邈風凄其有慨其歎

回吳參贊

某伏以維摹之春霽景韶秀共惟某官卷懷高退沖想自怡篤棐有嚴台候遭止萬福某夜籌軍書率漏下十數刻比明則策馬蹇馳四郊矣以故聲問缺然者累時忽奉書函發我深省不規而頌柳非所望何

某聞李牧守鴈門匈奴不敢近趙邊者十數年蓋老

能當道之勢如此今玆誰實顓閫而淮流上下草木震驚西援泗河所謂奉漏甕沃焦釜不足以喻其急賊虜宵遁亦將士三軍之勞耳書何力之有焉帝有恩言授以大司寇印綬已上免積期必得請而後已勤勤慶問某惟避之三舍古今言禦戎者必曰戰守和然則和固非所諱也使日臺觴春風某爲自謝康樂以來纔有此遇也試嘗登敬亭之山遡江而北亦悵然念南嶽耕夫衣褐化戈甲之腥夢寐驚材書之性而竟與噲等伍乎亦憮然悲竹西歌吹非復杜牧十里之珠簾隋家九曲之迷樓而二十四橋明月今亦莫知爰所乎塵埃迷人江山愁予倚筆臨風可爲太息事會無涯未知竟何如也今春築一小圃與民樂之大谷之梨小山之桂東籬之菊江南之梅亦略略具非是苦中作樂要欲使景象不至蕭然而掦人之遊者亦足以少解其一日之顰耳某嘗有思詩云化工不解特人意江北江南總一般蓋是時道夫有蕘茹過江之禁戲以爲化工不解其意何爲亦遣春風到此也試與叙夫言之想見一笑絕倒迅筆情話惟毋責以世俗竿牘之恭則幸甚

回吳提幹

某去冬里人不戒于火延及敝廬老人無所於居始青來此鬱鬱不樂中行歲晚之路適又風雪寒苦感疾良劇某馳至在所幸已小愈迎侍至止知執事亦以冒風卧舟中然勢不得往省也已而得所惠翰憮然久之俗下應酬微頃刻暇竟使子家之執訊亦無殷浩之空函我輩襟期誰復計此書寄香茗云厚湶故人得之天上者魏仲先所謂山林野人豈識堂食之爲美殆類此也趙龍學前兩日餽陽羨茶爲汲蜀井對殘花烹之作數語代書併奉一笑

回陳撫幹

某維年大四年于淮身在孤雲戍角之外邊沙塞屮顆其愁予適今丕奉帝命妙籌帥略開莫府於長安之月娛庭闈於杜曲之天造物乘除固應爾也敢願發揮素蘊共濟時艱盡展儒猷式遄殊渥使同年進士相與稱頌以爲吾榜得人最盛顧不騃敢判委批書嘗爲道所以然者得報則林僉已書之印紙矣然諾之不重如此便當聒如墮甑而紀綱之隸必欲歸白其主人謹以徐守書與之俱惟台慈垂亮

回王通州

某墮在塵土蓋局促如轅駒卑汚如井蛙平生老硯知有錢穀甲兵之問耳共此明月海山蒼蒼聲問缺然於今又幾何時矣有來琅畫發我深省異時金張許史連光雲日同有傲睨一世以相誇詡未聞與一介士相酬酢退然如山澤之臞者豈梁肉自怕腹中書問應爾耶風日初暄伏惟福履綏之式遄環召某無能爲役倚筆拳拳

回方幹

某爲天所不貸鍾禍于我先君骨立瞿然去死不能

以髮又何悰記故交於千里外耶一書遠來哀慟何已夫以軍誅入帥幕仕竇亨矣而歸榮其親壽觴舉而慈顏和安輿動而華塗迩何樂如之而某也方抱終天之恨柰何柰何余義夫書甚勤行李亦旣敬道雅意矣惟執事勉之以副僉矚

回鄭省倉

某頃于書後奉乳恭入夜始覺其竟達空函盖俗物之敗人意如此老走及門執事者之愛存厚矣如罪逆何多難之身去死不能以寸亦惟户門墳墓之故苟存舐息始生之日几筵在堂方當灑血於蓼莪之章銷骨於霜露之感而平生知心乃遠遠致香幣若相慶然此所以不敢啓封而瓌書琳琅亦不敢緘藏於懷衍也玉延靈穎則旣祇貺矣來春能踐言否憂患之跡其能必此於執事者乎

回潘宰

某以貧故食無魚以旱故爨無蔬日燙澗泉飯脫粟耳海物惟錯半含蒼潮所謂眼中頓有兩玉人也珍感珍感

秋崖先生小藳卷之二十三

秋崖先生小藳卷之二十四

方岳 巨山

簡劄

回趙子淵

某自爲諸生試場屋時已聞子淵有能賦聲而某方以經學之糟粕千有司不得與子淵上下其論議盖于今幾何年矣不圖過聽寄所謂讀詩擬脉者始知子淵時文外亦復有意於此甚盛甚休嘗鼎一臠則牆茨諸詠似若以人倫之逆自相報復者此殆不可以訓孔子删詩何取乎删也傷風敗俗之辭不可以明示天下來世者則删之耳牆茨諸詩所謂言之則汚口舌書之則汚簡牘盖父不敢以訓諸其子師不敢以淑諸其徒者也某意其决在删例何以言之記禮左氏諸書所引逸詩其辭皆雅正而夫子猶删之則淪三綱斁九法如牆茨諸詩删之决也夫子之言詩曰思無邪若諸詩者其然歟某决以爲瀆亂如牆茨之比淫奔如桑中之類皆夫子所删之詩也删之矣則曷爲存秦火之燼漢儒亂之也漢儒奚其亂之火於秦者不能盡記而孔子所删之詩流傳習熟於人之口耳者猶在也亡者不可復則取其在者以足之耳此漢儒之罪也秦禍之酷惟易以卜筮得存其他散亂而無經者不獨詩也書傳於伏生之口而百篇之義亡周官補以考工記而上方列於夏官職金列於秋官如此等者皆錯簡也然則何獨於詩某輙

謝所懷以禅稽經之萬一不識子淵以爲然否

回程務實

某與務實居同鄉習同業而生又同甲子久須一識未能也忽枉長句陳誼甚高而某非其人良用邑邑斬然衰絰去死不能以寸溪雲月石商略古人殆非憂居者之事敬與甲乙藁併藏篋衍以待他日兹未敢措一辭也惟足下亮之

回王監門

某伏枉誨畢與鶴山詩故俱某方疲精神於應酬老歲月於奔走而朝陽鳴鳳落孤響於百鳥喧啾中亦畧窺奇胷國子監矣坐看歲龍度丑戌幾見秋月弦虛危此兩語恐不謂分野也孤蓬煙雨解纜遂東恨不能盡讀未見書耳

回程直學

某維此霜晴梅意泒峭伏想撚吟髭於山翠之外袖閑手於明月之邊貧味故佳漁樵分席此歲晚行路人之所徤羡夢杖屨而憶枉勺也一官亦何好乃問舍於逆旅主人者忽忽兩月何如相與踞地爐煨榾柮火以談近詩耶淺溪欲雪寒梢入膂當有清新慰此愁寂

回程會稽

某伏以麥之秋矣初暑已暄恭惟某官妙彈單父之清平挹若耶之翠有宣有翼福履穰穰某起從牛衣知通德之里近在枌榆而王謝家王遠哉邅邅莫之得而即也不圖天幸華衷之鶴來歸竹所飛談猶在寒夢忽枉晋帖始惧衆手而謝盧敖又餘二百日矣越山水妙天下蘭亭春禊剡舟夜雪可以想見諸賢一時勝韻執事相與觴酢興固不淺然崑山片段寧久不在藍玉中耶某卻行而前仍胝故府田舍翁得此不翅足矣有來慶犢其若愧何秪事之初犇走擾擾謝言不能既也

回史監丞

某拱拜緘函伏讀綵敘士學不古習卿尚齒之誼幾廢賢侯崇厲風化嘉與二三子身親之俎豆之間容某觀禮麾下所以督教之意勤甚某也幸抑廢放之人方當杜門省過而乃洋洋然與聞禮樂之事某也慰東望堂序有嘅其歎

又

惟藝皇肇造區夏之二日實維今上震夙之祥華渚流虹其來來萬年無疆維休嘐息跂行膏潤帝澤某雖在畎畝蓋嘗隨縣尹大夫斑舞于琳宮珽坊三上華封人之祝矣不圖小臣寒濘尋苦筋攣拜起不良恐不得與鎬燕聽言振鷺方歎奇窮爾乃邦君諸侯布宣德意肆兹湛露延及巖邑之一介臣甚盛舉也某雖欲輿曳丕承寵光而病不能與大慰失儀于天感不踰顏咫尺之際以累司士除已別狀申聞外伏乞台察

四方宰

某廢放田里日與耘夫蕘子相過從自相牛經種樹書外不談也得故人一紙驚喜過望伏讀方知義夫已遡峽方知執事已還里山深林密與世不相聞固應爾進數交訊恍然涉四甲子矣是豈堪把玩耶某本田家扶犂之手故在頭歲大稔邊候不聳耕汙萊以給伏臘貧不負予不能作子公帝城之書復犯世議爲我多謝義夫蜀雖荒殘穀嚴老予有不亡者在兩吳而下不論也高山仰止義夫勉之西笑何時當過我烹瓠壺飯脫粟而去

回劉教授

某伏以祥暑如惔水花自碧共惟府博懷斯文之正印主吾黨之會盟行矣橫經芹藻於躍某去違清嘯於今幾何年塵埃迷人江山愁予夜月凄其慨不盈咫小吳排閶入乃得賢於十部從事之書廢放田廬人所不齒獨拳拳乃爾其與隨世炎涼者蓋相萬也感甚感甚夷陵雖今兵衝然以俎豆洗甲兵之腥端在我輩謁黃牛廟摩挲闕耳石馬亦可以省悮百事前定無容人力其間問之奚奴瓜期在年歲不甚遠也某處非其據自速人言歸而荷鉏要亦不識故我久知薄命帝城子公之書決不敢作也書郎錯落而某食貧多時無以爲謝所謂山中白雲不堪持贈其敢將愧面對鶴尖空翠耶石渠寶書風日不到恐非鄭老寒氊所能留也敬竚敬竚

回游參政

某自未脫民伍已知世有程伯淳蓋陳和仲司成時時爲道一世名卿大夫公相其首也某也賤執御無繇于今十七八年司成之言故在適有天幸起從田間會正人登庸善類幸甚然曳裾門下者于再于四未得一望末光退然愳且慙莫知所以敢獨夾袋収録俾上名氏某極知其僭而盛心其敢不承惟鈞慈賁之

回吳丞

某伏以庚暑之祥綠氣深窈恭惟某官仁聲載道蘇醒吾民或或蓁蓁台候遄止萬福某敢不引領先驅之塵

某嘗讀藍田丞壁記以爲鴈騖行籍紙以進丞涉筆惟謹而老槐鉅竹吟哦其間蓋有無限生意手提家傳之文印與斯民煕皞於林霏巖嶺之外則既賜矣某竊以自幸

某辱老先生門下士所謂進見比平王猶高山深林龍虎變化退見少傳碧梧翠竹鸞鵠停峙者也然而別京江之兩遡敬亭之雲於今又幾何年仕學之優蘄蘄出頭角某敬以爲老先生賀

某憂患摧剝去春始有掌故之命處非其據自速人言歸而荷鉏政自不失吾故一室環堵依吾東閣郎君我有二天某也請事斯語

某惟祈在萬山底恐非仙韓之所翱翔水佩氷裳或者其不從後乘乎非某敢僭

回米權郡

某伏以春霖開霽，業事方殷。共惟某官有刻題輿磐處休洽嚴嚴翼翼台候運止萬福某謹上名氏以祗既于典記者

某惟君子用易之泰康濟吾身以及其吾民盖燼峯之雲玉淵之雪與有職爲陰凝陽和某也其奚贖

某生晚不學然於米家書畫之船亦嘗窺見其冰雪曾矣所謂地上書星皇朝宋人者今不可復得得見其閭孫則元祐故家之餘風遺俗猶幸扣請一二獨非其遺與

某聞之道路執事者更嘗久而識見明流傳正而典刑在使之趍形埒立文石與薦紳大夫談兩蘇公之遺文四學士之故事亦足以騁玉蚪而登元圃矣星言夙駕半剌濠梁無乃爾是狹歟雖然子非魚安知我不知魚之樂

某一生骯髒與世少可丐祠得壘逗吾屠羊魚鳥相忘自不知歲月之老忽傳縮戍起視茫然濂溪在前晦菴在後大懸貂續者之難也何敢曰夫滕壤地褊小

某亦既重尋香火緣矣王音弗俞於是戒官訝治之修上廛執事某其得不面熱以愆竊伏田廬惟訝士所以命書先爲則罪也不自意騈瑍王而既之某言不盡謝

某諗大媾則晉粵啓凡役則妾庸惟蚤夜敬戒以

從諫規有如江水

回馮憲

某維春以雨靈農事未競共惟某官以書平準民所宅生篤棐斯皇台候遰止萬福某謹拜手修名于典史氏

某聞康廬天下勝處生其間則高者爲隱逸又高者爲神仙不得獨當奇也必有提一筆福蒼生者繇然出此山中咨爾山靈其敬乃職

某維天方祚宋所以眷命用懋者政在屢豐年一詩耳故雖百脉皆病元氣猶存此執事者高枕而卧也乃歲比不入民方采西山之薇嵐翠軒窓豈公獨樂時耶鮮于福星爲爾一出自江以西其何幸

某嘗竊有嘆謂何蕃爲六館諸生時聲名已猟猟北斗南矣一經科目卧餘子百尺樓下使騎麒麟翳鳳而上顧獨不得與上界官府等伍耶時來則爲之宰不我與

某兒時學于里之東皋識厚齋矍然山澤之儒也壯歲仕于淮浙之東西識二季軒然湖海之豪也於名門獨不見最良白眉耳假守來此則已揭節而西尚微福賢父子令兄弟間惠然教我

某與世少可所至賦歸去來始裴晉公督九節度之師擇廷臣自從而某在其選莫之可以稚意本朝也至然後請置散造化者不得已出麾鄭公之鄉歲月幾何不自意及惟受其桑梓以施及其謬守某知免

夫
某惟霄漢之臺氷玉之御非踈賤者所得問起居何
如也若此山之左花右竹則護䕶無敢不謹

回陳尉

某維秋其兑書大有年恭惟某官有籍仙漕天惟相
只台候遶止萬福某謹拜手上典史氏
某聞之吾身之易噓陽吸陰上際下蟠同此一泰某
奚其燕羞之問
某邇者解后西笑幸甚披雲一車以南一車以北蓋
至今栩栩然竹籬茅店問也某敢無引領
某惟楊子雲不一二數雕蟲篆刻悔不肯爲一旦抱
二百四十二年之經獨究終始亦可以畧窺所學矣
某請問奇字
某平生聞三峽之雪五老之雲囊書一來忽忽數閱
月㷊夫談道必有議然否者某頓以告
某維書林藝圃無適非餘燕天之棋有衍勿文
某謭庸耳何足以奉使令則亦唯命

回饒宰

某維亭皐木落山意寒青共惟琴聲函和民以寧一
有嚴有翼台候曼福某誤隨弓刀落塵土忽忽三年
晉公督九節度之時擇建臣自從不可以莫之出也
人間世之事不如意者十常八九不可以莫之歸也
拂衣徑去返吾屠羊林峇山深與世隔絕於是與年
丈不惟不相親亦且不相聞矣敢圖五老峯下得劉
公一紙書去之不盈咫而不予知也塵埃迷人乃如
此今天下無可爲之縣矣浸之以詩書之澤洗之以
絃歌之聲不於吾黨之望而誰望勉旃素履有上槧
啟而璽書召若其必吾竿盟也夫若某則已皤然一
翁非復故我盧山招我以奇勝亦不知其大繆不然
也終當駕黃犢賦歸去來耳何時佳晤傾倒欲言

回劉帥幾

某維江城霜曉梅不多寒伏想健筆獨提望此一府
有嚴有翼某平生聞三峽之雪五老之雲來游來歆
意必有奇人勝士相與登雲錦之屏誦芙蓉之謎而
玉淵老仙乘赤豹從文貍而去之久矣空山明月悠
悠我思乃寄一編書惠幸泉石安得吾松之下欷飛
淑而讀之塵埃迷人有慨其嘆某本農家子無他技
能吳霜滿頭惟思黃犢眠夕陽耳不得與于斯文也
相望千里駕言欲飛

回裘吏部

某維日史君之廬山而東也秋風撤棘爲地主者方
陪主司諸公重客在門禮多違者江皐一別鴻宿之
春謁如賀上箋房今猶未能也不圖狼畫翩翩挾薪
竹之霜而至矣感何可言太微二十五星豈久爲沙
上留者會且歸矣儀我玉斑思皇召綸日月以冀

回黃權郡

某伏以天地旣春草木欣豫共惟某官翔翔則半剌
史嘯咕則眞微侯仁澤所濡民以寧一台候遶止旻

福某敢不三肅于執訊者
某聞延平之津有寶劍之精氣在焉榮光屬天飛動牛斗蓋張雷所不得有而鍾秀其人了齋龜山以來今見吾州治中矣某是以願其式如玉
某重惟天之生材也不數有如執事者而不跨一角麟於青冥不翰九苞鳳於碧落政恐上界官府亦將慊然于此責問來上方且趣治裝朝紫宸矣幸以戒門下舍人
某誦樵溪之詩閱武陽之志以爲山川爽秀如在碧玉環中識其勝如此爲牧之任忽去忽來惠澤之漸吾民者亦寡矣山陬之阻猶有往時佩牛買犢以盜弄鋤梃者乎鑄頑成仁君侯事也願安承教
某一生疏僻不能圓言圓行以處圓物其懇然也假守廬阜乃又榜湖廣綱椎之横吾境者秋毫以不存體統勠之廟堂似不以爲然由與兩易抑人有言同州亦陛下百姓安可以其累廬山之民者累樵民也
某無任悉惓
某命下之日遄歸草廬亦既尋平生老鋤徑爲早菘晚韭計矣丐祠丐罷于再于三或謂薄淮陽滋罪也
某其惟君侯所以命
某敢拜手函書以謝典史氏之辱而告之曰某山巖之與處木石之與居無能爲役也交承子孫之契與居堂序之問則無敢不謹

回趙簽判

某維春輝韶霽草木欲言恭惟某官有婉其篤式金式玉台候動止曼福某一生歷洛山林之日故多其于當世士大夫蓋徂徠於西家施也雖瑰裙王珮哦松旁近邑未嘗得一讀藍田壁記以寫我心不圖今茲幸會聯事某其得所從矣有如天漢之秀自與人殊射鵰聲雙聲撼文藪駟玉虯而上夕予秣乎崑丘猶以爲晚芙蓉之幕願延屈爲數旬客耶某頑不可鑴所至輒撐觸人易地之命蓋以榜湖廣綱椎之横吾境者爲所劾也丐罷之章再四上語亦良苦下土蟣蝨天高弗聞其止其行則惟君侯之所以命某引筆行墨竊然仰高

回李宰

某伏準公移讀之無任慚悚蓋溫國文正之居洛里中人有爲不善者輒相戒曰司馬端明無乃知之而某也素行不修無以率化遂使一族之內叔姪相毆兄弟爲讐毫毛之間而至於絕天理滅人倫以爭之亦可羞已而某其罪也然某之在敝族其行最卑垂髫之童悉是長上雖目擊其爲不善徒爲之蹙頞太息而已前曰似之子自明者至其說云云某曰某於六三叔姪也其將如斯何哉然夜闌矣雖聞惡聲又何必開關延敵二叔公不爲無過也而又可訟乎頃之戲與着至其訖云云某曰某于二叔公姪孫也其將如斯何哉然尊叔嘗貸與其孤姪錢乎曰然某曰其姪既孤尊叔何爲貸之曰皆非妄用是假之以償

束脩等類其手畢具在也某曰是固非妄費也其家獨無親房尊長乎尊叔盍教之曰此當從爾叔學書不當與外人交關豈不大誼且四四叔公在也尊叔安得私錢貸之彼不白其尊而借此不白其尊而與於法皆爲譺昧禮曰父毋在不有私財使某爲有司則坐以不孝而乾沒之矣枷不問借貸之是非也武與曰此則武與之過某曰尊叔知過幸甚而又可訟乎今牟移文乃知皆不以某之言爲然竟以玷明有司之聽也二人者皆尊行某亦安敢寘是非然皆嘗讀書號爲學者而所爲若是春秋之法責賢者備當自愧縮羞赧不待區處不敢復至明有司之庭矣欲乞以某回申判委本宗族長戒諭今後有貲產交關者以干照白尊長評直之尊長不能與之評直則白之有司止許直訴見事如涉非毀數諺則併與見事並不受理或至相詈相毆不分尊卑則更不問事之是非惟卑幼者坐之庶幾稍革乖爭之風漸知長幼之序取自台旨

回奚朝瑞

某當歲除窮忙忽奉墨妙首之以邦君諸侯之禮貌甲之以諸老先生之題品二陸入洛寧復過此朝瑞一日聲名霸吾州矣泥塗曳尾惟有健羨獨所謂舌本瀾翻者得于夜觀一語此某之所縮頸掩耳而疾走者也某雖無識豈敢誤人以瀾翻者𢧵士之垂世恐自別有所立不在文字況後世之詩文字之靡乎歐陽子稱尹師魯之文簡而有法其家子弟請益子曰簡而有法惟春秋足以當之某於師魯不薄矣不圖今者朝瑞亦云爾嚴于陵謂侯霸之史曰賣菜乎求多也敢以是箴某學不足以窺朝瑞之藩援引非據簡而有法出詩幾頭地博達如朝瑞當自知之某之此言其爲自謀信有罪矣其爲朝瑞謀也忠不識能受之否乎

回鄉郡謝守

某入山之深入林之密雖一裘一葛安棠崇陰龔黃之仁罔聞幽谷惟日與芸夫蕘子嘯歌夕陽襏襫之間而莫之敢書者屏廢之人法當如是也屬有客謂某曰史君方上政最進卹秩于奚賀之後某應之曰史君將躋極品踵相接也奚賀之先語猶未爽緹騎來下不圖吾邦君之撫存其一介賤如此其厚也慨思前載其棄置寬閒之野流落寂寞之濱者不爲時所蹤籍則亦幸矣至訪問其窮獨慰勞其胼胝所謂此事今無古或聞也某敢不整其黃冠拜手以謝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二十四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二十五

方岳　巨山

簡劄

答吳總侍

某伏讀誨畢有曰相疏未有如此時爲之寒栗起粟蓋某之爲人率不能如世俗之事上無時而書焉以爲恭無謂而謁焉以爲密此其情狀當與巧言令色者同科某既不敢以此事先生而又前月二十四日里人不戒于火延及所居禮有火焚其前人之弊廬三日哭蓋至今懷居之淚未乾思親之心欲馳也近遣迎老人許以正月爲此尤方將丐一舟於先生而台翰至如之何其不愧季兄者某嘗接納之杯酒之懃懃亦欵忽移書徐編修累數百言極其所以詆娸者大略謂梱公與之莞庫非某意也而怒之而据之所賴素行頗修梱公不以爲怒不然殆矣人固難知如此哉某始欲寘之于理又念或者其必謂某不能容一士召而貰責之而已今獨有數項官錢未了雖非某所得專然敢不仰體先生之盛心也義夫以二十日至安豐遂與夏侯扼淝水以殺賊兵攻城之鋭春且近矣此城當可保也梱公節制淮西諸郡叔獻以爲朝廷處置得宜某獨爭以爲不可無故而隳一梱在朝廷既已非矣此等負荷有過無功成是敗非古今一律今日毀子華之怯者即前日譽子華之勇者也先生以爲如何某今無家可歸而數月間當滿欲就先生謀所以居者十數日間拜狀懇丐又十數日當迎老人于境上敢上謁以請其私惟先生進之

答恭宰翁

闊焉不聞問蓋自壬癸甲乙四閱歲矣人生堪幾回別也某之亡攻坐淮梱一書毛錐子乃能爲祟如此抱甕灌園未嘗以一字入帝城或出言西之幾微挑我者屢北山猿鶴戒以毋出潜淵伏隩謂休此生不圖風飛雷厲之初亦記月釣雲耕之華也某之于故府真是三入承明貿貿此來亦可謂頑鈍無恥猶謂前年春日有僧饟嘉蔬戲答以伽陀云莫怪青衫霜葉枯六年不改舊稱呼人間書疏非吾事如此春盤何處無豈知所謂稱呼者今八年矣猶不改也唯丐旌所招嚴亢爲盡亦欲一覩盛化耳率翁方與五百開士追逐雲月于蓴梁雪瀑之外世間凡夫乃以此等塵俗溷山中草木得無有語耶某去婦復還堂前禮數故在欲言何限少俟嗣音

答謝兄

某與執事如水上萍風約之偶相值耳軒然洗斐玉流我牢愁此意何可忘也著書滿屋直欲卧餘子百尺樓下微見秋忽已如身入武庫但覺洞心駭目莫識名件侯喜劉師服輩伏矣四冊謹上書府他遲佳晤

答黃宰

某迺歲臘盡時造物小兒者怒此腹無書盤攪不可

忍得玉灑讀不能句況堪作報函耶聆言凫飛于以負負某三年牛下謂休此生矣聖上離照于久儲神之後乾旋于一友手之間弓旌所招羣彙咸萃不才如某猶得以鄉鄰故步沐浴帝澤亦可以見一介不遺之盛結魚上竹姑付吾天執事者愛棠陰老㞐種種過厚歲除之餽既賜矣孟光守舍頗聞閨淑撫存兩頰何等牧牛童亦許延致某敢勿書紳纍委敬刻之心撫幾即發不識如某筆一羽輕者亦可為鄰師先乎臨紙悄結

答饒監丞

某伏以春已中分霽望韶秀恭惟恬民氣於山水之外簡帝心於巖陛之間有翼有嚴式遄綸召某退然一老㞐耳每知於趨進翼如之先佩眷於摈廢不啻之司轄耕壟上猶當洗荷鋤之手頓首戲下豈有迯如行在所將出棠陰乃從間道買扁舟若相避者山雪作祟寒疾不可以風聆言熱㝠有慨其嘆惟是前此里居月叨大府繼廩之賜今茲幸縻寸禄敢以上還一狀丁有司感激請畫惟台慈垂亮入覲定不晚某當迎拜都門外相與道平生以明注仰臨紙悄結無任此情

答寗知録

某一別且十年世事凡幾更矣憂患所嚙風波所簸雲卧林丘鄉欲生肘平生交舊今亦莫知何如有來翰題喚起胼夢乃知孤雲戍角之外尚留珮音謂書生為不武誤矣荒城夜半一卒踞譙談笑定之功亦不細當有為上言者如某六六政坐文窮淮榻二書乃能為祟如此卦不為夬終當在南山之南北山之北耳羣賢華聚亦與旁招自喜行藏差亦無愧此外皆不計也何時佳晤傾倒所懷

答金守

某田家子也所與交者非輟耕之夫則荷篠之叟也相餉以子桑之飯而相羙以伯夷之薇則有之矣執事者之饋意其若是而已耳置書卷間未見茂之面也他日發篋則筆如此其精也墨如此其妙也喟然歎曰寬哉之二物者所謂以暗投人渠不識也某敢不重拜

答奚兄

某記與景元涉相潭訪靖廬時蓋亦桂花後菊花前也今一年矣景元鸚鵡賦之墨迹乾淮海樓之興不淺江山迯人固應爾如秋崖老子則又可笑洗黃獨之手而把筆漱白醭之口而說經山中草木其謂予為何如人也四六妙甚惟某區區者如君侯何哉世路如秋風相達蕭蕭索非得所謂挾鼻木者不辦事暵其旱矣涅霖繼之歲事其可憂吾儕何往而不窮也為君計穿南山歸舊廬之愈乎勿罪勿罪

答曹帥幾

間者上謁不知挨宅已酉鷄犬皆仙矣翩翩佳公子入大冀府想主人敬愛驚問江山會見有此客否也

老先生鳳鳴朝陽梧桐其菀矣樞相得書喜且曰詰朝其有以報日日側耳而猶未則不知其解也尚其趣之索書者再三不得不姑以復命謂肺之于禱而鞭筴之于請赦略

答鄉友

某繼菊之黃矣碧宙沈寥共惟漱詩書之腴香蕪琴尊之暇進有嚴有翼台候多福某夜半雪興徑上剡溪之舟憖見山移不能告行於常所往來者忽忽秋葉又丹矣人間歲月可驚固如此某冉冉欲老方以十五年前舊青衫從國子先生入太學場屋之夢枕如也典刑如執事頌而不規則他復何望時事有可慨者未知與長鏡黃獨定何如率然摯家眞是聚六州鐵鑄此一大錯也何時詹晤傾倒所懷

答朱兄

某與足下無一日雅率然過從固未了足下之爲人也謂爲豪傑耶雖無文王猶興何屑屑世人如此謂爲高隱耶一不遭時則南山之南北山之北矣某是以未之曉若丘制使書某固以爲八年不通問容少盡人間賀謝之禮然後敢白事得訊遂蒙雅責何仰某一生毀譽付之世情得失付之造物却未易以此撼然已遣人問稱呼矣至則以前

答汪兄

某伏以秋氣澄穆曉江欲寒恭惟清入吟邊雅有神助某未能免俗苦縛微官昔爲馬口銜今爲禁門鍵實同此歎荊溪勝處誠齋有集在爲着君其間毋使鄭禹咲人寂寂如噲伍等輩之勿復道可也敬略推蘇示諭某敢無盡情獨恨不識王史君耳孰與史君學某可與宛轉者乎請更之佳晤未涯惟飽佳山水以昌其詩

答張兄

某宿身高軒過今猶隱隱有金石聲也小試健筆眞足刊落陳言一洗凡馬而空之者以此艰戰垓下軍辟易三舍得臣其寓目焉

答陳教

老骨怯寒方踞磚爐然竹火而雪霰交下凄風氷人詩肩如山毛髮爲立顧視四壁窣窣有聲披户視之乃吾所齋兩脘脠也驚喜過望少須盥漱露焚王裝長哦以謝

答李録

某迴風有懷又在孤城吹角水茫茫之外一書不能西也秋杪奉教尺無何而計院丐麾去自爾莫知寄鴈慶矣惟有注仰吾榜得人如執事乃獨未能齊飛五鳳與金閨諸彥相頡頏名之不彰交之過也風頹俗靡所謂挨鼻木者非蟲官所能辦奈何纔言之徐中書而中書殂又言之楊監丞而監丞去今執事所謂棘卿者又復不來矣豈執事之遇合固不此是耶勉旃前修未有珩璜至寶擲棄官道傍者也某亦退而書紳但當逢人說項斯而已

答韓侍丞

某脫未須起民伍不得與里之父兄子弟膏沐仁政於耕雨鉏煙之外獨閑之東西行者以爲民春風而吏秋霜也只此一語三十六峯翔舞矣某雖去田里與受其賜敢不敬拜某退然衹耳刺史朱兩轓而臨其鄉百函而通鄉里者式相接也某也獨未以書賀此宜所在皆過而凝瑜先之庚之以鏗金戞玉之詩爲之以屈鐵蟠銀之字矮屋迫窄光芒欲飛某時出諸公誇示之平生未見此奇也敢不載拜

答范丞相

某惟先生從帝布登元宰爲吾君聚衆君子而去之若桼嘗與焉者可謂無遺憾矣悠悠之說從古固然役自無用置牙頰間也鳴騶待漏十五年不出都門乍見鷺侶鷗朋與煙雲相滅沒何樂如之心脾小疾計當勿藥有喜某辱知蚤追送宜不在他人後適會當對日日遷延乃聞六符之光已過釣石所不瞻悵有如此江釣諭謝表敬楑頌曉臨紙凄斷不勝下情

又

某伏聞褒繡之歸問館於驛邸衣冠盛事纔見此第二無地起樓臺丞相也甚盛甚休三復鈞畫如御風騎氣超然事物之表而精神與山川相映發罯無老態以此見詩書之蘊要自非悠悠者所知囊時體中小不佳筆墨間畧已覘無恙矣至以爲尉佳時暇日亦復巾柴車支竹杖從山僧野老訪黃杒平于晴嵐

朕舉之外于張留侯崎嶇楚漢兵爭之交一旦遂從亦松子棄人間事蕭曹諸人豈但辟易三舍甚很一門生兩兒子之不相並也某賴如天之福後月當脫選告下便丐一贊倅蹄矣表謹擬上未知能道鈞意否

答吳尚書

某自平童子來得所惠翰乃知詩書之澤流潤演迤外家童烏亦得其記問之一二園橋觀聽嘖嘖嘉嘆不知江之發岷山也某賴如天之福四月當脫選隨手丐一贊倅去數日以待先生之出特未知堪爲用否雨露之所濡卉苔齊結實造化固無棄物擧歛辭左癸以須春陽此某丐倅意也士方未脫場屋望一第如登天今顧不滿於倅耶敢私布之

答趙都統

某拎別吳波亭于今八見榆火新矣風饕雪虐屏處田廬亦莫知細郴之菅竟何許也迺春來此始聞在第一山邊地隅寒惟有詹岭太尉山西宿將會以半段鎗爲國家築京觀於雷塘功亦不細矣韃負戎馬足跡窺中華老態當道而拖其吭不在盱泗間乎太尉勉旃某起從牛衣中髮種種如雪會當去此豈能與諸賢相俎豆耶樞參老先生亦不得時時摳趍竊料結髮從軍無如太尉久賢主人柄用必將白上趣召之嚴亳周盧非太尉誰也某當杖策軍門以謁

答陳料院

某伏以春規欲盡花雨逼寒共惟簡在玉班召綸近
只有嚴有巽某一別十五稔杳不知并合之期何圖
脫穎擢起田間適會奏計行在所相見雖甚乃知樂
莫樂於新相知未爲能道人意中事也繫船抑下乞
一外料徑歸詩情浩然不計上事遠近輿寄亦高也
興時課縣最既院轄若尉浼爲政恐未容年歲讀書
坐需此次某風饗雪摩事事闌珊後月如送脫進便
當丐一外差遣去不規而頌甚非所望於執事也廼
者得對自以四方草茅乍登文石不敢極言天下事
頼上明聖顧問再三所以誤承天獎者甚至亦有傳
至書府者聊不勝慙謝某本不解作字來諭又徑三
數尺倉卒何緣有此如椽筆也援巾濡粉就黑几上
書之漫爲臨去定知不入山家意得勒回爲佳耳

答趙倅

某伏以麥之秋矣暑雨寖霪共惟輿郡平章民以嘉
靖有皇委既某退然氓耳間者見大夫肯辱臨之氓
知界矣丞驅車走江皐則聞負弩矢者已東而登臺
低黽又不能奉一書爲里父老賀蓋於是犯三不韙
此宜在何譴顧獨聡然灑翰先之聊某敢拜大夫之
重勤有如演迤銀潢粹然如古圭瓚繅藉清廟惟帝
其嘉之半刺翱翔政恐紫陽山水未足久稽天下士
也某環堵在宇下惟公焉依方一再間大約丐一閑
外得請則歸荷鉏有日矣未間惟厚自金玉佳御燕
辨式遄召綸入覲王所

答葉秘書

某伏以暑氣如惔稻苗方阜共惟於皇入覲棣幹斯
文奎壁揚光有相之道某往年荷鉏甫里漁樵爭席
獨執事以行秘書臨其處爲我二天眷然拊之此意
自在同年生之外也召還不貲憂歸不弔其則罪矣
乃若其情則有可諉者誅之在執事不誅獨無愧於
心乎翩翩有書餘二千里而至仁賢標度固自超出
流俗曼曼而某爲何如人也比讀除目竊諗見思宣
室重上道山東壁圖書非一世魁彥莫可典領帝固
爲吾道計也然國人之言曰道所以用世經綸密勿
而樂吾君于三代之隆將又有大者修門稅駕遄有
殊褒某縶日望之某戇且疎秘書所知也三入故府
大似頑鈍無耻乃今從國子先生後忽忽餘年退而
省其私屢丐一員外倅未與也不知得迎拜馬首一
道其別後之懷而去否上思見甚其疾爾驅

答金輿國

某組秋雲逼雨拔有寒聲恭惟趣舍人之裝行刺史
之節仁聲先路江介清夷某不面者幾時不書者亦
幾時歷埃逐人江山愁予莫知梧風之又秋也一鴈
寥沉惠然好音老成典刑有屈輩行至此於戲下爲
盛德如某其不敏何喬木參天青銅之幹故在綰二
千石印綬而去雖暫遠匕傍而郡國龔黃此寄甚不
輕也伏讀來教所謂愛惜民力培植邦本此兩言者
仁天下有餘先一州豈君相意飫式遄其歸儀我萬

玉某自知甚審丐一贊倅者無慮七八上廟堂難之
乃聞鄕邑又不戒于火此心如飛牛衣未寒行返吾
故所敢請者惟金玉體府以穆召綸

答潘南夫

得所惠教其意若有不能釋然者諸友校尉已下材
能不及中往往以軍功取封侯飛將軍顧獨不得與
爲比雖霸陵醉翁亦將不能釋然於此也雖然世所
謂仕宦者優戲耳適興臺之騶衣冠之政自不滿餉
者郭郎一笑本來面目初無爾許事也頃執事實之
碧玉之山青羅之江着我其間要是不悪同班序引
自是君家縣令箴所不如此言將無面見北山猿鶴
矣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各相勉旃毋負疇昔

答魏監丞

某別奉瓌題教之以貢院記不鄙謂某使之書丹夫
以邦君侯之燬化鄕達尊之偉辭何物小子掛名其
間顧非幸歟抑某有所不敢者此所謂金石刻也書
有六體與八卦九章相爲文點畫偏傍皆天地自然
之數小有謬誤則字非其字矣士失其學六藝湮微
頡籀以來傳者能幾而某也老于場屋平時藁草日
千數百言何暇成字也以此上石得無不可乎又且
窮廢山村頭銜可鄙非若浮梁記之使其僚使其民
爲可以影帶過也元本弁紙謹以上之司書方命有
誅惟有屏息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二十五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二十六

方　岳　巨山

簡劄

答商吏部

某往年綴末班嘗一再望見嚴毅之色聞從旁啃者
曰是不爲上殿虎且爲獨擊鶚矣已而有傳諫草者
紙價爲貴伏讀歎息所謂快哉此風也里中有樵夫
負薪朝出賣視其薪挺挺然無一蟠曲者或問之故
樵者曰曲也者內也直也者外也某聞之曰嘻有是
哉蓋此言之宿於胷中者幾年矣今一爲明執事道
之若某則又有可笑者既不能泛泛然其鳧之趍又
不能矯矯然其鶴之孤已乎已乎往者不可悔來者
猶可追紙尾戒垂敬聞命矣

答南康同官

某窮山之鄙細也鉏耒之與居蕘牧之與曹而已耳
起家爲郡茫然未知所以聞諸道路衛多君子某其
知免矣方伏掌訝者至奉咫尺書求所以教者顧乃
重複疊覆駢四儷六而貺之頌而不規某則大失望
夫記室之陶古所不廢然皆道情愫致忠愛以胥教
誨者耳非若今抽黃對白釀飾浮詞恭至于足敬至
於繆也盍自吾曹吏之某不敢承盛心而上之于受
書謁者康廬爲郡雖小國寡民而前有濂溪後有晦
庵大賢紹績者之難也條教當何以設施當何先民
瘼當何療吏奸當何戢願一二熟數之其毋金玉爾

晉某須以從事

答吳倅

某維黍之秀有霖苝苗共惟去尺五天之遙剌二千石之半侯朱侯翼台保休嘉某方脫棧檳而腰吾紳解笭箵而手吾筆雖曰教璧水校石渠政亦野哉其麋鹿耳傾蓋而投分倒屐而話詩何執事者之不麋鹿我也裴晉公督九節度擇以自從于是望美人兮一方隔明月共千里亡何而又駕觳鯨於村南北矣與五老而六不自意其眞在廬山也異時天府倅徑戴獬豸冠爲御史式遄玉札嗣貢賀牀

答饒監丞

某惟士之出處異則其所以與世接者夫固自有體出而朝市則掃魏渤之門不爲佞浸彌衡之刺不爲辱達殷浩之函不爲黷也入而山林則耕延陵之皐者潛魚荷石門之蓧者冥鴻抱漢陰之甕者鶩麿其能諧際人事而與世間之書疏乎某祈之鄙細人而屛廢北山下者再寒暑矣無學也而知命無材也而安分盡其姓名不入帝城者亦再寒暑春簑煙雨黃犢對眠亦莫之今吾之與故吾定何如也然而所與交者蕘子而其性疎所與談者稽事而其言野見當世之薦紳大夫則鷗心之駭麟鳳也伏惟閣下以詩書之澤父毋吾邦邦之士者裒章服而趍蹌若釋鋤耒而迎而某也偃蹇蓬藿之遲而莫之見也蕪絕筆墨之交而莫之書也夫固以跳邀賢達之車祈候形勢之塗屛廢者之體不爾也意者既聲銷影滅於戲下矣不圖猶關聽聞而續之食也某之有秩于大府實助于史侯而某于侯本無一日之雅其初亦莫之敢見而莫之敢書也侯不知其愚予之書爲至于一再而不已而某始敢書召之見爲至于十數而不已而某始敢見蓋屛廢者之體固如此也史侯歸則止矣而閣下續之豈所謂更加賞賜以媿其心者耶某將辭於有司則前日之受非也故敢道其所以而惟戲下賁之草廬夜午有歌戲下與邑大夫之詩而過者仁人之言藹如也如使郡龔黃而縣卓魯則桑麻雨露之外如某等伍者飯不足而樂有餘矣載賡乃歌戲下其寓目焉

答劉敎授

某有病與嵇康同所謂素不便書又不喜作書也幸而文度來可以免報書者一又幸而執事者且至可以免報書者二是以略示諭云云謹以書往古人之事不敢以望今世之人孰謂山林草茅方得罪于時而其言可以動天子侍從之臣之聽哉雖然死諸葛走生仲達亦未可知也

答葉兄

某爲爾寂寂得所示高文九鉅編何其多也老嬾未能盡閱然亦嘗雁鶩矣詩自明良賡載降而爲五子之歌又降而爲三百篇之什又降爲離騷之經至漢唐而爲五言爲七言爲歌行引歎辭謠之類蓋千數

有家而未已也杜奇而法李豪而逸白質而醇韓壯
而深柳淡而雅雖各自名家而一出于正有所歸宿
蓋不法而奇則怪不逸而豪則蕩不醇而質則俚不
深而壯則猶不雅而淡則俗故詩雖小技而亦未易
言也某雅不能詩然讀君所謂羊口行諸篇則誠不
解爲何等語也古人遠矣君試取時今諸公之文參
讀之如讀蘭辭則參以高續古之秋蘭如讀貴蚕則
參以洪野俞之烘蚕蓋有不待言語而了然曾次問
者矣至若擬馬篩等作是何市井鄙事而可爲文也
感君所以惠教之意輙效愚忠如欲求譽而已者當
世之能譽者固不少奚爲於某適因灼艾劇甚欲言
不能饒惟足下亮之

答湯侍郎

某儲文未至固嘗挹浮丘之袂拍洪崖之肩矣侍宸
碧落今隔幾塵不自意玉書行行翩其飛下南斗旁
也上思輕方叟譽髦斯征有翅弓旌日夜望珥貂之
入至切塞雲留月遲遲吾行道則高矣顧今天下如
鴛百衲之舟於風濤浩渺之中徐而言曰如此將安
之耶非所望於明公也若某等輩則所謂增之不爲
高去之不爲低者也挾其航艤而不山林固亦徒取
世憎耳欲言何限瞻望慨然青玉峽老敬間命矣

答程教

某畦藥塢中忽得所惠翰審諗斯文多幸駕言采芹
絲竹遺音隱隱孔壁不獨爲當塗矜佩賀也時文破
碎六籍久昏振木鐸而紉墜之非廣文先生之望而
誰望某老不能從事兩不借送君筆峯閒月盡方成
行或可寄一詩筒爲別耳

答李兄

某歸自廬山方苦草寮一室號歸來館作勞休于樹
蒼頭奴持一緘書來睨睬題識則兄也此非門外人
亟取亟讀恨不洗老瓦館中相與作淵明後辭耳正
月且盡兄何不遂鼓行而西以逸待勞莫而後發敵
人當應弦倒矣哀章與硯與礪清我兄之懷也山中
草木得無憐容某之此歸本非戕揚于漢也挂一舟
子何至是邵武之命丐祠丐罷皆不許柰何蒼頭至
樹下時方營度一詩斧中省狀寫去可以知本末矣
走事姑寘但須一兩月後作賀書君行勉旃某自今
數日以族

答馮此山

某在鄭公鄉時每登金矢峯觀望此山草木葦葦一
增隅未嘗不喟然歎曰嗟乎使蘇長公而在未必不
又以爲寄不識面目之真不可不使身在此山也某
住山八閱月竟不識此山而歸猶不可謂大欠乎雖
然某之不此山之識某之不足以識此山也煙雲吐
吞衣履猶濕前之日則身乎此山矣山窻夜寒時入
幽夢今之日不心乎此山與某之不識此山安知其
非深識也特未知此山老仙亦識某之識雖矣乎亦
識某之草茅矣乎犁鋤器號拔刃驟突使吾民邸店

盡閉如避劇盜甚至迫人於險漂淪風濤呂黎爲其長安得不追而枝之然則固骫髒而非草茅也即日解印綬去羸錢十四萬緡米萬餘石火運歲月日詑不乞朝廷一錢環城而築之此意不遂乃籍以付後之人初亦覺老先生拳拳此城敢干記事今方成兩門固不足煩大手筆也是事姑置獨喜退然耕夫而當世部使者不遠千里一書而訪問之意者此山識某猶某之識此山也並田廬而比荒山餘十畝歸則舌草其間號歸來館手自塗塈作勞小休意行幽谷中發土得石發石得泉殆天久閉藏始出以娛其老者豈畸于人者不畸于天而其草茅而其骫髒則不但此山識之老夫固亦識之矣一笑一笑欲言何限違數之不能終式遄召綸野服迎拜

答葉兄

某南山采杞北山采薇爲口正忙而舍弟守書不肯去然則某之草野不特雲屋不見知雖舍弟不知也詩壇復古前書蓋未盡其蘊雲屋割裂其書以爲跋是眞不我知也繇今觀之韓柳歐蘇特其土苴者耳雖吾夫子且將北面壇下何也夫子之於詩也敢刪而不敢復也夫子不能復而雲屋建壇以復之其將使夫子北面非歟謹奉以還某固不得與於斯文也

答趙推

某維農事欲動一兩膏之共惟有婉其儔式金式玉某屬有天幸得與同僚甚喜某戇直也而齊之以温恭某踈頑也而佐之以縝密所謂和如和羹某既賜矣汲黯妄發竟以罪移驅車盡境而後還眞是追送不作遠者一書旋踵問勞渠渠此意何可忘也耕鋤寬寂與世固不相聞莫妙之年環秀之抱惟勉旃仕學以就遠業而已

答操尉

某金陵一別驛亭郵既三四青矣意澌鶴飛下飄飄兩臺而乃若伯氏壓其線以來知有變故二親棄榮養相繼歸仙佛中人子之情何可堪忍遠日既迫攀慕奈何幽堂之銘自當屬之大手筆某固非其人也再四辭不獲則取行述刪定之筆陋墨凡正恐無以仰當孝子順孫之意耳

答蔡憲

某碌碌亡奇嘗誤知獎有一不善惟恐司馬端明知之比在南康自謂可以對越無負獨天與禍狹疾惡如風勇決不疑上累函蓋然觀古人於傷風敗俗之事不敢少恕晦庵在郡尤惡此等蓋所謂士者豈以其能伸紙行墨而已耶行如市人而口誦聖言則虎而翼者也況不誦聖言而誦潑時文哉世降風移始有惡傷其類之說不知以此爲類則我亦何等類也晉殺鳴犢夫子及河而返非爲其殺大夫也爲其殺賢大夫也若少正卯則夫子自誅之矣今之撲殺不事事而以容奸長惡爲近厚者不過憂譏畏謗之私意耳非賢于夫子也李廣殺霸陵尉固是武夫悍將

之爲然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之語亦人情所不能堪也不惟此也故將軍而一亭候得何辱之則下陵上替將無以爲國矣故雖不以法殺一尉而武帝報之曰報忿除害朕之所圖於將軍也此明執事所謂豈易與俗人言者某不足以當耳某謹重拜以謝夫以此輩皆是驃吏之子孫而程有開者其父身爲客將見此尚存而其子可無禮太守乎某輒盡布之惟明執事力主維之名分幸甚風教幸甚

答方敎

某維莫之春思樂半水共惟閣閣侃侃涵泳聖涯言采其芹海我多士某窃其老矣無以充宗平生聞蕭中詩書之傳於吾譜莫強焉而某也世農聚族而居者率芸夫蕘子耳奚其攀附之敢不圖易地有廣文先生者在方將執經以往而致世系爲某其何幸然聞上厲精思治旦暮間當給札玉堂使條天下事則又未知得相從麗澤之兌以遂其志否某天與褊狹幾爲世之狼籍人執事所謂藝謟子之鮭抗上流之鋒真草芧耳然地以此易天固不以此易也惟執事矯揉之某敢無順下風而立

又

某於函檟外更得小楷疊疊數百言意密情親不兄弟語翅也吾宗之盛莫如蕭中而某則自鄶以下無譏者爲狄武襄不敢拜狄梁公此故之以今也何幸將從執事者問之至如民瘼當何瘳士習當何緻尤某之所傾耳以聽降心以從者也欲言何限遽數之不能終

答高宰

某維莫之春桑雉新乳共惟琴意嫺雅以恬以熙一仁所濡耕野秀綠某往年識鵝山翩然列僊之癯也詩書之派寔自諸高則既知海內有名門矣不圖易地及君同察出家集共讀之當自茲始郡縣相與休戚一家勿歎此心何事不濟纍在廬阜其宰脩水者亦華宗也縣無乏事郡無疾呼不過兄弟語耳謂予不信試嘗諗之上嘉蜀珍陳在廟墀旦暮間當立丈石斑矣恐某之不得澤餘潤也某一生骯髒又坐觸權貴人是行蓋再四辭藐不見聽侯誰在矣使蒙其成某甚不能無望于明府行矣胥晤盡略敬爽

答費宰

某伏以一犂雨足農務村村共惟仁聲載塗民以蘇醒山川奔屬其氓也扐上其賤姓名于贄賓若璽而件具之猶以爲簡抑其木石之與居鹿豕之與游蓋林丘之耕夫甕牖之退士也於竿牘乎何有請略之始某出而遊四方時聞士大夫之賢業也有年數矣頡頏飛舉之珮玦弄明月之珠蓋某前乎此之願焉而不可得者也不圖僻左之縣介在山峽之間而明執事不鄙辱臨之疲民其遂瘳乎然則相携春雨之鉏對臥夕陽之犢蓋某今乎此之安焉而得自遂者也獨念拱璧大寶方當與天球河圖陳在東序百里

豈展驥地耶夜下恩書道入王覲恐民氓之不得父
其澤耳某雖不肖似平生非公事不至假室但能與
芸夫荛子安樂耕桑惟明執事共鑒之羿仙在行璉
王先後其訊與居爲某奚其僭之敢

荅鄭提管

某伏尋顯使之臨雖未啓緘固已心知其爲存念矣開國一再仰見高情使自爲謀寧復至此感激大不可言惟是某六十之年日就衰朽自計塵忝于今二十有三年大都五合六聚僅成七考以此山林之性已適仕宦之路甚生今殆言農夫重農夫無往而非農夫也山猿野鹿豈堪位置于鸞和之間追念平生亦欲少有以自見而與世落落名實不得費人提撕乃至於此使吾君吾相重遠名法從之請而予之是亦不過犬馬言臣本非縶維駒谷之意淵柔鈞抱其將以某爲何如人前此乞祠政恐遠先朝露破戒爲一歷之績耳既已得此他復何求户曹不受褒言垂念鄉曉此固今人所無也某不可無一書謝之然由其辭以干之耶則非不肖之雅意直其辭以絶之耶則拂君子之盛心其姑少徐某終當道所以感刻不忘也

荅汪運幹

某方飯牛于潸泮暑中殊瞶瞶也延得執事者書誦讀醒然受賜無量抑執事之所以殷勤其文辭千數百言而未已者豈非深攻玉之憾而得獻璞之刖者

柳

耶癸然似入則吐其胷中之介介耳不然某不足與語此也昌黎師說自其當時因以爲蜀之日越之雲矣風俗趍薄如水之就下以今視昔且又四五百年天地中間父之不父子之不子而兄弟之不兄弟者何數況所謂師弟子云也以柳子厚之不可學韓愈氏之可猶未爲善學昌黎者而某奚其敢且執事之師云者文乎爾文乎爾則雖幽怨如離騷憤悱如太史公固不若先秦古書之師也先秦古書雖辨詭如左氏雅奥如莊周固不若先聖法言之師也執事能自得師則此諸書者具在有易爲以觀其顯有詩爲以觀其情有書爲以觀其治有春秋爲以觀其斷凡天地之所以奠江河之所以流君臣父子之所以立而古今天下國家之所以治與亂盡在是矣夫豈曰文乎爾君子厚之不敢於爲賊人固曰非有慊于其文也某則曰惡有慊于其文也乞巧之文招海賈之文斬曲几之文謂子厚而無慊于此乎然則子厚之不敢爲師亦非吾之所願師也執事所以枉教者非某所敢當則以上之執訊而已

荅龔國録

某卧雲牛下所與游者非山南之芸夫則溪北之漁子也當世之士鄙而棄之叟亦且與世忘矣爲詩踏雪過弥屋不領一騎驢山猿前日執事之顧我厚甚門前車馬倦逢迎塵滿衲衣不堪着則不自意老農之貧病不能出門户也夜半和角有懷其人而槩息

不同奚其書之敗琳琅金鍵忽落巖罅自覘缺然何以得此有如一世儒彥合在亭旁政今報成會且歸矣安得摩挲西園之石淋漓北海之樽酒酣氣豪一吐其胷中之浩浩者而某方屏廢孤負此生東望屏星有慨其嘆

答許教

某與執事不面者幾年不書者亦幾年矣山塢荒寒忽奉翰題真如拱璧大寶之墮吾前也一詩一記開園不能釋手斯亦奇矣名其處曰天多許得無大傷於奇乎蓋執事平生所爲文往往亦坐此某故嘗以爲易奇而法昌黎之言也好奇自是文章一病山谷之言也然則學者將何從秋崖曰奇可也好奇不可也夫人而好奇也夫人而不能奇也長江大河滔滔汩汩此豈有意於奇哉而奇在是矣至其絕呂梁衝砥柱則堰而風雷噴薄魚龍悲嘯又有不得而不奇者君夫激溝瀆之頑石而落之爲瀦放討之爲淪漣不謂不奇而與夫長江大河之滔滔汩汩忽然而絕呂梁衝底柱之奇則有間矣寒燈長坎一切掃去無則與塞白以敲聊復狂言如此惟執事尚教之聞戒妙無華發已無汗漫歇家雖不嗜野鶩則非所敢聞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二十六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二十七

方岳巨山

簡

答范丞相

維元老大臣夷逸於林丘之幽高蹈於事物之表山君川后時節起居其年壽等喬松福嘏彌于孫一念之仁簡在上帝理固然也訊之蔣幹知骨清神健萬萬坐政事堂時胷中乾坤同一泰定甚盛甚休乃聞無地棲臺至今猶往來傳舍只觀此事亦是近世宰相所無獨恨不能從一門生兩兒子之間舉手以挹溪山勝處耳某無慮五六乞倅終不與既乃頭銜換一字遂不敢以白今丞相無舊故誰當知之趣跂門墻神爽飛越

答同官

某竊有天幸得從群仙飛珮之後蠟亭夜話隱隱有金石聲而煙水蒼茫細其篤違舟讀王書而去梧風竹雨詩夢亦寒琅畫飛來真所謂跫然足音也玉麟一角與世作儀崑崙蓬萊寧久蓋薄獨恨某輩碌碌分當歸耕方且丐一貧外倅恐不得迎拜上東門外耳別紙垂諭如某規行矩步不敢失尺寸者何能爲度外事耶幸爲我多謝方君功名之會固自有時也瞻晤未涯神爽飛越

答陳料院

某從飛霞屯珮餘二十年矣亦有舊故矣函書毋下

則必釀蜃磬飾浮文如仰惟等語抑何世俗我也甚爲執事者不取敢略金陵天下形勝表裹江淮煙草夕陽六朝之遺事故歷歷也暇日亦嘗倚青龍之浦泝白鷺之洲舉觴酹下以籌經畧南北之畫乎今何如將賞心風月自宜東高閣以族太平也如聞觴計塵土亦空所在皆然寧不直如此廩廩頤言出所素蘊爲國良圖同舟風波轉眼又秋高矣欲言何限遠數之不能終

答吳兄

某維暑風朸暄綠氣窈窈書林爽逸冲想甚休某一別垂二十稔老非故吾江山愁予不知人世事之幾變更也乃春阿連至得書恍然訊之則攀檝渡江而此矣前書未報今書踵來不惟不督過之且愈益厚之某之愧兹甚某晚得一第不補遺餘朸佐淮東軍以職事近都督府無何督相坐廟堂矣高卧牛下謂休此生化絃既更亦與弓招之一山麋野鹿豈堪樊而圈之邁亦當去此耳鄩豸今宜何所過庭幸爲道問訊何如

答陳司直

某之於執事交踈而心親勢睽而道合與世之詡詡相逐逐者有間矣去之不能二百里而江山愁予塵埃迷人甚恨交一臂而失也人間之世事變萬端英英白雲忽已蒼狗要是不滿虎溪一笑而弄精蒐者顧自謂奇特亦可歎已劉忠烈表表如此輒書數語繫老筆之後真所謂珠玉在側覺我形穢也會且歸矣臨紙惘然

答陳提幹

某適者過鄭公鄉送勞之使里至至則授以大館連日夜相燕留去又載之輕舟所以爲行者之慮甚至世所謂親戚雅故何以過此一步一感言莫能殫獨恨所至膠舟與軍艘爭道於牛涔之水僅而獲濟所假舟亦良苦矣旱既日甚念亦未可以還留之京江豈不知此輩廢務而其勢有不容已者茲稟嚴戒方敢遣回要非皇恐兩字所能盡也

答張丞

某聞者闊焉不聞問良用啓馳有來誨函見大夫之所以顧惠其垠者甚厚不規而頌如非所望何某歸思浩然亦既買舟載月矣山靈勒回俗士駕田園又蕪菊雖正秋終當訪里父老南山下耳王琴堂政事乃爾竟亦不免爲之歎息祈門蕞爾邑民無十金之產更堪摧剝耶惟執事者手摩拊之某與受其賜

答應武諭

某伏以江城霜曉梅意欲春恭惟小紆玉斑相我藩翰有嚴有翼某不學甚乃得頡頏九霞飛珮相從於西雝爐亭夜寒金石隱隱所謂藝苑手祕寳文堂耳驚霆樂莫樂于此矣孤鶴飛去忽舉手而謝盧敖瞻之在前有旣其歎至今清夢猶時時聞胥濤萬馬之冉也某何爲者顧從中秘書出參軍畫道山能幾日

之客又墮塵緣意平生故人亦既羞謝之矣一書二千里依依交情乃獨能不襱官我耶幸甚幸甚六一翁之鄉里以道德文章名天下者相望暇日亦嘗訪平園之草木訊澹庵之閭巷乎遺書滿家應接不暇為況想甚適正自不必祝餐飯也別紙敬悉此曹此態在在皆然聽言何時相與傾倒

答葉正言

某竊方拜狀欲附遞行矣明日使星至又得所賜書伏而讀之則撰時寒暄撫問餐飯甚非天子諫官所以待庶寮體也然則某之為竿櫝敬者當何如前書既已畧之今書不敢不情也以情事正言某知免于戾矣淮壖一線遠勝江浙又幸鞬啃不動收拾凈盡似可以苟且過此扼運却未知來春何如耳敵國外患要與法家拂士同恐不可遽以是為賀如某山林鄙朴士每事迂闊以故落落與世無緣今此竊廩殆是自嫌不能相容之名犬馬畜之耳正言其亦憐悼之否乎龍涎蕙香共承嘉惠時時橫書卷對之但覺德馨襲人不知冰霜之凜可畏也

答程都大

某比讀除目竊論誕分侯紱就擁使軺過家同衣繡之榮接吟幸褰帷之問光華所被甚盛甚休始某此來亦欲一布心腹達山之集謂可晤言舉手而謝盧敖九霞之飛珮遠矣送目凝悵無任此情今一車以南一車以北所謂上有加餐飯下有長相思而已

又

某久出乍歸墻屋穿亢旁風上雨手自苫茅葺補之有從籬竇呼問之者曰此爲杜工部家乎夫子安在徐視之則斜封三印蓋當路使者書急洗壁塗之泥拱揖而諾曰予是也誠不自意溪煙山雨之外猶爲明執事所管省幸甚感甚始某金陵之役日日詣府辭行不暇與明執事道心曲也不得已而去則所謂髯參短簿能令公喜怒者正自不滿人意蓋嘗拂衣欲徑歸田矣輒爲督樞勒回之丐祠之章未免自從某所上廟堂賜之翰謂將召之著庭督府有書欲留只得中輟然則廬山之命其廟堂意耶某亦何人乃繼鄉先儒之後且得此郡之歲適皆四十有九遺書所在某何足以知之然未敢遽引辭政以權郎予待闕軍壘恐或者有薄淮陽之疑耳闕到即上免牘矣相望正遠敢布腹心中朝如明執事者幾人豈宜一日去上旁近芝山之酒定非久留公處也某無任延竚

答方倉

某竹扉兩寒有剝啄前者手其書恍不能記孰何也徐讀徐問則知執事者脫鶡冠爲新進士而今少遊即是太虛甚盛甚休西笑入秦此與固不淺萊山堂記蓋嘗略識之矣騁騶馳九軌之道中間自無駐足處功名不足爲執事言也一書萬里忽落雲耕月鈞之濱豈猶未知其寂寞耶始金陵之行雅非鄙朴者

之意丏祠得蒙需次兩年亦幸返吾居牟得以暇日理鋤耒耳兩地相望各天一涯棲息不同無任注仰

答黃正奏

某伏以雨勒花寒一晴方競恭惟討論入對星宿先芒某日瓚春官與一時名儒鉅官焚圖告穹昊退而奏號上前夜漏下十刻御史以璽封入羣公盛服執事則大名在焉一軍皆驚不獨爲吾鄉喜也析山久寂寞氣象頓還西南諸峯競秀崛起斯亦奇矣而某也陳人也道山幾何日風輙引之而去一書至今未能與世無緣丏祠之章再三上出幕得蒙猶幸以暇日理鉏耒耳翩其飛翰極佩盛心方苦草廬未涯佳晤所覿益宏遠業亟上奏篇

答趙寺丞

某歸耕祈下日與遊者芸夫蕘子而老硯荒矣賢太守與民介福揭虔妥靈乃不鄙屬筆于牛衣之間刻之廟道字畫褊陋不足以導迎景休而執事者一念在焉神人其忘諸某敢不與里父老再拜受貺

答林兄

某窮山老樵也然於四方之奇人逸士竊嘗傾心焉有書自東乃知崇蘭之佩芙蓉之裳近在吾州風月堂邊而不得面也鴈蕩妙天下四靈所釣遊處固多詩人而今又得君獨恨某不足與言異其題目之敵田家作苦一再讀之快哉快哉乃姑記一日之適如此非䟦語也

答洪宗諭

某屬以見大夫之請敢把不題某知罪矣共承墨妙宛然清揚一時鷺侶鷗朋亦自驚喜先相公奏議蓋當時與天下賢士夫傳誦以熟者蓋本分教如獲拱璧盥澗泉熏石鼎而讀之不覺發嘆以爲大音不聞蓬萊宮又幾何年於此矣某雖不肖猶幸一識老仙嘗得尺牘數行有下馬之氣如虹應門老走當自識其不凡之語而某老益亡奇大負此帖第緘襲之以爲子孫藏耳敢因謝致幅併及其所以自幸於名門者如此旱既太甚山邑蓋連四五年如是歸耕望一稔又墮渺茫李將軍固數奇也上梁文謹實傳醜輙徃奉一笑

又

某窮居山間自五月至于八月不雨不惟薄田盡槁搰搰然抱甕而汲久無可灌可湘處也適夜半簷陋如瀑布聲雖無救枯旱之苗蹶然起飯牛哇麥矣震雷以電適又是秋甲子吾儕畝畝之憂何時而已也行李問訊鷗鷺爲驚不自意其一介俔得此於見大夫之賢者敢不再拜以無忘盛心先相公以一世儒宗丕顯謨冊發揚徽美上軼歐蘇甚盛甚休某雖不材然嘗尊一字之褒恃以自壯需錄碑帖謹具如左方某因有區區之愚請于下執事先子祕得封其制詞亦出老仙之手欲得大筆爲取善慶兩字書之以扁先祠是公家再世有造于某也豈不幸甚

答潘兄

某糜鹿之野乍返吾廬方決驟山林自與世絶書疏非所堪也執事者作小楷具件幅若施於所敬則有驚而避耳某謹以上之典史氏而告之曰某祈下之鄙細人不得與於斯文也少時不解事率意妄作今老矣每爲之縮頸咋舌而噬臍執事出所有使品題之某奚憯之敢然恐執事之不予諒也掛名其間珠玉在前覺我形穢某無任主臣

答蔡憲

某歸耕牛下蓋山翁溪叟之所狎易而富兒俗子之所排突也部使者不有其貴肯問訊於寂寞之濱高誼凜然感歎無斁每記爐亭誨語以爲廟堂嘗訪人物明執事謂眼中所見獨此可人讀今所賜書與前語吾相者無以異雖添雕鬧所謂吾斯之未能信而亦决知明執事發於至誠非尋常世俗竿牘浮虛之談也顧某不學祇益愳爾敢不夙夜敬戒以無忘知已

答吳丈

某維久枯得雨縿有秋聲共惟冲想自順相在林壑某兩别山寺于今幾何年老成典刑栩栩入夢意洲上之竹玉立固無恙而鷺朋鷗侶相與往來於沙煙溪月之間甚適也何物小子過屢音書乃知老仙超然有燕翼子而東閣郎君能自修絜取友必端君家世不乏季子矣甚盛甚休記文當屬大手筆某何以堪之又念昏交賢父子間而先友和仲甥館之自出也顧徐之毋迫苦屋小休敢不作數行字附仲亨求教未間尊生自愛以引以佸

答胡兄

某尊詩饞石清矣哉二妙也雪巖雲壁凭泛而龜藏君之規我多矣正恐豪奪高齋風月澗松不能無語耳珍感珍感

答金臨江

某自里人不戒于火先廬燼焉蓋無所居者十餘年矣歸自江上手苫草堂斧斤雜然非匠事不接于耳也仟騎既東之數日始有爲某言者爲之頰足抵腕而噬臍執事者不惟不督過之且賜之翰鄉長上之於後一筆共勤勤乃爾某知愧矣世涂日狹何往而非風波歸興浩然傲睨林壑方將左花右竹以寄吾高而宣室受釐已有久不見賈之歎行矣王覲恐非芳鄰一覧所能留也

答趙運管

某寸有餘年之别落落參辰老我山林幾不記車中半面矣黄獨無苗山雪盛又洗昆鏡有朱兩輔正自不滿一笑聹翁書在而半生所聞五老峯今不是夢山負予耶予負山耶惟明執事教之

答趙教授

某不學幸甚得與麟鸞犀彦翔集于立教堂下見執事粹然玉潤心竊敬之不圖比來任棠固在邦域之

中也朋友與君臣父子而等鍼之石之執事與有責爲摩挲民力之窮爬剔胥奸之蠹所以教者伍矣抑言其證而不言其方何也其敢以請其所謂以法爲師弟子者執事諱其名弗稱足以厚蔣夫矣然禁衘則固職方氏郡縣也獨可得改轍顧繆自今無然逌矣晤言寫我幽抱

荅胡文叔

某一生骯髒所至草茅南康俯重湖鞸舟湊集往往挺刃驚突市無寧居適會湖廣綱梢豪據石關簿人於險竟致漂淪有訴于庭爲晑黎者安得不追而杖之秋壑怒爲顚匣具析其意鄉路體不當爾一判頗自痛快固知其不見恕也廟堂似不以彼爲直董董易地失一老兵得一老兵要無虧於名實而某固不可無耻又挈挈而南也一丐祠一丐罷皆不許而胙日邵武人已至頗費區處後山種梅十七八活歸又赴冬晴築一草塘只可挾册其中手畦蔬非以了此生耳野處集甚愜所欲見獨編抄工力百倍板行儻然取之得無太傷廉乎頗少留山房讀一過即奉趙璧歸矣龐老何日入城府傾倒欲言

荅費司法

某維摹之春綠陰清晝共惟懷章容與逌上風霆亨衢方開某屬有天幸執事者駕飛雲而辱臨之楚山叢叢快此一識所恨者秋風斷鴻鴈之行明月還鶴鴇之影不得相與掬窪樽醉崖石以吐其胷中之耿耿者歲月逝如許乃猶擁書家林未肯爲幕府屈耶若某者叟宇不至中朝不知何爲忽有啓擬乃復爲結一重累又可笑也知縣公篆刻以嚴戒不得辭筆墨凡藻於謝奚有伏讀唯有感媿山林鍾鼎棲息不同瞻望無期第深注仰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二十七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二十八

方岳　巨山

簡

答汪兄

某歸老秋崖下所與遊者芸夫蕘子耳人間書疏要非所堪頗小楷而條件之此山林野人之所驚而避也謹以上之執訊者潘君詩跋亦何取於摧頹不武之人掛名其間使旁觀者爲之捧腹兄殆不無過試一取讀而還示教焉某至懇

答許知縣

某山林之習未除麏鹿之性故野一生落落與世無緣歸自金陵方住雲半間畦菜一席不自意別孩鶴矣趣行有言貿貿然來誰實知者函書盈几忽得何所獨無芳草之騷寫我心兮三讀太息有此令尹吾知免夫揚瀾左蠡朝夕之舂撞恐自有雲銷風止水鏡淨時也頗哀老子使篆其成某也抑何幸

答林倅

某荷鋤畦雨有軍將持斜封三印至者驚走草廬下不自意見大夫能拊存其一介㡿如此方縵屛過巖邑某實病不能興恖前驅之不予諒也輿曳上謁雖心知其落落如長松夭矯氷崖雪壑之上定自非世間凡草木而某也一語而三引其氣不能攀飛車接英論也共此明月有懷其人一書自東共承嘉惠不謂荒寒漁釣之處見此芾芳下拜珍感言不盡謝

懸

答楊元謹

某往誰金陵時行李卒卒亦嘗厓略數行字道所以負朋友之意讀今所惠翰似竟墮石頭驛水中矣吾儕用世必諫行言聽然後可以士薦言不重則併士輕不若拂袖而歸予輕者猶予重也寧使人失士不可使我失身否則山中白雲何面相見天下事大略如此請姑置之獨念老書生歸耕窮鬼亦可以見貸矣一旱酷甚望秋便餓餒不足之詩未知此後此腹如何而楊子雲終不解事乃記其初度歌白雪而壽之竹逕草亭孤此妙曲未知何日傾倒欲言

答汪知觀

某緬惟梅花欲雪鶴骨清寒碧玉森森高出塵外恨不得一詣其所相與道話寒草飛落增重琳房非師何以得此拜手瞻敬敢不爲山川賀賤生碌碌久已厭之正君家老師所謂吾有大患者也師何爲不守家法更祝長年感意則深未有以謝皇恐

答陳敎

某惟博士非它官比一語一嘿師嚴道尊其將取式焉顧猥猥屢屢解何記室之後故筆精墨妙一紙書晷已窺斑使喜輩伏矣抑所望於執事先生者不在玆也知爲所務昆玉喜甚合并何以教之敢不三拱

答高守

某惟鶴山負一世之望慶源演迤實自諸高詩書之傳未艾也執事者出其家學絃歌斯民夫奚有於邑

之難錯節盤根方見利器某何幸蒙成爲縮手袖間使汗顏於血指大匠必不肯坐而旁觀也明以告我聞斯行之

答曹工部

某自兒時聞昌谷先生以斯道之傳慨然爲己任後生晚進猶得聞乾淳以來諸老之緒餘甚願執鞭焉而未能也非才假守適在鄭公之鄉不見其人得見其子孫斯可矣青冥之靶弭節里門非天之以工部惠教其總守乎遄矣式千木之閭拜手以請

答劉知府

惟某乞祠不獲賀然來思如聞千木之閭去城纔咫此天之以賢寓公惠幸某也康廬天下勝處一童一鶴往來乎南山之北北山之南其與洪恐吏塵者相去豈但弱水隔也須我暇矣式從公遊

答鄭運幹

某山林深客與世殆不相聞屋後一塢荒閑眞漫郎所謂不隔人家便是山也近開竹徑種梅將百本作草亭其間亦足供老子技癢矣此外不復計也安得奉琴尊相與一笑又念執事者方鞚青冥之靶意欲鞭鸞鳳而上之未有此暇耳歸耕厓下旱不逢年生日酒盞甚負左右手不圖記憶于千數百里之外遄遄送將發函讀之皆非窮人家所有方欲捲錦鯨還客而子用大聞弟持不可則既下拜矣珍感珍感生日諸弟作酒方一再行徑醉去狂歌賀新郎曲今往一咲或出或處棲宿不同山中白雲難以持贈惟有雋向

答程教

某惟嘉平之月天地將春恭惟獨抱遺經行矣重席有榮有翼某究其老矣意與年凋負暄草亭戀戀黃綿襖子不能起又豈辦事治筆墨與世俗相酬酢禮文間著批露峯倚天惟有詹歧妙語飛下方知歲行且周有事西疇又添老大但拭目吾道之泰如廣文諸公衮衮發白虎之尊以強人意耳遠與歲別惟厚自金玉式遄召綸

答趙提刑送春衣冬絹

某技閑林壑得耕佚土已幸矣敢復他望有司繼縻忽爲得二十練歲暮天寒不復使紫鳳天吳曲折短褐今工部定勝舊工部矣一笑一笑

答朱尉

某伏以作噩之春乾元用九恭惟僊曹清峻畫諾賓僚有翼有嚴某草廬雲卧不知歲月之老氷題到手驛亭柳又依約矣執事駕驊騄之御出門門塗振鬣長鳴便有一訊千里之興朝崑崙而夕元圃殆未可量也某老矣藝菘兩席滋蘭一畦正亦足了此生無復他望故人不遺棄寄蘀山民照之以銀燭之光勵之以石焠之辣而未知今我之閣時情而蟄世味也迴風孤鸞敢拜執事者之重勸

答胡簿

某伏以天地既春草木欣豫共惟㙜㢊休洽公車交書有嚴有翼某自上東門一别驛亭柳幾青青矣田家作苦時或嘿數平生故人意執事者久已給札玉堂使條天下事馬周筆不足進也兩使者一世之望出半言從臾之便當背負青天而上一疏累數百言豈特四輩召而已某自屏迹田里一字不入帝城常所欲游又皆耘夫蕘子無能道古今而譽盛娰者孤負柰何華炬見分厚意無以報未知何日傾倒所懷

答謝司户

某竊伏草萊野哉其麋鹿耳平生聞三峽之雪五老之雲為天下最佳處奇人勝士往往家焉篤黄犢于喬松飛瀑之間久有此興乞祠得𡌮其貿貿然來者山故之以也至則錢穀之問犯其廬簿書之塵裝其懷山吾面為而不吾即也柰何一書自西孤響逸發顧所謂浩然之氣匪某其人山近而遠為浩然者不稱其橛株拘也曷日反魯傾倒欲懷

答陳常博

某去遠門墻俯仰年歲雖煢然在疚生意不聊而省發覺悟之機洗濯磨淬之功未嘗一日置也方麗澤之聚蒙潤不知至離群索居乃復動念耳待盡堊室姓名不齒于諸公間郵傳及門恍然莫知所以伏拜書教讀未既而泣下所謂攀號摧剥處正是古人發深省處某敢不夙夜以無忘論言創鉅痏仍何有於學然少時蕩摇于意念之萌驅馳于血氣之使在今皆以荒迷忘之矣獨念先母一生貧苦不及禄釜之養此不肖子不孝之罪何知其他刋委云云已具燮仲書中惟𦙶庵坐進此道惠彝後學謹上狀不宣

答吴殿撰

某從元戎于高沙凡七日而歸驅馳鞍馬間曾幾何而已有疲曳之態腐儒真無用也正此盤礴雲灑飛來為之矍然起拜南徐冠襪甫定氣象蕭然若非兼領總司自是掣肘伏惟百廢經始不無勞賁乃能從容整暇于翰墨間甚盛甚休某始為此來意謂十日别耳忽忽踰月浩然思尊三五日間恐得一至麾下矣

答李實夫

某至自高沙得𩅰稚于凡間梧桐月多秋思策策于其下作商聲歌之宋玉之悲故在不一再讀喚起江南鱸蓴之夢時事如此既不能得尺寸以靜鯨鯢之濤瀾又不能退林麓以娱猿鶴之煙霏不知竟何為也負負何言

答史湘潭

某一别幾何年恍然不記鵾鵬之徙天池也鄭秋此來有書衔袖出示之則琅畫爛然始知春洽于湖湘之間雲飛于嶽麓之表碧蘅紅杜溆子芳洲蓋屈大夫之離騷故無恙而九歌之遺響猶在也暇日亦嘗壺觴以吊靈均之古愁而發吾胸中之浩浩者乎如此佳處執事乃勇於去之何惟楊雖古都會然所謂

祈雖在萬山間不過數十家聚耳邑屋庳矣然能礙山市聲少矣然能聒書則亦且將柰何哉予友余義夫知予食貧寄錢萬予婦諸婦曰謹司之是可買秫田釀矣無何而鄰有售其居而遷焉者則又謀諸婦曰酒亦可無而彼三者真不可無也盍以秫貨易之吾將撤老屋以放山井方池以舍水而剃汙萊以行竹吾貧無聚書能讀見書其中亦堪老矣彼㚄生來不來無足計也婦始猶靳之曰某氏屋以居貨某氏屋以居孥子何爲者汲汲然落窘貧事問屋得無左乎予曰恬者所娛夸者所迂褰者謂得貪者謂失天下事皆然不獨此也予不能盡計然半策以糊予口向營十一必喪十九又不能賦仕塗捷徑邪出旁行三入承明四至九鄉吾其委耶順耶自浮自沉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心婦既無柰予何則取而貿之因其舊而葺以宇者堂左方而度堂之上者閣蓬以扁步乎堂者航而皆識之曰野蓋予野人也於野宜既成山吾門爲何其比鄰也竹吾閒兮何其友朋也堵環不能副而野意略具則指謂婦曰斗酒安在今欲令封德彝見之何如乃相與笑而書之壁

徽州平糴倉記

淳祐二年春太守鄭侯勸農于郊有荷篠而歌者曰田彼南山維石磻磻言刈我黍不盈其筥既又歌曰糴而珠乎其昂春吾糯乎炊而玉乎其昂果吾腹乎侯式車而聽之喟然嘆曰噫是力穡而啬収有年而

不可以莫之荅也其徯之忽閱邸狀常簿裁冢入臺矣官盛近詘容可以莫之荅也其止之是以若此其舉也幸爲我寄聲烏府先生而後書愈不敢入帝城矣未見厚自愛重

荅葉華父

某伏以寒氣曉集南枝生春共惟某官翱翔諸公之間鋪繹六藝之粹凡爾次舍求福不回某旦旦望九華山渺立塵外以爲何當挾太乙青藜杖携李長吉古錦囊以從兄於泉石佳處而不知乃在京華軟紅中也某從田間起爲吏事事生疏每思羲時雲澗雪崖與山僧野老幾醉幾醒今不可復得老人以吾落邊上舍之而歸視其家則廢門無稚子掃地無老婢凡以吾爲樂於此乎官屋荒落門前之雀可羅而人亦知其愚癖無敢以貨來者月俸不滿十萬錢計口而食日所受用則老禿中書君而兄來索上色賤兄以吾貧爲有異於疇昔乎何其不相知也使人索書甚古有褒欲言不能既

荅吳運幹

某鄉枌後一輩知有達尊者三十年相望家山百里而近乃不得從小奚奴晉拜領曷亦枉爲嚴助邑子矣效官邊鄙竊聞薦紳大夫稱道盛嬾爲之瞿然汗下以慙則自訟曰抑吾互鄉獨未賤名氏於筦記者敢圖謙下溷翰先之老成人之典刑固自超出流俗萬萬也執事以二十年前取科第乃今猶着集英殿

下舊青衫畫諾臺幙得無有欝欝於此者乎何時弭
節行臺快此先覩

答宋尉

某誤辱制垣刻之帥幕此固采封無門下體之意而
又分炙於不自言之人豈不紳佩惟退揆其私有不
自安者堂帖至已多日始猶秘之會邸吏報行遂不
可掩至今踧踖辭受兩難鄉曲老成人當有苦語以
相鍼砭而奚以賀爲某謹再拜謝不敢當

答楊宰

某以文學掾留莫府幸甚一再聲玉之光正欲從
容燕琴頗聞先生勲烈將操觚染翰以庶幾柳河東
紀段太尉遺事而馬首東矣正此翹企有來壞畫乃
以某辱在帥幕勤渠而賜處問焉某前月初始聞之
懇辭不獲朝命既下進退兩難至今未之敢承亦惟
執事者所以教何時飛舄洗此傾聸

答陳守

某二十年前舊民苒苒老矣脫夫須起民伍辛接莭
憑方將從容話疇昔而執事者丐麾去惘惘不自已
呼車造門乃聞蘋洲歸棹西矣重悵然也日夜翹注
有來音書其繾綣一介珉顔如此感不勝情某濫此
庠遷正自愧見二三子耳棠舊地意必有苦語相砭
鍼頌而不規則又大失望長才孫孫處繁劇如破竹
此豈晴簷傍日婆娑負暄者耶彧道召綸迎拜鵲首

答趙運屬

某與明執事爲同年生于今垂二十年意者青冥之
靶凌厲鸞凰固已舉手而謝盧敖久矣得所惠翰無
以大異於嚴寺避逅時爲之太息士固有不遭如此
蒼顔白髮非復曩所見一生骯髒與世少諧始以議
不合丐祠猥亦予壘蓬蓽深容若將終焉忽聞緒成
之期亟上前請趣行有旨顧瞻茫然翩其既書所以
告語者甚備非篤敘年盟不及是何感之如抑聞盡
亢疝根殊費蹤剔尚賴一二教之此非面不能盡也
草草占復別容式千木之閭以請

答程兄

某與世應酬不過兔園冊中語耳諸公愛而不知其
懇至欲刻畫無鹽蓋亦數數謝不敢今已久爲攬率
寺家矣君其問諸劉復愚

答趙尉

某辱分碑刻所以愛我者至矣抑人有言已知富不
如貧貴不如賤特未知生之與死何如耳以某之鄙
等作如是觀辱廢田廬崖塓樓壁獨隸古可愛當時
出舒卷勞騎其似近也千感百謝

答謝太監

某閉門黄葉之村久已無意人間世矣獨慊不得進
瞻犀玉之表剩聞笙鶴之音按老空山求絕此望不
圖星宿明潤時爲流光有如不振之跡忽有啓擬乎
生方拙莫知所從意其爲鄉參汲引之盛心恐非丞
相意不得不固以辭也方塑于朝未敢稱謝而屈鐵

盤銀之字裁雲組霧之辭巳自飛到山人家矣拜手稽首感塞彌襟竣得肯揮別容顙布

又

某茲諗大府賓賢羣賢咸集備禮盛樂歌鹿鳴之三而送之甚盛舉也某以山林辭左莫與榮觀何䁹如之更勤祈俎某謹再拜受賜而賡勸駕之章瓦缶烏烏殽亂鍾呂惟以流嚴電而擲之

荅謝守

某伏蒙台慈念其老朽也而扶之以上藥知其寒苦也而被之以純綿思其貧薄也而飫之以芋芬皆非田舍家所嘗見也尊上之賜懷鶴爲驚再拜以還不盡珍感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二十八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二十九

方　岳　巨山

簡劄

代與高紫微

某望西掖在紫微碧落之間夐絕人世不敢瀆以塵埃之名氏雖以荒蕪之書問者于今又幾何時矣來惟鶴山不可作臨風淒其中書乃以一日之知過相引重齒牙餘論芬澤溢流每觀揮翰紫宸雅象題品筆端春意芽甲光輝雖某非其人而所以德獎借者何有窮巳鶴山僊去西土騷然今不知果安歸乎東閣郎君近況奚似回來列示式慰懷思

代與許侍郎

某邊吏也驅馳戎馬之間駭脣干戈之際蓋噲等之與伍耳望天上群公玉佩瓊琚翱翔帝所何啻隔弱水三萬里也敢謂一念下土施及陳人照之以三辰之光鎮之以五嶽之重某所恃以無恐者惟侍郎許公論之會盟耳聞之道路侍郎不愛齒牙之論獎借過情碌碌如某奚自而得此於左右稱於人曰知巳誰不謂然淮山叢叢亦有德色某敢不再拜謝

代與陳尚書

某自韃虜東侵憂心如擣度尊兄內爲朝廷憂外爲鄰捆憂尤無以爲懷也而又忽聞令弟某官之訃以某之驚呼失聲則又度尊兄上爲時事慟下爲手足慟必若無所容身于天地間者嗚呼天果不使有志

之士有爲於當世乎艱難之時使之一心於憂國猶
且不逮而家禍又如此其將柰之何哉某感時之淚
正不自禁而適聞此豈但泣數行下而已謹專書以
唁尊兄而告之曰匈奴不滅何以家爲誠不勝大願
尊兄國爾忘家毋過戚戚以傷冲和以分忠嘉之謨
也某無任至扣

代與史曾相

某伏以韶光之半春老丹萸共惟某官入覲于王都
俞清蹕聿參政秉盡護師于鈞候動止萬福某遡江
而東敢以顯冊揚庭爲天下賀
某嘗讀唐宰相世系其間銘彝鏤鼎蓋有不再傳者
惟元勲巨德有大勲勞於天下則名鄉材大夫往往
萃於其門殆天意也天固生之必固相之此某所以
不敢請御宣于茵憑之有司者
某惟聖天子厲精圖治蓋將六五帝而四三王臨御
於今其朝于伊訓夕于皋謨者郁如也乃睠西顧則
有柚周公太平之書而越在外服者邊鄙于何而寧
謐廟社于何而尊安必如龜卜燭照而一二數矣馳
四輩而驛召之至則對中秘之庭漏下十數刻君臣
之遇於斯爲盛蜀先主之與諸葛武侯其劣諸
某聞古者文武與二事孔子也而有夾谷之會周公
也而有東山之詩其巍巍煌煌至今光于簡冊者眞
儒之效如此皇上作文侯之命付相公以天下大政
而使之盡護諸將意固有在也蓋唐之討淮西四年

矣帝有息言相度來宣則開明堂以坐治之耳蜂蠆
斧螳實非盛德事伏惟詩書之所滲漉仁義之所漸
磨要皆吾聖人六經之訓也甚盛甚休
某五年于淮飽鼠之技窮矣時當多事使吾君北顧
而隱憂則繄誰之罪也雖不以賊遺君父凛凛此心
而折箠以笞羌夷挽河以洗兵甲其將且柰何哉日
夜箕投之丘樊以毋敗乃公事
某自制下之日嘗東望拜手而言曰維天維祖宗克
相有宋世祚名輔愚不肖似如某者何幸親見盛舉
謹件副墨如左蓋上以爲宗社之幸而下以幸吾私
也
某於德門尊大之娌抑子姓耳敢不敬問起居狀而
請其所以絛約者

代與史參政

某伏以春之暮矣而迺花寒恭惟某官從容基有之
庭參決鈞衡之務神天闓懌華夏底寧鈞候動止萬
福某謹遡泰階六符端笏以謝與史氏
某惟天以宋克肖其德誕開熙明篤生英儒與世立
極將使以太平六典禮樂皇家覃及龍荒沐浴帝澤
是爲有宋迓續億萬年無疆之休命咨爾司鼎爲國
柴共
某恭以皇上英武睿明慨然南面而歎志未嘗不在
中原也旄頭塵彗羽檄駸駸夜拔輿地圖問天下何
時定久矣乃睠西顧驛召一賢發冊臨軒晉參國秉

士大夫動色相賀以爲越衞兩王前日未旣之功名端待今日舉明主于三代開壽域于八荒在此舉矣某蓋嘗操觚爲國家賀

某愚且不學所不敢忘者先公敎忠之訓耳遭時艱棘䶄鼠之技易窮顚桐者誰乃使君大夫其旰食也受詔西援卒解重圍然退省其私且不足以謝過而奚功之云忽奉綸函領以大司冦印綬褒借而寵光之共惟皇上風厲之恩相公薦進之造際天蟠地不可殫紀抑某非其人也惟有惴恐

某昨陳免樍具述君臣大誼猶子事父孰有以幹蠱爲勞績能家邀功賞者乎天必從之期得請而後已夫是以不敢摅其感刻之萬分一從門下吏以謝不圖五雲之朶春詔與俱雖淮山介在邊寒頗有生意某也則惟顙之泚

某惟二三執政大臣也典章文物𤀹絶百僚騈儷四六之文慇懃五七之體不宜謙損于遼外之一邊吏謂當重緘十襲恭上送於中涓而某思其瀆也永寶之以爲子孫藏

某仰止鈞閎何啻隔弱水三萬里九霞飛佩同燕春祺若曰啓居何如某奚僭之敢

親書

某區區戴德之悰具在顚樍者不能萬分一也心之精微言則粗淺然懷不自已敢盡布之某惟靺鞨之腥熏閩蟠際窮髮之北所至無噍類爲爽德無厭犯

我王略長驅南牧淮左右幾無立草矣主上當宁太息驛召明公入對延英漏下數十刻某雖不能測識然卜所以爲上言者必周公太平之書賈生治安之策也甚盛甚休某僥倖解安豐之圍郤新疆之冦一皆廟謨指授而將士三軍之勞也書何力之有此於某不足以贖過而又何足以言功然時適隆冬風雪寒苦士卒皸裂墮指者百數十人今出萬死戰大雪中四五十日者朝廷未有以存䘏之而安坐維揚之帥臣獨受上賞投醪之誼恐不如是此某之所以決不敢承也相公謙損威重飛賜賀言感德則有之矣抑非不肖似者所宜蒙耳第當重緘十襲藏之子孫某已控巽章祈非尋常禮數之謂薦進之謝何敢以云惟鈞慈垂亮

又

某伏以惟莫之春霽景韶秀共惟某官妙參基宥道叶乾心讃明弼諧與宋立極鈞候動止萬福某謹件畫以謝翹材之掌書記惟六符委光焉

某恭以表采陰陽佐天子以洪範九疇者二三大臣道化之運也若曰列鼎自重云者滋贅然越王衞王之所授受荊人楚人之所戴慕要皆以無前之偉績卯成眞儒相公宜愛不貲之軀以畢能事

某遡者聞皇上夜坐宣室慨然有久不見賈生之思驛飛庚牌外數千里召公於黃鶴入對中秘相得甚驩一都一俞而天下事定矣其將作皐陶說命爲萬

世開太平覃及窮荒同我文軌蓋伊尹自任之重如
此地天之泰在茲一舉甚盛甚休
某惟姬公作周六典實晃黼既醉極盛之時也文中
子窺見其精微以爲治家治國治天下具是書矣如
有用我者朞月而可今幾百年纔遇公相坐于廟廊
出冢宰之緒餘以與吾君上下其議論一轉移間而
乾清坤夷已見治象夜半下尺一詔趣百寮班文德
殿聽宣麻案則周家禮樂粲然復興惜不令王仲淹
見之有慨其嘆
某邊吏耳無故而進班承明綸綍之頒大驚群聽此
雖聖主激昂之微意明公篤進之盛心顧惟書殿隆
名所以極儒生稽古之榮酬大臣久次之勞而某也
何人乃在茲選一命而傴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墻
而走其奚冒昧之敢
某退自揆度既無以仰當恩除對揚天子之休命則
不得輒狃其名氏以聲區區感謝之萬分一禮也敢
圖相公略位貌于不有灑翰以相先榮光燁然[illegible]如
自天落某謹重綈十襲而識之曰世世子孫其永藏
之
某遡詹中台惟有屏息敬願老先生眉壽無有害與
國匹休燕及翠蓬同一褆福
親書
某惟相公位貌穹崇禮絕百辟駢四儷六豈宜謙損
於邊吏之賤微曉讀再三毛髮爲立謹件斐壘如左

殆不足盡此心之精微敢重陳之惟我先忠肅公辱
老先生之知最深則其不肖孤之于公相雖勢分遼
邈而以契家則兄弟也聖上簡記之誤進班承明公
相以兄弟之私情則當教之以控辭以君相之大誼
則當啓之以俞允牋函璀璨光動草木感恩則有之
矣如非所望何謹九頓首以謝不敢當某昨上巽章
期必得請而後已惟公相彌綸之暇論奏及之使幽
則無愧于先公明則無愧于當世之士是公相有大
造於某也篆之肺腑永矢弗諼
代與何總卿
某伏以南風之薰水花婧碧共惟某官妙幹吾國如
漢蕭何有斐巽宣台候遄止萬福某謹三肅復命于
典史氏
某惟王人握數路財賦盈虛之柄蓋國之命脉繫焉
山君海王時節啓廞調胹鼎鼐作宋寶臣則區區善
頌云者庸何贅
某嚮昔之日有薦紳大夫峩然纓其冠而前賀者曰
朝廷驛召何少卿爲西總矣少卿負一世之望蚤游
邊城知軍戎萬里情而才又非劉晏輩所敢望當今
貔貅野宿日增竈未已也士飽而歌馬騰于槽以栢
我皇上麾剸柄之幡而疵此鞬者其不在少卿乎某
得之師言敢不以告
某東梱也公西總也壤地之相去固有間矣脉絡所
在則痒痾疾痛舉切吾身遭時多艱事會無極所謂

同舟風波胡越相救猶左右手之日也敬頌節下毋
彼毋我以克成共濟之勲俾某得自附於常竹帛之
間抑何幸甚
某所自慶幸者然耳獨聞之道路則謂一代偉人當
從容萬玉之班吾君上下其議論四輩其在行矣盖
期其入者曰式遄其歸而覬其留者曰毋以我公歸
兮此二說也而一說也由後之說則某之私
某四年于淮憂時之髮幾雪矣鞍負戎馬足猶然有
飲江之心此何如時而使不武如某者以身當之賴
天之靈宗社之福往往不得志于我靡夙靡夜磨礪
以須亦惟忠于國家者之所教誨
某緝輿人之誦如左而告于門下舍人曰蓬壺其惟
襲慶乎蕪城其無委役乎謹拜手以請

代與曾參政

某伏以天地允說稻雨欲涼恭惟某官訏謨帝庭妙
參元化巋然舊德格于皇天海宇阜康六氣以序鈞
候動止萬福
某竊惟一德元老端委巖廊恢張時邕天同神比風
雲之會與國匹休陰凝陽和要不出燮理之間惟聖
天子儀圖黄髮方以二典三謨之盛仰之宗工敢頌
公相愛不貲之身如金如錫如圭如璧以畢能事云
某仰惟皇上奮發英武旋乾轉坤陰霾劃開洗光日
月爰立舊弼盡出獨斷于時公相優游綠野復出而
與二三大臣緝熙元功八荒一雲物物蘇醒聲氣之
感天地開除內前宣麻縉紳舉笏相慶
某身在遠外踴躍衷以自快盖上以爲朝廷之賀而
下以爲吾父母國之賀
某輩凡墨陋安能藻繪文字贊頌對天之休竊謂公
相自常布時抱吾夫子仁義之澤禮樂之具對延英
鋪繹之臚句初傳太史奏日中五色盖已極天下選
矣黑頭秉政霖雨滲漉而乃卷然宗之澤御風騎氣
與造物者游聖化一新中外日夜徯大老來歸爲國
蓍蔡中台焜燿太平之期可跂矣某庶幾見之
某猷訟愛君以謂皇上養聰晦明于不作不知蘊積
渾融更十寒暑一旦動盪振拂駕風鞭霆有不及掩
耳者皇乎休哉非漢宣帝唐太宗所能跂也方今收
召衆雋拔茅彙征太陽朝升羣慝自伏然小人爲國
病猶癰疽之爲身患羸豕蹢躅金柅係之小人之勢
孤矣而童牛之牿欲翦于始萌否則安知其不狃何
於吾旁乎狐既獲矣隼既射矣若遽然不虞則伏戎
於莽升其高陵彼將伺間而乘也伏惟公相堅持之
以致天下之泰
某嘗謂國家講恢復之說餘百年於此蠢茲譬虜天
怒神怒亦既臘余吾髓沙幕矣廼何爲者抓鼠晝嗥
意者不能不少勤丙夜憂顧某嘗攷紀戎自唐僖宗
時隨朱耶赤心討叛勳蓋感通之九年十年也厥後
李鴉兒又以韃兵復京師則其驕悍殘忍見于中國
亦且三百四五十年事會之來無有終極百餘載間

滅遼滅金而今玆又將滅韃某雖不敏尚能磨浯溪之石作大唐中興頌以歌聖君賢相事業

某至不肖方公相以天地爲爐人人物物盡歸橐籥往者望赤爲于麴材之館六符燁然不圖分絕百僚而所以尉藉之者甚寵九鼎一言自雲霄飛下某庸有以藉手于經略監丞調護此來丕戴陶鎔之賜有懷感激浩蕩如江

某分邑萬山間井落數家聚耳氣象蕭然無以大異於嶺雲闢雪之外初見父老未知何以拊摩凋瘵上恃鎔冶端有化工大鈞無垠萬象春氣某區區歸倚之心雲天在上

某仰止鈞庭逈在峻極豈敢冒昧自干不韙之誅惟當恪共官箴以無負驅筴

代與浦城塵宰

某伏以秋雲返雨桂馥香寒恭惟某官仁洽雉郊琴意閒暇元穹錫羨台候動止萬福某敢不爲里父老賀

某觀頤之象曰山下有雷以山之生物而雷蟄之則根荄芽甲怒長而挺起君子蓋不獨以自養爲養其身以養人某猶頤少加之意

某比讀除目竊承遄飛舄爲臨吾父母之邦和氣先驅山亦翱翔漢制郎官上應星宿出宰百里其委寄至不輕也聞之東西行者密賤之堂晝簾閒靜而耕雨之簑荷月之鋤皆自得於歌謳之外某既𢠸政聲矣

某自兒時聞寄令爲三公故事北固近世無有然延英曉殿鵷鷺雝雝琅珮瓊裾在帝左右如公輩蓋已簡注疑旒矣孰謂玉瓚黃流之釀郁冰壺朱絃之勁清廼猶未在鍾呂間耶式遄其歸儀我班著

某往年宦越幸甚尋在寅恭代庖秋曹又忝交承之契一間何闊蓋自前之歲贄訊以來今玆幾缺然雪溪之舟蘭亭之禊未嘗不墮清夢也倚筆飛越

某謬庸無似試邑窮山之間民貧歲饑百短呈露亦惟畸昔教訓無斁無忘今幸已書滿代者來暮去心已馳然猶未知下里門之日也田彼南山吾實受廛爲豈無他人不如我契家某竊以爲請

某寅想翠蓬之聚蘭玉因依𤍠此佳凉多棋蓁或未行有骫頤覬刋垂

代與江西陳漕

某伏以春野雨深俶載東作恭惟某官肆殫忠藎王節於皇元穹翼宣台候動止萬福某謹遡江而西輿敬於侍御者

某寅想西山南浦之春雲暖而乍寒雨新而驟霽所以調腑饔膳者眡時益加謹伏惟將明隆指之暇少垂意焉以華僉矚

某竊惟聖天子奮發英武獨運叡謨乾端坤倪軒豁呈露其敷玉鞬于冊扆鏘瑆佩于文墀皆端士也薦紳相目以爲搴華崑圃氷碧藻耀如先生者不二三

數飛馹自東奉尺一詔而歸有日矣故不敢道蕭何
關中故事以請于節下
某睇瞻璇極仰斗宿之光寒拜手稽首而起敬者變
蹐如也蓋自昨歲贊詞于兗記者今復見春風矣眡
吾隧術有琅畫在時一熏爐而讀之如侍函丈
某不武書滿者餘半年至今迓代者三蓋其初爲墊
戥再爲棄帷而今所與交承者又在嶺之南曰曲江
三千里而遥雖其疾驅而至恐入夏秋之交耒路煎
熬廑老歲月惟先生幸教
某敢問師門蓬仙之輯恭惟燕喜洪都蘭玉趨秀某
門弟子也非偕
某伏恐巖邑有可備驅策者某犇走先後

代與姚漕

某伏以麥之秋矣風日清穆恭惟某官輿衛在行啓
處嘉靖台候遶止萬福某敢不爲前驅賀
某竊惟吾身在造化之圃不息則悠久自強則精明
此君子素學也惟跋履勞貫某循覩於鼎餁留情
某聞之孫于嚴其言曰高士不爲主簿而大夫君以
寶爲可士安得獨自高某意此公棲身枳棘間而胷
次之蕭蕭者超然塵埃之外矣伏惟執事以劬律之
光寒乃惠然辱臨之繼自今英材館增九鼎重矣某
謹拜手延佇
某嘗與有識共談天下士歎科目之陋以爲重厚典
刑如執事者其落筆爲文章猶能挾國之華延獨匹
之南廊試耶或者天將大其聲名如董體仁故事則
黃閣紫樞無不可者某蓋已誦言于甲擯矣
某思昔夜窗之誨如信宿耳栩栩清夢笑談琅琳曾
不自知其幾何年矣試邑青山之縣瓜熟而不得去
意者天之所以惠佳晤也前輩老成人必有苦語以
相鍼砭某肅襟俟之
某爲邑長于斯今殆五日京兆耳不圖謙下龎翰相
先謹條其所以感且媿如書然不能訓執訊者萬分
一某其知罪
某寅想九霞玉輤郁穆惟嘉百爾委隊式顒祭繞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二十九

方岳 巨山

簡

代與袁太監

某伏以天地旣春草木欣豫恭惟某官使華焜燿對敭帝休臺制靖深台候運止萬福某敢不端笏爲吾道賀

某觀頤之象切謂起居以養形消息以養氣操存以養德贊育以養人則所謂金玉體府爲國保綏此吾黨至願惟少加之意

某望紫垣奎壁之間榮光燁然占者曰是謂魁躔將有以鴻筆麗藻陶鎔帝皇舒翹揚英玉我王度者出未幾而 皇帝御集英殿親擢公爲第一在廷薦紳舉笏相賀曰今之董仲舒也蓋幾何年于此矣某惟有慶敬

某恭審茂服帝命緝熙匠事併載董狐之筆入刋司馬之書伏惟雕抃某切觀祖宗盛時凡上所親擢者時謂儲相不十數年間告庭大拜不自意公今日而以繡監召也然則所喜者端人登朝衆正其彙征乎某豈勝延跂

某以世祿得官一俗吏耳然逮事先尚書見其訓誨諸父得聞慈湖絜齋兩先生之學即其書而讀之者有年矣某官以慈湖之的傳嗣絜齋之遺響其以斯道自任當世不一二數某安得執御以驗吾心之本靈本明者

某犇走御下于今兩考而餘幸而大父于先正有同朝之喜季父于執事有同年之盟抑人有言長于伯樂之廐生于匠石之囿而不見取則信爲不材下乘矣惟先生拊之使薦紳大夫目之曰是嘗登絜齋之門某倚以爲重

某屬吏也不敢上僭輯之問條教所及某願趍承

代與趙大使

某伏以天地旣春草木欣豫共惟某官緝熙閫制玉帳靖嚴有偉麟符兵民夷懌鈞候動止萬福

某惟天惟祖宗克相有宋篤生元勲咨爾嶽靈夙夜受職其將翼宣帝澤與國同休某敢問所以調鼎護茵者

某恭審顯膺明制誕告多方峻躋秘殿之班增重留都之勢若稽彝典式對宗儒實維富文忠之綏北庭范文正之拊西徼有此異數加以大稱自非勲德與年不在茲選制除之日乾清坤夷某敬願公相肅禀廟謨益殫忠藎

某仰惟國家以深仁厚澤滲漉函夏如天覆燾以養以容而狼子野心負恃搖毒參旗井鉞肆戮鯨鯢江淮不波安樂含哺者伊誰之功深惟郭護之所以來歸鑾荆之所以自服蓋用儒之效如此所謂德在生民功在宗社勒之彝鼎書之旂常者不勝載也某思與天下頌之

某毎讀漢史見所謂山河帶礪之盟未甞不喟然嘆曰嗟乎已薄矣絳灌武夫噲劎其胷氣耳使帷中有古今何至是張留侯人傑也退然一山澤癯意者圯上老人之書未可遽謂黄石兵法子房之與韓彭英盧異者如此伏惟公相沉潛乎義理奮發乎功名詩書所傳了然在目某備誦漢事以布其愛助之區區

某一賤有司在映圠中不啻肖翹之細退自惟念公相雖禮均宰揆夐絶百寮然大無不包惟所翕受者大臣之能事也某用是以染墨贖鈞造

某仰止九霞飛珮屛息以之其若犇走趨承之心有如皦日

代與丁察院

某伏以天地之肅殺司聲共惟某官鶚立朝端霜凝臺簡讜言鯁論炳炳如丹台候動止萬福某邇風爲府敢條其所以爲朝廷賀者

某聞國有蓍蔡山川寶藏陰凝陽和上下蟠際將使蹇蹇諤諤爲紀爲綱以壽我宋億萬年無疆之休脈鼎茸發頌少加之意天下幸甚

某竊惟皇上養聰騁明一瞬十載淵嘿高拱無聲無臭殆如春霆久蟄發則轟厲震迅不及掩耳陰雲解駮大明劃開乾清坤夷纖埃不騎于是爨時城狐社鼠仗馬犢駒一洗而空之蓋歐陽余蔡之在言路也宗社靈長繫此盛舉

某伏惟剛大之氣充塞天地不吐不茹雷厲風飛汲直在庭兢膽驚落皂囊數十疏劃切上當帝心意者曰有李勉而朝廷尊是知天下不可一日無儒者之論正色山立内陽外陰此吾宋之一泰也顧惟經濟底蘊堯薰舜釀謨明弼諧有政路在

某退自惟念上厲精如漢宣帝欲宇内無一愁歎之聲偃室安堂維卓維魯祈雖斗碎縣意必在海涵春育中某何如人敢辱銅墨若曰安問狐狸庶其免夫柏臺在望毛立骨寒

某往年望瑶王之光如五雲絢爛非煙非霧流景浮空泥蟠天飛惟有屛息區區依憑一日之雅矜以爲榮染翰操觚晋于臺制

某賤有司耳其于九霞飛珮夐隔仙凡惟當祗畏簡書犇走先後

代與高漕

某伏以霽雨霑如稻哇蘇醒共惟某官使華焜燿風聳江壖臺綱靖深天所開右台候遠止萬福某謹端笏爲朝廷賀

某聞之曰通天下一氣耳舒爲慶雲縶爲景星流爲醴泉凝爲甘露而其在人者則爲盛德君子蓋天地之至和也某顓御下僚比至和以幸一道

某竊惟國家如天覆燾丕臣萬方彼蠢者胡敢自肆于範圍之外賴天悔禍亦既犂其庭掃其穴而窺廑其皮矣然鞮戎挾鉋豕之毒與我爲鄰中原憂未歇也貔貅野宿萬竈雲屯使吾儒胷次有甲兵則鞭笞

之易耳夫是以屆六轡而東之某用不敢薦聞鄭侯
關中故事
某思蜀士惟無出出則器能政理卓然如諸葛武侯躬耕南陽而天下事固已龜卜燭照于草廬中矣方節下以西州第一人入對延英漏下十刻蓋上見謂晚也頃及大有爲之時建立磊磊掀天地事業磨浯溪之石椽筆大書以傳無窮某與拭目焉
某嘗攷韃戎自唐僖宗時從朱耶赤心討叛勛蓋咸通之九年十年也朱耶赤心即五代唐莊宗之祖曰李國昌其後李鵶兒又以韃兵復京師則其驁悍殘忍于今三百四五十年矣事會之來無有終極百餘載間威遠滅金而今茲又將滅韃伏惟飛輓之暇所以討論其故者詳某輒贅言之以裨幕府末議
某不肖似蓋自去年之八月已及戍瓜代者每參差一至于心今所與代者又在嶺以南迓人之往幾何時計當歷境矣某雖旦夕去客其詎容簡於禮
某載以崇臺芨業其視九霞飛珮天人也惟有屏息教條所及某猶覬趍承

代與度侍郎

某伏以秋雲之濡桂壑香寒共惟某官禮樂熙朝黼藻王度忠嘉啓沃有相蓋臣台候運止萬福某遡風叅階之符飛越轇轕
某聞君子用易之泰消息一身陰疑陽和不出吾圜准繩金鑛玉方鳴國家無疆之丕休其鏘九龍箕以

聲之適當今日猶覬金玉體府冊青太平
某惟皇上張漢天聲復周土宇北窮碣石西盡流沙乾清坤夷一統無外方將挽天河以洗兵甲包虎皮而橐之誕開文明緝熙容典中禮和樂以節以序上下磻際春融雨濡喙息跂行沐浴膏澤猗歟休茲時則我扶宗制作之妙已其咨爾伯維帝之休
某嘗謂三蘇公不作西州英靈之氣扶輿磅礴鬱積餘百年蜿蜿蜒蜒萃爲瓌粹筆精墨妙掞國之華翳鳳騎麟儀我萬玉惟藻旒凝邃左皁右夔簪橐荷橐去兩地僅一武每大除拜之冊薦紳聳聞鴟閣嶲然夙暮延竚
某推頹甚矣亦惟依倚一日之知恃以自壯仙凡夢斷如誤入武陵源一望九霞飛珮終墮塵土回首閬風三萬里矣汗漫之游未知不舉手以謝盧敖否
某領邑叢山之底數家聚耳頗風作浪湧與海同波極目浩然孰我維楫敢寅緣先契緝其蕪陋之辭端笏以告下執事
某敢想蓬仙王輯怡燕佳凉琳琅瓊琚中表爽懌若有可備馬牛走者共恪以之

代與方憲

某伏以梧風既秋奇暑滋戢恭惟某官皇皇麾節民以靖嘉丹筆流春高座申錫台候運止萬福某敢齋宿奏記瞻遡使垣以冒聞于典史氏
某竊惟天地扶輿之氣鍾稟人英負陰抱陽和粹流

浹頒惟斯人受賜之意猶覩翼宣天縡金玉鼎裴一
道幸甚

某恭惟國史見寬大之書爲民而下者十八九未嘗
不歎曰我　朝以仁立國期于無刑將使海宇皆春
沐浴帝澤而際天所覆罔有一夫之向隅者吾君之
心其天之心乎夫是以揭節平反屈六轡而東之堯
有皋咎好生之德洽民熏爲太平布在謨典甚盛甚
休

某聞蓬萊隔弱水三萬里風引孤帆而去莫近翠雲
此某所以未能歎弄明月之珠頡頏飛霞之珮也然
嘗從薦紳大夫後知其琳琅翰墨搴秀瑤林使鞭鳳
笞鸞羽儀萬玉謂當朝元閬而夕崑崙矣緑綈夜下
尚竊遲之

某聞惟兵與刑自相表裏寇賊姦宄蓋作士者事也
斑孟堅志刑而不志兵亦竊取之矣玉山藩輔一率
器譁會猶而歎難之無難者皇帝若曰公有芾棠在
爲移鎮燕凝將紛然騎竹馬而迎于境何以弄潢池
之兵爲恭惟廟謨天運神化

某以世祿得官一俗吏耳然雪窻螢火之夢未寒也
身墮嶺雲之外衣褸膻腥朝家憐其艱辛賜以斑改
自謀不審分邑萬山間地瘠而民貧未易摩拊二天
丕覆敢不仵副墨以修告至之恭

某仰止翠瀛如在璇極屬邑令有屏息而已若以職
事犇走洗手敬承

器刻器中从口斗俗作斗

代與趙守

某伏以寒林新雪春注梅心恭惟某官丕對殊綸儼
臨民社皇明簡右台候動止萬福某謹滌沐精爽存
覿于執御者

某聞君子之所以與造化俱者其動靜爲天地其噓
吸爲陰陽其語嘿爲風霆其喜怒爲寒暑則某敢備
以請者不但曰兩廂[illegible]踰五鼎芍藥而已惟少留意

某比聞除目蓋嘗延父老而語之曰令不肖似得從
爾父兄游者三年矣催科撫字兩維其艱今幸新明
府之來爾民其有瘳乎令敬舉觴賀爾民之得此尹
也于是童牙華顛式歌且舞其騎竹于境上巳久某
私以告

某時既論祈民矣歸而滌塵研熏香匜端拜整襟而
修告之書雖筆硒墨凡不足以形容萬分一然竊意
珩璜玉珮爛其至珍於頌美乎何有廼若心之精微
溢于毫楮之表者則已先使人飛越矣

某不武廼八月既望實以滿考書今將軍尚不得夜
行何故也每誦此語歷日如年盥手奉承以需條約
之下蓋迄今猶未也某無任惓惓

某竊不自揆輒以名氏冒聞于參政知院黃閣之下

某非不知蟻蝨微賤僭則有誅然交代受迓于宥密
之庭而爲之代者廼不能翹瞻天樞以覿大鈞之播
舉當何如惟高嶷爲之容焉某端受其賜

某敢問冰珮霞裾之仙閬俶泰階式燕禔福邑有棨

委三肅惟恭

代與喬樞密

某伏以天地委和玉霙凝瑞共惟某官訏謨基宥開張時邕道叶乾心永綏宗社鈞候動止萬福

某切惟陰陽密移于八極之表其機緘斡旋實在工宰道化之妙一身自有天地方將釆明堂月令使天下不出爕理之圍于消息何有某竊見洪造如此

某嘗謂君臣會逢之際蓋有天人交感于其間精神一堂無疆惟休是爲天下之泰豈偶然哉相公一德元老格于皇天典冊揚庭正位樞極都俞吁咈與參天下大政伏想綸言誕告公門省户縉紳喁喁舉笏相賀吾道幸甚某嘗歎士局于用至不知兵必有文武之兼通能自任以重吾夫子粹然禮樂之宗主而夾谷之會聲光燁如此固儒者能事也然則疊兩命以踵拜中外知有爲之秋矣金鑾草麻亟正魁軸某尚竊遲之

某恭以文明之世禮樂之用粲然賁維一二眞儒緝熙大典猗歟休茲六氣以序三光以齊亦既絕金而鏤玉矣永惟經濟之畧具見于洋洋大對之初蓋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吾宋之陸宣公也某竊有比擬僭不容誅

某窮居讀書嘗竊有歎以爲胡虜無百年之運國家有十世之讐事會方來天怒神怨腥羶鮮介噍類靡遺則既報我　祖宗在天之靈綏我中原遺黎之望矣此皆公相密勿天造執神之機運動天樞洗此氣翳乃知真宰彌縫密妙决非蒼生所能測識甚盛甚休

某蒭蕘謏聞知誦相公之書餘三十年蓋大父尚書辱出相公榜下士方休憑慈恩之舊沐浴華暉獨某坱圠之中不嘗草芥執贄而望赤舄如隔雲霄六符之光照耀參井某惟有屏息

某仰惟大鈞之播無間洪纖一氣所春芽甲自遂某是以得不棄于化造之外然以蟣蝨微賤坐通名氏于光範門時謂之僭交代受还于紫垣而爲之代者不能修鵾閣之敬時謂之慢僭與慢皆罪也而與其慢也寧僭某俯伏惟譴

某惟分絕峻極豈當冒昧不避寅想天樞崇邃惟石巖巖與國同休式燕提福

某牛馬走之力不足以奉觥令誓當靖共無忝器使

代與趙判宗

某伏以霽景融春俶載農事恭惟某官殊庭怡逸顧天之情皇明受釐台候逌止萬福某齋宿奏記惟高凝幸鑒其表

某切惟天地合氣陰陽委和其神淵澄其德玉潤猶覬凝情滌慮混和天倪使國有老成廉貪立懦則豈惟善類之幸

某辱在子姓事尊有彜謂當晨省鼎亨昏定茵寢於此心猶以爲慢頗惟德一爵一齒一兼天下達尊之

三而某也卑且賤其敢以書疏之數爲禮
某聞上大夫倦恬眞館逸想白門門下之士則必稱
述裴晉公綠野之遊與謝太傅爲蒼生而起故事以
致其歸慕之萬分一若某則以爲出處無愧進退裕
如使天下聞伯夷之風一洗貪競其有補于世教孰
多某切深歎仰
某試此巖邑不自意兩考而鼯鼠技既窮百短呈露
強弩之末如魯縞何安得老先生一言爲我鍼砭朝
夕以冀某其書諸紳
某幸甚辱與贊府公同寅亦既假寵矣天啓往聒乃
今又得以秕糠之政累吾明府公雅好稠重夫豈人
只鯉庭詩禮某實與聞之以口語心庶幾藉此得以
一拜靈壽之杖
某贊詞翠蓬之轄具嚴令判縣稟函中矣某冒瀆之
敢苟有以教之唯所以命

代與王倉

某伏以金穰而柔涼宇未肅共惟某官香凝清燕玉
節於皇臺綱靖嚴百爾宣翼台候連止萬福某端拜
爲斯民賀
某聞盛德君子者天地合氣陰陽委和其神淵澄其
德玉潤某猶覬疑情滌慮混和天倪使國有宗儒黼
黻河漢豈惟善類之幸
某切惟聖天子膏澤宇內如歲之春迺者下寬恤之
詔所以愛養元元者至纖悉也根蠹節蠹疏剔劉除
當宁慨然猶以常平使者爲重計若曰俗吏富國既
而國富而民貧國貧而民亦貧矣其能均齊斂散以
壽我宋千億年無疆之命脉者其惟吾儒乎夫是以
屈六轡而東之甚盛甚休
某望紫垣奎壁之間榮光燁然占者曰是謂文明將
有以鴻筆麗藻陶鎔帝皇舒翹揚英金玉王度者出
未幾而皇帝御集英殿親擢多士公時雖在第五而
廷紳之相賀者曰杜牧之乃爲第五人何爲不廷魁
也蓋幾年于此矣某惟有慶敬
某以世祿仕巍然一俗吏耳顧雪屋之燈書味固無
恙而諸父詞林之衣鉢其牙籤之插架者尤足以玉
我爲也迺碌碌不武落其家聲斷梗漂流墮在梅花
關月之外僅以自脫法當斑改而爲縣忝冒來此則
氣象蕭然無以大異于嶺南聚落心之憂矣臏嗟謂
何
某聞之薦紳大夫以爲天下無可爲之邑正使陽城
復出亦村之六太息而已滌鑑伊昉敢于告至之書
而道其所然者伏惟節下嘉我獻簡公之勤勞王家
憫我忠肅公之殺身不辱而施及其後人則幸矣某
猶桑梓也輙私布之
某埃壒賤微望蓬翠隔弱水三萬里此非塵凡名氏
所敢瀆惟條教之及某也趍承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三十

方　岳　巨山

簡

代回生都丞

某伏以梧風已秋碧宙如洗共惟某官銀荛有偉偃護龍潛天棐靖共台候動止萬福某謹寄聲爲南州父老賀

某惟寶婺之秀揚光斗牛篤生儒英棟幹吾國敢頌采明堂月令以燮調一身之陰陽山川百示予曰有先後

某自廉車使江上嘗得屬櫜鞬具韡袴以迎候于風濤浩渺之間不自意一世偉人乃能相與握手出肺肝以共談天下事憂國之淚衣襟尚寒

某時則目送歸艎倒指奏事榻前之日想像上問江防利病使者聚米爲山谷處應荅如響天顏喜動將以安危二柄付之不謂事乃有大謬不然也抑古語有云不難無以見君子

某試嘗謂武夷當天下勝絕處而西山老子之闕里也都丞以衣缽的傳擁麾其鄉執膳執儀有像在堂然則以詩書澤斯民者盍老先生之枌榆而賢刺史之耳常乎幸少安之天子有詔

某鼠技窮矣無以分上顧憂於皇綵綸斑我端殿亦安知先翁十年邊瑣蓋身後始得之豈其不肖之蹤克邁前人之寵異擴行得請敬避賀言之三舍

某伏想戟衛飛瓊之佩舸移仙壺蹤迹者不敢僭起居而惟請所將委者

代回陳同知

某伏以庚暑正祥一雨蘇醒共惟某官駕言綠野簡在帝心行爲蒼生再起巖隱鈞候動止萬福某待罪東榻遭時多艱夜籌軍書率至漏下數十刻雖泰階兩兩色正芒寒亦莫敢以世間賤姓名塵浡物表惟與賓客僚吏談道相業以爲今何如時獨一謝太傅乃雲卧東山當如風塵何也敢謂公相眷懷冲想高蹈世外而琳房瓊帖飄落東西跪而捧之不啻如獲拱璧大寶之爲貴也刋委清流王尉敢不奉承已趣入幕中一如戒命邉頭多事稟報不能以時大鈞之於肖翹當自不計其去來耳

代回趙提幹

某伏以春老綠美風日閑美共惟某官賓謨有婕臺幕靖深皇明棐翊台候動止萬福某逈者辱次舍下邑得望魁宿之光瑤王琳琅飛談春洽崇臺岌業書諾使華仰而睇之已不啻隔弱水三萬里如悄結何興時擢甲科有不煩佐軺車而教璧雍斑朝著者惠然肯來過以平準書賛常平者是安用例哉書生迂闊至耻談榖錢而古人所謂均利權以養天下者漫不復致則賈生之哀痛厭有任之責者有用之學豈清談以爲高如晉人之誕而紫薇之省紅藥之堦要自有嘯詠時也頭少需之某去年之仲秋既書滿矣

代者每參差不至今所逕者又在嶺以南望其來如望歲何以惠我式覿深規佳賂未問敢以珍御燕彝倚邀殊綷爲執事者請下邑凡役某敢稟承

代回丞相

某家朝家誤奬晉陟秋卿雖君相之恩與天無極退惟庸劣未之敢承此所以區區謝言不得自致于鷗閣惟鈞慈垂亮新彊之寇久此垂涎上憑廟謨幸已清肅鈞翰所謂和使之來正自不能不爾吾之爲備尤當致謹仰見經濟之略陰闔陽開不爲晉之宴安亦不爲漢之窮黷兩處其當一惟厥中某爲邊臣敢不紳佩此訓兵應者勝兵憤者亡漢過不先惟當謹守以待其定耳安豐將士日趣類功不敢以一級之差上累綜覈併乞鈞察

代回喬佑神

某伏以霽景怡融暄風掩暖共惟某官陪貢遊于琳館參相業于鼎司元老是毗上帝所賚台候連上萬福某一遠王矩幾易璇杓仰瞻槐府于叢霄如隔蓬山于弱水實勞鑒寐莫寫詠思有來雙鯉魚之書快覩孤鳳凰之瑞惟是曾微勞効忽奉恩除禁林斑端殿之崇楓寄王使名之大茲固聖天子激昂之微意與夫大丞相樂育之盛心然省其私斷非所據殆無因而至此其何德以堪之已布不移之愚力控由衷之請人情所在天意必從胡未諒于襟期乃遽貽于慶問謹退三舍而避第重十襲之藏既無以仰當綸綍之恩亦奚敢輙辭嚴廊之謝問安之暇頗道此懷某正遠磨承竊深翹頌其護鼎彝之節對揚旒扆之知百爾委垂一惟命戒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三十一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三十二

方　岳　巨山

樂語

壽宴錫慶

伏以斷鼇而立四極丕昭媧石之功儀鳳而成九韶先介毋池之慶堯樽流渥禹甸懽騰恭惟　皇太后秉喆高明濬猷淵靖雖聖人退藏于密右神器之安榮惟天子必有所尊賴慈謨之英粹肆我皇家熙洽一如帝典華徽奉寶冊而朝何幸五三之親見上王巵爲壽對揚七十之古希　皇帝天啓聖神日嚴愛敬勤過文王之問寢晚入龍樓禮高唐帝之起居雲蹕鳳輦式衎鹿苹之惠共陶魚藻之仁臣等世賀治音生逢熙旦敢因鎬燕謹奏康謠

翠華曉上慈明雲繞蓬萊着頻輕三殿珠環分霽色一庭璚玉奏懽聲桃呈瑞貫知雲重荷舞香風染露清四海共陶文母壽只將慈儉作昇平

王母望闕

伏以迴明光而亘長樂益增寶冊之華隔弱水而跨蓬萊敢獻瑤池之頌好是天家日月一如洞府煙霞恭惟　皇太后以德爲儀以仁爲度心游清靖月娥進新擣之九道契希夷天老奏長生之籙祥開七秩懽動三宮　皇帝丕守慈謨思皇帝澤謂有天下傳歸于子篆承璿曆之長亦惟聖人能奉其親肅上王巵之壽乃陳九奏燕及萬方臣妾雅慕淳風言游熙旦敢挹壺中之清露用歌物外之春秋

雲引蓬萊島上山相呼瓊侶赴仙班也隨太乙青藜杖來獻仙人白玉環采得芝香朝露重催將桃熟暑風閒帝鄉更覺乾坤大半醉宮花未忍還

天基錫宴

伏以聰明而作元后天開甲觀之祥富壽以祝聖人春洽乙飛之旦聲四海呼三之頌上萬年第一之觴恭惟　皇帝如日華暉如乾粹健用衆君子裂陰霾而劃開更一化元洗陽光于朣蝕古觀左皐夔右稷契直欲駕唐虞軼商周德新日新而又新有赫泰平之象道大天大而亦大於昭震夙之符嘉與函生共陶熙旦臣親逢聖世雅習治音聲壤有歌望雲以奏

春綵晴融大液池好風都在萬年枝宮墻璚玉韶音遠合殿珠環曉漏遲天近六龍扶翠輦雲深五鳳挾瑤巵歸京長啓需雲宴先奏端平第一詩

對臚

伏以五百歲而聖人出有開紀電之祥萬億年而景命新肇啓需雲之宴斯皇帝渥嘉爾臣工恭惟制使聲震關河勳在杜稷賦青丘吞雲夢豈但安邊而立功名登灞岸望長安皆不留賊以遺君父都運珠寒飛杜王閎泰鄉有胷中百萬兵籌諧聿高于郎宿畫河朔十三策輓飛遺佚于使天閽坐文武親傳黃石公之書妙贊碧油幢之畧華袖造化固將朝元閫而夕崑崙頸繫單于行且脂余吾而醮沙漠式逢熙旦

於樂治音肆虎拜以惟均想龍顏之有喜敢因燕衎
揚厲休明
王階分賜紫霞杯萬歲聲環遶殿雷鶴府春酣花蕩
深龍旂雲麗錦颸颸闌河百二車書舊簪纓三千將
相才共挹堯樽歌湛露紅塵飛羽捷書來

王毋望闕

伏以蓬萊三萬里來遊熙洽之朝莊椿八千秋初奏
端平之頌覺帝所乾坤之大如仙家日月之長恭惟
皇帝道邁崆峒世綿郟鄏詔士夫更始化行崑閬之
西與天下為春仁及關河之北屬階箕之紀五嶽嵩
岳以呼三臣妾式際休明言觀燕喜前六羽後璈曲
雅聞治世之音左雙成右綠華更聽長生之句

五雲深處帝王家趁得仙班進紫霞治世年華新玉
曆揚州春信又瓊花天階初奏千秋鑑洞府曾留七
寶車騎鶴來歌酣醉玉帝鄉日日樂無涯

又 郊式

伏以歲重光而開景運海岱同春河一清而生聖人
乾坤齊壽華星流渚霽色浮空恭惟 皇帝乃聖乃
神惟精惟一仁義既効陰陽和五穀登金革巳平邊
鄙寧四夷服農桑萬里書軌一家洪惟龍御以來無
此乾飛之盛慶彌普率頌洽盈成律八十一寸則一
分又定閏餘之曆筭二萬三千有三百適臨亥首之
期申命用休惟皇建極臣等生逢堯舜世習師襄敢
傾魏闕之心肅奏康衢之誦

䏲蹕初催上壽班東風連夜到人間九重春醉金鑾
殿萬歲聲函碧玉環大地山河年穀熟太平日月羽
書閑明朝第一番花信併與瓊幡下虎關

對廳

伏以虹電協重光之歲於穆嵩呼雨露湛熙春之臺
思皇鎬燕九天綸綍萬玉簪紳恭惟知郡魁下一星
文中宿老校讐天祿閣魯熏畫省之香供奉蛾眉班
親見玉卮之壽無邊風月寧久縻嵐提舉老成典刑
文雅醞藉觀風梅外何煩嶺海舊遊釣雪竹邊自有
園林勝事寄聲綠野如彼蒼生凡比坐中人無非天
下士爵一德一齒一有三達尊候如閭如與如則半
刺史衣冠畢集益肆敘行玉兎金烏億萬年之日月
雲龍風虎千一載之君臣共祭清時靄然興誦
帝有恩言下九天守臣押宴集群賢春回宇宙長生
月地接江閩大有年振鷺倦班花掩靄驚鴻入袞雪
蹁躚詔歸同侍金鑾殿親祝天皇八萬年

王毋望闕

神山隔三千里有不老僊聖壽過一萬春進長生籙
又見蓬萊清淺來遊郟鄏岩堯恭惟 皇帝天命時
幾道心惟一御飛龍而遊四海適登太平錫神龜而
敘九疇建用皇極兢是仙家塵世外亦知中國聖人
生竊言熙春臺奉流霞之一醉且聽文離子歌湛露
之四章
蓬萊清淺不生塵中國今知有聖人羽檄三邊無事

目農桑萬里太平民乾坤別是人間世日月長存物外春却笑秋風漢皇帝玉盤承露漫精神

趙制使讌吳宣參

伏以飛書諭蜀未跨錦衣之榮擊飾渡江匪戀綈袍之舊抵掌而談當世事知心者有我輩人要共清並塞之塵煙初不爲今宵之風月恭惟某官秀出于魚凫蠶叢之國儼立于夔龍鵷鷺之班口伐可汗漢庭無出右者泥封函谷齊國其庶幾乎上嘉穀西角頭世有老東坡手咨爾王佐宣我皇威安邊亮成功名不再舉矣識時務在俊傑思一諾之春生淮海之據光動斗牛之宿我某官情深鳴玉誼重斷金江閑幾離亭邀淵明于半道宇宙一杯酒餞相如于故鄉少停皓齒之歌各吐壯懷之略挽河而洗兵甲想忠義之相期折箠以笞羌夷當笑談而自却敢陳俚頌共僕雋功

二老風標了不羣笑談自可却塵氛詞臣舊奏平淮雅里老今傳諭蜀文吳國隱然如一敵趙邊足以張三軍莫辭整頓乾坤酒捷羽飛來共策勳

讌李知縣

近市有小人之宅得彙來歸居邦爭大夫之賢舉杯相屬溪山幸甚田里晏然某官親得橘山之傳自有月林之稟東西兩天目筆底風煙南北二高峯胸中丘壑乃背駕尚方之榻使相忘單父之琴以無事治之晝簾春寂聞有詔召矣曉禁花深知郡適迓勝歷

敢羞魯酒世治而倡優拙安用生張八爲燕酣而起坐譁則有歐陽九在但陳謠頌仰侑笑談

工部歸尋舊草堂老農相與耕農桑誰爲栗里溪山主盡是橘山書傳香次第塑泥催卓茂殷勤薤水訪任棠村歌底用生張八把酒論詩語自長

南康讌考試官

思皇多士儒制詔之賓賢作者七人實文章之司命甫爾藏棘幸式識荊敢敬奉于壺觴竊頗聞其衡鑒恭惟主文胸羅斗宿手抉天章五經紛綸取青紫而芥拾地八韻磊刻補造化而聲摩空乃持玉尺以裁量無復古戰場之遺失監試與聞選事獲並英遊頃彈壓于秋風諒屬厭于春藻而我知郡身儘之駕言留爾驅何幸斯文日五色而不迷過眼勸客此老酒一樽而細與論心尚有黃華可無清句

廬山誰與主文盟分得光芒北斗星筆可補天親奏賦芥如拾地久明經諸賢等是良眉白五色難迷老眼青來歲不妨連舉送綵排詳定又彤庭

南康鹿鳴讌

廬山高哉幾千仞士學如林禮部試者七十人公堂勸駕君子豹變工歌鹿鳴解元高詞婉皇墳勁氣沮金石自卧床上使客卧床下想一時揮翰之豪僕戰河北將軍戰河南極數路得人之盛凱書飛驛貢充庭允月府之會來併春闈而送上莫不登高能賦稽古明經胸著千年取青紫而芥拾地筆裁五色補

造化而聲摩空不孤學海之鯨呿伏覩雲津之龍吸
宗鄉侍御皆前進士古鄉大夫親萊集英自是文章
宿老賓興通德欲分姓字光芒凡此生中人盡爲天
上客知郡親逢盛事恍記舊游笑老子別頭曾動搖
于星斗爲諸公燒尾催變化于風雷何以鼓行聽予
好語

廬山千仞倚天青人傑如林撼地靈一片宮商詞客
賦百年禮樂聖人經秋横鵰鶚登天府工作蟾蜍對
帝庭盛事公堂賓與主琳琅滿眼盡魁星

南康謡趙安撫

海上三山喜碧幢之移鎮雲邊五老候紫氣之度關
小駐牙檣試揮玉麈恭惟河漢滌濯雪霜澄清來自
爛柯識盡人間之爲酉陽之飾斧恬無江上之秋聲
要難着琵琶之洲已吹上蓬萊之蹴武是南國徒得
我公遂列西清簡在上帝虎渡月明笳鼓咽龍驤風
緊柂樓飛幸此廬山高留得静庵住我知郡微乎微
之舊部樂莫樂于新知南山雲起北山雲本無限隔
長亭栁復短亭栁不盡別離辭此一觴可無半語

山南山北久相聞不隔中間一片雲五老人迎秋婉
娩三神山近海氤氳乾坤軒豁旱變東日月光華堯
舜君莫遣潯陽愁送客荻花楓葉自欣欣

邵武謡交代權郡

半剌史行剌史豈惟風月之分今將軍故將軍共喜
星辰之聚碧玉環收霧雨黄金印領山川歡奉壺觴
相傳衣鉢共惟交代書潛犧極匆躍龍津江夏之才
無雙幼余有此奇志潁川之政第一今何爲乎假侯
以時近在一日間芝宇飛從九天下小徐王覲有爲
民留謂且握手出肺肝尚邀陰賜共將與帝作喉舌
於赫陽光我知郡式開我筵乃發爾爵念生平之少
可無今此之佳逢舉扇障西風公毋多問持盃勸北
斗夜未乘共客髭皓歌試聽輿誦

誰作山城三日霖老天付識兩賢心樵溪留得琴龜
住爐阜飛來笙鶴音綸綍泥香千里共袴襦春暖一
盃深薰風輦路重携手夜對金鑾月滿襟

邵武謡程通判

伏以天子使來監汝共管溪山史君于此不凡且談
風月醉我一壺玉照然千里春恭惟府判大音函胡
老氣肆兀畧書溪無邊煙雨儘有佳遊退思嚴不盡
經綸聊復小試未必一官落拓只今半剌翱翔長史
雖老宰相材何當驥展丈夫安能州別駕遊已雄飛
而我知郡及爾同僚幸茲合席西風穲稏不妨無蟹
有監州北斗闌干何惜吹龍將進酒待歌輿誦誇與
樵人

肯駕緹屏入古樵照春山更綠岩堯人如第二泉清
冷路亦無多秋次參碧色玻瓈供笑語黄雲穲稏入
歌謡山城斗大能留否見説弓旌有特招

邵武謡新進士

伏以碧玉環中詩書多士黄金榜下禮樂兩生鄉閭

榮錦繡之遝郡國圖衣冠之盛共惟兩新恩禮圖書
種道圓文芳摛藻拔天庭初啓九關之鑰掛帆拾海
月共航八月之槎新題鴈以來歸覺詔鵷之猶濕春
山一脉斷者續之泰階六符今其昇矣自此書林上
星斗直從科目上公台而我知郡幸挹天香偶爲地
主招邀先輩未忘三五少年時風厲後來看取一科
新進士郷色共宮袍綠重蓮燈與舞袖紅酬雪兒詞
妙絳都春雲毋屛留仙客醉敢陳蕪句聊侑綺談
禮樂當年兩膋生一經科月共春城數回地脉中興
相文動天家正㚖名詔墨泥香題馳濕恩袍草色坐
中明莫嫌老守衰遲甚曾向慈恩項上行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三十二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三十三

方　岳　巨山

上梁文

淮東制司儀門上梁

楊州都督府表裏江淮制梱小朝廷鎮安夷夏乃考臺門之典禮重新戟衞之威儀雲麗崇閎春生列棨時則撻羽連飛于凱奏綸函誕布于恩言嘉我藎臣進班端相偹棟梁之倚重適梓匠之落成神旗豹尾而長魏師增煥古邦君之制琱戈準旗而寧淫俗有嚴大元帥之居皆爾戟神聽兹輿頌

東東華瑞色曉曈曨無雙花對無雙士暖入春皇一信風

西西平有子氣虹霓新塘煙草連京觀欲與平山一樣齊

南南面垂裳萬化渾兵樓已清淮左右君王咸五更登三

北北虜何勞戎馬力待取鯨鯢瀚海清萬里車書今混一

上上紫星辰開治象兩兩台符夾泰階夜草黃麻拜端相

下下睞雲臺麟閣畫戟衛重新漢舊儀耽耽氣象傳夷夏

伏願上梁之後棨戟風清塞垣塵靜關河萬里重開有宋之乾坤文軌一家盡沐吾皇之雨露相兹同德

迄底丕平

招信軍譙樓上梁

淮南第一山盡捷金湯之勝樓高數百尺新傳鼓角之雄俯峭壁于雲中浮孔壺于天上咨爾山河表裏政須更滿分明巍揭麗譙雄跨堅壘秋風蘆葦賊騎聞之而引歸夜月梅花虜井熙然而高臥少停罷鼓待頌虹梁

東五雲扶日曉曈曨鯨歸海嶼波濤靜虎視淮山氣象雄

西角聲吹月淩玻瓈長淮蘸碧馮夷舞遠漢森寒太白低

南宮闕雲深萬象涵夜奏捷書今混一秋成樂歲又登三

北劍氣已凌狐兎窟誰取中原四百州喜有壯良二千石

上天與渾儀無兩樣待挽銀河浄洗兵見說玉階催放仗

下浮嵐晚翠鱗差兎弓彎曉月落雙鵰劍臥秋風無匹馬

伏願上梁之後月泠夕烽雲沉秋析山龜對峙堵安玉壘之晝圖燭魅不波家樂銅壺之晝夜一聲鼓角萬里車書

工部草堂上梁

折腰五斗米未寒鷗鷺之盟蓋頭一把茅聊作龜魚之主浩然卜築雅矣後迄秋崖老子本自帶鋤誤親筆硯朋友相過而問字勸趁文石之斑君王頗說其能詩每與儒臣之選政爾紬書于冊府誰令賛畫于軍門如彼同寮可羞噲伍退而問舍孰與仲多引歸柚而拂天星拶來書而卧雲壑百十年相公牌下久矣寂寞數日間工部眼前忽爾突兀山林有味花柳無私鍾山之英草堂之靈當識秋崖之此意太虛爲室明月爲燭未問康廬之主人咨爾工師聽予謠誦

東朝暮圻山望眼中霜韭雪菘供夜話磚爐石鼎煑春風

西彌勒同龕石路低自挹長庚吟皓月曾經太乙照青藜

南白石尖如碧玉簪小小流花工部屋鄰鄰吹綠相公潭

北政與乃翁松樸直山雪行鞭竹子孫溪煙破蕾樣消息

上心與太虛元一樣良辰樂事不難并明月清風無盡藏

下不用風亭連月榭行春白鹿底須忙耕雨烏犢儘堪惜

伏願上梁之後青山無恙白日自長早韭晚菘不欠周官之菜把左花右竹更添工部之草堂蟋蟀之春易熟牛衣之暖難忘物外乾坤廣大胸中星斗光芒

福星門上梁

天下廬山江東道院重湖千里直朝晝戟之居上界
一星下作名邦之福獨城闕之痺陋覺襟抱之虧踈
乃伉高門以實勝勢諸侯七雉可以彈壓風煙一壑
萬家可以包羅氣象始陳工載已兆爲書諸縣豈登
適是乂無之樂歲十年生聚方知此老之用心容爾
司閒聽予輿頌

東五雲扶日上曈曨神林浦靜蒲萄醱松口渡
晴楊柳風

西福星下照碧玻瓈滿城和氣春三月到處豐
年雨一犂

南正與芹宫共碧涵此去鳳城纔尺五秋來鶚
表巳魁三

北王京路與湓江直絲綸夜草巳封泥紛發曉
班新就日

上一晴兩月性天相築岩星宿夜先芒抱日雲
煙春蕩漾

下城郭鱗鱗差萬瓦家誦詩書亦盛哉民歌襦
袴無貧者

伏願上梁之後福星所照化日如春庠音序聲無貧
周朱之訓家給人足使爲堯舜之民五老之風雲長
在重湖之水鏡無塵千里晝歌襦袴九天飛下絲綸

歸來館上梁

鼻吸三斗醋方是能官眼空四海人故應歸隱還家
蠲耳築館終爲秋崖老子道踦跳來又無踦蹺合懶

攤處不肯慵懶真一強項動是撩虎頭而編虎鬚凡
三折肱幾欲寢吾皮而食吾肉曾不沮悔或相驚嗟
比在康廬汲黯之戇復妄發縱移邵武淵明之醉胡
不歸徑穿半塢之雲高卧一床之月自謂羲皇上飽
諳杜宇之啼此聱梁楚間孰愈式微之賦無梁可舉
有句堪傳

東有宅十弓盍歸乎來春韭秋菘
西有田一畦盍歸乎來煙簑雨犂
南有竹兩三盍歸乎來暝靄晴嵐
北有池數尺盍歸乎來枕流漱石
上有霓千丈盍歸乎來雲觀月賞
下有書滿架盍歸乎來酒徒詩社

伏願上梁之後花無短折竹自平安一日一回能幾
費生前之役百人百意不煩憂郭外之田卿自用卿
我寧自我但辨風煙娛老去莫拋簑笠出山來

繭窩上梁

老蘇作繭聊以自藏健犢扶犂依然故隱南宅北岡
之比近左花右竹之見成樂哉斯丘癡絕此老盍以
其等彭殤于一視寘顛跖而兩忘世亡是翁未覺乾
坤之空缺吾有大患何爲造物之贅龐知蟻窠昨夢
之非問蜩甲幾時而化便爲死計是處佳山只鎖紫
翠之間爲留詩卷安用青烏之子更說蠧書生前獨
愛其寬閒夜後豈無于塗巘不量綿力小築繭窩軒
冕犂鋤畢竟百年渾似夢壺觴杖屨未到五更猶是

春咨爾山靈聽予野頌

東祈山橫展玉屛風丁寧牧畜并樵斧新甕春
泥十八公

西石山壁立與天齊鑿開蒼翠藏詩卷留與秋
猿月夜啼

南春入層巒滴翠嵐借與蘭窩供上蔟知渠已
是大眠蠶

北龍躍雲津相拱揖老夫誤脫舊芒鞋底用睛
潭出靴石

上只有老天堪倚伏平生百事付無心作劇得
山麟鳳樣

下莫與山翁翻地卦自有乾坤有此山付與詩
人不論價

伏願上梁之後松篁茂密山水清深尚有吟情且作龜魚之主綴埋醉骨無忘鷗鷺之盟

方岳　巨山

雜文

瘞牛伯耕銘

牛氏之先盖出宓犧氏爲風姓宓犧畫卦爲坤說者曰坤爲牛其繇曰魁然而形牟然而聲乃庚乃京三登其泰平此其利子毋牛之貞乎子孫因自別爲犧爲牛氏帝炎斵木爲耜揉木爲耒始教民播種于是牛氏功在百世矣至伯耕不知其幾傳也其可考見者丑生弘農太守特因占名數爲弘農人特生犂積勞至農都尉大司農奏課連最犂生伯耕伯耕雅不肯仕獨喜與芸夫荛子同卧起夫須樓櫌間旦暮從事于田農觳隆職陷霖潦甚苦嘗輟耕之隴上嘆曰吾何爲若是扎人生長短相除亡慮二萬五千日日飯二百籥凡五百萬籥自籥以登則爲斛五百魚莧菜茹鹽醯稱是顧不能有毫分于世則是五百斛者盜天之時殄地之財以養區區塊然無用之竊也則又等而上之爲千石爲二千石爲萬石顧有貪如狼者有很如羊者有不忠孝如梟如獍者則是千石二千石萬石者盜天之時殄地之財以養狼養羊養梟獍也是率獸而食人也而吾芻豆不飽吾何爲若是哉無何墜崖死予不忍其尸觧也壙土爲寵而封之以其功在天下而不得保其生利及後世而不得食其力法應銘銘曰

有貂其冠有螭其碑匪韓侯揶金玉厥辭而於伯耕亦或愧之不稼不穡胝此銘詩

後義倡傳

義倡者何秦郵之下賤優也倡則奚其義端平乙未秋秦郵軍亂斬關刼守將陽以皷吹導臨其營喋悍兵露刃先後烹其客於前以嘗之眡奄奄不敢喘則放兵四掠捍城以拒王師日驅子女城上高會羣賊淮東兵攻未下朝廷遣使者以武翼郎招之賊偽諾降乃縱酒大言議于使者頭當是時一城之倡優與凡良家子皆在無一人敢出聲氣優獨前折賊酋謍其姓與王安者曰始謂太尉降方將歌以進酒爲太尉更生賀今欸降而閉關不納使猶賊也抵其觴于地曰倡雖賤不能事賊羣賊怒斬之越三日都統制李虎誘開其門明日帥入撫定以其干使者之干干渠魁而賞罰其從亂不從亂者乎時在行得優事謹上之幕府曰古之以忠義奮發罵賊死者有之矣其尤大彰明則顏杲卿罵安祿山死孫揆罵李克用死張巡許遠罵尹子琦死姚洪罵董璋死皆卓卓可稱道然杲卿巡遠爲一時士大夫儒服儒言講聞古烈士之操其爲國死忠則宜姚洪起行伍固已度越餘子而所謂倡者天下之穢賤婦爲平時所爲不知封髮斷臂爲何等事一旦慷慨引大義折逆賊乃一城士大夫所不能而發于其口優可謂倡名而士行者矣請封土表其死以媿天下之士名而倡行者師還作後倡傳

楊州勸農文

乃二月壬寅守廣陵趙葵謹進其州之父老而告之曰淮海惟楊州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矧廣陵越在邊圉曩則亦有繹騷以患苦吾父老荒而數畜用不遑于厥家爾父兄子弟亦惟艱哉今天其佑我宋歲仍大熟蠶玆韃虜自遠竄于褒州有逋虜劉宵遁窮北爾父老其修乃疆畝濬乃澮洫簡乃錢鎛穀乃鉏耒無敢不良以敬迓天之大豐美守閔冉寒暑罔不一念在爾民東作敝與用咨爾一二父兄惟田里熙熙以董泰和時則有豐年毋訟惟仰父俯子勸勞于厥躬時則有豐年毋游惰不淫于非彝以慆乃心時則有豐年毋博惟不狎于甲兵以寧爾婦子時則有豐年毋很惟爾一二父兄念哉其無斁

又

捍邊所以衛農也淮左東盡通海北控宋來幸無一塵之驚而韃虜自西而東擾我疆圉俾爾父兄子弟蕩析流離竊爲爾農痛之故凡安集勞來無敢不盡其心民徙則官賑廩焉牛飢則官予芻焉此爾農所知也今茲虜以敗遁而東作興矣爾農其歸而田里葺而室廬簡而鋤耒正而疆畝以修稼事有欲給種者給之貸牛者貸之爾毋憚以告我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三十四

秋崖先生小藳卷之三十五

方岳 巨山

榜

宗學

某祗事之始敢自布其愚鄙某四方草茅士未嘗一日得處庠序也汞惟公族有學訓彝親賢國之宗盟異姓爲後豈可過自貶損于太武兩學𢦏郡國之學士大夫進而望三學之彥如在洙泗退然不敢鴈行而某備員西雍歲且有半耳目之所觀記頗乖舊聞何博士之席者可以稍自刻責矣有如乃日杯酒之失須洞一時流傳四方往往發策以相嫚誚豈有堂堂帝學顧爲偏方下國場屋之所敢予侮如此然則盍自重而已某不學無識奚其師之敢然竊思諸君之所以輕千里而會聚于此堂者父母之心爲何如哉其大者固望以坐進斯道窺見羣聖賢之心以成其德而其小者亦望以博極羣書稱雄于二三子之間以成其名然則問學不可不專工舉子業亦不可不精習也一念到此則奉父母之遺體而儻蕩以取輕于天下不惟不敢亦不暇柰何以不貲之身忍自輕哉學校非他有司比如一以三尺法從事嘻巳薄矣準繩規矩不在有司之法而在聖賢之書不在聖賢之書而在諸君之一念故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聖狂相去何啻天淵一念差殊遂至此極某不自揣度輒道其區區如此惟諸君幸教

南康諭俗

此邦久被先儒之化固與他處不同所以正士端人項背相望執經問道遺俗猶存政應家家詩書人人禮遜入孝出弟洙泗同風古所謂鄉之八刑要非此邦所宜有也蓋古者不孝之刑未有若後世子而悖其父者也晨昏定省禮有愆違便是不孝古者不睦之刑未有若後世少而凌其長者也九族之親情意不接便是不睦姻婭而乖爭則有不婣之刑兄弟而鬩興則有不弟之刑朋友不相信者謂之不任鄉鄰不相賙者謂之不恤至于造言以惑衆亂民以敗常皆古者有司之所必刑也此邦人士習聞前賢之訓語親見先達之典刑固自不至此如使父子有親長幼有序夫婦有別朋友有信雖使晦庵復爲此郡方且敬之慕之而況于某有如非才假守去此不能五百里桑陰接畛實同鄉邦蓋長老其父兄而幼少其子弟也亦豈忍以三尺法從事𢦏不勝大願願懲忿以息爭窒欲以省事改過以遠罪力本以安生守之所望于邦人士者甚厚也守固無足道其幸毋負晦庵以重此邦羞惟父老時其告教之毋忽

南康軍免設醮

拙守此來有道士謁于路文書衘袖出視之則提督官申請入宅醮例也問之曰爲官舉爲私乎曰欲媿輯之安斯寢爲是禱也拙守曰嘻福不如是祈也昔象山先生守荊門歲有醮以祈民福先生爲講斂福

錫民之説以代醮事其言曰此心若正無不是福此心若邪無不是禍而今玆之醮又不爲民此心果安在弐拙守不學不敢講經敢誦所聞以諭邦人士彼詩不云乎上帝臨女毋貳爾心謂上帝只在此心不必他求也人人有此心則是人人有此上帝若念念是善念事事是善事福固不待祈而得也所謂作善降之百祥也若念念是悪念事事是悪事禍固不可禳而去也所謂作不善降之百殃也然則福從何來哉從此心來也禍從何來哉亦從此心來也禍福無不自己求之此之謂也苟使拙守草芥其民蠒絲其郡貨賄其獄橐橐其家上帝方將譴怒之固非一瓣香所能回也世之士大夫有以苞苴變黑白者人皆賤之孰謂上帝而受人之私乎拙守不敢以私瀆上帝也惟當不昧此心對越于上下禍福之來非所敢知也修己以俟天命而已邦人士之所以求福而避禍者蓋亦不過如此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上帝臨之福莫大焉父子不親夫婦不別長幼不序朋友不信上帝臨之禍莫甚焉因併布之煩提督官鏤榜曉諭是所謂撰述詞疏者矣

南康大比勸諭

某惟廬山多士之邦異材傑出適玆大比謬守得以勸駕與寓目焉豈非甚幸輙不自揣度敢以其身之所親歴者爲諸賢告此雖齷齪者之事然而一試至重事體則同諸賢其幸聽之某家本窮空無力就學父兄攻苦食淡遣之從師以故每至秋闈所以自愛其身者無所不至惟恐不得盡心于一試以賢父兄率先衆人入城數日蓋恐暑涂之衝突亦憂狹路之喧爭既至邸中杜門跧伏未嘗追逐同隊一出城闉洣處玉石不分或遭毆擊精神散逸何以爲文如此而見黜有司不可一歸之命也每記辛卯浙漕試林大卿介爲臨安尹與陳司業塤爲姻家司業廳待試于江漲橋臨安供帳如達官居一時朋友凡十七人某實與焉十四日尹送酒殽甚設邸中主人適又以桂花來朋友之豪者作興劇飲某固不得辭也薄暮來醉相携出遨止之不可則逃之幸邸中主人閉于于其他室諸人者久而不返勢亦難尋夜半待試者四起矣方見洶洶百十人擁入邸中則朋友皆爲群小所傷流血被面臨安卒護之以來者也向使非司業之客是亦安保性命者耶匆匆入場氣息不屬有求嘉方兄者觧其棘門外曰吾不能試矣欲歸邸如何某時怒之曰君但自去場中斷不到得尋老兄不見將合千人杖一百也旁觀者莫不大笑是十七人者亦有三四人筆端極高盡在孫山之外唯某僥倖耳蓋爲人毆擊如此雖有百二十分文章亦自一辭不措矣諸賢固不至此而區區愛助之意不敢泯嘿蓋學者不可以一日之樂易終身之憂而三年燈火之勤亦常敗于頃刻間血氣之使可不戒哉夫公卿大夫繇此其選知讀書之苦識作文之難者豈肯以

其可以爲公卿大夫之身而輕偎以爲閭閻市井之行意者鼓噪場屋喧閧街衢必不知讀書不能作文不望爲公卿大夫者也謬守雖不肖不得不代其父兄教之苟至於此不惟非其父兄之所望亦豈謬守之所欲哉鄉曲之英相觀而善其胥教誨胥保惠以仰稱國家選舉之盛心毋忽

邵武軍勸諭

太守本深山農夫不習爲吏閩中風土尤所未諳誤恩此來再三辭不獲君命所在勉已祗承蓋以前在廬山斷決湖廣總所綱梢之強橫者至勤總使舉劾廟堂無以處之姑與兩易若所易之郡地望稍高則可以終于控辭堅定不出今邵武與南康無以大相過而又以近移遠宜若貶然此太守之所以不得不來也太守愚鄙一生草茅但知有公是非不知有實利害今至邵武豈能改前之爲惟爾士爾民頗哀老子諒其拙直毋犯有司太守得之所聞未知信否不敢不以告也此邦山水峭刻土騂以剛人生其間負氣而好勇甚者相斲相刃讐殺爲常佩犢帶牛習于陵暴此豈太平之世所謂王民者哉太守以爲風土之剛本是天賦之美爾民自繆用之耳李忠定公生于此邦亦稟此氣中興事業只是剛氣中做出來今爾民却把這好底剛氣做出無限不好底事豈不可惜諸人氣稟與李忠定公氣稟一般若養此氣勇于做好事則爲功名爲節義載在史冊千古馨香若縱此氣勇于做惡事則爲兇人爲刑徒傳之鄉曲千古臭穢所謂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即此之謂也人心天理本自不相遠只是一時忿氣不能少忍耳太守今勸諭爾士民不過懲忿兩字忿心忽起即忍之頃刻間有終身受用不盡者若刻核太甚則有不肖之心應之矣若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不得謂之考終命矣生爲頑民死爲狠鬼亦何樂而爲此自今其無鬭毆無陵犯無嚚訟無生傷將使俗厚風醇入孝出悌鄉鄰有義宗族有親則豈惟此邦太守與受其賜幸聽毋忽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三十五

祝文

方　岳　巨山

帥幕謁夫子廟

某祗惟先聖之言曰軍旅之事未之學也而某何人敢贊籌幄其敬率聖訓勉㦲維忠

諸廟

某未學軍旅何以盡諸帥藩懇辭不獲亦既祗厥事矣敢不以告境內之典祀

代督視府謁廟

乃四月辛丑皇帝制詔臣某虜爲不道窺我邊陲汝往視師以張我本朝之大烈惟某力綿任重夙夜不敢康誕將天威既已建牙于江表於赫王憮普天丕承爾明神與有責焉敢告

代督視府拜學

某待罪二府不能宣皇威遏寇虐以上勤天子之憂顧乃發大號俾出視師任重力綿夙夜思弗克勝任惟古者受成于學獻馘于泮兵固非司馬法也聖門大訓具在六經昔者嘗竊聞之某不敢誦曰軍旅之事未之學

南康到任祝文十首

先聖

某從諸生假守未知所以爲政求惟道千乘之國聖有大訓某雖不敏請事斯語豈敢曰夫滕壤地褊小

兗國公

某惟聖門有仕者矣四代禮樂獨先師得聞之矣已之功用固如此某敢不三省思所以爲邦者

鄒國公

某假守康廬郡雖某壤地褊小亦固諸侯國也惟先師之訓諸侯一言以蔽之何必曰利某敢不奉以從事

社稷

某惟有社稷者某惟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祗事之始敢不敬率國典莅睎壇壝爾明神克相之卹哉有土

二賢

斯道之傳至我有宋元公濂溪之開闢也文公絪緼之訢合也而皆嘗叨臨郡繼之者何人哉雖然遺書具存某也童而習之白首負明訓遺像在堂

西祠

某惟五先生之傳與周子朱子合堂而饗禮也師友淵源之所自頹退然西廡下或者其不謂禮某祗謁之始徘徊太息方將下博士諸生議所以敢不以告

東祠

廬山天下勝處也士之高者爲隱逸又高者爲神仙不隱不仙偉哉五賢

谷源

某互鄉童子也生三月而公騎鯨白雲之鄉假守此

來聿既老矣猶幸遺書在爲講切而揚厲之學者車
也某其與夫二三子者敢不力

諸廟

某蒙恩假守蓋與爾明神分職于是邦使曲如鉤濁
如泥而貪如狼某則罪矣爾明神其亟去之時雨暘
平寒暑使物不疵癘而年穀豐熟則將誰責而可某
亦不敢不以告

三聖

惟三大士發慈悲心雖一小邦賴饒益故敢于入境
致此瓣香願出普光迄成樂歲

卲武諸學

某自近移遠冝若賤然不得以終辭也秪率聖訓其
敢悔前之爲

諸廟

某治郡無善狀寬恩此來其臨政猶廬山之某也若
夫時雨暘弭疵癘則有此邦之典祀在敢不以告

祈晴

春秋書六月雨志喜也然時則民喜過則民憂神寧
以向之甘霖爲今之苦雨而害于有秋乎敢告
穀將飢矣吾民之望此麥盂中流一壺也麥既穗而
雨淫之神豈棄吾民爲溝中瘠乎某敢拜手以請

謝晴

常雨爲罰憂民之憂端笏以告伏念以収斂氛戢雲
相我有秋尚其相之時若維休

麥欲蛾而得晴蠶欲蟻而得暖刈雲繰雪有望矣某
敢拜手以祇明神之休

祈雨

中夏大雩月令也相彼南畝維其龜矣有芃者苗亦
既萎矣吁嗟雩兮雨其時矣

謝雨

田龜矣而雨耕之秧艾矣而雨插之此則爾明神之
有大造于吾民也令敢不端笏歸貺

祈晴

某入境則霖雨于今不三日翅矣意者山川之神不
以某爲可乎抑民之望此麥盞中流一壺也某不可
則去之尚毋以某累斯民

土潤溽暑而禱晴某則罪矣然禱者再晴者亦再晴
固以黷雨固以瀆歟今茲雨又晴某敢虔拜以謝而
以請

某宿聞雨翻九河而下之勢未渠央也亟起盥頮私
有禱于境內之典祀蓋夜寐之不暇遑也且朝視之
如飛將軍潰矣且盡突然解甲其小休如公輸般攻
械已窮忽爲銜枚以退而無亂行也爾明神之應如
響矣乃率僚吏並走群祀尚劃劉其陰雲而軒豁其
陽光也

焚黃

乃秋九月　天子禋祀合宮誕錫霈澤海內外士
自八品以上同休其親于是先府君秩親衛尉匠丞

而妣則嘗封孺人矣不肖子官未至負郎法無以加
是曰姑俟之則其假守康廬掌訝者適至過家上冢
古以爲榮敢奉先府君贈宣義郎告以白而焚其副
瞻言善慶臨發涕零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三十六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三十七

方　岳　巨山

賦

秀錦樓賦

直寶謨閣汪侯守歙之明年政恬事熙民以嘉豫間從賓客僚吏登城西北隅挹其山川而樂之喟然曰吾先世郡人也今吾適守于是其得竊自比于晝錦之榮乎乃作秀錦之樓樓成大會賓客落之而使其民方岳賦之其辭曰

俯春城之杳渺兮遡碧溪之紺寒搴朝嵐與夕霏兮秀色蔚其可餐挹浮丘而欲仙兮撫玉蜍以盤桓曰山川其信美兮吾曾祖之所家幾何時其此去兮窈空老于汀花鶴千載而來歸兮覽城郭而長嗟皇畀予以左竹兮豈錦衣之晝行森戟衛之靚深兮燕香閒其欲凝髫童牙其于娃兮耋老孚之父兄羞昵昵以兒語兮肯自詫于新硎幸里黨之我與兮散佩犢于春耕嬉無事其可了兮寄吾筆于鷗盟儵飛樓之聳翠兮納風煙于簷楹洗古歙之娟碧兮與暢叙其幽情激沙彈與豪吹兮落孤嘯于青冥岡巒忽其翔舞兮紛不暇于逢迎紫陽綠以西轉兮倚謫仙而自矜北黃山其六六兮軒后軼而上征躡閬攺之東峙兮退春霧于花屛飄吾袂以輕舉兮訊許聶乎深雲紉紫蘭以爲珮兮綴明月而成纓受山氣之朝爽兮截鷺波之晚清夕陽澹其未收兮掐素娥以將弄

林影以扶醉兮酹吾樽于江山曰羌民其熙皡兮吾何心于鑄頑鹿樓之則駭逝兮魚自樂于深潛審左綦而右粥兮栱楊卧而豈閑來牟翁以相依兮桑麻沃其蓁蓁吾與客而樂此兮覬枌社之皆春公在樓而燕喜兮民歌袴而遨嬉孰有筆其如椽兮梯青壁而劖之醆練江以爲壽兮取玉兎以爲危起祝公其少留兮聊暇日以委蛇

茶僧賦

林子仁名茶瓢曰茶僧子爲之賦

秋崖人問茶僧曰咨爾佛子多生糾纏今者得度以何因緣豈其能重譯陸羽之經飽參趙州之禪也歟槩彼灌莽翳于原田扶種族之瓠落引苗裔之蔓延繫有尼父之歎磊若壷公所懸彼軀體之擁腫而猥大者君子雖器之而未知其孰賢或刳而中或剖而邊士操取飲于夜澗爲勸行沽于春煙曾未若爾出家在許瓢之後而成佛在魏瓠之先也試嘗爲掃除霜蔕提携出山衣以驢尼之淺褐喜其梵相之緊圓與之轉法輪于午寂戰魔事于春眠山童敲雲外之臼野老掬雪中之泉驛木上座其少休與竹尊者而留連敷氷玉之一再搜文字之五千然後掛維摩拂卧潙山餅未嘗不歎曰奇哉此僧之精研也

、白鹿洞後賦

晦翁先生去洞之六十又九年其里中學子方岳幸得主藏書徘徊顧瞻有慨其嘆盖歲行之無幾而世變已不古矣乃次翁韻爲白鹿洞後賦招我同盟而歌之其詞曰

始予眺眠鹿之町疃界白雲以爲疆嗟五老人者之無恙獨有靦于二千石之維良朝予樂兮紫陽夕予步兮朱塘訊風泉與雲壑勞降嶽而陟罔慨夫子其未遠寧吾道之易荒言琅琅以猶在將彌久而彌芳皇猷闢其永懷一天視于帝庠倬雲漢之昭回紛恩濟而德洋噫同盟其念哉毋該爲于氣運惟命義之是鬪豈善惡之可混與有獲以詭隨盍無悶于嘉遯道爲在乎高深體吾身其學問將喻利以尺枉抑獨方而寸進念日用之常行奚先傳與後倦今來歌而來游尚及門之子孫匪執經而問焉誰與歸兮共論予旣互鄕之晩生又主藏山之遺書悵莫企乎前脩思盡復其舊橅嚆去籍以放紛肆予度而予諏二三子其來前矩吾今之步趨枕寒流以漱石有書右兮左圖儼老仙之在旁何玉我之勤渠日三省以澡淪時四勿其掃除古之人何人斯而予肯同夫讀書城南之符也駕長風而來思抱明月以翔集毋空谷其遐遺幸聖域之優入以經籍爲友朋以泉石爲供給佩猗蘭之秋香紉芙蓉而手緝盍歸來乎山中兊麗澤其講習淸斯濯以自潔起風雩而獨立挹煙雲而進之問孔聖之何執將玉林其與遨期瑶草之共拾辭曰有餅其珮琳琅璆兮風蕭蕭然山川樛兮翁乗白雲駕言游兮道斯在斯如泉流兮勿遐爾心爲翁

求

㚖兮歸來歸來吾與子来兮

水月圖後賦

吟嘯翁謚其闌曰水月圖而賦之以寄秋崖方某使
掇拾其遺餘次韻爲後賦詞曰
有秋崖人者雲半間以堅臥天四壁其宵空騎顏賣
之寂寂絶環響之瓏瓏一我之外是入不通蓋其國
如此而又何有於手攬碧海氣摩蒼穹吟嘯翁問而
陋之曰子獨不見吾之水月圖乎餐沆瀣以淋漓與
造物而摧春少爲定則不滓以雲不波以風此吾心
之水月不可得而圖者也吾惟寫之以碧玉調爾之
以琉璃鍾辭花乎其殺齒松吹乎其裏茸容與綠淨
嘯歌朧朧則亦可以下視九垓之塵渺立于仞之峯

夫豈但樵風之可笛而釣煙之可蓬安得與子共横
此節談閒飛白酒半潮紅落醉墨之汗漫鏘文響其
丁東雲合霧消冰凝雪溶然則是不可得而圖也而
圖已具吾之胸中子能起而從吾遊乎亦聊以知吾
興寄之適而筆墨之工秋崖人忻然笑曰吾家蓬茆
崇執與翁吾硯剡棘詩就與翁然而翁方騎鯉魚跨
蟾蜍將與飛仙以遨遊而莫之我同則夫之二物者
豈無清暉誰適爲容同未必如崖之人兮穿深逗密
若將終焉久矣寘吾身於亡何有之鄉等斯世於大
槐安之宮

繭窩賦

秋崖人飯牛而耕雪鱠魚而煮煙以此與山相周旋
者亦有年矣爾迺攀蘿而上陟雲之巔則有若蒼虬
離之蠱吾後青玉案之界吾前峙焉者環而不玦流
焉者弓而不弦秋崖人顧而笑曰噫嘻天其以吾蝸
鶴骨之寒而偃乎枷亦知吾隘蝸殼之凡而遁乎不
然將遂泯沒其胸中之耿耿者而使無俾乎我之勞
於生也久矣雖閱宇宙於一瞬吾猶厭其贅也又奚
以排徊乎人間之世澳溷于區中之綠廼營斯丘自
成一川所謂如蠶作繭自裹自纏者也而吾於是乘
既老以百劉筍已簇而三眠矣既事之夕山月正圓
顧見吾影風袖翩翩舉杯而屬之曰閒子行且有日
敢問身後之動鼻孰愈目前之酒船且生而神奇我
則與彼異矣死而臭腐彼不與我同乎是區區者而

爲群徂之喜怒不亦鄙而可憐彼爵有穹於柱礎家
有大於祁連今皆荒煙茂沒野草芊綿則桓司馬之
石與劉伯倫之鍤均之爲雍門之一笑也吾焉知其
孰賢蓋自神農始方不能以無疾老聃獨壽不能以
無死子柰何其遷延昔子之蠶也物也其股躍不如
春蟲翼鳴不如秋蟬造物之所以予之者則然也今
子之繭也化矣安知下經綸而有用于世黼黻而爲
章于天人之精靈往來變化於大塊而無窮者是不
可得而致詰也行矣勉旃影未及對月沉于淵起而
視之不見其處惟吾在焉

方岳　巨山

記

耕舍記

耕舍秋崖人學稼之所茇也一之日葺茨二之日塈塗三之日入此舍居舍中續斷薪爲床以牛衣藉夫須襏襫掛壁左右耰鋤耒耜與凡耕之具皆在其朝夕相勞苦不過芸夫蕘子而常所談道者惟播種耕鎒鎛穫之事意自得甚而客或陋之曰始吾見子于南窻橫卷案上摇膝長吟如春禽候蟲蚤夜不自休予曰是子也成科第如摘頷髭勤于業矣既又見子于西湖葛屦布裘且行且歌眡世間木居士眞若不介介者予曰是子也成豈直爲今場屋士進于學矣迺今其識字田夫耶秋崖人笑曰嘻古者無不耕之士而今世有不耕之農子不駭農之不耕而鄙士之耕于過矣夫士而在畎畝之中吾意古不獨一伊尹讀豳七月見其人勸相稽事氣象郁然如嬉春臺如飲醇酎非眞謂士者不能爾其歲時推擇與于吡者不少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此豈與少室山人等伍要亦幡然于畎畝如伊尹者顧其事業不至于堯舜君民耳故古之士起田乘而巖廊釋鋤耒而簪紱而其在東阡西陌之間者猶能夫耕婦饁以釀成醇風噫天下不見是幾百年矣而子以大冠峩如大佩襜如坐而堯言進而舜趨若是者以爲士歟然則耕舍之我庸渠知非南窻西湖之我也語未既秋崖人戴累笠掛書牛角上而出曰吾牛飢矣子且去

重修珠溪院記

珠溪有古尊宿曰謙禪師其言向在傳燈而院于職方顧非禪崖其苑來歟閱方志師以唐光化二年結焉而里有朝議大夫左武衛方長史良弼者爲建以爲院吾意師故倦游歸而追寂于崖谷茅竹自覆將不覬覬一草則院亦非師意其奚禪之以後三百有六年當　國朝之慶元丁巳院絕不繼里老父曰是于長史公爲檀莫若其子孫之爲僧者嗣于是得法秀睥睨者引諫左据讕謂之禪思所以祈去之得自代者有司顧職方氏之籍在而秀之徒普觀度爲珠溪僧矣遂畀秀秀既沒其三傳子大才嘗以語予先是某甲者日飲無何茂然無一分顧籍意山羞泉忸草木慙恧今茲亦幾何年自吾秀師之來不出半語抄一錢而翼翼言言化爲佛事蒼藤翠篠安樂雨露悅入家容雲突而石幽者此前日之荒煙野蔓而榴翳也延宇垂阿百楹相扶其岑閒靚深以廬吾佛而憇僧者此前日之頹欄斷礎而藜墟也鍾磬鐃唄華鬘幡蓋朝夕贊揚以祝　世界主萬壽者此前日之蛸吟黽怒而衆狙之悲嘯也秀信有力于此願書以無忘吾師又曰吾師積十有餘年之勤以克登茲蓋其難已甚且物之成壞相尋無窮當謙老時知見之香普熏斯人院必壞偉禁特渠翅于今至其中徹一

田榻不復振拄憶吾師披徑則入景象蕭然不自意遂能起廢如此今謙爲前第一代住持秀爲後第一代住持不書無以示後之人廼爲書曰嘉定五年秋九月庚申僧法秀修珠溪院成嘉之也

依緑堂記

客有名其堂曰依緑而謁記于予方予子方予曰何哉子所謂依緑者豈平沙漫流襟帶左右碧淨一色煙霏吐吞而水搖山動于倒景之滅沒乎曰否吾嘗見雨蓑雪篷嘯歌而漁江鷗沙禽浮沉下上于玲瓏窈窕之外曰此惠崇郭熙得意小景也寧有是乎曰否吾鄉無陂湖而溪清不塵春染而鴨頭秋吹而龍鱗往往自多幽處予亦與溪友提攜山翁往來而朝夕于是乎曰否如此則子何以名而予何以記曰吾嘗手疏澗泉匯爲清池時雨新霽春草怒長吾欣然醉卧不知阿連之夢我少焉醒但見白鳥閒暇渌趣于平蕪短莎之間有魚圉然倏爾遠逝藻蘋荇亂牽動寒碧吾以爲有江湖之思焉若是何如予方予曰噫心與境忘則幽想遐發神游飄蕭極意所到忽若有遇蹤未嘗登稽山而識賀老鏡湖憶于猷訪戴安道處猶可想見而夜半之雪與故在未嘗泛沅度湘而見娥皇舜英之古愁班班于蒼梧之竹上者未歆而屈大夫滋蘭之秋畹采若之春洲固無恙也然則余三問而子三否者不既在几研之間履綫之下歟曰某也恐未能子姑記

狼山寺重建僧堂記

狼山面江腹海以山水之勝望淮南而寺又最古異時户外之屨常滿鍾魚鏗鍧出雲雨獨所謂僧堂者久不葺繩樞蓆棟懼將壓焉率翁居無幾何徹而新之向之靳不捐一金者讙施惟恐後積至三千萬不日月而成百楹相扶有嚴有翼而明樓闕麗軒豁殆與此山相雄長蓋今之所有而昔之所無也余聞學道者巖棲而谷處巢跧而雪立其木石之與居鹿豕之與遊雖把茅蓋頭猶以爲泰乃今蔭華屋違高甍有五侯邸第溟涬然弟之者不趺而坐不脇而卧其亦有所思乎海山茫茫江月洸洸率翁試嘗以余言問之翁名慧恭字敬可是役也始于端平三年十二月之戊子成于明年嘉熙正月之己巳而記于是季四月之壬午云

淮東安撫司幹辦公事題名記

余教授滁學之明年今端明趙公以書幣聘之佐帥事辭不獲則考前人之嘗爲此者而石殘于兵老吏無傳焉蓋自洪内相咨夔而下僅僅得若干人余既爲壓三楹于廳事西乃刻而龕之壁而記之曰惟揚古都會帥嘗選用重臣辟士公事豈但取陳琳檄魯仲連書于公輿露布以望一府而已軍旅之事吾夫子以爲未之學而今書諾藩岳者有軍事焉可不謹歟夫氣餒者不足以直是非識汙者不足以明利害慾牽者不足以斷可否器拘者不足以寄安危蓋必

如董生相江都王時乃可耳夫然故官卑而望則尊
職輕而責則重列其名氏必有指之者曰某也直某
也諛某也回某也正而又可不謹歟

休寧縣修學記

學校與井田並古未有去田里而為學者也故自五
家之比鄰屬而午貫之於是乎家有塾黨有庠術有
序此非古所謂鄉校歟族有師州有長鄉有老此非
古所謂鄉先生歟士生其時出則相耦于同井之田
入則相友于同門之學蓋知父吾父子吾子老吾老
以幼吾幼而已然而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具是矣井
田壞學校廢士之贏糧外遊者無方而專門名家之
學與大師衆至千餘人其不違父母捨墳墓而去者
幾希而人心始漓故漢之號為儒者其下者為桓榮
之稽古其高者為鄭康成孔安國之訓詁又高者為
董仲舒之明天人而止耳三代之所以一道德同風
俗者不在是國朝學校之盛布滿郡邑雖田不井授
而欲士之不去其鄉而為學則猶古也休寧壯哉縣
其道經訓以相傳習者率嘗甚吾州異時校官有望
府濵濟然弟之者蓋錫山陳公之茂尉邑時之為也
於今百有六年矣厥棟維摧厥甍維頹嫱言宮庭士
類有洮歲時祭釆僅僅無落事而已內相程公之歸
里也壹大篺之言言新宮殆不啻翅是歲某起家入
掌故道休陽聞公之言曰是鄉校也吾長於斯學於
斯而可諉吾父兄子弟為閩士之謂公者曰是鄉先
生也學如此其行也仕如此其亨也而可忘吾父兄
子弟為然則公之興學校雖微井田其猶井田意與
邑大夫吳君遂與凡有職于學者交謁更進而屬記
於某辭不可則諗于衆曰　聖有大訓言忠信行篤
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
乎哉然而行于蠻貊者易行于州里者難獨何與州
里得之于其常蠻貊得之于其暫暫者易勉而常者
難持也士固有冠冕佩玉天下之通貴而不為鄉士
大夫所齒者矣月旦之評其可畏如此故士之所以
修其身者愈近則愈難事容可以欺天下而不可以
欺婦子也夫子之所以聖不過鄉黨一書而所謂治
國平天下者無餘蘊矣諸君能耕而遜畔則畝畝而
伊周能行而後長則道塗而顏冉奚必曰稽度數以
為博談性命以為高而後謂之學哉是則鄉先生所
望于鄉校之意也皆曰唯敢不夙夜敬戒以無忘公
之德公名珌字懐古　先皇朝翰林學士今為端明
殿學士通議大夫提舉嵩山崇福宮云

野堂記

可使食無肉不可使居無竹蘇長公語也秋崖人衍
之曰可無肉不可無竹可無性不可無書可無餐不
可無山可無口不可無酒甕空作此想有年數矣先
廬燼于鄰火之明年予歸自惟楊至則無所於居乃
僑寄于別屋里人所謂相公牌下者屋敗甚疲吾力
苴補之然後向之上雨旁風僅可床几而予心鬱為

朱簾十里迷樓九曲二十四橋風月今不知在何許然則移執事爲元僚湘水得有語獨吾曹十餘年之別忽此同寅喜當如何

答洪侍郎

某昨已聞之吳農鄉以爲侍郎齒及下士思欲見之茲拜翰題勤勤㦤㦤不知何以得此惟天開一泰群賢萃朝鳳鳴朝陽涵海嘉賴如某等輩亦願一望立玉之光然起從田間山林之鄙朴故在惟君子愛人以德毋使之趑趄囁嚅於門下吏以沮其平生常布之氣不勝幸甚

答胡文叔

某痴不解事不知區區者適爲形役蓋自二月初犇走往來曾無寧日問訊竹間水石沙頭鷗鷺已望望有鄙我意亦知愧矣淮鄉士友未必如中州盛鼠朴知可售否從此相望夢墮天一涯玉我于成正不儁此衣帶水也雪雲釀寒惟萬萬自重

答葉巡檢

某維時霜晴寒意未蘸恭惟某官護護邊瑣百爾相攸台候動止萬福某叢上謁于計臺司賓者有客負隅坐亟問之則鷸冠子也徐察之則鷸冠于而非也去之幾何時有移書僕者手其函恍如目其題情如啓而讀則向負隅坐者也㷀然嘉之抑其言曰吾遴徑門弟子也東閣郎君薦稱正平甚力而此胥竟未至得無有石頭亭否僕舉與侍郎接又幸與常簿厚

挻音羶引也

貴糴者也徽民鑿山而田高耕入雲者十半其力貧而食貴吾念之甚獨郡挻于火民廬官寺百役具興今幸復故初而力且匱而吾且去矣雖然吾渠以其匱渠以其去而憖吾民哉于是游觀之娛廚傳之餙歲時交鄰之聘苦節削損得十萬緡揭以爲平糴本併有司秋入而春出之以相循于無窮氓也其何幸雖然知及在初仁守在久使景壽昌而在常平法通有世無弊矣伐石以屬之後于雲氓也抑何幸雖然涸轍之升斗孰與相忘于江湖夏畦之桔槔孰與無德于雨露侯歸而報政推此類爲上具言之氓也重何幸侯名宏字謙仲吳人是歲二月既望郡人方某記

方氏萊山堂記

吾宗元美入蜀之年欵吾扉而西也爲之烹伏雌相勞苦意其單車爲萬里別不能無惘惘然者顧作而言曰某解邊縣印綬屬耳既築屋于溪居之北山取詩所謂北山有萊者而謚之曰萊山堂子爲我言其意予曰元美之爲是也將爲隱乎則方沂瞿唐灔澦而上訪諸葛公平沙之石跪而致求曹劉諸人褒斜出入之塗此其意未休也子何有于萊將爲仕乎則山人去而蕙悵空矣意其碧叢翠穎遺風霽月而子援之以爲名萊且有辭于子雖然古之人不必隱時而隱不必仕時而仕莘野一犁之雨磻溪一絲之風盍將終焉及册書陳溪惟空碧耳伊訓作野惟寒青

耳是以君子有感于時也詩固曰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此成王周公極治之時乎故其山中之人方且出而觀鳧鷖假樂之光以媚于天子則其所謂臺萊者夫固詩人所以興也勉旃行矣予毋謂古遠乃爲反招隱以寄聲北山之萊曰萊萋萋兮山之幽翩王孫兮駕言西州松桂寒兮蛟龍樛嗜山中兮不可以久留萊艾兮山之扉漱王孫兮狐鶴與飛芙蓉裳兮芰荷衣微山中兮云誰之思是歲淳祐三季夏六月乙丑里人方某記

只恁麼軒記

秋崖老農于邦勞止生息惰相輟耕而遊意行澗岡可五六里至阿蘭若號曰珠溪有小齋房朴素幽潔

趺足而坐松風可人住山老才作茶供已即從座起而白予言我觀世間何者非幻茲是陋室強爲我名爾時秋崖告才老師但只恁麼於名何有師大歡喜此即是名名只恁麼無可不可佛所說義亦復如是乃爲作偈而說偈言是心如虛空本自無一事若能只恁麼緣累從何生而一切凡夫不肯只恁麼妄生顚倒想流浪五濁中見種種慾樂熾然起貪癡無名着愛根念念在富貴由此一念故戈矛生于心猶如癖毒蛇竟日思噬齧又如彼陰賊含沙而射人是人墮邪見展轉無是處我有一法門非作亦非止麁茶與淡飯直據現在身於十二時中無復起妄想得安穩常住不以苦爲樂如鵬與斥鷃無適非逍遙如魚自猪深不覬鉤上餌浮念一掃除心逸而日休我今作是偈付囑于諸人能只恁麼者君子坦蕩蕩是名佛境界安樂常歡喜不能只恁麼小人長戚戚是名魔境界云何離垢纏若人了此言究竟斬淨覺淳祐四年三月望日

月莊記

直山居之西衡爲室者五楹一以爲軒堂二以爲廡而歷其兩夾以居用盈村墅云而成之日適中秋也晩色新霽群山蒼蒼碧宇寥沉月明如霜歸謀諸婦洗吾老瓦落之固以月名吾莊嗚呼噫嘻二十四橋物是人非戰血化碧腥風爲悲曾不若崖邊秋老寒光入扉竹露自瀉梧風尚微是知月與山家爲宜庾

樓夜午乾坤一危據床豪嘯川陰山獻曾不若林影瑣碎澗彩陸離引聲長哦莫知孰誰是知月與詩家尤宜蕙房蔣户翠幄翡帷怨之以鴟鵂之哀猖激之以牕風之孤歛曾不若冰霜竹屋煙水茅茨窺房穎以排闥穿橫斜而出離是知月與貧家大宜予貧也而山居天文不斷其與乃窮于詩是兼三者而有之月固莫宜于予也然則取予于元龍百尺之樓延予以郭隗千金之臺而欲與予莊易也請固以辭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三十八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三十九

方岳巨山

記

吳元鼎交梅堂記

疇昔之夜夢與客行溪谷間沙清水寒微霰暮集有梅焉蒼皮半皴偃蹇苔石相與領而樂之客曰寒江蒼蒼山月荒荒側倚崩崖幽然自芳非釣瀨之嚴光乎於君意何如秋崖人曰高矣抑未也離世而立于獨者數澤處間而已矣客曰天地既春草木既津憔悴惟腊于澗之濱非離騷經之靈均乎於君意何如秋崖人曰介矣愈未也非世而異于俗枯槁赴淵而已矣居吾語子吾將進于而易其觀可以希賢可以作聖則指而謂之曰彼萬仞立壁煙昏雨寒老色如鐵凜不可干于孟觀夫孟軻氏之巖巖比類櫚敗荒野意蕭疎有美一人雅澹冲虛子孟觀夫子類子之如愚若然者於子意又何如也語未既有剝啄驚周公者則東方白矣秋崖人蹴樵青曰起扣門者非羹客也耶闢之則竹洲後人訊也君之言曰吾鄙在山林無與從吾兒游者既擇于梅使友之作堂其間以識吾訓于其爲吾發焉噫嘻曩既與君言矣欲爲記者無以易是君其語而于資深菊吾知其爲隱者也柴桑之遺民也蓮吾知其爲君子也濂溪之老仙也君人者隱君子而非也類與孟丈人行也而其友之云乎達原勉之毋或使玉立堂下者割管寧之席作嵇康之書也竹洲後人曰吳鉉元鼎秋崖人曰方岳巨山而是歲爲淳祐之著雍涒灘云

就日堂記

出五老門不數武道西有敗屋相撐拄曰翔風亭者蓋守臣率其屬迎拜制詔處也臣至郡之再月一夕暴風雨枏去之顧而嘆曰茲其所謂翔風者耶康廬前左重湖渺莽無際風蓬蓬然起于鄱子之澤踔數千百里蹴巨浪而蹙于揚瀾左蠡之口突怒奔放長驅而直前其鋒銳不可當也而廬山幾千仞橫其身捍拒之以故反射回薄震撼囂號不連日夜不解也其可驚可愕畧如是而何取於風乃壹大新之而易其名曰就日堂夫吾君以帝堯之仁臨照寓內赫然離日之麗也臣觀于離聖人以南面聽天下而重離六爻惟六二爲元吉重離君象也黃離臣爻也君離其明而臣離其吉何也二五交者離其照也不交則豐其蔀矣然則方國奉細書之札而使吾民近天子之光將誰責而可毋但曰天威不遠顏咫尺小白無敢不下拜

歸來館記

始予守廬山有艤舟橫吾境者榜之百亡何而荊州牧詰怒之曰吾人也爾之榜也奚其可乎復之曰吾境也彼之榜也奚其不可公牧荊州老僕列戍江東郡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而其析之是鄙我也鄙我不如斥牧愈益怒擧劾之朝廷薄其罪亶移武陽即

日解印綬歸問訊竹樹亡恙外步雪林而下繚山之麓以西屋其坳處爲三間號歸來館間與客醉起而歌淵明之辭則和之曰歸去來兮青山白雲今始歸淑人生其幾何奚一喜而百悲纍輕渉于世途駟兮馬兮弗追今幸返乎林壑將兩忘于是非天地寬兮蝸殼風日颼兮牛衣朝土甡其無煙飽空山之翠微陜彼高岡如麋斯奔我松我閭我竹我門不知今吾若亡若存有列者泓可瓢可罇蔭琅玕以清閑洗吾前之媿顔彼蒼生其柰何笑東山之老安林木寒其秋秋禽鳥樂而關關山喜歸兮獻奇露崖嶨以駭觀檜喜歸兮遠來龍蛇走而夜還宜老子之杖屨野色暝其盤桓歸去來兮吾微斯人誰與游此腰折于兒曹盍與世而無求匪吾鄉而我暂時則然其何憂惟出處之在我寧稽决于龜疇乃苦樵舍乃逢釣舟命山翁與溪友專一壑兮一丘有談及于當世決吾背之汗流百有餘其已足三不啻之宜休已矣乎吾行吾止時乎時時乎不時其誰留不吾乎舘將何之間從春沂歸不與黄石期燕煙歘與雪菌醯春皐以耘耔或作勞而小憩枕蒼石以哦詩闘吾籬者推去曰洗吾耳其無疑歌既書之壁是爲記

荷嘉塢記

並吾廬而北有山環焉版圖姓之曰何家塢自吾之家于斯也墻其口而圃之而沼之而亭之蓋思所以易其塢名而芸夫樵子之熟于口吾易之而彼之不吾易也乃元默困敦之歲有蓮駢生于其沼兮忻然笑曰玆其所謂荷嘉塢者歟芸夫樵子之不彼易則吾易之矣於是具著所塗而次序之凢我同盟毋惑多岐一東一西孰指爾迷作入山材處彼痴窩即堆錢百屋我無儲盈一燈夜讀作看圖書所它山有梅矯矯玉立不同衆芳春風遲日作百花頭上之亭我秫我田亦足以釀西風吹塵曾莫可向作歸來館有濯者蓮處汙而潔勿遐爾心濂溪風月作君子亭山下出泉有坎其泚寒斯冽斯幽人所賴作寒泓言秣其芻田彼犖埆對眠夕陽亦勿扣角作飯牛庵惟春嬌嬌惟夏蹻蹻惟冬悄悄惟秋杳杳作秋崖耕不一埋鉏不五畝耳目口鼻皆吾之有作田園居至是則復于圖書所以歸吾廬而山之觀止矣方于日一再行不大風雨不廢也顧其老竹窮木非有繁華之奇草亭茸屋非有榱題之觀而山之豁如谷之奥如林嶺之翳如亦有足樂者穿幽逗深繚繞嵐翠盡窮日之力而後餍也然則聲色之蠱其心孰與禽鳥之適吾情軒冕之梏其身孰與泉石之忘吾形當世之名鄉材大夫幸得遭時清明謨格長治安得而從兮遊乎樂哉斯丘山翁野叟之所同而高人勝士之所獨也兮其可弌寶祐改元第一日塢主巨山自記

徽州重建慶豐橋記

寶祐改元新安郡浮橋成太守臨邛魏侯克愚使其僚王宗説次之而使其民方岳記之詞曰

自古在昔肸邦建侯四達其疆廬積梁舟有圯弗興
是謂失政君子即之覘陳議鄭匪川靡梁不能為國
乃心匪民刑莫我邮周官吕命職在有司民自為民
曾閑弗思憲憲魏侯鶴山之子鶴山之子寧弗知此
乃關貢關乃增貢籍政恬事熙靡纖不葺廼梁廼川
廼心廼民廼寢廼興維勇于仁維歙之溪朝宗于京
江吳荊楚南東其行湍潦悍湍兩涘千里有比其舟
坦坦如砥始誰作之劉侯炳名厥既歷年年縱卯橫
今侯曰嘻是不在我匪用之裕惟仁之果慮事屬植
乃鳩爾琳爾功爾備毋失爾度出斛于庾百又五十
出緡于府六萬有溢四十其艛脩六百尺以今視昔
益三之一治缺為笮翼其兩旁賦丈倍脩以時闔張
上春經始民謡迺之季月告成侯來落之有翮者兕
況況邇漪背負長虹作歸之而侯曰美哉既堅既良
民曰允哉廼康廼莊習坎重險維其夷矣過涉滅頂
況其濟矣不川而逆不徑而踰凡人有心履此正塗
於休我侯惠我無疆匪惠伊教子孫不忘歙山巖巖
其水青青爲刻此銘詩以諭來者

顒齋記

予與從之共燈火于珠溪厥既三十年而餘矣子苒
苒日以老學益落而從之謁予記其燕居之室顒齋
予曰此非予所及也盍見孟子而問之古今言顒未
有如吾孟子者其書曰養一指而失肩背是爲狼疾
人矣養樲棘而失梧檟是爲賤場師矣何哉子所養
而有省於斯也昔者聖人之畫顒豈但象其豎頰頦
抻齒牙率天下後世爲飲食之人哉其所養必有大
于此者故曰養其小者爲小人養其大者爲大人小
人者以三釜爲榮以五鼎爲貴所養者外也大人者
不三釜而榮不五鼎而貴所養者內也然則萬鍾之
食一顒也一瓢之飲又一顒也侏儒之飽一顒也首
陽之餓又一顒也子將奚擇焉五色令人目盲則如
非禮勿視以養明五聲令人耳聾則如非禮勿聽以
養聰囁嚅于世利之塗則如非禮勿言以養神顛冥
于嗜慾之境則如非禮勿動以養志必若是而後可
以觀顒矣予亦識夫君家諸人之顒乎由顒者安石
也不出則如蒼生何從之曰僕謝未能朶顒者元暉
希夷也唫風嘲月以垂涎于世利之鼎而已從之曰
僕敢不戒顛顒者蠹運也猖狂妄行而禍及之矣從
之曰僕雖不敏然亦知所擇矣然則子其勉旃于觀
顒乎伐牛山之木非也揠宋人之苗尤非也如欲觀
之則孟子所謂以直養而無害者也朋友司過敢告
靈龜

在庵記

予歸耕窮山與世不相聞者三年矣今嘉禾治中曹
君鄖歲歲焉屬記其所謂在庵者君之言曰吾家許
峯下故旌陽所嘗井臼也因姓之云突兀撑空斗起
雲海上數千仞而派其支爲小嶼意象閎窈風氣盤
互則不肯孤所以奉吾先君子衣冠之藏也爲人子

者不敢以其心死其親亦不敢以其力倹其親則延之而宇之翼之而榭之缭之而港之規之而湖之千嶂所環嵐瞑噴薄迴青遠碧縈幽逗深吾所不能言者工所不能畫也吾獨能言致思其堂覆濡敬享其室朝暉暮雲其亭而又著軒焉爲齋居精舍焉爲傳舘最其凡曰在庵而已吾固也其惟子之記岳惟平川先生以經學爲師儒以論諫爲御史以言議風指爲侍從天下之名能文章者非其輩則學徒也顧平生於予文也嗜之尢治中君不彼之諏而予之諉千數百里走車牛口下而曰此先志也其斯之謂在歟一念所存無在無不在也立則見其叅于前在輿則見其倚于衡是謂之在矣正明目以視之而不見傾耳以聽之而不聞不謂之在乎由前言之則羮墻亦堯河洛亦禹凡寢奎寶畫奏篇進卷之藏此山者皆平川也由後之言則亦爲非周蒙俱非孔其環金植象形色繪畫之留此堂者謂平川數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平川有爲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治中君勉爲然則所謂在固在此不在彼也延若先生之行事則其狀在太常其傳在太史不書寶祐改元重陽日

新安方岳書

朱氏六可堂記

孝經非純聖人書君家文公疑之矣不惟文公致堂先生疑之不惟致堂王山先生疑之至所謂六可者則又裂取北宮文子道楚令尹圍之言文公筆而削

詁宋刻
誥故

之固已在删去九十字之中矣君今揭以扁其堂而又屬其記于予得無家鷄之厭而野鶩之嗜歟試嘗與君慨想夫洙泗之上神遊乎孔曾之間親見其穆然燕居席間函丈精聚神會熙熙泰和則堯舜禹之典謨具存而伯夷后夔之禮樂固無恙也此其言行德義容止進退盖已粲然在目中矣故夫動容周旋之間君子於是而觀學爲孔子之所謂仁不過視聽言動之四曾子之所謂道不過容貌顏色辭氣之三然則六可者固學者用力涵養之地主敬持守之則也君姑毋問其爲漢先儒之訓詁唐問元之章句而以夫之六言者就其所謂可去其所謂不可則一貫之指不言已傳六可不在忠恕乎自任之重死而後已六可不在弘毅乎好修者三省自得者一唯曾何人哉希之則是君名某經畧公之諸孫徽文公之族子也予雖未識其人而能作堂儲書以夫之六言詔厥後其斯亦可書矣于是乎書寶祐甲寅除日里人方岳記

方長者祠堂記

畎畞而有後世名帑布而爲衆人利此其忠信之行乎州里睦婣之洽乎比鄰必有非聲音笑貌之所能爲者大夫鄉士身都顯榮而生無益于人沒無傳于世者多矣乃吾祖吾父退然寒素爲鄉人所推尊一言析兩訟消彌盖有王彥方之遺風焉平生所爲力不足而心有餘事雖微而利無窮義役特一事耳

邦之人士安樂無事者五六十年兩公父沒已而思之不能忘也乃爲作斯堂而表之系之詩而使歲時歌舞之其詞曰

田瀰瀰兮山蒼蒼叱秋穫兮春條桑雞豚兮保社夕下來兮牛羊逸我兮穀我云誰之思兮此堂有耀其仙兮有白其鶴與翁而三兮提福吾鄉鼓坎坎兮豐年兮胥樂兮烝嘗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三十九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四十

方岳 巨山

序

送許允杰序

往時許太空見予竹西綵洛陽賈生之年耳得其文一通怪怪奇奇坐入盡驚亡何以其怪奇者取巍科怪奇何負于文哉後二十年太空以書介其從子允杰來見讀其編則亦怪怪奇奇問其年則亦僅僅陸機入洛之歲是何許氏之多英妙而怪奇也予方老退不得與于斯文見所謂怪怪奇奇則驚[illegible]耳固嘗問太空曰昌黎謂易奇而法文奇可也山谷謂奇是文章一病文奇可乎法而不奇程衛尉之治薄書也縱無勝亦無敗奇而不法李將軍之不擊刁斗也不大勝則大敗矣其曰文章一病非歟若歸盡取六經以來至于諸子百氏以及稗官小說騷人賦客之所論著反覆熟之當自見左氏怪奇于春秋莊騷又怪奇于左氏于雲相如同工異曲者又怪奇于莊騷愈降而下之則文人相高務爲艱澁雜字生語棘人喉吻而以不能句讀爲古則亦陋矣于其毋文勝而理負毋言深而意淺毋論卑而氣弱毋思殆而學罔則怪怪奇奇將又無負于予矣

滕和叔尚書大意序

吾州以經名家者多矣書爲最以書名家者加多矣滕爲最書自程文昌王大監皆有所論著天下所謂

程泰之禹貢圖志王晦叔尚書小傳者也至溪齋先生與其弟合淝令君同登晦翁之門學者謂之新安兩勝和叔漸涵于二父之淵源披剝于百家之林鼓篋自與予別三十有五年矣一日訪予崖底出其所著書曰尚書大意者十二萬言教予曰子亦知夫凡書之有大意乎猶之木爲本而非卽目也猶之水爲原而非派別也若書之大意則一中字而已允執厥中書所以始咸中有慶書所以終以此一字讀此一書迎刃解矣予授而讀之旣請曰以中爲書之大意吾未之前聞也子於何有所聞曰予聞之先君子先君子聞之紫陽翁紫陽翁聞之濂洛諸老而予發其秘者也寶祐乙卯重陽日友人方岳謹敘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四十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四十一

方　岳　巨山

銘

鼎硯銘

劉仲子有鼎硯禿耳缺足而質甚良予爲之銘

滅其耳兀其趾以觀取人失于羽誰其續之子劉子能出神奇金玉汝

唯埜銘

一貫之傳曾氏子家學也余取以名番易曾虞之埜曰唯則爲之銘

方入者賜起予者商於道則遠向若望洋昔者曾子惟聖所許微果微藝厥妙維曾吾道之一匪言可傳受授一唯口耳俱措中心爲忠如心爲恕咨爾門人子子爲贊勉哉聞孫歸其揭之勿迂以高勿挾以卑毋曰忘言又爲容力三省吾身其自茲入

敬思庵銘

從弟質庵手其親之墓而問名于予爲名曰敬思記曰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也銘之以爲故

犬馬有養豺獺有祭彼人是哉不敬胡異厥維敬矣忝何勿思忝爾所生何辱如之我卜斯藏是畚是鍤我考斯堂于享于蒸景彼高山有鬱楸梧曰予蒸嘗曾是孝乎孝思伊何勿親之辱言提其身維親之欲我度則京我經則籬孰爲親榮厥聞維馨克敬允思

相尔終纂岳作銘詩敢告司基

野航銘

霅乎予猷剡溪也月乎予瞻赤壁也有入其中者則告之曰虛舟耳請無自為敵國也

致存堂銘

海門令方君元舉既壑之明年其子𢠵義謁予曰吾與子系神農氏同姓予祖父自歙徙同里子教辟雍吾為士同道吾籍是為親請不為僭吾父之墓草宿矣惟是兄弟前日之苦塊廬故在因葺以為風雨霜露省處惟子教之以惠幸其不肖孤乃為誦致愛則存一章扁以致存而銘之曰

允矣孝思與天無極何存何亡蠢蠢薄夫致死死之則靡天常孰縶于懷如將見之于羹于墻繼樂正子求言憂傷頃步弗忘伊晉之衰沒齒蓼莪有泐其滂聞彼幽泉如臨其上質之在傍毋曰邈矣目其存之則顯則仰毋曰寂矣耳其存之誨爾琅琅嘻海門君仕則不昌式是義方我庚我京我經我籯曾靡不綱咨爾令子而弟而昆思輯用光我則好脩踐翁誨之如鏘珮璜其斯其存誰謂騎箕白雲之鄉我作非彝思翁聞之如負刺芒其斯其存誰謂埋玉輿嶺之岡蔚蔚輿嶺佚松佚檟翁在在堂燕爾曾孫眡此銘詩以烝以嘗

湳令君刷絲硯銘

蠒絲而硯毋或蠒絲而民綈民以仁硯之春

客有餽予三石其汎汎若沙禽者命之曰忘機之鷗其引吭長鶩而半身不隨者命之曰不鳴之鴈其鱗介穹然似伏龜而無首無尾者命之曰藏六之龜各為之銘

久而狎之吾亦不下逌而玩之吾亦不舞與輕波盍眠雨于嗟鷗兮

不飛而鳴其孰驚不鳴而飛亦或亨不飛不鳴誰爾爭于嗟鴈兮

毋曳其尾寧滅其趾不靈於人靈於己其如予何豫且予于嗟龜兮

贊

吟瀑圖贊

客有盡予巖谷中抱膝而觀瀑布者予目為吟瀑圖而贊之

有山巉焉其蓄紺雲雨者谷也有水垂焉其凌厲氷雪者瀑也有人兀焉其膏肓泉石者僕也

李觀真贊

不崖以巇不波以隨盍聾曰古今一笑耳天地一醉耳此自若人胸中之奇也彼毛錐何從而知之

牛衣贊

月寒寧戚之歌雨濕王章之泣藉盤礴乎愛景之春忍觳觫於繁霜之夕寻取而樓耕舍之壁間亦聊以愧夫無補于世而襲重綿之麗密者也

晉謝文靖公真贊為建安謝說作

絲竹雲林妓女冥蟄此亦一安石鬼域老奸風鶴勍敵此亦一安石蓋太虛之雲無心空谷之響無迹要未易窺敵手之棋而嘗祈齒之殺也

自贊

謂爲士寧有識謂爲農又無力面如巖崖耳如壁此其所以爲山中之黔而非人間之哲也歟

又

三事之所不事四民之所不民謂爲阨窮耶則廟廊未必同一丘之逸謂爲寒餓耶則簞瓢亦何異五鼎之珍嗚呼噫嘻予非淮陰侯之所羞與噲等伍而柴桑醉夫自謂羲皇上人者耶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四十一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四十二

方岳 巨山

箴

復齋六箴

不遠復

適燕南轅爾迷爾岐尚其未遠跂予改之

休復

休者止也能復則止拳拳服膺顏氏之子

頻復

而旣得之則又失之曾幾如是而不踣爲

獨復

萬物皆流止者金石衆狂一迷惟君子特

敦復

爲復有道患不自覺君子以厚小人以薄

迷復

爾有廣居爲其勿歸惟聖作狂差之忽微

蒙姪名訓

星姪將除喪與名曰蒙而字以養正乃就其身之所當體察者釋蒙以訓非釋經也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童蒙者何赤子之心瀆則汩矣惟幾惟深

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

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
塗人皆爲毋曰爾蒙允我養正作聖之功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夙夜父毋惟險之極何以出險果行育德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脫桎梏以往吝象曰
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習俗桎之利慾梏之法以正之庶或脫之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象曰子克家剛
柔接也
彼愚且闇亦有一得能受能容維家之克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無攸利象曰
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相彼烈女絜王清沐毋失爾身小人之朋
六四困蒙吝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孰發爾蒙維賢君子爾則遠之困斯吝矣
六五童蒙吉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順則毋我巽則毋必維順維巽童蒙之吉
上九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象曰利用禦寇
上下順也
孰爲爾寇血氣以之勿或使之惟其弭之
附諱習字訓
學飛曰習其在厥初相彼雛矣鶯其茁矣跕里一息
維其習矣浴爾謹習迅靡日矣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四十二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四十三

方岳 巨山

題跋

趙景山村田集

宋魏諸王孫率以詩名後世至唐盛矣賀白其巨擘也怒鯨横鶩捲海倒流而其盛止於詩本朝出其才與天下共麟趾之彦滋盛獨詩乎哉四靈清語不枯秀語不迂抑紫芝其尤也續遺響於寂寥發妙彈於孤犢將從村田叟問之

程務實詩集

夏六月務實寄甲乙藁予時未暇讀也自意登斷崖酌窪樽與務實招雲月而話襟期在此行矣至則務實病于春之足予又病退之之瘧不知溪煙沙草真愁我輩耶子璋髑髏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只此兩語瘧鬼辟易三舍今當賓君詩床頭試觀定何如也

吳晞之家集

醫而世十一世而藝百一藝而儒千一不藝世耳不儒藝耳奚其醫晞之之醫自其祖曾七八傳而所謂隱微處士南薰老人者率有集方志所書宜信晞之勉之浩翁評盡謂使其胃中有數百卷書下筆當不減文與可劉醫乎哉晞之勉之予以掌故過都之年道病晞之投方匕劑立蘇醒因書以附家乘

王周卿註鶴山詩

前輩詩多矣周卿獨爲鶴山故鶴山詩亦多矣周卿獨爲其在渠陽時故風雨凄凄雞鳴喈喈鶴山以之他山有石可以攻玉周卿以之淳祐二三十九歙人方某書于桐廬舟中

董同年先世所得

仁皇御書刑政二字

此神文之所以聖也慶曆之際於斯爲盛臣某恭書

董仲鈞所藏晦庵殘帖

淮南王安丹成其遺餘於杵臼聞者猶能使雞犬皆仙此理殘帖意與甚哉董氏之好學也後學方某敬觀

李氏唐告

往年泊呂城尋竹巷李氏求觀王仲言所謂唐告百餘軸者主人翁入城府辭爲他日館丹陽客有勞咸通中大花綾告相示者問之大鄭王之冑家金壇西岡又非仲言所見也唐家三百年冠蓋誰有詩書到遠孫蓋范文正道吾宗事嘗爲客誦之甚恨不曾作衛公故物記也後十年客復來請余記當時語客名夢得連取薦書爲名進士歙人方某

朱祐之詩

余義夫稱祐之與其季書一筆萬頃讀之不能休今觀此集乃蘇長公所謂收捲波瀾入小詩者耶秋崖人方某

竹所主人所藏余詩

厯

竹所主人謂汪君正巳也其師面目嚴冷出語輒捧觸人君每每以樂易左右之屬聞其師亡爲藏匈匿問政山能使其徒竭力無幾微見於顏面此李將軍不擊刀斗法也李廣程不識皆爲漢名將然士卒苦不識而樂從廣吾未知其孰是君歸見所中青士問之

程少章文藁

少章少時挾老筆場屋間大略如李將軍與匈奴左賢王戰時漢矢且盡吏士無人色而意氣自如軍中服其勇也既不得與諸妄校尉等伍輒棄去更爲耒啓箴頌以從諸公貴人遊則又似東方曼倩與郭舍人戲爲隱所謂伊優亞狦吽牙漫不知爲何等語而歷對鋒出莫能窮者今老矣兒子辟雍貺其謁官人矣亟屣履迎謂之曰飛將軍迷失道天也非有先生得無嘗紿騶朱儒乎何其恩澤侯也少章曰士有桑樞甕牖矻矻窮年而莫之與者有高冠修袂放浪江湖而莫之逆者要之亡羊等耳予家筆峰下有田一壥子將駕黃犢其中時或作勞酤老瓦盆以醉雞與子州里吾將洗吾耳也況諸公貴人哉予笑曰少章今又一變爲漢陰丈人耶書以爲別

奚朝瑞詩

月夕坐叢桂下鼓歸耕一再行有伻以詩卷自休陽至明日有客以詩卷自黟至喜吾鄉之多詩人也倒屣亟迎客沽斗酒相勞苦醉語客曰吟安一箇字撚

斷數莖髭詩以可苦而攻學詩如學仙時至骨自換不可以苦而悟也優而柔之使自得之吾見子蟬蛻矣

常御帶論孟集語

國朝有以論語爲相業者矣兗戈和弓屬鞬左右而用心鄒魯之書則四姓小侯所絕無而僅有也予不及識常侯而有道其子闇門君之意者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乃翁以之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君其懋哉

胡氏乞米詩

鄉人有胡君者本衣冠子脅空拳與窮餓敵幾爲所得者數矣盡其計有三左去筆峯下而家行在所以寂易喧一左也脫大須㩳襪而衣縫掖以實易虛二左也不能拾墮樵煑瀑布而爨桂炊玉以有易無三左也繞腹之篤如束濕而驚雷怒號亦難乎其爲情哉聞嘗自作乞米帖與里中人世無監河侯將如子何也他日予訊之曰士有朝不食夕不食而使餓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是也然爲所識窮之者得我而爲之孟軻氏亦謂之失其本心已之亦是也緜前之說予窮其廖乎緜後之說予窮未渠央也雖予亦將如子何哉淳祐六七九里人方某書呂左史所與詩後

程達原字訓

始達原邀予半道班荆相與語偶及世所稱謂曰官人者予嘗離以爲謔人而不官者盖有之官而不人者滿天下也達原憮然笑曰非謔也因出字訓示予爲題其後曰史弘肇不識字固也張禹孔光學爲帝者師不識止字諂王鳳柳河東文如五綵麗天芒寒色正不識正字陷伾文黨屈原離騷與日月爭光賈誼痛哭流涕之書漢廷無出右者皆不識命字一斥不復至於憂愁悲憤不得其死然則古今大儒不識君字訓之字者盖多謹毋曰小學家

思齋說

客有袖思齋說以來者曰願有謁也予讀之曰思周有說乎此心天也至神至明至虛至靈意見之萌重淵風行適波其登念慮之興太空雲生適滓其清故寂焉而凝不將不迎閑焉而精靡爲靡營此之謂無思無爲此之謂何思何慮此之謂不思而得蓋天命之謂性也奚其思然而均一物則此何爲而堯彼何爲而桀均一陰陽此何爲而回彼何爲而跖是知弗慮胡得惟其慾之窒否則鑑明也而塁有物之食弗圖詎獲惟其義之集否則蹊南也而北有茅之塞故曰思無邪故曰思則得之故曰心之官則思蓋率性之謂道也奚其勿思試筭語予周公待旦之思此思也所思者何事楊子深沈之思亦此思也所思者何謂予歸思齋而思之如火斯然如泉斯達則謹思其在我者勿思其非我者可也客曰唯請筆之

代題同銓小錄

淳祐五年春 皇帝下明詔嘉與士大夫更始一時

羣彦魚魚雅雅集闕下于是國之貴遊子弟銓于有司者與觀光爲何其幸也越四月甲子合凡與推擇者若干人集于依光叙同盟侈殊遇也酒行有執爵起祝者曰吾儕賴上恩藉祖父澤今茲幸且仕有敢負而君辜而祖父者乎有敢黷于貨荒于政者乎有敢以麒麟之楦而狠如羊貪如狼者乎皆曰不敢審不敢則爲我釂此其所以識也坐者皆釂旅酬而進曰吾儕勉之毋使人謂徒讀父書澤祖笏以廢幾祝規某既書紳遂緝以爲小録題辭

郭氏種德庵記

水心挾老筆名一世至爲種德翁記庵大似辭費翁家橐駝種樹之說曰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固其築欲密此種德說也君其問諸橐駝水心猶落第二欵方岳

忠烈劉公遺事

比有上功幕府謂以陣歿爲死節者予書其牘云死事與死敵異死敵與死節異意以爲驅馳戎馬之間邂逅鋒鏑之下未得謂死節耳議不合則爲一筆勾倒嗚呼吾獨不得如忠烈劉公事使執簡從太史公牛馬走後顧使此筆爲一殺死健兒辱也耶天實非誰實富貴以疽潰天下而不識面之顏眞卿死之此可爲忠烈公六太息也淳祐丁未良月梅歙人方岳書于金陵

林君詩卷

予耕折下自五月至于七月不雨榾榾然與鄭翁并畦而甕灌之苗則槁矣歸卧蝸牛廬有賓一卷書床頭者取讀之如挹高人勝士而忘予之與芸夫蕘子伍也如藐姑射之飄飄吸風飲露而不知門外火雲之蒸肉山也如三日之霖沛然建瓴而下之不自意山田之生煙而澤田之飛塵也噫其甚矣予所謂藜藿拄乎魑魅之遐閑人足音跫然而喜矣敢無順下風以丘淳祐八七廿四秋崖人方岳書

潘君詩卷

潘德久詩不宮不商自成音調水心謂永嘉言詩皆本德久意其傲兀試席如深叢孤羆一第溷渠耳顧乃鶡其冠爲老閽門士固有不遭如此今君與之同姓也同里也同鶡冠于也而窮於詩又同豈其苗裔耶何酷似也雖然毛錐子安用哉

徐貳卿與彭監帖

巢元脩閒關萬里訪兩蘇公嶺海之南意斯人不復可見而何人毒徐仁伯彭君自臨川絜酒會其葬于玉山斯亦奇士矣仁伯艶時盍司成也予以博士與辟雝諸公日日守光範門白其寃

天子爲下中執法治詔獄而竟鶻突不得賊時豈無許孟容呂元膺等輩哉然則唐之中葉彊藩悍鎮疽裂癰潰猶爲有紀綱也因讀彭君事寄此歎息

跋人會稽詩卷

予未嘗絕胥濤而東得功甫詩眞可卧遊然禹穴自

是後人一疑獨喜吾家老子墨池無恙耳

書景獻府講詩終篇

其禩吕蹕蕪濫塵講席起釆芑止殷武凡百二十有九篇雖不能析微闡幽該貫融徹而依忠依孝未嘗敢不謹焉惟尊聞不貴博而貴精惟行知不貴敏而貴力邇之事父遠之事君豈但多識草木鳥獸之名而已者一字之訓一事之義蓋有先儒之書在承宣爲學日益其自得于遺編者久矣某敬畧

跋月潭淨照詩

予平生喜從山僧野老遊而出世間者抗塵走俗又有甚于世間者以故所見多是蠹庫門鑰匙色淨照師出詩卷爲讀之覺如盤饌春多筍廚薪濕帶苔能道當家風致雲歸大呂諳風勢水响多應恨世情有味其言之也雖然政使如貫休齊已於乎法中猶是六十四種口業未知與畫鑰匙僧孰愈于歸扣碧潭秋月而問之

跋謝正夫論語言仁

謝正夫出此編三復敬嘆蓋亦知學者所用心矣至請爲下一轉語某則不敢孔門惟一顏子三月不違然其於仁也敢問而不敢言也若宰我子貢開口便遭鉗椎矣君歸見堂下老斵輪以予言問之

跋岳武穆帖

王之討楊么也過師吾里留題東松庵壁上老墨飛動忠義之氣燁如所謂因邀後軍王國練者蓋後來告變之王貴號王鵰兒者也天兵濯征偏裨之在行者多矣獨邀斯人者飯其愛之必異於餘子孰謂其報知己一至此極哉司馬文正公之邢恕王荊公之呂惠卿世固不少而逢蒙殺羿孟軻氏顧含蒙而羿之責又何也淳祐九年六月朔敬觀于廬山郡圃之愛蓮堂附此嘆息

跋崔菊坡洪平齋與高守帖

崔丞相所至莫府極天下選觀此諸帖亦可想一時賓主之際矣天目之老猶及以鴻文大筆行端平元二間而臨邛史君特麾屢麾不一麾而發則天也自我得二士意氣横九州菊坡於此信不凡主家十二樓一身當三千之二客者抑豈今世之周旋獲笑顛倒逢嘻云爾哉三復感歎淳祐第九重陽歙人方岳觀于江東道院則史君令子爲脩水尹云

題朱兄文

晦庵諸孫訪予穢崖下適會昭武之役不能烹伏雌爲半月留但相與苦話一頰因歎曰夜來與泉使言吾輩遂爲世之狼籍人矣東邊去撑觸人了歸西邊去撑觸人了歸已自可笑今日只與朋友談文又不能道妙道好真狼籍人也然竹坡奮誘進後輩見詩即李杜之見文即歐蘇之後輩不解其意多是顛了至有自號詩壇復古者然則予狼籍人不狼籍矣祂日見竹坡出予此紙必撫手曰前言戲之耳君歸盡取晦庵書讀之予無以贈君也

跋徐衡伯詩

始予與衡伯別祁山時未有能詩聲也亡何而寄詩惟揚已非吳下阿蒙不數年見予辟雍則詩又進予曰此脫殼之雛也離混沌矣又數年見予樵溪則詩大進予曰此泛駕之馬也籋空霄矣雖然雛之脫殼也啄菢之馬之泛駕也羈靮之予謹焉而已抑予所望於子者非詩也不知子之進于學亦有如子之進於詩者乎試嘗問子學者之學至于孔孟而止矣孔子刪詩不自作詩也孟子言詩亦不自作詩也孔孟之所不作而今之學者窮日夜廢進修而學之高者曰選詩吾師也下者曰唐詩吾師也學唐學選者幾何人矣不能唐不能選不論也苟選矣鮑謝諸人而已耳苟唐矣劉柳諸人而已耳況又不劉柳不鮑謝而曰某潤某某磯某云者詩乎哉不學孔孟之不作而學唐選之作不學唐選之不苟作而學某磯某潤之作予憂子之詩之進而子之學之退也於其歸也不敢以頌而以規

跋金尚書奏藁

誠齋跋尾之明年某實始生然則於尚書公猶未得爲互鄉童子也其所論著某何敢贅一辭顧無以復命臨川史君則拜手而筆之曰蘇長公有言問世之治亂必觀其人問其人之賢不肖必以世考之共惟皐陵之聖自堯以下無譏焉一時從臣適相會聚有若我尚書公者四人而小官之謁吏部銓避而窺屏間者蓋楊誠齋也五人者皆千載人而同出于一時嗚呼盛哉此皐陵所以聖也寶祐改元除日後學方某敬書

跋李君蜀議

漢騎城獎仲謀懼丈鐵入鄴孫吳乎素船倒峽長江一矩竿入朝江南下無蜀則無吳李君之論偉矣然揩是余毅夫未入蜀前議論耳前救敗棊之着固應尓今日活死棊之着當何如王積薪輩幾無措手處矣使遇驪山老毋心自別有一着寶祐二閏廿二方某書

跋許兄桐嶺書院本末

某之生也後不逮識所謂桐嶺者然觀一時師友之盛可以知主人翁矣亡日識其再世孫簡于廬山間書院無恙乎曰嘻是十年前猶巋然魯靈光而今其亡是公矣予曰迺翁之以貴甲其鄉孰愈裴晉公之以勳高天下也夫以勳高天下不能存綠野之存則夫挾貴以聘士云者又烏能必書院之不亡也哉盛衰之難常而富貴之易及固如此雖然綠野晉公一身之所遊處私之也書院迺翁與四方學者之所藏脩公之也功業不泯則雖一身之私而強藩悍將爲之興懷孰謂義理在人心而象山翁李琵書冊之所捷乃翁群六籍萃百氏以與四方學者共之之處顧獨無一慨於角弓之詩三復於甘棠之章者耶子其識之寶祐甲寅臘七新安方某書于荷葭塢中

跋陳平仲詩

雲谷謝公使治鏞之年過予崖而西也手其友陳平仲詩若詞三鉅篇示予讀且評曰本朝詩自楊劉爲一節崑体也四瑚八璉爛然皆珍乃不及夏鼎商盤自然高古後山諸人爲一節派家也深山雲卧松風自寒飄又欲仙芰荷衣而芙蓉裳也而極其摯者黃山谷詞自歐蘇爲一節長短句也不絲不竹自成音調語意到處律呂相忘晏叔原諸人爲一節樂府也風流蘊藉如王謝家子弟情致宛轉動盪人心而極其摯者秦淮海山谷非無詞而詩掩詞淮海非無詩而詞掩詩若西叢君所謂奄有二子成三人者歟窺豹一班則娥眉不及宮前梛一度春風一度開唐人得意句也白露橫塘一片孤山幾夕陽真情順下風而立矣因筆其語集中明當嗷白山水焚不乳盡觀之

跋趙兄詩卷

予非知詩人趙公追而與言詩過矣然予觀世之學晚唐者不必讀書但彷彿其聲欬便覺優孟似孫叔敖撥皮皆真予每嘆恨夫晚唐之不昌也君其肯之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寶祐甲寅良月中休秋崖方某書

卷終

秋崖先生小稾卷之四十四

方岳巨山

祭文

祭岳武穆

神京鱗介腥衣裳三精霧塞天無光魈啼魑嘯紛披猖中分宇宙尊犬羊誰其與者淪綱常受計于虜扼我吭王心凜凜天蒼蒼以次束縛歸朝堂自南自北詠已償爲用輿虜爲斧斨爲讐報仇胡不滅至今淮塹爲河湟每觀王傳心摧傷怒髮爲立膽爲張皇昇予邑予祈閭閻王有像西山岡欲往從之絜予觴簡書之嚴不我遑今且去此何敢忘牲肥酒香時日良金戈鐵馬山茫茫

祭魏參政

嗚呼蜀自三蘇公不作于今幾何年兮予嘗意其水恧而山蓋天地之秘寶韜光劇彩鬱屈而不平兮故其發也散爲而有斐君子特立于西州學探邃古之輿文洗時俗之陋而浩然于胷中者自一宇宙兮蓋蹴訓詁之圃而姬孔之與游以其精微者治身以其粗淺者治世是心固將堯舜吾君民兮而不知一葦杭之何以障百川于橫流彼誰其秉國之均如重陰且霾日月爲之晦冥兮而矯然獨鶴之唳唳乃欲空百鳥之喧啾抱遺經于荒遐之裔樂斯道于寂寞之濱者幾歲月而相忘兮亦既築山房于白鶴之麓而眠雲卧雪吟風醉月侃侃乎其無物外之憂但遨嬉

于翰墨之林而秦篆漢籀流落人間者太山一毫芒兮至其妙于心則伏羲以前之大易而筆于書則獲麟以後之春秋忽雲騎之劃開豁中天其大夜下尺一趣諸老以來歸兮人固以爲適當太平之期頭觀德化之成而衆君子之聚在本朝者殆將人稷契而身伊周歷觀近歲諸賢之志各欲出其力以救斯世之淪胥兮而彼蒼者天豈其不欲平治耶胡爲言中道而摧輈西山其頹而天目之老晉陵之䰟亦相繼而凋落兮獨吾白鶴山人在而且猶旁睨如棋之局孤閒橫水之舟然庶幾其可以繫中外之望以待天人之定兮而復乘雲氣騎箕尾溯松江以上征而不爲蒼生其小留疇昔之夜謁公南徐曰衆謹之不可息而予亦信以爲然兮及今見之則慨嘆其爲李西平之子而嘉獎其爲興于臧宮馬武之儕入生傾意氣耳故今聞公之喪晝喟而夜吁兮而況朝失元老士失宗儒其將付斯世于悠悠乃作白鶴之些曰白鶴飛兮山之幽梳雪羽兮風颼颼時不與兮吾誰尤白鶴歸兮河之洲蘇臺杳兮雲正愁嗟華表兮天知否

祭趙龍圖

某窮居讀書常竊有歎曰嗟乎士固有精忠皦日星勁氣厲金石勳勞在社稷名聲震關河而卒爲當代之所咨嗟後世之所哀痛者矣庚稚恭鎮襄州此其志何如也北伐一疏氣吞群胡當時自河以南皆懷歸附則亦不可謂有經濟之意而無其器者丹水一衄遂可以成敗論哉國步多艱慚憤而死是殆可悲也已某故于公之云亡以其悲稚恭者而重爲公悲之嗚呼公之失守襄陽蓋所謂人能搏猛獸而不能不却步于蜴蜥能犯剛風寒之容刃而不能不傷生于尋常不虞之酒色也歟當其麾鞬矣十數萬而却之以嬰孤城于百戰垂亡之餘功亦不細矣而梟獍驟興于肘腋之間虎兕突出于檢柙之外遂使曩時之竹帛晦昧于公議者之口而後世之簡牘不知又能如庾稚恭有爲之歎息以否孟明不復償則亦負殺之恥而死在傍冥而憾而衆彼青山傷哉素輀獵獵霜風訣茲一卮

祭杜丞相

嗚呼天下不見司馬文正之忠清粹德兮于今百六十有二年世道之升降凡幾人材之消長凡幾蓋有不勝其慨然者矣而公方起從海濱共更化紘一時之兒童走卒亦皆論名氏兮而都人士之攀緣相登爭覩其儀形者亦皆咨嗟太息以爲甚矣其似文正也是何退然山澤之儒臞如列仙上方舉國以聽焉而四方顒顒延頸跂踵以望太平之期兮柰何乎心勳神疲于應物其胸中之所欲爲者曾微江河之一消雖移疾者嬰然猶國有蓍龜士有砥柱若不見其運遽兮而君子恃之以無恐小人讐焉而莫前今其矣而未遇復矣而未泰兮正升降消長之一機也而

公乃騎箕尾而捨旟將恐上心漠然于此矣而元裒亦無與相彌縫兮凡吾黨之所扼腕者固匪人之所垂涎天下之勢方如駕漏舟于風濤浩渺之衝兮忽檝摧而維絶則旁觀之損神亦不自覺其失聲而呼天試嘗評之公之與文正其清介同其公忠同其夙夜盡瘁以遺其身者無不同兮獨東國不及于踰年而青苗助役之未罷然而青山流水居無五畝之園以獨樂花木之秀野而藝風煙兮則公之貧又似乎差賢意公之心使天下清明常如今日不至于變怪雜出鼪鼯而號狐狸兮方瞑目于九泉古所謂死而後已者其公之謂兮吾爲天下悲而已矣不自知其涕漣

祭徐侍郎

靈之游兮淒其以風噫慟以棘兮洶胥濤而與東噫世無羊叔子兮莽吾宛其曷窮噫非此其悲兮羌世變惟將惘噫時耶勢耶天乎人乎求所以死公者而不可得也渺觀帝兮深衷噫

祭徐知郡

始予棲遲如桐未繇璞未規也變者新之有刖其渫孰予奇也公顧曰噫非熊非羆非虎貔也文士追隨一雄萬雌獨已知也風檐暑池高論炎羲夜以曦也醉墨淋漓急驅龍驪走蛟螭也予起鋤犂歸袖披披春不貸也迎笑以嘻謂非群兒我耆龜也曾幾何時東皋語離更相持也聚散參差而我心朔鍼與磁也

歲如何其物換星移天一涯也簪盍勿遲于宦之岐或並馳也今我來思有傳者誰公其萎也我心則疑天實生猗竟何爲也風鬟霧鬢長鳴之逵孰與覊也煩劇之治如理棼絲愈剛剸也老筆聽辭如氷之澌潮之滋也落落松姿秀目疎眉休顯宜也立之文墀則麟儀儀鳳師師也柰何乎噫濂溪之衕終一麾也有翩者旗回鴈之陲古驛悲也時方偲偲放于茅茨莫爾咨也歲則一朞玄閒我貽涕漣洏也曰阡有碑爾作銘詩謹勿辭也朋友道齋絜酒則醻誰其醜也長夜耿彌晤言如覽今已而也下亭之祠有庵江籬尚爲詞也

祭胡文偉

性公蜚英場屋耆浩丘園雅齒且佚長負秋風之恨劉蕡不第空餘月旦之評駒陰奄及于禫祥馬鬣未懷于宅穸屬其負薪之有疾吁嗟執紼之無繇乃遡蜀靈漬予絜酒嗚呼兄子猶予愈增坦腹之悲吾翁乃翁徒洒交順之淚

祭杜尚書

鳳城岩嶤湖山春只月户雲房愜幽人只有癯者仙翩綸巾只左吾詩書右菰蓴只藐予過之孰主賓只偕一道士鄭子其只詩以吾盟不吾嗔只月窮星回幾何晨只橐兜戟纛來宣旬只銘常勒鼎槩經綸只文昌太微羅星辰只夭飛泥蟠遡無垠只駕朱兩輪適予閩只公既來雲騎麒麟只聿其梓琴迅羲輪只

敢拜稽首誄憑𦓝只植象環金儼綏紳只筆綠𦫵黃
薦吾醇只列星在天杳音塵只詩情不磨黯湖滸只

祭外姑李夫人

世所謂婦德者將續巴清之傳乎抑為姜母之詩乎
徒舉梁鴻之案乎寧斷樂羊之機乎我外舅氏維書
之癡曷其相之維婦之儀我姑我嫜我饋我飴勉勉
夫君勿或爾思孰為覩娛俯青以婦書既薦只家則
隸只杞城其崩惟其發只乳余呱呱有三其雛爾鞠
爾育亦孔之悲州兮弁兮攤者振兮曰有室家鄰且
戱兮四十一年靡澤靡胎言撫其書有涕其洏我思
古人懿其廢幾疇昔謂某王潤吾楣伸乃翁者匪子
子誰雖則一科莫補餘遺永懷契闊官轍差池古今

在傍奚而爈而眾彼青山傷我車輪獵獵霜風訣茲
一卮

祭貫寧

土山異兮金石泐赫奕讀兮瞰予轍公之來兮山幽幽
璠璵洞兮揩折黃運飄予兮滻不芷公之去兮山蒼蒼
仕何夫兮忽今古以鮮歸兮欲月苦苦之別兮萬山阻

以宋本補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四十四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四十五

方岳　巨山

墓誌銘

奉議郎淮東轉運司幹辦公事吳公墓誌銘

予頃佐淮東軍休寧吳伯玉幹儷輝間以事白府輙過予予輙為具鷄黍酒行輙撑拒曰平生毋酒長毋多酌我然覺其意酣如也最後望其面深墨與之揖三引其氣而語屢騰既坐闇闇然喘不休徑起索輿去留之飯不可無幾日公亡矣于是紹祖適歸里旁無強近之親予白府移書漕臺屬西幹主後事兩司賻特厚斂以無憾是歲端平三年也年六十有六矣公諱天球伯玉字也曾大父某大父某諸父逮取科目伯氏天驥為尚書郎公登嘉定七年進士第官自修職郎至奉議郎歷廬州廬江尉煕提坑冶司檢踏官淮東轉運司幹辦公事公于是將遂亨矣事有大謬不然可為流涕痛哭者盖不為公惜也

國家失汴至是百有餘年未有窺左足向夷門一步者朝議以三捆兵復三京凡淮東泗宿宋亳南北軍之在行者趙公葵實將之遂以公為隨軍錢糧受給中原淪胥久河失故道餫漕絕五河口遡大小清河略葛驛以達于京師綿千數百里無人煙率虎豹所嘷魚龍所家也軍無乏興遂入汴趙公于是盛服行宮闕省宗廟弔遺黎故老以布宣明天子威德亦一時之盛已方是時將下制書定功令而潼關以敗聞

趙公迷班師公事格矣不然豈直一陞朝官哉公以
某年月日生某年月日歿二子前卒其承重者孤孫
紹祖以淳祐三年十二月甲子葬縣之睦親里富潭
銘曰
能否人也窮達天也成敗時也離合機也允乘爾時
而孰擾之允按爾機而孰蹶之翼翼神京既革以淪
勞而不慭其天其人我窮曷嗟忝離之復復哉復哉
有瞋其目

鄉貢進士汪公夫人李氏墓誌銘

某兒時見里長老數一時之勤于學者必曰汪清英
某嘗問焉曰公今安在曰嘻死矣其勤何如曰清英
讀書無晝夜寒暑居窮山荒絕處日一脫粟飯不再
也霜晨雪夕擁黃紬被披吟益悲若傷或爲束緼火
爇松釵輙搔手卻之曰來睡思矣毋須此自六經諸
子史無不蠅頭字抄節之歲辛酉貢禮部捷者及門
而毋亡清英素羸坐自刻勵以苦其身而又罹毋憂
乃不踰年而殁蓋殁云後二十有二年某婿于公夫
人李氏出其平生所爲文數十百首他所抄節巾箱
冊號中堅若唐綱等類者又累數十百萬言泣曰未
亡人不能訓其子將無面見夫子地下始君未十歲
兄公試君鄉人雖累義君操筆立就一座盡驚歸以
其遺孤女女君其將使夫子瞑目于數十年後者非
君也望而誰某既竊奉常第夫人喜曰可矣吾遂得
籍口下報夫子矣嗟夫自有科目以來得士最盛然
以破碎聲病之文決得失于一夫之目亦豈盡然哉
觀公一生刻苦曾不得與等輩試禮部何其難也而
今之場屋士至有言伏獵而書弄麞者率皆拔高薦
跳危科又何易也公諱某清英其字夫人後四十一
年當淳祐某年月日歿二子某一女歸于予以其年
某月日塟環村之原銘曰
翁乎空山夜不眠風抄雪讀四十年人皆青雲翁沈
泉彼斷機者誰其賢噫何時兮書始傳

朝奉大夫知道州徐公墓誌銘

始予耕析下聞有新令尹至者約其民曰爾士爾學
爾農爾耕毋或以非爾事姦有司令不敢爾貰其敢
以游微奮夫踵而門尺寸圭撮非法取而竊爾其唾
予里父老既爲予道之問孰氏曰不知也墻壁無文
移來幾何時曰不知也催租吏去不來者月十日矣
居無何令尹枉車騎顧予予以吐辭不見不可則迎
拜延上坐問其所以來者曰子游爲武城宰識澹臺
滅明子獨能終老牛口之下乎吾是以來予毋愛于
言也既去問知其浦城人魯國徐文肅公之孫任以
爲承務郎方是時其諸父茂翁直翁言論風指爲一
時名鄉大夫而令尹能自濯磨落落不肯出人下意
徐氏世不乏两翁也去之十年乃官不過朝大夫位
不過郡刺史死矣謹按文肅公諱應龍任光祿大夫
守兵部尚書以徽猷閣學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
贈太師五子蒙知南劍州將樂縣棨叟參知政事清

叟工部侍郎今爲煥章閣學士知漳州所謂茂翁直翁者也深叟軍器監丞獨其伯曰子愚蚤卒贈朝奉郎公其子也諱拱字拱辰曾祖智接贈太子太傅曾祖妣楊氏秦國夫人祖妣吳氏繼施氏魏氏皆魯國夫人妣施氏宜人累官朝奉大夫歷任監臨江軍新淦縣酒税知紹興府會稽縣丞知徽州祈門縣廣東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通判南雄州知南雄州再易知高州知興國軍改知道州淳祐四年夏某月代歸某月甲子次衡陽驛暴病痱以卒得年五十有六公資明銳瘦隱立見老猾吏不敢嘗以事所在職辦於新淦寬征通商賈前之逋有司者不督而筭以羨於會稽浚暨湖溉民田歲以不暵于祈門養士如諸侯學聘進士之里居者使教爲歲飢畫荒政以振窮而安富部使者下其事爲四十三縣式於廣東峒獠群單張甚監軍督捕寇于南雄攝守事以治狀知其州於高州海盜晝掠以州兵擒其渠戮于市事聞知興國以嫌自列改道州州以寧一于是作湖南道院以表章濂溪之學而安樂其民可謂材也已初公爲令尹既過予一見定爲莫逆交率晨興飭讀書林已則商略古今人物抵掌談天下事後當成敗劃然甚驗林木或時把筆爲詩若引酒一再行往返賡酬以十數蓋其捷疾若風雨以是爲笑樂每夜漏下鷹驚行抱文書以進輒可否之多至千數百言不停綴其劇叉蠹剖滯訟若束三峽之湍流而落之也若注馬于千尺之坂而奔之難也若干將出于櫝蛟鼉截而虎兕剸也予所親見如此夫有才者未嘗不欲用于世而用世者每患于無才則理相求而勢不相遭也事相須而卒不相待也悲夫六年某月日夫人與其孤塟公于縣之下亭夫人鄧氏封宜人孤曰銓孫迪功郎新潭州長沙縣尉寔爲兩浙轉運司發解進士曰鉉孫將以公致仕恩補將仕郎公既塟之年銓孫走行在所見予辟雍請曰先君子塟未有銘非敢後也唯是春秋窀穸之事不肖孤不敢委之以來知吾父者非予而誰願有述以碣諸墓某其奚辭則爲之銘曰有銛其刃不可以劫太阿無前能闢則折蠢蠢不材何有何亡曰維材矣不枉不宗栽者培之而固摧之曷嘀于天公則隕之楚山叢叢淒其以雨鴈驛荒寒一碧萬古公歸來兮下亭有松有松有櫝尚式來者

鄉貢進士柯君墓誌銘

故人子柯應鼎以國子博士何景顏書介其所爲柯從周行述來離席泣曰先生辱與應鼎之父遊敢請銘始予從劉耕道先生館鷹橋門時朋友則陳燮仲劉至能兄弟從周末至于後至能以丙戌進士得黄巖尉未上而殁其仲其季亦相繼殁燮仲甫陞舍而殁從周僅僅名薦書今又殁一時遊從唯予在矣予銘從周其奚辭則發書讀之曰嘻博士之言信抑船粟以哺饑梁川以利涉考其細行耳予獨悲從周蠢

糧千數百里餘半世于外以從師問學爲事而志不克就以卒死于行在所也從周諱維翰與國人嘉泰三年春正月丁酉生淳祐七年冬十月戊子歿得年四十五明年十有一月壬申塟其邵東六十里曰鈞山曾大父震遠大父伯壽以慈明恩授迪功郎制所謂孫爲俊士身蘇高年者也父必勝三子應鼎習周禮冠鄉書應時習詩應明習易貢太學銘曰

嗚呼古之君子舍親戚捐墳墓贏糧以從師者爲學也今之君子舍親戚捐墳墓贏糧以從師者爲仕也爲學而忘其身非也爲仕而忘其身尤非也吾於從周有不釋然者矣雖然薦紳之士死社稷介胄之士死封疆而吾從周死庠序則亦死于其職矣吾烏乎有不釋然者耶歸余舟兮千里封余土兮一抔悠悠兮江波柰何乎從周

操處士葉夫人墓誌銘

操君明甫家浮梁予不能知其人也而識其二子且十年伯氏節甲午癸卯貢其鄉仲氏斗祥登淳祐元年進士第予參督視府議時寔以江寧尉爲同僚他日節墨其衰以來予迎問故趍且泣曰節之先父母就養斗祥亡幾何代矣忽有若所旹省趍治裝先斗祥歸歸不再閱月棄諸孤今茲卜遠日維食乃月正元日節不敢寧于几筵徒跣數百里來乞銘予一再辭不獲予之先君子不肯去則取其行述讀之云云其凡謂君盡涉佩韋書頗以論孟爲實踐履所謂子飾以正孰敢不正蓋其常常口之而不置者也平生環書一室盡司馬公其中四壁列晦庵先生白鹿洞規雖晚讀釋老書特取其言合論孟者謂泡影露電似逝者如斯遣其欲而心自淨澄其心而神自清此吾養心寡慾之說也非與故能居家不以私廢義居鄉不以富害仁在金陵時府方理圖土移數十四尉舍夫婦惻然憫其瘦貸鄉商衣食之予讀至是慨然曰是可以知君之先君子與其夫人李氏矣乃予銘曰

禮曾考也華祖考也志淵考也昇之其諱也淳熙某年夏閏月某甲子其生也淳祐九年秋八月甲子其歿也十年之夏四月辛酉其塴也安東之桂林其藏也葉其氏而諱純丸者君夫人氏也後君一年而生前君兩月而歿與君同日而塴福西之鹽梅嶺合而書之而日之而地之也節斗祥之季待補太學生斗樞其寡子也壻某人其女也十男女其孫也嗚呼雙丘尚或式之者曰此維操處士君與其夫人氏詩書之澤也

九世孫　顯用　重編

十世孫　玠璨琅璞　校正

秋崖先生小稿卷之四十五終

秋崖方先生小稿跋

秋崖人宋之祁門人也年少嘗冠
鄉不遇翰墨金石學無不曾
爲國子監集時爲景行先
招出寓錢塘自亦之地也達
予以祁爲仕國學舉取史入敦物
四部尺東如此鑑如金鏡靈
光秀發後觀者爲一方之寶
時爲仰止高山樣來常至歸生
之人也更藏些千歲猶漢生廷
輝躍予以秋崖小稿治文筆
手無乃菁華爲而無愧之清

詞不金敲石戛清韻四溢氣韻
到山巖川流爲一脈而方表矣
所扎爲專篇錄稿綱領奮
他如精簡嘗藏翰墨跋采漢之
粟文采臨馬良工玉屑之皆
可以飾寰宇而昭著筆墨世要
巧妙手真足高揚時富藏
以其道並資質寶一時士林之寶
想寓丕通一集先生凡千百
異人其尚喜意申商之機隨也
稿存自來屢至秋崖之
精乎秋崖先生又祁門之精

手跡也地圖跡也跡也地圖跡
人也跡人也圖跡文也邦也象焉
精於秋崖秋崖之義在精於小稿
後之人以邦上有仰止秋崖
奚多之何也
嘉靖辛丑冬望至手寫夏
至丞之堂
后學莆田吳鐘章得拜撰
書于邦學之寓

秋崖小稿序

秋崖山稿凡八十三卷廷宋方秋
崖先生所著者也一刻於閩
化再刻于建陽迨先生之後成
淳進士曰秀孫寶祐進士曰石
吉又翻刻于竹溪書院刻於
世久矣至元季板遂于兵
高廟龍興之初
詔求古今遺書有司徵搜以
進此板遂藏於國子中學士黄
徵先生自中秘錄出一十二卷
手授先生九世孫國子博士舜

舉曰此君家舊物必歸延國之知蘄州得五卷雜明訓導江右得十卷雜書殘帙江浙得十卷雜文家藏第十一卷雜玉家吳下得一十五卷蓋吳家也素積乙酉先生十世孫延學廷昱廷先廷實廷獻子澄取其後再得參考五可欽其補之闕者續之訛者正之而成是編矣謂寶矣嗟夫世之所謂寶者如璵璠之璀璨琅琊之琴張華混靈之劍之類出沒陸

來莫測涯涘獲見於異代說者謂琴得天地之精為神物乎之肅乎籥以文章之易寶之撰萬物之萃而烟四曜之靈叢五氣之粹而諧十二律之紀國之華香近之清怨諧之溫淳感以之瑤琳百寶之精緻是知斯籍秘而沒出遠而復收不測之妙莫能神之易也呼神且靈之衛之加矣況於人乎予獨惜其未言於蕃子遵第之韻論羅援復遵大全律論羅援下鄭世子遵以

道之動而調御武筆不能一日
安於位也先是范杜左右相濟
暢士之陰自宗特遷秘书郎宗
正丞部吳范吉遂出為趙淮閫
參議宣並樞工部而一出不可
入矣嗚呼先生之道雖晦於當
時先生之文則顯於今日不亦
慰哉雖然誦其詩讀其书
不知其人可乎觀其不与相
俟之求歷也不在家於之詩重
也不入淮閫之幕介也不淮則
閫其析而還其文剛也鋒舟
揆境而榜之百嚴也廷對不諱
鯁也於此屢挫而氣不挠雖
困而節不移既然壁立不可
以犯誰自巫氏春山嶽之中
来耶此尤為後人者之所要
法李徒曰拜究而只謹序
袁韓六年丁亥春後學鏡
山李坪後于李原書院

秋崖先生小藁詩集目録

方岳　巨山

卷之一

五言絶句

山居十六詠
次韻方蒙仲高人亭十首
以耆酒愛風竹卜居此林泉韻作十小詩
送胡歟叔守邵陽十首
此君室十首　山逕
湘源莊舍　夢書十字史記册上

六言絶句

斑竹夫人　演雅二首
趙玉汝自作戲墨見寄各題六言其上
鶺鴒　鷺鷥
脊令　鸜鵒

卷之二

七言絶句

謝人致蟹四首　送荔子方蒙仲二首
即事　贈詩僧二首
蒙恩予祠二首　禱晴福善三首
題致堂新州坐石辛亥
九日墨紫闌　中秋日社
次韻杜監簿四首　明日詩至過相稱謂次韻還之
次韻程第十首
書維揚張君梅卷二首
雪中逕新憲　雪後草亭
雪後梅邊十首　覩梅七首
寄梅　代贈

卷之三

七言絶句

壬寅元日　癸卯元日二首
立春三首　立春都堂受誓祭九宮壇二首
立春謝司法有詩次韻

君用致紅梅　再用韻奉酬
婺源道中　春夜
湖上八首　夢中
社日　社日益明叔見過
春思二首　清明日舟次吳門二首
清明　次韻梁倅
次韻陳侍郎謝送牡丹二首
次韻牡丹二首　次韻雙頭牡丹
溪店回文　春望
閒鶯　約魯山兄
春暮　春晚三首

卷之四

七言絶句

次韻謝孔立春戲擬春帖子 五首
春思 三首　春詞 五首
道中即事 十三首　農謡 五首
觀天井　上巳遊顯親寺 四首
胡登仕送花 二首　題八士圖 二首
次韻酬率翁 二首　山樊 二首
重宿儲文 乙巳　次韻別友
有客　夏夜
山家　夜大風
夜雨屋漏　重午
茉莉　素馨
次韻楊梅　方紅 二首
次韻至能湖上

卷之五

七言絶句

楊柳枝 五首　觀山
過湖　暑中雜興 八首
立秋　書元可扇
記畫　漁父詞 四首
龜巢夜宴　送劉仲子就試 二首
羨尊　鄭文振席上
寄越友　跋至能西湖洞天事 一首
陪劉提察以集四聖觀宿芳潤用壁間韻
次韻牟監簿 二首　夢放翁為作貧樂齋扁
早春山中 五首　元夕 四首
入村 四首　鴈來紅 二首
月下 二首　買蘭

卷之六

七言絶句

荼蘼 二首　牡丹多不開花
觀荷 五首　山橋月夜
秋熱 二首　晚秋猶熱 二首
即事 十首　釣臺
題樵觀　次韻酬因勝老 三首
客釀銀旍不敢送場屋士
次韻鄭省倉 二首　丁祭
中秋　次韻齋宿
題甘露老中峰 二首
送琴逐還楚東 二首
夢中 二首　東津
雨宿　次韻梁倅秋日白牡丹
頳桐花 二首　題偶愛 四首

湖上醉題　夢過湖
行田二首　月蝕
次韻陳悵管秋思二首
訪恭宰翁不值　還留石亭
次韻客餽鱸蟹　戲簡王尉一首

卷之七

七言絕句

火微樓　洞元小集
荅惠楮衾　次韻别友
重陽　九日道中
用呂宗卿山亭韻　田頭二首

嚴陵待鎖二首　過東湯鄉溪堂
宿珠溪　種芥
種韭　觀刈三首
李監餉四物各以一絕荅之
擘蟹　火微山觀橘
次韻姚監丞斫鱠　閑角
聞雪　風月堂夜飲
嘲鷺　劉遜子架閣餉江茶二首
光孝老作茶供　次韻君用寄茶
除夜六首　山庵
題趙漕小蓬萊二首
寄遊山友人　紫極宮用呂宗卿韻
書客星閣二首　紫虛觀
寄題章氏起青樓二首
題郭氏繼一堂二首
寄題趙德成東岩四首

卷之八

七言絕句

次韻徐宰集珠溪
林和靖墓　晴夢
逢梅二首　梅花四首
尋詩　次韻趙尉梅句二首

雪中　次韻李山窻
閑中無與詶荅因假庭下三物作諷荅
書趙相公梅卷　次韻酬奚兄二首
昭儀春浴　貴妃夜遊
净明齋　次韻菖蒲
貸錢買壯卅昇　宿不老山二首
得祠二首　汪運幹餉酒二首
自嘲　被劾二首
報旱　猫嘆
次韻程兄投贈二首
次韻趙尉　别子才司令

簡徐宰四首　受誥口號誥詞二首
次韻范文正公　贈寫照吳生二首
題刋匠圖書冊　次韻葉宗丞湘海二首

卷之九

七言絕句

贈談命蘇泰　書手寶簿
郭索印紙　贈筭數汪生二首
堪笑五首　入閩二首
遊九曲三首　又和晦翁櫂歌十首
次韻方教釆芹亭十首
次韻宋尚書山居八首
題鄭尉愛山樓二首
雨中　別湯卿不値
將入仙都　洞元觀
過縉雲胡君作茶古松下叢蘭中
飲茶蘼花下招蔡公慶
次韻酬清脩老　過楚道入舍二首
次韻清脩老墨梅新茗
次韻宋尚書山居十五咏

卷之十

七言絕句

記客語二首　次韻趙僉

賣花翁　汪聖權自闢壽域二首
獨立二首　贈談命者趙生
至日　梅花十絕
即事二首　二月朔日食陰雨不見
苦雨二首　除夜六首
立春日雷二首　獨立
悼栖雲主人

卷之十一

五言律體

挽曹侍郎四首　齋宿學宮
山居十首　送章監丞守廣信二首
社日次韻二首　五月初四大水
不寐二首　次韻林同年
次韻話別　程伯茂尊公挽詩
知瑞州羅大夫挽詩
用趙尉韻寄題約山樓
阻風　知郡陳告院挽詩
次韻酬鄭式之　再用韻約式之
寄姪　送呂提幹倂簡謝泉
送劉于範倅宜春
送應武諭倅盧陵
敬亭道中　宿奉聖寺下

舟次當塗　七夕鄭文振席上
次韻王尉　寄湯卿

卷之十二

五言律體

舟次嚴陵二首　送別史僉
熱甚有懷山間　寄曾山兄
次韻王尉晚飯　煮茶
徠　鮮楊
聽雨　初秋
晚興　送于用弟遊學番易
唐律十首　挽彭制機
簡杜子昕節卯　出關
泊歙浦　重陽
九日　秋曉登山
蘭溪晚泊　八詠樓
次韻趙尉　次韻陳湯卿二首
次韻梁倅録囦上饒
陳帳管尊公挽詩
道中連雨三首　次韻汪火鄉贈別
次韻訓其乂　再用汪鄉韻

卷之十三

五言律體

次韻別元可　次韻趙尉
送別薛丞二首　灼艾
次韻程兄見寄　被盜
山墅五首　趙尉催築秋崖
送王尉歸覲二首　次韻縣圃即事
阻雪三首　題宋氏小赤壁
題湯郎中玉峽　次嚴陵
離括日子安湯卿子貫同宿天寧
入歙　到家
寄曹雲叟二首　訪僧
次韻王尉致香　挽孀庵處士

卷之十四

七言律體

次韻秋崖落成　次韻田園居
次韻閑中　牛庵睡起
牛庵古松五株　竹下
山行　山中三首
探梅　梅邊約客
與客觀雪三首　次韻梅花二首
次韻鄭總幹四首　宿多景樓簡吳總侍
書戴式之詩卷　石孫受命
答趙汝玉　夢陳和仲如平生交

夢佘義夫以劒請銘
次韻費司法三首　次韻滕和叔投贈二首
觀諸弟子射石孫七齡亦能二十步四十
的　次韻汪宰見寄二首
石孫試童子鄉貢文與之詩代謝二首
次韻胡兄

卷之十五

七言律體

次韻劉簿禱雨西峰二首
感懷十首　山居
次韻行甫小集平山五首
次韻潘令君勸子半村四首
勸耕二首　熙春臺用王薄韻
又用胡尉韻　別陳尉
寄別參政　次韻王尉賀雨
觀稼西庵用文懋壁間韻
禱晴　聞龍
報具闕　得歸
山行漫興　次韻雨阻遊人

卷之十六

七言律體

登山二首　種松先公墓下

採蕨　舟行省墓
次韻所居龍池巷　次韻朋中
次韻羨見　戲成
麥嘆
次韻張錄㩁書見過二首
西崦　答客問
以越箋與三四弟有詩次韻
百十一弟致陶印
小集次韻　時事
買菊栽　木犀三首
桃石　月食中秋無月
山中二首　次韻探梅首尾吟
次韻魏監丞鹿鳴詩
十二月十日　送程伯茂僉書武昌
飯牛　上巳溪泛
次韻貽姪　鑿山為壙次韻
郡為程表弟起狀元坊併為陳人重起省
狀元坊

卷之十七

七言律體

墐屋　老態
九日　雪後

梅邊　復雪
再賦　轉孫初生
病目　山間逢梅
胡得唯索寫詩　簡王尉
用韻簡趙尉　園丁買盆紫
歐陽相士謁書詰梁權郡詩以代之
病起木犀已謝　桂子曰大監饋酒氷炭
除夜宿桐廬　除夜二首
上巳修禊杜謝兩園
檢校嶋中　次韻鄭僉判八首
次韻陳祭酒直舍木犀

雨花臺　鳳凰臺
白鷺亭　次韻王兄
次韻陳料院四首　烏衣園
次韻吳樞密烏衣園舊韻
九日集清涼佳處

卷之十八
七言律體
移飮治城樓　金陵懷古
病中訓王尉　雨夜持螯
呂宗卿約飯詩以代簡
寄別李桐廬　次韻趙同年贈示二首

有蟹無酒　九日與同年飲月壑
春行　饒監丞惠詩次韻寄呈
修胥山路　宿耕舍
僧至　郡宅舊有飛泉湮廢
送史子貫歸覲且迎婦也
官滿將歸與同幕別平山堂二首
陪吳總侍集研山用趙端明送行韻
次韻鄭司理　惠山月印用予尋家韻
九日道中　送蔡子奇節推之官
宋君挽詞　次韻謝兄見寄
蟹至十數日而價比異時特貴薄暮有餉

陪江少卿遊紫陽次韻
次韻訓洪監倉　再用韻簡趙簿
次韻王尉贈別　再用韻
次韻王尉白事莫府
山中用放翁韻二首

卷之十九
七言律體
元日二首　元日雨二首
立春二首　立春前一日雪二首
立春　人日二首
人日吳明輔招不往

元夕　元夕雪用韻
歸來館成用韻　上元大雪重賦
明日登後山　聞雨
正月二十二夜迅雷大雨
春雨　雨中有感
百舌　泗州之約令君雨不至
次韻徐宰集珠溪二首
乙酉歲遊浙中道閩盜起習川遂寓珠溪
過北固山舊居　有感
社日萬監招飲不往
約君用　留別

子魚　上冢二首
春日雜興十五首　山中四首
送春　山行七首
乞梅花　約黃成之覯瓊花
夢尋梅

卷之二十

七言律體
趙龍學寄陽羨茶爲汲蜀井對瓊花烹之
覃窩　夏日簡王尉
葉秘書致白龍涎
去年五月十七廬山禱而雨嘗有詩今年
五月十七昭武禱而晴因用韻
黃倅饋黨一徐尉餽螃蟹十同時至
熱二首　憑春臺用戴式之韻
宿芙蓉驛　寄至能
山中四首　送留把父寺簿倅嚴
過李季子丈季子晦菴門人也
獨往　趙尉送菜三首
江尉見過　太廟齋宿
山中六首　次韻才老
性老致廬山茶　息軒
入蜀　倪舍

卷之二十一

七言律體
次韻章太博遊匡廬不入三首
直汀晚望　泊龍灣
登瓜步山　次韻徐太博四首
次韻牟監簿齋宫
是夕雨昇用韻　漫興
古巖　晚眺
七夕　題登雲約
偶題　野步
次韻　送別趙尉

次韻吳侍郎同集硯山
再用韻訓退菴侍郎
瓜洲晚渡　晚眺
次韻　其二
次韻秋夜　中秋
月夜　閏中秋
月墅　次韻梁倅中秋日雨
次韻梁倅　此君亭
送胡兄歸獄
卷之二十二
七言律體
次韻吳殿撰多景樓見寄
旅思　寄友人
次韻葉兄雲崖　山行 二首
客有餉水毋線者坐人賦之因次其韻
送別李觀　偶閱夷堅志因復次韻
道中　呈知郡汪少鄉
次韻汪少鄉禱雪有感
陪汪少鄉遊紫陽次梁倅韻
三巖　筒竹外
得家信　次韻方叔
簡王尉借書畫　次韻山居 四首

重題釣臺　送客
次韻鄭省倉見寄 二首
訪張居鄉不值　湖上
易地昭武去之日與家人集新作南門書
水鏡壁上　十二月二十四日雪
除日雪甚　次韻梁權郡喜雪
催雪　雪作泊七里灘
次韻汪少鄉雪晴
次韻陳祭酒喜雪 二首
餐雪轆轤體　歲晚
除夜　歲朝
卷之二十三
七言律體
約劉良叔觀苔梅 五首
以梅送王尉 二首
正月盡山間梅花猶有未放者
次韻海棠 二首　次韻
海棠盛開而雨 二首
文次韻謝司法　接花
種瑞香　食猫筍
楊妃牡丹　次韻牡丹
苔惠牡丹　水僊初花

晚洸草塘二首　次韻瑞蓮
效茶山詠楊梅　次韻紅蕉
次韻林同年見寄
用韻簡趙尉　三用韻訓洸同年
汪校正送鸂鶒

卷之二十四

七言律體

寄范參政　寄史監承
挽謝公玉　謝管轄挽詩
内翰程端明挽詩二首
次韻程汪二兄投贈二首

寄題盱城方令君搓碧閣
次韻程兄見寄　簡季桐廬
始見臺章弾予面目可憎唇胞可畏
次韻辟雍同舍用予魁字韻
送寺承韓君守新安二首
夢平山　寄呂宗卿
次韻李君携示唐告
次韻黎倅、　次韻盧監
次韻徐宰題岳王祠
悼祭酒徐伯仁二首
次韻徐宰齋宿學宫
別龔王同舍　銓鎖
次韻劉架閣和予壬寅入局詩
送滕廣叔銓試　和知郡史監承鹿鳴詩
縣送邸報　次韻净照
贈談命者　贈術者王驊
次韻葉宗承約遊括蒼
題歸來館　與蔡吏部林直院別

卷之二十五

五言古體

小集垂絲海棠下二首
南窓偶書三首　夢方飲藥

和三四弟韻　用韻還學者詩卷
畦菜　丐祠不獲
亨道至能對綦月下文振聞歌逃席而起
泊釣臺　牛屋
山行二首　寄陳國録
感風謝客　採菌
有以晦庵真跡見寄者乃寒栖精舍詩也
夢有饟予寶器一奩者
燕来巢　次韻久雨
客有致鸂鶒者

卷之二十六

五言古體

荅吳尚書　社日以旱蔬食

秋熱二首　與至能夜話

山莊書事　八月十四夜對月

明日雨再用韻　讀白詩效其體三首

徐伯仁侍郎挽詩

寄題朱塘晦翁亭

簡劉尉　藝蘭

夏日珠溪賦八音體二首

與胡子安眺雲林

嬾庵　夜夢至何許

題陳叔茂二亭

卷之二十七

五言古體

雙頭蘭　次韻詶李兄

再用韻　與同幕集南樓再用韻

又次韻　次韻詶章教授

次韻詶尉　再用韻詶朱制幹憶梅

三用韻詶行甫平山之約

四用韻　五用韻

次用韻楊先輩古調二首

次韻范侍郎寄越校正

題王尉半竹　盤室

鄭僉判取蘇黃門國史園囿文章鼓吹之

語爲韻見貽輒復賡載八首

卷之二十八

五言古體

雜興二首　去郡三思三首

感春　和放翁社日四首

溪行五首　次韻洪尉五首

送俞尉　山中作人名

九日新種梅花開

次韻蕭同年別意二首

用簡齋建除體韻

田制　夜聞雨用誠齋新涼韻

卷之二十九

五言古體

汪運幹容安齋　避暑冷泉

荅費宰　荅費司法二首

中秋雨　次韻招汪汝淵

雨望　新晴

次韻程務寔見寄

次韻程火章接贈

別蒙姪　上鶴山作圖書所扁

二禽　白鹿洞
卷之三十
七言古體
清明　春暮
出關　松棚
日食守局　秋江引
爭棋　過釆石
戲簡文孺林蒯局
書斷崖　贈背書人王生
三禽言三首　無寐
胡道士山房聽琴

聽琴　東西船
丫頭巖　用佚老園叟韻
過高皇過沛圖　諭俗
觀漁　扣角
次韻採菌　題刊字蔡生
才老致木皐甚古
書夢
卷之三十一
七言古體
春盤　題訥齋
掃蜜　九日寄汪澄甫
題曹兄耕綠軒　書樓考甫梅花百詠
次韻劉薄觀雪　三虎行
送火鄉奉使淮西
排門夫　霾雨
題司理釆芙蓉圖
中秋　送徐太傅守莆中
謝兄編言仁求詩
木稼　用王侍郎韻
田園居之右闢小室曰耕雨醉題壁上
鄭總幹致蘆管筆
卷之三十二

七言古體
次韻題秋崖　次韻謝從之表問捘贈
次韻山中小集　醉歌
田家樂　田家苦
豆苗　月中觀梅
雪中觀梅　又和諸公作雪月歌
山中甕墳外弟程甥有詩次韻
寄題龔國録見山閣
憎蚊　義雞行
古人行
卷之三十三

七言古體
元日立春　檻虎行
效演雅　閱視賞射
呈和仲　送童子盧觀國試玉堂
次韻汪卿　次韻曹宰聽勇氏彈琴
諸公賦翠毫筆因次韻為羊毫筆嘆
僮有彈鷺寘池上者予作詩返之故策
陶倅母夫人挽詩
次韻徐宰三雪　再次韻因索紙筆
三次韻荅惠蘭亭紙翠毫筆
卷之三十四
七言古體
黃宰致江西詩雙井茶
合紙屏為小閣二首
題董一之花木狀
次韻徐宰雪句　趙承議酒蟹獐巴
元夕病中　次韻謝兄饋李
非瓊花　再用韻訓朱行甫
月下大醉星姪索書題為醉笑行
題祁門岳王廟　戲呈君用
次韻劉薄寄示　次韻十二神體二首
卷之三十五

詞
滿江紅三闋　水調歌頭七闋
沁園春七闋　望江南
蝶戀花三闋　木蘭花慢
如夢令二闋
卷之三十六
賀新涼五闋　西江月三闋
一落索二闋　漢宮春二闋
酹江月七闋　水龍吟二闋
滿庭芳　喜遷鶯
浣溪沙二闋
卷之三十七
齊天樂　花心動
風流子　瑞鶴仙二闋
哨遍二闋　眼兒媚
鵲橋仙二闋　玉樓春
虞美人
卷之三十八
一剪梅　燭影搖紅
最高樓三闋　行香子
江神子二闋　水調歌頭
瑞鷓鴣　酹江月

蒲天芳二闋

百字謳

秋崖先生小藁詩集目錄終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一

方岳 巨山

五言絕句

山居十六詠

入山林處

窮塗一何慟多歧一何泣猶似世間人路頭從此入

幽谷

入林不厭深避世不厭獨倦飛鳥知還毋憚下喬木

便是山

東皐戴巾車西園亦飛蓋以我方古人兩脚大自在

石梯

山險者夷之梯以石齒齒於間遂成臺有梅適堪倚

清樾

山林有灌木其大可蔽牛解石眠清陰坐閱天地秋

雪林

若以雪見我以林為吾家君其非詩人不能識梅花

小山
拳石以爲山勺水以爲池我觀於世間何者非兒
嬉
桃李蹊
竹逕轉西麓山花能白紅要知造物心政在無言
中
歸來館
歸來遂云出既出又歸來自處苟如此淵明安在
哉
看圖書所
鍾乳三千兩胡椒八百斛笑殺山中人破紙塞故

屋
草堂
煙低一庀春晋與賀受用阿連自能詩吾衰不復
夢
錦巢
佳日春酣酣一色錦步障誰知山中人如此富貴
相
寒泓
子盍觀於泉遇險維其止流行非所知一寒清到
底
飯牛庵
窮與厓下人煙雨耕犢碻讀書亦何爲謹勿累吾
角
秋厓
鑿空爲此名忽已落衆口聊結一間茅承當作厓
叟
田園居
秋風新飯香蔬亦美可茹寧知世有人萬錢無下
筯
次韻方蒙仲高人亭
此君欸吾室高人敲吾亭觧后兩相逆保此歲晚
青
茗盌漱藜莧詩腸許堅頑是間可無我不可無此

山
鷗鷺之與侶竹石之與居子盧亡是公付之渴相
如
苔寒雨不借對面寧爾勞欲語二三子毋之毋甚
高
愛之不我踈狎則不我親山耶其竹歟君子哉若
人
吾儕礧嵬胸所見不相遠借我竹外山一榻供晝
偃
煙霏日夕佳隱固勝於顯孰從而詩之要亦山一

塞
終南有捷徑澗愆而林羞其人豈其山寧勿相累
不
相從文字盟不與如此酒他日有移文毋令猿鶴
受
老子可林壑諸公自煙霄緬懷歸耕歸底用招隱
招

以嗜酒愛風竹卜居此林泉爲韻作十小
詩
居千御者三至九御者四不傳牛背眠鹹酸信殊
嗜

玉虹橫吾腰金貂直吾首寧知千載名不如一杯
酒
事有俄頃間遺臭及萬代吾觀於斯人不過一字
愛
東坡真天人落筆蓬萊宮何如赤壁笛一鶴橫秋
風
周有說愛蓮陶有詩愛菊吾居則誰與其諸子獻
竹
朝吾一笭箵夕吾一觳觫詩腸其殷雷此事底須
卜
秋雲七尺藤夜雨一卷書寂寞空山人微此誰與

居
吾心如鐵石命則薄於紙耕口見古人則亦赧有
此
彭殤同此軀顏跖同此心哀哉宇宙間群生攷林
林
吾猶金在冶惟冶者所甄謹毋出光怪夜半號龍
泉

以人生五馬貴莫受二毛侵爲韻送胡獻
叔守邵陽
燈寒嶽麓雪帆飽湘江春過家誰起予豈無獨醒
人

襄蜀莽萬里戰骨高於城湖南寧幾州耕鑿偷餘
生
民愚一何鼠民怒一何虎謹毋芟刈之持以報九
五
寧騎路雪驢莫騣追風馬霜蹄失銜勒多是快意
者
三十已專城斯亦未足貴落輿歸故鄉吾樂寧可
既
維東有夕烽維西有秋柝行春獨何悰此段待民
莫
餂以瀾翻口餌以霹靂手俗吏皆儒腐吾曹自[illegible]

受

吾道一而已維誠一之至毋或參以三亦勿貳以
二

借籌渭陽幕邊畫分毫毛卲州二千里能勿鑒痲
勞

迢迢煙水寒獵獵霜風侵此行何當還民瘼簡帝
心

此君室

匪書誰與稽匪竹誰與居以書造竹所俛仰千載
餘

亭亭幾長身斯可謂之士以我為隱乎指以二三
子

不肯一世人草木自賓友舉杯問樵嵐見有此客
不

可臞不可腴可獨不可俗君看室中人今已不趣
足

曲士多在今節士多從古此君豈易得僅可一二
數

倏然數竿玉帶以一溪水惟我有是夫孰能與於
此

泉石寧我癖煙雨寧我惰是間有佳趣不可無此
君

一逕自明月誰能此婆娑床頭易未了如此良夜
何

竹意吾為誰山曰子非我未知回孰賢自贊午也
可

偕士不足語之子誰與娛閉門但癡坐爾輩寧可
無

山逕

一逕淨於秋山中夜來雨倚枱不知還幽禽妙言
語

湘源莊舍

饑虎過新蹄怒貍爭舊穴悲哉兩翁娩西山采薇
蕨

夢書十字史記冊上太史公此書貞是筆

斡造化夢語非夸也因足之識于策

禹穴探幽眇神功接混茫絕麟終此筆春夢試平
章

六言絕句

班竹夫人

山谷青奴娛夜秋崖班媛專房爾家婕妤失笑爾孫流落荒凉

演雅

蠨蛸網羅遺逸離留勸課農桑鳴蜩吸風飲露反舌吹笙鼓簧

蒼鷹守株待兔白鷺臨淵羨魚鳴鳩婦歎于室蝸牛亦愛吾廬

趙王汝自作戲墨見寄各題六言其上

鵓鳩

村北村南雨暗舍東舍西水生去婦復還何日煙蓑處處春耕

鷺鷥

雪以一江煙水風乎兩岸菰蒲但得魚磯無恙曲肱之外何須

脊令

水落寒塘初冷霜倒枯荷半傾莫倚尾能挺挺踏沉一片秋聲

鸜鵒

晴樹暖以流憇霜實飽而倦飛何與人間世事再三自整緇衣

卷之一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二

方岳　巨山

七言絕句

謝人致蟹

樵嵐無蟹有監州已負詩腸過一秋莫怪淵明便歸去得渠自合老菟裘

此去江頭只兩程寒蒲解縛便橫行無腸政要空虛腹滿貯蘆花與月明

雪砍雙螯玉一壺樵中曾有此奇無始知張翰思歸意不爲秋風只爲鱸

除却金虀霜後橘更無一物可詩情誠齋配以彭生體豈不寃哉五鼎烹

送荔子方蒙仲

風枝露葉走筠籠玉潤氷寒擘絳紅自往月中評史記久聞格調略相同

曾識坡僊海上山清氷寒露洗熇袢老天不與詩爲地却欠閩中住一番

即事

白刈香秔秔水舂旋篘新酒搦泥封晩菘種已無餘地不枉歸田學老圃

贈詩僧

瀑泉癩可能詩最畢竟難爲本色僧要識廬山真

面目一溪明月冷於氷

從來佛法無多子底用芒鞋半九州贏得諸人詩
滿袖草深一丈法堂秋

蒙恩寺祠

堅卧牛庵飽歲寒恩書初許作黃冠孫僊彭老如
相問筋力猶堪上醮壇

月明弄影雪巔灑只侶胡僧不侶吾忽夢牙緋稱
羽客道官儒綾釋頭顱

禱晴福善

稻壓田塍米似珠老農爲説幾年無一晴不費君
王力莫等香煙上化爐

夜落簷花未肯晴燈寒等不到天明自憐短髮垂
垂老一滴秋霖白一莖

背櫝腰牛忽解顏摩挲一飽政相關王於霓望無
終極孰與邦侯年歲間

題致堂新州坐石辛亥

蒼寒癉面新州石直不話頭傳不休秦負儒耶君
誤矣二書今與大江流

稜層不隔梅花嶺萬里相從識兩翁却怪牧牛亭
下路石鱗咫尺卧秋風

九日臺紫開

九日年年負物華野香未肯到山家今年九日風
光別不獨黃花更紫花

中秋日社未五鼓祀社歸月明如晝

月明如水帶寒流飲福靈壇曉未收不是社公喚
我起何緣一日兩中秋

次韻杜監簿

風雨重陽又一秋白衣人至復何憂東籬只此黃
花是未必淵明風馬牛

社曲無邊風露秋甕頭酒熟了無憂一詩連夜穿
兵衛略侶齊城戰火牛

贏得蕭蕭兩鬢秋山城斗大轉多憂人間縱有萬
錢鶴身外何如十具牛

不須把淺不防秋底事山樵亦過憂説與諸公那
解此但知兩角戰蝸牛

明日詩至過相稱謂次韻還之

捧還一幅玉壺秋無實之名我所憂不似蒙莊解
齊物以吾爲馬以爲牛

次韻程弟

一船月自不嫌貧伴我荒灣理釣緡歸去莫橫深
夜笛怕驚溪友與山賓

三逕風煙手自開春猿秋鶴幾徘徊松根石銚烹
魚眼老子行山又一回

搓援芽茨隱者家底須日歷記年華山花山草無

終極秋後寂寥春自能
眼中轉覺可人稀得似孤雲自在飛花落花開俱
有意略於閑處見幾微
草堂四壁一瓢空舉世無人與我同黃犢山南又
山北犂春猶有古人風
柴門雖設不曾開借面向人三寸埃却是前溪雙
白鷺門開不住又飛來
塗麴戊臺糟築丘衰遲無復少年遊君看煙草離
離外不問人間第一流
莫爲盤飡烹不鳴借公松石聽溪聲貂蟬只是麒
麟楦寄語諸公卿自卿
魚鳥相忘不世情浮生於我一絲輕夜涼月色光
於水莫遣微雲滓太清
此腹寧須文字香漫澆籠甕半青黃午窓一枕躬
齁睡世上何人最得忙

書維楊張君梅卷
平生何遂揚州夢到得揚州月門寒誰遣雪邊春
半樹詩情更作故人看
月明臨得霜橋影只恁横斜自一奇喚起江南歸
夢遠竹村煙水有茅茨

雪中迓新歲
踏碎瓊瑤千里寒新年終此試吟鞍不須更說迓
迎惡只作灞橋詩與看

雪後草亭
梅花面目冷於冰亦笑山翁草作亭一夜雪寒重
整過碧琉璃瓦水晶釘

雪後梅邊
老來筋力倦登山契闊梅花幾日間莫與梅花筋
力倦且推一雪阻躋攀

其二
與君只隔竹巴籬踏雪過從自一奇開口便遭花
問當老夫覥面了無辭

其三
半身茶癖雪槎枒直到頂頭幾數花看盡玉林山
上下須還渠是當行家

其四
花中潑許只梅花未見梅中萼綠華一色瓊瑤裾
纖翠尚嫣紅蠟蒂村些

其五
玉蕊五出是天姿六出時時更絕奇夜半同參雪
花去春風元自不曾知

其六
小小茅亭面面寒玉花能薄雪花乾今年不是開
進着等得犀花比並看

其七
一枝寥落一枝疎一樹亭亭一樹枯月是毛錐煙
是紙爲予寫作百梅圖
其八
野逕茅茨竹作墻歲寒曾亦幾平章高人風味天
然別不在横斜不在香
其九
寒雀群飛最上頭啄殘香玉翠雲裹老坡詩裏幺
麼鳳待與梅花渠是不
其十
春風且莫一齊開留與山翁逐日來只恐難將氷

雪面作渠桃李併塵埃
覩梅
蒼煙喬木野人家數掩山籬一逕斜此老不知何
面目只將空手對梅花
其二
卧病半月不曾來等得來時漸次開世外交情無
久近歲寒然後始知梅
其三
幾日商量雪不成竹邊寒得瘦稜層秋厓老子縮
如蝟撚斷吟髭寸寸氷
其四
片片隨風隔塢飄野香相逐過溪橋今年便覺春
風早雪不成綿到地消
其五
較似年時劣不如花頭小小兩疎疎但令半點微
酸在憔悴空山儘有餘
其六
老樹槎枒只一花氣條亦不放横斜無風無雨無
煙月獨立人間莫怨嗟
其七
去年今日雪平簷燒葉談詩酒屢添一笑今年又
今日不成飛絮不成鹽

寄梅
枝北枝南恨未除春風誤到壽陽居詩家不識梅
花諱把做好看誇道渠
代贈
碧玉香深冷翠篝夢䰟不到玉搔頭暮天欵雪寒
如此且問梅花愁不愁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二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三

方岳　巨山

七言絕句

壬寅元日

一元块圠先天易萬物胚腪太極圖自酹梅花冰片片無人先後飲屠蘇

癸卯元日

政坐聰明誤廼翁莫將鞭影戲兒童春皐本分扶犂手共駕烏犍待歲豐

其二

遠色蒼茫草際煙春風也到雪厓邊不知最後屠蘇酒增一年歟減一年

立春

氷絲玉縷簇青紅已逗花梢一信風夢到謝池新雪盡暖煙含雨綠匆匆

其二

綵燕雙䕶翡翠翹巧裁銀勝試春韶東風已到闌干北看見嬌黃上柳條

其三

池痕吹皺綠粼粼才見池痕認得春香沁綵鞭旗脚轉自題蘭帖記春新

立春都堂受誓祭九宮壇

欠伸殘夢雪鬖鬖只等三茅午夜鐘傳鑰省門星斗濕不知春已轉蒼龍

其二

輦路香融雪未乾鷄人初唱五更寒瓊幡第一番花信吹上東皇太乙壇

立春謝司法有詩次韻

明日瓊幡遶鬢飛土牛鞭出草痕肥送寒政不關渠事雪不來時未肯歸

其二

誰將健筆破天慳清曉園林盡是花寒入厓雲齋未久詩腸錯吼尚禁茶 私忌

其三

一夜挼雲作雪飛池塘已自綠生肥憑君檢校闌干北柳上新青歸未歸

其四

草亭亦欲識詩葩連夜開將雪樹花清處儘強陶學士不関羔酒鬪龍茶

君用致紅梅云不開數年矣

山家已作枯槎看帶雪移來却自春一夜揣摩花意思寧將醉面向村人

再用韻奉酬

灞橋淨洗氷霜面拂略潮紅笑向春莫作野桃看

過了煩詩說似武陵人
肯公安在見何晚寧欲霜埋不受春不是三生曾
一面寧堪開向世間人

婺源道中

夢中綠遍謝家池夢覺山村雪擁籬儘道春寒花
未在曉來開到野棠梨

春夜

酒不能多詩又歷欄干月午柰何春天寒莫到海
棠瘦一夜東風吹倒人

湖上八首

沙暖鴛鴦傍柳眠春來亦懶避湖船佳人窈窕惜

顏色自照晴波整翠鈿
今歲春風特地寒百花無賴已摧殘馬嘶曉雨如
塵細處處筠籃賣牡丹
輕塵不動雨霏微堤外芹香燕子飛庭院日長簾
幙靜含情脉脉看春歸
綠波如畫雨初晴一岸煙蕪極望平日暮落花風
欲定小樓絃管鬪新聲
春連禁籞綠陰交對面晴煙舞翠蛟最是君王遊
幸少宮花渾未識鳴鞘
連天芳草晚凄凄蹀躞花邊馬不嘶蜂蝶已歸絃
管靜猶聞人語畫橋西
遊人抵死惜春韶風暖花香酒未消須向先賢堂
上去畫船無數泊長橋
鞦韆人散雨千絲誰把秦箏隔院吹但覺小橋煙
外柳春風無力逞腰支

夢中

屋頭晴哢已交交更向春風打一遭花片已肥紅
欲綻柳絲煙重綠如纈

社日

燕子今年猶社來翠餅猶有去年梅丁寧莫管杏
花俗付與春風一道開

社日益明叔見過

溪雲醞釀社公雨肯踏寒沙過阿戎亦有小詩枯

木出且携瀑布煮春風

春思

楊柳生寒莫上樓夕陽芳草泥人愁情知杜近迎
新燕盡捲湘簾不下鈎
杜鵑花落石闌干新染晴波綠遶灣小立佇詩風
滿袖一雙鷗鴨占春閑

清明日舟次吳門

蓬窻恰受夕陽明楊柳梨花半月程老去不知寒
食近一篙煙水載春行
片片花飛更異鄉人家揷柳抵愁長晴沙煙草幾

今古春去春來燕子忙

清明

淺煙疎雨清明日飛絮落花遊子心燕語春愁初
睡起一簾草色暮池深

次韻梁倅

把住新花做好看傷春時共倚闌干醉中不記暮
煙碧楊柳樓深燕子寒

次韻陳侍郎謝送牡丹

人在金華殿角頭詩情卻遣為花留春風不入雍
仙眼六六峯寒隔幾州
手斲蒼苔玉一欄山家初見眼猶寒移根莫歎凡

紅紫只做春風一樣看

次韻牡丹

銀壺貯雪褪輕紅費盡思量句不工若使春風但
桃李春風殊未可雌雄
嬌紅深倚翠雲團鬢髮三生吳絲蠶詩眼頻驚春
富貴雨侵衫袖不知寒

次韻雙頭牡丹

春入多情草木妖霓裳相倚奏咸韶玉欄一樣紅
如洗不比觚稜瑣二喬

溪店回文

啼鶯幾處曲曲柳乳燕雙飛片片花溪淺度雲山
帶雨岸崩欹樹草連沙

春望

春深酒熟溪橋鼓午過齋闌野寺鍾花不知名香
自來倚風臨水為誰容

聞鶯

綠窗愁寂雨淒淒春老江南花亂飛鶯亦自知人
意思曲楊深院盡情啼

約曾山兄

莫說尋芳已後時春蔬解甲茗搴旗松風石銚晴
雲盌不是吾曹未必奇

春暮

卷中未有好詩看草滿池塘夢已闌客又不來春
又暮一簾新雨杏花殘

春晚

一樽無計遣春留落日傷情獨倚樓柔綠柏堤如
可染老紅滿逕為誰愁
青梅如豆帶煙曲紫蕨成拳著雨肥只有小橋楊
柳外杏花未肯放春歸
山杏溪桃嫩欲昏青旗邀客過孤村楊花不肯隨
春去惹住晴風自入門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三

御泥剗可泥
恩深映、改衙
亦覺未合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四

方岳　巨山

七言絶句

次韻謝兄立春戲擬春帖子

泉脉晴融太液池内人初曉玉參差東風認得嶷祥正吹作豐年御製詩

天家觀闕玉重重遍入春皇一信風生意無邊青欲動微茫淡靄暖煙中

天地春回萬壽杯宮雲留雪玉崔嵬曉供帖子瓊幡重携得韶風下殿來

天與君王共一仁只將仁與物爲春要令率土無枯槁未賞冰池皺玉鱗

青旗簇仗賜銀幡共以升平奉至尊閶闔千官花底散紫泥香熟詔書温

春思

無何桃李又成陰水抱孤村岸岸深遥草不鋤隨意緑要觀天地發生心

煙草茸茸面岸齊晴天鳧谷宮清溪一春造化花開盡大欠淵詩共品題

春風多事太忙生長共花邊柳外行與燕可泥蜂釀蜜纔吹小雨又須晴

春詞

翠鼎香深旋作茶餘醒牽夢幾還家夢中記得春池緑曾共丁寧下凿花

花不知愁句又塵晚寒獨自倚欄頻一分心事一分雨春負予耶予負春

剪得春詞不忍看雨深怕近碧闌干春無氣力吹成雪未必杏花能耐寒

草色將寒上客衣柔情只了得花飛湘簾不隔杜公雨百姓人家燕未歸

一春直是柳風流只恁風流只恁愁客又不來寒食近碧蘅紅杜淵芳洲

道中即事

春泥滑滑欲濺裾肯爲梅花顧草廬喚作詩人看得未兩蓑笠雪一肩輿

家人不寄處處詩直恐蒙砧官尚微到了不過相要耳未論此語是耶非

十日山寒雨不休僕其痡矣得無愁老夫自愛歸程好肯爲春泥怨鵓鳩

梅已飄零尚典刑斷魂籬落野煙青靄均憔悴適知此到老可人寧獨醒

犖确連雲路不分雲侵衫袖白紛紛亦知雲自青山出不見青山只有雲

衝雨衝風莫管渠長炊餺食使巾車能無幾日到

茅舍睡到日高相折除
對竈何妨客燎衣溪翁且莫鍵柴扉日之夕矣樵
風冷穀餗一牛將犢歸
上到春山頂顛頭更携煙雨入吾州梅花便作鄉
人看飛落酒杯相勸酬
畫中亦愛雨中山連雨山行却厭看一夜東風吹
作雪問誰畫我訪袁安
野漲平溪已斷橋悔將辛苦上岩嶢朝來雨斷絕
堪厲依舊綠楊山逕遙
晨光漏日鳥深春況此泥行雨宿人夜半雞鳴驚
夢覺悔將蓬笠當勞薪

田翁不省霅糢糊際閉柴門擁地爐自許小尾分
船坐足閑寧復着吾徒
剡溪船後灞橋驢着我荒村一笱輿却後幾年俱
作畫未知雲句定何如

農謠

春雨初晴水伯堤村南村北鵓鴣啼含風宿麥青
相接刺水柔秧綠未齊
問舍求田計未成一蓑鉏月每含情春山樹暖鶯
相覓曉隴雨晴人獨耕
小麥青青大麥黃護田沙逕遶羊腸秧畦岸岸水
初飽壟瓶家家飯已香

雨過一村桑柘煙林梢日暮鳥聲妍青裙老姥遥
相語今歲春寒蚕未眠
淡漠餘香着草花森森柔綠長桑麻池塘水滿蛙
成市門巷春深燕作家

觀天井

留斧何年翠鑿成老龍吟苦雪濤驚霜晴未用為
霖在留與春蓑作太平

上巳遊頭親寺題其壁

一犂初試種栗犢兩岸對鳴晴雨鳩搖蕩碧桃花
片片石闌干下釣魚舟

其二

松房小小雨留客竹逕深深鶯喚人爛醉不知三
月暮等閑又是一年春

其三

芳草堤楊水底天半晴半雨作春妍幅巾道服蓬
船坐不是詩僊即酒僊

其四

鵓玉雙飛水滿塘石爐柏子捲山房一瓶瀑煮春
風濕只聽松聲意自長

胡登仕送花

一年春是牡丹時不負花時只有詩老去自知才
思盡枉分風月到山蘿

其二

紅酣紫膩不勝春肯上先生墊角巾芳草醉眠今老矣惜花心在怕花嗔

題八士圖

雅聞八士春俱秀未覺三賢迹已陳投分不論曾識面此圖到手便情親

飛絮遊絲芳草路淡煙踈雨落花天偶然盡出尋詩意未必新詩待畫傳

次韻酬率翁

戍樓夢不到中州杜牧新愁亦倦遊留得荷鋤雙手在山寒芋栗要人收

但得清溪裹草堂溪頭山色有炎涼秋崖一出四年矣想見松花滿石床

山樊

只有江梅合是兄水僊終似號夫人季方政爾難爲弟每恨詩評未適真

竹屋寒無石鼎煙春風吹作白龍涎平生奇處何關染字以山樊亦自然

重宿儲文乙巳

只有詩囊潛似僧却嫌官冷屋於冰桃花儘賴春風笑慣與劉郎面熟能

次韻別友

長汀草色悵連天一片飛紅漲綠川寒入湘簾君又去只隨燕子過年年

有客

晚遲雲深雨未乾愛閑有客過方千茶甌之外無祇待清坐不言松韻寒

夏夜

河漢微明星乍稀碧蓮香濕襲人衣夜涼如水琉璃滑自起開窗放月歸

山家

午陰蒙密路縈紆兩兩麗黃對引雛自可曲肱驚短夢南山叢薄有菸菟

明月相看未厭貧好風無價一披襟苔磚不掃少來往兩部鳴蛙草自深

夜大風

一夜東風太放顛草塘打破釣魚船賴渠自任修船費無數亂堆榆莢錢

夜雨屋漏

莫怨乖龍横見治滿床詩卷盡淋漓人間書蹟何爲者徑挽天河一洗之

重午

重午無人肯訪臨竹低沙淺綠連陰倚松自讀離騷坐一笑獨醒江水深

茉莉

閩雨孫香摘未稀鈎簾頓覺暑風微只應雪外梅
花笑肯與兒曹入枕幃

素馨

雪骨氷肌合耐寒怕寒却不離家山老夫懷土异
渠等一鑁移來得許頑

次韻楊梅

筠籠帶雨摘初殘栗粟生寒鶴頂殷裂口但使甜
似蜜寧知奇處是微酸

方紅

炎蒸宮屋如樊籠安得雪嚼郎官紅海山傒人踽
千里忽到眼中宗派同
尋僊南遊三神山覩留冰冊袪暑样蘂珠侍宸郵
分似我其詩之累百眷

次韻至蛞湖上

春山如染費人詩驟馬新堤拂柳絲杜宇一聲春
欲暮海棠臙去未曾知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四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五

方　岳　巨山

七言絶句

楊柳枝

緑陰深護碧闌干拂拂春愁不忍看燕子未歸花
落盡一簾香雪晚風寒
拗盡青青恨未消春風一夜長新條多情也似相
欺得愛惹釵頭翡翠翹
晴日遊絲亂入簾夕陽更忝酒家帘粥香餳白清
明近鬪挽柔條插畫簷
小橋風定緑煙垂錢送行人此别離蝶蹼玉驄嘶
草去啼鶯寂寞雨千絲
幾日春寒怯上樓樓頭煙縷拂簾鈎相看瘦盡渾
無柰一種風流各自愁

觀山

一層雲放一層山小市人家翠欲環檢點只疑低
數尺一層山向隱雲間

過湖

纔出城來便不同緑楊微雨藕花風過湖船用百
錢買卧看雲歸南北峰

暑中雜興

一刻之間直萬金苦無人可共幽襟成年不作西

湖想聽得啼鶯不自禁
不慣山中夜月寒満窻樹影鮮花乾移床近壁不
敢卧恐是龍蛇之屈蟠
今年不上一竿竹渠豈於人亦世情風雨尚餘千
箇在結巢吾欲聽秋聲
白鷗吾有一日雅崎昔慰之相與親渝浪忽欲從
此逝嗔我手揖無詩人
是非不到野溪邊只就梧桐聽雨眠瞌熟不知溪
水長鷺鷥飛上釣魚船
平生多可曹修士說我唐詩最逼真不道蹇驢風
雪裏何如黃犢過比鄰
俚謂華華鳥脚鬼吾尊毛顥黑頭公與華作傳何
為者顥則萬山文靜士
只鋤蔬甲亦妨閑冬暮溪雲斷往還今日偶來僧
却在共煎茶喫話廬山

立秋

秋日尋詩獨自行藕花香冷水風清一涼轉覺詩
難做付與梧桐夜雨聲

書元可扇

南薰殿上薰風老雨便飛來占取涼書帶香眠愁
杳渺雲侵清簟竹方來

記畫

深

閑雲古木山藏寺野渡孤舟水落磯秋色無人空
黯淡竹門未掩待僧歸

漁父詞

晚晴鋪網占鷗沙各自分魚就酒家洞口醉眠船
正暖碧桃流出兩三花
陰陰深樹晚生煙雨急歸來失繫船白鷺不驚沙
水淺依然共在綠楊邊
煙波渺渺一輕蓬浦溆生寒蘆荻風昨夜新霜魚
自少満江明月笛聲中
沽酒歸來雪満船一篷撑傍斷磯邊誰家庭院無
梅看不似江村歎暮天

龜巢夜宴

落日鴛鴦睡淺坡荷花初醒水微波玉簫吹斷晴
雲濕最覺池寬得月多

送劉仲子就試

竹雨梧風満袖涼踏槐仍逐衆人忙一觴共滴蟾
蜍露併遣五千書傳香
小枝文章道未尊入時新樣更難論鵲袍繞臉須
重讀六籍久為場屋昏

菱尊

煙雨中間幾白鷗藕花菱葉小亭幽紫尊共煮香
涎滑吐出新詩字字秋

鄭文振席上

香篆燒殘小玉蚪荷花深處浴鳬鷗談詩未了催
行酒忽送清歌淺黛愁

寄越友

茂竹脩林已陳迹禹穴剡溪俱勝遊秋風倘未理
歸夢我欲買船官渡頭
湖山掩映信樂國煙雨凄迷非故鄉青灯何日一
杯酒江頭極目吳山長

跋至能所書西湖洞天事

西湖天下奇絶處定有老僊時下觀重來俯仰已
陳迹但見孤山煙霧漫

地上老人親墮履衡山道士共聯詩向來此事亦
多矣我故於君了不疑

陪劉提察少集四聖觀

江山於我故眼青我亦輙以詩酬之東堦昨夢已
塵土千曼勿令鷗鷺知
詩人胸次倒磊硯試澆之酒將何如作詩不壓林
逋倒正恐湖山亦厭余

宿芳潤用壁間韻

只爲梧桐怨夜長不知楊柳老年芳林稍一片過
雲雨便作秋聲占取凉

次韻牟監溥

幾攜老硯傍書林吟到更寒月未沉有客忽從天
祿至人間便隔五雲深
秋聲滿院有誰來亦欲從君話老懷隔竹已敲茶
臼雪不知何日又清齋

夢敖翁爲予作貧樂齋扁誠齋許書齋壁

予本無是齋亦不省誠齋之能書也

晴窻欲曉鳥聲春喚起黎床入定身老去不知三
月暮夢中親見兩詩人

早春山中

空濛山翠濕烏紗逗密穿深一逕斜誰畫秋崖滿
頭雪石壇倚竹看梅花

其二

竹邊門自不須關留取山雲共往還芳草初齊梅
點點綠絲茸地鹿胎斑

其三

蘭未曾芽柳未絲是渠春早是春遲草塘尋見春
風處問訊何如自不知

其四

吟入梅花倚樹腰不知聲攝雪飄飄山翁只道春
無力半日粘鬚未肯消

其五

同時乞得杏花栽一樣高低一處栽自是春風不

齊整半零落盡半胚胎

元夕

團蒲曲几雪鬚鬢寒人 青燈澹似僧只有梅花一林月酒盃詩筆已無能

其二

去年人老已蒼華野欵山隈辦咄嗟到得今年人又老也無筋力看梅花

其三

莫道山家不掛燈脩身貧月一團冰清寒照見諸人膽却問諸人見未曾

其四

老去歡悰久已無病來瘦骨不勝扶山居幸自依青士身事何曾問紫姑

入村

十日春霖一日晴打包作意辦山行月明夜半雨聲急不道老天無十成

其二

山深未必得春遲處處山櫻花壓枝桃李不言隨雨意亦知終是有晴時

其三

閉門覔句每無悰句在茅茨煙雨中和煙和雨收拾取等晴却寫與東風

其四

宿雨初晴曉日晶彌川淌谷白雲平爛銀堆裏素螺髻盡出江湖萬里橫

鴈來紅

是葉青青花片紅剪裁無巧似春風誰將葉作花顏色更與春風迥不同

其二

秋入山籬葉正丹老天渾誤作花看不知宋玉今何似鴈欲來時霜正寒

月下

月明正午一聲鴈山意如秋兩袖風鶴與蒼頭齊睡着無人知我此山中

其二

春風不到莓苔石山月自隨煙水身窮是世間常事耳不知顛倒幾多人

買蘭

幾人曾識離騷面說與蘭花枉自開却是樵夫生鼻孔擔頭帶得入城來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五

秋崖先生小藁巻之六

方岳　巨山

七言絶句

荼蘼

山徑陰陰雨未乾春風已暖却成寒不緣天氣渾
無準要護荼蘼継牡丹

其二

手挼春風十萬條野香落架玉搖搖黃鸝莫誤看
花眼等得南薰雪未消

牡丹多不開花

少作花頭多作叢十分能有幾分紅春工自不容
人力抱甕窮年笑此翁

觀荷

南薰獨擅水雲鄉不許人間別有香是草是花開
一遍春風却侣欠商量

其二

春紅樹樹或叢叢一一托根塵土中不道獨清冰
氏子炎天玉立水晶宮

其三

紅紅白白兩娉婷一種風流各典刑紅亦非紅白
非白阿嬌微醉阿環醒

其四

語

蓮有濂溪梅有逋兩家言句淌江湖自憐尚异梅
花倘曾識先生太極圖

其五

花葉根莖迥不同略無些子犯春風羽衣縱落尋
芳後解作清涼烈日中

山橋月夜

寒聲策策琅玕瑤香氣浮浮菡萏紅六月人間苦
炎熱獨擡殘雪月明中

秋熱

蘊隆日日等西風等得西風更蘊隆四十日秋無
點雨誰將消息到梧桐

其二

山氣熇熇旱火光墻頭枯死半青黃航陽慣作晴
雷吼且乞梧桐一夜涼

晩秋猶熱

九月年時已飄霜今年九月尚追涼辛吾絺綌猶
無恙杖老何煩苦自傷

其二

適自相遺各有時莫悲團扇與秋辭班姬不死天
無準定悔當時作許悲

即事十首

殞園何物媼無端亦手偷將玉雪團不道主林神

忌諱烏烏聲樂併催殘

野塘尺水亦生煙寧有餘波可及田商略且爲魚
作計須臾毋死待豊年

哇丁彈瀨欲誰欺趂我行山始一來只有山花山
鳥笑主人元自不曾知

藤蔓穿籬礙草扉與僮扶起繞松園驂龍鱗甲動
雲雨縛著空山莫遣飛

龍骨翻翻水倒流藕花借與稻花秋魚無熊掌不
可得穿孔風光救口休

記得秋風此削瓜偶遺子亦自成花生生化造無
終極但有根芽未可涯

巖暝林霏日夕佳百年寧復此秋崖不須更問青
鳥子一鉢相隨死便埋

赤日黃埃槁欲焚賽神迎佛正紛紛天公老手何
關汝一雨晴無一點雲

得搖牙處儘搖牙戾用鳴聲迭奏譁政自爲渠眠
不熟西風吹葉打窓紗

殘鬓蕭蕭不滿梳秋風推髻滿庭除日明忽見峻
嶒影自是胡僧不是予

釣臺

羊裘偃蹇釣煙沙不肯雲臺足淨苔漢室了無塵
土在滿江風月自盧花

題雄觀

送出青山點點愁數聲柔艫隔滄洲白鷗不受人
間暑明月一江天地秋

次韻訓因勝老

誤脫農蓑拾漢科空山柰此月明何秋風又跨揚
州鶴行路正難愁思多

鴈落平沙字字愁打包不肯與山留一蓬煙雨載
秋去詩在江南蘆荻洲

淺山如霽水連天江北江南路幾千入夢老親霜
白髮歸歟當及菊花前

客饋銀茄不敢送場屋士

愁風誰怒水中蠅昨夢不疑杯裏蛇迸齒清寒銀
粟粟不隨監酪供吡耶

次韻鄭省倉

買魚聊復醉耽船萬事從來付老天欲辦把茅無
計可不量吾力更籌邊

歸去來兮月一船世途難侶上青天煙簑自與輕
鷗狎却在風濤阿那邊

丁祭

紫微花下玉丁東夜午牽牛亦未中孔壁尚餘金
石奏捲班鵷過玉成宮

中秋

蚪

黃塵茫茫行野馬白髮混混爭蝸牛老心如水夜
聲寂明月不減山間秋

次韻齋宿

可是詩邊欠老干蘚床相對話燈殘秋城一夜江
湖晚風雨重陽菊自寒
黃花白髮兩關情併入齋房長短更久客自知秋
意思底須蛩雨做寒聲

題甘露寺中峯

六朝晴樹一江秋盡入風煙頂額頭老手更擎江
色出小亭景却勝於樓
金焦雨點自東西着我於中亦一奇菰葉蘋花秋
共晚山寒未必白鷗知

送琴遂還楚東

一生坐异蛇添足萬事不如龜縮頭亦笑軍持太
多事孤桐自了月明秋
脚根踏地袈裟破鼻孔撩天拄杖橫歸掃秋雲趺
足坐荻花半落晚風晴

夢中

凡我同盟鷗鷺群既盟之後亦幽忻山中芝木香
堪煑鶴未歸來空暮雲

同前

樹擎晚色柔枝碧兎朧晴杳老月寒自滴玉蜍秋
滿袖輕雲片片泊闌干

東津

秋老江南隔岸山斷雲衰草雨斑斑煙帆未可橫
江去鳴艣恐妨鷗鷺閑

雨宿

雨宿疎蓬不耐關蘋花菰葉老江干鷺飛欲下忽
驚起秋水新添一寸寒

次韻梁倅秋日白牡丹

自掩窗紗護夕陽碧壺深貯溜晴光可曾見此春
風面淨洗鉛華試曉霜

頳桐花

歘草惟天簇絳繒猩紅杪滴尚炎蒸西風坐閱芙
蓉老合是花中耐久朋

其二

似予圓紅不似花綠叢擎出野人家亦知吟骨今
當換火候初成獨體砂

題偶愛

每評吾郡佳山水當以水西為最奇徑向水西非
具眼不眠偶愛不渠知
長汀宜日山宜雨盡在鷗看鷺聽中想見夜寒留
客醉倚闌拍手喚漁蓬
隨行茶竈曾同宿看盡朝嵐與夕霏一片詩愁秋

渺渺樹林深處見僧歸。

溪雲莫怪塵埃面更與青山把一杯未省此詩容易否聞渠曾識謫僊來

湖上醉題

山知吾亦以詩豪疇昔於山只淡交清得不多麤得瘦一生悔讀楚離騷

夢過湖

萬柄風荷秋渺然百錢又買過湖船菰蒲鷗鷺渾相識驚怪人間已十年

行田

屋頭烏臼午陰密牛與牧童相對眠不是官中催稅急十年前已學耕田

老農具榻茅茨底準擬先生欲岸巾笑道已呼兒買酒月明且不厭家貧

月蝕

老兎酣眠一夜霜妖蟇䖸啖未渠央人間今欠玉川子生語聱牙滿世香

次韻陳帳管秋思

秋風吹裂舊荷衣自讀離騷倚落暉已覺蘆花洲渚冷水天歸鴈着行飛

人家一樣捲湘簾惹起新愁到酒邊久客不知詩瘦損小樓孤倚月娟娟

訪茶李翁不值

且容晴夢泊鷗沙傳語茶頭莫煎茶山客不歸秋自老滿城風雨又黃花

還留石亭

枯荷折葦臥見鷗小雨輕煙盡出秋自喚短篷將老硯石亭尋客了詩愁

次韻客饒鱸蟹

江鱸淮蟹不論錢肯到湖邊明月船玉鱠雪螯新煮酒桂花香後菊花前

戲簡王尉

半床明月老秋風未必詩人一例窮比似樂天猶欠在是非已落酒杯中

楚雲遅上木蘭船惹得秋辭亦浪傳不直翠眉親唱與故應無分學彭宣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六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七

方岳　巨山

七言絶句

少微樓

不柰梅花爾許愁天寒孤倚夕陽樓近城鷗鷺逢
人慣肯與漁簑共釣舟

洞元小集

鶴骨清寒不受吹白雲侵硯懶題詩雨深更覓山
寒甚過了重陽菊未知

答惠楮衾

吳宮金甃鳳花綾春暖熏籠換水沉那侶冰橋楮
夫子滿床明月解微吟

次韻別友

硯香不肯與山留雨浥寒花斷送秋後夜酒醒詩
更好淡煙荒草並漁身

重陽

帽不禁吹怯酒觴只携老硯了重陽黃花未抵淵
明瘦却做離騷以上香

九日道中凄然憶潘邠老之句

滿城風雨近重陽城脚誰家菊自黃又是江南離
別處煙寒吹鴈不成行

用呂宗卿山亭韻

約住山雲倚斷欄雲如秋薄弁山環爲山醉矣無
山句山不負予予負山

田頭

田頭科斗古文字石上臼窪山鼎彝勘破世間煩
惱障醉而已矣不吟詩

秋田多種八月白草樹初開九里香但得有牛橫
短笛一簑春雨自農桑

嚴陵待鎖

一斛秋風夢亦寒津人只作賈胡看斷橋袖手暮
煙合等得蘆花雪滿灘

閑却跡蓮只恁休莫留霜月伴孤舟津亭萬一商
分數還到明朝何處求

過東湯卿溪堂

手葺溪堂旋補茅好山帶郭轉林梢弁君共有吟
詩癖月下柴門不厭敲

宿珠溪

一錢不直管城子萬事輸好孔方兄山房自微松
風夢星斗闌干霜月明

種芥

不論青紫已離離煙濕春畦手自治一笑摩挲空
洞腹是間儘納幾須彌

種韭

下秧已覺菡生津坐想堆盤雨夜春政恐廚人無變饌庚郎貧不侶吾貧

種菘

老圃相傳秋後菘磚爐石銚一年冬寧知遲種遲於我又見南薰上畨風

抹節

此君有節瘦如許老子無心酷似之莫向人間危處去溪雲逕雪儘扶持

觀刈

石田犖确底須𢙣苦說頻年不下鐮煙雨一犁經老手勸匙香壓十分斟

其二

蹄豚盂酒祝甌窶一飽人間百事休已約山妻同野餃今年又勝去年秋

其三

秋來誰不賀歸田炊玉嘗新喜欲顛乞我一年橫短笛太平有象是豐年

李監餉四物各以一絶答之

土瓜

蹲鴟不紫伏苓黄杓斵春煙帶土香又覺相如詩肺渴入山餐玉不傳方

甘蔗

老境於我漸不佳一生物性舊秋崖笑人袁贊何時熟生啗青青竹一排

鱘鮓

肉未爲奇骨最奇透明瑪瑙碎琉璃老饕不柰殘牙齒却愛桃花軟玉脂

鵝鮓

翠箬紅泥麴米春家灘風月入廚珍誰令渠識黃庭字且醉胸中無字人

壁蟹

秋來何但食無魚老去寧須腹有書空洞略容君幾輩草泥郭索一從渠

次韻姚監丞斫鱠

冰盤飛縷落芳馨雪色微紅糝玉霙喚起苓箸十年夢詩腸平載鷺波清

旋擣金齏剉玉葱半盂香酒洗冬烘吳中風物今猶爾說與廚人寧舍熊

少微山觀橘

手斵蒼煙竹逕深霜寒錯落萬黄金何年共話商山舊分種歸來欲滿林

聞角

殘角吹霜月欲斜天寒無柰客思家不知野竹滄江上開到梅梢第幾花

聞雪

黃塵没馬長安道殘酒初醒雪打窻客子慣眠蘆葦岸夢成孤槳泊寒江

風月堂夜飲

霜洗橫枝月上初春爨更可共談無玉贄一一寒於雪貯以詩腸渺似湖

朝鷺

曾有詩矜白鳥閒一生詩眼乞山漫朝來更覺忙於我雪沍蒼溪不道寒

劉遜子架閣餉江茶

琵琶亭下春寒夜濕盡青衫竟爲誰江草江花恨何極雪甌如此却無詩

醉眠鼓澤幾何日只與吟詩辯林田靈草獨醒山雨外可曾持到漉巾前

光孝寺作茶供

一藤碎踏兩山雲看盡朝嵐與夕曛留得如來擔身相共敲蒼雪了爐熏

次韻君用寄茶

茅舍生涯覔思竹爐烹雪復何時北山怕有移文在謹勿便令猿鶴知

除夜

雪片初飛歲已除竹籬梅自可吾廬歸來只有窮相守未議移文送却渠

其二

莫笑青衫霜葉枯六年不改舊稱呼人間書疏非吾事菜縷春盤何處無

其三

更與梅花把一盃醉題帖子等春來須臾便是隔年事留得寒香一併開

其四

春入荷葭塢亦奇塢名不枉與天知綠章併案閒池沼豈但烏臺要劾詩

其五

幸有牛衣暖佔春可曾半字日邊人不知相國何爲者擠得諸公坐大嗔

其六

眼底童烏已七齡吾伊略亦記群經丁寧莫就中書試只可松邊竹下聽

山庵

枯松淺瀑香可啜野竹生萌甜可掘山中道士歸不歸一夜猿鶴老明月

題趙漕小蓬萊

乾坤不盡一邊廬方寸中間幾太虛辨着海濤三萬里乃翁底用費分疎

其二

老夫曾到道家山太乙青藜夜叩閽著作承明今
付子仙壺元不隔人間

寄遊山友人

不是山陰訪戴船貢成迷局爛柯僊徑行處用規
摹取歸與都人作畫傳

紫極宮用呂宗卿韻

雲濕碁枰不堪看滿壑松寒鳥聲樂向來石咢老
彌月松下無人啓玄鑰

書客星閣

平生看破劉文叔不肯依乘赤伏符底處只緣曾
識面故應人喚作狂奴

小留不過貂蟬耳亦恐遺人白眼看已自費辭俟
覇葦歸來漱石暮江寒

紫虛觀

小灶爐熏待瀹茶瓦盆添水養蒲芽江南地暖得
春早開盡雪籬無数花

寄題章氏起青樓

結樓多弃青山對却是青山不對渠見說屋岩排
闥入一窻晴色共殘書

寒青拔起二千石山是一分雲一分切莫向渠談
丗事怕渠説弃泚休文

題郭氏繼一堂

繼一翁掛衣冠神武門而去。理宗賜處
士號以寵嘉之蔣藻奎文照映千古名卿大
夫自退傳越公而下咸爲歌詩所以賛頌之
者甚備岳無所復容其喙乃爲反離騷以規
之曰

徑與三茅借一峰自携周易聽松風隱居本爲逃
名計結入頭銜却不中

漁簑釣艇越中居底處煙波不屬渠一曲鑑湖須
敕賜却令鷗鳥費分䟽

寄題趙德成東岩

好山倒合詩人管新出東岩付此公略向畫圖曾
半面石床定許聽松風

人間無處我我輩只可飛泉蘚石邊習氣猶餘千
虛賦若令猿鶴怨風煙

空山誰可鬧來往自種梅花伴月明小築便爲身
後計此奇千古未忘情

陳湯卿致紹梅

林下風流自一家繼施朱亦不奢華冷香猶帶灞
橋雪不比春風桃杏花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七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八

方　岳　巨山

七言絶句

次韻徐宰集珠溪

瀑煑春風生意長梅花吹雪入詩香夜寒記得僧房夢脩竹半窻雲一床

林和靖墓

結廬舊與青山對脩竹蕭踈半不存惟有亭前古梅在暗香踈影幾黄昏

晴夢

麼上侵人懶出門小窻容我負晴暾夢騎瘦馬尋詩去曾到梅花深雪村

送梅

水僊婉弱山樊宂自我視之兒女曹會直徑令相伯仲至今未敢廣離騷

人言草没孤山冢從此梅花不要詩却是未嬿吾輩在一枝開過竹巴籬

梅花

竹遶踈籬水遶村一枝無語更黄昏暗香但識騷人意月澹無風自入門

枯梢横出竹踈踈挾雪吹香夢自孤立到夜深難着語怕渠去說與林逋

雪壓横枝卧淺波三花五蘂不須多平生爲爾牽詩興今日無詩奈爾何

茆茨煙水隔孤村雪冷誰敲月下門只與梅花曾有舊暗香時肯到窪尊

尋詩

蹇驢踏雪灞橋春畫出茅茨野水濵纔見梅花詩使好梅花却是定詩人

次韻趙尉梅句

冰雪之根草木屯南枝亦有未招䰟一愁泥就孤山骨正恐詩談太不根

踈花不受世間寒得聖之清自可餐今日湖山人已朽何如茅屋雪中看

雪中

行經不了醉生涯空宿沙頭賣酒家最是曉寒吟未穩雪深無面見梅花

次韻李山窻

一船明月秋江冷曾與梅花有約來誰喚雪溪回短棹寧孤何遜莫孤梅

閒居無與酬荅因假庭下三物作桃諷梅

不肯春風時出粧歲寒崖谷倚冰霜人間亦有知香者盍遣一枝横出墻

梅謝桃

不欲成蹊春已殘雨紅猶自有人看極知不㚒君同調但守平生一點酸

梅問竹

一壑煙寒孰與娛橫斜影對此君臞風饕雪雲轉強項唯我與君其是夫

竹荅梅

不隨茺李共爭春猶作踈花向世人聳壑未妨吾獨步要看晚節玉璘㻌

書趙相公梅卷

一梢兩梢曉𣋡月三花五花暮江雪春風到手眼生寒煙水村深有茅蓭

次韻訓奚兄　崇

亦笑詩書記姓名到頭爲崇若爲清漢家禮樂今塵上不欠當時魯兩生

但得梅花過一冬那須酒聖送文窮楊州不見梅花面莫是何郎句未工

昭儀春浴

紅薇滴露護輕寒微髻香絲卸玉鸞只道春風庭掖祕外間已作畫圖看

貴妃夜遊

鳳輦又上玉花驄恩在君王一笑中三十六宮瑤草碧不知多少恨春風

淨明齋

山徑留雲雨未乾松聲長共澗聲寒青又莫踏苔痕破借與秋崖半日看

次韻菖蒲

瓦盆猶帶澗聲寒亦有詩情几硯間抱石小龍鱗甲老夜窻雲氣故斑斑

貸錢買牡丹屏

作券西家貸子錢略容書卷識春妍杜陵婦忍長貧面詩㚒樵青亦自賢

宿不老山

未必催租能𢫬詩不妨扶老上煙霏彭僊一去夜壇冷老鶴不歸雲自飛

借得松風一覺眠旋燒枯葉煑山泉人間蟻蛭王侯夢不到梅花紙帳邊

得祠

十年夢不到清都雲滿寒簑雪滿顱一片青山一黃犢底須更着舊稱呼

其二

石床散髮灑松風安用黃冠累此翁但喜太平今有象漁樵亦在萬機中

汪運幹餉酒

長鬚手挈一壺酒問識浣花工部無簑笠荷鋤煙

雨外再三不信是耕夫

其二

酒吾甚愛經須醉快洗平生老瓦盃中有筆峰觥
畫我一牛橫笛過孤村

自嘲

耕雨雖微負郭田卧雲抵用買山錢春蓑徒犢寧
無語又爲前街見集賢

被劾

鹿走山林盡自娛寧知性命繫庖厨一盃羮足爲
奇貨野老山漁何處無

其二

誰將物命作勳渠黃雀頭行萬里餘每爲世情三
太息不知吾亦是苞苴

報旱

將軍此醆忍饑慣時事乃爾當何如百穀受病僊
甚矣微此一滕民其魚

貓歎

蟹螯霜毛入畫圖食無魚亦飽於菟床頭鼠輩翻
翁翁自向花間捕乳雛

次韻種兒投贈

北里南鄰盡往還那知有客住雲間相過肯作鄉
人面問訊春溪兩岸山

知無燕頷可封侯索米長安亦強留輸與鱗肥
蒪滑吳中風味老孤舟

次韻趙尉

廿於吾道轉崎嶇是與非耶一子虛借得祁山兩
間屋一間分與月明居

別子才司令

不如意事常八九可與語人無二三自識荊門子
才甫夢馳鐵馬戰城南

簡徐宰

雨外茅茨黃葉村老農相語一燈昏山深未識新
官姓但說無人夜打門

自織春蓑學治田山寒辛苦不逢年摩挲此腹何
時飽黃犢夕陽相對眠

西山有蕨北山薇倚雨鋤煙不療饑但得縣官如
皐魯此言只恐未曾知

俗吏相傳作縣難及民那有一分寬聞君猶逮從
諸老說到民貧鼻亦酸

受語口號語詞謂兩岳精習六藝長言詠
歎有風人和平之意

歸我南山老不還孟亭幾夢赭黃袍強渠枉費平
生力不直君王一字褒

雲鬢月鬟髮成絲緣底天家聖得知從此江山儘

驅使小民奉勑遣吟詩

元英先生家鸕鷀步當文正時其裔孫楷登進士贈之詩云唐家三百年冠蓋誰有詩書到遠孫予家自嚴從徽而譜系遠矣

回覽石刻次韻左方

唐人猶有故家存山裹鸕鷀步下村宗泒儻容詩嗣續橫枝吾亦是兒孫

贈寫照吳生

山須未壓稜層骨酒不能平磊嵬胷煩畫雪溪詩意思梅花蒼石一橫筇

幾人堪畫麒麟閣萬事不如鸚鵡盃只謂故吾詩瘦耳寒沙鷗鷺莫驚猜

題刊匠圖書冊

黃金漢鼎青錯落緑玉秦璽紅屈蟠龍翔鳳翥入刀筆寶晉山林風月寒

次韻葉宗丞相海

雙娥灑泣凝春竹粉落脂殘不忍粧關作疎花寄幽獨雪中仍作楚騷香

庚嶺以南非楚產離騷不載亦堪嗟行吟儻見靈均否且异辛夷定等差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八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九

方　岳　巨山

七言絶句

贈談命蘇叅

一簑牛背飽看山扣角前岡煙雨寒客自縱橫三尺觜异吾煙雨不相干

書手實薄

隨緣常住薄於秋不了鮭魚粥飯頭欵息結繩人遠矣例教吾負剡藤羞

部索印紙

瀣淵茶煙雪屋燈亂家更入亂雲層老僧今已倦行脚不用維那喫飯憑

贈算數汪生

十年不讀床頭易山雨鳴簑為口忙行矣公無落吾事水田漠漠正移秧

其二

紹蟬勳業麒麟畫自有夔龍向上人數本不為吾輩設風煙之句水雲身

堪笑

堪笑平原血濺衣但知忠義未知機命懸鬼貌千向事年及懸車自不歸

其二

堪笑蕭生入受遺八年師傅不相知偶離廷尉痴
如昨直等朱游和藥窠

其三

堪笑劉安苦學僊雲中鷄犬事茫然早知官戢乃
如許悔不人間差自賢

其四

堪笑山陽漢鼎移智如文若豈難知定燕佐命居
人後略一昌言死亦痴

其五

堪笑張華死不休謾精象數古無儔中台星折何
曾識秪識龍泉動斗牛

入閩

山雲底事夜來雨藏却奇峰不與看政說雨中看
更好劃然捲起出晴峦
雪龍怒吼出山去二十里雲行上天老去極知詩
力退只將日曆記山川

遊九曲

掀篷仰看玉崢嶸借得漁船一日晴九曲水窮山
雨急老僊於我豈無情
鷄怨空山久勤文買船又訪武夷君一聲鐵笛不
知處但覺滿身生白雲
莫問神僊定有無地靈斷不着凡夫我來便覺茫

鞋健飛上前山不用扶

又和晦翁櫂歌

燒藥爐存草亦靈煑茶竈冷水猶清老僊一去無
消息只有飛泉落珮聲
桃花認得捕魚船醉着歸來月滿川山鬼已驚蒼
玉碧要留名字與風煙
家在清溪第幾峯誰牽薜荔採芙蓉漁歌未斷忽
歸去翠壁一重雲一重
群僊曾此醉酡船棹向蒼崖不記年蕙帳夜寒聞
鶴語人民城郭自堪憐
宿雨留雲披半巖晴光飄散雪毿毿沾衣不識骨

毛冷下有老龍無底潭
竹遠寒棲鮮徑深趦趦手種玉成林翠屏向晚無
人對猶識先生一寸心
又撐小艇過前灣竹外庵居晝掩關桃李無言閑
未了春風元自不曾閑
雲氣藏山雪擁灘地靈不异俗人看一篙略借秋
崖便九曲欲窮山雨寒
莫說水窮山勢闌匆匆急棹酒船回溪山欲盡與
無盡撑入白雲深處來
乘興而來亦偶然誰將陰壑作晴川笋輿更問星
村路去看溪南一線天

題

次韻方教采芹亭

手斷風煙不占多春來物物是陽和極知山昇詩
爲地老去無詩柰若何

亭與樵嵐一樣新詩書不受世間塵清風明月來
無盡不在溪山只在人

竹外清溪溪外峯誰峯薜荔采夫容所思渺渺隔
何許我欲從之騎九龍

終日看山自一奇寒溪更昇月相宜采芹人去夜
岑寂政是先生得意時

莫問秋風八月槎一簑欲老水之涯筆床茶竈首
同住畢竟吾宗是作家

客懷老去向誰開白雪茎茎不用栽只有愛書餘
習在待攜殘葉過溪來

嘿坐焚香儘自佳莫隨借眼亂空花古今人物不
相及元只中間隔一些

山自西來玉作層千峰住處一溪縈宜晴宜雨乍
明滅不是老天無十成

山是烏山落一支逕須詩眼相亭基舞雩人在春
風裏清坐不言山更奇

研朱滴露月三更見說群書作堵環君自苦於經
傳癖不如借我去看山

次韻宋尚書山居八首

粹字闕

日涉園

老石山翁手自治愛閑詩最昇山宜園官莫[illegible]
來往破我春風又幾時

虛靜堂

[illegible]鷗忘句肯卑雲深料理舊花枝了無一鳥傳
幽意只對青山自解頤

息齋

塵[illegible]長逐衆人忙不抵齋扉一枕凉世路巇嶇吾
倦至底須辛苦爲膏梁

見南山亭

能令詩腹化神奇香到黃花秋力微我醉悠然山
亦醉竹深啼鳥自忘機

賦梅堂

夜草春葳奏玉皇橫波曾識水曹郎硯香留得[illegible]
風在一吐崔嵬氷雪腸

韡然堂

心亦元如[illegible]水淵斷無塵想到諸賢左蝸不斷追
粹發說昇青山恐未然

亦樂堂

分得山雲老一瓢夢寒不記紫宸朝無人盡出關
中味吟入梅花雪逕遥

醉陶軒

時複中之興已高是非一付弆春醪向來醉眼略四海粗記柴桑人姓陶

題鄭尉愛山樓

青山不入俗士眼誰肯着樓招喚渠徑草不鋤花又老一簾新雨了殘書

三間屋弆佛同住紙帳梅花煙雨寒有客肯來清話否上樓借弆好山看

雨中

春泥得雨滑於鏡曉樹帶雲淡似圖只作尋詩看便了梅花曾識灞橋驢

別湯卿不值

雲深只以竹爲墻新雨纔乾逕草長野鶴已隨溪客遠一方玄玉帶詩香

將入僊都

客如我亦未爲俗着我於中何忝渠苦作春陰愁又絶蔥花香冷雨疎疎

洞元觀

密林緑氣冷香浮山帶斜暉半入溪幽鳥似嫌人至數暫然飛過隔林啼

過緇雲胡君作茶古松下蓺蘭中

十丈蒼皮帶雪僵山雲歸晚泊書床不緣曾讀離騷熟蘭亦欺人未肯香

飲茶蘗花下招蔡公慶

春工管不了霓裳風自南來占取香一夜謝池晴雪滿無人説弆蔡中郎

次韻酬清脩老

玉堂老作清脩記曾許渠爲我輩人髣髴三生虎溪笑偶然一見面如春

過楚道人舍

紛紛俗子俗到骨對面有山那得看不料楚髯能辨此夜深月冷石闌干

平生詩友劉賓客醉墨曾傳到雪廬煞説竹溪茅屋好便能詩亦不如渠

次韻清脩老墨梅新茗

此詩合讓簡齋老盡洗世間聲色塵我更鑿空難着語蹇驢粗記雪橋春

次韻宋尚書山居十五咏

駐屐亭

等得輕晴便一來逢花不住恐花猜丁寧莫掛挄鋤去怕損亭前稱意苔

金沙茶蘼徑

露浥晴光對洗粧柔條無力不成行阿環淡竚阿嬌靚一種風流各自香

竹徑

此君老去更風猷氷雪生寒我輩流穿徑略容携
客共交情嘖昔雅相投

清音亭

浄洗從前兩耳埃溪聲倂逐雨聲來此奇賴有詩
能領一笑鍾期安在哉

海棠徑

酒瀉銀壷莫近傍怕驚花臉損殘粧擬題報荅春
風句也恐春風未敢當

爛柯臺

玉行敲斷欲生塵翻手那知局面新到了不妨饒
一着旁觀自有識機人

茶巖

鑿底雲香不等雷便携石鼎异俱來鷓鴣喚得西
溪雨頻得春從齒頰回

見一庵

有山如此且深登等一逍遥鷃异鵬只作住庵看
便了華陽衕亦不須稱

卧雲庵

半塢雲侵蘚石床向來憂樂已俱忘墻西有竹曾
留鶴夢亦相携入帝鄉

梅坡

風雪灞橋雞落闇寒驢乗興寄曾攀三生習氣除

難盡也許渠分一半山

木瓜塢

與山作計未爲踈儘有奇功可廢書但得相尋雙
脚健不須論報計瓊瑤

見溪亭

碧壷時异故人提山帶僧鍾日去西漈不知寒雙
鷺浴雪灘煙重碎玻瓈

正巳亭

少日横刀竊兩韝玉花曾幾試戎韉歸來聊復觀
仁耳不在驚鴻落劲弦

紫陽亭

隔岸煙雲一望間夜深笙鶴异俱還不緣曾識謫
僊面未必煙雲住此山

東齋

佳木扶踈漏曉暾書床留得夜來雲幽經談盡無
工課自理東窓芝木熏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九

方岳　巨山

七言絶句

記客語

蒲萄斗酒自堪醉何用苦博西涼州使我堆錢一百屋醉倒春風更掉頭

其二

婉娈關節入書舘政可倨坐令庭參吾曹致身苟如此九淵驪頷令誰探

次韻趙僉爲趙宰畫野水多於地春山半是雲蓋宰之尊公詩也

竹屋無人肯見過寒雲自傍釣船多老儂更在雲深處奈此春山埜水何

賣花翁

不論袍袴弁鞋紅一朶千金費化工人共醉花花亦醉莫教山國不春風

汪聖權自闢壽域作小亭其前植桂環之謂予作扁有詩云不分桂無一毫月枉踏槐花十八秋其志亦可悲也已爲題曰桂允而系之詩

老蠶作蠒自纏裹不肯生前只麼休却後百年牢記取滿身明月桂花秋

其二

白頭不了秋風債桂允鋤雲種一枝舉世今迷日五色莫教地下有人知

獨立

村夫子挾兎園冊教得黃鸝解讀書能記蒙求中一句百般嬌姹可憐渠

從來人說天難做纔怨春陰又怨晴昨夜雷驅三尺水更愁橋断不通行

贈談命者趙生自號千兩金

人間萬事一盃酒之子五行千兩金聽我自窮詩自老半江明月葦花深

至日

至日觀書不幾行梅梢横月欲昏黄漢家紅影無人見未必曾添一線長

梅花十絶

儘道春風有等差從前謾語待詩家今年雪屋親曾見的當南枝先著花

日日尋梅未肯春幾番和月倚吟身一枝斜入叢篁裏人不見渠渠見人

自有詩來幾許詩玉堂吹徹又茅茨阿誰不愛梅花句未省梅花愛阿誰

是處溪橋淺帶流山中別有一深幽規模略比林

君復開上風煙頂顆頭
自捶斜枝蟄角巾詩狂又有老精神黃昏酒醒欲
歸去月出山來喚佳人
老樹生苔凍欲枯山村雪意晚模糊一梢横打竹
邊過造化工成水墨圖
逋僊觧道影南斜二百年來茂以加別有脫胎詩
一句自從梅後更無花
三分香有七分清月冷霜寒太瘦生山澤之儒君
識否樂天姓氏謫僊名
有梅無雪不精神有雪無詩俗了人薄暮詩成天
又雪與梅併作十分春

竹緣貧殖比封君松爱微官不避秦至竟羞爲噲
等伍歲寒誰障庾公塵

卽事

野逕孤横雪外枝歲寒了不受春知世間所謂奇
男子除却梅花更是誰
荒煙踈樹埜人家竹外尋詩一逕斜山鳥亦知人
意思忽翻殘雪豖梅花

二月朔日食陰雨不見

飛飛細雨濕花朝不省陽烏影動揺晚色漏晴山
又紫始知陰沴巳潜消

苦雨

稼欲登場只等晴入倉方始是収成雨須小住爲
佳耳巳約隣翁話太平

其二

翁自無田望有秋有秋翁自飽鞠鞠此愁不遣吾
人管欲遣何人管此愁

除夜

日月無根走彈丸年來年去幾椒盤秋崖老却渾
閑事老却梅花不耐寒

其二

莫嫌工部太侵尋老杜稱呼直到今我但六年難
改口不知老杜更年深

其三

春缸落面滑於油旋潑醅來不用篘窮兒相隨政
相熟莫題茶壘惱渠休

其四

山中寒盡不知年只道梅花欲雪中未到五更春
巳動乾坤生意本無邊

其五

不是催租夜打門那知寶祐改新元人間測度春
風意李白桃紅又一番

其六

盡處生機衮衮新花情柳思巳精神歲堂堂去誰

能守睡到明朝又是春

立春日雷

勝稟春從午夜回自挑生菜壓新醅阿香不解人間事便駕雷車送雨來

出地奔霆便發聲寒花衰草亦欣榮天公只要新羣聽不等春來蟄已驚

獨立

茅茨煙樹水溶溶籬落人家帶晚春獨立西風無一事自撑短艇看芙蓉

悼栖雲主人

羽士岩前煙樹深亂雲堆屋自無心鶴驚蕙帳夜岑寂霜月正寒愁不禁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十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十一

方岳　巨山

五言律體

挽曹侍郎

諸老各凋零公乎獨典刑草堂春得句雪戶夜談經歲月頭從白江山眼共青斯文今已矣天亦自冥冥

一角玉麟寒何心獬豸冠湳膛秋沆瀣披腹玉琅玕講入經三昧書成義不刊陽城遺碣在老淚不勝彈

筆橐上嚴宸真爲侍從臣袖中周禮在言外孔堂春亟草閑居賦寧慭勇退人空餘文作塚書帶已成塵

我昔識平川初鳴偃室弦議題春雨夜探撈曉秋天兩栁今安在枯梅盡不傳向來詩酒地獨立意茫然

先生宰吾鄉時相期甚至秋闈徹棘步至南門橋接榜而共適黜于有司良負盛心縣有兩栁一梅特奇先生歎賞不已以爲行半天下不嘗見也今皆戕矣有懷角弓之什歎息久之

齋宿學宮

竹外一燈青綫書伴古廳葉乾鬪雨急山近覺嵐腥多病身爲累無心夢亦靈明朝有癡事須到采芹亭

山居十首

我愛山居好林梢一片晴野煙禽誶語春水拂閑情鮮石隨行枕藤花醒酒羹吾詩不堪羡亦足了吾生

右一

我愛山居好紅稠處處花雲粘居士屩觧覆野人家入饌春燒筍分灯夜作茶無人共襟抱煙雨話桑麻

右二

我愛山居好閑吟樹倚身田園無事日天地自由人野竹窮三逕山苗草八珍醉歸渾不記黃犢自知津

右三

我愛山居好林霏曉未開龍蛇松蘚蕩虎兕石莓苔太古雲猶在常時雨亦來瞑巖眠處冷不記到蓬萊

右四

我愛山居好堆壓忽坐忘草塘銀撥剌庵戶鈌琅璫只道雲藏塢那知市隔墻人嫌吾寂寞吾亦笑人忙

右五

我愛山居好躋攀続暝煙偃松低可坐横石劣容眠菊徑重陽酒梅花雪後天一節吾事足與世自無緣

右六

我愛山居好乾坤自一丘牡丹新富貴楊柳舊風流婦喜醅新熟兒誇麥有秋人生行樂耳身外更何求

右七

我愛山居好新篁綠上竿草莓侵路狹地闊占雲寛山響棊聲濕堂深樹影寒柴門底須掩非意不相干

右八

我愛山居好遥岑碧四圍雲沉平釣石草蔓亞樵扉野水喧姑惡春陰怨娣歸坐來還失笑吾道是耶非

右九

我愛山居好畦蔬手自耘鳥聲穿戶過鶴唳隔村聞石溜渾如雨溪船盡是雲煩君謝逋客不用比山文

右十

及

小竹通幽徑半山生夕陰鳥聲花外急春意柳邊深人事雲無定吾生日已沉不知松作麽也換去年心

送章監丞守廣信

近世無佳郡中朝有此公再三疑壞證第一是貪風野雪深耕耒春苔蝕鉅筩龔黃只如此爲問玉山翁

勇去何爲者尋盟少可人鴈聲江國曉梅蘂雪籬春同舍誰如子爲州獨有親月岩吟處碧物物是吾仁

社日次韻

社日神林鼓豐年處處祈水痕深浸穀野燒暖生薇農務相尋急吾詩不療飢夜長閑扣角亦喜飯牛肥

又

邂逅治聾酒春風免破除燕來雙鬢雪花覆一床書野碓生茨草山盂飽飯蔬宰平無此手自覺老慵紓

五月初四大水

山雲一夜雨溪漲疾於飛小市通舟(為)壑幽居半釣磯

（此處依原文）

不寐

不寐何爲者幽居事更稠怯風思鶴冷聞雨爲花愁草合妨遊屐沙崩壓釣舟春饕故無恙欹枕數更籌

其二

不寐何爲者閑人最號忙釀方傳得法詩未足成章藥草霜多損寒蔬雨半荒奉無天下責變髙在巖廊

次韻林同年

歲月半行李與君荆楚間十年場屋夢何日道家山征棹江千里雩壇月一間豈無經濟意生世政多艱

次韻話別

一雨桐江滑佳哉月一篷歸猶勲怨鶴悔不墜冥鴻涉世書無用尋山酒有功諸人如見問貧耳却非窮

程伯茂尊公挽詩

雨昏先友記猶復有斯人周易相傳授唐衫自隱淪野桑秋廪共結草夜臺春爲酹月塘月何年琢石麟

知瑞州羅大夫挽詩

汙俗狂瀾倒公平今獨賢折腰慙爲米絕口不言

錢筆橐名臣後算瓢素士元只消廉吏字題作墓
門鎸

用趙尉韻寄鼎約山樓

可人期不至樓外有佳山幾點寒林盡一簾秋水
環只煩詩五字相與月三間貴賤交情薄何妨自
往還

阻風

佳處何妨住江晴倚落暉野船穿樹過沙鳥帶雲
飛寺有唐碑古山羞漢鼎非長安多過客留墨滿
苔磯

知郡陳告院挽詩

舊隱眞儇宅論詩得老千雲沉梅屋古書擁雪燈
殘一棹橫秋色九華生暮寒空餘青眼在肯作故
人看

次韻酬戴式之

山房秋蘚滑吾亦爲詩來家遠鴈初到邊寒菊未
開貧知心事古老覺鬢毛催能共清談否呼童急
洗杯

再用韻約式之

已掃秋庭月蹇驢來未來一官連我俗雙眼向誰
開書癖工爲祟詩窮不受催是中惟酒可到手莫
停杯

原子

寄姪

爾亦爲貧驅簿閒硯欲枯自從村墅別曾到陝山
無寒圃應肥菜秋霖怕損粗有書供夜讀時一喚
吾雛

送呂提幹併簡謝泉

山雲一夜雨穩放過閶船坑發寧遺鑛民貧不爲
錢范碑秋寺古楚觀暮江前寄謝東山老靈砂併
欲僊

送劉子範倅宜春

一念到吾親人間萬事輕鄰州纔半刺行李只諸
生問路重陽雨迎家兩日程笑談燈火夜邊鴈自
秋聲

送應武諭倅廬陵

乞倅廬陵郡予爲第一人天慳終未肯人好自相
親諸老詩書在平園草木春鷗朋嘲薄分山屐蝕
京塵

敬亭道中

小謝曾臨郡山應自識詩空餘春草夢無復敬亭
碑暝色如相覓秋雲不受吹買魚尋宿處煙水有
茅茨

宿奉聖寺下

幽事隨人撰茲行亦屢逢飯多依釣艇宿喜近僧

鍾野水連秋瞑溪煙急晚舂誠齋題石老細讀得從容

舟次當塗

一似餘杭路寒洲半是蘆客依秋泊岸漁帶晚収帆遠樹齊於薺平蕪雜以凫可憐沙上月相見又當塗

七夕鄭文振席上姬有楚雲者為作三弄

帝子經年別秋風遠客情斷雲含宿雨古木落寒聲河漢低逾濶江潮夜未平巫雲莫吹笛吾意正淒清

次韻王尉

雪屋誰堪語惟愁鶴共居夢靈山有分門冷客無書詩豈於人癖吾元与世疎窮知書作祟牽率費春鋤

寄湯卿

書冊依官屋何如自在身且無山得看猶有竹相隣性野因書懶詩癡易藁頻便歸吾已俗往往白鷗嗔

秋厓先生小藁卷之十一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十二

方　岳　巨山

五言律體

舟次嚴陵

人語山相應舟行岸自移魚因寒越雋鷺到晚猶飢歲盡難為客江晴容得詩渺予煙水闊何以此行為

與鴈分洲宿連雲做夢清江風月事老夜雨客心驚潮急仍吞瀨更寒不過城子陵吾所踐菜外底須名

送別史僉

二月寒如此君胡不少留夕陽隨水去春草泥人愁江上三年別詩邊兩鬓秋折腰貧尚爾天地一扁舟

熱甚有懷山間

終是山間別寒泉在脚邊戲魚爭荇蔭啼鳥破佳眠山寂夜如水僧閒日抵年欲來來未得库斗救枯田

寄魯山兄

搖落山城暮行人返照邊亂蟬鳴古柳獨鶴下遥川秋事無多日寒花又一年故應深夜雨重憶對床眠

次韻王尉天寧晚飯

借到山房住清溪帶晚林雲應隨鶴宿詩亦對僧吟杯滑知能雋窻深苦易陰劇知歸思浩吾亦識琴心

煮茶

瀑近春風濕松花滿石壇不知茶鼎沸但覺雨聲寒山好僧吟久雲深鶴睡寬詩成不須寫怕有俗人看

猿

三峽巴江水何年離爾群艱難俱未免清切不堪聞覊旅仍春浦愁懷況暮雲尚思靈澗冷蘿蔦月紛紛

解榻

解榻留雲宿山居菌事幽長貧吾道在多病此生浮對色連溪暝蟲聲滿院秋那知一丁字蚤白十年頭

聽雨

竹窻眠聽雨夢裏長青苔門寂山相對身閒鳥不猜客應嫌酒盡花却為詩開莫下簾尤好恐妨雲往來

初秋

殘暑何時退秋風日夜生已嫌湘簟冷稍覺楚天清山路晴猶濕星河夜自明時聞梧葉落一侶打門聲

晚興

山淡長疑雨看山自撫髭暝雲延晚逕秋蔓亞疎籬院靜涼於水人閒瘦侶詩移床眠對竹莫异俗人知

送子用第遊學番易

頗覺溪流滑番湖草欲春船輕携硯易家近寄書頻山雨同離别寒窻自寵珍但於燈火夜報子倚門親

唐律十首

雲木上蒼寘行藏只草芇鴈隨秋到早山入市來青按老餘漁具能詩例鶴形髮根風露入肺渴喜

初晴

盡日此徘徊青粘兩屐苔鳥聲穿戶去暝色過溪來象齒劖鞋茁銀刀晉繪材空山人自老醉眼向誰開

有客共攢眉蛙叢事可悲渡瀘諸葛表哀汴老韓詩誰又青冥鉞吾方白接䍦神謨自堅定豺虎莫恫疑

松露滴深幽山寒草逕秋黃藤行伏兔野竹上牽牛日月雙車轂乾坤一傳郵功名成底事何苦覓

封侯
捲雨對遥岑詩寒不自禁猿猱三逕小虎豹九關
深道眼虚空界閒身自在心荷鋤今亦倦年弃病
相尋
老去脚猶輕吟邊不杖行孤亭深野色高木易秋
聲歳事緣中熟山居亦太平不辭遭泥飲謹勿殺
雞鳴
經月甞爲妖連宵雨侶潮山田禾側耳野漲樹平
腰古語天難做民生日不聊忍饑吾亦慣古色一
簞瓢
寂寞断過從行山又一重煙村秋色盡茅屋夕陽

春得句多題竹觀書半倚松心閒身已老悔不早
歸農
谷口豈其鄉胡然朝市爭遠山長晚色幽鳥乍春
聲老覺人情薄閑於世累輕早紅香可飯何必又
魚羹
吾亦愛吾貧樵山採墮薪百年雙短鬢九耽一閒
民秋蔓茶僧老春泓酒毋淳兩生誰可致此外不
關身
挽彭制機
場屋崢嶸氣雖平豈易干江湖雙鬢古師友一燈
寒戊枏猶傳擻漁煙自釣竿極知書有種吾道未

凋殘
山中亦云樂疏甲手耘芰面熟鳥窺户眼生雲宂
巖樹蟠根可坐路礙石休劉叟笑陶弘景猶將隱
結銜
簡杜子昕節夘
買屋湖邊住湖光入酒卮向來多說劍老去只耽
詩時序寛衣帶年華上鬢絲肯收湖海氣了事覺
兒癡
出關
江雨正冥冥江鷗聚晚汀雲深城闕暗潮落海門
清宇宙雙蓬鬢江湖幾驛亭不須關卒邏吾亦厭

銅腥
泊歙浦
此路難爲別舟楓侶去年人行秋色裏鴈落客愁
邊霜月欹寒渚江聲驚夜船孤城吹角處獨立漸
風煙
重陽
古岸維舟夜蕭蕭秋葉舟野煙連竹暗江雨灑燈
寒亦喜重陽健誰知行路難吾親應念我更把菊
花看
九日
逢人提菊賣方醒是重陽山曉雨初霽江秋樹亦

涼年華猶故我烽火更殊鄉有客那無酒令人憶
草堂

秋曉登山

發興在丘林其如老况尋身餘持蟹手脚負看山
心秋色蒼崖暝曉籬黄葉深唯應煮茶者來往古
松陰

蘭溪晚泊

岸岸蘆花白空江多月明一簾秋色老千里暮雲
平寒入霜前韭香傳雨後橙頃詩題品看此酒携
知名

八詠樓

郡古低臨水城荒早閉門岸沙分路細江雨帶雲
昏山豈緣詩瘦樓應獻市諠前朝碑尚在半已蝕
苔痕

次韻趙尉

括山隨處好况復有斯人粘壁多詩藁看山少訟
塵夜寒琴伴月香冷硯生春鶴亦能留客敲門不
厭頻

次韻陳湯卿

括蒼煙雨頂客木晚巑岏家遠書難到雲深夢亦
寒僧邀携茗試客許借詩看琴冷梅花月何時爲
一彈

其二

野逕漁樵共霜寒江上村亂山橫紫翠孤笛送黄
昏滿壁題詩晴迷墻貫酒渾往來今已熟稚子又
磨門

次梁倅録因上饒

此老清如許寧求使節知檄分風憲重山到月巖
奇秋色深宜雨寒花併入詩聖朝本仁厚鼠輩亦
吾兒

陳帳管尊公挽詩

不獨於書癖論邊語亦奇丘園身竟老場屋出誰
知客下陳蕃榻人傳賓隸碑九華山翠外煙草正
離離

道中連雨

老屋村舂急歸鴉半暝煙斷崖留宿雨野水没春
田昨夢山須記幽情鳥不傳也知晴更好草木已
爭妍

其二

蚤晏逢人問荒村店亦稀竹輿穿雨過沙鳥帶雲
飛野渡疑無樹春山儘有薇不緣詩是伴誰与倚
荆扉

其三

壓鈍貂裘敝吾生柰爾何雷聲春蟄怒山意暮寒

多窮不彈長鋏歸應負短簑自知機事淺或可共
鷗波

次韻汪少卿贈別

一詩傳戟外春亦肯隨行老不論圭璋賤於爵水
晶夢驚池草合香泛墨花輕豈盡沙頭月鷗清睞
不成

次韻訓其又

心事一鷗輕鄉籖夜卜程春寒眼對雨別久語連
明硯有詩態秀山於夢亦清歙溪多老石一一待
題名

再用汪卿韻

畢竟春晴好楊花也送行驛程寒冉冉江樹曉晶
晶水長船能駛詩多穩轉輕江湖吾倦矣茅屋幾
時成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十二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十三

方　岳　巨山

五言律詩

次韻別元可

帆帶春風夢鷗知遠客心暮愁隨雨做逸與弄江
深書不厭頻讀詩須放淡吟絶憐寒食酒與子不
同斟

次韻趙尉

昨過騎驢尉香深茗一杯杏寒春且住芹老燕初
來山自相知甚儂今安在哉晚洲分鷺宿了不受
嫌猜

送別薛丞

肯為祁山住晴浮草木春溪清隨硯轉心遠與鷗
親幾佐弦歌舊寧矜硎刃新蕭規元好在傳語想
棠人

其二

題遍兩墻玉舟秫稻伴歸花明晴岸闊帆轉暮江
肥熊老催紅葉芸香近紫薇檣竿兩燕子也帶笑
聲飛

灼艾

人生不滿百憂患從中年藥覓工為祟參苓那得
錢不厭波及晉聊復火攻燕一笑遣秦厄殘書累

腹便

次韻程兄見寄

舊日曾來勲黜寒雲月閑坐忘無局務起晏不朝班苔竹闌幽事湖山怪老頗一生憂治世今覺轉多艱

被盜

鼠輩真成誤吾墉底用穿近詩貧有藁舊物冷無氊輦路沉秋柝于掫老禁堧故應萑葦外薄暮不堪船

山墅

竹逕裏茅茨荒煙晚未炊罷禽爭灌木吠犬守巴籬涉世終於拙歸田已自遲老親頭白盡眠雨話吾私

其二

山逈雪雲低荒蕪略有蹊逢人多說虎隔塢忽聞雞寒割蜂房戶晴分麥町畦邇來神亦健薄飯厭羹藜

其三

且莫嫌窮僻山居儘自奇候樵分玉蕈熏穴得香貍杯雋明氷片崖寒孕雪芝不遺吾一笑憖爾野人爲

其四

近況居然野稱呼只墅民有詩供課最無債惱比鄰性亦無嫉懶人多不觧貧毋過田父宿吾自認吾真

其五

牛背夕陽駿沙頭霜葉寒酒生辛可薄橘老尚多酸交昔幾相貴山吾素所歡墻陰有茅茨留得菊花香

趙尉催築秋庄

只爾三間屋吾貧未易云弁山先定謚有客屢移文竹喜今年活梅從隔塢閒猶嫌灌園力多爲讀書分

送王尉歸覲

喜有吟詩癖吾儕得往還客惟依竹語官只侶僧閑夜雨燈誰共秋厓藁未刪柴門黃葉下別後正須關

其二

不以登朝急歸歟有母慈新炊甘野薺秋思老江蘺薄宦惟琴在孤征弁月隨幾時湖上去吾欲報鷗知

次韻縣圃即事

鳬鴨能閒暇相依臘淺波海棠經雨過楊柳受春多未必詩窮在其如酒病何閉門春草長吾亦斷

經過

阻雪

客飯江豚美仍須滯此留竹深通酒舍沙冷歇漁舟專异詩爲地明將雪作愁此行乘興耳吾亦儘風猷

其二

風煙兩不借北嶺復南崗陰石無霜滑寒梅未雪香逢山貪看畫得句不成章月下門須掩多應說短長

其三

猶及乾淳舊廬山一老儒典墳行楚蜀科目不舉變秋迎人何在江空樹欲無重陽風雨近誰异東生芻

題宋氏小赤壁

自有梅花賦何煩苦覓詩鶴能嗔客俗山亦忌人痴岸斷流春急峰高吐月遲吾詩不須刻萬一老坡知

題湯郎中玉峽

平擘蒼厓破晴空瀉溜滿雙湫嵐氣重一派雨聲寒白有雲相伴只消僧共看括茅春可煮移鼎對巑岏

離括日子安湯卿子貫同宿天寧

數月蒼州住山猶有故情雨如知去日詩亦了行程官柳回寒損僧茶帶雪清怕無書信便一夜語連明

次嚴陵

二月寒如此楊花不受春路生尋店早家近夢歸頻白鳥無塵事青山自故人幾時茅屋下卜异俑爲鄰

入歙

野竹吾鄉路逢人侶故知社寒催燕早夜雨勸花遲草入思連夢山邀到歙詩客中春一半熟是負春奚

到家

路遠都無信燈花亦未知晴看寒食近歸及牡丹時親却俱差健兒猶不解痴在家貧亦好雪夢幾相思

寄曹雲臺

尚記梅花否相看只有君肯辜清夜夢去管華山雲帆到知何日詩今瘦幾分惟應問安處曉角月中聞

其二

難得宜春便經時不報書雨多花較損雪盡草頻鋤燈火貧如故山林拙未除有詩無話處一向門

門居

訪僧

夏氣仍清美踈林綠未交攜移花𨺗竹新乳鳥爭巢池地多宜筍山寮只蓋茅每思分一榻從客借書抄

次韻王尉致香

客有知吾癖能分一雪涼只將詩意思自弁麥爾量竹寮雨聲隽窻深山意長研朱對周易老鼎亦英揚

挽瀾庵處士

萬事從吾懶庵居隱者家酒深牽率月詩辯事治花健犢閑耕具輕鷗憶釣槎歸來誰晤語野艇渡寒沙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十三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十四

方岳　巨山

七言律體

次韻秋崖落成

高亭着處出奇峯不枉平生此興濃力士鐺隨狂李白華陽巾墊郭林宗菊花籬落秋寥廓山市人家翠疊重病起不論雙足繭層巔更欲試詩筇

次韻田園居

帶郭林塘儘可居林田雖少不如歸荒煙五畝竹中半明月一間山四圍草卧夕陽牛犢健菊留秋色蟹螯肥園翁溪友過從慣怕有人來莫掩扉

次韻閑中

玲瓏壁綵繫絨鞍付與詩人洗眼看老子只憑雙脚健梅花相對一溪寒吾生焉往不三黜此樂未央并四難倂與竹間孤鶴語倦飛底用揷脩翰

牛庵睡起

白束生芻起飯牛隔林扣角更深幽牛分不得詩書力一飯常存畎畝憂老去有腸堪貯酒生來無骨可封侯閑荒庄下田無幾種秫寧須與婦謀

牛庵後古松五株

山中老子一間屋屋後秦人五大夫丘壑得專閑日月衣冠甚偉古眉鬚討今當是百年物着我添

成六老圖已有茯苓巢可俯待烹石鼎齋詩癯

竹下

松陰竹影當行窩日日扶筇一再過非世無求千牘少對人可語笑談多一變一契付公等某水某丘如我何歲晚只愁年穀盡杞其毋棘萮毋莎

山行

野鶴相將拄杖前倚松穿竹各欣然山行一匝又一日雲作四鄰今四年名教之中元有地吾心以外別無天平生老僕猶疑我不是凡夫不是僊

山中

久無筋力踞虬龍西崦東塘漫倚筇白練帶隨紅

練帶木夫容並水夫容專消幾兩生前屐忽憶當年飯後鍾孤負草堂今夜月徑眠誰舁吐奇胷

其二

解纓聊復濯滄浪睎髮松陰蘚石床有味是貧琳館俸無功於懶玉函方自參老子鼻端白未羙諸公腰下黃蕤境漸佳惟習靜筆床茶竈併荒唐

其三

已付身心畢竟空念頭了不到窮通既愚寧免日三省是聖未妨時一中物外鳶魚相爾汝生前烏兔幾西東誰云儍手都無用自種山田歲便豐

採梅

穿林傍水幾平章合看春風到草堂自入冬來多是暖無尋花處忽聞香枝南枝北一痕月山後山前兩屐霜直看過年開未了醉吟且放老夫狂

梅邊約客

昨日今日雪欲落一梢兩梢梅正開携壺野亭醉復醉折簡故人來不來山翁意重百金直俗士面有三寸厚臨風歎息重歎息玉飛片片相徘徊

與客觀雪

鶴氅奇寒被欲冰開門千嶂雪崢嶸頻年無此豐年玉一夜移將不夜城富貴園林行樹密模糊水墨畫圖横舁詩小住為佳耳莫管梅花太瘦生

再和

未怕風威洒亦冰憑虛吞以氣崢嶸何人出此六奇計我輩對於五字城松壓釣蓑銀獨速麥分棊局玉縱横白戰若非煎魚眼解致鄒枚漢兩生

三和

肺渴初供醒酒冰又思携客上崢嶸十分宇宙無塵事一色瓊瑤是化城病起未堪論斗醉詩狂且莫到參横剡溪可是忙回棹凍合璃琉作麼生

次韻梅花

歲晚何人肯卜隣梅於我輩最情親兩山盡是經行處一雪不知多少春先後花隨人意思横斜枝

寫月精神寒香嚼得成詩句落紙雲煙行草真

其二

雲藏山塢塢藏梅春意適從何許來天昇此翁娛
寂寞日携扶老上崔嵬草堂須小難爲客霜月正
高誰與杯分上下畨開自好登臨且莫遣詩催

次韻鄭揔幹

底須咄咄漫書空未覺人間欠此翁黃犢自隨諳
寂寞青山亦諦話窮通人方怒及水中蟹我亦宜
如天外鴻醉眼不知人幾品久將樵牧等三公

其二

我亦思兮天一涯樊川詩老此曾家九夫容隔秋
風補一獨速眠春雨蛙竹屋有燈誰昇共秫田可
釀不須賖何年又賦高軒過豆粥猶能辦咄嗟

其三

過從一笑酒瓶空不是樵翁即釣翁偶種竹成俱
崛強旋移花活尚神通前身已化歸遼鶴醉帖猶
傳戲海鴻新貴少年吾自老世間白髮幾曾公

其四

蟻丘得喪事無涯冷眼難瞞老作家公等功名千
里馬山居鼓吹兩池蛙牛羊野逕通村近虎豹天
關去國賖本是秋風釣竿手故吾猶在復何嗟

宿多景樓奉簡吳總侍

客懷孤倚夕陽樓煙老平蕪岸岸秋往事六朝南
北史晴江一片古今愁慨其嘆矣山吞吐何以釃
之酒拍浮此意政須諸老共容分蘆雨寄漁舟

書戴式之詩卷

石屏遊諸老間蚤得詩名又蚤諸老凋謝
獨石屏巋然魯靈光耳予生後三十二年
纔此一識秋風別去目書數語集中

七十行年戴石屏同時諸老各凋零扁舟歸去白
漁舍冷骨秋來更鶴形天地無情頭盡白江山有
分眼終青剡溪定有人乘興月下柴門不用扃

石孫受命

聖澤如春雨露寬棄遺猶不絕衣冠萬釘宝帶翁
無分一幅花綾孫有官得免白丁何啻足親曾黃
甲不堪看九經牽自瀾翻熟但守青燈雪屋寒

答趙王汝

人間無處不風波潮打西興雨一簑難昇命爭俱
老矣徑尋詩去柰吾何園成次第自花草山是知
聞空薜蘿輙有月明千里共煙寒數筆落行窩

夢陳和仲如平生交有三言覺而記其一
曰錯後亂夢中了了以爲事錯之後此心
捺亂不如早謀其始也

瞞殘寒月海東頭不起斯人孰昇遊天下事寧堪

幾錯夢中語亦戒前籌江湖浩浩二三子風雨寥
寥十五秋莫向斷雲多感慨孔顏無命不伊周

夢余義夫以劒請銘

黑水梁州百二關青天蜀道古云難貔貅夜柝匀
何在麋鹿秋風骨未寒寵辱可驚漚起滅荒凉只
有月悲酸蒯緱忽墮空山夢不道幽人意轉闌

次韻賈司法

有客誰爲數擊鮮西風孤我鴈聲前酒無多酌何
如謳詩不能多莫浪傳秋色淡於人寂寂桂花香
得月娟娟五經不到山翁腹且聽便便引老邊

其二

山居未省佩弦韋緊閉柴扉不問誰自釣鹹魚西
塞雨久盟猿鶴北山移古今不遇豈惟我宇宙無
窮付昇詩直道背時寧敢爾白雲深處要耘芝

其三

空谷跫然餘故人且談風月未論文長房儒去幾
何日陸羽泉邊多少雲誰向唐詩參句律只將周
易對爐薰縱無今古飛談屑稼穡平生亦飽聞

次韻滕和叔投贈

猶及溪齋識老成萬琅玕外一溪清諸郎昇我雲
燈共兩眼觀書霜月明二十一年如夢過五三六
籍尚誰賡鹿車忽到蒼厓底老木毿秋亦向榮

其二

白髮相過各暮年顏間老氣自軒軒滄浪供硯心
猶在傳雅藏書手自翻舉世共知名父子此身莫
負聊翁門重陽風雨何堪別只和名章當贈言

觀諸弟子射石孫七齡亦能二十步四十

的

飽聞吾李藝穿楊試手春風百步彊赤白羽飛低
日月東西朋立凜氷霜共觀樓鵠如環堵亦笑童
烏敢撻場莫計草間狐兔盡關河久已失耕桑

次韻汪宰見寄

行行驄馬勁麄豪叱叱黃牛倦作勞窮則有餘名

迹在言之無作語聲高誰求封禪家徒壁自謂羲
皇人侶陶見說醉鄉天地闊此生聊向此中逃

其二

半世青燈眼欲昏誰知曾亦望中原雨荒塞草秋
如洗雪擁春叢夜自溫寵辱易生分別想是非政
可鶻崙吞不論茅屋鍬犂外但守平生六二坤

石孫試童子郡廣文贈之詩代賡爲謝

不緣青紫不明經科目多慙舊兩生三家魯無曾
未學一蝸蠻觸已爭名棟梁材欲紅壑重滄海遺
珠星斗明未必童烏能辯此乃翁先已荷陶成

其二

命窮久已付之天草木閒兮月一川無地可容携
鍤處有孫猶在佩觿年老夫老矣耕方熟小子識
之攻益堅萬歲石場今爾耳當家衣鉢底須傳

次韻胡兄

釣簑煙雨斷磯頭嬾闢丹心付子年腴有一丁長
作祟哲無三甲不封侯慣貧已識山林趣投老歸
從造物遊白笑骨寒癯侶鶴忍饑猶未怯茶甌

其二

猿驚鶴怨老江臯留得離騷到景差愚智共知窮
有分浮休俱與醉無涯人間狡兔白三窟身外鷦
鷯只一枝非意相干吾豈敢年來端爲冷齏吹

輸棋

半崦山雲舊草堂鳥啼花落幾平章酒無賢聖同
歸醉風有雌雄各自凉賴與鷗盟同保社不隨蟻
垤夢侯王未償詩債逢棊敵誰信閒人最得忙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十四

一作蒼然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十五

方岳　巨山

七言律體

次韻劉溥禱雨西峯

句律淸圓蚌剖胎斷無塵土到靈臺開張九虎排
雲入約束五龍驅雨來造物無私心感動太平有
象筆追回焚香小待生呈佛未放靑天萬里開

其二

愛民端與共胞胎消得黃金爲築臺一道香煙隨
牒去五更風雨入詩來雪燈字暗心猶在霜葉衫
枯首獨回氣格老蒼能過我柴門不厭爲君開

感懷

獨擅松風一壑哀竹門雖設爲誰開宦情已矣隨
流去老色蒼蒼上面來已慣山居無曆日不知人
世有公台天生此手終何用只解持杯亦快哉

其二

三十年前氣挂天老來身世竟茫然窮愁政坐識
丁字生事不聊糊子錢得見古人千載上已忘今
我一漚邊劉伶墳上寧須酒併與聲名不用傳

其三

異人曾授相牛經奇字初傳瘞鶴銘敲月不知僧
甚甲鋤煙賴有老畦丁山靈呵護閒居賦象緯森

羅驂士星俯仰中間無愧怍芋區瓜隴亦朝廷

其四

去國何年老一丘於今已換幾公侯不知我者謂爲拙是有命焉那用求舴艋舟堪容釣鼇麒麟閣不盡騎牛百年長短身餘幾付與西風汗漫遊

其五

野曠風高一欠伸平生俯仰已成陳老天無意獨窮我直道有時能誤人悔不可追身是膽怒何堪觸腹生鱗忍饑罷乞祠官祿只麼扶犂亦幸民

其六

非干寵辱不能驚一付之天莫我攖舉世忙時贏得懶是人愛處放教輕生爲柱國身何在死象祁連冢亦平千古在前兒戲耳且容高枕聽秋聲

其七

從古幽閒在澗阿不將齒髮犯風波共知韓愈亦人耳子謂伯奇如命何野處生成盤谷序標揭寫在醉時歌尚嫌山淺人知處更㝵移床入薜蘿

其八

拄上風煙更一層疲藤對倚玉崚嶒左花右竹自昭穆春鶴秋猿相友朋五畝園爲終老計半間雲住在家僧蹲鴟生妳祇如臂莫道山翁百不能

其九

四壁空空長物無松風之外復何須竹夫人爽夜當直木上座臘新給扶老去雲山空跌宕秋來風月不支吾何人能敗吟詩興自在成章不欠租

其十

夷昔行藏已熟籌寂爲上策足無求看人面孔有何好如此頭顱只麼休草草園廬山北住匆匆歲月水東流莫回一片梧桐葉瘦損能詩沈隱侯

山居

春溪甘滑漱山瓢歸卧藤陰蘚逕遙雲氣釀成巫峽雨松聲寒侶浙江潮書生身世例迂闊山意向人殊寂寥却喜庾郎貧到骨韭畦時一摘煙苗

次韻行甫小集平山

不柰花時兩手閒共携詩硯對屏顏江南江北音書外春去春來楊柳間騎鶴重尋煙雨句征鴻欲沒夕陽山百年風物一杯酒歎息人間兩觸蠻

再用韻

春風多可幾曾閒又爲平山入醉顏流恨不窮江萬里身翁長在月三間半清半濁聖賢酒侶有侶無煙雨山試問黃鸝相識否綠陰深樹自綿蠻

三用韻

一片花飛不等閒對花空手亦何顏醉鄉別在乾坤外詩社寧容李孟間妙句屢移青玉案佳遊仍

陽小金山只應江上煙霏笑蠻府參軍語自蠻

四用韻

欲將春睡了春閑誰遣楊花點暮顔世事不如眠白墮人情何啻抵黃閒澁無措手句中悔已噬臍山外山叠晚定編長慶集併教傳寫落烏蠻

五用韻

客愁聊以酒防閑非復春風忝李顔北望未忘諸老在中興已是百年閒非無煙雨無奇語自有乾坤有此山楊柳豈知興廢事夕陽依舊舞腰蠻

次韻潘令君訪予半村

鋤煙荷雨自村村不慣高車入里門石老只堪麋鹿伴山寒未放蝶蜂喧欲分桃李春何限共話桑麻道轉尊但得諸公如卓會晚菘早韭且窺園

再用韻

終須西塞老漁村抵用南昌隱市門時序略如飛鳥過世終何啻聚蚊喧竹其安否六太息梅自癯然三可尊貧味卻愁兒輩覺未妨壁立病文園

三用韻酬諸丈

家在江南黃葉村歸來重葺柳邊門溪雲排闥硯猶濕山溜通池水自喧但得梅花容着語無煩桃葉為開尊逢迎車馬荷衣老面目何堪向綺園

四用韻答才老

江山帶郭數家村窮僻誰敲月下門謝絕往來緣事盡爭論勝負爲棊喧愛閑寧有萬金產投老當誇兩足尊不惜梅花三寸雪併令回施給孤園

勸耕

郡如斗大亦何堪耕雨鋤煙抑飽諳共話桑麻真有味久抛簑笠得無慚野田春水自深淺晴日烏聲時兩三安得一牛橫短笛南山之北北山南

其二

歸歟我亦耦耕人麥隴桑畦意自親繞出郭收連日雨已拚花負一年春農安用勸村村急文不須工字字真自是非村頭句盡不緣方寸在吾民

賦春臺用王濟韻

共携杖屨上春臺踏破綠雲一徑苔歲月略如飛鳥過賓朋不爲看花來霜前老翠依然在眼底凡紅不用開未害慳風相料理放遲歸與月徘徊

又用胡尉韻

使覺尋春負一籌老懷無復少年遊荼蘼天佀鵝黃酒楊柳花飛狐白裘試問獨醒觀衆醉何如一笑失千憂不知多少人間事付與溪聲自在流

別陳尉

市橋晴柳拂朱旗天際九華勞夢思鸂鶒灘深猶昨日鷓鴣杓醉復何時微官梅隱亦風度寒食梨

花更別離蚕脫暮雲春樹底烹魚倘有入京詩

寄別祭政

一見𨁂儇眼爲清寒溫未了與談經有書欲問文
中子無策重殘傳說星馬瘦不妨吟下澤禠歸寧
復嗾華亭獨於知己難忘在投老殘編懶乞靈

次韻王尉賀雨

老天自不負吾君誰向靈均三沐熏鶴立佇収速
夜雨龍歸看帶入山雲摩挲一飽豈易得愁嘆多
年不忍聞亦欲買牛橫短笛華山一半倘容分

鄭稼西庵用文懿壁間韻

太平只是豊年做山雨不休公出遊捲野晴雲堆

作堵翻匙香雪滑如流人行黃犢夕陽外詩在册
叔古渡頭老我無田歸自種可憐鶴怨剪胡留

禱晴

能幾何時妄乞晴爐烟來斷已収聲天於老子亦
多可厭有豈年方太平風土不堪人佩犢月明無
復夜啼雞及今便可歸田去牛背斜陽一笛橫

閏罷

窗骨巖稜不入流放歸何止四宜休來書白可供
兒讀斗酒聊須與婦謀舊業如山應有語老夫於
世本無求一犂春雨平生耳莫與諸公作話頭

報貝關

百不如人且罷休又携書册上孤舟歸歟雅有一
黃犢愧甚向來双白鷗但得濁醪供燕社不妨明
月老莵裘研冰自補山人處莫爲區區費廟謀

得歸

日日言歸始得歸歸歟好在舊年衣青山未害欠
詩屋白鳥倘能看釣磯欲問古人今在否不知吾
道是耶非里中父老如相過應嘆艱難帶解圍

山行漫興

野性唯便水竹居老來自覺轉迂疎園晝四壁飯
不足煙雨一犂春有餘紙上古人俱已矣山中今
我定何如春風獨立鳥聲碎不是言詩亦起予

次韻雨阻遊人

村塢花飛片片紅橫遭溢雨又慳風無何春事三
分過不肯遊人一笑同窮勝園林唯我輩儻來軒
冕付諸公煙雲兩屐亦堪醉莫問聖賢時一中

改姓裴山義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十五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十六

方一岳　巨山

七言律體

登山

一番雨過長莓苔乘興登臨倦眼開花落無聲春
取去社寒有信燕將來人間事已不啻足海上翁
今莫見猜負郭曾微耕雨處自題詩句有稽我

其二

物華無處不東風只恐東風笑此翁雙鬢不隨春
草綠一尊聊借老顏紅棊聲未急雨聲急眼力無
窮脚力窮穿徑本爲行散計却將籃笋上空濛

種松先公墓下

一壑風寒二十秋俛行詰曲翳松楸冢前無路草
欲沒泉下有知山亦愁翁仲不言關氣運衣冠如
在想神遊何年夾道虬龍侶淚濕春泥兒白頭

採蕨

野燒初肥紫玉圓枯松瀑布煑春煙偃徐妙處元
無骨鉤弋生來已作拳蚤非不甘同臭味秋蓴雖
滑帶腥涎食經豈爲兒曹設弱脚寒中愁未然

舟行省墓

半篙新綠落寒沙芳草王孫自物華春事已隨蝴
蝶夢人情猶有杜鵑花百年易盡一彈指兩屐不
停雙轉車手種寸苗今老大滿山鱗甲動龍蛇

次韻所居龍池巷

從來絕技似屠龍莫倚神奇阿堵中但得直聲如
汲黯儘渠曲學付孫洪草堂自作眞鴻計藥市寧
叔汗馬功古井無波門巷靜再三不用起雷風

次韻羨見

琉璃蒸乳壓豝膏未抵豬廚格調高脫粟飯香供
野莧荷鋤人飽爛霜毛斷無文伯可相畀比似何
曾無大髦見說能醫射工毒人間此物政騷騷

次韻閑中

區中何日了塵緣落草牛須莫齧穿乾沒一生空

歲月見成三逕老風煙山林有味從今我鍾鼎無
心付老天田被南山多種豆不愁飢火苦相煎

麥嘆

田家望麥在須臾何啻中流濟一壺黑雨漫天殊
未已黃雲委地不堪扶禽聲快活眞成誤鳩婦流
離空自呼亦笑此翁長負腹又尋杞菊誑齋盂

舊傳有客謁一士夫題其刺云琴棊詩酒
客因弁談笑戲成此詩

癡書到底成何事只有窮愁上鬢絲鑄錯空糜六
州鐵補鞋不佀兩錢錐誰歟莫逆溪山我幸甚無
能詩酒棊依舊拄書牛角去笑渠到底是書癡

次韻張録携書見過

家在屏山東復東高軒肯過白雲中石橋白是神僊處竹屋相傳工律工日暮春江愁李白山寒秋菊老龜蒙時平莫袖揮毫手此論於予却未公

其二

君家自有神奇在底用濃熏到馬班黄石一編燈火外紫芒雙劒斗牛間誰能莫府初開印聞有詩人便入山雨過勘聽春草緑畀吾意思政相關

西崦

西崦東岡取次行倚松小立又詩成山風溪月寶無價牧笛樵歌畫有聲半頃菜田供伏臘一間茅屋老并平未知沮溺今何侶却怕諸生問姓名

荅客問

本自滄浪一釣竿秋風還找舊沙灘未論袁聖宜休去只作劉蕡不第看書授我猶慙取履位曰人莫便彈冠不然林下何曾見靈澈能拈作笑端

以越箋畀三四弟有詩次韻

無復花生椏筆頭一生長負剡藤箋過門盡是陳驚坐得句今誰趙倚樓社友書來煩寄語山翁鬢已不禁秋老千僊去吾宗冷有継華星一字不

百十一弟致陶印

不妨主掌舊林泉山澤癯儒半列僊判月可無方寸印勘書猶有一朝權陶人解作蟲魚篆道號寧須金石鐫約束風煙聽驅使吾家李子似差賢

小集次韻

纔能詩便不能閑畀客提壺且看山紫翠夕陽煙漠漠緑陰深樹鳥關關酒盃不負林泉約春事已非桃李顔我醉欲眠君莫去竹間自有月三間

時事

閒身久矣屬煙波時事誰傳到釣蓑無一可忻真老矣有三太息柰渠何君爲堯舜寧非幸人在羲皇不啻過擊壤共歌年穀熟此生帝力已居多

買菊栽

新緑叢叢手自栽東籬準擬白衣來荷鋤政欠半畦雨抱甕空遺滿逕苔說畀園丁重九近毋煩老子再三催徑須尋覔誰家有帶土移將一兩栽

木犀

香到人間香更幽月明風露正颼飀天開金粟如來藏人立廣寒宮殿秋幾許多清冰腦片一些來大雪花頭此生若並凡紅紫安得奇芬死不休

其二

粟粟寒清粟粟黄何年月斧落吳剛秋風誤到人間世幽壑難藏天上香渺立塵氛群玉府獨餐沆瀣碧雲鄉生來不並凡紅紫合在蟾蜍硯滴旁

其三

羽觴和月嚼氷黃自笑詩腸老更剛四出雪花些小大五千書傳一齊香君從底處移傳籍日飲無何作醉鄉風露淸寒付誰可携歸天祿校偏旁

枕石

短簟相携入薜蘿且容眠石略婆娑未曾入月暑如此何處中秋天最多一壑風煙貧受用百年時序老消磨夕陽籬落誰橫笛似識山樵扣角歌

八月十四月食中秋遂無月

妖蟇不爲中秋地老兎先奔昨夜寒世事相違劇晴雨人生何苦許悲歡雲窻自照淸藜杖月戶重

修白玉盤坐想西風萬袍鵠政飛健筆寫琅玕

山中

繚碧縈青一逕深倦隨扶老上遙岑耕雲自識本來面曝日誰知見在心浮世事如風雨過貴人頭亦雪霜侵草庵雖窄乾坤闊野鶴孤雲不可尋

其二

十畝荒園斸野煙蔬畦麥隴帶平田相忘魚鳥無餘地自信貂蟬有老天靜處亦忙詩意思貧中之樂酒因緣梅花不隔前村路只在霜橋雪屋邊

次韻探梅首尾吟

三花五蘂把春來縞袂誰將玉尺裁世外風煙甘寂寞胷中氷雪自崔嵬提壺東閣詩仍在檢點南枝暖獨回巳辨藤溪瀰寒月三花五蘂把春來

次韻魏監丞鹿鳴詩

舍蓋中堂肯治齊山川人物鳳師師拔鯨牙一添賓貢歌鹿鳴三樂聖時郡有龔黃金玉汝君爲堯舜蓼蕭斯老農和角風煙外但揷中和樂耿詩

十二月十日

酒醒開門雪滿山徑穿疎竹上危欄溪山昇我俱成畫草樹惟梅大耐寒留伴夜深銀㶑落莫緣春近玉闌珊老枝擎重供詩嚼一洗相如渴肺肝

送程伯茂僉書武昌

平時浪說筆如杠誰不玉堂雲霧窻釆石月明繞夜講武昌魚美又春江洲橫鸚鵡天爲限竈列貔貅虜未降重國西門須老檄秋風莫倚犒埋樁

飯牛

北關南門各路頭不才多病兩相投無錢使鬼貧何害有句驚人死亦休春意不關花代謝吾生聊身世沉浮拔滓雙手煙嵐濕笑向前坡飽飯牛

上巳溪汎

舴艋舟輕暖欲酣鸕鷀杓重老何堪風霜兩鬢貧五十五楊柳幾番三月三楔帖又逢今癸丑蘭亭仍是舊東南死生政亦尋常事却笑諸賢苦未諳

次韻貽姪

鶴形煉得不勝癯樵笛漁竿只自娛久倚草亭今夜月天開山市晚晴圖片雲留住吾焉往斗酒能携誰身俱三十年前頭已雪久知公道世間無

盤山為讀貽姪有詩次韻

著書無復可藏山朽骨何堪定眼觀從左右旋天倚蓋哉生死魄月循環處空身亦爲吾患見在心誰乞汝安試問春風曾蹤跡不知天上身人間

邵爲表弟程起狀元坊併爲陳人重起省

伏元坊

場屋譁然采選圖采來喝雉偶成盧敢同君子名吾里不料公卿出此塗華表自旌新進士廢人併起覽浮屠少年三五時堪笑差覺今吾非故吾

秋崖先生小藳卷之十六

秋崖先生小藳卷之十七

方岳　巨山

七言律詩

壁屋

旋壁山齋準備冬石爐松火儘從容功名那及生前酒機會多如飯後鍾誰寄一詩同保社自將千竹比侯封客來欲覓秋崖去知在白雲何處峰

老態

看書老眼看山眼二事俱妨可奈渠藥自不能醫忌醫酒吾甚愛未浮蛆塵人間世務如此微塵物遊誰身居真閒老來都態或莫教左右手孤事

九日

把住秋光亦籬野情未覺老番番古今不過豈惟我風雨相過莫問誰未郭索前空有酒自陶潛後久無詩底須計較明年健只麼悠然自一奇

雪後

雪後山齋鶴瘦殘登臨等待鮮泥乾勢多酌酒亦成醉儘足看梅不道寒雖許十分春意思人家一色玉欄干小詩未就冰生硯洗盡人間渴肺肝

梅邊

野人暖入狼頭帽雪後寒生鶴膝枝杖屨身犁回路轉溪山又物換星移酒能作祟可忘酒詩來窮

庵

人未是詩筆走秋蛇情爛熳誰知方寸大平時

復雪

老夫茅屋住冰壺山市人家亦盡圖世界空花春勢力神僊乾汞水工夫詩情浩浩迷高厚元氣茫茫混有無一夜東風天萬里併歸石銚小磚爐

再賦

自領蒼頭挈短壺輿成何必剡溪圖有難爲者梅兄弟豈易畢哉竹夫夫實從野性紛爛漫山川雲氣上虛無相隨石鼎清如水底用侯家暖玉爐

轉孫初生程弟有詩次韻時予頭風適愈

一淹深掩兩三峯白髮從渠自不公但有孫同開口笑縱無擻亦愈頭風鳶肩火色非吾事牛背煙霏在眼中要識之無堪底用歸鋤荷月且扶翁

病日

病眸未老已昏眵近廢秋堂幾卷書世事難看寧閉却人生自攝正紛如棊聲久避燈前雨菜本猶堪月下鋤面壁且容趺足坐此心雖與谷人疎

山間逢梅

自脫羸驂野水濱陽橋孤倚欲迎人經年不覩雪霜面一夜頓回天地春姑射僊猶疑昨夢首陽人恐是前身歲寒莫問香何晚畢竟凡花落後塵

胡得唯索寫近詩

生涯未辦闊疎酒書冊相携檢點梅過眼事真如墮甑向人口合且銜枚昨窺古鏡十分瘦病起情懷一覩埃舉世好竽吾好瑟故人猶索寫詩來

簡王尉

買書終欲寄幽村權樹籬遮水際門滿聽秋聲移竹母徑眠明月枕桐孫諸公未逃市朝累六籍坐爲場屋昏有客不來吾亦病欲推此語與誰論

用葉司理韻簡趙尉

灞橋曾蹴雪中鞍本自無愁可得寬山雨吹燈留客醉宮梅隔屋挾詩寒月明烏鵲占佳晤尊老鱸魚夢故關住近短墻通草徑却須時一過方干

十月六日園丁買墨紫

已是年時欲雪天誰回冷落作芳妍極知品在屋龍上忽與梅爭一着先顏色依然香墨重花頭不減暮春圓人言桃李多如此有底能移造化權

歐陽相士謁書詣梁權郡詩以代之

江皋誤洗荷鋤手滴盡滄浪書滿家第一諦窮人謬甚再三稱好子虛耶霜眠茅屋可無酒春到梅梢怕有花煩見歙州梁別駕爲言詩骨雪槎牙

病起木犀已謝

一年秋是桂花開誰道今年負酒杯造物小兒直惡劇癡頑老子久摧頹清風明月不常有溪友山

翁試與來夜寂尚憐詩骨在時能引手作敲推

桂子白大監饋酒氷炭

尺璧尊爲我華寒故人亦肯記袁安麒麟紅作千金直鸚鵡綠隨傻玉乾貸米不煩臨古帖敲門未敢兀吟鞍明朝第一番花信也辦瓔絲翠縷盤

除夜宿桐廬

才有佳山便歇程暑煙汀雨正關情世於吾道亦聊爾我與梅花各寄生無處不曾供夜話有田誰肯廢春耕年華俱在客中過只爲天公乞一晴

除夜

年華三百六十日塵勞八萬四千門高眠茅屋人

亦老相對梅花燈欲昏靜中頗窺造物意極處是爲天地根生菜春盤一杯酒明朝花柳又村村

其二

挑盡寒燈歲又殘一年彈指幾悲歡人情何啻吳江冷世路從來蜀道難春酒正須今夕共梅花併作百年看團欒但得吾親健未辦生涯意自寬

上巳修禊杜謝兩園

海棠過了只留楊合與良辰卜醉鄉定勝永和三月禊併遊杜謝兩流觴定州刻石猶眞贗晉代衣冠今在亡陶寫豈無絲竹在不醻酒渴與詩狂

檢校塢中

檢校平生瓜芋區鋤雲荷月亦堪娛山中鶴帳依然在天下魚羹何處無古蘚蒼厓松老大夕陽黃擯草荒蕪縱無田亦歸來是說與秋風不爲鱸

次韻鄭僉判

老我荒衰月一間仰眠黃犢看青山有詩倚竹猿猱逕無夢排雲虎豹關城郭是非溪隔斷風煙滅沒筆追還底須一局銷長日併不能棊方是閑

其二

不論山北與山南是處移將竹兩三亦愛村深工部屋尚嫌門對相公潭夕陽歸鳥占花塢山雨飯牛規草庵口掛壁從生白獸是中除酒百無堪

其三

漁村留得舊簑衣鷺侶鷗朋共斷磯衰鬢三千餘丈白儂遊五十二年非清風明月天四壁老木蒼藤草半扉寂寞相從交有道驪駒未可遽言歸

其四

一枕羲皇失午鳩又知吾道定寥寥客來且撥浮蛆甕事過真成覆鹿蕉野性從來便水石此生自合老漁樵移床更入深雲處厭木惟喬厭草夭

其五

十畝山園賦遂初左花右竹了無餘擇陰老我自麋鹿卦帶何人不蝍蛆佛杜獨容陶令醉帝城難

作子公書行山且不携詩卷只許鴟夷載後車

其六

白蘋紫芰更紅蕖不枉平生水竹居醉眼豈知吾是我機心亦笑子非魚無能涉世何妨聽有道登山只是徐六月好風清樾底付渠天地一蘧蒢

其七

煙籐雲木捲蒼虬更放琅玕出一頭山下人家方酷暑此中棋局自驚秋圖書如昨不堪煮風月無多詎与酬怪得縱橫蘇季子歲寒也憶舊貂裘

其八

詩窮不易辦亭材只恁荒寒處處苔種秫便當終老去愛花能有幾人來生前儘足竹三逕身外無窮水一杯未必諸賢知此意柴門雖設不曾開

次韻陳祭酒直舍木犀

西雞夜直秋風底斷是龍涎不敢香月府肯分金粟粟書床相對玉琅琅人間富貴夢不到世外髙寒味儘長亦笑柴桑千載士同時祇識菊花黃

雨花臺

孤雲落日倚西風歷歷興亡望眼中山入六朝青未了江浮五馬恨無窮客愁已付蒲萄綠逕雨空餘瑪瑙紅我亦欲談當世事無人喚醒紫髯翁

鳳凰臺

白髮久孤鸚鵡盃碧梧自老鳳凰臺管夷吾亦僅如許李謫僊今安在哉城郭是非秋雨外江山形勝暮潮來小留只等中秋月且放青冥萬里開

白鷺亭

荻花蘆葉老風煙獨上秋城思渺然白鷺不知如許事亦烏又復幾何年六朝往事秦淮水一笛晚風江浦船我輩人今竟誰是只堪漁艇夕陽邊

次韻王兄

江分曉色洗征衣吾道非耶儻是歟身世無緣傷骨鯁歸田有日放眉舒晃頭食肉亦安用牛背看山却自如留得荷鋤攜手在儘堪老死一軒渠

次韻陳料院

紅旗破賊本非才白首爲郎更此來群玉府應羞噲伍碧油幢誤築燕臺江行莫等蛟鼉怒雨歇能令鷗鷺猜三逕未荒歸路好秋風籬落菊花開

其二

涉世曾經幾折肱徑須歸卧北村燈往來屑屑無家燕去住匆匆旦過僧浦溆舟寒秋婉娩江湖人老雪鬅鬙草堂便在山深處無復尊罏累季鷹

其三

書冊元非幕府才江山牽率老夫來暑分秋色歸吟卷又誤春裘下釣臺有意及時常轆轤無心於

物莫驚猜幽居亦有窮生活麥隴蔬畦乎自開

其四

久矣寒窻羨曲肱絶交書到短檠燈向來問舍漁樵侶肯作歸田粥飯僧耕罷夕陽牛觳觫睡殘明月鶴鬅鬙年來老懶略相侶見兎何能便放鷹

烏衣園

吳宮晉苑半桑麻路入長干野草花秋晩夕陽空巷陌舊時燕子幾人家不携妓弃東山醉曾賭棊輪別墅譁巳近重陽風雨少菊花籬落洒旗斜

次韻吳樞密烏衣園舊韻

舊家門巷綠苔荒尚憶挑鞭馬意驕金盤落浮朱雀浦玉丁東上粲宸朝燕隨往事秋蕭瑟爲帶夕陽江沉寥九日黃華晴亦好底須風雨又瀟瀟

九日集清凉佳處

老筆盤宮墨未乾最佳處弃着危欄江山分與諸賢館風雨專爲九日寒白髮自驚秋節序黃花曾識晉衣冠未須計較明年健別做茱萸一等看

秋崖先生小藳卷之十七

秋崖先生小藳卷之十八

方岳　巨山

七言律體

移飲治城樓

亭皐渺渺葉聲乾更弃西風一倚欄鸚鵡杯深遺恨在麒麟冢沒莫煙寒山如有約欲排闥詩不中書屢免冠來菊東籬偶然耳有人傳作畫圖看

金陵懷古

過江諸老儘風流煞有佳娛竟未酬杯滑釀成千古恨角寒吹老一城秋蟹初上簖詩仍雋燕巳還家客自愁漁父不知興廢事月明多在荻花洲

病中酬王尉

造物無何亦小兒一生心事只山知江湖晚歲勳行李風雨重陽倒接籬硯老自研明月露蟹香送在菊花時弃君共住維摩室何日重携鶴膝枝

雨夜持螯

白鷗盟在且歸休吾道非邪自白鷗識字不洪餘子笑能詩贏得一生愁寒花巳共歲年晩薄酒難禁煙雨秋郭索解圍功獨雋中書君擬内黃侯

呂宗卿以病謝客明日約飯則子行矣詩以代簡

長松落落雪霜姿欲往從之我所思剥啄始知摩

話病推敲誰話賈僧詩可羞吾事蛟蚕等坐失先天鷄黍期細雨斷雲秋晚路此情猶有菊花知

寄別李桐廬

一湖寒淥記傳杯三見孤山雪底梅脫我素冠惟骨在聽君清話得眉開底須政事喧京輦例合詩人管釣臺債縣近來那可向江山雖美盍歸來

次韻趙同年贈示進退格

半生湖海老元龍不肯函書問子公蓬鬢此來真潦倒荷衣久已倦迎逢春風期集幾年夢夜醉比鄰一笑同已洗從前筝笛耳豈堪奉笙雜儒鍾

其二

鬼自揶揄劉伯龍文窮斷不怨天公諸侯王表今安用中聖賢人時一逢凡事無心從我拙獨詩有癖舁君同奮花細雨從容夜待發華鯨鏗鉅鍾

有蟹無酒

左手持螯欠酒杯枉烹郭索亦寃哉老饕借爾爲詩地多病憑誰作膈媒歸釣與隨春浩蕩獨醒人舁月徘徊淵明未必窮於我薄有公田辦秫材

九日舁同年沈貫卿飲月壑

自摘黃花揷滿頭誰憐白髮不禁秋同年肯過廬仝屋九日共登王粲樓天氣政爲吾輩設酒香莫對俗人窮渠儂儘把茱萸看更舁淵明風馬牛

春行

蘚石闌干一欠伸垂楊無力不禁顰清明此去幾何日燕子未來誰可人病起不知雙鬢雪雨中老却一分春西山雲臥嶔岑紫待約溪翁飽食新

饒監丞惠詩有未能上下逐東野之句次韻寄呈

誰肯低頭老孟郊臂之草木等荃茅倚松人好傳聞久釆蕨山深夢寐勞飛免妙擒青玉案胎仙重脫紫雲袍小奚容入江西社四海眼空毋甚高

脩脊山路

兩山壁立東微行石齒參差半已傾莫等危時扶使穩但逢險處放教平一毫以上諸人力半月之間樂事成安得坦夷三萬里家家門外是鵬程

宿耕舍

題詩蘚壁墨花新俛仰之間迹已陳檢點不同今老大受持只是舊清貧蓬蒿笠漬班班雨荷葉衫枯蔌蔌塵枉廢春鋤成底事重來慙見耦耕人

僧至

生計蕭條老杜陵秋風檢校又東屯碧雲句好山閑屋黃葉村深僧扣門雨滑且留煨芋粟夜長聊欲話田園掉歎笑指風僧耳已聾關思斷一根

郡宅舊有飛泉湮廢不治手接竹重理之

竹泉重理舊潺湲雖費亭前王幾竿雲卧半簷晴
亦雨雪飛六月午猶寒野人久有煙霞癖官屋何
如天地寬白傅極知兒戲耳一生水石作奇觀

送史子貫歸覲且迎婦也

久住西湖夢亦佳鷺朋鷗侶自煙沙江行楓葉幾
何里春到梅梢次第花儘有好山容對榻却因吾
子轉思家青燈書冊夜深雨莫爲栗夜學畫鴉

官滿將歸異同幕別平山堂

鷗未寒盟儻可尋歸歟雅不負登臨江南山作故
人面雲北鴈知遊子心淮海三年雙鬢短乾坤萬
里一杯深秋風正愜蓴羹腹松菊猶存月滿林

其二

鄒檄那禁塞上寒所成何事許悲酸雪深茅屋歸
巢冷月老蘆州鴈影單官滿偶書三考滿容懷已
受一分寬秋帆但趁好風便酒在不愁行路難

陪吳總侍集研山用趙端明送行韻

煙波盡出暮江天肯我蘆花明月船官滿只稱前
進士路貧休問小行年一歸已後陶元亮衆論寧
無班孟堅不負登臨重九約過江猶及菊花前

次韻鄭司理時以掌故齎捆候歸未能也

二月江南桺正花扶携貧病又天涯愁予夜雨尊
鱸夢老却春山笋蕨芽太白行芒兵未歇殺青無
補事堪嗟書生迂闊多如此不爲吟詩兩鬢華

惠山月印師用予尋家韻詩見簡輟復賡
載寺前老松僵卧風雨中月印曰其摧剝
而封殖之返成奇觀欲爲下一轉語未暇
也故卒章及之

相逢僧話了幽尋不負滄浪一訪臨對菊莫談當
世事品茶猶識古人心白雲共住山前後黃葉自
知秋淺深龍卧蒼髯曾有約鴈回分月供叢林

九日道中

重陽却喜無風雨野菊迎人亦自花年去年來秋
又老江南江北鬢將華離騷如此那無酒覊旅雖

諳不佀家但得東籬堪種菊儘容吾子岸烏紗

送蔡子奇節推之官廬陵

春不多寒風已柔數君到日正紅稠庵藏潘叟詩
成集山護醉翁書滿樓岸柳欲眠維鷁首暮蓮俱
起看鰲頭無忘晚殿三千字一洗公孫富貴羞

宋君挽詞

待家不廢夜窻書未了功名志竟違是處青山曾
對飲秪今白羽爲誰揮楊花亂落春無極燕子重
來人已非手斸蒼煙營葬地可堪晴樹轉斜暉

次韻謝兄見寄

寒入吟肩兀蹇鞍灞橋風雪幾躋攀諸賢有意起

更化老我無能悔出山談到時文員破碎情知吾道轉間關武元衡事傳聞否倦翼孤飛正欲還

蟹至十數日而價比異時特貴貧者只得忍口薄暮有以爲餉者作詩回餉

蟹之風月元無價只費百錢那是錢醉墮多生貪愛業貧隨現在喜歡緣以名怒爾吾何敢謂腹孖孑誰不然新异客賓秋已老豈堪持到菊花前

陪汪少卿遊紫陽次梁倅韻

此行許老亦津津連夜催將雪樹春溪隔更無塵土事山矜便識謫僊人雲依欄過杳仍濕墨帶氷磨句轉新丘壑自容吾入社不論五馬兩朱輪

次韻訓洪監倉

我輩從來不入時知心粗有硯相隨肯分雪屋十年夢寫作秋山一段奇簾靜堂深無比客歲寒亭老有先師梧桐帶晚西風起笑拂床頭鐵蒺藜

再用韻簡趙簿

相逢傾蓋幾何時世俗於君亦詭隨但覺文名驚朽鈍徑令詩腹化神奇別來已賦三秋句久欲尋爲一字師洗耳正須過習簿強於太乙夜燒藜

次韻王尉贈別

十載春泥濺客衣江湖半已入吾詩事今豈得文章力心亦難求世俗知山意向人如有語鷗盟於我合歸誰月明昨夜欺寒夢未了西齋竹外棊

再用韻

摩挲老硯欲生衣煞欠梅花別後詩明月夜憐無客共故人心豈不吾知相看白眼了無忤除却青山更有誰但得秫田供醉夢世情付与爛柯棊

次韻王尉白事莫府

一癡便了公家事儘可弃詩寬作程書冊不嫌官屋冷香爐相對數溪晴熟知白鷺難爲伴須見青山且寄聲此別不過旬日耳又携孤嘯上江城

山中用放翁韻

一盂之飯一盤蔬底用横身犯毀譽弃世無緣空落落登山有道但徐徐髓中不快惟讀易老去更貧常典書四海誰知今夜月梅花飄雪繞吾廬

其二

山畦夜雨入春鋤此手猶存足自譽甚愛踏青人巳至未能浮白子姑徐有山拄頰寧須笏無策資身不爲書莫向夕陽多感慨百年長短一蘧廬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十八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十九

方　岳　巨山

七言律體

元日

釣叟耕閒老病身何堪附翼與攀鱗山中足覔有
詩思天上自來無故人歲事共知雙鬢雪梅花又
過一年春晴妍已有溪村與牛下柴車或可巾

元日 甲辰

坎止流行一任他年華其柰老夫何貧知醉有田
天日早得閒爲却日戈野燒青歸煙髣髴溪痕晴
漲雪坡陁屠蘇只對梅花飲茅屋竹籬春意多

元日雨

那得工夫作往還一犂取日破荒灣春今又緑山
中草酒不能朱鏡裏顏六十只餘三歲在百年亦
是霎時間村村雨色寘溦外已覺天公露一斑

其二

雲泥隔斷拜年人天自憐予老病身齊菜共挑元
日雨梅花未放去年春風煙不盡惟吾老造化無
乜只此仁小試園林栽接手山中亦是一洪鈞

立春

初信東風入綵幡自挑雪薺飣春盤土牛又送一
年老野鶴不知三遥寒筋力尚堪耕緑野鬢毛併

欲掛黄冠無人共跨南山犢便作尋花問柳看

其二

詩儻窮人莫送窮但窮詩亦不須工銀幡雪柳人
何侶翠縷縈絲菜則同百事到頭惟早白一年彈
指又春紅漁溪亦喜溪冰泮新緑生肥撼釣筒

立春前一日雪

入冬妍暖幾兼旬明日銀幡歲又新絶意六花無
復臘等閒一尺不勝春老天咳唾何艱事瘦地耕
鉏亦幸民徑就梅梢嚼清冷相如渴肺久生塵

其二

曆眼看看剝挾旬山河大地一齊新不成過臘都
無雪只隔明朝便是春夜半有誰過剡曲年豐無

處不堯民草亭只在梅花外知昇人間隔幾塵

立春

花柳胚胎午夜風一尊聊昇破紅封醉餘安用淄
澠口妙處元無涇渭胷紙帳不知寒浩蕩銀幡自
愛雪鬔鬆小樓認得春來處晴靄蒼茫南北峯

人日

柳思花情燒夜春空山煙水亦精神閒中富貴陽
和月靜處乾坤自在身久悟前三吾是客又經上
七日爲人一簑耕緑山南北有賦何煩問大鈞

其二

賴有空山着此翁不然高論爲誰同百年會盡元
尚白一氣不停春又紅詩卷每隨煙水外鳥聲多
在夕陽中年豈已卜晴人日亦是平生獻畝忠

人日吳明輔招不往

江湖老我百無堪嬾過細書太史談雨脚又連人
日暗酒腸那侶少年酣一生出處龜藏六萬事乘
除狙賦三且試半篙春水綠南山之北北山南

元夕

茅屋相看冷侶氷蕭團孤坐澹於僧數行老墨閒
居賦一炷寒燈耐久朋時異不供三太息吾衰何
啻百無能後山亦有梅花月不復年時興可乘

元夕雪用韻

山蹊一色輕明玉遮盡青青印屐苔元夕不知今
日是春愁政用此時來年華鼎鼎雙蓬鬢身世悠
悠一酒杯好事斷無人問字竹門隔塢不須開

歸來館成再用韻

後門穿過荷葭塢春草池塘一逕苔盡費林田妨
醉去旋苫山館號歸來知無骨相取金印莫爲春
秋著玉杯自有梅花可人意南枝鬧了北枝開

上元大雪重賦

愁霖半月辨此雪元夕山城特地寒頗有園林春
富貴略無燈火夜闌珊年飢那得花成市天巧聊

將玉作欄百紫千紅生意動不知后土幾時乾

明日登後山用韻

雪林離落行清曉畢竟山人太耐寒酒聖坐來春
泛泛梅僊飛去玉珊珊草塘喚就荷葭塢竹逕生
成花藥欄詩敵只愁成小怯遁來自覺筆頭乾

聞雨

夜聞一霎兩霎雨春着村南村北花紫綿撲撲海
棠蕊翠毬茸茸沙蔣芽遊芳要非老者事幽意自
屬山人家東風莫漫盡桃李留與繞屋深桑麻

大雨正月二十二夜迅雷大雨牛庵一巨
松有物拏攫而上自本至末爪痕宛然

蟄龍怒欲起春霆倚挾騎虬上杳冥老色千雲鱗
甲動蒼皮粘電爪痕腥物方神變誰能測山不高
深亦有靈誰與護持詩墨在略無風雨損吾亭

春雨 庚戌

茅齋堅坐日日雨竹杖長閑處處苔半面不曾梅
別去四愁無柰草生來好山能費幾兩屐勝日須
傾三百杯說與海棠毋造次不論蚤晚待晴開

雨中有感

山蟄驚塵已發聲移花移竹正忙生相成老子一
春事只費天公幾日晴何以消憂惟酒可無能爲
役以詩鳴身其隱矣名安用寄語諸賢月旦評

百舌

巧語如簧不待頻東皇已爲轉洪鈞五更風雨知巢冷幾處宮商隔塢春時說一篇新陸賈横連六國舊蘇秦恃吾舌在吾何患從古不無渠輩人

泗州之約令君以雨不至次韻奉詶

已料天功作好晴近山初試一篩輕溪平漲皺縠紋緣雨急眠驚瀑布聲醉裏梨花俱瘦盡夢中池草太愁生未知誰是文昌殿看得春風亦世晴

次韻徐宰集珠溪

山家凫鶩散平田沙路雲深屐要穿半醉半醒寒食酒欲晴欲雨杏花天春能釀藉如相識拼白風流未肯眠野老不知詩思好但言啼鳥亦欣然

其二

僧不須敲飯後鍾自携茶去借松風斬新山色佛頭綠依舊桃花人面紅春甕貯冰搖玉蝶夜堂烘蠟綴飲蟲山靈共欲留人住新月隔溪煙霧濛

乙酉歲遊浙中道聞盗起雲川遂寓珠溪

未到山陰興已闌相傳道路正間關故人坐隔月千里老宿肯分雲半間有客誰家無白酒能詩何處不青山一聲啼鳥長廊靜花落花開春自閑

過北固山下舊居

池塘燕子舊人家楊柳春寒一逕斜夜讀白生書帶草朝飢曾對米囊花侯誰在笑山如昨今我來思鬢已華舍館不知何日定竹輿鳴雨又咿啞

有感

桃花紅雨柳花綿風物愁予重惘然滿目江山分楚越舊遊池館瑣塵煙朝雲漠漠今安在夜月荒荒空自圓只有雪衣孤鶴在竹間曾共聳吟肩

社日萬監招飲不往

土潤如酥麥已鞭社公滿意作豐年吹筒撾鼓兒童競宰肉分膰父老專欲事田園供歲課未甘花鳥老春煙客中不飲聾何害正厭夜窻啼杜鵑

約君用

十日春寒挾雨俱新晴物色總歡娛花曾識面若含笑鳥不知名時自呼流水短橋宜畫取煖風遲日有詩無儻來須躡登山屐村北村南路欲蕪

留別

喚得蓬船載幅巾島煙盡出渭城春匆匆笑語情何限草草杯盤意甚真經歲別家千里夢浮生寄我一鷗身舟人報道潮平早舉白浮君莫厭頻

子魚

桃花水暖正魚肥子脹連胞迸腹腴黃粟玉燖春寸寸水晶塩腊粟銖銖鮫人泣下廿拏幾龍伯刑滛倂孕剟老子胸中兵百萬酒船不枉到江湖

上冢

煙水初平穩放閒解纓聊復濯滄浪每年上冢天無準是處下田春正忙歲月可驚寒悄悄賢愚同盡綠茫茫早知識字能爲祟不廢吾翁稼本桑

其二

一盃麥飯洒悲辛不盡烟無舊鬼新地下豈無擔板漢世間但有乞墦人蓁蘼芍藥幾何日寒食清明又一春自是老懷多感慨非干芳草負蹄輪

春日雜興

漁翁樵叟自行藏累飯過從樂未央撲滿有綠錢作祟鴟夷聊以酒爲鄉老來頭乘人間世病去欲荒墻下桑黄犢不嫌人日雨村村犂曉綠微茫

其二

殘雪初消月正明茅簷白雨竹窓晴有寒蛩聳吟詩骨肺渴冷冷醒酒葵苟有梅方成野趣不多松亦作江聲高人合着山巖裏縱有窮愁徹底清

其三

野性最於魚鳥親自知不是世間人生成雪壑水崖面收得烟簑雨笠身楊柳春來青眼舊山林老去白頭新姆多感慨令君瘦獨立斜陽一欠伸

其四

吾生身世信天緣一死何須較後先未怕時逢真太歲或言壽過古稀年窮餘祿料虀百甕醉貧生涯業一錢又見山林春意思辦隨芳草落花眠

其五

天與之愚竟不移經年兀兀槿花籬拙於生事可無粥工乃窮人賴有詩只恁麽休身是客知何以故鬢成絲寒欺雪壓青燈夜六十猶癡始是癡

其六

綠繞西疇小作芳溪村寒入舊綈袍五窮敢坐沒衆斗百口不如無口貌穫稻條桑蠶雅頌幼蘭馨莽楚雛騷客來更話唐虞上盡且畢之毋甚高

其七

鶴骨嶄嶄疾未瘳性行山亦倦登樓久知老去事當爾自入春來雨不休虛器甚慙居士屬實封難覓醉鄉侯小遲須有佳晴日待試山翁巳健不

其八

春來多病感頽齡草綠泥甃不暫停身似漏船難補貼齒如敗屐久凋零炎黄豈解留年壽莊老聊堪悅性靈長姻拄順兒戲耳底須麟閣更圖形

其九

花栁村村柰老何一春門巷斷經過無繩可繫西沉日有水皆隨東逝波妄想已空騎鶴夢勞生亦獻飯牛歌正須秉燭遊清夜轉眼蘭亭舊永和

其十

幽蹊幾日不曾來半是紅香半綠苔樂事每從忙裏過好花偏向雨中開慣貧可使居無竹高隱共忻山有萊投老田廬筋力倦不才多病兩悠哉

其十一

高下雲藏野老家縱橫水漱竹雞斜勸將春去許多雨流出山來都是花白首風煙三逕草清時鼓吹一池蛙身閒不耐閑双手洗甌炊香夜作茶

其十二

南岡北嶺對窻扉香盡朝嵐昇夕霏社後未曾聞燕語雨中誰不惜花飛山醅約莫幾時熟沙笋輪囷一尺圍莫怨風先損桃李荼蘼芍藥又芳菲

其十三

衢雨衢泥觸處行物情殊不可詩情壯冊又是一年過春事略無三日晴先後筍爭藤薛長東西鷗背晉務盟山居寂寞誰堪共杞菽菊苗俱可耕

其十四

綠陰芳樹鳥啼春昇客相携發興新半落杏花初過雨微酸梅子已生仁每尋詩去必遷坐穩跨牛歸不問津筋力尚堪簑笠在莫欺老子鬢如銀

其十五

淨掃山房不以貧旋炊野飯喚比鄰子規啼處一村雨芍藥開時三逕春丘壑自成安樂國漁樵尚有老成人茅簷相對坐終日只說桑麻語自真

山中

山中從事亦賢勞安得眠雲獨自高兩席地栽青紫芥一株樹接碧紅桃春風多可移花性夜雨無聲入土膏那辦工夫到詩在溪澄穿屋未編茅

其二

世間塵土隔丘林竹逸松圍不厭深一片野雲入寂寂幾番山雨夜沉沉桑麻事業本來面竹帛功名過去心持戒十年今始定邯鄲夢不到寒衾

其三

人間久矣倦迎逢歸路牛羊帶夕舂千點梅況山店月一溪煙咽寺樓鐘窮猶羞澁嶮巖面老自平夷磊磈胷曾笑古人多晚謬草庵雖小幸相容

其四

蕭閒未必在林泉要自胷中別有天面壁九年曾悟道觀棊一局偶成僊不知老圃風煙外請祝聖人香火緣莫道秋崖長是懶無求何處不超然

送春

不等薰風已問津小樓無處認蹄輪極知中歲難為別未必明朝不是春黃鳥鬧時山寂寂綠陰深處水鄰鄰老來寧昇芳菲競俯仰人間迹已陳

[illegible]

山行[illegible]
亦愛廬全屋數間野猿皐鶴共躋攀纔登樓見一
溪月不出門行十里山有興自携殘篁醉無人得
似老夫閒嬿青莫掩柴扉路留與春風作往還

其二

詩卷空留翡翠間風花飛絮豈堪攀埋雲已笑夢
中夢敲月更煩山上山長短百年誰是主死生一
槃匹如閒病餘勘破人間事秖用瞿曇說八還

其三

寒食清明數日間青楊柳异誰攀乾坤不盡雲
邊眼冰雪相看屋上山時序只將詩檢遣窮愁聊
以酒防閒無心自是長生藥莫說丹爐負大還

其四

聲名空自落人間要是龍鱗不可攀春水白鷗多
載酒夕陽黃犢飽看山老吾於傳懶成癖之子有
詩忙是閒四海派傳如見問爲言飛鳥倦知還

其五

人情何翅抵黃閒鮑彼鴻冥杳莫攀龍[illegible]可驚浮
世事是非不到好溪山怒臕已較三千里老馬寧
思十二閑丘壑儻容詩入社肯將宗派繼還還

其六

不肯諸賢季孟間歸來雲月儘躋攀誰憎命達昔
工部未必詩窮今巨山兩鬢霜雪多是病一簑煙
雨可曾閒花前得酒微成醉顴頰春紅覺頰還

其七

住世間須出世間世情何事苦牽攀蟠胸自作三
分國覿面相懸兩戒山大好閑門贏得聽不多識
字無妨間長頸赤脚頑於我未必淳風不再還

乞梅花

晚雲撩亂高崖度寒傍梅花合有詩不寄一枝春
苦各相思五夜夢先知巢雲而下惟姑射得聖之
清者伯夷已誠晉城三盥沐詎令空手對冰姿

約黃成之觀瓊花予不及從以詩代簡

杜宇聲中贊歎華春風將綠又天涯欠隨江夏無
雙士共看揚州第一花想像煙雲人跨鶴淋漓詩
句字栖鴉蹇驢不管瘏杉濕醉兀歸鞍暮雨斜

夢尋梅

野逕深藏隱者家岸莎分路帶溪斜馬蹄殘雪六
七里山背有梅三四花黃葉擁籬埋藥草青燈煨
芋話桑麻一生煙雨蓬茅底不夢金貂侍玉華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十九

秋崖先生小稾卷之二十

方　岳　巨山

七言律體

趙龍學寄陽羨茶爲汲蜀井對瓊花烹之

三印誰分陽羨茶自煎蜀井瀹瓊花數間明月玉川屋兩腋清風銀漢槎團鳳烹來奴僕等老龍畢竟當行家相思幾夢山陰雪搜攪平生書五車

蠆窩

百年三萬六千場擬挈乾坤入蝸鄉世事何常雲聚散古人安在草荒凉不禁杜宇催春老莫怪吳蠶作繭忙已擲一丘吾事足人間蟻垤自侯王

夏日簡王尉

松蘿爲屋芰荷衣只并鳧鷖共釣磯雌霓橫溪疏雨斷椎風吹雨作塵飛山林誰可閒來往世俗難論真是非頗喜雪舟王逸少夜凉吾欲扣齋扉

葉秘書致白龍涎

閉門老去看幽禅趺坐時參柏子煙書冊瀨隨黃犢角巖霏寧識白龍涎蓬萊山複在何處杞菊賦今誰與傳不道寶書天尺五肯分風月到林泉

去年五月十七廬山禱而雨實有詩今年五月十七昭武禱而晴因用韻

漲漫東西不自期此公猶有鬼神知江閩易地雖爲祟晴雨在天皆及時年熟且從犀首飲宦情聊付虎頭癡舉杯試問樵溪月今世寧須我輩爲

黃倅餽鱟一徐尉餽蟛蜞十同時至

誰饋鱟如徑尺盤更分蟹侶愧文魁麹生醉爵玉五穀翻客生劍珠一簞我與爾元同蠹動寬哉烹亦到蹣跚不知南食詩何似待問昌黎老子看

熱

脫巾無計避炎熇安得長風上泬寥自浴寒泉眉子硯時澆蒼石膽瓶焦老來轉覺身爲累貧甚豈爲山可樵坐想草亭新竹上一林碎月玉脩脩

其二

借使長空插羽翰人間無地着高寒一丘自作清涼國兩曜誰司赤白丸老去詩猶堪杖屨快哉風亦懶衣冠貴人要與常人別窮帶圍腰大耐官

熙春臺用戴式之韻

山城無處看鰲頭與客相携汗漫遊六月亦寒空翠合一溪不盡夕陽流有疏笋氣詩逾好無綺羅人山更幽白雪翻匙秋已近洗吾老尾起相酬

宿美蓉驛

鳳凰山下美蓉驛苔落殘碑半蝕苔黃鳥有時穿戶過青山無數指溪迴麥秋天氣半明暗籠月人家思往來俯仰十年如春工借題剝落已塵埃

寄至能

江上歸來即定巢墻陰野竹破新梢有人問字時相過無事觀書手自抄世態十年多客夢月明千里少朋交茅齋亦有秋崖葉留與青山作解嘲

山中

此身只合着林泉安得纏腰十萬錢百事慵無拖地膽一生愚似信天緣青山有約不知老黃犢與人相對眠問訊春叢故無恙亂雲深處更超然

其二

茅葺山堂竹打籬尚餘老鶴共襟期一生朝市幾何日五畝園林都是詩身後誰譏留磊磊命中不帶印纍纍薄田有秫聊堪釀儘足秋崖作受持

其三

老去筋骸轉覺衰間忙猶得費支持傍山新接龜頭屋爲菊重編鹿眼籬仕宦已忘如隔世力田斷不侶逢時北窻高卧羨無價山鳥竟知吾是誰

其四

古木蒼藤自一丘草廬吾亦愛深幽斷無倍物敢排闥儘有好山堪倚樓已老始知書作祟不才寧弃命爲仇石床只在松陰底拳手支頭百不憂

送留圯父寄澥倅嚴

纔立班行便佐州九年回首不渠留千峰謝弃柯山對七里灘從嚴子遊未用笑談驚五馬只銷詩句押雙鷗圖網縣最非吾事夜半一編歸借籌

過李季子丈李子晦庵門人也

易在床頭注未成晦庵往矣與誰評深衣靜對山逾好語録重抄眼尚明春晚有詩供杖屨日長無事樂鋤耕家風終弃常人別只聽芭蕉滴雨聲

獨往

黃冠野服隨孤鶴竹逕松岡共往還不肯避人當道筍相看如客對門山窮居作計未爲左造物於吾本不慳徑歸石床供晝寢自憐詩骨尚堅頑

趙尉送菜

虛老空山學圃翁荷鋤頭白雪蓬鬆茶薹如臂何曾夢菜腦生筋漫自供不料官園蒼玉束絶勝禁籞紫駝峯更煩詩手剪春雨剩弃一番風露胷

其二

豈可常貧杜此翁滌盂頓有玉蘢鬆春山藥草誰同飯夜雨茅堂未缺供杞菊共傳寒綠賦柴桑不隔紫霄峯冰蘢嚼出宫商羽一洗人間芥蔕胷

其三

山雲一榻住山翁菘韭成畦帶雪鬆飛食肉奚關我事乳蒸豚亦爲誰供衡茅高枕人間世簑笠歸鋤雨外峯曾讀坡公菜羹賦斷無塵土到奇胷

江尉見過

夢筆諸郎住筆峰斷橋春水肯過從千巖萬壑真僊吏兩屐一蓑予老農鐵硬脊梁長偃蹇糊塗面目易迎逢半生誤我雖相誤只許秋崖獨自春

太廟齋宿

正爾梅蒸苦鬱霾翛然清廟得心齋雲連覲闕天尤近樹暗吳山雨亦佳黃道正中當日月赤囊猶遠接江淮思皇列考神靈在儻許孤臣借玉堦

山中

莫怪山翁老更迂竹庵終日一團蒲萬言萬當不如默百技百窮同是愚往事自驚天大膽近詩空撚雪成鬚未憂卒歲無衣褐紫鳳天吳拆海圖

其二

長嘯出門山月高古來寧獨我蓬蒿拙於生事豈無粥猶有故情焉用袍瓏畝桑麻幽雅頌亭皋木葉楚離騷不知公相今誰是已昇人間久絕交

其三

野煙啼鳥各忻然一枕山雞又幾年不可柰何天有命久當已矣世無緣騎牛仰面自橫笛騎鶴纏腰那辦錢蘆葦秋聲石橋月只禁荷氣亦成僊

其四

半塢幽深近物情一節老健恆山行月於水底見逾好風打松邊過便清鶴睡不驚舂藥臼鳥啼時作讀書聲山翁兩手渾無用只把犁鋤做太平

其五

剩斵荒寒地百弓儘供弄月昇吟風太平世界豊登外小有洞天閒適中野服染成駝樣褐山花開到鴈來紅夕陽籬落誰呼喚孟酒蹄肩賽社翁

其六

無心出岫懶於雲生死交情一付君五柳當門陶令宅百梅共塢老逋墳山雖甚淺略堪隱硯不能靈併可焚我亦平生輕俗子向來魚鳥自同群

次韻才老

藏拙欲分蘿月陰十年回首愧重臨吾徒空倚橫天劍此老長閒布地金按有法華山寂寂門無俗客竹深深瘦藤莫厭頻來往同社壺觴手自斟

性老致廬山茶

枉作江南半世人安知五老不吾嗔自參茶壁風煙美略識廬山面目真澗汲每思佳客共雲眠誰謂老師貧秋崖只有詩如此回向山靈報答春

息軒

種田儘辦甕頭春倦矣風波謾損神萬事不償雙短鬢百年等是一微塵秪今蝸戰誰知誤凡我同盟人認真夢亦妄生顛倒想何如明月自由人

入局

雁鶩行餘紙尾箝岸湖老屋壁題籤印文生綠空藏積草色蟠青欲剝簷茶話琴無塵土雜荷香剩有水風兼官曹那得閒如此亦奉一囊慰竊歎

儆舍

儆舍員如百漏船一番風雨一騷然從頭避席漓遷坐併手移書已絕編歎息敢爲三宿戀支吾那得一囊錢廿間事更多如屋聊復回循過目前

葛帳

水紋湘簟碧雲廚從舊詩窮一例無豹脚群飛相料理壁毛併落不支吾冷然欲作柴風興老去誰臨卻暑圖付與北窻黃葛帳逍遥略與世人俱

水月園送王侍郎

送別孤山步繞湖闌干盡處倚孤蒲翁之樂者山林也客亦知夫水月乎萬事不如歸自好百年聊與辭爲從藕花初醒尊絲老喚住留船鱠腹腴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二十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二十一

方岳 巨山

七言律體

次韻章太博還匠丞不入

誰喚山民亦此來蒼浪猶帶野田埃秋風吊古琴三疊夜雨論文酒一盃巨筆漫成鸚鵡賦細書飛過鳳凰臺恨君不入秋堂瑣校定雄文鼎亞魁

其二

問字無人載酒來渴思老尾洗晴埃半生自作鷗盟主何物遠移蛇影杯官品強令松出世家園苦憶芥生臺青衫潦倒枯荷似慙媿炉亭夜聚魁

其三

解頤鼎鼐得匡來淨洗詩腸萬古埃何以報君青玉案誰其驕我紫霞杯此生只可誇耕墅小藁曾經到講臺富貴自燻吟骨瘦底須雌甲問河魁

直汀晚望

沙頭新雨沒潮痕獨立蒼茫欲斷魂如以長江限南北何堪醜虜共乾坤中年歲月疾飛鳥舊隱文移驚夜猿鷗鷺不能知許事煙寒袖手與誰論

泊龍灣

安得蓬籠雨一簑芦花深處卧煙波籌邊事付韓擒虎種樹書傳郭橐駝從古市朝如此耳換閒天

地奈之何林田雖少亦堪釀底處不容人醉歌

登瓜步山

繫船孤嶼重躋攀衰草荒煙亦厚顏丁日不爲春燕許卯年猶放佛貍還諸賢所恃江千尺此虜奚爲第一間欲訪前朝無故老浪痕自濺蘚花班

次韻徐太博

宗派鷓鴣煙雨外釣篁能得幾多清坐無相印田二頃撚到吟髭雪幾莖剡曲舡今寒昨夢灞橋驢亦笑塵纓南州高士難爲客却許相從文字盟

其二

沈卽吟慶秋風老今代何人詩斗南鍊石補天君

特妙追雲逐月我何堪極知才倍曹丕十不但人知漢傑三欲昇東湖傳活法當家衣鉢付誰參

其三

湖山雨過晚雲濕解榻文堂夢亦清秋入黄香金粟栗苔侵蒼翠玉莖莖虫魚杜註書連屋蠻觸今人笑絶纓講罷肯同詩保社有如江水敢寒盟

其四

芦荻花寒山月小西風吹鴈又江南夜談往事六太息老覺吾儕七不堪舉世人情如格五平生分量等朝三次山亦復漫吾耳清參何曾到四參

次韻年監傳齋宮

蠻觸追奔競一豪市朝酬戰萬靈疊齋房只在秋山外吟卷自隨明月多問字人須煩謝絶敲門僧亦莫誰何竹宮曾見神君否且乞天瓢爲挽河

是夕雨再用韻

生計蕭條老杜陵秋風檢點又東屯碧雲句好山園屋黄葉村深僧扣門雨滑且留煨芋栗夜長聊欲話田園棹歌笑指風僧耳巳喜聞思斷一根

漫興

秋風寂寞斷過從只有殘書伴夜蛩官既到頭三品否世情對面九疑峯人間漫浪老元結鬼物揶揄劉伯龍明日黄花定何侶無錢相待若爲容

古巖

廿年前此借僧單留得松聲入夢寒歲月可驚吾輩老風煙仍作故人看山泉昇佛結茶供石屋無人蝕蘚龕亭角雨晴秋更碧斷雲片片泊欄干

晩眺

晴沙漠漠水沄沄更倚翠微搔白紛不可以風秋後藥何傷於月曉來雲夔時自有夔龍在投老政須麛鹿群旋拾枯松澆瀑布小奚亦足張吾軍

七夕

明河此夕會双星滓穢圓清太不經牛豈其然耕觳觫女何爲者嫁娉婷閒中但覺人間巧老去誰

掛

邀帝子盤手古文章柳州柳觧將褰拙説惺惺

題登雲約

昨夜秋風到漢庭又催鵬翮上青冥同年前有三人傑渾化今聯千佛經路入桂花通月府筆摇霜氣動文星宮商十四絃俱應總向祁山一處聽

偶題

空煩杖友問何如筋力猶堪月下鉏為米折腰長乞米緣書損目苦觀書山翁迂闊每如此吾道寂寥誰弃居獨立西風人自老杜悲宋玉不關渠

野步

秋風欲下題詩葉午枕初醒破悶茶六七里行溪

詰曲二三子共酒讙譁乾坤何佀一傳舍日月不停雙轄車富貴政妨人作樂抵須辛苦問桑槎

次韻

雲埋涉徑開看竹瀑煮松風旋作茶山骨未如詩骨瘦澗聲欲亂語聲譁相逢杯有友名王所恨坐無人娃車到手新詩遣誰寫鷺鷗棲壁落枯槎

送別趙尉

細草輕煙盡出愁一船明月大刀頭苔痕欲瞎藍田記楓葉正寒江渚棲無酒可澆鸚鵡賦有山頻典鷫鸘裘功名正恐不免耳拄笏練溪南北秋

次韻吳侍郎同集硯山

晚寒閒袖揮毫手曲角欄干倚斷雲丘壑儘容詩獨步江淮相望月平分艱難鬢絲成霜並冷落梅花帶霽芬酒不能平詩磊磈盃行到手已醺醺

再用韻酬退庵侍郎

飛蓋重臨霜葉老江山吞吐自煙雲詩情不論隔千里酒令何妨寛一分到處經行多舊感等閒談笑亦奇芬平生不負梅花月未是黃昏已半醺

瓜洲晚渡

天地中間一葉舟弃鷗等是此生浮江淮千里水天碧南北六朝煙樹愁浪挾禹功吞巨海寺騎鰲石礙中流漁篴不涉興亡事自醉自醒今白頭

晚眺

摩挲倦眼風煙上萬木歸根葉已零衰髮不知何事白進岑只是舊時青功名一夢屈伸肘身世有年長短亭莫向夕陽多感慨夜寒重勘相牛經

次韻

昔冊元非幕府才江山牽率老夫來略分秋色歸吟卷又誤春篝下釣臺有意及時常輒輒無心於物莫鷲猜幽居亦有窮生活麥隴蔬畦手自栽

其二

久矣寒窗羨曲肱絕交書到短檠灯向來問舍漁樵侶肯作歸堂粥飯僧耕罷夕陽牛觳觫睡殘明

月鶴鬅鬙年來老懶略相侶見兎何能便放鷹

次韻秋夜

雨浥浮梁逼碧紗短更催瞎不停撾一聲鴈帶寒愁過八月槎隨鄉信賒別後故人頻入夢秋來燕子已還家相逢却喜詩無恙醉墨淋漓黑老鴉

中秋

曉入雲堂已起卑病留法喜太無端當金月擬中秋見建鄴水仍江上寒夲世不供三笑別暮年轉覺四并難鸊鵜杓有銅花綠最負今宵白玉盤

月夜

人間孰熱難爲瞎起聽松風眡月明天淨略無雲

一點夜深已是鶴三更自經秋後可曾雨幾入山來如許清能得幾多殘暑在草根何處不蛩聲

閏中秋

摩挲倦眼一登樓鴈落寒聲半古愁付昇老天推甲子徑將明月閏中秋功名不直一杯水入世寧須萬戶侯坐對青山談到此政應夲白昇君浮

月墅

老我杪營茅蓋頭墅成林壑恰中秋詩人例合三閻月餘子從敎百尺樓已斲荒畦秧早韭旋呼老尾壁新蒭客來問字煩傳語扣角前岡政飯牛

次韻梁倅中秋日雨

哇

天公不吝常時月每到中秋苦作難醽醁又孤今夕醉梧桐仍是去年寒萍花風老鱸魚夢芦葉雨宜鷗鷺看我欲昇公天柱去月明多處倚闌干

次韻梁倅

只昇青山對面居白雲侵優有詩無故人咫尺隔千里明月嬋娟共一壺鷗鷺盟應憐久客梧桐雨亦問歸塗近來無得秋風力老桂吹香滿座隅

此君亭

此君雅有水雪竹阿堵難爲金石交亭上月明晚色淨江頭潮落秋聲高茶杯相屬非俗物着我於中亦世豪對之清坐欲忘日稟有直氣如吾曹

送胡兄歸嶽

風飽橫江十幅蒲秋聲正有玉花鱸淮堧一夢雨中別嶽麓諸峰天下無場屋抵須新議論書堂更做好規模未知雪逕青灯夜誰記臨分岸岸蘆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二十一

方　岳　巨山

七言律詩

次韻吳殿撰多景樓見寄

多情王粲怕登樓誰遣人間汗漫遊蓴葉步四千
里月蘋花老却一江秋人如沙燕年年別騷到湘
纍字字愁正爾相觀衣帶水角聲孤起暮雲稠

旅思

索米長安㝡易繇向來書劒亦奚爲無詩傳與維
林去有賦羞令狗監知兩戒山河饒虎落五湖煙
水欠鴟夷喜無光範三書草此段差強韓退之

寄友人

面熟青山亦故人霜逢肯負月粼粼如閒行李且
家住未必梅花知路貧舜老自堪供野飯留寒誰
與鱠溪鱗商量只有歸耕是不料歸耕也誤身

次韻葉兄雲崖

以酒爲鄉墨作莊屋寒雲亦爲詩忙春山欒草誰
同斸雪逕梅花只自香竹不礙山青入戶鮮緣謝
客綠侵床豈無楓葉吳江句夜雨何時稱悲黃

客有餉水母線者坐人賦之因次其韻

蒼潮漱雪儘風流寒擢春沙了倩遊霜髓英英矜
客夢冰絲一一做詩愁有騷風味秋能老非酒生
涯誰與酬觧佩楚臯雲杳渺月明正在玉搔頭

山行

歲晚誰同澗谷槃一牛呼犢野煙寒村如有雪蒼
花白山未著霜楓葉丹是處豐登茅店酒老夫閒
散竹皮冠醉歸更草郊居賦傳與詩人作畫看

其二

亦笑先生疏一槃雲沉作塢卧荒寒童顏倂已無
班白槁面舊曾如渥丹底用魚㷡燬素尺共知鸞
化一黃冠芙蓉冷落秋瀟索只有蘚花耐久看

送別李觀

山留遷客秋風寺想得梧桐怨夜長正欠蹇驢相
就語其如征燕欲歸忙蘋花思與晴江渺桂樹寒
生老月香一路有詩煩拾取寄書猶及鴈前霜

偶閱夷堅志見梁鄭公詩九月梅花詩曰

復次韻

秋容正待滿林雪春色回何到草堂地脉頓回消
息早天葩不作等閒香丹楓欲老已如許黃菊同
時未敢芳不等歲寒催鼎貴角聲自與月平章

道中

山寒苦厭連宵雨溪滑頻添兼尺水輿行兩驛費
十程篷卧一篙餘百里世事乘除類如此人生俛
仰知何侶紫蟄羡不負秋風但媿前頭子陵耳

一呈知郡汪少卿

集英賜對已專城竟拂爐煙上翠瀛蹕静共傳新太守硯寒仍是舊書生詩如霜月五更曉人與梅花一樣清昨夜紫陽山雪外滿傳鼓角亦分明

次韻汪少卿禱雪有感

梅梢了未知寒枉剪取清溪作雪飛正草緑章玉帝頓驚碧宙舞琁妃賣刀我亦耕侯士歌袴今誰典客衣想得夜窻春滿袖綵鳧香煖醉吟歸

陪汪少卿遊紫陽次梁倅韻

此行許老亦津津連夜催將雪樹春溪隔便無塵土事山矜便識謫僊人雲依欄過香仍濕墨帶冰磨句轉新丘壑自容吾入社不論五馬两朱輪

三巖

山入蒼州翠作層何年鑿此玉崚嶒瀑從峭壁飛將落雪涵蒼崖危欲崩寺老尚堪支古佛地靈不肯着凡僧定應樵客留名姓雲逼人寒一硯水

簡竹外

山肯相容作此行又携老石寄江城毛錐於我獨無補歡伯向人如有情幾夢不知連鴈遠一詩元只為梅清瘦驢欲過吳門尉雲凍商量雪未成

得家信

雲凍窻慳香未殘月欹沙渚角聲乾相思千里夢初断又是五更霜正寒客路不知花代謝家書只報竹平安詩情却與山如舊但做吾鄉一等看

次韻方叔

江樓識面一蕭然語帶烟霞侶欲僊山雨竟寒清夜約好風吹落碧雲篇相逢客路思歸日幾立梅花欲暮天有興話詩吾儻住一簑須辦雪溪船

簡王尉借書畫

雪屋燈寒費廿年春皐悔不早歸田書無靈聖今猶爾句有神奇亦偶然如此溪山那得酒幸而風月不論錢三三習氣除難盡忽憶朱家書畫船

次韻山居

孤亭危受衆峯朝歲晚移床借避囂梅次第花春漠漠鶴相隨驢夜寥寥諸公安用怒生瘦老子豈爲錢折腰更入亂雲深處去極知身世不同條

其二

諸老嗚歎日上朝有人幽處厭喧囂江鄉十月稻成熟茅屋一燈山寂寥天不與生犀插腦人今能幾寶圓腰從吾所好窮相誤洙泗壇荒有五條

其三

文如翻海百川朝不說從前兩耳囂徑與此山俱寂寂未應吾道竟寥寥一生不辦雕龍口十萬誰纏騎鶴腰但得草茅休歇去何如快活有新條

訪改放

其四

閒民亦幸樂清朝簑笠過從語不囂儵忽豈能知
混沌元賓頗亦識參寥年華鼎鼎分杯面筋力時
時借樹腰月冷霜寒鶖鶴帳住山活計大蕭條

重題釣臺

落帆曾傍芦花宿借得先生月一灘鷗鳥未忘吾
適在江山肯作故人看樹昏斷岸潮聲急雪洗孤
臺石轉寒最喜吾宗詩有派每依蒼石補橋竿

送客

瘦馬孤征雪滿衣山長誰不念庭闈燈寒竹屋無
人共月到梅花有夢歸抵掌相逢連夕語轉頭蛾
覓十年非武夷人老君行矣莫待墨池春浪肥

次韻鄭省倉見寄

倦客京華鬢已疎詩顛草聖了無餘別離菊酒纔
秋晚流落椒盤忽歲除東閣士應羞噲伍北山人
有絕秦書草廬十具牛如辦御是求田勝本初

其二

老年夢不到歌姝一笑離尊孰与娛歲事沉沉江
上月時情汎汎水中鳬路貧如此誰來往山意於
人定有無牢落不堪持說侶詩成時一寄奚奴

訪表居卿不値

与客敲門野竹邊瘦驢何許兀吟鞭蒼頭不訪孤

山鶴素手空回刺曲船書不療飢聊留耳酒醉作
病豈其然曾留一則山中話可問南湖雪後天

湖上

老藤支我步湖濱借与晴光一丈伸楊柳得春青
眼舊山歷留雪白頭新鐵琅璫瑶鉢銀鑱刺
肥收釣緡有兩黃冠共棋局相攜便作所歡人
易地昭武去之日与家人集新作南門書
水鏡壁上蓋十一月廿六也
晦菴呼我住山南五老人知百不堪極目無窮江
渺渺滿頭歸去雪毿毿吾生只可龜藏六世事何
如狙賦三政有梅花曾迎送歲暮行路飽曾諳

十二月二十四日重益予三年于淮竟見
此耳時東師援泗水捷書西來走筆呈趙
公借官奴与幕友一醉

泗水風聲欲破符文城霜意趁貪吾詩筒嶽醉玉
跳脫徒羽已飛金僕姑刻曲但餘業與逸瀰橋儀
不負詩壇那知莫府文書外更辭飛瓊打陣畓

除日雪甚約客不至乃權貂聯馬于郊外
獨飲橋星樓群鞍聯客曰未可使城中諸
公知之但當諉与灞橋驢子上鄭五耳

楊州二十四橋月莫作灞橋同調看詩果位登銀
色界酒風流倚玉闌干六花比侶瓊花巧一歲翻

成兩歲寒明日屠蘇催短鬢過從更覔欠袁安

催雪

作箋擬上朝元殿爲說梅須雪轉香杯儁已生詩意思硯寒更作夜商量輕明玉費天工巧頃刻花催帝子忙醉夢蓬萊宮闕冷共題新曲按霓裳

次韻梁權郡喜雪

雪易商量不等詩徑傳寒令𦘕冰夷夢分曉殿香仍悄心到春叢帝未知擬寄新花誇北客共憐英氣小南枝凍雲滿有豐年意傍异衆謠入燕奕

雪作泊七里灘

春聲賓鴈鴈賓年倚盡沙頭欲暮天蒼石生成發子瀨雪蓬畫出剡溪船相望江樹隔千里不與梅花留一錢此去更尋林處士南山之後北山前

次韻汪少卿雪晴

夜寒吹角落孤城吹得詩成天未明雪洹賓鴻催歲事霽晴烏鳥作春聲一床書老客中夢二頃田微郭外耕但得年豐歌袴飲茅齋猶有舊瓷䍍

次韻陳祭酒喜雪

曉聽爐亭瀉竹聲老儒呵墨已詩成春連宇宙開皇極天异君王作太平草木有生皆潤澤山河無處不清明寒簑莫袖當綸手萬里長江一艇橫

其二

飛到衆茸不肯飛危樵孤倚暮江時袁安家在鴻濛外剡曲人誰汗漫期氛祲不傳青海箭豐年又入紫皇詩春風吹落人間世只有梅花聖得知

餐雪轆轤體

酒渴來時海不供山寒鑿玉有奇功栝凝滴處絲糕紫冰盆擎將片腦鬆透骨洗清煙火氣滿腔頓着水晶宮人間塵土何堪住徑住瓊瑤第一峯

歲晚

山雲之東東復東一簑寂歷鳴霜風幽來軒冕外物外別有宇宙中扁中春容已自栟榈碧人面未必桃花紅六十香看還如許世間白髮何曾公

除夜

雪寒冰雹了歲除停杯且聽話迂踈山居雖瘦可無竹家計甚貧猶有書但覺是非驚化鶴不將喜怒等羣狙耦耕久异鄰翁約春雨專辭手拮据

歲朝

青山不似歲華老白酒最於鷗鳥親十事九休書作祟百無一有硯生春貧中只是尋常日醉裏何知見在身却喜東風公道在池塘吹綠漲痕新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二十二

秋厓先生小藁卷之二十三

方　岳　巨山

七言律體

約劉良叔觀苔梅

霜侵横驛苔枝古莫作江南一樣看臞籍春情何遯老稜層詩骨孟郊寒也知餘子十分俗雅有書生半點酸政恐劉郎識桃耳相從冷淡亦良難

再用韻

黄昏踈影横斜月說侶詩人子細看鮮樹卧龍鱗甲老霜橋立馬骨毛寒共尋雪句心猶苦只嚼冰蘂齒亦酸洛老未爲知已在水僊畢竟弟兄難

三用韻

自洗銅壺倚碧欄丁寧莫遣俗人看春柔轉覺洗卽瘦雨重那知洗叔寒東閣酒深詩興浩南枝月冷角聲酸孤山逋老曾題品到得吾曹着語難

四用韻

白玉爲堂月一欄何如茅屋雪中看笑堪索否便堪醉盟可尋與不可寒枝比春風鶯婉娩江南煙雨幾悲酸清香吹落騷人手墨妙筆精并二難

五用韻

水曹爲骨逋爲髓風雪灞橋誰共看千里夢回歸路遠一枝春占暮江寒飛飛雨片猶堪醉點點晴香亦帶酸雙玉瓶乾情正洽与君落筆不辭難

以梅送王尉

雪澗偶逢山澤臞相携茅屋對團蒲古心不爲世情改老氣了非流俗徒三讀離騷多楚怨一生知已只林逋詩壓不值渠爲伴持醉主人雙玉壺

再用韻

才有騷情例合臞只消清供老伊蒲孔方兄自非吾黨木上座堪尋酒徒寄子梅花逢驛使敗人詩興苦催逋夜寒夢到西窓竹明月一床冰一壺

正月盡山間梅花猶有未放者

南枝寒盡著花遲入我新年第一詩明月向人應有語老天於物本無私自適之後誰相得未雪以前春不知儘讓世間凡草木再三守此歲寒姿

次韻海棠

暖酣翠袖倚清妍露洗輕紅待李鞭嬌懶不知春二月風流堪聘晋諸賢天生富貴家何在花有神僊譜未編誰瑣二喬深院落只將愁思過年年

其二

殘風剩雨令如此莫遣臙脂雪滿枝洛浦夢酣花半醉華清浴困手雙垂一杯而別亦何恨十日之春能幾時不遇少陵休悵怳醉中試作補亡詩

次韻

海棠寂寂香埋玉山雨浪浪負雙足閉門長憾虎頭癡對客不供貂尾續徑呼伯雅相拍浮試坐毛錐三沐浴滿身花片爲誰春政欠太虛明月燭

海棠盛開而雨

閉門十日雨淋漓洗盡紅香了未知纔一霎晴齊賸去幾何人見半開時世無解語玉超脫春欲負予金屈卮自是聰明天不定非干工部欠渠詩

其二

辭紅賸去不勝扶遮盡冊莖蓋綠蕪四立壁成花世界卄年春在錦磨麻山中富貴遲如許詩外豪奢有是夫已昇婦謀須斗酒不知明日定晴無

又次韻謝司法

風光已是二分時翻覆人間幾局棋山雨不容春到眼海棠無復曉凝脂情懷未必翁無識歲月何堪駟馬追只有荼蘼香侶酒等閒開自不妨遲

接花

楚辭并刀杜雨前撥紅接紫自年年顛風稗子僧成佛白日爛柯人詐僭半霎時移愚智性一丸泥奪化工權可憐人自生荊棘却変初心失本然

種瑞香

自種幽香傍短檣荷鋤政用雨冥冥山家安得瑞龍腦春事不專紅鶴翎持向東風論甲乙昇遊西

太戏作去

日費丁寧何年得侶熏籠錦茗盌時時爲乞靈

食貓筍

此君乃有寧馨兒犀角豐盈玉不如老火煙姿元貨鐵生來風骨已專車詩腸慣識貓頭筍食指寧知熊掌魚莫遣匆匆上竿綠一春心事政闌渠

楊妃牡丹

馬嵬殘恨久銷沉花憔粧痕尚不禁當日領爲連理木春風不負合歡心病維摩減詩情盡窮孟嘗添酒債深醉面欲醒如有舊沉香亭北記曾吟

次韻牡丹

洛陽兒女惜花殘認得愁痕入黛巒夜雨正驚春

冉冉晴風欲墮玉珊珊一詩自直連城璧千葉誰分徑尺盤煩昇丁寧留醉在窻銷深掩護輕寒

谷惠牡丹

不識桃花過一年已拚無分牡丹邊開圖肯剪夜攔雨抱甕亟分山澗泉書室不驚春富貴草廬誰結酒因緣如聞花貢今成例獨未時情也自賢

水僊初花

叢叢低綠玉參差抱甕春畦手自治地暖不離煙雨氣歲寒不改雪霜姿太真妃以香爲骨號國人嬿粉涴眉莫道秋崖無造化解令朽壤出神奇

晚沉草塘有魚入冊呼童繪之適見瑞蓮

駢植弁客賦首尾吟

草塘晚汎亦佳哉誰爲貧謀猷鱠才自入船來銀潑剌且留客共月徘徊不須溪友投竿線徑弁詩人上酒盃着意出奇殊未也栟邊又報瑞蓮開

其二

栟邊又報瑞蓮開持弁南薰討論來君子花寧兒女態隱居人豈艷陽才一經在昔曾双薦三世於今不異財自有老天知我在草塘晚汎亦佳哉

次韻瑞蓮

得種初非相府蓮誰令連蔕擢山泉東西玉巳幾相屬大小喬今雙欲僊揭曰荷嘉真是矣人言花是豈其然山居但憶遠公社却弁遺民孰後先

效茶山詠楊梅

五月梅晴暑正袢楊家亦有果堪攀雪融火齊驪珠冷粟起丹砂鶴頂殷併弁文園消午渴不禁越女饜春山略如荔子仍同姓直恐前身是阿環

次韻紅蕉

霜林蕉葉尚橫陳不易禁寒夜鬱晨以貌取人通體侶其心如我別般春兩年關就花何晚千里移將句有神待學伊蒲修淨供自烹菡萏當猩唇

次韻林同年見寄

水驛山城幾往來雪鷗亦怪面生埃徑歸不爲麒麟楦多病覓孤鸚鵡林老子地寒餘草遜廣文官冷合蘭臺山居羨不堪持增雲濕隨樵羹芋魁

用韻簡趙尉無牡丹

亂山深處有誰來詩硯荒寒一寸埃特未可知天下事斷無相負掌中杯人傳梅隱近入幙我但糟丘高築臺竹友松朋真耐久可曾將口問花魁

三用韻訓沈同年

兩屐適從何許來雙蓬無處避風埃江湖誰共月千里軒冕真同水一杯縱有窮愁侵病骨斷無榮辱到靈臺只銷處士星明潤未用三台入斗魁

汪校正送鸚鵡

山中寂寞無弁語罷客適從何許來每慨俗人言少味寧知凡物忌多才關山坐隔月千里湖海相忘酒一杯畢竟弁渠毛羽別竊簷群雀漫驚猜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二十三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二十四

方岳　巨山

七言律體

寄范參政

逐客無書入帝城靈光今闕幾公卿當時何敢書三宿諸老誰招魯兩生雙碧崔嵬容雪卧一黃蔌餗了春耕極知窮薄難為力猶幸林間識太平

寄史監丞

雲卧空山抱月明不將此手揖公卿詩狂肯換五花馬酒興徑果雙玉缾老子胷吞雲夢澤夜寒筆捲雪濤聲三生杜牧能容否醉眼何妨一笑横

挽謝公玉

白鹿遺書山澤癯歸來花木儘堪娛功名之夢晦庵晦禮樂其家迂叟迂雪屋一燈春夜午竹山千古暮雲孤雨寒愁絶蘭亭禊靈壽空餘九老圖

謝管轄挽詩

蚓吼空山鶴夢寒聶仙夜訪碧雲冠兩山拔起煙塵外一壑歸來天地寬月滿石壇朝斗罷雲眠竹所乞詩刊松花落盡不知曉留得殘碑與世看

內翰程端明挽詩

倒瀉銀河洗肺肝初傳冰句落人間吾州誰繼龍溪老內相寧論豹尾班汲冢以來書盡識商盤而上筆追還豈無名字藏金匱只與君王丐一閑

其二

旋踵之間政事堂掛冠神武一何忙松風醉卧山前後梅障留題春在七八十磻溪纔事業百年落水自平章老天肯使斯文墜劒履已空笙鶴翔

次韻程汪二兄投贈

未論知己定誰歟却恐春皐失故吾窮老不隨時世薄行藏猶識聖人汙陶元亮已覺今是祁孔賓毋費夜呼便擬耕桑教豚犬不令渠輩指之無

其二

誰放詞林出一頭窮愁自欲看春秋傳杯有手堪持蟹解佩無刀可買牛何苦文章驚海內已甘煙雨老巖幽芷汀蘭渚離騷在付與滄江自在流

寄題塩城方令君桂碧閣

有山無水山枯槁有閣無書閣未清作計者誰二太息羡君於此四難并宰官身落秋城柝處士星寒雪野畊蚤晚擔竿挿蒼石重拈禿筆與逢迎

次韻程兄見寄

鴻集於吾一羽輕未忘情處聖人清祗須賦奏長楊館只以詩為細柳營歲月凋零霜後葉交游聚散水中萍短書忽到維摩室未信已寒文字盟

簡季桐廬

愧面何堪見客星移舟且莫近前汀鷗沙草長連
汀犢盤舍潮回帶雨腥歸去尚餘杒留粟生來䚟
費幾笭箵詩場一夜生芒角試問故人雙玉餠

始見臺章彈子面目可憎唇脗可畏

生無燕頷可封侯貧有牛衣可省愁老矣江湖雙
短鬓悠哉天地一歸舟野夫疇昔友麋鹿人世是
非風馬牛口角雌黃吾豈敢俗忘皮裏有春秋

次韻辟雍同舍用子魁字韻

行輩參差落後來未經老筆掃氛埃開知天地摩
銅狄莫誤春秋著玉杯斷藁略堪供將艷騷人徑
欲築詩臺更煩同舍郎題品只欠同年舊榜魁

送寺丞韓君守新安

君家集有陸參序老筆誇張歙大州三百年來非
昔比二千石喜得令侯早田已槁曾關念舊石雖
奇不到收沃沃桑麻山雨外歸歟此亦買龍牛

其二

吾州可但佳山水薰沐詩書自不同牧守曾留令
相國郡人况有我文公諸賢雅欲相俎豆一念底
須多飴筒三十六峰吟更筆只將無事過年豐

夢平山

擊楫濤江二十春平生蹤跡已成陳秋城一別芙
蓉老夜柝幾番楊柳新社燕欲歸仍擇木佛貍不
死匈驚塵如聞露布今三捷莫道胡兒返隻輪

寄呂宗卿

昔我林皐麋鹿姿云胡今我復來思舟行嚴瀨多
逢兩山識吾宗少有詩風月劇談當世事乾坤獨
畀古人期西湖煙水春無恙坐想梅花聖得知

次韻李君携示唐告

唐家甲乙尊門族誰有流傳直到今一代衣冠王
子表三朝雨露聖人心曾經竹巷醉雙玉盡出花
綾諸百金湖海半生今見子摩挲未負老侵尋

次韻黎倅

幸自青山肯見分一簑何不竟眠雲魚肥西塞僊
堪釣鶴怨北山誰勒文自脫唐衫尋輦路只將周
易對爐薰追犇蠻觸非吾事終欲茅廬老聘君

次韻盧監

蘭亭人寂幾何年着我糟丘亦冗員尋訪雪溪無
酒債主張禊帖有詩權千岩秀處書如堵五月涼
時藕侶船只麼拍浮真足矣底須妄想到花邊

次韻徐宰題岳王祠

殺氣猶纏岳字旗秋風鐵馬已南歸和之一字誤
人國今且百年遺檜機白骨自荒公論在青山良
是物情非羊腥犬穢長陵土淚落囊封御筆依

悼祭酒徐仁伯

皇天老眼定何居袖酷如公古亦稀酖毒不令猜叔子藥家誰實死顏饑人心縱嶮難清白世變不磨真是非畢竟若爲書史冊暮江倚徙淚沾衣

其二

同謁翹材話直前別緣信宿訃驚傳等之百世無今日殺我三良不半年公昇朝端清到底人言次相直如弦奏篇共上寥陽殿未必精忠隔九泉

次韻徐寧齋宿學宫

孔堂兩宿盡儒簪自昇諸儒守藝箴白髮一經流俗眼青山千古聖賢心夜窗燈冷書如堵春草墳荒杏滿林想得夢回科斗壁隱然絲竹尚遺音

別群玉同舍

緣入蓬山路已迷青虬夜吼又東西荼蘪略有一日雅蘇石未乾千佛題冊府敲茶玄鶴舞軍門草檄玉驄嘶群僊定說粗官在臺史今占太白低

次韻劉架閣和予壬寅入局詩

入關圖籍底須猜誰校蓬山三萬籤有竹兩窗聊下榻爲梅一笑幾巡簷虎頭食肉亦安用熊掌與魚那得兼好事人來勤載酒縱無奇字不渠厭

銓瑣

綠漬苔痕蝕斷碑摩挲名字笑衰遲雲寒昨夜人何侶雨瑣重門春不知莫倚離騷堪僕命從來造物亦兒癡轉頭十五年前話獨立東風舉侶誰

送滕廣叔銓試（廣叔尊公自補入上庠至賜第皆爲上十名）

矮屋曾分雪夜燈相期各已上青冥得官誰謂非黃甲如我今猶衹白丁別久不論清濁酒情親或夢短長亭一生科目十名上自有君家舊典刑

和知郡史監丞鹿鳴宴詩

文物聲明極盛秋傳岩人不待形求筆扛龍鼎椎豪在手拔鱷牙汗漫遊溫飽定知非雅意治安誰昇借前籌老子曾到慈恩頂更放諸賢出一頭

餞送邸報

綠陰門巷冷沉沉何許文書忽見尋誰愛屋烏方

引玉同騎竹馬或登金今吾久已忘人世故紙焉能損道心只有斷雲知此意爲驅一雨洗山林

次韻淨照

一筇一衲出山相不道斯人故可人我已久閑揮翰手師寧相對坐禪身山林有味青灯古天地無情白髮新認取本來真面目瀑泉詩好未知津

贈談命者

客有携詩夜扣扃與衣何惜倒吾餅山城難覓葡萄綠竹火終強鶉鴿青迸俗坐談捫蝨略治生欲讀相牛經向來人亦多稱好正坐無錢語不靈

贈術者王騂

王鬍過我秋崖氐未試青囊且對棊萬事只銷三字好一生寛破百年癡有田種林便可耳無分讀書姑寘之苦勸勿寒塲屋要此言却恐白鷗知

次韻葉宗丞約遊括蒼

一詩不了蒼州債曾泊春沙問水程山自强如吾郡好酒今聞有括灘清文章未得半分力故舊雖忘少日情已斵蒭苗新種竹恐無辭异此君盟

題歸來館

莫問淵明隔幾塵歸來甕面綠粼粼醉眠明月元無價對畫虛煙自有人絕口不談當世事掉頭寧作太平民春來春去恭声外不管人間局面新

與蔡吏部林直院別江樓

又拋簑笠出山來那得江鷗不見猜一醉真成吞濵滓三人曾共住蓬萊翰林詞伯玉爲骨直指繡衣霜作臺莫笑樵溪窮太守短篷煙雨亦佳哉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二十四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二十五

方岳 巨山

五言古體

小集垂絲海棠下

春風定何物所至成芳妍墻陰樹憔悴寧識歲月遷今晨步吾屐珠纓粲紅鮮餘醒不勝扶背面低晴煙風日不貸人生恐隨翻翻强起從吾游一笑俱嫣然

又

酌我紫金盞醉此紅玉斝爲經老天手元氣之所滋萬生有不齊時至俱紛披一一得自性亦豈造化私君看枝上花榮落方自茲所可必者性不可違者時

南窻偶書

吾徒例迂疎异世自少可不工口囁嚅正坐骨磊砢折腰迂人情高論常轗軻歸哉夜窻雨喜不失故我琴尊日多暇未覓此計左秋風挾佳月流光侑孤坐持觴酹伯倫彼豪真蜾蠃

其二

西風忽淒厲皎月流素光客從何方來蘭佩芙蓉裳揮琴發哀彈夜寂山蒼蒼可人者麴生挽我無何鄉醉中眇萬物拄頰歌滄浪

其三

毛穎輕俗子孔方踈吾曹未須奴事錢正可僕命騷持此將安之聊足以自豪向來弁諸儒尚論嫠弁畢此言終當酬時命不我遺欲語恐驚絲畢之無甚高

夢方飲藥或告之曰攻伐太過斯傷天和覺而識之

過恭爲足恭過敬爲繆敬禮猶不可過況以毒攻病甚毒傷冲和一快喪軀命萬事有厥中毋使血氣橫予姑小徐徐亦或見自性勿輕夢中語克念可以聖

和三四弟韻

清明作佳遊適弁元巳弁但有粘葉醪寧須杏花餳漁篷半篙綠煙雨涵幽清細懷蘭亭人高冢亦已平空餘數行墨日月老送迎不知狂李白醉面騎長鯨宇宙曾幾何一笑吾詩成

用韻還學者詩卷

製芰以爲衣緝荷以爲屋棋水秋夜寒悲風入琴曲不怨山澤癯有道式金玉百年肘屈伸萬事手翻覆拙哉富貴人胡椒不論斛何如遺編詩自足寄幽獨貧者士之常前言炳如燭

畦菜

朕吾不可刪

踏雲謀圃丁趁雨鉏菜甲土甘春綫畦煙重曉携鋤毋令蔓草滋旋拾枯條捕詩腸風露香碧脆巳可掐誰言庾郎貧未貧三韭乏那知世有人猶嫌萬錢俠

丙祠不獲

老馬倦長路歸鴻憶深林廬山共江左久已費趁吟樵川遊何方豈鮮操南音三書先範門香火盟初心頗閱丞相嗔竟欲煩寬臨寧知新種梅條葉雪霜侵誰弁旋移竹藝此十畝陰所嗟斂不足未能決投簪出處方兩難搔首成孤斟

身道至魁對碁月下文振閣後堂歌声逃席而起

高梧動涼吹月色如新磨吾儕冰雪腸如此良夜何二客信不凡一笛發琳珂中庭入語寂玉佩鳴相摩勝士何瀟灑俗子誰識訶安得玉跳脫酌我金叵羅略華不露面獨貿挑長歌從令鄭子真飛夢巫山阿

泊釣臺

落帆斷鵝鷺步倚策羊裘軒紛披羅薜蘚閣森翳古木尊幽蹊石齒齒醉袖風翩翩緬懷臺上人老嚴双骨存寧知天九重不博月一痕咄哉俟君旁坐愛富貴吞先生無乃誤有弁痴人言吾詩亦嬰吴贈

舌不可捫

牛屋

苫以連茹茅編以帶葉條俾爭蔽栗犢安臥煙雨
曉架犂初學耕敲朴固不少我廪何時高爾室勿
嫌小半山月荒凉四壁雲繚繞相期一飽外短笛
秋渺渺黃鍾忽滿腹聲欲撼林抄豈歎不耕人華
構上雲表

山行

山欲窮而深路欲繚而曲向來始開荒惟恐日不
足松行四五里雲繞上下谷振衣千仞岡邀月噴
橫玉於今曾幾何此興不可續一節筋力疲籃筍

或更僕平生愛山心安得兩黃鵠昔如鴻翩翩今
如駒局促盛衰固其常細甚大倉粟付之琉璃黃
浼以葡萄綠

又

吾州固多士霞珮相上下懿哉老亭者伊洛昇並
駕清廟薦鼎彝黃琮加繅藉遂令晉之鄙嗜學如
嗜炙豈徒挾老筆秋風趁雄跨奇文吐寒芒明月
夜相射要當抱遺經昇帝陳廣廈平津二三策夫
我則不暇士以器識先蘭鮑在所化行矣其勉旃
勿為子虛詫

寄陳國録

秋宵一何長客夢一何短坐為識丁累彈鋏落孤
館所思渺寒江苦惜會面罕豈無相携人情話誰
昇欸昔為爨下桐今為溝中斷江風搖青燈几硯
塵欲滿不慣事典籤昇子書亦懶傳聞教辟雍如
樂得辦胥諸生声利塵頰欲一湔澣何時夜雨床
共話情雲盈

感風謝客

閣閣官蛙鳴覦覦老牛喘政坐一朝喧作此十日
冷天公信難料氣候隨手轉吾貧了目前邊脫春
衣典寧知昨夜雪縮若蚕作繭坐令鼻流沫客邪
閉關犍畏風甚防秋畏酒甚把淺呼童語之故有

客姑謝遣使吾早自覺安得訛謬餘乃知天下事
以謹失者鮮

採菌

溪行近里所雪菌朶寒擇久晴危欲枯抱甕日商
略可怜書生愚為口不計腳龜腸慣飢虛雞肋忍
饞嚼獨奇白雲芝風露專一壑自尋隨樵歸遠摘
飛泉瀹此豈不足歎吏嫵村釀薄卌塗語百車官
倉陳一龠胡為把饑彈而負兩芒屩甘餐自當肉
石鼎香漠漠寧憶武昌魚況復揚州鶴

有以晦庵真跡見寄者乃寒栖精舍詩也

因次其韻

富貴不可期貧賤未易驕山人乃尒昧過眼風煙飄鷦鷯一枝足不知有層霄我知古之人千載俱寥寥寒栖訪精舍野綠揺輕船一屛直聳聳万里直莵莵至今空堂雲巾屐遺高標笛聲横者誰有此不可招却後五百年容我摩青瑶尚憐沈東陽燕雀空喧嚣謂劬翁者也

夢有釀子寶器一奩者曰僧某甲入寂奉以別也一念不敢受當與善知識作供耳顧眡僧在傍恢然儒岸与之揖甚野劃然笑曰我不嘗也因墨格上筆書云老藤一枝孤雲萬里如是我聞我聞如是放筆趺坐而逝既覺因作偈言焉知僧非異人與予宿有緣契庚幾聞之

何師何許人何用与世絶向來脩何行於今得寂滅復以何因緣夢与老夫訣是身如虛空而有何差別云何作我相釀別何屑屑彼分香賣履何者謂豪傑老師出世間亦復何恋結我法一切無何以此寶訣問寶何從來豈爲我華設師今何方去更吐廣長舌

燕來巢

吾貧自無家客户寄村疃槿籬月三間荒寒天不管燕亦何所聞乃於我乎館豈以菊未莎而有竹可欵不叩富兒門寧爲老夫伴此意殊可人然亦侶吾懶所須半元泥不費一秉稈云胡及風薰相宅無乃緩勉哉爾翁姥坐席寧暇暖主人當賀成落以晴雲盌

次韻久雨

老我不解事束書別溪堂寧知十日雨換此兩鬢霜苔滑蠙爭席雲蒸蝸篆梁移床夜避濕仰見天隙光長安亦何好肯墮聲利場人情愛吾廬對此良自傷蚤知一官誤悔不三逕藏沙嘴竹萬箇屋頭木千章晴當相与簑雨亦可以觴毋令鼃黽曹張王喧我傍

客有致鸂鶒者

沙禽有鸂鶒偕老矢靡他語語浴晴渚處處眠春莎三生愛欲牵不避弋者羅雙籠致屋下窮蹙愁相睋吾將逸之歸如此紅裳何方池尺有咫亦足供逶迤眷言樹之柵結屋如漁簑相攸莫尒居謹勿思江河豈但林外鳩晴雨不我訛人斯其視斯晏柰而夫和

秋厓先生小藁卷之二十五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二十六

方岳　巨山

五言古體

荅吳尚書

今夕復何夕翠籠蒲艾香明朝做端午節物追楚鄉客從何方來寄我錦雲章江山渺何許宛然挹清揚忽憶老先生方上千歲觴此園竹萬箇想見清篳涼安得子列子御我鮮古傍劇談坐抵掌一吐氷雪腸當時竊巴曲本擬書數行筆閣不得下聊弁歌慨慷迺今亦復尒歌短意則長

社日以旱蔬食

驕陽挾融風合力爲此旱南山膚寸雲六合望弥滿怒吹不待族赤日行火繖幽窓幾長身玉立拯蕭散中乾不自持槁項何足算以兹占西疇可想一本稈杜公亦耐事水舊不渠晝方勤玉食憂下令屠牛坦坐令宰平手無肉醉盯畽但闊寛大書已責寧使綫龍湫有涔鱗薺屈瞎欲嬾移文頌風伯九關誰可欵

秋熱

衰老不耐暑暑甚秋殹尺秋來幾何時炮煮乃尒劇老夫大失望亦自媿兩屐青山吾故人可想不可覿農家請言田使我舌屢啮六月猪爲泥七月犒爲腊十無一二存政苦蝗音横狼藉吾饑不能臘子熟不能夕子熟猶可涼吾飢那可常

又

殘暑何太雄酷烈不肯退稱秋太君子歛避不敢對薰風來無期民愠良憒憒吳牛方喘月渴想蓐收代金行既用事炎赫乃故在於今幾何時秋夏終晦昧畏熱如畏虎悸汗流浹背南山般其雷崛起雲靂霹誰當牋老天弁世思盥頮風雨一洗之此熱不可再

與至能夜話

吾生如征鴻歲月如脫兎江上煙雨寒花老春已暮肯辭白髮親我盍坐貧故文章未得力儒冠豈余誤至能我輩人未隨時俗惡青燈竹窻底健論時一吐風雷萬馬犇滄溟百川赴策名藉奉常顏色若有迕堂堂湖海豪豈供折腰具欲於我乎館西山美無度謹勿袖匆來恐犯西山怒

山莊書事

晨興秣兩屨爲口見驅迫課童督秋刈野穫夜歸睨田翁適過予繿縷黑而瘠具言土力貧年登苦艱阨一飯不自期未議了稱責眂者耆長來名復掛欠籍截綃入官輸官怒邊幅窄拋擲下堂階退守印文亦賣牛連買絲䌃灯不停息明當扣東鄰

假牛下年麥久貧少人情恐復不見借既去重感傷行行猶欠息我歸不能眠草根鳴蟋蟀

八月十四夜對月

澄空四無雲明月如凝霜岸巾南窻下領畧今夕凉鷗夷渴生塵風味不可忘欲上排九關箋此世故忙百年幾今夕今我特空觴竹君白可人清影飛度墻挹彼風露姿浣此氷雪腸明當酷罋熟春溜𥂕槽床良夜難虛拘當復會此堂所不償予言有如明月光

明日雨再用韻

竹君頗介特高節凌秋霜朝來雨聲寒意色俱淒凉此豈予敗盟而不能相忘秋色雨亦佳遣我宜摟忙離騷日在眼据撫方濫觴安得靈運屐共窺公幹墻涉世三折肱悲秋九廻腸脫巾漉浮蛆醉臥六尺床竹意亦自持儼立何堂堂會當有良夜披戶延寒光

讀白詩效其體

我貧良亦藉未老生白鬚策名奉常第年已三十餘半生苦無幾寧不欲疾驅山麋野而僻所至皆崎嶇一登督視府兩爲太守車意見有不合索去不待炊所以二十載同一傀侏儒豈如雲水身自適瓜芋區夕吾酒一瓢朝吾飯一盂貧賤與富貴本自無差殊寄語劉伯龍毋煩鬼揶揄

人生有窮達不係才不才造物所付與聖賢不能回君看孔孟氏遇世何如哉豈其有不如王驩亦桓魋以玆自忖度所遭已踰涯前瞻固不及後顧又可咍同時第進士或未離蒿萊歸來亦云幸瀟散月下盃山池芰荷過野岸芙蓉開幅巾一節竹適可眠秋厓

左耳聽比鄰哀哀哭其夫家破肉未寒欲再死者俱右耳聽嫠婦呱呱哭其雛夫亡僅一女不自禁妻痛攬衣夜向晨鐃鼓何喧呼誰何過喪車送骨荒山隅中年自多感人世何所娛聞見又如此坐歎歲月徂明朝討安出窮飲眞良圖

徐仁伯侍郎挽詩

諸老遺書在情親獨考亭學卑時俗陋文起衆人醒壯筆扛周鼎危言貸漢庭群公俱辟易吾道未凋零綸綍泥封璽蓬萊月瑣廳氷霜寒捷操霄漢倦梳翎有碣留南劒無心徙北溟一襟梅野雪半世草堂星晚對螭坳墨親探虎穴猩豹關傳曉蹕蟄戶動春霆彼相爽人紀臣言準老經綱常通宇宙機阱駭朝廷躩宿驚霄隕乾坤爲晝冥囊封爭指切詔勑費丁寧憤極空流涕時平竟失刑憶曾歌𤩽些忍復吊湘靈光蝕星奎璧寃沉古鼎銅茫

茫千載恨不盡月巖青

寄題朱塘晦翁亭

吾州斷雲邊山水則大好不知幾何年有一晦翁老去爲考亭人草樹日枯槁兒時所釣遊豈不槩懷抱歸來乎令威秋穫費幽討寒綠翁家塘昨夢幾傾倒田田君子花籍籍書帶草誰其月三間聊以寄吾浩翁今爲飛仙落葉紛不掃滕侯所書紳歲月略可攷諸郎表章之三峯倚晴昊貌予抱遺書生世恨不早至今章句間兀兀首空皓緬懷草堂雲春風動芹藻

簡劉尉

秋風昨夜起碧宙已澄穆肯棄雞栖車遠過蝸殼屋縱無二頃秫亦有兩窻竹喜逢諫議面未負將軍腹灯寒一夜話夢破十年讀貧味故自佳柔蔬雨中綠

蓺蘭

猗蘭杳幽茂深林自吹香何必九畹滋一枝有餘芳春鉏斲寒煙渺渺懷江湘靈均惘未死憔悴歌滄浪

夏日珠溪賦八音體

(金)飾薜蘿月玉憑琅玕風(石)根一蹊羨幽尚誰异同(絲)務俗士懷顛倒崔烈銅(竹)節肯俱來獨予兩詩窮(匏)瓠亦纏縣求日閒梵宮(土)花侵道碧晚翠初空濛(革)華共徘徊愛此山叢叢(木)犀約蓮遊小待香玲瓏

再賦

(金)谷巳塵土珠履如飄風(石)崇异平原疑處正爾同(絲)毫挂世網空錮南山銅(竹)窻理殘書久巳不諱窮(匏)樽吾秋人許訪青蓮宮(土)甘蔬亦杳小摘空濛濛(革)華有鳴禽留我幽花叢(木)骨落飛談煙霏晚葱瓏

异胡子安眺雲林

共搜括中奇邂逅瘦節兩溪甘茶自香雪畫梅更奕硯寒了佳娛林迴杳幽響日暮僧不歸山雲自來往

嬾庵

坐兀忘晝長踵熟苦夜短一衲六十年肘見不渠管華鯨撼林樾飯香雲孑盌欠伸起臥堂云何師不嬾

夜夢至何許巖壑深窈石上苔痕隱起如小篆有僧謂予曰楊誠齋范石湖題也明日續洪舜俞登玲瓏詩有幾人記曾來老苔蝕琱鎪之句恍然如夢回次韻記之

大楊風日春小范林壑秋去予幾何年各巳如雲

浮誰歌黃金縷共醉白玉卌夢中到蓬萊名字留巖幽宰知地下即草記天上樓老石翠嵐濕古篆蒼鮮稠摩浮踞虎兕鬱屈蟠蛟虬想當得意時落筆不自休江山有二老文字照九州神物儼護持剝蝕吾奚憂是間定何許玲瓏窈相繆雲根异僧甚雪鏵如神鍛欲呼古時月爲洗今人愁夢耶其非歟起坐搔白頭

題陳叔茂二亭

觀瀾

噴騰浙江潮犇放呂梁水人情駭奇觀所見濤浪耳見浪不見瀾滔滔者皆是天晴風日佳試和二三子

弄月

月從東峯來豈但千里共四天本無壁誰不得受用而彼山中人塞向以自擁徑煩子陳子普請作清供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二十六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二十七

方岳 巨山

五言古體

雙頭蘭

夷齊首陽餓宇宙難第兄同心倚雪厓世外一羽輕紫莖孕雙茁豈有兒女情賢哉二丈夫萬古離騷情

次韻訓季兄

客夢落江外時情付杯中願言烽火低不到甘泉宮吾道易荊棘此身久萍蓬鶴眠伴官屋猶有林下風吹燈讀離騷佳處時一逢

再用韻

嗟哉蠹書魚生死文字中句峯阿房賦誰奏明光宮長江一帆雨半世雙鬢蓬活邊得吾子壁壘談秋風江南有茅廬山色相迎逢

弇同幕集南樓再用韻

飛蓋臨邊城虜在吾目中古今一俛仰衰草迷隋宮書生故倦遊尨眉感秋蓬安得雙飛鴻蹲此萬里風下視渺塵土毋弃俗士逢

又次韻

月寒弄清琴石齒鳴澗水寥寥古音在難入箏笛耳鍾期渺秋江停手子姑已齊竽雜秦缶乃傾市

門倚歸從柴桑人醉漉春甕蟻

次韻訓章教授

江山渺愁予歲月如羽疾適烹雨煎茶已擘霜後橘夜窻秋氣悲栩栩夢圭蓽荒唐失飯牛迂闊坐捫蝨書生夫何愚因子請具述端平元二間舊學賓良弼聘賢驛流庚駁吏魚去乙人言萬化新太平適今日起與鉏耒辭欲補萬分一寧知事大謬青衫乃吾桎五月謁吏銓禁營于宥密六月道南徐宵掠無寧室七月絶濤江泰渺亂師律戍樓角聲哀夕烽酣戰卒兵精晝經天肉食者遑恤臨風一長嘆歸計吾已必胡為癡兒事屢奏齊王瑟碩言猛士心化作班侯筆

次韻舒尉

故山渺寒江抱此明月睡煙簑失春勵萬事同一喟可入期不來乃獨以詩至持觴聘梅花我醉花亦醉

再用韻酬朱制幹憶梅

風挾栟花狂晴酣海棠睡玉人山之阿為爾增歎喟春妍老欲僊敢不一告至惜哉桃李場獨醒紛衆醉

三用韻酬行甫平山之約

我家江南村煙雨對山睡与弃山幾何別塵土發深喟歐陽有佳践花驄一鞭至亟報江南雲共此故人醉

四用韻

花愁牽勝遊禽哢破佳睡點爾春何如妙在夫子喟宇宙一瑟間誰知道之至而彼章句儒心為六經醉

五用韻

能官不如歸能詩不如睡春風遂如許對酒每三喟賀言平山遊歲月蠶屢至豈不賢於人逐逐利名醉

次韻楊先輩古調

陌上有蕩子金鞍飛華轡閨中有思婦玉指調悲絃當時兩相得誤作容易看那知新婚別負此如花顏妾身如秋葉君意如春煙恨妾不恨君勸君長加餐于飛者雙燕人獨胡不然悲哉結交行難語之時賢

南山有於菟霅齒健銅晴霧深忽軒髯孤嘯開青冥獅林歲月老猶以文炳名胡為食牛志無復當時英吾聞楊儀之筆落風雨驚乃今已老矣囊錦携一兵平時號詩將窮處圍愁城何當截西崑幷衡掃南溟高談動星斗萬物皆欣榮秋風吾亦歸空山多月明

次韻范侍郎寄趙校正

嗚呼小雅廢邊角摇軍聲釆芹舊青衿亦須事力征朱轓挾武將白眼輕儒生區區衆濁間嗟子難爲清向來意何如豈惟以文鳴乃今事大謬老氣猶峥嵘論事抉石貌撈辭吸川鯨久抱一束書空山眠月明竊憂蠹波胡鱗介腥神京幸存三寸舌寧守二尺檠有愚欲獻璞無意望報瓊云何山陰興莫寫塞下情竹床撼夜柝茅屋荒秋城回首閶闔門何啻九萬程須言大白低滁山足春耕堂皇坐醉翁閒閣延羣英

題王尉半竹

吾始過西齋破於玉川屋中有山澤癯雪灯共夜讀秋聲入雨聽手携墻下竹携鋤斵荒苔寧甘食無肉今春初汴鞭稍覺風月肅既成爲詩喜破奉起新築舊聞君家猷與寄尚幽獨一日無此君亦自憎面目君其幾代孫秀色若可掬爲事不掛口翛然對寒玉城中寸金地官舍迫林麓曾微百肘寬難雜以花木尚遺一半何留之异雲宿

蟄室

室中度以几其脩去尋一廣長尺而贏崇爲咫者七牖一以爲明墐三以爲密不供並橫肱所貴劣容膝蠖屈忘春霆龜穹羡朝日元冥方用事萬木僵欲漂窮陰易中人戒子謹無出於時則然耳天者儻可必相爾室外寒磚爐坐捫蝨

鄭僉判取蘇黄門圖史園囿文章鼓吹之語爲韻見貽輒復賡載

掛冠异結綬孰者爲良圖忍貧殊亦難乃有山水娱一官落世網耳目皆非吾以此裁量之回也終不愚茅屋八九間左右瓜芋區旋篘薄薄酒美如步兵廚醉中天地寛渺視騶侏儒六合日清曠吾道寧榛蕪何幸畎畝間身親見唐虞不學張季鷹秋風但蓴鱸

其二

骯髒自山林伊優自朝市是耶其非歟一笑付圖史紛華勿异戰深溝閉堅壘歲月曾幾何折北俱披靡問君胡能然待以不争耳北山有微行聊足徙吾屣未訪者維菊未棘者維杞擷之復湘之寒緑氷人齒秋聲在樹間餉我一睡美誰其驚周公山鳥亦逝矣

其三

澡身手書圃晞髮於禮園靜中觀我生父乾而母坤寧不自愛重日夕聲利昏前脩亦人耳而我何沄沄飄流衆濁間我者能幾存人言千丈清不如一寸渾吾方洗吾耳爾舌寧可捫人情習華競何

嘗於乞墦此固吾不能歸袖風翻翻寘矣勿復道
荷鉏過前村

其四

我觀衆草樹等是氣所囿蓬茅一何荒桃李一何
秀榮悴固不齊受命了無繆所以山中人翩然拂
歸袖丁寧語泉石此誤不可又開簾受微飔排闥
入孤岫是身如虛空一室寬宇宙夫何不呰省异
世爭決驟天分有固然吾力豈其究

其五

往年鄭子真口語掛吏文寧知世間事變化紛如
雲有司出納吝但守吾見閒參互漏一錢怒氣欲

嚼齦鞭笞敢誰何竟取衆犬狺大官飽溪壑此特
其毫分奮髯一軒渠要亦何足云人言老先生膏
以明自焚歸來北窻底寸田得鉏耘諸公直汲黯
羔鴈當成群乃肯巾柴車林壑伴野麋相從亦何
樂賴有中書君

其六

我本耕田夫老矣紆郡章頭童齒欲豁顚視俱茫
茫胷中了無有寧敢高頡頏牧民如牧羊惟恐釀
官常秋田失一飽我食不下吭寧知事大繆以肉
齒步光每遭官長罵剛腸怒生芒歸來幾何時有
過墻下桑西風一葉脫野草忽已黄君行不可挽
吾意不可忘

其七

吾仕竟三黜吾氣竭再鼓百年會有極等作一杯
土寧當友魚蝦勿謂怒豹虎靜中試遐觀一一皆
自取但恨齒髮衰無力供保伍結茅得幽深杉竹
自成塢食貧秋田少酒不供小户醒眼對佳山日
夕迭賓主有談及世故使我舌屢吐常恐天地間
愧仰而怍俯所以猿鶴居不嫌蓬藿壮可惜秋風
至送君又南浦

其八

它山有高梧摵摵入凉吹物情競趨新不覺失故

翠吾生夫何如坐爲有身累青山久嗟跎白髮竟
顚頷平生老瓦盆笑我識丁字爲言已衰遲有口
不如醉醉中當自知生世略如寄何爲爭市朝以
死博一愧一杯爲引滿遂及二三四頹然乎林間
客去吾欲寐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二十七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二十八

方岳

五言古體

雜興

百年一瞬息萬事皆塵埃所以身後名不如掌中
杯山園足花草雨露相先開獨有屋下松春風不
曾來青林曉霜重百卉顏如灰蒼髯吾大夫鬱鬱
何佳哉佳花費事治十無二三本惡草時掃除已
復相苯蕁試嘗問園丁否泰乃爾反渠方倚鋤笑
謂我見事晚老天亦何心生化日衮衮

其二

梁武欲爲佛秦皇欲爲僊萬乘猶不足要昇天齊
年人生幾兩屐過眼如風煙此心苦無已憂患長
烹煎不見客斯遂力詆爭秦樵寧知咸陽市父子
更相憐

去郡三思

我思种明逸身帝自賓友歸眠青山雲未醒紫宸
酒誰何敢譏彈乃有此律守天心本無私以一調
衆口從之萬山陽寧勿爲法受夫何狐免群能振
霹靂手此事關綱常吾身竟何有

其二

我思老任棠規我一本薤薤本猶可鉏而况此稂
稗核之血人指咄咄吁可怪吾斯以爲常未敢以
爲戒

其三

我思渤海龔一語鉏獷俗竟令隴畝間刀劍化牛
犢樵民亦人耳乃不受約束時時弄挺刃誰肯繼
往躅歸來乎山中無靦爾面目

感春

春風來無邊草木含華滋道旁有枯荄耶夜方歲
發陽和本根在芽甲生光輝造化亦何心榮悴各
有時

和放翁社日四首

社日雨

今兹渰春霖曾不避甲子荷鉏欲耕田寧欠三寸
水社戊占豊登不以此故已徑起觳觫公鳴蓑共
于耜

社鼓

鼕鼕枌榆社坎坎桑竹野初非有均度意欲瀟灑
雅彼家技新聲視此寧勿赭且從群兒嬉吾未已
可把

社酒

春風潑醅甕夜雨鳴槽床相呼薦蠲絜洗盞方敢
嘗不辞酩酊紅所願穲稏黄家家飲牛肥歲歲浮

蛆香

社牲

年登歛牲錢日吉視牢㚇烹炰香滿村未覺膰脤窄餕餘果青蒻雜落笑言啞咄拟陳孺子乃有天下責

溪行

春風何時來柳色已如此山中不知年或告以手耜鳴簝起飯牛青青渺煙水獨有頭上霜春風不吾以

其二

煙埋草堂路雨暗梅花村起尋南溪翁隔此一水軍獨酌固自佳業已携山尊我醉卽翁醉何必親與言

其三

宇宙一傳舍日月雙車輪人於萬古中何翅肘屈伸顔跖有不同同作松下塵吾年已如此幾見花柳新

其四

萬彙之散殊各具一太極人言造化工生物不可測寧知有自性無所用爾力試嘗問春風春風不能識

其五

冬雪不到地春雪方連天山園亦珊瑚暄暖亦已妍舒舒者毋羨忽作凍蝟拳寒燠固不齊勿与時爭先

次韻洪尉

書生一何愚出與世紛歛耿哉朱丙輔強名二千石於世竟無補苒苒老已逼歸尋紫陽人獨速釣寒碧

其二

平生坐狷狹無與同襟期寧論馬得喪但問蛙公私其初或取憎其究還見思不思亦何傷此癖終難移

其三

此郡如敗弓一弛不可張吾曹如膚醫了未分陰陽幸哉歲小稔意中猶差強與民同一飽穲稏秋風黄

其四

魏使邦人士不聞夷惠風帶刀與佩犢刺刃嘻笑中守雖老無能此心與天通豈敢不自省刈人以爲功

其五

氣當以志帥心豈爲形役未知政奚先亦各耽其耽相期邊幅捐安用竿牘飾勉旃正吾謀其中非

爾力

送俞尉

空山十日雨茅屋無炊煙吾饑尚可忍夜讀聲琅
然荒寒數家聚生理尤堪憐頻年歲不入枯草生
秋田春深麥猶穉米斗直萬錢悲哉幾斛愁悼此
半釜飱前村老翁媼語笑何由緣問知好官人發
廩不我貽常時有司吝寧肯圭撮捐官來剖私囊
不受吏舞權中流一壺濟空復覓眼前高軒忽子
過剪韭相留連九華元老蒼歸袖何翩翩官無高
與卑爲政要可傳使我一念存所至民瘼痊常平
吾故人問俗憔初寒爲言民戚休毋或謾老天吾

方舜田廬不敢馳書箋併聲絕宣城傑寄晴雲篇

山中作人名詩

孫郭太幽深結茅容易得鯔魚桃李園石老松柏
宜山此雨後蒼山南齊雲白荷鉏課諸兒陸續疏
甲折

九日新種梅花開

木葉綠未脫菊叢黃始華泛萸幾何日尚覓陶巾
斜寒梅殊不情矜秋吐奇葩霜鬚半含蕾春粧新
茁芽記初手鋤月垂楊已藏鴉了無盤錯根但有
枯槎牙真同棄之耳生意詎可涯歲行不能半孤
秀則汝嘉眷言抱幽獨乃亦紛競耶姑勉在歲寒

奚取俗眼夸孟守虬龍姿毋汙蜂蝶譁雪霜政凌
厲春自不我遐

次韻蕭同年古意

春旱有耕夫扣角卧林麓朝饑不能忍肯受世熏
沐脫身從牛衣入耳皆狗曲何如一簑寒風雨立
於獨人言骨相屯自信亦良篤空山多白雲萬此
寧有足幽然閨中秀不如倚市門彼美林下風不
如刺繡文冰懷獨耿耿寧入俗眼觀歲月不我留
老蒼君字閣舉世無與娛逝言從綺園一歌一歎
息寘此勿復論

又

猗猗者芳蘭[illegible]彼幽麓不煩漢陰人抱甕相灌
沐春風自桃李急管亂繁曲紛紛衆醉間美此一
醒獨造化本何心亦曰材以篤所以古之人身外
無不足客有古琴瑟得之自龍門於今幾何代真
虞裂奇紋攜持過齊王行意當駭觀何如適獻笑
準置笙竽間時世我不遭歸其老丘園鍾期今安
之詎與俗士論

用簡齋建除體韻

建旗凜大將孫弩紛前驅除此兩不能鉏荷則有
餘滿畦老菘韭貧猶未飢平生錯料事不到齊
王竽定無相攜人歲晚誰與娛執杯手欲龜風雪

侵貂揄破顏劃玑嘯欝屈終不舒危坐發深省與若巾柴車成敗未可知無我瓜芋區收句黃穀餘心迹何裕如開口不言錢未害書生迂閉户聊課詩政與俗士疎

田制

井田変阡陌萬世以罪秦爲君信苛刻不過民自民漢名亥秦火當與三代鄰今年田欲方明年田欲均寧知古井田不爲賦稅湮百畝官所予無甚富與貧所爲經界者要使風俗淳豈爲横江網竭不遺一鱗乃知三代時官與民爲春秦民自生生官不與矣犨孰云漢田制顧不如秦仁秦姑寘勿問漢巳掎摭信誰其起邵叟重與畢戰陳

夜聞雨用誠齋新凉韻

歲事不可常吾生復餘幾立秋五十日殊未凉風至山田欲生煙旱氣亦可巳摵摵聲入桐中夜攬衣起未議瑱飢腸且與洗渴髓霖深儻侵渥安用雷霆駛相傳水晶宮法施政如此焦枯覔一分熱惱淸十倍稽首不眛香我意則佛意問雨從何來君其無罪歲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二十八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二十九

方岳 巨山

五言古體

汪運幹容安齋

筆峯插天碧其下可以廬誰與半間雲共此一束書君看柴桑人自愛松菊居北窻天地寬不受世卷舒脫巾漉老瓦高枕眠華胥日月兩車轂乾坤一蘧篨是身亦安用吾膝猶自如煙波健踦躓鮮石寒緡漁農人告春暮山月隨歸鉏尚堪抱文度談詩到黃初謹毋屈聲利望塵拜軒車

避暑冷泉

火雲散鱗甲萬瓦如炊爆東華車馬塵襭纈不自禁誰能半日閑脫身此窺臨百錢買漁蓬横截南北岑追隨二三子未害山水淫邂逅十八公俱作笙鶴吟頗聞彼上人挀簴萬馬瘖試詩没字碑往聽無絃琴空堂無枯秀契我回向心淸凉一味禪揮玉開煩襟笑指亭下泉杉竹涵幽深觧橋於三聞龍怒飛出林奔雷吼春壑晴雪生午陰人間正炎熱去作三日霖

荅賛宰

野人拙生事鉼粟蓋無幾唯有松下風領略時一至迩來風亦無抱甕豈得巳賴有大夫公入山喚

龍起鐵笛橫秋潭山骨冰詩髓歸來白雲篇出語
更清駛自非境中人其孰能與此吾等總噲伍君
才昇丕倍一閒老耆言遷術言外意徑煩爲呈佛
十年亦中歲

答費司法

長房一青竹閱世不知幾下視區中人歲月老分
至頗聞第二泉風煙來梁巳謫陸脩茶經政坐一
念起誰令哀鴻號手足痛入髓秋江渴到底安得
半銀駛大士慈悲故處豈不及此軍持乞餘滴我
德安敢倍額言出岫心慰我在原意歸尋舊時杖
小住五百歲

再答

斐然偶成章和者蓋凡幾風騷李杜壇可望不可
至而況濂洛徒每歎吾巳巳豈無頭學心衰僞鼓
不起何方有神醫昇我三換髓道在一唯間不在
落筆駛君談何容易僕也敢當此平生一青燈車
半功則倍遺書亦具存言固不盡意尬矣山林人
優哉聊卒歲

中秋雨

明月如佳人會晤良亦難疇昔相昇娛誤作容易
看何如費傾結欲語不可殫雲間金背蟇雯借白
玉盤寧受姮娥欺不借俗世觀生令四中秋雨洛
梧桐寒人情重今夕吳餅鮮花乾亦知月不老終
當出林端豈無三百錢醉此素所歡牟杯吞寒光
流入詩脾肝令我書傳香一洗儒生酸

次韻招汪汝淵

俗子費應酬對面隔千里可人天一方情親不盈
咫毛錐吾故人商略每及此道逢孔方兄偃蹇不
受使豈知世俗眼睥睨輒嗤鄙語言雜世氣要欲
洗吾耳客從何方來力疾爲倒屣出迎未暇揖肝
肺巳相委平生寡交游正坐此曹鄙鄰墻有麴生
之子差可喜試呼昇之談時或發名理待持邯鄲
枕分此一睡美

雨望

前溪雨埋村咫尺不我過雷霆但濛鴻林莽亦掀
簸竟微一飄灑起此比窓卧對面目胡越孰爲天
宇大得非老龍公閔念茅屋破田父適在傍出語
驚四坐指予兩青虹可現不可唾是能隔截之帝
澤誰昇播坐令水南人一蹉成百蹉上天本均平
夫豈不渠奈虹亦何能神書生例窮餓

新晴

久雨村仍暝新晴物自欣蝶翎穿戶過禽哢隔溪
聞野逕忙穿屐山泥懼濺帬柳垂春寂寂花落雪
紛紛半月風雷罷四郊煙水雲畫圖寒不捲林壑

遠難分好在魚蝦侶甘同鳧鷖群塢深藏曲折窟冷蔚氛氳野碓多春欒山苞少膳葷瓶儲微士粟澗菱野人芹美可氷蘗茹香惟尾甑鑽麂芽長及寸貓笋重魚斤澹泊諳貧味熹微策腥勲意行隨遠近高卧送朝曛原隰桑麻沃衡門卉木熏隱居捐世累處士應星文詩憶春池草書忘秘閣芸桐孫涵古色柏子吐奇芬載籍悲千古枰棋惣兩軍烏藤同寢飯黃犢了耕耘目爲蠅頭眩肱緣鷰脯皸一科曾不補四體正須勤陋巷瓢供飲文窮硯待焚剛腸猶木彊皺面自靴紋夜悵猿孤憤山雞大怒結怪哉空復咄老矣尚何云我亦輕餘子人誰愛此君避諠方匿影走俗枉勞筋日月雙飛鳥江湖一聚蚊相携聊醉去酒不到劉墳

次韻程務寔見寄

客來問奚自曰予自虞庠有友猿鶴姿與子鴻鴈行石崖欝崔嵬玉灑髙頡頏昔爲斗與牛今爲參與商衔袖尺素書寄此明月光吾詩眇何侶雞群之昂昂唱予和者誰一鳴孤鳳凰孰云噲等伍乃與國士雙大書適蒙縱深刻何焯煌尚餘煙雨痕急掃蝸苔墻所嗟眼中人未試肘後方平生湖海氣收拾歸短章故雖百車渠僅同一毫芒極知不入時面有半寸霜再三約梅花雪谷深韜藏少酒具筆硯鼓枻凌寒江君纫杜若佩我製芙蓉裳

次韻程少章投贈

十稔眠半村一醉子萬象向來此方寸甚矣侶元亮釣石自寒煙誰知太公望北山忽移文猿鶴費尋訪老夫竟何有豪奪牛背上時時夢中歸樵笛故悲壯始予斥衍下天地方絪緼綱常幾何在梟嘯干乾文林希小入耳擲筆爭書勳群儉併附和四面皆楚軍當時此事集不可夷狄閣風雷忽飛爲聖矣堯舜君方今談宸朝落落盡圭壁子雖草茅士亦有二三策不愁衫故青所恨頭盡白古人知可作雅欲分半席誰當爲斧斤恐不中柱石一官乞閒外此討吾已必平生剛直骨不肯偶土木諫書上文石親見天穆穆請斬忍不言諾諾恐非福急回狂瀾倒何啻焦釜沃如闘左璫横爾音乃金玉回聲訊語貫往事炳如燭變驢灞橋雪可人天一方理亂了不關衫袖走卽當老石卧白雲采嶡山之陽謹毋事筆研霜月瑚瑚腸買船予亦乘一棹搖寒光當洗老瓦盆遲君醉溪堂

別蒙姪

嗚呼吾與汝生世何不辰每思十年事雪涕時沾巾方予第奉常堂有未老親當時爾父母綠鬢猶青春乃各不待年拱木號蒼旻禍予不自殞降喪

無太頻骨肉繞百指踵作松下塵乃令所存者欲言鼻酸辛我父惟我爾爾父惟爾身綿延僅不絶一絲引千鈞所以叔姪間不翅父子眞豈不念爾孤聚族守一貧曰惟門戶故戀戀官倉陳雅欲携爾俱守舍無可人何來悪少子覆轍那可遵膺門故自佳爾學夏荊榛索居寡師友則鼻不學均老夫本無侶嗜書如嗜醇少時共灯火往往夜鬪晨但患業不精寧在父毋嗔爾今旣婚冠不異兒童鄰一念及泉壤於何敢因循此身所係重安事孑諄諄俚諺亦有之一日計在寅豈伊拾青紫聲利雙朱輪胷中無古今幾何不凡民嗟予父祖曾百

屈不一伸寸累望吾輩詩禮俱彬彬柰何泉始流遽以捧土湮契闊未可與爲吐肝輪囷幅短氣則長此紙共書紳

上鶴山作圖書所楅

我本耕田夫識字略可數誰令半窻燈奪此一犂雨明經爲青紫無乃以書賈晚知事大謬於學竟何補歸來抱遺經頗欲窺門戶忍饑堪冊鉛環坐書作堵時或躋唐虞身親到鄒魯吾方忘吾貧三逕蓬藋拄獨勲鶴山翁健筆照衡宇亦手盤蛟蛇令已泉下土連雲甲第多未必快此覩乃知癡書人差勝守錢虜

二翁

鵲噪令公喜鴉噪令公怒福兮挽不來禍兮推不去咄哉之二蟲於爾竟何與茅簷新雨晴鵲聲弄圓嗉主人顔色和卦諛終不悞禍常十八九鴉故告之故城頭尾畢逋啞者滿行路佞鵲不我忤忠鴉不我誤試嘗問主人無乃畢好惡嗚呼平生所聞唐太宗切齒不平田舍翁昨朝墳上土花隧斷碑零落悲秋風

白鹿洞

玆山信雄深鍾梵上雲雨徽吾紫陽翁幾何不豪取有來靑牛車肯作白鹿主詩書夜被之一變至

鄒魯唐虞際淳熙此道日方午瀏聲撼星墳山翠濕章甫紛其四方人會此共談塵岳也互鄉童屢二不及户却後七十年空堂凜遺矩四書在乾坤六老自今古晧田雲漢光不隔天尺五厥惟貂續難謹勿小吾土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二十九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三十

方岳　巨山

七言古體

清明

何哉清明乃爾愁雨聲中間花事休一春﨤春不肯住況無酒与春相酬墻頭筍已吹成竹奪我孫曾蒼玉束滿床書卷爲不平亦怨秋崖長負腹

春暮

人生會有百年極春事略無三日晴豈惟坐隔海棠醉亦未曾逐楊花行緑樹陰陰遶如許黄鳥飛飛寂無語先生欲作送春詩似此一春那用儞

出關

一坐一百二十日梗初黄落今青青索與徑去有忙事忽憶曾与春丁寧牡丹徑尺妙天下許釀醽醁呼娉婷到家二月亦晚矣未辦翠色官窑缾

松棚

濤聲盤空吹海立夜拔蒼髯老蛟泣陰森一片翠微寒不放驕陽排闥入歸來歸來乎山中人間六月方鰛隆寧減明月添清風誰其云者十八公

日食守局

乙巳之秋七月朔太陽無光天宻冥辟雍諸儒坐讀書談古談今自驚愕玉星不受紫宸朝百官拜表群陰消明朝丞相做禮數宣押歸堂只如故

秋江引

水天一色磨古銅落日欲没蘆花風雙飛野鴨忽驚起漁歌漸遠秋江空煙波渺渺無終極中有江南未歸客短篷夜泊州渚寒孤鴈横江聲正急

爭棋

江南底處無楊柳海内何人解詩酒春寒雨濕蕙煙寒閑却鷗沙釣竿竹寒雲漠漠方笞兵油幢安用白面生東山屐齒蘚花緑鶴唳風聲到棋局

過采石

靈官行雨鱗幢濕雷吼黑風吹水立英雄不忝劒

花寒然犀夜午魚龍泣雪浪掀天箭舫急紫茸投筆胡星失吴宫酒醒岸花愁不是龍驤勇無敵

戲簡文孺林劑局

廣文氈寒不可忍月邊頻作栞鳶與府公給告使者嗔其坐畫眉取歸徑曉携手版中書堂春風滿身芝术香物無疵癘清晝長儻有囊中醫國方

書斷屋

老木枯藤絞蒼石嵐重雲寒土花碧巨靈探璞夜不眠斧斤睥睨魚龍泣中分一片落溪雲此秘未覩乾坤前試留名字与後世戒爾謹護青瑶鐫

贈背書人王生

我無王書二千六百紙空有六經四十三萬字荒
山寒入雪夜燈三十年來無本子壁魚不生糊法
死君欲如何案君指石爐煑餅深注湯自向胷中
相料理

三禽言

麥熟熟黃雲壓肩堆滿屋大兒燒穢事治穀小兒
槲蔬歸作粥阿翁飽去摩挲腹柿葉濃陰對黃犢
快活一生甘碌碌君不見秋崖白頭守殘牘麥雖
熟飯不足

其二

不知歸燒痕青青春蕨肥莽雞數掩山四圍有林

可釀荷可衣世間何地非危機曷不長守西山饑
君不見秋崖醉眠釣魚磯六年不出山下扉不如
歸長安道上煙塵飛莫向山家怨落暉

其三

呂望非熊亦非龍後車載歸作三公厖眉皓髮八
十翁幾何日月土一叢盍不徑老磻溪風以文見
醫方自功西山之人不爾容君不見秋崖無才終
不逢長年坐釣煙波中公非熊同不同

無寐

雨寒不寒苔蘚紫霜落未落楊柳黃野鷹飢嘯獸
擇肉邊馬戰摧烏啄瘡兵氣甚惡寸心折蝍無恙

雙毛蒼極知三百六旬氣月短其奈二十五點更
漏長

胡道士山房聽琴

石亭老入維摩室三尺流泉長掛壁雲寒夜半山
鬼號十年兩耳秋蕭瑟村溪水落尋山房顏如渥
丹髮未霜麻姑大鵬不勝載挽住且昇歌滄浪菊
近重陽破青蘂猶帶潘郎舊風雨彈冠政自不須
彈我欲掛冠神武去

聽琴

寧食三斗塵不受緩歌雙鬟顰寧食三斗葱不受
急管駢春風吾二三子相知心平時比之雙南金

扣門剝啄倒屐出喜我謂我山水淫墻頭呼酒意
頗急何以侑之霹靂琴大虛爲室月爲燭悠然此
意無古今山空江靜夜如水但見四岸花木深大
聲久不入衆聽誰復好古同風襟自非我輩但癡
坐嚕等之俗難砭鍼

東西船

昨日東船使風下笑過未與快於馬今日西船使
風上適從何來急於浪東船下時西船怨西船上
時東船羡篙師旁自相覺明日那知風不轉推篷
一笑奚爾爲怨遲羨速無休時沙頭漠漠杏花苦
兩依舊年時檣燕語

丫頭巖

君不見新婦磯女兒浦小姑嫁與彭郎去天開地闢本何心以邪見我成疑誤風煙髙並雙丫石舊巳知名今始識佳山要自勝佳人未見好山如好色滿壁題詩吾所耻倒激西江誰與洗安得人間馬長卿盡作山中魯男子

用佚老園叟韻簡直孺併寄園叟

趙君規模要名世徐君人物南州稱欲携老硯共研冰梅花不許山樊弟今年識徐如識春未識佚老園中人但聞竹外一溪碧天與隔斷俗子塵此詩到眼情已浹吾曹終與常人別不然持問溪頭

雲巢自容吾分半榻

題高皇過沛圖

芒碭真人赤龍子一劒入關秦鹿死黥王菹醢過故鄉仍冠竹皮相爾汝故人父老喜欲狂至尊含笑袍花光酒酣擊筑自起舞歌聲悲壮雲飛揚此意今人棄如土豈但當時沐猴楚君不見相如草檄西入秦蜀山憔悴生煙塵

諭俗

稲壓田塍穭頭重蛟蛇糾蟠扶不動得霜欲老晴下鎌撓野秋雲堆作隴昨日雜米如雜珠頻落半價多年無賣力買牛政不悪一字入官妨爾樂不如阿婆殺鷄賽田神阿翁買酒邀田隣三盃徑醉客歸去茅簷曝背温如春

觀漁

林光漏日煙霏濕鸕鷀簇立春沙碧湘竿擊水雪花飛鸕鷀没入春溪肥銀刀撥剌爭三窟烏兎追亡健於鶻捜淵剔藪無噍類餘勇未厭心突兀十十五五斜陽邊聽呼名字方趨前吐魚筠籃不下咽手捽瑣碎勞爾還嗚呼苛哉子漁子塞上將軍那得爾

扣角

東家打麥聲彭傀西家繰絲雪餁白中間草屋眠者誰不農不桑把書冊書中宇宙三千年凡幾変滅成飛煙不知讀此竟何用蓬蒿拄逕荒春田東家麥飯香撲撲西家賣絲雜新穀先生帶經駕黄犢扣角前坡煙水緑

次韻梾菌

秋崖不慣太官肉雪屋爲出廚房芝山靈頗憐世味薄風格畧與詩情宜菘膳何但退三舍蘇拳恨不同一時自尋箘樵了幽寂豈料枯枿駐神奇群僊餐霞吸沆瀣虆貫蒸乳盛琉璃磚爐石鼎羡飛瀑此妙勿令渠輩知

題刊字蔡生

六經四十三萬字古未版行天所秘魯絕得見易
春秋書到漢時猶然記不知何年有爾曹誤我百
世惟寸刃日傳萬紙未渠已宇宙迫窄聲嘈嘈一
第竟為吾子恩辦筆如椽補熊𧰼生毋謂我不讀
書待撿麻沙見成本

才老致木犀甚古

老桂枯寒出奇怪知幾何年如許大枝枝渾是好
西風粒粒中藏香世界幽人高卧崖邊野僧肯
寄溪雲外免驚玉杵夜丁當鳥啾辟寒金瑣碎併
令滿屋書傳香喚起多生酒詩債我今回向語一
則云何讃歎花三昧月光童子妙莊嚴金粟如來
殊勝觧

書夢

君馬黃我馬白漠漠柳花飛送客我馬跑風欲人
立紫絲袍貼黃金勒輕衫一騎後者誰黃祕平家
寄書信泥香兩車鑣外孫人舁霜蹄俱夢境嗚呼
人間兒戲亦前定柰何夫人不知命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三十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三十一

方岳 巨山

七言古體

春盤 壬子

萊菔根鬆縷冰玉蔞蒿苗肥點寒綠霜鞭行茁軟
於酥雪樹生釘肥勝肉舁吾同味𦷨綵辣知我長
貧韭菹熟更蒸純壓花層層略糝烏成金粟粟青
紅餖飣[redacted]梅柳紫翠招邀醉松竹擎將碧脆捲月
明嚼出宮商帶詩馥鳴幡羞上老人頭家園不負
將軍腹人生行樂未渠央物意趨新自相續五十
三翁日落山三百六旬車轉轂不妨細雨看梅花
且喜春風到茅屋

題訥齋

世人但識三尺喙儀從秦橫竟誰是瀾翻口角欸
懸河秋崖聽之歸洗耳萬言萬當不如嘿視吾舌
存政須訥雲根手築月三間是非付舁西山笏謂
君為訥耶讀書夜寂聲琅琅謂君為辯耶向人閟
口無雌黃屋頭自有山如此說易說難那用許孔
堂絲竹春風和賜也多參惟一唯

掃蜜

須蜜之人去其國盡以族行無敢逸綴如壘瘤大
如囊低壓山墻於我室秦人逐客真少恩客來須

塔改鶴

看春正酣咄嗟已辦四山并壁正對桃李開茅庵蒼頭奴觧昇之語攤簨招邀聿來字相攸斜邑經始忙先作高臺奉盟主沈沈夥涉之爲王獨無搖毒之蠆芒熙熙登臺坐葉拱花底退衙春晝長

九日寄汪澄甫

山雲欲雨不敢雨停杯待昇黃花語東籬人去幾何年坐想寒香足悽涏秋厓蚤賦歸去來亦無茅屋荒蒼苔淵明不入督郵眼世俗寧有吾曹哉綠尊索共紅裾飲却恐黃花不渠肯白衣未至酒餅乾此意悠然要人領

題曹兄耕綠軒

煙蒼蒼水茫茫鵓鴣喚雨簑笠忙春泥滑滑浦稗長駕犁叱叱牛力彊高田低田齊下秧隅林人家炊黍香有來饁者饅饔忙煑芹燒筍各有將小休吾牛飯前岡共洗老瓦沽村場相昇醉語墻下桑此爲豳詩幾幾章轉頭䆉䆉秋風黃鳴呼吾人讀書政如此諸人讀書不如瞠君不聞建隆聖人之玉音者也之乎助何事

書樓考甫梅花百詠回徐直孺寄考甫

以詩鳴者累百輩誰昇梅花可相配只傳氷影月香詩直到如今笑無對陳雞把任橫斜枝了不肯受春風知自非氷腸雪洗髓向渠正爾難爲辞恨君不識林和靖雪洹西湖老孤詠恨我不識樓考甫角聲吹殘霜月苦兒曹但賞瓊瑤句持與梅花相爾汝夜深不道瑣窻寒浥盡花香花有語

次韻劉簿觀雪用東坡聚星堂韻禁躰物語

江皐顆顆飛雲葉漸瀝破窻鳴急雪亂飄容灑寒正苦低唱淺斟癡亦絶凍吟可但筆鋒健醒狂不覺屐齒折留連急景聊從容俯仰幻塵空変滅舒眉一笑各雲散轉眼百年如電掣風凝光眩眼欲花酒帶潮紅臉生顯劇誇陶語何區區等昇謝吟爭孱孱醉翁出令凡馬空坡老揮毫風燕瞥兩公

仙去各已久一代風流尚誰說吸鯨今夕不可辭醉中有句鋒如鐵

三虎行

黃茅慘慘天欲雨老烏查查路幽阻田家止子且勿行前有南山白額虎一母三足其名彪兩子從之力俱武西鄰昨暮樵不歸欲覓殘骸無處所日未昏黑深掩關毛髮為竪心悲酸客子豈知行路難打門聲急誰氏子束蘊乞火霜風寒勸渠且宿不敢住袒而示我僅租瘢嗚呼李廣不生周處死負子渡河何日是

送少卿奉使淮西

金人據城堅如石韃人入關平如席秋高塞上沙草愁夜半軍書羽書急符麟留鑰漢宗姓風鶴爲兵謝安姪貔貅野宿日增竄鼂鼉陸梁夜鳴鏑肯携金印問錢穀盍上玉堂調筆墨時平書生坐迂闊氣蓋廷臣工激直煙塵所喜毛髮青冰雪其清肝膽白朱雀橋深橘香美白鷺洲寒荻花濕我所思兮丁令威欲往從之語胷臆

排門夫

一家一夫排門起五家一甲單出里夫須襏襫滦霧愁毋官輸木供邊壘沙場草青胡運衰軍書抵急飛塵埃官須排杈二十萬巖邑配以三千枚黠貪分頭按掌嘡叫囂寧容言詑臥望青徑指三尺貲踏白邀爲萬金貲殘爾家爾勿穿窬行取金錢寧爾耶小人所憂在一飯政坐爾家殘吾家待吾舉火者百指毋已瘟病兒並壑社朝浸種亦已芽秧田未翻生蘙花吏呼勸農今錢日典衣已供塘埸冊九年回首柰若何夢遶江南與江北

霪雨

朝雨暮雨不肯晴昏昏冥冥如翳塵舍中連月汗流礎道傍前日泥埋輪東南地傾水所匯潮汐沙擁江之滸𡉏頭中沙坐可想往往政與洪濤頫陵遷谷變不知代但見蔦尾差鱗鱗老錢試手建都邑蓋亦安土非經綸海岱鰨鹵易嵐霧況此梅蒸天絪緼沮洳與居類黿鼉爽塏久欲還槖籥因思具趙寧愛此適巳灞上翔真人當時儻匪地天泰詎知無意雲雷屯

題司理采芙蓉圖

紉之以湘纍秋蘭之珮載之以剡溪夜雪之舟漱之以清冰寒露之壺洗之以碧玉晴雲之甌著童船尾書船頭荷花浦溆雙飛鷗新紅如洗雲錦稠停橈蚌棹香浮浮薰風蘭塵凉颼颼醉面欲醒誰相酬若有人兮耿中洲把住月老料不休花亦問月愁不愁何以了此蕉薜秋鮫宮鮫宮夜泣悲靈倏鱗幢欲濕行雲留楚騷如水不可作此意難以筆墨求蕩予槳兮涯之幽

中秋

月出未出山蒼蒼明毫倒射生寒芒光搖林彩已奇怪月時猶在青山外一杯兩杯呼出來仰天唱雲雲未開冰輪碾上何人推天凉如水青如苔不知今我何如哉冰撐雪拄骨櫂嵬欲飛上天斛斗魁手取蟾蜍探撥醅醉眠老兔秋毰毸下視茫茫青作堆今人不見古時月古月長照今人衰歸來今古一丘貉安用老滴成瓊瑰如此佳月能幾回搔吾鬚巳霜皚皚李白如在三百杯與騎鯨魚游

九垓

送徐太傅守蒲中

南州高士心如水夜雨爐亭歲欲環朝蹟只如初到日州麾猶在兩年間秋來竹屋多歸夢天亦蒲人一破顏館下諸生能戀戀眼中循吏故班班相傳士子多於鯽共喜府公清似山慶曆諫臣書在否乾淳文賦筆追還郎官紅熟海風靜通印子肥春綱閒心事太平兒女語詩家尊宿鬢毛班歡迎騎竹來何暮贈別垂楊不可攀辦弃老天同一念不憂吾道久間關

謝兄編言仁求詩

孟子言仁惟一字曾子言仁惟一唯風霆霜露天何言吾夫子言非得已六經在天如北斗尚多不經聖人手杏花零落晚壇荒各自蜂房開戶牖屋下架屋樓上樓不三萬言渠不休夜寒一燈供掉頭泓穎何罪雲煙愁何連夢中春草碧更向那邊添一筆吾衰甚矣將柰何欲共君談口荊棘

木稼

春日電光飛霹靂元日奇寒雪盈尺銷瓊融玉夜色凝贔屭鼙林矗儼立皴人淚滴珊瑚枝通身出青琉璃霜皮濡雨凍不解無人報弃春風知曉光穿漏晴相射銳士銜枚甲初卸山人不讀五行書未省木冰吁可怕

用王侍郎韻寄題醫僧道森藥山閣

蟻蛭侯王空培塿大千世界無何有癡兒不省芭蕉身持弃冰霜鬬長久三生慈悲魚十千卻來世間吁可憐一百四病更相纏縱有佛力難言詮不如一念圓覺淨四大乾坤無可病雲根靈草自春風夜立齊腰山雪盛

田園居之右闢小室曰耕雨醉題壁上

南岡北岡鳴鵓鴣高田低田俱怒流一蓑煙雨駕觳觫老手猶在吾何憂灯火半生書作祟錢欲送窮窮不去吁嗟先生誰使汝若要華草換雙屨如閩雙屨得有辭何來華我君何之百無一成唯忍飢胡不爛煑秋崖詩歲晚相期亦不惡莫更將書累牛角併煩說侶下和侯偷輩方當東高閣

鄭總幹致麝管筆

中書米邑初管城笛材飽霜搖綠雲春煙落紙黑蛟慶不可一日無此君九華真人出奇計笑指秋江雪無際弁刀失手劉寄奴燓餘得弃詩爲地燓鈎入搜如虛空飄飄輕捷翻群鴻翰林夜召陶學士草制進封盧國公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三十一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三十二

方岳 巨山

七言古體

次韻題秋崖

秋崖何嘗异人絶渠自胷中欠風月窮雲落星吾所無草木深幽終是別桂花正開山氣清人間無路爭峥嵘虚皇借异廣寒住夜半擬進秋風行芙蓉作城花露蕙一片月明天上下風前把杯和月吞嚼出新詩不供寫醉倒寧知酒户慳滿身樹影蛟蛇蟠群僊挽我便歸去雲海翻濤毛髪寒

次韻謝從之以表間投贈

長揚奏賦三十年巳苷老死窮山巔醉眠獨宿秋風前此豈有意聲名傳如鶩伏櫪不受鞭要异便儇難爭妍强令作對官道邊功名畢竟誰新鮮定皮兩傍蛟龍纒侯曰美哉豈其然才當如揖航長川冀墻空復煩雕鐫未聞不蘄少府錢粉飾休盛期半千寧欲老我寒詩肩歸來歸來直如絃蓬萊回首慙班聯安用一鳴諸子先登樓忽思王仲宣不如傍家田一犂鋤煙犂雨仰問天天生盤谷容盤旋更有斗酒相留連馬骴跕跕愁墮鳶一單堅坐三條椽

次韻山中小集

一生大錯空環轍何啻糜渠六州鐵不如歸來乎山中山泉自香山酒冽氷蘿一醻累數觴山中之樂那可量梅花在傍具知狀落筆煙雲生草堂雪意催詩闘清絶异巧而遲寧速拙豈知世上多路歧莫遣胷中少風月酒酣膽熱須髯張老夫無復當年狂乾坤許大不欠我春猿秋鶴聊徜徉

醉歌

勸君且盡一杯酒身外無窮莫開口近聞誰直白玉堂或傳恭佩黄金斗异君何干於我奚有不如雨話耕夫煙呼釣叟問竹活無看梅開否天下事自有夔龍人山中居只堪麋鹿友乾坤蕩蕩呼不聞今古茫茫骨俱朽雞催晨兎没酉春風來時又花柵不知柵今幾青花幾紅但見吾人成老醜吾欲采薇西山播穀南畝吾牛雖健吾衰久只可茅柴火酒酔幾觴村田樂詩吟數首不然空山寂寂白晝長閑殺一雙無用手

田家樂

前村後村場圃登東家西家機杼鳴神林飲福阿翁醉包裹餘胙分杯羹婦子迎門笑相語慙愧今年好年歲牛羊下來翁且眠時平無人夜催税

田家苦

六月之雨田成溪七月之旱煙塵飛眼中收拾不

十年未議索飯兒啼飢夜點松明事治穀規避債家相迫從平明排闥自分沾渠更舞權還不足

豆苗

江南之筍天下奇春風匆匆催上籬黍鄭之姜肥勝肉遠莫致之長貧腹先生一鉢同僧居別有方法供齋蔬山房掃地布豆粒不煩勤荷煙中鋤手分瀑泉灑作雨覆以老尾如穹廬平明發視玉鬚磔一夜怒長堪氷漁自親火候淪魚眼帶生芼入晴雲錯碧絲萬縷滑尊脆響平欺辛盤韮晚菘早韭各一時非時不到詩人脾何如此雋咄嗟辦庚郎處貧未爲慣

月中觀梅

江南地暖得春早老眼觀梅嘗草草今冬最暖春最邊忽憶誠齋南海藁解道晴暄殊欠寒城中未有梅花奢却入山深最寒處雪照氷溪纔一樹乃知山中人不受人間塵寧使風饕雪虐寒到骨轉寒轉有寒精神荒厓之底野水之濱太虛爲室天爲鄰只有明月情相親一團不冰今夜月一片不飛今歲雪雪意自怕老夫寒月意寧知老夫拙呼上山來強索詩一花兩花春未知南枝儘遲遲儘奇槎牙不要東風吹酣晴釀日付桃李定自不肯君同時舉杯吞月和花嚼月卽寄聲花不覺少焉花亦到胸中各自去尋詩約莫

雪中觀梅

一冬妍晴春意早微茫已到聞花草山翁平生見事遲未緝牛衣編稀藁明日是春那得寒冗寘不作尋常看交割昇春排當處萬里瑤林列銀樹茅庵有詩人肺渴方生塵不知誰何驅六蚪芍上天作樂府落筆殿前如有神帝咨汝岳錫圭土俟之以寬閑之野寂寞濱玉田界天旁無隣有梅百本爲賓親昨夜枝上猶是月今日枝上渾是雪春工未必辨此奇縱使巧遲寧速拙雪詩不當梅花詩詩成合報孤山知老逋醉眠呼不醒竊竹付昇何人吹古聲又不入俚耳有詩寧似無詩時自撼枝頭供一嚼了了此心清淨覺謂爲梅又冷氷氷道是雪來香莫莫

又和諸公作雪月歌

月觀夜午雪觀早酒興崔嵬詩潦草梅花在傍具知狀喚渠收拾秋崖藁月邊雪邊同一寒詩成不許凡人看年年月寒雪寒處老骨槎牙倚枯樹不知天下人面有三寸塵政使書癡傳癖猶可憎而况無風無味之錢神魔之門外問諸水濱非我不昇相比隣渠自胸次不我親千古萬古赤壁月千古萬古剡溪雪天荒地老方可人當日人曾笑渠

宋刻目作

拙有梅不可無吾詩無月無雪無人知梅花亦不
用收拾付异萬叡更相呼雪如瓊瑶月如水青山
白髮時乎時有微可羨鬢可嚼此味勿令兒輩覺
四海諸公共往來雪中异渠無適莫

山中鶯噴外弟程異有詩次韻

咄哉人世如飛塵強欲作計垂千年寧知鬼見拍
手笑曾不一瞬雲埋阡我於浮休等無二詩卷晉
异荒山巔平生夢想所不到六國相印二頃田古
今一死百事足安用老刻青瑤琁海棠作堵錦步
帳柳花糝逕拳毛毡見成林壑偶茅堂名付身後
杯生前山中物物各生意春到豈論茅异荃人情
變態千萬狀所不負手惟老天白虹貫巖出奇怪
一錘不費青鳥惹是事且寘勿復道老子久矣宜
蚩妍

寄題龔國録見山閣

吾州百嶂千峰低斗大山城去山咫紫青繚碧玉
四圍曉色蒼寒莫煙紫山中見山何足奇此妙未
容兒輩知諸方不具頂門眼寧了芥子藏須彌我
曾風月堂西醉翻草鞋雖敗人意摩挲龕壁幾异
望誰破天慳出嵐翠恨我不識今楚龔丘壑可想
崔嵬胥樂闕埋兩三三逕跳出撐雲六六峯騎鯨
老僊滴詩硯元氣淋漓水片片翩然下視世間人

對面有山渠不見

憎蚋

火雲燒空無處避深入山林屏幽翳松聲竹影差
可人高枕石頭眠辟荔朦鬆欲墮無何鄉奇痒爬
搔紛芟製翡翡黑子着兩股劣視焦螟何瑣細蒼
頭在旁具言狀謂特可憎是爲蚋晝飛夜息繫有
徒胚胎鬱蒸育蕃孳彼爲虺虵之聲則已焚於
伯益之焚惟其一蚊之睫有餘棲九牛之毛不足
計故雖離朱莫覩其翼而善飛鍼俞弗聞其聲而
工箴盖天地萬生其么麼微眇未有爾若者而小
則抓麻姑之爪甚或疥瘍醫之劑豈非族雖微而
儇多形易潛而回制吁嗟先生歸休乎初固有時
姑小憩蚊蟣蟣淡然坪可奈渠何苦候袂一葉秋
群動閉蚋何之兮豈其殪先生於時融融洩洩半
枕風清千山月霽

義雞行

西家粥粥雞將雛俛啄蚍蜉行相呼羽毛未合隼
紛拏四顧不虞烏鳥適鶻窺捷取血丹吻性命須
臾那可忍草深決起落東家堂翅離披猶蠢蠢東
家司晨乃有雄平時鬥距凌秋風怒冠趨前作雌
伏以翼覆雛哀窮凶初脫禍機驚未定生意中間
不能寸時其饑渴經紀之踸踔梳翎蘇委頓物生

知毋不知父此雖其類非其侶陳嬰杵臼義所激郭觧朱家俠何取嗚呼人有不如物嗚呼今固不如古來山澤生龍虎人間父子成豺虎

古人行

古人二十四已自取侯印加我三十一擁榻猿猱逕古人三十六已自嘆頭顱加我十九年雪頷埋霜鬢春風秋月五十五青山白雲自今古身其浮沉於不卿不相之間孰愈自適於老圃老農之伍休休休仰面看人吾所羞莫莫莫天下事堪幾回錯既不能致君乎唐虞又不能收身樵漁提携手板聊復爾安用局促轅下駒昌黎老韓大小大光範三書看渠破號天嚚地爲一官宰相須還賈耽做不如荷鍤塢中之把茅卧聽松聲三峽濤開門夜半劃長嘯已矣古人山月高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二十二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三十三

方岳 巨山

七言古風

元日立春

糟床夜壓真珠紅摩挲醉面迎春風春來春去無終極能費幾斛買菁菘既無長繩可以繫白日又無大藥可以玄雙蓬何怪乎玉雪可憐之孺子忽頹然風霜不貸之衰翁百年長短一丘貉曾不芥帶崔嵬胷若夫塞翁失馬楚人亡弓此事細甚蟣蝨同使吾冠冕佩玉於廟廊之上吾不見其爲泰使吾披裘帶索於嵌岩之下亦不見其爲窮諸賢自作世俗眼此老日飲亡何中春秋獲麟夫子歿本草不自醫神農著書萬古知何用況復起草明光宮我今倦欲焚老硯一簑鳴雨東皐東

檻虎行

風低黃蘆雪模糊南山夜擒生於菟鐵衣檻致元帥府猶䑛舌磨牙須府公起迎自除館刻桷冊楹齊欄斷分揀驍雄上下番汛掃蠲明節寒煖一鋪兵十人一飯肉十斤日費少府如千緡惟恐不飽獠嗔怒一旦出柙誰能跋君不見有尨狺狺守門戶舐糠覈覈奈何虎

效演雅

山蹊斗折更蛇行逗寄穿幽見物情蜜爲無花糧
道絶蟻知有雨陣圖成飲風吸露蟬尸解㸃壁凌
霄鶴骨輕鸜鵒餂爲祖仁舜狎鷗欲弃海翁盟未
忘王謝尋常燕不肯鄜生吾友鶖鷺以先後爭食
邑鵲占南北路門閉春池潑潑魚當乳霜渚喑喑
鴈不鳴啄木畫符工出蠧提壺沽酒爲催耕蚌何
知識三緘口蟹坐風騷五鼎烹巴鼻畫眉翻律呂
儀秦反舌定縱横鵝嗔晋帖得奇字雞喚祖鞭非
惡聲飽卧夕陽牛反齝誤投乾巢鹿虚驚一枝棲
息鷦鷯足三窟經營狡兎𢈪科斗草泥文字古蝸
涎蘚壁篆書精首昂蝜蝂貪寧死臂奮螳螂禍自

嬰山麂見人頭卓朔野鵃得鼠腹彭亨雉傾族類
甘相鬬鴨解人言畧自名羊狠濫稱髯主簿蟫肥
荐食猪先生色雖甚羨猿深逝骨不須多狗必爭
蛙爲公乎緣底怒鳩寧拙耳了無營勞形大塊皆
同夢蝶化莊周月正明

閱視賞射

邊角悲鳴霜撲地將校爭甘潑寒戲熊旗引隊柳
營曉大羽揷腰生意氣虎皮半捲并鐵刀劈耩蜀
錦團鵰袍士不敢喘那敢驕鬧聽號令惟所操縱
弦啞手試弓刀例物角花金椀的左軍右軍分兩
翼簇簇飛星點紅礫一麾白羽人肩摩三軍歡踴

聲鳴鼉教頭喝賜誰最多鐵絲箭者無以過大風
飛雲歌漢歌安得一箭開關河漢家君王付神武
邊頭將臣如卧虎覺吾目中無此虜待射金牌大
郎主石崖天齊勒碑頌那知援筆無燕許

呈和仲

何須不踏東華土何須不吃吳山水同時輩流半
霄漢徑上銀臺披鳳犀幾曾禮部奏第一十載青
杉百寮底相公之甥遲甚捷頭放稍低那得爾直
不虎闘非狂耶胡不愛官幾歷試吏銓教授古括
州管領風雲二三子孔堂絲竹秋雨荒絃誦琅然
頻盤耳深木楚楚有古意相對青燈夜分語六藝

雲海渺何許寶字森羅風日美人言欠渠揮翰手
儻及春江戒行李寒氊對客澹無欲清夢不勞曾
到此談經歸來喜津津手洗翠缸香傾銀何以娛
子白髮親梅花中有無邊春

送童子廬觀國試玉堂

長亭柳色鶬兒黄花東欲動春風香佩鷫徑超白
玉堂淋漓翰墨孤飛翔黑頭相公紫微郎金貂玉
魚重兩璫携立螭陛穿鵷行至尊龍飛御明光催
班賜見清蹕長天顔喜動綵繡裳官花綫織雲錦
章殿前拜舞稽奉常跨馬入省緗縑細讀書晝靜
珠琅琅風日不到蓬山傍文字零落冰雪腸要令

汗竹俱流芳予豈不見晏與楊銅根鐵幹森秋霜
萬牛挽之俱棟梁

次韻汪删

霜洗梅花春滿搓夜寒吹老城頭角瑣窗硯作離
騷香吐句不教花莫落裁量要是修月手我欲追
隨勉肇閣平生萬事不掛口愛詩苦未厭溪堂有
人肯築風騷壇敢不束甲三距躍當時只料孤鳳
凰不與雞群同袍啄拔旗趙壁決此勝金鼓俄驚
自天落一唄縱得馬群易已覺楚歌聲四溝夜光
明月以暗投心甚愛之顏有怍公詩端似大國晉
玉帛諸侯賴聯絡儻令吳楚主夏盟獲麟正恐春
秋作歙州雖小水如綫澀烏亦知文字樂此盟定
自不可寒把住梅花更商確夜寒或許時過從莫
問聖清與賢濁

次韻曹宰聽舅氏彈琴

有客夜鼓龍門琴風露漠漠侵秋庭妙彈幽響落
指外此意難以兩耳聽參橫斗轉四山寂但聞別
鶴之夜怨離鸞之晨吟琴音諧適鳴滄浪寅緣管
間情盡傷忽然浩歎聲軒昂二十八宿俱韜藏少
焉月出流寒光但見山蒼蒼兮江泱泱爾乃春容
大篇寂寞短章謬攸一笑天所吝亦恐此樂不可
常吾當爲君譜入渭陽操莫彈發霜似傷孝碧桐

翠竹夜生寒折楊黃華何足道人生百年幾今夕
我思古人心忽忽黃金擬鑄鍾子期此言媿隨槐
安國

諸公賦翠毛筆曰次韻爲羊毛筆嘆

鬚參草卧殘陽浦拔毛竟作文中虎金華化石久
已陳玉署摛辭疾於羽醉猩著酒少遒勁狡兔飽
霜工媚嫵礫殘鼠鬚肯杈録剥落雞毛誰比數文
章諸公多好奇往往得名專翰府乃知章聖不世
出罕識公孫大娘舞君不見華元分羹奇禍作染
身鼎烹竟無補又不見晉宮灑鹽兒女曹憤鬱令
人噤難吐物生正係遭不遭敢向詞林嘆辛苦椽
書大硯如南溟吾其騁予爾鵬鵠

僮有彈鶩寘池上者予鮮其縛縱之而不
去盖不飲不食拳立而不徙者七八日作
詩返之故巢

煙蘿罧罧鶩蛇熱雪羽飛飛群鷺集相依抱子林
欲深經始營巢芽未葺街枚適與惡少逢落彈不
虞奇禍及毳殘毛點偶賒死頸曲銀鉤竟遭執急
呼解縛縱使歸胡自拘囚長竚立白蘋久失鴻鴈
洲紅豆不窺鸚鵡粒申胥併口貿秦庭莊舄愁吟
思越邑云何垂翅但摧頹豈欲言情輒於悒予其
休矣勿介介山曰歸哉寧汲汲放之雲壑卧蘿蔦

期以春皋伴簑笠臨之一語更丁寧從此謹毋輕出入

陶倅毋夫人挽詩

戴君手持黃卿辭邀我為作陶毋詩婦言婦德不出梱縱有令則何繇知崑山生玉草木潤欲識其毋觀其兒一經科目摘髭易五丈夫子皆瓌奇黃卿昇卌少諧可老筆為寫青琉璃㗖予一讀淚如洗酸風凄斷漳淮泗往年將父問里舍病扉中道驚相持秋山黯慘過縣尹取急欲謁誰何醫天方罪予不孝子行未半驛翁呫危雲崩日落竟千古求始此路行無期爾時縣尹有毋遺飴哲兒齒當期願潘輿佳日訪桃李一舍而迎卿遨嬉人間僅僅幾寒暑亦已彝月歸何時暮雲春樹渺千里同一哀痛難平治此詩莫遣挽卽讀天荒地老松風悲

次韻徐宰三雪

春其幾何到端木三信東風銀粟眼驚天地有奇事喜不自持詩陸續爾時茅屋亦堪畫有竹寧甘食無肉多年短褐夜不暖紫鳳天吳共伸縮袖中書冊字蠅頭略借瑩階明月燭忍饑未慣頷嶷豐口雖不言以心祝一生懶作貸米書自汲溪冰煮溪藪倚鋤久欲眠秋雲飛翰誰鷙落春瀑人言安用管城子家本田家一犂足分吾此雪謝老天高吟信手三千牘蟄雷之腹痍其飽被氣猶纏當肅穆紋妹者予羔酒融夜寒斗帳金花壓何如石鼎鳴澗松風味之高未渠惡先生堅卧袁安廬正坐不餂甘鹿鹿饒晴便欲出畦麥上可掛書騎犍犢脫簑許過宓賤堂金杯亦眩淵明菊清談吾獨為詩耳卷軸令如春筍束我所思兮孤鳳翔欲往從之老鶴禿

再次韻因索紙筆

誰何扣門聲啄木踏雪逢迎寒起栗詩筒過我捷於羽墨滑豈供貂尾續雲箋孤響落瓊瑤頓覺闇韶不知肉臚鵝強韻要吐舌春溢長箋手幾綃鈍根難除燃髭苦夜凡晶熒殘幾燭管城子老免冠謝父不中書三致祝擇交正自欠豬生兩窮相值聲軟敲端凝賴有強農陶時一浴之雲外瀑山寒亦聞泓有語未致兩生長不足誰其下榻徐孺子不以寒暄事竿牘徑須回施作詩供縱使長貧顏有穆書生得句如得官無以籍之眉為霓雲煙疊紙生踴躍淨唾犀毫負塹惡儷非渠筆稱揮洒未見無厭堪即鹿殘風剩月幸見分卷軸今當汧駒犢夜忽賡載有餘暇戕注離騷到蘭菊雪鋪玉箋為絲欄一一手抄森似束毋令千載韓退之作傳

譏嘲老而禿

三次韻荅惠蘭亭紙翠毫筆

半生書癡蟲蠹木不管餅與舊儲粟青灯竹屋雪村寒聲鳴益悲夢難續晚菘早韭有書味詩腸氷清齗梁肉迴來毛穎會稽褚乃欺余貧共羞縮夜深磨墨許石平五色熒光隨下燭蜜閒錯落驚暴富每見兒曹輒相祝奇戲勿汚寒具油玩弄其毋當肴敷觚稜古屋亦懽喜春浪生池含雪瀑霜毫世輩何多耶向者心期變足吾生但識鼠鬚健未省魚禽堪汗牘重緜十襲不敢吮誰作猗那頌於穆最憐長安驕駿兒翠毫入手春山蹙平時作葉供摺嬾掇羽詩書豈吾悉何知梳洗曉鬟綠鮮出文章排五鹿策勳翰墨玉床籍未羨杳車駕金犢如闌六宮令弋綈紋梁不飾黃花菊細鈿高朶花爲筆創巧寧知誰縛束于咲文采信爲累莫拯多生羽毛禿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三十三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三十四

方岳

七言古體

黃宰致江西詩雙井茶

黃侯授我以江西詩禪之宗派淪我以雙井老僊之雪香磚爐春着兔毫玉石㽦月鸂魚眼湯夜窻投攬十年讀俟蟲鳴秋聲殷墻遞翁詩家第一祖不用棒喝行諸方掀髯杜陵自作古夜半衣鉢誰升堂單傳橫出二十六未許歙梅洪鴈行雅聞滕閣藏墨本欲往從之山阻長牙箋大明忽在眼茶苔茅屋森珩璜東湖柳色入眉宇君其幾代之諸郎不離文字語祖意傳燈肯鼻留山房寧知三生受昏闇縱有此燈無此光宜州戍樓山月茫茫參到無何鄉

合紙屏爲小閣晝臥袁訪戴其上名之曰聽雪各與長句

空山十日雪塞門天荒地老無行人蘆花敗絮不堪著山石夜裂蒼皮皴奇寒中人僵鼠饑樵汲路迷鞋梁䟽駕風萬鶴危欲仙此腹久無煙火氣家家賤入紅麒麟誰肯問訊推柴荊洛陽令亦可人者惜哉史不書其名此公要亦非知我志士從前例寒餓倘令開口向凡兒寧忍吞雷曲肱卧

秦

玉

其二

颸颸颸颸風落木淅淅瀝瀝聲撼竹乾坤不夜起閒閒一港玻瓈四山玉我所思兮渺中洲幽懷欲寫誰與訓世間餘子不足語渠與徑上漁翁舟未到山陰竟回棹欲去騤來何草草神交如必面相朋逸韻高情一如掃寧可一生無此人不可一日無此君襟期何必戴安道玉立寒青自不羣

題董一之花木抄

君不見王子猷剡溪夜雪之孤舟此翁百好不入眼而雅與竹深相投君不見陶淵明徽絃不具之古琴東籬把菊偶然耳入或作圖傳至今吾何曾識董一之於此略已心相知事治好春繞庵屋豈有俗子能爾爲江風山月無盡藏時一吐出胸中奇與茶作經花作譜銓次衡若蘭蓀蘅杜碑晉帖了眞贋硯石銘落書參差遝來抄注到儕友哩視錢癖何人斯長卿但有四立壁無一持贈長嗟咨煩爲傳聲語花草儻可千里同襟期吾聞奇章公石李成畫在廬九老湘九疑煙雲渺綿不可狀世乏佳士當歸誰君其持以問太空所不與者如此詩

次韻徐宰雪句

雪花飛盡江頭蘆秋崖有屋窗未糊嗅梅自可了

宗唐

蓬

燕寂燃竹相與留須臾傳觀玉帝整嚴衛雜沓瑯佩紛前驅夢麓姑射和璧陛身入閶闔排銀鋪明毫一色寶階淨端木六出瓊林孤緑章封事見名姓白霓仙子軒眉鬢乃知天喜愛民尹分此雪與耕田夫山川盡入古圖畫園林已作春規模逢船誰可載書共松醪未擬炊書沽金僕姑寒憶戟士玉玲瓏煖無歌妹煮茶安用碧跣脫眠簑自勝紅氍毹盟鷗久與說心腹買犢大欠耕膏腴頓年歲入少生許何日詔下蠲田租甑塵但憂脫粟飯甌滑未議羨尊鱸群公豈堪立仗馬賤子只諳尋詩驢第令吾民不知餓如彼祭人何足誅銜寒索米徒者猿啼饑載道携其孥邊烽有警事方殷民瘼未軫天地無轅門誰兒丈二組羽書夜下天一符少遲獸彌渤海盜當復蟻浮高踢徒平淮有碑儻須刻筆墨可但容宗儒

趙丞餉酒蟹獐也

公予無腸秋滿殼山史無謂飽霜犢寒漸醉骨糟丘臺鳴鵝數助凌煙閣故人斜封三印紅秋江已在吾目中角聲喚起邊城夢雪岸打圍蘆荻風

元夕病中

家貧近市常喧啾燈夕無燈冷於水羅參法喜深炷香示疾維摩低隱几梅花相親不余負酒盞成

踈竟誰使一生甘作癡凍蠅百方莫趂追犇螘頗鬪捷奏箭飛書想見昇平花作市醉吹笙篴舞娥眉春入鼓鞞騰馬耳落釵敧盪少年事彈鋏悲歌游俠子寧種松風眠隱居自斸芝田食角里掉頭塵土誰枉尺過眼紛華不盈咫吾生如月浪中翻人情得蜜刀頭舐內觀各自普光明頓悟中生大驩喜純如三鼓雨聲寒睢思正濃姑舍是

次韻謝兄鑽李

往事轉頭如墮甑獨枕書眠知雋永竹窻風好直萬金不涉世間榮辱境東山之屐北山移坐覺室邇長相思碧膸巳氷烹伏雌未害踏雲來話詩

非瓊花

舊傳瓊花無異種專奇擅美名此邦江南清夢入詩府安得一念令心滌去年騎鶴揚州住斗酒屢眠雲霧窻月寒雪冷花未吐正爾俗葉凡株椿心期妙處在眞實不假羽飾青瓷幢今春訪花吾第一自折繁枝盛翠釭橫看倒睨掉頭語前語後賦何其嘵眞珠碎簇玉蝴蝶直與八仙同一腔聞名見面足笑笑强爲花辨發愚惷有如巨賢雜群小望而可識爲奇厖陳餘張耳信相似一等人耳無純庬忠耶佞耶豈難別稅䖍不類關龍逢試持此論訊后土謂予不信如長江

再用韻酬朱衎甫

夢中翠鳳飛來雙駕言后土遜名邦手持玉簡判紅紫斂扶欲以詩城降粹容喜動日月角揖我入對玲瓏窻爲言瓊花返蓬閬下界久矣無根椿乃今存者贋本耳補亡以給青油幢人間識眞蓋亦寡載酒嘉賓寧論釭黃冠誕譎謹勿信傳訛聽舛其言嘵爲花作辨誰氏子謬妄捕入黃鍾腔耳膚目陋惑世俗其罪不赦三故惷朱雲之孫亦奇士文有氣骨豐而厖謂瓊赤玉匪爲白不比俗論紛葺厖詩筒往來捷於響夜發鼕鼓聲逢逢咨爾岳爲謝此老壯哉寸管飛清江

月下大醉星姪依墨索書迅筆題爲醉矣行

吾醉矣吾醉矣醉語雖強難舉似何年開闢有乾坤日月左旋如磨螘尊盧赫胥一聚塵檮杌春秋幾張紙道家者流李老君儒家者流孔夫子等一浮名世間耳煙霏霏家纍纍青山良是白骨非欲呼古人呼不醒詩呼得醒將何如世情冷暖翻覆手人生短長屈伸肘安用黃金印如斗君不見頹子白頭纔十九要與彭鏗骨同朽天地荒老生古愁所不負子如此酒千古在前萬古在後著我中間渺然何有亦知本是麋鹿群那解作人牛馬走

白魚如玉紫蟹肥秋風欲老蘆花飛酒酣月落喝便住螃虬蟠攫霜毫揮吾婦曰君醉耶吾姪曰非醉也謂吾醉者固不然非醉亦非知我者花影滿身扶不起此然不知何等語明朝勿爲醒者傳笑倒渠儂吾醉矣

題邗門岳王廟

神京鱗介腥衣裳三精霧塞天地先醒啼鷄笑紛披猖中分宇宙尊犬羊誰其爲者淪綱常受討於虜挺我吭王心懍懍天蒼蒼以次來歸歸廟堂自南自北諾巳償焉用與虜爲骨戕爲讐報讐胡不滅至今淮甸爲河湟每觀王傳心摧傷怒髮爲立

膽爲張皇昇子邑於邗閫閫王有像此山岡杖往從之絜子觴簡書之言不我遑令且去此何敢忘牲肥酒香時日良金戈鐵馬山茫茫

戲呈君用

秋崖初無負郭二頃田向來耕舍寒炊煙負薪行吹遭婦罵往往倒崖底之枯松煮崖邊之飛泉飢腸怒孔賣牛具龍骨倒掛行蝸涎乃以農自目其然豈其然嗜山之癖固亦無一錢較之於我猶差賢白頭把筆耕六籍芸人芸巳皆逢年可曾腰斧響空谷但闢榛之以弘農陶拊之以絳人玄先生之號則不可此山久欲移文鐫吾書觀諸朝左右

分兩銓若使后夔降典夷作樂各達所長非所便我今手招白雲爲渠語兩易其任盟當堅君農我樵萬山綠依舊司存雨露還亦不必承明之廬九入亦不必歲中之宮九遷共披煙簑拜新號蹶驟不到松風前爛柯扣角醉眠熟佳話留爲山中傳

次韻劉簿寄示

塵世崎嶇天一握俗子追犇蝸兩角先生宴坐心平夷矮屋打頭甘寂寞手提老筆挾霜氣合上蓬山直延閣高人乃亦主簿耳往往胷中自丘壑銀鈎寶唾俱入妙令我見之生踴躍日酣昨暮春睡濃柳外叩門誰剝啄一書自直十從事况有驪珠

光錯落風簷急轉百迴讀花草愁深顏色薄放余許出半頭地未敢以信而以怍譬如駑駘受剔飾金環璧戀青絲絡猗那清廟呼巳遠下俚巴詞可無作候蟲鳴秋鳥鳴春美惡則殊俱自樂斯香危坐試品藻頗亦敢言余論確公詩雖淡朱絃清我詩雖雅黃鐘濁

次韻十二神體

鼠技易窮誰比數牛衣政可眠春雨虎窺九關高莫捫兔禿千莖老無補龍與鱗逆事可驚蛇畫足添心獨苦馬寧坂下困鹽車羊勿夢中翻菜圃沐猴從爾楚人冠荒鷄寧起劉郎舞狗監無煩誦子

虐豕亥縱分吾不取

其二

鼠穴不能容寠數牛角自欲深夜雨虎頭肉食飛者誰免窟跌居彼何補龍籍亦保終當還蛇杯生𩑶空自苦馬曹誤我盍歸田羊㸚禍人寧學圃猴拳薇嫩鮮可烹鷄毛菜香醉言舞狗尾時時遺纏貂豕白獻懸吾不取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三十四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三十五

方岳　巨山

詞

滿江紅

乙巳生日

說與梅花且莫道今年無壺君不見秋崖鬓底堊堊騷屑筆硯只催人老大湖山不了詩愁絕問答𥳑何事下磯來抛雲月　重省起西山笏終負却東山屐把草堂借與鷺眠鷗歇烏帽久隨蒼蘚石青衫今作枯荷葉笑人間萬事竟何如從吾拙

九日治城樓

且問黃花陶令後幾番重九應解笑秋崖人老不堪詩酒宇宙一舟吾倦矣山河兩戒天知否倚西風無奈菊花寒虬龍吼　江欲𩥅談天口秋何負持螯手儘石麟蕪沒斷煙衰柳故國山圍青玉案何人印佩黃金斗倘只消江左管夷吾終須有

和程學諭

蒼石横邪松風外自調龜息渾不記東皋秋事西湖春色底處未嫌吾輩在此心說與何人得向海棠爛醉過清明酬佳節　君莫道江鱸憶吾自愛山泉澂儘月明夜半杜鵑聲急人事略如春夢過年光不當鷩弦發怕醒來失口問諸公今何日

水調歌頭

九日醉中

左手紫螯蟹右手綠螺杯古今多少遺恨俛仰已塵埃不共青山一笑不與黄花一醉懷抱向誰開舉酒屬吾子此興正崔嵬　夜何其秋老矣盍歸來試問先生歸否茅屋欲生苔窮則簞瓢陋巷達則鼎彝清廟吾意兩悠哉寄語雪溪外鷗鷺莫疑猜

平山堂用東坡韻

秋雨一何碧山色倚晴空江南江北愁思分付酒螺紅蘆葉蓬舟千重菰菜蓴羹一夢無語寄歸鴻醉眼渺河洛遺恨夕陽中　蘋洲外山欲暝歛眉峯人間俛仰陳迹歎息兩僊翁不見當時楊柳只是從前煙雨磨滅幾英雄天地一孤嘯匹馬又西風

九日多景樓用吳侍郎韻

醉我一壺玉了此十分秋江濤還此當日擊楫渡中流問訊重陽煙雨俯仰人間今古此意渺滄洲天地幾今夕舉白與君浮　舊黄花新白髮笑重遊滿船明月猶在何日大刀頭誰跨揚州鶴去已怨故山猿老借箸欲前籌莫倚欄干北天際是神州

壽丘提刑

麗杜有明月夜半吐光寒淮南草木飛動秀出斗牛間自有秦沙以後試問少游而下誰擅入毫端補袞仲山甫冰雪照雲寰　霄漢近繡衣去錦衣還江南且為梅醉莫道歲將闌三百六旬欲換五百歲終繼始日月兩循環酌彼金錯落澆此碧琅玕

壽吳尚書

明日又重午攙借玉蒲香勸君且盡杯酒聽我試平章時事艱難甚矣人物眇然如此醫意滿瀟湘醉問屈原子煙水正微茫　遡層巒浮疊嶂碧雲鄉眼中猶有公在吾意亦差強胷次甲兵百萬筆底天人三策堪補舜衣裳要及黑頭耳霖雨起梅黄

壽趙文昌

剡曲一蓬月乘興到人間蓬萊山在何處鶴骨不禁寒曾有雲門禹穴筆有楔亭晉帖風露洗脾肝秋入紫宸殿磨玉寫琅玕　問何如趨瑣闥繫械鞍江濤今已如此可奈寸心丹我朱與天無極公等如春難老王氣自龍蟠勳業付浯石留與世人看

別廬山題龍湖閣

宇宙一杯酒嗔色倚重湖青山杳杳何處煙水渺愁予別岸風濤噴薄半夜魚龍悲歗能撼我詩無李白醉不醒喚起問何如　是耶非天莽蒼霾模糊蒼顔白髮如此空復笑今吾寄語鷺朋鷗侶好在風飱水宿底處不煙蕪吾亦從此逝從我者誰歟

沁園春

賦子規

儘爲春愁儘勸春歸直恁恨深况雨急黄昏寒欺客路月明夜半人夢家林店舍無煙楚鄉寒食一片花飛那可禁小凝竚黯紅蔫翠老江樹陰陰汀洲杜若誰尋想朝鶴怨兮猿夜吟甚連天芳草凄迷離恨拂簾香絮撩亂深心汝亦知乎吾今倦矣甕有餘春可共斟歸來也問淵明而後誰是知音

隱栝蘭亭序

汪彊仲大卿禊飲水西令妓歌蘭亭皆不能乃爲以平仄度此曲俾歌之

歲在永和癸丑暮春修禊蘭亭有崇山峻嶺茂林脩竹清流湍激映帶山陰曲水流觴羣賢畢至是日風和天氣清亦足以供一觴一詠暢叙幽情悲夫一世之人或放浪形骸遇所欣雖快然自足終期於盡老之將至後視猶今隨事情遷所之既倦俛仰之間迹已陳興懷也將後之覽者有感斯文

用梁權郡韻餞春

鶯帶春來鵑喚春歸春總不知恨楊花多事杏花無賴半隨殘夢半惹晴絲立盡碧雲寒江欲暮怕過清明燕子時春且住待新篘熟了却問行期問春春竟何之看紫態紅情難語離想芳韶猶剩牡丹知處也須些个付與荼蘼喚取婷婷勸教春醉不道五更花漏遲愁一餉笑車輪生角早已天涯

壽趙尚書

蠢彼鼷鼯嗟爾何爲敢職長淮遣詩書元帥又勞指畫神僊壽日不放襟懷略已三年可曾一笑天豈慳吾老子哉諸人者且携將雅頌留待磨崖我姑酌彼金罍便小醉寧辭鸚鵡盃問今何時也子其休矣有如此酒奚取吾儕帝曰不然政須卿輩作我長城惟汝諧凝望處見紅塵飛騎捷羽東來

和宋知縣致苔梅

有美人兮鐵石心腸寄春一枝喜蘚生龍甲那回霾瘦月横鶴膝不受寒欺雲卧空山夢回孤驛生

怕渠嗔未敢詩江頭路問鎖寬幾許索笑何時賦成字字明珠君莫倚家風舊解題歎水曹安在飄然欲去遖傳巳矣其與誰歸煙雨愁予江山老我畢竟歲寒然後知微酸在儘危譙斜倚殘角孤吹

和趙司戶紅藥

把酒問花靈栗梢頭春今幾何笑身居近侍階翻萬玉面勻菩薩髻擁千螺一一牙籤英英碧字占定花間甲乙科歸來也傍紫微吟翫揉作陽和　愁今花事無多看幾許風煙付與他待國將翡翠怕蜂粘粉織成雲錦遣鳳銜枝誰剪幷刀贈之燕玉莫負雙娥嬌溜波花應道儘花強人面底用能歌

和林教授

予盍觀夫商丘之木有樗不才縱斧斤睥睨何妨霆立風煙傲兀怎問春回老子似之倦遊久矣歸聽漁簑羨竿兒村鉏外閒非今有子芥已生臺天於我輩悠哉縱作賦問天天亦猜且醉無何有酒徒陶陸與二三子詩友陳雷正爾眠雲阿誰敲月不是我曹不肯來君且住怕口生荊棘胷有壘埃

望江南

乙未生日

時赴官淮東以是日次南徐泊舟普照寺下侍親具湯餅寺中門有扁曰壽丘山親意欣然蓋以丘山為岳字云

梅欲老撐月過南徐家口縱多難減鶴路程不遠易攜書只是廢春鋤　霜滿袖茶竈借僧廬湖海甚豪今倦矣丘山雖壽竟何如一笑薦冰蔬

蝶戀花

用韻秋懷

鴈落寒沙秋惻惻明月蘆花共是江南客騎鶴樓高邊羽急柔情不盡淮山碧　世路只催雙鬢白菰菜蓴羹正句令人憶歸夢不知江水隔煙帆飛過平如席

又

山抹脩眉橫綠淨浦溆生寒立盡梧桐影香灺未消簾幙靜醉紅如洗風吹醒　一夜秋聲連玉井夢落孤蓬已盡山陰興戍角淒涼清漏永江南煙雨何堪省

又

秋水涵空如鏡淨滿鏡清寒倒碧摧山影葯戶誰抨圓玉靜碧紗人怯黃昏醒　叢桂小山寒井井喚起江南一葉蓴鱸興先自新愁愁夜永不堪眠

重提省

木蘭花慢

吳尚書宴客漣滄觀即席用韻

慨情江渺渺秉風下倚滄浪問許大乾坤金焦兩點曾幾興亡平章古人安在但青山煙水共微茫不道鷺嘲鷗笑歸來鬓已蒼蒼　星揚舞盡斜陽雙燕語儘渠忙黯柔情不管花深傳漏羽急飛觴思量人間如夢放半分佯醉半佯狂明日海棠猶舊春風未老秋娘

如夢令

春思

知是誰家燕子直恁恁鬆言語深入綉簾來無柰落花飛絮春去春去且道干卿何事

海棠

雨洗海棠如雪又是清明時節燕子幾時子只了爲花愁絕愁絕愁絕柱昇春風分說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三十五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三十六

方岳　巨山

詞

賀新涼

別吳侍郎

吳時閒居數夕前夢枯梅成林一枝獨秀

霜月寒如洗問梅花經年何事尚迷煙水夢着翠霞尋好句新雪欄干獨倚見竹外一枝横蘂已占百花頭上了料詩情不但江山耳春已逗有佳思　一香吹動人間世柰何地叢篁低碧巧相舒蔽儘讓春風凡草木便做雲根底但留取微酸滋味除却林逋無人識筭歲寒只是天知已休弄玉怨遲暮

戊戌生日用鄭省倉韻

問訊江南客怕秋崖苔荒詩屋雲侵山屐留得𣎴竿西日手夢落鷗傍鷺側倩傳語溪翁將息四十飛騰斜暮景笑雙蓬一幀無他畫惟飽飯散輕策　世間萬事知何極問乾坤待誰整頓豈無豪傑水驛山村還要我料理松風竹雪也不學草顛詩白自有春籤黃犢在儘諸公寳馬摇金勒容我輩醉雲液

寄兩吳尚書
鴈向愁邊落湫汀洲孤雲細雨暮天寒角有羨人
兮山翠外誰共霜橋月坐想朋友春猿秋鶴竹屋
一燈棊未了問人間局面如何着風雨夜更商略
六州鐵鑄從頭錯笑歸來氷鑪堪繪雪螯堪嚼
莫遣孤舟橫浦溆也怕浪狂風惡且容把釣綸收
拂雲外空山知何似料清寒只與梅花約適老句
底須作
戊申生日
一笑君知否笑當年山陰道士行歌樵叟五十到
頭公老矣只可鷺朋鷗友便富貴何如杯酒好在

歸來蒼崖底想月明不負携筇手誰共酌剪霜韭
乾坤許大山河舊幾多人劒倚西風筆驚南斗
俛仰之間成陳迹古是予虛烏有湫煙草不堪回
首闌嶋築亭開野逕儘一筇兩屐山前後春且爲
催花柳
己酉生日用戊申韻時自康廬歸猶在道
也
天意然乎否待相携風煙五畝招邀迂叟屋上青
山花木野儘可兩朋三友笑老子只堪棊酒似甚
踈頑何爲者向人前不解高叉手寧學圃種菘韭
春猿秋鶴皆依舊怪吾今鬢已成絲膽還如斗

誰與廬山塵之去爾輦何留之有黯離緒暮江搔
首非我嗇鄙猶束帶適一歸更落淵明後君試問
長亭柳
西江月
以兩鶴壽老人
茅屋何堪翠袖芝田自有霓裳一雙雪舞碧雲鄉
富貴人家以上　竹外山童敲臼梅邊溪友傳觴
青霞道服石爐香便是壽星模樣
和鄭省倉韻因以爲壽
燕子催將初度梨花指定清明春風可是太多情
樂事良辰一併　絳老從頭甲子楚騷幾度庚寅

晴光不隔鳳凰城花底舉頭天近
又
蔬甲初肥雨潤茶鎗小摘春明野籬是處可詩情
打過下湖船併　捷報秋來旁午賢關早晩同寅
綠楊連騎帶春城不問南山遠近
一落索
九日
瘦得黄花能小一籬香香東籬雲冷正愁予猶幸
是西風火
葉下亭皐湫湫秋何爲者無錢持蟹對黄花又孤
負重陽也

漢宮春

壽王尉

雲澗之癯有詩盟未了鷗泛江湖一官直爲仙耳不受塵驅高情逸韻自蘭亭已後都無準擬畫剡舟夜雪與君相對成圖　半竹苔寒如此問誰歟來者鶴伴熏爐何如貯之天上風露冰壺江南春早想梅花不肯欺吾疑便是孤山之北水香月影林逋

探梅用瀟灑江梅韻

問訊何郎怎春風未到却月橫枝當年東閣詩興夫豈吾欺雲寒歲晚便相逢已負深期煩說與秋崖歸也留香更待何時　家住江南煙雨想疎花開遍野竹巴籬還憐水邊石上煞欠渠詩月臺雪璧肯相從捨我其誰應自笑生來孤峭此心却有天知

酹江月

夢雪

問天何事雪垂垂欲下又還晴却春到梅稍香逗也儘有心情行樂剡曲舟回灞橋詩在一笑人如昨此情分付暮天寒月殘角　誰道飛夢江南羣山如畫一一瓊瑤琢中有玉田三萬頃云是幻與仙鑿招我歸來和春醉去休跨揚州鶴萬花曾約

酒醒當有新作

八月十四小集鄭子重帥參先月樓是夕無月和朱希真插天翠柳詞韻

綠尊翠勺約秋風一醉小樓先月誰取寶奩奔帝所深瑣玉華宮闕老桂香寒疎桐雲重生怕金蛇掣那知天柱一峯别與天接　我欲飛珮重遊寘之衣袖照我襟懷雪玉斧難藏修月手待做明宵清絕天地無塵山河有影了不遺毫髮舉杯相屬與誰旋與天說

壽老父

幅巾雲麓笑人生寵等何時是足莫道年來無好處第一秫田新熟孫息乘鸞大兒薦鶚翁已恩袍綠笑撣戎幕儘教岳也碌碌　是則江南江北月明飛夢認得溪橋屋多火聽鄉閒日月不老柯山恭局唱箇曲兒與些酒子檢點茅簷竹問梅開未一枝初破寒玉

戊戌壽老父

且拚春醉問人間誰是十分如意道不好來人又道也有一分好處管甚長貧只消長健切莫眉頭聚儘教江路梅花依舊留住　兒輩雖不如人有何不可怎敢嫌遲暮但喜吾翁躍度轉換起煙霞深痼否極而亨剝餘而復長至迎初度龜圖叢畫

直從今日重數（是年六十四歲有未疾而生日適縱至也）

萬花園用朱行父韻呈制帥趙端明

花風初逗喜遊亭依舊春閒營柳煙草隋宮歌舞地誰遣萬紅圍繞結酒因緣裝春富貴也要經綸手坐蕭聲裏一江晴綠吹縐　是處羽箭如飛那知鶴府花壓欄干畫油幙文書談笑了餘事儘堪茶酒報答東風流連西日綠外沉吟久與春無負醉歸香滿襟袖

和君用

槎牙詩骨想生來無分史闈經幄呵護九閽多虎豹誰道去天一握奏賦兩都聞韶三月鴈遠書難託一寒如許擔簦莫倚高擢　空使蒲壑風煙半村雪月孤負梅花約瀏瀏愁子初度也山迥同雲壽幕鶴帳何如牛衣無恙叅隴占優渥不如歸去簷花深夜春酌

送吳丞入幕

祈山底處為二松千竹背題崖壁雪洒歎犀麈鴈驚爾輩何煩涉筆使者知乎民其勞止且莫閒耕織卮言金石喚回春意無極　雖則王謝人家一臞仙澤面作蒼煙色茶鼎筆床將雨屐吟到梅花消息賤子何為老仙如問莫道頭今白寒簑幾雙斫朱看點周易

水龍吟

和朱行甫帥機瑞香

當年睡裏聞香阿誰喚做花間瑞巾飄沉水籠薰古錦擁青綾被初日酣晴柔風逗暖十分情致掩窗綃待得香融酒醒儘消受這春思　從把萬紅排比想較伊更爭些子詩仙老手春風妙筆要題教似十里揚州三生杜牧可曾知此趁紫唇微綻芳心半透與騷人醉

和朱行父海棠

晝長庭院深深春柔一枕流霞醉朦鬆欲醒嬌羞還困錦屏圍翠豆蔻初肥櫻桃微綻玉欄同倚記華清浴起渭流波暖紅凝試無脂水　燕子來時天氣儘韶風與詩為地芳叢內歌露痕日識英英仙意莫恨無香最憐有韻天然情致待問春能幾五更猶是拚今宵睡

滿庭芳

擘蟹醉題

半殼含黃雙螯擘紫風流渾是蘆花江頭秋老誰了酒生涯玉質金相如許怎消受明月寒沙橙香也不閑左手除是付詩家　草泥行郭索橫戈曾怒張翰浮誇笑鱸魚雖好風味爭些醉鄉前鬆雪江湖夢不枉歸槎傳杯問余其負腹是腹負余

耶

喜遷鶯

和余義夫行邊聞捷

淮山秋曉問西風幾度鴈雲蛩草鐵色驄驕金花袍窄未覺塞垣寒早笳鼓聲中晴色一羽不飛邊報君莫道怎乾坤許大英雄能少　談笑鳴鏑處生縛胡雛烽火傳音耗漠漠寒沙荒荒殘照正恐不勞深討但喜歡迎馬首猶是中原遺老閑何事待歸來細話一尊傾倒

浣溪沙

趙閣學餉蝤蛑酒春螺

半殼含潮帶靨香雙螯噀雪迸臍黃蘆花洲渚夜來霜　短棹秋江清到底長頭春甕醉爲鄉風流不枉與詩嘗

壽潘宰

夜醉淵明把菊圖宿酲扶曉又冰壺秋香留得伴雙鳧　併日蒲浮金縈落明年初賜玉茱萸更書欲上有除書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三十六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三十七

方岳　巨山

詞

齊天樂

和楚客賦蘆

孤蓬夜傍低叢宿蕭蕭雨聲悲切一岸霜痕半江煙色愁到沙頭枯葉滄雲没澱黯西風吹老滿汀新雪天豈無情離騷點點送歸客　歸去來兮怎得儘鷺翹鷗倚乍寒時節秋晚山川夕陽浦溆贏得別腸千結濤翻浪疊那得似西來一笳橫絕搔肯江南鴈銜千里月

花心動

和楚客憶梅

雪帶邊寒湫愁予雪中誰抱奇節遜在揚州逋老孤山芳信頓成消歇江南茅屋今安在跡影瘦秪堪嘆息歸來未沙頭立盡暮天雲碧　自笑梁園賦客倚舊日鞍韉春風巾幘問訊橫枝暖熱新花無處訪尋詩闌幾年不見冰霜面知誰共批風支月歸來也鷗盟不妨再結

風流子

和楚客惟揚燈夕

小樓簾不捲花正鬧燈火競春宵想舊日何郎飛

金巨羅三生杜牧醉董嬌饒香塵路雲鬆鬌聳
月襯馬蹄驕彷彿神仙劉安雞犬分明富貴子晋
笙簫 入生行樂耳君不見迷樓春緑迢迢二十
四經行變舊月令橋但索笑梅花酒消新璽縱情
詩草筆捲春潮俯仰人間陳迹莫惜金貂

瑞鶴仙

壽丘提刑

歲十二月二十有九日實維綉衣使者
燠章公紱麟盛旦也岳敢拜手而言曰
月窮于紀星回于天盖三百有六旬有
六日於是焉極而歲功成矣惟天之運

循環無窮一氣推移不可限量其所極
而無極歟分歲而須被守歲而爆竹人
知其爲歲之極耳洪鈞轉而萬象春璉
壓新而三陽泰不知自吾極而始也始
而又極極而又始元功窮有窮已哉天
之生申於此時意或然也岳既不能測
識而又舊爲場屋士不能歌詞輙以時
文體按譜而腔之以致其意

一年寒盡也問秦沁梅放未也幽尋者誰也有何
郎佳約歲云除也南枝暖也正同雲商量雪也喜
東皇一轉洪鈞依舊春風中也 香也騷情誤就
晉味熏成這些情也玉堂深也莫道年華歸也是
循環三百六旬六日生意無窮已也但丁寧留取
微酸調商鼎也

壽宋倅七月二十三日

中元纔過郎正宇宙澄清一天寒碧涼颸動秋色
算佳辰恰是下弦當日天生俊傑富文才瑰奇挺
特看葱葱和氣薰城共慶武夷仙伯 難得釣鰲
連六虎榜登名新題淡墨從容蓮幕遊花縣無邀
陽縱風流別駕難淹紫部行對天顔咫尺更堪誇
萱草長春紅衣交列

㗑遍

問月

月亦老乎勸爾一盃聽說平生事吾問汝闢闢自
何時有乾坤更應有幾年幾許鴻荒邈哉遐已吾
今斷自唐虞起際帝曰放勲甲辰戕祚數至今宋
嘉熙凡三千五百二十年餘嗟雨僝風僽盈虧
老兎奔馳癡蟆吞吐定應衰矣 噫月豈無悲吾
觀人壽幾期願爛爛雙眸子明清無過嬰兒但纔
到中年昏然欲眊那堪老矣知何似試以此推之
吾言有理不能不自疑耳恐古時月與今時異恨
則恨今人不千歲但見今冰輪如洗阿誰曾自前
古看到隋唐世幾時明潔幾時昏暗畢竟少晴多

兩須臾月落夜何其曰先生寘之姑醉

用韻作月對和程中父國録

月曰不然君亦怎知天上從前事吾語汝月豈有弦特桼人間井覩乃瑜休浪許曆家紛紛而已誰云魄死生明起又明死魄生循環晦朔有老兔自熙熙妄相傳月遡日光餘嗟萬古誰知了無虧玉斧修成銀蟾犇去此言荒矣　噫世已堪悲聽君歌復解人頤桂魄何曾死寒光不減些兒但與日相望對如兩鏡山河大地無疑似待既望觀之水輪漸側轉斜緣一鈎耳論本來不與中秋異恐天問靈均未知此又底用咸池重洗乾坤一點英氣

寧老人間世飛上天來摩挲月去總信有晴無雨人生圓缺幾何其且排徊與君司醉

眼兒媚

泊松洲

鴈帶新霜幾多愁和月落滄洲桂花如許菊花如許怎不悲秋　江山倒合閑人管也白幾分頭去年曾此今年曾此煙雨孤舟

鵲橋仙

七夕送荷花

銀河無浪瓊樓不暑一點柔情如水肯捐蘭珮了渠愁儘閑却織纖機杼　波心沁雪鷗邊分兩剪得荷花能楚天公煞自解風流看得我如何銷汝

辛丑生日小盡月

今朝廿九明朝初一怎欠秋崖箇生日客中情緒老天知道這月不消三十　春盤縷翠春缸擬碧便泥做梅花消息雪邊試問是耶非笑今夕不知何夕

玉樓春

秋思

木犀過了詩憔悴只有黄花開又未秋風也不管人愁到處相尋吹短袂　露滴碧觴誰共醉腸斷向來携手地夜寒牋與月明看未必月明知此意

虞美人

見梅

鷗清眠碎晴溪月幾夢寒篆雪斷橋籬落帶人家枝北枝南初着兩三花　曾於春底横孤艇香似詩能冷娟娟立玉載歸壺溅溅愁子肯入楚騷無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三十七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三十八

方岳　巨山

詞

一剪梅

客中新雪

誰剪輕瓊做物華春遶天涯水遶天涯園林曉樹恁橫斜道是梅花不是梅花　宿鷺聯拳倚斷槎昨夜寒些今夜寒些孤舟蓑笠釣煙沙待不思家怎不思家

燭影搖紅

立春日東高內翰

輦路融晴宮雲逗曉青旂報梅邊香沁綵鞭寒初信花風到笑語誰家簾幕鏤冰絲紅紛綠鬧鬢橫玉燕釵頭瓊燐不能知摘　看見春來翻塵微漲催蘭櫂嬌黃拂格上柔條等得鶯眠覺引出千花萬草喜攙先榝盤竹爆問誰天上瑶帖初供玉堂歸傺

最高樓

壬寅生日

溪南北本自一漁舟煙雨幾盟鷗白魚不負鸕鷀杓青蓑不減鷫鸘裘怎無端貪射策覓封侯　既不似古人能識字又不似今人能識事空老去自宜休帝鄉五十六朝暮人間四十四春秋問何如茅一把橘千頭

壽黃守七月十六日

朝元了萬鶴放班回携月下天來初平家看青羊石滕王閣醉綠螺盃試鳴琴花蕩漾玉崔嵬　前十日鵲橋飛寶鞚後一月兎奩開玉鏡秋色淨夜徘徊申從五嶽三光出亥將二首六身排問何其飧沆瀣蕪蓬萊

和人投贈

秋崖底雲卧欲生苔無夢到公台有月鋤曉帶烏犍去與煙蓑夜釣白魚來問誰能供酒料辦詩材　君莫笑鬧壯恭得勢也莫笑浮湛魚得計貿次老雪崔嵬付老夫小小鸕鷀杓儘諸公袞袞鳳凰臺且容儂多種竹剩栽梅

行香子

癸夘生日

說與樵青緊閉柴門道先生檢校東屯阿戎安在未掃愁痕且免歌詞休載妓莫携樽　梅自生春雪立前村道此盃酒也須溫無窮身外付與乾坤誰共耕山鬧釣水飽窺園

江神子

牡丹

愬綃深隱護芳塵翠眉顰越精神幾雨幾晴做得
這些春切莫近前軒着語題品錯怕渠嗔　碧壺
誰貯玉瓢瓢醉香茵晚風頻吹得酒痕如洗一番
新只恨謫仙渾懶却辜負那倚欄人

發金陵

梅花吹夢過溪橋路迢迢雪初消似恁天寒詩瘦
想無聊聽得草堂人有語能幾日是生朝　亂雲
深處洗山瓢鬢蕭蕭酒紅潮回首六朝南北黯魂
銷縱使鍾山青眼在終不似侶漁樵

水調歌頭

慶平交七月十七

世不乏季子籍甚有休聲芝蘭挺秀庭砌磨度萬
間新胸次金天爽豁氣骨玉堂清徹才器更輪囷
勁節九秋幹和氣萬家春　過中元纔兩日是生
辰瓣香西上都向此夕頌殷勤自有陰功天佑合
享人間長壽不獨我知君從此見今日冊桂伴靈
椿

瑞鷓鴣

中元過後恰三朝因甚庭闈喜氣飄李謫若非當
此夕申生應是在今宵　滿斟緑醑歌檀口慢拍
紅牙舞柳腰富貴榮華誰得似祝公千歲樂逍遥

酹江月

壽松山主人七月十九日

楚天秋早過中元撚指蓂飛四莢怪得于門佳氣
滿恰值生申時節蓬矢當年椒盤今夕瑞木金熾
契主人情重酒紅潮上雙頰　且看戲綵鼎分冊
桂蘭玉同班列更喜萱庭南極老親授長生秘訣
養浩頤然後昌青紫天報公陰德年年盛會祝延
椿算千百

滿天芳

壽劉參議七月二十日

秋入西郊律調夷則韓堂風露清涼洞天昨夜響
動玉玎璫朱户銀鐶放鑰長庚夢應誕星郎垂弧
旦蓂飛五莢簪纓共稱觴　未施經濟手暫參推
府公論聲揚便好趁昌辰入輔吾皇況是中興啓
運正當宁夢想循良從茲去萬年佐主福壽總無
疆

壽通判七月二十二日

星昴呈祥山川鍾秀果然生此真賢精神瑩澈秋
水共長天況值西風初起中元七日涼生庭院爽
稱觴賀客車馬看駢闐　開筵稱壽處紅袖歌舞
脆管繁弦願公與椿松對閱天年縱使平分風月
不容暫吟醉苕川龍光近行看鳳詔促入秉鈞權

百字謠

壽丘郎七月二十四日

河南靈地信從生俊傑皆由天佑見說簪纓稱世襲復是青氊還舊學海淵源筆端鋒鏑未遂誰居右使臺暫贊直須黄閣環召　欣遇初度良辰中元節過九日方稱壽好看萊衣舞勸盃羨一門三秀名過河東迭居宰戟獲見常平胄祝君遐筭南山松栢長茂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三十八

乾隆丁酉四月抄
宋賓王鈔本校

雪磯叢稿五卷

（宋）樂雷發撰

清初鈔本

雪磯叢稾五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宋樂雷發撰。雷發字聲遠、寧遠人。累舉不第。寶祐元年、其門人姚勉登科、上疏請以讓雷發。理宗詔親試、對策八事、賜特科第一人。然竟不仕以終。居於雪磯、自號雪磯先生。因以名其詩稾。雷發人品頗高、而集中有謁易祓山齋詩、乃結契於蘇師旦之黨、殊不可解。然考祓與師旦奉迎同敗、在韓侂胄敗之前、而詩稱淳熙人物到嘉熙、見說山齋亦白髭、則在祓竄謫之後二十餘年。非有勢焰之可附。殆以祓究心經學、且前輩舊人、故略其瑕垢而交之歟、固不足以累雷發也。其詩舊列江湖集中、而風骨頗遒、調亦瀏亮。實無猥雜粗俚之弊、視江湖一派迥殊。如寄姚雪篷寄許介之送丁少卿讀繫年錄諸篇、尚有杜牧許渾遺意。即秋日村落絕句一路稻花誰是主、紅蜻蜓伴綠螳螂之類、雖涉纖仄、亦無俗韻也。

宋雪磯先生詩集序

雪磯先生宋理宗朝特科狀元春陵人也其後嗣詒來敎我序出其所著詩稿及所對策示予且屬爲序夫詩言之成章者也正其志之正氣之充學之粹然後發于言而成章雄渾和暢清新奇古可以傳之當時垂諸永久觀雪磯先生詩可見矣先生對策宋廷有曰求天下之士以文不若求天下之士以道曰秉正直之氣節則發忠鯁之言議曰詞賦不本乎理致日以雕鐫經義不求其指歸日以穿鑿此數言者其志之正氣之充學之粹豈不槩可見乎故其聲于詩雄渾而無萎薾之弊和暢而無率詠之失清新而出乎蕪陋奇古而脫乎凡鄙可謂能詩也已然其自序云予嗜雕鏤篆組溺志詞章既而悔之方將歛華近裡以進聖賢之學其敢以詩傳哉則先生涵養之純進修之篤過人也遠矣又豈徒徒駕高談騁浮詩者之比乎稿凡百五十餘首其在當時友人羅季海胡雪江朱嗣賢何堯卿輩爲刻梓世變既遠湮晦寖多第其後世奕秉簪纓故得以傳之不替也今詒再加編次故爲題首簡使觀者有所徵也先生諱雷發字聲遠雪磯其號云

時

正統丙寅五月既望

賜進士及第禮部尚書前翰林院修撰西川周洪謨

序

雷磯叢槀序

僕非能詩者而亦好作詩嘗遊諸老之門或謂可與言詩比歲渝江羅季海西湖胡雪江閶亦採而刊之舩傳錄失其甚則雜以他人之作以魚目而混驪珠僕得盜名之譏矣其可乎前歲歸自京師徒罹憂患益不復言詩也嘗得季柳抄書必欲爲之刻梓即嘗謝之徙而友人朱嗣賢何充卿指泉亦梓又有請爲辭之再四而請益堅余詩本無可傳而諸賢之眷念者如此僕不得辭矣切念嘗歲雖綴纂拉謝志詞章既而悔之方將穀僻逕理以進聖賢之學其敢以詩傳哉古今言詩莫尚于老杜嘗有詩曰文章一小技于道爲未尊僕果能詩猶犯老杜之戒況不能詩乎知道者當亮僕之心而有以赦之可也

時

寶祐丁巳翔樂雷發書

雷磯叢槀卷之一

宋寶祐癸丑特科狀元樂雷發　撰
後嗣教諭　樂　諤　編集
知縣　樂　武　校正

歌行

九疑紫霞洞歌

猗歟奇哉紫霞之洞真天開千變萬狀不可述恍疑幻出壺中之蓬萊湘瀟兩妹不敢到暖望蒼梧雲標緲爾來三千三百年斑龍空卧金光草我採枕女江華濱是爲三十六洞之外生右持綠玉杖左携紫金經長歌天上謠一呼開仙扃列炬照深竅懸身事幽討辟仙書我未鶖髮欲絕倒何俟撫我頂偉遠勸我看綠華贈我金條晚明期予我紅景毋借問此何地指言太虛天翠霞紫雲張空幄懸黎結綠盤瓔珞萬疊蒼苔晃石田誰呼青龍耕紫烟帝敕嗣墻未遍識擬開空藏袖雲笈差我水際波裏詢應是我壁劉神龍仙人仙人何多事驚世駭俗變靈異或跣跟之垂天雲或印趾泥流沙得或現姑射處子身披霞紅綬

藕絲裾或示普陀大士形或持簪揶垂定瓔或拂鏤
衣曾或結火齊珍或琢玄圃玉或布祇園金洞中之
深不知几百里但見縈紆屈折一里一洞水人言有
路通桂林東與砅尋日華君吾聞洞中大小洞天三
十六帝遣列真分治句工界官府應吏多定知此洞
今誰為倚歌奇我紫霞之洞其天開我工會稽探禹
穴復浮滄海登天台嚴谷豈無奇眎此何塵埃摩抄
崖石題悪句記我杖屨歆雲来黃浯翁元漫叟日力
一生空宇宙浯嵠陽華有何奇柱費萬事刻石實

烏烏歌

莫〻讀書莫讀書惠施五車今何如請君為我焚却
離騷賦我亦為君劈碎太極圖急来相就飲于河聽
我仰天呼烏〻深衣大帶講唐虞不如長纓繫单于
既豪猶曾賦子虛不如快鞭躍的盧君不見前年賊
兵破巴渝今年賊兵屠成都風塵澒洞兮豺虎塞道
殺人如麻兮流血成湖眉山書院斷哨馬浣花艸堂
巢妖狐何人𡚁中行何人傳可汗何人丸泥封函谷
何人三箭定天山大冠若箕子高叙柱頰轉誅回軻
兮夕講濂伊從君〻定印蒙〻九州博大兮君今何
之有金須砭作僕姑有鉄頭鉎作蒺藜我當贈君以
湛盧青萍之劍君當報我以太乙白鵲之旗好殺賊
奴取金印何用區〻章句為死諸葛兮能走仲達非
孔子兮孰却桓魋歌烏〻兮使我心不悟莫讀書
成書癡

寄雪蓬姚使君

贈君昆吾湛盧之空劍青雀黃龍之巨舫懸黎垂棘
之美玉都梁鬱轉之名香佳人佳人在何處渥足之洞
庭望八荒蕩車轔〻辟正緣砍往從之道阻長倚寶
劍兮莫黔暡巨舫兮沅湘玉以彰君子潔身之德香
以表騷人流芳之芳我所思兮隔秋水天吳翕忽蛟
螭翔佳人佳人塞誰与愛而不見心盡傷

胡料院出示東坡圖仍索理作

九壊卧龍呼不起乳臭鉄兵空満耳書生未識玉帳
經具抱此圖究終始姚家出東琢亂家小戎詩衛家
武剝抨突騎馬家偏廂是兒戲只今東陣無人識天
荊棘空瞭腥血捐人以鞍馬為家誰遇奔衛展奇策

豫章先生今孔明胸中森羅萬甲兵天衡地軸妙絶
識內陣外陣何礙橫千枝綠沉列炬席萬臂熏開張
白羽人言陸野雖用車公獨規模掩前古車攻圍車
攻詭八卦眉前曾進徹世人苦誇陳濤斜却向齊
門空數琶今朝朱精當川顛絶江以北瞻神州李劉
政要講車戰南渡勳業應可收汪水黄鉄山碎双輪
快展遺燕地詢論先王復古萬他時此筆猶能繼

壺中天歌贈侯明父

盡頭即可居容膝即可安連雲大廈千萬間何如壺
中宇宙寬壺中何所有筆牀茶灶葫蘆酒壺中何所
爲日送飛鳴揮園綠隱前視融老禮竹縣工九疑在
客詩壺中主人知爲誰訣參仙伯雷鶴姿左攬玄微
扶笑移杖柱弄河水石柏長房看鈍滄麟睛傾玉瓶
蓬萊山在何處勸君且石壺中住不曾上到金馬門
也應不識崑侖路採禹穴浮沅湘脚下塵土齎上霄
我到壺中如故鄉

謝揚孟溪縣丞惠以章墨

白首侯邑蜀江邊曾向君家傳太玄射熊草賦留殘
墨硯應當日還渠淂飄零蕭洒凡世孫醉詩膠漆春
玄雲物理往來元具測後世子雲還著辭君家所有
更贈君君還贈我何慇慇感君慇慇復三歎努力西
隱磨鉄硯太玄難深吾不爲顚寫識齋苟傳採玄機

佳人兩章寄許東溪

衡之山鬱蒼蒼我有佳人在山之陽木難爲佩兮雲
錦爲裳愛而不見兮我心憂傷安淂爲鵾鵬凌風置
君傍衡之山鬱蒼蒼衡之江清且漪我有佳人在江
之湄滄茵藹兮多鰓江蘺破佳侵之兮我馬虺隤安
淂爲琴高控波与君隨衡之江清且漪

古體

登濂溪太極樓

岑樓跨層崖灌木翳類冶曠哉宇宙心況茲展遐眺
前哲日以遠川嶽被文藻旁甸鍾奎秀在諸雜鳧鳥
亭亭治中蓮冉冉庭下艸和寂參太極樞化領衆妙
格傳神理平力桑聖道杳杳考亭翁反心會天奧
萬理聚良言一識貫元達爲哉登樓人畢景盡此道
深根復深根萬行以爲寶

送程營通官瑞赴關
高旻振奧翮蒼鴈鳴芳洲碩域錢茂宰柳畫羅漆毋
茂宰蘊渊道厥源泝伊流宇吡振仁策範俗惇聖猷
秉心灼理要政簡吏從同芳風被儒肆恵術海農時
魯封有馴翟張廷無訟牛慨森戒祖雨離裘拼绸繆
贈我茂叔運机君子衷虔雪燦鳳躍神圖瞎麟遊
世道日以陽民痍誰克療厲志抗遐業吹禹溥九州
撥余忝皇鑒敦文勉征務行丶重行丶秉庚無駐毋
次韻李監丞目多閔曲
種稑畢砍稿蕨蒸秋向棠哲匪軫民瘵慨此夜观明
蒼收丶揪欽祀遺何從横仰霄瞭蜻曜聆怪佇鶴鳴
彼美玩華光芳譁酌蘭生崇榭欹窈寵秀肩羅輪軒
函庠執不敵先生念匪輕同胞丶担灯對酒何悲向臨
喜限嬌智同哉感陰晴淪丶山雲起泉丶林隴鶴企
彼天飄閶拜此農祥聲崇情發翰墨賞心謝舞醼溥
澤乃風念穹爵望所營崇賤有吳手感孫反巖耕
次韻李監丞城西紀遊
呼彝閒寥闃詠濂漆塵躅駕言城西遊慨彼往哲遺

儀鳳不可呼駕鶩活清瀟樓戒光風存恵君吹涼颸
蒼梧隴雲愁廬州太彫堂無人希周宗有文規姚佑
運末學阻俗薄神理銷沿流浮伊洛泝源窺羲尹執
中興太極禹古瞎兆杓察微篤強力賢聖諫匪遠舜
官野淮水濂甃樓叢多観乎紀遊作悟彼進學蔡蘭
危娱才彦堂謂磊硯浣浮澄清賞懐理勝英藻翹撥
乎果柯爲農野勤耕穡景廻味見道昌泰德化昭
次韻李監丞同劉玉澗游七泉
世変如流水爾哲嗟逝川良牧隆化本訪古漫叟泉
念茲名泉意感彼末俗偏渊實奥歎訂杖鑊聊回旋
不識漫叟心曷誦漫叟扁刚念矜蒼祇溥澤同一天
蟻聚與黑既命義當示堅固邦乃敬德毋以已欲專
奪士五馬尊窮壽戒自鎬路流歎浣風傳言碩酒舩
漫泉雖吾志陳泉存舊律漶漶涛汸洹銘石昭禹年
無感發人黙指獻墨甑識目示云久古迹埋塵烟
泉根石已泐泉工樹砍仙森戰呵虎士誰能聴潺湲
理義著古今貴賤俱鳧忤令公七泉游陵谷尚未遷
励俗振古道森誦思圍刊庚同襟期賡唱揮彩椽漫

吏或有知騎鯨躍層淵彼哉賊君父圖曲工求椎屬
民思屠斲巧宦勤攀緣安得潄七泉布作化雨宣

送桐齋李監丞起湖南提舉

吏道久已衰使選匪易焉竭地何綦々鴻雁何累々
持節豈不多曠職負所拯痌懷紫陽翁昔使東浙涸
陳臬糾官邪揚仁蘇民瘝茲適有先後哲儒昭令規
桐齋宅清牧邦懋灼帝知屬廉肅家察友撫驛卿者
所學蘊淵邃寬嚴推理宜森總全楚境歌此皇華詩
往寬民言邀壞廣吏蠹滋刖俗職所重簡條乃政基
視聽貴遠周細微在可遺攬轡戒前路豈為好爵縻
揆予忝吳盼懷德念別離別離果何念康濟乃所期
懸弧遠大業聲此曾庚時勗哉振英永慰我湘民思

秋夜感懷

湛露沾渥幂華月流高旻唫嘯嘉此夜撫化悲肅辰
辰何所悲逝子多吾年道拔壯力辦業遂昌志湮玄鬢
日以變豈景將遂淪堪與一大宅義娥為旅人并木立
榮落蛩蟀何唫呻氣隨雅毫變理勝衄毒均反性樂天
爵嘲化蓀遁真撫寒慨往哲勇歎懟難親

雪磯叢稾卷之二

宋寶祐癸丑特科狀元樂雷發 撰
後嗣教諭 樂 韶 編集
知縣 樂 武 校正

律詩

寄雪蓬姚史君

湘韓六々寄相思蹤柳新蟬想別時今夜各隨三楚
雁秋風又老一年詩梅花且補離騷闕憲故應為史
筆知有竹疑峰新製第待衡霜見訪桓伊（史君時寓衡陽）

謁山齋先生番尚書

淳熙人物到嘉熙聽說山齋亦白髭文字盡傳融水
後精神如戰辟雍時靈椿終不爭朝菌蓍草惟堪養
壽龜細嚼梅花看穩義只應姑老是相知

送桂師鍾尚書赴召

老依黃蘇撚吟髭又折梅花話別思五嶺不遮鸞鳳
語四方供誦驛騎詩人才真覷凋零後國事江淮倥
偬時賴有老臣經濟在欣呼桂嶺鐵翁師

原缺

題鍾尚書北征詩稿

腐儒桐帽絕冠倶有系寄言兒輩莫揶揄

寄棲居朱澧

往返江心古寺邊幅巾應作浙僧閒官銜自管金陵
觀冠業多依雁蕩山出處安留青史有功名且逐白
雲還殷勤爲祝棲居日好照横每激碧灣

呈姚雪蓬使君

祝融應自勝岣嶁峒且讀通書辨聖功事可語人廿
史謗詩能名世不嫌窮春邊捄藥攻湘正月下調弦
迂楚鴻賴有行人碑尚在棠陰依旧戀東風

雪蓬兒示送趙東巖赴郡詩

皇華敘徽酒杯批濟畔驛翁送范滂琴帶衡雲弦索
闖馬滄湘雁樹綠香山中鍾豹隨吟旆郡内豺狼入
按車郊發詩寒吟骨聳愁看鋤鳴扶風霜

書蕭千岩集

向來陽陸共崢嶸吟到停雲逸韓精古似洞庭張雅
樂廢如即墨缺殘兵簡陳終不肥方到茶苗何堪病
毋耕細讀殘編撥句有未應造物忌詩名

滕王閣下賦

越翻詹綎亂相撲風飽千飄帶雨闌閣工鳴鸞今已
往江頭飛鶩只堪衰柳汀蘋滿河縣殘桃塢花殘石
首未應接溪山吾不暇自憐白髮老詩材

宿金雞

灘夷崖翁是費吾江流低、對秋吟天蝦撲火吮擔
晚水狗捎魚爲鳴涤千里庭闌雲滿眼十年湖海鴈
鶚心今宵客枕情如水待讀西山夜氣箴

寄詩余之

惹得詩名隔九州酒徒茶伴半公侯雖然廿隱魚韓
屋樂府多傳鶺鴒樓醉墨几案藏蒼往霧荷三茲鑊
溪每中原應有接蘭園宝鎖吴鈎到白頭

聞邊報寄姚雪蓬

淮烽寄媿照邊隅白髮憂時我腐儒楚客汀洲寥杜
若齋王沮澤索芘莉就吟自愛南游好久請書謀百
事無擬對祝融捫蟊話何時重將使君顰

寄戴石屏

曾到元郎吟處塗雪邊烟艇久相尋鳳鳴通國宝詩
句鴈到衡峰只信音拾橡祠邊寒聽雨採蘭院裡夜

予衾塞驢倚逐黄花釣鵝當敵烟共孤参時石屏訪雪蓮于衡
陽

戊戌冬僕客桂林雪中趙叔愚司理書張思業
建貴爲挽司爲寄今冬對雪感而有作

翔風桂水浸瓊沙曾共驂鸞理釣槎對酒人吟瑤木
景論詩還憶歎冬花飢能驅我飛猶謦老不饑人瑰
影筆擬喚扇每尋制吏扇梅濤蜀各天涯

寄仙巣先生鍾尚書

吹香亭上送飛鴻且把行藏寄蜀桐老境只須尋遠
志世途還要避沙虫公于天地初何憾通在丘園固
未窮曾是轅門投卷客應憐聽雪卧蓬蒿

寄蕭大山兄弟

梅花好處共心期曾擲天花寄夢思兄弟自爲千古
討江湖方詩二蕭詩會泉定喜逢康吏倭國何應拜老
師蕭翁士事勝擬尋君攀桂樹路逢難宵借驢騎蕭君見予有梅
花生補雕驂騀之句爲之擊節雅未
相識裴書二十首爲寄故前句及之

送丁少卿自桂師移鎮西蜀

一

瓊海收兵玉帳閑又移齋艦泝涪三峽形勢全境
蜀四路封疆半是山甦將舊關侵劍閣漢兵今欲叁
函關時全有三來之役細傾瑤露論西事想在元戎指畫間

營家洲

竹塢松灣通履痕斷碑無首野苔昏江山應識前賢
事聚柳今存幾世孫島霧海霞留古意春猿秋鶴吟
驕現何人會得登臨意閑嚼梅花伴酒樽

慈氏閣

嵕嶸梵閣碧銀潢且對晴衣問馬王落日斷霞連楚
粤缺鍾懷舊雜梁唐吳豪已往雄圖歇棟宇猶存古
意見聞悵名石湖題柱在依稀壬句獨凄凉

離山寺宋永初中有僧西蜀誦法華經于此白
猿聽之而化至唐黃梅五祖弟子壽登告祖乞
逍禮五祖應以遇離即止後至此開山本朝王
初寮有西題

蘚碑羅石擁崖扃獨倚筇枝問大乘白猿吾無千歲
種青山空識六朝僧詩傳北岳刊新帖禪接西淮冷
舊燈擬鑿冰泓浣凍硯禊亭閒借法華謄

擬游長沙至零陵忽動歸興

擬尋禹柏過長沙且泊愚溪問酒家歲畢可能飛石
燕秋高還看落天蝦乾坤渺渺催霜鬢歧路悠悠又蒯
花惆悵單黃騏驥病歸心依舊遶烟霞

袁家渴泊舟

往事誰能問水濱停橈猶是薄西曛想漁空自存袁
姓竟屬何應識柳文翁擬予燈歸客艇嶺雲拖雨接
溪雲楔楔蘭芷今何在空使行人訊舊聞

小憩袁家窯竹店買酒

江遶衡門接旅津鮭魚風歇水粼粼湘醽三盞洗吟
思滿碧千竿對老自題壁未能行客醉無琴不用主
人貧陽江誰擇高名應滿載鸕鷀投鵁鶄

餞雪壑唐使君赴邕州

恩勞竹畔擁雙旌回首江離隔楚汀曾向兩賢參學
問且叡遠俗識儀刑安南兵息塞烽冷羅殿馬來貢
草青樓望鈴齋何處是遥瞻朱雀認詩星

歸侍

石田茅屋野苦春喜對庭闈話子平客路本無如意
事廉卿難有如回自且尋農末耕湘雨持看天戈洗
難塵門外黃旗遶觸悉可堪杯酒各傷神

寄吳武遠

蘇公堤畔繫吟驢知在吾楊第幾株學校文章如畫
餅朝廷官爵似呼盧春吟應笑梅花在時事曾言楷
幣無惆悵湘潭分袂處今看細雨長蘼蕪

送史主簿之鄂就辟

囊中秋卷過唐賢門外侯芭問太玄才大豈堪栖枳
棘官清應只友蘭荃湘行又泛君山月淮績曾銜赤
壁煙擬借從君新句看試尋黃帽寄孫[illegible]

又

官遊投老在三邊且駐吟鞭贈馬鞭壯士若無擅單
志時軍還用撒花錢難兵猶未回遮鴨蜀耗何應問
杜鵑今日送君無別話看隨邵穀洗猿烟

送邱承坡試湖南漕舉

挽花匝路從湘行閒賦唐詩舊理聲有志尚曾言國
事論心何止在科名畢方夜蝠抗都火大角秋纏蜀
道兵吳作舊儒場屋話琅玕滿腹正須呈

送李公治赴臨武

粡梅滿蜀西閑情歲晚江湖載酒行客路欲依巖棲
子庫郷已老少游兄毛盡且話田家事肉食誰通飥
漢名惆悵韓張亭畔路雪鞭風帽又東征

贈江華熊佰巖

堂豈吾挪倖吟峨黃陵仙翁賚未譜對客不矜名第
貴論心惟在簡編多江頭新鯉香蔗膳境肉鷄桑冷
夜裏湘國詩盟今寂寞裏顏枕喜識陸何謂陸錐何退也

江華送熊清叉遊廣州時予有衡陽之役

邇迴陽華且河壺海鶴衡鴈各征途閲身供被飽寒
役老境送者離別無卿夢定應思款段客吟何用說
娥嵋雪徑仙叟參玄訣好訪安期抹潤淸

喜李景覩說熊巖佰録尉招

長歎白石草廬深今已園林說賞音溫飽不爲兒輩
計行藏端見古人心鯉魚堂上春開悵鴻鴈灘前夜
對衾擬掛奚囊梅下聽誦仙應共隱仙吟

送友人之辰州覲省

路喬巢畔瘴雲伍山徑如掃去馬蹤正明自吟皇樹
領庚徽帷誦白華詩春風抹藥桃花國落日尋碑慕

六祠覓滸母砂館寄否溪亭送客羹毛裏

雪磯畫稾卷之三

宗寶初癸丑特科狀元梁雷發　撰

後嗣敎諭　梁　韶　編集

知縣　梁　武　校正

律詩

謁李梅亭

力拔鯨牙氣貫虹玉堂歸只守文窮世無真魏扶吾
道人以乾淳望此翁大地精靈筆下國家命脉寄山
中擂祀龕知崇仁路正擬登門聽擊蒙

代送徐侍郎赴召

大厦誰堪任棟梁試留癡鈍問行藏朝廷議論如春
雨吳蜀人材似夕陽三斷何曾投梃劍吾寒今望趙
膏肓擬有硐業磨崕在却對語溪話別觴

聽友人談蜀道事

石棧天梯蕩戰塵誰驅哨馬滿哦哦盡看鳥犬為君
子元次山世化蒿誰問沙蟲化小人雖智皇應強孔求蜀材
正自大吳磋細吟猛吊長䏂句空對西風泪滿巾

送廣州劉叔語倅欽州兼守事

天涯亭畔擁旌屏毋爲黄粱滿去程晃蓋却迎新別
駕碧幢應憶老先生象歸印向歸争國鞍氣撥潮撼
海城曾是御賢分守處試尋醉石共題名余請韶州人曾守欽

達焦李可

暮雲春樹飽相思今共秋風降白髭比關未知鷃鴒
賦南州空謁鷓鴣詩旗亭尚書兒能欽客路誰知荊
樹碩賴有湘賢生計在且吟九辞擲江離

送李煥云赴茶城主簿

茶城山水接三湘應覺他鄉似故鄉官况不妨接枳
棘客程還見食檳榔寒暄未定宜加愛事業無窮要
自強千古忠魂如可問試吟離井激吟觴

寄季伯輝

石樓峰下寄吟身靜捲朵柱琢楚珍蘇卓青莎招隱
士暮雲春樹憶詩人門無車馬多嫌僻家有圖書不
似貧擬借大鵬揩老眼何時搏浪得相親

舜祠送桂林友人

堯山才首舜山逢呼酒旗亭兩鬢蓬客思且須論契
闊詩交應不計窮通兒曾留貴秋煙外前輩風流露

棠中明日吟船又何處淒江衣冷荻秋風

送董炎震歸攸縣

千裏溪頭話別情君行我住兩伶俜山中有酒招元亮石工無末養百齡猿尾塵位君溪〻龍鬚菜長水冷〻（攸縣有龍鬚菜）故鄉語燕應堪聽莫取爲舟過洞庭

贈衡山祝霖

家住衡山君塢深軒轅道士是知音家尊好酒聊同醉石　詩難莫恨吟兩外楚隨寒食路花邊格磔故鄉心却懷世上揚雄少腸斷樓臺何處尋

送駱起謂襄帥廣西塞

知君無地種江蘺看了衡山看九疑客路不堪逢話別侯門何處可題詩吟青羅帶行難峭唱白銅鞮過習池呼酒試澆征馬芝璃瑩油幕有相知

題祿韋宗德父游湘詩卷

醉呼仙吏共浮湘攜載風烟滿錦囊名是湘雲山兩起詩連沅芷澧蘭香好吟秋月招元結莫賦春雲惱楚襄吳巨老以今寂寞行人還醉識珩璜（德父到春陵即有詩）

丙曾保健

常寧道中懷許季之

兩過池塘路未乾人家桑柘帶春寒野巫豎石爲神像稚子擡泥作藥丸柳下兩姝爭餉路花邊一犬吠征鞍行吟不得東溪聽借硯却廬自寫看

題許季之誓文堂

端平丙申桂林伯尚書鍾公以遺逸薦東溪先生許侯于朝越明年得旨補初品官衡州戶掾其詩詞于始則有風有誓處且賙文髯之襄于終則有其以行義教于鄉里之勉州里人士莫不榮之又明年許侯乃于東溪之濱敞堂五間以爲講道著書之地仍摘天語誓文二字以張其名歟工賜也堂成山齋先生爲之記者詳矣當世之名卿大夫又爲之賦詠者衆矣顧侯晚生小子何足之言詩辱徵埋作不敢固以陋辭敬書二首以記盛事併欽

聖天子始招褒勉之意庶得附姓名于不朽云

曾佐元戎洗瘴林此翁何止捏詩聲久辭縣驛尋叢

歃誰引鳴騶聒耦耕摩礼正羅温處士浮名還訝趾
先生衛鼻耶識綠倫叓尚擬升堂結社盟

又

姜夔劉過竟何為空向江湖老布衣造物忌名疑古
有詩人得往似君稀聖朝自要求麥木吾道何應暎
厳羲晚節黄花須愛霞且教湘士擇芳菲

濂溪書院弔曹景建

太極樓頭霽月寒断弦綠綺不堪彈窓前自長濂溪
艸澤畔還枯正則蘭香野馳魂惟我弔烏臺詩案情
誰刊傷心空有金陵集嗇　江湖酒渡者

許介之以丞相周益公所為書古府四篇見寄
歆題其後

羝工珊瑚閣木雞曹款黄閣却吟穀賞音今有平園
否得句堪尋屿嶁刊鷄鵠夜棲金屋冷的盧秋戟玉
閔寒春風歸鴈那知已寄与深宮絶塞者

讀繫年錄紹興八年以後事

妻歆金鐔滿去輈使者當西澗退隊諸賢自抗排雲
議事相方深擐目謀湘國下聞悲鵲烏秣陵遠唱聽

待鴆九原墓老今知否摻青青梅恨未休

橾櫚吳大帝廟

赤壁儒須事已虚且依橾櫚醉芳壺九原尚擬吞銅
雀千載今惟記赤烏湘浦有人脩舊祀荊州無地展
雄圖定知祈禦英靈在閑對祠前洗湛盧

昭陵渡馬伏波廟

功名要結後人知馬革何妨死裹屍漢帝可能疑薏
苡湘民却解恭江羅祇錢擯亂巫子昨移壁間班客
寫詩墮水詰式舊無處問灘頭斜照曉鷓鴣

訪青太山父子

仙桂吳椿各典刑飄、姜韻徹天兼家傳八葉盐梅
裡詩接三蘇父子名四海盡將看縣譜一堂那許與
文盟塵埃不敢相親炙且汲渝溪濯客纓

謁張兵部時守臨江新除湖南倉

東皇太一待新詩共喜新崔泝楚涯父老盡將看鸞
鶴使日應不問推程江貌芳杜催行色境內甘棠有
去思細詩語書搔短髮辮香那識帝王師

蘋塋中先陞新塗過新喻訪之不遇賦詩為寄

玉笥山前水拍空知君何處紫吟蓬歌輕奇士題凡
鳥護有憂心詠阜喬沅芷澧蘭猶可寄江雲渭樹吾
難同門前艸木皆詩料倚賀當崦晚風
送黃太山赴新興令
翡翠芙蓉去路晁許渾詩裡認封疆昔聞古佛傳宗
印今得吟仙館縣章魚婢蟹奴供俎豆馬人龍户雜
耕桑浅翁應解知心事試汲寒泉荐瓣香
訪蜀花山人沈莊可
彫畫珊瑚畫棟珠只餐秋菊養詩腥承嘉同社聲名
在乾道遺民行輩孤哉恨朱門無食客君言青史有
窮儒飢寒正用昌吾道且對鈐圓共拙貧
懷二首
未曾相見已相知楚粤江山根夢詩每恨乾坤催我
老郡于湖海識君遲机雲才藻今無几曾覿襟期說
向誰歷、亂山斷處馬碧雲日暮正相思
疎拙
趙魏疎慵事皆非疎拙唯甘与世違客路鶯花愁裡
看故山烟雨夢中歸來藏有稿淮南靜移業無誅術

右飢劬、乾坤須俊傑湘翁祇合製荷衣
陳東甫酒間舉作歸心只有杜鵑知之句猶太
戍為用為續之
歸心只有杜鵑知且倚裴亭共擬羇客路秋風吹杜
若故園春雨老李袁陳君撫州人家貧未辦闕居賦世濁
空吟感宵詩邂逅江湖還別去呼花橋燕雨堪悲
贈别陳東甫王尚書鏜公
洞庭躍之共題詩今聽驪駒話別離注玉可能悲下
子貢金只合鑄鍾期荷盤前綠滴棲鷺、頂子孫補
挂羅斗酒晁肩聊句壯古來騷客例飢寒
登潭州懷雪蓬姚史君
賈井裴亭遍短節紅塵歸騎又匆、哉尋桂樹吟振
招隱君對蓮花誦易遍今日江山勞别夢他年灯火瑟
新功濂溪叙念初平老恨聽連床話未終
下攝市
吟到湘潭一葉貢貫胡蹤跡正悲凉抱琴沽酒吳鄉
客打鼓發虹何郡即楚女越商相雜沓誰盤渺稽首
張帚塵埃市井無人識誰是江頭望八兄

雲峰寺

擬尋岣嶁青蟠蜿且解青鞋躡雨溪弔古猶疑九杖
柏談禪且問一星燈佛孤崖樹供僧爨猿摸扃碑認
客題應接溪山無好句滿林寒霧亂蟬嘶

到衡岳呈茅山長

聞依禹柏聚仙聽猿鳥應猶怪賤蹤正擬開雲訪韓
愈可能避雨識茅容朱陵洞裡秋呼鶴紫蓋峰前曉
聽鐘欲踏青霞尋勝趣修游應許借吟筇

許尒之館候于東溪發時別

洗耳泉頭𪗋曉凉西風衣袂水花香酒邊豪氣橫荊
楚灯下清談雜晉唐天地無窮真傑山林偏有好
文章試拈茹草同君舞後夜閒瑀月滿床

下第歸後李伯輝李景魏寮近詩

吟通吳頭楚尾春多慚才客聞征塵振衣天日尋黃
獨濯足湘江詠白蘋宋玉已慚稱進士陳三何用作
詩人錦囊元屬君家有不買漁經理釣綸

題李湛溪詩集後

楚砧賦蜀艷清遊金節銀花照九州詩句多如姚步
監行程還似杜參謀黃陵夜誦虞妃注白帝春吟杜
宇愁擬問湛溪何處是夢隨煙雨異漁舟

贈李伯輝家譜詩

盧兒時節後唐朝李卻家緣華更存者況後古今譜

雪磯叢稿卷之四

宋寶祐癸丑特科狀元樂雷發 撰

後嗣教諭 樂 韶 編集

知縣 樂 武 校正

七言絕句

詠史六首

高祖

遊騅走鹿各消磨叙外功臣剗戟多四皓兩生元不聽故鄉枉費大風歌

陳勝吳廣

假號僭名只可憐枉抛錢鎛與戈鋋隴頭燕雀應相笑鴻鵠元來是項燕

韓信

愁看鍾室劈良弓何不當時從蒯通今日真王成底事只應娥媚是英雄

東方朔

蜥蜴盂邊醉滑稽且分社肉飽娥眉劉郎敍舊秋風冷那聽君言換殿帷

司馬相如

狗監無端存薄情鷫裘犢鼻帝鄉壚當時縱有文君恨不識長門買賦人

班固

請室冤魂呼不聞神丘隆碣設遺文平生詞藻雖知己腐鼠猶雖卻誤君

汴堤柳

萬縷春風牽汴堤錦颿何處柳空垂流鶯應有兒孫在問著隋朝總不知

讀李群玉集

光順門前紫馬吟弘文館裡翠雲春卻憐白首河西尉枉作遼來獻賦人

又

梢玦江頭長釣舟蘭花杜若滿芳州如何才子無騷思只詠薔薇與石榴

與侯古叔讀橫渠正蒙書

惆悵杏林與睟盤雲橫太白夢魂寒半生驕吝如蝸縮自把西銘反復看

誰擬驪山起老師竹林燈火共心期年來後學輕前
輩肯徵皋比罷講時

題楊徒行湘詩卷楊即識齋

仙雲寒鎖碧瑤天突兀吟壇北斗邊試問鳳凰誰得
髓竹林聽雪對床眠

又

呼雲吹玉扉祠邊醉嚼瓊糜漱石泉舊續離騷今忌
卻扶拔秋奉哭蘭荃

次韻熊雲溪秋夜見寄

吟落秋聲燭灺紅想彈九辯入絲桐丞衡豈不如叅
最誰繼盡風補楚風

無題

大裘褒衣走浙淮何人不識鶴山來只今心印誰傳
得自指通書撥裂灰

撫州偶題

金柅亭邊柳拂城春風繫馬酒家吟塵埃滿面無人
識卻得黃鶴作賞音

萍鄉病渴

犬子無從典鷫鸘卻忽渴望瀟湘楚王萍實甜如
蜜不許詩人取次嘗

甲午社日客桂林

危酒豚蹄客裡歡石尤風緊桌衣下東陽病骨如鷄
鵠氣怯南州社日寒

桂林歲晚懷趙尚書

塵滿湘翁薜荔衣江湖歲鬢晚成絲桂州楊王奈何
處雪片梅花杜費詩

醉中偶成

醉敵茶甌晴秋煙君欠高陽買酒錢擬入亂山滄柏
葉石床閑對磨香眠

送友人游昭州呈陳謙之僉判

閬仙去補荔支譜梅君歸呈飛鶯秋惟有底設共君
在馬蹄何君又昭州

又

通卿牽損裘龍衣請墮天涯詠楚離莫放蹇驢游別
處拾青閣下有殘碑

又

鴟運堂前話別愁泊牆三度楚江秋迹懷吴句元龍
通問舍求田是韓頭

夏日偶書

螺蠹蝕出入破題枕書一榻竹方床家童偶見卓頭
字誤認雖然是藥方

秋日行邮路

兒童藉落帶斜陽豆莢薑芽社内香一路稻花誰是
主杠蜻蜓伴綠螳螂

新塗偶成

飛飛綠鳳掛梅梢猶記來時雪擁袍今日歸舟新塗
路頭雅子賣櫻桃

贈吴季詩

燕子樓頭一曲春曾騎駿馬擲黃金如今世事浸頭
雪破屋孤燈忍凍吟

演教寺弔樓居朱溍

羅帶江頭跪繡衣人歸香阜謝家池祇今玉樹埋何
處惆悵僧房認得詩

又

穿塚難將地下知逢人多說項斯詩今朝痛洒西川
淚萬里梅花欲放時

延真道院

瀉流翠竹挂仙扃窮叟丹丸拱工真擬紀主翁今坐
梢閣聽秋雨守庚申

訪趙愚齋不遇謁者云入暮抵晚方歸因成

絕寄奉

雪片梅花滿硯池芙蓉暮裡客歸遲今朝辟了公家
事值聽棘門報百時（愚齋書有詩云無曾度日真堪悯又聽棘門報百時）

史主簿以投卷習業見示敢題其後併寄張宗
瑞

妻愛冕塚白頭深鬱鬱鷲無声語綠沉擬向鄱陽尋浪
杜只指張愛聽君吟

又

吟了南樓到庾樓塞雲邊月困羅裘只今南北無詩
禁曾有新偈過難不

街士醴陵丁至學將之春陵有贈

有畫槐花買卜人、震尊且認旧碑文只今世上無清
惠却恐元郎醉　君
又
淥水池邊舊釣磯何時歸去濯征衣千年城郭應無
恙祗怕風塵老令威
　送歐陽平仲赴鬱林教官
峡把詩書洗瘴茆煙題墨畫同胞天涯那得隨衿
佩試借叔堂語義抄
又
古来啚婦比忠臣怊悵明珠一寄塵千古綱常君記
取題詩燭閒墜樓人
　卻和王光章韵
征袖無人補舊錦蕭條客枕楚辞邊撥殘石炭西牕
冷却憶山家榾柮烟
　題司法詩集自題送通直取工部所昭元隱居
　詩中語也
　通書二絶
和通陶翁飲酒詩醉籠天地入鴻夷細看宜齋成何

物宜帯美處過九疑
又
洗花驄佰古難　世上寧無元隱居讀罷君詩三歎
息斷経缘得定何如
　聽廬山胡道士彈離騷
廬山道士蓟渾仙前世滄浪種楚荃莫道離騷遺響
絶振釣寡弭尚能傳
又
予湘翔解舂江蘺忠憤泠ヽ寫七絃愁絶九疑山下
聽重華應許就陳詞
　題王光章竹香亭
滿池蜀錦照深衣冬日憑欄誦楚詞要識此花香絶
處露凉風細雨晴時
又
對花味道興何長好學顏家到坐忘莫與紅塵兒輩
道心清正自得真香
又
秋園荷屋傍濂溪苦愛蓮花入夢思今日題詩還有

笑江湖塵玉髮成絲

題昭州田廷亮書樓後

攢挪口裡吐參苓折摇無門九佛深家在道御亭畔

任從應千古有知音

又

少海無波鶴禁虚消翔閉口養重蛛白袍烏帽和寧

孙邵有山人請建儲

次韵慰雲漾秋夜見寄

吽激蒼梧望八荒暮雲秋客各凄涼此情未許傳人

會慈絶中度月一方

雪磯叢稿卷之五

宋寶祐癸丑特科狀元樂雷發 撰

後嗣教諭 樂 韶 編集

知縣 樂 武 校正

五言律詩

訪伯文幽居

對坐如禪舍關燒石乳香書看新講義藥閒未傳方

僕詩梅花裡禮經竹葉傳題詩吾皇敬跪户牛吟夷

桂林懷李葉耜

陽華方壘雲無計得相尋所學皆時好何人知爾心

粉城百粤遠雪嶠一翁吟已是懷人極天寒祭水深

桂林送人之連州招捕海寇

瑩家洲畔路別爾吾叙叙說戰令人喜賦吟与我同旌

旗楓鬼面安擇虚歸風想到嶂峯頂題詩更記功

與李蓋俞知縣登七星山予石道士

疊嶂蟲空青眺哥共一尋苔鼠砚意古君吾道情深

有洪揚蒼壁無才詠王督吟仙何處去我輩後登臨

次韵史主傳雨夜見寄

水長詩由溪春寒入竹扉几入聽夜雨唯裁法單衣
樹掉青燈耿籬根白菊肥明朝有此事擬枕問漁磯

道中逢老儒由蜀出

雨灾魚應好曾經問釣磯干戈今未定城郭是耶非
詩社尋黃髮侯門薄布衣乾坤射虎滿見爾一歔欷

時事

時事如顛屋誰堪任棟梁國貧僧牒賤邊病檄書忙
有予憂宗社無才出舉場未應王謝輩揮淚送斜陽

過户

粗帖名猶在何人納稅錢嶢侵無主墓地占沒官田
邊國干戈滿豐州瘴癘偏不知携老稚何處託豐年

登江爭寒亭

到此腳跟健千峯過不看草深碑字淺日薄樹陰寒
石罅果蜂乳籬根墮鳥殘愛吟還畏嶮不敢倚闌干

訪表叔李竹齋

門庭接豆根吟避市塵喧要詩無欵應知學有源
雲山拱姐至筆硯長兒孫媿我相還數秋風酒一樽

擬長沙訪姚雪篷主承運賦此爲寄

今傳南軒住應知理趣精通書多似易論語不言誠
擬欲聽微論猶能慰別情江湖風浪隔腸斷楚鴻聲

雨夜讀陸放翁集

燈冷重吹火山房夜默默濕薪添更熱吾君帶苦煎
灯暗蒲江雨詩吟全澤畔老仙何處去搔首弔塵編

送黃天河

天河那可到山頂翠參差卻屋煎黃獨官燈照爲枝
地僻進宜少縣小過賓遲奧祖曾吟處見君想滿碑

呈趙叔愚司理

聞户去揚句江湖半世看不應求五鼎却自建孤壇
浙社朋遊盡唐詩氣味寒今朝流水譜只有子期彈

尋訪劉漫塘曹雲巢二先生

前輩風流歇江湖大賞音向期行古道誰解識余心
月淡金壇冷雲歸玉笥深瀟湘風雨夜空得夢相尋

青湘逢廷對人歸因問時事

南客帝鄉歸青袍照綠鬚明知當世事解誦聖君詩
淮關軍書急湘深郡報遲空傳廷試策言布議邊陲

南林寺

律院僧應俗邇覓艸木刪蕪碑堪攷古有客自有山竹好雅嫌紛囂多不自閑小溪知徑迓壷俗夜方還

象石銘 有序

九疑之麓爲蒼山有岩明通厥石如象予遊而愛之遂命之名而銘曰

百獸出王象寔孔偉有崩斯石雅象是刓巖〻其形嵯峨其異我愛斯岩原象之義鍾奇日南邇奇覓齋賦予帝車推天子使相彼岩阿濟〻多士遠教萬學岐巇寔地征星致遠伊國之器地以人彰敢銘名此

雪磯叢稿跋

愚聞之太上主德其次主功其次主言是謂不朽夫德蘊諸身心功或于事業言見于著述有內外相須體用合一之道焉今岐而言之豈有修諸身不見諸事施于事不見諸言者乎要之人各有長而兼盡爲難其有得于是者識君子之異于人能不朽而存者也足以語此者其惟我鼻祖雪磯先生乎先生〻于有宋叔季方五星聚奎開一代文明之運也當時科目得人若呂蒙正之雅量王曾之持正韓琦范仲淹之謀略司馬光蘇軾之 直文天祥之節義曰德曰功曰言表〻著于 雖以彈述先生與諸公相後先頡頏聲敏博極群書居家以孝友見稱雍官以忠義自許不爲末世流俗所搖奪縉紳甚留所得識深矣寶祐元年 朝廷設科取士先生廷對萬餘言條畧疏暢深切時弊登進士第一官授翰林職司敎文時元兵大起西北多虞公嘗爲焉〻獻車攻賦勵志發憤折衝禦侮

值時相當權奄擅權竟不能用遂使大志莫
酬可慨也已丙辰以病告歸繼罹憂制遂不起
後閑居以詩文自遣要其旨趣幽深玄遠温雅
和平而其英邁之氣正大之情往往見于言表
其所抱負雖不獲少試而經綸康濟之術亦自
可見先生之功德與言可謂並茂矣舊遺藁稿
一帙歲久斷以散亂愚恐格言至論將湮滅無
傳重不仁孝之罪也公暇重加訂正期以傳之
無窮庶乎公之立言由兹不朽而其思見公之
功德者一展卷如在目中將不與呂王韓范司
馬稱文諸公後先媲美矣手謄因録成而遂言
之如此
成化十七年龍集庚寅
賜進士出身户部主事嗣孫樂宣頓首謹書

孝詩一卷

（宋）林同撰

清鈔本

孝詩一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林同撰。同字子眞，號空齋，福清人。與弟合俱有隱操。後元兵至福州，抗節死。案宋史忠義傳，稱林空齋失其名，已爲失考。又誤以空齋爲同之子，分一人爲二。併云空齋舉進士，歷知縣，考是書前有淳祐庚戌劉克莊序，謂同兄弟俱未脫褐。又曰，年未四十，慨然罷舉。是同固未嘗舉進士也。又宋人劉麟瑞昭忠逸詠，稱林處士同，是同固未嘗任知縣也。且麟瑞詩內有血書粉壁存吾節，氣貫長虹任汝烹句。又與史之嚙指血書壁，自誓不屈諸語相合。然則死節者爲同，而非同之子也。宋史誤矣。又福建通志人物傳，稱林同字子眞，公遇子。元兵至不屈死。隱逸傳又稱林仝字子貞，與弟合並有隱操。至元中，郡府上其行誼，詔徵不就。合字子常云云。其說又異。然同合之俱爲公遇子，已見原序。同字子眞，合字子常，已見鬳齋集，俱確鑿可信。通志既以死難之林同爲公遇子，則隱逸之林仝不得又曰弟合字子常也。且改同爲仝，改子眞爲子貞，並屬點畫音聲之變，明出傳寫訛謬，分爲二人。至曹溶學海類編，亦載孝詩一卷，題長樂林同季野著。名同而地與字俱異，又不知其何所據矣。今並詳爲考正，庶不失其實。林希逸鬳齋續集中與其兄弟贈答詩文甚多，又有同壬申酬倡集跋，今皆散佚，惟此集猶傳。皆撫古今孝事，每一事爲五言絕句一首，亦閒有兩事合詠一首者。凡聖人之孝十首，賢者之孝二百四十首，仙佛之孝十首，異域之孝十首，物類之孝十首。其閒如唐李迥秀之類本爲僞孝，寒山子煮豬煮蟻之類亦愛無差等之談，不免於駁雜。然大旨主於敦飭人倫，感發天性，未可以其詞旨陳腐棄之，況其人始以孝著，終以忠聞，雖零篇斷什，猶當珍惜，是固不僅以文章論矣。

林同孝詩序

寒齋劫辭聘召死于隱約子同今以表其行[illegible]
未足也行其書焉嗣其學焉同又摭載籍[illegible]
母者事為一詩〻其一意各二韵二十字積至三百首
起邃古迄叔季無取明天理未嘗異也事陳而意新辭
約而義溥賢于煙雲月露之作遠矣始寒齋之事實章
也視詞馳褐擊之節以康其體耕場圃井臼之勞以裕
其力人知賈韋之勇于退而不知其退之有以自樂也
同今之事寒齋也亦然昔曾元養參已不如參之養皙
石盦諸子恬佚稍不逮建至孫而孝謹遂衆今石塘之
林奕世家法嗣守不失墜有古人所難能者惜其單兄
俱未脱白修于家浮沈于閭里而已余嘗恨世儒學華
過其實相今同之副其操行蓋慎孝廬之感舉也詞藝亦唐進
士之高選也頃艮齋謝公嘗彙孝史五十卷上之阜陵
同此詩他日必與謝公之文並行也
淳熙庚戌白露節前史官劉克莊序

孝詩

宋石塘林　同孝野

堯

道原自天出堯以是相傳曰孝悌而已人人具此天

道之大原出于天堯以是道傳之舜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舜

孩提知所愛要于具而哀大孝終身慕于于舜見之

大孝終身慕父母于于大舜見之矣　見孟子

禹

傷心九載績其思八年中啟亦呱〻泣惟思度土功

禹傷先人治水之功不成勞心焦思八年于外又書啟呱〻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

湯

奉先思孝也不祀豈其情以至使毫衆而甘為葛畊

孟子葛伯不祀湯使毫衆往為之耕　商書奉先思孝

文王

問安寢門外旦〻侯鷄鳴以至日中晏居常盡此誠

文王朝于王季日三雞初鳴至寢門外問安否如何及日中以至暮又至亦如之

武王

經言事父孝所以事天明疾闕加再飯夢中與九齡
文王有疾武王不脫冠帶而養文王再飯
武王亦再飯 又武王夢帝與九齡事

周公

我避故云辟東行是謂征先王猶可告豈為伐而刑
書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辟馬鄭皆
音避謂避居東都 東山周公所征之處

孔子

事親良不易戰戰復兢兢學得如夫子猶言丘未能
子曰所求乎子
以事父未能也

顏子

反必展墓入去當哭墓行雖知顏氏子事死乃如生
顏子辭子路曰去國則哭于墓而後
行返其國不哭展墓而入 見家語

孟子

如何年稍長汲汲于思師知是為兒日三遷感母慈
孟子幼受慈母三遷之
教長師孔子之孫子思

右聖人之孝十首

契

天性雖生具人倫教可與性我視父子汝契作司徒
契為司徒之官教
以人倫父子有親

元凱

當知元與凱不出孝而忠能舉十六相斯為舜大功
左傳季文子曰孝敬忠信為吉德高
陽高辛氏有才子謂之八元八凱

孝已

子則欲其孝人皆有是心如何武丁聖卻使子憂深
孝已高宗武
丁之孝子也

微子

豈計身封宋祇愁祀絕殷不惟稱克孝亦自首三仁
微子之命曰爾惟踐修克孝 論
語微子去之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泰伯

為憐季有子逆探父傳賢斷髮文身事誰哉司馬遷
季歷有聖子泰伯知太王欲立之迯奔而讓
子貢曰泰伯端委治吳仲雍斷髮文身

康叔

勿云服父事不敬亦無傷元惡與大憝邦刑自有常
周書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祇
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乃其刑茲無赦

君陳

為爾有令德存心孝且恭推之施有政往矣尹茲東
書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
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

伯奇

無食又無衣逐兒安所之不辭履霜苦猶謂罪當皆

伯奇尹吉甫子其履霜操云無衣兮兒寒無食兮兒飢兒罪兮當皆逐兒兮吳爲

晉文侯

嘉汝故錫汝非將王展親克昭乃顯祖追孝爾文人

平王錫文侯秬鬯圭瓚曰汝克昭乃顯祖追孝于前文人若汝予嘉

衛武公

孝子身終者非終父母身武公年九十戒我尚諄〻

武公年九十猶日警于國曰必朝夕以交戒我 又孝子之身終

齊孝公

豈其伐與國獨不念先君想得還師去雖堪此語闕

孝公伐魯展喜犒師曰豈其嗣世而棄命廢先君何君必不然齊侯乃還

齊侯無野

我母亦君母我甯即若甯分羹何太忍請質可堪從

晉侯欲質齊侯之母對曰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 我甯及分羹語乃引漢高祖事

中生

姬泣賊由子〻辭必罪姬爲憂君不樂寧死莫君知

中生不欲辭于君以明姬之罪曰君老矣我又不樂乃縊死

重耳

伐蒲君父命校者是吾讐披直寺人耳鉏麑信有謀

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〻者我讐也遂走 鉏麑事晉靈公使之刺趙盾者

秦康公

悵哉送舅氏曰至渭之陽念母如存意悠〻寄二章

曾指重耳詩我送舅氏曰至渭陽 又曰我見舅氏如母存焉

既醉君子

君爲錫爾類不獨善其身既念化家室還思遺子孫

既醉詩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類維何室家之壺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四牡使臣

懷歸將父母四牡苦騑〻是我心中事君從何事知

四牡騑〻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將父此勞使臣之詩也

南陔孝子

爲養還相戒南陔昔有詩都廬遠箇意厲用補亡爲

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之詩也已亡爲晉束皙補

白華孝子

廉恥有微缺須知孝未純白華何所似所似皎然身

白華孝子之潔白者也

北山大夫

非止不得養如憂父母　忍能不我念使我獨賢勞

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此役使不均勞于王事不得養父母之詩也

蓼莪孝子

莫遂終養志難酬罔極恩哀哀父母句腸斷不堪聞

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此民人勞苦不得終養之詩也

妹土小子

勤畊藝黍稷遠賈服車牛奔走何為者心乎孝養憂

書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牛車遠服賈用孝養父母

老萊子

七十已中壽人生似此稀絕憐老萊子猶自作兒嬉

老萊子年已七十父母猶存身著斑斕之衣為嬰兒啼嬉于親前

柳下惠

忍於父母國去此欲何之所以柳下孝三為魯士師

柳下惠三黜不出曰何必去父母之邦

子思

如何方喟歎乃爾復忻然念汝祖無忝知乎道可傳

孔子喟然歎請曰意子孫將忝祖乎伋每以不克負荷為大恐子欣然

閔子

參寧殺人者三至尚踰垣歎息于閔子孝哉無間言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于其父母昆弟之言　又引曾子母投杼事

有子

其為人也孝好亂未之聞曾以是取愆無人語益勳

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又東州島孔琪人謨孝經蓋然為取愆

曾子

全歸有明訓珍重恐傷膚小子啟手足吾今知免夫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而今而後吾知免夫

子路

食藜珠列鼎負米異重茵不待今朝養傷哉昔日貧

子路曰今由也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欲食藜藿為親負米不可得也

子游

犬馬何以別斯言似太深深言為養者可不敬于心

事見論語

子夏

為有心中事琴音自不和禮雖弗敢過哀若未忘何

子夏既除喪而見孔子與之琴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

子貢

未須論大塊以死息於人所願學賜也始惟息事親

子貢曰賜也願息于事親又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 又莊子大塊息我以死

林放

故寧戚以儉問或易而奢致得千載下人稱問禮家

問禮事見論語

樊遲

當知一朝忿忍不惡於人豈止身忘卻還應及乃親

孔子答樊遲曰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惑歟

闕黨童子

既漸夫子教問不有分均何復問多取疵言彼有親

闕黨之子無問不分均有親者取多孝無化之也

樂正子春

向非親在念〻每精專未必飯加損能令疾脫然

春侍親疾復加一飯則脫然疾愈復損一飯則脫然疾愈

公明宣

子于親在日叱咤不聞聲既曰見而悅應無學未能

宣學于曾子曰宣見夫子之親在叱咤不至犬馬宣悅之學而未能

孔子黨人

恐以攘羊故而云我直躬那知為父隱直故在其中

孔子曰吾黨之直者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孟莊子

無改父之道真堪以孝稱若論莊子孝此直是難能

孟莊子之孝其不改父之臣與政為難能

孟懿子

不復問無違祇應懿子知尚愁人不省以禮告樊遲

孟懿子問孝事見論語

孟武伯

父母之愛子心乎惟疾憂可能不自愛而恐使親愁

見論語

管仲

戰敗不羞走雖為知我深叔知我有母諒我走時心

仲曰吾嘗三戰三北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

晏子

母家令足食父族使安生睦黨可為孝能之惟晏嬰

晏子曰使我父之黨無不乘生者使吾母之黨無不足衣食者

晉君子

何怙復何恃銜悲問彼蒼〻不可問重使我心傷

詩父母何怙父母何恃悲〻蒼天曷其有所又從征役不得養父母詩也

潁考叔

茅焦甘伏質考叔請留羹大隧如初樂咸陽虛左迎

考叔留羹遺母以諷鄭莊公事見左傳茅焦諫始皇〻即虛左迎母事見史記

親孝子

念母嗟陟屺思親佇望雲可憐親孝子不比狄梁事

魏風陟彼屺兮瞻望母兮 又唐狄仁傑登山望雲曰吾親舍其下

衛七子

幾諫勞不怨明〻載書論未應小弁作得並凱風言

凱風孝子慰母之詩小弁孝子怨親之詩

石祁子

執親之喪者可沐浴其身不待石祁兆知非佩玉人

石駘仲卒卜所以為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

文氏子

服除有弔者待廟垂涕洟亡于禮之禮斯人其庶幾

文子既除喪而越人來弔待廟垂涕洟子游曰其庶几乎亡于禮者之禮也

公叔戌

若把夫子論無愁貞惠文不應其子戌至自請于君

戌請父謚于君〻謚之曰貞惠文子

靈輒

翳桑一餓者念〻母之存賴有趙宣子能為別具餐

翳桑餓夫靈輒趙宣子食之又別具食與其母

葉公諸梁

隨母達異國先歸汝恐能致人不正視應是得人憎

后臧從其母于吳不待而歸葉公終不正視

伍尚

此以父免召彼如仁必來質乎竟何益尚也最堪哀

楚將殺伍奢患二子為患乃以免其父召之故仁必來伍尚歸楚同死員不歸奔吳

賈獲

扶母猶可免棄君安所之可能共載母恐不受君綏

郢師入陳〻大夫賈獲載其母妻命遣逆陳侯下而授公車與妻扶母亦免

周紹

欲得忠臣者求之孝子門如何傅王子尚復待人言

趙王謂紹曰人有言子者曰父之孝子君之忠臣故寡人欲子之傅王子

王孫賈

為孫臣子者此日若無聞獨有王孫賈能知慰倚門

賈母曰汝朝出而晚歸則吾倚門而望今王走汝尚何歸賈乃募人殺淖齒

扶蘓

父賜子以死君使安所疑忍哉指鹿相無復祖龍知

趙高詐為書賜扶蘓死蒙恬疑之欲復請扶蘓曰父賜子死尚安復請

丁蘭

一靈長皎〻如月不離天要以紀誠感非因刻像然

蘭性至孝刻木為母像事之如生

韓伯瑜

母力今衰矣悲啼得杖輕流風存繪畫猶是感無生

俞衰母杖不痛念母力弱對母悲泣梁有光使無遺現其像遺賦惜盡孝

鄺寄

直以叔父故家他責友名聞將誅呂論非勃亦非乎

寄與呂祿善周勃劫其父商使寄紿祿出遊勃乃得入北軍

賈誼

許言取策帝德色借耰鋤不是賈年少還能痛哭無

誼上疏曰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誶語可為痛哭者也

馮唐

知以孝行著還應不問唐可憐止輦問何自得為郎

唐以孝著為郎中署長漢文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

韋孟

去王猶諷諫懷祖重情傷雖識有韋孟人惟說穆生

楚王戊淫亂孟去位作詩諷諫又曰致去稍祖惟懷惟須穆生韋孟同時人

田叔

勿以梁事問將遺太后憂若非叔長者誰為帝忠謀

漢景帝令叔按梁王事還曰無以梁事為問也太后食不甘木此憂在陛下

后建

服勞曾是孝郎更要諸人建已老白首中裠滌必親

建為郎中令已老每歸洗沐郎取父衾中裠親自浣滌不令父知

董仲舒

漢有孝廉舉誰知發自舒可憐三策罷却去相江都

漢令州郡舉孝廉自仲舒發之後為江都王相

司馬遷

悲哉執手泣論著謹毋忘章識遷他日能紬石室藏

父談執遷手泣曰毋忘吾所論著卒三歲遷為太史紬石室金匱之書

嚴君平

賣卜有深意何必避市喧若逢人子問依孝與之言

君平賣卜成都市與人子言必教以孝

霍去病

不畀知此體原孝託大人低頭拜縣吏誰擬霍將軍

去病乃縣吏霍仲孺私生以驃騎擊匈奴過平陽拜仲孺曰不知為大人遺体

雋不疑

不疑困嚴吏如不愜親何圖得母喜咲乎反敢不多

不疑為京兆尹每錄囚母問有平反即為喜咲故不疑嚴而不殘

杜延年

怪來御史府坐臥不如初曾是父坐處而為子敢居

延年父杜周為御史大夫延年居父官府不敢當舊位坐臥皆易其處

疏受

豈如吾父子歸來故鄉身一穩知足詎欲跌從大人

疏廣謂子受曰吾聞知足不辱豈如父子歸老故鄉乎受曰從大人議

王陽

禮經稱孝子不服闇登危所以九折坂回車不敢馳

陽為益州刺史行部至九折坂嘆曰奉先人遺体奈何數乘此險乎遂以病去

貢禹

安用孝與弟令人悖得官一聞陽在位自足合彈冠

禹上疏曰悖逆者貴于官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為今宜責孝弟則天下自治

王式

三百五篇內凡言忠孝人未嘗不流涕反覆為王陳

式曰臣以詩朝夕授王至于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流涕反覆為王陳誦也

韋元成

淮陽誰可傳無以畀元成即汝佯狂意為王言事見

元成兄弘當坐罪元成當襲封知非父賢意乃佯狂不受後為淮陽王傅

楚孝王

一自王之國於今二十年了無纖芥過都是孝慈然

詔曰王孝順仁慈之國以來二十餘年纖芥之過未嘗聞朕甚嘉之

原涉

所當約于己豈恐倫于先道立南陽表人呼原氏阡

涉廬墓三年大治塚舍表曰南陽阡人謂之原氏阡

薛修

邑令真微耳爭如相國榮可憐留母養不忍聽兄迎

修為臨淄令兄宣為丞相迎母修留母不遣

陰子方

祀竈令人富相傳陰子方安知由至孝非在薦黃羊

子方至孝臘日晨炊而竈神形見子方再拜受慶因祀以黃羊自是暴富

楊子

不可得而久其惟父母乎惸惸愛日語楊氏豈欺予

楊子曰不可得而久者父母之謂也是故孝子愛日

東海王彊

史以泰伯比斯評恐未真我知東海意不忍母他人

彊母郭后廢彊戚〻不自安屢請辭儲國賛曰遜而知廢為吳泰伯

鄧禹

功臣三十二錫珮爵雲臺第一人知否曾聞孝母來

禹事母至孝雲臺功臣之次主禹為第一

竇融

璽書來萬里歲足許三分解道為忠易誰知以孝聞

融少孤事母至孝與隗囂書云為忠甚易又讀光武賜融璽書

馬援

惡言出于口必至反其聲小子聞人過當如聞父名

援戒子曰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祖父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

樊宏

能捐數百萬不毀債家慣要自父一語銘心不敢忘

宏父重遺令所假貸民間數百萬悉焚其契債家聞而慚爭償之宏悉不受

耿國

封侯雖不顧顧我獨何心為憶父所愛偏于少子深

國當嗣父封上疏以父况愛少子霸因自陳讓

張湛

下車父母國自重豈其輕謂我詐為善何曾被此名

湛望縣門步進曰父母之國所宜盡禮或笑其詐湛曰人皆詐惡我獨詐善

馮豹

中人持被覆尚得帝恩深子職竟何足終求慰母心

豹後母屢打毒害敬事愈謹疾之愈深每奏事伏省閣中使黃門持被覆之

孔奮

甘同妻菜茹極奉母珍羞一任時人咲脂膏不自謀

奮奉母極求珍膳躬率妻子同甘菜茹為時人所咲以身處脂膏不能自潤

伏湛

向來父學顯別自以家名不是能傳業如何著孝名

湛父理為當世名儒別自名學湛性孝友少傳父業教授數百人

鄭敬

幾曾慕巢許非是薄伊周何恐的〻去先人有墓坵

鄭傳鄧敬曰子行為伊呂乎巢許乎敬曰吾得奉坟墓雖不從政是亦為政

古初

長沙有孝子姓字死猶香料得郡舉首他無人敢當

鄭傳為長沙太守長沙有孝子古初傳鄭以為首舉

江革

挽車極勞苦避賊最間關太息江巨孝能為人所難

革負母逃難數為盜刼去輒求哀得免後歸鄉里每自為母挽車時稱巨孝

蔡順

収疑拾葚異母怪棄薪還雷震輒環塚火飛因入棺

順拾葚黑者奉母順出采薪母思順〻即心動尋薪還又状母棺火起他舍母畏雷輒環母墓

姜詩

日常供鯉膾旦輒汲江流兒溺害遊學妻還感遺羞

詩妻汲泉供母後時遣去遺母珍羞復還兒溺苔母遊學思泉涌躍鯉以供母膳

郭巨

為餐寧埋子那知地有金如何得天錫且復怕官僮

巨恐母輟食與其子欲埋之掘坑得黄金一釜上云天賜孝子郭巨官不得取

班固

前烈知紛淑孤踪愧眇𧇊果能筆叙傳不枉賦幽通

固著幽通賦曰兹前烈之紛淑兮昔孤𧇊之眇〻兮又作叙傳述班氏之先

劉平

爭頼郡容絕吾雖聽自生劉平端為母伯道特沽名

平負母逃難思弟絕類抱弟女弃己子鄧伯道負弟子避賊縛其子于樹上

郭基

豈伊東閤吏無似督郵賢直把孝行薦今又少孟堅

基為東觀督郵班固書于東平王蒼言基孝行著于州里王納之

廉范

親喪扶步負萬里歷岷峨何事令人說惟知襦袴歌

范年十五与客自蜀步負父喪歸京兆後為蜀守民歌之曰昔無襦今五袴

鄧彪

讓國異母弟如彪正自奇令人有同產煮豆且燃萁

彪少修孝行讓國于異母弟鳳顯宗高其節許焉 煮豆燃萁乃曹子建事

張歆

去官因脫囚為感戴天讎文氏乃失實却云逃報仇

歆守臯長有報父仇賊歆放械縱之後書言亡命范曄謂其報仇逃亡

清河王慶

乞以臣骸骨下從樊濯原生雖闕親養沒擬報私恩

王上疏曰乞以臣骸骨下從貴人于
樊濯廣母子竟冥荒得以依侍焉

晉恭

可能來太學即得參諸儒豈以習詩善應云與母俱

恭性至孝與母及弟至俱居太學習
書詩為諸儒所稱學士爭歸之

黃香

冬月常溫席炎天每扇牀如何漢天下只有一黃香

香事親孝暑則扇枕寒則以身溫
席京師諺曰天下無双江夏黃香

樂恢

父令為令繫獄泣不得聲彼令亦人耳而寧不我矜

恢父為令所繫恢年十一備伏
縣門晝夜號泣令矜而出之

仲長統

義入帝王門揚名與立身何如養親膳每日得兼珍

統曰使親有兼珍之膳豈義夫
入帝王之門以揚名立身哉

薛包

所懼子不孝何愁父失慈涕流分出日天定感還時

包父娶後妻憎包出之包號泣廬于
舍外旦入灑掃歲餘父母慚而還之

張霸

幼也知孝讓居然合禮儀休疑汝尚小須信我饒為

霸年數歲知孝讓孝動自然合禮人稱
其小能為也曰我饒為之故字伯饒

竇章

蔬食可堪貧勤哉孝養親蓬萊知不遠應是着斯人

章蓬戶蔬食躬勤孝養講誦不輟時稱東觀
為蓬萊山鄧康薦章為東觀校書郎

蘇不韋

要使生者毒休戳枯骨譽看他郭泰論此似伍員優

父謙為李暠所殺不韋掘暠父冢
時譏其戳枯骨郭太謂優于伍員

郭林宗

不願諸侯友那容天子臣貞乎寧絕俗隱也不違親

林宗性至孝范滂稱之曰隱不違親
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

蔡邕

自非易寒暑未始解衣襟不謂母疾久三年惟一心

邕性至孝母常滯病三年邕
自非寒暑節變未解襟帶者

楊震

尚自畏四知于親豈恐欺種藍有助者拔去不妨奇

震性篤養母諸生有助其種者輒拔去
鄉里皆稱其孝　又不受金以畏四知

姜肱

馬鑊皆知避，何心願代烹。恐傷父母意，不獨弟兄情。

肱與弟俱為賊所劫，將烹之。肱曰：李江父母所憐，請殺己。李江復願代兄。

陳元方

如何百城內，一一盡元方。勸孝賢刺史，觀風職所當。

元方性至孝，豫州刺史以孝聞天子，為之圖像百城，以勵風俗。

茅容

雞乃為母設，疏惟與客同。賢哉茅季偉，識矣郭林宗。

容字季偉，郭林宗見其殺雞，意為己設，既乃獨奉母，自以蔬飯與林宗同食。

范滂

寧將身塞禍，不忍母流離。我自不為惡，黃泉今有辭。

滂遭黨禍，恐母見離，不忍。迎曰：滂從父于黃泉。顧謂子曰：欲汝為善，我未嘗為惡。

鮑永

禮經條七出，叱狗不言焉。一旦驅妻去，那知在母前。

永事後母至孝，妻嘗母前叱狗，永即遣去其妻焉。

仇覽

蒲亭一長耳，何許得歌聲。能化鴞梟類，而今哺所生。

覽為蒲亭長，化陳元為孝子，民歌曰：父母何在、我庭，化我鴟鴞哺所生。

趙諮

賊來那可避，而敢以身迎。身豈不知愛，心乎恐母驚。

諮有孝行，盜嘗夜劫之，諮恐母驚，乃先至門迎，撤盜慙而去。

鄭康成

播殖為親養，家貧至假田。焉知後學者，盡喚作儒先。

康成家貧，假田播殖以為親養。時稱為純儒，齊魯間宗之。

李曇

養親還樂道，不仕至終身。海內稱高士，非專鄉里人。

曇養親不仕，終身樂道，名與徐孺子等，海內列名五處士焉。

徐季登

南州徐高士，姓字滿東都。有子篤孝行，終喪竟隱居。

季登，南州高士徐孺子之子也，篤行孝行，服闋隱居不仕。

閻燮

未能遂終孝，且復守東岡。為有先廬在，他山恐遍藏。

燮有先人墓，廬依于東岡，燮守之，曰：吾不能遂終孝，無處墓穴，屢徵不起。

王修

去年今社日，操事倍酸辛。罷社為兒泣，鄉鄰亦可人。

修母以社日亡，來歲鄰里社，修感念母，哀甚，鄉里為之罷社。

徐庶

不勝方寸亂，豈暇二心持。惡矣王陵將，賢哉徐庶辭。
庶辭先主曰老母見獲方寸亂矣因去焉之魏　王陵母語陵毋以妾故持二心

孟宗

萬象死灰色，千林歸愁聲。何人苦哀泣，凍竹孫抽萌。
宗母冬月思筍宗入竹林哀泣筍為之生

顧悌

地遠隔親面，惟憑一紙書。句終輒應諾，直聽子無天
悌仕吳為偏將軍每得父書掃之每句應諾　又孝子聽于無聲

陸績

陸郎作賓客，懷橘欲何為。遺母嘗默事，袁公乃謂奇。
績六歲見袁術懷橘墮地術曰陸郎作賓客而懷橘乎曰欲歸遺母術大奇之

李密

事親苦日短，為子願為光。懸懸報劉語，令人淚泗橫。
密祖母劉氏年九十六指報劉之日短又言為人子者當為兒淚淋親之日長

和嶠

要以禮法論，休言哀毀同。但覩生和嶠，定勝死王戎。
王戎居喪哀毀特甚嶠以禮法自持人以為嶠生孝戎死孝

王裒

悲哉生我句，奈此念親何。墓側有枯樹，詩中無蓼莪。
裒讀詩至蓼莪篇輒流涕門人為之廢此篇　又廬墓悲號淚著柏樹樹為之枯

荀何

古稱有曾閔，今復見荀何。為孝一而已，能行無甚
晉荀顗何曾俱有孝行人曰古稱曾閔今見荀何

王祥

風柰應難守，冬魚未易求。剖冰不辭凍，抱樹可勝愁。
祥母冬月思食生魚祥解衣卧冰鯉即躍出　又母使守丹柰每風雨至輒抱樹泣

祖納

視膳子之職，何須自執炊。閒將心比並，合是手成持。
納性至孝少孤貧自炊爨養母

丁儀子

尚自不與米，何堪大遺金。丁儀為有子，文暢是誣親。
陳壽覓千斛米為儀作傳子不與　又爾朱文暢大遺魏收金請為父作傳

范宣

手直微傷耳，如何忽改容。不能全所受，此痛改無窮。
宣少時嘗以刀傷手捧手改容人問痛耶荅曰受全之體而致毀傷不可處耳

戴逵子

戴琴妙一世二子得其聲不忍遺音奏各將新弄行

戴顒與兄勃並受琴於父逵父卒不忍奏而兄各造新弄並行於世

趙至

莫致兒榮養翻令父苦耕可憐廢書泣不忍叱牛聲

至兒時從師受業聞父叱牛聲投書泣曰我小不能榮養使老父不免勤苦

陶侃

陶公宴參佐限極每歡餘憶與亡親約濃醉不敢踰

侃每飲酒常歡有餘而量已竭佐吏等勸少進侃曰亡親曾見約故不敢踰

桓冲

不辭身作質只為母須羊此日江州牧當年質得郎

冲小字買得郎母病須羊以解遂以身質羊後為江州刺史

盛彥

既知為異物號泣絕還生未有蠐螬炙翻令母目明

彥母失明婢偪彥出以蠐螬炙飴母彥抱母慟哭絕而復蘇母目豁然即開

王延

酷矣杖流血奇哉魚躍冰能令母心悟不異己親生

延後母卜氏冬月求魚不得杖之流血延叩冰哭魚躍出母悟撫之如己子

褚德遠

至孝能無倦真為善事親叔褒非侍者何事拜鄰人

庾叔褒鄰人褚德遠孝其親而不得叔褒見每必拜之

王悅

色養傾餘子高名重一時足為丞相喜豈許外人知

悅導之子有高名事親色養諸子莫及導見之輒有喜色

許孜

能感猛鷙類都無搏噬心同遊至麀虎共宿有鳩鷹

孜有孝行鹿馴栖其梁麀虎擾其邊又鳩鷹同遊不相搏噬所居號孝順里

卞壺子

父雖得死所兒豈望生存忠孝古難得于今萃一門

壺拒蘇峻戰死二子盼盱相隨赴難眾稱歎曰忠孝之道萃于一門

皇甫謐

盡棄平生物惟齎一孝經死猶不忘孝臨沒苦丁寧

謐遺令平生之物皆無自隨惟賚孝經一卷

郭原平

恐向父母墓前頭裸袒耕農時每束帶猶自泣原平

原平以耕者于父母墓前裸袒為愧乃賣質卅畝田束帶慼泣躬自耕墾

二王

要以孝行舉率將學業論錫無慙王友銓可謂金昆

王銓學業不及弟錫而孝行齊焉時人稱為金昆玉友

樂頤之

痛殊未易悉絕不一呻吟豈復知身疾惟慈戚母心

頤之嘗病身母隔壁因忍痛不作之呻吟之聲嘗被至痒恐母之哀己也

何子平

千祿本為養資身豈所安珍肴與白粲雖美若為餐

子平以俸米易粟麥曰吾老在東何心獨享白粲珍肴不可寄母則不受

解叔謙

聽醫煩母疾藤痊解親風忍不見童子俄然失老翁 母當作嫂

謙母有病有老丈遺丁公藤因失所在又顏含嫂目病有童子持蚺蛇膽授含忽不見

王秀之

一事真堪笑今人妄直靈都緣無至性徒欲亂多聲

秀之遺令世人以僕妾直靈助哭當由喪主不能淳至欲以多聲相亂耳

謝藺

一家感兒孝不欲使親驚盡作屏氣語感為納藥行

藺年數歲所生母撫戲得疾甚驚一家等呼喊藺至性感為納藥行屏氣語

謝朏

直以父名戲其為君命同朏能禮自守似是勝超宗

朏謝莊之子超宗謝鳳之子晉明帝嘗敕二人由鳳莊門入超宗趨入朏獨不肯入

古成詵

樓豈為我設其如風教流不堪希阮籍直欲刃韋高

詵以風教自任時韋高慕阮籍為人居喪彈琴飲酒詵泣曰吾當手刃之

華寶

憶父去時語尔來七十秋終焉不忍冠灑淚望秦州

寶年八歲晉末父戍長安謂曰須我還為汝冠後長安陷寶年至七十不婚冠

宗元卿

異哉宗子孝桒疾速關心每念痛大小因知疾淺深

祖母病元卿在外輒心痛大病則大痛小病則小痛

劉苞

扇席更溫枕古人誰與同一心奉二母自是勝黃童

苞事嫡母朱氏及所生朱氏並扇席溫枕盡孝道焉

劉靈哲

誰言夢想裏所見總空花靈哲枕間藥宗瓊秋季瓜

靈哲母病夢人與藥覺得于枕間又宗瓊母秋季思瓜瓊夢見求之遂獲

劉瓛

先生天下士偶追詔書行勿謂無奇對惟言在孝經

晉高帝召瓛問政遺答曰政在孝經

王僧孺

孝經雖始敎何但習于初敎得如兒顧常常誦此書

僧孺五歲初讀孝經問授者曰吾須常讀之

江泌

菜心且不食親念一何深爲爾有生意存我不忍心

泌爲不違養親以菜心有生意不忍食所食惟老菜

庾道愍

交州一村裏有媼負薪行萬里庾道愍心知爲所生

道愍少失母尋至交州入一村中見一媼負薪心動詰之乃母也

張沖

未嘗無果菜何至取吳中祭我必土產遺言敢不依

沖父遺命祭我必以鄉土所出後牧青其當從吳國取果菜流涕薦焉

顧歡

枕邊何所有一卷仲尼居無庸覓盧扁應當置此書

歡有孝行人有病者歡令取孝經著枕邊其病果愈

江淹

賣薪圖養母何許得貂蟬知在採薪處庸非吉兆歟

淹采薪養母于樵所得貂蟬將鬻以供養母曰此汝休徵當之後果為侍中

庾黔婁

嘗心已云異嘗糞不妨難庾今何為者悲君着眼看

黔婁父病忽心動遂棄官歸嘗糞以驗父病之差劇

庾域

惜哉戴良誕賢矣庾域誠真能感鶴唳何至學驢鳴

域母好鶴唳因書求不意忽雙鶴來下　又戴良自據地作驢鳴以娛母

任昉

晳常嗜羊棗遙亦重檳榔參至不忍食昉寧能獨嘗

昉父遙性重檳榔昉終身不嘗　曾晳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之

陸襄

憂居五十載陸子最堪悲憚獨非人子而云有既時

襄既釋服猶若居憂終身蔬食布衣五十年　又楊憚曰送終有時而既

褚翔

瘥母昧方寸是處有神明夜半為親禱空中彈指聲

翔有至行母病祈禱中夜聞空中彈指聲及旦而疾愈

徐孝克

自令所賜饌特敕送將還爲爾心向母君前無所飡

孝克每侍宴無所食啖帝察其故還母敕自今孝克前饌並許將還

阮孝緒

覓參不可得忽感鹿前行行到鹿滅處元來此地生

緒母病須生人參舊儲躬歷幽險累日忽見一鹿隨之至鹿滅處得參

袁君正

家人勸我眠共說不眠難官既未得差眠時自不安

君正幼時父疾晝夜侍奉家人勸令暫卧君正曰官既未差眠亦不安

皇侃

儒釋本同途遺經非爾殊未應普門品勝似仲尼居

侃性至孝日限誦孝經二十遍以擬觀世音經

苗翻 一作翔

父身如何代子死乃其情尹待我何薄而將此買名

丹陽尹以翔代父命欲舉狀孝翔曰何待翔之薄曰父買名何事焉

吳明徹

苗枯親未葬歸注日于田號哭竟不雨而能獨有年

父未葬勤力耕種天旱苗枯明徹之田中仰天號泣苗更生秋大熟

徐份

父疾雖云篤如何瘳爾乎孝經惟注誦晝夜不停聲

父陵疾篤份燒香涕泣跪誦孝經晝夜三日不息父疾豁然而愈

雷紹

行爰大于孝其如遠養何只消一句子安用讀書多

紹少習騎射後辭母至京師從學讀書至人行莫大于孝遂數返鄉里侍養

楊愔

渭陽曾讀未對面偶言詩男作如此語兒那能不悲

愔幼喪母其舅源子恭與飲問讀詩曰誦至渭陽未愔便號泣

趙琰

禮稱親未葬衰服不除烏食麥斷鹽味悲哉四十年

琰以國葬積四十年不得遷閔二親于舊兆自痛恨惟食麥以至絕鹽味

甄祖刻

必如甄祖刻如不死其親孟德空遺令孟乎失罪人

刻父母雖父亡殁于所葬後惟恨哀奉如平時又遵孟德銅雀臺遺令事畢仝

王崇

風雹忽止處禾麥獨依然料得天公意知爲孝子田

崇以孝稱風雹至崇田畔便止禾麥竝無損及過崇田風雹如初

房景伯

未必食有毒人言疑似閒不辭嘔母喉圓得母心寬

景伯為清河守召不孝者視己事母其人愧求去不許曰雖顏慚心未改

元子華

母夜飲遂大吐人謂中毒子華捫吐盡哭之母心乃安

劉獻之

百行孝為首諸人儘未知下帷空自苦躍翁竟何裨

獻之語學者曰百行莫先以孝為首從不能然雖下帷將為竟何益乎

崔道固

是誰迫我母持炙致諸賓驚起自接取云須此老親

固母賤諸兄遣其母持炙至賓前道固驚接謂客曰老親自執劬勞

于仲文

讀書無見處與不讀書同切謂兒年小能知孝與忠

仲文九歲時周太祖問曰聞兒好讀書、有何事曰資父事君忠孝而已

李賢

誰知學進處不在好為師好把銘心底分明說與伊

賢從師學或訊其業不進答曰如忠孝之學實銘于心

李崇

封侯何爾泣兒幼乃無歎恐莫終親養應將報主恩

崇以父勳封侯泣下曰無勳于國幼小封侯當報主恩恐不能終于孝養何

李自謙

殺生非孝也人未必云然絕口殺害語君看自小年

謙少孤未嘗飲酒食肉絕口殺害之言又注裏疑說終身不敢言殺害

文中子

先人應所理汾曲有田廬何意求聞達彈琴自著書

文中子曰汾水之曲有先人之敝廬在有田可以具饘粥彈琴著書不願求聞達也

房元齡

人皆因祿富獨我以官貧佩父清白訓為唐第一人

彥謙以孝稱父彥謙謂曰人皆因祿富我獨以官貧所遺子孫但清白耳

陳叔達

蒲萄歸遺母所嗜因應思卿乃有母遺誰知此語悲

御賜叔達蒲萄不食曰臣母病渴願以遺母帝喟然曰卿有母遺乎

韋陸

不悟以身謙惟恐失母慈景駘常自撻嗣立每求笞

韋承慶被後母笞弟嗣立辭衣求代陸景駘兄兄家先被杖報自楚悟母

狄仁傑

狄請使絕域柳甘易播州為憐劉母在深悲鄭親憂

仁傑求代鄭崇質使絕域以鄭母老疾
乞柳宗元願以柳易播以夢得親在堂

崔元暐

若為從官好不異在家貧惡以惡消息而令戚我親

元暐主書母戒以從官有人來云貧
乏是好消息若云富足是惡消息

李迥秀

生我者為母無緣責賤分不思罵婢語何可使親聞

秀母庶賤妻崔氏嘗詈媵婢
母聞之不樂秀即出其妻

韋虛心

父居郎省日持柳向遠中對拂如對父那能不斂容

虛心父為郎時持柳于遠及
虛心居郎有封之輒斂容

歐陽通

夜直藉藁寢入朝徒跣行誰知迫明哲可惜久陳情

通居喪起復每入朝徒跣及門
夜直府藁以寢還家輒號慟

劉禕之

卿家著忠孝朕子賴師模蓬在麻中直多應不待扶

禕之為相王府相帝謂曰卿家忠孝朕子
賴以師模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耳

韋景駿

嘗抱罔極痛嗟予少不天汝今幸有母不省汝胡然

縣有母子相訟者景駿謂曰余少不
天常自痛極爾幸有親而忘孝耶

張九齡

連理園中木紫生座側芝未嘗聞孝感一一有茲奇

齡至孝居父喪哀毀園中木連理
居母喪尤不勝哀有紫芝生坐側

顏真卿

祇是見忠節何曾省孝誠唐宗休歎息猶未識真卿

顏以孝稱祿山反弦真卿城守帝曰
朕不識真卿何如人所為乃如是

韓思復

向來曾孟德曾擬表征西那得忠孝字金書作墓題

思復封長山縣伯明皇親題
其墓曰有唐忠孝韓某之墓

崔縱

直以母事委祇云父所安可憐遭楚毒加意更承顏

縱以母事其父歷年々劉贈縱貶
官而殺害極甚縱事妻子承候顏色不衰

崔沔

德昨升堂拜何曾有雜賓事亡悉廢禮不復問疎親

沔母亡後事予乃前賓客不至柩室曰
平生非至親不入得堂以存亡廢亂

李乂

俱以文章顯無愁孝謹稱弟兄同一集章著嘉名

李乂兄弟孝謹至甚又俱以文章自名兄弟同為一編號李氏花萼集

裴子餘

直以孝為謹真無愧此心可憐張說歎知得子餘深

裴子餘謹曰孝張說嘆曰此謹可無愧矣

李勉

不誅人獄已而恕子祈親賢哉李觀察今無復此人

勉為江西觀察使部人有為父禱獄蠱者書勉姓名埋之勉曰是孝子也不誅

陽城

學者學為孝諸生咸講問謁歸二十輩毋乃為陽城

城語諸生曰學者所以學為忠孝諸生有不歸省者乎明日請歸者二十人

段秀實

意其失兵久怏怏必吾徒奮笏直前擊那知是孝重

秀實罷孝重來泚為逆以秀實失兵而恨積遂騎迎之秀實奮笏擊泚以死

李晟

箇是一孤兒曾聞事母時身能幾許大却佩國安危

晟少孤事母孝後平朱泚復京師贊曰身佩安危

元德秀

進士能毋舉偏親可戀雖紫芝亦良吾負母入京師

德秀字紫芝家貧舉進士不忍去母左右負母入京師

穆寧

僕非親所樂至枉道而行難以三牲養雖辭不孝名

寧戒子曰孝子事親養志為大我志直道而已苟枉道三牲五鼎非吾樂也

侯程

三年天下共何爾獨終身無處堪深痛何心求過人

侯知道廬墓哭泣七年程俱羅三年不止李華因作二孝贊

李唐

我念鄉毋怪雖持膝下兒好將南內意說與肅宗知

唐見肅宗抱幼女謂唐曰我念之鄉勿怪也唐曰上皇思見陛下計亦如此

韓滉

謹勿爭門壞那容堂廡增父猶足乎此我顧莫之承

滉當列戟以不欲壞父時門第而止又不許增堂廡曰先君容焉吾奉之而已

賈直言

幾曾聞飲鴆有不殞其身那得獨全活天應知代親

直言父道沖坐事賜鴆直言紿取鴆代飲迷而踣明日毒潰足出久之乃蘇

李景讓

既爾家能孝還于國盡忠誰宜牽斯爵知足莫如公

孫仲將洞曰有孝子家忠子國者 欽此景讓超卒爵仲曰無置于公

韓愈

未有子之孝而公不用情大書甄濟傳更作董生行

愈答元稹書言甄逢能顯其父甄濟旗當傳書 又董生詩刻史不傳薦天子不聞名

柳宗元

乃翁定奇士先友盡斯人疇可知己故儀曾意轉新

宗元書先友于父碑陰皆當世文人中既載清唐名臣 或云福時所集

甄逢

史書良為積褒詔卻應表足使濟不朽何堪逢所言

逢以父濟名不在國史故指京師自言元稹曰遺書韓愈譔書 又表滅首未贈濟官

董召南

躬耕復樵漁養親還讀書不聞官賜帛惟見吏催租

召南讀書躬耕以養父母韓愈董生行云爵祿不及門惟有吏來徵租錢

李興

刲股如為孝還應戴聖經奚明柳子意因甚取殘形

興有至行柳子厚為作孝門銘曰引其自向殘肌敢形若借本進舉苦孝誠

何蕃

五載奚歸省雙親欸問安固云親有命不謂我何顏

蕃事父母孝太學歲一歸父母不許 二歲亦不許凡五歲慨然攜諸生去

鄭潛曜

願以身代母焚書上徹天若非神許我未必字依然

曜母疾亟為書於以身代母火書而神許二字獨不化翌日母疾遂愈

梁敬業

親命懸醫手敬將妻命輕為輿不肯往重母故身迎

母疾醫者許仁則覺不能來敬業自領為輿往迎之

張志寬

何忽省母病每因身疾知可憐張里正尚得令君疑

寬為里正忽詣縣稱母疾求歸曰 母有疾志寬輒病令驗如言

趙德

至今說衣綵當日奉滿輿未必若趙母回班候起居

德為相退朝侍養如布衣當侍母觀御 妾德率百官拜母于邊回班候起居

路隋

兒貌酷類父母知兒不知何堪引鏡照正復益兒悲

父泌陷虜隋尚嬰孺及長日夜號泣 母告以其貌酷類父終身不引鏡

李訥

先人敝廬在綱目百悲辛恐作優笑地園娛權貴人

宰相楊收欲市訥兄舍以廣第訥叱曰先人田廬為權貴優笑地耶

許孝謹

既不忍飲乳還能知孝親何曾有人教端是出天真

孝謹甫三歲母病不飲乳有憂色或以珍餌促之不食必以進母

柳玭

名雖難為子纖瑕即辱身直須留面目他日見先人

玭戒子曰名門子孫積有纖瑕十手爭指生聚蔭襍先何面目見祖先地下乎

韋溫

常恐嫌為滿進懷在室詩可憐恐死痛不負乃今知

溫疾召親疾賦父綬詩在室恨屋滿曰注曰今知所身不負斯識矣

林攢

七閱獨背郡吠閱對相望堂識林孝子曾來尉福唐

攢為福唐尉奔官侍母疾廬墓澤甘露詔立双闕又表其廬時号闕下林家

右賢者之孝二百四十首

釋迦

入般涅槃際拳拳報母知從棺更涌出為母說分離

此教入涅槃遣弟子昇天報母，母至從棺涌出為說母子恩情今日別離

老子

子之于父母以有其身老子玄虛枉譯譯此語人

老子送孔子曰為人子者毋以為己

孝悌王

七星明歷歷萬古仰煌煌誰識斗宮內中居孝悌王

有真人下降克州李手蘭公之家曰吾居斗中為孝悌王

目連

能將身入地拔取母生天歲歲蘭盂會今猶說目連

目連拔母生天故世人以七月十五日設盂蘭盆会

許真君

鄉以孝廉舉仙為孝道宗謂予言不信君請問蘭公

真君鄉舉孝廉後尋仙蘭公云傳孝道之宗為衆仙之長

吳真君

何事不驅蚊擁然牀下身傷膚非所懼所懼去傷親

真君年七歲夏月伏身父母牀下不袪蚊曰恐去己而噬親体也

六祖

新州在何處有箇養親人一旦成佛去那知昔賣薪

六祖新州人賣薪
養母後傳五祖衣缽

睦州

捨俗還將母禪關晦迹溪共呼擔板漢誰識織蒲心

睦州禪家呼為擔板漢每
閉門自織蒲鞋以養母

蘊仙公

世傳蘊氏子白日去登仙念母留空匱敲時即得錢

公得仙道白日上升留一空匱與母
曰若有所需敲擊即得後果然

寒山子

鍋裏爺娘語寒山太猛生不妨時着眼直是得人驚

寒山每見人家烹宰羊
豕即曰煮爾爺煮爾娘

右仙佛之孝十首

辟司徒妻

君父今何在孳孳免矣乎可憐齊女子不問辟司徒

齊師敗問曰君免乎銳司徒免
乎曰苟吾君與父免可若何

雍姬

可憐姬告母父孰與夫親能置此一問未為愚婦人

姬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
母曰父一而已胡可比也

衛女

歸寧不可得何以寫吾憂不似肥泉水悠悠淇上流

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可
得因作毖彼泉水之篇

北宮女

妾身期不嫁至孝養雙親何意趙威后慇懃問使人

女至老不嫁以養父母趙后謂齊使曰
此女不朝何以王齊國子萬民乎

秋胡妻

妾面羞君面君心愛妾心那能不念母却遺別人金

妻讓其夫曰遺者桑婦金不以奉
母曰妻不忍見不孝不義之人

趙津吏女

儻得代父死誠非愛妾身不圖君聘妾向道有嚴親

趙簡子欲殺其父吏以身代簡
子嘉之欲以為夫人辭以親在

如姬

底事能令妾為君死不辭不思君遺客報妾父讐時

公子無忌為如姬報父仇如
姬之欲為公子死無所辭

緹縈

仁矣文皇詔悲哉孝女書至今民受賜非但活淳于

父淳于公有罪刑當縈上書乞沒為
官婢贖父罪文帝憐之詔除肉刑

陳孝婦

妾昔與夫别夫曾共妾言恐能孝夫死不復顧姑存 夫遠戍時屬曰吾若不歸汝善養我母夫死戍所竟不嫁終養姑

東海孝婦

如何殺一女能致旱三年孝婦無知者知之惟老天 婦事姑甚孝爲姑女誣告殺姑獄具竟論殺郡中枯旱三年

曹娥

上虞一巫女名乃至今巽端的由純孝非尋在好辭 父盱爲巫溺死不得尸娥求自沉郡爲立碑蔡邕題八字乃絶妙好辭四字

孔融女

不憂身即死惟恐死無知儻得父母寧非我所期 伏女父嵗又融先爲曹操所殺女臨刑曰若死者有知得見父母豈非至願乎

梁夫人

能違母爲里還榮父九原可憐帝有母亦自待人言 訟父竦冤誣成殯恭懷后追封號乘說懇假仍徵還埋母

宣文君

難把父書讀祇因手澤存遺言汝可受君使世無闕 君父宗韶傳以周官曰汝可受之宋氏後傳授諸生號宣文君

竟陵女子

異哉一女子獨抱母啼號非但脫虎口還能落獸毛 母夜爲猛虎所取女攀母持獸行數里獸毛盡落置其母去

盧元禮妻

貞孝諡已善何堪復女宗一朝下明詔千載被流風 元禮卒妻事姑以孝聞詔旌曰貞孝女宗

木蘭

緹切悲生女均之有至情縈能贖父罪蘭亦替爺征 古樂府云阿爺無大兒木蘭無長兄願爲千里馬從此替爺征 又引緹縈事見前

鄭義宗妻

抵死待姑側寧知有妾身若懷白刃顧尚得謂之人 盜夜劫其家罵不去姑側爲盜捶擊幾死竟不去

李孝女

奔喪脫賊手廬墓至終身此大丈夫事誰云一婦人 安祿山亂被劫從它州聞父亡從間道奔喪及至父已葬遂廬墓終身

崔氏婦

姑今病且死頗媿婦恩深但願婦有子皆若婦用心 崔氏事姑孝姑病召長幼言我無以報婦願但婦子孫皆如婦孝

右婦女之孝二十首

東夷大連少連

大連少連者夫子筆之書雖謂東夷子而子喪善居

孔子曰大連少連善居喪東夷之子也

若鞮單于

漢語雖胡語堪嗟奈太息安知若鞮字已是孝單于

匈奴謂孝曰若鞮稱若鞮單于王莽改匈奴單于爲恭奴單于

休屠王子金日磾

牧馬一胡兒如何卻受遺多曰漢宮表注縣畫閼氏

日磾降漢牧馬甘泉宮見母像注拜復受遺詔輔政

西羌東吾

猶々祇自守何獨此羌然直以父在漢恐將身犯邊

東吾以父漢吾降漢乃入居塞內謹愿自守

歸吾

如何降塞下不復戀羌中既是能將母還應知向風

漢章和二年歸吾將其母及種人八百戶自塞外來降

百濟王扶餘義慈

夷方雖爾異天性本然同自昔閣曾子如今在海東

王事親孝与兄弟友時号東海曾子

扶桑國

不食至七日能將禮自居既然嚴像設亦復奠朝晡

國親喪七日不食設座爲像朝夕拜奠

吐谷渾業延

父仇已屠膾射草復何爲豈不念無益其如罔極悲

父爲羌所射業延縛草爲人射之每曰讎已屠膾矣何益

回紇

磐甫驚吾父同然拜令公還知恩義重恰似與真同

郭子儀單騎見虜傳呼曰令公來回紇驚拜曰果吾父也

沙陀阿跌光進

三年不歸寢至性切于親不信沙陀種還生如此人

光進有至性居母喪三年不歸寢

右外裔之孝十首

烏

靈烏噪何許反哺向中林人可不如烏而無愛母心

數々林烏反哺其母

鶴

好是鶴鳴陰居然子和聲休云氣所感自是物之情

鶴鳴在陰其子和之

燕雀

共母一屋下寧知屋欵朕不須璣寥智相輔攻墻憐

子母共處于一屋之內相哺相集也

虎狼

虎狼不仁也何乃謂之仁仁之於父子父子亦相親

虎狼仁也父子相親何謂不仁〻之子父子也

猿

不惡身逃箭知為母塞瘡人心有如此歎而本何常

蜀鄧芝見猿抱子樹上引弩射中其母猿子為拔箭以木葉塞瘡

犬

食肉隨兩頰飼母向頰埏終歲主手養母能將死報恩

晉徐禮家有犬崇陰內恨閭出對病母子頰埏壞以芥之壞死犬亦不食而斃

羊羔

已分几上肉誰藏腹下刀安知羊不死乃復自羊羔

唐屠者王甲將刲一母羊羔失其子尋覔火燄起羊羔見所失子藏腹下

豺獺

曾聞豺祭獸還見獺陳魚人苟不知祭能如豺獺乎

豺獺皆有祭人可不如乎

蛇

似有人傳卦來從墓塚中叩頭至流血累泣有哀容

漢竇武母產武并生一蛇後母葬有大蛇出墓塚以頭擊柩流血有哀泣之容

青蚨

子母不相離何心群　蚨恐能利銅臭不枉嗔錢愚

蚨亦名子母不相離

右禽獸昆蟲之孝十首

善乎鐵哉先生之言曰人而禽獸如馬非甚也人而不

禽獸如馬非甚乎伊欲上詣聖賢下免禽獸奚為而可曰學同曰孝書之坐右日以自省

孝詩終

疊山集十六卷

（宋）謝枋得撰

明嘉靖十六年黃齊賢刻本

疊山集五卷 編修汪如藻家藏本

宋謝枋得撰。枋得事蹟具宋史本傳。所著易詩書三傳及四書解雜著詩文原本六十四卷。歲久散佚。明嘉靖中、揭陽林光祖為廣信府知府。始以黃溥所校刊行世。僅分上下二卷。萬歷中、御史吳某所輯疊山集。又刻之上饒。編次錯迕。未為精審。此本乃

本朝康熙中弋陽知縣譚瑄所重訂。視舊本較為詳備。枋得忠孝大節。炳著史冊。却聘一書。流傳不朽。雖鄉塾童孺皆能誦而習之。而其他文章。亦博大昌明。具有法度。不愧有本之言。觀所輯文章軌範多所闡發。可以知其非苟作矣。惟原本有蔡氏宗譜一首。末署至元二十五年。其詞氣不類枋得。確為偽託。又有賀上帝生辰表許旌陽飛升日賀表此類凡十餘篇。皆似道流青詞。非枋得所宜有。亦決非枋得所肎作。其為原本誤收。亦無疑義。今並加刊削。不使其亂真焉。

疊山先生文集序

文章非辭藻要皆本於德也德而文則可以衛世道立綱常人之德亦資以成敝苟徒文則辭雖工不猶空青水綠於世何用哉此惟宋故疊山先生文節謝公之為文無一不本於德鑿鑿乎如菽粟布帛世不可無也始公仕宋適丁季世即倡大義以誠權姦提孤軍以保封疆及事不濟妻子弟姪併死于獄亦無顧卹宋既脅命而猶拳拳以宗社為念志欲存趙氏之孤守孤竹之操故其遲回盖有待焉奈何失身之臣不諒公之心欲假以自揜百計誘公事无力拒不

起至有執公就道遂不食彌旬直抵燕京而絕嗚呼公之死可謂從容就義矣世但知公之忠而不知有其孝也昔公之尊考肯堂得以事忤董使者被刼以死暨公登第而董執政公誓不與相見竟不荅焉以歸日以奉母為事務得懽心雖值喪亂輒棄妻子躬負以逃此公忠孝之德出乎天性故其形於著述者有易詩書三傳諸書行于世人皆誦之無庸議矣惟雜著詩文六十四卷藏于家屢經兵燹存者無幾而予友監察御史黄君溥澄濟與公同鄉邑慨公之文散逸恐泯泯無傳乃多方采輯得若詩若文總如千篇正其訛謬各以類歸釐為十六卷間以示予曰惜乎先生之文僅此豈以少而自私乎將繡梓以傳子盍叙諸予讀而嘆曰大鈞播物罔間鉅細夫以一草木之微足以識造化之理公之為文一字一語悉忠孝之所發即是足以見公之德而能感人於千載之下如讀上程雪樓書則孰不興夫孝而世之忌親奪情者始見為不仁讀上劉忠齋書則孰不慕乎忠而世之棄君保身者始知為不義其餘諸作無一不在是所謂扶世道植綱常以成人之德者誠有賴焉此固不可無尤不必多也雖然公以孤臣特立於北風

雨雪之間斷蓬殘葉幾何而不危乃欲屹砥柱於中流回狂瀾以東注千挫萬磨愈剛愈勁則公之忠誠可以貫天地薄日月其文章留於宇宙者上而為祥麟威鳳下而為芝草琅玕有不待是而后傳夫以御史君之及此者盖其風節有得於公以之而省化本也雋以斗筲輒敢僭踰者深恃區區以附泰山之意甚也公諱枋字君直疊山其自號文節其門人私諡也信之弋陽人其出處大節與夫行義之詳具于本傳與神道碑云

景泰五年甲戌歲夏六月後學廬陵劉儁克彥拜書

疊山集目錄卷之一

詩

七言絶句

思親 五首　代上杜按察 三首

送陳楚翁遠遊　寄謝枋眘 三首

五星　元旦阻雨 二首

戲道士阮太虛　春日聞杜宇

謝送夏衣　謝惠楮衾

贈儒醫陳西岩　桃

覓茶　贈畫士劉信可 二首

拗體

竹　扇

菊　賦松

與魏梅墅　花影　絶粒偶書 二首

疊山集卷之二

五言八句

古詩贈相士吳楚峯　贈宋相士

求紙衾　贈相士郭少仙

送張子高歸延平　送劉治中之信州

七言八句

示兒 二首　代上張經歷

贈卜者魏易齋　題東觀壁 二首

和曹東谷韻　和葉愛梅韻

葉愛梅詩　和游古意韻

游古意詩　和毛靜可韻

毛靜可詩　和詹蒼崖

初到建寧賦詩 一首　魏天應和韻

蔡正孫和韻　二劉兄惠寒衣

附錄

七言八句

送疊山先生北行

陳達翁建安泉石 二首

門人王濟淵道可 一首

門人張子惠 一首

挽疊山先生

洪平齋 一首

趙澗邊 一首

和道士陳天隱 三首

疊山集卷之三

五言長篇

謝劉純父惠木棉布　謝張四居士惠紙衾
謝客惠米線　謝人冬至送鴨酒
乞醯　謝黃禪師華嚴會惠供食
贈道士阮太虛何存齋
七言長篇
菖蒲歌　荆棘中杏花
贈何古梅學醫　贈畫梅吳雪塢
謝樂　謝惠樹栽等物
謝麪　崇真院絕粒
詞調
寒食鄆州道中　沁春園詞
疊山集卷之四
書
上程雪樓御史書　上丞相劉忠齋書
與參政魏容齋書　與楊石溪書
疊山集卷之五
書
與李養吾書　與建寧路毋府判薦朱山長
與劉秀岩論詩
爲蔡文節公子孫免差科書

與天師張簡齋書　與道士桂武仲
薦寫神黃鑑堂　與菊圃陳尚書劄
疊山集卷之六
序
送史縣尹朝京序　送方伯載歸三山序
送黃六有歸三山序　交信錄序
程漢翁詩序　重刊蘇文忠公詩序
贈地理楊南川序　觀音經序
疊山集卷之七
記
寧庵記　東山書院記
圓峯道院祠堂記　擎天巖記
宋辛稼軒先生墓記
疊山集卷之八
墓銘
平山先生毋制機墓銘
疊山集卷之九
說
秋旦說　江仲龍字說
鷺州書院記跋　大學解義跋

蕭氷崖詩卷跋

疊山集卷之十

啓

代宗臣正啓　代賀丞相正啓
代千丞相免追筭功賞錢糧啓
代千執政薦舉啓　代千上司公庭啓
代千丞相遷除啓
代千杜按察追索書板啓
謝宋亦山惠米啓　謝人惠紙衾啓
謝惠醋啓　賀蔡芳源判鎮為道士啓

疊山集卷之十一

啓狀

聘啓　聘定啓
回定啓 五　七月請期啓
回啓　八月請期啓
回啓　九月請期啓
回啓　十月請期啓
回啓　十一月請期啓
回啓　十二月請期啓
回啓　回啓 未九

疊山集卷之十二

劄

通王府尹劄　通黃府判劄
回主簿交代劄

詞

薦父青詞

頌

吾友張四居士為僧敢献善頌

疊山集卷之十三

表

賀玄天上帝生辰表 三月三日　又
許旌陽飛昇日賀表

疊山集卷之十四

疏

梅野起居疏　城隍疏
鳳林新建蓮堂疏　景祐真君生辰疏
福善王生辰疏　化道衣疏
豎公聖者生辰疏　重建觀音寺疏
帚溪蓮社道堂脩諸天閣疏
洪山廟照華嚴第十五會

東山白蓮堂脩造疏　永福堂塑佛像
仁壽堂化粧塑佛像疏
東嶽廟粧塑天堂地獄閻羅像疏
白蓮社經堂疏
疊山集卷之十五
文
代五顯廟巫祝為還頑人放罪文
代昭懿廟巫祝為婦人還頑放罪文
疊山集附錄卷之十六
上疊山先生書　疊山先生行實
文節先生謝公神道碑宋史列傳
讀疊山北行詩跋　祭謝疊山文
褒崇忠節奏詞

疊山集目錄

疊山集卷之一

里生潭石黃溥編

絕句

思親五首 壬午九月寄書老母

九十萱親天下稀十年甘旨誤庭闈臨行有線慈心春再親衣冠兒便歸

九十萱親天下稀吾王何在子何之倚閭日暮無他念一片好心天得知

九十萱親天下稀人無容力荷天慈衣冠禮樂江東聚此是痴兒奉母時

九十萱親天下稀平生教子欲何為楚王肯立韓公子良也歸韓亦有辭

九十萱親天下稀教兒只誦白華詩溪氷山玉人無愧百拜慈闈喜可知

代上杜按察三首

東南官吏欠清風五十年来世道窮須信太平在今日人間又有杜祁公

慶曆諸公開太平選賢按察救生靈當時只有一杜杞豈若先生眞福星

萬物寧無吐氣時平生愛誦杜陵詩如今天下知元結六百年間再見之

送程楚翁遠游

近日人傳庾嶺梅南枝落盡北枝開長安舊日元無此盡是江南人送來

寄謝叔魯三首

紅葉飄揺霜露清去年今日正同行夜來似與君相見明月一窓梅影横

一歳思君君不來君來我去又徘徊歸時只見留詩在何日相逢暢好懐

平生結客知心少亂世逢人笑口難近日老天頻送喜誰來對酒共清歡

五星

五緯煌煌聚在秦項王稱霸沛公臣誰知四百年天下巳屬寛仁大度人

元旦阻雨二首

洪鈞一轉歳開端草木羣生亦喜懽安得明年此時節江東重覩舊衣冠

莫道新年賀客遲晴天暖日却相期春風只被多情苦紅嫩青新總要詩

戲道士阮太虛

阮郎正好住天台玉女多情忍放回雨散雲收一天碧薰風吹夢到瑶臺

春日聞杜宇

杜鵑日日勸人歸一片歸心誰得知望帝有神如可問謂余何日是歸期

謝送夏衣

南州久客困炎歊汗浥春衫上白毛細葛含風常着看此情猶勝舊綈袍

謝惠楮衾

吳宮金歷鳳花綾春暖熏籠換水沉那似氷橋楮夫子滿床明月解微吟

贈儒醫陳西岩

猪苓桔梗[redacted]為奇藥龍書囊用有時莫把眼前窮達論要知良相即良醫

桃

尋得桃源好避秦桃紅又見一年春花飛莫遣隨流水怕有漁郎來問津

覔茶

茂緣林中三五家短墻半露小桃花客行馬上多春日特扣柴門覔一茶

贈畫士劉信可二首

毛頴推鋒入墨池白雲窓下展烏絲来君袖裏張山
月寫盡横斜竹外枝
譜係庭筠出管城宵中千畝盡秋清兒童不悞揮毫
意閑傍虗簷聽雨聲

竹

新篁娟娟如緑玉瀟然出塵澹無欲清風明月誰主
張留得此君在空谷

扇

蒲葵也解歸學捉紈素未應捐篋中莫把暗塵涴明
月好驅大暑来清風

菊

淵明豈但隱逸人淵明素懷諸葛志清香不獨占秋
天菊潭一滴三千歳

賦松

喬松磊磊多奇節冬無霜雪夏無熱根頭更有千歳
苓知誰可語長生訣

與魏梅墅

義熙陶令書甲子春秋仲尼尊天王孔明漢賊不兩
立梁公寸念臣而皇

花影

重重叠叠上瑶臺幾度呼童掃不開剛被太陽收拾
去又教明月送將来

絶粒偶書二首

丹府金童善主家百神聽命静無譁從令何必餐松
栢但吸日精吐月華
龜銜甘露爭先到鳳吸醴泉随後来投在太清仙酒
甕道人日飲兩三盃

叠山集卷之一

里生潭石黃溥編

五言八句

古詩贈相士吳麓峯

世亂異人出高者為神仙方術皆救世可知愚與賢
書君風鑑別妙處不可傳着眼看福人要識太平年

贈宋相士

堕甑看無益乘軒討亦踈恐貧吾自解過論子姑徐
但得耆而艾飽觀詩與書時乎一盃酒此外儘從渠

求紙衾

避世知無地危身只信天寧持韓勝扇不著挺之綿

養性真同道知心有宿緣紙衾加惠絜晴日卧雲邊

贈相士郭少仙

崇蘭生深林澹泊一點芳江梅倚脩竹醞藉萬斛香
氣骨抱金玉精神貯冰霜若以色見我照紅還海棠

送張子高歸延平

亂世讀書少前人教子難青燈書合席紅葉趣歸鞍
梅自知春近松應耐歲寒樓高新月好後夜與誰看

送劉治中之信州

冰玉古溪山治中令士元邦人敬文簡道化望曾孫
朱子書堂在東萊講席存十年儒道晦此日喜登門

七言八句

示兒二首

門戶興衰不自由樂天知命我無憂大兒安得孔文
舉生子何如孫仲謀天上麒麟元有數人間豚犬不
須愁養男不教父之過莫視詩書如寇讎

千古興亡我盡知一家消息又何疑古來聖哲少才
子世亂英雄多義兒靖節少陵能自解孔明王猛使
人悲只虞錯改金根字焉用城南勸學詩

代上張經歷

中原自古多豪傑晉國尤多賢大夫學問斷無虛議

論功名須有大規模胸間弓矢真良將舌底詩書笑
腐儒自恨兩賢相識晚不妨盃酒恣歌呼

贈卜者魏易齋

伯陽曾著易參同奪盡陰陽造化功白玉五城人可
到黃金一點道無窮先生救世心良苦後派多才命
必通魏本大名名易顯子明且為筮江東

題東觀壁二首

觀外好看船往迴觀中幾度見桃開常瞻紫氣青牛
去又帶白雲黃鶴來天地無情搔短髮古今多變付
殘盃醉中尚有醒時眼不信玉山人可推

老樹猶能識道回好懷長對碧天開青山綠水何人
管明月清風要我來少日曾聞黃石教平生幾擲左
慈盃道兄慣見人間事快抱棊枰信手推

和曹東谷韻

萬古綱常擔上肩脊梁鐵硬對皇天人生芳臭有千
載世上榮枯無百年此日識公知有道何時與我詠
遊仙不為蘇武即龔勝萬一因行拜杜鵑

和葉愛梅韻

道逢患難正當行禮食從來較重輕綠鬢行藏堪撿
點白頭去就要分明了知死別如龔勝未必生還似

子卿緯地經天文不喪許君獨擅大聲名
后土茫茫兩曆行綱常重重此身輕大江有士一
人半千載見君雙眼明俯仰元無愧今古英雄何
必盡公卿早知莫貫成都卜肯得人知大隱名

右葉愛梅詩

和游古意韻

死易程嬰豈不知十年死後未為非文辭未必改秦
甥左傳取呂飴[illegible]說秦穆事敲朴徒能抱御衣無志何勞悲爾泰
此言繼泰一詩忠矣然畧無與周之志與文侯之命辭氣相似魯不如泰無衣之有[illegible]也得仁更
不食山薇余幼受教先人武王太公周公一聞扣馬之諫既殺紂心燕然不事君臣合謀維有
興滅繼絕以漸天下以係人心故立武庚為殷王畫有商畿內之地姑命三井以監之其王者位号尚如
故與周竝立至三監挾淮夷叛始殺武庚始降王爵公黜殷命而封微子於宋故周書曰用告商王孔子
序書曰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可見前此殷命已絕殷王如故伯夷雖采薇西山見周
家能悔過遷善雖死無悠然幷微族不食而死之故孔子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先君子云此說聞之韓澗
泉辭論語儒冠有愧一廝養見史記漢書武臣張耳陳餘傳何忍葵心對
落暉
滿腔忠孝有天知不管人間事已非萬里乾坤雙
草屨百年身世一麻衣行藏自信床頭易卧病惟
飡隴首薇倘過宗周見離黍幾多新淚向殘暉

右游古意詩

和毛靜可韻

孟韓相慕久懸懸恨不論詩早十年吾道不行知有
命斯文將喪更由天此生何恨為龔勝來世誰能知
少連不信無人扶宇宙是邦豪傑已林然
一襟書傳日星懸湖海聲名五十年事不求知惟
此理文之未喪豈皆天人方驚怪歐陽子我獨悲
傷魯仲連看鏡倚樓秋已暮風巾霜屨重依然

右毛靜可詩

和詹蒼崖韻

八閩英傑盛如林安得三忠存至今舊俗風流千載

事精忠大義一般心早知平陸風波惡何必山巔崖雲霧深此日脊梁非鐵硬小顏拳不定相使 調雲峯起義

初到建寧賦詩一首

魏參政執拘按北行有期死有日詩別妻子

良友良朋

雪中松栢愈青青扶植綱常在此行天下久無龔勝潔人間何獨伯夷清義高便覺生堪捨禮重方知死甚輕南八男兒終不屈皇天上帝眼分明

疊翁老師將有行賦詩言別綱常九鼎生死一毛慷慨激烈高風凛然真可以廉頑立懦天應

足患痼疾莫能往餞回視后山之送彼翁為有媿矣斐然拜和未知能徹師聽否臨風凄斷

萬疊青山只麼青從容時止又時行斯文未喪予何畏舉世隨流我獨清日月精忠今古在丘山道義死生輕吾翁鐵脊文翁侶無愧淵明與孔明

先生心事炳丹青顧影何曾愧獨行商嶺芝能如橘隱首陽粟不似薇清綱常正要身扶植出處端為世重輕安得寒泉來會宿參同極論到天明

右門人建安梅埜魏天應和韻

疊翁老師因行賦詩讀其辭而見其心天地鬼神昭布森列不可誣也為之感慨激烈正孫辱在師門弟子之職敢不拜一語以激揚先生之義氣用韻斐然

山色愁予渺渺青平生心事壯鵠行霜鬢雪膚天終定歲晚江空水自清肩上綱常千古重眼前榮辱一毫輕離明坤順文箕事此是先生素講明

右門人蒙齋蔡正孫和韻

辭洞齋華父二劉兄惠寒衣

雖羅內附何損麒麟反君事讎忍為狗彘凡勸吾入燕吐胷中不平而後死者皆非忠於

謀人者也南八男兒死爾不可為不義屈豈敢曰將以有為乎平生學問到此時要見分明辱惠寒衣義不當受大顛果聰明識道理胷中無滯礙何必受昌黎先生衣服為別耶

小詩寫心謾發一笑

平生愛讀龔勝傳進退存亡斷得明范叔綈袍雖見意大顛衣服莫留行此時要看英雄樣好漢應無兒女情只願諸賢扶世教餓夫含笑死猶生

附錄

七言八句

送疊山先生北行

流落崎嶇十二年幾同灑血杜鵑前一雙芒屩乾坤窄萬古丹心日月懸桉上灵龜元不食樊中孤鶴且安眠逃名不得名終在行止非人亦有天

又陳達翁建安泉石

孤忠不忌綉衣時跣足徉狂老亂離鷄鶩可能逃圈網麒麟能肯受鞭羈半生苦被名相誤萬里甘將死自期今日如公能有幾此身無媿作男兒

送疊山先生北行

希夷何意出山中心事當年漢卧龍行止但憑天作主別離初不淚沾胷定知晚菊能存節未必寒松肯受封大義昭明千載事前程儘更好從容

右門人王濟淵道可

打硬脩行三十年如今證驗做儒仙人皆屈膝甘為下公獨高聲罵向前此去好憑三寸舌再來不直一文錢到頭畢竟全清節留取芳名萬古傳

右門人張子惠叔仁

挽疊山先生　洪平齋

千古精忠日月光根無麟筆寫堂堂還家耻作梁江總辟穀誰知韓子房後死十年應有待輕生萬

里故非狂有兒可拾江邊骨須信人亡道不亡

又　趙潛邊

西山東海莫容身芒屩蕭蕭萬里塵去住更無寬歲月死生惟有一君親丹心故國紅雲冷白骨他鄉塞草春不是回頭春已暮至今猶說似痴人

和道士陳天隱三首

明知儒道本同流未了因緣不自由紫府麥陽隨念到紅塵辛苦幾時休精神嘗與天來往軀殼不知誰滯留穹壤豈無陸脩靜知君認得故吾不

豈不逍遙自杀真世間何地可容身碧潭秋月元無物履日祥風只愛春天上儘多知己友塵中安得見心人赤虬一躍蓬萊近又恐丹丘有宿因

學道無魔道不成神人得訣是無名光風自覺長瀟灑明月何曾有死生早悟梅山難養性何如福地別尋盟梅花香裏堪聯句莫笑人間石鼎鳴

疊山集卷之二

五言長篇　　里生渾石黃溥編

謝劉純父惠木綿布

嘉樹種木綿天何厚八閩厥土不宜桑蚕事殊艱辛
木綿收千株八口不憂貧江東易此種亦可致富殷
奈何耒痒薄或者畏蒼旻吾知饒信間蚕月如岐邠
兒童皆衣帛豈但奉老親婦女賤羅綺寶絲賀金銀
角齒不兼與天道斯平均所以木綿利不畀江東人
避秦衣木葉剡首蕭懸鶉天下有元德孔融顧卜鄰
綈袍望不及共裘志自仁贈我以兩端物意皆可珎
絜白如雪積壓客過緜純美縫不足書孫服難擬倫
絺纊皆作貢此物不薦陳豈非神禹意隱匿遺小民
詩多草木名箋疏欲尋討國家無楚越欲識固無因
剪裁為大裘窮冬勝三春拜嘉重感激觸物尤酸辛
吁嗟彼寒谷鄒律今不神三宮坐穹廬兩雪或十旬
安得遺此惠飛到君王身塞上寒墮指挾纊誰為溫
人各賜兩端費銀二萬斤大軍四十萬談笑却胡塵
感君道義交何異骨肉親可與知者道衆人笑且嗔
玉案未能報瓊琚情則真春秋二百年幣交幾君臣
季札有贈好千古尚如新

謝張四居士惠紙衾

何年擣玉楮瑩潔無滓涅清與厭純綿安有塵可振
夜臥白書中氷雪心不奈夢覺梅花香爐紅絕煙熅
疑到玉皇前俯視日月暈人間綺羅帳何異錦覆囊
吾恭忍寒人從師游梟陽爵祿不可辭高舉已在汶
獨憐無褐民茅簷凍欲僨大裘正萬丈德心欠廣運
天下皆無寒孔孟有素蘊頑與物為春余鉄吾不慍
以君志趣高惠我無俗韻縞帶報紵衣僑札真契分

謝人惠米線

玉粒百穀王有功滿人寰舂磨作瓊屑飛雪落九關
劍張化瑤線弦直又可彎湯鑊海沸騰玉龍自相扳
銀濤翻雪浪出沒幾旋還有味勝湯餅飫歌不愁瘝
包裹數十里瑩潔無點斑與師遠持攜此物正可頒
千萬一日飽不費金數鍰長安權貴人五鼎靳笑顔
玉食過九重恨無土宇服豈知有瓊糜天雨到市闤
顧獻空峒帝馬迷龍難攀

謝人冬至送鴨酒

陽徒且閉關萬物畏坤含雙鳧飛天外鶩食何貪婪
儒道又一泰十年亂愈饑誰家讀書堂庭階無青蘆
此時談詩書違經提魚篇平生太玄文知者無一譚

之子愛野穉爲驥駒舞兩驂摩頗酒食饌不徙懸鷄鴿
寒威甚毒矣三盃勝七錫燗醉尋梅花發峯吾尚堪

乞醯

平生忍酸寒鼻吸醋三斗先民耻乞字乞醯良可醜
賣鷄買魚羹鷄魚誰舍取將爲水晶鱠聊悅苦吟口
主人曰無醯調和只宜酒一夜嚴霜寒池水堅可扣
誰知酒不氷流斯魚可走旁觀粲然笑易牙知此否
始知五味和鹹酸必相有提壺我有求君甕肯發頡
宿諾惠未來望梅渴已久似聞君釀醯巧心出楊柳
楊柳屬他人腸斷香山叟舉瓢酌醯時又憶玉纖手

一願一心酸淚珠滿翠袖此亦人至情何不告朋友
古人有乞漿得酒意愈厚又恐酒俱來太歲正在酉時乙酉歲

謝黃禪師華嚴會供食

十兆九萬拜求道心如恔毗盧頂上珠直欲一手探
天厨送誰饌衆腹豈敢貪君有維摩心作蠶憐吳蠶
八萬四千供只須丈室函昔我聞晨鐘今載草堂柵
流年急如梭長歌愧儂藍勇尋趙州關何畏白髮毿
願爲護法輪金甲持長鈸又恐回道人晚遇黃龍南

贈道士阮太虛何存齋

六道四生苦何人不煩惱官人自做官道人自修道
相逢不下馬各自尋蓬島前生非親契今生如何好
本來無因緣安得有果報來非人捉來到是天送到
我若不呈醜道敎一齊倒春風縛不住秋月蝕愈皎
莫登時貴門談天根欠早對面不相識開口便激惱
譬如弄雜劇徒取傍人笑道我是風顛知我已明了
莫愁我饑渴天厨食自飽眞宰善解家未敢與人道

七言長篇

菖蒲歌

有石奇峭天琢成有草夭夭冬夏青人言菖蒲非一

種上品九節通仙靈異根不帶塵埃氣孤操愛結泉
石盟明窓淨几有宿契花林草砌無交情夜深不嫌
清露重晨光疑有白雲生嫩如秦時童女登蓬瀛手
携綠玉杖徐行瘦如天台山上聖賢僧休糧絶粒孤
鶴形勁如五百義士從田橫英氣凜凜磨青冥清如
三千弟子立孔庭回琴點瑟天機鳴堂前不入紅粉
筵席上常聽詩書聲桂石條蕩皆見貢此物舜廟當
共登神農知已入本草靈均蔽賢遺騷經幽人耽翫
發仙與方士服餌延脩齡絲鸞紫鳳琪花孔赤虬玉
麟芙蓉城上界眞人好清淨見此靈苗當大驚我欲

携之朝太清瑤草不敢尊芳馨玉皇一笑留香案錫與有道者長生人間千花萬草儘榮艷未必敢與此草爭高名

荊棘中杏花

墻東荒蹊抱村斜荊棘狼藉盤根芽何年丹杏此留種小紅瀸瀸爭春華野人慣見謾不省獨有詩客来咨嗟天真不到鉛粉筆富艷自是宮閑花曲池芳逕非宿昔蒼苔濁酒同天涯京師惜花如惜玉曉檐賣徹東西家杏花看紅不看白十日怗殺遊春車誰家園裏有此樹鄭重已着重幃遮阿嬌新寵貯金屋明

妃遠嫁愁清笳落花縈簾拂床席亦有飄泊沾泥沙天公無心物自物得意未用相陵誇黃昏人歸花不語惟有落月啼棲鴉

贈何古梅學醫

永州何仙藥最靈神尤能濟邕州城廣西兩道再清平百萬赤子荷更生笙鶴一去三百年東南忽變為腥膻為血為肉生靈苦在者瘡痍何日痊上界真人有同性不學神仙學孔孟有術醫國無人知要為吾民救微命察脉肥瘠韓子精論疾陰陽子產明神功端不讓思邈古道依然如宋清得錢費藥少取利無錢乞藥喜捨施好客来時入酒鑪無朋終日閱書市憶昔民生三皇前下壽無疾享百年神人妙用不可見本草靈素猶有傳古云醫不通三書世上斷不服其藥如君胷中有炎黃冷笑三書盡糟粕我聞上帝最好生活人功多朝玉京請看岐叟至陶葛神仙多是良醫成東南干戈二十秋人無貧富眉長愁千人幸有一人在到處呻吟無歌謳遺黎若要家平康但願良醫自天降不蠡手樂有靈時好看良醫作良相

贈畫梅吳雪塢

吳君雪塢善畫梅竹胷次爽豁所交多賢人梅竹其所好雪塢其所居雪壤間如有五更風雪夜當門獨立人必能知吳君之不凡矣廣信謝枋得贈之詩曰

冷凝寒極雪漫漫天下無人知袁安起来門前問梅竹吾友可以話歲寒歲寒心腸似鐵石不與萬木同摧殘有時醉中畫梅竹洪鈞只在掌握間人生莫與天爭巧上帝一見開笑顏人極俗物不足道千年陳人無可觀誰人奈得此雪過春風去後終須還千紅萬紫爭爛熳梅竹携手隱空山皋陶庭堅不祀若程嬰杵臼存孤難豈無當門獨立者五更風雪不相干

上帝慈仁須動念醒来紅日上三竿
謝藥
雪深不能鑱黃精天寒不能斸茯苓瑤草共食何日
長還丹獨鍊何時成如來憐我似鶴形指揮龍樹露
神靈佛無老死無生滅何用芳我以長生
謝惠椒醬等物
薑茶易地味不甘薑桂到老性愈辣人言中拂能變
化我見芬芳終不滅古来郊廟薦德馨此物氣味通
神明開口一笑露眼睛望君點化佛先成
孔子雯食蔬菜羹羹中無醬必不食先生執醬餽高
年此味珎羞豈易得瓶中有粟豈過望誰憐陶令分
嘉餉喜君不作無髮人免得東坡借擂醬
謝麪
豐年自古說来年四月麥熟勝秋收天廚送食不待
求有麪飫飽吾何憂安得化身為兒童戲沙作麪可
報荅授記或為阿育王請鑄八萬四千塔
崇眞院絶粒偶書付兒熈之定之并呈張蒼峰
劉洞齋華甫
西漢有臣龔勝卒閉口不食十四日我今半月忍渴
飢求死不死更無術精神常與天往来不知飲食為

何物若非功行積未成便是業債償未畢太清羣仙
宴會多鳳簫龍笛鳴瑤瑟豈無道兒相提携騎龍直
上參天一
寒食鄆州道中 沁春園調
十五年来逢寒食節皆在天涯歎雨濡露潤還田寧
柏風柔日媚羞看飛花麥飯紙錢隻鷄斗酒幾誤林
間噪喜鴉天笑道此不由乎我也不由他
䖏中鍊熟丹砂把紫府清都作一家想前人鶴馭常
遊絳闕浮生蟬蛻豈戀黃沙帝命守墳王令脩墓男
子正當如是邪又何必待過家上塚晝錦榮華

豐山集卷之三

書

里生潭石黃溥編

上程雪樓御史書

十月朔日丁憂人謝枋得稽顙再拜奉書于雪樓御史中丞相公執事大元制世民物一新宋室孤臣只欠一死某所以不死者以九十三歲之母在堂耳罪大惡極獲譴于天天不勦厥命而奪其所恃以爲命先妣以今年二月二十六日考終於正寢某自今無意人間事矣禮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瘞某幼讀此書何知其苦乃今身履之而後痛楚不

能禁某三十一而入仕五十一而休官平生實歷不滿八月俸祿無一毫歸家養親已不可言孝矣惟黽勉送死或可以少贖前過親喪在淺土貧不能禮葬苫塊餘息心死形存小兒傳到郡縣公文乃知○○欲求至誠無偽以公滅私明達治體可勝大任之才執事薦士凡三十賤姓名亦玷其中執事將隆旨督郡縣以禮聘召有願應詔者以資幣厚遣乘傳上京弓旌招賢輪帛迎士此禮不見於天下久矣豈非清明一盛事乎有志經世者孰不興起惜乎求興才而及其非其人非其人貽笑於天下取譏於後世非○

聖上求賢之初意也揚善者順天薦賢者報國執事爲君謀亦忠矣自燕京至上饒五千里當執事薦士時豈知某有母之喪衰絰之服不可入公門草土之銜不可徹殿陛姓名不祥者不可辱古靈薦稾也稽之古禮子有父母之喪君命三年不過其門所以教天下之孝也解官持服在大元制典尤嚴自伊尹傅說之後三千年間山林匹夫辭烟霞而依日月者亦多矣未聞有冒衰匿服而膺幣聘者傳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爲人臣不盡孝於家而能盡忠於國者亦未之有也某親喪未克葬持服未三年若違禮背

法從郡縣之令順執事之意其爲不孝莫大焉○○以道德仁義治天下取士必忠孝人有不葬其親而急於得君者人心何在天理何在非聖君賢相所忍聞也且夫至誠無偽以公滅私明達治體可勝大任三代而下真足當此選者惟諸葛孔明一人孔明居隆中執事生古郢皆荆楚奇才也孔明未遇時立心制行必有大過人者襄陽耆舊能言之此執事所熟聞亦執事所願學今天下果有人物髣髴孔明者乎有斯人應斯詔固世道之福亦儒道之幸光岳之氣久裂者未全六經之道久微者未昌宜八紘羅六合

以求才老者怯而不可用壯者狂而不可信少者未
成才而不可得姑取吉人善士以和光同塵當饋可
無思拊髀可無歎野史記之曰甚哉上下之相蒙也
此豈○○所樂哉此豈執事所願哉語曰人豈不自
知其自知不才久矣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李左
車猶能言之況稍知詩書頗識義理者乎某之至愚
極闇決不可以辱召命亦明矣當執事薦士時特不
知某有母之喪耳倘知之必不以不祥姓名瀆旒冕
執事豈不聞前朝之事乎淳祐甲辰丞相史嵩之父
沒天子詔起復嵩之雖不來太學生叫閶闔而攻之

其詞曰天子當為國家扶綱常為天地立人極奪情
非令典起復非美名朝臣惟徐忠公元杰上疏主正
論力勸君父宜令嵩之終三年喪人心天理不可泯
滅此嵩之所以壽終吉宋之所以幸存三十年也咸
淳甲戌而後不復有禮法矣賈似道起復為平章文
天祥起復為帥閫徐直方起復為尚書陳宜中起復
為宰相劉黻起復為執政饒信千質穿窬之徒鑽刺
起復不可勝數三綱四維一旦斷絕此生靈所以為
肉為血宋之所以暴亡不可救也豈非後車之明鑒
乎忠臣論事必識大體君子取人先觀大節執事不

可稱匪其人而孤○○求才之意某不可進不以禮
而誤執事知人之明不待智者而知之矣為人子止
於孝為人臣止於忠某不能為忠臣猶願為孝子傳
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執事能亮某之心使
某幸而免不孝之名是成我者之恩與生我者等也
某家在弋陽執事僑寓盱江相望二百餘里當徒跣
以謝門墻惟服色慘慘不可以謁達官貴人敢以書
白于侍御者語曰士屈於不知己而伸於知己執事
豈不聞某為江南一愚直人乎人無所不至惟天不
可欺某所以發露真情而不暇文飾其辭者亦恃執

事必知己也不備某稽顙再拜

上丞相劉忠齋書

七月吉日門生衰絰謝枋得謹齋沐裁書百拜託友
人吳直夫獻于內相尚書大丞相國公忠齋先生鈞
座惟天下之仁人能知天下之仁人惟天下之義士
能知天下之義士賢者不相知多矣能灼見三後之
心者必聖人也某自壬戌以後小夫竿牘不至門墻
者二十七年孰不以為簡先生曰斯人也非簡我也
必愛我也今天下能知某之心者孰有過於先生乎
事有當言而不言則非所以酬知己某敢不避誅斥

而借言之君子之所為必非衆人之所識湯可就桀亦可就必道義如伊尹者能之伯夷柳下惠不能也佛肸召可往公山弗擾召可往必聖神如孔子者能之曾顔閔不能也傳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先生之所能其自知其必不能矣○○本無滅宋之心郝奉使將命來南欲使南北百萬億蒼生同享太平之樂至仁也只此一念自足以對越上帝貫似道執國命十六年欺君罔上誤國殘民其惡不可一二數拘行人殞歲幣滿朝無一人敢言其非兵連禍結亡在旦夕滿朝無一人敢聲其罪普類亦可自反矣天怒于上

人怨于下國滅主辱理固宜然天實為之人豈能救之哉○○之禮三宮亦可謂厚矣○○保全亡國之臣亦可謂有恩矣江南無人才未有如今日之可恥春秋以下之人物本不足道今可求一人如瑕呂飴甥程嬰杵臼廝養卒亦不可得矣先生少年為倫魁晚年作宰相功名富貴亦可以酬素志矣奔馳四千里如大都拜見○○豈為一身計哉特以問三宮起居使天下後世知君臣之義不可廢也先生此心其知之天地鬼神知之十五廟祖宗之靈亦知之衆人豈能盡知之乎師友之相知古今寧幾人哉事有可

效忠於清朝者其不可不言先生亦不可不察近觀路縣及道錄司備奉尚書省指揮江淮行省叅知管公將旨來南根尋好人根尋不覥面皮正當底人此令一下人皆笑之何也江南無好人無正當人久矣謂江南有好人有正當人者皆欺○○也何以言之紂之亡也以八百國之精兵不敢抗二子之正論武王太公凜凜無所容急以繼絶興滅謝天下殷之後遂與周並立使三監淮夷不叛則武庚必不死殷命必不黜殷之位號必不奪微子亦未必以宋代殷而降為上公也多士多方依依然不忘舊君者三十年

成王周公以忠厚之心消其不平之氣曰商王士曰有殷多士曰殷逋播臣未敢以我周臣民例視之太平君相待亡國臣民何如此其厚也豈非殷之舊國故都猶有好人猶有正當人乎唐人哀六國之滅者也妃嬪媵嬙王子皇孫辭樓下殿輦來于秦朝歌夜絃為秦宮人至今讀者猶惻楚六國臣子無一痛心刻骨亦可謂無人矣楚懷王不過一至愚極闇之主耳播弃忠直信任姦邪送死咸陽無足哀者楚人乃憐之如悲其親戚豈不曰楚本無罪不過弱而不能自立耳楚滅矣義陵一邑惓惓於舊君者惟一心扶

老携幼肥遯梔源後六百年兒孫尚不與外人相接以秦皇帝之威靈蒙恬蒙毅之智勇豈不能盡戮楚人而拘之天常民彝不可泯滅姑留此輩以勸吾忠臣義士可也豈非楚之舊國故都猶有好人猶有正當人乎女真之破汴京也劫二帝據中原土地人民皆其有矣粘罕多智人也知地廣人稠未易心服一讀馬伸秦檜議狀為之動心變色亟思一策處之兩後南北戰者六七年女真之待二帝亦慘矣宋之臣子不敢置兩宮於度外也今年遣使祈請明年又遣使祈請今年遣使問安明年又遣使問安一使死於

前一使繼於後王倫一市井無賴狎邪小人耳謂梓宮可還太后可歸諸君子切齒怒罵終則二事皆符其言行人洪忠宣拘留燕山開門授徒室燃敬其忠信誠慤一日問之曰天下何時可太平忠宣曰息兵養民則太平又曰何如則可以息兵養民忠宣讀孟子齊宣王問諸侯救燕一章以對和聲琅誦曰天下固畏齊之强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又讀孟子樂天畏天一章曰小國能畏天大國能順天室燃曰善哉善哉吾計決矣曾幾何時密授秦檜以江南稱藩國納歲幣之說而息兵養民矣女真自丁未以後安處中原享國百有八年而宋自戊午至甲午偷安江南者九十七年非秦檜之功皆洪忠宣讀孟子勸室燃之力也豈非江左臣子猶有好人猶有正當人乎以某觀之江南無好人無正當人久矣求好人正當人於今日尤難某江南一愚儒耳自景定甲子以虛言賈實禍天下號為風漢先生之所知也昔歲程御史將旨招賢亦在物色中既披肝瀝膽以謝之矣朋友自大都來乃謂先生以賤姓名薦朝廷過聽遂煩旌招某乃丙辰禮闈一老門生也先生誤以忠實二字褒之入仕二十一年居官不滿

八月斷不敢枉道隨人以辱大君子知人之明今年六十三矣學辟穀養氣已二十載所欠惟一死耳豈復有他志自先生過舉之後求得道高人者物色之求好秀才者物色之求藝術人者物色之奔走逃遁不勝其苦中書行省魏參政之言勒令福建有官不仕人呈文憑根脚者又從而困辱之此非先生之賜而何然先生豈有心於害某哉大抵朝廷一番求賢不過為南人貪酷吏開一番騙局趂幾錠銀鈔欺君誤國莫大焉今則道錄司備參政管公將隆旨根尋好人不覷面皮正當人又物色及某矣某斷不可應

聘者其說有三一曰老母年九十三而終殯在淺土貧不能備禮則不可大葬妻子嫂婢以某連累死於獄者四人寄殯叢冢十一年矣旅魂飄飄豈不懷歸弟姪死國者五人體魄不可尋遊魂亦不可不招也凡此數事日夜關心某有何面目見先生乎此不可應聘者一也二曰有天下英主必能容天下之介臣微介臣不能彰英主之仁微英主不能成介臣之義某在德祐時為監司為帥臣嘗握重兵當一面矣蒯通對高祖曰彼時臣但知有齊王韓信不知有陛下也滕公說高祖曰臣各為其主季布為項羽將而盡

力乃其職耳項氏臣可得而盡誅耶某自丙子以後一解兵權棄官遠遁即不嘗降附先生出入中書省問之故府宋朝文臣降附表即無某姓名宋朝帥臣監司寄居官員降附狀即無某姓名諸道路縣所申歸附人戶即無某姓名如有一字降附天地神祇必殛之十五廟祖宗神靈必殛之甲申歲○○降詔赦過宥罪如有忠於所事者八年罪犯悉置不問某亦在恩赦放罪一人之數夷齊雖不仕周食西山之薇亦當知武王之恩四皓雖不仕漢茹商山之芝亦當知高帝之恩況羹藜含糗於○○之土地乎○○之

赦某屢矣某受○○之恩亦厚矣若效魯仲連蹈東海而死則不可今既為○○之游民也莊子曰呼我為馬者應之以為馬呼我為牛應之以為牛世之人有呼我為宋逋播臣者亦可呼我為大元游惰民者亦可呼我為宋頑民者亦可呼我為○○逸民者亦可為輪為彈與化往來蟲臂鼠肝隨天付予若貪戀官爵昧於一行縱○○仁恕天涵地容哀憐孤臣不忍加戮某有何面目見○○乎此不可應聘者二也某受太母之恩亦厚矣諫不行言不聽而不去猶願効竭駑鈍以報上也太母輕信二三執政之謀挈祖

宗三百年土地人民盡獻之○○無一字與封疆之臣議可否君臣之義亦大削矣三宮北遷乃自大都寄帛書曰吾已代監司帥臣具姓名歸附宗廟尚可保全生靈尚可救護三尺童子知其必無是事矣不過紿群臣以罷兵耳以宗社為可存以生靈為可救陽紿臣民以歸附此太母之為人君自盡為君之仁也知宗社不可存生靈不可救不從太母以歸附此某為人臣自盡為臣之義也語曰君行令臣行志又曰制命在君制行在臣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孔子嘗告我矣君臣以義合者也合則就不合則去

某前後累奉太母詔書並不回奏惟有緻申二王乞解兵權盡納出身以來文字告前致仕削籍為民遯迹山林如殷之逋播臣耳聞太母上仙久矣北向長號恨不即死然不能寄一功德疏如任元受故事今日有何面目捧麥飯灑太母之陵乎此不可應聘者三也今朝廷欲根尋好人不靦面皮正當求人某決不可當此選先生若以三十年老門生不背負師門為念特賜仁言為某陳情於江淮行省參知管公碩移關諸道路縣及道錄司不得縱容南人貪酷吏多開騙局脅取銀鈔重傷國體大失人心俾某與太平

草木同沾聖朝之雨露生稱善士死表於道曰宋處士謝某之墓雖死之日猶生之年感恩報恩天實臨之司馬子長有言人莫不有一死死或重於太山或輕於鴻毛先民廣其說曰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先生亦可以察某之心矣干冒鈞嚴不勝恐懼戰慄之至

與參政魏容齋書

九月吉日前宋逋播臣○○游民謝某謹齋沐頓首致書于大參政公閣下大元制世民物一新宋室逋臣只欠一死上天降才其生也有日其死也有時某

頓一死全節久矣所恨時未至耳○○慈仁如天不妄殺一忠臣義士雖曰文天祥被姦民誣告而枉死後来寃狀明白姦民亦正典刑其待亡國之逋臣可謂厚矣某雖至愚極蒙豈不知恩所以寧為民不為官者忠臣不仕二君烈女不事二夫此天地間常道也有伊尹之道有伊尹之志則何事非君何使非民若伯夷柳下惠則自知不能為伊尹決不敢學伊尹矣自丙戌程御史諵雪樓將隆旨宣喚之後今第五次蒙○○以禮招徠上有堯舜下有巢由上有成湯下有隨光上有周武下有夷齊某所以效廑人之死

而不往頓學夷齊之死而不仕者正欲使天下萬世知○○之量可與為堯舜可與為湯武能使謝某不失臣節視死如歸也茲蒙大參相公拘管周先生道院日夜勞動錄事司吏卒十餘人及坊正屋主監守豈不憂某之逃走耶某是男兒死即死耳不可為不義屈何必逃走大參相公憂慮亦太勞矣先民有言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某茲蒙大參相公縲紲而到大都以縲絰見留忠齋諸公且問諸公容一謝某聽其為大元閑民於大元治道何損殺一謝某成其為大宋死節於大元治道何益只恐前誤大宋後誤

大元上帝監觀必有報應諸公自無面目立於天地間某毋喪未葬據禮經不可除服只當縗絰見公卿凶服不可入君門○○有命當歷寫江南宦吏貪酷生靈愁苦之狀作萬年書獻陛下一聽進退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事二夫此某書中第一義也某自九月十一日離嘉禾即不食煙火今則并勺水一果不入口矣惟願速死與周夷齊漢龔勝同垂青史可以愧天下萬世為臣不忠者茲蒙頒賜仰見禮士之盛心某聞之食人之粟者當分人之憂衣人之衣者當任人之勞乘人之車者當載人之難某既以死自處

度此生不能報荅恩遇矣義不敢拜受所有鈞翰璧餽事件盡交還来使回納使帖外郎又傳鈞旨云欲訪問某何事某初志亦願效一得之愚今則決不敢矣魯有公甫文伯死其母敬姜不哭室老曰焉[illegible]有子死而不哭者夫其母曰孔子聖人也再逐於魯而此子不能從今其死也未聞有長者来內人皆行哭失聲閨中自殺者二此子也必於婦人厚而於長者薄也吾所以不哭君子曰此言出於母之口不害其為賢母也若出於婦人之口則不免為妒婦矣言一也所居之位異則人心變矣某義不出仕者也今雖有忠謀奇計則人必以為妒婦矣恐徒為天下所笑惟相度容之干冒鈞嚴不勝悚慄

與楊石溪書 名以成字習之石溪號也白石人

枋得雲卧空山猶有雪夜思袁安者高誼今所無也執事共學寧幾時問遺數至僕亦可以愧矣施者猶未厭君子固過於厚乎宋朝盛時文章家非一人歐蘇起遐方僻壤以古道自任發為詞華經天緯地天下學士皆知所宗隱然挈宋治於兩漢之上七十年来文體卑陋極矣天運循環必有作者是不難亦為之而已矣枋得頗有興起斯文之意倡而無和言而莫聽近來始得張伯大與習之兄弟能卓然自立不從俗浮沉豈特時文當為天下雄今之同志即後之同傳枋得深有望焉惜乎相聚之日淺所願切磋講究者十未二三私懷如有欠執事乃以為德何邪

疊山集卷之四

書

里生潭石黃溥編

與李養吾書

某惟祖宗於舍選擢倫魁視進士上三恩數尤渥賜袍笏大成殿下即日授國子錄升崇化堂與兩司成衆學官序爵而坐不待親民而入朝固以執政宰相望之矣後雖渝初意失舊法西淛七年給札亦未爲遲執事坐爐亭時聲名赫赫震京師諸老先生恨識面之晚出場屋以程文示同志皆心降辭服推讓爲第一登名日果巍然冠羣英七年三優如執左契科

目由人重誰不以西淛芳躅期之恬退六年僅得一學官在外爲漕司掾人皆曰不才宰相必不能容天下第一流人物當以養吾進退去就覘之陸宣公有言輿王之良佐皆是季世之棄才養吾不屈節受宰官於陳宜中留夢炎劉黻柄國之時吾知天地祖宗之意已有所屬宇宙大變一世無全人能信持文之士勇爲亂臣賊子者尤衆少康逃匿有仍氏者四十年宣王逃匿召公家者十有四年夏周諸侯公卿大夫背叛者不見於史策是何三代忠臣之多也養吾潔身全節於深山窮林間屹然如黃河之有砥柱先儒謂世有非常之變天必豫出非常之人以擬之吾於是有望矣藝祖皇帝最重讀書人天地圻缺之餘正望其整頓人極傾頹之際正望其扶持在天之靈想亦不能忘情也子房不能存韓而歸漢孔明不能興漢而保蜀君子憐之今日之事視二子尤難愚公移山精衛塡海取訕笑於腐儒俗吏鄙夫庸人固宜程嬰杵臼樂毅申包胥果何人哉天地間大事决非天地間常人所能辦使常人皆能辦大事天亦不必産英雄矣夷狄不可爲諸夏之王古今未有絶正統之時使君臣上下同一豺狼虵豕之心而可立國秦

始皇隋文帝必不再世而亡矣使五帝三王自立之中國而終爲戎狄所滅使君無桀紂幽厲之惡而一廢不復興少康宣王東周蜀漢之事皆不可信矣人力終有窮天道終有定壯老堅一節終始持一心吾獨於養吾有望其嘗有言人可回天地之心天地不能奪人之心大丈夫行事論是非不論利害論逆順不論成敗論萬世不論一生志之所在氣亦隨之氣之所在天地鬼神亦隨之願養吾益自珍重儒者常談所謂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極爲去聖繼絶學爲萬世開太平正在我輩人承當不可使天下後世謂

程文之士皆大言無當也

與建寧路安府判薦朱山長

知公度量足以翕受一世之人物敢以士獻朱文公之後能世濟其美者亦罕矣四方善類幾年長太息某客閩十三年所交朋友能讀四書者儘多求其明辨力行真踐實履果無愧文公四書之教者惟泳道朱公沂一人癸未年初識之逆旅中狀貌與文公無異揖而問其姓字則文公曾孫也聽其議論覘其志趣絶似西北人無一點江南時文氣習遂為莫逆交每歲或一相會觀其論古今人物高下國家興廢善

類仕止久速之故掃盡華葉獨存根株使其老為太平民正謂胡瑗嘉祐直講官也生不逢時可為浩嘆乙亥巳前侍從監司太守以遺逸薦者衆矣泳道皆不應聘某問其故則曰吾家如侍郎在總領鹽鐵漕秘撰浚非不遇賢宰相以文公之故守官膴仕如取諸寄終為一俗吏既無補於世道徒有忝於家聲此某所深愧也所以用力文字與郡國薦名必由科舉奮身者頗一洒從祖從叔從兄之恥使文公之道取信於萬世也天耶命耶今何言哉某聞而悲之惟誦努力加飡飯無事長相見兩句以相勉今在建安書院與釋菜頗梅庵枉駕訪之延至門下與之談論必有以知盛心者若信其非江南時文氣習則頗以建安武夷書院山長或提督官待之亦扶持世道興起斯文第一義也

與劉秀岩論詩

詩於道最大與宇宙氣數相關人之氣成聲聲之精為言言已有音律言而成文尤其精者也凡人一言皆有吉凶況詩乎詩又文之精者也某辛未年為陳月泉序詩云五帝三王自立之中國仁而已矣中國而不仁何以異夷狄理之變氣亦隨之近時文章似

六朝詩又在晚唐下天地西北嚴凝之氣其盛於東南乎當時朋友皆笑之言幸而中此說有證先人受教章泉先生趙公澗泉先生韓公皆中原文獻談詩甚有道凡人學詩先將毛詩選精深者五十篇為祖次選杜工部詩五言選體七言古風五言長篇五言八句四句七言八句四句八門類編成一集只須百首次於文選中選李陵蘇武以下至建安晉宋五言古詩樂府編類成一集次選陶淵明韋蘇州陳子昂柳子厚四家詩各類編成一集次選黃山谷陳后山兩家詩各編類成一集此二家乃本朝詩祖次選韓

文公蘇東坡二家詩共編成一集如此揀選編類到二千詩詩人大家數盡在其中又於洪邁編晚唐五百家王荊公家次通選唐詩內揀七言四句唐律編類成一集則盛唐晚唐七言四句之妙者皆無遺矣人能如此用工時一吟詠不出三年詩道可以橫行天下天下之言詩者無敢縱矣某舊日選毛詩陶詩韋詩后山詩為劫火所焚今欲編類無借書之地江仲龍有劉果齋火前杜詩頗存某曾為校正今為院二道士所執矣執事若有意請借李杜陶韋黃陳文選詩隨得一種便發來當為揀擇必有一得可以備風騷壇下奔走之末某今在書坊借得層宇甚清幽秋冬無他往尚可來聽教有懷如海當與握手精談也

為蔡文節公子孫免差科書

某竊輒有愚慮之一得仰裨教道之萬分切惟賢者不得見得見其象者可以崇之矣古之人不得見得見其似者可以續之矣范文正公守嚴州求嚴子陵之後而免租稅奉祠事者四家黃子畊守台州求謝上蔡之後給以田宅者數人余景瞻守南劍求楊龜山之後賜以室廬養以廩稍者十餘口皆明時士大夫盛德事也故家遺俗之昌微豈特與郡政有相關者斯文之興喪世道之汚隆君子亦相覘之伏見先賢西山先生蔡文節公學貫天人道高百世師事朱文公最久文公敬之無以異於二程之尊康節也慶元學禁五十九人惟文節受禍最慘子孫最多賢人以為天道可信厥子節齋九峰二先生守父訓明師道以德行文學為東南師表厥孫覺軒以立言垂不朽久軒先生文肅公精忠大節尊主庇民使文公之道愈信於天下士大夫能讀文公書者多矣未有一門三世力扶道脉如蔡氏者家傳清白恒產本不多其曾孫蔡某某自至元十三年歸附後遭貪酷轉運破其家又奪其田逃難江西近方還里田為横民冒佃者半荒萊無人耕墾者半路官撥入馬站戶家有一物直錢則鬻以養馬今則無可鬻者矣皆為困窮民鄉人之善者大夫之賢者見之莫不流涕范文正之免租黃子耕之給田宅余景瞻之賜室廬廩稍不可望於今人矣切見文公門人能扶植道脉如劉文簡公黃文肅公之家皆蒙宣慰使薦舉省府旌表應有田產並免差科其已站戶而破產者並與分簡出站與儒戶一例優恤獨蔡文節公一門三世尊信

師道有功名教尤在諸賢之右特以孫孤弱寒窶不爲當路達官貴人所知不得與劉文簡黄文肅兩家同沾清朝仁厚之澤豈非明世一闕事乎況蔡某等已係試中儒人必蒙優恤其等切聞師誨見義必爲膺敢合辭鳴號於大夫君子之前欲望台慈備詞申呈建寧路總管府福建道行尚書府省乞賜指揮劄下建寧路建陽縣將蔡文節公家子孫充爲站戶而差去稅存者特與分簡出站照文公門人子孫及儒戶體例除地稅商稅外並免一應差科于以扶持名教興起人心有關於三極之道甚大豈特儒家有所

勸懲知所趨向而已哉主張綱維是在師道千冒師尊七情不勝俯伏俟命之至

與天師張簡齋書

某介恬慈仁輒有怳懇閩右武夷一派士大夫尊道傳法者固多能推廣教主美意者寧幾人以某所見察之奉行正一教法的有契人行道濟物活人之功者惟建安周君震一君儒者也厥祖告院先生乃一世名流逍遥菴信菴吴復齋徐意一余樵隱咸羅致門下爲重客建士黄魁以下習春秋者皆師之其尊文質軒先生累膺旌幣逃名山林年六十四之精神手度如三十少年杜門謝客翛然出塵望而知其爲有道君子家在城府不妄交一人其游建上一見如故交卑館粲于迎仙道院者兩旬因識其子孫八九人孝慈友悌一家之三代也持敬乃其家子長夕事玉虚玄帝如嚴君婚友疾病艱厄有祈焉如響斯答武夷觀阤於河西僧上下無敢出一手援持敬默禱之帝一夕僧感夢雷霆獄遂散其遇夜朝斗忽見四人跨高馬而來一人黑衣披髮端坐於庭前乃玄帝也道士黄君亦熟視禮拜此持敬至誠所感召也持敬慕簡齋如天人隆師尊道一念真切行五百里而

瓣香奔禮儐蒙與晤而厚遇之如某受賜亦足以勸天下學道者意長紙短益重懷慕仰祈台照

書

與道士桂武仲

某於建寧城中識周質軒先生有道之士近古之逸民也其人忠厚篤敬言不妄發人不妄交行不妄動猶有趙信菴王脩齋之風家在城府與時貴寓公士友無一人往來某不知何脩何飾獨蒙異顧館粲兩旬聽其議論挹其精神翛然出塵埃之外真可謂可與神遊八極之表者其令似周兄持敬少慕道教脩

真行法以濟活人爲心一毫無所利捨宅爲道院奉事玄帝如嚴君玄帝助之如父詔子感應神異不可一二數建邵得道者此其第一流也持敬平生以不登祖師正一玄壇不識簡齋天師真人爲大丈夫行六百里持瓣香叅禮可謂盡心焉耳矣某旣拜書簡齋不封蠟而經台覽持敬與某交通如兄弟望奪契兄留之門墻介之謁簡齋倘有所祈全頼吹嘘將大與之力黃兄方外亦古君子某甚敬之并冀造化惟仁賢留意焉

薦寫神黃鑑堂

某聞諸吳復齋其父吳正肅公題門榜曰寬著胷襟行好事大開庭戶納春風復齋強爲善有大庇天下寒士心固無愧家學出正肅之門如徐意一者好賢樂善慈惠恢廓之風猶有傳也特此有傳黃鑑堂丹青不減顧愷之閻立本達官貴人多收之其人淳朴有古意不善干謁藝愈精而命愈窮十三年來中國之衣冠盡變鑑堂藥杖不售是亦宋人資章甫而適越也寒餓之不恤時時袖先朝知名士詩卷示僕新一辭湔濯尾氣或可增價於唐肆嗟乎東門種瓜南山射虎塗人皆得以躙踐豈能爲鑑堂先容哉士窮易爲德斗升水亦可活涸轍惟仁賢念之

與菊圃陳尚書劄

某拜時春到牡丹風明日健伏惟某官道隆德厚天相人懷台候動止萬福漢人一月不見黃叔度鄙吝滿懷某問不至先生門下半年矣天下誰能有一言半辭以雪王我哉某少日酷信書謂忠雖夷狄皆可行道辟世者小丈夫也易居吾無才諧世吾無術苶然役役氛埃中武夷訪九曲龍虎訪仙岩秦人之家計猶在今而後知辟世者非小丈夫也日讀道家書頗有益不敢號於人曰吾慕安期生河上公梅子真

也獨怪荀陳兩家父兄子弟皆名賢上關天象下係人望乃能免禍於漢魏之際使生於今世必以得道高人蒙繫維矣不知當時何以能自全願先生教之某幼誦元公愛蓮說至晉人愛菊則疑何也呂不韋以菊花爲季秋之候其說根於周訓又根於夏時三代聖人咸以此花爲上品知味者不止一正則也晉人特好人之所好耳及觀文公書而信之狄梁公孫寒獨航勤德無可疑周內史三字文公不可爲賢者諱晉處士於是不可及矣晉人非愛菊也愛花之隱逸者也濂溪斯言正爲陶靖節發也忠獻老圃靖節

三經易地皆然先生可謂善自為謀矣萬世宗師非此時乎兒曹讀離騷突然問某曰菊英無零落露墜矣可飮乎小子惑焉某得一說而解之曰不蘭不常有得蘭露之墮者亦當飮之秋菊不常有得菊英之落者亦當飡之嗳之至敬之至也吾於是重有感焉賢者不得見得見其象者亦可嘉之矣古之人不得見得見其似者亦可續之矣良臣不得見得見其文行不失世守者亦可盡力張之矣某不才先文簡扶世衛道之志不可泯也先生之嗳我也不徒與其潔直欲與其進安知其意不在斯乎此生得列乎衆芳

何敢忘滋蘭樹蕙之大造天行有消息易道無終窮康節不云乎苟有命世之才民雖夷狄三變而帝道可舉何嘗曰天下不可為海濱大老聞有善養老則歸之觀其所養者必先觀其自養先生之自養者厚矣某何敢為斯文致煩禱三山紫翠遠在烟霧無有閭冠星佩霞窓雲閣霧者盛德之家也天上祥鸞何所不備士而尊道役於紫烝老仙者非一人儻可使走也願從庚桑楚之後伏乞台照

疊山集卷之五

疊山集卷之六

序

送史縣尹朝京序

建陽號難治秋苗不滿九千石站户不征輸者過半養新軍餘五百人鄆卒不與焉邑當廣南江浙諸道之要會省官御史宣慰按察多行部郡守貳多假途驛使將家命來往煩廩庖者無虛日今尹迎必數十里外遇霖雪積潦瞻馬首倏至跪拜泥淖馬糞中移時不敢與馬上人命之退則退客就館用大牲小則刲羊刺豕析俎充庭號曰獻茶飯令拱手立堂下

三跪進酒上食客露頂跣坐必醉飽喜動顏色無不滿上馬去送必數里外而歸今尹對妻子舉酒相賀曰吾知免矣子事父臣事君不如是其嚴甚於皁隷之奉主人翁也為令尹者勞矣哉中原将家子史尹宰邑三年以寬平和易為政不求赫赫名民安之但見其可狎不見其可畏余隱者耳不聞理亂初不知史君何如人也癸未十月政和民不靖流毒千里平民無辜而死者幾萬人史君得龔遂對漢宣帝遺意人以為賊盜吾以為赤子人方治亂絲而棼之吾乃治亂繩而解之不殺一人而定會大赦閩浙更生者

何止百萬赦未至而冤死者亦多矣史稱活千人者子孫有封史君之後其昌乎既受代儗廬託妻子于此邑示以士民依依不忍相捨也如京師謁吏部求祿以養母朋友載酒崇肉而餞之者五十人前期各賦詩余聞而出山謁之一見如舊識因道前朝四十年遺事宰相之仁鄙將帥之知愚軍民之苦樂兵財之多寡士大夫人品之高下史君無問不知如響斯答如養叔之射葉矢必中的庖丁之解牛刀必中窾傴僂丈夫之承蜩累丸愈多而愈不失其錙銖聽之者心快神暢可喜可敬可憤可泣始知東南科舉士

謨天下蒼生者百年曾不如中原將家子不習時文者可與談天下事今人以作邑為勞宜乎史君但見其逸也余老且病矣只欠一死回思少年遇知己如忠齋劉公敬齋謝公梅石趙公則堂家公實堂吳公泉石青陽公皆待以國士期以遠業入仕二十一年居官僅八月宰相薦校者十一人皆議論不合絕意浮世事退而尚友安期生梅子真遂為宇壤間無用之物子之負知己多矣不知諸老先生存者幾人子遊中原過齊魯燕趙當歷歷為予問之朱希真云早年京洛識前輩晚景江湖無故人難與兒童談舊事夜攀庭樹數星辰予每誦此詩未始不臨風灑淚也安得明敏卓犖之才如史君者日磬欬吾側扎朋友謂予舊有能詩聲當以詩為贈余方讀禮言且不成文豈能寫衢童壤老之真情乎有揚觶者曰不載酒崇肉又不賦詩者罰余乃自罰為建陽士大夫餞令尹史君詩序

送方伯載歸三山序

景定二年司曆者曰星有天尾旅于奎婁與辰從月後會四星不相能也乃季春月朔同軌其占為文運不明天下三十年無好文章儒者望清臺而詬曰何

物瞽史為此妖言司曆者閧而笑曰豈特無好文章經存而道廢儒存而道殘科舉程文將無用矣皆疾其為妖言也後十六年而驗滑稽之雄以儒為戲者曰我大元制典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貴之也貴之者謂有益於國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後之者賤之也賤之者謂無益於國也嗟乎卑哉介乎娼之下丐之上者今之儒也○○哀憐之令江南路縣各置教諭二人又用輔臣議諸道各置提舉儒學二人提舉既曰大有司設首領官知事令史尤繁學務有羨鈔廩有羨粟歲磨時勘月稽日察有欺弊毫髮比

去之十年亦責償無故饑雀鼷鼠饒涎吐吞不敢啄醫學官似尊貴實卑賤祿不足以救寒餓甚者面削如咽針如肌骨柴如嘈類啁啾相呼而謀曰我國朝治贓吏法最嚴管僧食僧管醫食醫管匠食匠御史按察不敢問豈不曰時使之然法使之然教之必不敗比而誅之則不忍也吾徒管儒不食儒將坐而待斃乎推肌剜肉於儒戶不足則括肉敲髓及鄉師滑稽之雄以儒為戲者又曰管儒者益衆食儒者益繁豈古之所謂獸相食者歟抑亦率獸而食人者歟儒不勝其苦逃而入僧入道入醫入匠者什九建安科

舉士餘二萬戶儒者六百儒貴歟賤歟榮歟辱歟可以發一慨也九仙方伯載三百年儒家一才子也幼登陳忠肅公門有遠志強記而善問落筆皆英氣溥科舉程文不為而喜為詩其每以科舉程文教子孫見後進學文者必勸之間語伯載曰以子之才肯為程文應儒選孰不貴重子伯載哆頤而笑掉臂而去曰吾始以先生為知我者也今而後知先生非知我者也焉之日千里者豈銜勒轡策所能羈哉吾人品豈在娼之下丐之上者乎吾豈不能為場屋無用之文所以膠口不肯道者顧為大元一逸民超然出乎十等人之外也先生果知我者乎請從此辭某始而疑中而怪終而大敬之攜其手坐之堂上而告之由辛酉至庚寅三十年文運大明今其時矣天下豈終無好文章乎古之所謂經天緯地曰文者必非場屋無用之文也子既薄場屋之文而不為文而經天緯地必有所傳矣安得借一席地相與講明之乎子方挾龜策坐卜肆豈得已哉是亦不願為儒者以子所不願而願子為之有愧於忠恕之道多矣雖然天地之大無儒道亦不能自立況國乎秦之後為漢嫚儒者莫如漢帝尊儒者亦莫如高帝子能為董公為子

房為四皓帝必不敢以儒之腐者豎者待子矣安知以文章名天下者不在子乎安知使儒道可尊可貴者不自子始乎戊子四月甲子序

送黃六有歸三山序

積雪融而登徂徠可以觀松烈火息而登崑岡可以觀玉道行乎貧賤患難夷狄而不失其所守者可以言君子矣窮而能固者聖人所尚老而能壯者詩人所羨漢人合而言之曰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古之人有行之者太公是也仕而不選於侯國夫而見棄於室人傭而擯屠而市不利以八十老翁而仰食於魚

鈞不亦堅乎非龜筮文王亦不知其賢出奇策脫其
主於囚人亦未敢以王佐許之閎光采韜鋒穎退然
若無能者又幾年相三君定天下致太平年已百有
餘矣辭三公而侯伯自暇自逸誰敢議之逆旅無嚴
衛途人謦欬亦可通夜闌閒有云客寢甚安非就國
者不俟昧爽攬衣宵行何其壯也秦漢而下將相亦
有斯人否乎晩唐士大夫若能以憂道捄世之心易
其嘆老嗟卑之心則唐之天下何至於亂亡美光榮
求一飽雖大賢亦不能免歐陽子悲之流弊數百年
其禍不至於中國皆被髮左衽不止也嗟乎吏而滅

五帝三王自立之中國有天地以來無此變也同人
者必辨其族類之可同隨時者必隨其正則無咎時
文俗士盛年豈肯為匪人氣以窮而衰志以老而衰
顛迷沉冥形生神死猖狺然曰我善同人我善隨時
是不亦大可悲乎漢人堅壯之言有旨哉三山黃六
有坐太學以文章為諸公貴人重客逢世大亂貧不
能自活稍降心屈道為路敎為山長為訓導官亦可
自詭曰師儒囂然不屑携二子行五百里教學以
代耕暇則歷訪先賢講習之所借書吟誦著述不休
聞有好善而遺世者雖窮途巔崖邃谷必杖屨求見

遇諸於途立談如莫逆交氣愈豪志愈不屈夜相與
席地擁爐談太公大節六有拊髀雀躍若有契於心
斯人也馬文淵之徒歟萬木彫殘喬榦猶華砠崑同
爐紅氣燭天拙工族匠睥睨於其旁不以為奇亦嘗
以為怪況天下後世豈無卞和公輸乎余懼六有不
畏窮而畏老也敢以此說勉之子歸君子鄉見莿圃
陳公芳山陳公及諸老先生與吾同志者道吾言豈
不曰斯人也向來狂穀今尚狂乎丙戌建子月序

交信錄序

天下有達道不曰朋友而曰朋友之交交者精神有

契道德有同非外相慕也不交以朋友視君臣父子
夫婦昆弟則疏矣易大傳曰定其交而後求定者見
其心之可交也交亦豈易定哉公卿求士見其才不
見其心能負人吾視魏[illegible]侯灌廷尉悲之士求公卿
見其勢不見其心能汗人吾視楊雄班固蔡邕笑之
契之敎人曰朋友有信孔門合交與信並言信而交
交而信亦可以無悔矣同富貴相忘而有九官十臣
同貧賤相疎而有仲尼弟子同患難相怨而有東漢
黨人此謂交此謂信此朋友得以列於人倫也今人
錄來交曰雲萍雲萍皆無情之物義已不信交何能

堅請名之曰交信錄交無上下無貴賤無死生吾盡吾信不敢求諸人百年之間萬世之後倘能無愧天地而謂之人始可見朋友之助始可言交信矣

程漢翁詩序

詩亡而春秋不可續宇宙間一大變也程君漢翁出雲棲吟稾一編示某某誦懷古四詩涕泗交頤不能禁覽盡卷乃欣喜雀躍知天下尚有英才黍離之悲無衣之[illegible]匪風下泉下思盡在是矣江北多豪傑吾有望焉因詩以見志漢翁所韞蓄所樹立所成就豈易量哉吾於是重有感焉藝祖最重讀書人雖超世

絕俗之才不由科舉程文奮身必不得行其志三百年後以學術誤天下者皆科舉程文之士儒亦無辭以自解矣某從先朝名將相游泛論邊事自端平甲午至景定甲子儒以時文名而捐軀報國不畏鋒鏑斧鉞能使武夫心服為國家延數十年之命者僅得曹穀節彭文子余義夫徐有功王景宋五人焉至有功貶死吾知國不可以為國矣漢翁勉旃陸宣公有言興王之良佐皆季代之棄才在季而愚當興而智漢翁豈肯終為愚者乎後日天下英雄必有借漢翁為儒解嘲者人之喜談樂誦又當過於五人者矣吾之起敬起愛漢翁者不特詩道而止也

重刊蘇文忠公詩序

世由道升降有道如蘇文忠公竟為世所屈始熙寧訖靖康權爐消鑠勢浪摧壓身後難未歇也道無損世變何忍言淳熙天子尊先獻以勸臣節海內家有眉山書矣其文如靈鳳祥麟不必聖人然後識屢以詩得禍儒者疑焉同志以詩鳴於其言毋不敬信獨不與其詩異哉温凉寒暑有神氣而無形迹風人之詩也宇宙不多見獨不聞宣王幽厲之雅乎周人之免禍者幸公之得禍者不幸也詩固未易作識詩亦

未易也帝張咸池於洞庭鳥高飛魚深潛渝歌郢曲童兒婦女拊掌雀躍矣光岳全氣震為大音亙古游今斯人幾見唐人誦杜子美詩必憐其忠公之詩獨不可憐乎公大節細行如秋月脫雲寒潭見底惜其道與程正公不同黨禍自此起賢者不相知果不可謂之命歟抑亦可謂之命歟為川洛學者兩怒交毀自陷其師我思聖賢以作汝民極相勉一念偏黨人心無所歸會矣民極將誰望邪小人剝君子夷狄盜中原二公亦不虞禍至此極也巳公之道豈易及也哉元豐甲子自黃移汝有詞別交游功名富貴之念

澹然矣郡再火於秋季仲旣得其碧絹書者屢流落衢途皆儒家收之果有守護撝訶者耶過江與境上題名石壁摩篁書淋漓竹上又不滅至今新篁葉[redacted]有墨點痕之如煙煤蕃衍五步內移根易地則不生邦人愛之號曰東坡墨竹後有八十年余謫居富川親見二事嗟乎公乃天地間不可無之人其文亦天地間不可無者詩豈衆人所能識哉書市厄於火蕓文四庫百無一遺好事者先刻東坡詩王呂而下章蔡而上以國事與公為仇者衆矣生平亦能詩文豈不工巧今人不借之齒牙公論果至是而定乎此謂民彝此謂天道

贈地理楊南川序

楊君南川挾風水之術游富貴家老而不倦誦楊救貧所著三龍經極熟聽者欣然想其術之精也富貴家用其術不能去其貧楊君不色慍衝炎風濕梅雨杖笻竹行數百里鳴於人曰吾術能使貧者富賤者貴憂患者逸樂及遇富貴人家又不合而去何邪合不合無益損於楊君心勤而身困藝精而道窮世變使之然邪楊君之命固當然邪嗟乎古有負超世絕倫之才懷世天入神之技不為當時所尚徒有來世之名者多矣獨楊君乎哉吾聞南唐范太史游浙東三年不遇露香請命于穹旻願救貧民積善者十家至今兩浙名公卿數百年松楸鬱鬱有佳氣者皆范公所卜也楊君亦能有范公之心乎人不知之天必知之何憂乎不遇

觀音經序

西方聖人以好善為教多矣中國人無智愚賢不肖[redacted]敬信觀世音如天如父母何也人窮必呼天疾痛必呼父母天與父母未必能救之也捨天與父母則無可鳴籲者矣今人見親戚朋友落坎窞坐困簽力

可以援而不援聞其鳴號之聲若不聞者皆是也觀世音獨以尋聲救苦自任不待人之鳴號於我尋其窮苦之聲而拯救之仁矣哉天與父母不能盡之仁觀世音盡之矣人之敬信觀世音如天如父母亦宜是心也豈特觀世音有之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禹之所思也天下有飢者由已飢之稷之所思也天下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諸溝中伊尹之所思也禹稷伊尹之所思即觀世音之所尋也此道豈難能哉一念惻隱廣而充之仁不可勝用矣龍泉龔君其狀貌奇偉視瞻有力其一見知其非

庸人忽出觀世音普門品經一卷示共曰吾印此願
與天下好善者共之嗟乎仁哉龔君之志乎禹稷伊
尹之所思自此一念充之而已矣充之無窮百萬億
蒼生墮蘋崖受辛苦者皆可拯救苦聲何必尋苦海
皆先登矣安知乎非佛地位人乎勉之敬之吾猶有
望

疊山集卷之六

疊山集卷之七

里生潭石黃溥編

記

寧庵記

張仁叔瘞本生母于邵武縣和平里之鶴巢原基去
故廬百步有田四十畝歲收禾三百秤有蔬圃竹林
米施以養蓮社報德堂佛者命周覺先主之擇其徒
一人守塚扁其廬曰寧庵今考妣二親而祠春秋薦
蘋蘩實食酒麥飯米於田園收之守塚人執祀事如
法請張氏子孫主祭其為寧親謀亦遠矣仁叔書沸
淚而告某曰子知寧庵之義乎予幼失怙恃本生母

義父收張氏孫教育之使成人本生母義父捐世予
無以酬恩此庵之所以志予無涯之戚也予幼誦蓼
莪詩未知其情之真惻今知之矣予之生親之所以
劬瘁也予為赤子飲乳於親之懷者三年乳皆親之
血也乳之盈涸由飲食之豐約勞苦不可言予為孩
提親喜曰吾有兒矣拊之則察其肥瘠而欣憂畜之
則候其飢飽而飲食予能行可以免其提攜矣長之
則惟恐其氣體之不壯育之則惟恐其德性之不敏
親行而予不隨顧之如有遺吾行而親不隨復之如
有失其出也腹我而語之曰吾行矣汝在家毋登高

而臨深也其入也腹我而語之曰吾歸矣汝在家必無人念其飢飽寒燠也予漸長知學親心可以少寬矣憂其壯而未有室也既有室慮其子孫未能衆多也詩以妻子好合兄弟翕和而後父母之心順誠哉言乎予為貧衣食奔走親忍留之膝下離家則戒之謹慎久客則願其速歸夢想其勞逸卜占其遠邇倚門閭而望聽烏鵲而喜精神常役役肝膽常懸懸也自予有生以来吾親之心無一日得寧者以予故古之人以生為勞以老為逸以死為息吾親老而未嘗佚今其息乎其心亦可以少寧乎詩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終吾生無以報吾親言之則痛切思之則悶絕惟孝子仁人知棺美而槨厚土深而未審人謂吾親可以妥靈幽扃矣予恐不足恃所恃守塚有其人守塚者不足恃所恃蓮社佛者為之主蓮社佛者不足恃所恃者有田園以養其生田園不足恃所恃造物有以鑒予之心予之報親者誠有罪予之思親者寔可閔昊天明明豈不能使吾親冥冥少寧乎子盍為我記之嗟乎孝矣哉仁叔思親之苦也人與天相去至遠者形也至近者心也一念之善人莫能知而天必知之一事之善人不能助而天必助之自今已

往甘露自當應其誠迅雷何忍驚其冕蕪或有增其土廡不敢觸其松虎狼亦能衛其基況於人乎況於君家之子孫乎親可寧予之心亦可寧矣楊坊千家市習俗以市道相尚以詩書名家者皆異邦人擇鄉者不居吾屢觀仁叔之家晨昏一飯飲一蔬果未獻祖考不敢嘗田廬悉畀守塚者居茅屋聚數十學子終日嘈嘈教句讀疲神耗氣以養生事叔父母如事親愛堂弟如愛子吾知其為孝弟忠信人也問其師友則續溪楊公玉溪黎公學問有根源豈習俗所能移矣寧親一念天寔臨之某嘗執史筆當大書其事俾後来傳孝友者有登天道有所托而明民極有所寄而並斯一扶世傳道一助也仁叔名子惠家在蒼峰下因以自號云

東山書院記

天子　　年番陽李榮庭謁書辭託張國賢彭汝翼来告謝枋得曰萬行先生趙公及其子忠定福王嚴事朱文公文公過其廬忠定長子崇憲師之忠定從弟汝靚有東山書院雲風堂乃萬行忠定兄弟教子孫之所題則文公筆也天下大亂汝靚之後寒飢瀕於死終不以非道去貧書院遂為北齊徒

所有榮庭不忍見鄕黨産信價取之不敢曰吾廬設先聖燕居堂師友講習藏脩各有所規矩如國初四書院肄業則明體適用如湖學頤與天下英才共之俾文公之道大明於斯世篤行忠定之家學亦不絶矣予以為何如杭得曰大哉李君之志也亦知學之有功於天地乎古之大臣能以道覺其君民者自伊尹始能以學勉其君民者自傅說始於國家若無所輕重也君不幸而有受之暴臣不幸而有文王之聖流風遺俗猶繫天人之心者百餘年八百國之精兵不能敵二子之正論武王太公凜凜無所容急以與

滅繼絶謝天下殷之後遂與周並立使三監淮夷不叛則武庚必不死殷之命必不黜殷之號位必不奪微子亦未必以宋代殷而降為上公也殷亡矣多士多方不服者三十年成王周公以忠厚之心消其不平之氣曰商王士曰有殷多士曰殷遺播臣未敢以我周臣民例而觀之矧敢視之如寇讎乎殷人何以得此於聖賢哉人紀不絶天地賴焉伊尹傅說之教隱然在人心者未泯也江沱漢廣之民一變為鴃舌文王召公之道化何在後九百年一夫忠懷潔操以楚人之聲音而不失風雅之情性指天為正有頹無

他楚亡矣義陵一邑思楚逃秦隱居桃源者六百年子孫猶不與世接召南之教離騷之義吾於此見之我孔孟立教齊魯時曰吾將以扶持三極國人未必盡信也合天下精兵而不敢加一城之弦歌懸穹爵重祿而不能奪五百士之死義漢高帝雄心霸氣謂一世無人聞此二事為之駭愕為之涕泗孔孟之教與天地為無窮者固不止此此亦可以見其小驗矣自有天地以來儒道之不立至今日極矣李君方將求師講道為江左諸儒倡孰不迂之然而宇宙間無此迂士天地且不立况人乎由伊傅至孔孟窮達雖

不同其道皆有功於天地予知之矣杭得切有請焉今日師文公學孔孟者必自讀四書始意之誠家國天下與吾心為一誠之至天地人物與吾性為一夫人能言之手指目視常在於人所不見戒謹恐懼常在於己所獨知天下能幾人孰不心曠神怡於人所不堪之憂不去欲存理於視聽言動之隱語人曰舜之事吾可以有為四代禮樂吾可以自信舜與跖不分於鷄鳴之善利人與禽獸不分於晝夜之存亡語人曰吾正人心即可成周孔吾知性善即可為堯舜孔孟六經之教萬世文公四書之助孔孟所望於天

下英才者果如是乎嗟乎五帝三王自立之中國亢滅於諸儒道學大明之時此宇宙間大變也讀四書者有愧矣雖然達而行道者有負於孔孟學者所當戒也窮而明道者終無負於孔孟學者所當勉也榮庭祖仰高國賢祖介特皆以有道祠于學汝真則萬行四世孫觀其志當有立於天下所學必進而未止也

圓峯道院祠堂記

非其鬼而祭聖人不許祀非族歆非類神與民同歸一愚上無祭法下無祭義雖與衆人言矣許真君立功江湖建邵墩上民嘗道院于圓峯山祠祭勤而誠吾不知其故隱君魏公創祠堂一區自有道院大家小民相祠基施財産竹木瓦石黃冠経始守靈瑣先後捨施有毫髮勤勞於斯者必祭朔望有齋饈晨夕有香燈如士大夫之奉家廟魏公屬余記其事客或譏之曰閩人祀許真君非古也以其驅龍蛇逐厲鬼有大造于民精神在天變化不可測時雨暘捄水旱民祈祥逐疾者應如響祀之可矣此祠無乃謟歟余曰不然而獨不聞盤庚之書乎曰胥及逸勤爾祖其從與享之為人臣而勤于王家先王必念之不忘天

子有大享必使之與享也曰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繼之曰我先后綏乃祖乃父為人臣而勞於王事先王亦念之不忘在天之靈亦不忍相舍也人有勤勞於神之宮室者神其忘諸乎祭無小大咸曰報本猫有功禾稼則迎虎有功禾稼則迎此人情忠厚之至祭有法有義法否而義可三代聖人不能禁之矣神有功于民則祀民勤勞于神亦祀祠堂季世之古道也豈可以謟疑之哉吾因是重有感焉六蓼失國國人不自哀而臧文仲哀之曰皐陶庭堅不祀忽諸吾考其時皐陶子伯益有有後嬴為強諸侯趙為晉世卿終亦有國矣蓼雖滅皐陶祀未殄也臧文仲悲傷惻惻如疾痛之切体膚使及見秦滅趙楚滅嬴其為皐陶哀當何如也文武成康之宗廟而盡為禾黍東遷君相曾不動念心拳拳而不忍去天悠悠而不我知一行役大夫之外無人矣春秋臣子寧無對黴之心乎以老子之學尊其師崇其教能壯其宮室又不忘先後勤勞之人為人臣而念君父能以魏公之心為心臧孫可無哀黍離可不作天下事何至如今日乎祠堂歲月皆不書書其作事有古道俾忠臣孝子聞之縱無怨心亦有愧色

擎天巖記

記曰予宦遊東南州郡於山則見衡岳之高且大亦猶以為未見者西北耳自謂高大之勢不两立豈意復有峩峩然峙於天半者猶自謂倖雖未獲班名志載亦足見東南之峙勢不孤名山巨麓惟建為寰幔乎紫翠乾坤之尸緲萃焉自寘雲之曲不鼓曾孫無復夢虹橋矣泛漁舟而覔桃花者誰與闘之泰川有曠世高逸之士姓祖諱道悟深貶綺紈之習力慕金宗之奇參老瞿曇學法西乾遂謀歸隱盖遊蜂之房不畜鴻鵠之卵涔蹄之水不泄龍伯之宮必有其山

可與白毫紺相光若高大而後以棲鉢有受道之眷菴即天池而草創焉擎天之始立首其名而不與於志載未可憾有其實而不述其實之迹為可憾也或者謂王史無微魯記于茲歲月寖久六丁歸之山之僧暨鄉之士周有方復丐予記予以不敏辭之惜乎身爲偏方不得挹燕趙之勁氣以壯吾文闔肆斯言寧不有靦面目於司馬子長歟今車書一統玉帛會同向之未見者可見矣能附乎輿轍則馳穆王之駿周游而歷覽之未為誇奈何駑駘之才不足以馳騁千里列鼎之味雖珍孰若採首陽之甘脆天地蜉蝣萬物芻狗吾當出一言以警聾瞶又安能以皎皎之白而蒙世之溫蠖乎如是則身隱矣焉用文之斯文之所以作者良有以也夫崇岡萬仞過者閱者孰不敬服其高大之勢一日朴蠡不蔵靈鳳高翔王沈荃化久矣高山仰止渺然乎懷覽方輿者又將何以耶嶽不生才山川俱捨諸否則移文山靈俾出良翰東趨崐崙之墟西極崦嵫之頂環區宇而圖之矣止乎擎天一柱之可觀也疊山謝枋得譔

宋辛稼軒先生墓記

稼軒字幼安名弃疾列侍清班久歷中外五十年間

身事四朝僅得老從官號名稼軒奄歿乃謂樞府曰侂胄豈能用稼軒以立功名者乎稼軒豈肯依侂胄以求富貴者乎自甲子至丁卯而立朝署四年官不為邊閫手不掌兵權耳不聞邊議後之誣公以片言隻字之文致其罪孰非天乎嘉定名臣無一人議公者非腐儒則詞臣也公論不明則人極不立人極不立則天之心無所寄世道如之何枋得先伯父嘗登公之門生五歲聞公之遺盛風烈而嘉焉年十六歲先人以稼軒奏請教之曰乃西漢人物也讀其書知其人欣然有執節之想乃今始與同志拜公之堂瞻

公之像見公之曾孫多英傑不凡固知天於忠義有報矣爲信陵置守塚者慕其能其人也祭田横墓而厭者感其進高能得士也謁武侯祠至不可忘思其有志定中原而頹不遂也有疾聲大呼于祠堂者如人鳴其不平自昏莫至三更不絶聲近吾寢室愈悲一寺數十人驚以爲神公有英雄之才忠義之心剛大之氣所學皆聖賢之事朱文公所敬愛每以股肱王室經綸天下竒之自負欲作何如人昔公遇仙以公真祠乃青兕也公以詞名天下公初卜得離卦乃南方丙丁火以鎭南也後之誣公者欺天亦甚哉二

聖不歸八陵不祀中原子民不行王化大讎不復大耻不雪平生志願百無一酬公有鬼神豈能無抑鬱哉六十年來世無特立異行之士爲天下明公論公之疾聲大呼於祠堂者其意有所托乎枋得倘見君父當披肝瀝膽以雪公之冤復官還職邮典易名錄後改正文傳立墓道碑皆仁厚之朝所易行者然後錄公言行于書史昭明萬世以爲忠臣義士有大節者之勸此枋得敬公本心親國之事亦所以爲天下明公論扶人極也言至此門外聲寂然枋得之心必有契於公之心也以隻雞斗酒酬於祠下文曰嗚呼

天地間不可一日無公論公論不明則人極不立人極不立天地之心無所寄本朝以仁爲國以義待士夫南渡後宰相無竒才遠略以苟且心術用架漏規模紀綱法度治兵理財無可恃所恃扶持社稷者惟士大夫一念之忠義耳以此比來忠義第一人生不得行其志沒無一人明其心全軀保妻子之臣乘時抵巇之輩乃苟富貴者[illegible]天下之疑此朝廷一大過天地間一大冤志士仁人所深悲至痛也公精忠大義不在張忠獻岳武穆下一少年書生不忘本朝痛二聖之不歸閔八陵之不祀哀中原子民之不行王

化結豪傑志斬虜馘挈中原還君父公之志亦大矣耿京孔公家比者無位尤能擒張安國歸之京師有人心天理者聞此事莫不流涕使公生於藝祖太宗時必旬日取宰相入仕五十年在朝不過老從官在外不過江南一漕帥公沒西北忠義始絶望大讎必不復大耻必不雪國勢遠在東晉下五十年爲宰相者皆不明君臣之大義無責焉耳

疊山集卷之七

疊山集卷之八

墓銘

平山先生毋制機墓銘

人與天地並立為三才形氣有小大人豈小於天地哉衆人與聖人皆可為堯舜知覺有先後衆人豈後於聖人哉古之君子學足以見天地聖人之大全意一誠天下國家與吾心為一誠一至天地人物與吾性為一可言而不可行為其事而無其功非儒道也宋朝喜用儒能談理性書者取客官如執左券五帝三王自立之中國乃滅於儒術盛行之時豈不大可哀乎吾讀平山先生毋公行實未嘗不流涕太息安得斯人與之論儒道哉公仁人也少年見蜀人死於亂離如痛入肌髓收遺體露骼藏之叢冢者以萬計流亡苦寒飢賴衣食以更生者又幾萬人帑不留錢廩不留粟悉傾倒施捨以活民命家以此屢空嗟乎一少年書生惻隱滿胸懷真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豈非英雄人哉其尉安化也峒岷作亂單車半夜入巃嵸篁竹間推赤心曉以禍福開其生路凶渠感恩羅拜至泣下民社以寧糴谷萬餘石為社倉有凶歲四境無餓民邑庠不養士始闢齋舍豐廩庖日以六

籍四書講明士皆篤文行令有當為之事而不為者公皆為之士民愛戴如父母其攝令衡陽也善政與善教並行百姓得懽心而歌舞之無以異於安化也部使者交薦堂除南康令公辭曰世與道交相喪久矣人物大凋零願作一冷官為國家育英才可乎分教黃州兼領雪堂河南兩書院事程蘇二先生道不同而其趣一公為諸生明辨既知其所以異又知其所以同教人必明體適用文武無不能精粗皆可以為湖學再行於斯世功臣貴將子孫皆願立講下江淮湖右後進生經公講畫有文名者尤多沿江兩閫借隆望以精神一閫衛靈公豈能知仲尼哉際可耳公養耳後帥辟為幹辦公事又辟主管機宜文字雖不能委心受教公竭智殫慮葺罅補漏猶能護一面風寒疫膽敵心有所憚不犯副閫界時宰頗知公除禮部架閣仍贊軍機任攸秩襄圍急將相皆天奪其鑒陽援而陰棄公有策可以解圍可以弭兵可以使南北百萬億蒼生全性命知時宰必不用襄必陷國必亡天下必大亂憂憤成疾竟以庚午閏十月十三日終于黃州官舍家無餘財厥子無以終大事軍民悲憐斂殯營祭諸費皆閫帥給之公諱廷瑞字仁叔

家世河中之龍門後唐同光丙戌高祖平章毋公昭
裔從孟知祥入蜀遂家焉公生於成都中進士第與
元府推官諱喦老官其曾祖登科寧南溪諱謙者其
祖太學上舍生諱自誠者其父生於己卯享年五十
二娶劉氏生三男邁辰逢辰應辰皆以奇才實學為
達官當方面者所知繇進士選舉入仕或辨祿廩甚
或貳郡或丞邑止者得伯夷柳下惠之仁仕者合伊
摯呂牙之道皆豪傑士也逢辰仕建安條上四十事
說達官為生靈留一髮生意人望翕然辛未正月十
一日子孫奉公柩塟於興國軍大治縣鄉曰永豐里

曰白雉原曰黃龍山嗚呼公生而英偉年十二記六
經已能通大義作賦早有聲春秋程文冠一郡慨然
有大志重義而力仁為布衣已能哀憐鋒鏑遺黎蹇
死者活生者皆以萬計吾所謂古之君子學足以見
天地聖人之大全意一誠而天下國家與吾心為一
誠一至而天地萬物與吾性為一此之謂儒道公其
庶幾乎鄉三貢始登己未進士第仕止一麾故佐邊
閫其沒也年方五十二諸公貴人苟能用其材行其
道豈不能轉亡為存易亂為治天與人不合世與道
相違惜哉吾歷覽前史渡江後賢相如張公德遠虞

公仲言趙公鼎溫游公景仁謝公德方皆蜀人也雖
不能用太平如慶曆元祐時其心真足以合天其德
真足以服人亦可以為大臣矣使公不死其才必大
用用則必無愧於五君子一賢之壽夭吾道之行廢
與國脈世運相關豈特其一身之不遇為可恨哉王
晉公范文正平生喜種陰德子孫食其報人以為天
道可必毋氏之後其大乎枋得與公仲子相識晚而
相知深請予銘公墓乃銘曰

才可以扶國之亡而為興道可以挽世之降而為升
天不假孔明公瑾以年人已知漢業之必傾計公平

生之陰德非古之大丈夫則不能黃河之源不可窮
則奔流萬里而入海松根之茯苓不可斸則柯葉千
歲而長青匪春種而秋穫信雲族而雨盈志有續而
道有傳必長接巔崖辛苦之蒼生而見其清平

登山集卷之八

疊山集卷之九

說

里生潭石黃溥編

秋旦說

元祐黨人之子孫能不忘其祖抗志礪行俾人知樵陽上官氏有後如君者亦罕矣君以秋旦自號此意豈易與今人言哉天地間一年之氣莫清於秋一日之氣莫清於旦人與天地相似者血氣也有能反觀吾所性所樂於此時者幸以藐然之軀與天地並立為三極可無愧矣冬之閉者春之發晦之息者明之見學之誠者動之神聖人合夜氣旦氣行啓我者昭

昭君固不必問予亦不必辨吾聞道家書有云太微清都不晝不夜其氣常如六月之清旦是不是然不然吾不敢臆決也姑以理測之氣之輕清者浮而為天必有真宰主乎其中日月運轉乎其下光芒輝彩豈不呈露乎其上彼且不知雷電風雲霧雨霜雹為何物俯而視之九萬里下浮埃之濛濛游氣之冥冥俗物之茫茫人心之膠膠曾不足獻吾一笑斯人也斯志也不快不慕豈尚秋旦而已哉嗟乎木蘭不常有見其墜露則飲之秋菊不常有見其落榮則飡之賢者不得見而見其象古之人不得見而見其似寧

能無虛空澄然之聲乎元祐黨人之子孫有文學有才智有行義如君者豈易得哉惜乎吾道久與世人相違吾言不足為子贈也人間之氣莫清於秋旦儒家所能言君家所已知也天上之氣常如六月之清旦儒家所不言君亦未可忽也

江仲龍字說

陶靖節心與天一神遊天外俯視六合何物茫茫始淵明而終元亮君子憐之菊豈願為隱逸哉以靖節而隱顯之者亦靖節也建安江君自名應隆自號曰菊隱求字於予孔明長笑隆中時人皆以伏龍待之

宜以仲龍字大丈夫生於亂世消息盈虧惟天所命窮則晉處士達則漢丞相吾俯仰無愧怍矣孟子曰易地則皆然顏子曰有為者亦若是或曰子之言善矣彼豈有此志乎噫不志者不志之必有志者志之矣

跋

鷺洲書院記跋

廬陵郡屬邑泰和有龍洲前邑宰愛其勝壘石為基創為書院大丞相文忠公周公記之或謂文忠公曰邑有學矣非贅乎文忠曰三代盛時自王畿建於六鄉六遂為學者二為序者十二為庠者三百諸侯三

鄉三遂庠序常平之家塾猶未論荼和子男邦也略考圖籍浮屠之居百區老子之宮亦十五區而類存舉廢者不與焉歐陽公著本論謂三代之民不從事田畝則從事禮樂不在其家則在庠序是以王者之政明聖人之教行雖有佛老無自而入今世昔之庠序皆轉而為寺觀何不疑於彼而疑於此也是邦先賢所以主張學校如此白鷺之於龍洲同一章貢水也周文忠節即世四十有八年而有書院于此書院之與郡庠相望一水設謂教化有不切能不以贅待之雖然由文忠之說則吾邦雖復數書院猶以不為足也

大學解義跋

大學解義一篇臨川老儒徐公著述也朱文公平生精神志願悉在四書後進剽竊緒餘高可以取卿相下亦投合有司而擬魏科天下家藏其書人尊其道與六經論語孝經孟子並行惜乎知之者尚未致行之者尚未力四書何負人人負四書亦多矣是編初意豈欲發朱文公言意所未盡者邪抑尊信文公之學誠求實踐自不能已於言者邪厥子以示某某覽盡卷不能贊一辭所望於徐公之子者惟於力行二字加意焉俾人知朱文公之學不徒議論要見諸實則此編亦必為世所尚矣

蕭冰厓詩卷跋

詩有江西派而文清昌之傳至章泉澗泉二先生詩與道俱隆自二先生沒中原文獻無足證江西氣脈將間斷矣幸而二先生所敬者有澗谷羅公在巍巍然守壞間之魯靈光也冰厓乃澗谷所知詩家因取其詩二十六[redacted]刊以示余逃虛空而聞跫音也觀其詩可以知其人歲在癸未清明日龍虎山敵題卷後

疊山集卷之九

里生潭石黃溥編

啓

代宗臣正啓

恭審王春尊周人統用夏宗臣畨法一新正月之覲同姓上封獨載內陽之泰受天靈貺必世英賢恭惟某官仁意春生道心日躍天才俊逸合吟紅藥於東風佛性清高獨愛青蓮之明月風飄飄而遠引麟振振而誰知詩禮楚交加意穆生之醴英雄元德留心康成之言知學問之無窮宜德業之可大想見斯時之草木未忘故國之山川江曲新蒲動野老行吟之志宮前嫩柳懷上皇攀折之思願消西北之嚴凝廣布東南之溫厚掃清颷霧見舊日之官儀充滿乾坤賀今春之喜氣某草心游子花淚遺臣娟娟秋風思公子而遠望萋萋春色恨王孫之不歸愧無存趙之忠空有依劉之幸詩懷雲樹清樽即日而論文夢遶烟花紫禁何時而獻頌後賀禮簡前期心長

代賀丞相正啓

鳳紀更端復對堯天之曆龍躔回次又新夏正之初維時元勳坐膺純嘏恭惟某官勳高王室忠簡帝心以道德而位三公應千載明良之運理陰陽而遂萬物成億年朞定之功宜誕受於春祺用永扶於皇極某一違鈞範五見歲華身在西陲阻効耕觴之祝神馳東閣輒輸竹簡之誠

又

天序更端人正啓旦寔四方之資始慶萬物之咸亨伏惟某官道冒羣倫德隆間世服華夷之重望建社稷之茂勳坐隆師席之儀刑益重聖朝之羽翼為國碩艾四方咸徯於具瞻享時休嘉百福同資於康壽某屬臨獻歲 跪 觴仰企崇墉益 飲

代千丞相免追筭功賞錢粮啓

出車還役方吟洗甲之詩計簿見疑乃有償金之責此生此日惟公惟天切以黃石談兵無賞豈能得士孔明治國散財斯可聚人任危事者異平時圖大功者忘小費陳平用間盡捐四萬之黃金季子合從豈止一雙之白璧上不問其出入之數下得神其鼓舞之權故能離敵國骨鯁之臣終於滅楚連異姓兄弟之國足以弱秦洪惟仁厚之朝善用英雄之士羣臣分鎮州郡之粟可移百里皆兵府庫之藏不借昔我寧考若公先王當輪臺悔用兵之餘以淮閫礪復讎之志捐期征伐誓還萬里之封疆傳檄招徠盡致兩

河之豪傑雖仗義而有感豈吝財而可爲想盛時不
計分穀之微故忠臣得爲社稷之計孔明不死雖復
漢以何難召虎再生此與周之有望誰謂武皇虛耗
之日頗有秦季督責之風車轔馬蕭惟恨捐金之晩
弓弭矢箙即云上簿之欺始因一二事之可疑併與
千萬人而不信爲父權子寧不痛心以君使臣亦必
有禮伏念某承家忠義賦性狂愚參中原文獻之傳
頗知衣節得安定體用之學不事空談辛苦兩科棲
遲幾載流涕讀興元之詔血誠起雍丘之兵淸朝將
以勸忠宣幕因而假寵非有祖狄千人之廩又無張

巡百里之權用官券能幾何得義士以萬計戍兵絶
餉間逢子敬之指囷大姓假錢多籍軍師之作保方
狂虜入淸江之境以孤軍守臨汝之城悍將武夫固
有坐而觀者監司太守幾欲委而去之乃以三州責
之一士賴元勳再整乾坤之力使內地不見師旅之
勞豈期全軀保妻子之臣皆譖人者不念援枹先士
卒之伍將屬子乎謗言來自貪夫貝錦成於邇列胡
銓義旅似蒙騷動之疑宗澤精兵竟以飢羸而散猶
幸坤大臣之容物有如泰君子之包荒未投光範之
書已拜明綸之渥眞爲知己豈但感恩其奈右司無

宰相之公心有負裕陵之訓本朝適胥吏之天下果
如同父之言忽傳拘索之甚嚴不曰會計之已當千
金而棄徙木將取信於市人二卵而棄干城豈可聞
於鄰國況子文之家已毁顔氏之瓢屢空慈母忍貧
又關南陔之養室人徧責何止北門之憂可憐平地
之無銅安得上天之雨玉强爲師說誰肯弟子以萬
鍾亦有詰身不直將軍之一醉與言及此撫已知危
主爾忘身公爾忘私願盡爲臣之義寔不得衣飢不
得食亦爲賢相之羞茲蓋伏遇某官忠孝通乎神明
度量包乎宇宙平生學問惟韓范可以齊駈不世功

名雖伊周未能遠過不以春秋而繩臣下毎用皇極
以受人才使稼軒之斧量空無辭于罰若師曾之錢
公使當辨其寃萬形有弊而惟理難磨一心合天則
何事不濟矧小人之有毋尤君子之用情誰能憐措
大之窮賜之十萬不敢受北軍之賞還以五千特在
出爾反爾之間即爲生我育我之造元金具在悔不
如莊子之明璞玉猶存或可效卞和之獻

代千執政薦擧啓

闢黃扉而熙萬類雖後陶甄挨華藻而被羣才敢希
顯品具輸悃款登徹崇嚴切以國家端出治之源寧

輔受舉能之責入則垂紳正笏日謁帝以進賢出則濡牘剡章歲限員而薦士維中外之同體共推揚之一心凡借齒牙立生羽翼曾謂駑駘之賤妄經孫樂之前如某者才謝命奇地寒族替弓冶淪箕裘之緒鼎儀隆閥閱之傳顛躓窮途侵尋半世原念登門之始函蒙下榻之知時際秉鈞京深陟岵適在幽隱之地莫逢造化之功墻角殘蔬自絶阿衡之夢海隅斷梗空瞻傳說之舟既請宇民庶諸將毋逮甫戊期之及會薪遴選之嚴掃軌里居已更六載易階京秩尚闕四章在行道已猶怜剝趨風之有舊恭惟某官奕

邦碩輔命世真儒嗣洪烈於阜夔統正傳於洙泗建牙藩翰暫均剖竹之勞推轂英豪固替拔茅之志倘矜鎖陋當辱記憐賜之顧眄之隆假以扶搖之便其謹當鏤膺載德銘已知恩是日崇墉獲廁登龍之列異時大治願為附鳳之階

代干上司公庭啓

長榜書名誤玷掌僨之選遠方隨牒第深懷祿之情豈不堪拜揖於上官特以受約束於下執切以雖莫難乎使之為宰能不能者皆自其人野王之請試長安薛恭而僅理宋邑盤根然後別其器朝歌有意於除茲美稱不可為之聲袁甫惟求於治劇雖事之繁簡或異而材之大小不同某誤着青袍濫紆墨綬不能操刀使之製錦未嘗登車何以獲禽僅若落山陽以尹龐統豈可治都邑而化對虎第綢繆以結果徒奔走於抗塵河陽號一縣花潘安仁豈於微官而敢陋彭澤為五斗米陶淵明或以小兒而見羞剝縻置之際未免鄴城之嗟而退進之間或遭官長之罵誰為之地顧出其門茲蓋伏遇某官氣養之浩然道識其大者擬欵為之翼而騫翔路要岳虹電之光以熠燿清朝我焉之維駒維騏維駱維駰暫屈洛詢之問

甘棠之勿翦勿伐勿敗勿拜將形聽斷之恩賜環行補於公卿推轂未忘於官屬某敢不班揚明令敬服當箴惟學道切恭於弦歌而奉法願寬其變策獻梅花之賦敢期直指之稱誦木瓜之詩當盡厚報之意某為欣忭曷既敷陳

代干丞相遷除啓

丹衷激切夙懷知過之憂黃閤深嚴莫遂趨承之便彌極遡風之慕敢稽脩敬之勤恭惟某官星斗文乾坤廊量負五百年名世之傑展九萬里南溟之程經綸四海而無所不長酬酢萬變而未嘗或屈大節

凜凜而可畏宏猷緯綽而有餘懷堯舜之道以致君耻成文之事而在己朝廷由之為輕重天下係之為安危自登槐席之尊益壯楓宸之眷謀王體而斷國論熙帝載而代天工坐隆兵寢刑措之勳益致俗阜民安之效羣才登用庶政修明一陶旻象之期永輔盈成之業明良際遇載賡虞氏之歌聖賢相逢頓繼王褒之頌切念某材猶樗櫟量迫桑榆一官奔走於塵勞七任沈迷於簿領退有帝號之迫進無左右之容栖栖嘆己之未逢落落與世而難合高山流水覺之知音白雪陽春終乖寡和幸遇大鈞之播物況開

東閣以招賢既久託於帡幪當不忘於操履心同涸轍願歸滄海之波迹類寒荄覬沐陽春之澤

代千杜按察追索書校啓

布衣命薄忘縲梓之恭書絲繼成行還青氈之舊物雖誥李孫之賞盜親逢舜國之真儒吾有二天公如十日切以萬形有弊長存道義之名千古在前難泯詩書之澤微若書生之議論上關天運之文明秦火無遺不焚御府之六籍蜀寇已慘尚留石室之九經未聞孔孟之徒不勝踦蹻之焰造化必能為之主神明亦自有其人伏念某才愧雕龍學幾刻鵠諸老文章之印頗有傳成三代金石之碑亦嘗編集恭五窮之難詮慨萬卷之空蟠忍尋活計於錐刀寧問生涯於梓匠簡無編竹似有益於國人書既同文頗廣傳之天下豈期狗鼠尤甚豺狼衆憐三篋之盡亡彼得五車而自喜贖以金而不許毀於櫝則可憂凡為攘竊之民恃有逋逃之主仲塗印昌黎之集自知不免於貧唐僧失蘭亭之文恐抱無涯之戚不逢大造何有餘生南山之判一傳符澤之姦大窘漢除廉吏盜牛即日而來歸魯有素王竊玉踰時而書得兩載懷亡弓之恨一朝喜去珠之還緬想西蜀之先賢起敬

拾遺之有道物皆吐氣恨無數十輩之使君士盡歡顏頓見千萬間之廣厦當日未酬於素志老天必啓其後人此蓋伏遇某官草堂嫡孫闕里先覺襟懷灑落光風霽月之無邊志慮清明秋水長天之相映自攬轡登車之後有迴川獨航之心正觀豈無謀謨孰君如晦之善斷慶曆固多按察獨稱杜杞之長才不惟山岳之動搖自覺乾坤之軒豁變夷不變吳當受罰於春秋文獻足徵宋或可言於殷禮凡一予一奪之際皆衆好衆惡之公治鑑可垂之無窮儒家各傳之不朽幸斯文之未喪知我其天喜吾道之將行以

公爲命感激辭短眂依心長

謝宋亦山惠米啓

右某啓伏蒙台慈餽白米十碩者言念瓊糜精鑿豈無騷客之粻玉粒馨香乃拜仁人之賜五升不糴一飯知恩切以士必無求始能全於素節人言好施豈盡出於誠心餽之儻或無辭受者不知何義萬鍾雖富焉能浼於孟軻九百固多不可辭於孔子故簞食惡其非道而壺飡可以得賢伏念某旅不齎粮師非學稼菊飡蘭糗平生耻飫於肥甘不漸劒炊十載倫嘗於危苦亦羨粟有餘之農父甘爲飯不足之廣文

少慕沂公何敢謀於溫飽晩同無已頗能忍於飢窮豈無貸監河之書終不寫魯公之帖誰謂心腸之鐵石尚憐氣味之金蘭青精欲轉其好容白粲忽驚於愁眼儘堪負米動慈母之歡顏不畏絶根見門人之慍色五斗無折腰之愧三鍾可摸腹而遊雖免炊沙終慙不穡吾能報德敢忘重施之秦輸人或有言何獨不辭於宋餽其惟某官膏粱味義菽粟飽仁士待公秧何止閔憂於苗長民思我粒必能燮理而黍豐爰命廩人無飢客子某敢不風歌梭粲雅詠裹粮豪傑襟期已見指囷之義功名志願尚能倒廩而言辭雖有窮甚則難盡

謝人惠紙衾啓

平生直實不爲布被之欺雅志孤高亦有紙衾之惠寢興知感寤寐難忘切以荃壁葯房薄壓寒之帷帳蓉裳蘭佩笑濁世之綺羅觀騷人之清修乃志士之法則獨無奇服如此寢衣服木質之氣埃真成玉楮敷竹床而瑩潔無異瑤臺近而南浦之名儒遠則西州之耆後儉於奉巳銘以示人某最厭黄紬之矜奓未見青綾之華燠雄心英氣尚有侵獸皮之言義膽忠肝不聽泣牛衣之語得此琪圃瓊林之物稱其玉

壺冰瑩之懷何須柳絮以鋪氈恐有梅花之入夢精神愈爽奮慮無邪物外獨清疑是卧袁安之雪室中生白究然宿杜老之雲共惟某人聽不抛書寢猶思學喜留詩客醒常攜枕簟而遊靜聽鐘聲卧不覺衣裳之冷某共承珍貺碩廣德心因鉄衾而歌千間儻遂庇寒之志得布裘而長萬丈必無不煖之民

謝惠醋啓

道心苦淡自知吸醶之難德意醇醲乃有作酸之惠香浮頰舌感在衷肝切以設醴雖微庸見尊賢之意饋漿亦末可觀敬老之誠物有薄而用宏禮若輕而

義重我闕周典官有醯人掌五齊之調和合七菹而醞釀上則登于王所共者有嚴下而賜及賓筵禮之亦厚使膳羞而無此恐滋味之缺然鹽必有梅前聖之望良弼鼻能吸醋後賢以取相才自非其物之可珍何有斯人之善喻伏念某言無可口事不皺眉靜觀世味之嗆喁堪憐聚蚋獨愛道真之嚅嚌又笑醯鷄渴飢不足以害心飲饌何求於養體猶未安於微分爰有請於淡交遂煩小奚專致巨甕乃烹而韭頓添春菜之光華以漬冬萍不厭朝虀之索漠鄰何待乞客亦可供盡忘東野之酸或止相如之渴共惟某

官淵懷蘊籍落筆森嚴行獨剛方不效微生高之直量兼容忍真有范魯公之能遂令寒窶之庖頗知曲直之味某噤津佩德流歡懷仁頤于和羹當雨霖之重任為吾發覆窺天地之大全既以心藏不須言謝

賀蔡芳源判鎮為道士啓

共審潔身汗世寄迹黃冠淵目氛埃儒術不勝其拘賤游神清靜道家尚可以逍遙隱然千古之逸民或是四明之狂客切以安期志大豈頤學於神仙莊子才高何空談於道德聊以避秦梁之俗不忍聞楚漢之爭因思前哲微言亦羨後天不老秋夜發幽人之嘆欲鍊形寬凱風取王子之詞必存神氣果知此意寧有幾人共惟某官光風洒落之襟懷白日清明之志操濂溪而下考亭而上徧參諸老之書西山之節久軒之忠自得一家之學未展平治脩齊之蘊肯為清虛恬淡之遊靜觀世變之推遷忍見人生之辛苦皇帝王伯之道一降如今衣冠禮樂之區大變至此惟聖賢乃能避世惟明哲可以保身不嫌茅宇之凄涼轉為道觀何必玉隆之嚴邃乃寄仙家上界喜聞蔡真人之詞新宮不讓山元卿之筆廬山泉石再期脩靜之留華岳烟霞幸有希夷之隱而恐聞十行之

冊詔終將擁一朶之紅雲某欲訪松花共尋瑤草青牛何往常占紫炁於函關白鶴高飛或聽玉笙於碧落

疊山集卷之十

里生潭石黃溥編

啓狀

聘啓

典刑猶在愧文定之嫡孫聲氣相從慕安昌之愛女春生葭樹風有桃梅恭惟親家某人令愛小娘幼未及笄已著德音之美其次學生童而佩韘粗知學問之方龜筮告猶鸞鳳得偶子當嚴於擇婦我祖名言女必謹於事人君家美意

聘定啓

親不失其親可隆親誼幼及人之幼得講幼婚幸出

自天恩歸有地髮方覆額已勤采藻之儀角正垂髻猶事弄梅之劇幸兩小絶猜嫌之念故一言契姻好之盟贗幣繭將庸固早年之堅約鳳飛協卜庶諧曉歲之和鳴

又

仰少府之名門曾諳舊眷襲文昌之末裔復訂新盟況草木之味本同故柯斧之言易合五齡六歲幼而嫁幼而婚寸帛尺書宜爾家宜爾室豈特效恭於子婿蓋將有望於父師如切磋如琢磨亦有仁義而已矣胥教誨胥保惠毋曰筐篚云乎哉

又

百世婚姻況早得魚婧之隊一言成事蓋亦由鳳吉之占對偶信是有緣蹇脩易於為力誰謂司農之姪締好劉墻敢圖法從之孫獲妻馬氏既新盟之議定宜巧樣之催妝尺楮寸縑玆遣行人之問信綠衫紅袖要看舞膝之娛前

又

門閥多年同為耕鑿之民聲氣相求宜講姻婣之好媒言允契天幸何多今女髮額未成雲已婉容儀之謹某男髮方總角幸寬襁褓之憂豈曰小哉姻不嫌於

及早會言近止喜郎遂於于歸

回定啓

自蜀郡來五世託名門之好必齊姜娶一書寓非偶之慙是誠因親而締親所藉以幼而及幼既無嫌於兩小暫時為摘花騎竹之娛宜偕老於百年指日奉執櫛傳巾之事辱承語致將忱之奠鴈欲歲寒成聚戯之隊魚可不如期以堅永好舅姑卽父母幸毋推錫類之仁童稚不婚姻何敢諉先儒之說

又

觀書月下喜聞得婦於幼年折花門前幸獲問郎於

同里況黃龔並高於地望宜朱陳亦締於世姻令男已學吟龍茂著奇童之譽小女喜占鳴鳳愧無少女之詞雖嫁娶以長大為期然男女之婚姻貴早苟不棄長于鄰友之匹願早諧盧郎年少之期好音速報鳳樓人此正佳婿青春早作蟾宮客當繼前脩

又

樂天示勸深慮生育之遲延壽訪婚欲見曾玄之早蓋一生之計惟在於少而萬世之嗣莫重於婚若兩小了無猜嫌宜二姓以於羈角況令孫淸徹已聞駒齒之生而姪女無知方在鳩車之歲荷不遺於葑菲

喜獲締於葭莩雖云鵬鷃之不齊自是馬牛之相應資財不論何未息裒摩之懷他日有行正有賴舅姑之教

又

謝安之姪生而敏頗聞叔父之情庾公之女幼而孤靑道姻盟之好惟因親致親相契之久故以幼及幼得有所歸雖童心稚識之無知何勞遠慮然男室女家之早定式慰先懷

又

兩小無嫌久誦弄梅之句一言有契遽承采菲之盟俱勿失赤子之心可卜見玄孫之慶弄璋載育已呈擊毬之奇折線未能欠覓穿針之巧詎意孩提之戲克承夫婦之緣茲尋魚紙復勤鴈幣報君青玉案既已深報生何以之羞遺子黃金贏願異守韋氏不如之訓

七月請期啓

男女之生幸而得耦婚姻之道貴在及時禮有請期義當修贄祖宗繼体重嚴親迎之辰父母有心尤重于歸之日肅將嘉幣庸試新妝鳳鸞佇聽於祥占烏鵲歎迎於巧夕手舞至切心馨奚殫

回啓

月燭雲軿行矣赴銀河之約吳牋蜀錦此其為蓬蓽之光然愧無百兩之儀寧不忝三周之禮折蟾宮之桂毋富貴之相忘採南澗之蘋惟敬共之有恪

八月請期啓

始卜佳期幸爾秋期之叶再占吉月依然夜月之圓諒由淑女之促裝足與素娥而為侶茲相配合可想和鳴媾即覿於盈門敬可無於納幣貧者為禮非財貨愧之多儀之子于歸宜室家豈勝至願

回啓

紅箋寵既辱厚意之門來丹桂香浮喜佳期之漸近
既有言歸之約當嚴往送之辭琴瑟和鳴行應襄時
之占鳳門闌多喜尚期他日之乘龍

九月請期啓

古者制禮婚姻非受幣不交今也從宜男女以及時
為貴況在黄華之候輙脩紅葉之緣占其吉於卜人
已云允叶聽其成於媒氏異必能從

回啓

瀼瀼湛露滋開黄菊之數枝彿彿好風吹送彩雲之
五朶因悟親朋之邇且承迎禮之隆御輪再舉於三

周行李愧無於百兩祇祟姻好異略煩文宜其室宜
其家自今始矣俾爾昌俾爾熾勿替引之

十月請期啓

愧非韓樂幸因獬里之相攸風定文祥必講渭梁之
親迎言既遂矣迨其吉兮預陳鳴鴈之期屬届獻羔
之候言秣車言秣馬行詠于歸以采藻以采蘋庶無
失職

回啓

好記橙黄正十月為良之景喜傳梅信占三星在戶
之期既叶佳辰敢違嚴命女有行而餞于禰已教其

謹蘋藻之供毋命嫁而送之門當與之贄棗栗以見

十一月請期啓 納成迎人出贅

襄諧占鳳已欽季諾之承今漸登龍欲效秦貧之贅
況一陽來復之際正兩家合好之時輙修鴈奠之儀
并致鸞裝之禮非然為敬固慙無百兩之將行矣并
堂誓益殫半子之職

回啓

早憑月斧修成月鑑之圓今泛星槎來促星橋之駕
殘牘戾止圭幣輝如自顧非然何以當此既重屢於
委覎詎敢後於拜嘉禮重御輪適十月為良之候式
嚴袍祉属一陽來復之時

十二月請期啓

天地之義既諧卜吉之從婚姻以時敢後親期之請
預憑媒介以布腹心月取季冬日涓癸卯書先伸於
一紙好未結於千春

回啓

穀旦于差已叶蔡龜之卜瓊英是尚行覲堂著之容
弟虞裘案之空不作盈門之爛我則冰淳公其歲寒
探櫳首之玉梅已傳春信聽城頭之畫角行促曉妝

回啓 未允

龜卜叶從襄荷米人之請魚牋下逮遍言星戶之期然雖貴於及時奈偶迫於多事桃夭方春之候此固良辰蘋采行潦之中尚容後歲永為好也姑少遲之俟量容智燭是幸

疊山集卷之十一終

疊山集卷之十二

里生潭石黃溥編

劄

通王府尹劄

某伏以仲冬謹時晴曦流愛共惟某官春隆九陛望重一麾后皇蕃釐台候動止多福某謹沐神雪麾綰援毫牋申敬于千騎行軒之次仰祈矜休

某切謂天欲惠顧于橫浦為千里宅生之寄以有豈弟君子出而父母斯民矧惟二天照臨之初萬口歌頌為至和諸福畢來不禱而叶某安敢贅請

某伏審某官光膺鳳檢暫撫龔城成命甫敷輿情交抃共惟慶惬某秀之附庸天幸棲身道德覆照之下日在南埜與扶笻之老騎竹之童北望朱幡爭先快覩卷卷發喜踊躍萬分

某共惟某官前輩盛心斯文元氣忠孝名門之衣鉢才猷清廟之璠璵風度照人芒寒色正詩書澤物玉韞山輝乃知衣冠甚盛之家必有社稷非常之器天才無施不可春脚所至有聲暫勞一駕於熊轓來活久枯之鮒轍恐未止甘泉之計及已興宣室之思天若有意斯民何止賜金而增秩公必從茲大用即看鳴玉以趨朝凡在惸㜷尤深傾傒某敢因慶幅而私

布之仰祈台炤
某去冬謁告言旋天閽奇機共遇某官分月臨川道路之人更相告曰是間長史宰相才也子盍往致敬焉某於此時所期先生者又有出於他人所期之外也然自飛違泰階倏又朞歲引睇霄躔無食息敢移尊嚮忽得好音適屬福星委炤之下感念之餘始歎人之幸會莫甚折簑遭際有如是耶惟是不習絲譜五枝已窮善後之謀罔知攸濟所幸仁賢二千石惠然肯来以下慰三邑顒傒之切某首當引睇牙旂躬負弩矢俯伏道左以修屬吏之恭則蘇天之芘又有

出於意外之望某不勝拳拳
某業名贊敬之初無以見其歸依之萬一斐然儷語琢于申番蕪纇不工醜愧萬狀倘蒙一覽而擲之禁佩千億
某仰惟隨軒蓬閬仙轄邈在霄漢某不敢凌節百拜申敬惟下邑先庚教條拱俟頒曉

通黃府判劄

某伏以權輿年春錦繡萬象共惟某官屏星照乘和氣載塗霅屋迪簡台候動止千福某雪手齋香贄忱籤府仰千丙在

某切惟宜化承流守相之尊等耳地方千里位並元侯以十萬戶之歡聲爲八千春之善頌則夫金甖翠釜有請則諛
某嘗聞玉華之秀甲於閩褒名艱倚天寶鐘間氣慶雲呈瑞孰不願快覩爭先風比枝南無階望儀詎圖試邑行藏二天此造化者巧爲之遇合也遙瞻丈蓋此心如飛
某共審奉詔監州抗旌戒道來共一輪之明月先回四境之陽春伏深慶愜某幸正趨承倍增欣抃謹綴猶小啓一書端控燕雀之悃仍蒙弘慶賜以鑿覼某

下情慰愜
某仰以某官性資氷絜德量天寬惟涵養深而燭理明宜設施弘而臨事果奠城製錦載賡杜工部之詩越國條紅細孜王右軍之帖荐分半刺殊加恩意別乘驥足之馳詎容席暖屬車貂尾之從亟待詔温
某庠序諸生不習爲吏剸繁治劇用重其才水毀禾飢二軍艱字雖撫字之心如日而焦熬之鬢已霜未路尤艱險灘未涉尚祈矜念曲賜庇存祇佩恩私介丘莫喻矣
某不敢凌躐申賓閣仙轄之起居伏恐屬邑應有先

庚條目拱跌行下

回主簿交代劄

某伏以月開周正雲慶會書共惟某官司印花城趣
裝穀旦后皇右綏台候動止千福某雪手露香奏記
籤吏仰千丙在
某聞之二氣五行之運在天為寒暑在人為語默動
息調元贊化儒者事也况一理身之陰陽乎雖然存
我以厚蓄生頤為國寶此不貲之軀乃副輿望
某佩服春藻秋蘭之馨久矣竟南斗北無由快星鳳
之瞻不謂天假機緣得托雲仍之好平生願識荊州

郤無負此言矣中夜攬衣擊節自慶
某伏審榮膺綸誥來領印曹先聲一馳和氣四洽諒
惟歡慶切惟某官以南嵓世家為西江名士裁冠司
業堂則何蕃之德行舉幡帝闕下則王咸之氣節朝
奏暮召可謂希世之遇矣尚屈鸞鳳於枳棘何耶然
張集賢起於魯山鄭相國興於汜水萬里脩途胥此
焉出奉紫泥而班玉筍不夙則暮
某鈆槧晚生世居昭武烏洲學優而仕代不乏人在
嘉定間則伯氏果齋對策大廷擢居𢀸甲獨某不克
趨宗少也三預賢書迨其強仕某年猶未脫場屋僥
試南廊蹠居次等遂得令閩趨来梅川甫書下考乃
蒙大監章先生檄入郡幕繼蒙繡使李先生俾攝信
豐俱以一削收錄于是羈留恭底者兩年回視薄職
不無曠瘝然此心惓惓無日不在朱墨間屈指歲除
僥倖書滿幾生修結得際交承洗龜拂篆以為告新
之圖某之志也掩瑕匿過以為淑後之計則執事事
也引領車音拜手以白某及瓜而代有日矣修尺牘
以通是好禮也乃為執事所先僻怠之咎無以自文
謹列件劄將以儷語申控畢悰并酬榮施倘垂電光
榮佩千億

某皇恐晉𢤱申問契家孝水瑫池台眷伏想炯霞
祉日月常春新治趨條敢不肅拜

詞

薦父青詞代王菉猗女

父今捐弃永無侍奉之期女既有家難報劬勞之德
潔齋丹悃號籲蒼旻伏念妾先考學慕醇儒老為寒
士愛人利物雖莫展其素懷謹行信言不敢欺於洪
造豈期一疾即反九泉妾生無養志之能没缺送終
之禮受恩罔極茹痛何窮仁君猶悲憐緹縈之詞河
伯亦閔念曹娥之苦父子之情至切天人之應惟誠

皈命羽衣投誠金闕伏願矜哀愚悃超度先亮覺本性之虛明赦凡情之罪悔宿愆盡洗無久滯於冥途片善可書或再生於樂國

吾友張四居士爲僧敢獻善頌

天台羅漢形模也學丹霞刻草少年大振宗風好箇五山長老

疊山集卷之十二

疊山集卷之十三

里生潭石黃溥編

表

賀玄天上帝生辰表三月三日

臣某言伏爲今月初三日恭遇上聖降誕休辰者帝降人寰必眞元之會合民懷天德逢初度以懽愉宇宙昌期華夷同慶臣誠懽誠抃頓首頓首切以虹流瑞彩天開秋昊之神龍噀祥波佛現世尊之聖受大極兩儀之正鍾三光五嶽之全萬生高眞孰若華旦恭惟玉虛師相玄天上帝北辰合德春日同仁贊化玉清道生天而至妙調元金闕功裨帝以難名契眞宰於東皇對長生之南極乾坤比壽永覆載於萬靈日月齊光常照臨於六合臣欣逢瑞節難報鴻恩有始有初歲歲令辰之歌舞無窮無極人人洪造之生成臣無任瞻天望聖懽抃慶快之至謹奉表百拜稱賀以聞臣誠懽誠抃頓首頓首謹言

又

臣聞天生大聖實輔相於元工民受洪恩宜懷思其初度對玉虛而稱慶睎金闕以敷忱臣中謝切以白帝之司三秋史紀虹流之旦素王之存諸夏轉言麟紱之辰能奉君於皇穹密綱維於人極緬想發祥之

始誰無尊道之誠伏念臣一善莫聞百殃寧免逢南方之喪亂何地逃生賴北極之明靈助天濟世聞此日騎箕之瑞効衆星拱斗之儀有始有初豈不知於帝力無窮無極期永底於人寰伏願洪造垂仁高真錫福回乾坤之和氣掃氛霧之妖氛念昔降神救萬民之微命自今悔道開億載之太平臣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屛營之至

許旌陽飛昇日賀表

仙降塵寰體天心而濟世帝嘉神績乘秋氣以昇霄華貊歡聲古今盛事臣中賀臣聞赤虬紫霧聞仙子

之遠遊黃鶴白雲想至人之高舉孰若一門之積德盡超八極以登天恭惟眞君道極高明誠參化育驅龍蛇於境內旣成神禹之功挐雞犬於雲中不假淮南之鼎慕眞風而雖遠邈華旦而難忘臣欲報恩仁敬修賀禮苾苾蘋蘩之薦依依葵藿之誠日月齊光長戴神明之德乾坤有造顧爲仁壽之民臣無任激切屛營之至

疊山集卷之十三

疊山集卷之十四　　里生潭石黃溥編

疏

梅野起居疏

世有子產孰須焚室之材里有少陵宜助草堂之費錢財易得道義難窮梅野先生詩書已廢於秦灰棟宇何堪於鄭火參充巳爲貧士忍聞稱賀之言池魚本是善人孰動救災之念今見眼前之突兀頓恢身外之憐憫若不寄皆豈敢嗔於錄事倘能買宅是亦遇於韓公見義必爲當仁不讓千萬間大庇寒士須還天下英雄三十年始有此廬莫作詩人笑語

城隍疏 五月二十八日

日餘二日卽更建午之書雲纍五雲喜遇生申之旦惟聲載路和氣淵城共惟城隍土主全封號乃武乃文作威作福呼吸須臾之雨露叱咤頃刻之雷霆佐漢有功四百載綿延社稷配天無極億萬年帶礪山河赫赫厥靈洋洋如在某等耆喜蒙恩之久幸逢震夙之初壽永基圖願借椿齡而爲壽封褒忠惠更看芝檢之增封

鳳林新建蓮堂疏

地勝鳳林接東林而長久天恢象教托儒教以扶持

既善念之有乎宜道場之壯觀胡先生愛青山之好
與無用者不同謝靈運種白蓮之勤想尊心而不雜
已捨鍾山之宅上續遠公之燈或疑香火之光明豈
可規模之狹小所謂嗣新日月方知特地乾坤大願
力大功緣必是大椎猛漢好布施好福德須還好修
行人一佛辦心諸天助力維摩八萬四千座半日化
成雪峰三百八十庄一家喜捨不可蹉過直下承當
陶淵明十八大賢且作廬山之隱者王文正百餘名
士尚歌淨社之太平

景祐真星生辰疏（雎陽大特張拈 七月二十五日）

南岳降神為生民而立命普天蒙福逢初度以懷恩
合衆志之精純對九霄而顓告綢思唐世爰有忠臣
助兩賢以守一城提孤軍而勝百萬宗社資其翼戴
江淮得以安全幽為神明為人節義無慙於天地生
當封死當廟英靈永鎮於華夷尊者是邦同歸大造
茲遇乘東維之旦誰無拱北極之心葵藿衷誠蘋蘩
昭敬設金山之淨供演寶藏之秘文四生六道之超
昇三界萬靈之來降悉遵佛教肅神休有始有初豈
不知於帝力無窮無極頓永庇於人寰伏願上聖垂
仁明神賜鑒百穀告成於秋日四民常在於春風念

昔生賢救兩間之厄運自今悔禍開億載之太平

福善王生辰疏八月初四

天將救世降嵩岳之神明民欲酬恩依金山之佛法
潔嚴恭之一念露悃款於三靈某等猥以下愚竊聞
上世良弼騎箕尾而降為萬古之星辰文公應斗牛
而生救一邦之水旱皆帝心之妙簡與民命以相關
共惟福善尊王正直而英靈慈仁而睿哲握中夏文
明之運仔西方賢聖之風為國選才士必功名道義
代天與善民皆富壽康寧萬年保佑於此邦兆姓歡
呼於誕節太極兩儀之正融作異人三光五嶽之全

鍾為一佛宜修慶禮肅表微忱牲牢不見於苾芬酒
醴難昭其誠敬欲報乾坤厚德無如水陸大齋三界
萬靈對休辰而懽喜四生六道依大造以超昇雖無
補於神功亦不忘於聖力恭望明靈降鑒孚尊垂仁
好生仰体於天心錫福同歸於皇極金風玉露已開
豐年之祥璧月珠星早見太平之象攘竊陰消於狗
鼠貪殘永絕於豺狼民安禮義之邦士復詩書之澤
鄉閭和樂固無日而不春廟貌尊嚴尚與天而齊壽

化道衣疏

共人熟朝真之科教習事帝之容儀入我觀門共

成道法豪家大族長者善人必有仁心共成好事
黃絹銀章須皇恩而訓戒朱衣玉珮在帝所以周旋
倘二者之得兼亦一生之奇遇賀知章結草字必承
君命以修真陸簡寂得石壇難以朝衣而拜斗有誰
施捨成我因緣豈無地位九分人或遇神仙一會客
天台山之採藥便逢福地以逍遙玄都觀之栽桃不
負恩門之培植

暨公聖者生辰疏

天生賢聖欲普濟於微氓民戴恩仁何忍忘其初度
潔齋致慮籲告明靈伏念某等性本顓蒙命尤迍蹇
回心向道願為良善之人從俗隨時寧免悔尤之事
全危身於離亂歎生理之艱難日履虐吏之誅求時
有過軍之煩擾十室而九無溫飽五年而屢告飢荒
賴通覺大師之靈有覆載小民之德雨暘從欲疾疫
無憂凡蒼生之感神功如赤子之依慈母因帝力者
必虹流之旦懷素王者必麟紱之辰欲薦愚忱敢邀
釋教演金山之妙法敷寶藏之微言福及幽冥心通
上下伏願帝垂憐憫神降吉祥一佛重來必潛消於
厄運萬方有幸願早見於太平

重建觀音寺疏

尋聲救苦是名觀音與佛有緣樂我淨境野火燒虛
空而不盡法燈歷今古以長明歲星已周天道必復
寧官長者寧忘補陀現身大臣檀那還記靈山舊話
諸天助力不日成功紫竹林中散光風於三界綠楊
枝上洒甘露於八荒使衆生識大慈悲此善果勝諸
福德寶珠瓔珞豈無普門品之仁賢樓閣玲瓏盡見
華嚴經之富貴

虎溪蓮社道堂衛諸天閣疏

蓮社虎溪是法雲地善鐵慈地華嚴龍海化叨利天
兜率天此非一蜃氣吹噓所得成須五鳳手經營之
乃可鈎心鬪角共看抱地之縵迴佩玉鳴鑾不是飛
雲之歌舞俯視千大千世界上有二十二天人世出
世間漢來漢現希有希有西方天竺國飛來真如真
如昨日妙高臺忽見吾為法施汝辦肯心

洪山廟照華嚴第十五會

善人長者共成華嚴會今幾年矣佛果已成愈修
愈好善根已大更種更深丙戌年第十五會供食
科儀隨人喜捨此為好事願發肯心
華嚴經一十五會歲歲相逢維摩座八萬四千人人
要飽佛果不難成熟善根更好栽培天下功緣供養

之功最大人間福德有施之福無窮慕聖僧而水府設齋聞合論而神宵送食觀音瓔珞效恭敬於世尊天女寶花獻殷勤於長者此是菩提地位須還廣大心胷傾倒倉廩之餘財共賛鄉閭之好事曾記兒童戲供也能生阿育王家請看川老談經直要到毗盧頂上

東山白蓮堂修造疏

誦彌陀經多有西方公據祝聖人壽又見東林道場天燈已放光明鬼火豈能魔障要識白蓮淨土世世無窮請看紅日出山朝朝如是前此規模窄狹今當

棟宇修崇五十三參華嚴樓閣有幾多富貴八萬四千寶座殿堂非一處安排居士辦心諸天着力豈無長者捐火宅之金銀恐有名賢捨鍾山之屋宇且須餘財餘粟便歌美奐美輪一日圓成八方讃嘆七寶布施好留我佛國因緣萬代流傳只道是君家福德

永福堂塑佛像 順昌西岩

西方極樂國福在西岩南無阿弥陀現於南劍盡道菩提無樹何須淨土栽蓮然化身亦有色身因像法可求正法想觀音之救難消而慈悲思勢至之度人通身怜憫一佛遠公之接引諸天聖侶之護持巧手

莊嚴善人施捨大千七寶布福德何如此福德之多三十二相觀如来咸有見如来之喜

仁壽堂化粧塑佛

民皆仁壽一心願見弥陀佛有因緣好事須煩長者欲現如来之妙色共培居士之白蓮化身不難要清淨要須消諸相具足誰布施誰莊嚴此日發心諸天助力寶珠瓔珞信手拈来金銀砗磲随意喜捨豈特道場之光彩有關閭邑之禎祥三四五佛善根自有種善根之報千萬億劫福德何如此福德之多

東嶽廟粧塑天堂地獄閻羅像疏

善惡灾祥之報猶影響之應聲神祇鬼魅之靈在典禮而有像敢千長者全發好心借佛說以度人即嶽祠而設教天堂果有宜君子之先登地獄豈無必小人而後入韓柱國不須身後自閻羅只在眼前何吝餘財共成善事可以勸脩身立命之士可以化遷善遠罪之民變鑊湯而為清凉何待問觀音大士捨魚池而作忉利毋煩念實勝如来

白蓮社經堂疏

廬山一條瀑布流到東林華峰十丈藕舡種成淨社從此枝枝葉葉處處田田何人不過虎溪橋是水盡

入龍宫藏此為諸佛菩薩之所護念又待最後檀那
而得圓明任他栽火裏凡紅着我出泥中清白從聞
修竟悟色香空

疊山集卷之十四

里生潭石黃溥編

文

代五顯廟巫祝為還願人放罪文

社今解到罪人一名枷鎖待罪九月二十八日靈順廟掌善惡判官具呈照得某人頃罹罪罟幸脫累囚思宿業而多慙恐後災之難免遂投雲瑣自首前愆既荷校而在庭且席藁而待鈇若論舊惡當伏嚴誅適逢皇天誕聖之辰宜廣上帝好生之德姓某一名合與不合疎放取神旨奉五顯靈官大帝神旨凶人不善自有常刑上帝好生豈容盡法況十載苦干戈之禍幽萬姓在湯火之中人思解挽以除苛天必滌瑕而蕩穢欲新汙俗何吝覓恩姓某本是愚民自陷大譴既束身而俟罪必滌慮而洗心情亦可憐理宜從恕經有宥過無大之訓律有自首原罪之文刑人發蒙利於說桎死囚歸獄縱以還家吾欲並生爾宜遷善知人身之難得毋冉犯刑思天網之至疎常懷報德姓某一名當廳疎放仍申天曹地府關東岳城隍司應有干連縮繫去處照會

代昭懿廟巫祝為婦人還願放罪文

本廟據掌善惡判官具呈罪囚一名某鄉里某氏供

招本命某年月昨因丁丑年十月十三日北兵討捕
逃難深山自念田野愚民性含昏闇平生虛度不種
善根一念妄行俱是惡業既逢離亂恐致死亡遂發
悔心仰投洪造是日對虛空啓許夫人行宮私獄案
碩貌禱庇護或可保全凡今未死之年皆出再生之
造今月十五日伏遇大聖降誕之辰謹齋戒沐浴荷
枷扭帶繩索前詣行宮門下潔身請罪聽候裁斷施
行本司看詳某氏曾逢大難遂發悔心仰賴聖恩幸
逃末劫果能遷善既獲延年既械杻以在廷同囚徒
而請罪當大聖降誕之日體上帝好生之心或插寬

條更全微命取自神旨裁斷奉昭惠崇福善利順懿
天人神旨上帝好生初無殺意下民犯法豈是本心
自從開天地以來方見大干戈之際能逃末劫必有
善根某氏愚婦何知悔心甚苦惡人齋戒猶可動於
上天死囚來歸自當開其生路經有宥過無大之訓
律有自首原罪之條一善可名諸惡不問在縲紲而
非罪咸與維新脫桎梏而發蒙姑從大赦如能積德
更與延年某氏疎放仍申天曹關獄府照會

疊山集卷之十五

疊山集附錄卷之十六　　里生潭石黃溥編

上疊山先生書　　雙湖胡一桂

二月六日新安學生前鄉貢進士胡一桂謹熏沐
載拜百拜獻于提刑殿講疊山先生閣下某嘗讀
周元公易通有曰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至
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夫所
謂道德者何也其綱有三其倫有五原於天設於
地品節於聖人通行於千萬世由乎此則安不由
乎此則危由乎此則為諸夏為人不由乎此則為
蠻貊為禽獸斷斷乎其不可易之論也然嘗怪夫

自開闢以來宇宙不知其幾變而所謂道德凝若
為之而俱變者冥冥之表蓋有天焉毎於其交際
之間必生一二傑魁瑰偉之士以身任道德之寄
把握扶植於不壞不滅之地夫天既以道德重寄
付託於其身謂宜愛之護之俾得優游適志以順
乎其天顧乃不然或使之憂患困苦直至殺身而
後僅可以成仁或拂亂其所為使之飢寒流落瀕
於萬死而不得死棲棲焉寄隻影於遐陬僻壤間
而時俗富貴者洋洋得志切齒嘻罵以為至愚至
癡不通時變自陷於困窮所謂可憐不足恤者若

是而望其把握扶植此道德於不壞不滅之地其
不啻如一髮引千鈞之難何哉蓋不然天地間萬
形皆有弊惟理獨不朽宇宙間事固有囿於氣數
之不得不然者而所謂道德之理則實未嘗一息
可變焉非其人亦不能以自行是以必于人是托
然人品有不一有盜名欺世者有慕名矯拂者有
不能忍於饑寒而流遁於富貴者有牢關固鉅於
其始而卒喪其節者有自度其才而足以應世而
姑守窮約者有初之無力以自奮忽乘機而遽起
者若是者是皆不足以任道德之寄往往天亦嘗

厭斯於此徒是以付托一二人於斯世必使之憂
患困苦殺身以成仁必拂亂其所為飢寒流落顚
於萬死而不得死如精金百鍊曾不變其所守仁
以為己任死而後已者亦以其身不足愛而道德
之為可愛且將以愧天下之儕僭人爵食人祿者
若此者是真可以任道德之寄昌黎韓子所謂千
萬世一人周子所謂道德有於身者是也遊吾目
兮八荒思得大人君子道德有於身者為之依皈
舍先生之外其誰哉洪惟先生抱三光五岳之正
氣負三綱五常之重任涉世於強仕之年秉操於

立朝之日一時權姦如虎豹九關磨牙揎毒而浩
然之氣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曾不為之撓屈
居常抱膝林泉朗誦先生大雅之章想見人豪而
雲泥懸絕無階趍拜茲者恭聞蟄神龍於九淵翔
鳳凰於千仞儉德自持而爵祿不足以移高尚自
立而王侯不足以屈集蓉裳修初服而章甫逢掖
變更之未嘗卧蓮舟讀玉書而天祿石渠宗主之
有屬斯文倚之為命脉衣冠賴之以綱維義夫節
婦得所標表以益堅亂臣賊子有所觀望以羞愧
道德之興廢關係於先生之一身而把握扶植之

責甚重而匪輕也故昔也危言危行人不得以議
其訐今也危行言遜人亦莫得以議其脂韋梅福
之於炎劉淵明之於司馬時不同而處亦異也嗚
呼天地猶有憾粹乎先生之行終不能疵日月猶
有蝕昭乎先生之心終不能蔽雷霆猶有伏烈哉
先生之氣終不能遏此真所謂道德有於身而千
萬世一人之人也稍有志於道德之士可不承下
風而望餘光哉某安定微宗古歙士族蓋自六世
兩伯祖鉉銓接武元豐之第而高伯祖昂政和間
由辟雍第太常與吏部朱韋齋先生有同邑同年

之好高祖滋紹興初分路省元復收世科詩書之傳道德之脉三百年於此矣某五六歲而讀父書十二三而能文十八而登名於天府年少氣銳不但視功名而唾取粗亦為有志於當世者夫何天池之翼未展而洄溪之翅已垂孟明之舟未焚而郟鄏之鼎已易事盖有大謬不然者我之為我亦無復有志於斯世矣且比年以来天疾其軀仲車其聽庸人孺子莫或肯半揖屈中夜以思默然領會意者造物仁愛之深故欲使為無聞之人專心致志於學行之乎仁義之塗遊之乎道德之源無

絶其源無迷其途而已乎環視其家圖書滿屋而紫陽夫子之易又平日所酷尚伏讀家君易啓蒙通釋吾易門庭既已獲入獨謂本義提綱振領而節目未詳於是又取語錄而附之纂集諸說間發已意至若卦象之異同文言之疑義自漢儒已来千有餘年未有能灼知其說者某一旦豁然貫通君有陰相而默啓之於是作為卦象圖說又作為疑文言並而體之未有圖也而圖之十翼之未有論也而論之啓蒙本義有大功於天下後世而人莫知也又表而出之凡此者豈務𦁠章繪句以為

能記事箋言以為多哉亦以明經乃儒者之事况大之為天地幽之為鬼神明之為君臣治亂別之為賢邪進退于以立三才之道于以順性命之理于以盡事物之情通天下之故莫不畢備於易於此乎有得焉亦庶乎身心收歛不至外馳而所謂至尊之道至貴之德亦猶是以不失焉耳書成而鄉之老師宿儒莫不為之許可某亦自度歲月之不虛度矣然左太冲三都賦固未嘗不為奇偉之書使不遇皇甫謐稱奬而為之序亦何以信於時而聞於後哉今海內以先生為道德之宗主人物

之權衡一經品題便作佳士某是以不遠千里往拜丈函塵滓視聽求片言以為之黼黻付之書市繡梓倘徼先生之高名令譽傳之無窮施之罔極某何幸吾易何幸惟先生進而教之實惟門士之至顧干冒師嚴下情不勝戰慄俟命之至

疊山先生行實

謝枋得君直號疊山信州弋陽人登宋寶祐丙辰第甲子校文江東發策十問抵時政安置興國軍乙亥除江東提刑累遷至江東制置使土軍攻饒拒戰安仁敗宋德祐元年冬十一月任江西招諭

使知信州又敗棄家入閩丙子二年春正月元兵入信鏤銀榜根捕執枋得之妻李氏二子一女送江淮行省拘于揚州獄中母夫人以老疾得免李氏不屈死于獄中惟二子熈之定之得還元至元戊子二十五年夏四月召宋故臣謝枋得力辭不至時帝訪求南人有才者甚急御史程文海承旨留夢炎交章薦之尋有書上程雪樓秋九月參政魏天祐執枋得北去先是枋得由建陽唐石山轉入蒼山等處朝遷莫徙崎嶇山谷間竟得脫至元甲申黃華平大赦枋得乃出得還自寓于茶坂

設卜肆于建陽驛橋榜曰依齋易卦小兒賤卒亦知其為謝侍郎也至是天祐朝京將載枋得後軍遣建寧總管撒的迷失佯召枋得入城卜易逼以北行以死自誓知不可免即不食有上魏參政書巳丑二十六年夏四月故宋江西招諭使知信州謝枋得至燕死之初參政魏天祐逼枋得之北行也與之言坐而不對或嫚言無禮天祐自甚容忍久不能堪乃讓曰封疆之臣當死封疆安仁之敗何不死枋得曰程嬰公孫杵臼二人皆忠于趙一存孤一死節一死於十五年之前一死于十五年

之後萬世之下皆不失為忠臣王莽篡漢十四年龔勝乃餓死亦不失為忠臣司馬子長云死有重於泰山輕於鴻毛韓退之云蓋棺事始定參政豈足知此天祐曰強辭枋得曰昔張儀語蘇秦舍人云當蘇君時儀何敢言今日乃參政之時枋得百口不能自辨復何言枋得不食二十餘日不死乃復食將行士友餞詩盈几張子惠詩云此去好憑三寸舌再來不直一文錢枋得會其意甚稱之遂臥暝轎中而去渡采石復不食自是只茹少蔬果積數月困殆四月初一日至燕京初五日死于驛

子定之護骸骨歸葬于州枋得平生無書不讀為文章高邁奇絕汪洋演迤自成一家學者師尊之所著有詩傳註疏易說十三卦取象批點陸宣公奏議并文章軌範行于世

文節先生謝公神道碑　李源道

天造宋命皇元一四海而統之至元二十三年行御史臺侍御史程鉅夫以宋遺士三十人薦于朝於是江東謝枋得在舉中被徵丁內艱辭亡何連詔江浙行省左丞管如德召皆不起廿六年春正月福建行省參政魏天祐復被旨集守令戍將迫

促上道迺行夏四月至京師不食死春秋六十有
四八月子定之奉柩還廣信明年九月塟其鄉之
玉亭龔原其門人誄而題之曰文節先生謝公墓
先生曾祖彥安祖一鶚考應琇滁州僉判妣桂氏
封碩人先生諱枋得字君直信州弋陽人宋寶祐
乙卯薦于鄉丙辰試中禮部高等比對力詆時宰
閹宦奮不顧前後抑置第二甲第一人初滁州君
以事忤使者董槐被劾以死先生既第董槐執政
竟不堂叅以歸丁巳召試教官調建寧府教授已
未趙葵宣撫江東西辟為屬舉除禮兵部架閣令

募兵援江上出楮弊十萬貫得信撫義士數千人
以應宣撫司罷賈似道當國會軍興出入簿責任
事者公毀家以賚不足坐廢至元初長星竟天踰
月我師壓江上宋社日替江東漕司猶試士徵校
藝先生憤賈竊政柄害良忠誤國毒民發策十問
擿其姦極言天心怒地氣變民心離人才壞國有
亡證辭甚剴切大怫賈旨臺評竟上其謗訕鐫兩
秩興國軍安置因謫所山門自命疊山守人今皆及
門執弟子禮丁卯以史館召先生曰似道餌我也
不赴閉戶講道聞之者翕如若周岳熊朝余安裕

楊應桂余炎謝禹莫若華皆知名介然自將足迹
不及權門里中人行事或不循於理者輒曰謝架
閣聞乎有持兩爭必來質平遣以理無秋毫假與
人意人亦高其風必自審乃進非義者未嘗敢至
其前也乙亥連以史館校勘秘書省著作郎召牢
辭授江東提刑摠其兵以守饒信撫與王師戰輒
敗不能軍遂易服負母走閩中隱於卜信守將悉
捕公妻子弟姪送建康獄夫人李氏有容德有廡
帥者欲妻之一夕自經死弟某某姪某某及一女
二婢皆死獄中惟二子熙之定之移獄廣陵得釋

又有弟禹在九江亦不屈斬于市先生性資嚴厲
雅負奇氣風岍孤峭不能與世軒輊而以天時人
事推宋必亡於二十年後抗論憸宰老竭歷不售
終不取合於時其為人蓋如此及程公之薦報書
乃曰弓旌招賢輪帛迎士有志經世者孰不興起
及非其人非皇帝夢卜求賢之初意也觀其言非
徒決於剛憤者少力學六經百氏悉淹貫為文章
偉麗卓然天成不蹈襲陳言宿說論古今成敗得
失上下數千年較然如指掌尤善論樂毅申包胥
張良諸葛亮事常若有千古之憤者而以植世教

立民彝為任貴富貧賤一不動其中其言曰清明正大之心不可以利回英華果銳之氣不可以威奪其自信悉類此先生之北也貧苦甚衣結屨穿行雪中人有常德之者賙以兼金重裘不受平日所著易書詩三傳行於世雜著詩文六十四卷翰林學士盧公摯為之序引深所推激夫人李氏男三義男早卒熙之歸自廣陵亦卒定之賢而甚文累薦不起孫男二信孫仁孫先生死之二十有四年門人虞舜臣率其徒築室買田祠公弋陽之東江浙行省請于朝為疊山書院又五年余任集賢

待制番易周應極狀其事致定之之語求銘基道嘗謂先生天下士源道仰其文章風節盖四十年而不一識是區區者尚可辭哉銘曰

嗚呼先生生也何時生也後時日薄崦嵫維南有孽龜玉毀折我朝天明迺完其節鷄鳴風雨歲寒松栢伊其板蕩古有蓋忠道統既闢人文斯崇有美翔鸞載鳴載集曷迪匪庭曷課匪京萬里氷天介石自貞奚卒不施閟于佳城嗚呼先生

宋史列傳

謝枋得字君直信州弋陽人也為人豪爽毋觀書五行俱下一覽終身不忘性好直言一與人論古今治亂國家事必掀髯抵几跳躍自奮以忠義自任徐霖稱其如驚鶴摩霄不可籠縶寶祐中舉進士對策極攻丞相董槐與宦官董宋臣意擢高第矣及奏名中乙科除撫州司戶參軍即棄去明年復出試教官中兼經科除教授建寧府未上吳潛宣撫江東西辟差幹辦公事團結民兵以扞饒信撫科降錢米以給之枋得說鄧傳二社諸大家得民兵萬餘人守信州暨兵退朝廷覈諸軍費幾至不免五年彗星出東方枋得考試建康摘似道政

事為問目言兵必至國必亡漕使陸景思御之上其藁於似道坐居鄉不法起兵時冒破科降錢且訕謗追兩官謫居興國軍咸淳三年赦放歸德祐元年呂文煥導大元兵東下鄂黃蘄安慶九江凡其親友部曲皆誘下之遂屯建康枋得與呂師夔善乃應詔上書以族保師夔可信乞分沿江諸屯兵以之為鎮撫使使之行成且願身至江州見文煥與議從之使以沿江察訪使行會文煥北歸不及而反以江東提刑江西招諭使知信州明年正月師夔與武萬戶分定江東地枋得以兵逆之使前

鋒呼曰謝提刑來呂軍馳至射之矢及馬前枋得
走入安仁調淮士張孝忠逆戰團湖坪矢盡孝忠
揮雙刀擊殺百餘人前軍稍却後軍繞出孝忠後
衆驚潰孝忠中流矢死馬奔歸枋得坐敵樓見之
曰馬歸孝忠敗矣遂奔信州師夔下安仁進攻信
州不守枋得乃變姓名入建寧唐石山轉蔡坊寓
逆旅中日麻衣躡屨東向而哭人不識之以為被
病也已而去賣卜建陽市中有來卜者惟取米屨
而已委以錢悉謝不取其後人稍稍識之多延至
其家使為子弟論學天下既定遂居閩至元二十

三年集賢學士程文海薦宋臣二十二人以枋得
為首辭不起又明年行省丞相忙兀台將旨召之
執手相勉勞枋得曰上有堯舜下有巢由枋得名
姓不祥不敢赴詔丞相義之不強也二十五年福
建行省參政管如德將旨如江南求人才尚書留
夢炎以枋得薦枋得遺書夢炎曰江南無人才求
一瑕呂飴甥程嬰杵臼廝養卒不可得也紂之亡
也以八百國之精兵而不敢抗二子之正論武王
太公凜凜無所容急以興滅繼絕謝天下殷之後
遂與周並立使三監淮夷不叛武庚必不死殷命

必不黜夫女真之待二帝亦慘矣而我宋今年遣
使祈請明年遣使問安王倫一市井無賴狎邪小
人謂梓宮可還太后可歸終則二事皆符其言今
一王倫且無之則江南無人才可見也今吾年六
十餘矣所欠一死爾豈復有他志哉終不行郭少
師從瀛國公入朝既而南歸與枋得道時事曰大
元本無意江南屢遣使使頓兵令毋深入特遣歲
幣即議和無枉害生靈也張晏然上書乞斂兵從
和上即可之兵交二年無一介行李之事乃挈數
百年宗社而降因相與慟哭福建行省參政魏天

祐見時方以求才為急欲薦枋得為功使其友趙
孟逹來言枋得罵曰天祐仕閩無毫髮推廣德意
反起銀冶害民顧以我輩飾奸耶及見天祐又傲
岸不為禮與之言坐而不對天祐怒強之而北枋
得即日食菜果二十六年四月至京師問太后攢
所及瀛國所在再拜慟哭已而疾遷憫忠寺見壁
間曹娥碑泣曰小女子猶爾吾豈不汝若哉留夢
炎使醫持藥雜米飲進之枋得怒曰吾欲死汝乃
欲我生耶棄之於地終不食而死伯父徽明以特
奏恩為當陽尉攝縣事時天基節上壽大元兵奄

至徽明出兵戰死二子趨進抱父尸亦死

論曰劉應龍不附賈似道馮去非不附丁大全潘昉論皇子竑事坎壈以終洪芹訟吳潛偉哉趙景緯醇儒也而無躁競之心徐霖進則直言於朝退則講道于里徐宗仁國亡與亡異乎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危昭德經筵進對之言悉載諸故事陳愷能以意氣感人楊文仲當搶攘之時猶能薦士謝枋得嶔崎以全臣節皆宋末之卓然者也

讀疊山北行詩跋　　李養吾

此詩與西山易水之歌當並行余無段評焉尔矣

顧公闔門死節皆甚偉公絕口不一言余不表而出之何以示天下與來世公季弟君澤游太學早有聲詩文推本色尊星應詔書尤絕出九江潰後惠余書曰署為立禮生宋仁悲哉其為志也公内儒家女諸父嘗甲科登朝若夫慷慨就義則甲科者視之劣矣澤因伯氏過康店與謝童謀和議落人疑忌中械繫良久明朝事將決一夕暴卒二子從毋遊金陵聞洶洶有異殷勤撫二子不忍釋子既熟寐解衣帶自經其長弟君烈伯姪同禍彌烈烈婦及子婦懼傷大夫人心不敢以凶服見夫人見二婦不膏沐不言不笑曰將無大故乎又曰名義至此將何逃信與羅織之獄所親如薛如詹揹重賞得無恙閩人居亭曰虞氏為信所蹤跡竟殞深囹虞嘗注易汲齒無怨言獨行傳中人也凡稱公能死者非知公公不捐一死豈惟無以謝軍與將卒九原見家人復何顏獨怪江左多將相富連郡國澤及嬰孺雖肝腦塗地亦不足報所天居無何觀光上國廪人繼粟太官捆酒飲食醉飽如平時公何闔門自苦至此公二子亂離間力學自立能詞章仲既舁父骨以歸藁葬棗濠徒跣奉迎

俾復其土皆人所難者因憶太史公素䟽宕至所謂得其當而報漢談何易哉何易哉公不免輕以三百口許人國危如綴旒命討俱盡誰得執司馬法而罪之或謂真宰者責公言之不酬而酬之以其言是則有未易解者余不敢没其實併附見以俟知者評焉

祭謝疊山文

李仲彝

嗚呼疊山峭崒巑岏直不可撓邪不可干洋洋兆董文亞孟韓發宋危切指斥權姦運去物改忠憤裂肝十年逋播閩嶠間關含霜訑訑疾我謂頑執拘北往摧辱萬端絕粒自殞愉夫厚顏黃河為之嗚咽泰山為之悲酸寃黯黯兮莫返旐翩翩兮來還嗚呼哀哉文山之沒世千載心為之歛尸而撫棺疊山予莫逆世子不能行千載心之所難相去遼隔惟呼寃而永嘆兮將北游誓當收兄骨於烟雲之間歸塋首陽狀公之行乞銘于當世大手筆俾得與夷齊同傳庶千載之下可考者班班茲遣兒稚一觴代奠西風老淚若不堪潸嗚呼哀哉尚享崒才律反巑在丸反岏五丸反

又

周岳

自商夷齊漢龔勝至先生不食異姓之粟而死者僅四人夫有宇宙以来君臣大義亘萬古而常存然畏死而貪祿者遷就附會自謂枉道而信身豈知死重於生禮重於食出於人心羞惡之真況不義之富貴特太空之浮雲惟忠臣義士一點烈烈之氣與日月而常新但知先生文章之渾浩學問之深醇嗟乎揚雄非無學問班蔡非無文章既大節之一失又何他美之足云當天地大變之始法已斁而綱淪先生奮不顧身欲扶人道之倫力雖不能救世而心則常存乎君親以孔明子房自期兮奈時無可托者以遂志之伸寄深山以隱子方嘯詠乎落花啼鳥之春彼何為者謂麒麟之可羈使同犬羊之馴駕赤虬以北征子眇六合於一塵厭下上之腥兮吁吸月露以盪胸中之輪囷絕粒不食兮寧舍生以成仁一死得其所兮將以愧天下後世二心之臣夷齊龔勝不得專美於前兮謫

百世之遺芬函骨歸自燕臺兮旅寓吳溪之濱凛然如生兮其在天之神識與不識皆為流涕而況恭受罔極之恩弟質弱才薄安知如房杜王魏輩異時無負於河汾之門隻鷄斗酒致奠兮一以哭宗社一以哭斯文尚享

褒崇忠節奏詞

山東道監察御史臣李奎謹

題為褒崇忠節事臣聞忠節乃萬世之大閑褒崇實

朝廷之盛典自三代以迄宋元忠臣烈士清風偉

節足以感發人心千萬載昭昭如一日者皆由英君誼辟舉褒崇之典或立祠致祭或定謚追封不忍使之泯没無聞於後皆所以正人心厚風俗扶植綱常激勸士類為世道計也今考得宋忠臣謝枋得字君直號疊山係臣原籍江西廣信府弋陽縣人按宋史列傳及集賢李道源所撰墓碑稱其學通六經淹貫百氏寶祐丙辰舉進士以直言忤權奸賈似道由架閣令謫居興國軍運以史館秘書召不赴元兵至江南宋趙葵宣撫江東西辟為屬尋授江東提刑江西招諭使督義兵守饒信撫三郡屢與元兵戰甚力以兵少弗支宋運既革往隱於閩元侍御史程鉅夫薦宋遺臣三十人以枋得為首承旨留夢炎累章薦之江西行省丞相管如德浙江行省左丞蒙古台將旨召之俱不起累致書力辭忠義之語出自肺腑後福建行省參政魏天祐欲以薦枋得為功枋得見天祐傲慢不為禮被拘執北行至大都乃不食而死妻李氏守節自縊於建康獄中長弟禹在九江以不屈斬於市季弟君烈君澤俱死於國事伯父徽明為當陽尉與元兵戰死二子趁進抱父屍死子定之賢而文

累薦不起一門之內秉忠守節視死如歸皆由枋得身教於家使然也為文章史稱高邁奇絕汪洋演迤動關世教所著易詩書三傳及著解四書雜著詩文六十四卷節操孤峭徵見於葛浦之歌言論激烈復形於漕運之策嘗自誦曰清明正大之心不可以利回英華果銳之氣不可以威奪其自信率類此昔胡一桂嘗稱之曰斯文倚之為命脈衣冠賴之以綱維義夫節婦得所矜式而益堅亂臣賊子有所觀望而羞愧道德之興廢關係於先生之一身然臣弋陽自歷代以來擅道學忠節之名登後學之景慕者獨枋得一人而已及求諸天下稽諸往古能如謝氏夫婦伯弟死忠死節萃於一門亦不多見妻李氏永樂初已蒙

朝廷登載烈女傳足以垂耀不朽奈枋得祠宇未立封謚未加後人無所稱仰實為缺典欽惟

皇上以節義風厲天下以忠孝植立綱常凡古今忠臣烈士義夫節婦有關於世教者悉蒙

旌褒况枋得為近代忠臣忠肝義膽與金石同堅高名峻節與文天祥相表裏著書立言皆足發明正學羽翼六經推其道足以隆治而善俗聞其風

可以立懦而廉貪誠一代忠節之表表最著者如
蒙
准言乞
勑禮部照例將巳故謝枋得定謚褒贈仍行原籍
有司創立祠宇歲時致祭如是非特慰忠義之魂
於九泉原冥漠之中尤見
聖朝旌忠顯良之盛典超越前古使海內之士得
以瞻拜祠下景仰風節莫不有所激勸興起其於
世教豈不有補哉臣與枋得生同鄉邑每歷景慕
今幸職居言路不容緘默干冒
天威無任戰慄屛營之至

疊山集卷之十六

重刻疊山先生文集後叙

事可傳諸不朽而歆止夫人心者維文與行而已矣
傳曰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
廢若疊山先生謝公者非所謂不朽者邪先生節義
勳庸彪炳史籍傳播天下莫不聳然思奮況弋邑又
公之故鄉餘澤遺文流布未艾其漸漬感激將不益
深矣乎賢幸承乏茲土涖政之初瞻拜公祠心竊慕
焉既而閱故籍得公遺集而諷誦之又竊慕焉欲廣
布於人人使因公之文以興起其德義爰購舊刻猶
獲有存者蓋昔之里彥潭石黃公溥雅重公誼編輯
梓行而藏諸其家顧年久板多殘毀磨滅弗可記識
遂命縣博士涂君勳福君應璧穆君旺參伍校讐鳩
工翻刻之以公其傳夫存遺集而世守者鄉人景德
之誠也校刻而傳之咸俾因文以淑行者有司任風
教之責也賢不敏不敢以風教之責自諉而尤樂夫
鄉人景德之誠不衰故相與翼勵表章之振起乎鄉
邑以用光于前休於戲苟使興起之善非止於一鄉
一邑達之天下皆若而人處則孝友成俗出則忠盡
事君平居則犯顏敢諫臨遇危難則伏節而死義不
徒怙勢銜文殉名滅性則茲集也庶幾其不朽也夫

嘉靖丁酉歲秋七月既望後學古姚黃齊賢汝思拜書

[seal]

[seal]

魯齋王文憲公文集二十卷

（宋）王柏撰

明正統刻本

魯齋集二十卷（山東巡撫採進本）

宋王柏撰、柏有書疑、已著錄。柏好妄逞私臆、竄亂古經。詩三百篇、重爲刪定、書之周誥殷盤、皆昌言排擊、無所忌憚。殊不可以爲訓。其詩文雖亦豪邁雄肆、然大旨乃一軌於理。宋史儒林傳稱其少慕諸葛亮之爲人、自號長嘯。年踰三十、始知家學之原。（案柏之祖師愈受業於楊時、其父瀚亦及朱子呂祖謙之門、故史文云然。）與其友汪開之著論語通旨。至居處恭執事敬、惕然歎曰、長嘯非聖門持敬之道。亟更以魯齋。蓋其天資卓犖、本一桀驁不馴之才。後雖折節學問、以鎔鍊其氣質。而好高務異之意、仍時時不能自遏。故當其挺而橫決、至於敢攻孔子手定之經。其詩文雖刻意收斂、務使比附於理、而強就繩尺、時露有心牽綴之迹。終不似濂溪諸儒深醇和粹、自然合道也。特其勇於淬礪、檢束客氣、使縱橫者一出於正、爲足取耳。集中第一卷有壽秋壑詩、極稱其援鄂之功、諛頌備至。是亦白璧之瑕。然核檢諸書、均不載其有依附權門之事、不知何以有此作。據正統八年楊溥序、此集乃其六世孫四川按察司僉事迪所自編、又不知何以載之集中、略無所諱、均不可解。疑以傳疑、存而不論可矣。

□□□□趙公文集目錄

廬陵須溪劉同編輯
鄱陽三峯司馬□校正

賦

宋□書院賦　實發新樓賦
氷壺秋月賦　喜雨賦

詩四言

贈行　冽井

詩五言古今

和立齋對菊二歌　和陽谷香郊韻
用于成韻題秋崖詩卷　夜觀野舟浩歌有感
贈仙山周公新劍香林　游寶峰呈玉澗

牧□□□校錄　天基節雨有感
妻□□□　和立齋書懷二首
小齋敬岩齋下和韻　寄隱和韻謝再答之
和立齋芙蓉觀三十韻　和伯兄新竹韻
和立齋荔子樓韻　和敬岩韻遂其歸
效齋夷和陳北溪韻　和立齋伯友韻
高風行懷李齋　和立齋梅花韻
再和適莊韻　送立齋入閩吳文軒
壽秋壑　送希夷之江西
秋熱　和立齋新月韻
和叔崍贈□故言　和筠居見懷韻
赤松即景　和薛聖寺山中韻
和薗人小□□　題眠齋

五言律

代壽忠王　題屏岩詩卷
立齋遊山不能偕次適澤韻二首
台山周詠道別五年因詩寄借韻以謝二首　舟中和秉聖寺三首
題徐觀之字說　題功奇
野興　和趙師日韻
題適莊茅亭　瑞香
水仙　梅影
病　過故家有感
自述　晚興
過白鶴寺　題□庵
新愁

題寧庵　宿棓偪店有感
宿仙山受碧軒　道興
佳雨　喜雨
和江元思喜雨韻　題柏隱庵
冬至和適莊即事韻

七言古風

江功父聘石友　和叔崍梅花韻
贈英綠洞　和立齋番公吟
再除香易方節士　和立齋蠟梅韻
和立齋雪韻　寄敬□
題雅崖　題定武蘭亭副本
和易岳兄芙蓉吟　用其韻寄易岩
用適莊賜韻□睨　和適莊武夷石乳吟

歌　寄鄭□　和逍遙惠豆粟韻
心堂　和叔嵊春寒韻
東郊所藏宮錦四　□後松堂
兄宿復庵與□子呈木犀
山守行
七言律
和碩夫兄五松韻　蜀葵韻
和秋澗惠蘭韻　和得全齋雪韻
贈吳嶽　和逍遙喜雨韻
和易岳蘭菊韻　和易岳雪
八詠新構　題康湖精舍
和易岳百夏韻　次前人韻
寄安齋　春歸

東皋有感　和逍遙和夏韻
重題八詠　和易岳喜雨韻
送馬秋山寄友人　用前韻□草王峰
題洞古

卷之三

和逍遙雨中韻　和逍遙□□韻
和易岳梅下韻　題秋□□詩卷
送湖書記　和易岳韻
寄東湖諸友　次希古韻送天台金古甫
次前韻寄□悅齋　和楊石溪瑞花詩
餞翁延辰等軒府判寄□湖□□三姪孫陪□命□以□
新暖行借山長韻以呈孝軒
仲□遊赤松寺　和普西叔明月樓韻

再次前韻　和喜雨韻
和樂遁四時賦雪拗　送碩翁往天台延恩
南將有感　送碩夫兄之武昌
舟中和陳子東　和普贊□□兩韻
□伯兄新樓　夜坐呈外舅
贈曹敬仲帰三橋　題東齋後
題西樓有感　送金華翁家
和德夫弟韻　題承庵
有感　遊莊兄將山
戊夕後即事　題潘氏高遠臺
送逍遙齋延寧館　和胡子升大欠韻
新秋自警
長短歌

黃華歌　竹石屏歌
和希夷木犀韻　和易岳春雪韻
和宜齋抱膝吟　和易岳木犀韻
和叔嵊　和宜齋元日韻
壽宜齋　贈朱道人
夜宿赤松梅師□四　天台吟
寄壽杖行　蕭節曹敬仲
和宜齋歲突歌　和遊□山高韻

五言絕句

題玉洞八景　題時逍遙亭景八
題溪翁小巷　題潘氏山水□
寄官人三絕　題梅

七言絕句

題流觴圖　題浴沂圖
題長江圖三絕　獨坐齊海棠
題山橋　題易道傳心圖
和易巖不寐韻　和前韻
春雪　和叔悰
拜明[illegible]二先生墓有感　和叔悰清明後偶成
題豆蔣天台圖　元正
和王成書秋懷詩卷　韋軒道山遇雨
和翁韻　巷子宣雪中思吳中[illegible]
次福縣成詩　書補之梅
題王伯志雪月圖　除夜訪楊此齋
秋興　途中即景
宿寧庵聞淨聲　感舊

[illegible]齋集目錄

湖上　歸舟
伯兄新樓十首　謝葉叟子送筆
題江山葉氏翠香亭　白荷花
三衢紀聞　過趙清獻故居
題思泉庵　赤松夜宿
中秋　題胡子井讀易齋韻
葉西溪惠冬菊　和朱雲巖山
三閭大夫一絕

卷之四

辭

紅葉文辭　時在字辭
正功父字辭　吳子善字辭
竹字辭

序

韓國話序　皇明庚午摘曜曆序
送倪君澤序　宜晚堂序
吳林類考序　考翩序
獻成賜硯序　重改石笥清風錄序
研藝圖序　發遣三驛序
送江孫入京序　宇宙紀略序

卷之五

書畫序　雜歌序
先世遺事序　送曹西叔序
鍾號之名字序　好生錄序
送王伯容序　蔡家屋雅族序
[illegible]題名序

[illegible]集目錄

[illegible]定武[illegible]記　淨化帖記
[illegible]堂記　婺州都[illegible]院記
[illegible]重[illegible]建造記
[illegible]記　長嘯山遊記
[illegible]記　陳氏世[illegible]記
六[illegible]
[illegible]九[illegible]說　皇極說
[illegible]說　司先主託孤說
[illegible]后說　孺齋說
三[illegible]說　田孫字說
[illegible]字說　時拒夫字說

蘖涵字說　吳舜翁字說

箴
本齋箴　左銘箴
外孫字箴　孫復問學箴
敬脩齋箴　中恕箴
宜齋箴　汲齋箴

贊
河圖贊　洛書贊
漢高祖像贊　唐太宗像贊
徐伯光道德贊　甲寅書像贊
乾道御書贊　截齋拱紀贊
浣道人贊　古賢像贊

卷之七

銘
寶銘　日新齋銘
夜存齋銘　求志銘
拱辰齋銘　善則堂銘
文定藏淳化帖銘　默成賜硯銘
新聘端石銘　淳祐歙石銘
瀘石銘　清端石銘
飲臺銘　慶日銘
存齋銘　沉香研銘
適書銘　懷古劍銘
四友圖銘
手板銘　界則銘

頌

陳與頌　橘隱頌
知樂仁壽頌

書
上王右司書　上呂寺丞
社倉利害書　賑濟利害書
答劉後之求行狀　答何子恭

卷之八
上宗長　答嚴陵史君書
答從孟德　復吳太清書
答吳都倉書　與何無適
通趙崖浴　回前人書
謝得御書　回趙茂院
答東玉峰　答王粟山
復天台陳司戶　答黎通齋

卷之九

帖
朱子帖第七卷　寺簿徐公帖
先友陳葉二公帖　同郡五公帖
紹興五公帖　默成十一帖
默成十八帖　夏戴二公帖

雜著
通鑑託始論　叅[illegible]清議錄
武岡贈行軸識　金古[illegible]
汪功父知來稿　古[illegible]
大學沿革論　家[illegible]
求次後例子

大學治平後論　中庸論上
中庸論下　誠明論
朋友服議

卷之十一　郃陽三臺劉傑編輯
廬陵錢璜劉同校正

題跋

跋道統錄　跋時遜齋遺詩
跋朱子與時遜齋帖　跋麗澤遺文錄後
跋季兄大學編　跋汪約叟高要記程後
跋張魏公憂居帖　寶晉小楷跋
題九老圖後　常山王忠惠公家問跋

跋朱子帖　跋唐致政詩卷
跋桐江書舍記　跋黃氏族譜遺跡
題貫菊徑記獻馬圖　跋楚遠庵帖
跋勅額代明指作　跋蘇滄浪二詩真蹟
題碧霞山人王公文集後　跋呂中公試卷
跋唐侍郎家問　跋武昌[illegible]氏善居圖
古貴人押字跋　跋張氏家傳
跋趙寧先天圖　跋沙隨易雜記贈賀師文
跋文公梅詞真蹟　古易跋
跋邵冀[illegible]詩　跋勉齋[illegible]溪文粹
跋呂祭文粹　跋朱子太忍帖
跋歐曾文粹　跋久軒定齋帖
跋周吳蔣三君帖

書仿兄思銘後　跋對成詩卷

卷之十二

書仰觀圖後　跋東[illegible]傳朱子帖
跋朱子與謝齋帖　跋徐毅齋帖
跋曾呂公叙荊門遺事　[illegible]字韻
跋先訓　奇先君遺稿書汪公帖後
跋汪公祭文　跋傑庵潘公帖
跋[illegible]州吏君李公帖　跋果齋時公帖
跋史君渠公帖　跋陳中書帖
跋陳大卿帖　跋銅官三公帖
跋李侍御五公帖　先友總跋
跋羅諸友帖　跋曾樂道帖
跋陳齋問目　適莊友子帖跋

跋宋峴帖　跋南山[illegible]二楔帖
跋何無適帖　跋徐清成考史
跋劉楊二先生帖　跋寬居帖
跋介岩潘公帖　跋蜀帖
跋趙星渚帖　跋趙傑軒帖
跋韓初堂帖　跋林宗山帖
跋蔡愚翁帖　跋趙草亭帖
王石澗帖跋　林省吾帖跋
跋明[illegible]堂帖　大安遂[illegible]詩跋
跋文振帖跋　跋如山京波號冠[illegible]
跋東湖揮山碑　跋蔡氏家[illegible]後

卷之十三

古[illegible]帖　跋丙[illegible]姓孫三帖

跋蘇愚翁詩　跋前人垂死兩日前分韻詩
跋鄭北山梅花三絕句　跋大墨四帖
書葉西亭鈍漢傳後　書鄭北山祭忠烈廟文
跋東郡山谷詩軸　跋朱子帖
跋潘竹真四尖詞　跋北山書朱子詩送嘉軒
跋竹溪吳君詩槀　跋東郡所藏帖
跋恰齋吟稿　跋朱子與汪獨善手帖
跋朱子所書出師表　跋劉據室作立齋銘
書尹和靖墓後銘　跋滕行父三峽圖
朱子詩選跋　朱子繫年錄跋
跋潘子宇選齋集　德夫弟史斷跋
復齋書目跋　跋里積約
跋蘇太古書　跋北山遺蹟

跋金八行家傳　跋文公與月林帖
跋思成字詞

卷之十四
傳
宗忠簡公傳　大府公世家傳

卷之十五
雜著
皇極總圖　元會說
述民志

卷之十六
辨
詩十辨　毛詩辨
風雅辨　王風辨
二雅辨　賦詩辨
豳風辨　風序辨
魯頌辨　詩亡辨
經傳辨

卷之十七
尺牘
答季廉州　慰鄭定齋
答湖濱王全夫　通蔡子明
答季伯韶　答何師尹
答吳松林　賀陳本齋
回鄭親家岩桂賦跋　回潘丞
回葉成父　復陳本齋
答王景淵　答蔡子明

答何寬居　通陳本齋
回楊行父　回陳蒙翁
回于趙仲　回韋軒

卷之十八
哀挽詞章
挽曹封㝎　挽汪帥參 二首
挽潛齋王樞相 四首　代挽王潛齋 二首
挽丁知縣　挽施子華
挽邵博士待班劉公歌 一　桐陽龍翁說詩
哭發學老　挽汪約叟
挽鄭夫人　挽司直兄
挽宋侍郎　宗夫人挽章
挽何無適　馬龍父胡恭氏挽章

挽䞠軒張明府　挽張佛子
挽徐郎中　挽趙龍泉
挽思泉居士　挽宋侍郎
挽朱宜人　挽何立成
林省吾挽辭　滕幼齋內楊氏挽詞
陳卿內邵氏挽詞　鄭寺正挽詞
馬母葉氏挽詞　季三朝奉挽詞
蔣叔行挽詞　朱晦父挽詞
悼蔡樸齋　挽時[illegible]
徐制參挽歌　挽邵公帝春
宋史館梅閣所性先生將天舜父挽詞
挽蔡文炳　哀倪孟容父詞
哀北州挽詞　挽通守陳帶院
挽梅子華　挽王夫人

卷之十九

祭文

祭趙星渚文　祭常鎮姑孫文
祭潘蔚平　祭徐齋成
祭松下胡子朴　祭定海縣丞楊元定
祭鼓院林父　祭吳克之
祭汪約叟　祭南坡老人
同祭北山何先生　祭時[illegible]文
祭王堂賓文　立齋大[illegible]文
北山行狀告成祭文　祭趙[illegible]文
祭蘇愚翁文

卷之二十

墓誌銘

宋[illegible]令[illegible]公墓誌銘　[illegible]
宋故太府寺丞知建昌軍王公墓誌銘
太學進士樓叔度墓[illegible]
定海縣丞楊公墓[illegible]

魯齋王文憲公文集目錄終

潛齋王文憲公文集卷之一

廬陵銅溪劉同編輯
鄱陽三臺劉傑校正

賦

秋水書院賦

舉手明講於鵝湖用文公白鹿洞賦啟示學者以聖本陶濁因用
韻和之緊奎壁之珠繁闡文教於無疆涵紫朝之縈有舜慶將
元祐之志良雖陽九之震蕩復王氣於錢唐炳有時而號[illegible]鳳於
斷於相岡柳理大之天誅進此道於八荒鍚書堂之四號揭儒林
之遺芳因崇規而恢拓立郡縣之膠庠發天地之清淑淳濂洛之
洋洋自盤山之復南開太宗之世運肆分殊之一語極精析而忘
夫彼漫盛而寡昧悲所敝之難道藏乾淳之大儒四合開釋而
辯闡有昧性質之異同惡此知行之五進盍入德之有序誥先傳

而後傳此紫陽之學之所無[illegible]所以紹濂門之淵源合萬殊而一
歸曲百家之異論睹鵝湖之古轍留昔日之琴書鎖濂涂之歲久
嗟切磋之舊橫倖儒使之絕識攬以鑾以安氚新嘗宇之北嚴儀
衣冠之進趨坐皐比而振鐸啓標佩之良圖乞題表於天陛聘師
範之勤懇繇衣之埽蹟薦英謁於前除貲先覺之古蹟吞後學
之負荷羔予隱約於陋巷忽拜斷珠之華棋根卑輪之生角[illegible]
室而突入粗識為學之為己何敢躐之而占給章辯絕之緊外盍
遺者之細繹頤言志告於我人請絕時學之陋習[illegible]踰理與居敬
要此志之先立咏洞賦之未章矢一心之先執既爾的而亦張亦
何勞於決拾謝曰玉不事[illegible]琢曷成爾璞兮木不就規矩曷正[illegible]
兮曰明誠與敬義千以沐浴兮志所志學所學亦伊[illegible]之流兮[illegible]
性[illegible]之不作何以解憂兮州明訓之具在它又何求兮

潛齋新樓賦一

炯[illegible]之[illegible]兮[illegible]運而不息般七[illegible]之[illegible]兮衣輝躔之清
[illegible]十有一度兮獨司女職[illegible][illegible]兮[illegible]衣之黼黻間
[illegible]友兮隔河漢以相望御真氣之[illegible]兮[illegible]人間之陰陽御
[illegible]而衣青[illegible]兮製白魏以為裳珩璜[illegible]兮[illegible]彰姓爾國兮
[illegible]之[illegible]遠兮潔神宮之穆穆[illegible]而來下兮登席而
[illegible]夜氣[illegible]千嶂之相[illegible]兮[illegible]南[illegible]往架[illegible]梁而來
守兮[illegible]古之壯[illegible]自家令之著句兮[illegible]而[illegible]溪濊濊兮
流[illegible]其出守兮腰[illegible]未瘦咏於[illegible]兮不[illegible]害慶[illegible]翻
一[illegible]兮[illegible]餘[illegible]吁嗟乎赤兮[illegible]質[illegible][illegible]兮悔通
一食[illegible]兮[illegible]八詠八詠兮胡為乎[illegible]中[illegible]兮莫先乎
[illegible]不可苟求兮名不可以[illegible]南不[illegible]成兮不[illegible]
而[illegible]以[illegible]為庠序兮[illegible]而明德大[illegible]兮[illegible]宮像缺
皇之[illegible]兮[illegible]之東山川[illegible]兮[illegible]圭璋兮卬

功[illegible]時[illegible]吃[illegible]兮[illegible]十之[illegible]兮人欲絕與
[illegible]兮[illegible]月[illegible]風月[illegible]兮[illegible]兮胡為
[illegible]名[illegible]天兮不[illegible]一[illegible]兮[illegible]斯能評古
兮[illegible]

[illegible]秋月賦

[illegible]兮[illegible]有[illegible]三[illegible]而[illegible]兮分女宿之墟誰作燕
[illegible]兮有[illegible]相[illegible]之[illegible]兮[illegible]主乎中兮志趣
[illegible]有甘心[illegible]之[illegible]兮[illegible]之漂漂兮斯焉何取
[illegible]為兮又何足[illegible]一[illegible]東風之蕩無檢束兮物物
[illegible]日亦[illegible]斯[illegible]求我佯兮耻爲爾伍氷壺
氷壺兮一以清有[illegible]更明清明[illegible]兮璀璨光晶[illegible]表
[illegible]兮[illegible]兮[illegible]衡乎一寒自力兮千室自春
[illegible]兮[illegible]之勤兮不計歲月之適

緊西風生兮遠林白露斂兮煩暑解壁有餘光兮稍從容待秋之
一[illegible]豈不懷歸兮去作民之表[illegible]瞻[illegible]舟兮家具表道陵兮旌旗
行行青雲之步武兮庶德久簡於上知念世道之已熟兮此為何
時聚斂操於齒賤兮甚東南之瘠瘵傾側眩之剩兮勿留刀圭
既無欲以擁其剛兮仁必有勇飲闌露而餐菊英兮豈富貴之能
淫興有隱於民瘼兮不知震霆之可恐人慷慷度之覽兮我覺華
中之棟聳盡任重道遠之士兮無色疑然而不動我非有周樂兮
祭所貴之甚精見公雖踈兮知公獨深畏此簡書兮勢不得而日
觀焉與同一天兮各適其情人生聚散兮如太空之浮雲少飲曰
今人薄交誼兮古重離別人合有數兮月圓有缺人別不易見兮
南轅北轍彼月之缺兮或圓圓乎林樾安得長官兮皆公如慶[illegible]
[illegible]宜兮盼秋月

喜雨賦

己丑之秋七月[illegible]望長嘯與客命觴縱從于南山之下農人告予
曰兩月不雨驕陽戕賊傷禾稼之兢槁渴陂塘而莫灌溝澮皆涸
未[illegible]稽[illegible]渺[illegible]一飽之未期欲鍾[illegible]而隨流長嘯欣然歸而與客
王四[illegible]蒼生望霖雨不知能向此中蟠此非王金陵之詩乎想新
法之施[illegible]驕青苗而色沮澤民之事業如是乎金陵之所謂[illegible]
猶今春之澄淡所以基後日之禍也當其太空凝[illegible]
泉為一丞麻背浸齒衣生於用器蛙蚓行乎几席麥欲秀而泥
[illegible]正[illegible]而春[illegible]嘯壁吞穿[illegible]花猿精於是足沈礎潤之氣衣貴[illegible]
募之[illegible]望[illegible]之火燔[illegible]洗番之末歎何紙撤之矢[illegible]
大[illegible]而乃開二閑戶阿香熟眠聽鼓舞於頃世[illegible]於九[illegible]
玉清之海[illegible]遣六丁而下覩翁炎熙[illegible]河浚泉[illegible]而泪
避屏翳[illegible]取而著難長嘯不寐側耳而聽初淅瀝而[illegible]忽[illegible]
而奔騰如狎風兮入蕭瑟如怒濤兮來海門又如百禽[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劇而戊甲夜鳴鴻[illegible]於李靖洗牛背於楊林點滴[illegible]
[illegible]玉韻[illegible]屋角兮有濺布聲激竹榴之宮徵煥花徑之精神
[illegible]沼者渾仆若起枯者沃華有成如疣之遽脫如亂邦之中[illegible]
一光弼入子儀之軍一號令而旗幟鮮明化彩燦而豐裕消[illegible]
[illegible]欣忭一點一粒如坻如京童子不識秋事之可慶但喜得新
[illegible]於戶庭也長嘯於是誦孟氏勃興之語賡詩人有年之篇獻于
[illegible]守太守不有歸乎天子天子謙讓功不敢專讓于皇天天冥冥
不得而名本大德之好生也歟

詩四言

疇依

元會闢物風氣渾厖聿生神聖惟包羲皇始畫八卦人文炳煌大
道之晋誰云已亡
巍乎大哉堯之為君其仁如天其知如神鑿井畊田出作入息[illegible]

懷而歌不知帝力
虞舜側微重華協帝父頑母嚚烝烝以乂天理之極人倫之至恭
己當天雲行雨施
禹乃嗣興載平水土天錫九疇彝倫攸叙克儉克勤不伐不矜有
典有則貽厥子孫
昔在帝堯咨舜一語允執厥中舜亦命禹危微精一義復兼舉三
聖授受獨越前古
湯毗莘尹五進就桀天命人歸鳴條自葛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日
新厥德鑒此盤銘
於穆文王順帝之則身蒙大難小心翼翼三分有二以服事殷可
謂至德萬邦儀刑
武王達孝善繼善述盟津既誓干戈載戢訪于箕子洪範以陳[illegible]
皇建極反覆丁寧

於皇周公勤勞王家赤舄几几德音不瑕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坐
以待旦制作大備
生民以來未有孔子金聲玉振始終條理五經之道天地同流立
此人極萬世宗周
賢哉顏子好學獨稱既竭吾才欲罷不能不貳不遷庶乎亞聖一
簞一瓢不幸短命
曾子雖魯鄙悉不遺吾道一貫以魯得之易簀得正手足斯啓仁
爲己任死而後已
至哉子思憂道失傳推本遺訓中庸一編提挈綱維闡示精與無
聲無臭孰窺其妙
惟孟軻氏雄士絶識伯仲禹功力距楊墨性善養氣前所未闢隆
選諸子實醇乎醇
聖道不行自周公歿聖學不傳由孟子卒上無善治下無真儒晉

句訓詁䆗爐之餘
皇宋文明周子天畀不由師傳遺體黙契建圖著書以闡後覺上
接洙泗下開河洛
歷紀明道祥應兩程吟風弄月有的其承體用一原顯微無間忠
敎光明如夜復旦
于時張子崛起關中虎皮撤坐多士景從睎彼洛矣道淳所宗訂
頑揭牖表表正蒙
惟道統一絶千載何能之久何續之易師友之職東南洋洋曰
尹曰謝曰游曰楊
適于朱子理一分殊汎播發煌煌四書有所其精一字萬鈞有
會于極爲古作程
流源未遠口耳復迷蔡組斷碎倚托娟時大本斷喪撥擾胡爲淵
原微笑乎將時根

右一百十二章[illegible]

冽井

冽彼井泉達華斷絶有[illegible]爲[illegible]夫也不二昊天曰明父
之我寧自尉我心
冽彼井泉違華比號有義一人不[illegible]昊[illegible]琴瑟既合哉言哉侯父
母不允中心悼怍
冽彼泉涸之東所謂伊人宛在其中我心既得皇恤我躬匪
一死之義之從容
有冽彼泉在泓淵內所謂伊人之死靡悔人孰不死我無昧是
心之存炯千萬載

冽井四章章八句金華胡氏女既嫁矣夫不良父母奪
之欲更其偶五年不許白于令尹達而問焉曰理無二
夫令尹義而歸之父母聽從夫三日赴井而死國人憫
之而作是詩也

五言古今詩

和立齋對菊二歌

秋至百芳歇離離佳色圓達思古節士愛此黃華蕃我生千載下
恨不相同看叢叢夜氣淳曉霧千珠中表自芳潤對花發長歎
直因非素積動色形互顯愆然露其意稱云欲忘言淵明一寸心
細嚼供晨餐
之子歌遂遊征車事奔逸歸來東籬下一洗四方色靜觀草木蕃
若不與人力苟無淑亂功造化寧有咸今年秋苦早五[illegible]道
梅竹亦焦枯老梅黃一朝去酷吏甘雨解焦[illegible]本[illegible]
宜氣滿披拂春何曾無虛一飽竟[illegible]得不如[illegible]

和陽谷春雨韻

一春風雨多連日華開霽清好時芳乍[illegible]

□只許□□裝回曲逕注光□□也今以脩君子容抱向少年婚
銜把百草香尚友萬山翠件事動深感高揮出中秘眞色排空來
一呼散除缺不有短長吟窮奧此風致

屛天成韻題秋臺詩卷

香香南風琴洋洋大雅音復古心未古難以筆力任秋臺千古調
淵手紫不澄天然絶瑕飾無非情性吟捲卷三歎息式如王與金

夜觀野翁浩歌有感

康衢久寂寞擊壤音微茫南風在篇韶拜手賡明良周衰二雅廢
亂兮歌楚狂楚狂已再變三閭竟哀傷俯仰千載後嗟嗟情性荒
梁選尙遠思淵明粹而莊開元生李杜我宗推蘇黃宗派亦淪喪
紛紛晚唐吟骨不汚古記魄不自强雕鏤心肺苦何曾發宮商
滿翁着和淡感興開紫陽紫陽尙六義六義與己亡鄭衛日盈耳
米炭攪我腸章貞有奇士野翁刊名章古城夜酌句正義尤洋洋

游談到巍蕩百世流遺芳

贈仙山剛公新創香林

佛說善提泉其性本澄澈人乃無蕪穢誰能還璧璨我觀浸碧泉
水淨骨芳冽恰如老師心風止雲跡滅憶昔若詩句無乃太疎拙
彈指二十年相看頭已雪老師闢新軒眼方頓虛徹行得宄山寶
一脉引幽絶清此貫花陛吟賭資衆啜一動一以靜誰盈復誰竭
水性本不殊地勢差有別卽此兩木間儘見廣長舌學子來問話
當以無說說但見香林香薰蒸千萬葉

宿寶峯呈玉澗

默成已仙去北山久寂寞豈無愛山人時時訪林壑心境不相當
丘壑自丘壑誰知百年後秀氣鍾有託的的盤溪孫精光發河洛
神龍躍天津鞭霆駕飛雹相逢玉澗翁筆底銀漢落江湖四十年
萬象恣描摸從游八九子寸天寸皆卓犖根起十八淵曾溪源一勺

□□□服北斗□柏知樂道□詩□高勢與芙蓉角□□什金史
□事攻略吾古得名勝盟府究虛爵派長竟先歸白雲冒南岳

牧歌寄諭牧翁

□前羣羊兒羣羊化爲石山後誰牧翁雙牛挂虛壁仙佛道不同
妙處各自得我來牧坡上牧翁已牧出風行麥浪高日暖柳陰直
沙平草正軟腸林數攀榴試問翁牧意暮鞭還用力牽起鼻撩天
蹄□四蹄賞渴飮善提泉飢來喫芻苾步行顚倒騎神光背上射
回頭角前後通身白的的膝勿使喫人田毋乃失其職舍篁歌等□
人牛兩無跡

天基節雨有感

歲歲天基節晴和萬國歡今年伏闕望淚雨忽潸潸允矣天人際
機緘妙已宣聖心方感慕虛意修天顔誰識天倫重端爲萬化原
一時名未正事事盡拘攣父母惟生繼昭昭大義存節文斷二者

此外豈容干在昔權臣繆區區欲怙恩私心崇義斷强抑所當尊
近日勿勞報猶形厚薄爍一言誰誤主孝道未純全此事書靑史
千年不可刋勿云今旣往熟視所難言父母人皆有何獨考以賢
只將誠意感各盡此心天

壽潘介岩

寶林重頒曆祥開甲子三一分春色滿喜溢壽卮寬去歲霑餘慶
連宵飫豆籩今年東吊闕紫氣護天關正阻松椿祝難忘契誼覃
只將性硬語便作辨香看天不生賢數人皆厚德難幾年涵養力
方到介而安出處隨時義從容最可觀青雲平進步中立了無偏
一解星屛綬扁舟歸故山將門無一字已决此身閒卜築遷新宇
□書動筆班勤渠朱郞講心論蕩朝端善類頻回首爭先僕奏箚
忠嘉言有力聖德本天涵

和立齋書懷二首

一小成痼癖泛編簡竹籬蕭北窓下閉門求寂獨坐歎欲西遊
心曰仰觀牛女星相望明河曲誰能却鳳皇共此孺難逐
矣人六一方鄰音空往復家家明月懷騷騷閑王徽吾閑幽期
繫彼白駒谷中白有長林尚可停鸞鶴
平生實賦操悚慨慷賦竹恨無百畝地相與種黃獨只有滿架書
何寄千古月何敢個規矩周容競追曲彼不見泰山政以鹿斯遂
子所芝山泉天運兩回復應感稱鳴章聊以石攻玉豈不佳
歲寒須入谷天地何方圓吾將叩岩鶴

小酌敬岩梅下和立齋韻

化工忘機寄但如息念一冬漏陽和未試六花片屈指不十日
冉冉歲華禪我閒敲岩下梅英照清淺尋酒酌莊芡灣批明月嬌
波劉論人物行于蟊角戰回首九君訴清賞根殊遂從今訂新盟
歲暝怎稚辨多糖米雪萃細褯壓堞西歲殘時梭梁堆公桀

又

平生手種梅不作和羹念其所起予者歲寒心一片孤芳以氣傳
當物白形禪瞻看疎影句知心亦已沒雖以乾搖飾亦可清朗爲
今年花最晚思之心瞻戰花看豈不佳當開時尚遠陰陽昔猶存
難與俗人辨我豈車遠觀急欲識春面此意與誰論珠璣擲堆案

書懷和韻謝再答之

我已百念灰只有敬賢念重之云乎我政分布半片不思羞鶴隨
猶望衣鉢禪舉盃邀杖履同問春深淺徘徊梅月下不喚頻淵宿
公詩太過情豈我才而然年來挹公遊琴瑟聲非遠一讓作萬和
一點玉太辨今日知公心它日識公面朝夕願返陽稍行侍衡茅

和立齋送美春翁三十韻

我觀神仙傳或物何紛紛或生欲暴或芳士爭趨若蚊彼旣多欲
仙材腸無塵乎神照翁相行時緣挍莢年少不我待日月漸逼征

含處欲沈凝聊助我氣清何爲嶙其發羅髮降凫喻天道有常運
過化纖者新長生非嶸奠使邪念與消然長至德自可康頤齡
古今共一理黃法同一心世事互起滅反覆如萍枰赤松幸黃帝
至今何不死失嚬干羽對爽非祁真徐公何爲者餠得擲蘿尋
斷祝絶一身沾不知泥滓馳神上無極竭思下無根長吟追去古
抗論胎來今我敎無益默計空辛勤不如素心友相與尊義旨
聖道無隱依人心有晦明正論敦利蝕危如絲一縷舉世闇月窟
何人闢天根淳華王發洩元氣方埋淪毋起速肯食而起凡子評
爲學有所要莫作隅壁瞻淵深祛嗜各德義閑門標譽何足問
死生何足論飮食渴而飮頑爲堯舜民

和伯兄新竹韻

黃竹太陰一叢忽伸胸穿石作針勢朝宗意穆若片綠吐新精
貞勁實殊標今年造化深稚丹六七作群居不嬌寒獨苦豈疎略

是爲石筍瑞不負歲寒約清標標三世有侶不予酢誰與共栽培
眞至風霜落懷与不成寐傷今政作惡燃有題詩人人西宅非昨

和立齋苏子樓韻

代久離索加之憂患薰□氣日以耗話別難爲情之子行邁邁
征車促仁兄間嶺在何處目斷遠行雲素□猶芬郁丹荔嘗辭新
東樓一以眺千古來得心海風還空來來徊家香標進知意軒謠
歷秋飼由親惟有清夜夢相切南岑雖雲嶂西邊有不來嘉音
見書如一見何現飼艱魚聞期友正歡慰寓氣騰家材呼童深露芽
勝眼時一斟是也有錫來遠入肝腸添

和敬岩韻逞其

生泥意上竿世帶用入角民膏旣癈救民猶復稚剝上下遂交征
絕知政與學孔明痛感靈厥德猶罔覺自古辱與疎其機在一數
歸來有處士尚可理商惟慎言一寸勝救彼千丈澗精義有入神

□向□端□□□□盍□□□王女皆天涯如彼角斯嗟如彼玉斯琢
不寓公不□□不□□不倦秋陽日以暴江漢日以濯貞積而力久
自見所立停□□磅礡梓梅下石确确雲飛川泳閒俯仰自不惡
獨立萬物表誰能伍蹤蹤兩露撼蕭艾霜風妬冬爲天意孰云逺
墜此歸意經□白順應人大公一以廓

効希元和陳北溪韻

北溪眞有道出語淵芳鮮覺彼群迷句眞與梅爭姸一花一太極
獨立形氣先逋仙名浪得未必知其然
甚矣天地閉獨放一花鮮未論色之紫未論香之妍只於冰雪中
誰占生意先萬物心自服敢問何能然

一和立齋宿友韻

吾儕有何樂同志嘯歌長天高與地下參我人中央痛歸物欲蔽
於出元明光力學日不足迨怡那可常山人暇閒久識歸南荒

會友魚貫卧居特敍巽來老我失此快獨卧風雨歸回思少壯時
此味曾親嘗白髮眞可嘅觸事方面牆嗅醒猶時夢吐咄歌新章

高風行懷本齋

人皆喜君出我獨喜君歸君出豈不願事業生光輝君歸在不惡
風味高一時人才有消長世運有盛衰公論不可泯隱顯觀所媿
隱者未必是顯者豈皆非爲世媿無悶貧賤不可移得時必行志
斯世相綱維無悶是在我行志非可期一俠得易易一出貞難持
利欲政爲天四海皆痿痺世俗所禁者君子方嗟之君開青雲步
要津定何疑手揮体國路口誦阿世詞長拜群玉府拔廷逃附機
黃鵠已高舉聳起喧臨難若雪有消沮一洗京塵淄故舊述閒閑
松楸慰時思蘭茁灌庭下菊蘧黃東籬酒熟鄰翁健櫺香鱸膾肥
至哉天下樂何須卿相爲解佩樂中樂極深更研幾聖門八字明
夔夾滔精微或參華山席先天探包羲或巾商陽車同我睇上覓

□一足今世且小滿時適在天意欲平治昔今來□□

和立齋梅花韻

梅花已仙去平本同滿黃道□披妖右一□□□□有梅隱
春風則知聞叢啼泥沂浴月蘧夜分□□□□拜合闢天眞
芬芳滿宇宙那□□東迴

再和邁莊韻

東泉方來喜甚殷斬□□□石□□□□月裏中有八十翁
□全卑齊摘噴澤□□□玉□閒□洗立□□□汲汲古井水
□中□□默高□□□□□□□□□□□□□□□□尾□□□九苞
□□□□□□陽有卧龍共□風雲起□□沾丐□□□□餘

淡立齋入閑哭久軒

□□□□□□□□臨古道古道□□□□□□行人少行行疾行行
□日□□□故人今已矣未必死胖□□□□浩無涯□□□江表

秋□

□□□分四時春生而秋成春風□□□秋氣呈晴明萬物一以實
□□生我公泉元化全體涵□□蓋□□挹宇宙智略吞群英
□□□則自苦一□去□狂肯于□□□□亦竭司□狂神謀運王帳
□□□□然□□秤備廣畢□□□精殘嘔肝腸□東手祈受盟
□□□淸泌一江漢清東西□□為里□民饑春□□□補皇極
□□□□□□□同□□□□□□□星耀□□德星萃神京
□□□□□□疾□□□此□正中有允理長年於□家□瑞
□王寰海□□□將□□□下千□歲與公同太平

□□之江西

□□歇□□亭□□平過南浦□□杖屨□世道一以壞
□□□□一□□兩生爲人作行色□□□命竊意不待它日
□□行一□一□息□知離□悲有□□□失此事已忘言

此情未能攄有時誦吾句或爲千里晤

秋熱

西風不力征老火尋退避解熱開紫㾗蚊蚋出叢一雨洗天深
不復有故態天府自分明人心其少耐

和宣齋踏月韻

我觀天壤間何處無此月對月兩心同正自欠此客月清人更清
心景兩相迎平生負此約吳鉤今屋星我有一句話願與月同盟
清光無晦蝕與德時時新

和叔悰禽聲故言

天以鳥鳴春鳥聲不敢止天以人鳴道斯人其可已爾鳥因無知
喜啾啾何利鼓弄枝頭清瀏繞林外起不學九華鳴聲聞可止此
不學千仞翔一鳴果瑞世古以鳥名官列職有理致只有啼去兮
陶公不爾愧人豈不如鳥鳴則震天地不鳴千聖傳則鳴千古事

詩簡莫浪鳴文武道未墜

和寬居見懷韻

北更成馬䒷荊榛滿中路英氣一何多懷抱[illegible]難添山河理日月
虎豹淋雨霧翠虛堆冠異哉天所賦豈無[illegible]川才淹留秋又晏
清風何來灑灑定吾故贈我金琅玕辭[illegible]魚索
種菊何育青寂寞藕之東冠際二三友[illegible]一鳴家細懷陶靖節
回首無遺蹤誰知千載下謂入處士宗[illegible]已慨百世芳化
上無學古心下無適俗容聊自樂其樂[illegible]有窮

赤松即景

平生百慮熾尚有丘壑心健哉二三友[illegible]幽尋壯懷鑿虛
玄宮鎖遠深時方釀清暑高林張雲幕[illegible]披拂日影篩碎
埋茅杖對步羽翮提清吟漱齒掬清泚[illegible]風披巾挂棋
露頂涵重陰山翁自任語山靈遁意[illegible]酒蠟[illegible]石險

皆是路窮不可去半山聞語音山路未可險世路有嶔巇何時

[illegible]結茅入深林

和葉壑子山中韻

赤腳忙晨炊揮臂會清招相如從御風浩然翻譽調進指白雲道
乘興時爽巢古挺金碧倚女冠綠翠朝暾石壯熊臥老樹鐃龍騰
涵陰圍野色習習生涼飆懸崖斷處徑木成飛橋刹屑大寶岸
小小飛蚊驕日長詩思心香列嶽山獻清往騖四座浩氣摩丹霄
音岩丹凝筆題暴琴柔語默任入意紙扇發輕朝

和前人小桃源韻

二初何如丈夫豈古隱士道成邈沈家羊卧不再起鶴鵠舞松崖
誦騷快心耳金籠清醒生餘丹不輕委我來桃源遊直窮路所止
飛蟲摧春壁碧雲晴清潔了無一根株此名安可紀豈是牧羊兒
即劉阮二子不然命名若亦別有深旨何時架草堂深入此山裏

修然逝世慮鍊魄凝遐觀

題硯齋

右劍蟠蛟瑞氣騰豈如取取涵義氣凜凜無俗情歷世三十載
出事會實實當道鑿私累白玉璞石精秋風凋夜發匣內鏗然鳴
故人敢介子有碱靜且平寄語鑄持作功用貞堅輕莫投刀錐銛
耗斂使散傾許我磨英芒一抹漆泥照地播京洛皆南摩龍麟
彈鋏倚寶凌上風雲結物莫不有用時兮非人能

廬陵銅溪劉同編輯
鄱陽三臺劉傑校正

五言詩

代壽忠王 高宗皇帝生于丁亥與 藝祖皇帝聖誕之歲同 孝宗皇帝生于南渡之初亦丁未 光宗皇帝生于丁卯是時益國公周必大和東宮之詩有云一丁昌火運二合聚皇家以爲仙源衍慶之符既而 寧宗皇帝生于戊子 今皇帝陛下生于甲子而大王殿下又生于庚子甲戌庚命書謂之天上三奇敢叙其事見于詠歌敬祝無疆之慶

天眷中興業丁年拱慶基皇圖開一子寳曆出三奇象秀前星瑞光依太極儀一卮稱壽祝敬和益公詩

在齋遊山不能皆次道澤韻二首

忽動山行約令人憶舊游地形雖險易坤道自剛柔路遶若頭石煙橫洞口舟十年塵土夢此志幾時酬

山人真漫浪隨處得清游雪瀑爭奔勢風雷不肯柔詩光浮玉板禪瀲瀉瓊舟一枕斜陽裏清歡各自酬

題屏岩詩卷

有偉屏岩稿溫淳擬衆芳波瀾雖未闊骨骼已先張盡掃江湖氣且無蔬筍香若參詩本旨却恐費商量

台山周詠道別五年因詩寄借韻以謝二首

解后松齋日曾知學共往心期千古遠世味一毛輕執別睽離久猶垂故舊情何時風月夜得共插文盟

中魁乾坤大同時總衆兒行藏雖有間道誼豈無媒欲向忙中定先須靜處清光陰如電走慎勿驚虛名

題徐觀之字説

堂空一鑑懸萬古光澈灔波自有盈虛我要無虧欠陰授不什之塵埃不能掩只於事上觀足爲操舍驗

舟中和葉聖予三首

雲歛同風勢先埋遊眺山催程推路險破冷覺血煙腹欣初飲高師相對問卧巖子瀨只在片時間

桐江波漸滑午方開杏火巖閒若捫侵老釣臺崖高微徑險冰轉萬山回欲訪先生裔相從買一壺

江闊風帆急潮回沙露痕寒林無剩葉茅舍各成村雁落煙波渺鴉歸野色昏未知孤客棹今夜泊誰門

野興

文字儀難煮爲蕉集最良與來鋤曉月倦後卧斜陽秋稼連千頃春花醉幾場任他名利客車馬鬧康莊

題效奇

未識效奇趣得於詩卷間居遊環翠竹窗外即青山月向交簷過煙凝老對閑不緣心匠巧何以發天慳

題適莊茅亭

屋角園雖小幽深勝市塵杖藜時自適杯酒樂天真松徑規模古茅簷日月新閒花三十種相對四時春

和趙師日韻二首

佳士溫其玉相觀意容如燈前千箇竹燈下一編書交道無窮達人情白密疎清風明月夜或可訪吾廬

我生無燕頷四壁咲相如門巷堪羅雀燈窗且讀書老來心事懶貧後故人疎尚有多情月時時到子廬

水仙

翦氷爲偷巧米粒獨耐寒柳兒雖有伴樊弟不同看山谷詩猶在

遁仙影不單玉纖捧金盤誰遣[illegible]

瑞香

呈外來香國壞數四出能嬌姿不受塵腦思却[illegible]
枝頭簇紫芽長安歌舞還[illegible]到[illegible]

蘭

早受[illegible]人貢春蘭[illegible]盟謝庭[illegible]物[illegible]芳名[illegible]王[illegible]影
紫檀含[illegible]美[illegible]奴培[illegible]巧[illegible]

梅影

梅花已清[illegible]明月忽撒[illegible]孤[illegible]知[illegible]並群花已[illegible]
皓色[illegible]書紅寄莫素娥冷須更[illegible]

自述

身坐[illegible]香國[illegible]詩思新一[illegible]我此[illegible]人頭[illegible]為[illegible]
寒[illegible]不[illegible]塵玉言盟四友[illegible]下[illegible]

過故家有感

來[illegible]落久今日重堪傷[illegible]起[illegible]向日長[illegible]梅[illegible]
枯[illegible]頹牆山色依然好興[illegible]未可

過白鶴寺

小[illegible]古蘭若[illegible]發舊柯山[illegible]色[illegible]春波[illegible]湖[illegible]
[illegible]一盃伯多野人時問我[illegible]政如[illegible]

時興

[illegible]風塵下沉沉日[illegible]
吾世亦[illegible]勤歷[illegible]晚與寄奇[illegible]

新愁

[illegible]風動[illegible]自[illegible]貢綠[illegible]人歸[illegible]白髮[illegible]
[illegible]然[illegible]山流水[illegible]何日[illegible]

一簇了汁[illegible]心安境自覺軒昂[illegible]收斂自在[illegible]龍[illegible]
人疑慈[illegible]要[illegible]知舒卷意歸簡靜中看

題[illegible]庵

寂寂鈕魚冷松[illegible]香[illegible]優晴路濕衣深曉[illegible]青天未生[illegible]
山[illegible]鎖地[illegible]一[illegible]滿空庭

宿[illegible]

諸老[illegible]去[illegible]月深主人今易姓客子亦傷心未[illegible]
群蛙[illegible]聞音欲[illegible]廢事歷歷問雲[illegible]

宿仙山[illegible]碧軒二首

冒黑[illegible]精剎呼[illegible]讀[illegible]詩半分禪[illegible]共聽雨聲[illegible]鼓催行色
溪山[illegible]故知人生萍聚散後會復何時

浸碧去崖谷[illegible]然話夙緣承雲[illegible]霜[illegible]華顛漸喜虛形槁
祇求實行[illegible]隨[illegible]鈍夫當已[illegible]心傳

遣興

刃向披頭下風霜入鬢毛味長濡竹簡[illegible]家與人俱瘦
年隨氣轉高生涯無[illegible]駐脚下勿徒勞

催雨

人世如居甑驕陽不可鈕末[illegible]作[illegible]安[illegible]夢[illegible]民生槁
干戈國計虛安危關一飽兩意莫躊躇

喜雨

[illegible]凝雲合[illegible]一雨通[illegible]涼[illegible]積[illegible]含生意
[illegible]起死功田家雖少歉尚可及[illegible]豐

和汪元思喜雨[illegible]

龍[illegible]小神驅雨陣[illegible]飛[illegible]舞生[illegible]風使開雲[illegible]
[illegible]香隱砲車[illegible]人有驕色一飽不須[illegible]

[illegible]勝庵

一室方方文名標抱[illegible]新古刀書宜勘古無學可留賓靜坐神明同
清談滋味眞傳家名[illegible]在居以對草廬人
冬至和[illegible]汪助[illegible]事韻
跋履[illegible]歷人事寒投大士室[illegible]以談半窗月澹坐一榻茶無豆粥無
鵲瓶[illegible]蛻[illegible]浮[illegible]一日[illegible]方思已無涯
七古七首
汪功父贈石友
一片寒姿含至寶久作欽江[illegible]秋水骨應暇龍垢飽風霜袖手南遊
來趙國我曾研破青煙凝露一聯半勺拖玄雲文理細密凝而淨伯
樂一顧空馬群[illegible]好古子[illegible]汪子雅有半面如舊情巧取豪奪攘
不敢聽以厚禮強委會吉日[illegible]良辰新勸駕降帳交歡相慰藉斟酌
洙泗闡紫陽大義發越添聲[illegible]價紫陽是眾叅梓貫久矣聯隨輯叢
編會心不惜時磨研至理神[illegible]我[illegible]珠[illegible]圖我今贈君明堂一柱金書

墨霜毫冠帶來總寫楷先生[illegible]有白而[illegible]即日相[illegible]來[illegible]德殺[illegible]聲
囊春光半淨几明窗風日後[illegible]四友[illegible]前無間斷倪首稽[illegible]而勉勉
萬里一擲途甚短太極門關[illegible]初未達
和叔嵘[illegible]花韻二首
清和景氣已非春午陰[illegible]延詩人一盃佳茗沃[illegible]話疑然[illegible]禮
羞蔡穎洞庭手植清香發[illegible]不[illegible]須[illegible]風十里沫芳思萬
斛明珠剖胎月素[illegible]中先生南國德橫空朗吟受命不
遷句對花不欽無[illegible]紅
厭包錫貢三千春為花著句[illegible]人顆顆珠[illegible]香[illegible]附[illegible]天地
勾風頻充實先生詩興發[illegible]不[illegible]陽春雪能[illegible]一紙開天荒[illegible]
然吟破夜光月炯炯后皇嘉[illegible]中精白任道言非空秉心高[illegible]符
清貫世人只解歌春紅
贈樂縣潤

有客有客詢而腹手[illegible]數冊堯夫書八八從而之八八四
只無餘小游軌華何足算大[illegible]九[illegible]相乘除太玄[illegible]經亦[illegible]法更
有司馬推潛[illegible]古今四海關動靜禍福無能論玉[illegible]金[illegible]
元命日合[illegible]道山林居堯夫覺夫初不死精神炯炯先天圖元會
運世末為[illegible]一書未盡元非[illegible]自從漏[illegible]加倍語便覺造化無工
夫吾儒更欲窮造化造化尤解窮吾儒[illegible]此[illegible]法供劇[illegible]君識此
意應其需世人遂逐不知止誦詩還肯安心無
和方[illegible]吟
日月星辰天之精山川草木地之文本乎天者[illegible]同象下者何不
皆方形此疑千古不能決[illegible]盡六經無異說[illegible]稀子夏微有言璧
諸草木區以別草木之中[illegible]堅[illegible]日此君耐歲寒虛心真高表
貞勁[illegible]冬夫[illegible]青琅玕平生正坐一圃[illegible]未堪全德[illegible]于此內圓
猶是智[illegible]外圓無乃德之恥我聞[illegible]東有雲[illegible]來氣骨清[illegible]

拔[illegible]出乎類長大益覺廣[illegible]分自[illegible]大學悟[illegible]四面正
直各得所[illegible]坤六二文斯可以為民父母[illegible]初受命眞不若
世[illegible]俗[illegible]失其傳商周之際[illegible]為成孤竹二子何曾図
再[illegible]番易方節士
博物君子識察精包羅錯綜能成文夫何異[illegible]其[illegible]然[illegible]
撥諸形[illegible]木[illegible]甚[illegible]品類繁縣[illegible]九江[illegible]多遺[illegible]
此方君更無別隱彰[illegible]名志行堅萬里[illegible]文[illegible]來甘
露寺[illegible]眼[illegible]才如[illegible]的對[illegible]莫與比不[illegible]
芝田紀[illegible]世[illegible]知深[illegible]恥我聞此說[illegible]相仍未曾親得見[illegible]
稜[illegible]東使[illegible]徐節士番中分[illegible]中矩什什[illegible]
婦敬若[illegible]有匪良[illegible]咸[illegible]然如對齊充父后山居士[illegible]其[illegible]
心事曾將詩句傳老來不復人間事寄語山翁莫剛図
和立齋[illegible]

瑞花標清香如梅探蕊入譜名京姒立齋形容消息太清擬也[illegible]
三哩珠影横枝新來兒淡淡中色撓光明[illegible]不待詩料理詩人
一擔奇香惟許清香留兩奇絶詩香相感[illegible]何來只緣人[illegible]從相
一心香瓣凝供無煖坡公衣鉢何敢眺簡齋香滿光吾[illegible]有特[illegible]
一辭見讀[illegible]日走數百迴仰頭生憶已知此[illegible]跳百草方茲實

知立齋喜雪韻

立春[illegible]來如[illegible]積陰陽開有細天風[illegible]來雪豈少思到此自宜
天地[illegible]然常則亘古今此外不知[illegible]不識連年冬令太侈遲君
子[illegible]得[illegible]而萬物齊吾不自持藹[illegible]前年[illegible]深山茅茹無
堅[illegible]衣虎青難離一夜風[illegible]陽[illegible]服玄[illegible]減工常言萬水
救饑民日[illegible]更撤珠璣三萬斛[illegible]料枝[illegible]明[illegible]已迎東方
來印[illegible]未肯知輒倒天時[illegible]俗
奇[illegible]

承飛雲[illegible]紬香田田荷葉浄波光主人[illegible]廣開[illegible]廬[illegible]
蒼生作天生人才不盡出心使事與才相[illegible]才綽綽有餘力豈
容袖手窺其旁乎生正坐[illegible]吟相不[illegible]相識顧前時固亦與
同論[illegible]有默默女[illegible]行[illegible]九百何自[illegible]阻[illegible]甘嘗王涕
饑民當[illegible]聚至須[illegible]三日候君异迹消[illegible]
望雲布一語不自[illegible]有[illegible]今年五[illegible]下約束滴
若無[illegible]對開[illegible]有[illegible]性性理子多陰課此[illegible]來易以柔服
必至[illegible]血膏餘綿[illegible]來愛[illegible]一[illegible]何已豹[illegible]方[illegible]
請貴家當以[illegible]心[illegible]長為兩有[illegible]安合卿自有[illegible]上争激[illegible]
堂元老[illegible]我言[illegible]故鄉豈無[illegible]
慨張同心[illegible]一堂上[illegible]不[illegible]天[illegible]
當道驅群[illegible]甲兵錢穀亦分内事[illegible]出[illegible]豈乎所至[illegible]
[illegible]老天[illegible]入坊名[illegible]

題魁星

天樞之楣爲[illegible]引領三台朝帝[illegible]典司多士掄文場名在第一
[illegible]摇揚因此水[illegible]兒[illegible]肖象祈流光

題定武蘭亭副本

玉華采介昭陵上蘭亭神蹟埋千古率更搨本入堅[illegible]帝屬
授定武歸家[illegible]刻懸貴游[illegible]石宣和龍御府胡塵[illegible]空飛渡河中
原荊林究[illegible]虎維揚蒼茫[illegible]南歟百年[illegible]物不堪補紛紛好事競
新模傾欹[illegible]俗亡遺矩如今[illegible]本亦罕見[illegible]與刑猶[illegible]清[illegible]
風[illegible]右軍定帖以千數[illegible]言此筆不可再[illegible]然陳迹與懐
語今[illegible]視無已時手持[illegible]對秋雨

和[illegible]兄芙蓉今

大[illegible]四氣曜霍西征[illegible]人間萬[illegible]告成時白帝[illegible]功
有[illegible]其后[illegible]思於一[illegible]數千[illegible]

米一[illegible]眼波流主容沐露月梳曉翠袖踏躍舞[illegible]雲舒霞[illegible]競
芳纖嬰水迎風爲誰好水中木末[illegible]騷人拒霜宜稱名字新[illegible]生
不識春[illegible]甘隨青女嫁花神易岩胸中五千卷[illegible]物驅帰句中
鍊[illegible]花不是少年心見花依舊少年面石丁作主事[illegible]子高那
是夢仙瀛何如醉鄉自廣大[illegible]天席地山爲屏詩魂醒处風光[illegible]
梅花已樂受降城

用易[illegible]韻[illegible]易[illegible]

天也之氣秋[illegible]清清之神者[illegible]聖人惟皇降衷本均平賢愚賢愚
氣[illegible]成有[illegible]易[illegible]萬人[illegible]心即[illegible]人心道心惟一精[illegible]
然[illegible]理明[illegible]度[illegible]出風[illegible]表視[illegible]元吉祥[illegible]兩[illegible]
分曉[illegible]功名何足道一枝[illegible]幽[illegible]勤[illegible]
西[illegible]長庚[illegible]色[illegible]占千[illegible]而[illegible]子[illegible]世珍一念種出無[illegible]
春[illegible]年[illegible]迎[illegible]朱輪

用適莊塲前四視

大椿猪根螃幹翕秀色各分元氣是共占冒五十二年八千春秋從此卜西方無量不可思南華寓言不須讀造化發育自無已天根月窟互相逐霜挾稈風夜推戶日碾晴空曉烘屋米輪栽[illegible]将再强寶律浮葭欲飛玉天公作意表祥瑞學子分題剡藤揆予受教自髫髭歲月十分今已六我翁早出名利塵我翁天縱[illegible]福眼明穩足察秋豪脚健不肯支笻竹友善堂前高[illegible]通心新寫目人言腕力健於虎更需萬兎供豪充不買駝峰換清供不買蛾眉歌壽曲歲寒兄弟歲寒心敬和是篇倘[illegible]酥

和適澤武夷石乳吟

渴翁[illegible]慣為時重幾年勤學方[illegible]麗澤門人已窮家衣冠[illegible]皆道種當日詩編誰尚存[illegible]今章傳閲孫平生工作風[illegible]近來琢句如春温靈芽來自[illegible]亭[illegible]貯以紗囊紅[illegible]一[illegible]烘分

稚[illegible]七碗盧仝為驚起[illegible]古鼎親烹嘗清風習習生詩腸雪根不受塵土污舌本豈帶臺閣鄉學海茫茫了無際一覺回頭有餘地世味[illegible]鮮多醬毒無味之中要精神燕閑消息已潜通[illegible]閑道書須知[illegible]而不厭真儒來不在松風[illegible]眼中

[illegible]擬歌代壽節齋

主[illegible]風周公分陝方居東魄[illegible]龍節更號令長江萬里消[illegible]帕首多名將夙與拜舞占乾象紫氣浮浮斡璧間宗星[illegible]演上甫申雅下鼎湖山汝陽天人未足言八紘納納入碧海一[illegible]若岩久具瞻岩[illegible]陪京新命尹虎踞龍蟠壯根本關中鎮撫[illegible]何北門[illegible]淮運量恢恢妙斡旋一念体國心通奏[illegible]書錫[illegible]下闈闈[illegible]十[illegible]來傳宣天子令聞洽四國令儀令色山甫德江漢湯湯告厥成家叔歸兮式百辟[illegible]風自南來解民愠兮阜民財不[illegible]閣微凉句拜手[illegible]起明良武[illegible]

公猶來世沐恩波深似[illegible]存風一熟文横空[illegible]騎得千[illegible]村[illegible]雅群英壽觴[illegible]雖同[illegible]客屏[illegible]頭[illegible]首夜夜通瞻[illegible]極明

和適澤惠豆粟韻

民曰同胞豈異根萬殊皆自一本分[illegible]其春粟不忍聽許翁[illegible]何[illegible]勤我有兕[illegible]運實中共房織[illegible]笑秋風平鋪春色殷勤種[illegible]鮮它年丞[illegible]公秋深萬物[illegible]歸根五穀從來不離分[illegible]長而食了無事南山有種何曾勤道澤[illegible]情在句中淳俗三[illegible]曾[illegible]風識得異形同一氣應無[illegible]蔡[illegible]公

題平心堂

洛[illegible]文錫神禹箕子陳範畀周武九疇自天倫既叙彝用以壽為主人生富貴何足數康寧安厥[illegible]其好德全付子[illegible]

皇之[illegible]必[illegible]汝君侯有德存此心居官居家堂兩銘強弱人已無留情湛然方寸如砥平[illegible]鶴[illegible]纏進[illegible]庭指此良方無徒昆信奉行不敢輕宜爾子孫壽千齡

和叔[illegible]春寒韻

知和而和當有節[illegible]貴得中忌超越造化神機豈易窺天上不知誰理變東皇面目似非真我聞四時皆有春春[illegible]天地已交泰爾爾[illegible]陰豈可伸金谷笙歌未嘗吟真張[illegible]勢[illegible]詩人

題東郡所藏宮錦圖

后德相成帝業昌[illegible]耽歌舞[illegible]新[illegible]六宮[illegible]式須[illegible]當職雅心崇清[illegible]長[illegible]見[illegible]娥理絲把覺急對[illegible]勢[illegible]輪飛轉一縷細文箇獨[illegible]迎微凉高捲翠簾三四侶織就五色成龍章獻功不出宮壼平[illegible]縫人裁帝衮端拱明堂萬國朝文物聲明光四境何人遇此一段奇追記丹青描不盡器用鋪張規制精[illegible]寓經綸合[illegible]

盡世間畫手無此圖疑是當年閻立本

賦雙松堂

和平堂前列四皓盤屈松為主變檜賓溪山大澤不肯住甘心[illegible]
來畫圖蒼髯枯風音琴瑟霜皮凝雪冰鱗鬣靜有精神觀世變情
無顏色阿綠紳朱漫不蓋幾朵去丹楹藻棁方更新魏武子孫
宿好十八公子析相親世間萬物妙難測一氣長存天地仁魏
堂下萬休戚左右吟嘯時咲笑戲然一念私欲勝[illegible]二老能相
嘆起居出入知顯宗言共保千千春

待伯兄宿碧庵即事呈本老

朔風蕭騷霜正濃追隨雁影來城東樓閣齊門八字啓一超徑入
青蓮宮老師拈拂話殺機臨機一喝開盲聾舌根拖地無死句何
曾一字枯虛空管帶忘懷閱妙義豁然暗與吾道通諸方善人忽
聚散黃昏方打齋時鐘明朝堂前吞蔔葉畫灰爐畔挾侍龍涎更

八萬四千偈盡在蒲團默坐中

拍手行

五雲縹緲護天閽擧金鑾寶來如山上有封疆三道印多是中朝
青要官一齊一縷盡民命判筆新撥錐擔麻來應西節步青雲公
私亦立生意慳年穀豐時無蓋藏那禁水旱相推[illegible]哉禍項升
[illegible]經獲奴根子生狂貪輟啼太息鴻鵠志[illegible]時艱忽如
妖翁嘯清曉泥丸初不勞舊藥何人記[illegible]今聚蚋奔蹌
酸竹兵烏合本兒戲伍藉久盡心[illegible]身世[illegible]於穿孔望神
泉護濟國家有肥誰敢把滯彼[illegible]防民瘼何晉假借汚暴手
病入心腎何時安堂堂正氣不少[illegible]東南多遊端誰出華山
拍手咲抽中三尺山河究

七言律

和項夫兄五松韻一

三開甲子信年華莫問行程差不差身有[illegible]盃滿手[illegible]
鐵心花藏無腸靈把人福時到春風不我[illegible]為手許天緣有氣[illegible]
鄉陋巷也為家

蜀葵韻

亭亭弱弱紫新[illegible]濃精神向太陽紫[illegible]房醫士寶黃金[illegible]
道家枝宗華衣[illegible]赴炎書自本錐金耐素傳千古無人歌賞[illegible]
人只解遂餘香

和秋澗惠蘭韻

竹蘭臭味古來同同稟元來造化工墨竹方生秋澗上[illegible]已[illegible]
魯蕭中葉墨移玉尋清惠還筆揮全尚古風却似寫[illegible]
芬日日透簾櫳

和得全喜雪韻

天道流行自有經一冬當煥大無倫臨期[illegible]雪[illegible]只[illegible]

使兄有懸外曉山高積玉層面夜月更[illegible]
為雖新已供人
照彼西山萬翠間百年遺俠偽艱難一區壽[illegible]
得靜與巢出莫知黃髮青何人肯伴白雲寒相[illegible]
足殘梅已著殘

贈吳峨

襟佩青春白面郎未成佔畢已飛揚深燃學[illegible]
日夜拚志氣崢嶸[illegible]富貴身外[illegible]取翻帶他年[illegible]
咲儒冠誤可傷

和道源喜雨韻二首

久欲飛山試爭車避炎情緒未能嘉[illegible]書求適調心馬禦藥無方
遑惟此天地秋來催發為池塘雨[illegible]開私鮭病夫推枕渤然起骨
健神清眼不華

柴下平章半月秋風飛霜始起雲頭一盃返照林林[illegible]萬派[illegible]
響溜滿汲郵贊候初下令乞靈排士未能嫁吾儕且[illegible]
問驅卑相國悠

和易岳蘭齋韻

小春天氣未和平吟腰扶人孰重輕幽蘭瘦菊皆有味淮風楚雨
白鳥信披來破衲便身穩寫到新詩徹骨清高處不知誰得失甚
猶境界要分明

和易岳雪

豐年嘉瑞有根原碎剪銀河倒左懸古有諸侯延辦孟今無令尹
訪說家猜猜吠犬思騎贊茂貞松記麻園腧韻忽真寡和和茶
煙起與屆高軒

八詠新樓

華構高樓大足光可是陝山礪流郎眼力撥開千里遠樓勇高起

尋强爭物五湖新題壮不數許梁棟[illegible]誰識倚闌真樂及清
風明月浪篇章

和易岳首夏韻

無老來君戀舊寒猶春情緒正孤單咲它功業傳千古還我詩書
博一安吟藥堵前風味淺除靡架上典刑殘勸回春色憑詩句生
意津津上筆端

次前人韻

彈鋏萬葉耳邊新我學何因到紫宸自古為仁知不富如今學道
豈憂貧與其鞭扑殘民簡孰若簞瓢樂此身志士不忘在溝壑不
應棲世便無人

題康湖傳觀

蒼翠雄盤二古郡新樓面面納乾坤陰晴朝莫天容變開闔榮枯
春意字高輕精神融寶鑑千峰氣勢拱端門松根拚拚白雲下一

臥寒泉閉極悠

寄立齋

閒緣未久又分襟踽踽嫁嫁老不禁陋巷更無佳客語殘編幸得
古人心熙熙農夫含生意濟濟官僚喜德音欲共功名須好漢微
陽何以勝重陰

春歸

春來春去果何心靜坐焚香細細評太極流行千古事一元發育
四時情英堆稼穡誰勤業蘇到桑麻已老成舒慘榮枯人自異此
中生意本分明

祭業有感

後世求才術太疎三年三日判榮悴消磨歲月真知老奔走岳雄
不覺過與死為鄰猶未已雖生[redacted]如無聖門反在揶揄内何
敢忠言請改圖

和遊湖初夏韻二首

萬古南薰與[illegible]同何時吹入五弦中百年喬木支秋暑一旦新萌
長露叢共事漸如宣子日詩情猶有大王風未年餘泉新穀葉更
有何人詠大東

深深陋巷更深藏雞線曾無一寸長學問不宜隨局且傳聞何敢
喜張皇一池科斗書千古滿徑風騷竹萬章此處雅參誰與共羨
人只在水之陽

重題八詠

樓壓皇城萬井低星從天闕下分輝傷心風月詩應廢過眼桑麻
春又肥山到東南猶屹立水流西北竟同歸倚闌莫問前朝事斷
石寒泉卧落暉

和易岳喜雨韻

轉于劇暑若炎蒸誰謂炎涼反掌間孤鼎就論元憤鬱飛倪相慶

便清貽雨況將似政教好天意當仍爵德性一鈍所關識大矣吾
儕安得不關頭
歆願一轉亦何難只在邦君念慮間社稷城池皆黎土維新猶
便接閒平時真見天人際順處不疑霖雨慳摩蕩忽開風力猛定
知千里破愁顏

送馬秋山寄友人
亦哉千古一東湖誰肯重開太極圖要得斯文傳氣脉定須吾黨
立規模聖賢不盡七分易天地長存三字符念服行之是學其
將枝乘費工夫

用前韻答東玉峰
人物如君實象湖高山仰止我儀圖講篇損益開新式略細刪修
有定模日新交情殊眼闊心涵古道若相符去年不客東湖上幾
笑人間大丈夫

題[illegible]古
梅花之外竹扶疎種處明窗著此雅生意多從開處見天機却向
詩中林間身處是先天易開眼無非太極圖默默若知何洛意看
樣當有古今殊
平生志意春才疎學未成時家已衰番覆滄洲窮賡大此傍幾澤
伏讀話先師遺像存如在言道洋洋與闊兩字商過時仰止千
二月望日[illegible]

[illegible]王文[illegible]公文集卷之二

[illegible]王文[illegible]公文集卷之三

饒陵銅溪[illegible]同編輯
鄱陽三[illegible]劉[illegible]校正

七言律

和遊澤雨中韻
海霖博得遊翁倩磊磊詩篇忽到前喉霧掃清塵外馬恭泉夢足
耳中聲動宅種事年來事知是豐年或歎年陋巷一瓢應易足更
無思慮且安眠
一雨踰旬勢未休微寒猶欲衣輕裘木葉頽頽[illegible]
起機樓正兒客卓頹倒幾莫將詩句苦埋頭書[illegible]如海[illegible]
辟尤思去組綢

和易齋韻
一身之外總虛名未必虛名果有情相訪交游何足恃[illegible]一世[illegible]

來輕三春已過猶無雨四海將枯只是晴利害所關天[illegible]大一
豪得失豈難平

寄東湖諸友
東湖又是一年期雅好相緣豈不思耳聽[illegible]水[illegible]
欲何之工夫只在潛心處端的何須對[illegible]時幾子分明[illegible]到[illegible]
非穩步復奚疑

和逍齋寓窩韻二首
寓窩窩中養妙倪恐因顯稱教人知了然聲臭誰能測[illegible]有神
豈只窺此外不變還不思於中何慮更何思浩然一氣[illegible]天地[illegible]
道吾儕老未衰
寓窩窩中克己私人心穿動哭惟危試尋[illegible]道須明[illegible]
吳日撥灘知風知顯然然號不踏不[illegible]聖師欲到[illegible]
負當年也未知

和易丞[illegible]梅下韻

梅[illegible]清香[illegible]酒邊[illegible]君伐[illegible]已老[illegible]枝[illegible]梢外殊無冷蕊點花中
各有天[illegible]求清時未正風和日[illegible]老相便一盃滴意[illegible]空[illegible]
一年時減一年

送趙書記二首

相逢[illegible]晚意無加滿腹經綸肯浪誇雅[illegible]屢陪郊外燕清[illegible]不向
酒邊[illegible]忍花柳[illegible]挐金[illegible]記取梅坡[illegible]王花木落山空[illegible]詩
然別思滿天涯
只將[illegible]作生涯評古論今吐[illegible]花王[illegible]清官[illegible]大[illegible]州深
更無[illegible]人落落難重見[illegible]紛紛未足誇老[illegible]不[illegible]歌[illegible]語杯
中須[illegible]加
[illegible]詩卷
[illegible]為吉[illegible]場登[illegible]甚矣秋容[illegible]得可[illegible]然
風骨[illegible]錄古韻筆[illegible]墨妙發揚光[illegible]中[illegible]
上休貪[illegible]西王

用[illegible]古[illegible]送天台金吉父

行李西來文[illegible]無情雲雨鎖長空[illegible]細[illegible]中[illegible]上[illegible]
歷外風光法[illegible]佳客語新來忽有[illegible]同[illegible]江上雲[illegible]路[illegible]
對無因話月[illegible]

次[illegible]寄[illegible]

[illegible]只緣[illegible]太[illegible]空三年[illegible]外多閒日一別花間
[illegible]當世合功名要與古人同[illegible]君[illegible]問[illegible]消息[illegible]
巳西[illegible]

和[illegible]石[illegible]花詩

[illegible]春[illegible]造化[illegible]紅紫呈新[illegible]
[illegible]枝后土[illegible]少人知長[illegible]

原缺

[illegible]五言終[illegible]久隱侯千載已[illegible]明月相料[illegible]定
[illegible]不[illegible]情

和[illegible]雨韻

[illegible]于[illegible]物以為心[illegible]好雨[illegible]我已不疑[illegible]君今何感
[illegible]只緣報國[illegible]心赤白是[illegible]民感帝[illegible]作[illegible]人望久雨
[illegible]那[illegible]伏武亭

和[illegible]四時賦[illegible]梅

[illegible]消[illegible]已乾[illegible]枝[illegible]到[illegible]仙句來買種根[illegible]我華[illegible]
亦有年最是[illegible]風骨[illegible]如何只[illegible]王[illegible]小園[illegible]無佳句未
[illegible]香到酒邊
九人清[illegible]尚堪[illegible]記得[illegible]時月未斜詩老[illegible]枝依[illegible]
去年花仙宗屢欲編為[illegible]句[illegible]深[illegible]不[illegible]家多[illegible]相[illegible]
[illegible]筆下便光華
[illegible]六[illegible]夜叩[illegible]起來四面失煙[illegible]
[illegible]北山待立[illegible]思伊水上風流不到[illegible]橋[illegible]須[illegible]上梅花冷入
與梅花相對閒
寄[illegible]青女[illegible]道長安[illegible]人[illegible]豐年占[illegible]時[illegible]
[illegible]新[illegible]北[illegible]東[illegible]已問津有客方携詩到手天
[illegible]的是祥麟

送[illegible]住天柱延恩

[illegible]過赤城先[illegible]知已沸騰[illegible]須[illegible]的[illegible]法神[illegible]
[illegible]同[illegible]天柱共[illegible]果符[illegible]句[illegible]
[illegible]元來欠一[illegible]

[illegible]省有感

[illegible]文不[illegible]新從此相[illegible]有幾人[illegible]知[illegible]是[illegible]平時無用
[illegible]以三年[illegible]同[illegible]近來[illegible]計[illegible]

[illegible]慮太速些

送顏夫兄之武昌

年年狂袖拂孤蓬能歷風霜以有功行李又隨千里外別[illegible]多在[illegible]
[illegible]中驛驛萩洋[illegible]新白索索楓江路吟[illegible]看[illegible][illegible]青[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葉
[illegible]時欲對清風

舟中和陳子東

幾年不蹋玉京埃今日因何走一回[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逢[illegible]破
春煙開[illegible]他猶喚千餘度否則岩歌三四[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詩侶至趣
先[illegible]著幾枝梅
[illegible]香紙帳[illegible][illegible]冷透孤衾[illegible][illegible]回[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果大江歸近
不[illegible]閑細搜景物歸詩向[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入酒[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推[illegible][illegible]問[illegible]岸
[illegible]未見一枝梅

和曹[illegible]壽[illegible][illegible]雨韻

無端[illegible]雨[illegible]愁來極目丹烏安在哉[illegible][illegible]未[illegible][illegible]不去天容何事
若[illegible]開依紅宿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比
心[illegible]作[illegible]來

題柏兄新樓

少[illegible]登樓四望寬了無一面大雲山龍分五[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起[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殘
隱[illegible]吳詩思細摩[illegible]塔[illegible]心不下[illegible]將附仲宣百尺登高卧[illegible]
必富[illegible]得穩安

夜坐[illegible]外[illegible]

[illegible]春心事正無聊短髮[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茶芽[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不須酒力
助詩豪生涯扶與餘多味[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將才思高[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
看[illegible]事起陶陶
略無家具可經營[illegible][illegible]項[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一[illegible]歲月[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客功名不[illegible]
靜中心詩非得意於[illegible]道[illegible]已[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對[illegible][illegible]無可[illegible][illegible]

燈殘火[illegible]清吟

贈曹敬仲[illegible]之[illegible]

切切[illegible]吟雨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客子[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臨行[illegible]慨有[illegible]告前比[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戚言先世聲名期遠紹故家風範要長存花朝月夕[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火青[illegible][illegible]明門

題[illegible]齋[illegible]後

[illegible][illegible]及侍[illegible][illegible]賢白[illegible]沈埋二十年[illegible]過[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幕客詩[illegible][illegible]伴
[illegible]堂[illegible]同將諸老無人在所幸斯文有子傳[illegible]到徐[illegible]珠玉句[illegible]
[illegible]三[illegible][illegible]遺編

題西樓有感

[illegible]華傷心不可論高情[illegible]許小遊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風景因[illegible][illegible]花
別[illegible][illegible]敗[illegible]古[illegible][illegible]存主[illegible][illegible]夜雨[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青山不管興亡事依
[illegible][illegible]頭[illegible]春梅

送金華趙寧二首

紙歌[illegible][illegible]一瓢安士[illegible][illegible]詩[illegible]長官律已十分無可[illegible][illegible]民一念
不[illegible][illegible]更知耐字知[illegible]少留取清名作[illegible]看百姓越[illegible][illegible]令問思
流徙外此尤難
六[illegible]潛[illegible]起宗[illegible]來作金華[illegible]脚春人被撫摩[illegible]是佛[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果知神恐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去[illegible]得[illegible]灰一點新近世柏臺[illegible][illegible]為多
未[illegible]也有聲人

和德夫弟韻

偶[illegible]阻[illegible]問年豐[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恨不同春草地[illegible]君有[illegible][illegible]風[illegible]火
我何工年[illegible][illegible]頭文加[illegible]老大方[illegible][illegible]未[illegible][illegible]手自[illegible][illegible]玉[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亭舍[illegible]吾窮

題[illegible]菴二首

十年足不到[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風[illegible][illegible]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弄翫賴磨岸暎[illegible]陰供突兀投澁殘山[illegible]厭欲識本來真面目於
卧未免再留連
和許王府號德游衆木奔帰祠下派沃若郊原真可隱悠然心跡
行衍投綿絹野徑蟠山腹瑟瑟枯溪蹙石頭直到法華高處望天
之木許有心求

有感

歲月飄零事轉非未能瀟洒放肩閑蕭蕭堂楸甚難去收買芳蘭
閑野蒿生計半隨豪氣壞放心猶傍少年迴秋來早勢滔滔違譜
合鬢生正可哀

適在兄遊山

誰聞重陰一日晴清游應是愜高情遥知雨後山光好但想雲遊
展齒清素屐雖曾廻舊字沈痾不許掉新盟因知閑吏留無餘謫
遣寞叙餘程

元夕後即事

夜來風色做清寒燈火殘時人意閑燈路月華猶皎皎今朝雲影
亂漫漫此佗柳絮真無賴損盡梅花不忍看獨坐不知時節便一
樽和氣有餘歡

題潘氏高遠臺

盤曲梯階稍大寬略移武步到仙寰竹懷納舊煙溪眼力推開
千里山方盤小歇煙雨外飛蓬斜抻斗牛間滿虛似駕驂鼻鶴鵲
鶴危巢不足攀

琛家齋姪宰餘姚

兆爲挽兜伯仲間迎陽帶雨渡天關向來邑為貪風壞此去民思
壽歿安三百里同開齊國二千石即繼壺山蒲封正次東滇側巫
拓腕牒簡樣宜

和胡子林大欠韻

能曉其形亦甚難天高地下我中間讀書未造精微闊世[illegible]瘦老
利欲關勉勉工夫何假學區區翰事豈真類須知天賦元無欠還
問當時勿持還

新秋有警

直諒之言久不聞秋來因作讀書吟時時諷詠味無味句句研窮
源又深老去已乖朋友望闕中粗得聖賢心無情歲月無盡盡夕
秀朔華豈敢尋

長短歌

黃華歌

太極動兮兩儀分四序綱領秋與春機緘容運乎三百六十五度
之外浩浩萬物資生成清明純淑不易遇間褁英氣俱異人豈豈
忠定公獨得東方仁維持帝出震萬位鍾精內定策慶元初呈宋
二百四十年社稷緯經綸肆我東陽侯獨得金天昌兌正秋兮萬

寶說宗星夜扶長庚精扶珪纓組真相種來與十有四葉天子孫
喙涵春生秋殺造化功始備前輝後映行見將常新炯炯紹興之
忠抱剌史名仁風藹四郡溪山草木俱被循良齊須女曉游南極
端山光冰氣騰祥雲百姓欣欣有喜色一步拜手祈松椿日若堯
載傳寶歟月妃採絶留文茵金風玉[illegible]瑤觴洞洞下鑒民之[illegible]
一祝吾侯早歸綠閣佐明主坐使天下風俗還真淳再祝吾侯[illegible]
男子森森蘭玉盈階庭三祝吾侯春秋八千歲瓊漿玉[illegible]長[illegible]
華齒

竹石屏歌謝進澤

好古博雅時適澤性處贈我畫圖柏今年癸亏初度臨又擾持總
竹石屏柏以祝我老竹以堅我心長歌短歌先後[illegible]
先發君才圖稿落我何獨深此石不知出何[illegible]
門荣隱録晉兩投受謂宜永作傳家珍奇實只有

然非其人以我所題紫陽學以我生竹石第又石學固宜有石竹
笋竹生成同一根當時竹上歲寒句先達雖貫流傳今去年忽得
紫陽歲寒字如約屏石來同盟朝夕飲身對二妙儼然恍待滄洲
之竹林寓物敬慕度義全幽真不有畏友相勉厲安得準繩磨琢
箴句中雅意已佩服石中有竹誰能評數梅蘇范六君子絕識推
辨萬口稱珠犀砂玉亦似美婦歸未得此理真願裁生既晚欲說
口已瘖造化發育固難測嘗聞古有一崇分天合土既發爲物之生
氣剛七故通萬物之陰精人之所見自有限孰識萬象俱妙凝此
非物之影真是竹之形遺物堅禁於土土化爲石竹自存生物
不隨凝結變請觀琥珀與木晶我疑此石生須溪土石變化處一
皆歲藏皆陰應萬狀直欲盡摩送匯鋪作寺古紋

和希亮木犀韻

秋來望月如木犀忽有香風鼻觀吹偏尋不得見花而看得見花

散輕賤徐徐步轉墻角來看色芊芊一徑明儼然素樹黃南瑣
佩鎖錯萬丰綠陽艷多情不取媒平生詞與西風親望天清則土
方真耿耿誰如受命獨三閭終方洞庭政年孫蘭並方是言只有
淮南招隱句攀緣千古貞情雅希奕雅行異於是萬斛清香全一
粟耀匪西征易假尋錄吳宋旗不待人秋花不比春花早開到秋
後也是春吟花弄葉何時足年少須臾成老宿一根生意貴栽培
力到自然文郁郁君不見岩花獨步秋叢中穿天出月頁承河漢
從

和易嵒春雪韻

臘前雷春半雪頻倒失其時相去踰一月一月不爭多燠寒其錯
罰理戶當昭凝陽氣乃舒發草木萌動能蛇起屈宛萬物欲向
榮候風夜打怜曉雞嚛不鳴但見窗間白戰候起推戶瓊瑤已鋪
天陌巷書生釜不堪開河甲士水叫骨俯仰天地間芽中盡推新

萬險殺無聲明聳撕怒當其燦照然益益競讙悅

和立齋掀勝吟三章

帝腹加腳足上干天象違造膝論當世從容金殿旭人生莫不有
行藏誰把行藏較短長要識行藏無所爲時哉出處總輝光
誰卧草廬中能常一堅風當時天地間豪傑不相容中原河岳瀝
如龍虎豹出豈非人有抵今不是龍卧時自是君才掣君肘
山澤雨瓊更交倚幾啓曉雞余鼠雪夜奇論互傾倒妙處不言千
張紙直到無言處寐如何爲此高吟一雙龍蛇落塵世

和易嵒木犀韻

秋光未爲老老桂獨瑤暇粧與春風背係吐心未灰香浮玉宇遠
体欲全粟做詩翁放花憐添夜燈重吹今朝於重九更濕菰黃蕊
爛莖未堪把菊芯育滿哇景物自冉冉氣候猶遲遲對花莫吟咲
行樂姑隨時消欲嚴易遇不欲復何爲兄弟琴瑟合子姪鴻雁隨

月明人影散此筆賽新詩詩力薄天馬不可御勤懇詩壇收拾諸
摧數真學壇公三十六

和叔崇

人心乘氣機撥開肆馳逐飛天忽淪淵忘生以徇欲大而名節丧
甚者家國覆一在方寸亂一安萬事定簞瓢樂陋巷梁肉傾書腹
平時工用深舉動自純伶仮仮無所守有爲皆碌碌一西判舜中
然身困窮且享豈有常偏可執卷賢學固在我毋自墮富貴在
天毋自辱

和立齋元日韻

之子嗜遊遠西征解歸陽歲崢嶸歲月換作詩思故鄉老我絕世念
林燈取寒光坐對三古青繹經寐旣貫天地時一泰吾道何時呂
□以一日肚將此千載香尚不斬德正亦王春常只今自燕一
尊酒待子醉我琴吾旁

壽立篇

思泉種德遠后至命浮宾鏡暨傳正學一念不妄起真國滿腔仁
範號日增紫甲子正一周甲有追角綺年年三月初南極何煒煒
顙鶴長生算[illegible]谷庭鐘今歲南極光一照千餘里我有百靈丹
遠寄螺江邊殷勤爲予壽角亢光芒寒一九當一歲送以華池泉
初進漫日清精進華顛六三進毛骨換四進還童顏五進志氣神
六七八進生羽翰進進誠不已俯拍洪厓肩不須駕黃鶴翔天
地之方圓只恐[illegible]立無與侶不如歸來歲寒之下相周旋

贈朱道人

道人踏鶴徧天涯偉觀絶景收拾歸點頭濡墨茅屋下乘興吐出
胸中奇百尺生綃米様落筆一掃風雨馳遠水拍天窮島析
石硗确蹲熊羆樹牙古木蛟龍走斷雲[illegible]寞無心飛淡粧濃抹西
子面天梯石棧棟綠蕪野騎殘憶小橋餘酒帘漁棹[illegible]斜暉[illegible]
有限意難盡兀坐靜境窺天機豈知造化無盡藏奔會筆底無[illegible]
戲射洪川幅非我有且遣褚君百幅供指麾

夜宿赤松梅師房

梅師有松度蕭散意態貞皮鍎鬢白壁布褐貯陽春房計任嘗
了無一塵爐茶一碗酒一尊熙熙天池一閑人名山浮奕秀朗良
淪尒神棻霞煉日氣井竈來遺珍希夷仙境本不遠何用抱樸欽
其身

汲霖吟

我有一泓水清明如鑑開妍醜自來往曾不留纖埃靜而涵萬古
動時濡九垓人與我同得是名爲靈臺胡乃忍無檢漂淪良可哀
當知克己如汲井汲去汗濁清自回洙泗淵源初不息河洛流派
空爭循爲學工夫孰大此莫淵波[illegible]見孩呂黎將艇忘徒苦瘦
豈擬轤用朱談詩觀朱子芳塘喻要識源頭活水來

壽杖行

君不見奇器容嘆[illegible]老杜作詩誇紫玉又不[illegible]鐵
經然靈壽曾爲漢臣我有怪藤幾千歲老幹[illegible]各
蒼蘚封殘松風冊[illegible]殺餘秃頭角軒昂曲闌鬱皮毛冷滑皇鮀
腹鶴膝鋼堅不敢[illegible]式湘水邊退縮不借山猶荷藤去來逢太
乙然藜讀伴光閃閃意行在殺勤來壽衿平叔平叔樂道玄又玄
死女曼兒丹丈孰兩腳踏在真實地一善滿載長生籙採芝覓藥
扶坎嶮嶮雲挑月相追逐有時化作葛陂龍先生騎上蓬萊宿

廣曾敬仲

功名須少年老大意煞慚學問本無窮青春嗟有限用處不需多
要實躍坦坦貫生正吳銑郎潛白首報文字浩如山奏功五寸管
達者未必長窮者未必短人生窮達各有時脩爲在我當自反曾
樸尚研摩況有五花館當年[illegible]情氣猶頼世情判只有學道心默
然不自滿庭外槐花任爾黃達人高視供一笑

和立齋歲寒歌五章

羌人生之秉貞兮孰無陽秋惟潛而無欲兮斯能無求宜此心之
冰堅兮凜北風之正遒歲寒之堂兮足以自脩
懷昔賢保兮銘者心脈故迹堙蕪兮茫茫陸錯[illegible]碧之蒿竿兮
猶有遺矩歲寒之句儼然如觀
聖人體物兮萬世之訓究厥後凋兮其若不競使要[illegible]爭妍兮爲
保常真歲寒之知兮寧不謂性
有萬我人兮先君之思有陟爾岵兮我心傷悲[illegible]松柏之蒼蒼兮
我無令發歲寒之操兮炯炯心期
幸[illegible]兮懸我五闋一唱三歎兮亦私之懷夫置諸左右兮觀
省[illegible]歲寒之[illegible]兮聲聲激烈

和[illegible]韻

然之凡幾千古兮嶙嵐崢嶸數兮屹然傲睨乎所江歷
石[illegible]延而上足爲山橋之絕[illegible]雲噴雪於歲[illegible]
何[illegible]氣發基發枝葉而一[illegible]分寸[illegible]太[illegible]
一[illegible]清壁立之萬仞兮稀亭對峙[illegible]雲[illegible]史羅[illegible]
步步爲涼涼清風滿[illegible]衣袂清[illegible]竹飛斜[illegible]日[illegible]千[illegible]
猛延光曉曉兮棲[illegible]呈[illegible]上有[illegible]
有蛇松偃枒[illegible]棋局在何[illegible]
有諸足高卧神融氣一[illegible]世塵參[illegible]上[illegible]
紅塵君胸中[illegible]宇宙[illegible]開八[illegible]手[illegible]
帝[illegible]錫圭畫[illegible]回五色[illegible]紅[illegible]平生[illegible]雨志不[illegible]
弁冠[illegible]我輩事春[illegible]秋[illegible]心[illegible]公赤松[illegible]
書祈帝功業[illegible]朱[illegible]

五言絕句

題王臞八景八首

畫出女牆月老子興不[illegible]中解佯平湖[illegible]
斷岸暮發行樹孤舟一葉[illegible]前山[illegible]雨[illegible]岸已天明
山外江村晚鐘橫八九家[illegible]入思[illegible]天涯
點點飛來鳳空中若有聲詩[illegible]心
梵宇出林杪暝色[illegible]無中聽於無聲處
落日下大野江邊[illegible]小舟[illegible]斷岸長[illegible]一聲秋
修波經[illegible]中落鷺[illegible]片帆歸[illegible]邊泊岸
獨[illegible]蘆閣馬[illegible]道[illegible]長[illegible]寒[illegible]一雲到瀟湘

題特海亭畫卷十首

兩[illegible]隔江渚風[illegible]五君子莫作大夫[illegible]
若若雲樓鳩[illegible]不[illegible]人少[illegible]
[illegible]風生[illegible]勿高卧天地正[illegible]

破敵西林立湖海[illegible]開萬杉最深中莫有前朝寺
江村[illegible]樹目遠近征鴻不盡[illegible]天[illegible]風
巨石[illegible]飛泉[illegible]雪濤一聲何處[illegible]呼雨到江皐
一疑雲屏屏江[illegible]萬里長漁舟下[illegible]去[illegible]斜陽
一雲山萬重天地混不分須臾風浪惡舟[illegible]泊江濆
精[illegible]夾江干鍾鼓時相應兩山遮不斷[illegible]閣若爭勝
浩浩乾坤闊微微見斷山頭與浮海[illegible]吾道正多艱

題[illegible]翁小卷

綠[illegible]深[illegible]出林[illegible]江[illegible]野橋間目斷村人少
斷岸江波闊迢迢十里寬人煙[illegible]家[illegible]色[illegible]寒灘
[illegible]山淺口深深自有源若非江海量焉受百川奔
[illegible]小橋前山人住何[illegible]村[illegible]酤酒隨[illegible]杖同歸去
兩木隔長江[illegible]上[illegible]前頭風浪惡危[illegible]且深避

經[illegible]煙外迢迢江水明數家[illegible]對一塔峭孤城
野[illegible]入[illegible]八九家晚來[illegible]力[illegible]風[illegible]酒帘斜
晚[illegible]如心友芳樽日日開不辭江路遠依舊抱琴來
名利[illegible]急江山自古今舟行水上意人立渡頭心
到[illegible]未了行[illegible]萬里[illegible]頭岐[illegible]岩[illegible]過[illegible]天

題渚氏山水圖

[illegible]煙表茅[illegible]竹封中起予添隱[illegible]筆底有高風

[illegible]人三絕

直道難行久前程豈易[illegible]口[illegible]有世間數
吟[illegible]無[illegible]色真心不[illegible]然數在我路是與人忠
數本非[illegible]如何[illegible]此名能於數外看方見[illegible]之精

題柳

[illegible]物正推[illegible]何人[illegible]中三五[illegible]天地便[illegible]神

七言絶句

題流觴圖

前□群賢事已遼却於紙上見清狂茂林脩竹今何在一段風流
借夕陽

題浴沂圖

一時言志聖前設瑟聲中三月天誰識詠歸眞樂意如何却仰
亞圖傳

題長江圖三絶

一目長江萬里長幾多興廢要商量時人莫作丹青看說著根源
正可傷

急暖江邊八陣圖蒋岣於此貴良謨孜孜来浪消長此勢用殺湯還
烈丈夫

瓜步洲前水殺深幾人恃此欲荒淫誰云天意分南北自是人無
混一心

詠芍看海棠二絶

萬翠千紅各賦形依然生意到春深誰開錦繡爭妍態應是東皇
有蕩心

沈香亭下太眞妃一笑嫣然國已危當日杜陵深有恨何心更作
海棠詩

題山橋十首

軋軋轆轤入翠微人於妙處未深知月夜擣樹新粘綴碎却山橋
一段奇

北山之北兩山馳一逕蜿蜒石作梯脚力倦時山始好天然東畔
赤松西

石磴斜蹊下水閒玉虹噴雪掛崔嵬雖然只是經三歷濤湃聲擬
萬壑雷

回太巖巖少憩芳欄石下欲登立晴嘘然然仍承天一柱
小南

爭難湧峰臨空可人案石在雲中此心多少閑丘壑且發微機
罘司

脩竹清湍記永和山陰陳迹已消磨四時佳興隨人寓曲水流觴
不足多

步隨流水覓清陰亂石穿林路窈深澗谷未能忘稱稱何如虛谷
一生心

吹盡塵樣亦快哉心期千古一時開滿風滿袂離收拾即此滿風
懷後來

滴滴利欲着人深搦搦牛何可出塵心日洞陽天答息開山一着
要當人

風雲下走若馮虛目極長空千里餘每日城中塵山色却来僧揭
超吾廬

題易道傳心圖

圖寫羲農用功深此道相傳直到今今自羲有圖圖有句圖中即是
聖人心

和易吾木犀韻

昨夜西風作意涼吹開粟粟繞枝黃有時月窟聞来往天上人間
一樣香

對花只是月宮遊酒被黃流注玉甌莫被清光虛度了此生更有
幾中秋

和前人韻

還作家書欲寄人姓名題遍軟紅塵眼邊忽見傷春句屈指別
猶是春

庭前日日見鶯鶯芽䆸把青山特地遮雁影寂寥丹又渡歸期幾

[illegible]花

春晴雨兩絕

歲暄天亦太煖六花日日舞簷端渾然一色無分別也把梅花
作雪看

細雨霏霏殘雨弱東君太失[illegible]白西為群飛[illegible]滿江[illegible]
只依然

和叔崇兩絕

酒些常要悅人心有德之人必有言說我空虛無一善安能[illegible]
契簡金

春來風雪遍虛日老去光陰如箭急花外梅花[illegible]未殘[illegible]去被
寒留辭

拜明招二先生墓有感

遺音龍門續斷絃榮陽一脈後來傳誰知歷歷[illegible]今

八十年

神皋王氣照羅羅[illegible]命今年下自邊想[illegible]孔堂新錦佩風[illegible]
[illegible]山川

一絲英緩一山藏回首懷忠道路長天意未開胡元限要裁[illegible]
王南方

林麓幽幽氣象開三年[illegible]衣冠白衣可[illegible]
為婿寛

[illegible]烟長空一片心東南鼎立[illegible]文卷歲萬古春[illegible]去只有餘光
在出君

研席當樓一竹堂至今[illegible]凄凉[illegible]山不[illegible]中和氣發[illegible]
草木香

竹塢傍曉出山阿[illegible]
下池荷

多少前人跡已空後生久矣失遺風聖賢立教無一古時有所隆
通不窮

宋韓家庭識所宗平生心在瓣香中白頭[illegible]下春臺拜的的精誠
自感通

仲氏孤忠徹九天青原[illegible]遺精[illegible]子為時宇寂寂[illegible]前
[illegible]然

和叔崇清明後四絕

[illegible]酒留春尚肯留[illegible]多生意眾詩許可[illegible]李無[illegible]卷只有桑麻
日堆積

安[illegible]先子肎過從每[illegible]清尊不肎空好句忽來今日雨高情[illegible]是
古人風

昌黎曾作送窮文只道門前柳[illegible]來豈以一犁江上雨春風於此
大知非

緩步微吟竹一杖情懷不比少年時少年春思無情緒卻是如今
[illegible]

題左君天台圖

留師已是廿年前殘卷重看思悶然教以不言傳至道豈如吾道
以言傳

出[illegible]於人不[illegible]然當時已報赤城冊青有筆誰能畫聖則堂前
見明川

元旦

又是一年期[illegible]臉[illegible]尼獨坐晴窗無一事呼童和墨
[illegible]是少年[illegible]心出入時何以[illegible]手持卷

王成[illegible]詩[illegible]

龍蛇筆底□□松藤兩老同□流空神此是王成衣□度它年[illegible]
定驚人
□軒□山遇雨
踏碎年□負葉堆天飛細雨綢車回二皇應許來何晚不忍驟君
話別盃
前人韻
名山終入大排個小隊輕車決意來它日相思無□□般勤先略
嶺頭梅
山窮豈不少思□兩載從容自不來千石豈能留得住和羹消息
到寒梅
□□宣□中□□中珍味
誰枉家安靈裹車怨將臺餽入吾爐平生安識吳中味攪碎□羹
滿腹疏

跋潘默齋詩
不動心齋有素捫稜稜風骨太清奇暖岩斷帖人爭寶誰識先生
醜祿詩
書補□梅
玉質□□宮□粧風流終媿水雲鄉一邨飛落人間世添却□□
百倍香
題王伯忠雪月圖
片紙裁成數寸慳王孫風致寄毫端只於天地交光裏認得
萬里寬
除夜訪楊此齋
除夕家家整世氛老來天賜一閒身正當風雪翻空急□□花
訪故人
一別羅仙已八年伶俜鶴骨尚彈冠相逢□旅□然髮各□[illegible]

可細香
秋興
年少荒[illegible]滑□相□□有□□在秋□□際
燈一盒
巷□□□絕市塵供□□雨打黃昏□□一曲□□□□□夜香
深閉門
途中□□
淺過□色[illegible]料一陣□風香□□□知前面
有梅花
宿□□□□□
宿濮□出□□泉鳴[illegible]不平□□中□多□□□能□右
□□□
感□三首

年[illegible]前□□門□合□□方□□忽□□句
勿許□
交[illegible]平[illegible]今有子全無根□□□□
春□何
却[illegible]人[illegible]去□有梅花
□□久
湖上
木□孤山[illegible]香全未傳消息和□□□
者誰□
庭□只□□花天[illegible]小□要□湖山真面目偷□冷月
訪三賢
端册三絶
江邊□月入□□□月流光一片浮夜靜海門□□□潮頭來□

末廿休[illegible]
波身拍[illegible]柔[illegible]燭被推篷月尚圓霜下夜深人止情[illegible]屏飛雁
度林頭
章服[illegible]氣入[illegible]衣又[illegible]恨滿[illegible]程為行不整關心事深婉溪人
千處輕
伯兄[illegible]樓十首
欽嘴[illegible]巧作[illegible]不見[illegible]初轉[illegible]心似[illegible]一[illegible]了
便[illegible]閑
不[illegible]波頭旋斯[illegible]小樓百面有山殊不[illegible]何[illegible]
半生慈
東山[illegible]曉日[illegible]一[illegible]中[illegible]甲動[illegible]
排斜紅
野[illegible]晴[illegible]展畫屏綠槐古[illegible]却[illegible]一[illegible]無情竹只放金[illegible]

半段青
投西[illegible]刀[illegible]天[illegible]收得煙林[illegible]入[illegible]斷[illegible]飛[illegible]九峰[illegible]
有無間
林間塔[illegible]蒼[illegible]向晚風傳[illegible]佛香[illegible]時[illegible]然文[illegible]
吐充[illegible]
未說樓居即是仙自然高[illegible]家[illegible]在[illegible]
竹樹間
月滿閒[illegible]風滿[illegible]動清吟[illegible]老[illegible]用[illegible]
投[illegible]林
樓頭小閣[illegible]竹林[illegible]好是故[illegible]在[illegible]不[illegible]
碧西風
七絃之外[illegible]詩[illegible]酒半[illegible]獨對[illegible]雨不[illegible]
月斜時

論 求室子送客
[illegible]飯[illegible]角[illegible]清[illegible]君家
幾[illegible]陰
寄題江山[illegible]亭
此君來與小山盟共[illegible]揚一世[illegible]何用偷[illegible]當日[illegible]自[illegible]
[illegible]芳名[illegible]三[illegible]
遙想琅玕百[illegible]我[illegible]子猷杜[illegible]新[illegible]更有風[illegible]
[illegible]細香
[illegible]濱香下[illegible]風[illegible]丹頂[illegible]葉[illegible]色花未開[illegible]
自可觀
小詩[illegible]文情不見新亭句未[illegible]主人[illegible]花[illegible]
不同清
白芍花

[illegible]自到[illegible]不管人間[illegible]氣[illegible]詩成花已[illegible]
[illegible]花心
三[illegible]
青[illegible]紅[illegible]如今[illegible]不世[illegible]山河[illegible]
[illegible]州
[illegible]故居
[illegible]只在[illegible]竹[illegible]中[illegible]不知何[illegible]
[illegible]高風
[illegible]
一時人物久飛仙詩竹和[illegible]有[illegible]風未[illegible]人門外
投[illegible]泉
[illegible]松[illegible]
[illegible]長仙[illegible]山川[illegible]詩魂[illegible]中[illegible]雨[illegible]

叫入夢

中秋

中秋天氣似重陽桌有庭前桂子香苦喜根遐無一事任他風雨
送凄涼

寄題胡汀州讀易亭詩

梅花亭外倚高崗讀易亭中一老成亭在道旁還有意幾多行客
憩風聲

荼蘼處思蔡翁二絶

貳醉荼蘼送蔡仁主人杖藜日裏相從持獨立應無恨少待梅花
相伴開

霜天無物不彫零忽見青䔲羽葆精欲制頹齡須耐冷一陽之有
消息發之

綠知[illegible]花用工深與上陶潛獨返魂白髮青[illegible]脫節從今歲[illegible]
典刑在

和秉雪遊小蘭

千丈雲崖玉作堆瓏璁琅璁路縈回天光微覺清無敵第一群中
第一盃

右選勝清致

蘭若窮巷凉堆堆高卧家生夢玉回擁錦衾吟燒榾柮芽柴也蕭
兩三盃

右白晏清況

只出處

三才大夫贊

憂國憂民威儀琛沅湘浩浩皓皓[illegible]清懷沙哀郢成何事日月爭光

廬陵鄧[illegible]劉同編輯
鄱陽三峯劉傑校正

辭

詛楚文辭 并序

先秦之碑凡三有祀巫馳之文有祀大沈久湫之文有祀巫咸之文大抵皆詛楚也歐陽公以世家推之楚自成王十八世而至頃襄秦自穆公十八世而至惠文惠文之在年嘗與楚數相侵伐疑此時所作乎按秦指楚忘十八世之詛盟率諸侯之師以加我其為頃襄無疑秦自惠文始稱王不應自稱嗣王惠文之末當周慎靚王之三年楚國嘗率趙魏韓燕伐秦五國皆敗走乃楚懷王之初耳惠文不與頃襄相值也自是懷王數被秦兵然以數敗而使與秦絕好以會盟而刦執其君然後頃襄嗣立乃與秦[illegible]世弊然可指豈集古錄考之亦有時而昧乎昔者出師必告廟國之罪求祐于神如武王底商之罪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是也詛楚之[illegible]其遺風歟頃襄之時國尤不競今年失八城明年失十二城[illegible]所知遊歸于咸陽何敢率諸侯伐此[illegible]方張之秦哉予嘗讀[illegible]氏之論曰昭王欲楚王而因之愛[illegible]諸侯熟視無敢以一[illegible]問秦者田文免相於秦終不得[illegible]怨之情楚為名兵至函[illegible]秦人震恐割地講解自山東難[illegible]此之壯者此韶時王十[illegible]年也司馬公通鑑失載後人幾不[illegible]而知詛楚者必此乎秦之不道諸侯詛之蓋有不勝其[illegible]楚不詛秦而秦反詛之凡數其罪考其世家亦無其實豈有聰明正直之神而甘受繆於亦之浮詞而甘受誣於亦之牲幣乎決無是理也明矣其碑出於鳳翔開元寺土下後置于太守之便廳蘇[illegible]穆[illegible]事[illegible]觀今開墓在開元寺東南數十步則寺豈祈年[illegible]故基耶[illegible]

後之學古者謂三詛文惟祀巫咸者筆法最精王厚之亦許字[illegible]
高妙世人無[illegible]異論此杜工部所謂書貴瘦硬方通神者此爲[illegible]
之大觀閒[illegible]間人始不得而模拓渡江後間有臨摸本失其
真多矣寶[illegible]金華王柏得於鬻書人見而嘆曰此車同
無足取也[illegible]古文也中原之舊物也通國燕之而流落於
陋巷之書[illegible]不異哉爲之序而繫以辭曰
於皇上帝[illegible]下民善一惡有炳其分與古之戚請禦于秦穆
辭塞[illegible]明於[illegible]元聖存之於經秦之於秦豈曰强兵昭襄
詛楚[illegible]民[illegible]言詛不作勒[illegible]堅珉自播其惡至今猶存鬻熊拓
地城池雉深三關既放舉國脅脅詐[illegible]而繫强横以婚[illegible]兮[illegible]兮
胡甚不仁犧牲圭幣猶冀神聽神之聽之怒終弗平[illegible]兮之末六
國自焚曾不百年呂已代嬴歐公誤者而曰惠文被石弗泐彼蒙
弗堙日月磨[illegible]風殘雨林揮呵守護奉之山靈寧[illegible]足法文[illegible]足

程一時之妄[illegible]世之[illegible]摹楷既錄書生[illegible]吟[illegible]詛遺醜假託稱鳴
彰善癉惡是曰天心彬彬爾稿大篆勃興未經斯[illegible]骨氣厚淳三
代遺跡不一二閒大觀之後內府[illegible]珍陋巷之士[illegible]識鑒金臨[illegible]
亟再大觀其真有來[illegible]求售且輕[illegible]澤[illegible]嘆剝[illegible]嘴[illegible]折旋圓
勁隱[illegible]渾成王鉤鐵鎖亂翔鳳騰忘其不道改以字稱第入神品
稱長碑勝

時在字辭

景定辛酉仲春己亥道澤時充之父冠其從子在[illegible]學
古堂俾親友王某祝而字之其辭曰
古之學者學以爲己維爾之先有志斯偉巨扁猶在弦歌[illegible]
月滔邁爾繼爾承爾宗爾命冠以追古以祝以醮秩秩賓主[illegible]
大學三在在前德所以明由致知焉致知之要又在格物盈天[illegible]
間物必有則格物之理致吾之知萬理同原皆可類推表裏精[illegible]

雖至乎[illegible]其積方久[illegible]然自得存之以誠持之于恩惟是古學[illegible]
令勿爲或[illegible]或令是不立志乎也不佞字[illegible]致祀[illegible]既[illegible]敢叙
節我于時保之以永方來

汪功父字辭

表姪汪氏子己[illegible]孤以友愛充自植立亦有志於學
秋從[illegible]游一日請所以循其名者且求其義乎以爲字
若固朋友之事因爲之辭以訓之曰
相攸父命名之曰[illegible]以[illegible]爲汝俾求其通通之之道學問是充學
問[illegible]而曰[illegible]侗必[illegible]而[illegible]必達而聰或拘爾欲[illegible]聰內訌匪學
遂閣終身昏[illegible]惟道有原惟學有宗[illegible]義書名卦是同艮止乎
外坎陷乎中如泉未達[illegible]通西東夫子贊易式啓爾衷乃曰育德
以厚爾躬又曰果行以[illegible]爾[illegible]匪育必陷曷大其容不果則止曷
追遐[illegible]夙夜[illegible]訓[illegible]功[illegible]是曰養正[illegible]曰聖功用力[illegible]立志

必洪攻我善問如木斯攻[illegible]求友如石[illegible]必灌以[illegible]以
朝日積月累八窓玲瓏毋[illegible]而斷百倍其工功甫字汝以[illegible]其[illegible]
我父[illegible]命匪予之[illegible]

吳子善字辭

寶祐癸丑季冬吉日松陰先生吳仲淵父冠其子[illegible]
而謀其字於友人金華王某再拜而祝之其辭曰
古重冠禮筮人[illegible]占筮賓戒賓必惟其賢我[illegible]不敏爲子之[illegible]字
之以辭尚能[illegible]告后皇[illegible]降中于[illegible]善[illegible]是曰良心氣質
匪拘欲物匪蔽毋自棄[illegible]必先立志我[illegible]古人德[illegible]道尊[illegible]
香我曷未能舜何人哉有爲若是希聖希賢惟學可至服堯之[illegible]
誦堯之言能行其行是亦堯焉爾[illegible]爾[illegible]爾冠爾服[illegible]爾嘉名
爾成德惟[illegible]祝乎有言爾宜好善心切故能思[illegible]其字之曰子[illegible]
善父[illegible]而[illegible]天之[illegible]

竹字詞四章
平生此君兮交歡挺勁節兮琅玕當窮冬兮萬木揺落貞節凌兮
翠寒
承嘉惠兮君子之庭聆亦漏兮追稽日之風群抗潔容兮不屈中
自守兮虛明
周子言兮心學聖可學兮其要有一止無欲兮二字故靜虛兮動
直
動直兮靜虛本立兮不孤有容兮乃大忤人兮任眞
序
續國語序
昆侖旁薄之廣大前瞻後際之無窮宇宙之間人之所以靈於萬
物者以至理獨會於此心可以知來而藏往可以原始而反終也
天開文明河圖斯出龜心黙契書卦造矣而後三墳五典八索九

丘傳于世後一千八百六十有餘年吾夫子秉道統之傳任述作
之責咸興舊聞斷自唐虞而已夫子豈不欲備上古之淳風考制
作之本始探幽賾而昭陽德也顧其荒誕鄙野瑰雜[illegible]或詭其
言或失其傳非可以立人極闡世教而爲世帝王之法程於是因
民心之感以正其情則詩者所以導其和也因治世之事以達其
道定書者所以立其教也因民用之疑以極其變繫易者開物之
書也因亂世之事以悼其失作春秋者立法之書也天地忽吾吾
道剝椽詩書厄于秦楚烈焰之中漢之儒者不能追亡補遺以足
百篇之義乃過用其心於百篇之表矜功衒博辯聖誣經如讚鬼
神誂惑群愚而莫能證其形似也大抵釋空者易奇奥實者難工
異哉太史公之爲書也唐虞之上增加三帝曰黄帝曰顓頊曰帝
嚳論其世次紀其風績厥學者以吾夫子之未及知也吁學者
於吾夫子而止夫子之所不書太史公何從而加之欲其所不知

乎吾其爲學夫子也至我本朝蘇黄門始曰太史公也近而不學
疏略而輕信朱子屢稱此言最中其病及觀黄門之古史又上及
於三皇以伏羲神農黄帝充之各與大傳同以少昊顓頊帝嚳唐
虞謂之五帝終與大[illegible]其[illegible]信何躬自蹈之乎堯舜吾知其爲
帝也禹湯文武吾[illegible]其[illegible]王[illegible]皋夔稷契伊傅周召吾知其爲賢
也吾何從而知之以吾夫子之書而知之也夫子聖人也前聖之
相傳至吾夫子而止後學之所信亦至吾夫子而止於吾夫子而
止於吾夫子不信取吾信焉乎取吾信唐虞之上三皇五帝之有
無離合吾不得而信也出於吾夫子之言吾之所信也其或出於
諸子百家之書非吾之所敢信也雖一百篇之義固不得而追補然
其大經大法䝉乎粲然如日月五星之麗乎天未見其不足也千
載之下猶未闕有法而行之者以追帝王之餘風尚何求於茫茫
不可致詰之外哉春秋之書吾夫子之親筆也其人可信也其時

可近也傳之者失夫子之意多矣曾不究之求乃舍近而求之遠
棄實而求之虛何耶天地之內一日之間事如沙塵何可勝紀大
者無出於三綱五常而至微者亦皆有理三代既遠自漢而下其
見于史者十有七不過存一二於百千萬億之中而學者猶罕能
盡觀而徧考也我朝治平間先正司馬公奉旨編成資治通鑑合
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事爲二百九十四卷君[illegible]出治之本天人
相與之際規諫之從違刑政之得失善可爲[illegible]可爲戒採摭刊
削井然有條是爲三代之下甚盛之書也文公朱先生以之編通
鑑綱目五十有九卷大書爲綱分註爲目[illegible]秋日做左傳體
編年之成[illegible]蒙書之體制門人李[illegible]詳[illegible]明暢發揮
本旨羽翼麟經殆無餘蘊僕嘗聞朱子說左氏於春秋依經以作
傳復爲國語二十一篇國別事殊或越數十年而遂其事蓋亦受
當時以相錯綜云示以建安袁公樞爲本末其部目編自始終[illegible]

合之間又皆由有識者厠其錯綜溫公之書亦國語之流矣於是考國語之為書始於周穆王終於周定王凡四百八十有餘年止八國之書合一百八十有二章唐之柳宗元乃以國語文勝而言尨好怪而反倫學者溺其文必信其實是聖人之道翳也遂作非國語六七十篇以望乎世者僉俟而求相於呂化光豈不畏哉司馬公曰國語所載皆國家大節興亡之本宗元豈足以望古君子藩籬妄著一書以非之宋袁公嘗叙之曰自魏晉以後書錄所題皆曰春秋外傳國語是則左傳為內國語為外二書相副以大成業凡事詳於內者略於外備於外者簡於內先儒亦以為然以是知左傳國語不可偏廢袁公本末之書歷年幾兩倍於國語而不過二百三十八章或者疑其太闊且病於無所發明然時益近而事益多此勢之所必至事益多而詞益少此可以見其筆力之精也不觀其博則不知其精不知其精則不知於用為士者以萬物皆備之身而不以古今自任不以經綸自也者亦自過其躬而已僕因考通鑑之初語即外傳之終語也以是知司馬公之意未嘗不拳拳於外傳於是分門約語附諸儒之論辨編為續國語凡若干卷合若干章以備一家之支流餘裔觸嘗疑之左傳國語之氣不同未必出於一人之手左傳之文浮國語之文質浮者近於誣質者近於冗左傳多詳事情國語多陳制度然其中亦少雜間有之而詳略且異若故相避然此可疑者一也見於春秋者猶有一百二十四國今國語之列其八它皆不足取乎以宋衛魯秦之大國也亦無一語之及何耶此可疑者二也齊之內政不見於經而出於管子先儒以為非管仲書疑戰國之士僞為之豈有七百餘年之蔡別雜之語獨刪節此書乎此可疑者三也漢興之初亦以周之舊典禮經廢墜竄滅諸儒掌得其傳皆欲然存之而不疑司馬公已定為列國之舊史矣非左氏之文也且聞諸國各有

潛齋集卷之

史而不相知秦併六國始并得之往往私相傳錄非全書且氏文之而為傳國語疑未必盡於是若秦其本國也宋衛非秦所滅所以僅無徵自入通鑑以後周止亡周之江非可續也魏趙韓分晉而晉語亡田和篡齊而齊語亡越已滅吳楚復滅越燕魯韓衛鄭齊滅宋故國所存惟楚而已吁中原禮義之國帝王聲教文物之地俱已丘墟雖秦楚亦未幾而亡矣此天地之大變古今之奇禍也烏在其為可續哉雖然僕之所續者書也非續其國也誠以國亡之魯固亡矣而有不亡者存以吾夫子之聖豈萬世而不可泯滅門人子孫班班於後世逮夷暴君亦莫不欽詔致敬至今猶以鄒周公伯禽之封國實成湯微子之苗裔也遂以續魯語為晉上以黜夫子之所不取下以續夫子之所傳續魯語者亦所以續宋語也又以之補袁公本末俗云

重改庚午循環曆序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四時代謝循環不窮而元亨利貞之德未嘗須臾間也人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得天地生物之氣以為體子子孫孫曾元雲仍千宗萬派與天地相為終始此所謂氏吾源者共此一原之氣故也雖其顯晦斷續之不齊而此氣初未嘗隔譬之水焉自一勺之微集而為溪澗川谷匯而為沱潛[illegible]間斷流絕港固不能無然渾渾浩浩不害其為長江大河也[illegible]木焉自一苗之生發而為餘支條葉卷而為[illegible]豫章其[illegible]枯落亦不能無然蓊蓊茂茂而不[illegible]其為[illegible]也古人[illegible]宗小宗之法所以合其同而殷其別固已見之[illegible]譜原其[illegible]初考其遷徙之序烏乎吾不得而知之矣大宗之法有二[illegible]以始來在本國者為始祖亦一義吾宗始祖三府君[illegible]之鳳林來居城下生死之年月無傳其子六府君貞生于宋[illegible]庚午歲天地生生之德流行不息惟吾宗生生之[illegible]流[illegible]

齋集卷之四

以庚午起曆凡我一原生息之處悉書其日月于四歲之下[illegible]復始於循環然雖百千萬年可同此一曆也繼而成之尚有望于爾後人

送倪君澤序

士有求名而勉為自脩者此世俗為人之學也士有好脩而指曰求名者此世俗忌人之論也求名得名而實有未至不待人敗之天亦有以敗之非天故欲敗之也此理之所必敗也有其實而名自至豈人不得而掩之天亦不得而掩之非天不欲掩之也此理之所必不能掩也自其發若言之有其實而名不[illegible]若有之未有無其實而能久盜其名者也夫以求名為心名[illegible]矣則所以自脩者必懈誠以自脩為心名雖得而自脩者益篤何者思其實之不稱是名也為人為己於是可以判矣若倪君君澤所謂有其實而名自至者也予知君澤為最審其為人也外木訥而內精敏所

積者深而[illegible]遠其自脩之士也未嘗求人之知雖終歲同歸共榜而莫[illegible]其學之淺深也一旦對策大廷結知聖主置之鼎甲人方驚[illegible]浪知之晚今將趨南[illegible]戒行有日予固知其必篤於實而不[illegible]是名也審矣然仕宦之實無它政事而已歐陽公一代文宗而對人多談政事或有疑而問者乃曰文章止能潤身政事可以及物斯言真可以鍼砭後世文士之膏肓夫流連詞藻不能政事者其病小玩愒歲月而不屑於政事者其病大乃欲以不事事謂之養望者益誤矣昔君澤不憚千里之遠役甘遲四年之久次杜門山林不入城府與人謙恭不異匹[illegible]自此則所謂養望也今發朝宦轍已脫冗職之污[illegible]南康無[illegible]太守之下即僚寀也千里之休戚所係也百姓之枉直取正也有貢賦之征[illegible]之事焉有官吏之宿弊焉有四里之隱[illegible]又有[illegible]籍焉人未及太守而先謁[illegible]矣四面之[illegible]可以[illegible]

[illegible]之為可尚也非可以[illegible]施之為可習也尚[illegible][illegible]則承應勞而[illegible]小物[illegible]其名[illegible][illegible]以大名為[illegible]尹曰此人[illegible]前而治民如此[illegible]也此豈非後學之[illegible]當[illegible]今改字君澤夫[illegible]民同歸者之[illegible]朋友以[illegible]自上而下言之能致君則澤民在其中矣自下而上言之[illegible]乃致君也後世無善政之聘無版築之求登君不有不[illegible]民[illegible]以此自謙不親細務而曰此養望也即異於待[illegible]之根[illegible]可不思乎君不[illegible]其[illegible]乎言以相其行[illegible]是[illegible]明友切切偲偲之義云

宜晚堂序

道[illegible]之說亦有權乎[illegible]居則有儆戒之義堂字則有頌禱之情焉樹[illegible]以[illegible]其標示[illegible]者次也[illegible]何以[illegible]

社[illegible]晚對之句以宜晚題其堂而[illegible]疑焉夫山老[illegible]古不老四時[illegible]無不宜若何獨可[illegible]邪豈非早晝之間物之物而忘其山也乎至於[illegible]於一時適有勞於昔心焉耳非山宜我是我宜山也今何公老矣其家人親友之所須[illegible]亦人之至情也雖借是語而[illegible]見於言外未必果有取於山也[illegible]之若不為法[illegible]可也[illegible]若云作詩必此詩定非知詩人諸君子[illegible]金春玉[illegible]得此意者多矣予何為者而可與司[illegible]乎予與公之子[illegible]子相別餘四十年一日袖此集訪予於[illegible]巷各[illegible]以[illegible]不能辨[illegible]感[illegible]且微[illegible]不獲[illegible]為之書云

[illegible]林[illegible]序

[illegible]古之[illegible]十有八年得[illegible]卷[illegible]萬里歷周秦漢[illegible]作聖賢功業亂臣賊子事[illegible]之外證明[illegible]

然其於所得之多雖勞而有益也其後□不武趙明誠集金石錄三
十篇曰自三代下訖五季鐘鼎甗鬲盤匜尊爵之款識豐碑大碣
顯人畸士之遺蹟見于金石者皆去取之以貽之凡為卷二千□□
後胳武李丙亦集錄千卷越二十年天下之閒碑名蹟畢集其□
古世之消息滿空啟然具于鐙帙之上其它如復齋碑錄東□□
論及夾漈金石之類紀述不一謂之博古可也論之專則莫□□
業之士有所未暇東萊先生曰心思之不可兩而□也其□□□
予固非有此癖好也亦非有力可以訪求也類表淺之名曰□□□
古也列晉唐之精刻善其字也分為六門便於討論也名曰墨林
類考總二十卷亦未備也間嘗與想往昔性古嗜君逸士是其長
行流論兼該者何可得道義回之徒若名或世假此依倚者寶亦
下少安併發有識之士於遺精之餘追遊藝之意取金石之所
載具其詞章致其良法詳其異同判其真贋定時歷代之典法讀史

傳之缺遺庶有益於後世無玩物喪志之譏可以盡掩前人之所
未暇義乎使拓翰墨之閒或紓心思之端集金石之大成而三擅之
美吁焉知不來者之不如今也願予所編不足以繼此因其序以見
此云爾

考蘭序

序曰考古士之當務也考聖賢之成法而后識事理之當然辨天
文地理律曆制度凡所當考者不一至于治亂成敗是非得失之
迹尤不可不考者也若夫書之為藝有六義有八體有淵源據文
之殊有豕亥魯魚之辨考者考其字之訛謬也非考其字之妍醜
也考其字之妍媸後世之末學也□□□□□□□時之遺跡□□
評以形容比爲足以盡其精微哉□□□□之□□□文評之本朝
諸公亦從而評之大抵皆祖述其意而增其□□之虞房□又
從吾其言下唐李嗣真亦效之設論未□也亦不過論其大□

而已未有揭出一碑一帖□而評其美惡者也未有一□□□其□
碑也蘭亭叙者也予因觀蘭亭考而有感焉推其源流辨其同異
列其所自出萃前賢之論贊亦可謂好古博雅之士矣聞其考精
者之所以為精不善者之所以為不善則未嘗有決詞也夫以一
紙之字臨摹翻刻數十百本□刻之雖不能不失真猶可曰互有
得失蓋所傳者之未遠也然一石之字捶拓之間且有鋩墨之□
之異濃淡肥瘠之不同豈有一碑轉相傳拓子子孫孫變而為數
十百種而自不失其真者乎一傳而質已壞再傳而氣已瀉三四
傳之後尚髣髴其流風餘韻者鮮矣蓋亦求其初乎孟子曰觀水
有術必觀其瀾此觀其所會也又曰水無有不下性無有不善此
尋其初也不揣其本而求其末不探其源而涉其流今為士者事
事皆然何獨於蘭亭可歎也哉本朝黃山谷最善評書其論此碑
也則曰諸庭所臨極肥張景元所得缺石極瘦惟定武本則不

不肥肉瘦不露骨三石皆有佳處又謂定州石入禁中者字雖
肥骨肉相稱觀其筆意右軍清真風流氣韻映冠一世可想見也
今時論書憎肥而喜瘦黨同而妬異曾未夢見右軍腳汗氣斯言
婉而激烈似亦審矣東坡則曰故應自得郭河南則曰秘氣飛動
者甚天成或曰清婉勁健或曰溫潤典刑或曰謝脫拘束忘形為
精密也米南宮之贊雖奇崛鏗鏘然其說溫漾其曰永和字全其雅
體凡歸字俗者其直標浪字無異於其名由字者得其□則高處
崇乎得其實也或謂定武本仰字如針帳字如鐵爪列字如丁
形而為晉公樂道識之曰想為九方皐所相然驪黃牝牡之不
紀則有之矣不以大象對狼驢應而謂之馬也苟能於永和九瀨
浪由仰殊九字列之中聞九方皐之目亦未為過近世如元錢山
王復齋皆喜評碑帖陸象山謂一公於蘭亭一主肥一主瘦二公
偏亦其孰能決之惟高宗皇帝嘗曰楔亭遺墨行書之宗百世

不易之訓乎竊味山谷之評以爲肥張瘦怪定武本不瘦不肥其論辨審而觀者未悟其意後之翻刻者比求於不瘦不肥之間則字畫停匀反成凡筆尚何足以語蘭亭乎其意蓋曰定武本有肥有瘦肥者不剩肉瘦者不露骨此右軍之字所以爲行書之宗也夫豈槩識別之嚴各隨人品而上下眛者貴耳賤目矜己枝葉宋易以口舌辨也間有雅尚君子挈長度短博覽研校不過至定武重開本而止蓋初本既落東南未易見故也葉公好龍見真龍而反疑之紛紛皆然予見此序亦多矣雖不能盡知何處所刊每見善本亦未嘗不爲之躍然及見中原故家舊本於是心降意消氣融神暢又思其見之未博也疑必有過於此者屢求近時精鑒之士所共推爲善本者十餘家點點畫畫錙銖而等之未見其可以伯仲稱也蓋肥者必失之氣瘦者必失之骨其神凝而質健者有之意識而筆狂者有之或同見箴深知其醜而亦于石者焉歟可蓋也若後世再有王右軍則後之蘭亭或勝於後世未有王右軍則蘭亭當求初本無疑不見初本故自不必觀蘭亭也昔有所謂古蘭祚蘭諸蘭今予作芳蘭四卷題字號于其下云

默成賜硯序

昔大父幼師默成也期待之至乃以延對之硯賜焉大父不負所期卒以此硯復對策于行朝其後宦轍南北必挾以自隨先君早生無長物所寄用者亦止此先君卒保藏惟謹蓋其制古質堅緻人不知必有厭棄深寓內兄伯遠小篆銘文于其下今雖廢棄隨旁不嗣者百有餘年矣然得此硯[illegible]白首者爲知其不承爲吾鉢之的傳况於世乎[illegible]可不知所深乎

重改石翁清風録序

夫天道流行發育萬物鼓天下之動而神變化之功者莫疾於風起於空洞蒼茫之中而激越於山川排搗於草木盪滌海涿[illegible]神與致之衷吟然而不可把促然而不可留其感人也深其於物也力有自然之妙莫知其所以然者其唯風乎聖人觀物類理擬諸形容喻君子之善而名之曰德風感衆歌之意而名之曰國風曰風氣之開以見造化之推移曰風聲之封以示治道之興起有曰風教風俗風範以致皆取其感人動物有自然之妙故也烝民之詩曰吉甫作頌穆如清風傳者以爲清微之風養育萬物者也蓋其真善微排也天地爲之光華如人之嘉言善行流播傳誦後世爲之聳起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百世之下聞若尚可以變化其氣質而況夫先世之流風餘韻子孫所當觀感服習繼繼承承要不失其氣象而忍遺墜之不羽乎余生最晚不克肖似七有五年而孤諸父亦相繼淪謝而於先大父之清規素範不得而詳也猶及杏訪故老採討遺書至於孫曾則已茫然不得而聞之矣夙夜怵惕追求亡逸

餘二十年存者無幾其學而得者爲之裒葺考訂表識序題本既成輒繫之曰石翁清風録石翁者先大父丘壑之名清風之所自出也予今已年幾六十矣僭學荒蕪不足以顯揚先德家事彫落不足以增衍遺緒痛文獻之頹逸尤懍懍乎殘缺散逸之至再則清風爲之掃地若我群從子孫書稿不絶清風徐回乃今日之所以章勤整比反覆叮嚀或可以爲後日作成之助况是録也非有聲色珍貨之可悅非有鍾鼎爵祿之可慕況之若有能思賢人君子交道之所以紬繹味斷簡殘編餘氣之所以忠厚必知紹述先志紀度情兢兢業業勉勉循循盡其力於學問之所當爲絶其慕於性分不當得之外其或有知世者斯須奄於所生矣是雖出於秉彝好德之良心豈無賴於父兄濡染熏陶之力迭于[illegible]其鼓動其志躍如其喜藹然而敬是孰[illegible]之然哉是皆有自然之感而莫知其然若此録之所以謂之流風也歐陽公曰七賢爲吾

家之殯物且使子孫不忘先世之清風嗚呼若此編者豈[illegible]哉
之所可並稱哉況其後之繼賢子孝孫有望于來後人

明發圖序

河圖出而人文開八卦畫而易道顯九疇錫而洪範著書固不先於圖也成王之傳位也河圖在東序大訓在西序參錯於天球弘璧之間聖人之所寶可知矣古人左圖右書未嘗偏廢後世書籍浸繁而圖學浸絕間有因玩習擬倣象物以悅目而有關於理者固鮮圖學之中與非神聖不能作非明智不能傳洪範歷千有餘年非箕子誰能陳之先天圖湮沒者二千餘年至邵子而始出[illegible]溪周子[illegible]開萬世道學之淵源者太極圖也而通書次之蓋有一圖之義則千萬言而不能盡者圖之妙實不在書之後也近世友峯鄭公希作圖譜略固不足以盡天下之圖而圖之名義亦可槩見矣論說模擬援引[illegible]博既富矣哉而於理非其所尚此為可

恨[illegible]自[illegible]溫習楷書有未解者因手畫成圖沈潛玩索萬理怡然而輻輳益知圖之為可貴而靜中之有真樂也叙其所以貽之子姓非敢為它人道呼邵子無沒始以先天圖授之伯溫未嘗不喟耳過計也先天圖卒大明於後世者豈伯溫所能與於斯乎烏在其為能授也哉

發遣三昧序

文章者正氣所以載道而紀事也古人為學本以躬行講論義理融會貫通文章從胸中流出自然與實光明是之謂正氣後世[illegible]簡籍[illegible]到蔡組元氣漓矣所有微見義理因得以駢帶點綴於言語之中是之謂倒學至於書疏尺牘亦日用之不可缺者尤宜爾雅[illegible]勢欲圓而暢筆力欲簡而嚴非學[illegible]不足以至之[illegible]本此為易事學既淺陋不得不假借而[illegible]假之也以是為學[illegible]末矣昔姑溪李端叔善為文工於尺牘東坡謂其得發遣三昧者[illegible]

民之[illegible]詞若[illegible]遺之實少之也然所以[illegible]此三昧者[illegible]之詳者所用者小耳因見小冊編類尺牘以資筆端之[illegible]證之曰此非所以為學也不得已亦當求於古作者可也[illegible]三昧集出以示之亦非可取足於易[illegible]也又為之[illegible]貴而下諸公分為十卷稍廣其見聞所取者有淺有深入選者[illegible]其進[illegible]不知導其[illegible]而成其陋者非教也[illegible]有[illegible]其能開學以進文章之正氣云

送[illegible]立齋入京序

[illegible]家[illegible]是有未久今已[illegible]居之權矣念昔者同保歲寒之盟者未有期不能不使人浩歎雖然出處各有義苟能挽世道扶綱常[illegible]者見于行窮者見于言非有屑於往來若則屈伸行藏自一[illegible]也今[illegible]軒一躡而陞台席可以行其學矣立齋以義交而不相忘可以言其所見矣今天下事[illegible]其端不一非可一言而盡

予居山林讀書以求[illegible]其分耳苟言天下事豈無出位之嫌乎昔顏子居陋巷樂簞瓢非有祿仕意也門人問為政者前後相望而顏子獨稱為邦之問夫子未嘗以思出其位責之而直告以四代禮樂何也蓋學者學聖人之道豈曰獨善其身而已亦均有天下國家之責焉非從[illegible]則此為也學[illegible]之而藏不可用之而無以行也夫當周之末諸侯日夜之所求者富國強兵之外無它事也景公問政於孔子而夫子告之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此可謂迂闊而非急務者而景公猶能組織其首曰信如[illegible]天下父子之倫廢缺者固不止一端而莫大於氏族之[illegible]人宗祀亂人婚姻瀆亂乎夷狄禽獸之歸此唐李泌[illegible]之證也以今天下君臣之倫廢缺者亦不止一端而莫大於始仕之義[illegible]天叙經[illegible]聖苟於一得無所不為其害[illegible]於焚書坑儒之禍苟[illegible]久軒[illegible]子之言先圖其大者推其類[illegible]諸行之亦可為世

消長而守今日之往亦不爲徒行也視之[illegible]
無用於將來行藏不易以僕旁也子其勉之

宇宙紀略序

伏羲之世上上古也天機動而河圖出人文啓而八卦成天何言
哉伏羲之心假伏羲之手開千萬世文明之治伏羲亦何言哉
得之心應於手而自有不可勝言之妙不知其幾千百年也至文
王繫彖周公繫爻吾夫子又從而翼之詞則費矣圖將隱矣夫子
發其圖之蘊亡也以四句十有八字紀之於大傳又不知其幾千
百年也至我本朝康節邵先生始得而傳之及朱子本義之書作
而先天後天之圖於是粲然而大明矣予往歲於虞誠求象見一
先天圖說制甚簡古云得於徐毅齋心甚愛之爾疑其中分之半
若圖轉以於造化不合取取久之壬戌之冬江蓉書院納交於五
峰車君以爾此圖示予卽向者之所見其可疑者已正之矣繼且

對之如在伏羲之世接矣車君之能古其今也上天下地古往今
來之紀孰有大於此者予旣而又出示以巨編曰宇宙紀略之載
卷若干圖圖之後有譜有考有釋有論至於乾端坤倪民彝物則
禮樂制度之詳經傳義理之奧莫不備載皆經世之具也當以書
人見圖與詞之費也而不知所以然者實隱乎其中中庸曰君
子之道費而隱又曰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是
書有焉車君名某字某黃岩人有三世家傳之淵源有四方朋友
之博雅與予一見如平生歡爲之序予不敢辭於是乎序

廬陵鈍溪劉同編輯
鄱陽三峯劉傑校正

序

書疑序

聖人之經最古最難如書而最難讀者亦莫如書以二帝三王治
天下之大經大法[illegible]有加於書者奈何伏生之口授科斗之變更
孰能保其無[illegible]之所以難讀也朱子於諸經莫不探其淵源
發其簡奧[illegible]擧而貫通之縷析其錯綜而紬繹之無復遺
恨獨於[illegible]者一字書止解典謨三篇而已後又有金縢召
誥洛誥說多考定武成凡四篇予嘗多竊得觀典謨手畢察行細
字東西補塗非一日之所更定其用力精勤如此學者猶恨不
及見其全書孰知書之果不可得而全解也朱子嘗謂眉山蘇氏

書說甚得其文勢或謂失之簡曰如是亦可矣謂金陵王氏獨不
解洛誥猶能於此而不穿鑿亦稱之也又嘗問東萊先生於書有
不可解者否曰亦無可缺後二年復見乃曰誠如所喻是亦難說
若至於朱子教門人則俾之先讀其易曉而姑後其費詞此固不
得已之詞甚矣書之難讀也今九峰蔡氏祖述朱子之遺規訏酌
群言而斷以義理洗滌支離而一於簡[illegible]如今文古文之當考固
已甚明矣大序小序之可疑今已[illegible]而王之詞與史氏之詞參
錯乎其中今亦可辨有實理[illegible]者[illegible]而闕之有考訂平易者
亦引而進之如天文地理之精覈[illegible]於後之審定用工甚苦久
已成編後學可謂[illegible]難朱子曰未詳曰疑闕者
固自若也分章絕句之難朱子不肯句讀者亦未能盡通也況讀
書至拙如予者豈能遽豁然乎中哉諸儒之所能解予固幸因得
而通之予之所不能通雖諸儒極融化之妙文綴傳會屈曲將理

然亦終未能盡明也在昔先儒篤厚信古以爲疑書不可以臆度疑經如此則經盡可疑先王之經無復存者後生爲學所當確守先儒之訓何敢疑先王經也不幸秦火旣熖後世不得見先王之全經也惟其不全固不可得而不疑所疑者非疑先王之經也疑伏生口傳之經也讀書者往往因於訓詁而不暇思經文之大體間有疑者又深避改經之嫌穿鑿曲說以求通而不敢輕議以求是夫聖人之書爲萬世之大訓也與日月並明與天地始終不惟不當疑亦本無可疑後學非喪心孰敢號於衆曰吾欲改聖人之經然伏生女子之口傳孰不知其訛舛聖人之經不可改伏氏之言亦不可正乎辨其繆而判其贅訂其雜而合其離或庶幾乎得複聖人之舊也有識者之不容自已漢唐諸儒智不足而守有餘泥古護短堅不可開逮至本朝二三大儒方敢折衷以理間有刪改缺譌喧啞摘數十年而後定今訓註多已詳明而猶可略也惟錯簡繁多種間玩索若稍加轉移以復大體不動斤斧以鑿元氣不可強通者乃缺之是亦先儒凡例之所許也元體苟正則訓詁不待費詞可以益簡而益明矣愚不自揆因成書疑九卷凡五十篇正文考異八篇藏之家塾以備探討嗚呼歐陽公曰經非一世之書也傳之繆非一日之失也刋正補緝非一人之能也使學者各極其所見而明者擇焉以俟聖人之復生也予深有感於斯言云

雅歌序

古之詩猶今之歌曲也但雅頌作於公卿大夫用於朝會燕享用於宗廟祭祀非庶人所敢僭惟周南召南通上下而用之被之於管弦之中以約其情性之正以範其風俗之美此王化之所由基非後世之所可及也其餘國風雖出於小夫賤隷婦人女子之口以述其閭巷風土之情善惡紛揉而聖人亦存之以爲世戒非管取之以爲吟咏之當然讀之者悚然知所懲惡則聖人之功用遠矣正不必句句紬繹而字字精研求其義者玩味諷詠之可也若以爲聖人所刪之後列之經籍而皆不可廢則又何以謂之鄭聲淫而放絶之乎今考桑中之詩曰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其溱洧之詩曰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雖蕩然無復羞愧悔悞之意若繫之以後世怨月恨花穠紅偎翠之語艶麗放浪迷痼沈溺者又不可同日而語矣予嘗謂鄭衛之音二南之罪人也後世之樂府又鄭衛之罪人也凡今詞家所稱膾炙人口者則皆導淫之罪魁耳而可一寓之於目乎然三百篇之音調已亡雖鹿鳴而天下篇腔律具于儀礼集傳又非樂工之所能通識覩其章句整齊氣韻和平而淵永深穆之意乃在於一唱三嘆之表孰能審其音以轉移其氣質涵泳於義理哉至於習俗之歌謠辭俚而韻窒又無足取所以學士大夫尚從事於後世之詞調者旣可倚之於弦索逆之於唇指宛轉縈紆於喉舌之間發憤暢悶思致流動猶有可以興起人心故也間因暇日有傳寃忠懸陽關之作而子朱子爲之感慨稱贊其意深矣因從及它作可以騁於此者不問古今類爲雅歌若干卷而竊有取於放鄭聲之遺意云

先世遺蹟序

某幼罹艱棘學無行荒廢放蕩殆乎將墜先德垂白乎謊泯天開一覺豁然四顧茫無根據賴朋友之力粗學問之正塗曰首家庭之文獻已流落殘於盡矣旣而自嘆曰與其守先世之遺書不若得先世之遺志雖然伯曾之簡已失叔敎之訓猶存今不若諸遺書何以繼其遺志幸保手澤數紙晩深悲卷列其目於魯齋淸風錄之首使觀者知不肖孤不能自强終無以繽先世之遺音將抱根於九泉猶可以爲後人之鑑云某拜手敬序

送曹西敍序

似聞聖人著明明德之教於後世曰大學其書有治國平天下之道於終篇曰絜矩後世不循其本而遽以治國平天下自任國且未治而天下得其平者尤鮮蓋絜矩之道亦易明也絜矩者所以處天下以方正均一也三代而下所甚急者富國強兵而已富國強兵必以理財為本而儒者不屑為夫理財而不用儒者其害不可勝言矣朱子曰國富則民貧兵強則民病今民已貧且病也而國未嘗富兵未嘗強何哉夫財者天下公共之物也積於左而右必困聚於右而左必虛前後上下皆然今乃上不積於國下不積於民必有所偏聚者矣僕於是知絜矩之道為其精密也故著孟獻子之言為公卿大夫之法且極言聚斂之臣其罪踰於盜臣其斥之也可謂深切矣自貢助徹之制壞而租庸調之法立庶邦惟正之供者止此它皆非正法也今勢家巨室以不輸王賦為能相習成風而有司惟困弱小戶之是征至再至三無所愬告遁而為盜賊而後已咸淳辛未賓讀宗卿貴公分符貴溪下車之初惻然憫之亦且恨均輸之久廢不得已借鈔於勢家巨室以救其弊至此救時之權也蓋一巨室勢家必兼百千萬小戶之賦若一大戶可以寬百千萬小戶之力庶幾乎絜矩之道[illegible]方輻輳而請議紛然而遽止雖一時講行尚欠從容詳審而[illegible]抑納之訴又何尤焉既而有廢其舉時和歲豐民安其[illegible]山陰為水旱貴家之倡不止其[illegible]以求名人歌頌者不[illegible]借鈔之事人不以為善吁可歎也吁亦不足嘆也可嘆者[illegible]之難行不足慮者吾知謗者之心矣上今以太農之長[illegible]以大農者國家財賦之淵藪正欲倚公經理之願公無以前事為戒而自沮遽而告于上退而告于元老理財無巧法止得天下輸其所當輸者足矣但輸其所當輸當自公卿大夫始是道也即絜矩之道也以義為利者也平天下無以易此僕[illegible]之深不能為[illegible]之禮辭之以言古人所重敢以是告執事云

樓說之名字序

予外舅晚山先生樓公晚而得子愛如拱璧方生計寒落僑寓華自任薪水之勞鞠其子兀坐於枯椽敗牖之下或勉其為學或勉其從釋先生慍形于色又有勉之以讀書習字者則亦愧而不答年幾弱冠乃謂予曰冠而字周道也吾將與之冠而名且未命子盍為我識之予謝不敢當曰命名父事也字則賓焉先生固請予未有以對頃之有日者過我試以此子之五行叩之其言曰稱下有水源的而地寒將東其流而巨山限其前退而西歸兌澤則得其所矣予心竊有感後命曰宜名此子為澤字以說之先生曰何義也曰山下有澤於卦為損此子生而家道替之象也水逆行非性之罪有山障其流回入於澤勢使之然也夫兌者說也陽剛居中中心誠實之象柔爻在外接物和柔之象故為說而能正此至善之道也吾門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蓋斯澤相麗交相[illegible]潤互有滋益此說之大者若夫汪洋演漾澄涵清泚上接洙泗之淵源下承伊洛之流派是澤之德也不然則同流合汚溷斯濁足為澤之羞亦自取之也先生曰然[illegible]之矣因為之序

好生錄序

天道流行發育萬物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是之謂仁故仁者心之德而愛之理也愛莫大於愛親此本其所由生也其次則仁民而愛物此推其所並生也吾儒所謂理一而分殊者愛有等差如此自世教不明人欲橫流戕賊其天理本其所由生也既滑然而不知省又烏知其並生於天地之間者雖草木蟲魚之微亦不當無故而戕傷也故曰天子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是以孟春之月犧牲不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殺孩蟲胎夭飛鳥毋麛毋卵仲春之月毋竭川澤毋漉陂池毋焚山

林季春之月山僻且界羅岡龍脇藏姦之藪與山九門君子達而在上立法也細而節禁戒其為敎也順而易君子隱而在下者著立言闡道也約其為教也遜而難況愚夫愚婦其頑叛獷獄化未易感刑罰不能及不得不推天道禍善禍淫之理多方以誘之開其不忍之端遏其輸惡忘返之念此令君好生錄之所以編與令君□實金華待己甚嚴視民如傷百里淹佛之甚如父母忽諸然□□不可挽後四年以此編見寄三復披玩作而歎曰至哉令君之存心也先之以列聖之寶訓次之以賢哲之格言終之以善道□□野史無所不載分門合類善惡燦然呼其用力亦勤矣雖非先王化民之正法是乃仁術也識者當觀其心云

送王伯忠序

吾友王伯忠調浙江征官為患民藥爲戒行有期先數日訪別予言為贈予謝不敏而微之再三惟伯忠明粹跳躁□事□□不塞不見知於當世區區之慮正猶珠光翳海玉彩掩山不能不返起愚夫之疑敢以韜晦涵養四字為消埃之助而申其說曰先正楊相臺仕之初西山真公為作潛齋記其所以推潛之義殆無餘蘊大略亦韜晦涵養之意今登于文集刻于堅珉植于家塾相平生受用異時功名事業實基于此伯忠夙夜觀感服習亦既熟矣實待于言每讀魯論至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此豈妄人也聖人之言寬大止曰難乎有恆矣既不能常則其實可立而見豈能欺人徒自掀耳若夫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亦幾於許而曾子以之稱顏子何也苟出於矜亦豈能有常而從事於此哉讀乎朱子之言曰顏子之心惟知義理之無窮不見物我之有間故能如此予未嘗不為之躍然有感蓋人之美質難恃學問無窮惟知義理之無窮則□□自不能已此句者甚闊根基甚學工夫甚深有純亦不已氣象豈能如是又不止於韜晦涵養而已今犂鍬之下四方智愚賢不肖之所輻也是非曲直利害之所叢萃也貧富貴賤禍福之所變化也禁華之所聯屬習俗之所薰染成勢之所林迫或壓於上而不得伸或息於旁而不得辨或誘於後而不能自明或誘於前而不能已禁必至於悖忠改錯追巧弄媚若相逆而來也有能不變於初不貳其守亦可以為難矣於斯時也不期於韜晦涵養而不容自已蓋不韜晦則蹈危機而不知不涵養則鼓煙躁而不覺矣苟止於韜晦涵養則猶故吾也何有進乎惟能常存義理無窮之心而孟求其所未至凡一事一物無易無難皆莫不為吾進德之助矣詩云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此韜晦之方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此涵養之功也為己之學入仕之初立心當自此始伯忠亦然之乎

啓蒙發揮後序

沖漠無朕而萬象已具風氣漸開而人文漸明非一聖一賢之所能盡發故伏羲氏之畫八卦也仰觀俯察近取遠取得河圖而後成雖只闡陰陽變化之妙而其用不過教民決可否之疑而已逮唐虞夏商有占而無文至文王始繫之以彖周公繫之以爻吾夫子又從而為之傳更三古四聖人而易之為書始備蓋非一時之所能備也文王變後天之卦而先天之易幾於亡大傳發義理之奧而變占之用幾於隱後世不能會通而並觀於是尚義理者流於文辭尚變占者淪於術數而易道始離矣我朝□時邵子密傳羲之畫而缺於辭程子演經作傳而缺於象先後不一十年而諸非一口遞不相為謀而各自成書皆臨終而後出書雖不同然各極其精微交若分傳而互足異我易道之所以大明也由是朱子著為本義謂易本於占而義為占而發擢後學於見門而來易啓也又作啓蒙四章先闡其妙而法其數育之以本圖書原卦畫

示易之所以始也次之以明雜著考定古今見之所以下也於求各爲一書而學者猶未能融會而貫通之此山何先生受業勉齋之門嘗以此義爲甚盛晚年纂輯朱子之緒論羽翼朱子之成書不敢以加一字而微理繁然群紀畫爾至於引本義之象辭參於經上之後使百年紛而未合者兩無遺恨眞有得於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之際者豈不爲後人之大幸歟先生嘗將因數學正定君請於待于府江閭令儀序其首僕因辭不敏承先生命亡矣不可使觀者不知編序之大旨於是忘其疏陋述其略于後云

會稽題名序

自後世宗法不立而尊祖之義親親之恩幾至於勝衣減而不存襲爵愛好隨之貢心不如古人式亦以觀服者之未至此正父兄之責也吾宗自□祖至五世大宗嘗中斷矣又三世嘗以權學國于時夫於是宗□□有族之道且爲序拜之禮每朔會于四

大位上家先世作僻以一人心定名分以培根本也扶持保守前既有年然猶以爲始前而未得其所後因泉軒處晚而卒成先志然猶有所未盡開室之權經別子爲始祖繼別爲大宗注疏有二義一因諸侯之庶子別爲後世之始祖一謂始來在本國者今三府君自鳳林遷入浦陽已合始來之義若以天子建德祚土言之尚書莊敏公於七泉陽府侍講煥章作上全華丞相文定公作土膏國皆得以爲始祖也小四府君劉蘇江子孫出仕亦得以附諸末之義開後□同事於江府君之朝所以共明命而尊人倫於親親尊尊之道庶幾乎有所觀感服習垂裕無窮云咸淳已巳冬至秦沒裔孫□□序拜謹述事始書于題名之首

記

咸成定武蘭亭記

蘭亭脩禊序右軍之神筆也所謂遊歷閲遷已倫其矣七傳而至

僧永智永衎才尤祕藏如護頭目越二百六七十年而唐太宗以術取之未幾殉于昭陵而眞蹟亡矣唐初善書者多而歐虞不止一家惜歐陽率更爲逼眞勒石禁中石晉時契丹擄掠流落于定武此所以定武不獨貴重於天下本朝慶曆中碑出民間歐公集古所見已四五本乃以定武爲則本蓋亦未深考也其後米南宮所得止褚河南臨本耳自熙寧後諸師正父子別刊二本以易元碑於湍流藻左天劍損一二字爲識行于世者往往別刊本模定武眞本亦不多見南渡以來紛紛翻刻幾千石矣訛以傳訛僅同兒戲竊嘗之寶祐丙辰仲夏得晦內兄潘伯遜之子出乃父遺訓以家傳舊碑授予寫以後爭而點成所寶蘭亭叙亦在其中予且悲且思貿田以承命久而玩之實照焯前定武本也何以證之字有率更體而所劃五字尚可見也諸家所議精鑒儼然在目千不辟易莫敢仰視如皓月中天而萬隊號淋□如祥鸞覽德而群飛

欲翼白可獨步東南也方宣和紹興間胡馬南馳中原微擾士大夫宜未暇留神於翰墨題識于後者猶二十餘人多一時名公卿也豈非懷古傷今而卒付之無言乎最後范太史沖一跋微發其揚寓感慨之深意其足以將晉室群賢之舌而奪之氣從之未者宜不復可措手矣惜乎元祐諸君子之故蹟脫落不存自是息影潜形百二十餘年而歸于予以予無所嗜好一朝而得比方職時之名刻傳點成衣鉢之餘玩亦異事也暇日摩挲展翫劄諸賢姓名藹然起敬豈特懷感世道之廢興而是物之託諸人者已不勝其可嘆未知後之視今復何如也因題其顚末于后云銘曰

點成與刑百年雲散伯遜治命授此珍玩定武故寶諸賢題贊猶步東南永式清鑒

淳化帖記

本朝儒學桐貳非漢唐可比而碑刻尤多盖 太宗皇帝偃武修

文一洗五季鋒鏑之腥以闢吾道伊洛之原天下甫定即遣使
募前代真蹟集為法帖十卷而藏之鏤板于中禁每大臣登進二
府者賜以墨本歐陽集古錄云時禁中火碑板被焚遂不復賜云
板今在但不賜耳故人間以官法帖為難得然當時令王著辨
粗而著之識鑒不明真偽貿雜玉石雜揉遂為全帖之累前人論
此固多矣此雖不能無疵今豪牽有人筆千百年間一閱卷而森
然在目使人學御實嘆不已豈不快哉後來不暇論其少致根
真法帖之難見絳帖銓次不同劉希白長沙帖字行疏密亦異殊
王本病於無精神臨江本病於瘦弱俱不足以比肩閣本紛紛各
自矜張不特字體變動而摸拓亦無精墨是以山谷云當時欵識
賈墨模打黝色濃粹難驗云用後用潘谷墨則色淡此墨色濃淡
之分也李莊簡云初時板完好不用銀錠後來板漸拆裂然後用
錄釘此並釘有無之分也山谷又謂墨濃則瘦墨淡則肥此字瘦

肥瘦之分也然非閣本則此皆不足辨予所見閣帖凡四本一為
李莊簡藏此為墨最濃而未見銀釘一為先伯文定家藏墨差淡
而肥已有銀釘一為閩人仲信家藏亦非先本一為潘氏雖稱
故家物疑係王本也淳祐癸丑之夏予偶得薦碑歷歟之帖兩卷
人所不售者細視之真李廷珪墨打若也精神體致絕出前四本
手自裝潢分為四冊求為閣本之式以予童蒙下士僻居而得
肩藏時難得之帖亦大過分矣而敢望其全乎惟其不全故予得
而寶之錫山尤公有云鳳皇一毛麒麟一甲終是希世之寶况已
得十分之二矣天下之尤物豈盡出於金題玉躞中耶

靜觀堂記

予之宗人廬陵史君平生嗜易自號玩易老人眂於所居之西
敞堂一區扁曰靜觀予時得從容於其間而思得其義蓋易之道
陰陽動靜兩端而已靜而觀萬物之理是靜涵乎動動而順物

之情是動乎靜也周子曰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
靜而無靜神也故又曰非不動不靜也朱子曰惟聖人全乎太極
其動也靜之理未嘗忘其靜也動之機未嘗息此周子所謂神妙
萬物者也史君學有淵源講動靜之理熟矣觀萬物之情精矣故
出而試郡安吉也當嘉熙戊戌歲以歉告禱雨盡其誠齋其用度
其措施劉獄訟勤郵民隱凡可自盡者皆得於理之所當然惟此
郡苗額悉隸上供歲仰和糴例責于倉是時價日穹用日窘轉粟
于大家亦理也豪猾訴于漕臺使者嚴止之告于朝廷都曹不恤
也內有兵食之憂外有饑莩之責郡侯可為乎於是再乞祠三自
劾而歸矣動靜者進退之機也進退審則動靜之見定可以無媿
淳祐乙巳再守建昌未兩月盜發廣昌之管下蓋頑民嘯據山谷
家植戈矛乎時擅私販之利生長于寇略為患且久矣一旦因憲
司保伍之令太嚴激其嘯呼勢漸猖獗侯亟作運調為捕招並行

之計糾合諸寨請兵諸司欵賊謀散徒黨結內應利器械峙糗糧
應變疾如風雨卒能平盪八千之衆無延蔓之禍見于諸
公之言者尤可證也有曰侯謂彼衆我寡法當刑之計以取之使
之不敢遠離巢穴吾軍可歸矣此制勝第一機也有曰不動聲色密
運奇策張弛勢伺隙縱設招誘解脅黨郡賴按堵皆由深沈果斷
應接得宜不失事機故也有曰子不聞比歲漳浦之盜乎此其徒
也昔之拳延不潰決不止侯能款以計一舉勦之除數歲醞釀之
禍根於旬月間四境無相煽以動者功不偉歟夫平寇之策不過
招與捕二說招所以捕捕所以招應機者神執方則泥己丑之失
必於招也今日之得招而捕也且招且捕不足以相病故也其後
鄭公逢辰之泰尤為慓悍苗未足以得侯之心益其靜觀乎世道
久矣故能以一靜獨立於紛動之表應卒而不懼者此也至於
應陵之功尤為敏捷紛兵於挾脅卒劫制郡將一日號呶侯叱之

[illegible]退鈴乃密申諸司揭卒為前卒知之不平碎其軍益嚴防之侯關于朝逐去卒憤平而懼生虞密司之追捕始謀作亂圖樹備満一日刻期燬火伺者密告侯止以夜在之卒出其不意悉擒之天風雷雨以助其威侯入教場施行如法民不知也歸理簿書獄訟如平時人[illegible]服其從容兵鈴竟嫉尊以罪罷郡之人士究之方建請[illegible]紀其實作為歌謡以頌焉寓公歐陽守道為之序至今人於之凡此三郡之設施皆以静制動之効觀其動而用者不失其當知其静觀乎萬物之理豈不精哉侯以静而觀于独觀夫静而有感焉周子通書以蒙艮二卦終之何也山下出泉静而清所以養其未發之善艮其背者静而止所以全其已發之善一敬湛矣為想不撓山光凝而夜月白野水空而庭草翠悠然自得表裏俱融此不特静觀也而深造乎主静之地果能如是有何事業之不可為夫子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其勉之哉史君名術實子之族姪云

婺州都稅院記

古先聖王属意於商賈也厚矣其制法為甚詳其設官為甚密以其貿遷有無為民生之大利也故有司市之職分地以經之辨物以平之禁靡以均之與之行布徵價止訟與之除詐去盜斂賖無所不備又有質人掌成市之貨賄有司關達什賦以節傳出之何其慮之深而衛之周也孟子曰古之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治之耳其後有登龍斷左右望以罔市利若人以為賤故從而征之蓋紀征商之所自始非若漢武帝[illegible]兵黷武海内虚耗始稅商賈以充其欲此非賤其罔利也而[illegible]其倍息而已源法數事一開其源而終不可窒然亦通都大邑燕[illegible]楚[illegible]之交馳江廬海船之輻輳征之未以為虐取之未以為苛商將餙其詞曰所以抑末而厚本居是官者晨出坐曹胥[illegible]在列或色動神喜於萬

貿機陳之時或忍顧淶梏於巨貝旅旐之後一念火熾百[illegible]自愛者於鈴曹不敢輕下頭注之筆以其財利易得也[illegible]征官則異於[illegible]而道左物聚而利難官寔吏寡朝夕[illegible]於刀錐之[illegible]而課賦常[illegible]官多虚而吏專責矣故[illegible]不可為也按郡[illegible]務舊在西南二百六十五步宣和己亥燬燼之餘徙于今[illegible]州西二里一十步實建炎庚戌也紹興辛酉又災郡太守龍圖閣公綱即新之嘉定初又災集撰王公[illegible]在郡[illegible]章命重創嘗為[illegible]辭矣寶慶丁亥燬燼[illegible]公寧為趙君瑗作題名記及征官[illegible]人多稱誦之嘉定庚申居民不戒災又及之[illegible]淳丙寅侍郎陳公綺始創屋四楹於草莽荊棘之場有無壁立不得與閭閻伍過者[illegible]之越四年天台侍郎[illegible]鄭公之仲子某不鄙其師[illegible]淶斯職既至頭瞻徬徨不忍周視愀然太息曰此實吾之責也然計事力[illegible]何所[illegible]材何所[illegible]以[illegible]物之[illegible]貯

以立其志伐廢址大梓以定其本縕[illegible]對越[illegible]心以從其撰累有天幸[illegible]翁大貴王公之伯子觀以大理寺丞為貿外司馬君以契家子受教於[illegible]翁之門有年矣理寺慨然曰成君之志非吾其誰於是請于侍郎趙侯孟傳頒寬其[illegible]會以日[illegible]舖[illegible]之[illegible]羨捐以起其役且自劄俸米食之又以橋梁之餘材[illegible]之遂得以因其四楹前後翼之以軒廳堂門廡吏舍庖湢次第[illegible]且[illegible]矣且斂[illegible]地盡其四旁以防延燎斧斤斷[illegible]兩年[illegible]曾[illegible]費凡十有五萬緡一毫及于商賈皆欣欣然悅而頌[illegible]也君以某有一日過從之雅乃述其顛末求[illegible]事記曰[illegible]之[illegible]更歷中外幾三十年屢不足以庇風雨以不足以[illegible]不克紹此清規賀賀遂[illegible]甚於家不敢以賤有司[illegible]其[illegible]與大役[illegible]偉有成何意深刻大書以述其勞念[illegible]歲月不可以無考且[illegible]之來者增而大之以孟吾[illegible]子[illegible]天下無不可為之事[illegible]吾

用心如何耳鄭君斗瀾曰深水蘗之照不以貧累其心見[illegible]
所以加是之勇殺手上得乎友天賞然之義果持為仕有[illegible]自童
官與吏為市吏與民為仇天降其灾屢剝其廬聖人觀剝之象曰
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此萬世為政之大教也嗣是居者棄
前日積弊之慘思今日興復之難穰先王恤商賈之心利民生日
用之需識能厚其下必能安其宅云

保寧軍節推廳建造記

惟我國家肇造無一事不為萬世長久之甚乾德間始設官廨增
葺創造對書新舊官廨其不葺者毀一遷至景德三年定為印紙
之目廨宇間數既書其數須至添蓋則又問配民不配民皆所以
防制官吏職辭其苟且至緣修也誠如是則官舍常對矣自印紙
之式改後人不復見舊制矣官吏之苟日滋官舍之圮日甚咸淳
辛未永嘉曹公以宗卿出守東陽郡政成民裕堂宇樓觀次第脩

整推壯麗[illegible]巖溪山氣象偉然心乎義成而陵所亦從而改為
節推廳趙君[illegible]日訪予於陋巷曰斂辟華已落成顧有以紀其役
予以年衰[illegible]辭而[illegible]不置考諸郡乘節度推官廳在州西二十
八步舊無[illegible]而創始之歲月已莫辨監郡之專前後賜之城隍
要靈於其旁治職者惴惴不敢肆往往視為傳舍苟為支柱而已
前推官臧君甚思其廳宇之將壓也嘗新之矣迫於替去而不遑
完顧趙君來未久堂室之輪奐翚然[illegible]序之棟楠翼如也非有巖
令迫於前而不可不為非有醜貨[illegible]後有為而為匠以作於上
者從容而有餘應於下者亦隨力而興起不過以吾職之所當得
者為吾之職所當為作廳畫之暇歲時息焉堂之中羅用雅潔堂
之後水石幽邃東序則經史橫陳琴牕清趣足以滌滌其精神足
以涵養其志慮事至理形其應不倦蓋有以澄治其源也賢太守
遂太書不倦扁其堂將歟咸哉蓋其遲也竊謂不倦與無倦相似

而[illegible]不同不倦者與之之詞也無倦者勉之之詞[illegible]人方[illegible]於倍
荒於酒從役於貨利營營乎進取此心之[illegible]已[illegible]不厭哉若
子路勇於有為者也而夫子慮其不能持久猶以無倦勉之況哉
世氣質偏者乎或始銳而終怠或暇作而隨止曰[illegible]曰少待
若皆倦也凡勤其所不可勤必倦其所不可倦二者[illegible]之至矣
毅然有守確乎有常者不能不愧於斯為與之者[illegible]也
或謂昔韓忠獻嘗為推官有稱其理不倦為宰相[illegible]太守
以是期之歟君曰何可擬也忠獻以少年登高第[illegible]
判揚州宣[illegible]賢院然後從而開封府推官[illegible]
此二字即程子警惰之意其雖不敏請事斯語[illegible]吾
言矣須知不倦者終日乾乾之路頭也非進[illegible]曰君之
敘上下語更無餘法異日交承不必對書印紙[illegible]至聽
新之能事忠矣君昔策人臨處之從[illegible]也

復齋記

詩不云乎上天同雲雨雪雰雰[illegible]以宅[illegible]其芳
其稍風怒號寒威凜冽草枯之而色槁木凍之而[illegible]水落石出
山川寂寥於是天地閉塞而成冬矣所謂[illegible]者投[illegible]蟄蟲
然未有生意也是時太史謹候王者[illegible]飛灰陽氣[illegible]動謂之復
生生不息之機物無終困之理聖人之心[illegible]以見天地之心焉
蓋萬物必有大剝落然後有大發生人亦必有大擾抗然後有大
成就予友汪伯壽嗣詩書業致榮有壁一[illegible]然於茂林脩竹間
覽方芳研家具雅潔有晉宋間風致人所歆羨一旦流落[illegible]不
與余相聞者十有餘年一旦過予而有德色曰我遇異人授以醫
學已療數十人矣貧者施之藥富者與之方日遇月[illegible]益無理明
復所錄證據之以名之以復齋[illegible]門静坐[illegible]求其所未至子盍
為我記焉予曰此醫道之樂事也久矣凡醫術之所盡心而後世

衛安者假爲嫉利之階由是以枝〃也士君子往往能言之然古人有不作宰相必爲名醫之云而謂其俱有活人之功也至於燮理陰陽審覈症實使天下享安無和平之福則相猶醫也如是則醫之道亦大矣而豈易言歟今伯壽奮於久困之中得一僉不傳之妙㝡幽釋以剖纖則鑄米顯宗大隱排延老蒼萬尋而一能[illegible]稽而高翔而又遍求天下名方精論四百餘家編帙華整不容他人手翻就剖纖滑澁稍微與反伸斂約守之於內變通達化應之於外奇意芽甲新語茂長欲自成家要使癃者復興仆者復起病者蓋而樂無窮固已體天地生物之仁得復道反善之義以此名齋不亦宜乎予力貧陋巷故交影絕獨伯壽時過我要記於文字之間意則厚甚余不敢辭然伯壽燕坐於復齋之下仰觀精靈而思其義當存警戒之心苟或嗜酒眩色以復其狂言浮意誇以復〃誕將撲滅固以復其辭此易所謂迷復也雖欲自附於齋猶不可

得矣予聞有舊卷堂獨善閣者君家之故物也君能闢其[illegible]正其學嘗其勤兢其廉不失先世之初意又能蹈迪義理溯求淵源以復斷履澤之餘教卓然於士君子之間是亦復之義也而況於盤乎

長嘯山遊記

辛卯之秋八月末晦有六日長嘯子與客術乎此山未至亦松三里而近有徐先之之別業焉一山凝起於平疇之中俯而異之遂策舜穿小徑步至其頸勢如卧牛[illegible]松之應山也迤邐而進步松陰之[illegible]繁嚮使與塵世隔絕入寶積[illegible]隱之訂曰金風蕭瑟兮斂衆秋黃雲逆兮委空齊成冉冉兮于邁形役役兮笑衆夜[illegible]樸被命駕指北山兮爽氣朗浮陳留氣兮遊御策枝杖兮[illegible]松蘿兮深以情潸[illegible]兮情以幽仙道恍惚兮亘千古以難[illegible]

係叔資兮超二子之精修兮清嶺兮飲玄玉之液餐芝英兮咀華也之流兮發芊兮其化飄颻兮同游朝崑崙兮暮玄圃挹義門兮訪丹丘借八風兮上下歸兩澗兮綢繆嗟彭殤兮均一身之不返何塵寰兮洞一氣而不俗嗟子房之末智兮拾圯上之老黃石有約兮猶封留念予生之多艱兮命與事仇髮已種種兮盍早爲謀何時結茅兮遂卉箴之餘休嗟日月兮跨蒼虯飛紫府兮接鸞棲二三子兮其從予否見住持弁道士驚栖室石壁峭壁名之曰清淳境界闊豁簡淡松度[illegible]遂真隱行人也次歷諸道房有樓峻峙於西岫丹楹畫棟[illegible]相因重閣旋開雲霞敞開[illegible]深窅便戶潛通恍具精潔凡[illegible]道士曰禹庵主[illegible]焚香意甚勤愉慢[illegible]丁[illegible]元童亭[illegible]精舍軒池[illegible]是人琴俱[illegible]遊二十年矣一嘆而退登大樓至鍾樓之側有室曰隱舍階下一石玲瓏秀[illegible]下號上長[illegible]累石爲山峰[illegible]花木[illegible]思

致殊不惡樓三區在卧房之右一曰邀月正與鍾樓對田疇間窗前脩竹萬竿環密環繞竹外即溪流也聲色滿樓泉聲滿耳坐久不能捨次至夢仙堂題咏月經權綏少憩于洗流亭上尖棋一二局草酌少許徧讀前賢石刻書墓高風相與嘆咏因得四十字曰二皇不可見小酌清歡晚遲山林沈秋香院宇寬清泉噴白石翠竹護朱欄滿壁先賢句擧斧子細看再茶于遊清入小桃源臨飛流瀑潦滿西峽爾之埃然後出觀門轉橋東謁二仙祠酌祠後井水清冽甘洌香味雋永久而不散登祠右經臺見山川融結之妙策杖回步而將道士夜諸塗呼酒于隱齋樓下遂留宿于邀月又得四十字曰黃冠輸勝景邀我上危樓地僻人聲悄樓高山影低窗前列脩竹檻外即清溪泉石偷風雨詩魂一夜迷時夜過半然窗微明疑曉光之何亟也推窗一望月色皎然竹影落欄瑆光玉鏘嘹湲陸離於幽眇其間之淵然坐久之覺靈山之奇秀吸

顥氣之清英如已飛化於蓬島之上又得一絕云風馭上清六合闊
開月光穿鏤萬琅玕蕭然不是人間世多謫仙家露一[illegible]黎明假
山與上丹山對丹井井深而渾遠不如祠後之泉也阶[illegible]果花老
君石傳門丹竈故址道士云昔年大雪他處幾半丈獨此數尺之
地無之島嶼縈回連岡跨谷占松合抱林木茂密鬱蒼蒼由是
披蒙茸跡山脈自丹井右分為兩支蜿蜒翔舞三川縈紆合細于
赤松之原所謂卧羊山御二仙祠熟山之陽也靡迤而上所謂煉
丹山即實積觀之主山也觀後所崎者曰屏風山觀前所拱者曰
金華山此則赤松之大略可想矣自煉丹山轉而之右突爲蠡
氣象雄偉名曰郭公尖峰曰郭公占昔景純占于其下起伏奔馳
至大溪而止是爲鳥鵲嶺黃王氏之祖塋也自郭公尖轉西而北
壘峨峭阜芳菜綿激淵嵳成陂麓真長鴻俯眺潛嵩一逕逶迤隨
兩山之峽而入山橋未至山橋半里許有曰姜村蘿蔦扶疎[illegible]棟

錯䇿蹯山滑疑平地暖循田圓雖大晏如也爰居爰處以安以固
彼隱者得之足以畢餘生而遂至無也山府雖居深淑然危青峭
盤巒清薄美滓毗坊邪陽隱在晴光瑕映守衲窮窮孔曉而上力
疲息喘至一聚落縱橫十餘家皆汪其姓生涯隨足無甚貧者一
老饋漿而辭詢問夫屋後最高之山曰君盤山而不識其命名之
意山頂有徐公祠水旱之禱無遠無近神岫相盼斷崖鈎鎖豈無
意而然耶離此觀上有孫雲一穗隱浮於隆阜之表稍謂伺行
守此雨雲也竹泉之信偶得一絕云每日城中看看山却來絕頂
望塵寰何處爲霖雨尚在山尖翁翁間由是踰岡下埋至于
鹿田本一寺也今爲東西有故相葉公養空蒲公之題字皆鑴之
石寺後有斷崖大石確立於竹樹間養空榜曰第一軒觀其亂山
如城合圍于外魚鼓對鳴相呼於內衍平皋以如席分閒寶之向
者寶嶷布護廣袤數里而雁之不明也亦已久矣冠以朝真之險

賓以馬面之施蒼盤礴瞰回里虎踞長蛇屈曲而下遊君[illegible]
而驚傾倚求山雄鬼其左後阿山蟠据而右環繞其胸又[illegible]
肘名曰屏一真不虛也少休于東寺午炊未熟需靜[illegible]雲
氣[illegible]内忽晦冥隱滅瀰漫彌迹遂賦四十字而
出許回自陟山橋[illegible]青[illegible]拔步奇探幽忘倦脫險得平爽香火
分蹊于風流訪酬倡我來風雨甚妙處未窮窮須之雨定冒濕而
至[illegible]法堂虹洪雲歸華幾明故道士徐清臣進酒
而先已醉甚[illegible]宿于齋軒窗前一峰卓立煙雲出沒頃刻百變是
夜講論松聲檜盤飛瀑激風聽思清甚密作促炊入鑿龍洞洞首
有梯磴雞隴句云一水穿開若底石片棧引入洞中天誠絕唱也
若夫嶄壁砥地穹谷隱天清流瀝瀝玄陰耽耽束組分光葉艇舷
碧外洞可容千夫内洞深窈無極神鏤鬼削賦諸形似或如龍鱗
爪鬚圍或如象鼻腳扇掉如獅甲如龜寶蓋縣空霞帶垂錢有

浴室有架衣有勝刻鏤原隔畇畇此仙田也攬撰纍纍錦錚
者此壇皷也最奇者曰水滴尤妙者曰雪山堤琳玟瑝璀璨玲瓏
銀屋閃閃皓質清潤非世間物也低而深者雲湫洋洋滂騰森漫
有神龍焉不可至矣路轉山腹展齒印蘚探水壺洞洞前一亭亦
新創也下危梯觀瀑布續紛窈真自鹿田西麓而上一逕如線草
莽斜封一峻一陰前呼後[illegible]白雲深處碧霄大張石室直達三大
間最後石梁雄跨幾數[illegible]限以橫石闊淵涂碍瑟瑟有聲莫
知其幾深也有天窗有月[illegible]系光淺薄破窗窗寶外有小穴俯首
直進十餘步內復虛曠斜[illegible]僅通上有鐫字對歐支洞之剏座鏤
如學狹僅容身上不見際[illegible]進數尺一泓清淺漏泉瀝滴四時冷
冷不淺不涸其外怪石數[illegible]對列洞前趺坐其上萬象森陳千古
不老掘大字之楷轄攢煙塵之吐吞溪瀨阡陌互相經緯朝色縣
怪僻出汾泛具可謂絕特之觀也窈窕幽極渺杳然莫測遂以奇而

生境以靜而融世慮消忘仙志遐舉切頭地勢高絕人迹踪非有神以司之則虎豹狐狸之所宅也勝域殊景未易久留歸杖山逕蕴拾而返次經石井躍飛瀑激雪壯響轟雷小亭翼然當前野橋斜跨其上遠望洞山巴入霄漢佳思飄飄所不足者觀林耳過森羅長主之塋樓隨五鳳孤塚巍然枯棘園蘿荒茅草半荒殘缺甲乙不全四顧蒼莽無片瓦寸甃之存焉嘆朱門之不恃要後世之多賢斜訪法清寺僧有分謙者精歷倚翠曲池涵洪小砌似飛入卷空所書浸碧軒軒後一亭雅潔花石齊楚叠石象星櫂為王乳便房曲閣祈搆華巧謙長老而甚好古帖默讀翁堂天牘頤識吾人氣味欣然不憚於相陪引至積寶閣見卷空昆中四詩板精畫飛動詞理超相與歎嘆而出訪智者寺坐雷音亭上尋箋荷之源其一始於慶事寺之右曰慈源山川相繆地靈所鍾回入釋者再飯乎雙清堂欄外方塘蘿魚藻荇將深蒼竹古木灌叢野

英廉烈辟列侍郎陳公和國兼公尚書陳公學政錢公四君子磨咨之什知寺遂恭為禮頗致叩龜巢歷紀報乃會圃文定之塋也寸丈久虛一卒住守墳塋矣峰四圍寬敞門前松徑里餘豐碑高奇規撫宏壯路由葛村而歸于時丹楓繡林香桂添袖金粟垂頭翠荻樑豆芙蓉覩冶籬菊敷茂紫蘭芳杭莖灌蕊於深幽香稍吾春玉擬珠於踐蹊懸顆亞於棗栗粲粲青黃於橘柚日暗而不熇雨寒而不凝正一年之佳景候也爰乃馳勝軌賦凡畫志同者偶心閒景妍不為酒困不為事牽煙霞甄冶神觀澄靜首尾越四日各有得而還粗述梗槩奇妙莫宣足跡之未歷者擬與同行尋盟焉同行者誰楊元安徐彥成汪世先長嘯則金華王其宇會之也

慕庵記

金華令尹懸翁先生蘇公秋水之操而春風其襟不以俟為邑子而歸之厚交甚厚一日浩歌唱去來之詞百里士民不能回也卿之銘公尚當路使者俱不得而留也自公之去金華無令尹者今四年矣戊辰冬辱公之書曰某少孤先君久在殯始克襄大事越二十年地以桑脉沈浸遂改卜于桃莊鄉居與祭與先妣合葬曲蜩即安遷[illegible]不肖孤執事不敢之此後悔今又三十年雖謹叨末[illegible]不及哀哀之痛[illegible]終天自度猶今之桂必至忤物召[illegible]山於奉身奔[illegible]以時拜墓下每謁康節先生之詩[illegible]己又山生身慈愛任其間此情至死不能盡日莫[illegible]當不為之心自懷斷近拜數楹爲樓止之地榜曰[illegible]記諸僕雖不敢不敢辭竊謂聖人則詩而孝義之[illegible]小推益其推父母劬勞之恩罔察詳盡所以感動人心有[illegible]而不能自已孟子所謂大孝終身慕父母者正以欲報之德昊天罔極也今公有味乎東野之吟徘徊不忍去於作精舍以奉祭嘗以報稱復可謂不忘其所由生矣雖然竊云

寸草心報得三春暉此晉之受業者所以發孝義之講也今公以孝親其稱固無待乎親者之助抑亦以示子孫云爾自吾父母之當恭也推而至于曾高推而至于得姓命氏之初同此一氣也下而至于雲仍以及乎千萬世之遠亦豈外此慕哉非曰徒慕其意嗳而已必思所以修身篤行保一氣之流行而無間斷可也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惟懼其體懼辱其親也保一氣流行而無間斷者亦惟存此心之仁而無間斷耳此心之仁即父母生育之仁也父母生育之仁即天地生物之心也其所慕者不亦遠乎[illegible]以是語復于公請以是語詔其子孫若夫剏造之歲月工程則有[illegible]不必書者矣

陳氏世系記

陳氏之先居閩之侯官本朝古靈先生之裔有諱[illegible]者自閩徙于台而台而徙居義烏[illegible]寧宜既仕至秘書[illegible]常常生[illegible]生湖

瀞生光明昭昭耀州路教光生峴崇峻峴生九齡九禹崇生九㟭
九鼎峻生九有九思明生嵩岑嵩生九澤九陸昭生田岱岧嶽遷
稠岩岱四門助教生九成九韋九用九齡生銓鈞鉦九萬生鋼鏐
九疇生鏞九鼎生鑑鉅九有生鋼銃九思生錄鎬鐸湖州通判鐊
太學直講九澤生鑾九成生鉉九用生錫鈞生涇謂鋼生洙泗錆
生淵鑑生灝爵溥鉅生潞洋鎰生洪銳生淳鐸生澄瀚澄爲郡馬
鍋生滑洵湛洵鑾生淳鉉生瀾潜錫生渢濟淵生模桓溥生焘森
溶生楷栻洋生横檜洪生林義爲教諭澄生世績世忠世績郡馬
瀚生洲滑生橋洵生■湛生相洵生搌攅堉溶生棋瀾生槩搭堵
溫生柵瀛生楧杙代受業北山何先生之門由秘書以來何嗣㲹
之綿綿也豈非積善而致然歟

魯齋王文憲公文集卷之五

魯齋王文憲公文集卷之六

廬陵銅溪劉同編輯
鄱陽三𡷊劉傑校正

說

洪範九疇說

或問九疇之所以則洛書者其目可得而易乎曰不可也可易則非聖人之書也夫陽變陰合而先生五行故五常一數而不可易人稟五行而見於五常故五事次二而不可易八政若爲治之大綱也故八政次三而不可易五紀者天時之大節也有八政而后天時可推此五紀不可先於八政皇極者四方八面之所取則故居中而不可僞三德者五事之直對也三德蘊於內五事著於外品節剛柔所以從五事之合中也稽疑者八政之横對也有疑大疑不能自決必卜之而后吉凶見庶徵者五紀之直對也庶徵之休咎五紀之所以逆順也福極者五行之直對也人稟五行之氣有善惡焉有厚薄焉此福極之所由分也三德者又庶徵之横對也休咎之形剛柔過不及之偏也五紀者又五事之横對也五事中節而后天地位四時行爲三綱三衍九疇之數昭昭然一定而不可易如此以十數推之而可以如是乎

皇極說

五居中者統體一太極也八位皆有五數者物物各具一太極也五行五事五紀之五此顯然可見者也八政之有五何也食貨祀賓師五政而已三司者所以統五政故曰八耳三德之有五何也一正直二剛克三柔克也七之五用卜是也八之五時九之五福[illegible]是八位之中五無不在五行雖五大分則二實陰陽之[illegible]也天生水本乎陽位乎北陰也地生火本乎陰位乎南陽也[illegible]之稱陽而實生火金爲火之稱陰而實生水主訓貫四行而[illegible]

疇爲吉事雖五紀之以統恆一二始生之數陰陽互宅故陽中有陰陰中有陽三數雖曰八政而實統乎三食貨司空之職也祀賓司徒之職也師則司寇之職也八出乎三出八政之所以次三也五紀雖五而歲月日星辰實總乎曆數是雖可析爲二合而言之是之紀其實爲一純此五紀之所以次四也卜筮雖二而體則七庶徵雖五體則八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曰休曰咎也一二始生之數陰陽互寒九六老變則下變六老少也退而變陽故有三德九老陽也退而變陰故有六極此則吉而難知者也大抵九疇以奇數爲主故十不見以對待而全洛書終不出河圖範圍之外者也奇主中而位四正偶退而居四隅一二三四河圖之生數也此皇極之所以立蓋有此四者方可以建極也六七八九河圖之成數也此皇極之所由行蓋由四者皆自皇極中出也惟皇之極有建不建而政有成敗各有兩端三德之有剛柔卜筮之有從違八之有休咎九之有福極是也人君治天下之道固已備於此矣武王之訪箕子之際直與危微精一之傳相爲終始於一書之中其條理粲然不可易也此所以謂之大法與故朱子曰此是人君爲治之心法皇極之義淺朱子言之詳矣其餘所未言者敢究同志共講之

麒麟說

予曾謂於人之所共喜莫之致而至若瑞之祥亦有出於人之所不論者雖而謂者謂之異是以麒麟鳳凰自昔亦以爲祥且異也何說盡其爲物也亦不常有誦其名詠其德誇其瑞而不識其形見于詩書傳記家語者關於三千六百年之間謂之異亦宜哉然其性之靈也求諸經出必有至治文明之世覽德輝而後來又安得不謂之祥乎惟聖人之門其理素明其論素講而不以爲疑也說有子曰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類也聖人之於人亦類也但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而已予嘗深味其言而竊嘆夫天地清明淳一之氣不常會而不易泄也方其凝而交會則鍾於人也爲聖爲賢鍾之於走獸也爲麒爲麟鍾之於飛鳥也爲鳳爲凰至於景星甘露之見於天醴泉寶玉之見於地嘉禾紫芝之見於草木龍馬之圖神龜之書其名狀雖或不同理則一而已矣然則麒麟鳳凰非爲聖人而生也特與聖人同值夫清明純一之會同生乎聖人之世也故聖人之時必有麒麟必有鳳凰隱顯之間特因人之見不見耳愚嘗謂鳳凰者有感於陽之靈者也麒麟者有感於陰之靈者也陽者天之道君之象也陰者地之道臣之象也當其天地交泰君臣同德麒麟鳳凰之所以畢至有聖君而或無聖臣此鳳凰之所以獨至也有聖臣而無聖君此麒麟之所以獨至也夫子嘆鳳鳥之不至感聖王之不作天下不得被中和之化夫子感西狩之獲麟因嘆夫麟出非其時與我相似然既出而見傷又豈不知其祥已之爲瑞也乎夫子之感麟之出也亦感麟之見傷也逍遙曳杖之歌不待夢奠兩楹之真而後決其非久於斯世也矣夫子憂慮後世之心未嘗少衰於是始修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立百王之大法爲後世之軌度豈得已哉說公羊者乃謂文成而致麟麟之至公把之以爲與簫韶作而鳳來儀者同一理爲先天而天弗違之畫而白氣之論言亦刺與矣然文成而麟至固足以大春秋之作麟至而見傷又何春秋之不祥也乎以夫子憂患天下後世之心而爲萬世之法紀夫合小事文成而反致不祥之靡豈理也哉但先儒之論既曰麟自聖人而出乃又曰麟出非其時蓋其應此爲悖理甚乎程子程子之言見于劉貫夫入聞錄若足以破千古之惑文定祖述程子而乃此獨異爲斷奇之病賢者亦有所不免可不慎哉

蜀先主託孤說

原缺

每愛劉先主訪孔明之言曰漢室傾頹姦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伸大義於天下詞義正大凜乎有三代之風此孔明所以惓惓而起為之勤勞盡力死而後已者也當其[illegible]粗定[illegible]勢成至於即位漢中經營苑復幾五十年春秋於是亦老矣使元德誠有興復漢室之心必能擇宗室之賢以託國俾之繼志述事以成吾平生之至願豈不始終光明哉惜乎計不出此臨終數語君子以為漢祖唐宗皆有慚色是固然矣識者精考密察以為元德平生心事於是俱敗言若甚公而心甚私猜疑之禪不足以了乃翁家事豈不甚明元德既不能擇賢宗以授國則當公天下以為心盡於精爽未憊之時播告天下以行堯舜之事以孔明而代元德竝受自可無愧豈不卓超千古今乃不勝老牛舐犢之愛謾為不得已之詞豈情也哉是知平時漁水之歎皆虛文也

明帝告馬后說

明帝之告馬后可謂理到之言君子可以感動其良心者然使忌嫉者聞之未必不愈增其怨怒將何望其果能聽從也耶史曰后於是盡心撫育又為君果因此言而後生鞠愛之心者皆史臣私之詞未知馬后若章后常以繼嗣未廣憂形于色薦進左右每加隆遇則其無妬忌之行有均一之德固已久矣所以聞明帝之言欣然領會盡其慈心也而況兩漢之君未有如明帝頗修宮敎及立后猶必先令德內睦關之言權無私謁之禁所以正嫡庶之分全母子之恩者固由於平日之誠意非一時之言可以挽俾而轉移也是知齊家之道先在擇賢配此關雎所以為詩之首也

矯齋說

夫人之氣質不齊自陰陽五行紛綸雜揉有清濁焉有美惡焉有厚薄焉而清明純一之會千百載不一遇也雖聖人亦不能一人之所稟而能和人之所偏是故舜命夔典樂教胄子曰直而溫寬

三子思其命名之義而勉之敬之以副子望云

呂孫字說

壬申之秋八月壬辰太常少卿王君發稱古典以爲賓友俾冠其子于庭而命其字之嚮守賦呂之為字即節也周之官有掌節者以玉節授使者輔王命執以行為信守邦國者用玉節山國用虎節即漢之銅虎將也君之世祖侯東陽有玉節久矣君行謝任虎節也臣之冠適開其端可無言以勉之夫信者理也節者器也有此器必有此理保此節所以全此節必敬以體之順以達之而後可冀子所以為體信達順之道敢以體信俑爾名子其懋敬之哉

姪孫進父字說

天叙之禮有五曰吉凶軍賓嘉嘉禮之首曰冠是之謂重禮夫禮之所以重者將責以成人之禮為人子責之以盡其孝為人弟責之以盡其悌為人臣責之以盡其忠為人下責之以盡其順豈徒曰加其冠而已哉今月吉辰從孫藤以禮冠其子名之曰進其師字之以進父請問進之義予告之曰美哉名乎足以惟明之柳宗開進者杜之高也土之高固非一日之積矣夫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為學蓋如是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土必進而積之以為高山必行而升之以為至德進之義也君子登高必自卑若涉遐必自邇此進之方也予之所望者如是而已子其勉之

時拈夫字說

鄧孫時增將冠其宗長為之謂字予姪時齋公謂予曰子之宅姪時陞請更諸其從者擇者曰爽明也增爽也後之人又從而增益之謂曰高爽也惟高則爽且明矣故近世名卿亦以爽術世夫人之得於天者虛靈知覺妙具衆理而無一毫未嘗不明也物

於氣質誘於物欲則吾之本明者始昏矣程子云曰天降生民性
同顓蒙悠于情性聰明不開所謂迎矣聖人之教亦因人之固有
俾復其本明而已人生八歲皆入小學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
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乃入大學教之以明明德
新民而止於至善教之以致知格物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
天下之道呼學之體用備矣此學古之大本也今澄既冠固將責
以成人非百倍其力於三綱八目之中則何以明善而復其初哉
況欲望其治國平天下哉曰英乎由斯斯者也此吾之固有也請
字以孫夫子其勉之

蔡涵字說

咸淳庚午二月吉日通齋蔡先生命其友人王某冠其子涵既冠
矣宿矣期矣而某以微蔑不果就列敢推涵之義以字之曰涵者
清明之蘊也夫天地以生物爲心人得天地之心以爲心虛靈知
覺所以妙衆理而應萬事此所謂清明之蘊所以能涵者得此氣
之靈也其所涵者即此性之善也仁義禮智乃爲之綱百行萬善
皆從此出惟使之寂然凝然湛然緊然於方寸之中感而遂應則
不失其所涵之善不然則聲色或得以誘之利欲或得以撓之貧
賤富貴或得以移之百念動撓則吾之所涵者昏矣今子既冠成
人之責自此始必開之以學問之道澄之以靜定之功俾所蘊者
常清明而不昧酬酢萬變迎應曲當始可以爲成人周子曰山下
出泉靜而清也汨則亂朱子曰山靜泉清所以全其未發之善故
其行可果請字之以無若臨庭吹幸以此說求正焉

吳弱翁字說

話兼友人吳弱翁冠來會比山何先生之葬訪予於陋巷求其字
之說予讀曲禮二十曰弱陸農師總句朱子然之冠自爲一句弱
言其時冠言其事文雖相連而義不相足也今弱既壯而又有室
矣朋友循以弱翁稱之以是爲慈非相勉之道夫冠者責以
成人之道故其日有二六曰筮日云云始加曰三加曰
以成厥德未嘗不以成冠之請字之曰成

箴

本齋箴錢府博士蔡滿造朝

天道發育本於一誠其心生生其德孔仁人得此人具此全天本
然之性曰善而已聖人之本斯誠獨全其安其動也天人稟
五常萬善渾渾其惟誠者五常之本吾郡博士稱以本名鶴山筆
否久焉服膺如木之根培養封殖務乎蒼蒼千雲毅日國本在家
家本在身一身之本方寸虛明明德新民先覺後覺推以敎人勉
之實學深求居者吐哀聽乃製閣箴乃題津梁齋必有規雨碑
對立顧必有義洋洋若誠之弗躍躍之弗前士心已蠡西顧茫
然判欲天理不泯豈無覺者曾未掖移作之不已久久必成

三戰一有得師百年泮水能幾全盛文誰示義理立
國之本恃此人才學不養寶呼其殆哉世道消承矢一點有感
斯言難先世誠我吾臣來開門讀書萬軒轅不鄙其愚冷會竹
林然言天鍊未深射驚相然扶風既叢色發驗剖決一判
翔泳思古人行必有贈君以言情弗辨知君之守知
學之何以體之亦惟誠爲君之言行何有實識貫終不識
興物史有間私欲乘之其爲用者大本已蕩薄物細故願君毋
急相朋深其保無斁

古鏡箴

子何厚我古鏡有昭斯有容斯正思人之生心德本明如
彼鏡然萬理具呈物欲交侵乃受塵蝕弗磨弗治自暴自棄醇子
古書爲方用力之久炯然其光聖賢雖遠如日斯親以心照
心隨今古惟子勉之致知是先人欲消矣天理湛然涯子勉之

力行勿止天理湛然人欲消矣

外孫字箴

文王之易惟震在東一陽既動務可亨通為仁之仁為男之長
于二陰有雷之象游爾既厲慎不震驚守之以正法度是循夫子
得彖乃曰有則恐懼修省保其安吉惟汝外孫汝父汝名蚤失所
怙榖然一身伶俜重累何以色養文獻三世莫不汝望百齡汝伺
百邪汝窺一失其則偽乎殆而汝毋妄動動必由礼汝毋妄言言
必知耻手足耳目皆有常規毫釐之謬百行之虧震無咎者實存
乎悔震所以亨惟則罔悖在昔汝冠繼繼棘心三加之祝既不得
聞仲春令日吉服在躬字汝保則敬戒毋斁

考德問業箴 并序

昔聖人自謂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且約其進德之序為學者立自
考之法後世所學無所志所志非所學故終身猶未至於聖人之

立也予生三十六年始知為學之方今又三十年矣可以考德問
業矣其所至僅如斯而已矣惕然內思而為之箴曰

美玫爾生不志于學三十六年如夢斯覺當其覺時有惰有勤或
甘爾誘或膠爾程有赫聖經猶味厥旨有卓至善莫得所止派爾
壁緒以會其歸竭爾餘力以研其幾孰云日莫而以道遠求仁得
仁在乎自勉

敬脩齋箴 為天台周寺之作

天命爾性其綱有五義礼智信仁為之主氣質內錮物欲外攻其
所存者鄙哉空空脩己之學心必先正其正惟何曰毋不敬衣冠
必肅無惰爾容視聽必謹無汨爾衷一語不妄誠斯可入一動不
審行斯有失曰存曰養造次無違曰省曰察無間非幾[illegible]
嘗聞君子孔聖告之已精厥旨脩己以敬確乎一辭[illegible]乎反
致其疑再疑再告曰安百姓究其大用堯舜猶病[illegible]彼本末

[illegible]作敬之功其心孔[illegible]有閑存誠乎四德以是而觀實為學
[illegible]道斯而相有為本[illegible]

中和箴 為汪[illegible]作

巍巍維地回四人並此中參為三才節曰三才同一太極還
無間是謂理一乾父坤母雖人子如各循其性是謂分殊生生
息均此一本動靜循性猶淵在木國是方外體其形滿腔惻
內得其仁君子存存由中無規惟踐與形斯莫厥位須臾不謹
外來一其與食卧相去幾希卓爾元思聿來胥宇揭以觀省有
中奚蔽其箴之俾格於心上帝臨汝毋貳爾心

宜類箴 為胡子升作

[illegible]清有萬斯類得氣正通惟人為貴立人之道曰仁曰義乾
[illegible]四海兄弟兄弟一門父母乳哺分殊為義理一為仁良知
[illegible]不敬兄兄弟弟是乃愛親同此血脈如足如手違則悖

[illegible]何有夙夜[illegible]田是保是守惟子外父翼翼怡怡宜兄宜弟
[illegible]以宜合為以善相規以柔[illegible]以貽孫枝尚期力學富
[illegible]宜之[illegible]義之宜爾于一家推而一國必有事焉神明

文[illegible]銘 并序

[illegible]為[illegible]子又[illegible]有云當知[illegible]其如己汲去污濁清白
之句今又紫箴再踐弟[illegible]之不遑無以異於前日之見
也理甚語為之言曰

又[illegible]人受有物有則湛然良心萬化攸出欲動情勝既埋既塞
本流浚以泯[illegible]其端窮其力以獨天下以義邦國焉登其
深為達其空惟[illegible]有要於己先克制外長中非禮者勿本體清
有本有[illegible]我[illegible]防象如井[illegible]物[illegible]本源之德有泥其污
[illegible]澄治既清然後可汲惟聖[illegible]觀象體物能[illegible]斯名周

□□□□□□□□假□□於用而□□□□□□
□□右建祭壇□自符成汲之功博施無□
□贊
河圖贊
河之圖兮爾天地數五十有五兮陰陽相□□□□□□□□□□□
神□□□□□□兮不知其幾千萬年之隔
洛書贊
洛有□兮□□文錫神禹兮□□□□□□之□□□□□□□□
極□□□□□□兮□世之大範兮存乎其人
□□□□像贊
□□□□□□武漢祖不差尺寸而有天下三章之□□中□□□
□□□□□□精□
非□□□□太宗像贊

世道□□□太宗有□□□□□□□年三百□□不足一□之雄仁
□□□□□□主歲豐
□□□□若泊光道□□
□□□□□□地萬物存浩浩道□□□□□□□□□□□而貫日用之□□
□□□□之貴乎
甲寅畫像□
石多蒼蒼□□□□而□□□□□洋□漫而□□□□道□取取□□□
□□□□□□□□□□□□□□□□春風□□□□□用□□□
□□□□□□□□□□□□□□□□承大統監觀王國□□□□
□□□□天縱□□□□麻大業□□□不顯□□□□□□
□□□□□□□□□□人有□□其明□□□□破□拘
□□□□□□□□□□□□□百□□□人物□然中與之際
□□□□又子□手□子□

□□□□□□先臣□□□君命首在□□□□□□□□上□石
□□□入□于庚天□□□服之□汝其□□□□□□宣化
□□□□日□□郎省□□□□□□□□□□□□□□□冠紱
□□□□□汝書術章□及治具□□□□□□□□□□政猶
□□□命□□天子□□□□臣□□□□□□□□□□□□帝
心□□□□□□□之□□□□□□□□□□□□□□□日月
子□□□□今古君臣之□□若□□□□□□□□□□□□□□
□三十有九□□□□□□□□□□□□□□□□□□□□
□□□□足□
一□□□元生以□□□□□□□□□□□□□□□□人之
□□□□□王□□□之□□
□□□□人□□□□□四□□□□□□□日論語

□□勇決□□□□□□□□□□□□□□一篇□通明
右□□
心本虛靈天理昭昕一欲不存明命斯還日究汗下淪胎沒哉□
□□然□□□□□□而□□作而□□□□□□□中卯
右□□
乾道九贊
□□□□□□元日□□□□乾道之□□□□□□□人
□□□□□□□□之□□□□□□之說□可為進學之助
知道者不足□也
於穆乾道其□曰元□□之□□化之□□氣行□□於時為春天
命人受於性為仁□之□□之□
於穆乾道其□□□□之道迭元之生□□百□南陽□□□□
□□□□□□□□□□□□□□□

於穆乾道其德曰利利匪己私生物之遂 叙華就實禾黍穎□
以制心大分斯得君子體之萬事之宜
於穆乾道其德曰貞物理俱具物生之成 天紀回復為時之冬為
性之智藏始於終君子體之固弗移
於穆乾道德曰剛健一息不停萬古旋轉 維健維行剛斯可見雲
行雨施乃化乃變君子體之有強無勁
於穆乾道德曰中正寒暑嬗謝無有偏勝 當消而消當盛而盛正
位不中準中無病君子體之卓然有定
於穆乾道德曰純粹體用渾然具美全 善邪惡莫干陰柔莫嫡時
曰至誠真實不偽君子體之精一無二
於穆乾道是曰三陽為天為父為君之 常是曰父天是曰子剛下
濟而泰光明四方君子體之吾道斯昌
於穆乾道君子體之終日乾乾為可已而 勇猛精進窮理致知猶
深耀列萬里載詎須臾不力明命斯騭

古賢像贊 并序

先祖侍講平時無玩好守鄴陽日於洪丞相家得傳古賢像六十
餘軸皆紙本也其原出於秘府有手澤題其上不幸收藏太容纔
歲誤蠹得全者無幾而又散留它位未得嘗傳寫二十餘本初未
之奇也舊本既失益可寶愛近屬洛伯遠篆題其姓名暇時因各
賀數語繫之泰辟與刑凜然六一居士嘗謂七賢圖歐陽氏之後
務也且使子孫不忘先世之清風其質凡學陋何足以發揮往哲
抑以寓高山抑止之詠尚無忝来所識先世之清風云

郭汾陽

巍巍令公再造唐室膽□海□□貫日大敵莫前大兵莫老
將猿武帳下嗣

陸宣公

守火將眷周瀛大難朝奏夕頒仁義炳燦山東聽詔感泣時叛前
魏徵陛阼不正觀

韓昌黎

唐文三變至公而止日光玉潔八代披靡諫佛骨疏上時相書子
蜀晃光其嚴矣乎

柳河東

文盛追元鑑銜皇雅絕塞峻崖一區玉字旋起一棧兩歩不歸羅
池之上秋鶴與飛

趙韓王 普

五閏將曉天明赫然抑揚人樂佐命之元功銘玉銘名汪金縢風
雷夜討一新乾坤

曹周王 彬

帝王之將翼義羽仁飛媒勞勞湛布陽春雷霆雷媳天宇清明不

矜不伐澹漫殷殷

李文靖 沆

風紀端凝盧論質諸遠慮深識浮遠銳時雖異平日陳实異從
名言將為猶追記

王文公 旦

強稱三槐陰覆萬宇百餘年天祚然八旧棲體僅試蓄雲涅而穆
如清風

寇忠愍 準

有倫萊因枝杖廟議澶州之志到海之府青衫霑雨竹柏□□
嗣一旅千載偉夫

張忠定 詠

雲出華山雷厲西土以威制□以神鎮撫猶根承平開鼓尚書功
閩□步水霜□如

王沂公曾

溫溫[illegible]公大[illegible]桃李成蹊春風無迹[illegible]理化后[illegible]宗[illegible]之[illegible]

呂文靖夷簡

[illegible]日天聖天閣簾帷起賢[illegible]黨[illegible]月[illegible]推[illegible]破[illegible]養[illegible]淵哉仁術

范文正仲淹

雪[illegible]根[illegible]學危言正色[illegible]兵[illegible]先天下憂後天下樂

韓魏公琦

堂堂[illegible]公受天間氣[illegible]忠鎭定大[illegible]日月身[illegible]安危大節[illegible]然神機

富鄭公弼

慶曆人望元豐[illegible]片言[illegible]落戎兵息[illegible]南北壽配[illegible]降星[illegible]始終之靈

文潞公彥博

元祐黃耇[illegible]日[illegible]出將入相餘五十年[illegible]老[illegible]壯[illegible]奇節[illegible]眉[illegible]世[illegible]福不[illegible]

曹武穆瑋

清中內舉[illegible]追[illegible]胡[illegible]風[illegible]狼煙[illegible]金[illegible]慶將[illegible]烈

狄武襄青

太平名將偉哉氣節[illegible]梁公像留[illegible]西折元昊[illegible]方[illegible]

歐陽文忠脩

學接孟母一代文宗追琢大雅[illegible]

[illegible]退[illegible]水清風

蘇文忠公軾

奎宿精神[illegible]天馬汗血世外文章筆頭風月[illegible]而[illegible]平生[illegible]

林和靖逋

野人[illegible]山[illegible]梅[illegible]香[illegible]詩[illegible]戶[illegible]秋菊千載[illegible]光

醉吟先生白居易

江州司馬元和[illegible]臣[illegible]林[illegible]殿規[illegible]詩酒陶情西湖浩渺雲水流聲

宗忠簡

[illegible]龍[illegible]邑[illegible]六天[illegible]揚[illegible]山[illegible]忠[illegible]孔明[illegible]

岳王

赫赫武穆天開[illegible]河洛[illegible]忠[illegible]名諸[illegible]英風

張魏公

中原[illegible]外[illegible]西[illegible]天[illegible]千[illegible]公[illegible]一[illegible]忠誠

[illegible]齋王文[illegible]公文集卷之六

魯齋王文憲公文集卷之七

廬陵洞溪劉同編輯
邵陽三峯劉傑校正

銘

醫銘

大志必仁察脉必明見證毋忽用藥毋輕惟仁則明惟明則精全此四德尤難其人其庶幾乎拙齋王君有其實見無苟利心求作是語匪誇爾能守之勿倦毋愧斯銘

日新齋銘

上帝降衷無有不仁剛柔雜揉智愚是分惟欲易汙惟己難克改過遷善惟學之力疏淪澡雪如垢消亡存養省察無時敢忘與日俱新與天不息月異歲殊昭然明德

夜存齋銘

性無不善同此良心苟得其養氣定神清持守一懈倏焉放失休息之餘求則復得物欲汲汲旦晝遑遑有滆斯疾無補諸仁學者日新存不待夜一言啟之謹厥操舍

求志銘

志學志道問諸聖人尚志持志鄒孟亦云心之所之求然後得必有事焉講之貴力問曰此志有淺有深亦有不逐非氣不任立在求先志至氣次至與不至爾敬爾肆隱居行義達其所求二者能兼伊呂之儔昔吾夫子猶曰未見乃揭乃稱夫豈自修斯言反揚厥求兩全我心有戒託字而傳在昔大父北角賦竹[illegible]成觀日求我先志纔五十年夙夜懍懍恐或頹違[illegible]陋巷有闢斯宅神融境暢卓爾前後竹柏蕭森仰止[illegible]明默成之善大父之操小子識之胡不繼述大父之[illegible]宜爾子孫永懷吾廬

拱辰齋銘

屹屹蔡公手授茲齋曰的其傳惟劉賢學乃俾爾扁以祈蔡句執虛如盈俾念爾祖乃承乃繼乃銘乃斷允盜厥初惟德其託

善訓堂銘 爲黃岩杜別學作

民有物則匪德彝秉私欲一蔽罔善斯虧猗歟周子有精其思著書揭後嗣之師謂不必端謂則必善親疏難易言簡而辨維揚行父揭爲堂扁納深四封其則不遠我觀其要心存乎誠朋友責善無怠斯銘

文定公家藏淳化帖銘

於皇太宗恢弘修文游心翰墨古蹟幼珍入神入發妙潜振埋沈闡微顯幽拔[illegible]之氣完體裕波點妍精引卷同覽人物彬彬攷事經書如影隨形正邪忠佞實根厥心心正筆正千古良戒自時厥後讒勤紛紛神縱體瘠浸失本真陰擴旁搜故物罕聞博古君子撫几馳神維我文定澹然無營有寶斯帖有時于籤紫宸仗退靈府淵澄櫝庭景轉留自典刑題識雅容印款鮮榮肅拜瞻玩手澤炳明所寶非帖清風是承詔爾後裔率彰厥聲

默成賜硯銘

維皇大父勿師默成授此玉質曰端之珍相彼兩翁對于帝庭[illegible]府澤潤斯民清風寂寞昇于支孫寺以寶之宛此令名

新鴨端石銘

有紫而澤有溫而密就礪斂之新功若山川之老色中星炯然[illegible]彰爾質發揮聖言神明厥[illegible]

淳祐歙石銘

有歙其理有規其形聘歙江之舊業[illegible]受齋之新明吟風弄月露[illegible]毋酒毋汝毋替斯銘

□而對□而密□砥其邪□□如一直□方外君子之德始君忘
紆之大用夕惕觀于几席

清端石銘

君子□子□有質粹如含章于內以時發哉不必鮮仁之語不濡于
將之書相在爾室汝為君子之儒

讀書銘

世遺墳籍內有金有□□交際之恭君子所貴生鵝為豚匪□匪□是
以貨取君子所□我米用□享是多儀毋□使者當此令詞

愛日銘

天地之化一息不停歲不我與日月駿奔是以君子自強不息晉
巳乾乾夕焉斯惕禹惜寸陰周公待旦矧是聖人罔敢或倦出作
入息衆人蚩蚩自暴自棄老人傷悲我年曾少我學不力明德昧
昧嗟爾無及嗟爾小子毋曰妙齡晷刻幾何頎頎而巾爾寒髮裝

□齋集卷之七

爾飢俚味師友琢磨家庭訓誨窓牖明潔几席是奠於焉不學焉
戲須眉相期爾孫爾勵爾勉毋視此人我鑒不遠一善一□□□
之關一喜一懼父母之年於斯二者兢兢業業毋怠而忘毋作而
輟東方明矣圖書滿前況此名扁千程一□日云莫矣默計爾工
歌此銘詩米炭爾裹

存齋銘 為唐貢之作

惟皇上帝降此良心捨□萬化其德孔仁□□□□神妙不測
而物害則靡有式為聖為賢立此人極誘交於□□□□□□□□
焦火飛天淪淵乃戰乃鬭徒習人言□□□□□□□□□□
存先求其放膏卑秣馬不皇厥居馳□□□□□□□□□□
是究是圖所樂在此欲存可乎肌膚□□□□□□□□□
蝦則踣自旦及晝梏之反覆雖有夜氣亦惟不□□□□□
來婦會斂是觀聖賢是依方其未發當□其□□□□□□

林□□土有辦表表玉立貞元所鍾嗣□所運□□高風月落□飛
求斯□□一點清芬足□天地心□誰知圖不盡意

充實齋銘 為□□崇□

性人之性原於一善欲□情勝□然後見人之好之我所固有若
存若亡好未必久利害可移外物可改□也所好今也何在君子
為學必有諸己其所謂信實而已矣彼樂正子以好善從游子
教有不足論二中四下□□不若其或未實充無以加既實而充
於斯為美雖至聖人上下一理孟子之言具有等級充實一關最
當用力萬善必備缺一不可過此以往幾非在我惟叔□父有揭
斯扁詔我銘之覲此無淺

遺書銘

石□文獻歲月浸竟爰得陳編於焉永藏有曄其光乾道李書有
味其言名賢遺帖貫道□帙典則尚存顧言寶之百世其承

□齋集卷之七

懷古廚銘

好古博雅學在其中玩物喪志式病于躬是碑是碣篆籀鍾鼎爾
圖是書與刑思致哉懷古人世遠言湮如或見之實獲我心

四友廚銘

淳鉼之珍雲煙郁郁爾毛如錐爾楮如玉天相四友得與斯文曰
理曰賢有翼其臨拾之則藏用斯不忒一與心會神明厥德

界則銘

縱橫妙用三百六十如碁之方無閒是矩一越一年百千萬億是
日繁矩永為書式

手板銘

言必忠信行必篤敬在輿倚衡聖人有訓

頌

□與頌 為天台桃原士作

人之一心渾然曰仁義禮智信雖各有名總而言之以生道存於所由生造化之根心之不仁病於私欲孳孳爲利惟日不足天倫斷喪大本殘蝕民之類者曾何能激有偉處士此仁不爵非貴于學不失秉彝通天理事肆而去之推此一念術業于醫五十餘年躬爾施拯動動濟世不爲利屈有感其誠或報之德急義好施隨入隨出不問親疎視吾有無匪恩之市匪名之沽行將其隱弗偈非倫何恃槪過始曰仁乎雖天降祥有鍾于善乎孫孫多殖鑒不遠皆爾子孫惰皓勉勉名世若出必大且顯

橘柰頌

亮爾獨貞似之服兮頌爾貴於蠻貊之國兮與奇無競嘉爾之志兮秉素純白哲予之所嘉兮各一太極顆顆兮陰合陽闢五行燭兮王質金相方有道兮寂寂紅紫自知其醜兮銅蠹酒泳色香異兮國風不來非世人喜兮偏偏獨立夫何求兮德馨而且實佽梅之流兮觀爾儀刑毋自失兮培之雅之數兮之世兮率性不變眞保友兮翁則爲枳桑天之理兮惟良德若與爾與長兮柯葉茂寂無形容之像兮

知樂仁壽二頌

人心本靈靈能惛便失聊一理奇貽驅錄紛自非卻物物有精義豈有婦者一智了萬變周流有餘樂

衆星環北辰微月臨西岫夜氣檉中生捂亡保且存存峕人欲生生體天機一仁無間少易我有餘壽

書

上王右司書 伯大

在昔嘉靖壬午將侍伯兄避亂于秋間撒棘之後便衆附送兆英爲隆風好情義黯然既而睽之迂頃其茅在今有光陰荏七有六載矣貌無再見之期未嘗一日不惓惓嵩山仰止之思凡親戚之從內治所若每問起居又及傳執事亦時有論及其兄弟之意又知孤露之迹所以被眷存者始終不替如此茲聞台冠星郎寵畀上宰直前者霄上沃帝心尤增慶賀伏念某生四十有一載矣先君棄諸孤今已二十有七載幼孤失學顚倒沈迷浸浸乎小人之歸矣一旦幡然感悟棄其舊習杜門謝客一意讀書屛絕科擧之業克去祿仕之念日夜探討洙泗伊洛之淵源與聖賢相與周旋於簡編然首今幾十載然而氣質昏惰而未有人十己千之功以至於所必之地而又掛於謀生家事日就彫落雖有先人之故廬亦將有飄蕩捉兀之勢困窮至此足矣而終不自悔若每謂受父母至善之元得天地正通之氣所以命我者仁義禮智之性能渾充足其初本無一毫瑕缺也今乃斲喪殘壞反汲汲乎外物之是保亦已過矣是以洞洞屬屬乎操存持守之方戰戰兢兢於動靜語默之際不敢遺本而逐末不敢徇利以忘義於世味淡泊無一毫妄想也故平時書牘不顯要官姓名不入修門今日之書雖非有求而然亦有爲而發痛念先君仕途坎壈官未二品尚有叅議與聞一事炯炯猶生某雖居山林友鷗鷺華故人之得政華朝廷之得人華况乎知人之効此意勃勃上浮而不可抑則其所以見於書者豈一時之私情哉雖然以十有六載間闊之久五百里水陸之遠一紙之敬通古今而舉盛德非所以答故人記存之厚也某竊惟聖賢之學有體有用其體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孔孟氏之書皆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之要其用則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齊家國在我所自盡也治國平天下蓋有不得已起而從之者非可自求非可苟得皆天之所命也雖官無崇卑皆可以行所學而見於用然職小者所施有限任微者所及不廣列郡之政不越於一州外臺之政不踰於一路內而九卿之不相侵六部之不相越也其職無所不統而所施無所不至者其惟宰相乎然爲之

相之事而佐其所不逮者其惟都司乎嘗謂君相若出治之原也君德之進不進經筵之責也相業之成不成都司之責也左右司雖曰宰相之屬三槐之下黃閣之中必得德量識之才彌綸得失裨贊庶務宰相曰是都司曰非宰相曰可都司曰不可必使廟堂無過舉四海無寃民內而君子小人之各得其所外而戎狄蠻究之各安其分是皆都司職事之當然也國家數十載以來士大夫戕賊於利欲之塗良心稟淥於貪濁之習滔滔流蕩無所底止其間能自拔於頹波之中者蓋不可以多數矣有如執事中立不倚氣節凜然精神風采蘇蘇於符竹之間聲名聞望聚於薦紳之口召環之初天下共惜之曰必横經虎觀矣必執法霜臺矣執事方徐相退避兩載而後進豈徒然哉必有一定之見矣今日之來豈不熟觀天下之大勢必以為世道尚可扶持化原尚可輔佐乎然而天下之勢日壞國家之勢日蹙氣脉日壯命脉日微知之

何其可為也天下所共知者內而民生日艱而將帥無策外而夷狄日强而兵力單弱任今日之事者皆知其尤難夫生民之休戚固係於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也朝廷者又豈非監司之綱乎兵力之弱强固係於將校之能否帥閫者將校之綱也朝廷者又豈非帥閫之綱乎合內外治之原既係朝廷總朝廷之政又明於都司其任豈不為尤難端乎更化以來朝廷治効其略可見都司稽覈密贊於幾微隱約之間而不見其跡異時識者考之得失曰此時此政為當此時此政為不然宰相猶若人也有異焉何哉則必於都司證之矣可不謹哉執事培埴之久之於學正義明志定氣飽當必有以處之矣然吾儒之學體有用必體立而后用有以行又必體不具而后能用無不也世衰道微學絕教弛士氣不振風俗不一正以士大夫不而急於用借齋時行道之言以濟其當行於之私意浮一二

賢者固有以異乎今之人矣然而亦未能盡海內之望亦以其能未至於無不具所以用亦有所不周歟此古今之通患也而況都司之任尤非它司比也霖雨之所以也舟楫之具也麴糵之資也鹽梅之根也若夫天下之事變其來不一也國家之安危非輕也幾微之間節奏之會呼吸進退於古今變之間失利害之相去已有霄壤之異矣惟講學然後有以明夫心之制得夫事之宜昔王獨深發名節行為時巨人晦庵朱先生晚追之乃尊孝以尊德性道問學勉之而不以為隋于湖張於公文章風采不為時俊才其去荊州也南軒張先生送之亦告以講學之說而不以為處以是知無貴賤無老幼皆不可一日不講學也人之才質有限而歲月亦有限學問無窮而事業亦與之無窮講學者蓋有它哉亦窮理以致知也惟能隨事以觀理故於天下之理無有不察又能即理以應事故於天下之事無有不明如鑑照人如衡稱物自有以盡其公

且乎之德矣今執事上欲君主知次欲參預讀下欲副人望不知以何事為當先何事為可後推本原萬弊錯結益有不勝其可憂者執事其何以處之哉願執事審時度勢深慮遠思莫若同器求無以嘗之理君臣際會從古所難日月逝矣歲不我與所為小人所先發也不審高明以為如何謹誦前哉書以道此孝孝之誠深頤備至不勝悚惶

上呂寺丞廷年

某竊誦夫學退勉題巷日知收斂身心於簡冊間咏未有豪髮逼也幸於切磨有先世師門之遺範閎發剛卻者亦未嘗一再晉謁而不獲瞻侍賜而今之求律道尋意乃知不肖如某亦未蒙滴誨左酉錄一人之數感佩興起念不可無一言以答謹知用敢以嗚呼無窮其竊惟平治天下之道莫急於人才莫急於人才之一莫急於學校後世教養之方固已大異於古而學校之政不修亦有

甚於今日則其化民成俗之驗固已昭然可見也嗣歲以來仁洲先生鼎峙東南倡明正學淺行淵源成就人才為國家數十年之用可謂盛矣嗟幾凋落義理堙蕪後生小子伥伥然無所適從以其意之所從者為學雖有氣質之美不過汲溺於進取之途而已至于汲引後進收拾晚生開導訓迪封殖培養以續不絕如綫之氣脉捨麗澤書院何頼焉尊奬夫賢家世講擬萬鈞之重誠宜宛若氣體保毓神明怏然德業開拓規模尊礼有德恪引耆碩夙夜相與講磨質學以復深先世之舊也茲得之友朋之餘謂章意欲更文會之約久矣悠悠日月謀畫未定切憑旦夕恁懸馳不容久墅此事必至因循廢弛終於不振而后已也今幸天啓深衷凡齋氣所同曲意締訪俾有志之士咸挹麗澤之風而陶詠講習之樂凡其意豈徒然而其事豈可苟哉具切誦謝望片時從會召邀切偲之論不決輔仁之意不享則思於高明所以為念先獻絡復師

友之盛才足有稱要意及此珥節里居之暇早定規模請一老成有行義善講說為衆所敬者為之長嚴其尊崇體貌之礼優其敘食供給之需使其有志於講學者三五人相與左右之汎崇壽學增置床榻被褥俾學不限其來許其寄蹕止宿不以虛文利禄之誘入其心使之一意講明義理涵養德性果能如此則旁郡聞風而至四方視倣而起成知麗澤遺規久而復作成磨厲日新歲豐有以輔學校教養之所不逮而培埴斯文之壽脉以為國家無窮計益以顯揚文公先生以道私淑之功而於尊奬史繼志述事之孝孰大於此而於愛君報國之忠又孰大如此僭越犯分不勝震恐惟執事進退之

社倉利害書

社倉之法人皆謂始於朱文公而不知始於魏國録元履魏公初行于建陽之招賢文公倣而行之於崇安之五夫然文公之法與魏公少異招賢之倉遇歲不登則告發及秋斂之無償息也五夫之倉春貸秋償收息二分小歉則蠲其半大饑則盡蠲之此為小異然魏公之法雖疎而簡文公之法雖密而煩二公同門友也丕濟救荒之間未嘗不交病之魏公病文公曰不當視荆舒聚斂之餘謀文公病魏公曰不當久儲速腐恐既捩而將不名也當時莫能決其是[illegible]曾得如二公之賢則雖俱無弊奈二公之不常有也[illegible]文公門子之敍取之有司而諸公之賢不易遇[illegible]則曰汪法與其本用法無其人雖指荆舒實為朱先生[illegible]之處有朱先生所未及思者豈仁人急於變人[illegible]之頼莫非同體其忍坐視其饑餓轉乎溝壑化為流[illegible]如救焚拯溺何暇遑計其後日之不得人而遂已[illegible]先生之處心也若夫二分之法與青苗異者蓋荆舒託濟人之名用其利以供上之用朱先生因濟人之實[illegible]其利以復

為民[illegible]之防心之所發處之所及何啻霄壤以青苗議社倉其不審[illegible]莫及朱先生異日自悔其法之未盡善故謂元履之言雖疎而[illegible]然有三代王政之餘風豈可一時苟以便[illegible]之說所能及哉後日之講所以必曰雖有年數以免者則猶以不忘吾友之遺教也噫其晚年又自悔其無守法之人故曰有治人有治法此雖老生常談然其實不可易之至論也蓋無人以守之則法為徒法而不能以自行況於所謂社倉者尚非常得聰明仁愛之令忠信明察之士相與并心一力以謹其出入而桂其姦弊則其法之難守不待已日而見之矣此又予之所身試者乎朱先生晚年之意即張先生昔日之言也大抵後之好名者不深求朱先生晚年之意不深思張先生昔日之言自其立法之初其實不精閑防不密則已與二先生之意實矣謂之好名可也以是觀之社倉始終沿革有可得而言者按覬寧庶八年依

然申請社倉指揮若何計斂散之事與本鄉耆老公共措置州縣並不預干須抑勒甚哉言乎此行法者所當共守也今也不然領以縣官主以案吏名鄉又非有德望之人為官吏之所畏敬者倘肯聽命苟且逃責利害不敢專決盡辭不敢自懲玩擇虛文難塞實責吏既慕於剛健宜俾縮隨時輕重吏則讓其後故買糴不居與之相抵牾也此立法之不審一也昔之法也先給以米貸以米斂亦以米今也不然斂以錢科以糴若能講增歇直亦何患民之不樂糴哉價既不平穀不時至勢不至於數擾以抑勒人情之所不堪小民未受其利中產先被其害此立法之不審二也後之繼者厲既貸而民不盡償則社倉之惠窮而追呼之害起故朱先生之法一轉而為魏公之法但儲于鄉以備歲之不登及其歲之小歉也又不以貸而以糴則魏公之法又轉而為廣惠之法矣然而積之既久則化為浮埃腐土果如朱先生之憂夫以天地生民之

寶百姓日用之天藥之於陳朽敗壞之域而不顧是誠何心哉及其發之也雖腐損其直而民不以為惠有至不得已而食之者反不如糟糠之鮮嘗直不以人類待之矣是又何心哉其未發之時主者謹視封鎖不敢以新易陳或差官檢視盤查既有酒食餽需之供又有人從偷竊之耗主之者浮濫度日有破家蕩產之懼此所以鄉之善士不願委請而多方脫免詞訟反至紛紛其甘心任責者率是豪覇之人即時移易私用空其封鎖及至抽殺不過旋路官吏當連年旱儉未償頻蹐歷其賑給見虛反巧為說辭以蔽當路舉科抑而不敢盡發也則社倉立法之本意果如是乎所可大慮者不特此也當其再糴而償之價不遠時例行斂抑或增會償或添斛面或責以上色之米或有數十里擔負之費備云可也有存者惴惴然恐後日之不給錢而問數米如和買羅綃之類此亦不得不慮及此而況今日常平萬倉之米即昔日散糴倍本旱

害也原亦自鄉而移于邑自邑而移于州今若直散民不堪命彼皆一番散糴之時吏持其柄以為乞取之資其害尤不小是豈治世之法哉切願有愛人利物之誠心又須行無我之盛德既是以奉民下之善言而何以行天下之公法求名者不足以行法行是君不足以行法泥古者亦不足以行法然圖利者不可以奉法遇事者不可以奉法不知民吾同胞者亦不足以奉法非特上之行法者未遇而下之奉法者尤不易得也所謂立法無其本用法無其人至是而益驗矣古人有言報則傷農貴則傷民令之農與古之農異秋成之時百適當身解償之餘儲積無窮之秋收畢傭工以謀朝夕之廠者比比皆是也農人以終歲勤動之勞於適償之時則穀賤而倍費及其不悔營之艱苦未然青黃未接之時則穀貴而有倍貴是穀貴錢賤俱為民病也昔人既有殘忠之法斂貸則損價以出之斂賤則高價以入之一出一

入斂則適乎其法至簡其事易行無社倉前者之弊端亦良矣白朱先生之法三轉而下同於廣惠若此所謂不泥古而善繼前人之志者矣然而前日出價既損而今日入價反高原額不無有虧新令散糴台意一以愛人利物為心而不計其原額之虧盈庶不失諸老先生之遺意苟以原出價數抑人戶衆情非特今日之重困是為異日白散之漸也為民父母以若保赤子存心必不忍作俑於此或以原額為不可虧所乞就本州權宜措置勸以俟後日盈償輸亦甚易行也僭越出位不勝悚惕

擬兩館官書

恭聞孝宣皇帝後時失官長之訓言簡而意周萬里民瘼如在前真帝王之軌範也伏自世宗開藩之初首舉是訓以警僚寀苟有得為政之要見于施行于今三閱月又似未有成効其故何哉孟子曰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今執事方求民隱於邑

蓋尊不偽界行篤政慈心務恩此百姓之所共知也不可誣撫不忍人之心矣然官吏奉行不足以識執事愛民之誠心文移旁午而胥吏不下流移日甚而米價日昂或者誤其政而併疑其心愚竊以為不然四方之風土不同百里之休戚不一以執事博訪群議如此之勤而應之者寂寥諸一無以仰助執事愛民之此吾鄉士大夫之責也今不揆僭越敢先陳吾鄉風俗之大略之以愚意二條或可以裨贊荒政之萬分衣所采覽切惟兩浙號稱富饒而東浙之貧不可與西浙並稱也人或有好之者尊文之資不可與浙東諸郡並稱則人鮮有知之者金華今日之答與三十年前亦不可以並論人錄有知之者矣夫均此郡縣也肥瘠頓異此有其故何者昔之為民害者既籍荒落而已雖胥吏猾豁益之數錄出入之權而猶有遺利在民也自經界以來版籍具在而有無虛實固不可隱其奈經界之時縣令來中直臣鄉都之

籍額動輒增添新穀先為姦吏之地民受其弊而不能辨不特無遺利而民以賂被苛取矣其害豈不大哉況自南渡以來科配之數越為重婺即以之婺之七邑金華為尤重夏稅之輸十有三德其間有畸零令而此賦自若及秦檜之長版曹也增羅絹重孝之數而民力始困加以十數年以來絲綿之價頓踴穀粟之價頓輕知民力始困矣富家巨室僅僅自保用度稍廣頗窘匱至中產之家往往一歲之入不足以支一歲之用日降月下而窘色不舒每至秋成知解何縣焉有餘粟以待價需是以勸分之政而荒政之所先而吾金之所患大抵勸分之政□□□讀粟者設為惡而嗜利者設今穀價陞數十年之所未有此時而術閑歲尚復何待者利者捷無厭而如是之愚者亦鮮若金華所謂富家巨室實民足以當江西浙西困弱最下之戶昔之為富家巨室者尚有彰□□□今無兼歲之蓄矣雖有捐餘之心而左支右吾其勢窮

利愈迫者不容於不賑故曰勸分之令非今日之所急也以今日勸分之令隨時宜之倘示而無裁抑之患則富家所宜樂從然終未有欣然應上之令共蓋縣官奉行不察有無不審厚薄特版籍之虛數例行告諭紛紛然又如白料上下相疑業者束手而來者無措是不足以濟民適足以害民矣甚者私相逼計不虞害家巨室之門難以分應其事苦於得濟顛倒窘而盡泄之矣天命靡常豐凶難必為一下等閑從以暑吉雖有良平之智不知善其後矣可勝寒心然則為今之策奈何曰遇荒之歲莫若公度而使私家賑荒之要抑有餘而補不足嗟夫田不并授三政蘇官不養民而民養官矣甚夫貧巨室之土巨室實來夫之有彼此自相資有無自相恤而官不與也故曰官不勞民農夫輸于巨室巨室輸于州縣州縣輸于朝廷以之祿士以之餉軍經費□□□盡出於農也故曰民養官矣不幸凶年饑歲在上者不得已□□發

粟而賑恤之使之得免於流離轉徙之患尚有足以寓其愛民之心耳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此三政之所先也切惟今日義倉創于慶曆初令民上三等每稅米一斗輸二升以備水旱其後興廢不常今下及小戶矣是官無以賑民使民預輸以自相賑恤已戾古意今又移易之用穀頭當為歲則侵科巨室此何義哉其後又有勸社倉實惠之遺法蓋得前賢立法之美意顛倒紛亂以為姑名買譽之資始也低價出糶民之輸先為官戶之困既而官吏侵漁所積朽壞民得之而不可食今本新除易而積日未遠而州家顧乃深藏而閉其所以備水旱者一切辦於私儲倉民之心何以勸於百姓公取行蓋三老凜錢此最之所深嘆也況今朝廷猶時發粟而使閑賑發粟之意切恐姓饑巨室而不恤官府巨室然官府而不思朝廷甚非所以承而宣化也昔成周荒政十有二以聚萬民一曰散利縣都之

以行賑荒救急不如此[illegible]官府[illegible]免租[illegible]
鈞之美盡責發散之官府[illegible]給役于私[illegible]州[illegible]仁[illegible]
既見以處君已憂民之心[illegible]民必就州[illegible]以[illegible]百姓官府
而臣室[illegible]服亦[illegible]之[illegible]遣風聲設施[illegible]停留患之所[illegible]
義氣之所興起故曰賑荒之惟先官吏而後私糴者此也昔[illegible]
之衰王政不行莫甚於戰國梁惠王猶能移民移粟於河内[illegible]
然孔子之所不取以今觀之能如惠王之用心者[illegible]粟價何
爲而騰高也以歲[illegible]而無粟也是粟價不高於豐[illegible]之[illegible]實高於
旱歉之鄉然高價之利不歸於旱歉之鄉[illegible]於豐[illegible]之地彼歉
者既歉矣而又盡賣其家具積蓄[illegible]而僅可[illegible]年之[illegible]收豐者
既豐矣而又坐享高價以當年之一而可得數倍之利[illegible]
豐而歉者再歉甚非平準之意夫天時豐歉之不同地利[illegible]
不一此爲政者所當輔贊天地之化裁制其輕重之宜[illegible]

其偏倚之勢而無以權其低昂之[illegible]可以言善政矣[illegible]
勸分之令乃隨時貢不與殘[illegible]此[illegible]所喜而細民之所[illegible]
所徇者小而害所害者大而衆不可不察也然又不辨其稱[illegible]
而不察其家之有無[illegible]令[illegible]而有者固可以濟民之[illegible]之被
害而無者自[illegible]且不[illegible]又何分之可勸哉是以當[illegible]
不均平人心不服互[illegible]大[illegible]時民[illegible]與誰[illegible]其答今[illegible]
程之豐歉定爲[illegible]邑[illegible]見有上熟之邑有中熟之邑
有下熟之邑又有[illegible]之邑不[illegible]之邑以上熟之邑[illegible]
可以補最旱之邑州[illegible]中[illegible]其偏宜不[illegible]於上熟之邑[illegible]
換其直以賑災最旱[illegible]中熟中旱之[illegible]又有最旱中旱不
旱之鄉亦有上熟中[illegible]之鄉所以救其急者亦如邑焉其[illegible]
呼[illegible]重偏[illegible]之[illegible]之民被災卿者無怨詞彼受[illegible]
者有[illegible]

官勸分而最旱者亦勸分恐未可以言善政矣故曰賑荒之要[illegible]
有餘而補不足者此也愚之二說若江明而[illegible]今日之急務[illegible]
明辯察而進退之

答劉從之求行狀

某早歲躡蹤知學最晚人所擯棄乃蒙尊府樞堂先生一見偉
進而教之還授詞交於下風既得親炙與刑文獻於前又得滋涂
若磨竹韻於接情均[illegible]義重金蘭受知篆感如海斯深兹[illegible]
評尊府先夫人行狀尤見至孝願親所以期待不肖者乃欲推而
納之文章之餘籍自信甚不應記此大不敏然辭謝來教情深
借陳繇則卽合痛[illegible]點本命唯鏤其敢辭乎但有一二焉
祈交戰于中有不容已者願略陳之其嘗謂行狀之作非古也
又嘗考之衛文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
請所以易其名者請謚之詞意若今世行狀之始也周士大夫以

上葬必有謚而敷[illegible]著見於時人所共知不待其子累累之言故
請謚之詞[illegible]則不能敍語後之大夫[illegible]不能盡表表於當
時而人子哀痛之中難於自述遂偽以門生故吏具述行事以狀
其請自唐以來有官不應謚亦爲行狀者其說以爲將求名世之
士爲之誌銘而行狀之本意始及矣夫觀昌黎廬陵東坡之集錄
人之墓誌多而行狀共不過五篇而婦人不爲也又知婦人之不
爲行狀之意亦明矣若以行狀而求銘猶有說也今先夫人已有
墓銘乃撰之之門人述其師之語理已當矣若又爲行狀不亦贅
乎然請行狀之不必作者此也況其幼失怙恃而行狀墓銘因循
至今而先世一特交將知心之士零落淪謝不復存若此事往來
胸中日夜如坐鍼刺豈曰親未有狀其行而誌其墓乃爲它人爲
之其忍乎使某果粗有文彩可觀而先夫人之猶未有誌銘則亦不
敢爲也然所以不克奉承固識非聽偽若[illegible]之稱古人之所

甚重顯何者乃敢偃然居之尤不敢當所有家傳誌銘及所題
識札符用納回仰惟先夫人淑德懿範若節貞儀固足以光耀文
史垂於無窮然顯親之要實在於後之立身行道日進日就而不在
乎區區之文也君子愛人以德豈可麗於世俗之交惟高明識察
而恕之

一 答何子恭

書來論某之病性性出於鄉原之口彼鄉原者趣向卑陋志識鄙
淺雖聞欲求聖賢之正學於闢先王之大道方將譏視嗤侮以斥
為狂為妄未能得其講學之淺深且要吹毛求疵去點檢較它於
脚不定此今日成材之所以難也愚謂後生小子作脫於制[illegible]
壁之中方欲着身於正大光明之道未曾講得一事行得一步[illegible]
能每事盡善縱有病痛且要是大路上人它日志向漸定移[illegible]
熟然後可以逐旋點檢它使之澄治未晚今若遽然四面[illegible]
時太緊鉗鎚太酷彼將疑為君子如此之難惝然退安於[illegible]
是吾輩為淵驅魚顏子所謂循循善誘恐不如此世衰[illegible]向
學絶少只得且容它樂親吾輩開其是非善惡之見令其[illegible]
威持守不遷然後進以細密工夫可也必切而後可瑳必[illegible]
可磨亦理也高明以為如何

廬陵錦溪劉同編輯
[illegible]陽三峯劉鉄校正

書

上宗長書論掃松

某伏聞人之所以為萬物之靈者以其明天理秉禮義不忘其本
也是故先王之制禮自天子至於庶人所以祭其先者皆以世代
之遠近今掃松之祭野祭也古無是祭也古雖無是祭而今世俗行之
然致祭者雖庸卑小人貧無立錐當清明之時一陌之紙一豆之
飲猶拜伏於丘壟之所而伸其追思之誠何也所以教天下於
厚於其所自出也故其所由出則凡塋域之所可考識者[illegible]不以
世代為限此所謂報本反始之禮禮者節文此天理也吾宗亦舍
[illegible]之望也其聚族之會[illegible]有二一曰月旦之會曰掃松之會月旦之
會所以示長幼之序掃松之會所以致追慕之思月旦或有時而
缺掃松則不可缺也雖然老小人猶不敢缺況吾宗其可乎自
始祖而下至於一府君其位不過七所上世諸尊長約[illegible]三位[illegible]
[illegible]各相位一年十一[illegible]以下共一年三三府君與尚書以下共
一年大約所費不過錢二十有餘貫故尚書位計錢十有二貫九
中散位計錢六貫十八承事位計錢六貫此例行之非一年矣十
八承事位下每次條三五叔三位主辦前日家三五叔賜訪以三
七叔位[illegible]又[illegible]三九叔賜教欽行禮[illegible]然某人微行卑禄主
宗盟者何[illegible]但以卑下來承尊長之命惶[illegible]敢怨然而不[illegible]退
而今之所[illegible]本不多而此事之所關係甚大不特有以[illegible]鄉黨之
譏[illegible]而天理之在人心者其[illegible]泯乎則[illegible]以[illegible]而言不為無因
夫子[illegible]之不能以[illegible]其[illegible]也固也[illegible]至於[illegible]哀則[illegible]者[illegible]其[illegible]
[illegible]曰三三府君以下之[illegible]者[illegible]尊[illegible]今之人[illegible]

往議沖遜避不敢以域自居然於此事則不當不以域自任也府
欲知每重與三五叔合之則每位不過用三四兩而已通以三四兩
學計之則每年不過費一貫之貲因尊叔之所不足計然所以通
在門戶特扶天理無非小補諸族人不敢以此稟聞其爲謂尊叔
經些紋荆劉造慈業無戚鄉黨莫不推重是豈俛俸所能及乎而
況二賢芳學問卓然此理洞明何待愚者一言之悟正以每年補
習稽例不知此由於也誠使尊叔知之豈不翻然嘉之大抵不以
此稟聞者抑以尊叔其壽也然某則不敢不稟拱聽尊命

答嚴陵洪君書

此聞嚴之彫零甚以爲憂今乃知傳者之太過深以爲慰此無
它蓋它人不能措手而賢者不勞游刃耳君人今皆可爲則又何
以見大才剸利器乎又聞史君入境減鵝挨俵將去供帳浮費大
體運來尾尾隨至仁聲仁聞固已先入其心數條一頒自然樂從

也甚感甚羨區區之見以爲賢史君不當此物逆之禾木易當
擾也嚴之民亦易與於嚴不產禾其來已久無愧上府之藥冊至
否爲之豐歉年來未禁疏密賑貸不至深渴日資民食日食嚴固
有疾視發人之意今欲平其糴糶其生不若移于朝乞蘭溪一縣
隸于嚴然後嚴可爲矣蘭溪隸嚴不特此縣之米餘稅足以充
嚴之虛而錯綜兩溪之米俱可通矣使其穀稅嚴寄不能很絕也
蹤合六縣而不足當蘭溪一邑之輸而尚可以爲州乎議者不過
謂嚴隸浙西婺隸浙東難以錯雜割地殊不考嚴之建德嘗通
嘗隸東陽矣婺之浦江亦嘗割富陽之地矣一則雖屬兩路均是
國之境土或分或合各得其宜何拘拘之足徇以今日行之
嚴積王畿之內豈應貪饒如此甚非所以拱衛王室藩屏之意
意或不得請只乞割蘭溪之西六鄉又其次焉以地言之隨
使竟只居浙東之西屬嚴尤便更或不得請則奏疏敢陳不

守或朝廷終不肯從亦當列其利害及奏請始末大書于右樣之
郡治以待有力者繼之可也儻幸此請或行永爲嚴之大利邦人
感史君之惠世世無窮松椿之祝祠像之嚴當不減范文正公之
睦自皆仁人君子體民社之寄不以一時之惠及人而自足也必
欲與大利除大害要使其德澤深長行于千百年之久是可謂今
之循吏誠富貴者言哉惟賢者平日抱負在此故使如愚言亦得
以盡其緣至于維持學校振起儒風擢賢勸善亦必次第而舉矣
拭目以俟

答槐孟儉

來諭日月往矣精力衰矣雖有願強勉之志而無可強勉之時是
見感慨之深而某亦政坐此病此言爲後生者勉固亦甚切所以
自爲之慮恐未然也夫日月之已往精神之已邁若不可得而復
追矣在今日亦自有得力處蓋血氣向衰則志慮更壓既多則
識見明卽其欲強勉之志便是可強勉之時不必徒追悔於既往
而自絕於將來此吾人尙可著力也未知高見以爲如何

復吳太淸書

某疏鹵之學至不足道況當垂垂衰老之年方切慚負平生之朋
友乃屢下顧賜以長書若施於所敎者顧某何以辱此惟有愧感
旣而聞嘗登當今大人君子之門而所得以平實古雅爲主此爲
學第一義嘗謂平實是躬行工夫古雅是講學工夫躬行不可不
平實講學然後能古雅若論先後則躬行在講論後尤則講學先
則知已將造道入德之門深切起敬如觀所惠書陳說甚當立志
甚矣論議類之所樂及周程之傳授又皆洞見大原此所謂審自
非深造自得何以至此然往三復爲之躍然其生平嘗與趙星渚
議論聞問北山何先生何以教學者某對北山何嘗以門授徒不
曾立題目作話頭將以後進其登門之初漸漸胡之言

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
內遲諸曰文公已病其頗傷急迫甚曰急迫之病乃在下一句知
乃可精上此四句以何以亦有益遲諸曰然其無以私淑同志
敢復以此為足下獻所以定其本者以亦古雅矣至於以學
樂爲其𣿬昔之室恐合乎平實之訓也以覓求上達之意多於
下學之意少竊謂苟無下學之工決無上達之理朱子於此一段
公案固曰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以至於欲罷不能而既竭
吾才則庶乎有以得之呼此千古不可易之教而傳之無弊者也
更望於博文約禮居敬持志益加勉焉何患不真見孔顏之樂也
惟高明察焉

答葉都會書

迷遠偉度轉目三載東閣遙凝而枯吟姓名無路可達頃閱恭啟
辭渥即拜興除亦不能致一城之慶非慢也翔泳之勢不同也惟

高明亮之甚哀老侍盡於窮閭奄奄泉下人耳何心與時競我伏
辱寶帖諄諭勤勤備感謙虛此其之所望於足下若而足下反以
見囑何耶此事之造端實出於足下焉余亡姪之良心是顧却慮
之義意此亡姪之所感激一一聽從宗族之所以備贊正在於此
狂瀾激衝惡徹信盟誠出於意料之外當是時也明目張膽力辨
其曩曩之誣鎮定其擾杌之勢使其家已調社立亦原無有遺恨
豈非足下所當任之責乎事變至此或稱憲足下事定心
乎亦深悔前日之無情必為其思善計今評來諭上委之於
從吏者之過下航之以不足責之正名定分之意少意甚
惠惡之意多此則非所望於高明若何限要非筆舌可既
尚賴惠頗前好不忘初心以大公至正成始成終之是稻有幹望
也匆匆謝先厚毋罪率直辜甚不宣

與何撫臺

昕令翁元鼎下於首傳秘意出數度之古端為老境之重鎮意至
渥也未再三研磨躬自滌濯誠溫淳明粹如亞聖為夢品但其書
蕭荒隨平生未嘗有此受用然其三益之友俱不在目瑣瑣焉才
學無足以慰其蕭靜而觀之大有愧色況其詞章之拙點畫之謬
皆足以獻笑於大方縱令含羞忍垢不敢違主人之命而其當垂
盡之年豈足以久存此賢哉其勢必至於埋沒至實得罪造物已
勉承厚貺挽留幾月敢用復歸實無非敢固守一廉為不情之遜
相勾稽觀收如紫髯叔先契握其枯落側聞編集古文甚精卻
望賜諧一録庶可以廣私淑之數乃不朽之大賜也

通涵星諸

即日白露橫江黃雲接畝恭惟督轄經綸妙養中和履謎天明相
在爾室其輕去論乾七年于茲自赤城無惜留之路而其亦夢斷
於東湖不謂崇情萬雅有精于弱給劄以驅其出不免一再枉回

有愧於山靈海若多矣去得意泉之胄來遂因風變而謝絕也竊
望道德之聲先服習提警之精實非不切切于衷終不敢以山林
之姓名馳於龍尾之道門籍之下親至埋無不自意懼人要世
之念深欲以枯根朽質置於造化爐中誤玷雞書不勝驚慂謹言
公之爽袋掌記陳密學司馬公之薦士稟編無此撰人才也末免
為知人之累益重愧悚惟是大賢君子之進退足以卜時政之得
失廷以驗世道之盛衰雖閒暫收朝蹟歸隱故山陶籍水石於世
氣之外醇醉聖賢於悔穫之甲行藏用舍本非二致皆所以敢念
命而拯民彝也且聞爾車駒尾中稀如晨星切恐綠綿方底之詔
已飛下㘴崛起安石以副天下蒼生之望恐終不可得而忽然也
其幽尋衡芳邁從繼少稽學剝落幾盡尚有一點眞實不隨血氣
而消殘編故書時時涵泳向待坐臨案與陳克齋所記羅春序次
本般歸稱嘆其自昔亦以為此甚端的也近年來以今無往紹幽

較之源以為疑又以文集參攷則知其反為未究之本大不知今集註之語移也近皆再論此章未及錄並不知高明從來亦嘗再入思慮否某亦[illegible]而太極一句見得未透朱子明無形而有理非不是[illegible]命詞之意嘗咀未敢故象山未能無然其不疑淺雖妄論先儒之心謂此是周子太極圖說只當以圖上說也一句不可懸虛說理若又有所謂無極之理蓋周子以為此圖以示人也而太極無形無象本不可以成圖然非圖則[illegible]之淵微又難於摸寫不得已畫為圈象擬天之形指為太極又若有形有象故於圖說首發此一語不過先釋太極之本無此圖象也後人擬就一疑惑故朱子曰此只是無形而有理言簡而意盡無必於圖上指此一語方為親切無疑未審高見以為然否朱子之識中庸至矣精矣而某妄有所疑朱子平時須家語為且實子偽書今於集註反取之以證中庸之[illegible]恐先或考哀公問政子曰云云

止其政息竊意夫子之荅只此數語自人道敏政而下止及其庶功一也皆子思之言又舉夫子三句以證之故又著子曰字恐非疊也此下子思又自說去家語中間又舉哀公曰此恐不足信某妄謂其中仁者人也義者宜也此非夫子平時語自是子思得於子為者具為子思之言明矣未審高見以為然否某問語之貫於經書疑処甚多無箋吏抄寫未能一一質於高明先述此三條以求開悟之方敢乞始終提誨庶不遊此鶻突道理得全於父母云地受賜大矣某謹專人省候起居其輕瀆賜之容留不勝幸甚幸甚卜侍拜更乞為斯道自重為明時自愛精神鼎佐吾君開萬世太平之基某頓首恍惕不宣

回趙星渚書

即日冬令嚴霜明風勁恭惟勇退要路哀倦此道誠無閒斷神相後先等骸動止萬福某近有偕止[illegible]之處

拜領令嗣承奉賜書知已上版寵誤乃聞尊體偶違和裕未敢繼馳尺牘敬詢藥石之處方引領東望日切泰山北斗之仰專使遠臨俯投寶帖聯題累牘逢迎先光嘉下拜盥手剝緘仰見郁郁情文勤懇謙讓如親侍函丈之間恭聆金聲玉振之韻感慰無斁恭惟嶠甚迫衰病日侵無由可以航一葦躬拜於[illegible]山下請問平生所疑以祛其固陋之見而天書之敎亦復頓斷於白兼重何不鄙聆其荒淺賜之規正又掌振其蔽惰復以三日俾入思慮將有以做策而詢銘之章甚過望敢以愚魯之見陳于別楮更乞始終提誨誠所願望恭近得東玉峰書賜報大學致格傳未嘗意也欲以知止而後有定一段接聽訟一段即是元致格傳某問之理然若不無答盤而元詞儼然誠追古之上功也後又聞昔日嚴陵吳守懇亦有此說見處新之於嘗以此說請敎于西山葉先生先生云且去涵養不知尊明以聞之否此說以為如何某又嘗至

峰以所編道統錄稿見敎題曰甚大宋德甚詳寓意以為汎欠綱領也未知曾達尊聽否某竊嘆世衰道微同志絕少仰惟屋潜先生海內鉅儒敬歷且久不知朝野中可以與之切磋論辨者誰歟後生晚進有志於學所以得道授業者誰歟某孤陋寡聞將盡窮巻了無開知敢告號其一二因便以開其昏蒙尤所願幸使介不敢久淹謹拜觴牋恭惟大賢之謝氣候向寒更乞謹護鼎茵柱石斯拂大展經綸以副四方善類之祝某並無任不備

一治沂一章區區所疑已蒙印可足見大公無我與人為善之意佩服佩服

一無極而太極一句某非敢妄疑先哲但疑其既是無形而有理則圖中圖象非形而何此周子於圖說之首不可無此一句也然其精密微妙之旨猶前聖之所未發自在其中初無脫語也[illegible]謂備時朱子若說入圖上來則此句有着泊未必起象山

原缺

之嫌[illegible]之幾絀何子貌當擬于[illegible]別生[illegible]祀之[illegible]

永畫末一驛見以爲知何敢云[illegible]

[illegible]傳御者

恭伏以雲分漲 理宗皇帝親御[illegible]表賜號愚本恭百拜敬賀而天先發祥於華門奎章之[illegible]不敢士日號龍雲以爲學者伏覩下方殿語義知廣厦細氈之上君臣都俞之中天下於是業敢大哉乾元之澤雲龍風虎與千載一時之遇倚歟盛哉又知清宴椅白學感上心如是則百僚之會應四海之聖齊聚莫逃於日月之明惟是心而任太平豈不指日可期奈何氣運未回學志未遂而天下百姓攀龍髯而莫及矣烏乎慕夫愛元遺民對揚吾渥下情無任欣幸追感之至

同趙稅院

集玆瑤題巷後閒門中盡為[illegible]家[illegible]生[illegible]招聘俾興斐然多士共陶賢師弼之德化浩如東湖沿溯無極雖聞詩禮親傳淵源淳洽未敢遽備東閣之敬歲莫告歸竟不獲瞻際黃標賞為其嶺徒深高卻近者家父歸自名門慕挿手畢讀光鞭睠遠出望外中誦雅感激無數茲又等待等委使下臨教督勤遠尤深感誦謹勤短劄以謝隆祀厲誓契家託盟之始未由面叙敢冀更賜之歟金玉欸射上承家學以謹光大之業潮風不勝孝孝伏向台監

答車玉峰

頃於[illegible]仙望便風如隔滄溟秋雨[illegible]獨閑高人跡想有詩書之樂黃菊堆裏乃吾畏友幹爾枯朽[illegible]安否德甚遲也教曰云云[illegible]在編詞矜寵秀穗曰裕當已能讀[illegible]伏望顏數道統[illegible]三在編盟手莖歸大哉之旨乎[illegible]昔羅[illegible]然臨乎其上世間未有是書也惟有大學乃如[illegible]有此大制作照耀萬古與天地相爲終始無[illegible]

非見蔡九峰[illegible]編一本曰至[illegible]曰次第亦如此而不如其若姪亦曾有一書名與此同[illegible]始自周子至于黃[illegible]雜皆不及此精當愚見更得[illegible]門內更與次第[illegible]虛難於顏子子思之詳亦與[illegible]於朱子之簡若孔曾子[illegible]之類未可全用要須揀擇其自前[illegible]國已拜觀序文無使失於拜狀今始得見全書尤以爲幸頗委入[illegible]開我後人眷眷之望外蒙賜諭大學致知章不亡尤見洞照千[illegible]錯簡紛糾不能過焉已經二程朱子各有定本而尤未盡其矣[illegible]古之難也吾亦嘗見人說聽訟章爲致格傳不敢以爲然今若合此一段共爲一章卻自分明程伯子改本亦以知止接至善但百章三傳亦在前次方及八目以此觀之知止爲傳詞亦是一證知止既是經文而後無傳此尤分曉使朱子得聞此語豈不莞爾一哭今若以程伯子本移知止於八目之後誠意章傳之前尤爲省力喻三綱自爲經傳後八目自爲

經傳未知高見以爲如何河圖分合說見如信法之始亦佳若一三五爲天數二四爲地數朱子謂此積數也非倚數也要將參天兩地倚出此數今來說卻有此意開發多矣若謂因何畫卦只是奇偶而已此不必疑但曰四者之變不知何所指更望賜教者吾儕詩爲古非其所及珍重之言過矣區區之愚猶有所未[illegible]嘗觀朱子編書必先立一規模表著渙散無收拾或立綱目或立經傳或曰嘉言善行或分內外篇一時易成恐不能文蓋道統之名大學者人人要看須是一條一件不可移易不可有無方[illegible]閑語之見猶未能識編次之大略敢望開曉其奄奄晩景[illegible]惟有一心專循不間朝夕一年之間只循性復[illegible]所[illegible]若何限於紙耿耿

答王栗山

某幼孤失學晩覩有道曾未知嚮方卷藏不謹姓名[illegible]落於人間

遂為[illegible]一[illegible]不[illegible]取東渭之演冐登聖則嗚呼
後友諸賢一遊[illegible]之際隨所憶不能久於世人雅士未及標
表叩請此旨貿貿然錄求道不[illegible]之邀至今覩悔無已嘗著舜典
暇日閒月早之公[illegible]自己知舜山之[illegible]亦久矣性拙且懶未能奉
咫尺之書致殷勤於左右[illegible]使吾山以書先之其為慚負何可言
也竊考春秋亦已甚而所謂[illegible]者及若後生之於長上小官之
於達官然此則非吾之所敢當也甚嘗為枯朽無用於世棄不齒
吾子以請爲諸作述興[illegible]容端拜誦詠甚久仰見君子之所
為發揮於辭吾老饒簡古可[illegible]不時貫有以啟其情而益明也
每請後世文章之所以不古者止不本諸經而已苟能於大學以
求其用於論語以求其致於孟子以求其通於中庸以求其原知
其見義理所然此文章之元氣也此四書者固非為文章設也乃
經天緯地之具治世立教之[illegible]諸心涵[illegible]有自然之文故也近世

之文大壞於[illegible]而語其次壞於詞偶而鄙且理
間有最今而嗜古者不過求於可說衆諂以掩其淺陋至益固於
有明人史漢根蒂辨析者於不免墮於博而蕪雜務而無功之中
此病流痼莫能藥也[illegible]王兵部劉書堂於仙部此風頗變吾儕朋
友肯從事猶未振今[illegible]山樹幟於其間領袖多士更望左右扶
持以司以冀得勿壞其[illegible]而不害近來新進有可者否聞有吾進
[illegible]誠佳士也不知尚[illegible]否如此君者更得數人常在[illegible]中乎
[illegible]來不患不會合矣甚見以為如何其一向以無害[illegible]便久不
答腹疚身人之舉有如此者惟高明察焉其嗟嗟吾泊無因
承下風奉餘論頭常[illegible]
[illegible]
錢天台[illegible]尹天陽[illegible]
[illegible]序後下故不匪我百里之近意亦勤矣惟以[illegible]書示以巨帙小

甚度衛甚驟已足以駭世俗自織之病[illegible]棄若殘甚何足稱此至
於撰纂遷又擬非其等此則謹不敢聞也既而捧巨帙而敬觀以
蘇氏古史為題占地步以甚闊以朱子餘論為主立門戶以甚正
柝然異之曰大哉書乎此近世之所未見也老眼為之頓明嘗謂
[illegible]當暴秦焚燼之餘典籍殘亡太史公作史記一部上出唐虞下
包春秋戰國羅網放逸黜削稗野闡天下之盲瞽後世得之如至
寶尊之如聖人孰敢議其非者遷亦自謂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
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其自負至不輕也
至本朝歐陽公始譏之其序帝王世次圖先主一準的曰孔子定
書斷自唐虞新以略其遠而詳其近謹其所不知也司馬遷遠出
孔子之後述黃帝以來詳悉其世次不量力而務勝及訂其繆可
以發千古之一喚止以盛世二字斷之蘇黃門師歐公者也習聞
其說亦謂遷淺近而不學疎略而輕信於中其病某詞已激昂不

如歐公之從容溫潤也至於自編古史又叙三皇更加辭焉豈臨
文之際而忘之乎抑不免於務勝而惑世也朱子曰近世言史者
惟此書為近理而學者忽之止於本紀中提出七章以訂其未醇
令足下乃用朱子之意删其世次益以事實[illegible]秦仍而不污其紀
降三晉田齊而不作世家增虞夏商周名臣于列傳而春秋戰國
之賢亦與焉別立孔子及弟子傳止於孟軻序老子荀卿於異端
其立義懍然其用力甚勇其地步闊而又閑後加以正其門戶正
而又正復辯之以闢豈非欲權於經折衷以理邪君以是為識本
根而可達於聖賢則不可遂識本原可達於聖賢而後能權本於
經折衷以理也然雖非學者之先務而程子所謂考古今別是非
亦致知之一端令此編考訂有證綱目粲然亦自可以名家矣若
曰著書垂後有必於名家恐吾[illegible]討太蚤而自待太疎竊恐[illegible]之說
令亦猶今之視昔也此則不敢不以忠告某血氣斷衰[illegible]

記晼不強掛一漏萬不足以識足下冀幡之誤不誤論下之足不
差姑以愚見有疑於古史之一二為足下陳之歐陽公春秋論辨
魯隱公非攝如此之明蘇學於歐豈不聞之今魯世家一信左氏
語豈忘之乎蘇氏以管仲智有餘而德不足亦過矣當是之時[illegible]
欲汨沒人心已亡其所謂智亦只知得利欲一路而於天理民彝
未嘗知也愚方病其不足安得謂之有餘偏蘇氏以管子之書為
戰國之士假託其名而為之言治國則以智欺其民言治外則以
術傾鄰國此則非習俗之所能識視國語全本管子無定語豈不
雖裁然猶取內政之制此為可疑夫子之於春秋凡諸國變先王
之法度如爰田兵甲刑書之類悉書之不應於內政獨不書也既
無其據何以信於後至謂管仲既沒齊國因其遺業常強於諸侯
此亦誤矣蘇氏之敘微子也未免徇左氏太史公之無識曾不少
悟夫子以微子去之為殺之三仁去之之去是去紂而隱遁也[illegible]

曰去商而歸周乎紂雖無道有必亡之勢是時周猶服事殷也不
應微子遽畔其國棄宗廟社稷而先降于周不仁孰甚焉[illegible]知其
說紂既逐微子又何為面縛銜璧衰經輿櫬于軍門於是[illegible]此
王不以故都封微子乃封武康所以待微子者亦甚[illegible]
之面縛輿櫬正武庚祈哀請命之態武王不忍絕其商[illegible]
所此仁人之心至武庚從[illegible]倡亂而周公誅之而商祀絕[illegible]子不
得已始出而歸周周公因[illegible]其賢久矣亟封于宋有客之詩是可
想也加封二字且無明證此於事理曉然若莫有辨其誣是亦不
免於輕信也至於孔子傳敘叔梁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母
諱之不以告其父之墓此又何為輕信也[illegible]聖人之家世而[illegible]
知此何以謂之學者合不以正而生聖人天命必不如是[illegible]
甚[illegible]陳恒弒其君之語謂齊人不與[illegible]以魯之衆加齊[illegible]
可克此是以戰國縱橫之士待聖人也聖人以大義告其君豈

以利誘動其聽[illegible]孔子之[illegible]一求仕[illegible]以為父母之邦豈
肯[illegible]此句[illegible]公其為[illegible]也[illegible]夫子於陳蔡無敢為以楚
昭[illegible]葉公之賢[illegible]六年徘徊以俟[illegible]告然有歸志猶反於衛若以
須多人之格[illegible]鄒夫之意論聖人與前一語如出兩人
之手又言孔[illegible]徒士若稱三千人其賢者凡十人而已豈
非輕信乎其[illegible]子[illegible]率心惜不嗜殺人之句自發一段議論
又以指習為[illegible]天——其論子夏開後世排偽學之端
其意亦有所據也朱子雖謂其蹺疏粗知省悟終曰舊習已熟未
易猝拔而本原綱領終未明了至哉言乎今必有以細細剖擊之
使後世無惑則吾之[illegible]原方明而吾之學力亦可以自慰也然其
議論之善不勝其多今不暇縷列更舉一二言之自入春秋以來
鄭莊為一大罪魁天倫滅殆盡而蘇氏猶以賢稱之此大惑也
自是之後鄭國雖困於兵可亡而不亡者亦有其故存秦晉楚之

爭伯而鄭居乎中遂為戰場惟其地為中國之論[illegible]得之者必雄
是以兩欲得之而非一國之所能獨有也故雖其[illegible]而不至於亡
及子產當國而伯業已衰不然則鄭覆已亡久矣安能待子產之
出乎子產之才人孰不知鄭國之所以存亡若[illegible]知也晉文公
不汲汲於得國在春秋時固未易多得蘇氏[illegible]王者之事許之
則過矣豈忘却聖人一譎字乎至悼公頻起[illegible]之師以不戰困
楚此亦一譎之餘風恐古之稱人兵者不[illegible]也其論樂毅也不
知身自蹈於戰國之習所言不根於義理[illegible]生之論以為嘆
此其深病前乎此齊國伐燕矣孟子教之[illegible]倪止其重器
為君而後去之此則庶幾乎王者之事[illegible]能用不足責也樂
毅自謂數奉於君子而亦不知出此既已席卷八百年之積聚歸
[illegible]傾乃久徘徊於二城之下果何為哉烏在其為奉君子之教蘇
[illegible]為智勇相敵勢固然耳此為實論乎凡此之類豈筆舌之所

能既足下潜心今古識見迥特議論淳正比蘇氏尤為峻潔□□之傳惟伯夷傳實以夫子之言比之為最淳其論亦簡明抑揚□□有餘味也足下已□其論而去其春秋兩辭□□□□其辭亦尚有些小徇蘇處更望玩索無急急於成甚幸且名曰古史要録未為正大蓋蘇氏門下不是著脚處昔司馬温公嘗編稽古録極為簡要稽古之義亦甚大擬欲易為信古録如何夫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是夫子之謙辭此名也今此録是録其志之可信者此實也又有一說足下别録洙泗師友淵源所以尊道統闡聖學淑人心扶世教揭民彝此舉甚善但不以帝王本紀統之似失其所以上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不若於春秋後自作洙泗師友一門然後繼以隱逸異端功利兵法刑名縱衡諸家如何後世封益不是為聖人經重盍去之目録中歷代諸臣恐須别其姓名庶分曉易見本中誤家脫落尚亦有之疏陋無以復□有辜下問

之勸不敢不盡所聞言程子謂致知用力之方凡□□考古今別是非居其次以讀書講明義理為第一此正是識本原可達聖賢之正路也足下已幸需次差久得以究朱子之淵源一行作吏此事便廢願急急更於四書中夙夜探討涵泳其中義理無窮無盡果能用力於此則考古今別是非特餘事耳更於應事接物得之當也出而事君小則承流宣化大則謀王斷國真可以闡聖學淑人心扶世教揭民彝不為虛語矣不審高見然之否不宣

答葉通齋

某餘日無幾急於聞道思友朋之誨教如饑如渴故不敢以頑濇為憚况辱温詞誘進而可甘於自棄乎連拜□蒹琳琅之章喜甚慰甚如獲弘璧不忍釋手尚以從其往復者至矣非一藏之可既但某一時之言龐雜有悖尊聽既蒙導之以無言不敢自嘿切謂集家語若同出於門人弟子也於家語中集其精粹而為論語者疑子思也尊兄亦以為然矣有之止是其下一條字大為殺爾論曰非子思所著亦明矣然某未嘗言為子思所著也集字恐字大不同集者合衆人之所長著者一己之所見或恐高明偶未見察某所謂著書自子思始者指中庸而言非謂家語也措詞不明□恐著者家語之不存王肅引孔衍之言曰王肅取諸書雜録以補其亡非中庸用王肅之詞是王肅用中庸之言妄加哀公曰之類甚明此朱子所以言家語之多疵是晚年之論無疑朱子於四書至死脩改未畢因門人之疑而脩改者歷歷可考此朱子遵□之盛德而不可泯沒者但學者不可妄有指議若有證據不妨致疑於其間是勉齋通釋之例云爾今不曰可疑而徑曰疵此大病也高明之賜宏矣會經之編固知犯大不韙致人觀聽吾兄見愛之深惟恐某得罪於名教諄諄論辯懇惻真實至矣愧感愧感但尊諭尚有回護未盡斥其非則愚見猶有未能釋然者不

敢不更陳之向稱傾倒忠告尊諭記録之書非經體也移動未為不可是經體之當然明矣謂夫子之繼言非可以縱分而類合恐有所未盡是書也若夫子之所自著前後次第有微意焉是誠不可移動也三聖之於易夫子之所春秋各自成書而嗣輔杜預與之破碎其罪之矣此書雖纂夫子之格言初無前後次第之可考又非上下貫通以相承雜出於衆手之所紀當前者或後當後者反前夫子之言與門人之言雜然失其倫次顯然可見未知其不可移也尊諭謂句句自然意味微妙無窮者略無所損也學者讀其逐條尋指曲折優柔厭飫者亦無所妨也南軒類聚言仁此却是摘撮看文字朱子病之識者已□此則於一部全書無少無餘非摘撮比也昔謂之語不為之經以今可也今謂之經恐不可不類合也隨步換形各有攸當此所以上承毅齋先生尊經之意未審尊明以為如何頃感之愚以尚論一典叙事二謨叙言故欲以事先

於言者首以溢而厲者以此章包含夫子之德容渾然全備故欲冠於篇端如堯典之欽明文思也此義既未明今當去之尊諭謂雖記錄之書亦自各有意義某亦嘗聞之朱子固曰首篇多務本之意八佾皆禮樂之事公冶長論古今人物先進評弟子之賢否微子多記聖賢之出處此亦因其近似可以推測者而言使集論語者果有此意則篇篇有之不應班殘零亂如此竊恐後學因此強推之必立一說籠罩傅會穿鑿為害不小又如堯曰以下雖無子曰發端亦恐夫子嘗言之故錄於此若曰門人舉此以見聖人相傳之意恐不應不分不曉如此含糊也若曰始以務本終以帝王之相傳卻是著為此書非記錄也孟子篇終却是此意分明此致是著書之體尹氏遂曰以子張問政繼堯曰以明夫子為政可知已蚤是有些傅會苟如其言則克己復禮章吾道一貫章又何慊於五美四惡乎若以政為急則為政以德章又豈不勝於此曰

記錄則前後無序非病也曰著述則步步可疑尊明以為如何孟子固一手之書也本自有條理政欲學論語故亂其次序惟趙岐辯此意總作三節說一曰時君咸謂之迂闊二曰與弟子答問三曰又自撰其法度之言雖曰不可移動而朱子編要略已劃倒次前矣尊見以為如何尊諭欲以格言大訓與答問為經餘則為傳此言簡徑明白敢不佩服然只此規模則亦不免移動矣然鄉黨一書體則經也今當為傳乎堯曰至公說皆為傳乎當為經乎更乞明賜提警三陽之慶未遂摳衣為壽於通衢之下仰止耆德天錫難老以柱石吾道不勝東望傾禱之至不宣

盧陵銅溪劉同編輯
鄱陽三臺劉傑校正

帖

朱子帖第七卷

先大父與朱子契誼之密無如淳熙之時先生亦奉祠里居竣示心賦經綸有加見于諸帖固可考也然講學之帖理不應無意者為好事者所有今不復得而見之矣越十有二年始得此卷凡八帖中一帖先生嘗以易書求證于大父且欲叅賜鐫誨及今改定為大章叔父時執經講下故曰伯禮所詢數條具以鄙意報之亦乞有以訂其失又言沙隨古易章句之詳傳亦未知尊意以為如何此尤見先生盛德無我懇懇求善如恐不及然後知此等帖散失亦已多矣若夫饋藥之感佑受奉行其治心養氣之教此特子

之常言意其相與之情既真渾筆讀答未必具稿故文集亦無此帖也嗚呼既自幸新有所得而復惜其多有所遺而大父故稿亦無以互見故特著其悲恨于卷尾云

寺簿徐公帖一卷

在昔淳熙丁未先大父將漕七閩時公掌郡武學事大父察其所安真可以致遠既以京剡畀之又露章特薦謂公學問該洽操履端亮自為諸生衆已推重既登科第聲譽益休今掌教一邦師道尊嚴學校整肅士子知所嚮慕若習之周行其謀議獻替必有可取誠足以上備旁招之列故公有此除曰先是大父檄公至司而一路士子翕然風動謂之得人時橘堂劉公炎正在公講下後寫發女為某道當時氣象感嘆久之疑公往來尺牘必多散失實怵癸丑之冬總夫弟忽以此紙來慰某悚然玩誦識古人淳簡真實之味一洗近世浮謏不情之習嗚呼此風俗之所以厚世道之所

以陸也公未幾遷寺簿出知通州而終蓋越人也楊堂與徐東□
皆公之弟子云

先友陳葉二公帖

昔先大父與文昌陳公相國葉公爲丱角之友未弱冠曾大父之喪偶故籍之尚存見財儀偏厚於隣里者有日陳解元天與葉解元夢錫潘解元師元各贈一貫足此可以見變故之艱難朋友之契好先世之清風也四君子皆相繼奮身儒科爲世名人一時公將人物之盛如此惟半山潘公之書帖無存陳公葉公之帖幼年所見至多散逸之餘存者僅僅此耳陳公止七帖公不歷州縣一再轉徑登言路持從橐晉用甚峻中遭貶謫及起廢于新安而大父適漕江東同此一時凡郡計有相關者直言無隱情尚以老兄稱之可以見久要之不少變也葉公所謂鄉黨相叙之樂正大父臨按新安之時初大父之赴番易也葉公適當軸力留大父毀

助大父毅然不許葉公至形于色且言番易初非佳郡而必欲往何也大父領郡未幾而葉公不幸殁矣前一帖在荊南時中三帖在謫所後一帖乃奉祠里居之時其言鄉邦艱事之難動容備之低昂詳悉無遺蓋足以見相與之情真不以軆貌遁文而奪其務實之意不以閑退剩語而忘其憂時之心昔之大臣亦異乎今之所謂大臣昔之朋友亦異乎今之所謂朋友矣爲之慨嘆識之卷末云

同郡五公帖

昔大父曾君詞科汞王于庚溪陳公侍郎公稱之曰辭氣毅然樂愷古作將試報貴夫人之疾歸竟癈其稿後陳公決當擧自代始終以大父一人應制前輩所見固異於常人晚年倘得於西郊得林泉之樂里人敬之此數帖在將閒時所得者禮亦謙矣說辭唐公與莊敏伯祖位爲婚姻其守上饒也在大父後兩政故所言

親容不爲潤飾之辭打香溪范公而下未知其契好之厚惟范公詞知遜進之可恥而安其遷次之分當時士大夫亦多以此自勵而其筆札亦爲時所貴重也興化劉公椎爲南軒所稱賞質實措詞閑雅終有古風山堂羊公慈勸詞簡亦有其風□其遺蹟而未暇及考其美德也

紹興五公帖

予嘗慕前修好觀遺蹟未必盡求其點畫之研也所恨不多得及遠古猶得見乾淳諸賢之帖爲最盛近年始得此紹興五公書凡八紙先伯祖莊敏公多子弟代書而親筆絕少見此老年親作雖覺筆力差弱而恭謹誠厚之風儼然可觀既成之才益精漸多此二帖筆精神健不可以世故束縛志定字公字有真趣端重自在而出奇無閑之狀機見一二北山鄭公筆墨情真意深爆而有餘才太史范公意度端重瑰瑋絕類其里詞關之言粹然

忠憤千古難平即此五公之所推中興人物之盛惜不得盡有其手筆也

默成十一帖

某自幼知敬默成先生初得應仲寶致二帖喜不自勝實未出四十年始續得十有二帖作二卷亦既書歲月于後矣寶祐丙辰之春內兄伯適攜四十有九詩授予曰吾家不知愛得好事者寶之足矣越數月既成背軸伯適復來展玩嘆息而去未幾伯適竟因嗚呼伯適知予之素所寶愛故以託其傳其志亦可悲也此十帖稱官帖爲少年之字筆力遒豪健而不窮執則官伯皐余君之贊美嘆重也伯皐亦以善書稱故能參其筆意云

默成十八帖

右默成十八帖多南渡搶攘之時禍亂方深人不安厥居氣象可想也先生之出處大節與其所寄真不竊然至於平生之心賢

以厚彝受之[illegible]探守之固亦可槩見此卷所得不既[illegible]矣乎維爰
非晩年老筆[illegible]如鳳鸞翔于丹山鄕未千仞終不肯輕下云

夏戴二公帖

竹軒先生夏公少[illegible]先大父院留書塾而諸叔父復師之[illegible]
甚偉既而登鼎甲越樸府大父掃館而亦丁內艱而歸後以十詩
哭于石笥墓下用東萊先生哭芮祭酒體也詩律渾稠雄嚴而述
情忠厚篤實蓋於大父出處之際知之也深是以頌之也無溢辭
高博士戴公[illegible]之上第先君同門之好爲最深有賦 御書石
刻之詩激昂[illegible]慨而議論宏遠二公皆篤學[illegible]者今豈復得見斯
人乎世衰道微人物益眇而其之家世亦已就於堙微堙遺書之
散逸後之子孫或有立者將不得知先世之雅道故拜手書于卷
後

雜著

通鑑託始論

聖賢吾不得而見之矣而得見聖賢於書治亂吾不得而見之矣
而得知治亂於史事紀於言理寓於事非事則理不可見非言則
事不可傳大哉書與史之功乎所以開萬世之光明立人心之好
惡也書曰天叙有典與者君臣父子長幼[illegible]朋友之倫也同其
生而分之以其所當與者謂之叙又曰天秩有禮禮者尊卑貴賤
等級隆殺之品也因其叙而與之以[illegible]當[illegible]者謂之秩得者得
也得其道於心而不失之謂也[illegible]以[illegible]之於車服名器
之內故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illegible]令也人主體之而
代天行化也唐虞之世而命之而已[illegible]堯之命舜舜之命禹皆命
之以天下亦不過執中之數語至於命九官咨二十有二人往往
見之於都俞吁咈之間及殷高宗之命傅說亦不出於一時之訓
誠必皆叮嚀於欽哉之一詞周之治尚文然後有策命之禮命敘

子命蔡仲命君陳命畢公命君牙凡五篇皆成周盛時之文[illegible]
之二命已不可同年而語平王之命文侯悲嘆感傷氣象索然更
人存於周書之後于以著王轍之所以東也逮其末年歸惠公仲
子之賵聖人存於春秋之首于以傷王轍之所以不復西也甚矣
王之昏也襄[illegible]之難懸后賜晉王之所親害也今乃以天王之尊
命冢宰之貴下賜諸侯之妾若禮所當然而不愧此聖人絶望於
平王而春秋[illegible]所自始也策命蓋非常典授之以土授之以民撫
之以彝器旌[illegible]以車服明之以詞章司徒書命司馬與士書服司
空書勲將[illegible]以太宰備之以內史御逆于境侯郊勞館諸宗廟饋
九牢設庭燎及期設主布几筵太宰涖之侯端委而入太宰以王
命命冕服內史贊之三辭三命而後即冕服既畢賓饗贈餞加之
以宴好吁周之舊典禮經如此之重授受其可不謹乎春秋之國
戚兆酣於戰爭攘奪之中綱淪法壞朝貢聘告之使希闊寂寥於

天之庭若正以王命之輕也秉周禮者莫如魯請以隱公觀之平
王之崩魯無弔使又不供王喪致武氏子來求賻後四年王使凡
伯來聘後二年南季又聘而未聞魯之一介入于洛也威公弑隱
而立篡賊也魯之所當討也固不敢命一介之使以告王王乃使
宰渠伯糾來聘繼之以仍叔之子又繼之以[illegible]使威公薨于
齊始終不以禮王乃使榮叔追命之夫何王命[illegible]也又以晉國
大略言之曲沃奪宗數王屢矣不惟不之[illegible]公命曲沃一
軍爲晉侯其後侵倂諸國日益强大文[illegible]伯于王王享醴
命宥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illegible]伯賜之車服
弓矢秬鬯虎賁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illegible]國糾逖王慝重耳
三辭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而出出入三覲其儀
如此之恭也惟此一命於史有光其次則衛之二命一追命襄公
一賚命蒯聵皆有辭自是不復再聞王命後當威烈王二十有三

一忽有命三晉大夫爲諸侯之辭使人驚駭衆目之動與何爲者是非禮也然既無備物典策又無王人下臨若之何而命之哉此又春秋之一變僕深疑之我朝治平初司馬溫國公奉詔論次歷代君臣事蹟錫命曰資治通鑑正託始於三晉之侯蓋公不敢上續春秋而乃下承左氏傳傳以趙襄智伯終通鑑以智伯立後然智伯之事遠矣不足以爲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綱於是提三侯之命而追原智伯於其下復著其述作造端之意傳周室名分之大壞而以哀哉二字綴于後有典有則正大激昂所以扶天倫奠民彝示萬世帝王之軌範也後之儒者以公之言誠忠厚矣猶慮其闊於事情也故致堂胡氏追論晉悼公病於一情使大夫主諸侯之盟會於三晉強盛之幾以補司馬公諱微之說此特言其晉之幾而未及乎周之幾也是以朱文公感興以昭王南下而不返歷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王章久已淪斁何獨至是而始可論也

此又補致堂之所未及雖然述春秋以俟之書舍是亦將無以爲託始也東遷之周平王以晉文侯立而周已弱襄王以晉文公定而周遂衰敬王以晉大夫立而周益亂晉大夫自是爭衡於中國矣況戰國之周土地日蹙人才日消王官不備聲名文物黯然精彩實不過諸侯一附庸耳積輕至此豈足以爲天下重哉僕聞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君不能以義制命則無以使人心不應惟命之承僕因質其疑於太史公考之奄絕書命三侯於九鼎震之下此溫公所以開端而著論也考之世家則曰魏趙韓皆相立爲諸侯豈非因其自相立不得已而命之歟又十有八年田和求爲侯魏使使言王許之而后立詳觀許之一字即太史公以之而爲命也當是時王命輕於一羽焉得而拒之哉五伯其盛於齊桓晉文猶熟視楚之至而不敢問尚何恃後之昭文罪一大夫之自侯也前乎七十有餘年衛猶以王命爲重後乎七十有餘年諸

侯相王王之不足而又相帝則於王何有上下百五十年蒼蠅貺錄如日之莫如歲之冬夫豈斲喪天秩流離天命皆戚而不可禦非聖人定之以仁義中正而立極豈區區智力所能折其衝而推其勢哉天下固有不可爲之時而聖人則無不可爲之理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聖人固未嘗不欲興周道於東方孟子亦謂天子得百里之地而君之必能朝諸侯有天下信不誣也今致周之亡也猶有邑三十六口三萬土地實惡雖俱論於秦周民遂東是知王可降而民不可強之從國可得而民不可強之歷周之德澤入人如此之深也在聖人亦未可謂不可爲之時況自有可爲之道乎胡氏乃遽曰吾末如之何者亦勇於自棄矣

悠齋清風錄

昔先大父失所天年纔弱冠而師友已盛先君嘗語孫某雖論小學而猶未知音嘆賢不肖之相去何其遠哉竊嘗爲中散公以一貧

道大父而動心忍性之功甚深先君以餘澤貽我俾人而鮮克由禮之習易流此賢不肖之所由分與雖然貧賤憂戚之所玉成者必中人以上之資而單食瓢飲付之中人以下則不冠論墜也必矣貧而樂富而好禮非工夫至到者不能也予自設室以來嘗擬事於生產作業而微見動矣靜而點檢身心則荒蕪不治恍然知憩絕利一原閉門讀書粗知聖賢廣大精微之境於是家事頗放付就窮窄然亦甚甘心焉蓋此重則彼輕物固不能兩大也今行年六十始正嗣子之倫跡其衣鉢之傳有田二頃足以供祭祀足以養妻子足以治賓客有書萬卷手抄石刻數百種足以資搜討足以窮古今足以涵泳義理以之治心以之脩身以之游藝無所性而不可然不能不藉田以安其爲學之心尤不可不藉書以保其衣食之資豈約費兩得其宜有不試者出雖兩無之亦不害其爲賢也漢疏廣有曰子孫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

原缺

寶祐甲寅立冬日，蘭溪金吉甫某敬以讀論語管見一編示予，概其立說，則曰凡有得於集註言意之外者，則吾乎竊或為夫孟子之所謂自得，欲自然得於深造之餘，而無強探力索之病，非為脫落先儒之說，必有超然獨立之見也。舉世僻論自得之意，紛紛新奇之論為害不小。且集註之書雖曰開示後學為甚明，其間包含無窮之味，益玩而益深，求之於言意之內，尚未能得其髣髴，而欲求於言意之外，可乎？此編儘有見處，正宜用力本以俟之，不敢有隱，苟能俛焉孳孳，涵潛紬繹於集註之內，它日必有驗予之言矣。

汪功父知非稿

萬事無不由學而至，惟詩未必盡由於學，其工可學也，其氣骨實關於人品。朱文公獨愛韋蘇州詩，以其無聲色臭味為近道，此言不特精於論詩，尤學道者之要語也。自三百篇以來，獨平澹閒雅者為難得，夫平澹閒雅者豈學之所能至哉？惟無欲者能之，非無欲之詩難得也，正以無欲之人難得耳。吾於功父之詩，似見微有此氣骨，若充之以學，庶此氣骨開張完固，而駸駸乎成矣。一日以知非稿見示，而予得以審其是非。作之者固欲知其非，而觀之者蓋欲知其是。予方定其端，以待功父學之成，它時會有識者符予之言。

古易音訓

予暇日校正音訓，而有未能釋然於可疑者，久之方悟成公之謹於缺疑也，善於復古也。所謂古文者，今亡矣。昔劉向嘗以宮中古文易校施、讎、孟、喜、梁丘、賀三家，多有脫落，獨費氏經與古文同。虞、成、王輔嗣固皆出於費氏，今之易即古文易也。今易之字則非古文之字也，況稱[illegible]既更，[illegible]益異，輾相傳寫之訛，豈能盡合古哉？晁氏既不見古文易，而[illegible]按古文，不知其何所據也。姑以古文與同者言之，今之著古之[illegible]字也，以為當從古也。凡經傳皆從[illegible][illegible]宜也。自乾以下，說更此若獨於[illegible]卦[illegible]此二戰，豈不可疑？疑之為止，誠古也。或加足，或去之，亦豈有二義哉？拯之為承，亦古也，而又不一於承，何也？要之為取，解之為散，未嘗盡出於一，如育[illegible]字、祜之類，尚多有之。若復之與客，非有大異，特篆法互有得失耳。成公豈不能討其文而歸于一乎？缺疑存古之道不當若是，此成公所以一循其舊也。其大不得已者，天一地十章移在天數五之上，此則存程子、張子之言，有不容不移者。今成公於字音因晁氏之舊而增[illegible]之，異同之間不敢輕加一字，謹之重之如此之至也，乃於千載傳[illegible]不疑之書，毅然撥亂而反之正，則其不可不復古也審矣。晁氏先於復古者也，成公豈苟從者，志偶同也。至於訂古有未盡善者，則成公亦不得而盡從也。曰古字，曰今字，曰篇字，曰某字，曰讀字，分別若甚精，訂定若甚嚴，徐而考之，晁亦未能盡合乎法也。至以卦氣斷其字之是非，有無此則不能不疑也。折衷思之，不有音訓，類其同異，則不知諸儒之得失；不見諸儒之異同得失，則不知伊洛以來傳義之精也。音訓之有[illegible]於後學如此。知其所以異而能參其所當同，而後可以謂之[illegible]。[illegible]大綱領既正，音訓甫畢，而成公屬纊，精神全在卷第之下[illegible]字，讀者尤當留意焉。

大學沿革論

曰昔聖人大經大法，所以定天叙、立民極[illegible]之標準者，蓋已籍於春秋之末，吾道失統而下歸于孔[illegible]書，繫周易，作[illegible]秋之外，它無書也。今大學之篇[illegible]論以為記傳學[illegible]以為政也，何其陋哉！孔顏造方以育[illegible]功，曰此經從[illegible]以本初，文從初以至盛，上下相結，粗釋文體而文義未明。歷千五六百年，莫有知其所自出。至本朝程子始曰此孔氏之遺書也，既升之又從而表章之，以為初學入德之門，施及朱子，遂斷之曰經

一章發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或問中又言子思以授孟子無疑然則曾子之門人雖有出於子思之右其為子思之書乎朱子序曰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又曰是書垂世立教之大典後世學者方識此書之全體大用坦然大明矣其始也遭秦大禁斷爛班殘出於屋壁之中幸編簡脫竹簡錯亂漢儒掇拾整比使後世猶得見聖賢之遺經可謂有大功於名教矣然則求全於大壞之餘猷望於既得之後未止於至善亦人情之不能無恨於此而況世變風移師殊旨異非一時之所能驟正也於是隨文解義而不知其綱目之相統承說雖然而不能尋其血脈之不通穿鑿傅會而不思其義理之差舛晦鈍因循於是訛益訛而誤益誤二歎不疑也鄭康成孔穎達不疑也漢唐諸儒亦不疑也至二程子方敢倡言之曰此為錯簡此為脫簡此字當作某字此句明註為衍學者如醉得醒如寐得覺方知聖人本意簡易明白未嘗有艱辛險絕之辭只第二句新之一字稍生則已訛而為親講解者百餘家未嘗闡傳中三新字之相應真是枉讀聖賢之書程伯子先取三綱於錯雜之中則于首三句之下自是一規模也程叔子乃寘於首一章之後七傳之先又一規模也淇澳一章二程子皆於誠意傳後取而寘於未喪師之前朱子不是之從乃獨屬于至善傳之末以其內有盛德至善之句可證也又以沒世不忘為至善之極考之可謂著矣惟有致知格物一傳獨亡自漢儒以來未嘗言其亡也今以經統傳則知其首尾森嚴以傳承經則知其義理精密亡此一傳粲然易知況致知是大學最初用工處誠意工夫是從致知做將來此一傳之不可缺也明矣此傳既缺則何以為明明德之基何以為新民之本又何以知至善而止也於是朱子不得已而追補之字義非不親切旨意非不分明熟複研味然是後世之詞不如古人

完傳而朱子亦自以為未盡故作爲必大問所補致知章何不效其文體曰亦嘗效而為之竟不能成以朱子之義筆健豈有所不足於此果古人風氣不同然不得而強用其力也每讀大學至此未嘗不為之掩卷太息咸淳己巳得見若王峰車君書輯子曰致知格物傳未嘗亡也自知止而后有定以下合聽訟一章蹶然為致格一傳于時躍然為之驚喜有是哉與吾所聞也苟無所增補而補物後還豈非追亡之上功乎雖然程朱三先生玩索非不久聽章析句非不精而不以為傳何哉必有其故矣予嘗反復而思之此得之亡也哉知之矣此傳錯簡於至善之下其此亡也為甚切其捷藏也為甚緊蓋其承上句也為甚緊此三先生所以確然信之而不以為疑然三先生不以為疑後學乃敢一旦而更之無乃備安乎夫天下所不可易者理也二程子不以漢儒之之不疑而不敢不更定朱子不以二程已定而不復敢改亦各求其義之至善而全其心之所安非強為異而苟於同也況朱子亦未嘗敢然而不相參也孚為之傳跣于后夫以經統傳以傳附經則其次第可知者此朱子之言也此章若為經文則上無所繫而下與所附一也兩止字之相應承接固緊矣兩明德之相應而承接豈不為尤緊二也以朱子之所補文體雖於挨合熟若移此章為傳而文氣宛然不失舊物三也以致知格物之不可無傳而此章於此與尚可緩也用其本有以補不足不動斤斧四也古人不區區於字義只說大意而字義在其中況此既有知字物字自然為致格之一傳五也致知云者因其已知推致於極之謂知止知也至於定靜安慮而后得所止豈非致其知乎六也物則有本末事則有先後知其本之當先末之當後是請致知在格物也聽訟者末也無訟者本也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物格矣此之所謂知本即此之所謂知至也此也聽訟一章元在止於信之

下程子進而寘之經文之下朱子乃列於誠意傳之上曰以傳之結語考之則其爲釋本末之義可知以經之本文乘之則知其當屬於此可見則知朱子亦未嘗不以爲當在此八也朱子驗諸章句曰觀於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以此可以知止一章甚明九也或問又曰知止云者物格知至而於天下之事皆有知其至善之所在則吾所當止之地也未嘗不以知止爲物格知至十也以朱子之語參互較之則固以爲致格傳矣然易於補而不易於後何也以誠意一章觀之至易簀前數日改猶未了假以歲月烏知其不遂移也耶朱子曰義理儘無窮前人恁地說亦未必盡須是自把來橫看竪看儘入深儘有在此可謂開後人窮理之門而限以一定之見是心也大公至正之心也歐陽公亦曰經非一世之書傳之謬非一人之失刊正補緝非一人之能也學者各極其所見而明者擇焉以俟聖人之復生也其言精切而深遠廣大而公平既不以已說自是亦不敢厚誣後世之無人乎於是深有味於車君之言而爲之論與同志共評之

家語考

予每讀中庸集註以家語證中庸之有缺有衍私竊疑之因書與趙星渚言春曰文公謂家語爲先秦古書無可疑者因求家語之始末而益有大可疑請從而論之

考古非易事也此先儒之所甚難豈後學之所當易議必學博而理明心平而識遠殆庶幾乎得之蓋學不博不足以該貫群言之言理不明不足以融會群書之旨心不平則不能定輕重之權識不遠則不能斷古今之惑予不敏何足以知之嘗謂學者莫不讀論語也自漢以來諸儒名家亦莫不嘆釋論語也至我本朝伊洛紫陽諸老先生出而論語之義始大明曰脫簡曰錯簡曰衍文曰缺文曰某當作某始敢明註于下然未有定論語爲何人所集也固嘗曰此齊論也此魯論也此爲子貢之門人記矣此爲閔子之門人記矣此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矣然子貢閔子有子之門人後世不聞其有顯者惟曾子傳得其宗嘗著大學之傳若量孝子思乎吾聞夫子年三十有五而弟子益進環天下幾四十年矣其門者凡三千人其格言大訓宜不勝其多也豈論語五百章所能盡哉於此五百章之中而曰弟子之言居十之一七十子之言不能載也三千人之姓名不能盡知也況其言乎論語第之書精則精矣而於夫子之言未可謂之大備也宜乎諸子百家各持其所聞而發越推闡莫知所以裁之處楚之春千里之繆固有不能免者予讀家語而衍論語之原其序謂當時公卿大夫士及諸弟子悉集錄夫子之言總名之曰家語斯書時之矣正如今程子朱子之語錄也蓋顏子之所聞曾子未必知也子貢之所聞子夏未必知也齊魯之君問答二國不能互聞也以今準古獨

之以軍度之以理不有以大會粹爲一書則散漫而無統緒傳而爲某門人何以別其精粗故曰家語之原乎然記者非一人錄者非一人才有高下詞有工拙意有深淺理有精粗紛然而來兼收並蓄亦不得而卻也於斯時也七十子既歿而大義已乖騷騷乎入於戰國矣各剽略其所聞假託其所知縱橫闔闢矯偽飾非將之以權辭詭辯以欺諸侯以戕百姓其禍根盤結於海內紊亂朱鄭亂雅大道晦蝕異端橫溢聖言俟後世此有識者所以夙夜寒心思有以拯之不得不於家語之中采其精要簡明者集爲論語以正人心以明聖統以承往緒以啓來哲爲悠遠深長之計其綱羅橫潰於天下者固不能遽滅絕也然此禍極而勢定則大本大原正大光明巍然與日月並行于天于萬世之下莫不於此而宗之其功又豈在禹下哉當是時也任是責者非子思子吾將疇歸故曰集論語者必子思子也始者亦以爲後學者亦必子思子

藝文志有曾子十八篇此不過記錄之書也子思二十三篇若
中庸大學則子思著作之書也以論語之體段推家語之規模大
槩止記而已然精要簡明既萃於論語則其餘者存於家語雖不
得爲純全之書其曰先秦古書豈不宜哉雖然子晳求家語之沿
革矣其序故曰當秦昭王時荀卿入秦王問儒術卿以孔子語及
弟子言參以己論獻之卿於儒術固未醇也而昭王豈能用儒術
者哉可謂兩失之此家語爲之一變矣於是以其書列於諸子得
逃焚滅之禍秦亡書悉歸漢高堂生得禮古經五十六卷經七十
篇記百三十一篇註云七十子及後學所記此豈非家語之遺乎
河間獻王得而上之宣帝時后倉明其業乃爲曲臺記授戴德戴
聖慶普三家大戴刪其繁爲八十五篇小戴又刪爲四十六篇育無
傳爲馬融傳小戴禮又足月令明堂樂記三篇鄭康成受業於融
爲之註解究其原多出於荀卿之所傳故戴記中多有荀卿之書
班固曰孔子家語二十七卷[illegible]顏師古已註云非今所有之
家語成帝時孔子十三世孫衍上書言戴聖近世小儒以曲禮不
不足乃取孔子家語雜亂者及子思孟軻荀卿之書以裨益之總
名曰禮記遂除家語本篇是滅其原而存其末也以是觀之禮記成
而家語又變於七矣乎於是有曰論語者古家語之精語也禮記
者後家語之精語也今之家語十卷凡四十有四篇意王肅雜取
左傳國語荀孟二戴之緒餘混亂精粗割裂前後織而成之託以
安國之名捨珠玉而存[illegible]瓴而棄商彝安國不應如是之
珠也且安國武帝時人孔壁之藏安國之所守也不能以金石錄
竹之遺音正曲臺之繁蕪其功反出於二戴之下必不然矣是以
朱子曰家語是王肅編古錄雜記其書雖多疵却非肅自作謂今
家語爲先秦古書竊意是初年之論未暇深考故註於中庸亦未
變將故曰家語爲王肅書此必晚年之論無疑也吁家語之書洙

泗之的傳也不幸經五變矣一變於秦再變於漢三變於大戴四
變於小戴五變於王肅洙泗之流風餘韻寂然不復存以古家語
正中庸其詞甚懸其義甚明索不可得而見也以今家語正中庸
終恐有所未安以朱子晚年之論久之未必不改也學者膠柱而
調瑟却成大病是以不容不論惟明者擇焉

[illegible]水災後劄子

竊惟婺女之爲郡三面阻山而太末之水限其西南中間沃壤甚
狹豐年樂歲僅僅自保國家無蕪歲之儲上農無半年之食一遇
水旱上下俱困今年陰沴馮陵西疇告病橫風淫雨浸淫於其外
螟螣蟊賊蝕嚙於其內烏莽穗粒一目百里雖無洚水亦爲凶年
況七八月之間山裂石走百川沸騰五邑狂瀾會于一夕傾覆我
室廬漂蕩我家具淪沒我稼穡鬬絶我民命橫尸被野冤氣蔽天
雖咸淳亦不如是之甚也此豈小故哉死者吾末如之何而生者
日就瀕危尤爲可念伏惟某官任父母斯民之責推己溺己饑之
心散財發粟偏加拯恤德至渥也既而申奏朝廷大捐稍廩賑卹
粟符使者跋履巡按官吏奔走山谷所以慰勞給助恩已曠矣然
識者之慮無餘憾於今日深有憂於方來何者膏腴在下而瀕溪
磽瘠居高而帶山下者宜稻宜稷宜秫高者宜粟宜豆宜油麻又
其次則蕎麥芋果蔬菔牽免十不二三蓋瀕溪者洪水之所匯蓄
山者洪水之所發漲者成穿沒者就橋衝突者砂石縱橫者陵谷
易位凶年之禍未有如是之慘者來春糴價翔踴細民艱食已無
可疑講行賑濟又將次第而舉然賑濟於今日而與去歲不同
蓋承豐穰之後者易承凋瘵之餘者難吾邦自庚子之春講行勸
分于今三年一舉而民猶樂從再舉而民力已竭三舉則元氣必
絕矣是以講行於吳侍郎之時不勞趣辦上下歡然講行于趙都
承之時科擾程督費力殊甚講行於今日實無良策茲當家汪莅

立以特新令先有恤饑之處況弱戶乎是故勸分之令難以復
夙夜以思惟有額衰朝廷帰命君父推借四五萬石之米俟來
春米錢椿積秋成糴還朝廷決不以煩瀆為罪本州又作急那融
四五萬石之資日下差官收糴於浙西候將來賑糴等事此錢亦
不患耗折但浙西晚禾將熟趁發運司未下知糴之令則數萬石
之米揍先收拾止浙西一二中戶從容可辦此其次也大抵凶荒
之餘必有盜賊搶奪之患計出無聊勢使然也但得乞米之奏轉
糴之官即日就道便可編諭鄉村告以此意使百姓知官司既加
振業于前又有措置於後必無負糴之虞必無流移之慮徘徊顧
藉邪心自消然後斜結保伍申嚴號令披深奇剔之吏禁戢暴橫
之民庶幾千里之愁嘆自銷國家之根本益固誠非小補也

魯齋王文憲公文集卷之九

[seal]

魯齋王文憲公文集卷之十

廬陵銅溪劉同編輯
鄱陽三臺劉傑校正

雜著

大學沿革後論

甚矣人心厭陳言而喜新奇也蓋陳言人之所玩熟故易厭奇論人之所創聞故易喜殊不知喜新者易厭而可常奇論雖易喜而必不能久此譬之布帛菽粟服食而終身不能易譬之日月星辰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而況聖人之書正大而平實精確而詳明亘千萬世而不可易者乎其心易其氣求之猶慮其不可得而可以新奇求之於後世乃穿鑿而好異傅會而騁巧不幾於侮聖言而棄心術乎此所以為先儒之所呵斥也僕嘗此病久矣一日聞大學致格章不亡不特車玉峰有是言也自董矩堂以來已有是言矣考亭後學一時尊師道之嚴不察是否一切禁止之此言既出流傳漸廣然終不可泯乃欲以首章知止至近道矣一段充之未免躍如其喜是喜也若為新奇而然其意非喜其新而喜其復於舊非喜其奇而喜其帰於常也若其不費詞說之追補而經傳儼然無有亡缺豈非後學之大幸嘗作沿革論而猶有所未盡既而以大學首章朝而讀暮而思逐一段讀之數十百遍又添此一段讀之亦數十百遍沈潜玩味文從字順體正意足然後知其不可不易也人生至十有五歲自小學升之大學故此書所以載大學之道以教人就以大學名其書也所謂大學之道者大以人言學以地言道以教言其道在於明明德在於新民在止於至善此三句乃一書之綱領而全體大用盡於此矣夫天命是理為吾之性天命是氣為吾之心非是氣則理無所寄非是理則氣無以盛性合理氣者也心統性情者也今教之以通明知識謂之明理

明氣明性明心俱不可得見理於心謂之德故曰明德然此德本
虛靈不昧止曰明德則體用混殺故又添一明字於上下明字本
體也上明字教之之法也既曰明德則不見其孰為理孰為氣孰
為性與心也明明德是大學之道之體新民是大學之道之用各
止於至善然後謂之全體大用也明明德未止於至善則於明德
猶有虧不可謂之全新民未止於至善則於新民猶未廣不可謂
之大明之者因其本明而不使其昏之謂新之者因其既昏而復
使其更新之謂至善則明德新民之準則也自古善字無正訓周
子始以純粹不雜目之言其體則精矣言其用則未切也其用則
是正好處是中節處是無過不及處朱子則曰事理當然之極事
理當然釋善也極釋至也為善或未及一分或過一分不可曰不
善也謂之至善則不可聖人言語雖極精密而氣象却甚寬大既
立三綱法當繼之以日血脈不斷而節拍從容非若後世之淺迫

易露也第四節首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此一句非聖人不
能道也是之謂直指全提言古者所以開今之學也欲明明德四
字若自本而之末自始而之終此順詞也忽[illegible]之以於天下四字
其勢却翻轉自末而歸本自終而原始却是逆詞此文字險處乃
以六先字貫之所以遡其用力之端自天下至齊家皆新民之事
也自脩身及致知皆明明德之事也致知在格物忽又變此句法
而其旨益密自三在六先而下其勢若建瓴傾瀉在致知二字上
文法之力豈止萬鈞之重致者上之所以教也知者下之所以學
也知字既連不可不發之以致之之方益致知只在格物之中窮
物之理所以致吾之知也第五節七后字方是自始而至終自本
而及末欲學者知効驗之先後循其序則不差先之下后之上六
字反覆而體用顛異第六節曰自天子至於庶人一是皆以脩身
為本只一句斂結不特開鍵甚嚴且包括許多教法博而不露約要

而不躐於卑語之中別出脩身來定上下凡格物致知誠意正心
皆成就脩身二字指此為本則齊家至平天下皆末也後又以餘
意一句正結一句反結已含舊傳作意思俱是此於聖人何嘗留
意於作文而詞章自胸中流出自然知此若三綱之下無致知一
語則不知其所以學自物格知至之下無脩身一語則不知其所
以行聖人之言一字不可有無一字不可後先也今推尋章法度
典則如此嚴密然後見知止一段雖若承接緊切而文勢語意互
成鬆弛矣蓋知之一字教者之所主學者之所宗若等閒輕道破
不特文字無精神而於教法亦失先後之序況未嘗窮事物之理
如何遽能知所止而得所止哉知是則乃生而知之之知非學而
知之之知也僕故曰不可不易者此也夫致知者知之始學之先
也知止者致知之功而學之功也誠能知其所當止則思慮不雜
意向不偏氣質不得而勝物欲不得而遷此所謂定也方事之未

至也則此心寂然不動寂然言其靜也不動言其安也及其事之
感通也審而後發發而中節矣審其慮之謂中節則得所止之
謂非物格知至能如是乎僕昔謂知止一章逸亡為甚自今觀之
正見精而非巧也然其錯簡於此不為無其因昔本在止於至善
傳之後今乃遂在止於至善經之後此錯簡之由也非後世喜新
奇而創為此論也朱子之門人亦有問曰定靜安在物格知至之
後意誠以下六事未然之前處則在意誠以下將發之際如此貫
之可否朱子拙云爾云云如已有此意矣朱子又曰知止至能得是
說知至意誠中間事章句云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誠以下則
皆得所止之序也或問又曰格物致知所以求知至善之所在自誠
意以至於平天下所以求得夫至善而止之也此固已分明以知
止章為致知傳矣但未決於遷也前此讀者未嘗玩味致此疑於
滄州講席之上耳此皆僕前論之所未盡者不敢不思有以補之

是豈新奇可喜之論哉所以斥命追豐臣以正舊章也朱子又曰大學首尾該貫失了多字便要討尋不見忽然討見即是元初底物事愚敢於致格傳亦云

中庸論上

自泰山梁木之音絕響而七十子之門人散處四方各尊其所聞各識其所得紛紛著書大略有記錄之書有訓詁之書有立言之書七國酣戰縱橫闢僻之流風餘韻彬彬然人猶知所敬也雖縱橫異說之士或咋舌而失其辨秦燔典籍漢崇儒冠至挾書之禁開而後河間獻王及高堂生得書爲最多集雖勤而錯亂磨滅固亦多矣考其諸後淵源恢弘祖訓端緒散無以踰於子思子也孔堂神壁壁發得大學中庸始見于世大學經傳更此分明猶參錯而不知正中庸之章編奇絕而微言奧旨尤不易正也子朱子雖裂分鑿析次第不尚承漢儒之舊大書以提其綱紐

字以指其要章句密矣或問詳矣學者之問答亦備矣又推出體用二字該貫一篇之大意故勉齋又曰首章所以明道之體也僕於是而又有感焉首章三句句句有體用也天體也命用也性体也率用也道體也脩用也總三句言之天體也性則天之用也性雖用也又所以爲人物之體道固體也實爲性之用道雖用也又所以爲教之體僕固曰首章三句句句有體用者此也子思子於性教之中提出一道字教學者所以脩上承天命下達民彝戒懼乎不睹不聞存天理之本然者此體也如謹乎獨知之地遏人欲之將萌者此用也未發之中體也已發之和用也此言性之體用至於中庸則言道之體用故朱子以中庸對中和言則中和是體中庸是用以中對庸而言則中是體庸却是用古今言體用未有如是之密者蓋庸是常行不可易之定理中却是隨時權衡合乎此理者也而中之一字又有体用之分焉程子所謂不偏不倚者此中之體也呂氏所謂無過不及者此中之用也朱子合而言之曰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也中間又以費隱分體用以誠明分體用末章又自爲學立心之初至篤恭而天下平因用以歸于體故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澄心易氣玩味章句始無餘蘊僕至愚而讀此書雖有年矣始則茫然終則瞿然及其久也猶覺有所疑而無所質正深竊病之蓋子思子之爲是書也義理精微而意味深遠規模廣大而工夫縝密有非初學之所能遽通其茫然也固宜於是子朱子提挈綱維指示蘊奧支分節解脈絡貫通句句字字粲然於心目之間爲得不爲之瞿然但固滯之見似覺文勢微有斷續或用參倫雖朱子亦嘗曰文雖不屬而意實相承乃指第二章以下十章言僕於此十章曾未見其不相屬也凡朱子曰承上起下豈非相屬者乎此後實有斷續不相屬者朱子却未嘗言之此正僕之所疑也知仁勇之分言最先也

而三達德之總言乃實說於七八章後行遠登高之譬繼以鬼神之爲德若判然不相接也大哉聖人之道凡三章與至誠無息亦不相類也哀公問政與仲尼祖述尤相遼遠此皆固滯之見涵泳探索終未能釋然因見漢志有中庸說二篇五字心頗異之求於諸子之列已有子思二十三篇竊意大學中庸當在二十三篇之内矣今乃於此又拾大學備擬中庸之說而二之何歟沈思久之豈非班孟堅亦有意於考異而傳疑乎僕不揆其愚乃搜歟原乃宜原滯乃輯舊解乃秩然序次乎大分之辨也瞭瞭乎大用之駁也遐想權規以意逆志庶幾得之姑竊錄識于後雖未達揆前乎論但析裂古書推動宗旨不待人罪之而亦自深以爲罪也孟子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僕不役尚有待於後之賢度之

中庸論下

或有問者曰二篇之析子固有證矣然則性之與教亦有不同歟曰非不同也正以其所指以示人者各有義也惟其性之所自來則人與萬物同一原也推其性之所當行雖天地之健順亦不外此教非不同也曰脩道指其當行之路也曰明誠指其當知之理也知而後能行行固不先於知也夫性最難言也原其繼善成性之初理與氣未嘗相離也推其極本窮原之義理與氣不可相雜也於不可相雜之中要見其未嘗相離之實於未嘗相離之中要知其不可相雜之意方爲淳粹峻潔不特嚴旨矣夫氣者性之所寄也性者氣之所體也舜之命禹曰人心曰道心此分理氣而並言湯誥曰降衷劉子曰受中此於性中獨提理言所謂性則理也告子曰食色曰生之謂此於性中獨提氣言故曰不識性也子思子曰天命則理氣混然在中曰喜怒哀樂本乎氣者也特以其未發無所偏倚故謂之中此氣而含理也發而中節亦氣也有理

以歸乎中故發而能中節矣中和之中主靜而言理也性也體也中庸之中主動而言德也情也用也今旣以中庸名篇而中庸二字不見於首章何也曰道也者非它道也非可離之道也即中庸之道也曰不可離豈非日用當行之道是曰庸乎是以君子戒懼乎未發者所以養此中也謹獨於將發者所以審此中也惟中而後可庸也雖天地位萬物育亦庸也非聖人推極其中和則天地亦有時而不位萬物亦有時而不育此感應必然之理非天地本不位萬物本不育必待聖人致中和而後位育也故首章非徒中庸也蓋中庸之義已默寓於道之中不然則次章忽曰君子[illegible]與首章全不相屬恐子思子之[illegible]章決不如是之無原也吁[illegible]說漢儒之訓故不知關洛諸子兼[illegible]之粹明不覩中庸之[illegible]知朱子章句之精密[illegible]而猶有疑焉者以此首章[illegible]於錯簡朱子止從其舊乃於[illegible]中提出關鍵字爲之脈絡[illegible]其密

自次章以知仁勇聯絡之自十二章至十九章以道之費隱聯絡之自二十一章止三十二章以天道人道聯絡之於第二十章又以包費隱兼小大起天道人道之旨不復有纖毫間隙之地其用工於此書可謂密矣實所以開後學之耳目發性栝之精神而僕後何疑焉但第三章旣是第二章之結語第五章亦爲第四章之結語各分爲二疑其太密也第七第九章朱子旣曰承上起下則是文相屬而意相連矣竊疑七是一章恐不必分也第四章初言過不及此固中中之義次言人莫不飲食豈非庸乎第十一章索隱行怪此非常者明矣半塗而廢此不能常者也不見知而不悔此固能常者恐推上知仁勇又是費亦費隱之爲體用亦精矣竊意凡言道之費處皆指日用常行人之所易也者所以中明乎庸之義也前言飲食日用之常也此言夫婦人道之常也天地之間陰陽感應庸之大者也天地而猶有憾者是陰陽感應大者也天

地而猶有憾者是費隱矣其庸也惟藍田呂氏以費隱以上論中以下論庸此最得子思子之本旨朱子乃以爲未安恩之不得其意但呂氏此下有以隱爲至道或恐以此爲未安也不然則子思子反復論中如此之詳不應論庸如此之略也豈以發越費隱二字之精神故推其庸乎又何爲有庸德庸言兩字露出精神以混知非忘庸者也凡顯然易見形於天地之間者莫非庸也費隱之下當繼以行遠自邇一章九經之下當以大哉聖人之道言聖人之道雖如此高大亦不過在禮經威儀之中亦庸也但無此德則不能凝此道自用自尊反古道皆不知中庸者也本諸身至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亦能盡此中庸者也卒章兩稱德亦指中庸之德而言雖自費用工夫天下平亦本乎天之所命[illegible]無臭非可求之於氣也僕之所疑者如此恨不及質正於先[illegible]不敢自以爲然又不敢自以爲無疑無卷浩歎若有得焉[illegible]疑而長

終豈若疑似其所疑以俟後之朱子云

誠明論

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之此反訓也子思子又以不二體之又以純亦不已明之人之生也稟此真實有仁有義有禮有智發然在中無成不見是曰誠明人之一心執無知覺氣質物欲或錮或蔽必有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物來順應不妄不欺是曰明誠前篇首天命謂性在命中脩道則教在道中然非誠則命不能立非明則道不能行此誠明之可以為綱而不可以為目次章曰至誠盡性此聖人之誠也其次致曲此賢者之誠學知之事也楊氏學問思辨篤行之說朱子於輯略亦取之竊意顏子喟然之嘆實似之形著明動變化六字程子推出於外承上章言也張子推入於內起下章言也曰成己成物言所以為教也至誠無息推而廣之言天地之誠也至誠前知與大舜文王之所以與相應見神之德

與武王周公之達孝相應哀公問政章脩身一節入前篇之外舉夫子之答問以起明善誠身之義竊意夫子之言至其政息而止此下皆子思子之言申言其政之布于方策若如親親之仁尊賢之義等殺之禮其所以脩身脩道者皆明善誠心之功後之人欲舉文武之政行于天下者尤不可以不明善而誠身也博學之以下乃明善誠身之本所以為教也曰誠者天之道以釋上誠字誠之者人之道以釋下誠字不勉不思從容中道此言聖人生知安行不待明而誠擇善固執此言賢者必待明而後誠非明不能擇非誠不能固皆訓釋之詞也漢儒系亂于上豈有綱領未立而訓釋已見本末先後之無序何足以為典則之文哉一篇之中此章為最長所以舒徐容與開示術蘊明誠為教之義復稽仲尼道傳四聖德參兩儀以結至誠盡性其意已足而猶有餘思其詞已終而猶有餘力再提至聖至誠闡而又闡淵淵無涯至聖以德

原缺

未發嗚呼道無古今學無先後亦在乎人之自勉而已此愼之所以確然有俟乎後之朱子也

原命

命不難於原而難於推亦不難於推而難於立夫命至難言也吾夫子猶罕言之自伊洛諸儒先得義理之正傳訓故精密非復漢儒之舊天賦二字之外無餘說也推其命之所有則有理焉有氣焉然理非氣無所寓氣非理無所主理氣未嘗相離亦未嘗相雜蓋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上下既分固不得而相雜然形在乎其中亦不可得而相離也曰理曰氣形而後知天賦是理為人之性有仁有義有禮有智雖有是四端不得而見也推其已然而后知因其惻隱之發而知其有仁也因其羞惡之發而知其有義也因其辭遜之發而知其有禮也因其是非之別而知其有智也百行萬善皆從此出天賦是氣為人之形有清有濁有厚

有薄雖有是四端亦不得而見也推其已然而后因其聰明之質而知其得氣之清也因其昏愚之資而知其得氣之濁也因其富貴而壽而知其得氣之厚也因其貧賤而夭而知其得氣之薄也五福六極有萬不齊皆從此出故推其已然者不為難於此而又有數焉則可以推其未然也夫數者亦天之所賦也亦有理焉有氣焉河圖洛書數之始也有文五十有五奇偶重列者此河圖也有文四十有五奇正偶偏者此洛書也天豈能諄諄然授於人哉不畀之以龍馬神龜則造化之妙陰陽之儀何自而著雖出於物而不囿於物物皆有理有氣惟神聖而后能推之伏羲因河圖而畫八卦大禹因洛書而叙九疇聖人則之者用之於曆數以推天地之變化用之於卜筮以推人事之吉凶揲蓍無窮感應莫測此聖人神於用而妙於推也以卜筮言之卦爻一定之理也假大衍之數託靈蓍而揲之積其誠意九十有八變方成一卦未然之吉

凶可坐而知也以曆數言之以日月五星運行于天者有經緯躔
合之不齊以太陽一周天爲歲以太陰一周天爲月分之以四時
參之以餘閏皆求之於已然而推其未然越宇宙之無窮皆可坐
而知也聖人之用數止於如此夫一非數也此數之所由始也天
開於子其體圓而虛地闢於丑參乎天中其數爲二故曰參天兩
地何疑之元自是一陰一陽動靜變合而生五行天一生水地二
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五行各一陰陽是曰十干日
月旋會之次舍謂之辰周天凡十有二辰干辰相摩爲六十甲子
以六十甲子紀其年月日時此曆數之名號也後世於曆家窺見
此理則以人之所生歲月日時推其所直之甲子亦名之曰命此
固不可謂非天之所賦也於此可以推其性情得於仁義禮智者
孰多孰少可以推其氣禀得於貴賤壽夭者孰厚孰薄而精其義
亦可入神又有以五星之躔度吉凶推之今考其學以日計時得

命十有二次其六十之十二得命七百二十計之以日又六十其
七百二十得命四萬三千二百又繫之以歲六十其月則得命二
百五十有九萬二千矣夫以二十有二字之至約參伍錯綜甲子
凡三周數衍變化數之繁夥一至於此其術可謂神矣然以古今
之遠四海之廣人生林林過者化來者續雖天之命於穆不已廼
假圓於二百五十有九萬二千命之中又何其術之窮也又有不
推五行五星而一倚於數者紛紛衕騖於天下如太一之小遊三
百六十年太一之大遊四千三百二十年軌革之九百六十年九
尼之四千五百六十年楊氏太玄之八十一首關氏之洞極二十
七家司馬公之潛虛五十五行尤局促而易窮也惟康節邵子之
學衍而申之爲最盛以三十年爲一世以十二世爲一運以二十
運爲一會以十會二爲一元曰元會運世者不過又加一大年月
日時也然囿於數而終不能無止法推其極亦不過五萬伍仟九

百八十七萬二千而已愚不能又加倍也尙能自二十二字斂而
約之愈妙而愈廣雖古今之遠四海之大人生消息變化之無窮
蓋有不得而異亦不得而同矣十干十二辰衍而爲六十甲子推
其所以相克者止於五行五行氣也五行之神則仁義禮智之性
也性卽天賦之理也君子脩之吉小人悖之凶此常理也君子脩
之亦有時而不吉小人悖之亦有時而不凶此非常理也變也氣
之不齊故有時而變理則一定而不可易學者當循其常而安其
變秉其彛而御其氣要使理常爲主而氣爲之聽命焉雖富貴
貧賤壽夭之不同而仁義禮智信之在我者不得而滅此自昔聖
賢敎人之要法所以經綸天地之大經裁成輔相之道無以易焉
張子曰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窮理盡性則性
天德命天理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壽夭而已孟子曰莫非命也
順受其正殀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愚故曰命不難於

原而難於推亦不難於推而難於立然不知其原則不能推不能
推則不能立故作原命

禱雨劄子

伏聞某官爲憂閔雨靈神不宗而又禱祈於社稷於義尤爲至當
蓋社者實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五土之祇而后土句龍氏其配
也稷者實專於原隰之祇能生五穀者而后稷周棄氏其配也自
昔國家所以昭事祈報莫重於此與其相勝於老子釋氏之祠與
夫妖妄淫昏之鬼者相去遠矣愚又聞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境
內之山川今用黃冠之敎而上供其皇天上帝是禮之僭也又以
呪縮爽秩旋繞廁襍於宮布敎化之庭是禮之亂也至于職分所
得而祭於禮爲正者則前後未有能舉而行之者誠爲缺典夫山
川所以爲神靈者以其氣之所蒸能出雲雨潤澤萬物故也今東
陽之爲郡此山莫其後嶸潑浼其前此所謂境內之名山大川是

也愚自兒童時每見北山有雲冒其巔須臾必雨雨則滂沛周浹四境近年以來雲雨多興於南山之西而所及者有限蓋陰倡而陽不和其氣逆而勢不順縱有嘽拜而逮北常數蓋北山者一邦之望山也今其氣鬱亢久矣誠得賢守若主其壇壝幣之制者其齊降眞鎭之節躬率僚寀精白瑩□必有將應夫人之於天地均一氣之流行然是氣無所偏係則宜□感應蓋天子命諸侯主是山川以莅其人民社稷之事茍其氣□感相攝接而無間夫山川者天地之正氣也人以正氣感之則正氣應以戾氣感之則正氣不應矣茍能正其祭祀之本先須□其感召之氣及政事之淹鬱者疏剔之凡征稚之苛急者寬弛之使千里人民之氣和而山川之氣已漸和矣然後齋肅一心精意誠意會山川之氣通幽顯之神何所禱而不應哉昔南軒張先生嘗行于桂矣試取文集觀之信不誣也輒不自揆以書生迂闊之言恐可以裨贊民事□之誠心如或可采願勉強行之

朋友服議

咸淳戊辰臘月十有九日夜承北山何先生之訃次早拜聞性哭之既斂僕雖以深衣入哭隱之於心疑所服之未稱也自吾夫子之喪門人不立正服乃以義起若喪父而為心喪稽子曰師不立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恩若顏閔之於孔子雖斬衰三年可也其成己之功與君父並其次各有淺深稱其情而已僕於北山受教爲甚深豈可自同於流俗因俗禮而服有朋友麻三字此豈非朋友之服乎鄭康成云朋友雖無親有同道之恩相爲服緦之經帶又曰士以緦衰爲喪服其吊服則疑衰也之爲言擬也緦麻之布十四升疑衰十五升即白布深衣擬於吉服也蓋緦衰服之極輕者也他無服矣止有吊服所以說之注云吊服加麻其師與朋友同既葬除之疏云以白布深衣庶人之常服又弔皁未成服以前服之故庶人得爲吊服素冠吉屨無約其吊服圖云庶人吊服素委貌白布深衣士朋友相爲服吊服加麻加麻者即加緦之經帶是爲疑衰或曰深衣吉服也而可爲吊服乎僕曰註圖已云疑於吉服也況非止爲吊服觀疾病時男女改服計曰庶人深衣又曰子爲父斬衰尸既襲衣十五升布深衣扱上衽徒跣交手哭是孝子未成服亦服深衣也或者又曰安知深衣爲吊服不爲麻純乎僕曰純之以彩者曰深衣純之以麻者曰麻衣純之以素者曰長衣以采緣之袖長在外者則曰中衣各自有名不可亂也又曰子創爲此服豈不驚世駭俗人將指爲怪民矣僕曰以深衣爲吊服鄉閭亦間行之□未加麻耳是服也魯齋黃先生考之爲最詳其書進之於朝藏於秘省板行于天下非一家之私書也遵而行之豈得於過僕於北山成服日服深衣加帶經冠加絲武即素委貌環以白巾見者未嘗以爲怪越數日通齋葉仲成父來吊僕問昔日毅齋之喪門人何服曰初遭喪時朋友以襴幞加布帶其後共考儀禮至葬時方用深衣加經帶僕於是釋然知其無戾於禮也故作朋友服議

魯齋王文憲公文集卷之二十

鄱陽三峰劉 編輯
廬陵銅溪劉同校正

題跋

跋道統錄

立天道者陰陽也立地道者剛柔也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此非天地之道統乎聖人以仁義設教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道所以繼絕學而開太平此則聖人之道統也道統之名不見于古而起於近世故朱子之序中庸拳拳乎道統之不傳所以憂患天下後世也深矣昔陳君平甫請于張宣公本六經語孟遺意稡十四聖人纂為作傳而國朝濂溪河南橫渠諸先生附焉洙泗門人至兩漢而下及程門諸賢凡有見於道有功於聖門者各隨所得表出著成一書宣公遜謝不克堪曰若裒類聖賢之言行聚而觀之斯可矣雖有是言而未有是書也後幾百年天台王峰車君始成是書理其緒而分之比其類而合之曰大原者統之體也曰明訓者統之用也曰分紀者統之序也有經焉有傳焉有史焉可謂善繼朱張二先生之志而述其事者也嗚嘻偉哉書乎所以開先聖之道而大一統也矣使近理而亂真者不敢與於斯云

跋時遯齋遺言

予生晚不及拜遯齋時公少年識公之名字於考亭鹿澤二集中後聞公之言行於公之子若孫起敬之曰已久今始得拜觀公臨手足之遺戒嗚呼是豈勉強者能之乎死生固大事也亦常事也若以死生怵其中乖絕而精爽不亂者非平日有所養者不能其屏絕釋老治喪一依司馬書儀可謂得其正而毅若於此可以驗其學矣勉二弟加意養老悲哉孝愛之至情實若罔極之恨於言表使人泫然出涕又公之跋若未滿而實深與也聲齋以其季

之瞑為公不亡而未知其子若孫又世其家而孫曾頭角已嶄然深厚益未艾也若公者真可謂不亡者矣

跋朱子與時遯齋帖

昔紫陽之門四方之士雲集不旋踵而倍其師說者亦有之才有一再世之後而能守之而不變者也科舉之壞人心猶未若今日之甚而朱子當時已諄諄言之豈非遯齋後知自悟必有以叮嚀告戒其後人所以東阿道澤俱凝望於少年蓋此帖有以啓其秉彝好德之良心也今之士若方擬竊紫陽之緒言以求進取之利者紛紛皆是觀是帖而顏有泚者猶庶幾乎仁也之未亡也

跋鹿澤遺文錄後

勝孫昔嘗造里之廠書舟夫人欣然出舊稿為致書貴曰吾家非窮空特欲汝曹異時見此不忘吾此意東萊先生嘗誌此語於墓今觀鹿澤手書遺文寄札細字粲然於綠楮者若幾百年矣豈非先生嘉其母子之志以成人之美者乎子孫猶不可忘此意也拜手敬觀書其後以歸之

跋李兄大學編

大學之編明白整潔吾嘗竊窺曰非用工深者未易到予交李君之日淺觀其辭氣宜未稱此編者何其善於韜晦也為之驚異且自媿知人之難性翁問曾見小學否實言外之教云

跋汪約叟高安紀程後

慶元縉紳之禍予不忍言也今又拜觀約叟汪公紀行之卷而重有感焉蓋大愚忠公之謫也獨二汪公著始終之義長公列名黨表足以道其行少公衆命撫孤以護其喪嗚呼是豈不足以增天倫之重哉天倫有五惟君臣朋友以義合友朋者又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所取正者也於平居相與講論者易臨變故不顧己私者難至于斥權姦而直言扶禍患而身作則平居相與講論其可知

矣嗚呼大愚公之忠既已昭白于後而二汪公之義尚未大顯於時豈非後學所當發揚者乎二汪公皆先君子所敬愛之友也予自童丱嘗學附爲甚至敬觀此卷遺墨尚新俯仰已五十年而公之墓木拱矣怵然爲之感慨輒記歲月于後

跋張魏公憂居帖

予每觀魏國張忠獻公之行狀見其一再奏疏於謫居二十年之後艱苦杌隉之時忠孝之誠真足以立天地之心扶綱常之本未嘗不爲之泣下 高宗皇帝初不以爲忤而逆檜之餘孽未殄群忮宣歷而公復貶矣又未嘗不爲憤悁今觀公憂居三帖正此時之筆也讀其章數使不悖孝道之情又足以想其篤厚淳至之素心此又忠孝之本也未知此帖所與者何人而能閟公之安否於憂危可畏之時信賢矣哉若其歲月則紹興乙亥之夏至今寶祐甲寅正及百年所繙竹之塋域何在今方兵逆禍結其存亡未可

知而公之後復寅淚而不服讀公之帖者必有感於今昔者矣哉嗚呼悲夫

寶晉小楷跋

寶祐丙辰元夕後五日邵君出示米南宮小字詩稿一冊再三觀予爲之序予不善書何足以知此寶晉之字幾滿天下而小楷不多見濃墨大書以逞其逸邁奇倔之勢是其長也人亦以是愛之至於蠅頭細字而閒暇乎安篇什雖多而始終如一何此老之不憚煩也非故態時露一斑幾不能辨靜軒先生所指其精神風格亦正在故態中若夫收藏跌宕之氣運功於毫芒如觀魚紫硯閒而甲胄森然如走馬蟻封內而動中規矩此寶晉之異事而予之所獨愛也邵君又言其所自來得於米氏之子孫此固其家藏之物無疑子孫不能保而它人是保此不足深怪故不必子孫保而得也人常保之乃所以爲可貴也邵君力學自好其所保者何止

此我予將次第而請觀焉

題九老圖後

唐有洛陽九老圖傳于世久矣我朝洛之諸公繼者凡三其一圖形於普明僧舍蓋樂天之故第也元豐中又併于韓富公之第凡十有一人圖形于妙覺僧舍時人謂之洛陽耆英圖此則普明之本亦九人對奕者文潞公司馬溫公觀者富鄭公舞者苟公正南諱丙回視持書人則王公君貺諱拱辰也餘則忘其姓名矣此乃花溪胡氏表所家當時已俱書棋局爲戲笑今四十餘年憂患熏心笑不上於眉端欲如往時不可得而此書亦復流落廢棄於道左見之惻然收而表襮之書其本末于後時展玩以自警後之觀者亦有感於予言者乎

當卿王忠惠公家問跋

人主固不可有輕天下士大夫之心也士大夫至爲人主所輕蓋

亦反躬而自責乎吾宗忠惠公自言路劾柄臣而去國屢語不起死之日猶有柄臣來公之書久之而俱不答誠又數年柄臣者敗天子思公之言褒以遺直讚褒表以帑諡錫之土田以恤其孫獨宗天子愛重久而不替如此今觀公之家問藹然篤厚之真此其所以爲忠君愛民之本若公者非特一宗之瑞一鄉之瑞實天下國家之瑞天之未欲平治天下而不壽公歲月逾邁使公尚在始逾六十非止宗黨之思有識者莫不思之至于天子亦思之後千百年有思公而不得見者得見此帖猶足以慰其高山仰止之敬矣其謹寶之

跋朱子帖第八卷

寶祐丁巳夏六月得此卷十有一帖于舅父弟得之於鐵峯密庵之間使人遺恨感嘆者累日往往前此所得之帖皆以前後去其素紙而此卷迫切尤甚亟加裝潢尋考歲月其具位稱雲臺者建

乙巳之春稱南貢[illegible]未
戊申之間皆大父在[illegible]六月
起月而大父已捐館舍此爲[illegible]
[illegible]之梓授初十有五年[illegible]
[illegible]稱黃帝則勉[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其人於大[illegible]
可恩之[illegible]
[illegible]之兩王也其[illegible]
[illegible]心尊親已亡而[illegible]
[illegible]時已知有[illegible]
[illegible]如丹已[illegible]
而[illegible]以請教[illegible]
七百幾十分[illegible]

[illegible]公亦聞者[illegible]
[illegible]知然予固未[illegible]
[illegible]之詞曰君欲聞予年八十有[illegible]
[illegible]者壽時令飲食[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開[illegible]杜[illegible]明[illegible]
[illegible]自銘[illegible]自見始[illegible]
[illegible]見亨上壽[illegible]
[illegible]見有盛而[illegible]曰[illegible]
[illegible]然默坐時自分[illegible]
[illegible]以尊而明養而[illegible]
[illegible]則[illegible]生之要訣其精身俱命之要
在此也人之所以[illegible]傷生者[illegible]
境之甜耳有蛀咀嚼公之詞淸然太古之餘味可以見[illegible]而失
要瑚矣陳氏子元[illegible]一日遺示此卷墨色淸勁如新跋者已倫公
之[illegible]行予不復述止原公所以得壽之理而已後生能保愛家藏
而尊尚之志亦淳雅推此志而不從[illegible]其可量哉

跋桐岡[illegible]記

歲壬戌之冬予始於上蔡書堂納交于王峰申君而未暇識桐
岡君也一日桐岡之子以王峰記文示予三復興嘆意君之所
以爲誠君子也四非之言可[illegible]者舍之生右銘與予曰當
如君子尚斯焉取斯

跋董氏族譜遺跡

理一分殊之旨每於宗譜見得尤分明人之宗族戚大繁衍千支
萬派其實一氣之流行知其分之殊固不能無親疎之別知其理
之一則不可忘敦睦之義今獲觀董氏諸譜并分派布精確簡明
必知所以篤其恩意於宗族矣至於寶先世之遺墨愛護如拱璧
又必知其所以寶先世之遺體尤謹於愛護者也董氏安得不興
乎哉

題賈[illegible]龍眠馬圖

龍眠之馬皆少年之筆也初龍眠好畫馬閑馬所在至忘食凝觀
神游於群馬變態之中有一僧語之曰觀君胸中無非馬者得無
與之俱化乎龍眠大恩始絕筆故曰龍眠之馬皆少年之筆也人
實龍眠之馬正犯其所甚恩者矣昔有名僧獨愛蒼鷹與馬人問
之曰獨愛其峰神峻聳耳雖所愛異於人是亦著物也前輩[illegible]事
佛教以二事告之

跋趙遠庵帖

右遠庵先生趙公手帖四紙得於揭堂劉先生遺書中其實藏于
筍近三十年及搜訪揭堂往復遺稿則已散逸而不可得獨於找
詩見傳心訣頗冊折衷辨師商之句而已又每以未獲見遠庵文
字爲恨今觀安得三益之會於朋友之義可謂甚篤及池錄刪節
之語於師門之懸可謂甚深論理一分殊之跋得蠡山以來一派
宗旨爲甚的未嘗不注心景仰也景宏癸亥先生之嗣子工部秉
徽東陽東政爲然未嘗徑遇爲才序川敬棣題四帖歸于家廟之

敬拜手書歲月于后云

跋勑額代明招作

臣聞人子之事君功在社稷德在生民死之日國有恩典哀卹之有時有弔有祭有謚有賜葬之禮有護葬之官有賻襚賵贈之行列有明器輀翣之名數有山陵塋碑之式有若歐翁仲之衛又即其塋守冢晨昏香火以奉其神靈之遊息皆所以旌表其功德也而寺額以功德名所以示世世子孫無窮之思恩亦厚矣本朝大臣功德之盛未有出於呂氏之右者自許國文靖公申國正獻公父子相繼輔相兩朝下至右丞東萊公扶中興之運雖勳碩謝事之青史香之太常固已煇耀今古加以榮陽公得洛學之統受文靖公教北學而之南貽我太史成公寺丞忠公學問有源羽翼道統兄弟相繼爲百世師于子孫孫皆有衍而未艾積累休哉惟呂氏之先葬于太原天福中文靖公遷祖父代公觀公于鄭州之檜陽寶元中建寺墳側賜名廣福禪院公疏詔改賜褒忠廣福子孫從樹建炎初右丞與夫人於新鄭縣寺額曰元淨明招因右丞隨遷南寓寄于桂林暫殯于寓北紹興十六年據部初葬于婺之武義明招山辰安院又得地于墓之東二十三年奉右丞之柩窆焉自是子孫散衍于左右三十一年遵先志請于朝於辰安之上冠以元淨二字其後文靖公葬于信之德源亦以永安院請于朝改曰懷中永安之院皆所以遠望上世之兆域以識終天之恨然子孫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吾齋積一氣通流固無南北之間也山僧惜嘗慮遷歸於懷中永安已勒勅額登之樂石今又承乏于元淨惠安論之父老寺舊有勅額之碑慶元戊午燬于火致不重刊以侈聖朝報功之賜以興故國喬木之思云

跋東坡滄浪二詩真蹟

老米評公之字以五陵年少方之亦太貶矣觀其神情超邁非

南遊後人所及三復二詩尚想幅巾小舟瀟然滄浪之上其人遠矣墨猶新也悲夫

題碧霞山人王公文集後

文以氣爲主古有是言也文以理爲主近世儒者嘗言之李漢曰文者貫道之器以一句蔽三百年唐文之宗而體用倒置不知也必如周子曰文者所以載道也而后精確不可易夫道者形而上者也氣者形而下者也形而上者不可見必有形而下者爲之體焉故氣亦道也如是之文始有正氣氣雖正也體各不同體雖多端而不害其爲正氣足矣蓋氣不正不足以傳遠學者要當以知道爲先養氣爲助道苟明矣而氣不充不過失之弱耳道苟不明氣雖壯亦邪氣而已雖氣而已否則客氣而已不可謂載道之文也可者端浦先生王公之文亦可謂得其正氣者乎予學也晚不及識公而予之妹婿俯少嘗師之爲予言公之學緣詳公嘗客諸侯於邊郡數經擾攘之變而能相與倡牒計畫精密指定又剛勇柱直簡真當世有用之才卒不與時偶歸而講道杭社莫不翕慕問已起敬日久一日得公碧霞之集窮日夜而讀之其詩清麗閑雅其文典雅有法度於縕積中得其精實之味尤恨其不得識公而相與從事於斯也又恨其銓次未約猶以半年之作雜於其中者多不責精後世文集之通患若玫其後先因得其進學之序亦在乎人善觀之而已其不終荒湮有感公之文而著其正氣之說于后云

跋周侍御家問

侍御周公清標勁操吾鄉之典刑自幼知所敬仰今始獲拜觀公之家書於敦厚謙和之中有剛毅不撓之意言行相顧夫袁知一節然見於家庭父子間之真情誠之不可揜如此矣嘗考呈嗣脈之初屈稍求治從諫如流公於是時以敢言受上之被親擢諫行

言聽宜也公已逝屢其甚難何哉今一百年矣其難易視昔又果何如也有能如公忘私徇國死辨一去亦何難之足云於乎九京莫作感今懷古使人掩卷太息貫之能繼世科又能刻著自勵是豈特頌揚其先烈而已其有關於世道者甚大也不知惜而題于后

題呂申公試卷

自科舉之法立而鄉舉里選之制壞此無足怪蓋取士之法壞於禮部之婦人僅數百年聖賢之君不能復此爲可恨然猶有可諉曰國朝兼采時望也至糊名之請行而士之進退一決於三日之虛文雖綱常淪壞之人敗繒屠狗之輩不必擇也既登高科則清官要職執卷取償朝廷雖欲不與不可得也取士之法至是不復可言然名公鉅卿未有不出此塗者蓋同行而異情耳非法之果善也乃法之大幸也以一二人才之偶得遂謂千萬人之皆然不亦太疎乎凡誣經詭聖希求苟合莫不中選而抱道守義拙於華藻者莫不屏黜是豈法之果幸哉乃士之大不幸也嗚呼因觀呂申公試卷中稱名是法猶未壞也科舉之法不復古天下無可治之理三嘆而書于后

古賢人押字跋

我思古人嘉言善行不能盡識也每見其一點一畫未嘗不玩味其意趣注心高仰之實諸癸丑得此碑於鄰舊人異哉人之癖好也何乖若者不惜其勞何則石刻不吝其費是果何益於世哉予則因可以觀人物亦可以觀世變蓋古人之押字嘗書名而花之後世乃不然與其名而不相似直著其心之精微寓於點畫之中字者與人同未足以深知其人押則我之所獨人焉廋哉予觀司馬文正之押署名而小花既不失其製押之原而精神風致自然見於誠意之表特此法未易盡識之耳以大略言之凡氣眾之重厚輕浮心事之坦夷險嶮趨向之邪正力量之强弱皆可見也既於字以得其人又於人以驗其世故自唐末終五季諸人固無足取觀其押字莫不狂詭飆揚傾欹放蕩宜乎亂亡之相尋及我國家盛時諸賢之押何其簡易而平正也君子之於物不以其末而棄之亦必求其本也嗚呼是雖筆墨間至淺事也其可忽諸

跋武昌解氏善居圖

天地間所可大根者氣運之不齊也天理固未嘗須臾亡天理之亡此氣昏之也自陽明一涂於陰濁氤氳轇轕而陽明不得以自全矣於陰濁之中而陽明粹然不雜者實不易遇故清淳精一之會鍾而爲大聖大賢或千百年而一得是天地之間氣也以大舜之聖而頑嚚象均不能同德於一家而管蔡之愚不率德於周督封胡之間於聖賢之外求其世世一德相傳之久固無是事也無是事則不敢輕責天下之人故先王之教厚人倫美風俗者所以不可一日廢也武昌解氏去聖賢固遠矣而能獨得夫淳厚之氣所鍾者報所傳者遠隱然仁義之遺風豈人力所致哉是亦間氣也歟吾謂其不識字故能全其天此有激之云以慨世間識字者可也不然先王之教詩書之澤豈與人倫壞風俗之物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此夫子之所大惡也蓋巢趨存之國此也知先王之教不可一日廢所以示化民成俗之方備解氏事以興起感發人之良心善性其旨深矣若欲以此表章解氏政非其所願也使其知表章之爲榮則解氏淳厚之氣漓矣因有感而書于后

跋趙挈先天圖

嘗讀康節之詩曰皇王帝伯經㮣賦雪月風花未品題蓋直欲以是爲勳業而理推比方聖經爲右大之缺與先王之詩未易窺也朱子曰康節之學其骨髓在皇極經世其花草便是詩皆巢之爲緒已於花草上見造化更能敲出經世骨髓使天下之民皆擊壤而歌之豈不快歟

原缺

柔父為序于後易道之淵源經傳之因革殆無餘蘊今是書放綴之精辨析之評蹤其支歎字之相承訂其分章絕句之或異精神粹密盡在音訓不敢以既退而累後人越明年遂用紫陽書堂本足成之敬識其歲月云

跋呂恭文粹

右韓文三十有[illegible]得於考亭門人謂朱子所選以惠後學擬其體致氣節議論[illegible]請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者也程夫子謂韓子之學華朱子謂[illegible]閒雜文字多故曰華然亦有些本領大節目處不錯有七八分識氣象正大又曰韓文不用科段直便說起去至終篇却自純粹成體無破綻又曰韓文雖千變萬化卻無心變只是不曾踐履玩味不見到精微細密此學者不可不知者以之資筆端發越義理可也摹倣其所為則非朱子教人之意云

跋勉齋北溪文粹

右勉齋黃先生文粹三十篇北溪陳先生文粹三十一篇經說十五篇金華後學王柏之所編集而又附以雜著四十餘章北山何先生亦嘗增定焉在昔乾淳之士登考亭之門而親傳面授者不知其幾人矣竊概孤陋未能徧求高第弟子遺書而盡觀之但見端的固守其師說而接引後進數暢演繹而不失其本意者惟二先生之為可敬勉齋先生嚴毅任重充拓光明而通釋尤為淵奧北溪先生辭暢義密剖析精微而字義為階梯皆所以示後學之津梁以達于紫陽之室者也此編忝敢妄有銓擇亦以其嘗玩味誦讀者明其子姪云

跋歐曾文粹

右歐陽文忠公南豐曾舍人文粹合上下兩集六卷凡四十有二篇得於考亭門人謂朱子之所選觀其擇之也精信非他人目力所能到抑又嘗聞朱子取文字之法文勝而義理乖[illegible]不取邪僻者文雖工不取釋老文字須如歐陽公登真觀記曾南豐仙都觀記菜園記之類乃可入此亦可以知其取捨之意矣又曰歐陽公文字敷腴溫潤曾南豐文字又更峻潔又曰南豐文字說通透如人會相論底一齊指摘說盡了歐公不盡說含蓄無盡意又好曾所以不及歐是紆徐曲折處又曰文字好處只是平易說道理初不曾使差異底字換尋常字曰蘇東坡文出便傷於巧議論有不正處只就小處起議論此皆朱子論文之法學者不可不知因併識之云

跋朱子大愚帖

先君子仙邦府君與獨善汪公契好至厚其為兒時未嘗數日不侍容色也嘉定年末獨善先逝先君子亦相繼棄諸孤不數年伯壽流落其子開之追尋其遺祖遺書勿勿艱惙志甚可悲紫陽之帖大愚之詩尤所寶愛其故無與之從游為其模刻於堅珉揭堂

劉公船山楊公克齋陳公皆感其事慨然題跋于後不幸元思蚤世此一段流風餘韻泯然不接於耳目今年伯壽兒元思始克同莽原帖與石刻亦次第而出其復與昇二刻龕于麗澤書院使獨善之高風義槩與麗澤相為終始非特有以慰元思泉下之靈亦所以勉薄俗而助風化也嗚呼大愚先生忠公於是竟終于貶所今六十年矣世變轇轕師友彫喪學絕教衰風頹俗弊不堪回首獨善之子若孫今已跡滅杞曠天難諶命靡常忌迫從逆之訓不靈善人罹而世道復獲之期益未可知也慨念疇昔烏得不為之泫然再與賞此卷於磨壞歷蠹之餘使前賢之遺響尚洋洋乎人耳觀之者忠義之心庶幾油然而生扶世教於下者它何能哉凡山何子恭父箕谷倪孟德父立齋剛仲姪皆元思之所敬宜可為一詞相與起其墜於後乎

跋周吳蔣三君帖

山谷時猶曰師師之職不知行道以先覺覺民學校之教不知明道以啓迪後進故學者不知尊道而尊師士亦不復論學而求友三復斯言爲之永慨予讀書陋巷不求聞知有志于學者彼此固相知名有願交之心其交契已在於未見之先矣五山王抑之克齋陳公之門人也特訪予於凌溪之上爲予言果齋周君希顔之賢淳祐乙巳道予訪于天府石林軒風度粹和義理該洽相與傾倒如舊識然泛西湖之烟梓莎楊園之泉石談論終日甚樂歸而間以書尺相勞問意尤渥也松林吳君字淵仲能川陳公之甥由武博出貳廣德由貳而守岣鄉求士甚篤於予尤拳拳焉相敬愛未幾復謀居龍窟遂成睽闊矣浦川蔣君叔行自端平乙未識之東清堂上錢館玩易書盤契好始密相知爲甚深補太學幾十年僅一奏平等科名竟不遂二君皆北山之親表吳君樂易温雅蚤脫場屋晚求有道以訪師友之淵源爲政尚德絕搶決不以鞭刻求知當世若蔣君寬和機警蚤知學問之原委未能免科舉之累然其蚤察物情巧中事會每一見之未嘗不與之劇談而撫掌也此三君子者皆非今日世運可行其志困窮而長往也宜我慨斯人之寂寞而斯帖之僅存夫道日喪問學取友之事益落落矣知之何而不於此長太息也

跋久軒定齋帖

予幽約不勇不能尋師取友於四方求乾淳諸老私淑之遺訓以變化其氣質與世參差交道枯落淳祐乙巳之秋因事入京始識久軒蔡公蓋西山之孫九峰之子是時給禮玉堂初除正字與友人王抑之敬巖立齋二姪契誼頗密予趁敬其家世甚久遂往訪焉公即以故人相待削去崖谷意氣篤學有前輩風越再年出持江東憲節後移節本道予以部民未敢納謁而攬轡已在門矣既而兼綰郡紱乃延九峰祭於松齋道院之前及登政府相予知一司公凡兩去國後一出尤皆以事關學校力爭不得而去吾類待之如泰山天下想望其風采以元祐相業期之閒居三年出感矣嗚呼悲哉定齋鄭君字文之自太學博士出爲東陽郡長史朋友聞慎道于姓名忽一口求見甚勤鄭之不可自是情誼稍款其人博以通練議論軒豁實有用之才也僅一持武岡之麾丁內艱哭癸丁用頓家居近亦聞其捐館二公皆閩人今不可得而復見矣可淵明有云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撫二君遺帖凡十有一紙聯爲一卷泫然而書于後

書同兄心箴後

石心箴一先兄晚年之筆也鋒藏乃從氣定神和非天君泰然焉能至知皆以鄉之前輩皆書不欲錢梓子孫宜寶藏勿墜

跋默成詩卷

默成此詩筆豪氣逸歸宿有味非特一時題詠而已此所以爲可敬也不幸幾毀於藤間若有神護再歸落仲志之子若川知所寶愛不輕於授予亦不敢輕於得遂與李花詩重加裝背以尋其傳

會齋李文憲公文集卷之十一

陽三臺劉漸編輯
陵銅鑑劉同校正

題跋

書物觀圖後

昔在帝堯命羲和曆象日月星辰以昏見之星定四時之中其義審矣聖人創法之初亦互凡例欲後人推而通之蓋舉其中氣則孟季可以類見此南面之占法也於是帝舜又北面而占之以昏見斗杓之所指以齊七政只一句而四時十有二月月有三旬其占俱備其法益精此所以天象之圖南北各異不可合而為一也後人又分二十八宿定為四方拘以四時往往穿鑿而不得其說蓋地之體方故可以東南西北而定天之體圓動靜無端運行無始何以截然命之曰此為東方之星此為西方之星乎月令占以昏旦此堯時可謂又審始以仲春言之日月會于奎此降婁之次也昏弧中旦建星中弧則輿鬼是為鶉首之次建在斗上是為星紀之次以何為東方星乎古人未有以夜半占者苟能常於子初考定則春九十日之星次第而見是為東方之星也它時亦然聞特推之古今歷法雖於度數之一晉道之分二事定則推步不差矣予嘗有曆議歲差議象氣議凡三篇皆綴於此圖之後丁巳夏蘭江金吉父與希淵婦孫復觀天文辨星象求其圖之善未有如此本之精者因手摹之併題其說于後云

跋東鄉得朱子帖

考亭設教多士景從登門而問者類錄其語備書而問者則併其自然記錄易差乎畢無失也吾鄉如月林潘公之子端叔華父山潘公之子文叔皆在弟子列尺牘條答見于文集者文叔六[illegible]止書三卷而已此卷所有名皆在焉然後一書則此卷無也[illegible]

盈歸到倏倏度日求不到真實地頭光陰可惜既以自嘆又不能不以人物世道為憂也未嘗不撫然流汗子孫不能保愛流落於人間固多矣苟能於言下省悟亦不異於及門也觀者其毋忽

跋宋子與訥齋帖

訥齋趙公登朱子之門為最先其後遂與昆仲相繼而進聞之以道義締之以婚姻往來尺牘其多可知見于文集者訥齋止二通而已此帖亦不與焉今以辭語考之實慶元丙辰先生乞致正從臣恩數之後沈繼祖未上疏之前也當是時國論大變善類奔波海內震駭尚觀此帖不勝感慨其餘則家庭問其情實意契誼諄然實藏宜謹後七十有七年當咸淳壬申之冬訥齋從孫某來赴保釐恪出以示其後學王某敬拜手書歲月姓名于后

跋徐毅齋帖

咸淳壬申之冬予與友人通齋葉仲成父出示毅齋先生徐公請公遺其先正監丞都運之帖一巨軸後學王某肅容敬觀竊謂仁義之言也唯乎朋友之義也枌榆之人物尚感也縉紳之公論尚明也其於出處輕重之間講之尤審視名輕則為己重為民重則視己輕簡而裕辨而正事關父師情深誠至豈止為家庭之天球弘璧而已所以嗣先德存大範鎮家乘也發舒翫暢實有俟於後人

跋曹昌谷叙荊門道事

開禧初權臣柄國務覽開邊一時附和者將然無遠略無一事不欺誕也何止荊門城築之事而已不有諸賢則時振濺湍以去就爭兩勢其危哉曰昌谷曹公亦有感於漢陽之[illegible]後書之為甚力此實有關乎邊備之大計豈一家之私寶乎後四十有七年臨丞都運葉公之孫尉由康亦其友人王某謹拜手識于卷後贊之嘉公之守云

跋字說

鐘鼎款識發揮[illegible]薛尚功之款識[illegible]傳于後世而獨篆籀實六義所繫斯篆小篆迹[illegible]隸書二人雖同時而斯猶有所宗也邈則無復餘是篇決矣[illegible]轉而楷楷轉而行行轉而草行已不往道尤效湯世發所趨淳厚[illegible]斷與可勝言哉楷書首以元常稱惟江左諸賢所得之至陶唐氏法漸漸勝歐虞褚薛加與諸公皆不能逮也今之學者不能推其源以後學古乃欲貽其號以揚其波晉部分偏旁俱壞於能古者之一手取妍好異或亦甚矣後有作者必將以六義正之偶見屏岩上一人集字韻而有感遂識于後

跋先訓

右嘉熙癸亥[illegible]以先君與改在京時賜某之字此蓋小學之教先致敬於言動之間而告戒諄諄視望甚切未及聞詩禮之訓則先君已棄不肖孤距今六十有一年矣藐藐顛危上辱先訓華延殘喘大有身分未了之事何以見先君於九原嗚呼無恤之備雖存其公之業莫賤悲公于痛哉咸淳癸酉十月朔孫加蒙泣血拜手謹識

書先君遺墨江公帖後

先君少有大志中年慨然以是明諸刑楚入武當候雖國家和好方堅無以[illegible]經營謀略亦編歷諸[illegible]吊春秋戰國之遺迹訪靖康建炎之逸事[illegible]如地理之近遠形勢之險隘虜情之陰陂迎防之陳迹如指諸掌[illegible]見於簡冊形于書問者多矣其幼羅寨春不能拔訪得此一帖[illegible]入略可見今正根奠失守人物財務淪於安平無時時士大夫今[illegible]慮不及此一旦事出之來莫不束手無策作此帖[illegible]寶慶元年[illegible]不距今七十有五年矣感今昔之盛衰為之永嘆深[illegible]散逸略加整因附于先凱之後云

跋江公祭文

公諱大章[illegible]字時梅與其兄侍[illegible]公為先君莫逆之交公偶後死其兄尊上壽要小先君之辭甚淳而與非它人所能及於是感之惟後公之遺風尚新俯仰已六十餘年感念疇昔為之泫然先君交遊至公於是蓋矣悲夫

跋樣庵潘公帖

公諱友文字文叔半山翁自之長子也半山與大父為州角之交公以契家子相過從書問甚多今存者五帖而已公嘗從考亭之門亦有吞問近為好事者所有矣悲乎傷哉

跋信州史君李公帖

公諱知微字中甫拄顏之長孫也嘗為吾郡錄曹從龍澤與呂門諸友甚相好也賢嗣樂然後以愛女歸于我季父少尹而孫女又為易君兄婦書帖往來甚密今僅存此三帖於散逸之餘於此亦可以想像其氣樂易也

跋果齋時公帖

公諱字子源自其先登龍潭之門而公又師事朱子有語錄音我先姑生于臨江校官之舍從舂公之季從公亦分教臨江出作求王堂簡帖往來固不可勝數今正存四帖

跋史君拱公帖

公諱其世居籌人公之大父家頗富數子讀書甚銳一日有劍客過門忽令諸子棄所業而學高莫從久之睦寇大作諸郡被獨梁氏率鄉人共保一出與之[illegible]使援平全一鄉賊既平復命諸子讀書公遂登第仕至郎官南澗韓公銘其大父之墓云梁之勾稽肖田登公之門亦以先與故以行第稱先君系之以賢故也則其齒德俱尊矣餘此五帖亦見其相與之真情近因朋舊[illegible]問其家世似亦不振云

跋陳中齋帖

公諱帝[illegible]嘗為學官時先君得其書疑叔[illegible]蓋闡之魁中言時兄之籍見問大恩之官況當亦呂門之朋友于代餘七亦

跋鄭大卿帖
公諱如岡與先君始交者也故有傾盖如故臭味之同之語亦叔
大愚之姓字必嘗師麗澤矣後嘗知鄞郡守少年不敢見之蓋不
知契好之始終也帖止存其二
又銅官三公帖
昔先君之宰銅陵也值開禧用兵之時防江之役甚密流徙之民
無虛日而勞矣柏亦得以目擊其大略一時書尺盈几今不復見
止存三公之帖交代張公于湖之季也書詞爛漫乃兄之餘風
而無法度其書猶先妣先叔之喪而已太守韓公諱[illegible]倉使三
公諱[illegible]亦相與探問邊境之消息形于言詞殊無長官持風更之
度亦賢矣

跋李侍御五公帖
李公嘗受大父特達之知此交訊於初登朝之時後知鄞一篇叙
甚厚僅存此數帖於弊笥勝朱二公契好皆深嘗諸叢集[illegible]錄其
一孔山三帖乃臨江叔父之所受先君不應無有也一詩一詞銅
官餞別之取云

先友總跋
先君端方嚴介擇交寡與然久要急義無愧古人其為兒童時常
侍獨善汪公呈秀汪公無虛日自先君即世故交亦相繼淪謝猶
得拜樗庵潘公博士戴公白石錢公餘皆不及拜其殯歸矣當時
書尺皆類成大軸如二汪公夏公戴公皆已歸其子孫矣諸父書
問亦然凡今所存姑表契好之大略此皆不自孤不能保守遂致
寂寥泯滅不得傳子孫則其繼志述事之責可知慨其永歎嗟
何及矣

跋麗澤諸友帖
昔東萊先生呂成公講道于金華四方學子雲合而影從雖儒宗
文師磊落相望亦莫不折官位抑輩行願執弟子列澤止齋本心
年實下之閑心悅而誠服非貌敬而面從得時止齋與大愚之帖
謂吳郎中先生其言不可誣也白石不及登成公之門而師止齋
止齋既為成公門人則白石行輩又降一等其後作文但欲尊其
師而與成公並稱幾於無忌憚由是橘坡王公力辯之所以正人
倫之分厲風俗之偷也古人於行輩最嚴於師弟子為尤重蓋人
生三事師與君父一讀昌黎之師說則知所師者道也而不計年
之前後此於長幼之序並行而不相悖者乎近世無求道之實心
而好人之諛已也先生之稱交口相悅心實不然不以為非亦不
以為恥於是先生二字輕於一羽矣可勝嘆哉本心之帖致問同
門諸友於叔度獨稱曰文以其年德之最尊餘皆兄之如曰德章
公禮仲益憲甫溫仲日強敬仲伯廣叔昌仲謀凡十人情義繾綣
且恨不得長相從也師門之敬亦篤矣

後九帖獨善汪公之尺牘也諸公皆有聞望於時汪公師四篤實
君子也觀其交際可以知諸公之情觀其稱與可以知獨善之德
惟呂公泰然自悔學問剝落殊少振起及當禁方嚴獨上書斥侂
胄之姦至杖流嶺外不憂不懼及侂胄誅朝廷官之則已客死矣
白石為誌其墓而聞者竦然麗澤私淑之功其可誣邪因有是帖
而後及是人云

跋曾樂道帖
公諱槃雅望甚偉善筆札大愚夫人同氣也獨善左右大愚在與
所性來問勞甚勤大愚終于鶴相靜軒奔喪護其師則獨善之季
呈秀公也故有一門節誼之感時是獨善同行歸則橘坡姪後則
呈秀公終其事曾公以手足之情不容不恭孝也

跋陳鄭答問目
亡友汪君元思諱開之條開二公之目稍二公親筆答于其後元

忘菴所遺書存者百無一二其父死始得此二卷於亂中予乎
是視元恩也深有愧焉元恩未離小學即罹家難蹤跡茫昧不可
尋意其必至流落矣丁亥之冬忽得其詩二首於書過四然後知
其窮止于詩社於師親教寺之門僧大伯之所飯之以紙衲
栖一室文集數卷凡識論確然有守一洗世俗輕浮纖靡之習
自是招其入城館于吾舍世之契于頃其功確又甚多同志會然
頭與之交君又能紹先世師友之緒常引名公而參請焉
船山楊公克齋陳公毅齋徐公在齋姜公皆嘗叩門或登其門或
拜其膝勸勉不怠後遂得肯于瀚堂劉公之門晚又遇三山鄭公
存齋譚師孟寧齊卿尊叩道德之疑甚詳既而鄭公終于郡齋
之元恩亦不起疾朋友歛之而欲遂葬焉其父堅不從越十餘年
其父死朋友然後得與同祭其父子叩其諸公遺書俱無有也朋
友悼之甚哀予獨思之久而不釋于懷遂追述其懿行狀而志銘之

北山何子恭父以附不朽於北山何先生之墓云

適莊友于帖跋

某自幼被先兄撫摩教誨之恩非言可盡歲晚同居友愛尤篤平
生所論於侍下書中甚少有時更唱迭和適意而已暇日為某書聖賢格
言大字無非教也又小楷書太極圖說通書西銘易傳序春秋傳
序又書韓信登壇問答草廬三顧問答王朴上世宗策其為一條
以為學問功業之勉其嗟嘆甚迫深恨無以稱且約以生既同一
門死將同一丘又書懷原二字表之自古友于之變生死不忍相
合者鮮矣詩嗣一軸始取一闋書于前以先兄期望之意而授於
之子孫云

跋東[illegible]峴

予少無雅問而婿於東峴之樓風聲氣習亦翹翹乎其非[illegible]入也
人之從妹壻胡君恭叔諱景聲嘗為予[illegible]弥貿依乎峴館遂之

無間言只此非予之所能及也亦嘗數會一飯後入城見風度溥
碎議論隨郁臭味既同交情日固其終也了然而追求其遺帖見
三十有七歲之帷讓予之妻祖克寧上舍中有一帖致感謝之意
甚篤此亦君之餘風也嗚呼賢矣

跋南山倪三恩帖

予因見北山而識叔行因叔行而識孟陽因孟陽而識其二兄孟
容孟長主家嚴謹每聽予之言與二季評予既退之後對坐肅然
少唯諾時然後言堅確與刑一鄉行其言而未嘗有失孟德純實
寡言始亦未相孚也久而後相契縱談劇論無復情亦無世俗嬌
飾之為孟陽清介廉直仕宦有聲惟長公得天者厚既壽而康寧
且多男子二子收大名造朝列摛英方賴孟德僅至中壽孟陽
最不得年予每謂叔行孟德孟陽三君皆非今日世運可享者宜
其困窮而長往也慨斯人之寂寞而斯帖之僅存文道日於論學

取友之事益落落矣如之何而不於此長太息也孟德風流曠疑
一卷附于後其子明泉以墓銘請予不敢辭為識之於石云

跋何無適帖

君諱欽字無適北山先生之嗣子也天才不群有晉宋之遺風爲
予得其帖甚少止二十有五遺硯帖其絕筆也予不敢受姑勉其
家少留幾月將而還之未幾君死矣方恨無所歸適元鼎合予作
昔與趙星諸來題墓大字遂以此硯將識又得君蒯爐一[illegible]
而歸其女矣止有遺墨數卷而已

跋徐彥成考史

予為學之初志不立不得明師良友以進其進脩之方不過求於詩
史猶其華藻蓋鄙陋之識直淺之為丈夫也是時表姪徐彥成
姻娘熟於史而好談兵每與之劇論其人嚴峻矜持非特為予之
益友亦予之畏友也方從師於王德因之塾見朝野雜記假以示

予弄甚貧錢備工以抄寫未幾又示以文公語類予殆嘗如猗
異貿方悼部帙之多難於盡錄吾姪請助予之抄抄且過半予於
是始知聖學之正途入門之次序此無乃[illegible]忘也它日就正於橘
堂船山北山三先生之門無以粗識伊洛淵源之大略矣未幾孝
成暴卒予悲痛不能堪不見其遺蹟未嘗不爲之懸慕昔予安
葉陽秋小編呂論中與人物吾姪爲之考訂精確周密即此一卷
自足以見其學識之[illegible]異也予自覺此編之稽率雖已焚棄而此
條論尚存故箋爲[illegible]感嘆書于後

跋劉楊二先生帖

橘堂提孟子將以二字大有餘味昔稱未悟今始知之二先生雖
皆登考亭之門而未相識也橘堂爲予作晉齋銘船山見之既稱
贊弘毅之說而病孟軻秋殺之一語謂橘堂之婿汪君元思曰不
若改作孟蕼秋殺橘堂亦嘆服其言而未及親以朋友切磋一字

不設過義當如是其餘帖亦皆難辟予者甚至且循循善誘不敢
不隨尤舉舉以看語錄爲竊意極恍焉每觀衆帖如日侍杖屨於
綸履之上歲月遒駛今四十年矣予亦垂垂暮景學且不進有負
深期不勝愧嘆皆前卷所遺今共爲一軸以識吾過

跋寬居帖

君諱子舉字師尹少年以英邁之氣挾藻麗之辭訪唉功名之場
中更排根始就收斂闢北山之藩籬探伊洛之旨趣後以北山書
爲介紹下顧予於陋巷之中自是交游十餘年敬愛無斁丙戌
春忽得君之遺領往哭之明年暮春得君之嬪記及若夫婦之狀
于摯訶椽校之以挽辭予之情備見於此矣歸而訪其遺墨見二
十餘紙間以一二見于雅城錄云

跋介巖潘公帖

公諱[illegible]字經之仕至秘書監以修撰[illegible]其歸公之歿以病不[illegible]

弔公之喪不知其時又不及挽其車而哭幽冥之間負此良友因
並此其遺帖繫之以辭曰　噫咸曉之柄國兮倡偽風以賊夫天
倫賴屋靈之下燭兮爰移柱而調瑟正氣傷而未易甦兮學閑之
孫始一予方啟門陋巷兮神膺膺乎紙上之遺則雖冊僕之絃誦
洋洋兮慨求道之不力幸朋友之意氣感孚兮一見如平生之舊
識譬諸草木同臭味兮有不求而自得景兆徹之歲兮維夏之
日別誠求於神明之簡兮同門畢集有發一人兮氣肅而旨
幾乎其殿兮不偏而望濟乎其觀兮絕去雕飾是曰介岩兮聰其
皆而充實雖靈遷遷兮循而不息再會于巖子之故鄉兮樂得朋
而訣吾君翩翩乎中秘兮壯資善之羽翼亦昨之以芋土兮兩偽
熊軾暨息影於巷山之麓兮鼻驥以將入崇車闕門兮庭宇闢
寂勉勉言唉兮若有味乎枕席歲律甫換兮感訃聞之孔盡我將
前匆而往兮爾是如繁馮辦香以致唁兮東望涕泣吁[illegible]我前乎

聖哲之不我待兮後乎賢者之不我接意者未必壽兮猶者未必
折舉同志而同里兮又不得漸磨於朝夕何會君之不穀兮復奪
予之甚遽思君無以爲懷兮孰論心而自得撫遺帖之炳炳兮儼
若見乎其王立條見色橫空而來兮聽雨聲之淅淅

跋蜀帖

嘉定初鶴山魏公首誦周程之說其發天理正人心所關係甚重
不[illegible]其後鶴林吳公亦嘗曰河洛輟響斯道判據朱先發孤咏於
朝陽洞析微義以告後學必群居相與講明而求爲至當之歸二
公皆西州之士而學得其正如此予每讀其文而不得識其人也
後乃得識乎冊雲山亦西蜀之珍而學有源委皆平舟守吾鄉
矣每　門必揭二句曰十二時不忘恭敬三萬息皆要和平自惰
士夫可知也首屈千乘訪予於陋巷既而以厚禮聘予於麗澤後
以寓公議論不合而止臨行予請其一言而去公與謝氏侍天府

人事之相符後招予於上蔡峯峯留其帰見其泉始終如一今古笑雲山之父南磵公尚州公先生亞夫諱淵有文集雲山後孝叢餞鶴峯諱䜴之門下臨海也惠政藹然即以同門見称意甚勤焉既而有位于朝出守于公州以救荒之政蓋卒而終上以其廉貧賜物于家甚厚此曰猶二公之帖以爲高山之仰焉予系于之媿諭於臨瀛蜀坐之洛南者尤恨未嘗識也

右平田二子西齋趙曲溪嘗遣至書堂其姪源爲臨海尉嘗見訪其族見山名文祥允相予厚遺予就學森織張遂譽亦爲人

跋朴星渚帖

韓昌黎以白頭如新傾蓋如舊頃意氣之何如耳特日之足哉子嘗爲之言曰此無它特一知與不知耳昔吳公子至鄭見子産如舊識即有縞帶紵衣之交贈何也蓋季札知鄭有子産子産知吳有季札久矣異以深相孚於未見之前意交歡於既見之後豈不一言亦先知焉之者茂也世間少異亦先知溫之有韓也昌黎又曰士之修身立節而竟不遇知己前古以來不可勝數或接勝而不知或異世而相慕以其遭逢之難故士爲知己者死吁此正昌黎之病根也士之修身立節爲士者之所當然知不知在人何足以嘆遭逢之難哉聖人曰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又曰不見是而無悶斯豈非學者之大戒乎嗚嗚陋巷朋友彫落言之而莫予聽也獨之而莫予知也不敢與世混混相濁若可慍也然有尚友古人之一路豈不在我壬戌之秋忽有客將打門傳示天台史君之書恍不知其何爲觀其姓名乃果昔聞於朋友而欲見而不可得者蓋將予至上蔡書院之講席予欣然從之吾道之將行將廢予不敢知也以素慕之人有相覩之機亦人情之所共樂然其相與之厚相敬之真亦其理之必然何者以知之非一旦傾蓋之

比故雁然耳苟無因以會面亦不害其爲知也觀其遺帖可以是其眞情矣壬申之春忽聞其訃予淚泣東望拜發其誄詞歸而遺諸遺孤得其帖爲一卷時展玩焉未見其爲死生之間也

跋趙儀軒帖

公晉希性文公之甥孫昔倅于婺不欲見之及爲守乃家下憒焉上蔡書院延予之行一再招飲言論典刑無一俗語氣象終與人異後以便節去後尊介于書堂相勞問甚篤迫歲而歸竟不及一造黃岩以謝之公之恐僅能以書帛而已其子與科以行狀見委而以編遺集跋甚不敢承命

跋韓初堂帖

君諱塏字仲容相臺之秀寓居于越嘗以祭閣事貽于婺辞適往先姨爲姑而萬親誼焉議論磊落可聽詩書筆札皆工予以詩準與之即能洞知其本末形于謝帖其附次已加人一等宜其妙視一世終于布衣亦可傷也

跋林宗山帖

君諱垺東嘉人與初堂同貽于婺因初堂而識之二人趍向大不同一未忘富貴之餘習一不忘儒素之清風苟其相與之意頗眞使趍朝闕蹉澤之操操戒以勿爲已甚不失於君子之厚尤相愛也自其入言路則不復通姓名矣後數岩君王皆其踵也自以爲恩焉

跋蘇愚翁帖

君亦居東嘉嘗參保寧幙既而議舍弟令相與之意亦篤後不堪任戢之令迫飄然賦歸敗而去上官留之不從親舊辞之不出時得其書以慕席記好生録序曳醫道謝之詞具論其死也予酹之其子模乃以墓上之碑屬予勉强綴輯未知其果入石否

跋趙惠齋帖

君諱必升天台人初來爲羕爲令肯來訪余從者不識而叱之余知訪焉一見略去岈谷如故人自是情分甚密與余同庚而月長余之弊聖則也以此比遊之徘徊久而後至不數年而溘逝矣余尊介酹之觀書時氣象坦夷和易非世俗能勉强而企及也

王石潭帖跋

君諱貞天台人介特有守隱居於頑愚之鄕習俗化焉不敢爲非王寅翁之劉上蔡書堂也欲求領袖無策以勉其出乃置一社會於其鄕令鄕人自求一賢士主之一鄕之人咸造其家致請君遂欣然出見寅翁受條約寅翁言其情懇其將者競請乎冉爲山主星渚爲堂長二公皆領略既得命卽歸于故棲不再出矣後星渚竟代寅翁爲鄕乃聘予而至久之始具古服執弟子禮來謁予款其氣貌藹如三代之人物也自是情相浹洽吐露心腹無隱及予將告退也欲得君綱領一堂乃具書幣使者拜發乃勉强至堂三兩月而已及其死無以斂門人爭經理其喪至于葬道有兩岐一大而遠一狹而近門人請于其婦婦曰先夫平日不曾由近不可違其志聞者歎息曰有是婦哉君之德益彰矣因拾其遺帖弁及之以爲有志者法

林省吾帖跋

君諱正心學雖無師承亦以科舉爲業乃能得寅翁所書非俠於黃冊故粗得其大略者會受從從者亦衆連三舉于鄕及入太學乃屢垂翅而歸自寅翁之經理書堂也君始終與其事轉之爲堂正及予之至君不來矣及予至者三君使來謁之儀然玉立如死塑人已可敬矣退而省其私始終如一非一朝一夕所能至尤可敍也與之語則坦然明白出示心腹略無隱情今世俗所罕亦有亡直宜於古人中求之乃不得年而死車君玉峰以書來屬予誌其墓予不敢辭終不足以發其潛德也

跋胡怡堂帖

君諱夢魁淳安人來爲陽瀞入鄕幘忽來訪予其人若野自言其吉取个質雖大有古人之風其聲如鐘然兄弟相隨怡怡如也故以名其堂於予敬待如親故更無岈谷相期待者無浮辭無菲吐出真心仕途坎壈之恭然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於君見之成問其堂之在何所曰隨身云

大安迷道詩跋

端平乙未九月六日往拜船山先生楊公于蘭江之大安中途不審所向屢迷而復因成小詩自警而呈諸友和焉易嵩兄李齋姪亦有作也久不見此卷矣已已夏姪孫瑛忽以見還恍然如前日事倒指已三十有五年和者今悉亡矣感歲月之滔邁悼朋友之零落傷學問之無成而蹤影之伶傳也嗚呼悲夫後之見此者其亦有鑒於斯云

鄭文振帖跋

鄭公文振諱南升建人受業考亭有語錄時考亭弟子多登先大父之門大父爲閩漕時先君爲青田簿故不識公及先君以大父行狀求銘于朱子亦納于公而回帖如右且言閩中之政不止一豎事恐有未盡者其知大父也詳矣二帖偶存亦可寶也

跋如山東坡魫冠頌

坡公八怒玲瓏天機飛躍矢口成章觀佛語何有哉一超直入三昧現前借渠拍板門槌逢場作戲耳後世以公爲好佛是寧不得其情者自古知道之士未嘗不闢佛其徒怒且憎公侵佛亦甚矣其徒友歎異讚嘆尤爲可笑若此魫冠頌雜入大藏中佛亦不能辯也與六馬圖贊同此一機方坡公之投竄公投藥寮也雖苦中原擾攘時此紙方罹大禁蘇氏於從散流離而不忍捨其淵源可知咸淳癸卯人日如山出以示僕距元祐癸卯已一百八十一年矣若

實有龍天護持乎因書于后云

跋梁郡繹山碑

東郡趙公出示繹山碑俾予綴名其後此固予之幸也而未得其說徐而思之好古者先當以其人之可尊次當以其事之可信又其次始以其字之可法耳三者咸無焉雖古不足貴也此碑徒以其篆之古也然登繹山者不見其石若史記者又無其辭蹤跡茫昧不可致詰自唐已有棗木本徐騎省摸唐刻于后今不可見矣徐文寶刻于長安者亦不易宋公本今刻于墨妙堂者王與此本同自騎省以下又三摹矣所謂璵璠者亦隱然可見趙東郡寶此[illegible]之餘然亦自可貴此言爲不誣云

跋葉氏家世墓銘後

興滅繼絶聖人之盛心治天下之大政也謹終追遠故民德亦歸于厚甚矣世俗之渝也無所爲而繼絶者千百而不一二數吾見

其人焉不可以無紀葉之嗣濮知吳縣葉公諱挺師東萊先生呂成公先生爲銘其父之墓先生之季忠公爲銘其母之墓二親足以不朽矣吳縣不得年而未有銘其墓者猶有冢子諱紹彭誌歲載月於幽宮冢子又不得年生於乾道壬辰卒于慶元戊午娶于邑之金氏焉言行湮蕪而不可考後四十有餘年其弟諱大同始命其幼子元煥嗣之且無寸土之可銘曰能明義利之分則吾見真有後矣偉哉公之識乎世有繼祀之訟者可不愧死盍見吳縣家庭之訓久而不泯如此元煥追念所後無可俾僕粗述其顛末僕生也晚亦不及接侍音容何敢僭列于二先生之後然奚以它求公娶王氏僕之諸姑也堅持柏舟之節死于[illegible]家親黨繼爲之銘觀諸此則知其夫之刑于家者有其道敢以是拜手書于後云

鄉賢王文[illegible]撰
[illegible]劉同校正

題跋

古中庸跋

中庸者子思子所著之書所以開大原立大本而承聖緒也義理精微而實難於窺測規模宏遠而實難於會通衆說淆雜而實難於折衷此子朱子以任其責而後學亦已春融而冰釋矣惟愚滯之見常疑其文勢時有斷續語脉時有交互思而不敢言也疑而不敢問也一日偶見西漢藝文志有曰中庸說二篇顔師古注曰今禮記有中庸一篇而不言其一也惕然有感然後知班固時尚見其初爲二也合而亂之其出於小戴氏之手乎彼不知古人著書未嘗自名其篇目凡題辭皆後人之所分識徒見兩篇之旨義不同遂從而參伍錯綜成就其總題已天賦爲命人受爲性所賦所受本此實理故中庸二字爲道之目未可爲綱誠明二字可以爲綱不可爲目僕不揆狂僭爲之隱索而析之以類相從追還精觀但見其綱領純而辭也如此之精條目疏而[illegible]也如此之瑩首尾相涵可謂縝密氣脉流通可謂融暢雖各題一[illegible]字而其義不同一原其性之所自來一原其性之所貴有雖各提一數字而其旨亦與一以行爲主故曰脩道一以知爲主故曰明誠始於天者終於天始於誠者終於誠分限嚴而不淆脉絡一而不紊子思子亦可以無遺憾於千載之上矣或曰自漢晉以來諸儒[illegible]未僭疑也乎朱子作分句析研幾極深而[illegible]言何爲而窮於妄論乎曰非敢妄也有所證也此書[illegible]公門[illegible]爲[illegible]深加以王肅[illegible]然獨擬此章充塞乎[illegible]語之中此先儒[illegible]所以不疑也舉有[illegible]一位不推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十有四字鄭

此所謂慎重在此者此成人之根乎其論禮章之旅疏尚未
其姓參之位置出莫推也使後世可以指瑕索瘢正其舊今
天意也又以[illegible]國甲庸論二篇五字不列于諸子之上而臨
古禮經之本旨豈乎朱子未必見也或見而未必注思也不
朱子之精明剛決辭而闢之久矣突然於今日乎

跋西樓姪孫三帖

黃山谷云學子喈書但卧筆取妍至於老大精神可與頡頏方稱
者則未之見也子嘗謂欲識坡公渾用之妙當於中筆清圓內求
之因有感亡友無適之言為之愴然書于后

石坡字

余子字銘云放意則荒取妍則窓此八字是為作字之要訣惟余
南宮子當於放中求妍與前一[illegible]是也

古米字

益公之字端重謹密如其為人此猶中年之作也嘗觀退傳帖無
異於昔此其常德尤可歎服於此又識前輩後進要路兩盡其道
足為世之法矣

右周平園字

跋蘇愚翁詩

太古蘇兄錄示先府君詩先覺錄之雅健感慨如見翁焉獨歐陽
公重讀徂徠集也夫生之有死人所共知子路尚何所疑而形於
問夫子答以未知生焉知死可謂深切子路不悟終不得其死曾
子之疾示門弟子以手足且言戰兢自持之功自謂免夫而
易簀一段猶在於垂絕之際吁是豈不亦難矣乎愚翁曰潔白爲
將持從容中繩墨可謂知生矣曰之死了不惑可謂知死矣曰為
戒重[illegible]爾亦曾子淵冰之戒不

跋前人垂死兩日前分韻詩

身卿卿蚼蟓似楊花此不知死者之言故謂之詩讖愚翁淵達生
死兩日前分韻詩有羽翰一息凌霄去之語此不可謂讖也亦因
事微示之意耳彼以偶爾歌詩張皇愧懼者是不安於死者之所
為觀此可以知愧矣

跋鄭北山梅花三絕句

詩言志志者事之符也北山公賦梅花三絕豈非平生之篡解乎
巻叢之上宜種十數根林立於翁仲之間使公生氣常伸於叢冬
大雪之中勝於豐琅信後之刻多矣豐岩亦然之曰[illegible]

跋大愚四帖

無譁輟響而大愚先生實倡其音故於同門朋友拳拳焉敘若家
人然觀此四帖猶然忠厚之意見于言表機杼之感參松之間皆
相與之[illegible]情至[illegible]諷切之戒所以全交道之不啻寒腸兀兀恍如
昨夢此當在明洛城成公講道之故迹也不能生[illegible]之語尤見守

命義之有力[illegible]不免為故人累非平日敬愛之深必不輕發此
言時慶元乙卯之冬而先生果終於謫所嗚呼悲夫景華吳公之
後保守此數帖今七十有餘年家世雖然足以不朽族孫皦將以
前後二帖登于樂石志趣之雅所可尚也為之書于后

書葉西亭鈍漢傳後

昔先大父與相國葉公同讀書于野堂同登經與戊辰第證甚篤
也先君與直閣公契好尤密其幼孤廢學中年始獲賢西亭伯搢
之門即獲觀鈍漢傳當時未解公意但知字句[illegible]發論辭旨藏稽
謹成淳辛未之季春公之子天啓攜此傳[illegible]與世事自
念[illegible]亦嘗以魯自處魯猶鈍也鈍亦魯[illegible]所有不同公
欲全其鈍無競世之心也某不敢安於魯[illegible]之法爲今某之
魯猶故而公之鈍不特全於一身天啓入[illegible]四十年[illegible]廉猶未
入手可謂能世其鈍者[illegible]所以為識[illegible]六

書鄭北山祭興忠烈廟文

以書生馭桓將危事也豈虛言足以服其心哉觀諸北山鄭公興廟之誄使人躍如凜乎壯哉辭也然成先生所謂至矣遠哉尤有餘味然不有英氣鼓舞於濃滴之表鏗然豈能竦然於稱贊之中乎嗚呼孝傍妙於機業士也孔明精於才自用也惟裴晉公謂殆罕稱宜若近之後一百三十年里下士王某傷今思古爲之長太息書于崖碑之後

跋東郊山谷詩軸

古溪翁元豐乙丑在館時爲外甥孫莘老之詩氣和而真刀壯音潛而古意完此所以爲高也然世之知公者不過曰老禪曰卓歇口詩派宗祖而已孰能恩其名在黨籍謫險百罹蟬蛻南荒而不侮高風勁節凜然千古東郊先生抑亦尚慕其爲人豈徒寶此軸我幸兼輟清斧發之堅珉不然則墨必盡剜而迹遂堙微豈不爲特稱之恨乎

跋朱子帖

乾道丁亥秋文公朱先生訪張宣公于長沙道由昭武拜端明黃公中于里第先之以長書其辭前後有曰八月十一日具位朱某敢齋沐裁書請納再拜之禮于尚書端明文台座云云今日之來蓋將頓首再拜于堂下以償夙昔之願伏惟明公坐而受之使得自進于門人弟子之列而不孤其所以來之意則某之幸也鄉往之深不自知其誠備敢以書先于將命者而立于廡下以聽可否之命其書見于文集九月抵長沙此書則在長沙時遣吏來先生呂成公之手筆也故書中有言見端明卑辭其總復且問探淵之爲文夫時先生年三十有八其景行前修識益進度越一時至今使人躍然興起嘉定乙亥金華後學王栢受是書於成公門人梅善汪公大度之家寶藏于笥又五十有七年矣嗚呼自三先生

之懿救絕纘後生小子安識前輩敬老尊賢之禮哉至於辭受之節備釋之辨當時朋友切磋之實意與則淵然義理沛然大有補於世教若後欲併刻而于溪書院以追弗果慨流風之日遠思遺思之邈絕爲之三復題其不敢於卷末云一百有五中秋某拜手謹書

跋潘竹與則北詞

竹真以杠鼎之筆亂酒數頭詠張皇幽眇華彩四出使人畏避不敢逼視正坐山靈木性不能牢局深藏漏泄一段風雅於二三君子以發鴻荒探古之閎而反驂號令戒堅壁或若疑此意之未廣彼將復命曰今之王公大人所將止不在此請毋過慮

跋北山叢朱子詩送某軒

朱子逸遊歌雖少年之作已見其器局之廣立志之堅既有以開拓其問學之基矣其送胡籍溪入朝二詩則紹興己卯時年方三十克己一詩則紹興庚辰也挽延平先生二詩則隆興也酬南軒贈言則乾道丁亥也齋居感興二十首及分水嶺絕句則乾道壬辰也論語宗旨絕句則淳熙丙申也題鶴真絕句則慶元庚申踰月而易簀矣朱子之詩凡十卷其精微之蘊正大之情皆所以羽翼六經發揮聖道何止此三十有二章而已蓋余平日之所涵泳獨於此而有得焉端平丙申請于北山何先生書于一編清勁端楷無一筆匆匆亦足以見其心旅深潛淳粹之懿槪北山已不可復見將誰與同此心乎草軒別編純實嚴介格守家法景慕朱子發於誠心歸敬北山發亦獨至於其淵源而歸侍廷也敢以朱子遺戊公一帖及此編相其行行必有體禮也或暇日整衿澄慮披覆玩索躍然興起如相與撰杖於滄洲精舍之間不知古今之遠出處之異庶不負尋師之初心云

跋竹溪吳君詩集

懷間前人語學詩者須有竹風松月記觀有吟骨有遠心然後可以韻異上三者出於天資不可強至於遠心當從學問中來今觀吳君詩集前有吾世友龍通齋序矣奚待僕之言況既與前三者已窺朱子之遺意學問亦可以得師尤不待僕言者輒書於後而歸之云

跋東郡所藏帖

戚辱亭未之冬扶長東郡先生出示本朝名公帖其後有跋乃李文簡之子複菴公及騰湖也校書名在慶元黨禁中蓋亦係禁初解起知三湖騰湖字季章於朱子爲尤密今言得先公手書凡八纔止存其二而已錫山尤公玫愧樓公鑰先友也若後湖蘇公浮休張公濱江劉公相去差遠未必及交而有諱復若不知爲誰或疑其姪顧名雖不甚顯字已將滅隱然尚有典刑古人所重墨蹟不特取其字也亦欲其人也世變之開闢盈庭豈有楊栻如陸

晉元祐諸賢之帖今已不可多見況晉唐之名家乎雖然物必萃於所好誠能博蒐廣求久而不倦豈止晉唐之遺跡尚可得雖羅羅之潤篆籀之光照映於左右亦不難矣呂子曰心思之不可固而滯也是亦不可不鑒也

跋怡齋吟稿

先君子與博士戴公爲同門友契好甚密予自束髮常得立侍左右先君之喪博士哭之甚哀撫諸孤甚厚未半年博士竟卒于中都哀誄傳播方知爲公夫人之作也益重博士之賢足以悼天人之又聲與先君同日葬予娶女鄉兩塋相望不半里其後嘗展拜堂之拜與公諸子亦密获觀怡齋吟稿凜然貞潔之操見于比興閒自在閑雅殊無粉澤之氣古之烈女節婦未必有也夫人卒先兄滴在爲書埋銘一時哀挽有曰[redacted]士誅文千古恨怡齋吟稿一編遂爲絕唱不幸風規不振潛德幽光予嘗太息而言曰吟稿與舉俱不見誅文和恨總成空後六十年族孫班搜一巨帙見遺吟稿誅文恍然到目而幽剌亦在焉爲之撫卷感嘆曰後世固有好雅之士不患不傳斯稿也正患斯稿之傳傷夫人之無後也雖然三百五篇多婦人女子之詩聖人未嘗不採所以興起人之善心導性情之正有補於世教也尚矣固不當家藏而私寶也予於是書于卷末云

跋朱子與汪端明手帖

朋友之義皆著人倫如五行之土五常之信不亦重乎昔端明汪先生從大愚呂先生之任所也不惟調度扶掖以慰其牢落之懷而又講切靡劘以勉其所未至因慨然於朋友之義也某爲見時及持文廊言辭答貌悼恂和易人不過以謹厚長者名之及義所當爲奮袂遄前乃如是之勇有乎曰言論激烈者之所反不能何也先生嘗書而刻之杜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此亦敏行

之一驗與今觀文公手筆擎然辭氣慷慨所以嘆息二先生之事而泫然是以立千載懦夫之志是以起敬而書于後

跋朱子所書出師表

聞昔朱文公酒每酣多朗誦出師表而或書之以贈友人今見刻本想其慷慨興起之意猶燁然照耀間文公嘗曰孔明有王佐之心而道則未盡學者固不可徒嘖歎於寸字之間而已要當知其心之所存道之所未盡庶或有得於文公所以書之之意

跋劉搞堂作立齋銘

昔夫子數伯魚曰不學禮無以立教門人亦曰立於禮又曰不知禮無以立也則知聖人教人教子無以異也今搞堂所作立齋銘而推廣立之義以是詔其子以是教門人又以是勉其同志可謂得聖人之心者與切謂上不志於道固無以爲立之之本然道之體廣大而道之用精微存心以極其廣大又必致知以盡

其精微二者相資然後能卓然自立故不為卑論之所推奪矣此學者之所當共勉也

書尹和靖家銘後

先生戊子所進識識明大義以破□姦謀正君心以立國勢不合而後求去此正是從容進退可法者也今誌墓者不書此一節乃曰朝廷哀其病且老使以奉祠而去是何等語哉徐考其為人乃謂事奉檜方為去許之衆竟非其邪志方熾反以是歸為先生之病乎讀之令人氣噎不知秉史筆者能發明否

跋滕紆父三峽圖

巴峽之險古矣然則西方之險與東方之險與木固無分於東西險則因水之高下南渡特蜀非特險也以魏公之倡義二吳之忠武雖有興之基亦僅僅自保耳數十年來貪風西被蜀產盡而人心離故以戎以數千騎如蹈無人之境今之任蜀果有張吳之才與否則所謂巴峽之險方為東南之保障江山如昔而形勢頓異不知□□若曹以是為慮與因觀圖有感題其後

□子詩選跋

先生之詩見于文集者凡十卷每病其比次失倫或定紛錯無以考其歲月之後先因以驗其進退之序旨裝錐先一手自刪取名教爲淨稿然實少年之作也今觀遂游一篇已見規撫之大立志之堅既有以開拓其問學之基矣其次則曰安既歸受業於延平之後時年二十有八自是往返七年譯然已會貫通而寄興於吟咏之際亦往往推原本根闡究微眇一歸於義理之正盡洗詩人嘲弄淨之習其挽延平時年三十有四讀其本本存作之句亦可驗其傳河洛之心矣南康感時遊雲谷時年三十有七藉居感興二十篇其壬辰癸巳之間所作凡篇中所述皆道之大原事之大義前人累千萬言而不能□者今以五言約之此又詩之最精者真所謂自然之奇寶與南康諸篇則已亥之後於是乎十矣晚年詩不多見未卷尤不可考就後題寫真絕句去易簀纔一月其任重道遠之意凜然於十四字之間嗚呼至矣先生道德學問為百世宗師平生所著述以事學者不為不多而學道者不必求之詩可也然亦道何往而不寓今片言隻字雖出於肆筆脫口之下皆足以見其精微之蘊正大之情凡天道之備于上人事之決于下古今之治亂師友之淵源至于忠君愛國之誠心謹守俯己之大要莫不從容灑落瑩徹光明以至山川草木風雲月露雖一時之所寄亦皆氣韻疏越趣味深永而其變化闔闢又皆古人盡力於詩者莫能闚其戶牖亦未必皆其為何等語矣其又於遂游寫真二詩獨得其為學之始終焉庶幾乎金聲玉振集之大成也與

朱子繫年錄跋

朱子繫年錄者錄朱子之遺事而繫之以年也先生舊有年譜門人各以意編集往往詳其出處者或略於講學備其著述者或缺於學問殊很未周其生也晚曾不獲侍滄洲之杖徒高山景行寤寐不忘近年以來得先生遺書一二而潛心焉每欲考先生著述之前後以驗其進德之序文字缺略力所未能暇日捜掇姑以其可考者類為此編先之以師友之淵源次之以致君澤民之事業而以易簀淵冰之戒終之故於此三節特加詳焉置之几格時備參訂後有可考又將續之是亦學者之拙工不足為他人觀也因識其歲月于后

跋潘子宇遲淳集

潘顧齋稱南渡後諸家之詩為三峽舉以示予暇日嘗觀之珍璣能逸刻飭婣冶既窮矣乎予少年時實嗜好之久而知其無益也遂不復從事於頌吟間今乃未能識其□用者往往相妙處益閑少又之

詩也善者興起人之良心惡者懲創人之逆志故可以被之管絃薦之宗廟感鬼神動天地聽之若得性情之和□□正其化民善俗功用如此苟作之無所益不作非所欠反使人之逸志肆而良心亡其傷化悖理為害甚大豈獨味淡而質疑哉今顧齋欲還其淳古之風宜何如當使鄭衛哇淫之習不接乎耳不入乎心潛玩乎三百五篇之精微上求乎英莖韶濩之盛斯可以稱此名矣

德夫弟史斷跋

橫渠張先生曰觀書且勿觀史非史之不可觀也實未易觀也史未易觀而豈易斷哉當鑑明而後妍醜可見此心明而後是非可決欲知妍醜先磨此鑑欲決是非先治此心實要法也治心之法無他亦沈潛涵泳乎聖賢經傳之中收斂齊肅而無放肆馳騖之病則此心明矣德夫以少年將史斷見示遂推其斷史之原本援之非獨可以斷史也立身之道亦不外此

復齋書目跋

右家書目者復齋汪君某之所編也予嘗聞其說則知醫道之甚難昔之聖人立參二氣精度五行推其所生究之由辨虛實□□之理著在方册垂世立教於是經之以道緯之以□握機乎治法圖衍其藥石之性前騰後抒更相發揮至近世而流衍世無明師師書可也師不常有書不常存書之功信大矣然□利述不著曾不窺見其藩籬每患其少而不患其多何也今復齋□□□□稱□頗悟貢織與聖規神莫功撫巧饕餮氣運營衛陰陽文□□室之精微金匱玉函之秘要莫不詳譔蒐獵篆□纖不遺漏丹鉛光生腦茇朋儕以爭求識面目驗神物比天祿石渠之所藏已五分之四矣然復齋非世其業又非有□□肥腴饒腐之資而所得乃如此則其用心之勤可知也推是心以往其不從□游入又可知也苟遊馳騖乎未得之書荒棄乎已見之旨溺其貴博而忘於□約□

齋王不知何以得古禮經五十六卷藏于秘府班固猶見之□未登武於八書中遂至於亡此尤為之可恨也今所謂儀禮十七卷或謂此止是禮之威儀亦非禮之正經朱子然之況二戴又儀禮之傳也若今之所謂六典之書胡文定父子謂王莽令劉歆撰雖諸儒亦不以為然亦以其來歷不明與周官不合且孔孟不曾提出諸學者以為可疑耳為今學者之計既幸有三先生經傳集解且宜研窮精究未可遽萌編纂之念因書鄙見而歸之

跋北山遺蹟

金華王某受教於北山何先生為甚深而所得遺帖為獨盛未能一一稽攷今取指南之序於此卷之首以其得之為最先就正私淑之二跋則營海之綱目具在而古易跋於是終焉自是不復有所作矣三跋皆稿也北山義理浹洽詞義温雅獎勵勸勉之意藹然見於楮墨之中如春風無迹而生意藹然今一字一畫不可復得矣

為之感慨發歎而書于后

跋金八行家傳

呼名如潢潦溝盈而莫潤實行如黃流行遠而勢壯況孝者冠百行可以動天地感鬼神豈年運相遇所能湮沒哉伏讀純孝先生金公家傳使人感嘆不已乾淳之間習尚忠厚公論理明士循于家聲聞于外有好德之心者莫不起敬愛慕乃合邑士人群士聯辭聞于郡郡上于朝隱然有鄉舉里選之遺風吁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豈不信哉朝省一時報可止令長吏存恤扶復其家公又不敢安上賜且劉□腴為義役倡郡太守南澗韓公於是旌其鄉表其里所以共明命奉天職迪彝明倫崇化善俗可謂兩盡公終于慶元丙辰後七十有三年始克祠于學宮嗚呼旌者非有勢利之挾也求者非有要譽之求也非有所為而然也此足以見實行之著于斯人之心者自有不可得而泯也予烏□夫

百年之後不有移其所以旌于鄉者而旌其也哉以傳今以證

子之言云

跋文公與潘月林帖

文公之學昭耀今古文公之字徧滿東南然門人故家三世得公之尺牘固絕無而僅有而以文稱者尤不多見以月林先生風烈之盛而文公尊禮之如此文集中乃不登載一字僅有某道一帖而已顧二子一紀字猶有存者當時類粹其有所遺逸蓋不乃衆也今爲孫者丘通守不秘其傳壽諸梓以惠學者而於吾道所關豈曰小哉所以共明命聯祖武追往絕以補缺文也願不韙歟於是僭書于后

跋思成字詞

儀禮曰禮始於冠其目有二十曰筮日曰筮賓曰宿賓曰爲期曰陳器服曰即位曰迎賓曰始加曰再加曰三加曰醴冠者曰見母曰字曰賓出曰見兄弟姑姊曰見贄君曰醴賓曰殺而又有辭義一篇其義尤備今人於禮之始猶不肯行況三百之經三千之義乎朱子家禮已爲節文而立齋之所講行又其節文也然亦足以爲學者倡自是亦間有行之者矣昔趙文子冠見欒武子范文子韓獻子智武子各有訓告次見張老張老書四子之言而繼之以志在子三字今觀北山先生思成之命字矣切矣子亦曰志在乎吾子勉之

鄱陽三□劉□□編輯
廬陵劍溪劉□同校正

傳

宗忠簡公傳

宗澤字汝霖婺之義烏人天姿沉毅機度莊遠才敢而用周至大至剛之氣始終不屈讀書過目不忘尤邃於春秋左氏程文有心不可欺之說有司喜曰吾爲朝廷得人矣登元祐六年第會仁聖烈皇后有詔對策限以字數同輩相告忍如詔可中程公曰事君自今日始豈可肴前列劾寒邪乎遂力陳時病幾萬餘言八年以附仕郎調大名府館陶縣尉管攝邑事吏以少年易之及聽訟迎刃而決不淹月大治呂惠卿移帥鄜延以候屬辟公力辭不受調衢之龍游令丁內艱服除調膠西令披治蘄不畏強禦捕群盜數十夷其廬成眾懾然丁外艱服除調晉州趙城令言於朝曰趙城前有汾河汾陽之險後有晉絳嵐坑之固左霍邑右太行沃野百里實用武之地乞援楚之漣水軍之號請命以軍額屯兵以備不虞不報公曰今國承平無虞他日當有知吾言者歲知三年知萊州掖縣部使者以朝命科取牛黃公力拒得免公曰吾之爲邑始之以信濟之以威信既孚矣威亦何用五年通判登州時朝廷遣使由海道與女真結盟公憂形于色曰釁衅自此始矣有道士高延招倚林靈素凌蔑郡邑公窮治其罪不顧及公丐祠而歸結廬山水間有終焉之志道士以公改建神霄宮不當訴于朝而靈素主之遂褫秩羈置鎮江公聞命就道無織芥憾宣和三年始復承事郎就差鎮江府酒官靖康元年北虜犯闕既退詔侍從舉知御史中丞陳過庭以公薦八月召擢宗正少卿使虜以和議不公曰虜情不可則名不正則徒取辱耳請以爲計議使且謂人曰此

行必不返問其故則曰某豈能屈節虜庭上辱君命邪必死賊議君以公太剛改命劉岑九月出知磁州時太原失守真定被圍即日單騎渡河繕城浚隍治器械募義兵增價入粟為必守計不逾月而條上疏乞邢洺磁相趙各募精兵二萬教習之使常有十萬兵遞相為援上嘉之諸郡議不合虜再南騖公大治兵與[illegible][illegible]相掎角虜知有備乃東趨大名魏縣由李固渡渡河乃分兵攻磁公命神臂弓射退出義勇追斬數百級士氣益奮時王雲挾康王使虜和至磁公迎謁曰聞虜已由李固渡渡河矣萬一如肅王為虜所留雖悔何及力請輟行會百姓亦怒王雲邀王拘虜殺王雲遽馬留王王遂還相州虜已圍京城十一月上除王為兵馬大元帥公與汪伯彥為副元帥以師入援十二月丁丑公與副將秦光弼張德敗虜于李固渡口夜擣其壘破三十餘寨翌日王撤諸郡發兵會大名癸未公至大名王議師所向公請直趨開德入解京城

之圍汪伯彥猶以和議難之獨王以為然戊子公提兵二萬趨開德擊虜十三戰皆捷會京城遣張徵持詔書同虜騎叩開德問王所在且言虜再議和撥兵未宜遽進公曰此為虜所脇求款我耳命汪士射之虜遁已而王命與黃潛善分統勤王諸軍王撤諸師以虜懷詐偽和實杜四方之師宜審料敵勢可進則進公示諸將曰王已酌知虜情吾等可坐視乎請王遍檄諸道約日同進時趙野為北道都總管范訥為河北河東宣撫使合軍南京號宣總司儼然自衛殊無進兵意公移書以大義切責之皆不答向子諲駐宿趙子崧守陳何志同守許閭丘陞守濮留檄守曹劉屯環京城無敢動翁彥國以經制使總東南兵駐泗不行公獨以孤軍進至南華命裨將陳淬出虜不意擊之虜自宛亭滑[illegible]府分兵寇開德公遣孔彥威與戰又破之公亦度虜必犯濮密戒措邦彥為備果至濮公遣二千騎為援敗之虜復向開德孔彥威合擊又破

之公親率諸軍進衛南曰兩國所仰我欲入覲君父遂揮而前虜陳兵以待公曰今前後皆虜壁進退等死耳當死中求生人人爭奮無不一當百虜遂大敗斬首數千虜益生兵陽敗而卻公曰彼十倍於我一戰遽卻是必有謀若躡我則殆矣即拔軍南華虜果夜至得空壁大驚次日公自南華過河躡擊又敗之公所得俘因問京城動息又得王撤知二聖北狩天族皆遷公北向號慟即日自臨濮趨滑州由黎陽大伾還衛與孤注戰陀軍無一會若及聞張邦昌僭位即回戈內向先遣鐵步持檄慰撫京城又得王書言借偽義當征誅聞其出於權宜未可重擾京城不若按甲近畿移書問故俟得其實討之未晚公即移師觀釁且復王書曰姦臣邦昌竊據寶位改元肆赦止勤王兵纂跡顯然自古姦臣其初未嘗不偽為謙退中藏禍心今二聖諸王北去惟大王在天意可知正宜有以係天下之心不可緩也及聞都城反正貽書于王曰今日

國之存亡在大王行之得其道與不得其道耳所謂道者其說有五一曰近剛正而遠柔邪二曰納諫諍而拒諂諛三曰尚恭儉而抑驕奢四曰體憂勤而忘逸樂五曰進公實而退私偽公謂人曰語侵王之左右矣不恤也又累表請早決大計王命公招諸將於長垣韋城衛南南華屯衛五月王即位于南京詔公入對一論人主不可以喜怒為賞罰二論人主務在任相須於稠人廣衆之中不以親疎不以遠近虛心謹擇參以國人左右之言愛立作相毋使小人參之三論臣下有懷奸蔵慝嫉賢蔽善者當使耳目之官悉心彈糾毋有所隱上納其言將留公黃潛善汪伯彥忌之出公知襄陽府復有割地請和之議公上疏曰陛下初治十一詔奈何遽聽姦臣之言欲割地以啖虜乎前日靖康姦臣未嘗[illegible]道朝説一言以告和議獻一說以乞盟銅鼎禮厚恤虜是徇祈求前日之禍宜人臣弗與虜共戴天而俱生臣意陛下亦詔然雪恥一洗

前日初不聞有所聽令汴新斯民豈可復伺姦邪之議我為豈
說者所不忠不孝又嘿天下忠義心而挫其氣臣願歸罪天石爲
諸將生之壯其言改知青州會李綱入相公與語及國事慨然
流涕為□上言然兵當邦非澤不可遂從知開封府是時虜兵
初退樓圮盜賊縱橫公下令曰為盜者贓無輕重並從軍法
由是肆息人情始安王善者河東之巨寇也領兵七萬叩樣以
州遷殘破不足語勇直欲據之公自料勢未易敵親詣諭以
下從吾將親招之單騎竟造賊柴善亦訝公之來約與公會公
踣天出一語但勒其臂仰天號慟伸曰朝廷二百年涵養古雖
時無一人出為時用使當時如有公一二輩豈復有今日之患今
正主功之秋王善為公忠義感動亦同聲而泣且曰敢不効力公
借耳語之曰來日當以節度使相處諸將請公此行不復返矣及
公歸諸將出迓公曰事畢矣善隨以狀至欲卜領衆歸降且有解

甲諸甲之請公書從便二字善益心服越三日來降衆疑不決入
情洶公獨恬之萬其善以五百甲騎從餘皆解甲既至左右止之
曰此留守司門擅入者斬善乃下馬趨入拜于庭公繼以禮接
之曰公欲相見不得不如此延之以飲臨行曰昨已許公節度使
先授衆帖當即具奏善大喜且請到寨撫諸將公許之不疑既入
寨第賞有差自是軍聲大振又有王再興西京李貴往來淮上
楊進者號沒角牛及王進等號頭項人所至侵擾公獨遣人諭以
禍福招來之群盜素服公名相繼而至楊進者尤所敬慕公曰軍中
老弱婦女久被驅虜吾不忍其無辜宜盡釋之進等奉命諸軍所
放幾二萬人楊進屯城南王進屯城北二人氣不相下一日領衆
相拒于天津橋都人頗恐公以片紙喻之曰為國之心固如是耶
當戰陣立功勝負自見二人相顧惆沮而退公之去磁也以州事
付兵馬鈐轄李侃中軍將李世隆與將校郭進殺侃為亂公從與

其弟世興將三千人歸公世隆入拜公詰其亂之由世隆詞服公
咲曰河北陷沒而吾宋法令上下之分亦陷沒耶命引出斬之時
衆兵露刃于庭世興佩刀侍立左右皆怵公徐語世興曰汝兄犯
法當誅汝能奮志立功足以雪恥世興感泣其後虜犯滑公謂世
興曰試為我取之世興欣然受命勵衆至滑掩虜不備急攻之斬
首數百以歸公復厚賜之丁進者亦巨寇也其初來降人情駭沸
謂非真降者或請以兵除衞公曰不然正當披心腹待之雖木石
可使感動況人乎及進至公慰勞存撫又呼首領者數人飲食之
待之如故更明日按其寨進益感畏嘗有陰結為亂者進自擒起
之者相牽道若逐自追治之馬臯者進之次也每戰必先登一日
修而還公方撫勞而羽報又至公曰誰可代汝行者臯曰非臯不
可褒瘡而前數日擒一酋而歸越海亦招賊之雄也也扳橋割斷
路設橋以阻行者脅勍百將若八人過海者海怒曰我畏閻太尉

耶悉嘗之領者以聞公呼之海以甲士五甲從公方接客遽語曰
設有若誰海曰無之出報狀示海具服命械繫獄客曰姑徐之奈
甲士何公曰何怯耶治海者某諸公何預喻大將曰領報還營趙
海已械送所司告偏裨善護卒伍明日誅海聞者服慄會公拘因
虜使議者紛然獨許景衡言臣聞宗某之為尹政術卓然過人詐
鋤強梗禪御姦宄都城帖息莫敢犯者又方修守禦之備歷歷可
觀臣雖不識其人竊用嘆慕開封乃宗廟社稷之所在苟欲別選
留守不識今之縉紳其威名政績亦有加於澤者乎伏望上為宗
社下為生靈特賜主張毋加任使疏入上大悟封示公公感之上
知益身奮勵且造決勝戰車千二百乘每乘五十有五人十乘為
隊坐作進退周旋曲折可以應用又據形勢立二十四壁於城外
駐兵數萬往來按試周而復始沿河鱗次為壘結連兩河山水寨
及陝西義士關玉文河以通商旅京城頗河七十里命十六縣分

守關渡相應角守備已固乃上表略曰今迺胡尚擾群盜繼興比聞遠近之議傳已有東南之巡幸此誠王室安危之所係天下治亂之所關儀增四海之疑心謂置兩河於度外因成解體未諭
聖懷不報又疏云回鑾汴京是人心之所欲安議行幸是人心之所惡京師乃 祖宗二百年基業今 陛下一歸王室再造中興之業復成毋疏奏 上以付中書黃潛善汪伯彥皆笑以為狂張愨獨曰如澤之忠義若得人天下定矣二人語塞十二月虜駐兵于河之北稍稍南渡西犯汜水北侵胙城時據滑濬公所屯河上諸寨欲併兵禦之因乞濟師或曰賊鋒未易當不若堅守自固公曰去冬之變正坐此也命統制劉衍趨滑劉達趨鄭各與車二萬戰車二百乘以往初岳飛犯有司將正典刑公一見奇之曰此將材也不加之罪留之軍前至是遣為踏白使以五百騎授之曰汝罪當死吾釋不問今當為我立功徃視敵勢毋得輕鬬飛謝罪稟命鼓勇而前竟與虜接敗之公喜統領後迁統制自是每出必捷建炎二年正月虜復自鄭抵白沙鎮距京城四十里都人恐甚僚屬議守禦之策公方延客圍碁談笑自若衆不敢言而退各以己意部分兵任撒城隍之深爽城而備公曰何張皇如是命諸軍解甲歸營曰吾遣劉衍以能禦寇復選精銳數千益之潛戒曰宜繞出虜後設伏以待伺至擊之又諭吏曰上元在近可寬禁例張燈因弛夜禁士民遊觀如平時虜不敢進衍與戰大破之虜復延津胙城河陰收其輜重甫及收燈捷書已至衆益大服時有詔諸路兵馬以勤王為名因聚為寇議所以杜絕之公上言曰向者京城被圍天下忠臣義士憤痛争奮越數千里勤王當時大臣無謀不能撫而用之致有前日之變勤王之兵例皆潰散號令不給不露流離困死弱者填於溝壑強者變為寇盜豈其本心哉上之人無以撫之故爾今來興兵以避淮甸中原民無依歸逃散究冤興而

起兵河東河西不肖於虜者皆自保山寨聚兵西各立名號以堅報國之心今所效黃梅有云遂假勤王之名公為聚寇之患如是則動正若解體而河東河西民皆失望臣固知非 陛下之本心乃代言者不能推廣德意失言頗別降詔以慰元元二月虜犯西京 命統制官李景良閻中立郭俊民等領兵萬餘所趍鄭大戰為虜衆中立死之俊民降虜景良南遁公捕得之曰一勝一負兵家之常不勝而歸罪猶可恕私自逃遁是無我也兵法固如是邪命斬之繼而俊民與虜將史官人燕人何仲祖王義青以數百騎直抵八角鎮與丁進遇擒之初欲持書誘公既生致麾下公曰郭俊民吾統兵官也失利就死尚可為忠義見後有知者不失血食今全軀為活反為虜人用何面目見人乎命斬之謂史官人曰京城不守 主上巡幸領重兵在近畿命我守此有死而已何不以死敵我反為兒女子語誘我邪亦斬之謂何仲祖曰爾本吾宋人脅從而來豈出得已犒而遣之虜又犯滑公曰滑衝要必爭之地失之則京城危不欲再煩諸將我當自行梁州防禦使張撝請自效公大喜即以銳卒五千授之撝至滑率將士迎敵虜衆十倍或請少避之撝曰退而偷生何面目見宗元帥麾衆力戰至暮虜少卻公遣統領王宣以五千騎往後未至撝再戰死之後一日宣與虜大戰于北門外士卒爭奮虜退河上宣曰虜必夜濟收兵不追及半濟而擊之殺傷甚衆公命載撝喪哭為之服緦厚加賻卹仍請于
上贈撝拱衛大夫明州觀察使錄其家四人虜自是不復犯東京矣王棐者遼之舊將善用兵虜以千騎付之往來河上公密遣統制官王師正擒之釋縛解衣坐之堂上諭以忠義棐感泣誓以死報且具言虜中虛實公益喜大舉之計遂決時招撫河南群盜聚城下又募四方義士合百餘萬糧支歲半公聞西河州縣虜兵不過數百人餘皆脅使胡服日夜望王師之來復上疏大略言

令之士大夫曾不為　陛下思　祖宗基業為可惜父母兄弟陝
望救援之意西京陵寢為賊所據未有寒食祭享之所又不為
陛下思京師者天下之根本億萬生靈之望歸　陛下早回九重
則天下幸有定止　上遣中使撫喻時契丹九州人日歸中國者
公引近座側推誠與語期舊忠義給資糧遣之且屬以公意使官
軍渡河以為信驗各令持數百本又為榜文散示陷沒州縣及為
公擇付中國被虜在北之人連結諸路豪傑曰事可集矣會諸將
約日渡河故表請　上還京尤力且言丁進有衆數十萬願守京
城李成願扈從還闕楊進等領衆百萬願北渡盡三頭項人皆同
寅協恭共濟國事　陛下速歸九重盜賊或為皆無足畏矣不報
五月再上疏且言今城壁已增固樓櫓已修飾龍濠已開浚兵械
已足備寨柵已羅列戰陣已習熟人氣已勇銳蔡河五丈河皆流
通陝西京東滑臺京洛叛賊已皆掩殺望　陛下毋聽姦臣之言

以失兩河之心沮萬民之氣又奏曰臣欲乘此暑月遣王彥八字
軍取懷衛濬相等州遣王再興擣西京陵寢馬擴等取大名洺相
真定楊進王善李貴等各以所部分路並進既渡河則山水寨忠
義相應者不啻百萬願　陛下早下還京之詔臣當為諸將先則
我　宋中興之業必可致疏入黃潛善等忌公沮之公尹京幾歲
武備不擾而辦屢出師對虜抗疏請　上還京凡二十餘奏初述
都人之言曰　陛下何不認我宗廟乎何不眷顧我朝廷乎何為
使我社稷無所依乎何輕捨我生靈使無所仰乎見都人之望　泣
下切切如此中則斥大臣之姦臣託曰時巡意圖偏伯忘宗廟朝
廷之重違天地神明之心棄大一統之規模墮二百年之基業
天下　陛下之天下彼姦臣何恤於存亡如京師　陛下之京師
想臉後安知夫去就但知親屬婦在江湖寧顧中原變為[illegible]
則力陳其不忠不義著持祿保寵勳為身謀謂我祖宗二百[illegible]年大

一統之基業不足惜謂我京城宗廟朝廷府藏不足戀照　二聖
天眷不足救謂諸帝陵寢不足護謂周室中興不足紹謂晉惠
蹤不足羞謂兆付之名為可效謂偏地之伯為可述諸金帛以為
賊資椿擬以為賊用謀守禦之招募忠勇敢之敵賊也措係甲
以劫軍府流徙之徒禁也欺罔天聽凌蔑下民凡誤國之事無不
為之言極切至而嫉者益深公嘆曰吾志不得伸矣疽發病甚諸
將排闥入問公矍然起曰吾固無恙正以憂憤成疾耳而能為我
殲滅醜類以成主上恢復之志雖死不恨衆皆掩泣曰願盡死諸
將出公曰吾度不起此疾古語云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
滿襟誦之七月十二日也年七十遺表猶贊　上還京先言已
消日渡河而得疾其末言囑臣之子此臣之言力請鑾輿早還京
闕大震雷霆之威出民水火之中夙荷君恩敢忘尸諫　上已除
公門下侍郎御營副使俾前東京留守命未下而訃聞贈觀文殿

學士通議大夫謚忠簡以杜充代公留守都人請於朝以公子穎
得士卒心請繼其任詔以穎充留守判官充無意於恢復盡反
所為將士去者幾盡兩河豪傑皆不為用穎力丐終喪以歸葬于
京口之峴山公平生律己甚嚴自奉甚薄方謫居時饘粥不繼吟
嘯自如晚年俸入雖稍豐食不重味衣弊不易曰君父方側身嘗
膽臣子乃安居美食耶親戚故舊貧者輒子之家無留錨同舍生
林迪先公登第書問不通者累年一日挈家謁公遺以疾告公泣
視尚能以後事屬公既卒公恤其家備至以其女妻修職郎蔣森
且以己女妻森弟劾以申錫好其子從公討賊補官為文登令公
之義如此者衆依公活者幾百人死之日風雨晦冥哀慟連呼
過河者三無一語及家事都人號慟朝野相弔出涕三學之士為
文哭公者千餘人子穎終兵部郎中孫五人嗣孟嗣尹嗣旦嗣良
嗣業曾孫十有五人曾[illegible]誌其墓云

大庾公世家傳

天地變化浩皇妙合有五子人曰混沌氏赫胥氏若木氏金天氏中央氏帝出乎震木德先于封若木於東方寅出日暦土功學萬物之生列受姓氏爵爲上公子孫蕃茂散居四方有三萬八千種其顯者有柏皇氏梁陸氏其餘柯罷皆是任使惟不失若木氏作殷之正姓者稱梅氏之宗最稱氏二子長曰不次曰仁不字伯華仁字仲實伯華者精神玉雪僊馨遠聞風霜不得而摧沮東皇不得而料理也故世世以冠郎自高仲實者生意滿腔較身堅若方其清純年少世味生澁過之者裂吻蹙頰縮舌備齒及其植肝德老者狐裘佩金玦色和氣溫時人義之曰樂只君子遐不黃耇既而祚國於燕被玄裘與魯成共治正天下精導醸郁之味養安生日用之和與聖人同功在武丁時得傅說爰立作相以代咸命之曰昔甘盤歷己受和惟咸惟仁亦齊敬德汝朕心用協調于萬邦爲治若和羹亦尚式乃前獻允協于中同俾咸仁尊戴于我有商後世稱賢相者皆咸仁之緖餘云五世孫探仕名南爲大夫佐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詩人歌之周公采而次之國風用之於閨門鄕黨邦國之化天子思標之績微其子孫俎豆乎祿祀霜雪之間俾修其祖業裂江南之地封之隷若木之舊都于大庾從孫卉仕王國與梁陸氏之後同封爲嘉侯以疾坐廢依終南之族不還遂分南北枝周衰秦一海內大興宮室渡渭屬之咸陽荒淫甚政事皆決於李丞相拔擢同黨凡杞梓楩楠檉橘欅櫻檜櫂柏櫃之徒連茹並進封五大夫而黜扶蘇二世降軹楚羽屠咸陽焚若木之族而盡夷之昔之設服青[illegible]丹碧之榮者皆灰燼之末蘖尚才蓄德而梅君華無以材稱者伶倫嶰谷固自若也雖免於斧而蕭條亦甚矣於是南枝稍盛北枝寒落漢一再傳冕結用事假托臭味辣間骨肉怨懷求南大庾之裔不復登闕僅得沉于世爲隱士梁人宋人擧之所敬事皆擬引兵述道三軍病渴棘之雲仍有名林[illegible]世山澤標詭於衆曰吾引若等見林矣軍士津津然喜雖名言當時尚如此嗣伯華者卒不偶於三代賊時歷漢魏亦無聞人當宋文帝陸凱落南見名春若守一之玉王龍首驚喜歎賞采驛使之上國天下始知名又有姓名者風姿清麗尚武帝壽陽公主副笄六珈光耳璓瑩光彩奐光時人榮之然伯華之風流韞藉高蹈塵俗蕭散孤特喜結得於深山絕谷斷橋流水竹籬茅舍之外與雪月爭妍雖與徂徠十八公胥上蒼龐鶴爲莫逆之交紫二子考[illegible]耐歲寒不改其操當吳時英彩煥發清芬滿天地二子誠手下風不敢班也後世乃有如姓若慕富貴失身帝王家伯華之家聲頓減一宗令嫡長姓居宋文貞公鐵石心腸爲時端人伯華之枝始有出而與之交自是騷人詩士爭先延致苟非其人語言無味也至我本朝如蘇黃董傾心從游播之歌頌惟處士林和靖

有暗香疎影之句識者以爲善於形容矣以氷清玉潔之姿稜霜孤標與騷人詩士酬風醉月於荒寒寂寞之濱聲音氣味之孚感宜也自三代以下未與有道者交也引而置之嵩岳之間自伊川程夫子邵夫子中興聖學英材萃門嘗進梅生藥而與之言曰子知萬物之榮枯乎此陰陽升降之大節也然逐枝逐葉自有一榮枯蓋各有一乾坤也藤曰物物各有一消長亦不外乎一大消長此理一分殊之謂乎夫子莞爾而笑曰藥也始可謂言道也矣梅生得聞大道之要頗有矜色同門有龜山楊先生者深戒之俾其好斂藏謙由是涵養益精紫陽朱夫子一見如故人有尊中可象說盡心期之語南軒張先生識于長沙王令尹坐上自謂平生佳絕無以踰此性性同伯華而思仲實慨然懷古於鼎味之中邂逅世胄人保其德久而不忘根深本厚者如是哉東海之外眞臘之墟有隱士者贊衣紫裳清眷登游膝人慕梅君之令聞願爲假子

風骨絕不相似世人笑之而未窺又有名梁者世傳其書作渦
术能與雲雨□八極之其言荒誕君子不取也史臣曰梅氏之先
有二族一□□未封為伯以忠誠諫紂為紂所醢屈原貫揖吞臣
之譔成□□□□細九歌將後商昌故更名福者乞斬佞臣頭而
發和為之□□□□生叔宋有名堯臣者與六一居士為金石之交以
詩文稱而□□不達吁何其寂寂也伯華仲實之後職泰不齊何
足怪者獨以夢華藥實之際於此可以論世變近世詞苟之士又
諂損君之長老者尾韶鍾橘項而黃敝者爭貴重之華實之妻不
問也此又世道之一變後世鼎鼐不調尚倘忘真至以鼎吸辛酸
為相業獨詹哉子擒裕於天下廟堂之上日夜思所以重其葬
貴為國家之大村乃以回天下精淳釀郁之味以養民生日用之
和為不急之務誤嗚呼人負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託物作史以文為戲自韓昌黎傳毛穎始當時負當世瑞者

咕咕然動其喙咲以為怪惟柳柳州奇之又有革華傳非韓
筆法它人寬入無疑至坡公乃作羅文葉嘉黃甘陸吉江瑶
柱諸傳耳山谷公亦有蕎麓藥傳李忠定公又有武岡侯文
繳侯文信侯三傳亦各有寄興焉子與大慶公□笑稿笑病
君無與語無想風致為作世家其原深流長有不容不盡者
是者未盡羅也其自娛其滑耳讀耳

魯齋王文憲公文集卷之十四

魯齋王文憲公文集卷之十五

鄱陽三臺劉傑編輯
廬陵劉瑛劉同校正

讀經世
經世衍圖四

元辰元日元月元歲元世元運元會元元
會辰會日會月會歲會世會運會會會元
運辰運日運月運歲運世運運運會運元
世辰世日世月世歲世世世運世會世元
歲辰歲日歲月歲歲歲世歲運歲會歲元
月辰月日月月月歲月世月運月會月元
日辰日日日月日歲日世日運日會日元
辰辰辰日辰月辰歲辰世辰運辰會辰元

右一

日水日火日土日石日辰日星日月日日
月水月火月土月石月辰月星月月月日
星水星火星土星石星辰星星星月星日
辰水辰火辰土辰石辰辰辰星辰月辰日
石水石火石土石石石辰石星石月石日
土水土火土土土石土辰土星土月土日
火水火火火土火石火辰火星火月火日
水水水火水土水石水辰水星水月水日

右二

乾坤乾艮乾坎乾巽乾震乾離乾兌乾乾
兌坤兌艮兌坎兌巽兌震兌離兌兌兌乾
離坤離艮離坎離巽離震離離離兌離乾

震坤震艮震坎震巽震震震離震兌震乾
巽坤巽艮巽坎巽巽巽震巽離巽兌巽乾
坎坤坎艮坎坎坎巽坎震坎離坎兌坎乾
艮坤艮艮艮坎艮巽艮震艮離艮兌艮乾
坤坤坤艮坤坎坤巽坤震坤離坤兌坤乾

右三

八一七一六一五一四一三一二一一
八二七二六二五二四二三二二二一二
八三七三六三五三四三三三二三一三
八四七四六四五四四四三四二四一四
八五七五六五五五四五三五二五一五
八六七六六六五六四六三六二六一六
八七七七六七五七四七三七二七一七
八八七八六八五八四八三八二八一八

右四

元會說

元之元至元之辰

此所謂無極而太極也元會運世歲月日辰雖未有跡之可尋而其理已粲然備具于中矣

元會

此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復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之時也

會二

此分陰分陽兩儀立焉之時

會三

此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之時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會四

此二氣交感化生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之時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禽獸雜處以前會

會五

上古結繩而治穴居而野處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之時也

會六

聖人始定以仁義中正立人極之時於是有伏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旁觀

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為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庖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刳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illegible]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斷木為杵掘地為臼杵臼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葬者易之以棺槨蓋

取諸大過蓋取諸夬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
夬
邵子於堯之世始紀甲子於甲辰之下書唐堯即位
於是即其數而推之具譜見于左
元十二會
會三十運
運十二世
世三十年
歲月日辰如常數
此邵子經世之大數也蔡西山曰一元有十二會三
百六十運四千三百二十世猶一歲十二月三百六
十日四千三百二十辰也又曰一元有十二萬九
千六百歲一會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月一運有十二

萬九千六百日一世有十二萬九千六百辰皆自然
之數非有所牽合也愚竊疑之以為元會運世者先
天大運也布筭推卦宜如先天圖一定而不可易歲
月日時後天小運也布筭推卦宜如後天圖微有不
同而實本於先天也

大庭公世家

天地變化后皇妙合有五子人曰渾沌氏赫胥氏若木氏金天氏
中央氏帝出乎震木德先王封若木於東方實[illegible]日[illegible]功業最
物之生列受姓氏爵為上公子孫繁茂散居四方有[illegible]八千種
其顯者有柏皇氏栗陸氏其餘材[illegible]皆足以任使[illegible]木氏
作酸之正性若獨梅氏之宗為梅氏[illegible]子長曰不[illegible]不字伯
華仁字伯實伯華精神玉雪[illegible]開風[illegible]沮東皇
不得而料理也故世世以佩節自[illegible]伯實者生[illegible]身以[illegible]者

方其胄純年少世味生澁遇之若裂吻處頰縮舌慵意及其稍肸
德老衣狐裘佩金玦色和氣溫時人義之曰樂只君子遐不黃者
既而作因於燕被玄衮與魯咸共治正天下精淳醞郁之味養民
生日用之和四聖人同功在武丁時得傅說爰立作相以代咸命
之曰昔甘盤應已沒和惟咸惟仁交濟厥[illegible]汝朕心用協調于方
邦為治若和羹爾尚式乃前猷光協于中[illegible]俾咸仁專美于我有
商後世稱賢相者皆咸仁之緒餘云五世孫摽仕召南為大夫佐
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詩人歌之[illegible]公[illegible]采而次之國風用之於
閨門鄉黨邦國之化天子思[illegible]之[illegible]其子孫[illegible]且守祭祀賓客
之間俾修其祖業裂江南之地封之[illegible]若木之爵[illegible]于大庭從孫
卉仕王國與栗陸氏之後同封[illegible]侯以病坐廢後終[illegible]之族不
遷遂分南北枝周衰秦一海內大興宮室渡渭[illegible]之咸陽[illegible]
政事皆決於夸丞相拔擢同[illegible]凡杞梓楩楠檉[illegible]楔[illegible]櫖櫝柤櫨

之徒連茹並進封五大夫而[illegible]扶蘇二世時輕薤羽屠咸陽舉若
衣之族而老枝之昔之被服黃丹至之榮者皆煨燼之末秦尚
才棄德而梅君幸無以材抑者怜傅[illegible]谷固自若也惟免於難而
蕭條亦甚矣於是南枝獨盛北枝寖[illegible]漢一再羅[illegible]用事假托皇
味踈間骨肉腥鐵東南大庭之裔不復登廟堂浮流于世為墨士
森人治人華之所欲事曹操引兵迷道三軍病渴[illegible]之雲仍有名
林者避世山澤[illegible]詭於衆曰吾引若等見林矣軍士津津然喜躍
名重當時尚如此嗣伯華者卒不偶於三代盛時歷漢魏亦無聞
人當宋文帝時陸凱落南見名春者字一之王立隴首驚嘉嘆賞采
驛薦之上國天下始知名又有稚名者風姿清麗尚武帝壽陽公
主副笄六珈充耳琇瑩光彩莫比時人榮之然伯華之風流醞藉
高蹈塵俗蕭散孤特甚稱祥於深山絕谷斷橋流水竹籬茅舍之
外與雪月爭妍雖與[illegible]俱十八公渭上蓊廷鴻為莫逆之交然二

子者徒耐歲寒不改其操嘗是時英彩煥發清芬滿天地二子操
手下風不敢班也後世乃有如旌者蘇宮貴矣身帝王家伯華之
家聲爾滅一宗金姑長性唐宋文貞公鐵石心腸為時端人伯華
之枝始有出而與之交自是騷人詩士爭先延致苟非其人語言
無味也至我本朝如蘇黃董懷心從游描之歌頌旌勉士林知翁
有精香跡影之句識者以為善於形容夫以氷清玉潔之姿雅度
孤標與騷人詩士酧風醉月於荒寒宋寞之濱声音氣味之乎陵
宜也曰三代以下未與有道者交也引而置之嵩岳之間自伊川
程夫子始夫子中興聖學英材華門嘗進梅生蘇而與之言曰子
知万物之榮枯乎此陰陽升降之大節也然逐枝逐葉自有一榮
枯盡各有一乾坤也蘇曰物物各有一消長也亦不外乎一大消
長此理一分殊之謂乎夫子莞尒而咲曰蘇也始可與言道也矣
梅生得聞大道之要願共於色同門有盧山楊先生者深戒之俾

其好藏清艷由是涵養益粹紫陽朱夫子一見如故人有尋中句
裏說盡心期之語南軒張先生識于長沙王令尹坐上自謂平生
佳絕無以吟此從此因伯華而思仲實慨然懷古於是爲之中遙
遷世胄人誄其德久而不忘根深本厚若如是哉東海之外真臘
之墟有隱士者貴衣紫裳清癯蒼瘦人恭梅君之令聞頗為假
子風骨絕不相似世人安而未察又有名梁岩世傳嘗佑禹治水
能興雲雨越人祀之其言荒誕君子不取也
史臣曰梅氏之先有二族一在商末封為伯以忠誠諫紂為紂所
醢屈原賈誼深悲之漢成帝時乾綱斷紐九鼎將移南昌故吏名
福者乞斬佞臣頭而姦邪為之縮頸至我宋有名兢臣者與六一
居士爲金石之交以詩文鳴而退疎不遠可何其宗宗也伯華仲
實之後賦衰不齊母之怪者獨以嘐華賁賁之際於此可以觀世
變近世好奇之士又訪梅君之長者曹庭龍鍾隔墳而賈[illegible]者多

賢主之奉實之義不問也此又世道之一變後世鼎鼐不調尙儀
忘實至以梨吸斗酢為相梁鍋冊以千孫衍於天下庙堂之上
日夜思所以重其声價為國家之大利乃以同天下精淳醲郁之
味以養民生日用之和為不急之務嗚呼人莫不飮食也鮮能
知味也

託物作傳之文為盛自韓昌黎毛穎傳[illegible]嘗琅
若[illegible]勤其嘗矣以為柳柳州奇之又有華蓋傳
非韓[illegible]人竄入無疑至我公[illegible]羅文囊嘉黃甘陸
吉[illegible]傳兩山州公亦有叢[illegible]傳孝感定公又有
武[illegible]文城侯文傳三篇亦以有寄興焉乎與大慶公託
契諸文稿者亦與語[illegible]致為作世家其原流長有
不容不盡著見者亦可謂也終自愧其常耳欺乎
述夫志

辛亥之秋災害大歉聖天仁愛下民特降上心腸之良收仍以
郡使者之權鎮撫之以活千里百萬生靈之命惟倪然辭而相慶
曰而今而後吾知免於溝壑矣竊以為下穿之初所當行者莫及
於講行荒政輒述民志條具如左
一曰大寬民力
首乞出自特筆勿與官吏議亟行曉示及飭諸邑將淳祐十
年下五等稅賦蠲行倚閣候來年麥熟起催嚴禁官吏以荒政
十二聚萬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方當荒歉日發聲觀政之時
首以此舉出自特見實踏可知實獨我公之先務收拾人心之
大機也議者曰倚閣十一年條十不言十年者何也蓋
善良下戶真實貧窮者往[illegible]無遺所稍稍存者多有致
民殆更討會施欠[illegible]今此吉十
一年分以其當作半數之民[illegible]人之政非欲惡[illegible]

所謂初親官吏議者無它意也蓋官吏徃徃不識治亂安危之大體徒能翦翦以目前窘乏爲憂其言必曰郡計赤立今度無兩月之糧軍士冬衣錢未有指準大閱未有支散今年大禮諸軍未有給賜此皆至急至迫不可闕者安有餘力可以倚閣稅賦哉此則固所當慮若其實不然小戶斗粟尺帛何足以補郡家之大計郡計之匱非實空虛也葢自有遺賦在民但不在此等下戶耳州吏無遠謀大闊略於外邑止是取於金華縣吏縱遽應止取足於在城大縱弛於外鄉然其所以闊略者豈縱然哉皆有所受而不敢督促今若稍見此弊改絃而理之不一二月不患無財所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豈欺我哉必不得已若欲作急解目前之匱則州庫自有金銀器皿責付郡吏時暫質之大家使可從容矣何至過慮乎

二曰急聚糧斛

首乞申奏盡借常平見存之米及申奏告糴于浙西劄下拜鄰通放日下雖未當便行賑濟急借常平之米何患無數年以來求外邑之米顆粒不到州倉一郡之仰給於金華一邑所以州倉無儲積金華米價踴故目前無知旱傷之可畏州縣仍舊預借十一年秋米以應軍糧公私交窘便覺無象皇皇今急借常平之米便可給數月之用待檢放已明然後起催民戶無詞次第輪送亦自不誤賑濟也且得上下無蕪迫之慮是以差[illegible]人心申奏告糴須當寬作數目以二三十万石爲約其實未必用十分之一也事固有先聲而後實者宜作數目不特人心大安有米者不敢閉糶矣須乞行下臨安府[illegible]置局批放不許阻節

三曰置局[illegible]

一乞親書劄付於上兩公次則吏書問所以救荒之策然後博采衆議其要旨在籌度其可行者行之

一乞牒通判[illegible]見在中寄居如季通判鏞[illegible]通判邵武王知縣[illegible]得[illegible]通才或請爲局官同共商議

一乞差請局官探訪七邑見任官吏七邑寄居士友公舉通經者姓名類爲一冊以待差委

一乞即差官檢踏旱傷抄劄戶口檢放雖曰有定法往往[illegible]遷延饑民不能待[illegible]荒以布[illegible]所差官不見[illegible]以[illegible]不敢多申分數所謂檢放者止得減少秋賦而貧民秋料數凡十餘色之費固無所從出況又秋賦蠲放不大民力必至大困今旱禾雖已收割趂晚禾尚在田委官得分數之實也若抄劄戶口之官乞即與檢踏官相然而出使千里之民知有賑濟之望民心自然大安必不輕棄家棄流徙四方矣

一救荒有二名一曰賑濟二曰賑糶夫賑濟者皆老幼病患無依倚無經紀之人也既抄劄姓名當勞給曆宜計口食而供養之而已若此者料亦不爲甚多既有常平之米又有社倉廣惠倉之積皆當撥爲賑濟然社倉廣惠有名無實有害無利不於此時而盡散之空誤朝廷指擬此米爲害未已也其間亦有已糶者索其錢撥爲糶米其未糶者預期告報撥隸何所先常平之散若以此三項米賑濟度亦不爲不足

夫賑糶者減價收錢而撥米也價不減無以謂之賑糶大減或能激其貨於市價之低昂而略損之可也使人人知州郡有米[illegible]如此之多而不知若無所規利價亦不至[illegible]價不宜而市有米荒政舉矣

一局中不可令富室干預蓋為富者不仁好為姦計以便己私書生陷其中而不知也昔趙都承於此講行賑荒也官吏嚴明規模詳密深山窮谷亦有米可糴民到于今或稱之然當時之大害政與臣寔為謀其一以物力歛糴其二抑價太低以物力數米者此富室之大利貧弱之大害也樊之上戶非浙右江西之比號至富者不可班於兩路至劣之家其所謂第二三等戶蓋有極窘匱者今以物力數糴例以上三等為準則當勢者戶名多實富者得勢少言若均一而姦計政在此中物力之不足憑也尚矣自經界來不曾推排物力殺年來不曾過割稅色法產去稅存者至多此物力之虛實不可憑也兼物力中墳墓山林竹腳池塘無米可收故貧之之家為物力之累無力陳乞畏憚號令不免破家賣產

糴米以應官司之數而上戶富實者與不肖人收刻物力反少可以拱手安坐以待高價之利富益富貧益貧其大不均有如此者

大抵人戶得曆頭受賑糴者無戶口十分之二而告糴於人者不可以數計也官既立價太低有米者必不肯甘心盡出低價耳目之所不及威令之所不行必閉糴而不售無賑糴之曆迫於一饑必將哀乞於人盡力扐增倍價期於得米而不詞故官價雖平而私價不期高而自高矣當時私價踰於官價二倍是知物力均數數名甚公而意甚私官價太低乃所以激私價之必高此不可不鑒

一下本局還有心力官吏性平江羅米須於日下即料理措行深在運司大農等未和糴之先趁擗漲幾價廉

而米易得緣則價穹而無可糴之理彼饒叔之民勢逼然訓朝廷和糴豈敢糴與外郡兼浙東旱傷之州亦多若它郡皆出此計則後至者束手令以郡計蓋數約之或可糴三萬石乘既至則糴常以萬石之費循環於道路徙糴搬般隨糴隨糴纍至三萬石可也仍給據外邑召募客旅許陳乞賚錢借本州米曆於關津通放却欲此米在本州出糴只依時價更不裁減如此則應幕若本必多何者但能料米於一境之內而含應珠不及遠故逐秋而民困

四曰消弭盜賊

右之荒政十二曰除盜賊凶荒之年民迫饑寒盜賊易起與其除之於已動孰若消之於未形今州郡講行荒□既早轉糴米數又寬蓋民困已無詞擾動民心更能

□則啟訟不致淹延禁戢豪強不相侵奪如此周亡曲桎㧊或可保貲財近城間有一二宗子把持州縣專以欺詐白奪為生者或足以召變又聞遠鄉有裝嶴專為群盜之窩藏逋逃之淵藪晝伏夜出三五為群攜刀逕面牽牛椎狗劫掠財物聲未至於殺人此亦嘯聚之端也城中則有開櫃坊停著賭博者其風甚熾多是下數為黨倚驕倚之卒無賴之胥為之持局引誘良民欺騙博脫合分財物恣其醉飽此盜賊之所由生也遠鄉無寄藉盜無所歸者不能糾合其黨城中不與廂吏通同則為盜易敗無以行其術廂吏窩家皆盜賊之盟主也須行痛治此外又有鄉村惡少平時不務探刃劫奪鄉未成黨歛歲既無一飽之資遂不閑於防亦皆偶為不靖如此等人乞帖鄉都官嚴禁鄰保以姓名來申視其人今

類多寡或令津遣前來說教場摩試武藝倘有或備刺
量頗次者充巡尉司弓手又次者或給隊伍白旗以賞
付義役非番給糧錢使充本都緝捕盜賊此皆欲消盜
賊於未形之漸也
五曰遷貪官暴吏
此等人於樂歲豐年未見其甚害當此凶荒民能以保為
召禍也必矣蓋恐不敢指斥姓名乞採之公論嚴為
材力行斥逐之
類未能詳盡又有不能自已者蓋千里之民流徙得使
生之命厚我所以厚蒼生頭明公當求於何處於委
不擇俯恤而振曰要養稍力為應惠周遍之本毋
失嚮期會之中此又吾民之深傷乎何崇爵不勝惓

鄱陽三臺劉倬編輯
廬陵銅溪劉同校正

辨

詩十辨

序曰聖人之道以言而傳亦以書而晦夫天高地下萬物散殊皆與道為體然載道之全者莫如書既曰以是而傳又曰以是而晦何也在昔上古教化隆盛學校脩明聖人之道流行宣著雖無書可也惟教化衰時而學校有時而廢道之託於人者始不得其傳然後筆於言有於簡冊以開後之學者而書之功大矣及其專門之學興而各主其傳訓詁之義作而各是其說或謬於淺陋或蔽於高遠援據傳會穿鑿支離蔓說以飾私篤古以借重執其詞而害於意者有之據其訛而誣其義者有之遂使聖人之道不晦蝕殘蠹卒不得大明於天下故曰以書而晦此無它識不足以破其妄力不足以排其非後世任道者之通病也紫陽朱夫子出而推伊洛之精蘊取聖經於晦蝕殘毀之中專以四書為義理之淵藪於易則分還三聖之舊於詩則掇去小序之失此皆千有餘年之惑一旦而掃平為其功過孟氏遠矣然道之明晦也皆有其漸蓋非一日之積集其成者不能無賴於其始則前賢之功有不可證正其大略者不能無遺於其小則後學之責有不可辭大抵有採討之實者不能無所疑有是非之見者不容無所辯苟輕於改而不知存古以缺疑固學者之可罪紐於舊而不知校理以復古豈先儒所望於後之學者雖後世皆破裂不完之經而人心有明白不磨之理繼未能推人心之理以正破裂不完之經何忍拘毀裂不完之經以壞明白不磨之理乎予因讀詩而辨有疑既而思蓋久而疑益多不揆淺陋作詩十辨一曰毛詩辨二曰風雅辨三

曰王風辨四曰[illegible]辨五曰[illegible]詩辨六曰豳風辨七曰風序辨八曰魯頌辨九曰[illegible]辨十曰[illegible]辨非敢妄疑聖人之經也直欲辨後世之經而已

毛詩辨

愚嘗求三百篇之體夫周非唐虞夏商之詩也固非盡出於周公之所定也亦非盡出於夫子之所刪也周公之舊詩不滿百篇先儒以為正風正雅是也夫子之刪固非刪周公之所已定刪周公之後龐雜之詩存者止二百有餘篇先儒以為變風變雅是也頌雖無正變之分而實有正變之體周公夫子合而為三百篇而總係之於周也然今之所謂三百篇者皆周公夫子之舊乎愚不得而知也昔成康既沒之後至孔子時未五百年雖經幽厲之暴亂而賢人君子之隱于下者未絕也太史與府之掌藏未亡也太師瞽矇之肄習未失也而雅頌龐雜已亂周公之舊制夫子自衛反魯然後正之況東遷之後周室已衰微夫子既沒而大義已乖樂工入河入海而聲音廢功利構爭干戈相尋視禮樂為無用之器至於秦而天下之勢太亂極壞始與吾道為風怨太沈淪舉詩書而焚之若儒生者又從而坑戮之偶語詩書者復磔以大禁其禍慘烈振古所無漢定之後詩始出於魯出於齊燕國風雅頌之存篇什章句之分吾安知其果無脫簡殺亂而盡復乎周公孔子之舊也夫書授於伏生之口止二十有八篇參之以孔壁之藏又二十有五篇然其亡失終不可復見者猶有四十有餘篇其存者且不勝其錯亂訛舛為萬世之深恨今不知詩之為經藏於何所乃如是之秘傳於何人乃如是之的遭焚禁之大禍而三百篇之目宛然如二聖人之舊無一篇之亡一章之失詩書同[illegible]而存亡之異遭絕乃如此吾斯之未能信夫天下之書合十[illegible]人之言如出於一人[illegible]其[illegible]之[illegible]也雖[illegible]人之言而亦不[illegible]得安若吾知其傳之說也今其傳之之的固足其言之無不同以且得之之說亦是其言之有所異也何者與其彼此俱失而無它左驗固不若互得互失而可以參考也是以漢初最諸復古而齊韓魯三家之詩並列于學官惟毛萇者最後出其書不行於天下而獨行於北海鄭康成北海之人也故為之箋自是之後學者雖不識毛萇而篤信康成故毛詩假康成之重而排近三家獨得盛行於世毛鄭既孤行而三家散佚之迹遂絕而不得參伍錯綜以訂其是非凡詩家流義并學合十有二種凡九十餘家至本朝又三十餘家然并推毛鄭崇尚小序學者惑於同而亡其異遂信其傳之之果的也且甚自謂其學傳於子夏授子夏少夫子四十一歲不及見三百件[illegible]在其為得於子夏或若傳於子夏之門人則流派相承具有姓氏不應晦昧埋沒謾所授受以誑後世惟魯詩有傳見稱於史至西晉而已亡陸機雖撰毛公相傳之序上接子夏而又與釋文經一人合其偽可知愚是以於毛詩尤不能不疑也

風雅辨

昔者宋子破千載之惑遂黜小序刪夫雖號作為詩傳自詩之湮沒經幾何年而一旦洗然本義明白簡直可謂賢功無[illegible]遺恨惟風雅之別猶有凡例而權之篇什猶未坦然故其諸門人之間亦多未一於是有腔調不同之說有體製不同之說有詞氣不同之說或以地分或以時分或以所作之人而分諸說皆可參考惟腔調不傳其說不可考也近世儒者為謂義理之說勝而聲歌之學日微古人之詩用以歌詠以說義也不能歌之但能誦其文而說其義可乎竟其為說上聲而不主義如此則雖鄭衛之辭何廢於宗廟矣天作清廟可奏於宴豆之間矣可謂捐本而逐末凡歌聲寓於吹吻而感動於心悉止以其義焉耳苟不主義詞歌者以

何爲主聽者有何可味豈足以感發化人之氣質鼓動盪人之志氣哉蓋乎朱子之答陳氏體仁也舉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故曰詩出於志樂出於詩詩乃爲詩而作非詩爲樂而作也又曰古樂散亡無從可考而欲以聲求詩則未知古樂之遺聲今皆可以推而得之乎三百篇皆可協之音律而被之絃歌已未既未必可得則今之新聲得無有叶韻之徒耶所謂腔調之說竟知朱子晚年之所不取已至於楚辭之集註後詩傳二十年風雅頌之分其說密矣其言曰風則閭巷風土男女情思之詞雅則燕享朝會公卿大夫之作頌則鬼神宗廟祭祀歌舞之樂以此例推之則所謂體製詞氣所以詩以地以所作之不同者說皆有條而不紊矣竊謂朱子所辯之凡例正以周公所定風雅頌而別之擇以先儒所謂正風正雅者無一不合但於所謂變風變雅者有不得而同後學無以釋此遂横生枝葉以求合凡例而不能按

據凡例以釐正列證所以僭議起而卒不能定故爲之言曰本據正其大義而不能不遺其小節以待後之學者此也

王風辨

詩何自而始乎於堯之時出於老人兒童之口若四字爲句兩句爲韻豈嘗學而爲哉衢口而出精微而聲皆有自然之音節虞舜君臣之賡歌南風五絃之謳歌與夫五子御母述戒之章體各不同歷夏商以來謳吟於下者格調紛紛雜出而無統周公於功成治定之後制作禮樂推本文王之所以周者王化基於衽席而風動於鄰國取其聲詩義理深長章句整齊者定爲一體適有合於康衢擊壤之章而壹之名之曰風被之管絃以爲家鄉邦國之用止二十餘篇而已及其立爲學官取爲燕享宗廟朝會之用亦因以枝此章句總爲一代之樂及夫子祖述周公之意刪取後世之詩以合乎風雅頌者亦不敢參以別體故周七百年之詩如出於一人之手非作之者共此格調也乃取之者守此格調也三百篇既同此格調而又有風雅頌之名者何也蓋作之之意不同而用之之節亦異今先以風言之周未有天下之時近而宮女遠而南國被文王之化形於辭者此風也周既有天下之後分封諸國列國之民感國君之化有美有惡焉形而爲歌詠者亦此風也王國之中感後王之化亦有美有惡焉形而爲歌詠者亦此風也凡在下者作謂之風初不系周之盛衰但當其盛時風如二南當其衰也風如黍離何獨於東遷之後始降而爲風乎平王之雅不可降而爲風猶文王之風不可升而爲雅其曰國風皆周爲商列國之風也其曰王風若周王天下以從之風也風只一風也風之上亦豈有不同耳安有可升可降之理哉後世因降之一字遂謂平王以前有雅無風雖風亦强名曰雅是皆於降字一義有所未明於是風雅之部分雜矣况周自武成以來至平王四三百五

十年成康之際仁義漸磨熏陶情性教化盛矣內而京城之細外而井里之衆環王畿千里之地卒無能吐一詞一歌語與豐岐江漢之詩律呂相應寂寥湮沒終無一章之風可以備聖人之刪存逮東遷之後土地且蹙一旦興起諸之篇乃遽有十章之風豈理也哉至於何彼穠矣一詩平王以後之詩也合次於王風明矣今乃强之壽而名於二南或謂武王之詩則又强抑之列國之類進退無據以此推之定可知矣愚敢謂二雅之中不合於正雅之體用者皆當歸之王風焉

二雅辨

愚又考小雅之正詩其爲體有二一曰燕享賓客之樂二曰勞來行役之樂朱子所謂歡欣和悅以盡群下之情者也大雅之正詩其體一曰會朝之樂而已朱子所謂恭敬齊莊以發先王之德者也據二雅之體而正今之詩以正小雅而亂入正大雅者有之而

正然亦不得於全無疑矣至於變雅之中有變雅之正者焉有變雅之變者焉有章句之多詞語嚴密有似大雅之體者焉又有言語鄭重義理尚所以爲王公大人之作者然施之於燕享非所宜用之於朝會又不可[illegible]乃出於放臣逐子出妻怨婦樽酒傍之所爲乎此又變[illegible]再變者也或謂決古人之疑只有義理證驗向萃合求之義[illegible]固亦可通者以證驗絕無可考不能不致疑也予應之曰讀經惡出於煨燼之餘苟綿可驗而漢儒臆度之說何可盡哉聖人於杞於宋尚有無徵之歎況求之後世乎有一於此與其求之於漢儒臆度之說孰若只求之於正雅之中詞氣體格分貴施用豈不曉然其爲證驗莫切於此尚何外求哉且夫怡怡誘勸之情與譏刺怨傷之意其心不同也稱述先王之盛德大業與感慨後世之昏朝亂政其言不同也協之以八音和之以六律由是義教化厚風俗與夫私心邪念閑之而有所懲警者其用不同也發之於人心者既不同形之於言語者亦且異施之於事者俱無所合有是三不同而得以同謂之雅可乎雖聖人規模覽廣而辨別不應若亂如此其雜出於降風之一言而不知其所謂降之義遂使後世不識二聖人禮樂之正意論之若寘然聽命於小序良可悲也愚故謂變雅之不合於正雅者悉歸之王風不說審矣

賦詩辨

作詩所以言志也賦詩亦以觀志也觀其志不若觀其禮志無定而禮有則也夫歌詠者發於天機之自然而人心不可飾於倉卒之一語是皆可以觀其志之所向而吉凶禍福之占亦因此而定此春秋之時所以賦詩於盟會燕享之際而有不可掩其本心之情僞者蓋一吟一詠擇轉機萌事形於中志形於外[illegible]以態不能矯誣自非義理素明於胸中而有能勉強不失於尊俎籩豆之間或當是時惟鄭國七子六卿之賦爲最盛而趙文子韓宣子於多設之頌猶足以定其終始之所就亦可以善觀矣予則謂善觀樂者不觀其志而觀其禮先儒所謂禮先樂後者蓋事有序而后能和此樂之本也以燕享而及宗廟之樂[illegible]之象可也以諸侯而奏朝會之樂謂之僭可也雖有事證恐不[illegible]謂之當然惟二南之樂得人倫之正爲教化之先可以用之鄉人用之邦國小雅之樂已不同矣有天子宴諸侯之樂焉有上下通用之樂焉此則截然而不可亂者且有多少之數歌詞豈得與同[illegible]玩其義審其音則樂之本不待索之於鏗鏘節奏之末而後[illegible]之後借已多況東遷乎夫君臣之分天地之常經也[illegible]敢焉冕綦褫宗周道理亂常之事接武於史人心之[illegible]以責之於鐘鼓律呂之中猶有降殺等成之則[illegible]賦歌樂賦既僭辭侯之賦采蘋此諸侯僭天子之[illegible]賦大明季武子之賦綠衣韓宣子之賦我將此大夫僭天子之[illegible]也若曰衷周禮其宴乾宜王也爲之賦彤弓寧子不[illegible]公爲其宴盡子也亦爲賦彤弓賦湛露成[illegible]而義辭焉僭樂之大分尚有間存於人心者魯之[illegible]堅於定國也是以晉享穆叔而奏肆夏奏文王[illegible]乎知禮者其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文王[illegible]樂也此果穆叔之言乎抑傳之果無疑乎是皆未可[illegible]公之詩也左氏以爲召穆公之作楚茨以項而三[illegible]今詩甚互亦同以知其爲楚之蓋毛鄭之蓋左氏之蓋也至於魯[illegible]三家者皆以雍徹矣非有聖人之明訓後世亦將以爲當然而反證雍之可以通用矣大抵左氏之言多失之誣而春秋之禮亦失之僭皆不可引爲三百篇之證晟故曰宴享而奏宗廟之樂謂之褻可也諸侯而用朝會之樂謂之僭可也雖特享亦不得謂之當然

豳風辨

豳何為而有詩也豳之有詩非周公之意也以今七月篇考之蓋周公推王業之原本出於后稷積德之功以成王尚幼未知稼穡之艱難故紀其天時之變遷人事之勤勞使皆曉朝夕諷于成王之側與無逸之書實相表裏其忠誠懇惻之意蓋尋如此然其詩不立之學官不禮之二雅毛萇怪名之曰豳風則何以知其為周公之意也邪夫子感周公之作取之以為法於後世以凡例律之謂宜存之於變雅也明矣今儕之以風繫之以豳不能不啓學者之惑故昔人嘗考之於齊魯韓三家俱無所謂七月之章而毛氏獨有之謂其非周公之作固無所考以杜毛氏之口謂其果列於豳風之中則後世之疑不一而毛氏亦無以釋其惑也詩亡無傳也久矣且其事始於后稷係之以邰可也而其詩作於周公系之以周亦可也今不邰不周繫以公劉太王之豳上無以見其始下無以見其成曰七月曰九月夏正也曰一之日曰二之日周正也一章之中二正並舉何哉況公劉大王商之列國也豈有不用商之正朔乃上稱夏正下劉周正是不特商紂之淫亂而先有篡商之志也愚故知其必非周公之意也或謂七月之詩怨與豳詩差互錯亂而傳者失其真然歟豳之文見于周禮之籥章既曰豳詩又曰雅頌且無所謂風之文安有一詩以備三體之用歟陽公詩與豳雅遂毀之則過矣王氏謂豳故有詩而今亡後世妄補之云耳此言近之矣是皆以邰分未安章句可疑而生此紛紛之說也夫七月而系之以豳猶云可也使周公東征九詩而俱系之以豳無乃太違乎是故文中子謂為臣相猶其能正乎成王能疑周公其風變矣惟周公能正其變以夫子系之以豳其意深遠可謂曲盡其妙長樂劉氏則謂不使以王之變雅之辭而擴引其詩使還周公也其說益巧矣不知以子之以果如是乎如文中子之說豳本變風以周公能復非為正風如劉氏之說豳當雅也變而考風曰風曰雅曰正曰變可降可升得以意定初無定體不知聖人之法果如是乎夫鴟鴞之名見于金縢之書金縢之所系於洪範在發之後聖人於書未嘗有四五委曲之意而於詩乃極其斡旋補拭之功聖人之心光明正大必不如是之苟率也夫豳谷西北之陲也三監東郊之壤也地之相去也數千餘里事之先後也數百餘載有周公自作之詩焉有軍士百姓之詩焉今雜然強附若合於一風之中孰謂夫子之聖有如是之部分哉漢儒無識大略如此故愚願以豳風七詩以類分入於變雅焉或者難之曰十三國風其來已久今遽缺其一無乃太駁乎愚曰不然列國之有風既未知其果定於十三之數乎而十三國之名亦未知其果為邶鄘衛王鄭魏唐秦陳檜曹豳果有詩則當列於二南之上與其推本文王之化又豈若推原后稷之功之為深遠哉豳之為風何以知其決非周公之意也

風序辨

讀書不能無疑疑而無所考缺之可也可疑而不知疑此讀之過也當缺而不能缺此贅之病也夫魯宋之無風說者以為王者之後不陳其國之詩此亦因其無詩而強為之說而不計其理之未通也曰唐曰曹曰衛於魯為兄弟之國也曰陳與宋俱帝王之後也夫陳衛唐曹何不得與宋魯並而獨陳其詩乎其說窮矣列國之詩俱得陳之於周之天王固非關於魯也夫子刪其繁亂豈求之周太史蓋畢而歸魯以定其樂阡也哉特以魯用天子之禮樂太師得於周而奏於魯也夫子因得而刪之耳其傳於魯者固未必盡得周之所藏周綱不振諸侯不臣其本國之詩亦未必盡陳於周也則其所遺逸者亦多矣況後世名為逸詩者不知夫子既刪之餘乎漢儒傳誦之餘遺乎此皆無所考而皆缺若況國風之

次序尤不必類爲之辭夫十三國之次序不同之說有三曰周召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檜曹此夫子未删詩之前季札所聽周樂之次序也曰周召邶鄘衛檜鄭齊魏唐秦陳曹豳王者此鄭康成詩譜之序也曰周召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此今詩之次序也程子亦因今序而爲之說謂邶鄘衛之所以先者衛首併邶鄘爲亂首也此亦因文未有以證其決然爲夫子之傳序則其先後之間不害大義誠有不必穿鑿者故歐陽公曰求詩人之意達聖人之志者經師之本也講太師之職因其失傳而妄爲之說者經師之末也得其本而不通乎末闕其疑可也雖其本有不能達者猶將闕之况其末乎其說得之矣今又自爲詩譜疑其次序而又不能不惑於小序之失何獨病之而躬蹈之乎惜朱子去小序之外此等皆置而不復講其意深矣學者但當[illegible]得世之不幸不得見聖人之舊經相與沉潛玩味其無所疑者斯可矣則其可疑者雖聖人復生亦將闕之也已

魯頌辨

缺疑之義爲其無所考證不得已而缺之也或幸而有所考證亦何爲而不決之哉夫魯之有頌亦變頌也惟閟宮一篇何歐陽公歷考僖公之時初無所謂淮夷徐方荆楚之功深以爲疑其所論辨亦詳且明若遂以爲非僖公之詩乎則詩中有周公之孫莊公之子兩句終不可祇沒是以朱子於它篇皆曰無所考猶以此爲爲僖公之詩無疑若正以此兩句爲可信也愚嘗即其詩而熟味之固不敢以爲非僖公之詩也意其間有顛倒參錯之誤是蓋傳之者之過也若引孟子之言爲據則戎狄是膺荆舒是懲爲頌周公也審矣又嘗考周公之世家雖周公亦未嘗有戎狄荆舒之役然亦無它明證不[illegible]必以爲非周公之事也孟子之時[illegible]次實得其實又不[illegible]所據而兩引之以[illegible]就其說雖[illegible]圓

善詩者之常至於規魯頌之號而以僖公易於周公亦是孟子不如是之甚也或以爲僖公四年嘗從齊桓公伐楚魯遂以爲僖公之功也當是之時楚方強大桓公且不敢與之戰而卒與之同盟在齊則爲可喜況於僖公因齊之師與人之役取尺寸之功而[illegible]

[illegible]

原缺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集註曰王者之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詩亡謂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也此[illegible]本程子楊氏之說[illegible]來有此論也二說本

經傳說

自咸陽三月之燼熄而經已灰後世不幸而不得見聖人之全經也久矣出於煨燼之餘者皆傷殘毀裂而不可以補經生學士不甘於缺疑而耻於有所不知又不敢論言其爲傷殘毀裂之物於是研精極思剽剝撦訂雕刻辭日入於詭而傷殘毀裂之書又從而再壞矣江左儒先尊經過厚而忘其再壞乃以爲先王之教未經殘缺熟然獨全首恒風雅頌而止耳又謂聖人欲以詩人之平易而教五經之支離孰知後世反以五經之支離而變詩之平易是殆不然當三百篇之全之時而五經未嘗碎缺當五經之支離而詩亦未嘗平易又以後世傷殘毀裂之經視聖人完全嚴密之經又非所以言聖人之時之經也六經雖同一道而各有體備四時均一氣而各有用此皆天理之不容已雖聖人亦不可得而以意損益之也聖人初何容心以此教彼我若彼待此教則各有一偏則聖人之經在聖人之時已非全書矣於理有所未通然詩之爲教所以異於他經者自有正說當周之初雖有易卜之巫雖有書而藏之史官儀禮未嘗著周官未頒詩未出而春秋未有也朕也周公祖述虞舜命夔典樂之教於是詔太師教以六詩是以詩之爲教最居其先然其所以爲教者未有訓故傳註之可說不過曰此爲風此爲雅頌此爲比興此爲賦而已使學之者循六義而歌之玩味其詞意而涵詠其性情苟庶有得而萬理求融所以銷其念慮之非而節其氣質之雜莫切於此此詩之所以爲教者然也漢之劉歆得見聞之近乃謂詩萌芽於文帝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吾故知各出其諷誦之餘追殘而缺以是三百篇之數耳爲得諷之獨全哉自是以來承訛踵陋訓詁傳註之學日盛而六義之別反埋至於天下後世學詩而不知六義豈能知詩之體其門人謝氏又曰學詩須先識六義體面而諷味以得之故朱子亦以爲古今說詩條理無出於此是以於詩之傳每章之下分別比興賦之三義而風雅頌姑從其舊非謂風雅頌亦分已明而不當辨也亦非謂六義中風雅頌可繆而不必辨比特以其無所考驗而難於辨耳朱子且難於定後世孰從而正之我聞寧竊思朱子之作六義也因晁氏古易復其經傳之舊乎以正後世雜經合傳之繆以是知周公之詩與夫子之詩必不雜出於風雅頌之中夫子未删之前周公之詩雖或竄雜猶幸正變之說尚存於既删之後故敢祖是例以析之詳味其正經之旨則漢儒淆亂之病不待疏敢而自見矣昔朱子嘗謂分詩之經分詩之傳此說得之呂伯恭而朱子因立此例於楚詞集註今推本二先生之意而爲是編因著其所疑於前以俟有道者正之。

魯齋王文憲公文集卷之十六

鄱陽三峯劉時編輯
廬陵銅溪劉同校正

尺牘

答李嶽川

藕花秋景水鴻明河供度奏功朔班趣蜆江山標德台候未既解務暑濠成年沙社門謝却人事者三越月矣故一節不能趨續奉教從有引領北望仁政於千峰松月之下軍將扣門有出望外端拜函書披讀詞添於簇奪目高風豁人且有折俎泉符以裕其溝中之稱兵廚名醞以滌其詩外之塵庭雀錯落塔苔改色書主有此奇事何感如之厚蒞郡省人物也斜飛外滿豈上心得已哉叢者斯民皆墊灰塵受勤遂以右馮眾君摩撫繡將之謠天化易達而載成資曲增理寶子環之命多出於垂滿此今日之造化所謂

這名器有定力之新標令其前矣緣緣方匠當已駕夜潮而上合康溪道太末不必能遂雅志耳異時衢婺道羅常為嚴遊今年白業之舟觸艫相銜自西而上波及兩郡蝦涓翔蹄沓居曝也不然兩郡決不能奠枕前之為政者聞之當媿死矣鄉守嚴明官吏斂家而賜以時數十年無此政事甚喜敢岩進職移御閑堂所以處之者密矣厚矣社倉之術其心是也其事非也今州縣大家以不納當賦為能孰能推吾同胞之心捐其於賦外誇議之興理所必至但當自責難以尤人若利民諸事今日固有難行之病但性陛初未嘗出於確實惻怛之心且經緯未周密之處講之不精計之非人其齟齬不合未必一一皆有掣肘未免使苟且架漏者指以為文矣使吾發之以誠處之盡善如是而不能行斯與媿也高明以為如何項夫兄一出不當偏守外家乃然所謂鄭明可骨吐出以行企足以待但代說乃可交將者當為此況終也

是可得致豐氾已領却當轉昨聞令弟都運既為蘇堂孝而對本增濟交和六總無涯未以不智緣論不敢拜書怡然乞遣此所備長公少公名滿天下從當聯翩入對映照班行尚能流一生否貴於大笔文發揮幅紙抒情言不盡心尚冀台照

慰鄭定齋

某聞瑞頹巷然與世隔去秋制閫執事丁大夫人之艱邦有的識道路云無繇從訪問又不敢率易奉書得承吾有門望後時天錫忠示所恵書已知其詳且悉其媿越二日陳廣文來訪亦言得書當屬寄聲存問媿且感者以平生知己如執事者不一二數而變故不相聞豈人之情哉然山川悠阻影響昧昧勢既不得自通習懶廢事亦山人處士之常態執事識以古心相照決不以吾問訊疏違之是故隱淪不振之姓名猶在屏海容納之內而悲憂憂來之真情盡然發於震荒抗塊之餘者安於古人天齋

之後吁是豈今日士大夫之帝德哉此愧猶可諉也具感則未矢衆忘也執事自罹大變蓋是奔馳跋履險阻勞悴甚矣聲號辭踊毒哀飲痛尚何及矣卜其宅兆葺其成墳大事終矣毀不滅性聖人所戒尚欲不入曾子所悔雖欲致孝云云爰助之祝今已皇矣不稽顙辭矣雖然我昊天之恩寸草春暉之感豈有新故之間哉況恩深遠海如何報之語執事之素心也請禮之餘益思盡其遠者大者斯為達孝矣思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涖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將為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為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此皆執事躬行心得之餘而某又不能忘言者豈欲少補前日愛助不及之誠而已某近得一國張忠獻履居三帳中謂故舊曰公不以其哀苦而孝之數使不忤於學道發隱云云之望也魏公功業之盛年德之尊而其言猶云云如此蓋其孜孜未嘗出於中誠豈勉強者所能比

所以為魏公、忠武德之事業者莫不興起後有北山何先生之跋
而某與令姪又以緻密語敍以為執事獻千里將激不敢効世俗措
仰乞台覽

答沈滄王全夫

觀下諭之目深見讀書不苟不為入耳出口之學甚善足下可謂
有碩學之心而欠勇往之志有尋求之意而欠講辨之工所以義
理孤單而滯礙未融也來諭一有所著雖事物未至而其心已有
偏倚此三語初看時甚異既曰有所著不可謂事物未至既曰事
物未至又安有所偏細玩之則知語滯而不通蓋此章大意如當
喜則喜而不留其喜當怒則怒而不留其怒有可怒者不以喜而
忘其怒有可喜者不以怒而忘其喜此之為不失其正留其喜怒
此朱子所謂一或有之也當怒不怒當喜不喜此朱子所謂不能
察也忘其當喜忘其當怒此朱子所謂欲動情勝所以失其正也

朱子謂於心上理會是見於念慮之微者是也後章大意是心既
正矣知其當親愛而偏於親愛雖有可賤惡者而不加審也知
其所當賤惡一向偏於賤惡雖有可哀矜者亦不加審也如父子
之當愛此心不可謂不正也而不復審其惡爲此正是事上有辟
猶之欲豐碩此心亦不可謂不正而不能審其已碩亦只是事上
病此正是正心以後之事朱子所謂是見於事爲之失者不可謂
之未安若教情者即教畀之少殺者也非今人之所謂教情使其
無禮之謂也曰當然之則明教情此可知是而已亦不必疑而缺
之也又來諭絜矩一段舉本文斷續不貫而難曉本說君子惟絜
矩然後上行下効而天下平恐人不識所謂絜矩又解其義於彼
合如來諭但欲識絜矩之義而不必行絜矩之用也而可乎所謂
得者乃自然而得是條義所生者獨推得之如義縣而取其與
一於尚新奇立異論為吾道之害矣不過迷聖人病之也非取之

也此外已言之更不重述

通禁子明

疑義辨此以別于今三年中間僅能一上主書之敬蒙答教甚寵
且有名詩巨編之賜融是彭嚮侏=兹作遽約維聞簇墜甲分
數上饒慶事聯聯俱不敢備一織半行以泅水聽者非慢也雖以
瑞惠祠仍亦山人處士固陋之常態蓋足下仕路崢嶸交遊日廣
東閣之下英俊如林那得念及疏嬾無用之書生哉之壽延出示
近書乃蒙寄存問恍然自失不自意不肖姓名猶在齒牙慰揭
之間於心愧感銘篆難忘惇久軒先生其一世之重望結聖主
之深知坐廟堂參大政乎下愚望其風采鈞衡之拜四海蒼生日
跂頸以俟況如某者久蒙學仙子顧遇之隆其為懽望蓋可知也
竊聞議者曰方世變之轉轄國勢日輕國計日匱弊偉日弊民生
日用天下事殆不可為矣久軒抱經濟之學行其所無事物來而

應未嘗作意也今天下之大本在前星之名未正關雎之求未廣
雖妙選宮僚往=局於避忌之多端而不得盡其箴規涵養之實
又曰今天下之大患在北司之勢鴟張群陰磅礴衆正塞窘疑惑
人主之聽明斷汲士大夫之心術未形之幾不可不慮又舉一世
之大弊士大夫事競進無恥苟且不事=州縣之疾苦不問財貨
之本原不講游惰之罪不恤甚而綱常淪壞而不知但有富貴
一念浩浩乎不可遏此所關者豈不甚大而廣又從不可以不作
意也愚嘗謂天下之官皆尊於宰相亦莫難於宰相居一時和有
才智莫不於此敗其所長者前後相望何也蓋天下之事機無窮
一人之才智有限彼皆欲獨進以專權徇私而固位此其所以為
取敗之道人主與職事在論一相宰相之職雖無不總其要止在
於收拾人才而已賢者養其德能者責其成智者資其謀勇者盡
其力合一世之人物共一世之事功各因其才而公用之吾何容

心焉此真所謂不作意而行其所無事者也然人才不易知非殷
詢博採參伍其賢否何由可以得其長而當其任顧趨庭之際益
講於夕訓問一時之祿賜大作規模搜材之館廣聘天下之名
士以居之日孜孜而訪問焉須得平生不識面之人凡目下稱師
稱恩而有求者不使充斥乎其間當有奇謀精畫効忠于前者則
深謝之謹識之熟講之力行之其私謁者斥絕之果能如是何世
變艱難之足慮乎豈惟作業規模充前絕後而於東湖今譽休美
亦有聞也此呂正獻張忠公之遺範左右其勉之謹發愚衷上塵
記錄之頃心若夫為治之大原大本動關上德非草茅之所敢言
及于政事之至纖至悉綱目多端亦非筆舌之所可既青燈夜坐
當與五六同志商略之或恐自能發布于左右謹奉書不宣

與李伯諧

季惠得轉鄰封一波之餘遂望使星炯炯半牛間可仰而不可近

豈敢以一字干其常分抑自顧既微不肯何足以辱眷記而不忘
如此特枉墨妙勞問懃勤且有符紙之饋此尤出望外下拜在其
慨覽屬以縣政不稱居民延頸以其七八百年之星祠井里愴懷
度日寓公輩以義約為救焚之修貸之如某亦在推擇不免賀衣
物以奉承不知造物者於何處特益我之權陰有以助之義也擇
求論不覺失笑輒問二政何先尤認謙虛不鄙夷之盛心若社倉
有名無實羨役豐歉不齊又非一路通行尚可緩也若夫婦併一
事亦過割稅賦也此則今日州縣之通患黎郡二十年不遇判矣
貧富之不齊年異而歲不同焉有許久不進不退之理此勢家巨
室之不樂聞而奸官汙吏之不肯行也由此逃亡死絕者不與焉
正而稅長代輸破家蕩產比比皆是而爭役之訟自是而擾擾矣
不清其源不行之力未見其有益於百姓也此不望於厚齋將誰
望賢昆仲當今偉人皆清廟不可缺之器明堂不可捨之材豈以

折外□□服即矜念民可少甦袪賜閒不敢備及云云

與延陽何師尹

□□□用苟全性命於陋巷以棠識契所以真味相求開心布
誠傾倒論議鋪平生故人有未能然者自顧何以得此於當代
之偉人哉自是以來此心炯炯依嚮頃刻未嘗忘書蹟之蹤落政
不足計也好風西來水由飛墮瓏蛇滿幅英論諫然遙望康廬彭
蠡香爐馬嶺徐孺暮晉宋明木僞著氣未王羽翁牙籌敏塞民台候
其奉寓思餘息生意刹茁殆無所以自治者甚疏亦無以淑人而況
判欲滌蕩上習風靡安有向此於夜生活者杜門自守其拙而已
先山先生時有失血之證氣體多衰年來亦少講說以是無足為
執事道者執事去學校而治兵理財世俗之見宜有不解者吾儒
之學無精粗皆當為之事牛羊會計聖人亦盡心焉自古言理財
者多矣未嘗知善理財者莫善於儒者自古稱儒者多矣未嘗知

理財亦儒者分內事今齋堂何所見乃以兵事為之此漢唐以下
之所未識是豈果有取於此乎亦偶中時合耳不然何它事之末
善也執事之不鄙夷其職隨宜籌畫所以寬民力以培養國本歲
計百萬在它人為甚難在執事特餘事也有如神機絕識而可但
為國用支吾而已乎大則當運籌決策於用兵之所次則折衝禦
侮於形勢之地可也今在外不離於九江之境豈天意亦有所屬
乎使之習風寒熟事情將以大任也存歛勢之虛實審兵將之勇
怯上聽規畫下接長厚者用兵者未嘗不於此而展布焉此豈酸
棽寒宮素者所能識此執事向者不勝西事之憂言於當路增湖右
之戍誠為豫者以聞未能盡如執事之請而招軍已至內地人心
驚疑無有應者以聞已有中輟之旨此蓋長沙所當深慮竊聞其
密府泰然未當果何如也區區之愚不若且移副閫備治練袁吉
之兵亦次者也台意以為如何書生不識時宜然亦同此憂國之

心顧執事專意講求西南之衛要於消暇未及然之時今之擢拔官職者必退避於緩急之際未必非執事當此重擔惟高明更加之熟慮若夫豐碑巨碣意則雜矣句則健矣讀者知所警矣執事談咲翰墨自是出人數等於斯時也而可以此為事業哉區區所望於執事者井止此也執事交盡天下士亦何取於某豈以其無用於世而不以饑宜為嫌乎今之士捨科舉之外無所學也世之所謂有才具者又皆出於俗吏之手豈識儒者之實用哉惟執事當以儒者之實用立朝[illegible]世俗技倆屏去之幸甚九江乃陶士行之故治也其事業亦有當於高明者乎

答吳松林

近聞遠趨邊閫密贊機謀將有千里之行正恨不得趨送且不得專修淳醪往伸繾綣之忱忽拜誨緘謙德溢然感甚愧甚又蒙倒真情數露出處之意以寫別尤極感佩執事自桐川歸入山堅坐

今四五年矣未嘗不歎琢高蹈絕識之過人今乃為一[illegible]所撓而出方疑執事自待之不厚也來諭以為無官可做遂為祿仕計固非知有榮進之想句首舍己以從人亦甚屈矣今未論因不失可親之人而聖人嘗以時義教人不可榮以祿者其旨深矣成事不說其不當贊滑區區之愚更惟裁處於進退久速之宜或恐可以少答知遇之隆也已集細芽拜賜珍藏和墒所書東西銘四箴石刻數以備書大風一寒敢乞金玉聲爲時自愛自重不勝拳拳之至

賀陳本齋

共審榮膺帝命紛任史權白業講經久斟酌百王之大法始參編存即則禮四朝之巨編必是非賢否之大明想邪佞姦回之甚悶應咲曷勢之怯憐要道司馬之椎深豈特儒者之榮抑亦古人之幸仰惟疑懷其自安隱約於臨坻不求聞達於當時候入卷知始

終如一平生得此於人者不多屈感佩何可忘自別鄭軒恍焉如夢五柳溪山吟舍風月猶如故也風致與人俱往矣如之何而勿思行看進步從捉止色要津與其咏既往之[illegible]詠不若勉當今之伎倖此舉二深為此道有望於君子之得時者如此偶看得醇逸傳中有鄭國錄炎之胡正字忠與焉此二人自合入儒學中豈有身為朝士而謂之隱逸可乎蘇漢卿之事蹟徒欲節文血脉精神處俱廢矣據所知者如此推之它傳可想日子既迫不知高明何以處此雖不隸卷中有顯二癡理若恐亦只待早暮而白之無為後悔若大賢此擬亦當且展進書之期可也

回鄭觀求岩桂賦跋

蓋家寵示岩桂賦侶和欲某綴名其末甚感甚嘗整衿端玩皆軒軒然有凌雲之氣誠得當今魁彥印證于后為宜若使廢倒無成於陋巷者點綴則為此卷之羞不稱莫大焉由是不敢措一詞謹

謹塌解然既荷不鄙矣又不可不少見微忱佳句謹有曰孫枝孰可繼其芳惟子是繼又曰成美不在乎而何在其自任者可謂甚勇其所以自期者無乃太淺乎何其眇視宗族芳若無人大略稔芬之甚多而非所以培養退讓之風也政使與族果無可繼前芳尤宜哀痛感慨俾自豐但以遠者大者自期可也每舉進士不下數百人賢否邪正雖然並進縱在高甲又何足以輝先烈仰惟先正師保氣節勲業著在國史播之天下後世豈在區區一第哉某亦潛窺審察貽親天分俊敏口可有為願以器識為先窮探學問根本見于躬行若寶無瑕則人稱之曰北山之後有此賢孫曾可謂源深流長矣懿矣如是始可繼芳也非恃親愛不敢出此語惟高明亮之

回潘丞

近歲多幸獲奉英標於長琴書而聞[illegible]孫與[illegible]為舊[illegible]名[illegible]

其適終不可得而同狀也故人一辰青雲翔天表七衆而知山川之
紆曲再舉而觀天地之圓方猶背下顧點稽之栖栖耶一札夏志
虹而海飛委餘丸於陋巷怡然落月之照屋梁驚喜起舞繞行今
廷之事共久服而讀當時固嘗從史一語豈知麤疏之性習尚辣
學業而無長林豐草之志今已備嘗艱難須有悔艾之意彼筆生
者不患其不從此去在高明思有處之庶可終此大恩羞不替曰
飲食之而已必加教戒撫存之然後可玉其成耳未知台見以爲
如何益官趣戍不審女符在何日亦略婦歸否甚病甚入秋尤甚
筆硯久荒聞便承書此以呑雅意莫能盡傾所欲言容兒屏賜問
尤感令再三拜謝伏乞台察

回秉成父

某伏蒙不賜鄙棄再辱緘示問仁之疑義蕭容三復渙然求程尤
見舍己之勇求善之力無識臺因孟之義二章改本已得明訓剖

析甚精不可強指瑕類矣以愚見淺陋觀之克復二字雖是著力
用工非是先存此心如何遽能如此用力所以其它弟子不告之
以此正是未有顏子不違仁之功其不能不違於三月之後若使
是要它克復以全此仁也其餘日月至者如何便能如此下勇猛
手段朱子所謂教顏子以殺賊手段若此也若仲弓正是教它一
个敬字以防賊入來且程子下皆盡二字朱子下一全字亦是含
此意思程子云方始是仁若以全體言也此是於今尹問日外
及此耳未嘗高明以爲如何此間朋友先來多是以爲訓做字遠
來做字不審是否而亦有病仁是人元自有者何必以做他乃爲
文公下一个全字是有著約之力來教於此一段恐亦未明瞭
先天圖却於此備見此公之爲學矣想是從自有頑學之心只是
不得師友不循途轍任從自肯擅剔些道理與說出初將來已論
悞矣康節之學未是難學處是不可學者一一深以於數則未信

原缺

於叢錮討賈誼魏晉以下固不足言其惟國家之所以遠追漢唐
者亦以周子再開萬世道學之傳伊洛諸先生義理大明盡掩前
古今上聖德巍煌未易形容其有關於世道之最大者莫如封五
子列諸從祀崇向道學表章四書斥絀王安石父子之祀也今四
朝大典成於今上之朝舍此不錄縱史筆極其典法而五子之徒
浮沈出沒於列傳叢冗之中便無精彩豈不爲千古之至譽者敬
若姪嘗奏請于朝乞立道統傳朝廷不曾取旨收索宣付史館區
區之還以爲道統立傳却小了道統當作一志豈不勝於經籍藝
文之志乎若欲作傳則當曰道學傳然不如志體所謂全依伊洛
以來門人弟子著述書日意可類聚者載吾道今上臨幸辟雍之
詔吾道粲然可以上接夫子世家下陋東漢黨錮豈不偉歟此非
學諛於君也將順其美是亦格其非心大臣愛君無所不用其誠
盖如此某因有白事雖私實公乾道庚寅先大父諱某字長沙某

丞相恭家於潭劉史定蕭寧直山皆其人也皆以是年聞孝宗詔
意字民之官幽隱必達一日三公俱被召天下翕然聳聽莫不奮
厲五月大父面對稱旨差知嚴州實代南軒張宣公辛卯除信州
驕卒作過兩易大父知□州壬辰冬召赴行在十一月十五日奏
事十六日擢除金部郎官繼賜金壹訪及治道癸巳五月兼崇政
殿說書秋以讒者謂大父漏泄禁中語出知饒州自是老於麾節
間恐此事實錄中不曾登載不特大父被遇上恩之隆如此尤足
以見孝宗考察州縣之能否破削資格而用人無朝蹟而徑除郎
以庶官而常御講筵說書皆當時異恩而是以宏模偉德之一端
恐東史筆者之所欲聞于孫沈淪無由錄上送官筆執事左右史
事不敢不聞大父嘗見朱文公文集第八十九卷神道碑銘之
內大父官不至立傳今不至立傳而得傳者亦不少某之事力不
能進伏今聞從伯祖尚書諱某新得入傳按史法亦有附傳之例

大父與錫山尤公爲同年進士情好甚密大父卒錫山亦賜諡文
或辱著重轉達史臣得附傳以垂不朽豈特存沒感恩而亦足以
補孝宗聖政之分毫進退惟命非某私情所敢必也某家藏宋參
公唐史吳兢傳稿一卷真蹟粲然情向者不曾拜呈當時李文簡
公亦爲大父跋數語即模勒鋟木于史館某亦得墨本今以納上
不知此刻今尚存否吳公真足以爲萬世作史之法則而李公則
潤之功大有警發異或可以少裨大手筆也

答王景梁

昔往南溪拜別而退篤覺已先驅悵然而返耿耿至今之日伏奉
手畢之光慰藏拍懷讀詞滿紙推予過情此則非所敢當宗兄坦
衷磊落刻厲事勤青雲之科不占已乎舉業如是足矣超此青春
暑戚盡亦用工於根本之書以培養其器達之良心開眼闊眼界
非受用之實地記得朱子語錄中有一段說用舍行藏云他人因

無可行舍無可藏惟孔顏有以行有以藏於有事說得極重雖本
必當待聖人之意於學者警發有功若夫家貧親老別無妙法只
有進德修業四字須是念念在心以聖賢爲標準蓋自古無不經
聖賢也此某平生勸勉友朋之拙策聞者莫不笑其迂曰謂忠於
告人莫出於此若欲別求妙法則墮沉落動者紛紛皆是當萬明
以爲然否吾儕速書讀語爲儀皆在倚閣之數供惟識察

答蔡子明

某此月初得之鄭傳天心開悟至言敦尊公久軒先生進乘遂
殿暫遊瑯宮知夜衣之將歸副鼎鉉之兼望政恨未能示以仰爲
晉賀續至辭歸反辱寶墨双函以宗文賦警策腴頭上及大道之
傳下開學者之旨指示後學之正塗其理明伏讀竦然起敬又知
寒拂過情將有寶鐵之命尤極惕惕但其學不自力老未有聞已
不足以窺聖賢之蘊下不足以[illegible]

守天下之至拙何足以宜褒衡之賜此蓋仁齋平日以人物爲己
任不忍一夫之終棄誘掖鼓舞於大雅之側遂以累知人之鑑
既聞時論一新得以全純還而安隱約豈勝大幸竊惟仁齋以高
明之資更練世故洞達物情運量斯世如鑑如衡不失毫髮天假
閒暇正欲培益其精累之原益礪其問學之精頭於此時實毓神
明使心廣體胖上以左右尊公副四海具瞻之望下以蓄術兵財
續三世發源之長區區之愚不敢道謝於尺牘中以爲識德之報
枉生故態不入時大率如此伏丐鑑察

答何寬居

某自去歲修貢謝忱勿勿不能盡所懷而書生疏闊當世事情妄
議天下事既而不覺自咲政欲高明知山林腐儒真無用世之才
可以置之度外而某亦不敢以尺書擾進于永瞻非敢忘德也出
處存輸不同也伏自發登朝著擢用日穹曾無一字訶候起居向

望惡有其不足置之齒牙無疑矣因北山之回介拜書餞之甚虞
雖日錫類之仁其無所爲而爲若尤見義利之限界甚明也發書
者讀則精畫名刻在高望手謁之表聲蓋執事以平日之所受用
者開論後學甚切但發皺分限俱舍兩端使學者何所擇至於詞
真氣溫量寬鑑嚴自是名言亦恐方圓大小二句終未能辨也人
知此二句出於孫思邈而不知孫又出於淮南子渠更有一句云
能欲多而事欲鮮雖與上二句未稱亦自有味也高明以爲何如
又家錄示西南備禦之方尤見憂時體國之要策某嘗熟察諸處
及此不必伏波聚米而形勢瞭然在目西邊防禦添兵雖不多已
爲兩路之重因只得且如此經理古郡之要衝非識古今形勢之
精不能及此蜀運之急尤今日之最當先者若止取辦於制裏似
亦非計不如勉其在四川之險要護成都之沃壤則蜀運自寬若
夫屯田清野之二病非一費務所能革此則恐欠區處用不知兵

宮懸如此但今日之患上下無一定規模若主張之人在內則必奉行于外若差主張之人在外則居中主張者易諉所以今日事事無緒然請用不成者此也或得於西邊等一道之事力略如雖揚之任責使之經營措處以數年為期庶或可以措成頭緒任君臣之遇合雖係古今功業之辨成其成其否天也非人力之所能必也然食人之祿立人之朝義當自盡其心焉耳扶三綱不至於况淪拯百姓不至於塗炭賢者未嘗無此願也事之不如人意者何限豈得盡如所願哉畎畝微生日夜顒望聖君賢相以天下為心損上而益下瘠己而裕民邦本固而公道昌庶幾知執事之高明僉合聚志亦心任責尚可為也未知能副此願否未知何日得拱手廟以聽開霽之規臨風馳神

通陳本齋

孟秋既望風露已清而羅纓偶人望益高后望嘉樹五月末內頃

夫兄行衛附一書以道仰德之誠此已上徹外溫然是天氣向熱踈疾微動兼為濕氣華腫腿間歷折頗難由是又書不嗣七月初忽聞執事去國為之惘然繼之以喜執事之去甚善矣獨恨其起晚也蓋執事之跡於因明矣獨恨心事之未盡白也雖然頹波滔滔峙柱獨立信賢矣哉其當愛坡公之言曰問世之治亂必觀其人問人之賢不肖必以世考之然亦如之何而考也不過出處行藏進退語默之間見之君子不容於時為子何病時之羞也君子苟容於時時亦何病君子之恥也能各知所恥則世與人兩得之矣執事之去盡力請於師尹得郡之特乎師尹之去固甚巧矣草貢之行未盡善也心迹俱明若於此特惟陳右司一人而已師尹之歸匆匆一見且曰少定再入城當從容也既而又匆匆過城挾無適行矣無適於是得脫阻聞其言謂西湖便從回至此惟迫就道若果未有行意亦何妨御之我之遲速豈更能得以待其柄式

此事姑置之鄭公着曾問其消息否昨傳其得與化既而與化屢易守猶不見其姓名心甚疑之執事必知其詳頓垂一報浴介岩既歸則為終焉之計亦無一字入城府但聞其卜築為人所誤未為穩也書生舉事未免一踈尤見此老之淳德林國録祿韓架閣境皆稱金華二公人物雖不同皆佳也亦得時奉從容餘非茂頤所知執事一出五年作家山其喜可知惜有高風行一篇姑見遲發之意年垂蘊鑑謹導人詞候起居家兄臂痛不果修書方爲姪別已拜書令似諸位樞業日進和父既得胄牒難占無疑不敢拜狀乞斥名聽見未期敢乞康濟一身自致中和待需時遷之擭以大發揮

回楊行父

一別芝宇轉睛十餘載回首遊高明諸同志如在天表清夢稍二未嘗一日不懷想瑞岩使至忽領示誨緘高誼不忘既慰且感活溪

古刹分惠此意尤厚編雅即日歲云莫矣霜旭烘晴侍學有相雅餘萬福背集中外鴻社惟均某待再餘齡待盡陋巷幸有殘編鋪閱如見聖賢此心不敢怠也出論堂扁極荷不外某素不以字稱何足以承厥意只此二字觀之則知學識迥出世表所以煎家書身得其要矣遂欣然勉強一書併綴數語以復來施未必可用更惟裁度某近刊何北山所著齋銘以墨本納呈至希一覽無由會晤獨言力進躬行善保斯則為千萬世子孫之基不勝拳拳謹奉狀不宣

回陳碩翁

維時急景殘年霜凝寒凜共惟梅邊雅興塵外高蹤白能為社尊候動止萬福雲閒仙斾鍚處川縣某東書院則後先英游餘十載矣每辱加念頭華底處龍光彩陋巷式重斷在咸寒之心度越世末不勝想慕不勝悵感仙郊水退圖久未聞謝成之頃仍濕

氣著人故易成爽此亦氣數適然非一人所關係於不堪其憂與
樂亦不改方見學力也物情翔湧非實貴也會日輕承物日昂勢
所必至小民從容不見窘色此最是好時節不敢噴我生之不辰
某雖無用於世七十六年喫了二百七八十石米可謂古今之幸
民造物之賜侈矣旦莫入土尚何言哉每誦晉堂氣象翁習聞之
不勝欣慰以諸賢扶持作成之盛自應不同但欲求前輩於他郡
殊非策也第一是人情不相知風俗不相入却與仕宦者不同於
職尚不可況於直學乎此尤不知所以上承雅意敝里之風不論
久矣如某猶關衡茅後生英俊望望去之等曾識面何由知其賢
否苟未有交承則前職未可解組或先有才望俟之已久不妨再
任儲材當在平時若求於臨期必至於苟且矣惟執事加之意屈
蹬之賜甚厚久要不敢不拜靖念疎陋無益於聖則每歲必蒙專
价問勞固足以見盛寒之盛德但舊朋友在堂甚少新者不相知

妄叨寵恩拜名書是人厭薄今天運將周不為不久用敢拜手
控敢乞旌于霜今後不必尊价或因有便一札半行足表交情謹
祝怳待來歲自取疎外不盡欲竭忠實之訓也臨除無期矯言
金玉體度以裨吾道幸幸不宣

回于梅仲

某老境窮窮急於歲暮幸來寒殘編斷簡之間思我良朋悵無飛
羽齋藏忽有好音璟織在手垂露粲然次審和日霜旭烘晴綱維
聖則台候有相萬福來諭辯繞塵俗此固人家所不能免然日用
酬應何莫非事事所當事即此是學一事一物之中有無限道理
不當厭棄事物閉門獨坐方謂之學也且聞堂中依前翁某只是
舊友甚少耳况今本司新被朝命主此精廬神交氣感多士景從
濟衿佩雲合也某來歲無益於晉堂每歲必蒙遣价訪問生死此
意其厚甚盛般無窮但年運而往今已十載無從有補後之來者

辭問不揭擬必出執雖或為非貿之累使拜受尤不安頑閒歲倚
閣此倒懸幾安分免貽我恥之蒼甚王峰得書云今年晉堂再
被水災無氣能為人患慈念何未知何山頭起幾間否今夏荷
周平之來欽較月以醒復爲何某生甚甚拙不足挽其久駐爲之
憮然其後為其嶼公幹松翔滿極其至祇受皇恐無以猶書饒
以絳炬百兩晚使价携于執事勉其稍留會餘莫期頭言力學自
愛益入達業不勝祝禱不宣

回宰軒

某不敢以箴府猥黷自取疏外近朝台誨光風霽人達仁滋永思
仁深銘高稱數過詳格頭今猶隱隱之石屏也伏蒙紆念拜
賀華平歲大五雲之祭先森而來欽各彩受命王官催班雜爲
第雖為兄一出一入賢哉父子哉子拜後拜前禮真元為萬化之
幾無思幸偏一身之美朝於王所况若天心皆特親之交懽豈為

國家之盛幸明部皆而倍生苦許蔽蔭以兼恭仰祈聖有其象伏昭
親施苟安尚勤綜輸須贊輸以扶其龍鍾封名書以寓其繾綣
慰重丘山成深河海少延殘白質出大生獨悽軸於坐隅拱高風
天表匆匆治報未盡所懷惟炯然相白不宣

齋巳文忠公文集卷之十七

七世孫[illegible]劉[illegible]編輯
廬陵[illegible]溪[illegible]校[illegible]

哀挽詞

挽劉[illegible]

野[illegible]何青有野花亦[illegible]王[illegible]烟[illegible]東風[illegible]候[illegible]
祖載何因隨半生[illegible]天命有[illegible]達青生多[illegible]
兆卻同一路玄廬[illegible]我本[illegible]中[illegible]外[illegible]花[illegible]
惟上有常心几杖雖[illegible]故家[illegible]木[illegible]不復典刑存
流水桃花[illegible]一以[illegible]酒淚[illegible]香

挽汪師參

一世欽壽老聲名四十年冰[illegible]春滿[illegible]天[illegible]語[illegible]時[illegible]
交情[illegible]秀[illegible]今已矣新[illegible]然

右一

世路艱危極人情[illegible]可[illegible]未[illegible]親子在而有外邪[illegible]多[illegible]
[illegible]亦[illegible]寒此皆身外事且[illegible]一丘安

右二

挽潛齋王樞相

忠節流餘慶文忠[illegible]此心[illegible]傳世早[illegible]不[illegible]風[illegible]
寧知歲月[illegible]九重[illegible]鏡者舌方[illegible]

右一

洽命深[illegible]在像[illegible]得[illegible]風[illegible]流[illegible]人間[illegible]
[illegible]物外天[illegible]名[illegible]在它日[illegible]

右二

[illegible]角[illegible]先友同宗[illegible]傳典刑[illegible]文[illegible]家[illegible]從公[illegible]
知音去我[illegible]與[illegible]

原缺

毅水之[illegible]然一峰[illegible]道[illegible]翔舞而東林[illegible]淳[illegible]
[illegible]聚諸[illegible]金之宗五世[illegible]此散翁散翁[illegible]異[illegible]
而博心[illegible]一[illegible]六其識教子一經[illegible]教人盡
已維久無[illegible]選舉法[illegible]取士以文決於一夫[illegible]良才美德
[illegible]論[illegible]我[illegible]我[illegible]人非人兩語[illegible]訓風俗[illegible]之識翁因
[illegible]二子典刑是[illegible]曾不[illegible]見翁[illegible]不起我[illegible]哭翁亦已
[illegible]矣[illegible]之義[illegible]可[illegible]死我[illegible]哭翁亦[illegible]城千[illegible]三萬[illegible]
[illegible]一丘永[illegible]上[illegible]千[illegible]二子子孫[illegible]載[illegible]

哭錢學[illegible]

[illegible]死[illegible]不邪能至此千載有[illegible]知[illegible]三[illegible]成德
清風百世[illegible]到底終老外家祠

挽汪[illegible]

[illegible]有[illegible]在天乎作歷亡生來[illegible]其實[illegible]亦[illegible]留[illegible]

清塵[illegible]床溪山呈秀[illegible]風露[illegible]

右一

[illegible]先君子金蘭氣味投中間有生死[illegible]春秋[illegible]
英魂[illegible]城東[illegible]月[illegible]新丘

右二

挽鄭夫人

[illegible]冷留[illegible]心[illegible]貝經[illegible]金[illegible]錦誥[illegible]王[illegible]
[illegible]母壽母銘可[illegible]草[illegible]也[illegible]佳[illegible]形

挽司直兄

老[illegible]行武騎[illegible]不肯留[illegible]存[illegible]未告[illegible]
青山[illegible]謀夕陽無限好心事[illegible]

右一

[illegible]諸老聲名[illegible]開[illegible]

僊生玉杖鴆梅岩傷目幽雁影正寡秋
右二
晚始親荊玉勅諭氣誼綢春壇霜月下曷桃夜江頭一一四時冈公食
建青釋我憂平生知己淚宗寞酒新秋
右三
挽朱侍郎
國論言同異身名有險夷一從離叢棘再不上丹墀慷慨風雲斷
飄零歲月移却因聞得早吟服若人難
右一
耿耿廣湖水莪莪蜀野山是翁元不死鍼骨此中間草不春風綠
夢想翁仲斑白雲傷北望清淚更消消
右二
宗夫人挽章

勲烈高忠簡夫人行慶源春風南澗藻秋雨北堂萱亦得鍾傷孤影
芝庭茂兩孫清霜餘素仗璀璨淚滿原
挽何無逸
二五之英清通蘊振有鍾于躬非賢則哲焉乎無適旨幼早能奴
僕選轉銓衡往列簪筵走電不可追領一操而存蔚然藝林著書
未就不幸短折既賦以奇未易泯滅世外精神筆頭風月有閒斯
立有安斯歸既安尔魄既累尔阡是曰反終是同歸全人生斯世
豈必百年欲動情勝万事出焉孰好孰惡孰喜孰研孰過而路泉
善而迁一往物表浩浩其天風定水止月印万川陰陽不獨動靜
不偏既靜復動太極炯然
馬華父母葉氏挽章
夙疾呼兒語民方弄潰泄兒戒不可殺毋疾尚可為藥衣饑出境
肅竹旋夔百姓得真沆嬸來拜慰帷母訓不敢墜母喜閑淑賢

陸功罕雨露廢飛當期除丞夏罕不足麻萱何漸蓁平生氣為
猶有娛時衣熏炉經卷靜不侵朝夕與西風秋又晚雲莉思年期
裡一隙祖奠清如許滿洒明明岩道稽家連新悲
挽頤軒錢嗣彦
藹然一德倫天和不盡人間世所名鄉里同声稱佛子兒孫相継
奮儒科彌相岩廉今無有封柔然可奈何德在人心真不朽為
多觀碣汙山河
右一
提提長孫施女蠶平生能得幾相思總作遠別以約臨流哭猶瞻
兩家締曾未經年成契闊至今一掬笑羅號昔人已矣難重見山
口霞霞雲歟
右二
挽張佛子

嘉碭陽傳世所稱夫何佛子處而婦平生庇予心無為時事艱難
報有係德誼百年猶積累詩書五世漸光輝兒童及老傾山谷淚
涙追隨丹旐飛
右一
附此鉏傾莫慰心見公猶幸母如存東山何事還隨遊西路知今
又斷魂抑暮忽臨新冢道林花空泐想時園一衿知氣峙何處化
作功名遺子孫
右二
挽徐郎中
郎潛不屈坦衿期留得清名舉世知老矣空還新虎節帰來只是
舊鴻稽危言寧免班行忌已死猶聞海内推病裏僅能成大願
時藏雀不勝悲
挽趙龍泉

滿擬田廬終莫年誰知鬼錄[illegible]雅拙吟詩連夜文場後起詆多指
正脉賢嶢錫盍彩更瞻升梗分清[illegible]泉春風滿[illegible]桃李同
香松楸鎖幕烟

挽思泉居士

平生不蓄買山錢晩得佳城豈偶然官職籠中翰奈志風波險處
留名賢只將和氣占心地尚想清尊奈此天宗鄰典刑難倒指忍
看废王溪聯璧

右一

攜殘年時訪故山細聆舊話侍濟所沒泉倚杖臨嘉穀學路呼僮
斷野菅回首恍如前日事傷心已隔夜泉開手携舊對敢清興溪
深今風細蓄衰

右二

挽宋侍郎

登亞冠䆁入諫垣却因忠諠踏風波能㘅一去江湖遠鶴骨歸來
歲月多世業將從時事觀丹旌無奈夜何爲松䔥琴皆親種月
露凄然泣隴阿

挽朱宜人

蜀峰飛來不記年幾載峯巒繞聯康湖滇溱吞万壑風雷日夜
噴飛泉木西䓁聳氣方壯水南重得黃午脈深山大澤絕異趣造
物寘鈿靡輕指龍翔鳳舞萃英淑豈非天授夫人賢綵雲蔣月相
珪璧山花庭草擒香鈿虎羊甲士儼成列万松蔚與生薨媼夫君
筆力扛九鼎親著幽德惠蘭奎應何山靈來赤豹千年呵護青瑤
鐫

挽何南坡

剡善工夫眞實心一言体用已全陳一生寓斷續三千載伯仲淵擧
八十春保護斯文勤且謹作成吾鄉[illegible]而親我來不復瞻恙德流

永慕嗚咽遠已[illegible]

右[illegible]

少公奠鳳[illegible]行身䇿舊獨居三日去寸身難第兄猶聞有蕭倘交毋
福[illegible]精神柱造化難忍禍福过鴈恨兩山人遠去𢍁
令[illegible]北[illegible]

右二

篤[illegible]一之分平生杖屨幾登臨來山來水櫟械露拄笠披岸
精[illegible]心欲折癖[illegible]新謎淚難禁素車白馬人哭後猶
渥[illegible]音

右三

挽霍吾挽辭

爲[illegible]人兮大而深不張拱徐趨兮溫乎其若思動有則兮神
海[illegible]心兮使像[illegible]盛之紛吾前兮龜錢起滅忘任傳習之有

吾得兮聖賢我師伊春陽之升兮[illegible]何嘗誤之不仁兮
參[illegible]三后之純美兮時不得而燦爛抱太極而求歸兮哀
與我之其誰[illegible]沈沈兮淒[illegible]風[illegible]兮斷[illegible]長田長田兮宗宗永
夜[illegible]吉[illegible]兮千古名垂

挽[illegible]肉楊氏挽詞

東風搖地兮推千紅松柏青[illegible]兮啓幽宮能晩歲柳兮[illegible]
香[illegible]玉兮甘長[illegible]兮[illegible]兮春又空春君[illegible]兮誰與同

右一

吳門山少兮烟水寬一鋪千金兮[illegible]云[illegible]夫人勤儉兮同[illegible]
荊若[illegible]兮[illegible]平生首[illegible]兮志[illegible]双溪[illegible]兮何時還

右二

憶昔登堂兮拜淑儀小子弁角兮勤行[illegible]夫君[illegible]我兮力不遺處
困[illegible]兮[illegible]然西[illegible]兮清[illegible]千里兮空連[illegible]

右三

陳御內部氏挽詞

群山峨峨兮屏下鍾爲人英兮二南關風雅解頤兮珮珊
有女顔佰兮拱听帷閫識性情之㣲兮婦德閑雅鳴鶴戒兮夜屋
漫求情至稠兮卿月相傳天府騎鯨兮今幾年綱紀纚纚兮閨門
當慈森山臺兮花木正妍蕙橋蘭葉兮森叙鈿凄凄東鶴兮藏嵐
哭二妾流雲兮去翩翩飛嵘宗寞兮瑩珠歸忍看叩壁兮泥黃泉
靈首兮何時歸山靈何謝兮作綿二

郭兮正挽辭

山峻嶒兮配井路之敷名子孫繩繩兮事彰厥聲一塵不覩兮
春爲君甘露祠官兮桂長發孫存孟國兮涵養益深臨行一念兮
不靑明

右一

迴溪朔滌兮酌流慶之深長固林蒂宅兮風月無暹國露変盟兮
犟清籟韻不百年兮長徜徉深身更服兮壽氣安詳遺傾酒然兮
靈秋充

右二

北山宗冥兮霧東風坦溪嗚咽兮繞玄宮曉露滴滴兮注蒼松茫
草凄凄兮恭臺雄雄體魄永藏兮魂但太空一聲萬里兮春兆容

右三

馬學父母兼氏挽詞

茲溪程冕兮嘷嘯幽篁繡衣一出兮血齊斧鉞鉞嵯嵯
北堂黃池夾靖兮毋訓是將慈顏嗚喜兮家園之祥
草木正長胡不百年兮俾壽而康麻夜殞兮奄玉
蠻兮桐杖皇二遺生靈兮遊如我傷

右一

岩嵯峨兮龍翔鳳飛杏戶瀟瀟兮松柏露晞東望寧寢兮蒼臺
依依靈辰不留兮戎牀曉霜黃面兮眞祖一庖薰炉經卷兮
如生時靈幃兮有燈衣紀宗二兮萬古永歸龍帆
兮雖神魂一辭万里兮風號谷悲

右二

李三朝奉京詞

羌與公別兮幾二十年思渺渺兮路曼曼棹剡溪兮乘興訪故遊
兮愉然下習稱之拜兮如夢挑燈道舊兮猶平生歡我少公兮六
歲悖彼此兮華頻辭子佩兮授予能言孝終兮歲已闌會公疾兮
孔誠性塵勞兮技彈開暫兮數語意摯二兮詞嚴湛神爽兮不
變險學力兮宗堅自磐川與玉局兮交一世之名賢宜公之好脩
兮羞兮意而積基蘭退靜飢而貴我知兮羌冉冉其底達歷塵世
之轗軻兮偈昭明而遂仙遊與公兮永訣撫往事兮自怜言告言

婦兮適一有懷渭水兮拊二樓遲故隱兮全純愚而孤鹿當處貴
之急景兮開公宦字之有端皎皎兮誌行卓卓兮理鑴湖家以適
意兮風岡樵隱之遺稿纂記以庠業兮春秋族系之巨編豈特是
而不朽掩既往之孤寄蘭風之皇兮望不極歎雜露兮有淚懸泉

蔣叔行挽辭

万山蟠兮有宅一區吁嗟吉士兮心古而色愉平生激烈兮談忠
義之事求師教子兮必有道之儒流德誼兮鼎二湛察廷兮功名
之途引堂觴兮自適玩日月之双車有淑兮亦能條梟兮切切指
期順兮二豎並病既偕老兮亦相繼而長但望双旌兮有淚雨一
來兮生躬

右一

万山蟠兮新山一丘二嗟乎吉士兮靈辰不留佳城鬱鬱兮馬
不進前岡隱二兮牛眠是求宅宅婉娩兮何緣流雖隔兮決流泉

兮彷舍西望兮松柏白雲兮生死同□黃壚兮杖屨音消孤哀〻
兮罔極悼悲慭兮千秋恨索靜兮莫□相亦泚〻兮商謳

右二

朱貽父挽些

春風初開兮別君南浦誅君賊詠兮冬又暮曾歲律之未改兮生
死異路吁嗟乎實齋兮有前脩之風度昼〻闇〻兮凝然寒素不
忮不求兮未嘗個錙墨而改錯視万馬之奔遝兮斂組轡而獨駐
安於一實兮豈斯世之足語天何賦之厚兮而奪之遽何摧黌之
未逮兮合翔虎而哮吁凜世道之聘兮良士瞿〻想君一哭於冥
冥兮翁然大悟山寮〻兮旁圓水潺〻若在下付寓事兮虛□顏
一盃兮千古

悼蔡修齋

吊世運之靡綏兮何故老之不憖遺特寸膠而救千丈渾兮詎與
同而共治身一豹而距遺烈兮不治直雨不從膊西椅公柱來連
吳會兮貫扃紀以同馳以御用㕛人兮以靜重爲感謂直方大之
德才學識之長兮觀結上知方曾重乎本朝兮而疾疾以乘之猶
瘥〻乎筆削之志兮浩浩乎汗脩之未期遺編山積兮執錙而執
維挽一代之鉅典兮疑造物之好戲吁嗟乎修齋之與刑兮寒長
歌乎已而余知好此奇服兮今冉冉而華顚悼窮步之數奇兮安
陋巷之孤韓公攜闕其宗落兮曄微芳而遯寒特舒變而申情兮
曾不問夫御侍河梁節而西來兮拱茂竹之淵〻吸松霜之流瀣
兮飽坐嘯之禍荃風高飛而莫繫兮徒延佇而路曼〻何音問之
不淑兮駿騎宾而遠仙睇長江而太息兮涕漣〻而惘然擬巨端
之遺則兮神馳乎洋興之佳阡念燕律之云莫兮奈狂風之鼓天

一挽時余判

雲辰不留兮挽若何悲茂竹之頹悲兮愀今已而確乎汶□汀
之背兮何習俗之日趨怙不戢其降衷兮何足挽者時與雲辰不
留兮斯人永歸薤露一声兮行人淚垂

右一

雲辰不留兮挽若徘徊悲君人之秉德兮佩先誠之不回以直道
事人兮任當路之疑猜坎壈一官兮窮途特有於我哉雲辰不留
兮宿社塘之夜臺薤露再歌兮亦孔之哀

右二

雲辰不留兮挽若遄〻悲前脩之共荊兮何後生之悖〻乎鄉黨
人之號兮豈直欲以之而自悔穀臨世道之日詭兮盍亦惡夫奇
詭而徑一雲辰不留兮路曼〻悼長夜歌薤露之三章兮悲若渴
之永懷

右三

徐副參挽歌

北風高兮歲律將殘望東隴兮自斷魂且有美君子兮寧衆芳而
自綸直哉惟清兮不充不溢飾十五年之朝望兮僅繫援於列院
峯梭府以自詭兮乃蚋〻而志惓宜表世而居俗兮胡止於斯雲
辰不留兮祖奠戢拗薤歌之一章兮執不孔悲

右一

歲律殘兮北風正南渡梅花之稀兮能帆鑣〻有美君子兮蒼梧
兮竹苦繼晉述兮善雖善注兮快韋齋之芳獨抱世道之綽經兮
孰識夫異體而同氣惟不忘其所由注兮合群從而一視慨垂絕
之可惜兮欲從而理駟靈人不留兮哼泳闕而幽宫再歌薤露之
悲兮挽万疊之長松

右二

北風北風兮歲律告終豈惟歲律之嗟世道之益窮有美君子兮
亦於世之人物有古人之風兮有無我之德我亦何知兮託先進

之餘癸丙書相勞苦兮藹然敬愛之意迹雖疎兮此心不忘死生
契闊兮悵十二旦之隔冥歌薤露之卒章兮有淚滂滂
右三

挽鄭公容壽

北風凜凜兮宇宙之幽玄彝倫兮靈辰不留蘇黃之傑兮孰其如
在容壽之人兮今不可求一棺兮厚德萬古兮高丘
右一

中原幽幽兮北風正高薤露一声兮山鬼夜號吉人芳髮兮如賊
遺編不振兮風騷一丘兮安固萬古兮滔滔
右二

北風北風兮吾將飛飛中原遠遠兮嘆声孔悲棄釋棄棄兮二子
皇皇如有望兮魂其來歸地有靈兮人傑衰你隆兮豈碑
右三

宋史詔檢閱所性先生持天聲父挽世

大專乘物兮孰奈遺澤五行雜糅兮頎棠孔多間一氣之奇偉兮
奄宇宙之幾許擢異衆之陸離兮寒佃而遠泥般正軌之茂則
兮亞既逐而循科得長鋒而微太空兮推九折之峨峨兮不群而
介立兮衆置置而其可玄虬碨泥兮浸椎紅於頹波瀧藥孟娵之
真辨兮世祿祿其層賦神藻藻而工征兮訴緯經於太和忽倩雲
之季皇兮佳條儒之譚譚於持談執兮豈天賦之未滿落日下大
墅兮慨高風之吟哦羲若人之莫見兮藏生憶於河卑豐嗣兮
九里亘千秋兮不磨

挽蔡文州

南風之薰兮五弦絕可以解愠兮憂心孟淵念窮形於沢澤兮號
一混之起滅前年數千年之名世兮後方來而未歇往者不我留
兮來者不我接何彼頑之非人兮而獨參乎此非夫人之立微

兮寰世路之迫阨惟聖斯惻兮建學校以壽吾道之脉士不可辱
兮又焉可殺孰悟我聖明兮鐵脇泰之亂輸我公之忠憤兮白兮
所以疾驅而隅隅一去國兮一陰方消再去國兮壹摧栗烈鄧夫
義魂兮壯群邪之膽結目斷留田兮歌南風之闋
右一

南風之時吹彼林薪蒼不斯衆兮棟梁宮任傾欹樞閣寅屋撰兮
位珠珠而弗存沉承天之八柱兮猶歲月而莫登天豈不生材兮
蟲牛山之蔣响雨露之所飄兮存日夜之眺眺及大廈之將頹兮
無一木之可乘嘉小民之悲苦兮謂天不仁非道道哉三桂兮孰
識天心天既仁愛我民兮萬生偉人一去疑兮治亂攸分天亦仁
愛我公兮不使見犬羊之馳奔危機發兮與寐寄仁衆萬朋以為
獨兮護譽譽而上征同斷瑤兩湾歌南風之再吟
右二

六谷齋集卷之十八

南風南風兮莫挫福貴吹萬亘古兮已嗣嗣兮身居翼朱鳥以垂
路兮渚玄宮而永息終長夜之漫漫兮莫入闇之正則遺所以無
世兮名不可以虛得方一去而即悟兮可以叔文李士習編再去
而能悟兮蘇軾之屏迹使長孺居中司馬遷猶兮任賀寄為之
株儂又何至於閩江踰嶺兮喋血上國忠魏證而冀九齡兮吁其
何及公雖九原兮雖遺忠之尚尽我哉公之知兮始終如一不得
奚公于堂兮不得執公之袂我何負於神明兮兩是知繫歌南風
之三疊兮恨無極
右三

祭倪孟容父詞

憶昔見公兮李原之塋兄弟怡怡兮循約是將諸子姪之弦歌兮
頌角昇昇來者起敬兮知禮義之日昌造化無情兮慨有李之先
亡氣象少異兮灯火凄涼之一抔之白雲兮閱前有先何祿養之

不久兮遽龍風木之悲痛日月之未改兮已變故常以公之剛介
兮豈北面於緇黃我知公之心兮豈不足以洗其恨之長風作
悲雲黑正征黃壚曉啟兮松楸蒼蒼生兮承扶世事兮茫茫文
之煙兮日落老有淚兮滂滂

咸化州挽詞

悼世習之緯繣兮爭騖乎險阨趨異采而儃佪兮已宣極而以怪
孰退承冠之故守兮拜擢簪蹁躚一並之醞納兮較得失乎睚眦
公胡為乎高尋兮提一劍以北指恐脩名之不立兮氣軒軒而有
俾判亂以談當世之務兮江東莫比然世雖於蒸焰兮同雪國恥
驅馳乎鑿書魚鳧兮上功萬里中原咫尺兮莫歸寸騎豪志剝落
兮拖尚悦而漫源靈輪繫馬兮懷思故鄉晚得一障兮孳孳乎南
荒時媛紛而易變兮又何可以久留禍星墮境內兮吾將奚求魂
營營而上征兮叩太儀之幽幽歎皆豪而不售兮遺恨千秋風聞

公名兮竟卓犖而不羈解后公之揮塵兮心明氣爽嘗叩公之所
歷兮數中事機將欲寄乎山樊兮香瓊佩而莫追悲風起兮江村
白日下兮大墓表獨立兮樞櫸間一丘兮今古

挽通守陳梧院

蒼西岩之屹然兮鍾此奇才方世道之緯繣兮棄騏驥而驚駘
以一尉而許二凶兮宜異言之喧極網此念而安民兮皇恤乎身
家公論雖屢蝕兮猶有時而復明開之何未久兮而終不能遂公
之壯懷詩書兮自適優游兮力爲扶疾而告修善之訓兮誠但爲
稱頌頻彼西岩之無情兮忍瑣佩之沈埋生於是死於是兮遂一
氣之吾宋惟心無愧而氣不餒之言兮万古莫得而壓埃況有不
朽之銘兮表獨立於崔嵬

挽崔子華

三吾運兮雖條乎剛柔美惡寧濟兮何禀生之不洋厚者未必
薄兮薄者未必鵠施爾州於溟渤兮穎是斌之一滙惟父母之興
子兮妾彼蒼之大尤吾當抱此至痛兮知殺翁之恨難收維戟添
識子兮加譴責而好修淵[illegible]碑而感慨兮相繹聲之二與山兮
泉測淺嶙兮雪幽夫子有命矣夫之嘆兮可以釋而消之憂二

挽王夫人

秋山蕭蕭兮蓮山之岡有幽一宮兮千古其藏貌野堂之世則兮
綿瓜瓞以承芳崇宗論而自度兮如奉姑嫜相君子之賢賢兮發
物厚乎閨一世之天兮遽壓佩而沈瑱秋風蕭蕭兮蓮山之岡

右一

蓮山之岡兮秋風蕭蕭有承千古兮幽宮迢迢一編之女訓兮慨
遺音之宗寂寥蕭然其如在兮髣髴影影及親之理理兮遲安
兮而魂消重恨不留雖其遐邇蓮山之岡秋風蕭蕭

右二

晉齋王文憲公文集卷之十八

邵陽三臺劉宗編輯
慶陽劉洪劉同校正

祭文

祭趙星渚文

維咸淳八年歲次壬申九月丙辰朔二十日乙亥金華王柏謹以香奉致祭于近故侍制侍郎星渚先生趙公之靈曰嗚呼惟公蚤親有道淵源學却官牒高蹈丘園河洛所咨考亭所論擇討玩索如誦己言審其將發控制攻奔驗彼未發培植本根驗恭而安言厲而溫恢拓日廣聞望日尊應曰嘉哉政其通籍時翻利柢是獵是弋孰嗜義理是保是式易退難進翔而後集冀冀道山嚴嚴講席浙水東西亦偏熊軾一念如春一清徹骨當衆道人皓然去國有嵑萬古有消消雀地靈人願遊隱身茶後等矩陵斯世馳

諛兩朝之眷四海之名胡不百年而遽乘化朝失色天子震悼贈恤之典有煒丹綸未知劉惠爲誠爲明嗚呼哀哉某束髮讀書恨不立志慕德實深登門者遂公鎮天台作成士類乃撫早北宋帛來貴冒然而前求所未至一見傾倒若符若契學雖同方合固以義窮深極微展也一致歲云莫矣路雪香埽吁嗟宿約春以爲期疾病事變一諾差池有懷斯愧公心不移書疏絡繹使者交馳乃請于朝替命下貽暨陟崇領公已交慶常陸未改有貽莫思已已之秋拜書寓里閭公目疾英嗣報怒曾未旋時辭言累紙尉此孤陋不察而喜什襲珍藏如古彝洗十有大字嚴正瑰偉千載北山夜號萬鬼言志之傳神幾之似無極之妙太和之始穿語之書少母之祀未終所託未訂厥指本監遲滯尚期操几謹紹紀事遂同麟史斯文未喪世道方殺萬目睽睽爲蒼生祀恭山萬頃良木曷圮識與不識莫不痛悼有計吳明行至宋卯則阻一慟如則斯

也內省而寂然此生死兩豐獨有情心久矣有炬沙祖有老盈虛未豐只號老滄洲只湛然清明堅此炎誅尚饗

祭常博姪孫文

維年月日王某祭于姪孫常博之靈曰嗚呼吾聞科第百五十年爲四世餘芳始傳家庭孤稚學抗鄉閭官轍屢駕驅馳匪暇春融于憾風壯論聲名聞藉甚歷郡譜列院間拜四章技武聲聞華要公論共許世道奚料莫斤而悵惘然內省痛剖町畦有爲斯累有爲斯規志焉未償疾病乘之原始反終急急作計永念括挪聲登成倫脩身以俟壽夭不惑凝定恭宇怛然而逝鄉閭驚駭宗黨痛傷回首所天于禮樂鷗曾幾何時會聚此室日月流邁音容永感幽懷刖絕祭西廡一死一生交情可覩有酒盈觴有殽在俎我酹爾雲有淚如雨

祭潘蔚平

嗚呼某與仲氏憶昔從公長亭話別黯然欲絕誰謂此行竟淚路絕一時分袂死生永訣嗚呼哀哉如公人物屈指無多一時屏亦未爲傳何志涉兩海之餘波再擇檢閱章已北向枉吏左史以經唇是孰使之然哉抑定數之不可挽之耶尤使人於此而極其悲也嗚呼士窮才調公獨迅敏風騎竈酢神色暇整士窮筆札公得天葩冰清玉潤紙上龍蛇公之執謙和氣融融洪規蹈矩訴捉頭封一言相投坦然心曲抵掌劇談鋭略邊幅內無聲色之奉外無玩好之供請仕途之局面熟世情之機鋒當其勇往雷霆萬乘裂意所不可禍仞辟立及其事定月霽風恬一絲不掛一塵不留南轅北轍崎嶇萬里神形一息飄然遠行[illegible]茫海之風濤豈甘心於避世公初入南通籍金閨公將入[illegible]一飛鼓滄溟而三[illegible]去鄉關而益遠乃驕正符乃次五[illegible]重帝何定情之[illegible]嫩乃正元日拜公[illegible]詞情[illegible]之志堅不可䟫

高公絕識致書賀知訃溺亦之半道俄訃音之已傳方織純而未
指駿遺要之遠南公果仙而不返矣擁滿泣之漣漣其尋無似世
貢我知公何所取獨契爷翔綢繆綿綿久而未衰悵從游之甚晚
恨不識公之早凛乎八尋海之六鼇遐想風流之高致勒聲名之
堅珉有邦人之[illegible]亦足以不朽雖蓋棺而無愧旆旌悠悠
堠花茫茫風靄雨[illegible]來返設挾神其[illegible]矣山深水長誰當劃伏艾
道餘病不能趾寫此悲傷

祭徐序成

嗚呼自八行表公廬之盟遂移鄉分石苗之春蔚蔚故家之喬木
森森玉對之塔庭維芬敷而異國實一氣之流行桂蘭奪其象秀
今年發其元孫豈曰蘭自榮而蕙自槁我則同此痛而同此心也
知予與子自昔相觀憶子之幼也玉雪可念方子之壯也老氣夙
成功緒而著[illegible]惠騷樂戲風霜頹壞險夜[illegible]石而[illegible]或元

坐而不言尺度[illegible]疾惡掀髯而論則見財色揚而神
溫扶義以竭其力責善以傾其情豈特一家之佳子弟實爲吾部
之良友朋也可謂得五行之貞粹蘊其間萬里之精程一夢不遂
前所罕聞劉遐觀之心聲飛病婦之驚魂風濤杜兮雁得失大厦
落兮棟師悵迷恨之壁積空搔首於冥寞日月焰遒即幽戎房
有梅花兮故瓏正露吟兮冰清何必豐碑於隧道此即千載之餘
馨思昔聽月寒之曉角桂山行之老藤不復共此風致矣從滯遜
之交零有肉在俎有酒在尊以酹爾婁以祖爾靈尚饗

祭松[illegible]胡子升

嗚呼俗弊道衰大雅不作學不爲己工乎利祿授時射利不知愧
作一興己異立號嘲諸百鳥啁啾忽見一鵬舉翮方昏君乃獨覺
刻意尚古善與世角早悅象數晚會濂洛必論必孟中庸大學是
興他書束之高閣歲不我與雖窮若情乃嘐乃賞乃守乃約一撫

幾而直居莊[illegible]閑運[illegible]開善眼瞻自曰大
父嘗爲[illegible]溺挽俯仰杖書自[illegible]皐[illegible]友諸身惡衣惡食
噫彼[illegible]憫盛道閱巖迎賓[illegible]之味慷慨之評不求聞達要
學在陵一鄉吾士一家尹刑風[illegible]秋嘗惺惺易簀之際炯爲
主人明不世用汎涉含[illegible]不百年快弘正音間闊幾何遽隔死
生於乎蒼蒼尚臨與世滔滔君獨知心言真意確恨不朝夕更攻
五絃二十年間能[illegible]雖交游零散反不如昨又弱一个協焉共
惜我來松下[illegible]愴然有懷在架凌其可傳山[illegible]一兩樹黃加遠
清賊如滿君其[illegible]

祭[illegible]海[illegible]來楊元定

嗚呼元定香大夫之雅[illegible]有秋之流瀟夙識有追從出行華如
御衍安樓隱敦[illegible]然而不仁若違確然而有識若受表爾居之
月評勤竊是之風裁乃鴨斯型乃能[illegible]於時代得失之叅經

自[illegible]無命我之衣浴然而出從容而退方[illegible]後來急堅卧而
堅[illegible]井里寂寂斯世鳴呼悲哉[illegible]姻姬曉契言論述君
疾[illegible]茂淺指伊洛之軌轍道溪之[illegible]鳥飛魚躍兮逍不
作人[illegible]月[illegible]水兮吾[illegible]昧昧根未[illegible]幽而痛隱交塚互厝于一致
君其已矣吾亦何[illegible]知自修而補過庶不負平生之大惠君其
有知鑒此芬馨

祭叔陸叔父

嗚呼叔父天姿溫宅渾金叔父時學陶鑄性情醇軒先生侍講叔
承叔父受見厖者其則晦庵先生講道于閭叔父隸侍北面受經
由是爲易之元符禮之淺鞭和緩粹仁熟理明當其處也則宜情
措物應在乎涂沂而詠歸及其出也則不負所學有心乎致君而
澤民其辭已以儒兮從之而不溺其接物以愡兮挺然而如春溪
論則正大而高遠處事則[illegible]而無平何[illegible]人之不淋兮禍福之

冥冥嗟彼蒼之茫茫兮宜何辜而弗佑追念昔歲在甲寅先生御
極辟才承征于時叔父化被疏榮越三十年僅綴延訢從惠三事
感動常六合注方隆意[illegible]亦叔父乃同福禍災生德章才請求
老山嶽雯壁猗竹遊安男門瑩瑩永兮玉川之風崇更開旌坐
兮一壤之延況嘆雅幽之寥落弔伊影之凄況謂叔父獨殺於
誰老天必萃餘慶以錫齡何旅衛之衰弛於炎蒸之相承何捷
莽於胸臆而愁念之獨深何於京之邪惑而祭石之冥遊紹之安
窮皎日康管方展初陽之慶徵惜長夜之晦偏嗟伸以嘸早上賓
天以叔父先朝於臣生不能大用於斯世死將收名於仙京鶴馭
存梓玉樓告成符竹遠星兮霸風悲吟寒海掩色兮夜月傷神沈
舊淋浪兮卑積新一室蕭然兮榻生塵風度凝姿兮尚可求於夢
寐淳誨語兮不可得而復聞嗚呼痛哉右錫一氣棣華五人亢
衰通籍要家榮諸孤積樂降禍弗辭[illegible]不繼淫淪淹[illegible]

獲彌兮舟發搖世路崎嶇兮車折輪顛危兮以[illegible]哭兮雖可寫情
予之哀悃非綢與以勉薄兮何以慰叔父之英靈伊冥漠之遼遼
鑒此意以來歆

祭吳充之

嗚哀充之粹抑悲辟幽淮閑疵佮傳以消骨含英淑精仲秋[illegible]
其藐南漢之九萬而乃移夜舟於四十君之先世百年積德[illegible]
諸父聯華桂籍騰蹤峴峙懸學寒暑交一世之華後援郵踴[illegible]
邑何其盛耶鯉庭聞見蓬桉專精渴硯枯筆手抄不停訓令[illegible]
一綴千尋角很租於百戰追青氈之門羽何其[illegible]不使[illegible]
碧藤組又不付之採幾夷儆經[illegible]
炯心事之孤奇青靈刀眇羈愁夜噫精淳內[illegible]
因耶某托親非一日過從幾十年氣味偶合[illegible]
切磋素編春花時圓杖錢盤桓嘸嘸天之所豈扣所[illegible]

乎遠施別示肝肝謂象齊幾忌而未採萃玉季脩跡於肖與一旦
淪謝忽罹頻嗚由手足之變也難易皆而同歸致二豎之崇也秉
氣弱之有縛方卷將於翰鄉忽胃雨以言還枉緘題之數客報近
於之蓋於七月之初尺書來忠字益精妍莊謂數日後以訃傳哀
當朝向而往乎天何事勢之物牽幽明之間有愧莫涌嗚呼堂有
老母兮夜哭孔悲下有稚子兮啣哽紲帷庭前之叢梅瘦竹兮如
訴人之風度充之不可得而見矣焉復嗣之以家期御詞爲恨澤
涙漣漪

祭洪[illegible]

嗚呼我不始瘦谷風鶴與翩翔雲雨老杜太息一貴一賤韓公署
門惟先君子不有交情金蘭落落倒指數人於公伯仲契好尤深
豈酒食之朝朝豈勢利之營營破鑄剛叮數肝露誠道義同趣憂
喜一心燕話終日呼燈命燭清夜促膝曉世[illegible]惜獨善之先杜

痛擗瓜之縱傾貌亦諸孤賴公尚存折節守[illegible]和氣溫藹然姻
婭如親父兄二十年矣景物驟變不替晦昔不問死生感義緊之
稍古豈今人之可倫侍公歌哭曾幾何日忽報公訃猶懵失聲而
尤而樓桐所依承此故感先契而哭公也顧瞻慶吳日月浸長邦
人祀享香於公忘而公濡裸於上尾眉皓首陰陟乎夫子之堂趨
啟於下者猶與指之曰是舊規承乎道德之光熏知公粹兮齊濟
乎前脩之軌度揚飾振眇兮恂恂乎後學之津梁[illegible]之雲[illegible]
推謝獨有古松兮偃蹇乎孤岡玉編班象清曉[illegible]銜有長康兮
烜燿乎西方嗟老成之彫落兩典刑之遽亡此吾爲鄉黨而哭公
也方玉卮稱兕內之壽而璨璨椎錫類之仁綸音若紹以名聞
安車駟馬將見其加寵之招前哭後悔兮庶幾乎洞鑑之勤此蓋
照朝之盛典豈徒得至之光榮邦君謂公德齒俱尊一紙之奏方
騰於雲戰如綸之命[illegible]何懨晨何悍頗之不顧乃高蹈於冥冥之

錄許與爽兮不得展公之[illegible]于彩閑閑兮竟不得加公之身此又
爲朝廷而哭公也嗚呼人孰不有生所不足若與膜之年人孰不
有死所可恨若疾病之纏公資明[illegible]炯烱聰之盡所蓄猶課
於書樂而陶鑄乎性天雷霆[illegible]何蹦跚與旃[illegible]競神怡體安
精覃孔孟之與時[illegible]約果之漸浙[illegible]微慈繇臨古疳邪氣於前
牘慶杯酒以權懽人為方做有枝未揃變忽生於肘腋舟遷移於
夜川一劑不及進一語不及質嗚呼痛哉素縞祖日兮墨耕未乾
遺恨滿懷兮溪山黯然女牆寂寂兮愁夜月鉤釜漫漫兮沉燒[illegible]
發公之生也人莫不敬及公之死也人莫不悼嗟先世之交游至
公而如逝矣捷泣涕以漣漣故陳薄奠以非言

祭南坡老人

沃棲遊翁太極濂溪知其有道惟程太中見其二子執贄北面手
披圖書異乎聞見春融天理弄月吟風德業[illegible]百世所宗道否

喜春亦衍[illegible]奔走考亭舊同志盟[illegible]羅時勉瘁轉得其傳張歐百
里孰扣我先侃侃崇道義同契合求齊交孰伯仲受業歲月于道
內翁仙淵淵盤溪吾道繫焉孰[illegible]遺書述我懷遐公獨尋訪切
劘乎道十載來歸以開我人流傳四海[illegible]附功深高蹈山林坐荒
遠知天相喬[illegible]歲數遠猶少公不疾然考終長公獨悼亦既講
究一門內從曾不向政閭里奔市使武帶絰昔我侍坐齒齒班班
陪首聯席誨我從容今我來思[illegible]然有淚斯奠有餉其泣

同祭北山何先生

鄒魯云遠天啓濂洛理一分殊以覺後覺龜山之南宗旨是將羅
李授受集于紫陽研幾極深大肆厥功濂析毫分惠我無窮有的
其傳黃蔡輩貳魏熊[illegible]源遂遠其緒墜殆浩浩[illegible]洞而芳公獨凝
然精思不忘莘莘專于孰定其力公獨屹然堅守不失衣錦尚絅
世莫我知益挹師言以會于歸有疏斯和誠意則恒有實斯誠光

辭四遠先生[illegible]才命鍾聖賢[illegible]之太史以輔帝學謂書屋下公志
貧後不蓋其殺[illegible]激而[illegible]隨嵩[illegible]然爲世範俗爲呂吾達云何不
淵嗚呼先生[illegible]考[illegible]後人[illegible]無畔岸立志不勇孰疑日椄
儀刑遽隔悔不可追春風萬象月吟人清忍聞斯酒忍讀斯文

祭特滄浪[illegible]文

憶昔兮成童從遊兮同遊侍疑[illegible]之危[illegible]夜月之輕舟拾中兮
師衡言兮[illegible]轉為千古乃類斯立青山詩斜兮供不盡句流
於世情兮[illegible]盡慈睦落寞而無友兮誰為玩此方神嗟柔者之
不我[illegible]兮[illegible]不來留神八荒兮君逍遙於何所薰桂酒而歌
之招兮君其來下

祭王堂實文

壬戌之秋首觀[illegible]府[illegible]鶴髮玉裕金貞侃侃士捨舊諧鄉許于
時貴[illegible]風敎盡心學居恭祥妙歲台英啟彼[illegible]歷歷兮挺氣正

孰料九[illegible]親篤[illegible]有推捱慶而稍疑[illegible]疏遠[illegible]謂是子不我遐
舊[illegible]氣而頓公為宗長[illegible]中相隣若及人老[illegible]甚勤我歸故里
手[illegible]吟每登冬晚手書叙情款愛無斁終始一識去歲之臘亦
于問書[illegible]少異婉變伶俜乃謂病殤候證不輕已分必死賴天
之靈極[illegible]故人曰再生我尚斯語且喜且驚雖曰死實[illegible]之
事血氣幾什而蹶其根曾未兩月忽[illegible]訃聞有容對坐不覺天聲
書猶在見已隔古今東望悽愴[illegible]咷[illegible]哀病致[illegible]來能[illegible]
月逾邁交情就[illegible]遣[illegible]奠有淚沾衿

立齋大祥祭文

天道流行過化來[illegible]死生晝夜同此機軸立齋之喪轉瞬再朞
容[illegible]遠悲悼彌長[illegible]貫[illegible]莫不[illegible]死名節尚[illegible]為世大[illegible]子[illegible]
在人子者在詢子[illegible]傳次第[illegible]祥子孫未艾足慰子心承安宗
祏百世[illegible]詩書[illegible]

北山村狀造成祭文

我昔嚮學莫知其宗有爲執古有偏執攻淵源師友孰適莫適有慨其[illegible]天後其逢得八[illegible]名于船山翁接聽典則乙未之冬主敬居一有[illegible]其當自是尺牘載磨載錯不憚往復一告以忠遠邇謙浴二[illegible]鰲峰理氣之會造化之工仁義大本聖賢大功體必有用和必有中無疑邪辨憑微弗窮豪分縷析寓理壺髮匪偏而異匪阿而同曰唯啟者體于爾躬必平而實必拓而充榆陰弗易靄髮已逢辛未聞道以此負公望公著壽身康氣冲不聞公病遽以考終有歲殄[illegible]寧聞函是荒墜緒卒莫無從歲月流邁將即幽宮[illegible]之仲子英泄哀悃抱公言行偏華蒐備強顏敘次慨想音容如有寸誠表揭匪鈍惟德之威惟禮之恭無嗣弗稱有愧鑑陶莘以薦誠聽此懽衷

祭趙草巢文

吾拱淵野來君烏傷撫摩勵爾振起俊良昭揭仁問示之獨方淑彥小學誦聲琳琅訪我陋巷究然舊識如惠之和如襄之日如歎壽時如春著物不流不矯始終如一我亦造公清風滿庭左圖右書[illegible]讀[illegible]事事而理意疏而真聞善則服不矜己能自時厥後敎愛無[illegible]為賦歸來白勵無繫塵滿空[illegible]面無慚色繼者繼更竟成廢邑[illegible]至聖則公仕于京訪公桑梓識公外孫我從而往舉北寡新月旦精審無如老成屈公典武典教郎國於佩華芝寫晉西突去公雖遠音問猶密去冬書來自言多疾意偶然爾或老之常龍津告我云公已亡驚嘆失聲淚炭我腸殺任一慟子姪在行洞友道喪天倫廢缺勢利是趨往往一轍人物如公隆洗莫尋豈無故人死有餘責公則古守出而不惜退不易介遊不隱賢哉三經野莫荒烟一隅一哭所樂[illegible]已八我實無似幾公庚甲亦豈能久千古契闊有味匪茗有[illegible]非[illegible]淚斯痛辭短心長

祭族叔[illegible]文

嗚呼昔別道左鞫爲六年遭變郡邑[illegible]除未還[illegible]穢文括晉階附侍繼縷道義益久[illegible]思公負荊冲簡氣宽敬公悅鄉郡莫攀厲世範俗追古尚賢今秋英嗣道出[illegible]然過我聞公無恙身公乎耶守益精研尋公著文心廣體胖何意不祥謂公已徂未疾不藥遺恩弊縱求考終學力驗焉孰計[illegible]勝乃盡乃[illegible]實圖伏哭柩前有恨斯地無間斯天東望一慟公其[illegible]鑑

[illegible]文寶公文集卷之十九

廬陵劉洪劉同編輯
鄱陽三畬劉懷校正

墓誌銘

宋金華令蘇公墓誌銘

咸淳乙丑七月既望瑞安蘇公解金華組求去甚力太守勉之不可同寅挽之不可疏府移文力留之亦不可越二日邦人士慶公于郊有曰歸裝此自來時有公棄留教去後看此最為貴錄資不惜其去而仰其高風咸口金華非大不可為之邑也公非有慊於中而去非有拂於民而去非有獲罪於上而去或有矯於時而然今抑有莊於後死受其終而后見既而嗟家自適不謂還若久之江閣碑之而不出東鄉碑之而又不出是果無宦情也矣後世進取之濫無所不至自一試之得失一歲之陞沉欲心滔天垂死不已公非有死於勢而不可出非有局於法而不可出非有屈於才而不可出非有疾病於身而不可出其無所為而然乎或有問不出之意公曰吾豈敢借隱以沽名哉吾年已如此必待龍鍾而後止乎或曰何不在上乞冠之請曰康節有云既問何用更名為人之心事坦然實無所為也無所為而為之豈不足以礪世範俗哉彼貪競之徒汲汲於名利之途冥行而不知休者聞公之風亦可以少悟矣自公之歸五六年屢得公書相勉勵庚午冬僕聞公訃驚嘆失聲為位於堂哭若喪之亟走介弔其子樸援書先君歸家杜門謝客惟取故書玩味涵泳或乘興吟謳陶草諸詩暇則楓弄諸孫怡然自樂是年春因葬孝子亦自上歸臆預備衾襯編古人遺死生之說名先覺錄又一錄曰至死了不惑兩日前草分韻詩有羽翰一息淡實去之語若微示將行意一朝不疾不樂無一語悠然而逝予熟書而繼以哭公於死生之際從容如此非有大學力者不能其進退出處所以裕如者特餘事爾然世亦未嘗無知公者或以廉史稱或以廉勤辟或薦以不特廉於利而亦廉於名彼所謂廉止稱其不貪也殊不知廉之為義何止於不貪吾夫子以廉對忿戾言先儒釋之曰有棱角孟子以廉對頑言先儒釋之曰有分辨有分辨則自然棱角生雖夫子之可仕可止可久可速孟子之可取可無取可與可無與亦不過明此分辨而已蓋廉者事之別而義之用也乎亦以廉稱公其亦異乎世俗之所謂廉也既月樸書來云某不天無以慰罔極之痛惟是先君墓上之碑猶泣血有請庶幾乎不朽之託噫予何人斯而可以託不朽哉予不忍違於而亦不敢輕諾越三月書又至介遣事而申其請再誦三復而益信予之所謂廉也公諱洪字基先始祖自閩徙溫之瑞安今八世矣曾祖諱某祖諱某積善發聞紹開厥家父諱某深秀多義隆年不求會手書前輩種德詩語為訓伯父桂陽史君為作字銘有持守根源涵養氣節語公之有分辨蓋是基於此年十有八而孤居喪已卓然能自立從師講學朝夕不惰擇交游謹出入諸老先生皆已遠到期之年二十有二中上庠選例以字跡疑似温監丈有高原巷銹公換易者公正色還之不以為意端平初朝廷嚴於士心凡有小嫌悉試後省復其名既入館下益自淬礪連貢于春官自是試場才偶親友有勉其就晚科者公謂自墮地時有無數定已定不敢違天命以自速非所當得之適會丁內難服除遂登寶祐癸丑第初調臨安府浙江稅慈惠民而外局公於是年五十餘矣浣座雖猥瑣答冗文書外無餘事也人以公為吏隱問舊城南廂閘關之訟填委公與之剖析化誨皆歡呼而去當路動色爭以關陞舉再調瑞安軍節度推官攝為劇郡前史君尚氣慈公在幙府以振紀綱明判決佐之事有關大隳之爭必與之委曲開覆俾遂其初而後已聞者感歎學節史君亦以情理俱

到方益風敎傳示僚案首以京剡雉一後史君尚嚴急公以一真
務爲寬恕之守亦多聽從寮以金華人俾公其辭以撫字儒科必
知所先後非公所樂力辭不許意其必不以趣辦稽遲也或可以
小試學道愛人之政止闕四月因圓譽坐郡已忘其先後之戒公
笑曰吾可辭而去矣亟上印綬乞歸故山守謝遣復欲留帳府會
守有召命公大書歸去來辭揭於其志歸去來辭千古一靖節也
彼特借蟾遠之言以伸其君臣之大義耳未爲無所爲也公則真
得無心出岫倦飛知還之趣者歟公天性至孝自喪父終身不衣
華侈遠文片詞必寶藏毋夫人嚴毅色莊無違疾必親嘗藥夜不
解衣嘗盡禮擯已年代毋居喪哀毀盡禮卜地改葬倍極勞葬祥
葢下泣哀回悲愴不忍去歲時祀享必敬齊思其居處笑語前言
追慕如親見之友愛其篤處鄉黨姻舊一以謙和不爲翕翕熱端
重縝遠無自矜之色不妄交際初若嚴冷久有餘味爲人恭必忠

告之矣嘗會糊係達附中取直與人言必及前輩德行王論人心
世變必太息感慨人多謂之迂問公曰少年沉潛經史自余其所
未至常恐不及伯父師岐隱獻公家藏書頗豐公盡得而福讀書
不以倦誦吁諸老宿碩辭章溫潤雋永不事琱飾作詩平淡簡穆
人多不許也正書淳樸結密行草有楊少師風致嘗有感於程子
之言若不會處置放下便是無義無命矣乎先生曰事雖紛紛須
還我處置於是纂集前賢立朝居官出處等事爲一書時時觀覽
每誦詳于曰讀書要在明理理明識見自高不患不能處事又曰
讀書要平生受用將身正心做天地間一箇好人凡聖賢一言一
行嘗是做人好樣子廉簡檢束二字勉齋長二字真可以銘膺
生之齊育公之尊德性道問學有分辨如此要得不謂之庶乎使
其業二十年入仕事業必有可觀者惜乎銓曆僅書六考階止文
林郎而已生于慶元己未仲冬乙卯卒於咸淳庚午孟冬丁亥得

年七十有二寺以明年某月某日殯于所居之側府縣元塋之下從
治命也娶宗氏繼韓氏男三人長[illegible]悼[illegible]有識兩爲子浙漕次與
禮[illegible]充國史實録所主管[illegible]學鍛從弟將仕後次將仕
郎[illegible]年卒少俊敏公哭之甚哀女二人長適[illegible]亦先卒次適
周[illegible]男三人某孫茂孫鼒孫公命茂孫爲[illegible]後孫女一人在
室[illegible]錄十卷[illegible]錄十卷讀書雜十卷文集若干卷[illegible]異
[illegible]訂手識公於郡太守傑軒趙公之門繼爲邑下[illegible]相[illegible]
於公[illegible]有德於我亦未及相與劇論學問文章之淵源粗相
識[illegible]旣去之後而莫知其意今樸之請詞確而情衷[illegible]不
致[illegible]手世降俗薄以恬退爲[illegible]激以晴進爲眞[illegible]義
於[illegible]身貧而氣已屬公之風操[illegible]廉[illegible]固[illegible]壓而
氣[illegible]伸於萬物之表不可不銘也銘曰
唉[illegible]介而不[illegible]有[illegible]定千古[illegible]名[illegible]吳曰宋[illegible]

公之墓
宋故太府寺丞知建昌軍王公墓誌銘
江左名家王爲著姓其後散居會稽諸暨不絕簪纓之士邑皆古烏
傷之地而隸會稽爲傷有鄉曰鳳林里曰王郝皆王氏世居焉[illegible]
邑中有譜圖者始以進士決科[illegible]一人榮之既而桂里[illegible]鳳林從
于浦陽者未有顯人由浦陽徙于[illegible]門而顯者[illegible]公也自浦陽
徙于金華而顯者公也公諱[illegible]得字廷[illegible]■[illegible]子從曾祖
諱吉故秉義郎祖諱汝諧[illegible]秀未振所舉于鄉[illegible]父諱朔[illegible]積善
學闡義[illegible]終其身以公貤累贈中奉大夫[illegible]韓氏[illegible]令人寄山先
生之孫女也公生于嘉泰癸亥九月辛卯少同■氏師鄉先生徐
公仁傑業勤志專白頭而不避[illegible]以[illegible]學凡三年[illegible]鄉中
貢[illegible]端平乙未第時方更化召[illegible]文[illegible]公與[illegible]士氣[illegible]業
問大學之要公以敬爲一篇綱領[illegible]明通契眞公意既第任

謝眞公力疾延見稱賞勉以遠者大者授迪功郎臨安府錢塘縣
主簿兼領學事傳有夫子廟而無學公曰茲非缺典歟即白京尹
趙公與權尹慨然發帑緡命公董其役禮殿講堂齋舍門序翼
翼沉沉嚴邃深靖欽以有次公爲有碑像設禮器咸歷法度既成
潼川吳公泳爲之記趙公表薦或呵止附案公獨當其意撤入稟
候歸與事莫不異之是時水決其性京尹斷學以脩江策垻爲急
詩委公受給物料錢米銳意事功戴星出入勞啟悍胡公白于
朝遷兩資淳祐辛丑所浩興公峻辭充備貫所準遷奏部郡承
韓公祿領監事請于朝差兼浙漕幹官提附鹽場京尹趙公與籌
兼漕以知糴賞奏陞乃循故公自陳陞四轉承直郎以考舉改合
入官時秦議差知臨安府鹽官縣時史嵩之當國都承韓公誦
公曰某已薦公于廟堂許除學故矣公力辭侯傳改秩法當作邑
不敢躁進韓公諫然未幾嵩之去國人以公有先見之明公以爲

自立之道當然也京尹以臨官以次遷因怨於請學缺乏以辭公
公曰事人之職不忍爲丞奉母東歸絶勞里居者尋除交益未其
所來至丁未十一月始領縣事是歲兩浙大旱臨安爲甚公即講
荒政列爲四等以甲戶勸分工商自營細民衆貧之鄉未備既糾
常平有倉所發有限而饑民尚遠於是有將縣而分甲戶遣于鄰
境凡一千七百石有奇以濟自贍四隅分委佐官村長鄉官吏日
恭能種之費皆優給之不使一家被郡係然規既與訪問又審而
欺弊白論民冤實惠百姓樂業詳見莒來記則茲記自公筮仕迄
七年勤勞盡瘁幸靈邑次始得休養精神爲作邑之本故寧社邑
詞訴雖繁多種按剖決民無稽訟獄無停囚事至見一定不畏強
禦不可轉移或以拘執議之公曰吾平生亦頗得執力淳祐己酉
閏日丁丑夫人憂辛亥服闋壬子五月差知和州含山縣王公埜
守金陵擧入制愼甲寅復辟爲江東節幾王公深倚賴十月差

充步湾所主管文字得次丙辰供職本所文字寖爲繁夥難考一
枝吏手公爲之選籍諸郡賦入易於檢覈積欠至累鉅萬公疏剔
白于朝裁減蠲免丞相程公元鳳愼心從焉戊午十月除幹辦行
在諸司審計司開慶己未七月除太常寺簿時丁大全當國有薦
公者丁欲除察官使戴慶炣諭意公巽辭又使王立慶來說之公
乃言愚不識時宜堪任此立愛復命言必不爲用丁怒嗾汪自強
劾公未幾下臨公奉玉局祠辛酉除太府寺丞會朝廷委書擬提
領內帑綢繆或疑公陰韋其權謾于侍御史范純夫奏免癸亥
又奉祠咸淳乙丑差知建昌軍待次戊辰三月有旨奉事說之任
公首言興學者帝王第一義有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之功而
後有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效苟講說徒勤而無踐履之素觀美是
務而無真實之行則是內外判而爲二而帝王之道可以翕而取
也要在言以修已治人則二帝三王何爲兢兢業業爲是惟重

勤苦哉今日之天下正在於文太盛而實太衰例爲學之意樸
素敦純之風翫消泯而無餘嬌浮欺僞愈出而愈巧粉飾塗抹日
盛而日精發號施令可誦而述不本行脫略通相欺蔽分司列職
將焉勤而畏懼避嫌不究孤藐號爲良吏者亦不過擇其可以
得失知則汲汲行之百姓隱憂未嘗拯恤也最是士大夫心術日
壞掇拾先儒緒言以爲裨販之地由是表揭聲而是竊高爵重祿
責以實政平日無具臨事顚倒錯謬又喜爲強辯以文之以至比
朋植黨之士終身泯沒於無用之言四方之費百藝之工横遷之
急制造之勤類皆浮薄織巧不傳於世舉天下之廣衆兼並盡天
地之氣皆歸亦浮薄物產安得而可裕乎願陛下以一身爲天下準
特自淵衷先躬實理體之於身心驗之於宫庭祭之於視聽言動
一本於實學之實意氣之所感動精神之所振刷人安有不率從
者哉導人之不取白望必考其實政凡識論之偏迎合之巧萏抑

而不用或倖險之尖黠似之渦必然 亦不亂於法吏胥村實能
瘵可待而撫治功安有不集者乎第 以大略同今日千里長民
之寄事之集不暇給者綱辭是也綱目 之所以難者賦稅隨也於
是都尚有推排之令布告四方越四載 尔有頭緒者何哉要須先
定規模由盡事情使之持久而不變哉 後可以成功夫自州而縣
而鄉都官稍得寸寸而較之未足易事 其勢不容不自鄉都官始
此皆豪家大姓實為之首者官吏精明 繁委而稽考審鄉都有
所憚不容其私今也不然州局無可專 之官胥使皆少年無賴
之輩豪家大姓先生設心釐正在其手心 肇存其手造籍在其手
雖親戚故舊之產猶不容不隱況對三甘自產 私得使平日
嫉惡之心反因是以售其奸況守令更易 不同規模屢
易貧弱之民因告而就稅卒不得其實 一司繹
隸之可重其事審定規模守令不得以 命一同專任

本堂集卷之二十 七

經制之任既以身契委之交易必用官紙 許用私紙因得以考
其經制之籍不至喑失一都自上而下二十本以及末二都自下以
上由末以推本非元歷世變之深考尋 備之無不能通也六月
至於江湖軍興之地極東南上游山高 水清故士以經術議論
詞章名者代不乏人其俗則而其材 易動而難安於干戈者
則[illegible]有之必一大治而後定不過 二十年又起多由富家
征取大甚而民不能堪是時有狂動天 慾其主盜民相從刦其
家衆勢入縣被殺公急調兵收捕多立 雖其黨不自日擒其
渠魁法外梟其黨羨二十人咸請平 未有如是之速者前乎
此每有數多藉陋縱協力其勢不容一 諸司發兵之至速則鐵
殺大猿反甚於寇殘則忌功生事此亦 之通病也公以自効待
罪有旨無罪寰使猶上為法受惡之者 子祠一時賢士大夫公
論翕然惜其去公自以為當去無先功 如三年優游自適於

不悔吝之外諸說妁為受曰治所 急容忍患難勅自是卑
不喜食葷許半載然氣弱力疾無 曰子姪進藥怒正色
曰吾何以藥為德甚將殘左右皆 三家冠之扶以寢氣漸
微而卒時十月二十八日得年六十六 階至朝請大夫娶邢
氏先十有五年卒子曰某官女一人 孫女一人尚幼公稔麗
純固平度閒雅未嘗有慢易之色而 矢於和未嘗無猜忌之心
而終歸於恕每援少弱恭必盡敬 愉然寡木數於風亦感歎
流涕同至不復見近末之成美奉 兄怡怡愉愉以孫養為幸
中年丧母及兄哀毀殊甚救近嫂如 無狐姪如子教之成到之
澤一門和熟人無間言自奉至簡 出仕三十年儒素
如故少游鄉校詩迂為墳公宗教 家重之及舉鄉官
識刮目交寮者皆當世偉人八對三 有慈扶進兄貧
有筆無已斷決當擬當代吏部皆 不輕老異端雜說

本堂集卷之二十

不肯一過目與人交未嘗洗手大而 鄉之態戒子姪擇
交且愿其謹重有然者為友尚 過於平淡不可
過於奇麗無益四方求文益賊及嘗 政事或不嘗虛彩于世若
身任其責者此皆公之言行也予姪輯 之來繇而有感焉首於
文之以識乎古之所謂文者即道也 父子之敬長幼夫婦
之别威儀之則詞章之懿皆天理人事 之文也以之制禮而
作樂以之經天而緯地以之灵教化而 風俗以之措吾四方
傳萬世無非此文之全體大用具矣也 而不同辰者吾但
其末歲而豈曰其太盛哉後世以文 而文益衰推而用之詞
為有司之的上慢於揮下高於應上 相與遂至於天下無
實學無實學則無實才無實才則 明善誠身之本權
為 教裁流焉不聞 詩尚 言行曉然相
之而 爲用事物理公 以為甚畏天下聖而固

之於一虛之中而不知變此公之所謂太感也人競趨於虛公獨
趨於實宜宦塗𣲖濼而卒不得大試也嗚呼悲夫將以明年某月
某日葬于赤松鄉梅砂湖之東皐從治命也公之子姪以予與伯
仲從游之久必知公之實來請銘其墓予以才思刋落固辭而請
益堅遂系之銘曰
天賦之介而清以通中立不倚出處從容妙齡筮仕有驅其疾兩
寘周行孰媒孰隙白首身郎入告于庭文弊賦殘本末備陳盱俗
易動亂宜速殛曷忌曷仇義當坐黜既適我願既返我廬堅守我
約澹然自娛進不隱賢退不茹愧疾病寡昏洵洵而逝東皐之卜
砂湖之旁手植松檜祖阡在望砂湖之旁東皐之卜有勒斯銘永
詒遺嗣

徐彥成歲月記

金華徐基之嗣子順字彥成生于嘉定戊辰閏月二十有八日卒

于淳祐丙午閏月二十有五日娶時氏無子幼勤敏端重如成人
視群兒嬉與歡笑跳躑於前漠若不知坐立儼然未嘗有戲慢之
色雖有喜相玩狎者亦莫之敢侮讀書不待督責如良馬在御蹀
躞不自止編摩抄錄疾如風雨先君深愛之至於談古論事亹亹
有本末而聽者輒忘倦與人交若簡淡而忠厚之誠藹然乃有所
不為確乎其有守也事親問寒燠藥餌惟謹年來吾教斷家事蓄
兒齊自力以佚吾老師友稱其可與共學鄉黨謂其可以宜家吾
亦曰望其有於成也今不幸死矣而反有以重吾之悲於乎汝雖
得其氣之粗淳而局於數之不永天所命也吾何言哉是年十有
一月甲申葬于赤松鄉陳家塢之原壘繼風樞永閟汝身于古壯
先藏吾至耄吾亦將卜窆相從於斯云

太學進士樓炳茂臺誌銘

國家取士沿襲李唐未能復古考之於科名記賢公卿參任相望此

法之華也蓋天下之士氣禀不一而章亦異遇主司之能精者免
以志尚為難合況承訛襲舛者復不少乎此非科舉之法雖中實
有司之見難遇耳然其法雖不足以盡天下之奇才猶足以成就
天下之賢士方年少銳氣英發芒彩煊耀一鼓有餘勇再而三則
殺矣間有介然之悟收斂精華追尋根柢講習討論之業既備省
察克治之功亦審渾然德器涵養益宏雖然不過不失為士之良
師至於困躓摧挫厄窮無聊老且死固比比也強為士者不自愛
重而天地英秀之氣沮於科舉者亦不少矣予以是於樓君漢章
而有感焉君諱奎精字叔懋婺之東陽人曾祖諱瑞祖諱允載父
諱雷皆不仕樓自漢以來積東陽為望族其後從于鄞者以參政
宣獻公顯居于永康以樞密[illegible]公[illegible]東峴之宗獨從十二府
君兄戴為鄉之所尊敬攻媿先生貴其墓知其後必有人焉君
砂而顏襟目誦篇言下筆輒出新語人謂泉嶼之與必此子也既

丁[illegible]國録陳公山[illegible]國博章公學皆器重之時迂齋樓公
[illegible]作成人才[illegible]公之文為以準度自是骨骼開
[illegible]老成皆[illegible]一頭地[illegible]一[illegible]特易易耳既而補上庠
[illegible]有餘年[illegible]公奇其才[illegible]以禮牒即與討論禮部
[illegible]後禮部所黜君恐負師友之
姻公兄之[illegible]其所感天不永年以寧宗辛丑六月
甲申[illegible]有一娶于江朱氏子男二人稍卜以
辛[illegible]二月[illegible]之孝孫[illegible]山君姿峭勁尚氣節意虞軒
翁與四方[illegible]士[illegible]酒[illegible]無所忌性性以功名相避遜然面
折不容人[illegible]亦或憚之而君事親從兄友愛弟姪情睦無間言以
君之天下卓犖氣吞餘子乃俯首下志工聲律之業以求合有司
之程度固不能不[illegible]武矣何至屢兵屢仆終不遇而死哉而謂科
舉之法能盡天下之人才乎以是歎人才之不幸也於乎悲夫銘

曰
天與之秀又開以名孰扶孰抑莫究厥成有丘斯圖有石斯銘適
統爾志相離後之

定海縣丞楊公墓誌銘

君諱某字元[illegible]姓楊氏曾祖諱淵祖諱伯玉父諱林皆不仕世為
婺之金華人誠齋先生國錄陳公上第也生于淳熙丙午七月甲
辰自幼天姿凝重家雖貧約不與凡兒伍父兄異其志命從學刻
苦肄業進不可禦里師巷塾不足以應其求始進于大師講下友
朋交響藉藉以儁是時麗澤收聲其門人橋坡王先生山堂章先
生與誠齋先生皆以汲引後進為己任而静軒呂公克紹家世相
與切磨其間鄉評之所取重蓋不能不以舉業為工程然躬行之
實講說之正固已大異於習俗由是學有所宗士有所則數十年
儒風不墜者作人之功未泯也君執經誠齋之門克勤克敬延事
惟父誠齋視之亦猶子也賓至多侍講論或至夜分於是多識前
言往行得為學之本嘉定庚午貢于鄉辛未中上庠選時絜齋袁
公為司成天台潘公子善為正錄當禁初開正道昭著氣象粲然
静軒導君子潘公又得聞學問淵源之談觀感服習心平氣降律
己自是益嚴擇交自是益切功名之念自是而益輕鈍于場屋者
凡二十有餘年己卯僅一薦又屢黜紆官端平乙未因以累試恩
奏名于府廷對入等授迪功郎常州晉陵縣主簿再調臨安府於
潛縣丞遂利安瀋泊與長官為文字之交戶庭寂然人不知其
為官府也未嘗求知於人諸公多得於案牘間皆知其學之有源
也交薦于朝秩滿府尹欲羅致之君翻然而歸踰年始謁選更授
慶元府定海縣丞官情既薄不欲矯世掛冠其無意於斯世也久
矣寳祐改元二月甲戌以疾終于正寢初移縣居士徐公求賢士
以淑諸子君以少年應聘[illegible]言語謹確起公之敬遂以其
子妻之子曰璐國學免解進士女一人適迪功郎紹興府餘姚[illegible]
主簿唐煉孫女二人尚幼以是年十一月壬寅葬于赤松鄉五石
山之原一日璐以墨經來請曰先以錫石而志君墓上之文未有
所屬知吾父者無踰於子願有以紀其平生以慰不肖孤罔極之
痛予謂璐賴宜求當世聞人昧特陋巷者何足以發後曰吾但求
其知不知不計其聞不聞也予不得而固辭雖然君嘗察予無用
於世惟以為己之學許之以[illegible]是君知予者學而予不足
以知君予見君之居家也終日[illegible]燈承夜手不釋卷沈潛涵
泳俗事一毫不入於心坐立有[illegible]嘗傾倒跛倚語默有常節
未嘗識言笑孝友篤至矣[illegible]與人交恭而有信潛而
能久不為詭許之言不為[illegible]略上下益信服之予
所知者如此嗚呼士患不[illegible]固守力行之勇內
不為私欲所牽外不為俗習所[illegible]君之亡而為學之
士益鮮[illegible]道體也而繼之以
銘曰
人孰不學學亦[illegible]斯焉[illegible]之老孚[illegible]其原益豐其委亦
同于仕我行我止[illegible]無它嗜書燈素編有永于嗟五石
之山[illegible]之宰于古之幽我其銘之以薦其[illegible]

魯齋王文憲公文集卷之二十